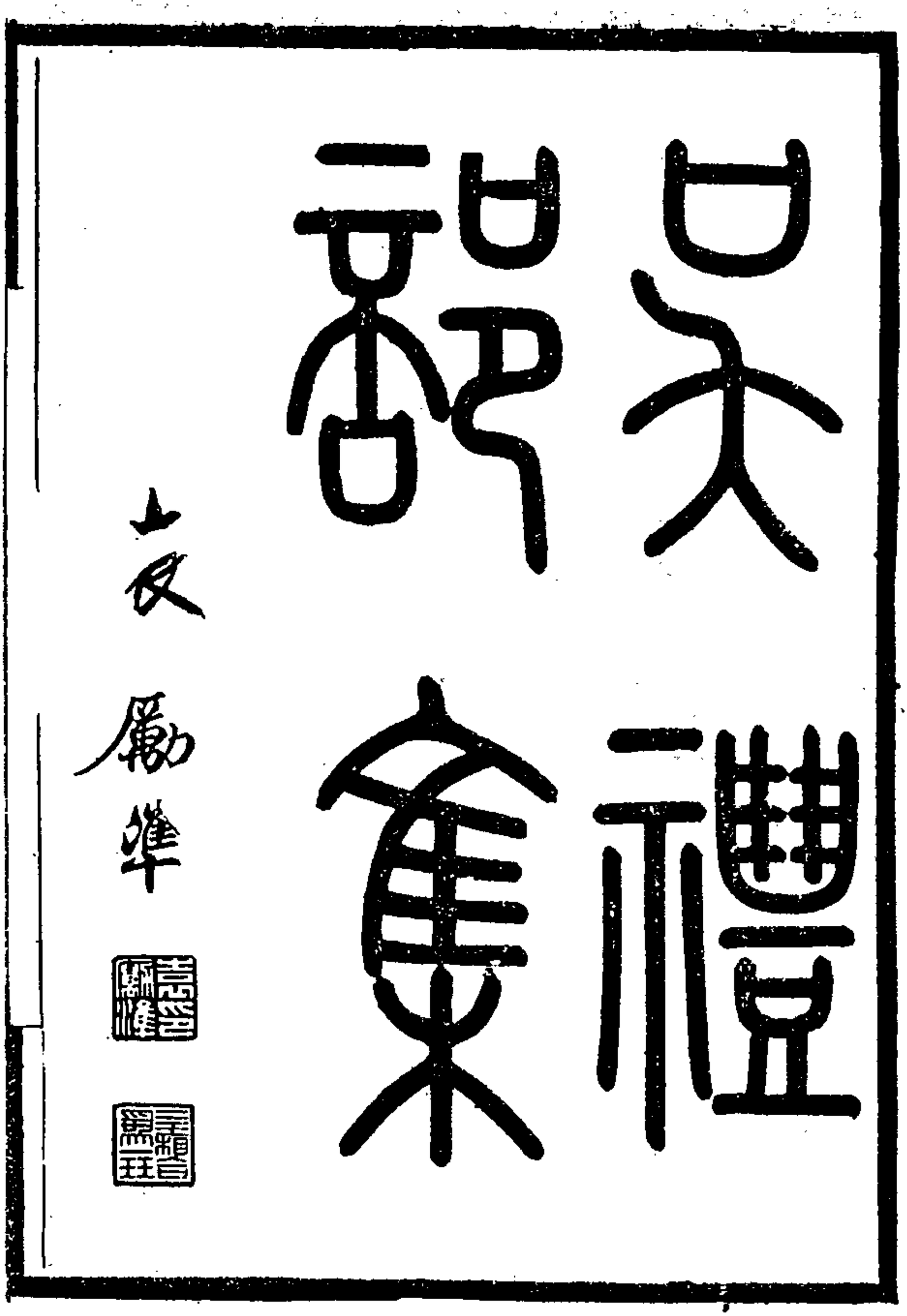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續編

一五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三七册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金元

丹邱生集五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元 柯九思著 仙居 一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元 吳師道撰 續金華 四一
積齋集五卷……元 程端學撰 四明 二一七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元 陳高撰 敬鄉樓 二七一
貞居先生詩集七卷補遺二卷附錄二卷……元 張雨撰 武林往哲 三六五
石初集十卷附錄一卷……元 周霆震撰 胡氏豫章 五〇七
山窗餘稿一卷附校勘記一卷……元 甘復撰 民 胡思敬校勘 胡氏豫章 五八七

詩文別集——明

柘軒集四卷附錄二卷……明 凌雲翰著 武林往哲 六一五
朝天集一卷……明 釋法天撰 雲南 七〇七
滄螺集六卷……明 孫作撰 江陰 七二三
滄螺集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明 孫作撰 常州先哲 七六九

月[illegible]生雜文

卷垠錄一卷

長霖署檢

丹邱生集卷第一

元柯九思敬仲著

河源志序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志字從選本補）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泑澤出於崐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崐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曰河北（原作河曰據選本改）馮夷所居是惟河宗考（原作氏據選本改）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卽崐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崐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而河源所書異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崐崙當九渡下流則崐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

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妄（原作放據選本改）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還鄂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崙崐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考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翔能不墜其先業增先而潤色之至順閒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於世屬九思敍其說於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郞柯九思序（四玉蘭草堂本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二十二）

顧善夫怡樂堂序

璵玕珠玉物之美者也楩柟櫲梓材之美者也蓋物各値其遇庶竭其質而盡夫天地造物生成之道夫然後而物亦能輸其美惡之性否則或韜光於深淵之中待夫連城之售或屹立於林壑之閒奮乎凌雲之志焉不特物爲然而人之善處世者亦如斯而已苟時與遇相隔心與俗相違則脫然高舉於流俗之表而囂囂自得與斯世奔競之徒諒有徑庭矣玉峯顧氏善夫早以卓犖之姿英邁之志而居四姓之一鎔金爲器以便鼎鼐烹飪之用其爲功也固不細矣雖仕宦數年不沾沾於利祿忽起蓴鱸之思旋返故里乃搆別業於玉峯之陽顏其堂曰怡樂蓋有徵之於故也朝扣鐘鏞昕擊辨磬日與衣冠之士談道德之篇以闡老莊之學或講新民之理以爲課子之規留心於是可謂知所本矣又闢門臨曲磵地接長林而俯仰之閒惟有水光山色鳥語花香相爲娛樂蓋山水之爲樂吾夫子或有取焉一則靜而有常一則流而不括斯非吾夫樂於仁智之事而誰與吁物之爲用識者或有取焉人之爲人達者或有樂焉予揣公之爲人若此謂之怡樂者不亦宜乎忽業不克爲文姑述其萬一以實行云僞時至正辛巳九月朔日丹邱柯九思著并書（明張泰階寶繪錄十三）

竹窗記

新安居萬山中最幽而深[illegible]林巒翳鬱居者翛然有林壑洞天之致雖仇池武陵亦不是過予於辛亥冬初以王事之歙陟崎嶬漸入蒼莽時草木彫瘁脩竹夾道青翠森立望亙可百里也已而西風蕭颯聲撼篔簹令去國懷鄉之思愴悢於悒有萬以告人者既而歲杪東歸復繇是道則風霜凜冽山川失態而竹獨能標冰雪泊晴煙漏紫月相傍於松風澗水之涯予方馬上賦詩卒感夫山村野屋寒榛壓筌而青禁椒房之弗聞者壬子春復抵於此時雖和煦萬象熙明流日生金飛烟鎣玉條風初扇音樂鏘鳴蓋有物各得所如點之浴沂風雩不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吁往復者三而感以時異其執歷此而同予情哉歙有俞子名仲宇紹南者壯游之暇搆居竹深樓棟結榎無一匪竹則夫蒼筤簹篠籦籠篔簹固皆爲堂爲戶而爲友也豈獨羨夫嶰谷淇園而已耶因號竹窗情景之會殆與陶籬謝池同一機耳亦莫可以告人也夫俞子之靜與予之動行若相反而其憂其樂不知其相若否耶遂書以爲記與時賚筠徑造竹所擊瑱琲之節披簡閱之當不

為生客矣又從而歌之歌曰萁竹兮猗猗碩人兮好逑卜築兮林之阪結窩兮囊之幽窟穠深兮往復蔚颯爽兮涵秋境遐僻兮閟密徑紆迴兮息游靜以壽兮弗老節歲寒兮與儔吾將謝塵緣兮簪吾投樂與子兮忘憂（寶翰錄十六）

秀峯寺重興修造記

□□縣鄉曰西華去城僅百里山曰聚秀有寺因立名峯秀峯剏始於宋紹興閒□氏聞徑山佛智寂禪師之道請為開山第一代祖迄今二百三十餘年矣寺□廢迭興年代寖遠因不復考□□□皇元至順二年玉泉滋禪師來尸是山三□掃丈室東偏客位三間元統元年□蕭祖堂一所二年改拓方丈三年重建茶堂二閒四年鼎新鐘鼓之樓至正二年脩藏經殿三年興葺大佛殿規制高廣踰舊趾若干尺噫凡今之苟得為住持者往往務虛僞不務其實罔知為王法者之本流通之道也深儲厚蓄豐己以儉人之□體恬於安佚屋之腐敗不支者視之若道路然釜之塵埃藴積突不黔窩鮇焉而□間若滋公之心者幾何壞矣焉不□

五年而成就□偶然哉大佛殿落成一日語於衆寺之弊兩不□稱者□□矣寺之舊為□宜有者今備矣當謝去□是遠近檀施聞者皆慕其德不忍其去即具辭□路者咸力挽而延之公雖勉從其說□□不蒞寺事遂築一小室隱居焉寺□年永茂永興有來告曰願□□言以□□□□□□□不廢前脩毋替□山之大幸也於是乎為誌其□□□奎章閣學士院鑒書柯九思記郡僧普慈書郡人祖顯篆題至正四年二月既望知事比丘消臨永及立（墨拓本）

石屏記

高昌正臣博古好雅其燕處之室凡可以供清玩者莫不畢具石屏其一也異哉茲石方廣僅咫尺其文理粲然有高深幽遠之思焉絕頂渾厚者如山如嶽飛揚飄忽者如煙如雲橫流奔激者如江如河斷者若岸泓者若潭或如林麓之蓊鬱或如禽魚之游戲使董北苑僧巨然復生其破墨用筆不過是矣古之人遇物之異者必書其册若斯屏之異安得不為之書也因命之曰江山曉思復書其旹而刻之至順二年夏四月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記（卞永譽式古堂書考十八）

范文正書韓子伯夷頌贊

右宋推誠保德功臣贈太師中書令魏國范文正公書唐韓子伯夷頌眞跡筆意精嚴動合法度有晉人之遺風熙寧以後名公題識具存誠寶玩也按公書此頌遺武功蘇舜元南渡後歸秦檜氏又歸賈似道宋亡流入北方李侯戡得之京師來守吳實魏公之鄉因謁公遺像以其書歸其後之人今藏於范氏義莊子孫世守之竊嘗謂時有代謝世有盛衰至於天理民彝則越萬世而不可泯者必有人焉王侯之貴晉楚之富死生之大舉不能以動其心乃足與有為也太史公纂史傳思可以厲節義維綱常者許由務光之倫其事不經得孤竹君之子遂為千載人物稱首遷之志念深矣唐韓子稱其微旨著伯夷頌文正公復以韓子之旨而為之書董公屢以忠讜不容於時遭誣擯斥守道彌篤所謂不動心以有為者其

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式古堂書考不重）夫聖賢所遭之時雖異至於厲節義維綱常而天理民彝賴之而不泯者則一而已故觀此書者莫不興起書云乎哉贊曰於昭民彝不億而泯肅肅元夫厥德孔純弗移弗屈執中允固思皇九有克寧無斁民不可乏主我不隕厥清匪茲元夫日離亂爭此何人斯孤竹之子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韓侯作頌郁郁其章魏公書之翼翼其相死生弗渝是式是似曠代同心惟余與爾人獲遺書如珪如璠懷德不替來歸其孫維魏公子孫永保弗失惇我嵐化尚祚皇國後學柯九思拜手謹書（明朱存理鐵網珊瑚書品二　式古堂書考九）

紫檀界方銘

元坐草玄鳳后為奸爾往鎮之世掌我編（明汪珂珊瑚網）

丹邱生集卷第一

丹邱生集卷第二

元柯九思敬仲著

張僧繇春江晴嶂圖

不謂顧陸後而有僧繇傑出並驅爭先乃知世不乏□□思誨小筆不減若兄風致尤可寶也（寶繪錄一）

曹霸柳塘洗馬圖

昔杜子美題曹將軍畫馬云意匠慘淡經營中其許之若此今所畫柳塘洗馬又如子美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之句固知詩與畫無有二致（寶繪錄二）

陳居中羌胡鞍馬

陳居中嘉泰年供奉畫院待詔善畫人物又工蕃馬設色精妍布置清曠評者比之黃宗道吾恐宗道未易方駕也（寶繪錄三）

顧愷之秋江晴嶂圖

人稱虎頭爲畫中之聖予又謂此卷爲畫中之神八百年來繼起者亦多矣誠無有愈於此者丹邱柯九思題於京師官中（寶繪錄四）

王右丞雪谿圖

右雪谿圖乃唐王右丞維眞筆也維詩爲四傑之一至於畫用筆設色超凡絕俗又爲古今第一豈昔人所謂姿稟高邁意度瀟洒下筆便當過人者耶往歲曾於袁清容處得見輞川圖已屬神品及見此卷尤覺奇絕蒼崖古雪儼然天際峨眉令覽者蕭然意遠吾謂虎頭復起其不北面也者幾希（寶繪錄五）

王維高本輞川圖

輞川圖出自摩詰一一點染其臺榭景物無不可游可玩可忘世以故賞識者稱畫中有詩苟非胸次磊落指掌神奇恐未易臻此也至於詩題俊語不減陶謝又詩中畫也五百餘年來畫家如林鮮有與之並駕者披閱一過不勝神往（寶繪錄六）

李昭道畫卷

唐室李昭道思訓子也作畫稍變家範而一種秀發之氣則又出自天成此山居幽趣圖正其壯年之筆故更精細一峯道人謂其全法展子虔豈漫言哉若欲求昭道生平畫卷當以此圖爲最泰定新元仲夏十一日丹邱柯九思跋（寶繪錄七）

盧鴻嵩山草堂十景圖

盧鴻爲唐代高品其畫亦如之故後世慕其畫更慕其人今觀其畫則脫然無纖塵誦其詩則蕭然忘世味卽此可以知其人知其人則可以知其心矣人因以畫重而畫尤以人重也昔宣和主愛之係以題句今太樸先生寶之不啻天球琬琰乃知古今好尙未始不相似也至正丁亥七月十四日丹邱柯九思拜手題（寶繪錄七）

盧鴻仙山臺榭圖

唐處鴻不欲仕隱居嵩山少室間以繪事寄情其識趣已超遠矣此仙山臺榭圖離塵絕俗無纖悉埃壒氣豈非以其人哉昔陶淵明以彭澤令歸高風千古顧長康天資超俊有三絕之奇鴻兼而有之當不止於鼎足已也丁卯七月朔丹邱柯

九思記（寶繪錄七）

王羲之感懷帖

王羲之在晉以骨鯁稱激切直博不屑屑於進用議論人事中其病常十之八九與當道書無所畏避發粟賑飢上疏爭事悉不阿順凡所處分動合時宜當爲晉室第一流人品奈何名爲能書所掩耶書心畫也百世之下觀其石刻遒勁正健卽其人歟所惜溺意東土適情山水不欲居內倨傲王侯功名事業止是而已抑亦晉室之氣數有在也晉之致無足言者後世曰寶晉致以羲之書故耳黃庭蘭亭霜寒墓田裏酢等帖墨蹟已不可得若唐之庾褚宋之米薛臨本猶或僅見一二更百代後而寶晉之名如一日也其重於人之國也如此至正丙戌九月晦日友人徐元度出示逸少感懷帖索題可謂希世之寶予不能贊一詞輒書鄙論於左以俟後之覽者丹邱柯九思記（寶繪錄八）

郭忠恕仙峯春色圖

郭忠恕所作仙峯春色蔚深得關董之妙足爲生平第一筆也恕又善屬文兼篆隸至於作畫乃其緒餘若不經意惟不經意故妍美益不可及矣先爲周博士後宋混一海宇太宗知其名召爲國子監主簿以曠達不羈忤旨流徙登州道中尸解其畫罕傳聞有越王宮殿與避暑圖極精不知落在誰手必不能出此卷之上丹邱柯九思爲清容先生題（實繪錄九）

李咸熙秋嵐凝翠圖

李咸熙爲唐宗室業儒善文氣調超越數奇不偶因寄興繪事初非有意求售祗以自娛故山林藪澤平遠險易風雨晦冥煙雲霧靄一皆吐其胸中而寫之筆下如孟郊之鳴於詩張顛之狂於草無適而非是也嘗有顯達貽書招之咸熙得書且憤且歎曰自古四朋不相雜處吾本儒生以藝適情奈何使人羈致入賓館研丹吮粉與畫史儕工同列乎卻其使不應嗚乎不特其伎之精卽人品之高尚亦何可多得也（實繪錄九）

李成畫十幅

昔年余承直館閣於內府珍祕披閱幾徧可稱人世大觀至於李成眞蹟僅見一二然皆縑素昏暗未足稱完璧曷若是册之精妍秀美而更明潔也善夫副使珍之武庫所謂球琳琬琰世所罕覯亦未易與之鬬奇爭勝也（實繪錄十）

趙千里上林圖

小李將軍繪法全從顧愷之化出趙千里繪法全從小李將軍化出故藝苑中必主定一家庶能成己以立不朽之名千里公巧思苦心繪此上林圖不惟獨得精工之妙而超出古人之意趣其樓閣人物花鳥皆摹小李將軍其樹石蹊徑佈景悉自成一家萃前拔古其設色最得旨與凡繪色如不得旨逾年卽能毀變其得旨者雖數百年必不更毀斯卷鮮潔如新嬌豔欲滴其孰能之哉余初展時惟知娛目快心而已既玩之久覺得山林村落若我身履其境漸漸如閱其際除行伍馬如走人如行如相與語言如獲諸羽物閱至卷尾見人物臺樹漸小如隔遙遠作眺望狀惟知娛目觀獵玩山水歷諸境界忽不知予今觀繪圖也故羨千里公之畫家三昧然千里公所繪圖余亦閱數卷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珍藏之家宜重之愼之（實繪錄十一）

夏珪晴江歸棹圖

錢塘夏禹玉畫筆蒼老墨汁淋漓畫院中人物山水自李唐而下無能出其右者吾友邱世縣有風雲歸莊圖與此不相上下但境界稍寥落耳此卷醞釀墨色麗如傳染殆荆關以上人也（實繪錄十二）

袁清容集四大家

清容先生夙與趙松雪黃子久王子蒙倪元鎭四君子有金石契宜乎其有此也覽之不覺垂涎意欲作一墨君附後以成五美何如（實繪錄十三）

顧善夫集十大家

皇元畫家如林然亦悉萃於東吳誠前代所不及也故若趙松雪高彥敬錢玉潭

曹雲西黃一峯趙仲穆吳梅庵倪元鎭王叔明盛子昭諸君莫不超越今古輝映宇宙卽片紙尺幅人不易得惟善夫副使清雅博洽爲諸君所知愛每邂逅間乘間請圖或致書索求輒得小筆若干幅各師古法意態具足如入武庫而夏璜商彝錯陳宴昭陽而飛燕玉環競飾柔姿迎眸誠希世之珍也是宜什襲藏之永爲室家之鎭（實繪錄十三）

趙松雪重江疊嶂圖

松雪翁此卷雖發興於王晉卿而畫格則師王摩詰翁跋語中所云四圖予皆及見之今觀此卷無不脗合翁殆非塵寰中人也善夫副使出示索書遂錄坡仙長句於後翁畫已入唐人室而予書未能追倣坡仙續貂之誚所不免矣深愧深愧至治壬戌十一月朔日柯九思敬仲甫並記（實繪錄十三）

錢舜舉花鳥十幅

古人工花卉者有黃筌之精妍徐熙之散逸俱屬神品名冠今古三百年來無有

能似之者至我元有錢舜舉能兼二子之長蓋其質秀才美詞翰並妙繪事之伎止其緒餘若此數幅又餘事之餘而更清麗不凡天趣獨得誠藝林中通材也予閒居觀此不勝敬服爲之擊節三歎丹邱柯九思題於石室僧舍（寶繪錄十八）

錢玉潭諸夷職貢圖

吳興錢舜舉作畫無不精妍若其臨摹尤所擅長第不易得耳嘉禾吳瑩之素與之善珍藏此冊已越數載未屬標識一日予道經其邑瑩之出示索題豈以予爲能知畫耶閱探夷志中所載者筆之畫端此特其十之二三若必欲細微詳悉尚俟博雅君子至正丁亥四月下浣九思并記（寶繪錄十八）

薛尚功摹鐘鼎彝器款識眞蹟

集金石錄者多矣尚功所編尤爲精詣況其墨蹟乎予舊於山陰錢德平家屢閱之誠奇書也至正元年十二月甲子鑒書博士柯九思書於吳氏遜學齋（鐵網珊瑚書品一式古堂書考十二郁逢慶書畫題跋記五）

唐臨十七帖

右唐人所臨王右軍司州等三帖用筆沈著轉折熟圓自歐陽法中來至其妙處從容中道誠書家所不可無也吳興趙翰林補其不足前人已評之故不論平原陸友仁好論書座中見此帖謂楊漢公所臨良是（鐵網珊瑚書品一式古堂書考八）

東坡恕察帖

右宋文忠公蘇翰林恕察眞蹟言簡而意足忠厚之氣藹然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跋（鐵網珊瑚書品三式古堂書考十）

良常張氏遺卷

予嘗爲德常記草堂矣復見此卷誦五峯先生（二字據眞蹟補）之詞甚奇古仲穆使君之篆筆力遒勁（原作緊據眞蹟改）澤民若水之畫清潤助教之詩流麗皆令人斂袵故爲之識其後丹邱柯九思題於王氏環慶堂（鐵網珊瑚書品八式古堂畫考二十三此卷今藏俞慶軒廉三中丞家朱擇民王若水各爲圖）

自題墨竹

至正二年壬午九月僕與高昌正臣游張公洞天張德常期而不至殊懷其人不禁清興故作墨竹以寄之前奎章閣鑒書博士丹邱柯九思識（鐵網珊瑚書品八式古堂畫考十九）

題趙松雪詩藁

趙文敏公書出於晉詩及乎唐固一代之能事也觀此卷令人歎慕不已德常其永保之至正二年壬午九月十又六日丹邱柯九思題（鐵網珊瑚書品八式古堂書考十六）

文湖州竹

僕平生篤好文筆所至必求披玩所見不啻數百卷眞者僅（此字據郁氏記補）十餘耳其眞僞可望而知之文蘇同時德業相望墨竹之法（郁作妙）親授彭城故湖州之竹（郁作作）多寶堂所題若必東坡題誌（郁作識）而定眞僞則膠柱鼓瑟之論也此卷文畫蘇題遂（卞作俱）成全美予舊常見之每往來胸中未（郁作不）忘今復於簽清亭中披閱令人不忍釋手故爲之識同觀者倪元鎭至正二年七月十九日丹邱柯九思書（鐵網珊瑚畫品一郁逢慶書畫題跋記一式古堂畫考十一國朝吳榮光辛丑銷夏記一）

褚河南臨大令飛鳥帖

此唐人所摹略有元常遺法足以知字畫源流之有自也況絕無宋人氣是唐無疑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跋（明陳繼儒妮古錄一）

題定武五字損本蘭亭

世傳蘭亭石刻甚多如月印千江在處可愛桑世昌考之備矣此卷五字鐫損本紙精墨妙又有僧隆茂宗所畫蕭翼賺蘭亭圖於後誠爲佳玩至順四年十月柯九思跋（式古堂書考五郁氏書畫題跋記三）

題張長史四詩帖

張顚書法縈迴悅沙中有挽勁飲石之興至不易得是顚史書中第一余生平所見無過此帖者展玩再三不忍釋手（式古堂書考七）

題唐女仙吳彩鸞楷書四聲韻帖

右女仙吳綵鸞書唐韻眞蹟綵鸞之事備載書史小字能寬綽此仙之妙於書也況得五聲俱全尤爲可寶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審定（式古堂書考八）

題李咸熙讀碑窠石圖

讀碑窠石圖李唐宗室成所畫也予謂筆墨備有神妙兩到於此本見之矣前人稱畫山水者必以成爲古今第一信不誣矣宜乎評者以此本第居神品上上云成字咸熙五季艱難之際避地北海遂爲營邱人凡畫家至不名而曰營邱者是也（式古堂畫考十一）

題何秘監歸莊圖

何秘監以畫稱於北方張承旨以書自負於當時姚文公趙文敏公尤長者長者豈欺我哉惟有把玩健羨不已（式古堂畫考十五國朝高士奇江村銷夏錄一）

題趙文敏秋郊飮馬圖

右趙文敏公秋郊飮馬圖眞蹟予嘗見韋偃暮江五馬圖裴寬小馬圖與此氣韻

相望豈公心摹手追有不期而得者耶至其林木活動筆意飛舞設色無一點俗氣高風雅韻沾被後人多矣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跋（式古堂畫考十六續書畫題跋記五國朝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錄）

題王孤雲墨幻角抵圖（人物用墨積成鬼怪百戲曲盡其幻）

鬼物戲人經傳備載夫且戲人寧不自戲王君作此圖其自戲耶戲人耶觀是圖者觀其戲無所戲乃得之鑒書博士柯九思敬題（式古堂畫考十八江村銷夏錄一）

自題畫竹

右石室先生文公所畫古木筆意簡古破墨淸潤天趣飛動眞逸品也又有元章至能鑒賞於上可爲寶玩但欠墨竹一枝故爲補於其後後學柯九思題

九思舊於京師見先生墨竹併題如此今不敢用已意繼先生之後全用舊法也（國朝繆曰藻寓意錄二按眞蹟藏元和顧氏過雲樓中）

題趙文敏楷書黃庭經

晉人書以韻度勝六朝以丰神勝唐人求其丰神而不得故以筋骨勝趙翰林中年書甚有六朝遺意此黃庭外景經是也余嘗收唐人所臨外景經筋骨雖佳其去眞蹟遠矣反不若趙公是書之爲近似也此爲知者道鑒識之士必賞余言至順元年六月八日奎章閣鑒書博士柯九思跋（元和顧氏過雲樓集帖）

題陸繼之摹蘭亭叙

右甫里陸繼之摹右軍蘭亭叙唐太宗既得繭紙眞本命當時羣臣能書者搨賜諸王予平日所見何啻數十本求其弄翰能存右軍筆意者蓋止二三耳此卷自褚河南本中出臨撫醞藉大有古意一洗定武之習爲可尙也今世學書者但知守定武刻本之法寧知繭紙龍跳虎臥之遺意哉繭紙既不可復見得見唐摹可矣唐摹世亦難得得保玆卷勝世傳石刻多矣當有精於賞鑒以吾言爲然至元後己卯歲三月二十二日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跋（欽定御刻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二十五）

梵隆六高僧像跋

右梵隆六高僧像眞蹟筆法出李伯時而性情實宗閻立本也可入妙品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國朝姚際恆好古堂書畫記上）

自題畫竹

此法極難非積學之久不能也（石刻竹身雖屈竹節直自識原稱法極難雖柔恰如錫鏤上天然無倆釣魚竿乾隆甲辰仲夏月御題賜經筵講官禮部尙書兼文淵閣直閣事紀昀石刻今藏息園按明都穆寓意編載姑蘇劉昌跋云見丹邱生竹譜於京兆張公孟鶚所其言竹之精葉破墨曰此法極難非積學之久不能到與此略同當別是一本）

丹邱生集卷第二

丹邱生集卷第三

元柯九思敬仲著

宮詞十五首（此卷錄自元詩選他書別見者並注於下）

萬國貢珍羅玉陛九賓傳贊卷珠簾大明前殿筵初（一作所）秩勛貴先陳祖訓嚴（凡大宴使臣掌金匱之書必陳祖宗大扎撒以爲訓）

黑河萬里連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數尺闌干護春草丹墀留與子孫看（世祖建大內命移沙漠莎草於丹墀示子孫毋忘草地也）

親王上壽宴西宮聖祚中興慶會同爭捲珠簾齊仰望瑞雲捧日御天中（天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欽恰帖木兒怯薛第二日寶鈔內對速古兒赤明里董阿平章月魯不花右丞大都赤哈喇入尚書有來與瑞院官吉實兒同僉答失蠻縣柯都事奏十月二十三日上都送寶來的時分與聖殿御宴其間有五色祥雲擁日當殿本院官院判鄭立縣張符都事柯九思等與衆於殿前一同仰觀郁郁紛紛非霧非煙香保卿雲現似這般祥瑞應時呵如今與省家文書行移國史院標寫入史呵怎生奉聖旨您每行文書者）

四海昇平一事無常參已散集諸儒傳宣瑩玉看名畫先進開元納諫圖（凡御覽法書名畫奉玉內史掌之 御選元詩七十二）

萬里名王盡入朝法宮置酒奏簫韶千官一色眞珠襖寶帶攢裝穩稱腰（凡諸侯王及外番來朝必錫宴以見之國語謂之質孫宴質孫漢言一色言其衣服皆一色也 御選七十二）

官家明日慶生辰準備龍衣熨帖新奏御進呈先取旨隨珠錯落間奇珍（御服多以大珠盤龍形嵌以奇珍曰鴉忽曰喇者出自西域有直數十萬定者）

傳宣太府頒宮錦近侍承恩拜榻前製得袍成天未曉著來香殿賀新年（殿前分賜近臣襖材謂之拜年段子）

鳳城（一作天街）女樂擁祥煙梵座春游浹（一作夾）管絃齊望綵樓呼萬歲祥雲（一作柘黃）只在五雲邊（故事二月十五日迎帝師游皇城宮中結綵樓臨觀之）

花明寶錦柳搖絲仙島陪鑾濯禊時曲水翻成飛瀑下透迤銀漢接清池（故事上巳節錫宴於萬歲山 御選七十二）

儒臣春直奎章閣玉陛牙牌報未時仙仗已迴東內去牡丹花畔得圍棋（上日御奎章報未時則還內殿矣 御選七十二）

玉椀調冰湧雪花金絲纈扇（一作綫）繡紅紗綵箋御製題端午勅送皇姑公主家（皇姑者魯國大長公主皇后之母也天曆二年端午上賜甚厚並御詩賜之 御選七十二 國朝歙鮑氏安素軒帖）

觀蓮太液汎蘭橈翡翠鴛鴦戲碧苕說與小娃牢記取御衫繡作滿池嬌（天曆間御衣多爲池塘小景名曰滿池嬌）

珠宮錫（一作賜）宴慶迎祥麗日初蔭綵縷長太史院官新進曆榻前一一賜諸王（每歲至太史進來歲曆日）

元戎承命獵郊坰勅賜新羅白海青得雋歸來如奏凱天鵝馳道（一作送）入宮庭（海青者海東俊禽也白者尤貴有數十金者 御選七十二 元十二家集）

玉漏藏機水暗流眞珠射日動燈球偶人自解開青瑣高拱龍牀報曉籌（大明殿有燈漏飾以眞珠內爲機械以小木偶人十二捧十二辰牌每辰初則偶人相代開小門出臺外板上直御牀立捧辰牌以報時 元顧瑛草堂雅集后二）

宮詞十首

徽儀閣內製春衣日長倦繡立彤闈宮官折送杏花去笑看玉階胡蝶飛

黃金輕殿戰前驅象背駝峯盡寶珠三十六宮齊上馬太平清暑幸灤都

奉常告吉論初冬太室精禋一念通傳旨外廷休奏事今朝天子坐齋宮

口華閣後春歸早百種名花爛日開爲是君王行不到園官講殿進盆梅

千巖雨過翠玲瓏太液池邊看綵虹何處蓬萊通弱水儀天殿在蠻橋東（御選七十二）

中書已奏新除了押寶還催內閣開斜插白麻龍篆遷近臣當殿謝恩來

高鼻黃髯欵塞胡殿前引貢畫龍駒仗移天步臨軒看畫出韓生試馬圖

皇心簡注（一作在）勳臣舊未有人知擬拜除宣索綵牋濡玉筆榻前先命小臣書

夜深同步玉闌東香燼龍煤火尙紅折得海棠無覓處依然遺却月明中（御選七十二）

小時歌舞擅宮庭長憶先皇酒半醒白髮於今垂兩鬢佛前學得念心經（草堂雅集后二）

長信宮秋詞

羊車聲遠意徒勞望斷長門月影高猶恐九霄風露早明朝擬送袞龍袍（草堂雅集后二）

和許彥溫宮詞
暖吹生香花半吐三十六宮傳笑語雕闌並倚弄新春翠袷不管霑微雨小娃相
對學吹簧雲母屏風白玉堂中貴傳宣日將暮不省秋閨斷寸腸（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五）

漢長門詞四首
阿嬌初入漢宮時金屋承歡春晝遲欲學新妝重覽鏡如今羞畫翠蛾眉
翠華明日游仙苑爲報春風候六龍妾貌如花翻被妒莫教花貌似奴容
梧桐秋雨滴昭陽不忿燈花故近牀欲下羅幃宮漏永細看當日繡鴛鴦
名花傾國占宮闈香損儀風傍路飛却憶夜來宮裏事篋中未製袞龍衣（草堂雅集后二）

題風雨泊舟圖
春風桂楫木蘭舟欲采芳蘅不自由淺瀨濺濺吹暮雨蒼梧雲冷易生愁（草堂雅集后二）

題虢國走馬圖
月淡花濃酒半消沈香亭暖度簫韶傳宣趣賜飛龍馬虢國夫人早入朝（草堂雅集后二）

題金國端箭人馬卷
氈帳雪花寒單于夜不還分弓傳令肅明日獵天山（草堂雅集后二）

題趙松雪畫馬
沙場萬里貳師還天馬如雲入漢關當日丹青誰第一爲傳神駿落人間（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十二）

題小景便面
渚宮正在綠楊西鳳管龍笙法曲齊宋玉賦成爭諷詠荷花深處起鳬鷖（草堂雅集后二）

題翠屏色梅圖
玻璃瓶暖翠痕深萼綠仙人出上林不放春風吹繡閣妝魂無語黯喑喑（草堂雅集后二）

題朱澤民臨李營邱寒林圖
高林曾記舊黃昏下筆生春寒掩門劍氣低昂動山岳翠蛾誰解憶公孫（草堂雅集后二）

題從子倫畫雪景便面
千山雪月繞漁磯寒沁船窗酒暈微魂斷翠禽香入夢梅花應笑美人歸（草堂雅集后二）

題趙仲穆畫桃花馬
桃花出水映連錢太液新酣綠樹煙催賜金鞍調得穩翠華明日幸溫泉（草堂雅集后二）

題商壽服畫山水
集賢曾畫冢賦服勅賜黃金拜舞歸從此人間畫山水清泉白石轉暉暉（草堂雅集后二）

題明雪窗畫蘭
清事相過日應酬山僧信筆動新秋王孫遺法風流在解使平臺石點頭（王孫謂子固子昂昆仲也時雪窗住虎邱寺　草堂雅集后二）

筆生沈日新來求書就寫舊詩以寄
沈生筆妙能隨意曾記蓬萊應制時三十六宮花漠漠玉階研露寫新詞（草堂雅集后二　鐵網珊瑚書品七）

墨工林松泉來求薦就寫寄
先朝誰進林家墨曾試龍樓鳳餅新玉硯光華雲彩動殿中書詔賜功臣（草堂雅集后二）

贈相士王生
不見王生二十年武夷山下看清泉南柯夢裏猶相問畫貯黃金可赴燕（草堂雅集后二）

就寄筆生溫國寶
千金當日賦長門溫老中書預選掄江上秋霜飛鬢影怕拈湘管見啼痕（草堂雅集后二）

贈周信之教授
霞蒸春暖丹初熟許我刀圭未暇尋只在鴛鴦湖上住杏花種得滿園林（草堂雅集后二）

題雪溪逵上人像於玉山草堂
道人曾宿靈隱寺能畫寺前山最秋古木立猿啼夜月下有清泉如玉流（草堂雅集后二）

明月歌送僧東游
上人忤世祇好游蹴踏空翠凌清秋時人問之寂無語明月在天惟點頭吳山越
嶠皆明月桂樹相隨渡東淛煩師問訊吾故居山近瓊臺斷雙闕（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五）

贈匡廬山人

道人欲築希夷室自向身中煉火丹何日朝元遊絳闕九霄回首月華寒（草堂雅集后二）

題匡廬山人所藏雲松圖於玉山書舍

幽人結屋廬山側臥看九江天際來白雲萬壑青松老時撫絲桐坐綠苔（草堂雅集后二）

題周文矩畫太真攀鞍圖

春風別院奏笙歌妃子攀鞍轉曉波不信開元太平日香魂淪落馬嵬坡（草堂雅集后二）

題趙松雪畫挾彈圖

夜合花開香漏遲王孫游騎出平堤玉鞭緩策青林下回首風前聽子規（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十二）

題趙松雪春山圖

落花飛絮春日閒散策深林獨往還圖成應對美人語好似西湖西畔山（此紀曾仲姬畫眉時語也 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十二）

題趙仲穆畫

山頭應是館娃宮錦繡樓臺路可通年年長見五湖水萬斛舟行白浪中（草堂雅集后二）

題文與可畫竹

湖州放筆奪造化此事世人那得知登然何處見生氣彷彿空庭月落時（草堂雅集后二 妮古録 書畫題跋記四 珊瑚網）

題李遵道春山圖

江上蘭橈倚棹波江頭聽唱竹枝歌使君多少傷春意新畫青山作髻螺（草堂雅集后二）

題李遵道畫扇

江清地僻野人家門外橋通石徑斜不信東華塵十丈萬山晴雪看梨花（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十二）

題王孤雲界畫山水圖

滿地山河如錦繡樓閣凌風幾度春花秋雨不知秦苑吳宮（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十二 元十二家集）

題道士黃松瀑詩帖後

道人下筆重黃金倚憶宮牆古木深獨倚闌干揮老淚江山風雨動哀吟（草堂雅集后二）

題達兼善書漁莊篆文

閒居正憶龍頭客喜見秦人小篆文使到山中看摹勒已拚十日臥寒雲（草堂雅集后二）

題米元章海嶽菴圖

我棄朝歸海嶽菴千巖萬壑繞江南先生預擬歸來計不待臨風雪滿簪（草堂雅集后二）

題米元暉山水

帶郭春日曾舒卷溪館秋風每見之處處雲生山似畫年年老去鬢如絲（草堂雅集后二）

題漁父圖

黃金不用買驊騮十丈紅塵沒馬頭好買扁舟逐漁父一江春雨看浮漚（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二十）

題張萱畫橫笛士女

纖手鏘宮徵紗痕薄暮霞畫眉人去後深院落梅花（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六十五）

題黃筌畫紅蕉十二紅

故國三千里名禽十二紅白頭供奉在揮淚溼東風（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六十五 元十二家集）

題芙蓉畫眉

誰道秋容淡名花帶露穠畫眉聲欲碎莫放曉妝慵（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六十五）

題邊武畫蒼松圖

疏竹搖秋雨蒼松凝晚煙王孫歸未得誰復效春妍（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六十五）

題周文矩畫對帬士女

對開香霧細裁縫蜀錦吳綾五色穠雲母屏前秋冷謾自將纖手折芙蓉（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十二）

題拜石圖

塵斥煙霞世莫儔須江太守獨清流庭前見石卽下拜石若有情應點頭（草堂雅集后二）

題王仁輔畫軸

西域降王朝正朔名駒滅玉曉連山兩峯殘雪隨羌鼓萬里流沙散漢關仗內垂
鈴珠錯落駕頭雲背錦斕斑汝南粉本□□□專識如今滿世間（草堂雅集后二）

題姚彥東所藏平遠寒林圖

古木寒林欲斷魂家山落日近黃昏相從便問桃源路絕頂人行何處村（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十二）

題趙子固畫墨蘭

王子當時倚玉樓飄蕭翰墨足風流人間自有清香種不逐湘纍一樣愁（草堂雅集后二）

題所藏趙仲穆畫九山秋霽圖

國朝名畫誰第一只數吳興趙翰林高標雅韻化幽壤斷縑遺楮輕黃金憶昔京
華陪勝集耶君妙年才二十江南春雨又相逢峯底秋山那可及便欲追蹤借巨
然破墨爛漫還清妍倚闌人待滄海月懸崖樹拂瀟湘煙老夫絕愛扁舟趣風靜

波深疑可渡顧生癡絕忽大叫指點前峯問歸路（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二十九）

題李息齋畫竹

仙客揮毫不可招綠雲猶繞翠莖飄天風吹醒丹淵夢冉冉青鸞下九霄
深宮雨過長苔痕誰憶羊車舊日恩惟有集賢癯學士一枝漠漠記黃昏
籜端隨意長清標疏葉風生翦翦飄驪馬城南看新筍雨餘初散集賢朝
使臣弭節毗陵日屏障家家有畫圖何似小窗橫幅好青鸞雙過洞庭湖（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十二）

題郭元方畫海棠蛺蝶

名花楚楚近清尊蛺蝶春生五色痕金屋瓊窗無鎖鑰蓬萊飛墜太真魂（草堂雅集后二）

題蘇叔黨畫竹石

別墅促煎茶溪邊路不除藍橋竹種玉春筍出仙家（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六十五）

題武洞清阿羅漢像

天廚送食鹿銜花口誦恒河沙復沙獨立虛空無所住石橋西畔老夫家（草堂雅集后二）

題錢舜舉畫杏花

一枝繁杏逞妖嬈曾向東風陽柳腰金水河邊三十里落紅如雨玉驄驕（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十二）

張叔厚白描乘鸞仙

綦臺縹渺近天涯紅霧霏霏隔絳紗蕭史不歸春欲老吹簫祇在碧桃花（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十二）

題周昉畫荔枝宮女圖

驪山宮殿九天開盤出輕紅破玉腮中使傳宣催驛騎宮娥報道荔枝來（草堂雅集后二）

題李遵道畫竹

秋風滿紙老黃華元氣淋漓欲復斜應是黃巖癯太守青鞋時過埜人家（草堂雅集后二）

題溫日觀畫蒲萄

學士同趨青瑣闥中人捧出赤瑛盤丹墀拜賜天顏喜翠袖攜歸月色寒（草堂雅集后二）

題從子倫寫生芍藥於玉山佳處

九十春光事已非砌階紅藥尚天機畫工點染成生色說與東君少待歸（草堂雅集后二）

題王元章寫紅梅花

姑射燕支襯露華一枝楚楚進天家君王不作梁園夢金水河邊厭杏花（草堂雅集后二）

題馮子振橫幅荷花圖

水殿風生酒力微三千宮女綠荷衣美人應妒華隨去月色瑤階未肯歸（草堂雅集后二）

題盧益脩畫水仙花

煖瓊柔翠曉慵妝香損鴛鴦瓦上霜帝子愁多春夢遠佩搖明月近瀟湘（草堂雅集后二）

題宋好古綠竹圖

仙子相邀駕綵鸞瑤池玄圃拾琅玕却憐宋玉多才思貌得森森翠羽寒（草堂雅集后二）

題宋徽宗畫柔條雨燕

雙雙紫燕承恩重立盡柔條活欲棲莫忘六宮春雨暮珠簾捲處不曾低（草堂雅集后二）

春直奎章閣二首

旋拆黃封日鑄茶玉泉新汲味幽嘉殿中今日無宣喚閒捲珠簾看柳花（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十二）

春來瓊島花如綺紅霧霏霏張九天底事君王稀幸御儒臣日日侍經筵（草堂雅集后二）

退直贈月

西華門外玉驄驕新賜羅衣退晚朝繡枕魂清疏雨暮海棠銀燭度春宵（草堂雅集后二）

元日會朝（一作朝會）大明宮

軒冕朝元湧翠埃中天雞唱內門開雲開（一作雲）五鳳層樓曉日繞蒼龍法駕來謁者引班聯瑩帶上公稱壽進金杯擯鐘告罷宮花側人指儒冠賜宴迴（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四十九　元十二家集）

次杜德常典籤玉泉寺秋日感懷韻五首

萬騎時巡九月回年年望幸寺門開兒童不識鸞龍遠猶問君王幾日來

玉殿珠樓漾水光翠華來幸拂天香高皇魂魄應思沛時有祥雲護此方

貝葉空聞馱白馬金根不復駕蒼虯當時迎日花如錦一片人間逐水流

錦纜牙檣天上移美人爭挽綠楊枝如今淚灑西風急採盡蘋花晚欲吹

紫液翠荇牽秋恨泣露紅蕖落曉芳惟有舊時西嶺月白移閑影過朱牆（草堂雅集后二）

送尚醫林邦獻歸天台省親

嘗藥承親師華扁玉函方秘得真傳採芝曾陟瓊臺月煑术時飄碧海煙幾載尚醫留帝里一朝歸省上江船五雲閣吏今華髮爲報桃花洞裏仙（草堂雅集后二）

贈醫者徐復菴

人說徐卿有奇術京華視病覓詩酬能知夢裏鈞天樂戲作壺中遯世游客館守丹和月坐名山採藥帶雲收有人來問區初復杜若春風江上洲（草堂雅集后二）

送王誠夫赴無錫知州

黃金橫帶爛輝光出守靈辭道路長鵷序久陪若水使鳳池曾赴（一作賦）紫薇郎雙旌坐鎮清溪月列戟看凝宴寢香肯汲惠山泉見寄青春羨若當還鄉（草堂雅集后二）

題安僉元帥濱景亭

東河亭子憑高爽俯看平原繞茂林滄海月生朱棋溼秦山雲起繡簾陰夢回春渚鐘聲小目倦晴空雁影沈誰似詩翁老元帥清時於此寫丹心（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四十九）

潯陽客舍和儲生韻

逆旅樓遲鎮硯香柳車底事戀文章雲拖澀雁生秋色月冷魚龍湧夜光慟哭有誰憐賈誼形容已老似馮唐風沙忽遇江南客佳句猶聞萬里腸（草堂雅集后二）

送秘書掾李道濟之峽州知事

館閣論交久都門出餞遲同爲遊宦客忽賦送行詩蜀道傳鵜鴂江亭叫子規地偏公事少峽外看舟移（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三十八　元十二家集）

送趙虛一還金陵書虞翰林詩後

詞臣通籍侍金閨天語從容問舊蹊雲外山高龍虎踞人間松老鳳皇棲翰林擬詔當紅藥道士疏封出紫泥更賜金錢酬泰時嬌陽前殿麗璇題（虞翰林詩並序曰天曆二年三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奎閣上顧問集賢至金陵否集賢對曰昔到又曰治亭是汝所題往年八九年其處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是未種松時到也近臣奏胥道士趙虛一所種也上曰然已嘗擬爲言汝知之乎集謹對曰臣奉勅則傍聽之矣是日歸虛一來別歸江南即告以上不忘治亭之意又三日吳大宗師持卷來索詩贈行因錄所得如上云詩曰春明載侍奎章閣上從容問治亭爲報仙都趙真士新松好護萬年青　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四十九）

送李教授之湖州

水精宮裏尋春處天目山前看月時隔岸園亭俱可愛舊時風物未全衰廣文游宦詩如錦博士淹留鬢欲絲欲謝君恩無寸補他年杜牧去應遲（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四十九）

送達兼善赴南臺御史

楊花滿陸春已暮況是都門送客時共陪鵷鷺方自愧遠乘驄馬令人思汀洲水闊生杜若山驛雲深喚子規東南此去須行志斗米七千人苦饑（草堂雅集后二）

送程觀察赴山東運司經歷

齊人寓國書猶在黃海爲靈屬縣官千畜飄煙雲樹溼萬盤凝雪湏花乾西曹儲雅聲華舊東郡司存禮數寬談笑雲霞公事了大明湖上凭闌干（草堂雅集后二）

俞希聲置竹石於几案閒名曰小山陰山陰吾之故鄉不能無題

昔年曾在山陰住不謂山陰到此堂蒼苔翠竹汝所好白石清泉吾故鄉禹穴有懷游太史鑑湖無復賜知章張帆明日竟東下雨過西興樹影涼（草堂雅集后二）

題錢舜舉畫梨花

洛陽城四千樹奪走馬看花徧阡陌金鞭換酒爲沈飲爛醉花前扶不得粉香薰透詩人脾思入吳牋灑殘墨別來風雨雖爲春客懷幾度孤清明壯游回首已陳蹟一聲啼鳥心魂驚苕溪居士獲天趣造化潛移不知處玉容寂寞濟春寒猶記香山舊時句羨君好古清有餘勵志恥作黃金奴梅邊握手恨不早老眼半世空江湖畫閣詩筆耀當代大嚼屠門意殊快更須什襲爲珍藏靜裏春光常自在（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二十九）

題畫蕙

一幹生數花春風折香玉持之贈所思幽人在空谷（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六十五）

題鎭壁石

翠滑煙虛小洞天一辭泗水不知年君王半醉宣和殿曾見驚塵落舞筵（草堂雅集后二）

題趙承旨墨竹

閶闔風來玉珮珊洞庭秋入淚痕斑至元朝士今誰在翰墨風流滿世閒（草堂雅集后二）

題唐子華畫秋江亭子

林皋霜老紅初冷巖畔煙虛翠欲消記得山陰曾訪隱一笻秋色度溪橋（草堂雅集后二）

題從子倫畫南山曉霽圖

少年曾醉南山勝畫舫笙歌日日來第二橋邊春水滿曉晴芳樹散輕埃（草堂雅集后二）

題山谷詠馬詩帖後

道山書閣下階立曾見先朝十二閑紫翠樓空秋雨後淸詩零落向人間（草堂雅集后二）

閨中詞寫寄三首

階前萱草可忘憂底事王孫尚遠游却笑去年新種竹錦綳已露竹根頭（御選五）

物華生意隔湘簾睡起殘妝思更酣微笑竟穿花畔去背人低語折宜男（御選五）

四月新筍長五月萱草開日長深院靜獨自步蒼苔（草堂雅集后二）

烏夜啼寫寄

故宮芳草春日低高林漠漠烏夜啼烏啼不斷愁深閨萬里封侯安足道玉顏如花夢中老東方欲曙烏飛去門外落花紅不埽（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五）

偶成三絕寫上就東匡廬山人

月華雲影漾中郊光隴紛紜動翠旛玉笛夜吹山石裂有人騎鶴過三茅（御選七十二）

放日輕霞破曉陰北窗徒倚聽龍吟光搖翡翠蓬山遠浪擁玻瓈貝闕深

青鳥當時養得馴碧梧露下覆淸晨紗窗忽見秋如許應有蛾眉憶遠人（草堂雅集后二）

寓題寄玉山（一作從花館）

溪行何處是仙家谷口逢君日未斜隔岸雲深相借問青松里極（一作極望）有桃花（草堂雅集后二）

玉山書畫樓口占（一作湖光山色樓酒邊口占）

紅顏欲醉倚高樓玉管聲中桂子秋如此江山（一作湖山如此）不歸去冷雲風急臥扁舟（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七十二）

姚婁東往玉山因書以寄

相逢何事且徘徊澤國桃花岸岸開見說衡陽南去路秋深無雁寄書來（草堂雅集后二）

春日偶成戲簡玉山人

愛君談笑俱淸絕昨日相逢是幾回春色不將塵事惱杏花移得上窗來（草堂雅集后二）

姚婁東往武林和玉山韻以送

我欲從君馬首東錢塘湖上看春風六橋歌舞歡娛地萬井樓臺淺淡中（草堂雅集后二）

午日有感書寄

紅葵翠艾動千門惟有蒼梧霧雨昏離騷歌舞湘妃怨宋玉如花合斷魂（草堂雅集后二）

溧陽莊瓜寄玉山

穀雨初乾可自由荷鋤原上倦還休醉迷芳草生春夢誰識東陵是故侯（草堂雅集后二）

題釣月軒

談笑從吾樂相過罷汲迎凭闌看月出倚釣待雲生蝶化人間夢鷗尋海上盟軒居總（一作趕）隨意付物更關情（草堂雅集后二）

至順初上嘗御奎章閣太禧使明理董阿中書左丞趙世安大司農卿哈剌八兒待上從容詢求江南之士臣九思以韓性張翥應詔上曰俟脩皇朝經世大典畢卿至江南刊梓時可親爲朕召此二人者來試之館閣臣九思再拜曰幸甚後有近臣自南使還者上問此二人其人亦曰佳士上願悅後竟因循遂隔今舉事玉山思之泫然流涕玉山請詩以紀因爲四十字以寄二子云

二美人間少胡爲滄海涯文章聯璧貴聲譽九重知宣室今無召邱園謾有詩蒼梧雲縹緲回首淚空垂（草堂雅集后二）

題黃筌梅花山茶野禽圖

萼綠仙人白玉冠霞裾輝映碧雲團芳禽慣聽吹簫暖偎徧春叢午睡闌（草堂雅集后二）

題趙昌畫牡丹鵓鴿

雕闌玉砌舊承恩輕吹凝香瑞霧溫宮女傳言妃子笑笑看馴鴿出金盆（草堂雅集后二）

晴雪禁梅蘂春風裊竹枝美人應失笑記得捲簾時（草堂雅集后二）

余舊爲顧長卿作梅竹圖明年其弟仲瑛於姚子章席上索題遂成口號

酬陸友仁城南雜詩十首

尺五城南瑞霧浮曾陪玉輅祀圜丘太平禮樂逢昌運親見嘉禾屢有秋

尺五城南神御殿雲籠金碧半天開甕牆每種終身蔭萬乘旌旗拂曉來

尺五城南老圃家牡丹如斗眩朝霞君王宴坐奎章閣中使人間不買花

尺五城南曉始開柳林閱武振芳埃鶻起鴐鵝天際落侍臣□廟獻爲來

尺五城南憫忠閣半壞歸來有所思魏徵不作碑已仆朝廷久乏諫諍姿（憫忠閣乃唐時建爲征高麗戰歿之士）

尺五城南故國基武元皇帝有穹碑苔痕手剔摧終始載記當年備拾遺（金太祖也）

尺五城南可墾田勢隨高下接平川十年沃野連千里能減東吳漕運船

尺五城南古寺深荒臺陳迹貯黃金幾回獨立斜陽外數點歸鴉月滿林

尺五城南金帝都孤臣去國意踟躕篋中尚有忠臣疏不是相如封禪書

尺五城南話往年妝臺明月媚華筵歡娛未了聞笳鼓岐國雙蛾鎖翠煙（妝臺者金章宗所築以貯李宸妃章宗嘗曰二人土上坐宸妃應聲曰一月日邊明章宗大悅我太祖皇帝伐金之初金章宗嘗納岐國公主以請和故云）（草堂雅集后二）

題宣和畫博士李時雍畫渭川煙雨圖

近代何人能畫竹只數熙寧文與蘇宣和復有李博士亦作渭川煙雨圖圖中蕭蕭風景暮溪谷叢迴森竹樹深林欲濃蒼翠來暗葉爭翻亂珠度石梁細路人家幽生涯應比千戶侯老夫對此銷百憂坐覺滿堂生素秋筆端亦能工破墨直節曾移江上色先朝見之重歎息吁嗟儒雅成陳迹回首丹青天地窄（草堂雅集后二）

寄題聽竹亭

送客題詩學楚歌君歸聽竹楚山阿脩竿已覺逢秋勁亂葉翻疑入夢多月滿瀟湘初鼓瑟風回閬闔若鳴珂杖藜作伴清心耳惆悵如今鬢已皤（草堂雅集后二）

中秋醉後偶作

虞淵日沈羣動息露點蒼苔鬼工泣纖塵不染琪輿清秋水無痕湛清碧初若照膽鏡飛上天一壁又如驪龍珠跳出滄海窟冷光透體骨髓凝灝氣侵人毛髮立年年中秋事行理孤館殘燈滯他邑今歲居貧家此景頗自適持杯向月月墮酒舉酒長吞月隨入酒到胸中飛火車月入詩腸洒冰汁眼花忽見仙人來笑語欣然若相識長笛叫虛聲餘裂巖石搔首於兩間今夕復何夕雲中老桂飄古香樹影婆娑印蟾璧天風忽吹散人月兩俱失玉山倒入無何鄉雄雞聲裏東方白

（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二十九）

送倪仲剛遊湖西

我昔少年氣如鵠萬里肩書趼雙足歸來思得人中雄捫蝨高談破聾俗病餘此事便已廢學向衡門守雌伏倪君表表湖右來襟宇脫略無纖埃相逢一笑即傾倒使我鬱塞怡然開驅車久矣滯驊騮熟路飄颻翩雲起丈夫有志在四方出處還應異諸子離筵與濃舟日艤翠袖吳娃嫩如水清歌三疊動陽關嫋嫋餘音碧雲裏頻君舉觴不留滴去去功名當努力他時短棹為君住把酒吳山捲晴碧晚風推出海門潮醉挽雲濤洗胸臆（草堂雅集后二）

商壽巖山水圖

老子胸吞幾雲夢賸水殘山藏妙用酒酣時把墨瀋頭收拾乾坤作清供粉絲不寫兒女顏禿兔埽盡江南山孤峯拔地起千尺凜凜秀色撐虛寒飛泉一道躍靈窟古樹千株舞煙骨小橋流水隔紅塵中有幽人臥茅屋衆奇百譎烏可名筆力

到處俱天成王維久死喚莫起此畫一出凝更生世人飲食鮮知味淡裏工夫屬三昧屠門大嚼空垂涎口不能言心自醉楚呼馱我春暮時親山俯面哦新詩垂楊梢竹夾古道忽有桃杏橫纖枝浴沂風軟搖悴袂雨過屏山滴煙翠數家籬落近橫塘牛背夕陽明遠蕪悠然對景心無窮冥搜直欲收奇功貪愛眼前閒世界不知身落畫圖中（草堂雅集后二）

雪夜冰琴詩為鄧前春賦

嶧陽孤桐堅如鐵石上蟠根飽風雪何年雷電驅六丁會入深山取蛟螭霹靂碎餘孫枝流落塵寰知幾劫卓哉至寶斷斯器聲滿乾坤掘奇絕寶光照夜三尺冰落指飛泉響雲穴霜空滿碧來西風老鶴孤鳴下天闕余生兩耳獲竅背所恨黔驢惟伎拙小齋人靜月窺窗古瓶水暖梅　香拂衣再拜　君操快然擊我天游鄉茫茫是身非已有塊坐俄驚柳生肘九原大叫伯牙醒一洗雷同世間手（草堂雅集后二）

趙孝子歌

慜漢漢歌烏烏（一作嗚嗚）哀鴻背霧鳴（一作聲）相呼中原無書歲復歲有父萬里身羈孤兒欲從之重回首閩中有母母有姑側立乾坤行（一作去）復止（一作住）浩浩落日明江湖憶昔方稺（一作穉）抱阿耶辭家去倏忽三十年兒今壯已娶一朝祖母死揮淚青山溼却辭老母蹤（一作趨）汀淮（一作湖）風沙何處收親骨燕市逢先友迢迢指濱州濱州東去二千里城南亂處那可求呼（一作號）天頓地淚成血天地爲之色慘冽（一作烈）結髮誓死不去此髮解冢開還見碣兒能裹骨反如蓬妻能守志終同穴君不見泣林冬斷（一作出）筍臥冰寒得魚古來純孝動天地我詩紀事誠非虛璽書早暮旌其閭（草堂雅集后二）

將進酒送九江方叔高南還（一作之鄱子湖邊除）

君不見瀟湘之浦蒼梧山虞舜南巡去不還當時揖讓稱大聖但餘湘竹秋痕斑又不見汨羅江水杯（一作淵深）碧玉屈原憔悴江頭哭皇天何高地何厚忠而被讒空放逐將進酒君莫辭聖賢亦塵土不飲當何爲桃華水暖歌聲度楊柳風輕舞袖

垂况是驪駒促行役美人惜別低蛾眉有肉如陵有酒如海今朝盡醉（一作不飲）極歡娛莫待重來鬢絲改黃金裝（一作束）寶劍（一作帶）白玉飾琱弓將軍上馬意氣雄賦詩橫槊踰江東（草堂雅集后二）

送陳玉林南還（一作歸龍亭）二首

謝安墩上新亭好玉斧鐫旌記舊（一作紀昔）游五朵已（一作竹）瞻天子氣六龍初（一作健）起帝王州元戎談笑收京闕閶闔論思侍冕旒歸臥滄江今白髮鼎湖雲斷使人愁

龍去亭（一作臺）宗思惘然道人和淚語當年珠宮錫號開三島金榜承恩自九天花落御牀露宿霧香生繞路溼蒼煙春來怕渡秦淮水處處青林啼杜鵑（草堂雅集后二）

送陳孟賢歸九江省覲

籍甚聲華翰墨場白雲飛處思淒涼濫分七略階天祿因識諸儒載奉常游客久辭金闕近歸舟貪看錦屏張太平天子行封禪莫滯周南歲月長（草堂雅集后二）

丹邱生集卷第三

丹邱生集卷第四

元柯九思敬仲著

送趙編脩使秦蜀代祠嶽瀆（此卷亦錄自元詩選例與上卷同）

嶽瀆由來崇祀典歲遣使官達精禋談經暫辭白虎殿持節非致碧雞神錦繡秦川懷往日兵戈蜀道嗟遺民歛福蒼生待歸奏未央前席進儒臣（草堂雅集后二）

蘇文忠天際烏雲卷九首

山中覆（一作見）鹿拾蕉葉眼底生花二月明不道人生俱夢裏新詩猶話夢中情

綠窗度曲初含笑銀甲彈箏不露尖人生莫待頭如雪華屋春宵酒屢添

雲中初下勢如驚白鳳蹁躚雪色翎多少舊游歌舞地不堪回首又重經

桃花扇底露脣紅不（一作無）復梳妝與衆同一曲山香（一作香山）春去也（一作意動）荼蘼無語謝東風

一翻摩尼不染塵瑤池玄圃度千春夢陽殿裏雲深處誰是當時解佩人

三月旌旗幸玉泉牙檣錦纜御龍（一作消）船千官車騎如雲湧（一作擁）楊柳梢頭月色娟

長憶眉菴鶴髮翁當時阿諂贊皇風如今流落那堪說黼黻文章似夢中

鼓瑟湘靈欲斷魂洞庭風（一作波）淚不堪論（一作聞）遙知舊賜宮袍（一作文錦）錦雙袖龍鱗總淚痕

興聖宮中坐落花詩成應制每相誇廬山面目秋來好自杖靑藜步白沙

此卷天歷間得之都下余愛坡翁所書之事俊拔而淸麗令人持玩不忍釋手故侍書學士虞公見而題之余攜歸江南會荆溪王子明同余所好攜之而去他日再閱於環慶堂俯仰今昔爲之慨然因走筆羣和卷中之詩以舒其悒鬱之氣旁觀者子明之兄德齋淮南潘純金壇張經長安莫浩至正三年夏五月丹邱柯九思書（草堂雅集后二　鐵網珊瑚書品三　續書畫題跋記三）

題雪泉三首

山中積雪淸如許況是石磯臨碧湍好似瑤池歸較晚九霄騎鶴不禁寒

雪裏寒泉噴薜蘿幽人於此可高歌驪山底事融陰火却與三郎浴翠娥

寒梅幾樹近山堂映雪臨流正吐芳汲得泉歸和雪煮地爐茶熟帶淸香（草堂雅集后二）

偶成

蜀江西來春水平洲渚縈迴春日明江頭女兒唱歌去風送楊花迷遠情（草堂雅集后二）

有所思

雲帆何處是天涯遼海茫茫不見家況是園林春已暮有誰明日主殘花（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五）

初夏卽事

綠楊嫋嫋雨初晴浴罷蘭湯倚宿酲簾捲流蘇通乳燕薰風樓閣看生成（草堂雅集后二）

山館

山館無人日日閑幾深林密曉猿哀移文恐到人間世羸馬春風獨自來（草堂雅集后二）

記夢

月色如銀滿碧空扶搖九萬蹋西風夢魂不解寒生粟直與秋毫挂影中（草堂雅集后二）

送澤天泉上人

湖外三天竺溪邊九里松禪心秋寺月詩思晚林鐘齊已名無敵支郞說有宗京華同惜別澤國幾時逢（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三十八）

送林彥淸歸永嘉

雁蕩接銀漢翠湧生高寒芙蓉散秋錦飛落秋雲端我昔造絕頂天闕路漫漫遙矚廣寒殿素娥正憑闌白兔搗月魄指顧成神丹因招宋成公吹簫乘紫鸞俯視九萬里元氣淸團團別來知幾時弱水如平灘忽遇雁山客霞佩靑蓮冠還入雁山去玉鏡供晨餐報我舊遊者久待凌煙巒吾愚爲有身南望空長歎（浙江通志）

春日病起看花走筆呈座上諸友

幾日不出門花開已如許錦繡亂流霞臙脂透疏雨煖生蝴蝶夢風洗鴛鴦浦底

事遠游人鷗邊蕩柔櫓

秦長城

驅車出長城飲馬長城窟朔雲黃浩浩萬里見秋鶻白骨渺何處腥風卷寒沙蒙恬劍下血化作川上花祖龍一何愚社稷付征杵長城土未乾秦宮已焦土千載不可問似聞鬼夜哭嬌首武陵原紅霞滿川谷

半月樓

峨眉山色凝秋碧山下雲連鏡湖溼萬里青天月半規十二樓頭夜吹笛滿庭桂樹仙人家玉兎擣藥來紅霞青蓮居士下東海祇在蓬萊掃落花

賦花上月送沃洲良上人

林園念良會花月含清輝娟娟媚繁萼皎皎澄芳姿臨池春弄景轉樹夕藏霏凝香霏翠蓋散影罥羅衣飛觴昔忘曙秉燭貴及時欲隨支遁發行樂願無違

漢宮詞

漢宮花發亂鶯啼曉景斷霓旌意欲迷莫種梧桐貪倚翠雨聲長在玉階西

送玉止菴入京

君到京華怯暮春御溝波暖綠粼粼城南牡丹大如斗馬上葡萄能醉人

太白畫像

玻璃潋灧酌葡萄獨擅瑤臺志氣高院吏持歸青瑣靜海棠移月上宮袍

米元章畫像

寶晉齋中春日長舊時宮硯墨痕香海棠花發黃鸝語臨到蘭亭第幾行

題光孝寺訥無言長老所藏字南畫龍

道人畫龍龍絕奇何處人間得見之上京清暑朝初退太液池邊看雨時

墨竹（按式古堂書考自題竹圖一首同惟作字改取）

生意滿孤根香凝粉節痕驚看雷雨夕化作老龍孫

題汲水美人圖

汲水立銀牀照見紅妝影王孫殊未歸寶釧霜花冷

題綠竹

江南撥鐙法寂寞冷天涯阿誰春雨後貌得翠蛾眉

題李伯時畫馬

聞說龍眠畫曾師十二閑桃花晴泛水苜蓿曉（一作晚）連山藏月馳周道嘶雲入楚關驊騰萬里志顧影落人間

題趙子昂詩卷三十韻

江漢龍船下東南王氣收求賢垂睿略爲治訪嘉猷使者班纁幣王孫覲冕旒未央凝露掌東序薦天球穎氣凌風上祥光近日浮看花陪雉尾視草近螭頭清曉還聞履嚴寒或賜裘宋公周有客項伯漢諸侯人仰文章貴身承禮數優五朝通內籍九命擅清流昔滯京都久時從几杖遊通家憐我慧對酒慰羈愁妙墨時相贈新篇不厭酬風流追鮑謝文采駕枚鄒心慕歸來好官因老欲休倚闌秋待月擱客幾經邱歌罷聞曉鳥機忘玩狎鷗苕溪今寂寂松雪自悠悠馬鬣遺封在龍驤待詔不斷緣人共賞隻字世爭售揮翰能兼美評量此莫儔調高鏘玉管筆健映銀鉤江海蒼煙暮湖山碧樹秋寶光能誤國王粲漫登樓花落渾無賴春歸不自由蜀牋臨別墅吳穎勝他州揮灑眞成癖吟哦可解憂鍾王多韻度李杜極深幽入室能攀躋趨隅恨阻修錦標連玉軸把卷共綢繆

送黃鍊師

榴皮書壁走龍蛇池上芭蕉又見花北闕恩承新雨露西湖光動舊煙霞春風日長玄都樹秋水星回碧漢槎斜月功成三萬戶蕊珠宮裏誦南華（按黃中觀光澱英華作送黃尊師又見花作又蕃花）

春直寶閣

寶章金鑰直承明袖捧祥雲曙色清親侍鑾輿中道發旁趨冠劍兩街行洞房夜景搖珠箔別殿春風度玉箏萬物盡霑忠厚澤苑花深處聽流鶯

顧愷之瑤島仙廬圖

虎頭有三絕丹青尤擅長崇巒騰碧霧斷岸跨朱梁蘿結藏眞館花明屏息房廣成參道訣黃石悟心方瓊樹依巖末青芝立澗旁山童持玉簡羽客佩琳琅應見游鸞鹿翺翔起鳳皇丹梯縈百折仙路敻非常泉落衆山雪虹飛千錦張設施神秀發點綴韻淸揚金石歸天府璠璵嘗雁行應知還聚散今再屬珍藏夙覯仍非偶悠然入化鄉

顧長康天材挺出獨立無偶故於繪事盡精微極處千載一人也此卷曾入宣和御府罹金虜之變散落人間賈秋壑屢求之而不得今淸容先生偶從京邸購於市人之手良非細微先生屬余識言幷書若此至正戊子七月四日（寶繪錄四）（元十二家集）

關仝秋山凝翠圖

關仝善繪事上宗洪谷師長素寫幽興宛似淸秋時天高氣爲肅野曠山自奇鬱青于染巍縑翠欲垂遠村人語動近水漁梁支霜飛萬木變風冽千家稀空江渺無際虛閣客有期深情歸慘澹淺絳多媚姿實和昔年璧人世何時遺子虛悵所慕把玩常在茲會合不易偶聚散聊自怡書罷爾攜去何禁神爲馳（寶繪錄八）（元十二家集）

范寬江山秋霽圖

華原范中立深得丹青要仙游幾百年聲譽尙流耀圖成三尺縑曠遠多詩料山迴起層巒水漲沒寒潦落葉入空江淸輝映丹嶠歸人望故原栖禽集蒼篠輕舸渺中流虛閣挂斜照琴觴瀛海間無限足淸眺何如荊與關奚讓唐吳道媿余涉黃塵未得無聲與片語何足論臨風付長嘯（寶繪錄九）（元十二家集）

王叔明天香書屋圖

潁川有高士落落無常居不愛城市游乃向巖壑廬開窗俯西埜縱目聊自娛青山望中來白雲與之俱森森芳桂林濯濯朝雨餘良時會佳朋尊酒散襟裾豈無榮寵念窮達各有途山來不必麾山去不必呼仙人王子裳揮灑作新圖俀游自成趣奚必谷名愚

至正甲辰十月陳惟允以黃鶴山人所贈天香書屋圖索題予漫賦短句於後

聞惟允所攜書屋庭中有古桂森然則山人之爲斯圖也有自來矣他日便道予造其居庶亦不爲生友旣題而復識之以期後晤云（寶繪錄十六）（元十二家集）

趙仲穆秋山訪隱圖

萬壑寒蕭森千章樹蒼老溪錦新織成雲文初脫稿茅屋倚幽叢肥巢臥深草呼童播綠苔晏坐聽黃鳥江山如有情展卷舒懷抱囊琴爲尋幽不辭涉深窅疏林開紅葉遠遠出山杪煙霧互吞吐恍若籠輕縞從來趙王孫胸次有三島置之靑玉几雲霧時旋繞變幻爲虎踞光怪疑龍矯只此一洞天愈探愈不了山形雖渾成石貌實研巧宛然山陰游萬狀難分曉骨力故淸奇因知得名早（寶繪錄十六）

陸探微員嶠仙游圖

員嶠方壺戴斗極疊嶂橫陳開碣石翠崖丹磴互低昂複閣層闌轉空碧碧桃花落笙聲幽雙成吹玉彩鸞謳跨鳳騰雲去無跡淸猿嘯斷層崖秋霞光隱映山長在滄海茫茫隔煙霧書游仙侶護招呼謫落人間幾千載吳爭越戰何可數東書歆聞桃源路畫圖空見避秦人隔水漁郞不相顧

探微雖繼虎頭後出其筆意道舉風力頓挫無有低昂故士人有顧陸之稱此圖精妙至極吾又謂其入於仙矣至正癸巳七月（寶繪錄五）（元十二家集）

閻立本秋嶺歸雲圖

唐室閻公多雅度政暇舒懷染毫素重叠青蒼百丈山參差紺碧無窮樹白雲一抹時進來陰翳千林忘朝暮仙家寂寂野禽啼板橋歷歷行人赴迢遙白水接荒郊蕭蕭黃葉鳴古渡當年畫手不乏人誰似閻公能步武宣和寶愛什襲藏御筆親題尙如故屈指於今七百年一失一得眞有數淸容先生欣購之倒橐傾囊愜所慕吾儕何幸入奇觀滿目氤氳起雲霧固知作者有深思蕪詞何敢輕相附摩挲撫玩未能忘慚余亦有煙霞癖

立本此圖奇崛高古變幻百出閱之令人目眩神馳莫可擬莫可測惟有歎賞而已短句附尾烏足以盡其一二也（寶繪錄五　元十二家集）

王維輞川圖

猪龍兒嬌錦綳好三郎歲晚慵娛老阿環姊妹擁華清朝士宮前誰敢到右丞脫却尙書履布襪青鞵弄煙水藍田別業塡畫圖矮本丹青自游戲華子岡頭輞口莊湖亭竹館遙相望小橋猶轉青紅窗樹巢歷歷煙茫茫欒家瀨前兩舟上柳浪一尺清風狂詩成相與和者誰我家斐迪無能雙邱壑風流冏如此安知畫外清涼意凝碧池頭天樂聲白石鑿鑿淨如洗亂後歸來舊第中玄牆綠戶老秋風人生過眼皆夢境乞與山僧開梵宮半幅吳綃如傳舍倏誰得此千金價客來寒具莫惡惡三百年前御廚書

輞川圖矮本尤爲妙絕心竊慕之今日偶從清容先生齋頭得見此圖殊爲慶幸敬賦長句時至順二年秋九月十二日（寶繪錄六　元十二家集）

上馬

眼昏身手鈍上馬怕風沙只好扶藜杖衙籬看菊花

虞雍公誅蚊賦虞伯生書

因讀誅蚊賦深憐愛國情三公登開鼎四海失昇平早覺文章貴爭期德業成雲仍蒙世祿翰墨貢時名（鐵網珊瑚書品五　式古堂書考十八）

題韓左軍幹馬圖

圉人匿從溫泉宮曉汲清波浮落紅驊騮解語意相得肉騣振動嘶春風天子臨軒催羯鼓繡茵檀板登牀舞美人盼睞相輝光那復臨邊思報主潼關夜半烽火明錦綳兒來坐大廷此馬棄捐何足道顧影長城厭水腥（式古堂書考九）

題黃鶴樵叟竹石

風落湘江秋正波重瞳消息竟如何竹閒猶有斑斑淚應是英皇恨更多

黃大癡縹渺仙居圖

玉觀仙臺紫霧高靑騎丹鳳恣游遨雙成不喚吹簫侶閬苑春深醉碧桃

至正己亥三月十五日過張外史山居觀此圖遂題一絕（式古堂書考十八）

菊山詩贈吳興黃君

菊叢幾秋放山居可醉眠落英欹石冷佳色傍雲鮮舊摘煙蘿外新栽水竹邊思君多道味何日共攀緣（鐵網珊瑚書品十）

岳王墓

結髮行間見此公兩河忠義俟元戎勳成伊呂終方駕算勝孫吳亦下風拂劍未酬千古辱賜環空壞十年功奸邪賣國堪流涕獨立西風看去鴻

方方壺雲林圖

仙人危太樸屏蹟雲林閒河車運金液九轉成大還苦辛三十載得道鬢已斑弱水枚清淺蓬萊那可攀嫦娥貯金屋霜露零秋山勿猜松柏操不及桃李顏（式古堂書考二十三　續書畫題跋記三）

王叔明雙松圖和廣信吳元齊韻

碧眼支那耳更聰軒軒占斷白雲中有聲聽到無聲處錯認長松是老龍（式古堂書考二十二）

玉山佳處

神人夜斧開清玉一片西飛界溪曲中有桃源小洞天雲錦生香護華屋主人高度眞神仙日日醉倒春風前手揮白羽扇口誦青苔篇袖拂劍山雲足躡藍田煙飄飄直向最佳處漱潤含芳擊琪樹世間回首軟塵紅不須更向蓬萊去

題趙鷗波古木竹石圖

水晶宮裏人如玉窗瞰鷗波可釣魚秀石疏林秋色滿時將健筆試行書（明朱存理珊瑚木難三　式古堂書考十六　元十二家集）

題高尙書秋山暮靄圖

三代以來推盛世九州之外有斯人君看筆底生秋色盡作瀟瀟楚水濱（式古堂書考十七　元十二家集）

題倪幻霞良常草堂圖

幽館曉山如沐斷橋春水初生花下班荊酒熟松間散策詩成（元十二家集）

自題晴竹

歲寒有貞姿孤竹勁而直虛心足以容堅節不撓物可比君子人窮年交不易曄曄桃李花旦暮改顏色（明李日華六研齋二筆二）

李思誨柳浪輕舟小景

曉煙如幕柳垂絲曲曲春塘望欲迷一箇輕舟仍載酒赤闌橋外聽鶯啼

思誨小筆不減若兄風致尤可寶也（寶繪錄二）

楊昇蓬萊飛雲圖

仙山一夕徧瓊瑤萬木森森長玉苗處處樓臺相掩映素娥白鶴正逍遙

楊昇此筆足爲百代雪景之祖後進者當以此爲法（寶繪錄二）

荊浩秋山仙侶圖

奇峯迴合映林光霜氣殷殷滿竹房知有高人山外住故攜綠綺入崇岡

荊浩自云山水能兼吳項之長今見此筆不覺心醉（寶繪錄二）

盧鴻蓬島仙游圖

蒼崖千丈有雲封劉阮何來策短笻行過石橋看急澗一聲野鶴出長松

盧鴻不欲仕隱居嵩山志趣高遠故作畫自多妙思此幅誠有之矣（寶繪錄二）

韓幹雙馬圖

渥洼自昔產龍媒何事開元萬騎同千載韓公稱入室恐驚風雨未應開

古今畫馬必稱韓幹以其畫神也此幅尤爲佳絕不可不寶（寶繪錄二）

題畫

古木槎牙知幾年一叢脩竹翠依然空山莫道多寥落自有春風到日邊（寶繪錄四）

題危太樸所藏榮陽鄭虔畫秋樹橫截圖

虎頭昔日稱三絕孰謂新圖見鄭虔紫翠虛無晴嶂裊青紅掩映夕陽前從知嘉賞歸明主應許神工邁昔賢滿目秋光無著處此身疑在碧雲巔（寶繪錄七　元十二家集）

題危太樸所藏李昭道畫春江圖次蘇東坡韻

春江淼漫百疊山晴煙籠山山吐煙望君拄笏聊騁望但見一氣長蒼然千章綠樹倚茅屋復有澗谷奔寒泉商舸迎陽泊沙岸布帆吹穩瀰平川李侯生前得此景骨格負出探微前胷中八九小雲夢筆底萬頃滄浪天鉛丹金碧世希有晶瑩不讓蓬瀛妍江樓掩映臨江碧時見蟬颺落渚田此圖此景有神護小住人間七百年摩挲絹素開醫濟飛舞妙思藏使娟臥游齋頭一展看恍若身對湘巫眠鼎湖髻挂李侯去飄然久作芙蓉城內仙鄴陽後身薄自曉舍我誰結三生緣嗚乎江煙幻滅在俄頃短詞聊次東坡篇

余生平所見李昭道眞筆不止二三而欲若此圖之精妙則概乎未之有也至正丙戌三月邂逅太樸於西湖之上因得見此不忍遂去爲用東坡韻而題之（寶繪錄七　元十二家集）

題荊洪谷楚山秋晚圖

峯迴留深隱天青襲素袍樓身斷人跡游目送鴻毛樹挂棲崖鷲藤懸飲子猱龍眠石磵冷虎據樹根牢野客吟時共山翁弈處遭浮雲過水盡孤月挾霜高羽使來三島胎仙舞九皋左招玉斧飲右攬赤松遨空色收寥廓虛聲起驛騷彈琴遺古散問字度危橋遂向圖中見誰能世外逃乘槎幾月至一泛九秋濤

荊浩畫足追右丞右丞爲畫中之聖荊浩稱繪中之神五百年來右丞眞蹟罔爲不易而荊浩亦難得也危太樸近購此圖於京師市上豈內藏之物而復流傳人世耶太樸當知所珍護矣（寶繪錄八）

題趙幹春林曲隖圖

風柳暖仍綠春晴花更濃高低茅屋靜遠近碧溪通亭白分湖色山青隔岸容郁翁無俗慮相過說年豐

趙幹此卷秀潤中有蒼勁平易中有高深此幹之所不可及也元度攜來舟中

見之歎賞不足（寶繪錄八）

題黃荃蜀江秋淨圖

蜀江昨夜雨初歇兩岸青山淨如拭疏柯歷歷間青紅古渡何人相向立扁舟艣啞過江來酒家猶掩門未開數聲雞犬知誰處浩渺東流不復回萬竿脩竹鳴蒼玉怪石峨巖倚茅屋驚濤震盪戰馬奔不動山翁臥深谷江山盡屬掌中看畫圖莫作尋常觀成都要叔留妙筆一縑秀色若可餐堪歎宣和藏匪固杜鵑啼斷天津路何知散落向人間猶藉清容加襲護吾儂幸爾相遭逢誰數當年有項容臨窗展對未能已祇覺颯颯來秋風（寶繪錄八）

題吳瑩之所藏郭忠恕畫册

恕先非漫士卻擬閬瀛仙貪寫山靈秀胸羅錦繡妍居周登甍重仕宋位名遷篆隸宗前哲丹青邁昔賢觀樓殊壯麗雲水自澄鮮泉落千重壁峯迴萬井煙春秋仍變幻揮灑更悠然啄木藏深樹鴟夷釣碧川歌聲振林表笑語出花前御舸乘

紅粉扶留挂綠錢棗縑盈咫尺妙境總堪憐一入宣和襲千秋取次傳故人持過慧續尾愧殘編（寶繪錄九）

李成江邨秋晚圖

萬壑秋風木欲空流泉屈曲竹叢叢山家已斷炊煙白鳥雀初歸夕照紅籬落喜無車馬跡柴門時有故人蹤桃源漁父知何處未若茲圖景最工（寶繪錄九）

題郭忠恕夏山仙館圖

碧樹沈沈覆草塘湘簾齊揭藕風涼人間無地逃炎暑安得移家住上方

觀恕先此圖其寄興託情蕭然高遠至於緒理之妙可望而知也時至正甲申仲秋下浣題於雙清堂中（寶繪錄九）

王晉卿萬壑秋雲圖

千山迴合半原少雲去雲來忘昏曉絕澗奔飛萬壑雷丹楓蕭瑟一林烏獨坐長吟是阿誰蹇驢騷客行遲遲何來征舸江頭泊無限秋光屬爾爲

晉卿此卷全無平時景色則晉卿胸中造化筆底神工誠有未易測識者即方之摩詰盧鴻亦何過焉至正戊子仲冬下浣（寶繪錄十）

奉題文與可十竹圖二首

過雨湘江翠羽攢舞風清影玉聲寒當時秘玩人何處留得高標咫尺看

湖州仙去幾經年十竹新圖屬世傳點點墨花金錯亂離離月影鳳翎鶱（寶繪錄十一）

題趙令穰秋郊暮靄圖

遠岫千重青似染半林一望錦成堆迴塘漁艇不歸去谿上數家門半開

谿上數家門半開郁翁傍晚卻歸來霜林掩映芙蓉色秋水微茫鴻雁哀

秋水微茫鴻雁哀短橋曲渚錦林隈疏林欲下斜陽色一抹青山入望來

一抹青山入望來滿林秋色總詩材宣和當日珍天府未許騷人費品裁

大年此卷清遠蕭疏之致種種奇絕望之心目泠然在當時爲宣和主所珍襲今又歸之清容先生寶愛不已信乎古今有同嗜也（寶繪錄十一）

米芾眞蹟

樹色模糊蘚徑平人家只隔水泠泠白雲不解龍蹤去遮卻峯巒一半青

至正癸卯七月十一日舟過吳門呂志學徵君出觀米南宮雲山卷煙嵐變幻若有若無墨氣淋漓或隱或見誠古今畫家所未有也丹邱柯九思題並記（寶繪錄十一）

趙千里畫長幅

神區何處有此山盤迴聳峙如髻鬟安期曾於此煉液瓊柯鬱秀非塵寰白雲擁戶不須掩紫霧臨窗未許關朱樓縹渺足舒眺虛亭幽絕時躋攀珠簾輕揭青鸞舞畫舸徐牽白鶴還溪迴時有飛瓊度橋迴常邀弄玉扳緋桃亂落無人埽瑤草叢生若箇刪山中勝概何可數流泉灕灕空潺湲誰能摹寫長圖好伯駒筆妙趣自閒固知作者有深思展卷情馳未擬還先生寤寐何時已晴窗對閱娛心顏陶貞白今在何處胡不同來此中住仙家自昔忘歲年長嘯拂衣自來去（寶繪錄十二）

題趙千里畫八幅

數幅晴雲翠岫千重碧樹瓊樓羨殺承平公子筆端萬里瀛洲

趙千里畫人所共賞向在京師得見相馬圖又於仇山邨處得見漢宮小卷皆其眞蹟今復於子章友兄室中觀此若干幅精工秀雅兼備當更出於其右矣

至正六年初秋之三日（寶繪錄十二）

題馬遠虛亭漁篷圖

五月江南雨乍晴看山如在畫中行隔谿簾幕初飛燕灌木池塘獨聽鶯暑向昨宵風雨盡詩從今日簟紋成對長睡起無何事蕩送滄浪漁笛聲

至正丙戌七月晦日（寶繪錄十二）

題危太樸集八大家

諸君揮染映空碧十日一水五日石春山秋樹綠更紅板橋野屋橫且直煙雲蓊鬱風雨交夏木重重氣猶溼山花若笑山鳥鳴五馬驍騰作盈帙古岸疏林秋氣清石澗飛流疑咫尺老來看畫眼枯澀使擬買田谿水側脫去賜帶緊芒屩著書五車刻苦壁（寶繪錄十三）

題鄧善之集十大家

一樹名花春雨滋仙根傳自海中移夜來不用燒燈看爲惜芳菲倒玉卮（題吳興錢選畫冊）

展畫能銷夏何如此更深匡廬雲互湧湘水雨生陰粉蝶知春色林疏識暮心羨君幽致好不必費遐尋

卷之先生徵求諸名彥畫幅無不具備所謂商彝周鼎雖燦爛錯綜而未易若此之精妙也敬羨敬羨（寶繪錄十三）

題黃子久爲姚子章卷

空巖花落滿林香古殿松陰入座涼清絕右丞名獨擅精妍北苑派何長寂無雞犬鳴晴晝時有煙雲繞上方賴是一峯傳正脈故將沖澹洗濃妝（寶繪錄十四）

題黃子久爲徐元度卷

一峯老人嗜泉石八尺素縑寫秋色頓使窗頭開翠微復令匳裏流丹碧翩翩逸興殊未已更潑苔文青可指擺脫驪黃見神駿洗盡鉛華出西子徐君那得不破顏此身如坐清泠間未損嘉賓一日樂買盡沃州千萬山吳中好事家相屬得隴何人堪望蜀斷無明月映連城或可崛岡矜片玉君不見開元王右丞南唐董北苑丹青一片留至今前輩風神更超遠一峯固是餐霞侶知音未敢輕舒卷（寶繪錄十四）

題黃子久吳門秋色圖

幽人來往吳中道獨掉秋風海上仙何處歸艫頻倚岸幾家茆屋傍流泉水禽款款集深渚夕照霏霏媚遠天點筆忽驚埃壒外恍疑身在輞川邊

大癡道人吳中高士也不獨以畫而以其人至於詩文酒態絕似顛長康尤足尚也此圖寫吳山秋色清灑超凡可稱一時無等今爲謝伯理所藏斯謂得所矣書之以珍其畫（寶繪錄十五）

題梅道人爲伯理十幅

雲溪吳仲豈凡儔寫得湖山數幅秋良夜漏沈呼翦燭不知風雨下前洲（寶繪錄十五）

題曹雲西畫卷

東吳高士雲西客愛染長箋淺深墨空濛不記山幾重萬樹疏煙氣猶溼漁人舉網溪流清對老何來款業情上方鐘磬出雲表歸帆影落空江明前村雞犬日已暮黃葉秋風滿山路箇中妙境歷古人三復摩挲未能去

雲西子高士也心竊慕之而未能識荊殊爲懊惋開有觀其翰墨只皆小幅而未若此卷之精妙也子章友兄出示索題把玩不已爲書短篇於左（寶繪錄十七）

題董北苑畫

樹密重重萬壑深清溪泱泱更穿林行人曳杖頻回首隔岸黃鸝送好音（寶繪錄十八）

題李成秋山圖

蕭蕭木葉落欲盡渺渺洞庭生白波杜老因悲秋事晚山翁斜日望蒼螺（寶繪錄十九）

題王晉卿釣魚圖

雨歇見春山菰蒲第幾灣鷗來又飛去只有釣舟閑（寶繪錄十九）

題趙千里春景爲太樸先生

朱樓不識有春寒隔岸何人盡日看爲惜年光同逝水肯教桃李等閒殘（寶繪錄十九）

題趙伯驌唐人詩意（原題有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十四字）

車轍轔轔過別山滿林霜葉映紅顏晚來仍起雲千疊一片幽閒指顧閒（寶繪錄十九）

趙子昂畫夏景倣王摩詰次韻爲袁清容學士

山樓開處映晴霞消夏虛明水閣斜雲影倒窗魚泳藻松風吹落鳥銜花（寶繪錄十九）

題趙子昂倣張僧繇筆意

寒雲淰淰碧峯攢木葉驚風下急湍何處山人殘照裏罷琴猶向隔江看

僧繇眞筆予曾見於玉峯顧若夫處今松雪翁此幅無不有神縱令僧繇復起亦未易過此也（寶繪錄十九）

題趙仲穆畫

草堂仍著薜蘿遮地僻林深有此家只道春風吹不到門前依舊落松花（寶繪錄十九）

題黃子久海嶽菴圖

元章翰墨世稱良近代癡翁更擅長海嶽尙餘清勝在一江秋色雨微沱（寶繪錄二十）

題黃子久虞峯秋晚圖爲太樸先生

古樹靈歸秋色裏人家常在水聲中數行旅雁入雲去一簇招提倚碧空（寶繪錄二十）

題黃鶴山樵劍閣圖

天梯石棧自相鉤造物玄功筆底偸挂起碧窗相對處滿堂風色劍關秋（寶繪錄二十）

題畫二首

春濃不放小禽樓白髮銜冠向曉嗁簾幕半開人未起樓臺風暖日猶低（右白頭）

春風嬌軟綠陰肥上苑鶯花紫翠圍却向後宮深院裏一枝閑自理金衣（右黃鸝 都穆南濠）

詩話

丹邱生集卷第四

丹邱生集卷第五

元柯九思敬仲著

送趙季文之湖州參軍與達兼善秘書同賦

人生功名如掣電獨有君家吾所羨弟兄玉立總成名堂上慈親尙强健伯兄日日報平反喜溢萱花促張宴參軍趨官百餘里甘旨懸知可充膳聞君二月當揚舲太湖水暖春冥冥碧瀾堂前萬花麗水精宮外羣峯青幕府事稀多暇日騎馬題詩訪陳蹟野亭日落朱顏酡早寄書來慰思憶（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二十九）

題宋誠夫尙書垂綸亭

尙書昔隱江漢間垂綸蒼波弄白日千山桃葉起春謳萬頃蘆花湧秋色適興偶拂珊瑚光豈謂渭濱終得璜未央奏策動天子四海藉藉傳文章至今亭子松陰古磯上蒼苔長膏雨經綸事竟尋舊游願逐茶煙渡湘浦（草堂雅集后二　御選二十九）

題商集賢畫山水

山人苔徑散青鞋上有雲煙疊翠崖何處彈琴消白日隔溪脩竹繞茅齋（御選七十二）

題李公麟仙山樓閣圖

柳邊游騎水邊船爭向西湖醉管絃記得當年行樂處六橋風景尙依然（國朝胡敬西清箚記）四

上京宮詞

灤京三伏暑無多仙樂飄飄落禁坡翡翠樓高迎曉日水精殿冷看天河千官錫宴齊宮錦萬馬爭標盡賚珂獨有小臣如鵠立九重閒暇問秋禾（安素軒帖）

應制賦郊祀大禮慶成二首

鑾路千門喜氣浮太平天子祀圜丘奉常奏備離壝室尙服陳辭進大裘雲戟朱旂飄彩鳳天臨玉輅駕蒼虯腐儒繆忝金閨籍目醉榮光出御樓

白茅初奠備韶韺月色當壇肅太清親祀甘泉除秘祝受釐宣室問蒼生星垂仙仗神光近日繞天顏瑞彩明多少從官齊呼嶽豐年有象樂昇平（安素軒帖）

宮詞

至尊明日慶生辰準備龍衣璞貼新奉御進呈先取旨寶珠錯落□麒麟（安素軒帖）

題吳道子維摩圖

默然無語肩偏袒搘拄病骨如枯龜楊惠已死不可作朱繇復生空爾爲吳生手寫維摩詰皮爲紙兮骨爲筆只恐化作白雲飛變滅須臾離丈室（元和顧氏過雲樓所藏眞蹟）

黃筌竹溪六逸圖

脩竹猗猗傍水濱高閒從此樂天眞雜陳尊俎忘賓主萬古清風日日新（實繪錄四）

張僧繇霜林雲岫圖

設施略約稱宏逸點綴微茫擅偉奇瑟瑟霜楓秋色老重重雲岫暮光霏僧繇妙筆秀色可餐清芬可挹覯之令人藹然意遠欲御風飛舉矣快哉柯九思記（實繪錄五　元十二家集　飛字及柯九思記據迮朗畫船錄補）

趙松雪蘭亭圖爲砮夫副使題

脩禊山陰蹟已陳神工妙筆歷千春王孫自得天孫巧晉代風流更逼眞（實繪錄十三）

王叔明爲危太樸二十幅

萬鶴峯頭數往還興來吮墨寫青山圖中景物知何限消遣襟懷一段閒（實繪錄十五）

趙仲穆東山圖

聞道東山勝事多風流安石臥煙蘿休言攜妓行游樂天下蒼生奈若何（實繪錄十六）

趙子昂倣顧愷之

青山互合若爲羣綠樹江樓與世分幽人只向清溪隱名姓從來未許聞（實繪錄十九）

自題墨梅

神清香冷護苔斑白玉堂前相對閒只隔遠山塵冉冉夜深清夢落人閒（鐵網珊瑚畫品七）

趙仲穆臨李伯時鳳頭驄

高帽黃鬚款塞胡殿前引貢盡龍駒仗移天步臨軒看畫出韓生試馬圖

此予舊製宮詞也仲光出示此圖不覺興懷因書於左五雲閣吏柯九思敬仲

賦（鐵網珊瑚書品二　式古堂書考十六）

東坡帖云昔原有橘頌吾將買田歸陽羨種橘製亭扁曰頌橘因賦詩於後

楚國大夫曾頌橘眉山仙子欲求田荷衣千古秋風急底用臨文更惘然（草堂雅集后二　鐵網珊瑚書品三　式古堂書考十）

題趙子昂畫蘭

補天事遠奈君何蒼石雲深懷女媧惆悵幽人在空谷自紉芳佩髮先皤

贈柏子庭上人用匡廬山人韻

庭中翠影碧玲瓏獨坐蒲團月正中直須推却柏樹子清光無極太虛空

題高尙書畫松石圖

人閒幾見尙書畫苦愛蕭蕭谿壑姿便欲竟騎玄鶴去青苔石上坐題詩

題墨蘭

紫深碧淺俱可愛花開無主倚湘筠虛齋欲賦離騷意千里相逢喜似人

題墨蕙

風飄蕙花香滿谷走覓清香似病狂但恐良時不再得非關　學尋芳

題高尙書竹石圖

黃華淡游今已夫尙書筆力驚千古月明風細晚涼生環珮脩脩度湘浦

題觀音像

度盡衆生成正覺圓通誓願共三千適從極樂國中過分得蓮花十丈船

題蔣東老卷

岑邱溪濱春來綠水繞山環似盤谷幽人嘉遯十三傳時散黃金買書讀

玉山以詩來招予與姚基東過小隱其詩云溪上東風楊柳絲淺紅初上海棠枝斂收山公同一醉風流不減習家池用韻先寄

京華春日看游絲歌度雕梁舞柘枝一代風流今已矣芭蕉題徧憶臨池

題芭蕉室

芭蕉揮翰思懷素茅屋賦詩憐已公窗間淡碧搖春日階上層陰約午風靈蔚萬葉同流轉已悟一室藏虛空他時相對維摩榻笑看枝頭花朵紅

題趙承旨畫秋江聽雨圖和畫上所題柴天啓詩

木落湖飛九月天前巖舉滑弄柔煙鏡湖天與今華髮聚燭尋幽不用眠

畫竹

故人能寫竹標格似湖州靜對西窗下清風滿紙秋

謀父監漕有山林小像文器漕使爲唱以詠之謹次其韻

青松白石世易致綠鬢朱顏似謫仙鳩鵠承恩陪往日麒麟圖像看他年身居鐘鼎多清興志在山林入短篇倡和紛紛綴珠玉因知大府盛才賢

元統乙亥十月錫訓堂書（式古堂書考十八　墨蹟舊藏閩趙氏息園曾為以上石今歸端陶齋方伯部）

題曹雲西雙松圖

兩箇蒼松傍石生白雲西畔悵幽情何時共聽華亭鶴立到疏林野月明（穰梨館過眼錄二）

題錢舜舉梨花鳩子圖

夢回濃濃雪香新枝上幽禽氣得春小院春陰呼雨至太眞愁絕翠初顰（國朝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四）

趙松雪畫牧馬

駿骨雄姿產渥洼霜蹄蹴踏勢堪誇從來不受奚官鞚要向天池飲月華（韓書按墨蹟今藏端陶齋晶方伯處）

詞附

楊補之四梅圖（柳梢青）

悵恨春初飄零月下輕離輕隔重醞梨雲午舒椒眼羞人曾識　已共索笑巡檐早準備擬憐惜惜莫是溪橋撥先開却試馳金勒（未開）

姑射論量漸消冰雪重試梳妝欲吐芳心還羞素臉猶吝清香　此情到底難藏

悄厭厭相思寸腸月轉更深淺寒等待更倚西廊（欲開）

翠苔輕搭兩枝逗暖乍收徵雲亂插繁花快張華宴繞花千帀　玉堂無限風流

但只欠些兒雪壓任選一枝折歸相伴繡屏花鴨（盛開）

瓊撒殘枝點窗款款度竹遲遲欲訴芳情笛中曾聽齊襄重披　春移別樹相期

漸老去何須苦悲人日酣春臉霞漬曉須記當時（將殘）

補之詞翰稱妙一代此卷尤佳其柳梢靑四詞可以想像當時風致勉强續貂

以貽好事丹邱柯九思書於雲容閣至正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也（鐵網珊瑚書品一）

（式古堂書考十四　元十二家集）（眞蹟今藏元和顧氏過雲樓）

丹邱生集卷第五

柯九思傳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也父謙由文學掾爲江浙提舉九思以父蔭補華亭尉不就遇文宗皇帝於潛邸及卽位擢爲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咸命鑒定賜牙章得通籍禁署念其父謙善教錫碑名訓忠敕侍讀學士虞集爲文以旌之寵顧日隆由是言者見忌公乘間跪白上曰臣以文藝末技遭逢聖明而蹤跡孤危隕越無地願乞補外以自効庶幾仰報日月照臨之萬一惟陛下哀憐幸甚上曰朕在汝復何憂翌日御史章入不報故事諫臣言不行則納印請去上重違諫臣意而慮危公召公諭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敕中書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宣汝矣公拜且泣辭出而中書竟格詔不行未幾大行上賓公因流寓中吳予獲從公游語及先朝則誦其所爲詩嗚咽流涕夫人情羣居相槃則懽相離則思況以布衣獲人主之知抱烏號而無從者乎此亦人情之所至悲也至正癸未冬十月壬寅夜夢有炳義公招之者且請予筮其吉凶發蓍得履之乾其繇曰履虎尾不咥人凶謂公曰虎者公之生肖也履虎尾者寅之末運也夫十無用於時不能咥人而爲命所困殆將有憂乎如應之則申亥之辰也公曰申寅之衝也吾畏之亥寅之合也無所忌乙巳公與臨川饒旭及予出游於上方移舟陸巷暨臨海陳基吳人錢逵皆會丙午過靈巖遂登天平拜文正祠宿留六日始歸蓋欲厭其夢也辛亥丙夜暴得風疾越六日丁巳卒年五十四公善寫竹石始得筆法於文同嘗自謂寫榦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葉用八分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古（一作屋）漏痕之遺意雖其妙至不可言然其生意飛動有龍翔鳳翥之狀故四方大夫士爭寶愛之又善鑒識金石鼎彝之器時吳人陸友號爲博物亦歎以爲不及有任齋詩集四卷虞集陳旅爲之序公沒後皆散失不傳獨有詩二卷藏於家

論曰唐鄭虔以才藝遇元宗號稱三絕特置廣文館命虔爲博士而晚節淪落君子惜之公亦以布衣侍天子左右特授鑒書博士其榮寵視虔等矣而竟流 滯以死才之不可恃也如此予嘗讀其城南詩有尺五城南可墾田能減東吳漕海船之句當時蓋嘗言之而不以爲信後二十餘年天子用大臣議募江南農師開燕薊田數百萬頃比中原多故海漕不繼而公之言卒驗雖在上前或有封奏公不宣泄不能與聞由此觀之則公之所陳蓋必有可裨益者矣惜乎吾不得而知也（徐顯稗史集傳）

浙江等處儒學提舉柯君墓誌銘

張養浩

君諱謙字自牧柯姓吳仲雍之苗裔有柯相柯盧因氏焉吳亡分仕南北遂世有人宋熙寧間漳州通守曰仲常以救荒得民心嘗有鵲二棲其廳及去襲送數里蘇長公著於詩爲政所致高祖某號行一居士隱台山水閒累聘不起世仰其高居士生文文生磐磐生釆爲君之考嗜學任義節爲宋國學進士君其長子也幼精敏書一目輒復誦無隻字遺既長英爽而辯著述脩整蔚然有前輩風迨游京師諸名人爭與推轂至元閒江浙行省辟昌國州文學掾不就元貞初以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預脩世祖實錄書上將進尋以太夫人吳氏老辭遂轉江浙儒學副提舉國制凡業儒者不糅之民而異其籍且復其更繇以示優當時南紀多故防範未周征役蔓及學者寖致廢業君援詔旨白行省遂復舊二秩滿以太夫人寓錢塘年邁上思甚乃歸侍未幾授溫台檢校所大使便養也先職是者惟務贏入朘商旅次骨君至悉除其苛德者甚衆至大改元陞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

明典愼罰以仁厚率下初至州訓屬吏厥今旋氓孔多毋濫刑以重其困吏云無有君卽詣獄驗狀果平反如千人上下皆愧服請罪是歲蝗僚屬分地以捕君所分特甚度非民力可制乃詣后土祠禱曰吾與爾神共食茲土今蝗賊厥稼禍民且阻饑爾神亦將不利由吾所召則當罪加余獨不可佚罰有衆罪不自我是神不能捍災禦患尸此以苟血食神而若是謂淫祠禮宜毀詰旦蝗出其境延祐初陞承事郎授饒州路餘干州判官未上制授浙江儒學提舉初學田所入制於有司職教者莫敢觸毫髮或廊屋壞日膳不充皆坐視士甚病焉君聲於朝有司始不能與又處州路學田如干爲僧據有數十年歷數校官無有一敢明者亦聞而復之君曰聖天子學舉賓興嘉惠斯文甚至所司期毋上負斯稱職已故所在敎政胥著越二年江浙饑台越尤劇行省奉制分遣使者以賑台公帑不足勸富强毋藏年彼素熟君名聞之莫不竭蹶施所有恐後傍郡介特無依流至台者咸爲非分地不可濟君曰均爲黎獻嗷嗷若此豈必吾治乃始救耶遂賑恤無所閒其時江浙二帥某緣歲祲崇利以濟欲檄台州路强假富室錢巨萬計他郡多畏偪亡去吏乘以逞民蕩業不能應君力發其奸奪還之民台賴以寧其人竟以罪敗君祖塋在台之臨海樵蘇者過而相戒曰毋牛羊是山其子嘗活吾台民者居嘗謂人士自一命以上皆足行志第患自保之心重耳故所歷厥聲籍籍其平居不爲無益事見後進則勉以學稍成則延譽以冀其進初進士公之達台也推其田廬族人兄弟而以淸約自居然未嘗有一日不足色娶古汴張氏子男三九齡九域九思以延祐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卒於杭之僦居享年六十有九其孤九思由壻故參知政事姚天福家過余泣曰先君平昔辱公爲知己不肖孤又辱愛焉是再世之契也先君遺善一二在人者非公爲紀倘誰託哉余諾其言適爲銘曰

幼而多知長而多奇居家以孝讓著行莅官以忠義自期惜乎淹外而不大展其所見於世者止斯我述銘詩用發未施尚千百年過而式之（歸田類稿）

丹邱生集附錄

題柯博士敬仲宮詞後云帝作奎章擬石渠花明長日幸鑾輿丹邱詞氣凌司馬封禪何如諫獵書（王逢梧溪集）

宮詞追王建墨竹法文湖州名重當時云（西湖竹枝集）

柯敬仲云雲飄五鳳層樓晝日繞鑾龍法駕來鴛序久陪蒼水使鳳池曾賦紫薇郎等句格莊嚴詞藻瑰麗上接大歷元和之軌下開正德嘉靖之途（詩藪）

元鎭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坐集元鎭逃去匿於葭葦中爇龍涎香竟蹤跡得之故柯九思詩云夜雨推篷寫松石焚香何處獨題詩蓋道其實也（雲林遺事）

顧瑛題柯敬仲畫梅花竹枝死別丹邱老於今二十年似看顏色在因有畫圖傳庚嶺一枝雪淇園數畝煙令人春雨裏相對泣嬋娟（玉山璞稿）

右竹譜一册元奎章閣鑒書博士柯九思敬仲所畫晴雨風雪橫出懸垂榮枯穉

老各極其妙今監察御史句容張公孟弼得之朱露予題其後宋文與可善作墨君蘇子瞻亦嘗效而爲之至今名於世或謂其所寫皆以意而不以形蓋以意則髣髴於理不以形則非膠滯於物噫不拘於物而惟求乎理者此致知之功君子之所當務敬仲此譜其亦有志於前人者歟豈研書吮丹之所倫張公得此而珍藏之且時取適於目其所尚者有在矣豈直玩物耶用歸而書其後天順元年二月初吉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兼經筵講官長洲劉鉉識（假菴集）

予同年友監察御史句容張公孟弼家藏元柯丹邱竹譜一册予覽而歎曰當是時也李息齋畫竹似而不神趙松雪則神而不似然得神於運筆之表求似於有迹之餘其丹邱乎孟弼尙寶愛之以俟能辨之者天順元年夏東吳錢溥書於玉堂之署（寓意編）

抱遺道人謂丹邱生爲天歷一文學之士至比之東方朔司馬相如或以丹邱生之遇於天歷也職列鑒別特一畫史耳何取乎文學予竊疑之乃今見丹邱生竹譜於京兆張公孟弼所其言竹之晴葉破墨曰此法極難非積學之久不能到又曰凡踢枝當用行書法古人能畫者惟文蘇二公又自以爲高彥敬趙子昂後獨解其趣以蘇文忠公之文學前古是追而不廢於此然則丹邱生之以文學稱固有自哉況世傳其所自著建儲論招島夷文又多爲知者所稱則豈畫史所能盡哉而張公之寶重此譜亦豈直以其竹而已哉姑蘇劉昌謹識（同上）

古之畫竹者多矣宋時論者獨以文湖州蘇東坡爲首稱豈非以其得竹之理趣而不拘之於形似者然耶前元盛時若趙松雪高房山李薊邱皆留意於此求其所以繼文蘇之妙則有間矣其時鑒書博士柯公獨繼古作其視文蘇駸駸乎可謂升其堂而入其室者嗚乎一藝之微苟非有自得之妙趣卒莫能造其妙況其大者乎監察御史張公孟弼家藏博士竹譜一帙其有闕者復求太常夏公仲服爲補之夏公本工寫竹自王孟端之後獨步一時其運筆雖與博士不同而瀟灑淸潤之趣亦自可重正所謂珠聯而璧合也用以示予姑以識於後御史公尙其

珍襲之天順元年秋九月望後淮南蔣主忠書（同上）

文湖州畫竹以濃墨爲面淡墨爲背東坡謂此法始於湖州柯奎章此幅頗奇人多不知其本蓋全法湖州也虞文靖云丹邱雖師湖州而坡石過之但時世所傳湖州竹絕少余兩見又皆小幅無坡石可驗用書伯生之論以答宗瀛聊當評語

敬仲名九思號丹邱生天台人仕元文宗時爲奎章閣鑒書博士頗見寵禮畫有訓忠之家印蓋文宗題其父墓有訓忠之碑故云（甫田集）

柯九思寫竹必儕以古木煙梢霜樾與叢篠相映亦有奇趣（六研齋筆記）

柯南宮晴竹一幀立竿亭亭枝葉皆疏略無堆垛蔽翳處又不作枯木蔓草與陂麓沙礫只是行枝布葉合於生竹之數自然精采生動此非有成竹於胸中者不能也昔人論國色不藉鉛黛紈綺所謂西施毛嬙淨洗面與天下婦人鬬美此地位未易到此南宮題句書法雄逸振動大得顏公坐位三昧較之平日倣歐整栗者大不侔矣戊辰三月雨中對此欣欣若有喜色（六研齋二筆）

柯九思字敬仲號丹邱生台州人官至奎章閣鑒書博士博學能文墨竹師文湖州亦善墨花（書史會要）

九思畫竹木筆勢生動論者謂文與可後一人（續弘簡錄）

丹邱槎牙竹石全師東坡其大樹枝幹皆以一筆塗抹不見有痕迹處（四友齋叢說）

敬仲始受知人主司書畫考功晚途骯髒流落江左（弇州續稿）

元奎章閣博士柯九思墓在仙居縣（浙江通志）

柯九思字敬仲仙居人官至奎章閣博士號丹邱生與虞集趙孟頫爲友工於詩尤善畫竹木以書法作之筆勢生動每得意趣題詩其上一時稱爲三絕（兩浙名賢錄）

內編

李鏡渠輯

文

運司同知賽典赤公德政碑記

至正二年秋九月余抵嘉興郡遨遊海上久之遂得從容諸父老問頗聞賢大夫事有一父老告余曰孰有若鹽運司同知公之賢者哉余問同知公何如父老曰嘉興舊榷鹽後分爲五場鹽歲額九萬餘引比年亭戶憚之亡匿者衆額既不減而必於取足是以重困今公以分治來涖於茲疏通壅閼興理廢壞政修弊革所屬稱治吾固不能一二數以悉姑撫其著之大者以告公言鹽於國爲厚利於民爲大病急之則民怨緩之則政弛乃先其條教嚴立期約復加以寬恤勸使趨事於是民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無有敢後者且諭之曰吾榷鹽充數斯足矣若求羨餘以希秩賞則吾弗忍爲也民益大喜越數年不鞭笞一人諸場鹽皆告足

公持己廉潔且坐聽事退即闔門獨處不可干以私嘗自言曰吾家蒙國厚恩自祖及父得叨恩典至吾四世洊更顯要而蔑有報效又何敢以私計負國家衆聞公言皆感奮每歲有私鬻者匿聚海島根連黨結捕弗能止時有被執者公既鞫問無冤狀即以其罪狀遣之弗他及顧謂吏曰人情大抵不欲即刑不幸罹於法吾惟按罪治之而已又何忍毫末輕重於其間也人皆以長者稱之凡公所爲專務寬簡深得政體居鹽司之職而其設施有若漢循吏民共戴之不啻父母將圖礱石求時之文人書其顚末以示後俾勿忘盍遂記諸予聞之欣然曰知德者在於閭巷知政者在於草野無他以其論至公也今以公之賢在衢父老咸稱頌無閒言而又値余之來接於見聞可信不疑也安得靳予言哉昔公常爲戶部郎中其先勳宿望已爲朝廷所推重今將奏課最陞寵秩不出守列郡則入爲從官父老雖惜亦安得常常而見之乃舉誦烈以文於石寄日後無窮思亦宜也公賽典赤氏名脫歡察兒字彥明書吏吳允奏差木八剌沙實從公來皆以賢敏著稱余既以父老之言紀其實又繫之以詞曰

有赫五冑所於咸陽傳及父祖奕葉重光篤生我公克繩克繼忠勤孝友宜祿以世乃司泉幣乃貳版曹洊揚前烈令聞孔昭天子曰嘻我其汝試鹽政寔繁汝往以治公來舒緩不懲於儀有法有則有守有爲公出覽視郡益無擾商曰予利民曰予保商旅出塗蜂聚雲屯百用皆濟民莫不奔彼鹽如砥尸之者誰伊民之力豈不爾綏王事禮勑謐以其儀齊以其威弗剛弗柔敢用以宜大姓之家必有規矩公其承之是則是取詢及黃髮僉曰公賢公有格言載誦載宣勒之貞石炳耀日星後人之式（兩浙鹽法志）

安雅齋記

江左故家克世先業不易其心而流於俗者予得一人焉曰華亭曹君繼善繼善嘗名其讀書之齋曰安雅蓋取諸荀卿氏之說先是予與侍讀學士虞公同朝見其大書安雅之匾以遺君予故異之及來吳中知君爲宋文恭公東畝先生裔孫君之祖父著聲大學登仕版顯於時及君之身讀書自樂不汲汲於進取求合乎古人之正其當於措置而篤於守道者歟君之居也挹九峯而俯三泖當占吳松之勝居之西偏構爲是齋內則左圖右書筆床琴几而文綺之飾不置焉外則鑿池貯泉環以梅竹孤松挺秀而桃李之豔不植焉其冲淡蓋出天性眞安於雅而名實相須者哉故爲之記（松江府志）

詩

贈雲泉生

白雲滿山谷飛泉流其間俯以洗我耳仰以怡心顏濫觴其滔滔不見江漢還鞭笞土龍死遲彼霓望艱如何幽人貞依舊霜澠間（諸暨文獻外編）

詞

出隊子

林泉深邃景淸幽人蹟稀繞雲玉氣趁雲飛出戶丹光掩月輝半夜月明松逕裏

外編

詩

甘立（字允從）

懷玉文堂

眉山老仙丹邱生三日不出風雨驚玉文深沈發奇秘天藻動邊流芳英錦鱗行酒白晝靜金鴨焚香長夜淸秋深病久不得住撫卷悵望難爲情（台郡識小錄云柯敬仲九思有晉賢書黃庭內景經因以玉文名堂虞伯生爲集製文天瓷伯生亭名也）

虞集（字伯生臨川崇仁人其高祖允文居隆州世稱邵菴先生有道園學古錄）

題柯敬仲雜書二絕

鐵石餘生色沐霜作晩妍春雷明日起何處倚龍眠

昔過篔簹谷鉤衣石角斜擬尋龍作杖拾得上天梯

退直同柯敬仲博士賦

月下白玉階露生黃金井疎條棲鵲寒衰蕙流螢冷戀闕感時康懷歸覺宵永晨鐘禁中來白髮聊自整

題柯博士畫

磯頭風急潮水長蒹葭蒼蒼粲畫榜青山一髮是江南白頭不歸神獨往幽篁繞竹芽覆簷木葉脫落秋湖簾買魚沽酒待明月定是黃州蘇子瞻子瞻文章世稀有謫向江湖動星斗夜投斷岸發清嘯棲鶻驚飛怒蛟吼圖中風景偶相似欣然揮灑春風開子瞻應是念鄉里還化江東孤鶴來

題柯敬仲畫

予先世居隆州治之後山石室文與可守郡時隆爲陵州事簡時來吾家拾故紙背作茅蘭竹木之屬所得頗多吾幼時尚收得數紙今亦亡之丹邱生用文法作竹木而坡石過之近又以新意作墨花其妙從子悅有眉山學官之行柯爲作此余愛而賦之

昔者老可守陵州州後北山吾故邸太守時來看山雨每畫紙背成滄洲老蒲新烟色過重揮霍陰崖交劍矛百年亂離亡故物散落江南誰復收新開篔簹枝葉脩使我不樂思昔侯碧雞祠下杜宇叫玉女井上叢篁幽棠梨樹高青子落碧花翠蔓纍牽牛揚雄無家不歸老蟏蛸蟋蟀寒相求丹邱先生東海客何以見我空山秋蕭條破墨作淸潤殘質刊落精美留坡陀重複分細草山石犖确生亂流眉山學官莫厭冷言歸故鄉非遠遊石田茅屋倘可得萬里欲上東吳舟百花潭深濯新錦持報以比珊瑚鉤（丹邱集附錄）

城南春曉圖

天台先生有山癖臥起無山朝不食幾年騎馬聽朝雞磊塊諸峯挂胸臆陳生受意不受辭竟拈禿筆爲掃之既安樓觀對奇石復著梁棧橫淸漪游吾舊游釣吾釣隔林髣髴聞幽鳥瓊臺何處無桃花此是城南暮春曉夜來天子傳詔呼先生

直上鑾坡趨盤盤廻復一萬里無限好山幷好水如從島上見陳生盡寫歸來畫堂裏（道園遺稿 台郡識小錄云亦爲柯敬仲作）

張翥（字仲舉晉甯人有蛻菴集）

春日有懷柯敬仲博士

建章鴛鴦曙光初上直開門漏點疎花擁西淸森仗衞星臨東壁煥圖書漢庭長者多推轂楚國騷人久卜居爲問五雲仙閣吏綵毫春詠近何如（台輿）

張憲（字思廉山陰人有玉笥集）

次韻虞閣老題柯丹邱畫

夜雨幽篁密晨霜落木多月明商女恨江冷越人歌

柯丹邱枯木竹石圖

粲粲翠翡斂歷歷珊瑚樹露涼蘿月高湘魂不知處（玉笥集）

楊維楨（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人有東維子集復古詩集）

題柯敬仲竹木

洞庭秋水盡增波光動珊瑚碧樹柯半夜仙人騎紫鳳滿天清影月明多（丹邱集附錄）

倪瓚（字元鎭號雲林無錫人有淸閟閣集）

戊寅十二月丹邱柯博士過林下賦詩次韻酬答（案後至元四年）

積雪被長坂臥病守中林山川雖云阻舟楫肯見尋傾蓋何必舊相知亦已深驚風飄枯條淸池冒重陰聯翩雙黃鵠飛鳴綠水潯顧望思悠紆徘徊發悲吟願言齊羽翼金石固其心歡樂何由替黃髮期滿簪

至正十三年三月四日同章鍊師過張先生山齋壁間見柯敬仲墨竹因懷其人其詩文書畫鑒賞古跡皆自許爲當代所少狂逸有高海岳之風但目力稍怒耳今日乃可得耶（光緒仙居集云案據此則丹邱當卒於至正十二年故雲林惜之以爲不可復得張先生蓋伯雨也）

柯公鑒書奎章閣吟詩作畫亦不惡圖書寶玉尊鼎彝文彩珊瑚光錯落自許才名今獨步身後遺名將誰託蕭蕭烟雨一枝寒呼爾同游如可作

題柯敬仲竹

誰能寫竹復盡善高趙之後文與蘇檜韻齋人品係篆籀派渾書法俱奎光博士生最晚耽詩妙盤同所趨興來揮灑出新意孰謂高趙先乎吾

次韻重居寺壁間柯博士舊題

初月五日春意動遠水蕩漾情如何鏡中羞見白髮短柳上愁看青眼多起拂綠桐歌楚調爲留明月挂松蘿弭棹溪南一杯酒他年痕迹倘重過

晨起一首寄丹邱

竹窗晨起聞啼鳥深巷絕無車馬喧多病馬卿非不遇歸田陶令自忘年牆陰纍積苗方茁雨裏櫻桃花正繁二月陰寒少晴日坐看春水上柴門

丹邱梅竹二首

竹裏梅花淡泊香映空流水斷人腸春風夜月無縱跡化鶴誰教返故鄉

山川搖落夜漫漫老木幽篁巧耐寒畫裏陳侯有佳句皎如明月映琅玕

用潘子素韻題柯敬仲墨竹二首

古木幽篁春淡淡斜風細雨石蒼蒼何人識得黃花老弄翰同歸粉墨鄉

吳松江水似荆溪只欠山光落酒巵古木幽篁無限思西風吹鬢欲絲絲

韋羌草堂圖

韋羌山中草堂靜白日讀書還打眠買船欲歸不可去飛鴻渺渺碧雲邊（雲林集）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有夷白齋稿）

題柯博士墨竹

京洛緇塵染素衣故園淸夢惹相思歸來無限江南意寫作春風暮雨枝

題柯博士畫竹

羣玉仙人佩水蒼金莖分露服琳琅佇將天上昭華琯吹作飛龍奉玉皇（夷白齋稿）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自號梅花屋主有竹齋集）

柯博士畫竹

湖洲老文久已矣近來墨竹誇二李紛紛後學爭奪眞畫竹豈能知竹意奎章學士丹邱生力能與文相抗衡長縑大楮縱揮掃高堂六月驚秋聲人傳學士手有竹我知學士琅玕腹去年長歌下溪谷見我忘形笑淇澳我爲愛竹足不問十年走徧江南山今日披圖看新畫何當置我於北下竹冠草衣相對坐坐聽淸風過長夏

柯博士竹圖

先生原是丹邱仙迎風一笑春翩翩琅玕滿腹造化足須臾筆底開渭川我家只在山陰曲脩竹森森照溪綠只今榛莽暗荒烟夢想淸風到茅屋今朝看畫心茫茫坐久忽覺生意涼夜深明月入高堂吹簫喚起雙鳳皇（竹齋集）

劉基（字伯溫靑田人有誠意伯文集）

題柯敬仲墨竹花石

紅桃花天天綠竹葉薿薿水邊石上相依倚恰似佳人配君子奎章博士丹邱生

寶書鑒蠹芸閣清染朱涅翠歸墨筆收入造化無逃形烟濃風暖春如醉竹有哀昔花有淚花枯竹死今幾年空留手蹟令人憐

題柯敬仲墨竹

蒼龍倒臥不入地回首却攀雲上天夜深雲散明月出化作修篁舞翠烟

周伯器

題柯九思黃鶴白頭翁二圖

奎章閣上老詞臣吟徧鶯花上苑春回首金衣閒自理綠陰多處少風塵

重重簾幙護輕寒聽徹春禽午夜闌無限江南歸興裏不將華髮漫衝冠（丹邱集附錄）

翁仁

題柯敬仲墨竹

湘江何處吊湘妃極目愁雲起九疑欲寄所思隔秋水鳳皇吹徹玉參差（丹邱集附錄）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戍籍居京師累官大學士有懷麓堂集）

柯敬仲墨竹二絕

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祇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

奎章博士本書家畫法翻將上品誇鐵鎖銀鈎誰解道人間空夢筆生花

錢載（字坤一號籜石秀水副貢乾隆丙辰舉鴻博壬申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有籜石齋詩集）

題柯敬仲畫

寒崖自有骨佹柯偃不剸青藤倒瓔珞借葉爲蒼顏其陰竹塢屋屋破竹更開冥冥隱几人讀易方燮忠飄聲豈難靜生氣何移孱我心匪木石且復同其頑（籜石齋詩）

潘伯修

題柯博士畫竹

嶰谷春回落粉香拂雲和露意蒼蒼月明後夜吹簫過疑是伶倫學鳳凰

附錄

遂昌雜錄浙江儒學提舉柯山齊諱謙字自牧嘗往訪胡穆仲先生時天大寒日出已久而胡先生尙未起柯曰何爲先生曰天寒未挾纊故尙臥耳於是柯往宗陽宮語杜南谷尊師曰胡穆仲苦寒無綿襖尙偃臥在家杜卽惻然攜十兩絮兩縑絹往遺之先生堅拒不肯受杜巽致能禮賢而先生淸節若是要皆難得柯之子字敬仲諱九思際遇文宗官至奎章閣鑒書博士卒于吳

輟耕錄文宗之御奎章閣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時授經郎揭奚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眷寵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于世厥有深意存焉勾曲外史張伯雨題詩云侍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床奎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蓋柯作畫虞必題故云

輟耕錄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爲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菴先生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畫堂紅袖倚淸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鑾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冰泮水挼藍飛燕又呢喃重重簾幙寒猶在憑誰寄錦字泥緘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詞翰兼美一時爭相傳刻而此曲遂遍滿海內矣

梧溪集讀僧朴庵松石稿詩序云僧黃巖人趙宋宗室裔胡石塘之門生也性介潔不樂茹腥血因祝髮爲沙門壯遊金陵與五峯李孝光並受知梁王一日公引柯九思見柯寫以竹遂親幸王卽位獨召用柯李後遂公詩云月行天中央天高如屋極中有靈色兎下土人不識我竹摩北須仙吏睨我側世人乞毫光密如霧雨壽鄭踏河漢播淘湧若秋汐是誰知此奇南有彌天釋去去不復念令人淚橫臆若不能無慨者松石稿于金陵時事則無一及之槃念蓋灰如也

書史會要柯氏天台人九思之女通經史善翰札

書畫譜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遇文宗於潛邸及卽位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咸命鑒定賜牙章得通籍禁署流寓中吳又善鑒金石鼎彝之器時吳人陸友號爲博物亦歎以爲不及

圖繪寶鑒柯九思所畫山水筆墨蒼秀丘壑不凡雖不逮夫四大家亦不亞於流輩

元詩選敬仲仙居人以父議廕補華亭尉不就在太學時遇元文宗於潛邸及即位擢爲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博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咸命鑒定賜牙章得通禁署寵顧日隆言者見忌因乘間乞補外自效翼日御史章入文宗召九思諭曰朕有意留卿而欲申言路已敕中書除外卿其少避俟朕宣卿九思拜泣辭出而中書竟格詔不行未幾文宗崩因流寓江南至正乙巳得暴疾卒年五十四敬仲自號丹邱生又號五雲閣吏天歷間與虞李諸公相唱和及歸老松涇時往來玉峯吳閶與玉山諸君燕游玉山主人愛其詩類編草堂雅集以敬仲壓卷稱其宮詞尤爲得體議者以爲不在王建下向來藏書家奉草堂雅集爲秘寶而兵燹之餘獨缺首卷余嘗以爲恨近者朱檢討竹垞偶於琴川毛氏得草堂雅集鈔本一冊舉以示余閱之乃首卷敬仲詩也豈文人才士其精光不能磨滅片言隻字有鬼神陰相之而使之聚於所好者與因亟爲付刊并采入書畫遺蹟及雜志所見附於卷末都爲一集云

宋牧仲筠廊二筆汪玉水有紫檀界方一對首鐫行書曰兀坐草玄風后爲奸爾往鎮之世掌其編敬仲銘紹美製界圍雕花鳥極精工信出名手上飾漢玉昭文帶一粟米文一臥蠶文血蝕殊古而瑩潤面刻草玄閣佳製故楊鐵厓物也

池北偶談益都高木王遺予晦翁墨蹟一卷蓋書寄南軒者卷首有柯敬仲題字

曝書亭集宋拓鐘鼎款識册秦相子冢所集秦氏既敗册歸王厚之後轉入趙子昂家於時柯敬仲與錢叔明陳維寅均有賞鑒私印

孫退谷題柯九思藏定武蘭亭瘦本云蘭亭瘦本上有柯九思小印蓋其藏本五字已損然精采稱爲至寶

孫退谷銷夏記余求古定武禊帖三十年不可得滄桑後始于山東邢子愿家得元人柯九思所藏本越數年始得趙子固五字未損本趙本肥此本瘦然實一石也至今年之夏復得元陳直齋所藏本五字剜損與此本同而搨法□□□此陳本在彼時趙文敏諄諄求之不得信乎定武墨寶人間有數不易見也

丹邱生集跋

柯九思元史無傳其事蹟見元詩選小傳而丹邱生集亦無紀若干卷若干篇者元史本無藝文千頃堂書目止云柯敬仲詩一卷是最少之本錢竹汀先生補志因之今見元人十二家小集中分體編次止詩四十三首詞四首顧氏元詩選刻入三集云搜諸書畫題跋手蹟所得無多顧玉山草堂雅集推丹邱爲壓卷而雅集流傳之本類缺首册殊爲憾事最後鈔首册於汲古毛氏敬仲之詩在焉合之手蹟得詩二百六十二首光緒庚子柯遜菴中丞在揚州都轉任屬荃孫搜輯編次先鈔錢塘丁氏元人十二家集又鈔元詩選爲二卷以寄壬寅友人曹君直中翰元忠到甯雅意搜輯再得文賦題跋二卷詩二卷補事蹟一篇荃孫復加覆核新得草堂雅集舊鈔本敬仲在後集之二並不在首册與顧選對勘每首各注所出又溢出十三首疑顧所見又一本也元十二家集亦有五首爲顧所未見共得文四十六篇詩三百四十一篇勒成五卷以覆中丞自謂於茲集不爲無功矣江陰繆荃孫跋

丹邱生集跋

詩莫盛於唐畫莫盛於元然唐人能詩者多不能畫宋人能畫者多不能詩惟元人兼而有之能畫者多能詩能詩者多能畫若趙松雪倪雲林王元章張伯雨其最著者也柯丹邱先生於詩書畫無所不工足以埒唐鄭虔之三絕其文采風流照耀一世亦幾與宋之蘇文忠相頡頏乃遭際文宗遇而不遇卒以杏花春雨寓其去國之悲而身後遺文亦復散佚吁何其厄也巽庵侍郎篤念先芬特爲搜輯合詩文題跋裒成五卷順鼎預校讎之役受而讀之竊歎先生詩文爲書所掩而其人又爲詩書所掩讀城南雜詩十首忠愛之忱直追杜老而墾田減漕之詠卓識閎議尤非一二詩人所及正不徒以風華典贍清高拔俗獨步一時當時所盛稱之建儲論招島夷文必有可觀今皆不傳足爲太息然則人之顯晦與文之顯晦固有時耶是編雖非全豹已見一斑得後賢闡幽表微先生亦可無恨矣光緒丙午閏月易順鼎敬跋

右丹邱生集五卷元仙居柯敬仲先生所著而繆小山前輩曹君直中翰掇拾各家著錄以成之者也考元史本紀文宗天歷二年二月甲寅立奎章閣學士院秩正三品八月陞秩正二品乙巳立藝文監秩正三品隸奎章閣學士院百官志藝文監監書博士秩正五品天歷二年置品定書畫擇朝臣之博識者爲之當天歷元年先生已爲典瑞院都事其拜博士在天歷三年題識多署奎章閣鑒書博士至正三年而跋稱卒於至正壬辰癸巳閒則在十二三年曹君據倪元鎭顧仲瑛從所錄也先生學行略具稗史集傳及曹君跋中傳稱先生卒於至正癸未是爲詩文集鉤稽得之其詞甚辨惟原輯玥張泰階寶繪錄所載諸畫跋有題至正癸巳丙戌甲申戊子癸卯甲辰者卞永譽式古堂書考亦有至正已亥詩跋其紀年均在癸未之後而已亥癸卯甲辰則並在癸巳之後恐兩書支幹必有誤刻不則鑒別未精耳顧嗣立元詩選小序言先生以至正乙巳得暴疾卒殆爲收藏家作左證耳往輯先生題跋小文才可盈卷轉漕江寗假之小山前輩爲鈔錢唐丁氏輯本爲二卷復與曹君搜羅羣籍凡得五卷可謂勤矣吾家鳳孫祭酒劭忞復自都門錄寄集傳及儒學提舉君墓銘於是先生本末略可窺見乃急謀刊行原輯有劍閣長江二賦爲李白李覯作各見本集先生故屢書之今並刪去寶繪錄所采贗鼎居多不暇識別姑爲錄存別輯附錄一卷其未見者容補編焉先生通才博學文宗在潛邸已知其名卽位後召置禁近與虞伯生歐陽圭齋輩蔚然爲一代詞臣其文性情深厚得詩人悱惻之遺至於墾田減漕之議則至正末順帝納宰相脫脫言猶試行之蓋儒者經世之志不倖文人結習已也傃直四年卽爲御史臺彈劾以去謂爲趨附權門誠不知其所指當時亦無有議之者然千載而下猶得二三好古之士裒集遺文編成鉅帙空山掩涕不可謂非斯文之不幸也柯氏受姓璧於梅里而著於莆田今讀提舉君墓銘則先生蓋亦系出閩中矣光緒戊申七月武昌柯逢時謹跋

集本丹邱生集跋

壬寅春元忠重游白下謁吾師藝風先生於鍾山講舍時師方爲遜庵中丞裒集丹邱生集遂以見屬越三月書成跋其後曰柯博士敬仲元史無傳吾鄉俠君先生元詩選小序采輯傳記詳言之矣所未及者博士受文宗知遇最深至題其父墓有訓忠之碑（都元敬鐵網珊瑚云柯博士九思在文宗朝最受知遇觀訓忠一碑可見訓忠者文衡山甫田集題陸宗瀛所藏柯敬仲墨竹云嘗有訓忠之家印蓋文宗賜其父墓有訓忠之碑故云）天歷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丑又拜鑒書博士（見欽定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曹娥碑虞集跋元和顧氏過雲樓所藏巨然壽野圖虞集題則云天歷三年正月十四日特致）文宗御奎章日與學士虞集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陶九成輟耕錄云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爲事袁伯長淸容居士集書臨蘭亭云柯敬仲好法書而近世贋數米老形易者十有八九蓋文人相輕之語）以避言路去官後流寓吳城東之臙脂橋（都元敬南濠詩話云柯博士九思在奎章日得出入內廷後退居於吳下鐵網珊瑚則云後文宗崩博士退居於吳中相傳今城東臙脂橋卽其故地）虞集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句寄之有報道先生歸也杏花春雨江南之句書於羅帕作軸會元夕姚子章席上張翥賦摸魚兒云先生歸也但留意江南杏花春雨和淚在羅帕以寫其去國之悲（輟耕錄云吾鄉柯敬仲先生九思際遇文宗起家爲奎章閣鑒書博士以避言路居吳下時虞邵庵先生在館閣賦風入松長短句寄博士云云張仲舉蛻巖集賦摸魚兒云元夕泉門姚子章席上同柯敬仲以虞學士書風入松於羅帕作軸故末句及之）嘗往來玉山與張翥楊維楨李孝光張雨于彥成琦元璞並主仲瑛家（橫雲山人明史稿顧德輝傳云四方文學士河東張翥會稽楊維楨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士張雨于彥成琦元璞輩咸主其家明史文苑傳同）有草堂名勝集及餞別寄贈諸詩（皆詳玉山草堂雅集餞別寄贈詩玉山名勝集詩有柯九思三首）仲瑛家有奇石嘗再拜題名其上博士好服防風通聖散日以爲常一夕無病卒（楊元誠山居新話云友人柯敬仲常服防風通聖散每日須進一服以爲常一日苦無病而卒）時順帝至正十二年也（元詩選小序謂至正乙巳卽暴疾卒則卒在二十五年非也按倪元鎭雲林詩集有三月六日聞李僉士訃報悼詩會總上人出柯博士所贈詩以示余而博士君殁已二年集未言殁在何年集中又有至正十三年三月四日聞詩此詩亦弔三月當是同時所作則博士殁在至正壬辰癸巳閒明矣又顧仲瑛玉山草堂集拜石壇記云後至元戊寅四月下瀚訪老借暇於東城之庵有假山石焉明年奎章鑒書博士丹邱柯敬仲下訪見而奇之再拜題石而去下云又思丹邱不二十年仙去記作於丙申正月五日上推戊寅己卯相距十八九年故云爾然傳信博士殁在壬辰癸巳閒矣）其在京師日嘗與湯垕論畫後遂成畫鑒（湯垕畫鑒自序云采輯子妙於考古在京師日與今鑒書博士柯君敬仲論畫遂著此書）又嘗有悼亡及悼吾子行之作與張雨倡和（張伯雨句曲外史集有次韻柯敬仲學士見寄注云柯時悼亡又有和丹邱生悼吾子行詩追悼知博士有悼亡及悼吾子行詩今佚）所贈趙孝子歌同舍歐陽元歎爲佳作依韻和之（歐陽圭齋文集有題見同舍柯博士所贈趙孝子歌其作也客以是卷屬求余言遂用柯韻今與博士詩並存）而世傳其建儲論招島夷文尤爲

知者所稱（鐵網珊瑚載柯博士竹譜姑蘇劉昌欽跋云世傳其所自著建儲論招島夷文又多爲知者所稱今竹譜與跋載元和顧氏而劉跋已佚）居鄉之日岳武穆王棲霞墓寺廢壞天台僧可觀訴於官時何頤貞爲湖州推官博士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遂得復歸其好義如此（輟耕錄云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國初以來墳漸傾圮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爲六世孫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之王之諸孫有爲僧者居墳之西爲其廢壞廟與寺廢有子遐天台僧可觀以訴於官時何君頤貞爲湖州推官柯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復歸）元忠每歎博士文采風流照耀元季當與鄱陽周伯琦相輝映顧伯琦史爲列傳乾隆朝欽定四庫全書復錄其六書正譌及近光集從諸集纂述流傳足垂不朽獨博士自以爲受文宗知遇建儲一論不容緘默使早從其言何至有太子燕帖古思高麗之放哉計不能用徒以忠讜之故爲順帝所忌屏之吳會至服散以自戕其天年良可惜也奈何既佚其文復并其心迹而沒之則丹邱生集不傳之過矣集成書此將丐吾師致之中丞知中丞亦有樂乎斯也光緒二十八年太歲壬寅七月吳曹元忠謹跋

丹邱集序

吾邑於浙東爲僻壤然山川清淑之氣代產偉人唐之項丹徒斯任邑東鄉楊敬之逢人說項一詩有井水處類能傳誦宋明之際若吳康肅帝王文通一寧吳忠恪時來其人皆爭光史册照耀人寰然風流文采輝映千秋則元博士柯先生敬仲爲最勝年少時頗留心桑梓遠聞而邑少藏書之家搜羅無自比年來奔走四方見聞頗廣於武林舊肆得項集業爲補綴付刊若康爾湖山集舊藏西湖文瀾閣得台貳守朱逃之先生假鈔現付手民亦將告成矣敬仲先生向無專集郡邑志所傳止有茲集自題畫竹以下各詩其餘則俱勝於涉獵之下隨得隨抄存之者也嗟乎詩畫如先生豈非王右丞後一人當年遭際盛時與虞袁諸公賡和一堂意氣之盛可謂無前曾幾何時而楮墨流遺直隨飄風迅電以俱湮所謂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者詎不信哉向見李息齋竹譜有先生父提舉識一叙持論精確想亦先生筆俟檢出并刊至所云建儲論招島夷文爲世所稱則勝愧未之見尙望博雅者之有以敎之咸豐九年三月穀雨日杏村王魏勝識於畫石山房

校勘後記

右丹邱生集五卷江陰繆藝風前輩爲武昌柯遜菴中丞輯光緒戊申息園刊本先是王杏村先生亦輯有丹邱集三卷卷一題跋雜文卷二題畫詩卷三題畫及宮詞雜作附宏簡錄松江府志及題柯敬仲畫諸詩以視繆輯不逮遠甚然亦有爲繆輯所未載者文有運司同知賽典赤公德政碑記及安雅齋記二首長短句有出隊子一闋蓋未見王輯也（鏡渠）既取兩本互勘甄補闕佚益以各家題贈及平日瀏覽所及有關敬仲先生遺佚別爲補遺一卷於是敬仲先生遺篇之可見者略盡於斯矣先生以布衣登廊廟文采風流炤耀一世乃遇而不遇侘傺抑鬱卒至服散以自戕身後遺著又復零落使非有諸賢爲之表微闡幽則吾人雖欲把卷欷噓亦且無從嗚呼繄古劬學之士著述可傳而不傳者何限安得如諸賢者一一爲之網羅放佚使姓名永炤見於天壤間不與飄風驟雨以俱盡顧世變方亟人不說學吾是以校先生集竟又不禁愴然以悲也甲戌冬月秋禪李鏡渠

吳禮部集

山民 勵準

甲子
春永
康胡
宗楙
校鋟

臺[illegible]宗冊07[illegible]

潛竊聞昔人之論文率謂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者也蓋三代而下騷人墨客以才驅氣氣駕而爲文騁氣盈則其言必肆而失於誕吝氣歉則其言必苟而流於詔譬如一元之運百物生焉觀其榮悴銷落而氣之屈伸可知也惟夫學足以輔其志志足以御其氣者氣和而辭和故其形於言也粹然一出於正茲其所以信於今而貽於後歟若吾亡友吳正傳氏可謂有志之士矣正傳自髫丱知學即善記覽工辭章才思涌溢亹亹不已時出爲歌詩尤淸俊麗逸人多誦稱之弱冠因閱西山眞氏遺書乃皤然有志於爲己之學刮摩淬礪日長月益訖爲醇儒初紫陽朱子之門人高弟曰勉齋黃氏自黃氏四傳曰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皆婺人正傳金氏里中子不及受業其門而耳濡目染其微辭奧義於遺編之中闡以質於許氏而悉究其旨趣是以近世言理學者婺爲最盛然自何氏以來並高蹈遠引遺榮吝居正傳生今聖時値文運之亨與始以才自奮浮沈常調幾二十年所至能使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取知上

官用薦者通朝籍同志之士士相與慶幸國人有所矜式俄以憂去尋移疾上休致之請遂不起惜夫所試者小不得盡展其志之所欲爲可以信今而貽後者獨其文而已正傳既以道自任晚益邃於文剖析之精援据之博論議之公視古人可無媿其所推明者無非紫陽朱子之學其好已之道勝則昌黎韓子之志也正傳冢子深前卒仲子沈哀其詩文彙次成若干卷以授某曰先人所與游相知之深而居相近者多已凋謝而執事與東陽張君獨存先人之葬張君已揭表于墓道惟是家集宜有序以傳非執事將誰屬某不敢以不敏辭謹考論其師友源流之懿使覽者知正傳之文非徒以才驅而氣馮其夙知而暮成由其有志以基之而又能成之以學也正傳諱師道延祐辛酉進士調高郵丞歷寧國錄事遷建德尹入教國子由助教爲博士以奉議大夫中書禮部郎中致其事制下正傳已卒他所著有某書若干卷某書若干卷不在集中 義烏黃溍

吳禮部文集目錄

一卷

賦

望嶧山賦
雲臥八極賦
懷別賦（留別楊志行徐詡父子）
至治四御史詩成憲南廉使徵賦
山中人二章贈方壽甫併寄尊翁存雅
南寧軍載酒堂祠神樂章
揆初堂詞
鴻野詞（爲蕭存道元帥作）
白雲詞（贈龍虎山孫道士）

補遺

弔鴟夷子賦

滋溪書堂詩
病假自秋徂冬因讀詩及楚辭後語集成雜言
春風亭詞
懷仙詞

二卷

古詩五言

秋懷二首
和李坦之二首
李龍眠蓮社圖
浩然觀分得浩字
和黃晉卿效古五首
上巳日水西紀遊
夢先大父有感
題東吳謝氏春草池塘

清明哭
送人貢秔米之京
和張同父感興五首
金華觀分得琴字
溪山仙館圖
合歡木
追和黃晉卿北山紀遊八首
靈源
草堂
三洞
鹿田
寶峰
潛岳
山橋

寶石
休日雨
九日登翠山奉呈同游者
廬山紀遊贈黃伯庸
望九華山
魯港
十二月二十七日宿七里寺書壁
四月二十六日卽事
薔薇花詩爲監州貫子素作
百尺山圖爲輝東陽賦
補遺
老翁行
寄張子長
李坦之以所和張仲實秋夜懷舊詩見寄就韻答之

秋懷
冬無雪
和張子長見寄
歸婦行
畏暑
從光湖阻風

三卷

古詩

追和杜牧之弄水亭詩韻題清溪圖
遊東峰分得松字
陳生山水圖
德興開化道中二首
過常山趙忠簡公墓
信饒道中雪

入建德界
巖巖齋詩爲蕭從周經歷賦
二月下旬寒日在郊書事言懷二十韻
和臨川危太樸見寄
目疾謝柳道傳張子長惠藥
贈鑷者劉生
九日約遊齊山不果晚登尊經閣
四月癸卯原父杜徵君自武夷山道閩江道傳子長來會明日往拜許君益之墓道傳有詩因次其韻
靜樂齋詩爲貫子素提舉賦
過高郵訪毋公叟提舉邵文卿檢校
送徐檢校之浙省并簡前政王止善
賦若溪漁歌送殷尉之烏程
題靜虛齋

聽淵默子
蕭存道元帥去冬行後題
常德玄妙觀陳道士落成三清昊天殿
留昌平四詩
居庸關
虎峪淙淙泉
劉諫議祠
朱憤珪碑
題趙子昂爲吳德夏所作蘭竹圖
清明山房詩
標山亭詩爲張惟遠祕書作
關中張氏義行詩
送曹道士
送錢師復下第歸杭分得屈字

送王止善提舉廣東舶司
分韻賦石鼓送達兼善出守紹興
正旦臥病寫懷
寄趙上清薛玄卿瓊林臺
伏生授經圖

四卷

古詩七言

十臺懷古
姑蘇
章華
朝陽
黃金
戲馬
歌風
望思
銅雀
鳳皇
凌歊
賦烏江山廟
促織盆
鷓鴣曲
班姬紈扇圖
雪夜
送陳端叔游盤山并寄友
殺虎行
留別求愛廬
次韻冬夜吟
子昂摹韓幹牧馬圖

落花行
寄李坦之
苦旱行三首
落葉行
春雨晚潮圖
殺虎行三首
寄黃晉卿
追和坡翁松風亭梅花三首
後苦旱行
答黃晉卿約遊金華三洞不果
燕子行
寄黃晉卿
次韻苦寒行
梅枝桂枝歌

和李坦之九鎖山澗篇
墨竹行贈元生
桐廬夜泊
山樓秋望圖
飛來峯
墻西梅花
梵隆畫蕃王獻佛圖
題趙守雲壁振衣二亭二首
和申屠子達春暮田家卽事
脩河道中
孫孝子詩
追和吳玄夫寄韻
雪中餞吳子彥
五卷
古詩
寄張師夔求畫
舟行得風
過池陽遊齊山洞
錢舜舉摹李伯時畫鳳頭驄圖
赤松山圖
挹翠軒爲監州貫子素賦
柴桑曉色圖
蠶桑圖
仙壇秋月圖
五月一日卽事
歷山尋眞觀
七月十八日出郊外抵昭潭沿道觀蟲食松葉盡枯感賦
謝張稅官惠山水圖

李溉之賦廬山雪夜舊游商德符畫
池陽紀事
潘默成鄭北山二手帖
代東吳子彥提舉
李龍眠飛騎習射圖
秋山樓觀圖
紅玉杯爲陳雲嶠太祝賦
送瞿天山之浙江館校
三月十八日張仲舉趙伯器吳伯尙王元肅同遊西山玉泉
遂至香山
題張仲舉爲鄉人作西原隱居記後
陳教授捕蝗寶坻歌
分題賦繹守居送王致道僉事之河東
百魚圖
三月二十三日南城紀遊分得朝字
分韻賦二疏供張圖送王善父司業致仕歸
分題賦三高祠送馮公厲參政之江浙省
題趙氏得毋詩卷
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紀遊
北山行爲方壽父作
憶去年
六卷
律詩五言
送友人
和陳端叔二首
和李坦之
送孫稅官
陳處士挽詩二首

和友人二首
哀陳端叔
次韻林初心先輩二首
春日雜詠四首
和元生惠韻二首
春日二首
六月二日市西避水二首
宿龍華寺
二月十七日寒食同胡子仁出城至廣教寺登懷李
送張教諭之分水
送人北歸
送王仲言升察院吏書二首
出蕪湖江口
寒食

和孔用道御史留題韻二首
再和二首
題官舍壁三首
送嚴生教諭樂淸二首
中秋泊舟淮安望張仲舉助教不至
崔鎭宿遷舟中
咏觴
重過彭城
徐生省親歸高郵
吳秀才挽詩
贈苗仲讀試中覲歸省
送魏主簿
送盧道士歸天台
象山圖
送郝州判之餘姚
玉泉山圖
送胡生之遼陽教官
送邢晉卿御史言事去國
題劉陽李氏遺經閣
賦舒彥昭澹齋
江山秋色圖
送李遜簡
送尹縣丞之金谿
謝堯章松巢
題謝堯章君琬兄弟詩卷
題天台戴氏詩後
榆林驛夕佳軒
送甘生南歸

爲葉敬甫賦毋線石
送周剛東之太平縣幕

五言長章

壽張希孟參議父濟南郡侯
和黃晉卿北山紀遊韻
次韻王繼學參政胡古魚編修剪燈詩
送袁奉御降香入閩尋母
觀南陽高武宣王誥詞其子渾璞洽書徵賦
即事
分題賦雞舌香送蘇伯脩侍御之西臺
送納文粲江淛省都事
和蘇公伯脩曲阜新廟落成
分題賦鶴川送蕭存道元帥之雲南
分題蕃宣樓送山僉憲之閩

次韻許可用參政從幸承天護聖寺是日陞左丞
送趙生時立
分題賦白簡送李惟中治書之西臺
分題賦漢陽樹送蘇伯脩參政之湖廣省

七卷

律詩七言

八陣圖
寄友
送林初心
遊仙居南峰
赤壁圖
溪亭夜宿
和遂彥常留別
野中暮歸有懷

送郭推官之吳興
水軒
寄葉審言并簡晉卿
寄張子長
次韻遊山石寺
次友人韻二首
送李僉憲行部之越
寄李坦之
和黃晉卿客杭見寄三首
喜雨
寄蔣山長
贈王生
次方韶父三首
柬王仁境
送許益之赴趙侍御招二首
送人之台州
送吳閑閑真人還山壽親二首
答蔣春卿見寄韻
客杭九日別柳道傳黃晉卿出飲江頭陳氏樓客雜甚二首
送孫伯芳致意姚子敬
讀唐末史事
送友人之關西
京城寒食雨中呈柳道傳吳立夫
二月二日麗正門書事
恩榮宴
送劉縣丞之官寶應
送陳煉師歸越
送潘生歸天台二首

送夾谷知州
寄劉士明同知
校祝水災
題吳氏牡丹圖
送劉君錫宰興化
次韻九日
寄題感應夫人廟
重贈王月屋相師
和劉謙甫二首
和吳教授韻二首
送陳汝錫錄事歸湖南寄意楊梓人張幼揆二同年二首
和苹希曾憲史韻二首
夏日田家和胡子仁韻
和韓廷玉韻

送馬元博升察院書吏
和吳存吾題金華山鹿田寺
秋日登景德寺小閣
遊三天洞
中秋次同院人韻二首
留李王河驛會栝蒼友人
送楊志行待制赴北
貢仲章學士挽詩
九日病中柬邵章甫令尹方公亮教授
謝別趙子威憲掾
中秋次劉經歷韻
贈史廉甫
彭子中從龍麟洲先生校文赴鄖城教諭
喜白髮劉師魯徵賦
再和鹿田寺吳存吾詩韻
題黃晉卿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寄貫子素監州二首
送王廵簡

八卷

律詩

奉安仁山金先生神主二首
和鮮于伯機舊題柯山韻
于壽道興崇徽國文公祠宇之盛
萬里清風堂宴集呈壽道知州孟威郡帥
衢州超化寺
寄題永康上安寺三峯閣
謝宜春易芳猷帥閫見寄詩
送人之宣城并寄諸故舊

正月五日大雪連日寒凍不出
送人歸婺源
重過齊山清溪
山行即事
寄題留山道館
送陶生之江西
送師剛中萬戶二首
寄交代辛仲剛
和友人惠韻
題吳教授重陽詩遺墨就用其韻
佳山水亭
送人之開化縣幕
春陪李惟中司業同年赴京至彭城而別
九月初旬臨清下陵州舟中
靜復堂
碧筠軒次人韻
寄題紀信廟
送俞廵簡之邵武朱口
送徐縣尹之夏縣
送鄭知事之杭州
送張縣尹之孝感縣
蕭存道元帥平雲南頌後題
送劉伯溫之江浙省郎中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
端午
送曾貫還江西應試
送高知事之道州
送顧縣尹之安豐致意石抹書庵

次韻張仲舉助教上京即事六首
聞危太樸王叔善除宣文閣簡討四首
寄題趙仲明霞坡亭
送傅士開總管之饒州
送孔用道都事之山東廉副
至大庚戌黃君晉卿客杭與鄧善之翰林黃松瀑尊師儒曾
山上人會集賦詩今至正辛巳晉卿提舉儒學與張伯雨
尊師高麗式上人會再和前詩上人至京以卷相示因寫
往年所和重賦一章
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崇文閣下試諸生和仲舉韻
楊氏水北山房
先天觀
餘干張氏議堂
題曾士弘文後前蘭溪巡簡

送雅琥正卿福建鹽運司同知
送毛道士歸先天觀
城外見杏花
王仁甫左丞宜閒閣
題盧瀟雨別圖送張道士
南臺趙子威炤磨母氏眉壽堂
次韻柳待制直院晚歸二首
送孫生歸豐城
送揭生浩侍父南歸
元夕感懷
清明

五言絕句

客有談獻玉艷絃事因賦二詩
贈王月屋相師二首

謝氏友山圖
嘉定黃氏瑞竹二首
兩竹圖
畫兔
贈內靜子
促織圖監州賈子素徵賦
東津暮泊二首
錢舜舉畫卷二首
讀左傳偶成
山川圖
淵明像
竹圖
環翠亭
畫鷺

蓮藕花葉圖
溪山雪霽圖
正月六日離建德道中雜詠三首
畫松
題李盤泉卷
小竹石圖

六言

水西道中
仙居圖
江湖八境圖
洞庭
武昌
廬山
海門

太湖
浙江
靈隱寺
西湖
題水竹小景二絕
題高彥敬越山圖三首
山水小幅
即事

九卷

七言絕句

山行
桐江道中二首
病起
追涼書所見三首

秋江晚渡圖
烟寺晚鐘圖
郊行
杜鵑
元夕
赤松二仙圖
夏夜江上二首
溪上
次韻黃晉卿清明遊北山十首
輓車圖
讀陳後山詩有感
和陳景傳寄方韶父韻四首
山雞
偶題

明皇擫笛圖
蘆雁圖
孟浩然跨驢圖二首
班姬吟扇圖二首
息齋墨竹三首
春日獨坐二首
次韻七夕二首
除夕
昭君出塞圖二首
楊妃上馬圖
秋日二首
霓裳圖
即事三首
堯民醉歸圖

七夕
春暉堂
芙蓉翠羽圖
紫極宮太古圖
漁樂圖
吳城山阻風
留李王河驛
集句二首贈答潘季通
還里二首
寒村雪暮圖
桃源圖
玉澗禪師山水
雨中即事
贈醫者陸生

邯鄲炊黍圖
大洋灘
凍蠅
題陶士元雙溪櫂歌二首
蘭亭圖二首
西江圖
積雪騎行圖柳道傳提舉自作此圖并題其所爲詩有百年
　行役今如此安用文章氣吐蜺之句
題山水圖送人歸仙居
正月六日七日舟中卽事二首
贈虛舟道士
唐陳宏畫明皇擊桐圖
贈日東僧清無夢
葉敬甫所得息齋墨竹爲火燎其半

捕魚鳥
春日雜書
止建德梅山寺僧四首
雨宿招賢寺二首
村行
禹栢圖
梅聖俞四禽言此建德爲令時作也官舍四周皆山春夏之
　交禽聲喧然因感梅公詩集爲一絶
贈鄰人說相者
題梅溪詩畫卷
玉腕騮圖
遊赤壁圖
秋江獨釣圖
清溪道士點易圖二首

子昂蘭竹圖
楊州四首
張子固秋泉卷
胡古愚後京華雜興詩
十一月十二日崇文閣下私試二十三日出和張仲舉二首
立教堂獨坐二首
唐馬圖
段節婦
劉節婦
趙節婦
送夏學正赴奉聖州
趙子固畫梅
方方壺道士爲危太樸畫雲林圖二首
崇衛堂前棠梨

張果對御圖
送人歸宣城
盱江朱孟章母壽詩卷
送人之蘇杭二首
郭天錫雲岫圖
送人之宣城
宋高宗書杜陵驄馬行
宋顯夫司業出乃兄誠夫尚書中秋五首并達兼善侍郎詩
　因次其韻
憶建德五首
元旦朝回書事四首
閏二月朔日
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雨不止
十卷

壹叁柒册97版
4B

雜著
三國志雜論
荀彧
郭嘉
田疇
曹植
赤壁之戰
司馬懿
華歆邴原
譙周
郤正
孟宗
甘皇后
漢魏正朔

綱目改定文
附錄
讀左傳并註數事
儀禮墮祭說
社主說
讀太玄經
秦隋論
異端論
原士
任人
刻梓妝材名字說

十一卷

書

與許益之書

謝趙子英憲副書
答謝君植書
上趙侍御書
上敬成則參政書
謝傅知事書
上袁伯長學士書
謝李溉之都事書
答傅子建書
與權茶提舉書
與劉生論易書
與孔用道都事書
表
賀建儲表
國子監賀親祀禮成表

賀聖節表
箴
齋居四箴
學箴
思箴
言箴
行箴
勿齋箴
静心齋箴
進脩齋箴爲舒城汪仲邇作
正齋箴
銘
刀筆銘
樂善堂銘

儼思齋銘爲三衢程國表作
在止齋銘
九思齋銘
靜學齋銘
思勉齋銘
蘭溪州新刻漏銘有序
思谷齋銘
存誠齋銘

贊

朱中丞孔公擊蛇笏贊
自贊圖像
北野兀者贊
王玉淵畫龍贊
高馬小兒圖贊
賈剛定畫像贊
脩復庵贊
滄樂齋贊
幹勤典簿名字贊
天馬贊
大蘇公自畫背面圖贊

頌

汪氏宜人不用緇黃頌

補遺

伏羲畫卦圖贊

十二卷

記

雲石山房記
山意亭記

詠沂亭記
止齋記
金華縣慈濟寺脩造捨田記
金華北山遊記
蘭溪州新學記
明善書院記
巢雲樓記
德誠堂記
山泉記
江行磯石志
定性齋記
復始齋記
寧國路脩學救荒記
蘭溪州新脩門樓記
北山後遊記
七進圖記
婺源州靈順廟新建昭敬樓記
婺源州重脩捕盜司記
書壘記
東陽縣脩學記
張縣尹政績記
婺源州蒙古字學記
婺源州學記

補遺

巢育齋記

十三卷

記

忠節祠碑

蘭溪官舍壁記
教經堂記
梅公亭記
建德縣復地輿造記
池州脩學記
建德縣迎華館記
孝感泉記
如蘭齋記
敬義齋記
靜思齋記
玉雪坡亭記
金溪孝女廟記
朱敏平反獄事記
浦江張縣尹惠政記

十四卷

序

忠義錄序
送方壽父之道州序
送趙伯器序
趙子敬復墓後序
送元生序
送王文學序
送石抹州判序
送北野蕭侯序
送王教授之南康序
送葉審言廵檢序
送劉教授序
戰國策校注序
送包山孫山長序
送芊希曾之江西序
送吳子彥縣尹之辰溪序
送吳教授歸番陽序
贈黃伯庸序
送黃仲仁歸嚴陵序
送梁仲庸御史序
贈申彥直序
送李慶昌憲副序
張屏巖文集序
春秋胡氏傳附辨雜說序
香溪先生文集後序
送徐生序
送浦江邑長元凱公序

補遺

送王仁昭序
送浦府判序

十五卷

序

敬鄉前錄序
敬鄉後錄序
送張州判序
送陶教授序
送汪山長序
送徐學正序
送胡生序
贈姚學正序
王推官母夫人壽詩序

秋浦類集序
讀四書叢說序
詩集傳名物鈔序
送琳上人序
送趙用章序
送崔生序
張文忠公雲莊家集序
蓬西山詩序
送王生歸省序
送舒生序
宋侍御妻張夫人挽詩序
潘景仲存拙藁序
送尉彥誠序
送曾子白下第南歸序
董氏傳家錄序
送蕭君祐奏差序
送浦江邑長官詩序
陳監丞安雅堂集序
送杜宗元察掾序
送吳學錄序
送程知事序

十六卷

題跋

陳森詩後題
登瀛圖後題
洪範謝氏衍義後題
題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後
書韓幹馬圖後

跋李息齋畫竹
四皓圖後題
跋跨驢覓句圖
徐忠壯公事寔後題
趙氏書詩跋
金蘭庭詩後題
桃源圖後題
邵氏今是堂藁跋
跋東萊手書張孟遠序
跋李安忠畫家鼠盜果
東坡贈巢谷詩墨蹟
題謝君植吳立夫詩詞後
劉漫塘語錄後題
古三墳書後題
百丈山鍾氏田券跋
歐公書州名急就章跋
潘觀我所作葉審言字辭跋
趙子昂書東坡詩
鮮于伯機書太白詩
東坡二帖
跋趙子昂帖
吳存吾書
杜端父墨蹟
題子華子後
道沖師書山谷煎茶賦
范元卿詩帖
北山遊卷跋
題潘默成贈方仁聲詩後

十七卷

題跋

羅隱甲乙集讒書後題
東峯亭記後題
趙彥衛補定安公紀後題
姚氏校注戰國策後題
宋高宗書東坡遊徑山詩
山谷老人帖
楊補之畫梅後有一紙書東坡詞贈彭筠青老
潛虛舊本後題
家則堂詩卷後題
鮮于伯機書贈弟桂手帖
馬氏家譜後跋
鮮于伯機自書樂府遺墨

跋輞川圖臨本後
定武蘭亭跋
王魯齋先生父仙都公滁所書碩畫後題
仙都公所與子書
潘默成醒醉帖
鄭北山墓誌銘跋
北山咸雪竹賦後題
蘇文忠公雜書小册
于介翁詩選後題
題程敬叔讀書工程後
陳氏鳳髓集後題
讀易雜記後題
朝峰亭詩跋
梁昭明太子書崑山寺榜碑跋
建德縣學產碑跋
跋山谷草書船子和尚漁父詞
跋葉審言所藏晉唐石刻
跋宋賢手帖
徐文清公手書雜藁後題
蕭懿祠堂斷碑跋
跋江元思固窮集及所錄朱呂二先生詩帖
題家藏淵明集後

十八卷

題跋

儀禮經注點校記異後題
靈棊經後題
時所性文鈔後題
柳常博所藏禊帖後題

題胡古愚所作大拙先生傳後
題東坡所贈李方叔詩真蹟後
跋王荊公手書
致嚴堂記跋
劉謙字說後題
述律元帥復姓卷跋
道源文獻錄後題
跋東坡枯木竹石楊補之墨梅
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
坡公書東皋子傳
許益之秋夜雜興詩
司馬丞相人物記
題危太樸所藏諸卷
范德機墨蹟

吳草廬遺墨
包恢宏齋所作約齋說
文丞相與范公書
虞學士書南豐擬峴臺記判公詩及所作曾文定公祠堂記
題牟成父所作鄧平仲小傳及濟邸事略後
答陳衆仲問吹劍錄
張氏先世勅黃後題
張氏墓銘後
蘇御史治獄記
呂文穆公誥詞
唐鄭渾告身後題
江氏浯村詩跋
辛酉進士題名後題
米元暉雲山圖
李西臺書
題儀禮點本後
書荀子後
書楊子後
書文中子後
王彥章畫像記後題
長安志圖後題
米元章帖
十九卷
策問
江西鄉試策問一道
又一道南人
又擬二道
鄉校堂試策問

國學策問四十道
家塾策問二道
二十卷
文移
請鄉學祠金仁山先生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請傳習許益之先生點書公文
代孫幹卿御史請刊近思錄發揮等書公文
祭文
祭邢州判縣尹父子文
祭許徵君益之文
監學祭陳衆仲監丞文
事述
節錄何王二先生行寔寄文史局諸公
吳氏家述
附錄
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
墓誌銘
吳先生碑

吳禮部文集卷一

賦

望嶧山賦

友人黃君晉卿向嘗爲予言鄒縣之境東望嶧山峭然孤起孟子寔生于是可想見其人焉予過其地睇矚興懷信斯言之有徵因賦以道之其詞曰

濟重江而北征兮漫千里之平陸過邾婁之故墟兮極東鄉以騁目羣山委蛇而奔湊兮青遥遥其相屬崒峻峯之孤起兮儼雄踞而特尊絕浮雲而上出兮俯培塿其無鄰曰茲惟東魯之嶧山兮寔岱宗之陪輔杳日觀其猶未覿兮乃獨快茲先覩表積石之嶙峋兮郤杇壤而弗附勢絡繹而綿延兮宜著名于終古惜行邁之靡靡兮盼邈邈而不可登披圖牒而考稽兮嘉詩書之所稱神禹定其職貢兮聚孤桐之挺植魯侯荒于大東兮遂保有以爲域彼祖龍其何知兮窮萬里之轍迹升遐巔而頌功兮斯獻諛而助賊咸陽既已飛灰兮野

火宜不赦夫頑石侈心忽其安在兮惟樹德之罔極吾獨羨夫山川之積英兮微聖賢其孰當偉孟氏之特起兮在戰國而堂堂氣浩然而剛大兮壓后土而蟠穹蒼雖凝聖之有迹兮邈餘子其奚敢望屹茲山之猶故兮信並立而俱長微予友之昔言兮羌有懷而不見悵欲語其誰同兮徒激昂而增嘆

嶧山一名邾嶧山亦名鄒山（邾後改鄒故山從邑變）史記正義引括地云在兗州鄒縣南二十二里鄒山記云鄒山古之嶧山言絡繹相屬也今猶多桐樹然則詩鳧繹之繹書之嶧陽同此山也書蔡傳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此據鄭氏說按此則徐有兩嶧竊恐鄒嶧爲是也

雲臥八極賦（幷序）

集賢都事李君溉之風神高邁夙有山林之趣題其室曰雲臥八極取太白詩語也且命東陽吳某賦之愚觀君方以才業用而其旨將飄然獨往者故爲之具道其樂而復因末簡以致意焉其詞曰

承玄元之遐胄兮復孕靈于長庚夐高姿之絕塵兮中湛然而潔清餐玉芝以爲糧兮吸沆瀣于金莖襲蓀蘭之芳菲兮褭明璫之晶瑩渺獨立乎物表兮隘濁壤之營營羨山林之幽遐兮有白雲之英英攀謝公之遺躅兮契希夷之高情澹怡悅而自足兮誰與共茲一壑撫磐石以爲牀兮翳長林以爲幄被純素之幽光兮睨浮游之冥漠羅孤彈之清琴兮送雙翮之黃鵠燕飛泉而漱松風兮渺天宇之寥廓歘飛神而輕舉兮凌倒景而上浮建采虹以爲旗兮挾迅電以爲鞭前飛廉而後豐隆兮並羲和而奔流始發軔于暘谷兮拂予袂兮扶桑遵巽隅而行邁兮遂窮歷乎炎荒軼朱天之曠莽兮直參井之所當跨崑崙而越流沙兮求曜靈之所藏不周呀其欲合兮余超淩以徑庭馳閶闔之重陰兮命燭龍使先路循尾閭而抵艮維兮復蕩蕩其無終予游曷其有尼兮聊弭節而從容曠一息而萬里兮睇窮

髮于咫尺俯齊州之九點兮曾不啻夫蠛蠓既下上之擾擾兮紛萬蝸之起滅志彷徉而廣大兮形逍遙而自得羌茲樂之可懷兮吾寧放而忘返聖乘則而植中兮撥厥初而不違散充盈于無垠兮斂不滿夫錙銖妙元化之於穆兮信機要之有樞擴方宇之內外兮顧何適而非途時動靜而不愆兮與造物而爲徒委余心而一致兮又何必遯世而離居亂曰雲蟠林棲荒以寂兮埃壒溷濁不可息兮至人之心不滯于迹兮惟時惟中自大一兮

懷別賦（留別楊志行待制父子）

余悲古人之不見兮每撫卷而長歎幸斯文之未墜兮有作者其猶可覿行四方而歷求兮嗟遇合之良難驅余車于宛陵兮忝卑冗之微官際碩師之戾止兮挾文采之鵷鸞仰門牆之咫尺兮從几杖之盤桓鼓經笥之芳塵兮挹詞海之餘瀾誠內充以自慰兮忘栖栖之鮮歡既往造夫承明之廬兮邈遐睇乎雲端忽皤然其來歸兮踐良期于嚴寒方金匱之紬書兮競羣英之彈冠遡清光以奏伎兮銜奇

賈于項吁何翁季之齊志兮追嘯歌于考槃搴余抱此幽懷兮增怫鬱乎肺肝望白雲之悠悠兮眛飛雪之漫漫念不可以此留兮返余舍乎叢蘭惜芳密而遷縣兮尚勤劬夫加餐俗滔滔而日靡兮慨悄名之孰完時動靜公則然兮夫豈非小子之所安雖千里其匪遥兮炯相炤于中丹

至治四御史詩成惠甫廉使徵賦

至治之元英主當御時崇梵教大啟宮宇都城嗟咨民勞役巨蹇蹇執法四臣列疏臣直伊何繇聖明故維時權姦逞激霆怒誅竄亟加誣以謗懟辱若古先誹木諫鼓我元造邦責在憲府列聖虛心忠讜繼武偉茲弗褒名節奚樹皇化更新直氣斯吐生榮歿賁寵以異數嗟嗟在位有目斯睹恪恭爾職正直是與明明國是赫赫王度毋利而回毋禍而懼明于一時千載彌著小儒作詩用贊言路

山中人二章贈方壽甫并寄尊翁存雅

山中人兮幽棲渺仙華兮翠微水冥冥兮谷凄凄秋莽蒼兮烟霏綠熊兮玄猿吟嘯兮林間楓丁丁兮欲落桂青青兮生寒弔玉女兮寂寞瞻故宫兮嶜岏紛雲旗兮翠蕤儼欲降兮復還復還兮何許愁慘戚兮不得語送滄溟兮白日盡思軒轅兮涕如雨昔粤客兮同遊今獨居兮白頭欲往從兮路阻脩倚秋風兮弗見仰雲空兮悠悠（粤客謂謝皋羽）

山中人兮相羊衣芳蓀兮蔡裳佩飛霞兮戛明璫挾兩驂兮上騤飄絳節兮八荒塞胡爲兮石房空原無人兮白雲茫茫山之英兮不來羌日暮兮徊徨歸來兮誰語振雅音兮超前人以騁武揮五絃兮松風洗雙魚兮澗中攀桂枝兮長相從我所思兮微茲人其誰與同

南寧軍載酒堂祠神樂章

宜春彭君震卿佐治儋耳訪求眉山先生遺跡得故所鑿井渫之又新作載酒堂肖先生像買田奉祀其表賢化俗之志誠非今世爲吏者所及諸公爲文若詩紀之當矣第想夫耆成招薦之初當有樂神之章因補其遺昔韓子爲柳柳州羅池廟碑末係以歌而先生作韓碑刻之間採韓語輒取斯意卽先生所以道韓者還事先生焉先生其吐諸其詞曰

荔子丹兮蕉黃薦桂酒兮芬香昔無席兮今堂聖欲居夷兮賢蹈海時不容兮何害吾未離人兮豈與元氣而齊天覩翻天兮雲濤負瓢以歌兮著屐以遨神彷彿兮猶豪風詩書兮公之教民飲食兮知報井有源兮寧室而淖公神在天兮猶地有泉公昔言之兮我今亦然相此邦兮尚千萬年

揆初堂詞

揆初兮茲堂思予親兮不忘羅甘毳兮循蔡親不在兮曷其敢嘗揆初兮茲日思予親兮罔極吹笙兮鼓瑟親不在兮曷其自逸嗟予身之在茲豈予親之遺而揆予初而惕然盡今歸以爲期

鶴野詞（爲蕭存道元帥作）

鶴東飛兮遼海之涯海澄澄兮不驚波鶴西飛兮蜀山之外山蒼蒼兮草木旆旆鶴飛來兮中州關河廓兮烟霧收望神京兮魏闕侶威鳳兮遨遊風高兮月白警清唳兮中夕欻翥翼兮遐舉超溟渤兮一息嗟昂昂兮爾姿執在野兮能翺摩肩青兮放八極翀嘯迴兮難爲期

白雲詞（贈龍虎山張道士）

白雲兮溶溶朝隮兮太空白雲兮冉冉暮歸來兮山之嵕斂不盈兮散彌八區變化欻忽兮嗟孰吸而孰噓粤有人兮神明游乘元氣兮上浮酒清泠之甘澍騰蜿蜒于靈湫鄉人兮歌舞繼自今兮罹熾陽其無苦琳宮兮瑤宇擔逍遥兮容與欲往從之路脩阻雲遥遥兮獨懷人其延佇

吳禮部文集卷一

吳禮部文集卷一　補遺

弔鴟夷子賦

遊吳越之故都兮仰鴟夷之高風望五湖而不見兮愁渺渺其焉窮慨陳迹而反復兮乃有激乎余衷昔從師於計然兮遂委身於海東出半策以霸勾踐兮走麋鹿於吳宮知鳥喙之不可與處兮不食其功逃姓名而忽去兮邈誰埶乎遐蹤致巨富於立談兮等千金於飛蓬既霸圖而全身兮偉超絕乎始終緊先生之爲兮疇孰得而測識蘊深怒於卑詞兮斂鷙形於將擊兼取獨異於衆兮每相時而投隙握老氏之機要兮暢厥師之餘術功名遂而身退兮蓋將懼夫滿溢知機庶合於道兮乃靡情於尤物昔嬖姬之階亂兮周既獲而見殛彼巫臣之巧奪兮固難揜夫狡論曰弗遺於遊憂兮抑後人之已惑嗟先生之高才兮曠世寡儔是區區獨然兮揆厥行而包羞相子房之爲韓兮滅嬴項而報仇棄萬戶猶敝屣兮邀赤松而與游雖用世之同機兮視高蹈而爲優士生千載之後兮惟聖則之是循誠秉中而

履正兮又何羨乎詐謀時悠悠而莫還兮志落落而靡投歸烟波而浩嘆兮爾專美於扁舟

滋溪書堂詩（有序）

滋溪書堂尚書蘇公伯脩之先業也蘇氏出趙郡自公之高王父玉成翁秋子以經築堂於溪之北因以名之大父威如先生者郎中府君一用家法爲教藏書滋多威如先生已有所論著公資藉既深承訓蓄德始由胄監揚聲踐歷華要與纂脩討論之事於是遼金紀年國朝名臣言行文類等書遂大行于時夫以四時之積而發于公亦既昭于前人而公之嗜學嗜書不怠益勤源遠而流長後人又將藉公之積不其盛哉昔眉山之蘇亦由越而遷者自老泉先生文公暨二子文忠文定而下又世有顯人竊嘗嘆其盛乃今獲聞尚書公家世之懿與時眉山不得專美而斯堂之名將亘古而無窮也因爲詩以頌焉詩曰

瞻彼滋溪汪汪其流昔也君子於焉釣遊滋溪洋洋其上有堂君子所營遺書是藏藏書之傳有衍四世槩尚書公逢此盛際既濟其貢復擷其英贊襄帝猷藻飾皇明其發也宏由積之厚浚踈深長復以貽後嘉名不忘先烈是懷書則日多搆靡有加欒城之墟新市之墅過者肅容德人之宇煌煌人文山峙海儲安得從公以丐其餘

病假自秋徂冬因讀詩及楚辭後語集成雜言

秋風草木黃落日夕牛羊下來征夫心亦憂止曷月予還歸哉昔往楊柳依依行邁黍稷離離懷歸長此謹怒靜思不能奮飛結茝蘭而延佇攀桂枝兮淹留望美人兮未來思公子兮離憂日窅窅兮下山風飄飄而吹衣臨清流而長嘆望青山兮不歸歲忽忽而逍遙老冉冉其將至心鬱鬱之憂思夜耿耿而不寐雁雝雝而南遊荒亭亭而復明（下疑有闕）

春風亭詞

中書參議趙郡蘇公伯脩嘗作亭滋水之上名以春風美哉

乎其名之也竊意公之取此殆有微義非但取夫四序之首時大塊之噫氣而已嗟夫上古之初泰和絪縕唐虞暨周猶襲其盛熙熙融融發育暢茂斯世斯人囿乎其中者數千百年秦漢以來間逢茲時暫而不常陰寒曀昏飄厲暴疾意象慘慘生物憔悴者亦千百年天運復還一元會同道德之所薰蒸教化之所動盪扇和噓溫磅礴無垠民無札瘥物不疵癘凡有形氣者莫不生其生而樂其樂其爲春風也豈不大哉抑有聞古之君子天眞內融人僞斯盡胸次悠然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綏來動和過化存神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鼓一世妙萬物而莫名其功所謂春風者又豈不在乎身乎雖然□在地在世運者吾不敢與知而在吾身者不可以一息而有間也今蘇公學聖人之道遺至仁之道光顯于朝矣方將贊吾君中和位育之化以表極致之效豈直坐斯亭玩春物留連光景者哉其爲寓言也信矣因爲之

賦詞曰

懷古初之太和兮孰云逝而不可追張仁化以還淳兮幸獲生乎斯時備天地于吾身兮寔至妙而能神擷橐籥之遺餘兮擴與物而皆春恒山之北兮滋水之濱羌有偉兮兹人包元氣兮攸宇與泰初兮爲鄰噓祥雲兮降甘雨贊皇明兮福下土嗟小子其何知樂詠歌兮鼓舞

懷仙詞（有序）

故翰林應奉授福建閩海道憲司知事范君梈德機臨江人也比歲予數從柳待制道傳杜徵君原父聞其爲人與其文章以爲非今世之士也徵君嘗愛其自贊之辭以授予筆之其末有云伯夷何可當也其亦聞道自信而不顧人言之是非者歟夫其自比於少之清者則其風聲之所被足以肅頑懦而有立獨恨並世而弗獲從之游耳危素太朴君之門人也在京師與予厚示予以所著行狀及君手寫詩文章

翰一卷鬼谷山人方壺生畫君之像以寄太朴高風峻節凜然如生予之起敬起慕者益以深矣太朴命予爲之贊蓋君之自贊太朴偶未及幻爲一誦之則凡所欲言者豈有以加于此哉因讀君卷中詩多言仙言長生又有懷仙二章吁世無仙則已使有之非君其誰宜爲因亦賦懷仙辭以附於其自贊之後而題其上辭曰

古仙人兮宛清揚飛霞冠兮佩明璫芳菲兮衣裳吸顥氣之清英欻來遊兮下土方望倚門兮相羊儼羣居兮白玉堂招予登兮齒以行予飄蕭兮聰此湖江極南溟之奇觀兮覩雲濤之渺茫依降節兮皇皇炎氛廓收兮洒清水與冽霜帝哀不歸兮遣巫陽乘回風兮返其鄉空遺迹兮虬龍章淩倒景兮翱翔嗟世人兮擾擾爾欲仙兮仙可望挹清寒兮庶其爽爾之毛骨漱芳潤兮猶足以浣爾腥穢之腸

古詩五言

秋懷二首

江南木葉飛江北百草黃風烟澹莽蒼悵望川途長寒魚聚其羣鴻雁忽成行俛仰念時物索居耿淒涼昔我二三子敦好攻文章凛零時相失尺素不得將人生四方志企踰揚聲光登山豈無車涉水亦有航寘誠諒不隔離別庸何傷

忽忽意不懌獨步登高丘羣山紛糾蟠前當大河流八月草木凋萬里風雲愁寒晶蕩白日孤鴻去悠悠鴻飛不可極其下禹九州古來英雄士百戰橫戈矛念我當壯年弗獲茲見遊豈無干時略欲往誰見收君看天馬駒失足羞犧牛

和李坦之二首

白雲滿蒼梧黃葉墮瀟湘九疑青峰下水冷孤祠荒漠漠帝子魂千載懷故鄉秋風吹落日猩鼯嘯幽篁琴瑟聲杳何處臨江思茫茫徜徉欲弔之南望涕霑裳

中原帶黃河大行臥嶺岑寒空渺萬里日暮愁雲陰高鳥飛不度狐兔餘哀音英雄百戰地意氣俱銷沈秋風舊城闕野草荒烟深興亡不可極北望涕沾襟

李龍眠蓮社圖

遠公廬山下手種玉色蓮清脩香火社羅致山林賢龍眠弄筆墨貌出晉宋前橫橋虎溪水古木東林烟鬚眉策遺老瓶磬趺枯禪石壇花雨落稽首西方仙休吟散梵帙風爐薦寒泉矯矯靖節翁歸心赴斜川分手溪上笑攢眉社中緣淋浪漉酒巾籃輿擇醉眠止飲諒匪難耿受異教牽空山舊行跡寂莫餘千年竟令妄庸兒攙誘紛相傳陶翁我尚友掩卷心茫然

浩然觀分得浩字

過雨秋正佳出郭山漸好松門表靈宮石澗緣細道空壇故葉積深殿陰色早丹遺井水香仙去庭栢老伊昔崇玄元攜祠始天寶靈風却緇塵金幢飛翠葆猶餘千年像遂走羣吏禱我生無俗情道妙窮探討天根息綿綿虛白生浩浩永懷潔身私非關懼枯槁緬邈鸞鶴翔空山動秋草

和黃晉卿效古五首

美人隔雲端可望不可隨天秋光景暮青鳥使何之明明不識察耿耿長相思合離諒有分素志誰能虧

士生一失勢忽作鴻毛輕悠悠百年間臨河俟其清黃塵漲白日古道無人行衰榮迭代謝故新更送迎惟有達識者振古流芳聲

升高望廣野游氣紛飛揚海岳潛銷變金石何能長英英冠蓋區覆手狐兔場富貴奚足道俛仰令人忘

天氣無停吹北鴻復南飛鴻飛有時息遊子去不極淹留轉憔悴緇塵化衣色散樗有高枝芳桂無完皮多才祇自累不隱知何爲

全抱世外姿與世鮮所歡同心久契濶歲晏淒餘酸安得子歸來製芰緑秋蘭散髮笑明月行歌采琅玕超然息萬慮冥合造化端

上巳日水西紀遊

今歲仍癸丑佳辰況清明天空朝遐曠及此新雨晴會心得良彥飛蓋背層城始循長溪轉復傍清林行沖湍起亂響秀嶂幾孤橫邂逅見漁翁徘徊聽鶯鳴步入松寺小坐逢僧話清洗鉢罷幽韻出門有餘情候暄覺風快陰移知景傾前登古廟高俯覛春蕪平迄迄下白鳥冥冥飛落英擁觴復臨流放歌聊濯纓境幽賞彌勝神怡體自輕緬懷宇宙間茲日多令弁五侯競豪靡晉人悲死生豈若吾遊佳蕭然澹無營

夢先大父有感

死別一紀餘故迹隨流波哀端在腸臆慘若嬰沈痾昨夢臨我前儼服冠峩峩手持一卷書授我仍長哦覺來驚且悲庭樹號風多惝恍送歸魂冉冉荒山阿永懷鍾愛心生死耿不磨保躬踐前訓沒世期無他奈何人事乖志願常蹉跎平生素無淚此夕如傾河

題東吳謝氏春草池塘

江左富詞藻謝公劇清妍偶緣春風夢爭豚池草篇冥搜諒亦苦神助誰云然情鍾同根愛妙契天機全西堂游風流東吳盛才賢烏衣鬱高門冠蓋何聯翩看花玉缸飲聽雨書牀眠會心得妙唱驪嚳澆後先飛亭壓野木極目春無邊幽芳動織綠湛影擁清漣時令塵中客浩蕩寄所宣徘徊不能句返棹下蒼烟

清明哭

暄風吹陌塵野哭紛四起人哭尚可忍我哭那可止哀哀兩年間奇禍不少俟哭母哀未終哭弟仍哭子生來亦何嫂展轉荊棘裏怨眼骨肉完豈很同飲水春陽復羣動虐厲劇孤弃呼天自難謀尤怨寧昧理酒飯追茲辰淺壤魂猶寄淚竭眼欲枯沈痛徹心髓

送人貢秫米之京

后皇制任土職貢來四方珍異匪余求服食乃其常金華有嘉種玉粲含芬香土人昔肇端每歲賦其鄉頗聞播種初行者避獸鼉斂收畢欲納老稚不敢嘗擾擾府中集數日何奔忙珠璣歷萬指錯落爛九光圓好中式度緘封謹縑囊矧今歲旱乾彌望茅葦荒野人懼不供挈瓶越林岡及茲幸充數揚帆上天倉惟民秉恒性食芹猶不忘勤動非所辭有司貴循良賢侯重承命護視嚴周防行行不可遲去去凌風霜玉食備見登仁恩沐汪洋願推及物心共樂斯時康陳風以爲贈別意何悠長

和張同父感興五首

遠役嘉定居沈思惜流景秋風從何來脫葉下高嶺更長夢凄斷月墮窗已炯感時增隱憂撫躬發深省幽姿豈解媚窮步何能騁迂疎性彌篤紛華念終冷聖門有真樂妙理存至靜玉韞山自輝錦綮衣須絅

驅車遊中原北渡臨大河縱觀岱宗雲劫挹東溟波廓此隘陋胷萬象何森羅祇恨苦怱怱急步無委蛇八極浩無垠熙運當泰和遐遊何有期慨然發長歌

我家城南陬門徑深綠蕪每憂俗子愴終歲誰闖闈張公數相過不

悍百里途高談振風雅携袖光驪珠頗令好懷開有若沉痾蘇謬陪冠蓋遊浪跡九軌衢回首江南春晴烟媛枌榆同心各有適嗟我寧非圖

我生苦無才振步強追古寧堪侶簪組但可投農圃一經業三世顧恐忝厥祖免俗正未能用時終何補誓言終弗畔惇志希曾魯

嚴霜知蒼松盤根識利器駑蹇混驊騮同驅不同至頹波漫滔天投足幾無地栖栖抱屠貿岌岌抗獨志蕭鍾與千金何與平生事

金華觀分得琴字

春晏踐宿期雲間陟高岑獲從勝友俱遂此物外心月窟探萬仞龍淵測重陰盤坐白石臺長嘯青櫟林莫探虛皇居急雨含蕭森松風飛涼合終夜淒逢琴何能發孤弦千載同遺音

溪山仙館圖

平川漾輕舟蒼石擁高樹烟中連嶂斷林際飛雲露茲宇誰所營列仙宦來聚我生戀溪谷忽去踏塵路坐恐孤夙期臨風悅延佇

合歡木

合歡愛嘉名矧復知昏旦淮上產特多蔥蘢蔭溝岸離離青葉鮮冉冉紅茸散靜和宿露卷動與微風戀物意豈悅人和樂自堪玩寒子寡所諧觸事多愁悄亦假學稽生植根向庭畔

追和黃晉卿北山紀遊八首

靈源

昔從招提游春投上方宿池光蕩寒烟月樹深巖屋夜久僧不歸無人話心曲

草堂

秀巘擁翠屏飛樓納遐景幽泉雲根出峽雪漱清冷誰知一源微流潤被千頃

三洞

遙遙覆釜山千重萬重翠洞門春正開丹光夜非秘如何安期輩可躡不可遲

鹿田

山空鹿不來玉女孤墳古雲林暗白日空翠洒飛雨黃精苗正肥滿地無人取

寶峰

草深山徑微宿雨含沮洳想雲陟層宮盤石蹋幽樹未遂丘壑棲悵然還獨去

潛岳

潘公舊游處清風滿林壑院古春苔生巖空夜泉落唯餘一鉢在上有塵漠漠

山橋

巉崖插澗立飛梁倚空上雲端挂遥白風林含餘響之子有高懷獨恣山泉賞

寶石

春山花亂開野水被行路僧居不得到歷歷知佳處有時夜深夢踏雨穿雲霧

休日雨

下曹窘將迎休日仍不休今晨雨勢急暫爾散羣騶解衣東軒下臥聽浪浪流豈不厭煩溽所欣稍優游素琴試一彈書卷開復收蕭然澹飲水兒女更啞嘔始知一日閑未易千金酬我非適時才分當老林丘失足墮塵網憔悴祇取羞逢人數言歸人復笑我留我留意誰會作詩聊寫憂

九日登響山奉呈同遊者

響山臨響潭曾識太白來我欲遊其間却愧非仙才況乃縛微官終年走塵埃幸茲九日至獲與羣彥陪高秋慘雲物薄日辭復開駐馬青松陰披襟上崔嵬前睨孤城低下瞰清溪迴諸峯送遠色攬轡何雄哉野菊半含英濁醪初發醅且盡一笑歡良會不易諧溪山宛如昨斯人化飛灰想見登臨時逸氣橫九垓寧知千載後我輩茲徘徊呼之倘可作相共揮千盃淒其暮色合颯颯疾雨催扶攜下登舟水

竹沿灣隈俯看千仞壁浩歌散餘哀

廬山紀遊贈黃伯庸

昔聞廬匡名今睹雄秀姿我舟薄其趾陰雨深蔽之平生潔清念諒受廬君知寧辭三日淹未恨一見遲邂逅得佳士欣然即追隨晴雲散諸峯攢青逗參差五老太古色相對心融怡披衿弔鹿迹扶同微賢祠風雩杳餘韻書臺抗層基前瞻辨五乳却顧指發猊俯招白鶴仙下瞰神龍湫飛橋度三峽臨掉凌深危噴濤電雪眩轉石雷霆馳薄暮不可留淅淅山風悲明發開先遊寒溪涉清漪入門雙劍色夾道萬虬枝飛虹瀉清峰漱玉下深池竹亭覓幽間四壁多殘碑出林送落日踏月仍進嬉移舟星子灣回首煙霧時歸來記所歷一一天下奇茲山信綿邈覽勝猶多遺簡書屬有程還仄笑絆羈悠悠此時路依依後來期巢栖雲松間瓢飲澗水湄昔賢有高躅安用微官爲

望九華山

輕舟下池口遥望青陽郭雲間見九華爭先出鋒鍔參差欹背缺峭銳圭首創竹箭拔春芽芙蓉攢秋蕚奇姿信明麗遠勢仍聯絡下有巖谷幽貭竅諒茲宅詭哉末世士强以名號託丹崖不受滓青峯鎮如昨千載知屬誰含情寄冥漠（宋齊丘號九華先生）

魯港

支港分江流長烟接淮岸青山暮隱隱白波寒漫漫津鼓迎過船客子暫休館蕭瑟蘆葦叢酒家亦相喚按行値遺老話舊仍永嘆豈時一聲鉦散卒十三萬嗟哉彼孱庸勤王比姬旦

十二月二十二日宿七里寺書壁

微官不適意一身抱長憂況此凶歉年餓者擁道周及物豈無念越職非所尤博濟古今難勸分動成仇荒村走風雪破寺寒颼颼中夜耿不眠胡爲此淹留

四月二十六日即事

竹光含積雨滿室青沈沈階除無行跡時有幽蟲吟澹然終日閒飲水弄書琴感恨復長歎誰共語此心遠聲起天末門外江波深聳身

上高閣晴雲出孤岑南風一何佳遥遥披我衿

薔薇花詩爲監州貫子素作

紅刺綴脩條清陰羃高架植根向來誰依此絃歌舍使君有雅懷在泮樂休暇挹翠開新軒爛錦迎初夏香隨夜露發色許晨霞借孤葩殿奇絶眾目共驚詫柔枝貫當中繊葉紛垂下生生無窮意心本茲萬化至理諒斯存領悟復驚訝今年歌鹿鳴行將勸爲駕明倫崇振厲淑士勤慰藉英華豈無微燁燁動光價寧殊當窗草未遥同頹稼歌吟侈篇什宴賞飛壺斝更託丹青傳千春不凋謝

百尺山圖爲揮東陽賦

峩峩大雄峰故是洪都望若人具有力獨坐不復讓胥崇搆臺殿金碧開巖嶂天華百谷滿鐘唄層雲上緬懷季唐士詩語留奇壯至今照回光草木變姿狀上人東陽秀法筵擁龍象縮地入秋毫銜袖有百丈山川稟瑰異宅據神滋王剡復此道崇奔走有信向弱質阻攀緣披圖自惆悵（胥宣崇題□）

吳禮部文集卷二

吳禮部文集卷二補遺

老翁行

老翁首插標泣售官道邊自云八口家貧易支凶年婦人二斗粟兒子一觔錢少壯猶有歸老者當棄捐逃生欲他適四境同蹵然流戶徽江波累骨明丘山閣中稍云樂瘴癘多不還遠近一死同去去勿復言春深四野緑流水鳴空山飢魂耿誰招日暮愁淒烟聖王養四海蓄患仍安全骨肉老不分丘墳死相連傷哉見此事慘怛中心酸

寄張子長

賈生年十八名聞洛陽中馬遷萬里遊落落開奇胸文章妙絶代誰復希其蹤之子有奇才秀出金華東慕遷稱字合軼賈年歲同高詞折老腐俯睨空凡庸輪囷五車貫飆沓萬楮空洪河注濤波快劍騰雷風脫略師友貲捷疾神所供漢廷多少年笑談取侯封胡爲英俊人銜門守蒿蓬軒軒青雲山奮翮追冥鴻落筆中書堂奏賦明光宮致身賈馬儔烜赫係所逢嗟余獨何爲千年抱文窮才名多自誤造

物誹云公見君喜自振神張氣爲雄古來垂世士豈但言語工冥搜契聖道衣裴光融融勉作千載期歲晏收奇功

李坦之以所和張仲實秋夜懷舊詩見寄就韻答之

美人期不來月色爛滿軒秋高百蟲急夜久零露繁遥瞻□樓居正倚吳山根洞簫罷清弄江潮息餘喧公子佳隣曲踏月來扣門酣歌動故苑空樹揺秋魂嗟予久離濶寂寞誰與論惜哉此夜好不得同清樽文字我所歡況乃夙好敦裁書寄西風相思不可言

秋懷

涼風颯將暮秋陰下庭樹孤雲照清宵寒螿號白露空堂坐悄悄愁多夜難度乾坤萬事集感亂寸心緒近思百日憂遠懷千歲慮求福如登霄得咎動跬步輾轉久未平營營遂達曙念非金石姿自速髮毛素寘之勿復道天命有定賦

冬無雪

我生久清時荒饉駭使見前年旱十旬河梅枯不泫哀哀飢人哭白

骨半萬䑸飛蝗西北來今歲南東遍殺捕空一時孽冗遺近旬人言臘前瑞一白消萬變入冬少寒色百蟄起雷電陰陽喪故常宰物私鑰鍵蒼生尙奚責顛倒紛恣擅凄凄窮閻士空抱閔雪念天吳破不稍鶡夷幾難荐朔風詎非仁未遣凍裂面奈何不自憐排雲叫瑤殿天花一尺積米斗三錢賤粟飽倘有期獨寒非所怨

和張子長見寄

少年抱微才讀書思致君願言風雲會永謝麋鹿羣朝宮入明光暮館登崇文安知竟淪落□□□□□□

蒼蒼金華山上有二仙子白石倚醉眠丹泉濯幽耳平生丘壑心久矣厭城市野衣翦芙蓉芳佩襲蘭芷結宇遂幽棲沒世非所恥著書約君來千載亘有俟

歸婦行

客行浙河東婦女滿路啼徘徊耐驅遣云是流人妻昔歲遭飢凶售身生別離風物今好還鄉土各有歸懷居戀新偶回首羞故幃勉追

有同命怨嗟從此辭我聞重太息爲爾傷天彝覆水可復收鴛鴦死雙栖生完豈不樂胡爲反悲悽治政首風教民心久淪夷周南舊區在渺渺增余思

畏暑

畏暑復憚喧怫鬱逾煩痾幸茲與世疎稀識不見過朱弦挂空壁寂寞薰風歌道勝百念清寒暑閱已多肯逐聲利徒膏火傷天和平生一卷書幽棲願長哦直道苦難偶俗累工相磨故園倚清流竹樹交高柯一區豈不好三歎將如何

從光湖阻風

長湖驚暴風兩日不得渡行止信偶然風豈爲余怒倚岸閱來帆急箭爭奔赴得意愼勿奔翻覆元無據同行嘆淹留借馬思捷步官事固有程我身但隨寓推蓬看行雲支枕聽疎雨幽獨亦可怡勝與俗子處菰蒲夾左右上有蕭蕭樹秋聲轉凄切氣候倏非故感我衣裳單天涯起延佇宦遊異古昔爾事違心懷空將夜夜夢飛渡江南路

吳禮部文集卷三　　續金華叢書

古詩

追和杜牧之弄水亭詩韻題清溪圖

池陽瀕大江羣山勢騫舞高甍出麗譙萬屋駢□□泱漭清溪流光紹城南戶飛梁壓水天荒亭仆風雨載酒客誰來弄水人已去蒼烟帶林薄緜野分畦圃買檣攢比櫛魚舍低殘堵秋色澂生漪夕雲閑映渚蕭蕭蒲柳脫槭槭葭蘆語游鱗數僮尾沈影窺雁羽征毛寒未減珠光時自吐隨流長隄盡當道奔石怒十里濤瑤堆谽谺爭刻露僧居草棘翳仙洞霞霏貯刼還苔翠微絕嶙巇秋浦太白與樊川千載不可遇搖筆想吟詩携壺記遊處何當占民籍便欲棲村塢磯釣具竿綸畝耕供臼杵暫遊竟返棹微官謾紆組中情託謠詠萬象森嘲侮九華興未已制水期空負忽見張公圖如得千金賂沈徽止爭席柴詩無負聱悠悠山水思冉冉年歲暮展卷倘頻來猶堪浣塵土

天曆己巳予過池陽與友人自清溪遊齊山賦詩紀其事而溪

上之勝未之及今觀靈源草堂所藏張公訓清溪圖及諸巨公名章妙翰爲之憮然自失因和杜紫薇詩韻一首追述所懷非敢僭附前人第以晚末獲見是圖用志喜幸云爾

游東峰分得松字

層巔陟嵒嶢前轉憇東峰周遊撫荒址分坐蔭茂松天際遠瀨白烟中寒樹重遐矚目已極幽尋興未慵詠歸樂童冠願言躡遺踪

陳生山水圖

白雲從何來縈紆截青嶂落落倚巖松沄沄赴溪漲平林出茅屋倚梁亦相向如何寂無人此境付空曠憶我秋雨餘江南入遙望

德興開化道中三首

春晨氣澄穆雜卉香滿路百舌鳴高林墟烟淡如霧農夫啟門出在野各有務行人獨何爲憧憧自來去

宿雲逗疎雨睒睒吐晨旭晴光動千花霞雪眩川谷白鷗戲深叢黃鳥鳴灌木俯仰竟忘疲歷此溪百曲

兩崖蒼石間湍水激清瀉山桃燗紅芳光景迷上下春風忽怒起意欲媚行者飛花撲人來攬之欲盈把

過常山趙忠簡公墓

客行常山道溪駛波沄沄流沂睇崇岡間是丞相墳舍舟步榛翳隧道不復分石麟已零落宰樹何披紛其傍曾玄居混迹隨耕耘亦有顯仕者遠去忘榆枌長吏類俗流但識期會勤葺治禁樵採此事今無聞堂堂中興烈忠正而德文禍胎偃月奸冤魄炎海氛淒涼檻車還倉卒書疏焚誰知尉職卑乃能拄使君蒼天佑賢俊微爾幾空羣興懷慨前事空山黯愁雲咸陽骨安在唾罵奚足云騎箕儼天上千載彌清芬

信饒道中雪

五載樂閑曠閑關每安眠祖行復言邁迫此將殘年江湖多北風臨流竟回船連何蹋凍雪驅馬不得前鉛溪何淪漪芝山亦清妍豈乏故人居欲往無蹊緣漫漫四野白青是誰家烟僕夫慰飢面呼酒還

昕然我獨不解飢自苦誰汝憐前途幸云邇努力勤揮鞭職思在憂民才薄志自堅只應高人語胡不甘田園

入建德界

纔登東陽橋復涉蘭溪渡千里名地同依依鄉井故六合豈不寬遐瞻恣馳騖嗟此窮山中寧知擬予步三生有夙習茲遊亦奇遇獨憐迂狷姿諧俗匪心素覥顏民社寄抑志簿書務煩爾父老迎停車勞前路

題巖巖齋詩爲蕭從周經歷賦

泰山峙東方特起無附託瞻彼巖巖姿作鎮長四岳紛紛培塿卑瑣瑣丘垤薄巨靈鍾奇秀后土標磊落古來鄒孟氏氣像儼相若尊王辨何雄闢異道斯廓剛大塞兩間作配眞不怯去之二千載士氣日以弱陵夷破崖岸漫漶泯垠堮自非拔俗彥所立焉能卓西江名世家清風在臺閣當復獬廌冠且贊芙蓉幙正色肅羣邪忠言挺一諤巍然眾倚重行究經濟畧矯世起卑汙名齋豈徒作屹流須砥柱伐

病肖峻藥不治舍我誰勿謂高難學

二月下旬寒日在郊書事言懷二十韻

生非適時才向用更從官所至歉輙飢命薄自招患去年行視旱四境幾及半逆知憂未歇奔走今敢憚儲廩無餘粮私室乏朽貫民窮固堪憐俗戾那可勸餓者擁我前對之謾興嘆蕭條空山裏荏苒芳序晏寺幽宿稍便巖峻步宜慢看花妨病眼揮策憐弱腕止飲已兩年啖蘗日無算獨飽豈所安輟餐空摸案松楸入我夢忍淚憶酒飯子規非惡聲夜半勸相喚是時久不雨望望復憂旱風雷忽震蕩簷溜鳴達旦起看麥靑靑翛然一疏散天心自仁愛忍使民命斷書生誓及物此志誠汗漫投劾方自茲偪仄嗟誰伴

和臨川危太樸見寄

美人江之西道路阻且長欲往從之游未遇孤鳳翔娟娟隔秋水蘭佩芙蓉裳瓊桂手自折贈客來池陽寄言亦念我燿燦金玉章書生拙爲吏窮山抱荒凉徒勞復貧病不去策非良秋風起予思木落百

草黃

目疾謝柳道傳張子長惠藥

處世五十年寡嗜仍少病天與兩目光炯炯素清淨前年醫生左赤脉猶交橫審因察其源五色非所競學書信夙習耽讀亦本性雖于二事切未必致茲症從來不解飲杯勺强酬應積毒根胃腸標表發昏瞀鍼刺爭雜施流血和淚迸丹破與空青數市磬貲罄梔蘗動盈篋日啖不論命重氣幸全掃餘眚時一盛荏苒三載間覗眺猶未瑩偏盲亦何害忌者遂相慶惟茲二三友爲我憂悵悵許君屢貽書方勸宜習靜損讀復省思默坐但微瞑心腎上下居火寔以水勝炎炎降不怒行之久自定殷勤柳與張有便嘗致詞爲言醫法難俗師愼毋聽一朝得奇藥千里轉持贈緘封謹視護遠語頗詳竟開瑿異香發著筋金膏凝試之累旬日奇效他莫並感之欲次骨報稱無紹秉我生未見道絕塵恍猶躄跂焉慙訓言亦豈中未正扶持謝諸公磨刮完兩鏡漸冀容衰老謬忝小邑令鄉山杳在望歸船行可榜把卷欣復適看雲違相映揮絃送孤鴻飄然動高興從今後暮齒不復憂悵悵永懷何能忘臨風寄孤詠

贈鐫者劉生

昨邑荒山中文匯嘆俗敝黌序揆蕩餘大半莽榛翳官居有曠圖篆奮忍坭隸情白泉久埋梅公亭已廢永懷前賢迹敢忘崇化意亭池復舊觀請肆闢新址故人思我文題篆仍表識碑榜多情芬發揮藉精藝之子番國來奇遇良有契通悟捷天機委折知筆勢我無及人德誰墮峴山淚庶幾譔刻工尙可傳好事歸賦無長物摹榻遂盈笥塵土厯徒勞山林深夙嗜舊編未卒業良友纔一二幽棲金華北謠誦以卒歲削磨千仞崖遲子當一至

九日約遊齊山不果晚登尊經閣

嘗愛杜牧之齊山作重九插菊滿頭歸清詩播人口我來慨風流已落千載後深秋偶留滯佳節不可負詰朝共携壺夙戒二三友俄聞車馬集賓從分左右紅袖拂烟霏翠幄張林藪欲往那致前踟蹰謾

搔首晚風送淒雨坐想驚散走麥前儼高閣直上敞虛牖冥迷瞰城郭披靡見蒲柳清溪來足下翠微鎮培塿古今杳同夢何物能獨久斯人雖跌蕩而亦世希有飛蚨一餉聚瑣瑣諒非偶興樂名教存聖謨揭星斗卓哉尊聞意夫豈爲杯酒登高茲誠最吾賦當不朽

四月癸卯原父杜徵君自武夷出道蘭江道傳子長來會明日往拜許君益之墓道傳有詩因次其韻

五年絕朋儔索居大江潯來歸頓聞同掃迹方投簪何言得良會星聚臨蘭陰太常儼耆德隱君澹沖衿追琢金玉章諷和鸞鳳吟柴門閉淳雨竹樹幽深深笑言勞契濶喜我病不禁張子飛車來頓忘山水涔欣然鍾期遇寶匣開瑤琴獨嗟白雲老不見傷我心束芻拜墓下衿佩來森森斯文黯銷落白日氛翳侵經德固不回豈弟神所歆峩峩武夷峰鬱鬱金華岑前脩未云邈千載嗣遺音

靜樂齋詩爲賈子素提舉賦

天機與嗜欲深淺互相勝山夫躁擾貿咸咸恒若病卓哉賢哲人與

物澹無競愧怍俯仰忘廣胖心體應融融始內充蕩蕩形外蘊坐見
萬物春本自中扃瑩淵平陋巷居點也風雩詠千載眞踐難離與匪
希聖君侯勳武裔文采世聯映水玉自孤標金朱非夙性矜脩厲素
節倜與寒士並至樂靜乃存無欲斯能靜逆收至靜功知止貴先定
揭名示毋忘朝夕寧弗敬

過高郵訪毋公叟提舉邵文卿簡校

昔我來高沙初踐入仕途回頭謝書册便受朱墨拘河堤事方急卷
掃驅千夫呼聲相舉力赤目黔肌膚是秋復瑤潦四境無遺租按行
負病出蕩兀扁舟孤朝飧逐雁鶩暮宿翳菰蒲嚴冬寒到骨冰雪膠
重湖歲窮甫歸休酷罰不少須獨哭返殊方抱恨絕復蘇爾來二十
年徇祿仍區區焉知復此來乘傳上京都雖辭下曹苦詎稱諸生模
入城人不識歷歷記市衢故人喜我至倒屣迎門趨坐定察顏面憐
我老更臞升沈各一笑存沒付長吁邀我且小留相與爲歡娛同行
不可緩亦復稍踟蹰聯鑣踏斜日持觴送城隅後期約南還願言契

其騎我無甘棠愛負丞愧吾徒感此良自愍意氣激懦愚炯炯千里
心持炤璧社珠

送徐簡校之浙省并簡前政王止善

皇朝樹藩垣江浙制天下最豈惟財賦強政體亦宏大羣僚極高選吉
士多藹藹贊參每從容句檢尤倚賴徐卿世名家踐歷振風裁運籌
佐漕輓遺聲滿吳會今茲綴班行深意良有在更張化紘新洗目盛
除拜眷懷東南區明見萬里外元宰迴北轅貪墨亦狼狽然終公論
白少覺衆心快維當進良謨清靜撫彫瘵諸公正虛右願言亟行邁
王公山陰裔前政民所愛一時欣接武二妙寔同載我生一何幸識
君向燕代與王邇鄉井而不共傾蓋相知十五年未面已如對因之
道懷思望望久相待後日都成南眷朝及王會

賦苕溪漁歌送殷尉之烏程

苕溪多漁村淼淼連震澤歸舟聞扣舷清唱煙水隔聲隨曉風響長
入秋山碧官曹閑無事聽之聊自適翛然滄浪思恨不同泛宅如逢

玄眞子應問金華客

題靜虛齋

靈扃本純一衆物交其中物去一自存靜虛乃問通風收水上翳雲
掃鑑影空茲境未易窺易爾聖學功多言徒紛紛請質無極翁

贈淵默子

聖人與天徒淵默以爲宗龍化見矯矯雷聲隱隆隆蒙莊玩一世獨
贊柱下翁之人慕嘉名自視將無同誰云此德難企可希華嵩太音
本希聲多言貴守中往祇爾師訓勿憚立下風

蕭存道元帥去冬行後題

昔在天曆初狂寇俄震驚將軍疾驅馬蕭蕭出神京銜命既撫綏伏
戟亦專征一返晉冀靜再顧關洛清歸來不言功高臥奔都城載壞
戰鬭苦況乃飢饉并流離泣遺路白骨何縱橫慷慨發長謠緘題遺
公卿至今讀其辭惻惻傷其情風塵隨汎掃寰海仍昇平寄勿藉廟
謨但願休甲兵

常德玄妙觀陳道士落成三清昊天殿

迢迢武陵源仙蹤隔回舟風吹洞中花時逐江水流祠宮闢靈場棟
宇齊雲浮高居曠遐矚垂光下瓊樓九歌發遺音夜半鏘鳴璆降康
屢豐年延祚祈千秋於穆一氣元寂寞與誰儔宰揮大有造功化弘
以周赫赫且明間及爾王與游齋居謹對越信矣非形求

留昌平四詩

居庸關

神京望西北連山鬱崔嵬百里逢關下兩崖忽中開林霏遞掩映磴
道隨縈迴豈知古燕塞祇以越與台夙聞彈琴峽潺響逾清哀行行
未及遠秋風振黃埃翠華屆榆林丞相前驅來疾還憚近險顧瞻復
徘徊惟天設限蔽萬古何雄哉撫迹思往代鍵鑰每自摧皇衢坦蕩
蕩來往無驚猜輦車正聯絡怒轍奔春雷俯趨見行殿遐矚積雪堆
騰凌萬馬騎蒼繞龍虎臺愚生一何幸獲忝備臣陪還思高未成賦瑣
瑣嗟微才

虎峪淙淙泉

居庸古塞口　諸峯並嵯峩左轉萬栗林黃葉墮殘柯路出草棘間石溝泫微波黃塵欻騰起知有飢馬馳前趨俯絕壑窣磔没坡陀窮秋水流竭泓渟不盈科無復聲淙淙虛名誤來過下馬少徘徊土屋依巖阿野老向我言深入水木多前年邑中人來此逃干戈委蛇數十里隘險無誰何桃源志樂土商山有遺歌誰知戰爭場咫尺隔網羅欲遊苦悤悤斜陽下前坡

劉諫議祠

李唐祚中微刑臣執其柄賢良裒然來一策駭羣聽事機戒不密昌言毋乃洩吾職非近臣陳義固當正爲時吐忠憤誓不顧軀命同遊雖厚顏得失非所競滔滔徇曲學胡不愧元聖鄉閭闢祠宇名教係邦政居庸嶠摩天過者竦深敬

朱懷珪碑

昌平官道傍臥碑何壯偉有唐營府督懷珪姓朱氏盧龍昔張瀋巨孽所根柢竊厲觥與溷逆氣專有如耽耽元相國肆毒方逆犯寧知兩月後□□不貸爾千載託斯人遺臭同一軌荒墳葬無迹石獸相撐倚雙螭已揷地文字末殘毀徒令行路者唶唶嗟僭侈聖賢樹功德金石無溢美末世乃濟奸事定有公是奈何極穹崇來者紛未已留此愆不忠并以愧諂子

題趙子昂爲吳德良所作蘭竹圖

幽蘭何猗猗疎篁亦蕭蕭石間澹相倚會合不待招吾宗昔妙年依光近乘軺清芬散春直風氣凌烟霄美人松雪居逸思共飄飄忻然染毫素寫之配高標寶藏三十載不啻□瓊瑤相攜湖江上未覺山林遙勖哉君子心自保同不凋

清明山房詩

中扃抱靈景湛湛一物無云何眾形役坐受昏垢汙君子中夜存平旦氣則蘇神光燭無垠還我摩尼珠

標山亭詩爲張惟遠祕書作

齊東有佳山嶄然植雙標下窺城中人孰敢當其招賓公擅奇賞領客窮岧嶤登高吐浩氣迥與長風飄至今履屐跡仰之在層霄公子亦翩翩築構規山椒刈茅覆白雲鑿石堆青瑤樹以檜柏株坐待陰蕭蕭飛言繼先志於焉遠塵囂鵲峯華不注夙昔山泉饒云何茲地勝談者猶寂寥圖經自茲補藉甚梓與橋我亦巖栖人平生志耕樵忻然慕高躅東望浮雲遙揮弦送飛鴻因之發長謠

關中張氏義行詩

我昔仕州縣天曆遭歲荒勸分走郡野日夜憂彷徨豪民方樂禍射利閉囷倉非無補官合誰發升斗藏稍稍觸以法羣怒幾中傷有客爲我言好義關中張素非高貲家肯施貧人粮陰德被鄉閭斯士宜表章因之感前事使我增慨慷

送曹道士

煥光爛雲錦宮居昇瓊瑤中有學仙子風度何飄飄松牀臥散髮□洞行吹簫春序倏已闌憶此山中招

送錢師復下第歸杭分得屈字

錢子南州彥入貢隨方物振羽臨春風翻然出羅罻朝臣漫知己良友惟稱屈清才豈終滯爲製宜黼黻京都覽壯麗客思忘堙鬱衣上有緇塵歸向西湖祓

送王正善提舉廣東舶司

炎州際滄溟萬舶集奇貨有司慎委寄資用邦國佐王君開敏姿踐歷聲華播漕輓有贏羨鹽莢無乏課曾陪青瑣游合向烏府坐經年都城客車馬日相過無人爲吹噓去看飛鳶墮珠犀侈錯落囊橐甘點涴願言挹清風庶以肅頑懦廷中新命下海上羣商賀千載酌泉詩遲君一來和

分韻賦石鼓送達兼善出守紹興

石刻三代遺獨數岐陽蒐剝落臥榛菅奇寶誰見收金源亦好事輓載來薊丘豈知橋門鎮天爲與邦留我老幸摩挲攷古思西周使君精篆法聲華振皇州足追史籀製借值車攻休雅騶五馬來東向會

稽游會稽豈無禪頌述徒誇浮願言宣仁化樹績垂千秋

正旦卧病寫懷

老懶厭貲雜忍復逢元正高卧豈不佳抱病難爲情忱思往昔夢歷
歷還自驚兒嬉不知愁燒竹到天明援筆寫桃符意氣何縱横中年
世故迫黽勉事將迎飲板趨大府慣踏曉鼓聲山縣稍雍容簪花映
寒晴晚陪大明班蹈舞隨公卿韶音聆法曲仙仗穿寬楹恍惚天上
遊特用誇平生覆手得憔悴寢息何交并逢時感易集閱世念轉輕
六十行已衰百計茫無成雖畢向平娶慚無鄭子耕春陽被舞動我
體當和平竊罵說患積曳履聽嚶鳴竹柔有深緣所裁非浮榮寡過
希前脩飲水復奚營

寄題上清薛玄卿瓊林臺

上清羅宮居金碧耀日開天道西頭勝□然自成臺空翠四山合湛
碧兩溪迴瓊玕雜玗璜一一古仙栽微彼人如玉何能儼相陪夙昔
賦遠遊並海觀蓬萊一辭竹宮侍空谷自徘徊朝登雲霞發夜坐星
月來高蹈凌秋旻逸九垓渺焉不可攀延佇起予懷

伏生授經圖

老生抱百篇藏壁避秦漢興流亡定取視半不存二十有八篇當
時號今文苟非著簡册文字何繇分無端安國宏倡說異前聞並言
本經失口授熟以馴承風競接響誰復究其原宏也尤厚誣因圖畫
開陳生老不能行故遣錯至門云何易其語謂不能正言諸生近齊
魯傳言豈無人奈何使女子此事決非眞錯來止授册豈復書所云
稽令書所云審視生必親唐儒更妄謬謂目亦眊昏痛哉百歲老幽
壞抱冤忱息初一子意祇務孔壁尊以彼口傳訛非與吾書倫焉知
反自累異說茲其根詆誹忍廢古悍戾恣紛紜此輩不自量掇撫爲
奇新但知快攻擊何曾精討論試看錯脫簡今古文所均口熟豈應
爾完具未必焚此理最易察詭習嘗因循考古貴求是執要元不煩
兩誦馬班書毋爲須啾喧

吳禮部文集卷三

古詩七言

十臺懷古并序

友人自杭來示及濟南王有十臺懷古詩讀之感慨不已夫江山故宮歌舞遺跡千載之上英雄遊焉千載之下狐兔行焉俛仰廢興孰能無情而詩人尤甚發爲詠歌詞雖不同而意實合若物之鳴以類而應余安得忘言哉余生好遊嘗聞司馬子長杜拾遺覽觀四方山川之勝以兆其文心竊慕之異日浮江淮泝湘沅上巴峽過秦漢故都歷燕趙齊魯之墟所見如十臺尚多訪遺老詢故寔足以發一時之興快宿昔之願歸而讀馬杜之詩文以證其所得焉耳

百花洲上姑蘇臺吳王宴時花正開半空畫燭西子醉三更鐵甲東門來吳波渺渺吳山簇不見嬌顰倚闌曲丹楓落月怨啼烏碧草東風驚走鹿閶闔丘墓相連處應恨夫差迷不悟斷指千年血未乾遊魂夜哭臺前路

右姑蘇

靈王傾國崇臺宇按劍章華睨中土弁裳伏地走諸侯鐘鼓淩空震三楚驕驕不顧伍子謀落成乞與吳兵遊孤舟竟走江上路塊土獨占山中愁十年伯氣終蕭瑟回首華容歸不得飢魂漂泊啼秋烟細腰却舞新王前

右章華

神娥縹渺高唐上楚宮樹閉森相向丹楓蒼桂湧巫關錦石清江簇連嶂行雲漠漠飛雨寒孤猿咽咽千花間翠旗龍駕杳何處斷魂殘夢愁空山微臣宋玉誇能賦當日襄王豈真遇千古秋風恨未平高泉飛落三巴怒

右朝陽

昭王銳志移壽社築土懸金來賢者四方劍佩集强燕千里風塵空駿馬郭君自舉先羣豪樂生獨步超凡曹酬恩一雪伯國恥建功並倚雲天高君臣意氣千年少落日荒墟沒秋草黃金買貴滿長安惆悵英雄布衣老

右黃金

項王戰馬從東來意氣蹴踏全秦摧入關不並沛公譽還鄉却上彭城臺重瞳按劍風雲靡萬疋騰空烟霧起淒涼垓下泣名騅零落江濱百餘騎寄奴千載心爭雄登高把酒臨秋風詐移晉鼎非男子君看百戰東城死

右戲馬

沛宮置酒君王歸酒酣思深風雲飛兒童環臺和擊筑父老滿座同沾衣一歌豐沛白日動再歌淮楚長波湧龍髯氣拂半空寒虎士心馳四方勇河山蕭瑟長陵荒野中怒響猶飛揚高臺未傾風未息故鄉之恨那有極

右歌風

桐人氣逼前星黯思子宮成歲華晚高臺有恨碧草新大野無蹤金

犢遠一朝弄兵兒戲輕百年鍾愛天倫深冥圍魂魄夜寂寂湖城風雨秋陰陰漢宮樓觀連天起方士熏香召仙鬼望思望思終不歸茂陵老淚如傾水

右望思

半空高棟翔金雀玉扆繐帷塵漠漠西陵老樹暝色寒建安殘妓春情薄曲終紅袖辭尊前檐傾斷甍飛人間分香淚老恨不滅秋風吹入苔花斑漢家一片當時土肯爲奸雄載歌舞銷盡曹瞞萬古魂落日漳河咽寒雨

右銅雀

金陵王氣飛祥雲鳳皇臺上聲和鳴鳳來春風花冥冥鳳去秋風荒草生嬌娥舞散高城暮青山迴隔丹丘路斜陽門巷語烏衣細雨汀州飛白鷺江空天闊鳳影遥謫仙吟罷誰能招六朝宮闕烟蕭蕭月明半夜人吹簫

右鳳皇

宋家天子遊南國紅粉三千臺百尺歌鐘激浪楚日白簾櫳凝樹瀾雲碧淩歊高宴金輿來侍臣狎笑朱顏開臺城宮扉鎖花柳寄奴土障生塵埃昏昏醉夢春風幾不顧江東數千里酒罷歌闌帝業銷青山空映當塗水

右淩歊

賦烏江山廟

鉅鹿一呼坤軸折咸陽宮殿經三月鴻門壯士斗鶩飛寶帳佳人劍光裂芒碭雲氣騰眞龍縞素三軍明至公入千子弟風雨散拔山扛鼎成何功天亡戰罪徒云爾欲問英雄呼不起荒祠古木擁蒼烟夕陽長照烏江水

促織吟

高秋白露如零雨促織驚寒近牀語美人不寐空閨深共向西風訴離苦玉關征人去不歸無書寄與來鴻飛背壁孤燈焰清淚誰家急杵敲寒衣寒衣八月當寄時今年獨恨衣成遲天吳顛倒舊繡裂春

蠶東損新緜稀夜長抱膝三太息此懷促織那能知微霜淒淒月欲沒四壁蕭蕭聲轉急吟成錦字長相思萬里秋空凝愁碧

曉霜曲

空雲黯淡青鸞斜月色慘慘黃鋪沙九天青女曳裾帶笑拋珠露成飛花僵禽嘶颯動庭竹城上啼烏怨如哭瑣窗疏簾點輕蠹古砌芳花凝碎玉繡帳垂深人影處兩兩金烏噴晴霧春濃入骨不知寒屏外東風倒回去燭龍破夢曉晴光酒波激灩酥花香笑看碧瓦凍鴛鴦豈知茆屋悲無裳

班姬吟扇圖

昭陽歌吹圖春濃秋風蕭蕭長信宮氷紈相對慘愁色焉知與爾同秋風空庭無人綠苔滿搦管凝顰寸心違孤吟聲入蒼空長行雲日暮含情婉孌淚斑斑扇上詞妾恨緜緜扇上絲輕塵鎖篋素月暗初寒寂幔清霜飛一時淒涼子載惜宛轉餘妍寄丹碧人間恩怨非無心三歎綠衣空嘆息

雪夜

樓高夜深風撼扉酒醒雪落寒生衣空山萬木凌雲合隱隱蒼兕鳴聲悲西隣吹笙宴豪家畫燭搖空光爍爍陽春入醞朱顏酡玉壺催箭東方白閉門凍卧一長歌任渠盈尺無人過袁安高節世亦有洛陽令尹今無多

送陳端叔游盤山并寄友人

一尊三人同吟嘯風雨夕情歡宛在目別思已盈聽天風北鴈吹來書書中問我今何如別時有詩寄君去書來何事新詩無君家有樓名望遠舊約幽人遊歲晚猿啼鶴舞迎長裾雲影泉光浮疊巘山中酒熟梅花開何妨滿引傾千杯高歌響撼金華洞白石鬱鬱行蒼苔山南山北多詩才想見飆沓飛車來百年盤峰此客少諸君意氣須傾倒

殺虎行

蘭溪太守令劉昆獅虎有耳胡不聞夜深妥尾古道上日薄搏犬荒

城根風吹黃茆走白額獵夫一見懽踴躍亂刃交揮白雪翻雙胖拳迸金丸落後車縛送如獻俘當軒裂肉空須臾長河無蛟惡黨靜里中三害今何如平生意氣多豪野亦欲短衣馳疋馬一掃腥魂險穴空長歌慷慨南山下

留別宋愛廬

括蒼名山列仙窟一洞寒雲扃白日黃精已辦空山糧青鞋欲躡幽人迹荒城九月風雨多兀坐空齋聽蕭瑟溪南木落艸色黃千峰蒼蒼老秋色明朝且訪淵明廬琴書四壁一事無菊花滿籬酒滿壺幅巾短笻成畫圖插花傾酒歡何如氣酣目送飛鴻孤長歌西望歸來平

次韻冬夜吟

荒城虎號風色變雲翳天星沈不見起呼斗酒拔劍舞照空神光燿流電洪濤晨翻東溟空山石裂山鬼驚酒闌匣劍長太息怒氣沖冠黃髮森風埃茫茫暗六合日月炯炯懸丹心少年意氣浪自喜讀

書無功不如已傭奴坐享鐘鼎貴公等政堪溝壑死更長凍雪三尺深抱膝高歌茅屋底夜光橫道驚瞎目陽春抗音掩俗耳蒼天千尋兮地萬重嗚呼知己之士眞難逢

子昂模韓幹牧馬圖

開元內廐多名馬畫手無雙數曹霸弟子韓幹筆意新承恩亦向天墀畫含毫拂練五雲動旋關轉軸羣龍化圉人臨閑振金索御鞁初卸收黃帕豐草聯槽畫不斷飛花卷仗春停鑾西風回首征塵生蜀棧青騾愁獨跨趙公何從得此本步武曹韓相上下驪黃掃空四海眼丹青妙績千年話誰云此馬不復存看取匣中光炤夜

落花行

東風吹花花作團美人脈脈憑闌干倦投紅筵逐舞鳳故尋翠袖蘂釵驚去年送別城南道城南飛花委芳草關河萬里人未歸風雨一番春又老抱愁無語還空閨拂釵攬袖香依依綠陰鏁窗蝶影斷空枝弔月鵑聲悲青春不復回游子一不顧期美人掩淚長相思恨身不似花能飛花飛終恨沾塵泥安能與花飛去陽關西

寄李坦之

幽人一出九鎖山朝吳暮越無時閑烟霞縹緲隔清夢風埃慘淡傷朱顏今年閉門瀫江滸煮藥高堂奉慈母春深花落愁不知高樹新篁響風雨天涯獨鶴少儔侶我時過君得晤語江空日暮孤雲飛西望青山渺懷古山中之人不復回松聲澗水含清哀洛陽年少今亦老漢廷卿相誰憐才人生未遇休慘戚浮榮无根易超忽千年間氣文章在半夜高吟鬼神泣相逢三月一字無近來清思知何如

苦旱行三首

五月苦旱今未休青空裂火焰新秋雨師不仁龍失職百鬼廟食茫無謀我欲籲天訴時事只恐天公亦昏睡蒼生性命吁可哀風雲何日從天來

皇天不雨一百日千丈空潭斷餘溼連山出火槁葉黃大野揚塵烈風赤田家父子相對泣枯禾一莖血一滴中夜起坐增百憂雲漢蒼蒼星歷歷

吳鄉白波田作湖越鄉赤日溪潭枯金禍不換一斗米細民食貧金已無連艘積廩射厚利嗚呼此曹天不誅聞道閩中米價賤南望梗塞悲長途

落葉行

山窗獨眠抱秋冷四壁無聲中夜醒天清急雨忽萬點月出枯蛇紛眾影開門颯颯非故林滿空亂葉搏愁陰石澗流紅細泉咽蘚徑掩碧孤客吟高秋共誰聽蕭瑟却憶江南遠游客楚天搖落白日高萬里扁舟蕩秋色江南客未歸山中葉亦稀相思遶遍寒樹下有恨願隨秋風吹山空夜月風漸微毿毿霜露沾人衣哀鴻獨叫殘雲飛

春雨曉潮圖

昔年曾看錢塘潮龍山山下乘春濤中流回首洲渚變孤塔不動青崖高雲昏水暗雨陣黑雪噴電轉潮頭白浙江亭遠亂帆飛西興渡眼千花溼空江茫茫魂欲斷歸來十年今復見浩蕩東風滿畫圖淋漓海氣飛人面春深故國芳草生鵑夷遺恨何時平重游弔古惜未得掩卷歌罷空含情

殺虎行

濱州胡氏至元間贅夫劉平携二子戍棗陽暮宿沙河虎至曳平去胡氏挈虎足呼七歲子取車上刀遂殺虎救平奔季陽僅三日而死季陽趙侯上其事爲復其役而旌其閭云

劉平夜宿沙河濱猛虎怒曳車中身妻奔挈足兒取刃殺虎扶歸季陽城虎雖已就死平亦不復生婦人義勇驚四海朝家旌節垂千春嗚呼征戍當軍興鋒矢錯落尸縱橫是時不獨虎口死幾人痛惜金釵分太平何鄉非樂土骨肉燈前夜相語願君寫取麒麟與鳳凰傷哉此圖當卷去

寄黃晉卿

繡湖有客今奇才豫章千丈翻風雷讀書蓋坐廣文館騎馬欲上黃金臺石頭城邊訪遺迹長吟不換公卿檄故山叢桂喚君歸十年被

禍無人識我游東坡誦佳句風雨深春綠陰暮孤舟落日覺空回去燕來鴻不相過文章落落俗子嗔賈生論去揚雄貧一時楚作失意士千載同是非常人相逢車蓋不用傾與君異縣情已親卜隣未遂三朝去日夜悵望東南雲

追和坡翁松風亭梅花三首

老坡醉墮南蠻村賦詩喚醒冰姬魂松風亭高爽瑤蕤羅浮山頭月昏昏朝雲已空嶺外夢陽春自到江南闤主人寡標迥不俗當時盧事今再溫高歌起踏中夜月不眠坐見空山敵炎荒萬里謫奇飛玉堂回首深君門綠衣飛去梅樹老千載白鶴應能言村居原子且勿出相看痛倒花前尊

平生江南烟水村梅花欲開先惱魂翠毯醉臥花下雪銀燭爛如林閶昏頻年旱飢酒禁重病肺抱渴如文園夜寒霜墮月滿屋松風一曲山蔚溫嚼花自嚥清淵液吸景不待朝霞歛舊游俛仰未成夢歲晏蕭條空閉門故人萬里不得見新詩一笑誰堪言水香花蕚春振起安得快意浮吾尊

佳人獨立空人村天公與香來返魂朔風倚竹翠袖薄凍雪拂兜玄雲昏我居山中卧愁寂十年不辭西湖園水荒月墮破夜夢燈青火白凄餘溫明朝爛熳三尺雪亭亭玉樹迎初暾冷光韶映虛白室清氣散滿無窮門此時妙趣誰共領對花宴坐終忘言微吟覓句漫自苦況有檀板傾金尊

後苦旱行

青空晶晶月色白竟夕飄風簸城陌禾蕫揚塵未足驚千頃滄江亦龜坼前年一旱困未蘇四年二年見所無荒村十室減八九斯人化作溝中枯田廬盡入兼幷室妻子存者今爲奴空名賑飢不得實並緣官粟私門儲民田無限紛自恣貧弱祇賴天公扶吁嗟旱禍獨爾及天道冥冥知何如

答黃晉卿約遊金華三洞不果

子從金華遊寄我金華篇金華相望半百里嗟我欲往心茫然涼秋

九月天旱發芙蓉前峯回路轉僧舍盤澗水不斷松聲環玉女孤鬟落葉裹杳杳白鹿鳴空山山空洞窟呀半吐青芝如花榴卵乳高巖覆屋蹄結搆亂石迎人欲飛舞其餘二洞更迥絕異象殊形鬧出土空窗忽透中夜日飛簾長挂青天雨仙家樓觀何崢嶸赤松真氣丹光横初平子安期生相逢一笑應相迎我生胡爲墮世網回首白雲空爾情

燕子行

清江朱樓相對開去年燕子雙歸來東風吹高社雨歇一日倏忽飛千回翻身初向烟中没掠地復穿花底出花飛烟散江冥冥城郭參差滿斜日無情遊子去不還短書寄汝秋風前繡簾不卷春色斷空梁泥墮琵琶絃飛檣冉冉瀟湘浦春盡天涯路脩阻一夜相思柳色深獨上樓頭淚如雨

寄黃晉卿

故人別我今何適書來倘作吳興客天目雲愁百里陰太湖浪激三州白孤城郡莽雲痕底高秋悵望川途隔周南太史終歲滯洛陽年少何人惜似聞幕府招延君法律應須早致身腐儒白首擅笑屑游戲聊復驚庸人客中得士佳有餘新詩滿幅來起予人生何樂在知己素心不爲食有魚青楓葉赤照野水飛帆翠蓋何時倚念我孤吟口斷腸閉門寂寞秋風裏

次韻苦寒行

江雲凍黃青日蝕苦寒欲裂誰能那蛟鬚冰脫偃起立鶴春風高退飛過陽春却在五侯家綉被不禁妨睡課擇觴藍眼送一曲閒閑下簾熏百和君莫笑窮詩翁蕭蕭破屋簞瓢空隨陽恥學南征鴻漢時袁安卧雪中至今千載垂清風

梅枝桂枝歌

槎牙千歲枯梅枝鐵骨孤瘦苦爲衣不留花葉混凡木默謝規削含天機嚴陵主人欣得之朝披暮倚長相隨清餘冬樹雪月豔潤結夏林烟雨委千峯萬壑同來路飄然今復逝何處已將形影共歲寒肯

向風塵爭捷步羅浮花開春正繁安得攜爾同躋攀手招仙人吳淼鳳側身飛去青雲間

和李坦之九鎖山聞簫

青山九鎖多飛樓仙人吹簫樓上頭洞中鳳舞花冪冪潭上龍聽雲悠悠曲成三弄猶未已夜深月出闌獨倚汎聲流響滿千巖長松怒號悲風起一從之子離故山夢憶嫋嫋空濛間錢唐道士紫玉管時復聽之開心顏斯人忽去無消息回首山中亦荆棘憐君獨客向江城青楓墮影天霜白知音之士不可忘感時撫事成永傷莫怪當年向常侍愁來聞笛賦山陽

墨竹行贈元生

洋州太守天下無墨竹一幅千金俱當今李公得其法聲價絕代傾鴻都元郎眉宇清如水早年放筆仍相似静觀真態燈月下獨玩天機風雨裏渭川千畝春林深瀟湘一片秋雲陰引竿鼓棹咫尺近弔古渺渺悲人心東城重來春欲暮寫遍人家屏與素墨痕蘸袖雨淋漓蹊騣馬歸花滿路古來奇士非畫師能事不受塵埃羇屏蟠成竹手不知根源一一葉與枝我生愛竹忘朝飢歸來城南結茅茨當窗萬个志已足安得與子同幽期風帆落日翠袖違高歌把卷長相思

桐廬夜泊

合江亭前秋水清歸人罷市無餘聲鐙光隱見隔林薄遥雲閃霧青熒熒樓臺漸稀鐙漸遠何處吹簫猶未斷凄風涼葉下高桐半夜仙人來絕巘江霏山氣生白烟忽如飛雨灑我船倚篷獨立久未眠静看水月摇清圓

山樓秋望圖

荒厓蒼蒼映高樹樹缺飛樓秋色暮樓中有客獨凭時溪上何人却歸去風埃低垂傷我顏厓窗乃得專其閑晴窗捲卷意未已一夜夢遶江南山

飛來峯

何年靈鷲西飛來平地湧出青瑤堆老根盤絡樹奇古不著寸土天

所栽上有長藤走寒蔭下有積葉黏枯苔懸厓孤撑危屋覆古龕寶上出空窗開山根幽泉行未遣細響激激隨潺迴流風忽起林影亂秋日欲落猿聲哀我來臨流一濯足試歷窾穴窮崔嵬胡然列像森怪恐高下斵鑿紛巖隈當年眩人憚吳越怒勢方張誰敢摧形堆勢夷時至塔蕭颯暮出巖寒灰可憐卷石亦當厄舊觀一失何繇回人間好山政無數爾曹錯擬鷲九垓人區冥冥幻鬼窟更侈金碧傾瑰瓌惟應震蕩再開闢始得一洗無纖埃平生山水興不淺亦擬勝處聊徘徊空亭坐對增嘆息出山始覺心悠哉

嶠西梅花

嶠西古梅側欹側一半花開出官道道傍過者爭注目弄蕊攀枝矜嫵好幽姿詎肯隨俗態高艷何如委凡草心非夙契謾相逢計失深藏難自保何如空山荒澗底千年古徑無人到衆香不道蜂蝶知落英惟有春風掃會當移植遂爾性不用哀吟對枯槁

梵隆畫蕃王獻佛圖

如來晏息雙跏趺碧海涌座紅蓮敷身如浮雲與枯枝一豪無有寧顧餘不知何圖被服殊叅耳卷髮黄虬須猊巨象先後驅寶盤五色摩尼珠歸誠贄貢陳區區拱手傴立顏和愉足明神化羣情趨耹然韋布一懦夫乃獨抗論非空無見之不肯脩勤渠羣嘲衆嗤謂爾愚作詩三嘆還君圖

題趙守雲壁振衣二亭二首

臙脂山北厓光青中含層白雲英英玉烟乍出翠屏裂碧海忽涌銀濤生主人一見欣恰悦收攬奇觀歸千楹仰看垂天作飛雨俯視叠影浮晴泓卷舒萬變真體在動静不測神機行慭然妙處當自領豈但卜築誇經營武昌亭臺一十萬誰家絃管無新聲青彩不受塵土涴玄真獨有山林情座間翰林老詞伯健筆一落何崢嶸書辭俛仰二十載却驅五馬東州城卷中携此千仞壁使我想見獨神驚

右雲壁

人間埃壒紛茫茫染衣能緇眯目黄誰知深士本無污有如澗水涵

月光武昌參軍庶務劇喧闐牒訴環咨榜九衢躡面踏斜日疲馬嘶汗如流梁城隔咫尺有丘壑白雲翠壁搖滄浪危亭直上宇宙闊振衣長嘯天風涼俯視擾擾衆蚊聚仰見矯矯孤鴻翔神怡體曠心目適便欲超忽凌八荒眉平獨高當時笑騷語千載遺芬芳羨君拔俗古來少況復餘事攻文章飛霞之佩高頡頏餘子滅沒誰能望

右振衣

和申屠子迪春暮田家即事

長河無際浮空冥一鴻可瞰千村青黍苗蔽日不見土下有晴水鳴泠泠白魚肥美新酒熟飲食俾爾老復丁叫囂無聲桴鼓息中夜酣寢何曾醒我來值此良自慶公餘但欲深閉扃歸耕未成強徇祿飯蔬不恨無葷腥

脩河道中

雲穿漲空如刷煤疾風怒雨相隨來我身中流四無際高浪掀舞聲喧豗冥冥不復辨咫尺觸樹乃始知灣隄破篷淋漓濕被面相應爲

我崩塵埃暮投村店雨未已上年漏屋生莓苔跳蛙鳴蚓入我屋四壁聚蚊成殷雷中宵不眠坐達曙嗟豈有意茲徘徊符移聯絡星火急撥水洞決隄防開河渠使者峻督責奈何天意方爲災負薪築土非所憚强顔俛仰胡爲哉

孫孝子詩

保郡新城孫孝子起家掾曹宰百里母病去官如脫屣躬嘗湯劑悲不起結亭塋兆廬且止朝吟暮咽淚穿背誓言終身守松梓孀嫗孤姪寡嫂姊割產廩之厚薄已嗟公之行無與比飛書上聞揚厥美華表煌煌著千祀禮廢世季撓風靡披衰肉食怡弗恥傾貲異教諸非鬼棄喪忘哀亟從仕我深嫉之人所誠誦公此事尤卓偉秉彝與天互終始皇化淸明敦孝理公今作官在風紀願令污俗歸一洗四海扶之循聖矩

追和吳玄夫寄韻

去年風雨人過門咫尺款語勤相慍感君此意深到骨淚落聲放不得吞驚心昔別又五載日月欻忽如跳奔一官浪走千里外長淮巨澤波渾渾挐舟循緣逐雁鶩負土卷婦驅蛟黿老親同來竟舍去我足雖繫思騰騫安知一朝奇禍作悔不早計回南轅少年藹鋋類戟士挾執鞭弭仍橐鍵祇今憂患黯消落但欲燕坐忘朝昏京華游從君最厚篋中手餘今猶存雪窗重坑每共宿泥塗軋轢交相援青春忽作悽慨別拂衣便指山之樊九沖斜日重回首御溝新柳垂周垣霜蹄暫蹶未爲失天路再騁誰能藩索居無人思轉劇鬱鬱莫吐胸中言仙華絕頂有奇觀下瞰海日扶桑暾拔裘試叩玉女迷把酒還酬粵客魂著書築室約歲晚與君霞帔同高掀丈夫顯達奚足論要乃不朽垂乾坤（粵客謂謝皋父）

雪中簡吳子彥

北風吹衣馬凌兢回頭往來降復登敬亭相看最不厭今朝蔽障玄雲層歸來靜聽打窗雪松爐細撥寒灰騰故園梅花入我夢誰遣鐘鼓催晨興吾宗潭潭萬間屋隙宇容客逃嚴凝去年之客豪邁俊美

人狎坐酒如澠今年之客貧如僧茗椀擁雪爇吾冰人生彼此各自適問君誰愛當誰憎只愁歲晏舍我別（下闕）

吳禮部文集卷四

吳禮部文集卷五　　續金華叢書

古詩

寄張師夔求畫

我於山水宿好敦早年畫亦窺其藩鄙觀作者還自愧一朝棄去無
留痕張君妙悟有天趣不待師授知根源宦遊往往得佳勝目力所
至氣已吞烟雲莽蒼蕭湘蒲樹石慘淡江南村漁梁茅屋帶林薄點
綴淸妍難具論宛陵城中數相過雜遝縑素方塡門謂予雅愛不見
索豈有强求持瑱璠君不見燕公大筆斬豪貴王宰不受促迫頻古
來奇士多異俗所以千載名長存吾言如斯亦非徽君諾已定應無
誚

舟行得風

江豚印鼻噴驚波秋來江風西北多掣帆鼓篷疾於電銀屋怒擁高
嵯峨江南江北青山色著意相看忽如失我行小遲亦何害人生取
快寧多得賈人舟子勿嘯呼野有垂泣耕田夫三月不雨田水枯

過池陽遊齊山洞

城南飛橋跨淸溪度橋並麓千丈堤堤窮水盡翠微出繫馬道傍尋
杖藜巉巉石骨不見土一色斲削靑玫瑰怪巖奇竇紛左右絕頂俯
睨長江低當時登高插菊處至今勝日爭提攜荒亭已頹斷碣仆籍
草荒地寒猶喻杜郞風流杳何處祇有玆山仍號齊其間一洞景更
絕喜子曾遊知舊蹊踰岡陟巘數里險路斷忽復忘東西石芒鉤衣
藤罥帽荒榛叢篠交冥迷遙呼野人問不識下趨知路糊邊唯前瞻
佳處似彷彿興倦不惜重攀躋徑穿蒙密得竅穴俛首匍匐膝拄臍
日光忽漏天宇小所見政爾如醯雞流蘇垂蓋結高房旁入詰曲房
與闥扑書二碑史氏植欲讀奈此苔蘚泥斯人好事世亦少撫覽仰
視花無梯崖間名字半磨滅後來遊者猶堪稽洞中風出蝙蝠亂日
暮雲氣寒淒淒返尋林麓出山下虎蹤歷歷皆新蹊僕夫警喜行路
詑歸來追憶猶神悽平生好奇已成癖世途更倦思崖栖模碑幸寄
郤稚龍我詩仍欲煩鐫題

錢舜舉摹李伯時畫鳳頭驄圖

汴都五馬來西域當時絕入龍眠筆錢郎摹得鳳頭驄想見摹中更
殊特大宛渥洼擬龍種開元內廐森天骨超然意氣欲爭雄直比來
儀稱瑞物宋人兵力非漢唐希陵開寶徒探擭見畫成禽侈告廟於
嘗放職修來王吁嗟元祐乃致此信是當國謀誤更諸賢一去寧復
得此馬不在吾何傷

赤松山圖

昔年曾踏山中路路入桃源正春莫落花撲面東風來飛觀石羊
泉去拂衣起隨醉道士爲指皇君牧羊處山空石化草芊芊祇有荒
祠蔭高樹神仙之館多飛樓錦牀對卧樓上頭松聲澗響兩娛客禁
夜琴笙不肯休十年身墮黃塵裏乍喜歸來山尺咫開圖眼中赤霞
起萬嶂千峰翠相倚寄書約我同心子再曳靑鞋從此始（往年與秦子長同遊）

挹翠軒爲監州賈子素作

廣文官舍青山圖青山不受人招麾使君胸中有幅奇大揮椽筆坐

致之罪烟落几送秋色巖樹排圖呈春姿淸英之氣不盈掬淨洗塵
土仍充飢紛紛倚席廣文見豈比今採稱能詩一朝爲兒發光彩寧
復打頭嫌屋卑使君退食嘗委蛇岸幘燕坐同矜期琴淸茗冷半[illegible]
復雲去鳥還微吟詩野人來窺門外屐一笑儻許相追隨

柴桑晚色圖

先生早賦歸來篇柴桑草屋依園田重華墳遠淚迸泉聊復以酒陶
其天野人田夫相周旋偶失姓字寧非賢淸晨叩門來翩翩手中有
攜壺負肩要進觴酌雜亂言醉即麾去我欲眠氣韻太古羲皇前祇
此自足垂千年匡廬影落晴江邊故墟老木淒荒烟我嘗過之心惘
然是圖物色誰摹傳願起九原從執鞭

蠶桑圖

詩圖草木蟲與魚豳中寫出幽風圖忠臣方寸萬物色欲使目擊知
艱虞公宮親蠶古遺制手持青青看風戾四海枝條雨露春萬家機
杼昇平世誰知後代歌舞荒蕪雲蕩鳳金煌煌歲輸不了一日費紅

女夜泣寒無奈畫師此意誰能識不寫尋常奇麗資歡恭娟娟郎諫書品月人間當第一

仙壇秋月圖

宮扇馬遠畫宋寧宗后楊氏題詩自稱楊妹子

宮中美人秋思多夜拚明月追仙娥畫闌桂樹倚樓閣碧落天壇飛珮珂畫師不解西風夢肇端便有華陽洞裏將妍畫寫清詞輕扇君王心已動炎精季葉堪嘆嗟翔爾妖麗傾其家巾生遺禍到濟瀆鄙中丞相眞奸邪吳宮一掃荒烟冷舊事淒涼復誰省百年示鑒不可忘留與人間看扇影

原詩　人道中秋明月好欲邀同賞意如何華陽洞裏仙壇上今夜清光此處多（此白樂天作）

五月一日即事

黑雲翁渤如頽山白雨注地聲潺潺須臾雲徹雨亦歇斜陽口著高林間林間沈沈萬濃綠影弄微風自相觸新蟬忽作去年鳴使我悽然感心曲

歷山尋眞觀

縣西荷江勢寥廣岡嶺綿延高作障歷山與界接東流道家樓觀森南向重華遺跡豈在茲俚俗相傳恣誣誑黃冠口口綠禮法旁屋卑栖龕帝像三池八言有靈物禱禁數鼎挐瓶盎我為旱請不敢詰亦復鞠躬脩俛仰頌衿長景方雨劇隨下憑高聊一揚隔山遙認舒州山隱隱孤城拍烟浪

七月十八日出郊外抵昭潭沿道觀蟲食松葉盡枯感而賦此

縣南縣北幾百里沿道蒼松半枯死蟲蟲無數枝上懸食盡青青成蘭子雪霜不朽千年質攫敗一朝天所使幾髯磔磔怒貙張流膏滴滴泣未止頓令林巒少光色政似蟾蜍困螻蟻士八云此實旱兆昔歲逢之旱無比炎風烈日勢轉虐更說飛蝗西北起救災無策空自嗟誰能為挽天河洗

謝張稅官惠山水圖

昔經九華過清溪還向青山答翠微歸來卻睹公謝書夢境恍惚何神飛一官復忝府下邑心勞政拙遭年飢清游高咏事遂息遙看畫舍徒依依長身張公江海客相逢墮此荒山閑手揮東絹兩巨幅自持送叩我扉寒林枯木帶雪色春江遠浪搖烟霏挂之空壁淡相對想見盤礴深天機頗聞輕舟數來往應識弄水亭前磯援毫乘興為一寫重與此郡增光輝商征奇贏算急白頭落落知音稀賀中幕府故未滅局促肯受塵埃穢金華幽人亦念我嘆息歲晏何當歸

李漑之賦廬山雪夜舊遊商德符畫

王郎孤擇剡溪雪譴仙醉吟采石月何如彭蠡雪月舟前望匡廬中夜發松林燈火深幽幽僧窗澗壑寒廬山李公之詩商公畫詩是奇絕平生遊乾坤清明浩無際俗子塵衿那得值詩畫同成一段奇彼此天機自深契鄙人好畫復好詩仙舟可望不可追都門昔別二十載展卷動我長相思臥遊入極誰能窮月天雪夜如見之（至治辛酉為李公作）

（雲臥八極賦）

池陽紀事

至元四年十月冬池府承命兩馬驅惟池學廉素騁臺千華七八餘豪雄爾行按覈務盡公校官遣借俱譏庸惟有裴瑾心頗同貴池屬邑最近鄉挐舟此去宜先從人言藏器張其鋒昔嘗往者人為懷焚香再拜先聖宮願依皇靈保微躬沙夾一帶臨大江上有牧地連元戎悍卒夜伏蘆葦耳按行不侵循舊封伏者引去無留踪官撤周遭十里通數家根據窟其中良田美稼供螟螣按圖詰實辭皆窮歸途卻繞山之東小屋突出婦女翁前遮竹輿挽其紅臼挺四出相奔神忽擒一夫捽其胸態茲事者衆所攻捶擊死轉恣毒凶止之不可徒忡忡為陳法理開其聰稍復散去穿棘蓬古來王官勢皆崇尸取鼠壤須臾空我今有志權不充念之羞憤徒滿容明朝捲出新河旁溯江未遠騰顛風排磯怒響如撞春倉皇未及挂短篷櫓檣傾側浪飛帆已分投骨歸魚龍一卒力勝百柁工正帆近岸離奔洪同舟神色方恰融此行不謂有此逢善人每倚天為宗天亦憐我何崇崇書生

昧事眞愚惷猶欲區別見寸功微官已及三年終歸歟歸歟逐輕鷗

潘墅成節北山二手帖

潘公挺挺立雪松鄭公矯矯當道熊抃排老檜竟死終平生大節將無同豈無他人筆畫工兩公聯比得所從再拜稽首桑梓恭凜然百世猶清風

代東吳子彥提舉（孫爲贏建都官）

相君作楫功有偉誰甘不渡橫野水天上亦有都司空人間莫羨魚蠻子米家書畫光燭天不知定占幾萬錢玄眞天隨易約東且放蓮葉浮空仙

李龍眠飛騎習射圖

龍眠手帖云元豐初點簡南宮試卷畢乃預集英殿門應奉廷試因得至衛士班見飛騎習射抱毬楊枝戲時乘輿將幸寶津今追圖大概云

東都全盛稱元豐天子慷慨思奇功蒐兵閱馬振百度坐欲折箠笞羌戎羽林衞士天下選內廐汗血皆飛龍射毬穿柳雜戲劇移置行陣寧非雄從臣絕藝龍眠翁曾侯喚仗明光宮衎髯飛覩親眼見十年落筆逾精工君不見開元天寶馬蕃庶畫手亦有曹韓同承平渥育賴休澤人與物會眞奇逢好頭赤玉五花驄轉首一笑浮雲空盛衰反覆古今夢寶津無樹吹秋風紛更擾擾竟何益禍起大梁塵再蒙披圖考古三嘆息我思聖人夏日中

秋山樓觀圖

柳道傳常侍以荆浩所作巨幅縮成小卷

奉常先生客燕都縱閱三館之圖書秋山樓觀忽到眼印章猶是宣和儲當年絕藝洪谷子身在太行秋色裏萬里雲飛木落時遙寫朱闌半空起先生恢廓山水胸紛紛畫史雖爲工偶窺得意微妙處自出變態經營中蘭亭易用燈展影梓人乃以堵畫宮莫言尺素非巨幅形體雖異精神同京塵歸來二十載篋中寶氣騰晴虹一丘一壑金華下以道卷舒無愧者淡然誰識先生心許我閒來時看畫

紅玉杯爲陳雪嶠太祝賦

夷人採玉河源水夜候霞光燭空起持歸萬里售中州琢刻爲杯世無比截肪栗色非不奇雞冠通赤希見之甦開乍覺爭注目誰復更顧黃金巵小槽新壓眞珠滴擎向碧桃花下吸但餘落日爭光輝未許妖姬比顏色主人今代陳孟公閉門留客酒不空千金之囊五花馬不惜買醉酬春風公侯家世多珍物獨寶此杯爲故物華堂舞罷飲闌時什襲深藏莫刓缺

送蹇天山之江浙簡校

君家世朔漠來住嚴陵州嚴陵接蘭溪一水清悠悠一水中間不相識數千里共京華遊今晨過門索詩句卻挂雲帆向南去禁林秘府歷已周去坐錢塘省中署省署官清秩更優何簡諸曹賓機務質中書傳今得試況乃年華未遲暮西湖春水生綠波嚴陵咫尺先經過迎家俱來笑且歌壽觴老生雙鬢皤手不停披口吟哦無功祗恐遭譏訶都門見柳鄉思多送君行兮將奈何

三月十八日張仲舉趙伯器吳伯尙王元肅同遊西山玉泉遂至香山

肅清門外春草靑背城曼衍趨郊坰西山曉晴出蒼翠高下不斷如連屛道傍巨冢烏鳥噪寒食野祭遺殘腥溝深路狹雪泥在幾控瘦馬仍跰躚行行山近寺始見半空碧瓦浮晶瑩先朝營構天下冠千門萬戶侔宮庭寺前對峙兩飛閣金鋪射日開朱檻截流鼻石作平地脩梁雄跨相緯經平臺當前白玉座刻鏤精巧多殊形常時御舟此遊幸淸蹕妙響魚龍聽沿堤萬柳著新綠未見蒲葦彌烟汀鳧飛鷺起渺空闊便我淸思凌滄溟遊船兩兩棹歌起亦有公子攜娉婷主僧說法據高座撞鐘擊鼓聲發霆欣然肅客導周歷顧瞻幻怪何神靈後園小殿翳花木綉幃香閣猶深扃坐陪方丈談臺臺伊蒲清供分餘馨出門迴風掠人面前後復歷覽與匡泉乾土勁草樹少祇有廟塔高亭亭香山蘭若金碧舊猶餘大定殘碑銘長松老檜見未有濁水穢屋鳴淸泠攀危陟峻劇喘汗卻下迅足誰能停班荆列坐

荐花裏持觴受此香雪簪日規漸隱半峰側酒行不盡雙玉缾眾賓未醉有餘興惟我卻飲嗟獨醒疾驅口馬路已熟遙見樓堞塵冥冥歸來門巷未深黑春雲黯黯明疏星虛文官況淡於水斜復聚散如浮萍玉泉頗恨不少住客意更擬同揚舲明朝清遊隋夢境擁書却坐槐陰廳

題張仲舉爲鄉人作西原隱居記後

張公夙省山林趣爲愛西原隱居處拄杖寒雲記昔遊結屋脩流約同住國風詩裏桑十畝人史書中棗千樹故鄉樂土不可忘一笑歸來未遲暮

陳教授捕蝗寶坻歌

去年之夏蝝生螽捕除分道疾如風寶坻從事心獨苦調選強力休罷癃焚香禱神神與通蝗自相食一夕空大書聯帛擕歸馬兒童父老爭言功我聞開元相姚崇按稽古法畀火攻目前除患事應爾潛孚乃在冥冥中當令明良布德澤四錢米斗何難同近聞遺種時出地若遺督捕無如公

分題賦絳守居送王致道僉事之河東

昔年好誦絳守文苦厭箋注徒紛紜細推艱辭屬斷句怳若曦日開蠹昏姬周文訖西漢絕入代委靡如瀾奔韓門巍巍能得闖兩馬騎出盧與樊聱牙詰曲漫自喜豈比盤誥妙理源重歌月飲志魁紀似撫奇險歸雄渾南陽遺編盡零落東雍故劉僅完存精華秀發絕塵語豈但鬼眼并瑤翻高才往往或橫出亦有羅創全不煩後來摹擬風更下務以怪勝棘舌根平生未識守理所正恐謬訛乖討論中朝御史出持節按轡歷歷咨周爰省風訪古亦迺職爲我一弔殘池園柏槐高下幾歲植虎豹西南何處門蹴墉彷彿隄北努望月想像渠東鶩甲辛池泓梁子午違罔近閨闥復原宴遊賓旅鐘鼓樂池臺花木闌井軒荒基壓跡應莫辨祇見古流猶入汾鉥心掐胃良亦苦臨風三酹招其魂先生鄒魯文雅馴玉堂潤色王言綸咸池大章已高卷聊遣巴渝充下陳嗟予宿有好古癖莫笑蹇淺疲精神幸譚故寔補遺闕以自娛悅勝童孫

百魚圖

小魚戢戢同隊嬉羣魚出沒相追隨鱣鮪公掉尾殿其後氣滄變化非凡姿水深蒲藻相因依嗟魚之樂魚自知畫師點綴百態具問爾甯日何繇窺大罟密網紛如織鶩市何曾持盈尺有生嘗抱渴澤憂相戒徒聞過河泣江湖新水春拍天安得魚我俱悠然問道君王開靈沼廣罹周頌多魚篇

三月二十三日南城紀遊分得朝字

蘺蘼老生雙鬢凋長年挾策陪吟諸春光忽盡餘一日休暇偕此同揚鑣南城塔廟不知數往往遺迹傳金遼頹垣廢巷多委曲高門大館何寂寥舊時宮闕向南路脩廊千步應迢迢豐宜門頭楊柳色壞障突兀留雙標人家漸稀野景曠彎迴繚水低平橋牡丹藝植此最盛畦連畛接相縈繚望彌數里地如繡千本萬本爭嬌嬈深紅淡白態各異黃紫不數魏與姚雒陽風土詑前代卻覩幽莫偏蕭條天都王氣鍾地脈坐受北面羣花朝徐熙趙昌死不見安得對此圖生綃水邊小亭容可款置酒折花圻見招霞舒雪卷炤四壁時有落絮來飄飄縱談文字送觴酌鬧以嘲謔更喧囂雲陰慘淡雨欲落祇恐日暮歸途遙須臾亂點草葉動白楊樹邊聲蕭蕭水淋衣裳泥濺幘疾走十里趨城譙同遊莫怨歡事阻天意欲活田間苗瓜移金爵麗斜日暖暖天宇開微霄向來卻恨不少住過門下馬仍相邀人生會合豈常得況有師長聯賓僚病憂不飲須自苦歸來磊磈誰能澆故園桃李夢飛到鐘鼓驚喚催明朝

分韻賦二疏供張圖送王善父司業致仕歸

長安城東門雜遝送客車客車數百兩高蓋蔭華裾西都明主優賢日東海老臣辭位初一家父子信奇事況乃同時還里閭停車下岑坐張次轢牲行酒聊躊躇當時送者亦可喜惜哉名字無人書黃塵漫漫長安路疾足高才恣馳鶩祇見人覓公卿來不見人送公卿去朝衣載束輒紼歌擁露何如白首樂故居趣賣黃金日供具賢哉疏

壹叁柒册97版

大夫此事從古無後來復有楊司業昌黎稱是斯人徒王公官與楊公比一旦飄然亦相似高節清風凜終始與取貢工繢畫圖共仰脩名昭青史

分題賦三高祠送馮公厲參政之江浙省

陶朱半策傾強吳功成攜家浮五湖洛陽仙客思蓴鱸秋風挂冠不少須甪里先生傲屠沽日採杞菊充庖厨三人世異出處殊高哉一節同是今所無吳江之水通具區垂虹千丈脩亭孤烟波冥冥七十二峰碧想見精爽不死來往猶躊躇明公鎮行中書路經祠下斂容趨往來其閒豈不可報國未敢儕馳驅福星夜照東南隅顧崖願見蒼生蘇時清無事不須避他年畫取歸去扁舟圖

題趙氏得母詩卷

安福趙伯深逢原靖康之亂失母所在日飯道流覬觀冥報後從辟雍門道中遇有虎因小憩逢所飯者告以母在瀘南遂尋訪以歸

朱公刺血書梵唄趙君施食邀替佩人言二氏力有神百里歸來母承載嗟哉彼教捐恩愛豈識本眞天性大感通祇在五孝篇此道明明毋語怪

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紀遊

杪秋暇日休窮畿五門城外觀新河斗門決水已數日淺沙漫漫無餘波縱橫疏鑿引別派監官督役猶揮訶循堤側足懼疏惡驚見崩圻當盤渦故橋舊市不復識祇有積土高坡陀城南靡靡度阡陌蹊柳掩映連枯荷清臺突兀出天半金光耀日如新磨璣衡遺裂此其的眾環倚植森交柯細書深刻星祐字觀者嘆息爭摩挲司天貴重幸不毀回首荊棘悲銅駝長春宮苑最宏麗飛樓涌殿凌層坡喬松天矯百歲物復有偃蓋低婆娑平生素聞百一帖梁石壁詣周簷阿金源中葉盛文物玉堂學士鏘鳴珂旁搜紙墨作藻飾欲與唐晉爭嗟哉至今摹搨傳好事道士卻嗔人間驚仙杯珍藝巨桃核御畫雲鶴題宣和不知何處有此木偶爾結實良非他瑤池漢殿詎花賦遂使世俗猶傳訛尋幽訪古意未已起視落日歸禽多卻趨林亭憩清絕盆菊采采黃金窠蟹螯新雪新醅碧對此不樂將如何京華酒壚萬歌舞錦韉翠袖迎嬌娥儒冠已受俗子笑況復衰容雙鬢皤下帷閉閣來跡少骯髒不肯侯門過清游良友幸追逐未忍返棹尋漁蓑今朝不飲心已醉笑看坐客朱顏酡鳳城半掩歸路暝爭道擊轂如飛梭九衢冥濛濛塵霧漸見燈火稀星羅作詩寫寔不可緩馬上已復成微哦

北山行為方壽父作

峩峩仙華峰下有詩人宅左招栖蒼之貞士右挽延平之羈客一時山水鄉聚此文章伯君方壯歲清且閑日操几杖隨追攀至今倡和猶在耳隱隱澗水松風閒衣冠雲散迹如掃白髮垂肩君亦老高門長鋏不可彈邑西結屋茨生草飛鴻印雪元無據北村之名不忘故時時矯首家山路朝吟暮諷精新句甑無炊米妻孥嗔祇有青山不厭人

憶去年

去年出神京南向官河路時當二月三月交杏花梨花正無數丹霞素雪彌幾里白日青天映高樹舟行夾岸看不斷竟日猶疑仍故處可憐春色值人愁血淚沾衿不能賦今年家病劇悤悤春華度一枝不到眼到眼添愁緒臥聽寒食雨三日想見雕披委塵土山蹊野壟復幾何向來奇觀眞難遇我非世上豪侈翁對花釀酒娛歌鐘祇恨家無千頃地盡栽萬樹開白紅佳時身健無一事更有好友來相從微吟百匝繞花下滿懷浩蕩長春風

吳禮部文集卷五

吳禮部文集卷六　　續金華叢書

律詩五言

送友人

秋風吹古道木葉墮征衣明月今宵缺孤雲何處飛關山行路惡文字賞音稀莫使相思劇天寒早賦歸

和陳端叔二首

高吟伴細斟清思淨塵衿丹火栖金井花香拂玉琴滄洲風月滿紫闕霧烟深鳷鵲墮平地誰知萬里心

白雲燕薊北悵望雨分衿夏枕塵生扇南音思滿琴青天孤鳥沒落日大江深聞欲飛車去高歌激壯心

和李坦之

丹房天柱陰客棹越江深鶴怨山中出龍聽石上吟天光澄碧眼秋思冷瑤琴一曲歸來調風飛七澤音

送孫稅官

台山官遊客長嘯水雲遙百賈日中市千航海上潮民淳輸課集仙近賦詩招後夜歸舟路西湖何處橋

陳處士挽詞二首

端叔乃父

臺榭西湖上貂璫北寺中安知處士服竟老洞陽宮燕薊風霜迫金張霧電空骨歸魂漠漠故園野花紅

風雨前朝夢關河百里身白衣終晚歲丹鼎樂餘春令子天涯客長懷闕下人存亡兩愁絕回首一傷神

和友人二首

吳越俄蕭索何鄉可定居乾坤有凶歲州里負寬書赤子魂如寄將軍腹未虛有才時不展感慨欲何如

俗徒不可語之子況離居江上有芳草山中無素書鳥鳴春樹靜花發酒尊虛相見應相問心情百不如

哀陳端叔

跌宕三千首淋漓一百杯公侯驚滿座賓客慕疎財書帖蒼鷹攫燒丹白鶴來斯人不復見揮涕惜多才

次韻林初心先輩二首

太史滯周南醉儒去廣川功名欺白髮風雨送流年故國悲歌裏滄洲醉夢邊平生心似鐵相對肯淒然

倦客無人問逢人祇自嗟孤舟在江漢老夢繞京華聽雨開扉掩看雲短幘斜固窮吾已定莫向五侯家

春日雜詠四首

二月忽將半一春能幾時寒隨鴻雁別雨赴杏花期江水碧于酒山雲白似炊登樓思無限孤客在天涯

雷雨連三日溪山擁萬花晴呼禽磔磔風舞燕斜斜默坐知春意幽栖感物華緼袍猶可貰擭落任生涯

怒電時聞落驚雷夜轉多摧花亦太甚裂樹欲如何幸不關調燮猶應廢嘯歌明朝好風日一舸弄春波

閒士偏憐日貧身不愛春柴門花片落籐架鳥聲新寂寞清千慮妍華等一塵未嫌遲往少應是不羣人

和元生惠韻二首

秀色浮芝宇清才映謝廷會須乘駟馬莫羨拜雙星對竹人俱瘦看山眼獨清漫郎最堪憶烟雨渺寒燈

春遊有夙約何處慨幽悰落葉江邊寺飛泉石上松飄蕭憐野鶴哽咽笑秋蟲且共談文樂塵埃隔幾重

春日二首

雪盡清如洗江晴碧色搖春聲喧候鳥野色亂風條初日暉暉淨遊絲去去遙口行仍得反佳興滿今朝

凍谷憑誰煖蒼規笑我方閉門春寂寂覽鏡歲堂堂芳草仍無主歸鴻只戀鄉東風不世俗頻到讀書牀

六月二日市西避水三首

白浪風前鬬青畦眼底無騎危爭上屋取快欲乘桴六月衣猶夾千

山氣不蘇安流終有日鼓舞任天與
雨久知天漏淡狂學海流驚呼聞壞屋捷走見操舟掐井誰為快乾
坤等是浮獨憐知寄客漂泊幾時休
二十年前夢寧知復此來漲痕猶斷壁飲地已荒苔憂患今逾劇風
流逝不回江聲中夜急浩蕩有餘哀

宿龍華寺

河口龍華寺秋風駐野航雁聲庭左右燈影水中央田里仍艱歲公
私困築防無心共僧語憂惻漫彷徨

二月十七日寒食同胡子仁出城至廣教寺登懷李

寒食逢休事幽尋喜不違山中懷李去陌上踏花歸淡兒隨流水餘
情付落暉他年記良會回首重依依

送張教諭之分水

騎馬青山縣彈冠綠鬢年小淹文學掾卻上孝廉船淑士須經術汙
人是廣錢相期振遠業宛水故多賢

送人北歸

被褐南州客依光北府居起辭從事辟歸讀古人書暮雨江雲溼春
風汴柳疎他年有來雁毋惜問何如

送王仲言升察院吏書

聖皇新下詔風紀肅羣綱江右循公選臺中得望郎功名三尺法意
氣九秋霜冠豸多知己能無重激昂
佐憲游泰郡摧奸奉漢條真才兼百練正色靜羣驕臺府聞新辟參
軍愧下寮深知公論在相望未應遙

出蕪湖江口七月二十四日

江風淡秋曉艤舸頓無類黃葉下高樹白波吹亂山清游仍覽勝久
役暫知閑回首宛陵道依依更欲還

寒食

寒食偏逢雨貧家不識春桐華閑深屋書冊擁閒身忽忽韶華老花
花世事新平生祇自苦不與酒杯親

和孔用道御史留題韻二首

旌旗趨嶺海斧鉞下天關甘雨洗四野清風生萬山花飛公館靜草
長縣庭閒墨妙留題處光華復此還
衣繡層雲上乘軺萬里餘詩清寫江竹食淡擷山蔬白筆峩冠廌青
燈蠹簡魚不才為令拙幸獲望前驅

又和前韻二首

宦情元自淡民事政相關日晏策羸馬春深思故山眾人皆欲醉百
計不如閒邀矣鍾期子瑤琴獨抱還
錄錄諸公後悠悠半世餘未辭陶令米敢厭庾郎蔬北野非無馬南
溟亦有魚永慚嘉遯客肯受俗塵驅

題官舍壁三首

拙令不諳俗頗希清靜風焚香小閣上隱几亂書中暫喜過客少更
聞甘雨通莫嫌官俸薄補報正無功
岸幘小池上翛然亭午涼雨蒸藕花氣風颺棗葉光俯窺紫鱗泳仰

見黃鳥翔所喜淡無事與之情兩忘
官舍千峰裏迎秋氣已清池烟明鶴影林雨斷蟬聲紅惜芙蓉落青
憐薜荔生今朝少公事吟嘯且怡情

送嚴生教諭樂清

萬古斯文在浮雲世故新洽官寧下選傑士肯凡民書吏三年績絃
歌一縣春妙齡勤自奮得祿慰雙親
雁蕩東南勝茲遊孰與同衿靈開磊落文氣發奇雄莫憶家居樂無
憂廩稍空遲歸行有日重咏舞雩風

中秋泊淮安望張仲舉助教不至

中秋淮浦夜誰共好懷開看月坐復坐可人來不來獨謠慚短思多
病負深杯想見蕪城路吹簫擁醉回

崔鎮宿還舟中

柳陰望不極雨岸草蟲鳴積水經秋減清風終日生閒篷看驛字停
棹問荒城知是邳州近青山數點明

臺灣商務版

咏[illegible]

刻木誰爲汝船旁兩口斜畫波成丿乀出語轉咿啞動勢雖因手圓機爲有牙莫嫌終夜聒相送到天涯

重過彭城

重遊彭祖國更上項王臺山接徐邳去河兼汴泗來鬭爭雄百戰吟賦萃名才人物今安在城笳暮正哀

徐生省親歸高郵

昔贊高沙邑重來二十年曾無嘉樹植猶有故人憐教胄逢才俊思親報誦絃願言敦實踐節孝是家傳

吳秀才挽詩（彥輝子）

州來曾哭子豈謂復聞今甚切吾宗恨何堪乃父心青蘭霜日操白璧夜泉深賴有文章伯揚芳慰苦吟

贈苗伴讀試中觀歸省

用世春秋學成名弟子員少遲登仕版具慶及親年塵匣新收硯氷河不膠船到家多暇日愼勿棄遺編

送魏主簿

未識衡漳邑先聞簿佐賢氣應超綫屋聲已軋鳴絃春雨花環郭秋雲稼滿田軺車有使者來應採詩篇

送盧道士歸天台

誰謂神仙遠風聲在世間蘇耽歸養母賀老早還山之子忽云邁斯人應可攀天台春已暮花落水潺潺

象山圖

突兀山如象東南縹緲間先生說經罷仙伯御風還瑤草晚谿碧桃花春洞閒神京看圖畫塵土愧人顏

送郝州判之餘姚

東越之官地依依舊所經乘潮下別浦佩印到公廷秧雨春波白鹽烟海氣清省人傳美政應足慰予聽

玉泉山圖

何許泉如玉元因有玉人山暉神發夜木秀澤含春此日還看畫無緣可卜鄰寄聲嘉遯者莫污世間塵

送胡生之遼陽教官

夫子乘桴意終然豈渺茫千年逢聖代六籍到遐荒馬隊褒衣□雞林織錦章還歸過吾里細與說遼陽

送邢晉卿御史言事去國

白簡當庭日青山入夢年身輕寧去國力在竟回天峻節臺綱重清風奏稿傳聖朝旌直士未許覓飄然

題瀏陽李氏遺經閣（歐陽學士外家）

瀏陽有高閣何似漢東居復見歐陽子來觀李氏書籯金誰羨汝宅相足華予湘產多香草殷勤辟蠹魚

賦舒彥昭滄齋

方寸有天君休令渾世氛寒空清映月秋水靚涵雲郎署雖升寵齋居獨還尋應知舊遊者此意與予分

江山秋色圖

江南何處景一幅淡含暉草木半黃落樓臺深翠微橋連秋水渡船與暮雲歸我亦漁樵客悵然思拂衣

送李巡簡

閣在鷲溪上詵詵士子歸忽更新武弁寧令舊儒衣野草侵階長山雲繞寨飛淡然塵事少與物自忘機

送尹縣丞之金谿

丞佐官非下斯民委寄深豈甘稱署蕪祇喜貫鳴琴山好猶瞻象溪清莫產金前人有遺美即此是官箴

謝堯章松巢

詩人清似鶴雅意在巢松風過條枝定雲來戶牖封輕身遊太古留爪記奇蹤笑問驂鸞客何如五老峰

題堯章君琬兄弟詩卷

謝氏家聲舊今猶好弟兄依依對牀語惻惻在原情露蕚花雖減春

池草自生殷勤同姓老望爾早來京

題天台戴氏詩後

戴希尹者爲軍器大監丙附後或薦之不起有子爲教官與
從子同徵亦辭從子仕至集賢閣學士

大監能全節傳家在一經寧爲重席講不作鼓琴伶實映胥城赤春
留故樹青聞孫偶相識三嘆想儀刑

榆林驛夕佳軒

客行關塞北萬嶺復千崖過雨夕陽好開軒山氣佳偶然成勝事爲
爾發清懷千古淵明意悠悠未易諧

送甘生南歸

去去從師樂無心志帝京河風送帆影墻日憶書聲萬里須重到三
年待有成獨憐倦遊客白首不勝情

爲龔敬甫賦母線石

密密線縫裳依依石在匡石如心不轉線與恨俱長尙想精誠聚寧

容髮體傷殷勤珍襲意爾後永無忘

送周剛東之太平縣幕

黃山當縣庭三十六峰青公事隨時了吟聲許更聽府曹懷舊雨使
部仰華星亦有經行夢追飛過敬亭

五言長章

壽張希孟參議父濟南郡侯

聖主龍飛日高人鶴髮年耆英關景運風槪仰遺賢名冠濟南士書
藏圯上篇家庭台輔出茅土國封延高唱追商皓閒情寄渭川雍容
鼎養樂蕭散地行仙綬景陽春駐朱光曉節全式閭神降岳還有使
傳宣稱壽歸馳驛承歡快擊鮮極南星似李林下酒如泉碧藕香清
露蒼松鬱紫烟明生作夜月京入下秋天勝集騷車蓋華音被管絃
衿衣輝玉杖絲服映貂蟬願借丹青筆摹將四海傳

和黃晉卿北山紀遊韻

三洞金華北蒼蒼夾徑松寫空噴百瀑拔地立千峰林石欹逼蹙巖

梯絕復通向田瑤草碧隱樹晚花紅嵗會推舟入椒庭載酒從洗觥
忙羽士捧硯喜山童陟嶺驚逾峻沿流竟莫窮千年杳仙鹿兩寺互
倚鐘擘裂森開峽傳聞昔化龍轉鐽奔雪浪禁旱御玲瓏水際朱藤
蔭巖阿青桂葺亭荒餘磊磊（書有磊磊亭今字缺石）雲出正濛濛蘭若知何許
芙蓉復在東五盤隨屈曲一路聽琤琮山斷俄爲野端平不見空暮
房深桐靜朝磬小樓重傳玩遺綵鉢與嗟對殯官拂衣登嶺去穿棘
少人蓬飛殿仍遙峙重關故不封歸尋草堂卷坐聽水軒風雨紀三
人合相看一笑中孤蹤忻影逐薄技愧才雄別袂分殘雨衡門騁野
蓬後遊寧未卜思劇漫憧憧

次韻王繼學參政胡古愚編修剪燈詩

剡縣椎冰紙并州剪水刀輕明新雅製麗巧極纖毫不讓琉璃貴渾
疑錦綉韜鏤紋葉細縠疊穠引長絲花草形相錯鴛鴦勢欲翔騰光
宜乘炬透色賤塗膏愛著詩聯綴嫌逢騎驛騷香風翻寶帶華月湧
雲濤良夕娛佳賞元臣念小勞都人應共樂歌舞送春醪

又

宴賞誇燈夕熒煌映斗魁新工出刀剪妙製壓樓臺寶月團團現春
雲細細裁千絲齊拂縠一篆百盤回華蓋空中覆霓裳海上來驚飆
白雪曲炤徹紫霞杯洛紙應添價韓棊遂積埃尤華傾聾瞽吟賦動
公台暗室奪龍燭丹心戶牖開省躬方自感寧復詫詩才

送袁奉御降香入閩壽母

使節光華遠親闈夢寐形秋雲孤影白春草寸心青純孝通天意深
恩出帝廷香從九霄下路向七閩經馳驛程寧緩占烏訊有靈定應
歌洩洩端自感冥冥散天倫重悲忻爾帶霜綵衣回萬里華髮共
千齡寵錫翔鸞誥歡迎擁綉軿丹青傳盛事垂世永晶熒

觀南陽高武宣王諸詞其子渾瑛治書徵賦

曆數歸眞主英雄起壯年挺身辭汝蔡仗劍走幽燕武略紛誰敵神
鋒奮獨先攻城衆矢石拓地攬山川淮甸威如摇蠻方命已縣長驅
越東角直搗海南邊名冠三軍師功開半壁天至仁惟不殺偉勛更

無前鐵馬戈鋋息貂蟬佩服鮮曹公創何在鄂國志遂堅星隕悲蒼漢山崇想故阡分祠徧南紀遺像儼逡姻疏傳曾開國承家復象賢綉衣躬入奏丹陛詔仍宣聖代昭恩數王封衍土田風雲撼壯氣日月晒重泉制闕奕斯廟尤增太史編袞榮千載少忠孝一家全奕奕丹青繪綿綿帶礪傳桐鄉修秩祀願薦侑神篇

即事

上聖方虛己元台屢集凶雷霆轟震怒日月出冥蒙一掃苛秦法重恢大漢風孔堂全簡在鄘塢積金空覆轍垂明鑒更弦起舊功成休關一相勳陟正羣工急務除民蠹先宜擇憲聰小臣圖報切無路獻愚忠

分題賦雞舌香送蘇伯修侍御之西臺

彼美南州產芳辛性不移品登炎帝錄名著漢官儀含液深滋舌揚芬蔚吐辭從官陪論列微物得追隨忽跨青驄馬將違白玉墀睠懷敷奏切西上且遲遲

送納文傑江浙省都事

分省東南重都曹左右并鑾開除目下欣值化鼓更淮甸新功業藍恩舊姓名揚纁越巨鎮振玉出神京臺閣人爭送湖山氣已清進籌裨上宰提筆念蒼生春詔宣寬大秋闈拔俊英茲行端不負持報漢公卿

和蘇公伯修曲阜新廟落成

聖皇尊御極闕里重興文宮寢新儀盛牲醪特祭殷祝辭宜上意銘石遣臣勤壇杏深凝露林楷密蔭墳鐘金聲九奏衣布禮三熏執法親遺裔言詩夙異聞遺祠承寵渥序晏俗思勤已定封公爵仍增守廟員山川方焜燿天地正氤氳豈比東都碣儀傳韓府君

分題賦鶴川送蕭存道元帥之雲南（鶴慶路山水幽雅多倉鶴）

鶴對遐東胄西南向鶴川山連巴蜀外江接夜郎邊箭竹麁穿密糯橋想度懸危蓬巖石勝豈憶地維偏佛刹多金像夷居擁翠氈吏遵開府日人說督兵年警徼傳飛羽行營息控弦蠻方寧復還祖烈幸

重宣孝聖歡新樂觀風續舊編翩翩此時興何必羨芝田

分題蕃宣樓送山僉憲之閩

太府開閩土危樓鎮海涯飛雲浮畫棟麗日炤高牙昔駐藩侯馬今迎使者車三山歸指顧萬井仰光華縹緲臨城處逍遙散吏衙榕陰千樹翠荔子半空霞嶺嶠俱清謐賓僚亦靜嘉宣風問民俗作屏捍皇家去去青冥越依依紫禁花登高應有賦留待碧窗紗

次韻許可用參政從幸承天護聖寺是日陞左丞

西北羣山迥盤盤護帝鄉玉泉流海潤金刹倚雲翔四月龍舟邁千官馬首驤落花紫劍佩高柳拂帆檣采女遙分隊材官迸綴行和聲宣鼓篋珍獻集梯航天雨清初霽湖波靜不揚瓦光浮璀璨鈴語振鏘鏘梵唄雷音偈醍醐雪色漿玉麻敷御座翠殿散天香內宴筵初秩仙韶樂更張騶虞遊近野黃鵠下迴塘馳道風隨輦行宮月轉廂應同遊上苑何似幸雲陽心共斯民樂謨咨上相良傳宜升列輔稽首答休光勳業期千載精神萃一堂序調堯曆象澤浹舜要荒威事傳新句迂儒乏才長願將歸美意弦誦播修郎

送趙生時立

漫倚成均席居然乏友朋獨憐故人子相伴夜窗燈學自言詩悟才須辨秀升重圍頻遣試長路忽先登甚業千峰霧淮河十月冰青春期正遠白首仕無能我亦思兒輩因行恨不勝

分題賦白簡送李惟中治書之西臺

執憲崇臺府脩容象物宜挺然元不撓皦若自無緇玉雪齊心映風霜入手隨立當文石陛觸邪紫囊隨簪筆應同色持書允有儀寒條嚴糾慝對命謹書思西陝分治日中朝往倚時脩名青史冊素志白圭詩正直神斯聽清明世所知當年魏公笏此事即吾師

分題賦漢陽樹送蘇伯修參政之湖廣省

江漢交流處川原樹杳茫晴光朝歷歷暝色暮蒼蒼陌上平如薺烟中密布行蔽虧城隱見掩映屋低昂秋引登臨興春生戰鬬場鳥聲樂林莽牧地富耕桑政府迎參預儒紳動寵光功懷神禹柏曳詠召

公棠大別忻移梓南樓想據牀殷勤與封植清蔭被炎荒

吳禮部文集卷六

律詩

八陣圖

慘淡風雲舊指麾濤聲洶湧伺含悲握奇智在人誰識長嘯神遊石不移天下奇才司馬嘆江流遺恨杜陵詩當時萬事皆天意三醉英雄誦出師

寄友

聚散悠悠水上萍相思千里夢魂驚門扃白日閒花落愁入東風芳草生天北雲遙回雁影江南春盡老鵑聲羈寄王粲今何處想見登樓此日情

送林初心

溪上開樽洗客塵千篇高詠句清新春風冠蓋英雄夢夜雨江湖者大身萬里燕山馳壯氣十年吳國起閒人時來須得文章力去看薇花紫禁春

遊仙居南峰（并序）

大德十年秋余來仙居聞南峰爲登臨佳處而未之識於是偕邑人往焉山去郭數里而近仰見白塔立雲表踏落葉緣嶺上空曠極目無際達興道寺章安尊者道場近時邑士吳君直軒講授寓焉右偏小軒爲臨眺之所羣峰拱環一水回互寒暉清氣蕩滌心目平沙遠村烟樹魚鳥如覽瀟湘圖畫中覩軒扁藍光大字瘦硬可愛梁間題郭三益楊宗山劉明府陳古靈先生詩在旁有近人登高懷古詞亦悲壯時衆客互觴暄譁余獨操片紙吮筆覩佳者記之癖好類如此客有導余循東廡拂塵壁讀陳仁玉擬騷詞陳風流文翰□名喜觴詠山水間嘗覩軒前小阜營葬穴今其後棄不復葬悉爲勢家有客感舊故嘆息不已余亦愴然既而曰人生良會開口一笑不易得今古興廢事奚足介哉于是舉酒相屬樂甚顧日欲暮半醉而罷余聞天下奇觀往往因文人勝士題詠

發之今南峰溪山甚佳留題甚多古□不可得已如郭三益詩亦清麗惜乎傳誦者少而南峰之勝不得附之以題也茲遊不欲作詩客上請爲倚歌和之非求多之也庶將著其詩而廣傳好事者耳

藍光軒外空烟靄鷺鶿石上寒風滿秋高林薄衆葉脫日暮澗谷孤猿歸山空竹靜僧睡熟舟閒江清人渡稀憑高把酒渺今古浩歌興逐征鴻飛

赤壁圖

沉沙戟折怒濤秋殘壘蒼蒼戰鬬休風火千年消伯氣江山一幅挂清愁丈夫不學曹孟德生子當如孫仲謀機會難逢形勝在狂歌弔古謾悠悠

溪亭夜宿

閒亭來伴野雲棲蘋蘩東風冷客衣孤鶴有聲溪上啄落花無影月中飛愁銷綠鬢三春過夢拂青山半夜歸混迹漁樵莫惆悵得時奴隸聽輕肥

和達彥常留別

落日平蕪轉曉暉西風殘葉攪秋飛江南烟水孤鴻冷冀北弓刀萬馬肥寥落酒徒愁夜夢支離冷骨怯秋衣劇談之子聊相慰莫向青山又賦歸

野中暮歸有懷

野田蕭瑟草蟲吟墟落人稀慘欲陰白水西風擊碓急青林暮雨一燈深年豐稍變飢人色秋老誰憐倦客心酒禁未開詩侶散菊花時節負登臨

送郭推官之吳興

水精宮裏宦遊鄉聞道賓僚謁俊良清氣入懷生翰墨仁風到處洗桁楊深春柳色湖亭靜落日蘋花客棹香我欲縱遊身未許夢思風物九迴腸

水軒

壹叁肆冊97版 7A

碎萍落落點清圓山影簷花不礙船荷柄倚闌高似竹龜兒出浪小
於錢敧鍼作釣淩風立疊石爲牀聽雨眠塵慮繞纏君自爾林塘何
處不脩然

寄葉審言井簡晉卿

燕塵越水舊衿裾何事今年賦遂初肉食終還虎頭相身謀可復兔
園書閉門深巷楊花滿送目停雲暮雨疎不見黃生今數月因君聊
與問何如

寄張子長

落落長遭俗子憎別來懷抱向誰傾有時錯莫呼張丈無力吹噓薦
賈生叱石山中尋藥侶散雲林下讀書聲知君亦有逍遙興肯與卑
栖笑不平

次韻遊山石寺

雲鎖幽源護隱丘君因達棹適良遊江潭日煖魚龍夜野殿山空草
木秋出寶泉香聊作供題詩僧去獨含愁肯將塵事妨清賞不盡登

臨興不休

次友人韻二首

風埃飄泊望誰收勁氣盤盤狹九州鄭老有才翻得合沈郎自瘦不
緣秋芙蓉白鳥滄洲思蔓草荒庭落日愁客裏得錢那惜醉歸來瓜
芋熟西疇

膏火錐刀祗自焚莫將清氣一時分休文溪上多明月弘景山中有
白雲詩思淩秋添勝語丹經叅夜得奇聞飄飄物外何須恨漢世公
卿貴少文

送李僉憲行部之越

天上神仙氣自清南行萬里識儀刑繡衣使者新持斧國子先生舊
執經馬蹋秋原風獵獵雁盤霜浦日冥冥纔吟太白詩千首天姥雲
門近眼青

寄李坦之

九鎖三茅仙聖宮故人招隱舊時同青楓月落重江外翠袖天寒絕
谷中文字相知惟我爾精神不隔漫西東長安冠蓋紛如數□老誰
憐賈與終

和黃晉卿客杭見寄

一從君客江城去詩思淒涼酒盞空天末倚樓孤岫雨春深閉戶落
花風半生正坐才名誤萬里誰憐意氣同坐憶王孫詠招隱萋萋草
色向人濃

書問蕭條已半年知君近買過湖船江花日暮吹紅雪店樹春晴起
綠烟客裏光陰遽如許人間歧路正茫然離羣得似遊從樂紙貴錢
塘日萬篇

翰林學士巴西彥天祿儒臣漢世雄一笑吟邊餘故老並遊方外亦
清風吳天有象星應聚冀北成羣眼已空十載神交未相識卧淹幽
谷恨羇窮

喜雨

高隴深溝有剩泉風雷仍及望霓先涼思到骨甦中夜飢火燒腸洗

積年上帝自仁寧爲吏書生有喜豈須田東南米價明當賤擬辦狂
遊萬里船

寄蔣山長

吳興博士荆溪上別去無書十載強浮世升沈堪一笑勝懷吟賞未
相忘歸鄰寒日江湖白雁叫秋城草木黃猶有舊時詩卷在高歌聊
復慰淒涼

贈王生

嗜酒王郎復好吟紫髯如鐵氣蕭森歸帆千里歲年晚破屋一氈風
雪深痛飲廣文逢勁敵獨歌郢客見知音五雲東畔三峰路別後相
思試一尋

次方韶父三首

婺女城頭掩半扉沈侯樓上領斜暉聽鴻前度同遊盡化鶴重來萬
事非山水娛人眞不惡文章驚世故多違何如有酒身長健竟月登
臨莫便歸

倚空風穴瞰巖廖天與幽居物色饒玉女壺旂翻晝永石壇仙樹長春條百年遺老風流在千里浮雲夢寐遙我亦平生愛丘壑相從煮石斸枯樵

昨歲郎君一再臨坐成久別思難禁雁回衡岳夜雲白花落湘潭春水深縱覽山川誰似爾爭雄文賦古猶今倚門莫怪歸來晚遊子終懷寸草心

東王仁境

有客空齋嘆不歸鄉心二月亂於絲杏花深巷春風夢茅屋荒田夜雨詩天氣未佳宜小住人生行樂竟何時乞君安得千壺酒鬧飲狂歌慰別離

送許益之赴趙侍御招二首

揚帆千里載書琴此事光華喜見今青眼憐才眞有道白雲出岫本無心校書燈火西齋靜聽講衣冠北府深歲晚幽期良自保孤根未恨遠窮林

穢府烏臺峻碧霄金陵佳麗未蕭條詩書正氣屯諸彥花月殘歌笑六朝山倚石頭青入畫江吞天際白收潮勝遊健筆追雄渾爲寄林間慰寂寥

送人之台州

六月征途壺小休振衣遙過海東頭半空霞赤山初曙絕頂夜涼江正秋詞翰清妍應有助簡書容與定無愁升沉一笑幽期遠肯向滄浪寄野鷗

送吳閑閑眞人還山壽親二首

壽藝芝蓋龔靈氛名在鈞天四海聞重見蓋公隆漢室繇來番國屬吳君三秋勝日雙親壽一洛清遊萬里雲肯詑光榮動閭井祗將忠孝答殷勤

天恩親許拜慈顏飛鳳銜書丞珮環江上白雲秋近舍人門紫氣曉浮關木公金母齊高算芝草琅玕滿故山千載楚萊芳躅在羽衣交映彩衣斑

答薛春卿見寄

雲錦衣裳侈貝璣娟娟秋水隔相思書來南國魚千里愁入西風柳萬絲久別忽驚詩句好重逢未覺鬢毛衰多君世外殷勤意古道寧論俗子疑

客杭九日別柳道傳黃晉卿出飲江頭陳氏樓客雜甚二首

薄臨江日淡暉暉殘葉隨風上下飛陌上吳兒應競賞天涯陶令正思歸秋花慶苑連金刹晚樹平湖出翠微千古興亡竟何極不須登覽重沾衣

黃菊開時酒價廉晚聲沙市落青帘不堪衣袂猶爲客偶上樓頭試捲簾且友相逢還易別老兵對飲且無嫌西風放棹龍山去何必疎狂脫帽簷

送孫伯芳致意姚子敬

下帷閉關想無羣落落經時一過君但耳誰能知白雪閒身那得似浮雲夏來意緒迷詹尹別去綢繆憶右軍歸見西州里名士爲言吾甚敬斯文

讀唐末史事

黃屋漂搖劍戟圍草荒城闕淚沾衣空吟陌上行人去誰救山頭凍雀飛計失廷臣無遠略途窮天步總危機晉陽一旅開洪業落落關河滿夕暉

送友人之關西

相逢未久復相違匹馬西行壯氣馳弧矢四方男子志烟花三月故人思秦山渭水金城國漢闕唐陵野草碑萬里茲遊何可緩閉門笑我白生髭

京城寒食雨中呈柳道傳吳立夫

春深不見試輕衫風土殊鄉客未諳蠟燭青烟出天上杏花疎雨似江南松楸昨夜頻來夢樽俎何人可與談閉戶不知佳節過濘泥徧道沒征驂

二月二日麗正門書事

壹叁柒 册97號 7B

萬騎遙聞發上林內前車馬去掣電殿回輦路香烟合雨映龍樓柳色深淮卒屢呼驚過客伶官競望促華音脩門此日逢佳令咫尺清光儀炤臨

恩榮宴

聖主龍飛第一春造廷多士際昌辰墨痕金榜雲烟溼花豔瓊林雨露新千載文明開至治九天恩重愧微身輕肥不逐時人夢誓守平生一念真

送劉縣丞之官寶應

人言淮俗少真淳君去扁舟早問津鐘鼓京城五更夢（劉居鐘鼓樓前）弦歌抄市萬家春名年尙記唐時古作吏當如漢世循同是青衫更鄰瓊後來還許望倩塵

送陳鍊師歸越

楓葉橋邊一振衣瓊臺璇館動光輝浮雲散盡青山在華表依然白鶴歸方外祇今猶有事人間何處可忘機虞湖禹穴經過地且莫停

舟訪落暉（虞湖千秋觀禹穴告成觀今曾鶴寺）

送潘生歸天台二首

昔遊曾擬上天台風雨窮秋路阻艱俗駕竟回蒼嶺下夢魂長繞赤城間黃精仙樹年年長幽澗寒雲日日閒之子明朝卻歸去愁今浩蕩杳難攀

陋巷蕭然可設羅比鄰祇怪數經過秋風海國芹初熟今雨柴門草更多心醉豈嫌無痛飲情親不恨有離歌故人憶我還相問耿耿塵知未肯磨

送夾谷知州

陋邦寧足駐旌麾不待尋常報政期宮有藻芹歌未已囊無薏苡謗何爲纍纍金印青雲在落落丹心白日知得意屛庸非所羨祇留遺愛使人思

寄劉士明同知

前望譙樓帶古城擺稷河畔水泠泠共分草莖臨門入最喜書聲隔屋聽官路馳驛足塵土人生聚合似雲萍琴清茗冷何時共直待秋風月滿庭

校覈水災

扁舟爲楫水爲家竟日茫茫不見涯草際擣畦行詰曲風前几席坐欹斜官箴迫我寧無畏世事違人祇自嗟遙憶鄉山好兄弟登高把酒對黃花

題侯氏牡丹圖

翠葉扶疎映綵霞天留飛蝶守單葩共驚冬樹移春豔須信人文表物華雜水千年重有壽長安一日更無花至今好事看圖畫誰似高昌進士家

送劉君錫宰興化

誦詩三百政云何出應時需績已多要爲朝廷陳雅頌先令井邑化弦歌淮鄉歲晏鴻安宅海岸雲橫水息波喜報太平寬詔下早宜薇澤趁陽和

次韻九日

臥看衡門落葉飛飽餐茸菊露香微潘郎有句休驚老陶令無錢合賦歸忤俗形容祇白眼娛人山水足清輝約君同上南岡頂長嘯秋風一振衣

寄題感應夫人廟（王仲達州判先世）

王洲洲上畬家鄉貞烈千年儼未亡寧使大夫專廟食應隨王母共仙妝暮雲冉冉靈旗杳社雨霏霏醴酒香足有天恩侈封秩閨孫朱紫看成行

重贈王月屋相師

篇詩猶記十年前一笑春風萬里還老眼依然天上月青鞋未了浙東山自知生世非奇骨祇喜逢人不厚顏篤問何時遂幽隱雲林相伴青柴關

和劉謙甫二首（時承福寺壁書）

老嫗詩卷代壺觴借卧僧坊百尺廊林下何人共蕭散世間無處覓

淸涼水花晚立淨池月風碧曉傳幽殿香猶有閑時心未已夢思霖雨起賢良

毒日餘威尚鑠金秋期過半竟駸駸愁聞赤地呼天泣夢憶青燈付雨吟困頓吾生甘俛首紛紜世事只驚心襃衣高詠紫芝曲何處雲林深復深

時五月望後不雨至八月

和吳教授韻二首

客居未定復窮年人事多違一任天薄宦已貽高士笑短才敢望達官憐簿書草草寒廳底風雪蕭蕭瘦馬前自倚此心堪對越不須香火効精虔

村門飲水可忘飢半世迂疎已自知栗里園荒猶有夢敬亭山好愧無詩萬間誰肯容寒士五斗猶須向小兒回首京華舊遊處題名虛忝監中碑

送陳汝錫錄事歸湖南寄憶楊梓人張幼擇二同年二首

參軍俛首困奔趨豪氣如君世所無餘子下風樓百尺嘉賓勝日酒千壺敬亭遊騎留題句湘水歸帆入畫圖臺省翺翔真易事人生誰似彩衣娛

姓字慈恩忝後塵一官纔武復宜城仰驚健翮青霄去卻笑疲駑峻坂行舉世安知吾道重與君相印此心淸湘中舊友煩多謝春雁回時始寄聲

和芊希曾憲史韻二首

高步青霄計未差征途祇暫走塵沙烟波江上吟芳草風雨城東看落花攬轡欲追千載士扣門肯向五侯家遙知齋閣淸無事滿案殘書整復斜

平生忤俗苦無因心事蕭然有髮僧作吏祇師三尺法讀書肯負十年燈空持璞玉嗟誰賞謾落樊籠去未能夢憶金華三月暮踏雲穿雨上崚層

夏日田家和胡子仁韻

小溪百曲帶山長五月田間始插秧桑蠋風懸墜平地麥蛾南化幽空場村烟翳翳雞犬近茅屋蕭蕭竹樹涼疲馬奔忙祇自笑遙聞何處煮茶香

和韓廷玉韻

脩門咫尺足揚眉縱覽山川自好奇春水北溟鵬化早秋風南國雁來遲上林鉅鹿能忘賦疊嶂蒼寒正入詩賴有同時賢掾吏相知不負此心期

送馬元傅升察院書吏

科目聯翩好弟兄十年早已到公卿飛烏又報臺端集神駿偏依冀北生江水帶城佳麗地春風著柳別離情升沈咫尺仙凡隔相念能無一寄聲

和吳存吾題金華山鹿田寺

金華峰頂前朝寺曾拂題詩古壁塵巖洞淸遊如昨日雨雲寒夢共探春他人豈比今同姓異縣寧知此卜鄰多謝聞孫意傾倒借書閑鎖不嫌頻

秋日登景德寺小閣

開元木閣今何處此日登臨憶杜郎落木高城秋浩蕩亂山中楚暮蒼茫前朝事往空遺跡倦客愁來只望鄉何似閒僧深閉戶蕭蕭寒菊數叢黃

遊三天洞

稽亭山下三天洞憶我金華物色同拔地飛崖雲洶湧映空嵌穴樹葱蘢不知混沌何年鑿直恐神仙有路通終擬赤松歸隱去淸遊還憶夢魂中

中秋次同院人韻二首

鳴騶雜遝散庭中宴罷扶攜看醉翁禁鑰鎖深秋院月天香吹溼露華風終宵倚樹憐吳質何處登樓覓庾公挹取淸光炤方寸此時分散莫悤悤

江右衣冠代不空況聞熙運日方中詩書有造興周學文賦多才待

漢官願識龍光天下賓厭聽秋露草間蟲還掄此日陪諸彥淺薄慙無報稱功

留李王河驛會梧蒼友人

新港今猶說李王長江元不管興亡雉山終日空凝碧河柳經秋未賵黃多謝長風留過客相看好友話同鄉行歌拾取磯頭石攜被歸來北夜光（驛在池陽上七十里江邊小石通明可愛）

送楊志行待制赴北

南士今誰別從臣喜聞新命掌絲綸中天日月開昌運當代文章屬偉人蓮炬正紅宮漏夜柳絲初綠御溝春平生經濟匡時略獻納應須得細陳

貢仲章學士挽詩

郊來相繼厭人間公又云亡我涕潸文采頓消南國士儀刑空想北門班百年夙夢應先覺萬里祠官竟不還悵望簫笳動哀曲湖風吹淚雪堆山

九日病中柬邵章甫令尹方公亮教授

卧病深居斷往來鈎簾强看菊花開江山信美非吾土風日雖佳負此杯萬事心違將老矣四年客倦盡歸哉登樓援筆猶能賦眼底誰憐宋玉才

謝別趙子威憲掾

歲晏蕭蕭雪擁門軒車肯顧病參軍非關知己無青眼自為懷鄉有白雲風裁一時傾北府心期千里重斯文敬亭山好何堪戀獨恨相看卻袂分

中秋次劉經歷韻

雪擁銀盤上海壽風吹金粟散江皐氣屯多士潮增壯塵淨孤懷月共高借景來思尋夜枕分輝直欲到秋毫崇文堂上官壺酒記取今年與燕毛

贈史廉甫

棘闈重重深鎖闥佳士一笑開心顏共看中秋浙江月卻話西蜀峩眉山子挑鐙書暫過適我因朱墨方未閒不辭題詩記良會他時相値青雲間

彭子中從龍麟洲先生校文赴郾城教諭

從師有樂世誰知縱覽詞場亦一奇雨闇湖山秋隱隱風簾燈燭夜遲遲升堂惟許彭宣侍薦士應無杜牧遺此去還聞郾城柝回頭須憶笑談時

喜白髮劉師魯徵賦

紛紛兒女政堪哀只恐流光鬢底催百歲總為黔首誤幾人得插素標來敧風紗帽從吹頂簪雪花枝且殢杯自許貞心比松柏不隨秋卉共凋摧

再和鹿田寺吳存吾詩韻

十年不到雲間寺白石清泉笑俗塵壞壁詩存蒼蘚古空山鹿去野花春舊僧零落多歸塔劫火蕭疏近失鄰好事主人能釀酒從今來往不辭頻

題黃晉卿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居庸北上一千里供奉南歸十二詩紀是全依太史法懷親仍寫使臣悲牛羊野闊低風草龍虎臺高樹羽旗奇絕茲遊陪禁從不才能勿愧栖遲

寄賈子素監州二首

妙年富貴復何如自愛名家萬卷書南紀尙聞□□國東方不戀使君車滄洲野鶴同來往碧落閒雲共卷舒軒冕鼎鐘非分外素心祇喜未忘初

聞道今年入帝鄉扁舟春水下衡湘鄂公圖像凌烟閣坡老文章白玉堂俛仰應無慙世美經綸盡亦濟時康卻思送別西湖雨後會重逢話更長

送王巡簡

丞相傳家勿倚多將軍横槊意如何踏花驟裹村無事送酒玲瓏座有歌白日萊衣動光彩青春槐樹長枝柯雙溪咫尺聆佳語未用離

愁賦繹波

吳禮部文集卷七

吳禮部文集卷八　　續金華叢書

律詩

奉安仁山金先生神主二首

我里堂堂有碩師窮經白首竟誰知諸君宣化文明運百世流風道德祠鄉曲論公身役後衣冠色動禮成時服膺私淑遺編在豈之方來秀傑姿

仁山山下故書藏上泝眞傳自紫陽策秘當時桑海變道行異世日星光先生永配千年祀學子濃熏一瓣香端藉廣文崇教寺相看不恨鬢毛蒼

和鮮于伯機舊題柯山韻

樹古崖深晝景冥仙橋有路上神京洞門呀月青霞出鯨背撐空白浪平須信地靈鍾異質誰令樵客擅脩名千年太極無窮意騰說紛紜笑老生

于壽道興崇徽國文公祠宇之盛

闕里名存第宅非斯文天為啟昃機禮崇盛德千年祀功比侵田一日歸故井土消泉激激（舊口齋所鑿井）南街春動柳依依溪山光景元非昨想見神遊憶佩韋

萬里清風堂宴集呈壽道知州孟威郡帥

二月高堂酒滿杯梅花雪落杏花開文章太守羣僚集弓劍元戎小隊來四座清風談未了萬山斜日首重回客游謬忝嘉賓顧愧乏鄒枚賦詠才

衢州超化寺

前朝老屋半傾攲倘想諸賢會集時閣外雲山天歷歷城頭風雨草離離渡江匹馬空成夢印雪孤鴻自足悲賴是同行非俗子僧綦借紙錄殘碑（大宋南渡後朱希眞狂玉山范元長嘗寓于有雲山閣張巨山作記今摧敗不可登陟矣）

寄題永康上安寺三峰閣（峰名金竹石柱後塢永康縣名花溪）

道家浪說蓬瀛山何如此地三峰環竹巖石柱秋落落花溪雲塢春潺潺旁通異景人莫測中有高閣僧獨開我居不遠二百里今當一往窮登攀

謝宜春易芳猷帥閫見寄詩

同上燕臺記昔年重遊兩鬢各蒼然升騰大府方飛劍拓落微官漫草玄驛有使攜雲樹句門無人候雪溪船浮生聚散何須論仰止芳名宇內傳

送人之宣城幷寄諸故舊

我離宣城已五年送子行邁心茫然鹽車驥耳空自笑雪泥鴻爪誰知憐溪山到處足清絕冠佩祇今多俊賢游從定應得眞樂莫惜頻寄新吟篇

正月五日大雪連日寒凍不出

殘冬兩度聽驚雷新歲寒陰雪作堆病客老容仍頓至荒山春色幾曾來冰鬚滿貯加餐飯松火頻添細撥灰最憶二兒同笑語五更孤枕夢初回

送人歸婺源

勇隨束帛出山來仍逐雙鳧並路回廢院饑鷺鎖秋葉荒田應夢長春苔稻粱屑屑非高志樓桷森森總異材吾道未窮先哲在紫陽千仞鬱崔嵬

重過齊山清溪

翠微曾與客同遊陟險搜奇興未休入載重來驚老大十年高詠想風流雲迷複嶺深藏洞水落寒江遠見洲安得荷離張太守畫圖再與寫清愁

山行卽事

穿雲渡水百盤迴身在青紅錦繡堆野老怪人沖雨過牧兒疑我看花來山林自是平生志州縣元非健吏才但得翳桑無餓者不妨歸臥守蒿萊

寄題留山道館

幾處燒丹說葛翁留山今復見新宮神仙自愛無人識樓館誰令有路通碧水帶花來洞口玉笙隨鶴度雲中更尋履石依稀迹轉覺幽

深輿未窮葛公坑山水幽邃有石上履迹

送陶生之江西二首

大江西上好青山曾記輕舟一往還翠袂小姑煙雨裏白頭五老霧雲間予遊仍及春風早我夢寧如昔日閒應過柴桑懷爾祖十年高節杳難攀

憶昔洪都與勝遊桂花莊上共鳴騶鎖深廢院書聲斷劍化空函寶氣收往事十年春夢變斯文千古大江流西山晴翠東湖月應有幽人遲子留

送師剛中萬戶二首

閩南小寇敢披猖藩府新開選帥亘中道已聞蠻黨靜同車復見羽書忙總戎嚴令風霜肅報國丹心日月光此事正堪談笑了春和歸誦採薇章

秋浦飛梟倦欲回忽聞萬騎自南來愚民驚向荒山走拙令喜逢青眼開禮樂詩書曾壁水功名圖畫合雲臺早聞吉語東風裏戲彩庭前奉壽杯

寄交代辛仲剛

一泓清白鏡重開更築新亭記老梅千載前賢想遺烈三年傳令愧非才應須花木春添種莫遣牛羊夕下來深護扃閒驅俗子登臨元不爲銜杯

和友人惠韻

交情落落曙星稀心事悠悠倦鳥飛佳友每欣連榻話俗兒偏笑載書歸淮山江水風吹夢寒食清明雨溼衣白髮相看一樽酒不妨秉燭對餘暉

題吳教授重陽詩遺墨就用其韻

秋風老菊尙餘香誰信吟詩近夕陽營冢子收遺藁墨傳經人覓賜衣貢州來南裔雲仍冷香水東流日夜長淚落緘題孤宿約去年空過鄭公鄉

佳山水亭

百年老屋半蒼苔一日仕哉舊劇同浮世何曾改山水高懷卿復寄亭臺夜深漁艇簷頭宿日落僧窗竹裏開此去京華踏塵土時時還有夢飛來

送人之開化縣幕

我亦曾爲縣邑官賓僚每歎合并難幕中婉畫能交贊堂上清琴坐可彈蘧窨雲屯黃穲稏杉幢秋擁碧巑岏送行還憶經過地珍重諸公各勸餐

春陪李惟中司業同年赴京至彭城而別

使華移熠辟雍流末席何期忝見收二十年前依虎榜幾千里外逐仙舟黃樓同上還分手紫陌重迎倘及秋又報奉常新命下早脩儀注贊皇猷

九月初旬臨清下陵州舟中

誰云北土異南方九日晴暄未隕霜河水渾黃千里炭柳陰濃綠兩隄長豐年有象占農畝佳氣非煙望帝鄉驛酒一升猶可飲祇愁無客共重陽

靜復堂

震雷初動復爲元能見天心水靜存夜氣清明守靈府春陽消息認孤根披圖細玩先天奧問道深懷立雪門莫以佳名事觀美化機妙處不容言

碧筠軒次人韻

朕栽脩竹拂春雲爲愛堅貞節獨尊食肉可能醫俗士垂緌莫共乞天孫清風繞屋笙琴響翠霧侵人几席昏想像茲軒元未識題詩先到楚山根

寄題紀信廟

貌齊隆準伏危機辦爲君王解急圍楚炬無情燎黃屋晉城有土瘞遺衣功名不與山河誓義烈將同日月輝新廟落成牲醴盛千年魂魄想依依（晉州有冢）

送俞巡簡之邵武朱口

坐厭冷氊作廣文忽騎駃馬號將軍民安樂士元無警士有通才故不羣折柳都門三月雨看花山塞萬重雲武夷漢曲應相近爲我馳書問隱君

送徐縣尹之夏縣

馬公鄉裏去鳴琴送別因風感慨深此日大夫花滿縣當時丞相布爲衾朝廷每尙廉平政父母誰無愷悌心愧我不才曾作邑相逢祇誦古人箴

送鄭知事之杭州

寒食怱怱不少留故人相送出皇州喜聞南國蓮依幕乍識西湖柳映樓知己定逢臺閣彥精才寧混簿書流是邦凋瘵今非昔好與黃堂贊運籌

送張縣尹之孝感縣

十年前燕杏園東此日重來踏輭紅得意方爲萬家宰題詩仍醉百花風慈恩姓字氛埃表雲夢衿期浩蕩中媿我不才曾學製欲談舊

事惜怱怱

蕭存道元帥平雲南頌後題

長槍大劍壓毛錐却虜人言庶用詩誰似頌聲騰北闕更兼威略震南荒十年尙記先朝事萬里重迎大將旗今日綏懷銷戰伐莫嫌無路獻雄詞

送劉伯温之江浙省郎中

江浙連閩屹巨藩年來民力見凋殘帝憐下土驅豺虎人賀南州集鳳鸞槐影晝籠青瑣闥湖光晴照畫闌干清風迅掃諸曹務應共賓僚一笑歡

送陳道士歸龍虎山

誰云學道出人間親在高堂鬢髮斑萊子寧忘身戲彩張侯應夢手持環神仙天上辭珍館煙雨江南望故山獨羨相知老宗伯連章珠玉貢林關

端午

今年重午住京華一寸心情萬里家楚些祇添當日恨戎葵不似故園花粲頭新畫題紈扇牆外高門響鈿車朋侶蕭疎歡事少誰令衰鬢受風沙

送曾貫還江西應試

桂花莊上昔年遊送子曾偕計吏游望氣此邦終得劍濟河今度決焚舟興文已信關天運積學深期爲道謀京邑相逢乍分手春風遲宴曲江頭

送高知事之道州

元子輕徭減稅租陽公遺惠及侏儒頻年未息山夷警今日誰分刺史符溪上訪賢談太極雲間懷古叫蒼梧佐僚喜得詩書彥從此疲民盡少蘇

送顧縣尹之安豐致意石抹書庵

鼓篋曾陪胄子遊青衫初著廬鳴騶析楊卧雨公庭曉秔稌連雲田舍秋今日淮鄉眞樂土古來仙吏屬清流詩書萬卷庵中老問道應

知不遠求

次韻張仲舉助教上京即事六首

海波塡碧擁金鰲當日經營得俊髦周鼎卜年開帝業漢都作鎮奠神皋宮中雙鳳朝扶輦帳下千牛夜捉刀萬國會同時肆覲麾星遙共北辰高

大駕時巡鎮北庭皇風萬里暢威靈有年太史仍書雨卜日祠官已祭星白草黃雲秋漫漫朱樓翠樹晚冥冥南歸却作灤陽夢應是平生舊所經

翼翼行都歲幸臨名王諸部集如林氊車滿載彤庭帛寶馬高馱內府金暮散歌呼灤水上夜騰光氣黑山陰世皇謨略眞宏遠共感湛恩到骨深

虎賁猛士羽林兵繚繞宮垣帶雉城土冷水泉長凍冱天低星斗倍光精穹廬匾脫雲彌野馬湩醍醐雪到韉巷北巷南歌吹雜祇應儒館有書聲

聖主恭勤服澣衣頻年羽獵罷連圍金華勸講延髦士紫殿親祠邦宓妃調鼎有功神化密扣門無事諫書稀高秋八月時巡畢還與都人候六飛

孔鸞斂翅久盤迴延閣穹崇際復開四海宣文千載仰兩生接武一時來細書共啟緘金匱持筆行登視草臺努力深期報知己明時肯負出羣才

聞危太樸王叔善除宣文閣脩討四首

陰山分脈自崑崙朔漠縣延迴北門遙見馬駝郊牧地時逢水草似漁村穹廬勅勒秋風曲青塚嬋娟夜月魂今日八荒同一宇向來邊徼不須論

兩都賦意入經營今日奇逢有此行弟子絃歌臨璧水諸公篇翰出承明眼中高闕祥雲色夢裏空齋舊雨聲千里相望勞問訊追攀無路若爲情

亭障連山入杳茫氈車如雪漫沙場雕盤天際秋雲白雁去關南木葉黃獨客應憐冠戴楚閑愁無奈管吹羌歸來若渡桑乾水莫忘并州是故鄉

藻水縈迴草滿川皇都佳氣鬱浮天端門高映雙龍闕馳道中容萬馬騎羣后承恩歌湛露從臣待詔賦甘泉更聞所過蠲租稅田野清平樂晏眠

寄題趙仲明霞坡亭

雲石曾營霅水傍霞坡更出弁山陽東風桃李紅成陣晚焰桑榆綠作行落筆時時爭吐嘏浴丹夜夜共浮光書來特說新亭好飛佩何當與頡頏

送傅士開總管之饒州

留衛行都已奏勳又驅五馬向江雲傅巖入合登台輔番國民方仰使君入饒南金無乏貢莫居陽烏不驚羣向來曾是咨詢地治績應須早上聞

送孔用道都事之山東憲副

聖師宮宇魯東方出使闕孫建有光臺上霜華隨馬白庭前檜色焰人蒼惠文未必妨吾道衣鉢從來羨故鄉獨恨此時知己別素心千里重相忘

至大庚戌黃君晉卿客杭與鄧善之翰林黃松瀑尊師偶會山上人會集賦詩今至正辛巳晉卿提舉儒學與張伯雨尊師高麗式上人會再和前詩上人至京以卷相示因寫往年所和重賦一章

從先人物一時雄心迹寧須較異同來此清談散花雨依然舊夢聽松風畫圖長共湖山在劫火頻驚殿閣空萬里忽逢東海客前詩重寫思何窮

十二月二十四日至廿八日崇文閣下試諸生和仲舉韻

黃昏庭樹亂烏號門外紛紛散白袍卷地風來華燭滅半空月上赤闌高冰花著硯凝寒玉茶乳翻瓶響夜濤衰老强陪豪俊列不堪鄉思正如毛

楊氏水北山房

楊君水北山房住想見蕭然遠世紛茅屋秋風墮黃葉燕泥春雨汚玄文爭傳圖畫京師看未羨聲名幕府聞我欲相從好兄弟釣槎吟石肯平分

先天觀

誰開巖障作仙家龍虎宮前路不賒珠現寶光懸黍米鼎分真火養丹砂玉笙夜度雲間鶴碧水春流洞口花欲問先天易中事希夷何處卧煙霞

餘干張氏讓堂

同居此世古稱義六世讓財今更敦終身不失一段地此族尤宜雙表門里中時有鳳凰集堂下春來花樹蕃所忻異事激頹俗我亦秦伯州來孫

題曾士弘文後前蘭溪巡簡

起家刀筆儒爲吏踏世功名武換文爾輩安知真太史吾鄉猶說故

將軍百年諸老零秋葉四尺孤墳騎暮雲頼有賢郎能鼓爽腹將遺藁播清芬

送雅琥正卿福建鹽運司同知

奎閣淸光老翠華玉墀徐步響冲牙却遊萬里梅花雪又看三山荔子霞國計從來資海鹵皇恩難得到天涯使君篇什多風雅先與疲民洗瘴嵳

送毛道士歸先天觀

身共閒雲暫出山就攜詩卷借人看不隨方士留燕土還與仙翁守漢壇花落鶯啼春日暮天空鶴去曙星寒瑶宮縹緲無緣列別後從誰說弄丸

城外見杏花

曲江二十年前今回首芳菲似夢中老去京華度寒食南來野水看東風樹頭絳雲飛還白花外靑天映更紅聞說琳宮更佳絕明朝攜酒訪城東

王仁甫左丞宜閑閣

試向宜閑亭上坐靜觀物理笑勞勞風生秋樹停紈扇雨足春畦罷桔槔碧水自隨鷗泛遠白雲偏共鶴飛高向來軒冕紛華夢此日全輕似羽毛

題盧溝雨別圖送張道士

盧溝橋邊柳色齊盧溝河畔草萋萋東風故吹靈雨送北關爲有天香攜飲闌水榭見花落路入煙村聞馬嘶後月歸來重經過五雲却望鳳城西

南臺趙子威焒磨母氏眉壽堂

高堂此日拜厖眉家慶相傳事更奇戲彩佳兒來栢府獻桃阿母下瑶池雲煙色動金花誥雨露香生玉樹枝僊釀中山千斛酒仙遊遐景正無期

次韻柳待制直院晚歸二首

庭松吐燄引疎香露井銀牀凍不消雲罨窗深隔風日鳳皇聲集和

簫韶書成給札分曹寫直罷攜香滿袖飄自昔詞臣宜白髮禮賢珍重此時招

卑飛無力到煙霄憂患侵凌壯氣消得食侏儒偏笑朔獻嘲弟子豈知韶天憐病目今年減雨送涼思昨夜飄無補明時合歸去山中休待故人招

送孫生歸豐城

十載成均倚褐衣論詩豈是賞音稀羣英雄逐歌淸廟獨客飄飄賦式微劍氣秋成遙入望書燈夜屋耿留輝白頭倚席成何事回首南雲亦合歸

送揭生浩侍父南歸

白首詞臣出帝畿翩翩之子一時歸夜光匣裏雙神劍春水船頭五彩衣肯學新功存簡册人生至樂在庭闈誰知惜別情偏切目斷江雲日暮飛

元夕感懷

天街疊鼓鬧香車官舍荒園宿暝鴉不飲閉關宜謝客無眠對月轉思家三年元旦留京國六十衰翁感鬢華江上春風後期在爛燒銀燭對梅花

清明

清明頻歲客天涯歸夢江南好物華煙暖人家插楊柳雨晴門巷掃桐花誰憐臥病春將過强起哦詩日又斜杏酪不須持餉我自燒新火試新茶

五言絕句

客有談獻王絕絃事因賦二詩

荆璞寧非遇卞和猶識眞識眞不自保翻恨世無人

識趣口琴在賞音千載期朱絃何用絕自貴不求知

贈王月屋相師三首

威儀諒有則彩色寧非天開口問窮通紛紛事可憐

我貌不足數我心當炯然請君視此屋晴月光無邊

圭華四十年忽有萬里行會有憶君言一笑春風生

謝氏友山圖二首

逶迤漫相逐偃蹇自難親之子與爲友此山能擇人

幼輿山巖姿安石丘壑情復見佳子弟使人増眼明

嘉定黃氏瑞竹二首

棘川誇瑞竹黃氏見高門富麗應如此時來豈有根

會聞冠公竹揷地竟成林勿謂彼非瑞淸風猶至今

雨竹圖

千年舜妃淚一幅湘川雨掩卷不忍題余心正懷古

畫兎

孕靈廣寒府承寵中書署誰令秋水邊弄月淒風露

贈內靜子

止水還能炤死灰寧復燃寄言內靜者求靜莫令偏

促織圖監州貫子素徵賦

華屋敲鐙夜何從識草蟲惟應苦吟者相對共秋風

東津暮泊二首

人家煙霧裏燈影樹林間撐空靑突兀知是烏龍山

四山斂暝色百蟲沸哀聲夜久月未出川光虛自明

錢舜舉畫卷二首（紅白芙蓉黃葵）

不向東風開酣霜拒秋冷紅白爲誰姸自炤滄浪影

秋露滴金杯秋風吹道衣陽光滑欲出相向獨依依

讀左傳偶成

勝舟不可入栢人寧肯留胡爲如死鳥更有在乾侯

山川圖

白雲映高樹上有靑靑山不見幽人居應在空濛間

淵明像

埼節有高趣沈冥非酒徒畫師寧識此偶出亦攜壺

竹圖

透石迸新芽淸泉映消翠姿姸甚陽春最識歲寒意

環翠亭

萬山鬱環合高亭一振衣拂衣下山去帶將空翠歸

鷺

振振風生柳毿毿雪點殘白攢秋水立靑映暮天飛

蓮藕花葉圖

玉雪穿玲瓏紛披綠映紅生生無限意只在苦心中

溪山雪霽圖

橋凍驢蹄滑灘澌理棹難何如閉門者不識風雪寒

正月六日離建德道中雜咏三首

前年踏雪來今歲踏雪回天知我囊空從以萬銀堆

深村出簫鼓草市亦燈火元夕約到家人人應候我

荒山與峻嶺千轉復萬盤巍然金華出使我心平寬

畫松

風霜不改色水石淡爲鄰祇合空山老豈知人世春

題李盤泉卷

山中百歲老曾見辟雍流懶說前朝事淸泉炤白頭

小竹石圖

千畝蔭渭川萬個栽華嵩兩竿卷石間蕭蕭亦淸風

六言絶句

水西道中

鳴鳩林外桑密眠犢沙頭草添春水石橋紅杏夕陽茅屋靑帘

仙居圖

雲氣參差靑嶂樹林飄渺飛樓誰識仙家歸路桃花流水漁舟

江湖八境圖

洞庭

君山隱隱春碧洞庭渺渺秋波羈客白頭懷古湘靈莫奏雲和

武昌

草生自識春洲月滿誰登夜樓寂寞漢人文賦蕭條晉士風流

廬山

香爐峰看飛練棲賢峽聽奔雷三疊谷簾未識至今却悔歸來

海門

多景樓前根石浮玉山下中泠長江天險安在北固煙光自青

太湖

雲樹煙波浩渺漁村橘里桑環想見三高不死超然來往其間

浙江

兩山噴雪眩轉三道奔濤淼漫白塔故宮高殿行人來倚闌干

靈隱寺

平地琮堆翠涌何人鬼刻神劖會有風雲震蕩再還前日飛巖

西湖

花柳空濛春霧蒲荷淡蕩秋暉水光山色長好舞榭歌臺易非

題水竹小景二絶

鐵樹霜藤崖壁藕花蒲葉汀洲更著蕭蕭水竹有人傲兀扁舟

脩篁煙景濃淡遠樹人家有無此日亂山深處喚回迷夢江湖

題高彥敬越山圖三首

漁浦渡頭煙淡錢塘江上潮平吳越興亡何在青山長對人橫

潮平風定日落雲白山青雨乾憶得晚秋天氣浙江亭上憑闌

西域有茲奇士東州無限佳山一幅西興漁浦風流千載人間

山水小幅

蒼嶂秋雲更白青林霜葉偏紅江南八月九月人在詩中畫中

即事

殘書長日茶思高屋清風誦聲青荇池邊飲馬綠槐陰裏聽鶯

吳禮部文集卷八

吳禮部文集卷九

續金華叢書

七言絕句

山行

林中禽語意相關池上魚遊心共閒忽到水窮雲起處悠然回首見南山

桐江道中二首

東風綠水動微波晚泊灘頭理釣蓑喚起江湖昔年夢一帆寒雨聽漁歌

連山紅綠照清溪倚棹行人思欲迷多少林禽好音語止嫌杜宇作哀啼

病起

單衣小立怯西風病骨詩愁冷淡中一片清秋在何處豆花籬落雨濛濛

口涼書所見三首

小風不掃晚來雲天色澄澄紺碧痕回首銀盤孤湧處火峰化作雪濤奔

沙渡歸人已罷船石樓遙樹自生煙溪回路轉知何處一鳥斜陽數萬蟬

涼風瑟瑟響千崖漸出平原草樹開欲墜飛螢已無力瞥然數點過牆來

秋江晚渡圖

十年吳楚客西東展卷高歌興未窮渺渺孤舟呼不得好山無數夕陽中

煙寺晚鐘圖

半空孤塔聳飛杵四壁長煙漲白波落木疏林秋色老斷鐘殘磬暮樓多

郊行

谿鳥翻晴日色曛平蕪千頃斷春煙何時擺落羇愁事濯足清江碧草眠

杜鵑

春風望帝寂餘魂臣甫離愁錦水濱千載此禽同姓杜哀吟垂血定前身

元夕

柳臺梅巷鎖春晴酒思燈光負賞心聽徹宣和太平曲獨看明月到更深

赤松二仙圖

四海弟兄誰慰眼半生書冊政亡羊赤松有路不歸去花落春山百草長

夏夜江上二首

繞屋清江竹萬竿水風蕭瑟竹光寒夜深月上門不掩臥聽釣歸船過灘

洪濤半夜發前山月明風急魚龍翻呼兒江邊縛艇子蒼藤白石青楓根

溪上

柳花漠漠杏花乾一寸青蒲刺碧漣春色滿溪人不到野鳧背上小雛眠

次韻黃晉卿清明遊北山十首

千峰煙雨氣崢嶸中湧芙蓉一朶青想見登高能賦客吸呼山氣聚英靈

幽賞玄談總背時青山自識我曹奇不知同結東林社還有當年遠法師

蘭若青林數里程孤峰當道送還迎歸來寒食清明夜猶夢松風澗水聲

珠懸黍米容千眾芥納須彌等一塵始信約師瓶浴事故將靈幻駭庸人

熠熠丹光澗壑紅牧羊先在嶺雲東赤松花落春風老未得相逢一

笑同

仙佛偏于勝處多飛空金碧倚莪莪白雲深鎖藏深屋誰記北山人姓何

林間尊宿瞻衿期不減當年許與支十載相思不相識雲山應笑俗緣卑

藥草生苗宿雨肥梢梢野筍脫斑衣桐花開盡櫻桃落山北山南謝豹飛

行歌共訪採芝翁絕壑層雲一逕通誰念愁吟溪上客落花微雨獨拄笻

一壑風煙自可留十年湖海漫狂遊短衣射虎真堪樂莫恨將軍老不侯

輓車圖

短轅長馭後先驅逐利奔名遂所如落日中原天萬里我貧正坐出無車

讀陳後山詩有感

我名異世偶然同身迹沈微轉更窮寄食倚憐從郭概賞音未易見蘇公

和陳景傳寄方部父韻四首

北里高樓笛夜吹酒懷詩夢與秋宜惠連無限淒涼思獨背寒燈聽雁時

風流文采弟兄難落月懷人幾夜闌俗子寧堪探牘對俊游聊作採詩看

黃塵那解污清流客裏千尊莫負秋閑采芙蓉弄江水笑攜涼月上沙頭

風流遺老曙星殘湖海知心夜夢間欲訪玄英向何處猿聲木葉滿秋山

山雞

錦斑五色出深叢顧影徐行氣自雄飛去漢廷應作鳳野人慣見任西東

偶題

塵土侵懷屋打頭出門市道總悠悠南山萬古長青眼莫怪相看不下樓

明皇聽笛圖

小立華清院宇春側身橫玉笑迎恩秋風吹斷歡娛曲凝碧池頭急管喧

蘆雁圖

飛影成行止共餐稻粱易足水雲寬誰知江海離羣客獨對秋風不忍看

孟浩然跨驢圖二首

風雪蕭蕭破帽敧玉堂回首夢應非鹿門松徑寒門裏擁被微吟定憶歸

直語無因住禁垣清游隨意躡寒原風流鄭五雖相似應愧詩席位轉蓬

班姬吟扇圖二首

已信當年有綠衣謾將團素寫新詩才明自斷衰榮夢肯對秋風作□悲

當暑提攜識暫憐安身餘寄任長捐昭陽極寵那臺恐得似斯人晚自全

息齋墨竹三首

長憶東陽舊使君秋風吟倚瘦休文石根數葉蕭蕭碧長伴幽人一壑雲

碧鮮迎舞翠華臨一日清風滿葉林得士雖聞諸老薦報恩誰識此君心

彭城一派接洋州千載真傳屬舊丘舉世隨風翻墨水凝神誰識與天遊

春日獨坐二首

茶煙濟濟風前少庭葉沈沈雨後添何處楊花念幽獨殷勤入室更穿簾

幽禽著樹一兩語小雨隨風十數番無酒無詩亦無客澹然終日自淸歡

次韻七夕二首

織女黄姑有定居河梁底處度空虛世兒擾擾寧知此應笑書生苦信書

流俗無知祇陋愚矜能于道亦浮虛鄰衣自富何關我不用逢人詫腹書

除夕

瘦竹蕭蕭一樹梅閉門俗客少曾來明朝遮莫新元日不用山童掃雪開

昭君出塞圖二首

平城圍後幾和親不斷邊烽與戰塵一出寧胡終漢世論功端合勝

前人

巫峽故山花樹紅村村婚嫁樂春風琵琶馬上無窮恨最恨當年誤入宮

楊妃上馬圖

花擁金鞍步步遲君王別殿待多時延秋門外驚塵起夜半無人見疾馳

秋日二首

酷暑煩蒸日望秋耳根恨不聽颼飀夜來庭樹秋風起獨覺却添無限愁

少時倔強不知愁每笑詩人嘆白頭四十行年還自笑風前梳得一莖秋

霓裳圖

一曲霓裳衆樂催相傳親聽月宮來當時果有飛昇術末路因何厄馬嵬

卽事三首

日炙風吹野岸旁形容塵土汗如漿平生三伏寧知此高竹當門獨倚牀

解衣坐憩野人家滿樹紅茸夜合花河水悠悠纔可濯我來非是羨魚蝦

離家始識家居樂涉世深知世法疎豈是一行能作吏已慚數月廢親書

堯民醉歸圖

騎行巾服俱非古儀狄以前誰飲醇寫出太平眞樂意陶然如此卽堯民

七夕

木槿籬邊絡緯哀卧看河漢遠天迴西風不管扁舟客吹下樓頭笑語來

春暉堂

草心何以報春暉游子遠遊歸更遲甘旨高堂日娛養願君不識孟郊詩

芙蓉翠羽圖

一幅宣和舊畫圖芙容紅擁翠禽棲龍沙萬里秋風道此景君王夢見無

紫極宮太古圖

兀兀眼前安得堅人生變幻等飛煙混成有物知誰識長向千秋萬古傳

漁樂圖

罾網縱橫來去船老妻含笑小童顛旁人謾說漁家樂不道羣魚正可憐

吳城山阻風

吳城隄下放船初津吏催程畏簡書却謝北風多雅意留人兩日看匡廬

留李王河驛

宦況不如歸興濃何人知我愛疎慵江濱荒話三更月聽說松陽卯
酉峰

集句二首贈答潘季通

江上春風□客舟鳥啼花落水空流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
古愁

梅花梨花參差開如何不飲甘心哀百年莫作千年調二月已破三
月來

還里二首

鄰屋荒塘巷陌非故廬在眼獨依依祝融同祿偏憐我莫恨知心一
世稀

東家滿裝千斛船西家腰纏十萬錢我歸無物堪誇客方寸夜光長
炯然

寒村雪暮圖

木杪棲鴉景已殘沙邊落雁雪猶寒江南江北曾行路今日山窗借
畫看

桃源圖

翠嶂清溪遠近春柴荊雞犬接比鄰花開酒熟身無事便是桃源畫
裏人

玉澗禪師山水

玉澗詩多畫上題如何此畫不題詩依稀樹石皆遊戲一筆全無却
更奇

雨中即事

山雨冥冥水滿溪倚闌望斷轉悽迷黃鸝不管人愁緒盡日高林相
對啼

贈醫者陸生

三十年前識乃翁鳴絃釃酒近鄰東閉門秋院梧桐雨却話人生如
夢中

邯鄲炊黍圖

勇棄功名一覺餘千年重有此翁無昏昏醉夢人間客爭向君家看
畫圖

大洋灘

漠漠青煙障白波過船千百雁聲悲喚醒羈旅十年夢似泊高沙湖
裏時

凍蠅

僵不能飛靜若癡忽敲窗紙戀晴曦主人偶見猶憐汝不念營營擾
擾時

題陶士元雙溪櫂歌二首

綠蓑青篛老玄眞流水桃花曲尙新故里雙溪誰復識櫂歌今喜見
斯人

漫郎孤唱發清妍甫里豪吟思□然更聽正聲韶濩曲武夷山上有
飛仙

蘭亭圖二首

京洛銅駝艸莽深春風脩竹滿山陰右軍憂國心如許也伴蘭亭醉
客吟

觴詠餘情落筆時後來感慨已先知山陰道上衣冠少竹裏荒祠澗
水悲

西江圖

西山翠擁大江流歷歷開圖記昔遊寂寞滕王舊時閣秋風斜日下
城頭

積雪騎行圖柳道傳提舉自作此圖并題其所爲詩有百年行
役今如此安用文章氣吐蜺之句

自寫新篇自製圖記曾萬里從鑾輿莫嫌不得文章力風雪詩人老
跨驢

題山水圖送人歸仙居

仙居直接天台路無數青山與雲樹行人已在畫圖中久復攜圖入

山去

正月六日七日舟中卽事二首

雨聲入夜波翻天夢囘月出春風顛霅香亂落衣襟溼知是梅花吹滿船

江淸日淨午風柔潑眼烟嵐紫翠浮楊柳未搖花未動無人來共早春舟

贈虛舟道士

我愛虛舟豈滇名無心隨處任流行抱琴却去龍門峽明日江湖春水生

唐陳宏畫明皇擊桐圖

三郞半醉玉顔開手戛靑桐舞節催老樹無情應解笑曲成那得鳳皇來

贈日東僧淸無夢

萬里滄溟斷去蹤閑雲野鶴共羈孤祇應淸夜禪牀月解照平生夢

有無

葉敬甫所得息齋墨竹爲火燎其半

李侯妙畫奪天機囘祿祝融將取之賴是淸風滿盤谷不令虛餓盡高枝

捕魚鳥

翻身舞影瞰重淵百計求魚飽爾咽巧拙並生還自足何曾飢死信天緣

春日雜書

邁無官况有詩情馬上微吟太瘦生楊柳杏花山市鬧一番風雨近淸明（是時僧志南有沾衣欲溼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之句）

止建德梅山寺僧四首

玉峯春色動晴煙白白紅紅取次姸病眼却無看花分卧聽簫鼓度山巔

淸明長是雨綿綿今日晴光勝去年山縣閉門花事過正愁無水救

春田

黑蟻蠶生桑葉小河豚魚上荻芽肥雨晴野外人聲動吏散庭前燕子飛

山藥嘗多心共苦案書拋久眼渾迷舍南舍北團團樹無奈子規朝暮啼

雨宿招賢寺二首

山路殘春已厭行僧房今夜有餘淸殿前流水窗前雨兩耳一年無此聲

招賢寺裏解招誰笑我今年兩度來山雨留人行不得憂民心事有誰知

村行

煙樹交交桑扈鳴雨泥滑滑竹雞聲靑畦白水迷漫渡幽徑濃陰詰曲行

禹栢圖（漢陽縣大別寺中）

栢貫荆州任土風漢陽遺樹何蒼龍休誇此是親曾植四海青青盡禹功

梅聖俞四會言此建德爲令時作也官舍四周皆山春夏之交會聲喧然因感梅公詩集爲一絕

餅焦亦足療朝飢止飲壺盧豈用提風雨蕭蕭泥滑滑不如歸去去來今

贈鄉人說相者

秋浦相看眼爲開與談鄉井幾時囘故吾骨相應難改祇有新霜上鬢來

題梅溪詩畫卷

淮海張公昔好奇畫圖一幅寫淸溪憑誰添取詩人屋更看梅花雪壓隄

玉腕騮圖

滿身霞彩尾蕭梢玉腕騰凌意氣驕牽向赤墀人駐目只疑踏雪未

會稽

遊赤壁圖

燒天烈火萬艘空橫槊英雄智力窮何似扁舟今夜客洞簫聲在月明中

秋江獨釣圖

峩冠古服理絲綸恐是玄眞輩裏人今日官征算舟舫水雲莫倚自繇身

淸溪道士點易圖二首

圖像匣微久失傳或從方外得先天姓名不落人間世亦有淸溪繫易仙

每愛研朱滴露篇飄然淸氣已如仙胥人不悟妊人術木鶴何曾得上天

子昂蘭竹圖

湘娥淸淚未曾消楚客芳魂不可招公子離愁無處寫露花風葉共蕭蕭

揚州四首

畫鼓淸簫估客舟朱竿翠幔酒家樓四城列屋數十萬依舊淮南第一州

長壕如帶故城荒猶說英雄李與姜唐人愛向揚州死爾死何曾有耿光

后土祠前走鈿車無雙亭上看仙葩一年聞道開三度不是春風玉蘂花

富貴驕奢志已迷無端更欲上天梯庭前木鶴眞兒戲況說雲中犬與雞（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昔人以爲戲言羨慕得之惑蓋誠有是事也劉賓客騎是已）

張子固秋泉卷

歷澤盤溪記昔遊白雲人去自悠悠秋風何處寒泉落應有淸泠一勺流（曾遊查之門）

胡古愚後京華雜興詩

京華風物太平時瘦馬靑山鬢欲絲二十年來留滯客厭塵賸□案中詩

十一月十二日崇文閣下私試二十三日出和張仲舉

官燭風簾徹夜明屋高人靜易寒生不知卧聽蕭蕭雪何似山窗瀉竹聲

棘鎖深關夜不歸宮庭步遠月輝輝書牀塵動牙籤亂茶鼎聲喧蚓竅微

立教堂獨坐二首

槐栢成行擁綠陰鈎簾獨坐屋深深日長淸思無人共祇有黃鸝送好音

庭下高槐葉乍張風吹嫩綠有微香窗搖簾動玲瓏影付與羇人一夏涼

唐馬圖

飽食天閑逸氣生只愁立仗誤長鳴靑絲挽入奚官手俛首何妨逐隊行

段節婦

南國征人去不歸春妍懶著舊時衣至今門外冬靑樹不與風花上下飛

劉節婦（醫者妻）

勤苦眞人學煉丹丹成早已躡飛鸞姮娥亦仗刀圭力不恨單棲向廣寒

趙節婦（縣尹妻）

夫子曾彈單父琴琴聲忽斷杳沈沈夜深一掬寒窗淚莫聽秋風別鵠吟

送夏學正赴奉聖州二首

書卷囊衣共一車出關千里漫風沙祥雲五色天西角喜及高秋望翠華

弓刀射獵古雲中聲教明時萬里同莫向果園誇異品賸栽丹桂待

秋風

趙子固畫梅

千樹西湖浸碧漪醉拈玉笛遶花吹祇今無限凄涼意留得春風雪一枝

方方壺道士爲危太樸畫雲林圖二首

抱樸先生學大還偶然爲客未歸山迎陽坊裏看圖罷夢遶白雲青樹間

海上三山樓觀開壺仙早晚御風回畫成定勝人間境爲問何因寄得來

崇術堂前棠梨

西廡棠梨一樹遮諸生長候夕陽斜清明休暇無人過落盡風前玉雪花

張果對御圖

多欲求仙亦已癡老翁幻怪等兒嬉騎驢却向何山去不救青螺蜀道時

送人歸宣城

聞道宣城劫火餘城東民屋半蕭疎舊時錄事今頭白自寫平安父老書

盱江朱孟章母壽詩卷

杏園宴罷三春雨萱草歸看五月花想見瑤池迎阿母麻姑山下擁雲車

送人之蘇杭

江國蕭條劫火餘繁華無復似當時西湖依舊青山色莫向秋風詠黍離

吳鄉水落稻平疇蓴菜鱸魚滿意秋爲問西風斜日裏有誰能泛五湖舟

郭天錫雲岫圖

撩亂春雲雜曉嵐時於湧雪出青藍依稀一筆誰傳與北固山前海岳菴

送人之宣城

昭亭山下宛溪頭楊柳芙蓉兩岸秋總是舊時迎送處夢魂猶逐故人舟

宋高宗書杜陵驄馬行

江沱燕息共恬熙無復中原壯志馳眼見駃騎死刀下不須更寫杜陵詩（駃去聲）

宋顯夫司業出乃兄誠夫尚書中秋五首并達兼善侍郎詩因次其韻

良夜清尊一笑開水邊亭榭禁城隈祇今惟有青天月曾照當時太白來

曲江聯騎踏春雲二十年前逐後塵今日重來隔存沒相看祇有兩三人

宋公高製擬昌黎筆勢雄奇見怒猊短氣祇今人物眇狂瀾誰障百川低

翠華南下拂秋天龍虎臺高古塞邊誰料江南白頭客連宵清語對將眠

會稽太守出清朝追逐揚鑣過斷橋想見相思浙江夜月明酒醒卧聞簫

憶建德五首

茹蘭溪頭春水生玉峰高下雜花明縣廷清坐無公事閑聽游人鼓吹聲

石佛巖前山逕幽曾因禱雨得清游至今六月夜深夢長見飛泉雨派流

石門相向立東西側過行人跡峻梯山下鷺鷥忽飛起風吹草樹見清溪

水灣山平石潭口記向城中舊時路秋風吹雨破寺涼數日吟哦不能去

父老依依想未忘我無遺愛比甘棠兩亭手植開花木五六年來幾許長

元旦朝回書事四首

朱衣高唱御樓東清漏遲遲晝景中黃繖寶幢微影動一時吹面受東風

初聞觱栗叫雲清次第春雷萬鼓鳴最愛鳳笙形製別衆中不識是何聲

金犀千列炤春雲綴迹猶容蟣虱臣白獸尊前那得到遙看拜舞但隨人

朝散紛紛下紫微揮鞭爭道疾如飛同來各向朱門去祇有西山伴我歸

閏二月朔日

病過春光兩月程幾番風雨幾番晴不知開到何花樹今日纔聞燕子聲

三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雨不止

閉關因病得深居客至猶嗔禮缺疎連日雨深無一跡且拈丹筆了殘書

吳禮部文集卷九

吳禮部文集卷十　　續金華叢書

雜著

三國志雜論

荀彧

操欲取徐州還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云云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由十日云云

此是學李左車說陳餘語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無降心

此是規摹韓信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語

議還都許彧以爲云云彧勸操曰昔高祖代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云云

操以詔書示彧云云彧曰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耳云云

此段規摹韓信請言項王爲人語

操與紹連戰議欲還許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云云

彧說操宜復古置九州彧言曰云云

此是比張良諫立六國後事

杜牧云彧之勸操取兖州則比之高光渡不令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漢代譬之教盜穴牆發匱而不與同挈雖所以論彧者未盡亦足以誅姦僞之心矣司馬光乃謂凡爲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比操于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愚按彧引高帝不但取兖還許二事彧言山東未平彧則以高帝爲義帝縞素勸其挾天子以令天下操患力不敵紹彧則論劉項之存亡以釋其疑操以彧爲子房而彧動引高帝宜矣史氏紀載大抵因其言而文之未有全出己語況彧之言不一豈得皆爲史氏之文飾乎馬公曲爲彧諱其論未當若乃陳壽規摹漢史沾沾自喜眞以高帝視操則有之矣夫假人必于其倫壽之無識奚責哉

郭嘉

魏書曰備來奔以爲豫州牧或謂操圖之嘉曰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云云

傅子備來奔云云嘉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宜早爲之所會操使備擊袁術嘉與陳昱俱諫時備已去操恨不用嘉言

曹操不殺昭烈此自英雄之度嘉昱算略之士恨圖之不早耳昱傳載與嘉並諫遣昭烈謂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則二人皆嘗言之矣

按董昭亦勸操止備三人者其智略同而操之所深信也三人皆言之而操不聽豈非偉度乎綱目據魏書使嘉掠美而操沒善豈其實哉

田疇

田疇感伯安之遇痛公孫之暴厲志矢言義存報主可謂壯矣苟量力不敢銜憤莫遂獨往終身固無尤焉既能合衆致强謂宜伺時乘

隙得正而輔孰能禦之幸而獲逞□擇所從事成脫屣以明素志可也當鮮于輔連烏桓之衆袁紹督易京之師輔乃故吏疇嘗與之比肩紹有徵命亦可因以殄賊于此之時靡聞感奮何乃操使臨門閭命恐後輸智猾賊用爲啟導飾言郍部之岔以掩非義之從是致蹋頓隕命熙尙授首不念公孫之殄滅實繇假手于二族君讐不報能無愧乎顧乃哭尙以徵義辭爵以爲高可謂輕重乘宜去就無當者矣

赤壁之戰

赤壁之役漢賊褫魄迹其輕敵淺謀無以自掩操貽孫權書云値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詐者謂操欲間瑜故爲是言果誰欺乎攷之史瑜勸權戰也謂操衆不習水土必生疾病且然之辭也魏志則曰戰不利于是大疫則疫在戰後矣于瑜傳乃云時有疾疫此不足信也黃蓋南謀因風縱火瑜傳所載著于吳志乃云操燒其餘船引退夫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豈復有餘自燒其餘豈

人情也原壽之意祇欲附合操書掩飾敗衂之醜故爲異同以亂其實不知明者觀之豈能眩哉

曹植

操之諸子彰最爲驚暴璽綬之問誠有異心倉舒早慧而諸年稍延殆未可量植文藝而已加以任性不飾素志無他非丕所忌也當儀廙見誅灌均希旨而禍不烈者良以此歟逮叡之世上疏求自試求存問親戚夫以植之才固宜見用曹氏大計固宜厚親戚然當時疎遠猜忌之弊已成言之者適所以爲迂于事而昧于智也植乎吾知免矣

司馬懿

司馬懿請與武侯戰曹叡使辛毗監其軍以制之請戰者外示武而監其軍者知其不敵而飾其事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武侯料之明矣史又謂先是懿數請與亮戰按建興六年春出祁山冬圍陳倉魏皆遣曹眞來拒八年眞請由斜谷入

叡遣懿泝漢水繇西域與眞會漢中以大雨道絶而還九年出祁山叡始遣懿來拒遇于上邽斂兵不交至鹵城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有畏蜀如虎之譏不得已而戰遂大敗繇是論之懿始終不敢戰戰則敗耳史氏之言抑何誣哉虛夸其勇實露其怯所謂欲蓋彌章者歟

華歆邴原

管寧華歆邴原史稱三人相與爲友往往並以名德之士尊之愚嘗評漢魏之際淸風全節高蹈不汚惟幼安一人從惡滅義無若歆而原亦黨賊之臣豈二臣者矯飾于初年而狼藉于晩暮耶與寧並列豈直麟鳳之於猰犬哉

裴氏著龍頭腹尾之評亦正爲不當以先後論而不斥其非倫何也攷之世說載揮鉏擲金及分坐割席二事又魏略稱寧嘗笑邴華有仕宦意則知當時已辨其賢否裴氏所宜著錄而反不之及蓋亦有同乎世識崇飾其賢掩匿其惡而孰知惡之終不可以掩也

譙周

譙周陳壽皆巴郡人也壽于杜瓊傳載周問當塗高之義明魏之當興推備禪之名知蜀之必亡與周傳勸禪降魏之言相表裏大概謂天命在魏又以尊司馬氏之繼統爾周言于禪曰若降魏魏不裂土以封請以古義爭之此誠大謬無識之論而壽謂衆人無以易之理又云劉氏無虞一邦蒙賴皆周之謀吁實降覆國俛首事讐曾不以是爲非而反以是爲善乎又載往與周別周語于曰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雖因年歲比方實則顯自附儷雄之失節周尤有甚更生忠誠周自視何如而況敢上議聖人乎周不可勝誅矣

壽之著此若以矜其平素親遇之榮其他褒贊如所謂後進通儒所謂行止有取子孫亦忠篤質素又引董子比之所以尊揚周者不一而足徇私黨惡一至于此其罪當與周同科矣

郤正

郤正身草降箋臣事讐賊故其論姜維也不斥其不孝不忠之大罪而舉其小善以爲稱降叛之相爲郤也陳壽取而著之篇其自爲論也亦止責其黷戰屢擾而已君臣之義置而不論可乎

孟宗

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古之人不得已則寧虧忠而全孝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金革之事無辟孔子以爲有爲爲之蓋臨事而制是豈可以爲常也哉孫氏之制奔喪者死傷化悖典甚矣有人心者肯捐其親而委質乎當時顧悌喪父權強令釋服悌晝壓作棺柩象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奪情滅孝誰之罪歟孟宗喪母奔赴自拘聽刑陸遜爲之請減一等其秉志純篤不爲淫刑所撓可謂絶無而僅有者矣

朱子嘗謂此事關係甚大

按吳志司空孟仁卒注引吳錄及楚國先賢傳所載寄鮓生筍等事當井書之宗事他見亦多如孫琳廢亮而爲之告廟仕虐酷之朝無

所匡救而不能止此是其失不可以此而廢彼也

甘皇后

昭烈祖雄父宏名字僅見至于母嫡室皆不知誰氏元年旣立宗廟祫祭高皇帝已上必已建親廟並有謚號嫡室追崇禮亦宜之豈有此之末及而下議皇思之謚乎孔明舉事必不其然此皆記載缺略之罪

按志建安元年呂布襲下邳虜昭烈妻子求和得還三年布遣高順攻之復虜妻子曹操會布昭烈得妻子五年操擊昭烈虜妻子據此則昭烈妻凡三見虜也

甘后傳云昭烈住小沛時納爲妾昭烈數喪嫡室攝內事隨至荊州產後主昭烈以建安六年至荊州十二年後主生十三年操追及于當陽長坂趙雲抱子禪保護甘夫人得免

又劉封傳云昭烈至荊州未有繼嗣養爲子則未至荊州以前未有子史之所言自相戾也

漢魏正朔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初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須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月斗建爲歷數之序齊王芳正始元年春正月始改從舊景初元年四月至正始元年正月卽漢建興十五年三月至延熙二年十二月也魏志所書例差一月今綱目所書上著漢年而下從魏正如延熙元年正月立皇后張氏今書二月冬十一月蔣琬出屯漢中今書十二月二年二月蔣琬爲大司馬今書夏其餘皆當正自昔言漢初及秦元年冬十月皆謂不改月獨顏師古謂此皆太初正歷以後追書呂子大事記是之顏注史最精必有所據且賈山言有云願以夏歲二月使當時不改月何以有是言魏明之制固爲不與其改月不改時亦因可以推見前代之必然也

綱目改定文

建興十五年春正月魏黃龍見以三月爲夏四月　夏五月魏地震　魏以陳矯爲司徒　魏制三祖爲不毀之廟　六月魏擊遼東不利公孫淵自稱燕王　皇后張氏崩　八月魏大水

魏主殺其后毛氏　九月魏營圜方丘南北郊

冬十月吳以諸葛恪爲威北將軍　十二月魏遣太尉司馬懿擊遼東　魏鑄銅人起土山于芳林園　魏光祿勳高堂隆卒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延熙元年春正月魏以韓暨爲司徒　立皇后張氏　立子璿爲皇太子　吳鑄當十大錢　秋七月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

八月吳中書郎呂乙伏誅　冬十一月蔣琬出屯漢中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爲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爲大將軍　十二月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詔輔政魏主叡卒太子芳立

二年正月魏以司馬懿爲太傅何晏爲尙書　三月以蔣琬爲大司馬　秋九月吳遣將軍呂岱屯武昌　冬十一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爲正　吳將周胤有罪廢徙廬陵

附錄

綱目延熙八年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十二月尙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爲中常侍

按漢志九年十一月琬卒董允傳九年卒此皆仍通鑑誤　目錄九年琬卒不誤

又攷允傳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始預政事祗死後皓以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　祗景耀元年卒據此文則皓此年未爲中常侍也然專政則自允卒後始

九年以姜維爲衞將軍與費禕共錄尙書事

按維傳在十年亦仍通鑑誤

景耀二年秋八月陳祗卒以董厥爲尙書令諸葛瞻爲僕射

按祗卒在元年亦仍通鑑誤

讀左傳幷註數事

左氏所引夫子曰云云多非是張子長辨之因錄其遺

宣傳二年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云云

書法不隱一語當是夫子之言其下二語後人依託文飾之辭未語尤謬

九年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洩冶諫死無非可議說者以書名無褒詞强生異說引詩云云使誠夫子之言是以忠爲諱也其不然決矣

昭傳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云云殺親益榮

平丘之會止猶義也夫當是傳者申言之殺親益榮必非夫子語以子產古之遺愛語例之恐止一句爲是

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云云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

官不外道豈有舍道而能守官耶孟子所引無之決非夫子語也

杜注君招當往道之常也非物不進官之制也其說似美而非君招當往豈非制非物不往豈非道乎

子產卒仲尼曰古之遺愛也

注子產見愛有古之遺風

見愛注非愛者惠愛之愛卽所謂惠人也猶言叔向古之遺直也

前註叔向之直有古人之遺風此註亦當從之

二十八年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云云其長有後于晉國乎

末句必後人附會之言與畢萬之後必大語類

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

註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

此秦伯車敗也蓋筮既吉而今車敗懼不祥故詰之徒父復告之云云

按文勢涉河侯車敗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及韓下　接晉侯云云非指晉侯車敗明矣杜蓋因侯字卽指爲晉侯誤

獲其狐雄夫狐蠱卽其君也

註以狐蠱爲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

晉惠公孫于費君故喻之如此詩刺齊襄亦云雄狐

晉戎馬還濘而止

註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

按註以還字句恩恐作一句讀言還轉于濘而止也以還爲旋改字而義又過曲

儀禮墮祭說

士虞禮

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揳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

註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

周禮曰既祭則藏其墮謂此也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

釋文墮許恚相恚二反又猶隳許規反

今按猶隳卽是指猶言隳下之文然字不同釋作音亦異

特牲饋食禮

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揳于醢祭于豆間

註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

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

周禮曰既祭則藏其挼挼與墮讀同

今文改挼皆爲綏古文皆爲挼祭也揳醢者染于醢

釋文依註音墮許恚相恚二反後墮祭挼祭皆倣此

挼如悅而玄而誰二反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

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

註退者進受爵反位妥亦當爲挼尸將取主人佐食授之挼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挼祭亦取黍稷肺祭今文或皆改妥作挼矣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挼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

註撫祭示親祭佐食不授而祭于地亦儀簡也云云

少牢饋食禮

祝反南面

註墮祭爾敦

釋文墮許規如規二反下同

尸取韭菹辨換于三豆祭于豆間上佐食取于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兼以黍而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

註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于俎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爲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

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

註綏或作挼挼讀爲墮將受嘏亦尊尸餘而祭之古文墮爲肵（音祈）

釋文綏許規相規二反并註挼及墮亦放此下同

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

註右受佐食右手受墮于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爲禮

墮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飮必祭也其禮則尸與主人主婦皆有之祝出迎尸尸入卽席坐旣舉奠祝命尸尸取菹換于醢祭于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墮祭祭神食也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主人受佐食坐祭之所謂主人墮祭祭尸食也主婦亦然

儀□□士虞禮所載及特牲祝命挼祭云云　少牢尸取韭菹條尸墮祭也　特牲主人拜受角條少牢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以下主人墮祭也

特牲主婦適房條主婦墮祭也

按疏云三處經中墮皆不同此五字或爲墮或爲挼爲羞爲綏爲換鄭以羞綏挼三者已從墮復云古文作換以特牲及此士虞皆有換祭故作兼換解

今攷鄭註作挼不作換竊恐換字似挼而義同又有而誰音亦與綏墮易混疏或攜別本爾但士虞特牲俱有換醢祭豆文鄭雖兼解而於皆爲換祭也下始云換醢者染于醢則自有先後初非混言之其釋按則主于墮與三者不異疏似不察也

又按此字凡八又有惰妥肵□□□皆字訛音轉所致釋文旣依註音墮而士虞特牲從去聲少牢從平聲亦失于考定從一也

禮記曾子問綏平聲

周禮守祧大祝隋或去聲或通用二音亦皆類此然其義則同也

社主說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遺而樹之田主各以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若松栢栗者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主曰軍社蓋用石爲之此各一說也後之言樹者　白虎通云用樹尊而識之使民望見敬之又所以表功　尙書無逸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北社惟槐莊子齊櫟社漢史豐枌榆之類

言石者孔穎達引許愼云今山陽俗祠有石主石是土類　崔靈恩

云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　呂氏春秋云殷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主石之類

按唐書張齊賢傳問周家田主所宜木今社主石奈何齊賢等對周之田主用所宜木其民間之社非太社也　陳祥道禮書曰諸侯社皆立樹之爲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地之所宜木以二說攷之則用各有當矣　春秋傳陳侯擁社見鄭子展陳祥道云果長五尺不可得而擁蓋周制尺有六寸後世定爲五尺陳失考也但其制半埋地中必舊已然果埋而又取以載恐不可爾　朱子謂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以幣帛就廟社請神以往然不可攷　按禮記君行載遷廟主無遷主則以主命齊廟無虛主則社亦不當虛主矣　仁山金先生嘗引朱子說恐當以此爲是論語問社章　孔氏用大司徒文及注又釋朱子因之竊謂三代之社雖有遷改其所置之處卽其境內之土何宜松宜栢之不同耶又夏土何以獨宜松殷土何以獨宜柏耶意此三木乃天下常植之物無土不宜樹之不同

以示改制如子丑寅之建黑白赤之尚爾

楊復儀禮通解續具載陳氏說引唐儒議石尺寸不同當考

唐書舊主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今宜長五尺方二尺

通解舊主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今宜長五尺方二尺

又唐儒云社稷主用石按稷舊制無主朱子社壇議云

讀太玄經

聖人之作易也果有心乎哉法象著形龍馬獻圖假手于羲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又三重而六十四猶木之有幹幹之有枝秩然而成整然而序縱橫上下錯綜參伍無往弗合殆若極天下之至巧者而史遷謂伏羲至淳厚畫八卦蓋自然而然巧者固無庸其間雖以文王周公孔子爲之爻象彖繫不過因理以明數即卦而示道而其爲道也變動屢遷不爲典要三百八十四爻不獨三百八十四用而止故天地鬼神之秘萬事萬物之理包攝而無外貫通而無遺觸之而値象之而合筮之而靈天下之人神之而莫知其故信夫天之爲

之而非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千載而下豈有加哉楊雄作太玄以一生三三生九極于八十一其策揲以三歷三用三十三此其法大與易異者也易有象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彖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易有說卦序卦雜卦玄有數有衡有錯此又同其義例而異其名者也且玄以準易實將模放擬則自比于聖人漢儒已譏其非聖人而作經後之爲之辭者曰玄所以贊易其大異于易者如是不識何以爲贊也蓋雄深沈好思嘗覃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本有見于歷爾因歷作玄而巧求其合其思幽若故其詞艱深易以天玄以人易以無心玄以有心孰謂玄足準易哉故其紀日不及月無弦望晦朔以冬至爲天元三月地元七月人元而夏至反在地元之中陰陽之爲氣也二氣之爲物也方以三數乘之則皆不可得四分而加一率四歲而加一日則千歲之後大冬爲大夏旦筮用三經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吉凶不在其逢而在其時日中夜中夕筮兼大休咎而旦筮者不大休則

大咎數者昔人嘗論之是皆不得乎自然而強出于心思智慮之爲毋怪乎支離舛謬之至此也或曰折算毀瓦可知吉凶易道無往弗存況玄十餘萬言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泉其言奧賾悉寓至理詎無取耶曰折算毀瓦將以求卦也卦者無心之具故假諸無心之物求之而後吉凶之理得今玄也出于有心之爲殆猶設不平之權衡而稱物之輕重烏可信已昔者雄自謂後世復有揚子雲則知好玄君子立法惟其當而已玄之書今猶昧昧也吾誠惜其人而非天將自附於易而遁遠卒勞而無所用之後之才智出雄下而好爲穿鑿附會以求易者可不戒哉

秦隋論

三代而後混一天下者凡六姓秦漢晉隋唐宋享國長久稱漢唐晉未久而分裂宋稍久而播遷秦隋最先亡夫合天下而爲一強盛之勢秦隋唐一也而僨身喪邦或若是亟者何哉昔人以忠厚者延長暴虐者不永固不易之論愚嘗因而求之剏始之君艱難經營角智

力而得之非若三代之積德累仁者獨漢爲近正其餘已不能然況秦隋乎以仁得之以仁守之不可尚矣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猶不愈于不仁乎當其取之之際威武之時多惠澤之日少無以大相過必其子孫有賢聖者出于一再傳之後有以結天下而固人心然後植長久之計文帝之子漢太宗之于唐是已彼秦隋一傳而又得暴虐之主無怪也晉武之興纔以惠帝特以昏庸召禍已不可救其實非若二世隋煬之惡也民猶哀之而戴其後宋興數世守文當靖康間享國已幾二百年故亡而猶存而混一之盛終不可以復得彼論徒知忠厚者足以延長而不知忠厚之澤當上承開國之初而爲之斯時也治亂脩短之決也武帝窮兵縱欲虛耗海內向使繼高帝之後高宗中宗孱庸不君向使居太宗之先漢唐之祚不保其往而扶蘇不廢楊廣不立秦隋之爲秦隋亦未可知也是故善觀人者不于其先不于其後惟于其一再傳之君之賢否而知之千金之家有子不肖蕩其貨財而曰其孫猶賢也不知孫雖賢而其富已不得而有

矣吾觀子嬰慨然誅趙高似果而材脩之末世亦仁柔無罪天下大勢已去其何救于亡嗚呼以是觀之則知前說之益可信矣

異端說

自佛老禍中國垂二千載莫盡于今日昔者其徒屬于有司而未嘗自爲官府別爲異教而未嘗假以名位棄家舍身也無妻妾子女之畜惡衣菲食也無財貨車服之養當度者給牒于朝未有捐數十緡于主者而即去民籍也金紫銀青開府之號閒見前代特記其異未有設大臣擬政府在外者與州縣並也主其教者尊禮若神王公在其下宮居玉食服御擬萬乘天下塔廟一郡動千百區其後率占民籍十三貲產半有司之賦商賈室家無異衆庶是以惰游者入焉無賴者入焉退官豪民見懲于有司者入焉假借以肆貪邪而言之者以爲諱治之者不得逞甚盛之勢曠古未有也余聞二氏之教以清淨寂滅離世棄俗爲務凡紛華盛麗皆彼所禁而不得爲者今一切反是則其教固不行矣二氏之立言高者直指性命爲宏濶勝大之說聽明者惑焉卑者談禍福緣業輪以禳回禁呪愚昧者信焉今之目之者曰是能祈天永命也是能救災致福也如是而已不知其誕也是尊信其粗而未始及其精也夫其能自立者在禁欲忍難而其溺人心則性命之說爲尤甚今也爲其徒而不知其道尊其教而不及其精徒曰佛老之盛蓋眩于耳目之外而不察其實固未嘗盛也是猶橫潦之無根羸人之盛氣豈足恃也哉昔者進取詞章之學方行于世遂以爲儒道之盛已而大弊議者猶未語今之大經大法綱常之教禮樂刑政之具脩明于上海內乂安兵寢刑措此儒之效也向使佛老之實用則且大亂烏睹今日之治哉進取詞章之不用而儒道之實用于隱然之中所謂盛者不在茲乎彼之盛者實則衰而吾之衰者實則盛本則立矣持之以久勝之以漸異端之害有不息者乎

原士

士之名何始乎生人之初冥愚蚩蚩有聰明才智者出爲之君始求

其才智者自輔而爲之公卿大夫于是舉賢于愚拔秀于庸而士之名立焉其後制度益脩選舉益精納言試功察德考藝自家而舉于鄉自鄉而升于國都王朝上之取者無異途下之進者無他道學焉而後仕耳當是之時四民並稱次則農工商惟士得仕焉夫農竭其力者也其人椎鈍而賤陋工治其技者也其人泥小道而弗周操鄙事而弗漸商通貨財者也其人貪冒以嗜利狡詐以厲民故不可以仕外是則處官府職簿書有吏焉下是而任奔走服役有胥徒焉皆治于人而不可以治人者也傳曰辨上下定民志使士農工商交致其能吏胥各守其分上下有章貴賤有則禮樂刑政有所措善治天下者不出此道而已後世不然士焉失其所以爲士農工商吏胥失其所以爲農工商吏胥侵紊汨亂陵越倒置蕩無經常民志之不定上下不止其所若是而求治猶適粵而北轅也蓋數者之中必有一重焉重焉者士而已治國平天下之道必出于士而爵祿名位皆士所宜有今也士不專有而彼得以有焉安得不雜然而與悍然而爭而驁其者欲無饜之心哉散仕者衆民之綱紀先壞而餘隨之必也變今之道反古之制使士有常用用有常尊而賢者出焉爲之範防裁制則一正而民定何亂之足云嗚呼天之生斯人也畀之所以生之道必使知是道者司其生焉彼農工商之徒守一能匪不足知道焉鮮耳士雖弗能皆知道學焉者衆耳人而不學不足以爲人猶衿裾而禽獸舉而加諸人之上而令其治人也可乎哉夫欲治天下者必定天下之民而定民者必先定天下之士愚故作原士

任人

有國者必有法任法者必任人二者治道之大端也法有常制雖甚庸之國不能盡非人無常情雖至治之朝不能皆善皆世之所偏論治體者遂以爲人之難任法之易守也始有任法不任人之說其言曰成周盛時周召毛原更迭執政極治者數百年晚節禍敗迄不可救此任人之弊也後世一定于法雖庸君中才相與坐而守之可以無事此任法之效也是不然周召之徒能用周之法所以盛其衰則

反是任人非要乎秦人蔑棄賢智純任法律迨其亡也未嘗改一刑而損一禁任法可恃乎法者具也人者所以操是具也操得其人則完而不廢法之用有窮而人之用無窮吁後世之法非古矣若其大者則固百世相因而無改今之有司負今之法爾夫上而公卿大臣下而方伯連帥不得持生殺之柄而擅利社稷之事下而為州縣之屬者皆得與守令之政吏具成案引比附拱手聽命一笞弗得增損其權輕其勢卑是雖有大奸慝亦無所容而上之人亦將曰彼不能出意以有為則取辦于吾法而自足不知任之既輕彼亦應我以輕苟簡其職鹵莽其政一有不惠則扞格而為害國有大禁則消沮而為小敵民玩愒而示天下以不信積習陵夷益病吾法法之不行自上壞之蓋亦反本矣將欲任法必先任人安能逆料人之難繼哉然則所謂任人者必如何而後可曰所謂任者非必予之以太甚之權也專之以責其功尊之以勵其節予奪操縱使得稍盡其才而微文細責不得以繳繞之亦可矣吁今之任人者固所未論也今之取人

則患口惑焉儒焉而不盡出于儒吏焉而不盡出于吏旁進雜出不試而用者居多今將得人以任法其勢不得不擇人而授任古選舉之道眾矣豈無適其中而宜于今者乎必使進取一新有以振厲天下之才然後徐議其責任之道亦邇乎其可也

劉梓汝材名字說

木之類非一而經獨稱梓材言木工以梓人非以其良故耶愚嘗讀詩定之方中而求梓之為物遍攷傳註諸說或云椅梓即楸云梓似楸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是楸與梓相亂未易明因記家語謂北山有梓實而俯楸屬多喬聳但當以俯而實者求梓自謂此說或得之夫以梓為材之良其名顯者又如是而數千百年言其種類形狀尚不能定則世之用梓者未必得其真真者或混而莫之辨也惜哉木有材未嘗即人人口而用之故有干雲蔽日瑰巨傑異之姿往往立枯山阿壇腐澗壑彼固安之而世之小有才者惟恐不見知惟恨不見用賈眩焉鳴號焉其自處反不若無知者亦可愧矣故愚因論梓而竊有感焉識之而未有所發大梁段吉父偕其友劉生見予問之則梓其名汝材其字且求予為之說因其適有合也舉以告之生質美而敏從學來南棠交賢士大夫以蓄德進業他日庶幾有成者充于身惟患其不能大其用毋苟于自售聖賢之道不出乎此生誠有志焉其必因予言而知自厲也

吳禮部文集卷十

吳禮部文集卷十一

書

與許益之書

僕生幼而讀書爲文感氣而銳思會博學能自以爲適也旣而每之聞義諟之學聖人之道於是乎在時則仁山金子講道蘭婺之人而弗果從家貧無書里良師友又少閉門矻矻弗知所向竊自念道散於羣經會於四書周程朱張諸儒又表章發揮之微言精義抉露無餘矣遂慨然曰吾他無書獨無四書乎吾無所爲游獨弗能尚友古人乎於是誦其書思其人優游涵泳乎性命道德者幾府始而茫乎其大也繼而粲乎其明也久而確乎其信也嗚呼道迄孟氏不傳數如荀謂性惡慇如揚謂善惡混醇如董子謂性者生之質懿如王通以性爲五常之本正如韓愈氏言性有三品斯五人者其絕類離倫非不卓卓然著矣而皆戾於論性今予之愚一朝而識之天之予我者如此先儒所以啟我者又如彼奈何忍而棄邪然聞之不如見之

之親見之不如授之之精無師友以爲資亦終焉寡陋是懼竊觀當世汙染舊習訓笑迂闊友且未多見况於師乎足下早登仁山之門深探王何之傳質純而氣清道信而學篤於僕則又道先齒長實師而非友也比常幸得見退而迫困世故弗獲有請一年於茲足下又善迪之以文字者屢矣僕誠不佞試以所得於先儒而欲終身行者誦言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者工夫惟居敬窮理二事正容謹節存心主一敬之事也讀書問道應事接物窮理之方也二者皆主於敬焉斯言也先儒所以會聖賢之精微而示人以約者歟備體用本末而入德之要歟僕之生也心而慕之求也久方將請事於敬未能習而安也而缺焉親炙復若是如進學何足下倘嘉其志矜其愚而辱教之賜一言以自鑑則先儒之啓我也足下之成我也幸孰大焉幸孰大焉

謝趙子英寫副書

蓋聞公卿大夫求士士不敢求於公卿大夫古之道也後世失所以求而干進眩名者靡不至士之人惟樂於諂佞者之已售其道遂大壞若夫窮居草茅修己俟命非其人不見非其招不往終身無聞而不慍者彼孰從而求之幸而在位者以道德學問接天下之才進忠實而黜浮華嬖溷邪而抑躁競則向所謂士宜投足乎其間然而勢分之不可干介贄之不可以易猶有不得而進者欲爲善而有遇不其難哉某竊伏窮閻粗知讀書學古道才品不異乎凡庸術業不企乎高明吾斯之未信而奚知之求生三十年不一登貴人之門道不同者州里式末之識非敢爲亢也士當如是焉爾乃者閣下持節浙東聞其以道得君以正學用世以崇化厲賢爲心其所設施卓卓乎古人之風一道之士顒然作興如某之意亦將刻厲思奮終恐非才望其門而無以進也一旦閣下招而見之乎而進之衆人之上譽之而不置閣下求士固異世俗而某奚以得此哉退省其私戰掉而弗寧因自誓曰繼今以往蚤夜孜孜愼厥身修佩服敬義循蹈中正窮不失守達不悖道惟孝與忠則爲之以無負閣下之知又進而祝曰

惟閣下益近天子之光大究所學正誼明道使吾君爲堯舜之君斯民爲堯舜之民功施當時譽被後世以慰天下士大夫之望幸身親見之閣下或有問焉亦將有以自復矣

答謝君植書

往承寄示詩文繼以鄙作爲貺此亦書生習氣思少自見非能有所開發於足下也使來辱書稱許甚盛且謂古今文人才士不乏而患不知道若僕議論胸中必出於正又惜其浮沈無聞不汲汲於世好而爲是也伏讀以還愧不敢當而又有不敢不勉者願畧陳其愚夫古人之於文章皆德盛而立言中積而外形愚何敢希望萬一文固所好而不可名能爲文也名能爲文且不可而可謂之知道乎雖然名不能文可也謂不知道則不可人不知道則無以充其形而號稱爲人況於文乎昔人謂文爲貫道之器自今觀之道能貫文非文能貫道也使其心果有得於道所發必出於正則不待求工於言語文字之間是惟無作作則必傳僕雖不才竊有志於是者其不合於世

好則已知之盡昔者上以文取人士以文致顯耀舉世翕然而豪傑特起之士獨深愧之曰是科舉之文而非古文之文也於是出意追古若韓退之蘇明允之徒然以逸羣之氣盡世之譽公卿將相之知或所至炊不及熟或老死布衣繼而作者亦有人焉通顯又無幾爲古文於用文之時猶如此其不遇也爲古文於不用文之世直將何所望哉君子之於衆人固有分矣所貴乎君子能篤於自信不肯參行爽操以隨俗而已僕之愚非徒欲古其文而欲古其行古其行者志在古道耳生二十有九年束髮以上即嬰世故危若迫阨沛然而安之天分狷狹所向少諧自度與人無求亦弗以爲意獨念朋友道息居無與言出無與游闕失愆疑無所與正平生知己數人散在四方貧弗能遠游以相從若足下者風聲意氣未嘗不曠千里而相接然後知僕雖不合於俗而合於當世磊落之人使累千萬而皆磊落之人則我輩奚足道哉足下與僕視世之奴顏婢口行蚯蚓胸腑蜿蟄而志得意滿者肯爲之乎雖萬死不與易也竊觀足下高爽明儁

文行著於西州而落落弗偶優游嘯歌其自信亦篤矣願與僕同病而益以是勉焉方將共此道以爲千載之期凡窮達毀譽乖合何言哉

上趙侍御書

當今天下之官朝廷之所甚尊宰相所不得而治責臣大職莫之與抗者風憲而已士之仕者必此而行志凡國家利害民生休戚官吏賢否無不得言而行者號令所加如迅風奔霆無有嬰其勢而逆其指焉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職風憲者宣教化肅紀綱而已寬相責而世之爲者多失之天資險薄好爲苛細者網羅文深鷙忍毛弘清淨化之所以宣也採察彈劾綱之所以肅也後先雖異而體用擊而失之過矣反是者又以姑息爲仁含餬爲量保全祿仕爲德其長暴縱貪積冤壅善尤有甚者是皆不知正道而乖離於風憲之職也惟閤下則不然曩者起布衣草廬之中擢在此位踐履中外數十年弗紀官天下咸信其有道比者按節東方振數海上荒陬窮徼之民歡欣相告復見成周盛漢使臣之風蓋其潛心以省事而察奸不遺敎化以弼刑而懲惡不貸體用之間坦然一出於正若閤下者可以爲法矣天子嘉其功升之臺端眞儒鉅人之澤將演溢於無窮夫南臺臣攝天下之半閤下當登進之初其設施必有非常者愚不得而知也今風俗弊壞莫甚於南貪枋竊穴其中民之冤苦失職何可勝數夫堯舜仁知猶不能徧物而急於親賢天子選擇而任閤下閤下所得薦黜者諸道憲臣耳是不可以不急也竊而計之幾何人向也閤下之在浙東雖一人而足於此得數十輩參峙而錯布之必能以閤下之心爲心而奉揚閤下之政使東南數千里皆若身履而親臨之守約施博者在此道也竊觀閤下平居議論未嘗以位爲樂其愛君憂民之念忠誠懇惻上通於天天將大其爲而不止是也區區之意輒因其職之所在而薦其說焉惟進退之幸甚

上敬威卿參政書

某聞天地間有淸明正直之氣不在人則在物故在天爲列星在地

爲河海泰華在飛動爲龍鸞麒麟皆拔類而出羣者乃若鍾而爲人其姿必魁梧而磊落其量必弘廓而淵默其德必敦厚而粹美其文學渾以雄其議論閎以實其功業儁偉而猶盛聲跡當時燁流無窮莫不稱其氣之爲愚生讀書上下數千百年得見若人者少矣方今際一元之會宇宙混同君明臣良意必有當其數者焉而不可以泛泛遇也比者閤下之使浙東竊嘗聞其爲人慨然起而往拜之向之所謂清明而正大者眞有以得之於心目之間爲之欣然而自慶今閤下超拜大參揚舲東下又有亟見之機焉夫區區之愚願亟見於閤下者非他也嗟賢否之靡常樂盛德之可慕平生之志思少自見遡餘波而挹流風以沾被其終身夫天之星辰遠而不可卽也河海泰華足跡有不至也龍鸞麒麟曠世或弗之識也而某也方承教於大人君子之門非徒一議之而已又何幸歟謹奉書以聞伏惟鑒納焉

謝傅知事書

十一月念六日某稽顙再拜書嘗謂士以切身之憂則於其所業爲者有不暇顧處甚難之勢則於其知已者有不得伸籲古以來所爲發憤而太息者此也某生無他長以家世儒雅知讀書爲文其始也未嘗不欲慨然自齊於古人而自十五六時即苦憂患廢格其後日愈甚挈身外依而復孑孑其獨也家有數老人下而昆弟無田以爲資飢寒亂心纖悉營給嘗痛其業之不修而挾册之無所也里中有屬以子而教者遂往而從之殆亦逃其憂攝以補其空疎修已及人未能有益惟幸其甚近而朝夕之養得以不廢計出此而已比承傳命者請閣下欲延致而館之私竊念矣閣下清名美政表儀臺府某誠驚下固將攀光榮以自附答知遇之萬一環顧其私如林蔡而求解重以母氏初喪神志迷瞶雖欲往有不得而往者其命也夫而閣惓惓未已今復以訓導之職處之將優之以廩粟寵之以生徒以致其來夫以雄城名區者俊林立豈乏其人而使庸陋者超躐其不可一也某於世素疎樂放曠而習偃蹇也久使之應公家之程督事上官之將迎必闒敗而不支其不可二也然又有大不可者訓導雖小職列在學宮而可使被衰経者于子然居之乎雖然閣下之愛我者至矣某之所以感者深矣嚮人窮士之於世或對面千里或白頭如新甚則鳴號於其前而不一顧者不少矣某也前無介紹之素後無左右之譽而何以致此哉有一於此環堵且成將以定其居而寧其親不祥之服有時而除天幸惠斯河東閣下來即造朝某將扣門曳裾奔走俯伏惟所命之其何辭以爲讓區區所懷恐言者不能悉用敢抵冒罪戾奉書以聞伏惟矜察不宣

謝李溉之都事書

蓋聞修其實而不求人之知古之道也然彼誠衆人耶不吾知夫何慍誠大人君子耶不吾知吾愧焉辭而吾知則天下之樂孰大於是科舉方興士投牒自進操數寸之管書數幅之楮以角一日之長謂之不求知可乎雖然易有之君子以同而異同於求知而固有不同者焉蓋自唐虞敷納以言非言固不能以知人也彼其抱美懷奇因

以自見焉學信古不阿時好者豈無出於其間因其言而得其人則非賢且明者不能也某南方之鄙人也少而嗜學習爲文辭嘗未設科之時日夜刻厲以庶幾乎古人素非志於求也其抱有焉信雖不逮夫回所云者然亦頗知異於衆人家有垂白之親覬其成名而償其夙昔業儒之勞也是以冒昧而來獲皆賓於京師京師鴻儒碩士比肩立而稱執事者則曰是博學善古文才氣超邁鑒裁精絕樂善而不遺者也及試於有司執事實贊持衡者而愚不才亦置諸選執事誦其文而賞之識其名而稱之傳者藉藉而某初未之知執事誠賢且明而某不足以當之也嗚呼人固未易知而知人亦不易某之此來厠名英俊之後諸公之知也而執事獨賞之至稱之焉知我爲最深使其聲流於時而其歸也將以白於親誇於鄉終其身以爲榮其報宜何如也輒奉書以道其區區之私其詩文一卷或賜覩鑒亦足以得其所存惟進退之幸甚

上袁伯長學士書

古之學者必有師其授受之次可歷數雖去之數十百年談其道德論其文章宛然如其人之在目何哉以其傳之眞也後生小子不幸不及見而知又不幸而不遇其所傳授之人則雖接其居誦其書終不足以得其似焉東萊呂子之在乾淳間而婺實其僑居流風遺化深矣易世搶攘衣冠淪謝雖欲考德問業而向之故老皆無存者矣先生世鄞中大家閭人與呂子輩行言論風旨相及先生漸漬其淵源而博聞精藝之學親從其徒而得其書又嘗憩金華之下坐麗澤之上致其景行之思而修其教育之方得之於呂子者多矣以先生家世之懿天分之高充而大之閫中而肆外是以流聲天朝與掌帝制當代所倚重而天下之士莫不以爲宗師況於並浙河之東而夙昔所向慕者哉當先生在麗澤時某猶童孺其後益遠而足跡不能以自致今年春以鄉書上禮部先生實考第之而竊名選中遂獲出於先生之門自謂才質凡下寡陋無所承重以衣食憂患累其心年四十而不加進科舉之求偶然得之祗愧焉耳比嘗承末光而聽緒

論茫乎其自失若河伯之向海若窶人子之見陶朱也然先生惓惓於發其言譏如某又幸爲門生事分之厚不僶他人俯辱教之廓其監照其蒙滋其橘實其處導之入其藩而庶幾窺其室堂以其所得於發者還以淑發之人先生之賜也是亦呂子之心也間旦夕赴上京而某亦且南還將伺他日而卒業其所爲詩文先生已嘗見之矣謹復錄數篇爲贄誠知旻襲釜於金石之側爲不知量然舍是則無以爲承教之基惟采納焉

答傅子建書

薦被手書佩意深至去秋場中奇寶橫棄闇歷罪無所逃足下不以見尤而猶勤勤懇懇欲師用其言不敢當既嘗以語余生知已復於足下今又枉之以高文請益未已念不可不一白所懷嘗謂今科舉之制先之以四書五經傳註主某氏某氏所以明義理正學術次之以賦詔誥表欲其爲古文章終之以策觀其器識果能是則其才品亦不卑矣況又本之以德行乎二十年間所得亦可睹矣竊怪比年

義理之學日以晦堙文章之體日以凱散士氣日以衰薾懈怠豈無故哉大抵司文衡者不肯心服前儒好持偏見詭說迷謬學者敢於違明制而不懼此最大害也又有專泥一經不知首之二疑參之賦策以觀其全而模擬剽攘之弊得以售又有好取僻揣不文之作以不拘格律爲解僕每與人劇辨者此也慎選主司其責固不在我學者但當潛心經文篤守傳說融會而發明之至於文非賈馬晁董班楊韓柳陸宣公歐陽子王蘇曾不觀自然追配古人度越流俗遇明有司不患於不見取彼區區括套之編揣摩之術君子之所不道也嚮嘗有問於僕者以是告之往往迂其言遷其效暨然而失望而去之是以門稀請業之徒口絕決科之習又安有可爲足下矜式者哉所欲獻者不過如前之說而已足下倘以爲然循而行之自當有得於褎然之舉舍足下而誰哉

與榷茶提舉書（元飄）

布衣韋帶之士誦詩讀書嘗念有以濟物異時被一命効一官挽於事勢之難而在上之人莫可告語則亦末如之何若乃事之可爲言之可進自過其志而止不亦甚可愧哉某與閤下同出科目昔在里中謝下來長隣邑實相聞知重以枉顧之勤不以流俗遇我也今茲興領榷司某適在臨蒞之下事關民瘼而荒山瘠土物不產一焉而茶尤絕少商賈之所不至木苗草葉足以代茗飲非民用之所急也舊年歲辦甚微兼有門攤已爲重困今年頓增引目六百外有帶辦日加於前糶民無錢赴愬有司莫敢一言峻責刻期衙箠朴以濟一邑之害莫甚於此某之來也親具今歲租賦猶且釜懸而金瓶絣罄雜色之徵交至沓出怨咨滿前所不忍聞竊祿於此固亦何顏伏惟仁人君子重哀斯人之窮而察愚言之非誣惻然之頃減數百道之引蠲數十定之鈔使是邑之民世世子孫無忘閤下之賜某雖無他長亦能相與須養謳吟以誇詡其事於無窮豈不美歟事已具公牘此復以申言之而非私也伏惟垂聽而細加裁察焉不勝幸甚

與劉生論易書

承寄周易會通一部番陽董眞卿所編集者併令獻其所見某何人而敢與此伏讀以還竊嘆其規模之廣大援引之浩博茫乎其自失也徐而察之則有深疑而未安者欲隱而弗白則非朋友之義而失所以命之之意欲言之則其書已成流布方盛區區之愚乃敢誦言其失無乃不可思之遲回遂復數月念與其得罪於斯人孰若使斯人不得罪於前儒我嘗謂著書立言必有大綱領今董氏之書所以爲綱領者首條凡例是也以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標曰經夫子大象彖小象文言兼標傳字謂如此庶幾經傳不相混而相統可以合四聖人之書程朱之傳義而觀之又序其所以作之意則曰今易自費直鄭玄以孔子彖象傳附釋正經之末而參解文王周公彖象經文之間并附文言則始於王弼程傳主理義而仍其舊古易自呂微仲晁次道始復而未盡呂伯恭復分上下經六十四卦爲經二篇而以孔子十翼爲傳十篇各爲卷以合於古朱子本義主象占而用其本朱子所謂宗晁呂者不過欲學者分別四聖人之易以求之古

耳若例以古人著書經傳各自爲卷竊意解經者之謙德若以孔子之傳附羲文周公之經亦猶程朱子之傳義附四聖人之書未見其不可也董氏之說甚美而慨然欲任會通之責其志甚大獨惜其於朱子之說考之不詳而所以論諸儒之亂古者殺至其求欲自異則又蹈於前儒亂古之轍而不自知何以言之朱子嘗謂晁呂之議費鄭王互有得失蓋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參解易爻初不言其合傳以附經蓋自昔多謂亂古自費氏始其實非是可見朱子之精鑒呂子謂費氏經與古文同此呂之得也魏志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甚明孔疏謂夫子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王弼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下今王弼注本之乾卦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弼之所自分也朱子此言亦明甚矣而董氏乃通謂費鄭以彖象附釋謂王弼并附文言而不及其以象附爻可謂誤矣程子據王弼本而爲傳時未見復古之易朱子後出而始明豈得譏程子主義理而仍舊朱子主象占而用呂乎此亦誤也羲文周孔因時立教變通作

用不同因雜載彖卦載象猶爻以求其必合復古者正欲教學者支離牽合之弊非若程朱傳義專解經旨可相附也以今董氏所編乾卦觀之即鄭氏附彖象之舊但移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一句置於彖傳之上其後文言則亦王弼之舊自坤以下則又改弼之例而從鄭氏耳去彖曰象曰而加以大象傳彖傳小象傳字部位如故而改立標幟其得失又何相遠哉且董氏於呂氏易下明載朱子辨說而畧不知考何耶其大綱領如是他固無以議爲且朱子之義自與程傳體例不同而程傳發明之義理雖自爲一經可也不當強求其通天台董楷集程朱傳義而附以門人所錄已有可議況近世談易者紛紛外二家而自爲說者多矣若取其議論之優長理象之的當足相發明非卓然絕識未易鑒擇彼新奇穿鑿者祇以汨亂何有於發明邪今之纂注政未免此欲言甚長非頃刻可了若其名字叢例之未安因革等列之末當中間引朱子欲因邵子大易吟以方圓分作四層云云誤以爲董楷其愚謂之說如睽旅喪牛以有離之類又未可一一縷數也董氏自云學有淵源而師新安胡一桂氏自言得於胡爲多用功此書蓋非一日意其篤於自信未嘗從人商榷而又習見近日易通四書通等作遽欲傳世垂遠似太倉卒世有識者必能辨之豈待愚言愚言適先之爾信筆疏列幸勿以示不知者唯以轉叩諸宗人仲退文然與不然還以一言見教幸甚幸甚

與孔用道都事書

孔子德爲聖人其後世復多顯而賢司馬遷史記列於世家遷之絕識蓋此類也因是考之漢自安國而下在東都則若僖若融在唐則若穎達若戣戡在宋則若道輔若文仲兄弟皆以儒學名節相望不絕天朝崇德紹封褒用聖裔意必有名世者出焉而今見閣下則其稱首也今之省臺要官中州士大夫居之者必其學足以濟時謀足以經國才器足以服百司聲望足以動一世然後人莫得而間之閣下向爲材御史風采振中外遷者晉陟都司適當聖君賢相更化厲精之初綜理贊決浩然而歸重聖朝之所以處閣下將有大於此者

矣某南方之鄙人也以家世儒弗能他業適逢科舉得官歷吏丞佐令錄雖無他長而頗知自愛不爲大人長者所弃絕數年在江東小邑閣下時以行部出境上蒙察於衆人之中而置之文墨議論之末然俄頃別去不復相聞矣今歲里居忽被助教之命暨來京師始知閣下之在臺府也屢薦其名而某又以告之台衡特與此選嗟乎某何以得此哉閣下心誠好賢不遺小善哀其汨沒而拔拭之使脩其初服以從縉紳先生之後而發挹其講讀之素爲賜甚厚然成均天子之學首善四方者也助教秩雖卑寔佐博士教令前之處此者多方聞博習之師某何敢望其萬一況閣下以聖人子孫紹百世之傳任斯道之重區區獲退以爲已知固此生之大幸而迂狷狹滯之資職業之不稱以上累高明不得而不懼也到官三月矣於閣下之門不敢進爲私謝僉將祗承督教以免於戾亦不可無以自白謹錄其舊所爲詩文一卷而以書道其拳拳伏惟裁察焉

表

賀建儲表

恭聞濬發淵衷深崇上嗣三靈宅命兆姓繫心中賀伏以天作之君必有聖人之繼父傳之子是爲古今之常理盡順於人情事尤關於國本周后謀詒最久咸遵世子之方漢帝卽位未幾勉徇有司之請蓋以嗣不定者豈不屬教不夙者德不成究觀往猷卓有先見恭惟皇帝陛下持盈以道慮遠惟明謂丕承列聖之休巳恢洪業而益建萬世之業宜在青宮上祗母訓之慈下叶宗藩之議曰嫡曰長所以正序惟德惟賢可以君邦本之至公斷以宅志爰昇承祧之重用新授册之儀纘明以照四方具瞻令質元良以貞萬國永固丕基某等忝預廷臣幸逢慶典守宗廟社稷欣聞大器之置安學羽籥干戈願謹正人之游習

國子監賀親祀禮成表（庚辰十月四日）

伏以聖治尊親丕顯徵稱之薦齋宮蕆祀幸嚴吉禮之成喜協神人光生宗祏欽惟乾剛執柄渙號揚庭謂帝王之道相承必先報本而祖考之傳有在莫大正名於昭鑠王之文甚盛奉璋之士誠旣孚於廟假慶膺展於朝儀某等叨處膠庠與觀縟典推仁錫類允懷兆姓之心紀德報功願上萬年之頌

賀聖節表

伏以乾始統天毓聖協純剛之月泰元授策發祥當至正之年光被堪輿祚綿宗社恭惟宅心立事纘武繼文復科目以賓興求賢致治開經筵而典學遜志務修幸逢熙洽之期茂介延長之慶某等職諧飛樂身際堯封蹈舞朝班瞻威顏而下拜詠歌儒館頌福祿之來崇

箴

齋居四箴

予幼而志學行年三十而業不加進過未能寡其於成己之道可慊多矣端居深念因爲四箴以自儆曰學曰思曰言曰行庶乎約守近修交至互發以適至善之歸云爾

汝之向也靡靡乎騖外今也知反乎內吾幸汝之悔也汝之向也剛銳以日倍今也不加進而若退吾懼汝之怠也勉之哉志不可隳資不可恃工不可畫効不可覬若是不至則非汝罪矣

右學箴

心虛而靈思睿以通廓然心量非思曷充知識爾精義自爾窮審意之發決志之從勿昏以繆時乃之功聖人不思吾則豈同動而無邪靜儼其容敬以一之齊聖之終

右思箴

汝言好直直則取憎果人好諛諛則汝勿能雖然吾勿患汝之勿直而患汝之勿慎其出也人言萬端巧佞詭欺陰餙而試陽導而隨汝直勿悟亦害之胎烏乎察之幾反之思思而得之言然後時

右言箴

力行天下之獨奮志百世之上不知者以爲愚未信者以爲妄嗟嗟君子惟病夫已究觀汝昔亦允蹈已先民有言靡不有始敬之往慎汝止聖賢同歸天地是似請予何人爲之則是

右行箴

勿齋箴

視聽言動天則自然已私一萌遂與物遷制之伊何曰惟此勿能勝彼私乃全其德昔顏氏子篤於求仁博文旣極約禮斯循豈後之人語勿毋易明察其幾先審非是知之斯勿旣勿乃誠子欲希顏視此爲程

進修齋箴爲舒城汪仲邁作

德期於崇不崇則圮業要於成不成則毀山虧一簣止也吾止敢萬既勤敢怠疆理是以君子乾乾不已不已伊何聖師有旨忠信修辭一誠表裏知至知終有條終始顧言體之忱信實展刋落枝葉屏黜口耳不諧於時乃有諸已以是進修去道孔邇述古獻規用相吾子

靜心齋箴

人之一心至妙以神乘氣而動易失其貞乃放以逸乃昧以昏雖有視聽而弗見聞彼氣發機若馬騁奔制之尼之則惟天君聖賢有訓

日操則存繄歟之子出佐長民萬變糾紛方才經綸揭名靜心思義以循茲靜非寂致力惟勤能靜其心理得氣與太極之分陰陽互根厥義自殊請毋汨陳

正齋箴

乾道變化命自天各正其正天乃全或罔而生理豈然中扃之中本不偏端居守一靜以專百體順令供周旋有動斯直道平平出爲民表身帥先如以繩墨齊其愆允哉君子希聖賢配名思義恆勉旃

銘

刀筆銘

刀筆吏具也人情莫不玩筆而畏刀然吏之刀削簡而已吏之筆民命係焉自後世易簡以楮刀之用廢而筆尤重且專可不慎歟文學王君爲其友作刀筆賦甚美而復求益於予因摭其所棄者而爲之銘銘曰

刀以利筆以銳二物類相似也以言其形則秋毫之末不強於百鍊之鋒以言其用則削劄誅刈操制生殺刀與筆有以異乎吁刀莫憯於筆也筆莫忍於心術也有形之刀易識而無形之刀不可測也使凡爲吏者外不舞其手內不欺其心挺而不摧委而不撓至公付物而賞罰各適其重輕庶乎可以寄眾民之命而司三尺之平矣

樂善堂銘

至治元年春予與松江趙德瑞偕舉京師一時江浙之士惟德瑞妙年而大父母父母具在尤相歆羨德瑞之父以樂善名堂集賢學士袁公爲之記道其處家居鄉之懿美備矣諸公復爲詩文贊之而吳某爲之銘銘曰

善根厥初帝降衷樂而自得乃其終欲消私絕雲卷空靈扃涵漾春融融不參以人天與通泰然動靜常從容曲肱飲食舞雩風聖賢殊詣極則同後有學者茲其宗誠身本自明善功似是而非審所從愿柔俗習失正中禍利攝誘欺兒童秋豪辨析瞭不蒙知之貞固樂且充植君名堂踐於躬上希聖武追賢蹤天爵不倦方崇崇餘慶垂後昆無窮

儆思齋銘爲三衢程國表作

儆若思敬之容儆以思敬之功思有時儆無間表裏一動靜貫嗟程君敬自持純不已夫何思

在止齋銘

萬殊紛綸卓有則至精無形儼爲極耶耶人已均是德兩還厥初會於一行者之家射之的計功先後知乃得先民詔學垂世式片辭指示如皎日揭之齋顏踐其實念茲在茲永無斁

九思齋銘

心官思睿作聖思不存爲乃病物有則事有理勿昏謬繇思耳視聽色貌言事則之術好是懿疑忿得恆自審理之從安以順昭訓言凡日九各專一非雜揉學思誠茲其要猗馬君揭自詔嘉爾名踐爾寔非思勉功乃極

靜學齋銘

繇靜而學先也既學而靜後也柳君道傳以靜學名秦景桓甫之齋自其先者言之也吳某輒申其義而并以後効爲景桓勉焉銘曰

皇錫靈明眾理森具匪敬以存曷尼其騖爰植我本以考以思博極窮探鉤玄析微彼微既彰靡動非定眾止攸宗萬變思應泰宇發光物意同春實踐茲境聖賢其倫先民之言揭自我友曷哉秦君覩此座右

思勉齋銘

建陽蔣師文從京兆杜伯原徵君學以思勉扁其讀書之齋不鄙命予申述其義輒求正於杜君且與師文共勵焉銘曰

非思非勉心之真不思不勉德之純真味勿知等愚民純而不已斯聖人去思希聖思勉尊學者務此宜循循惟皇降衷布彝倫先哲謀訓日星陳學思兩若翼與輪服膺敢有息弗勸造微極睿通鬼神明擇眾理區以分允蹈固執誠其身終以勇毅知與仁從容聖域坐自

臻蔣生氣質淸且淳從游碩師蚤有聞心解不但呫嗶呻已功百倍懃勤訶嗟愚何知義用申按常摭實非奇新與子共勵堅書紳

蘭谿州新刻漏銘（有序）

至元重紀之五年歲在乙卯七月蘭溪州新刻漏成先是監州貫某首輟餐錢以率同僚市銅募工鑄爲圓器浮箭識刻至是竣事顧惟舊樓旦暮警鼓板殺頓撼儀失常節乃闢屋於大門之左以安處之惟州縣之政固非一端正時示民實急先務故挈壺廢職詩刺其非更鼓分明人知其政所係豈小哉蘭溪縣縣內附二十年而爲州四十有五年而刻漏始有修廢舉墜民聽用新邦侯之績不可無紀乃述而爲銘銘曰

範金爲壺斲木置箭節度以水晷刻斯辨惟國有制莫先正時號令與居是用不迷猗歟賢侯廢典鞏舉爰度爰謀處以新宇匪宇之崇器則惟新匪器之尙存乎其人昭以啟昏順以正惑作此銘詩以示無極

思容齋銘

臨川危素太樸合曾論禮經之旨以思容銘齋有志於學者也東陽吳某謹歷稽經傳而爲之銘曰

人心道微主攝是身以內齋外學惟天君不莊則慢致肅則一以外養中學惟天則昔者子淵復禮勝私當非而勿其要在思亦有子輿所貴在道正辭近信動遠鄙暴于思一言蔽以思誠耳目弗思孟訓是程恭惟五事禹本天授疇數宜符聖衍至九合思與容互出畧同各專其一並致爾功惟疑忿得視餘稍異事理無遺知行俱至聖謨有赫哲人在前嗟爾危子毋忘勉旃

存誠齋銘

存誠繫乾本文言中庸誠以天人論七篇要在存不存洛儒四勿旨不煩晞顏用功亦同原閑邪隱若崇墉垣中有安宅天地元聖謨賢訓昭暗昏寥寥此道今誰敦子名其堂允知尊

贊

宋中丞孔公擊蛇笏贊（幷序）

古先聖王之治天下也驅禽獸而遠之使民得安居鑄鼎以懷神姦使不逢不若時則政教修明志行順正人物異方妖怪不興世衰道微民棄其衷氣類感召春秋而下妖異始不絕書傳曰人無釁焉妖不自作夫人者物之君也靈明主攝之具顚倒迷昏物旣得而執之故羽毛鱗介之或變化人爲而不安其類則具耳目口鼻爲人者失其常性以淪於禽獸又何疑哉余讀孔道輔在寧州時以笏擊蛇事未嘗不撫卷太息夫蛇之爲物眩怪厲毒人不常遇今也以當晝爲陰暮以庭除爲窟穴以牲醪爲飮食吏民奔走傾向而神之怙非怪也公抽笏一擊衆或氷解抑何偉哉公之平生大節剛毅忠勁得志深而養之熟矣當其擊之非笏也其氣也非氣也其義也義以快勝氣以直前笏以達其至而已吁邪不勝正妖不勝德孔公施之之効捷若響則夫君四海長兆民任位育之寄者果能此道將見山川鬼神莫不寧草木鳥獸咸若三辰循軌萬有遂性斯民壽考富樂終身不見異事孰謂太古之治不可復哉公之八世孫寶藏其笏追懷高風因述梗槩而爲之贊曰

有妖維虵民亂厥志譸謼孔公奮擊斯斃公笏盈尺義烈萬鈞遂開羣疑以生我人公在朝廷崇義勁色用雖勿完舉爲世則凡百君子正直是將式爾珍藏惟德之光

自贊圖像

汝氣頎淸汝貌多骨塊處乎恬淡之場蟻旋乎艱險之域雖非富貴姿亦無貧賤色胸涵天和足蹈聖則持身璧完秉志山立夫惟有道好學之士與之千里而神交不然則對面而弗識也

北野兀者贊（幷引）

鄱陽蕭侯家北野之區嘗因以爲號復繫之曰兀者以自狀

異哉侯之爲名也夫名之由生以其實也無其實而蒙其名不可得也今人有珍器焉目以毀惡猶怫然色變況乎以殘形加全人哉侯獨欣然自居又何故蒙莊多寓言侯亦寓耳士之生世孰不志於行也彼疾足趹奔狷狂自恣抵冒險巇顛踣頓仆卒陷於辟後雖欲善補末矣其有挾用世之資而或制於位沮於勢蹐武旋跟不敢以趨蹩躠趑趄踔於泥塗是亦與無足俱故玄流放士冥乎自然遺形而蹈實擯美而蒙污樂虧而惡成嘗游內以葆眞不衒外以賈禍隤然而全肆然而安役一世命萬物而衆莫窺其所以然斯不亦兀之善者乎是數者之操不同由前之爲侯固弗類由後之稱亦近乎私智而非吾所謂道也侯世勳庸家先御史之聲聞天下子孫襲總戎政建藩屏卓爲虎臣今侯名德才業蔚然於時將有移之而佐國子民者瞻周道之砥平曠海表以方行忠信篤敬惟聖則是循無往而不自得顧有取於是者特戲兢惕靡不忘居安之戒云爾因爲之贊以申其義贊曰

兀名則殘伊人實完匪兀而名特懼于安靡形損外務專其內孰與中行心體俱泰廓然康衢義蹈仁趨動與天隨貞吉無虞

王玉淵畫龍贊

天雲垂海水立震萬里兩八極神哉沛斂復寂淵淸泠玉一滴

高馬小兒圖贊

易不云乎小人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龔開聖予作高馬小兒圖蓋出於此其自爲詩則姑文致委曲而畧於末語見意不敢盡也愚輒不揆申極其詞以著戒且以贊奇産之不終厄云爾

龍之媒挺權奇嗟不逢制小兒眇童頑儞何知樂騰凌傲以嬉聖有戒垂訓辭據非宜或奪之彼雖奪亦莫覊充帝閑屬鸞旗願託身奉明時

賈刪定畫像贊（幷序）

君臣父子之義不明於天下姦臣倡邪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未如之何然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憾憤激烈則民彝天與之重豈不足以有所助哉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脅於秦檜之謀忘讐請和屈膝請命紹興戊午遣使羣臣交口合辭以爲不可而胡公銓上書言尤切直金人購以千金讀之驚嘆東陽賈公廷佐時爲左廸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讐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激切之詞有曰陛下爲戎人諸侯臣爲犬馬陪屬曰此天也祖宗之天此地也祖宗之地一朝而化爲夷虜之天地可乎無天可載無地可履不如無生曰陛下委靡從虜則天下將圖覦而起不怨虜而怨陛下曰劉豫之禍可爲寒心陛下倚何而目戴黃屋王天下耶烏乎其言一至此哉大畧與胡公同皆其君所不能堪又詔令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爲壯曲爲老毋以強弱多寡論是又本乎義禮之正而深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也胡公既遠竄而公顧弗及豈以其猶不直斥檜而獲宥歟攷之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魏矼許忻趙雍胡珵朱松張廣凌景夏常明范如圭李彌遜方廷實梁汝嘉蘇符蕭振薛徽言之徒章疏畧見一二而廷佐會不得齒名其間豈又以小邑下官在所畧耶魏炎之集譏議今亦無攷世知誦胡公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公字子野世居東陽之蘭溪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升朝嘗爲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歷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後薦起知處州辭遂致其仕今其鄉猶稱賈刪定子孫多以文學顯者七世孫權出公二書及家譜示予併獲拜其畫像其風義凜凜焉如存吾鄉有人如是而忍使之泯泯湮沒哉竊不自揆表而出之復爲之贊曰

昔在紹興屈身和讐嗟嗟賈公獨爲己羞蘊職抑鬱憤陳義子房之忠仲連之志天地與立日惟綱常二書之存千載有光其官則卑槩節甚偉遺像凜然孰不敬止

僧復庵贊

往過來續化物穆兮而日輪廻逝者復兮靜極動生大道言亨兮而日根塵絕兆萌兮特來問予復有何義韋編在前毋務吾事

澹樂齋贊（爲蕭存道元臣作）

軒冕組圭盛貴服兮綺疏華榱麗居室兮八珍九鼎僭玉食兮歌鐘美人侈聲色兮貝玉珠金富藏積兮嗟嗟世人寧有極兮君子之心不留一兮天機者欲相出入兮惟澹於彼樂斯得兮元戎英英齊速律兮爾公爾侯韋布匹兮淡不自知樂匪物兮眞適自然非有微兮又奚區區較得失兮孔顏在前昭哉遺則兮

幹勤典簿名字贊（簿壽字允常）

仁者樂山體則似之靜而有常其壽也宜壽考淳名允常維字揆以格言茲毋乃異仁由智發動自靜根二者則一貳義所存先生命辭既戒既具予言非贊亦德之助

天馬贊（并序）

至正二年秋七月上在灤京佛郎國來獻馬馬長丈一尺有三寸高六尺四寸昂首復增三之二焉身純黑後二蹄白食芻粟倍常問以內運奇偉驍駿眞神物也佛郎在西海之西去京師數萬里凡七渡巨洋歷四年乃至上御慈仁殿受之後月乘以歸燕既飭畫工爲圖仍命詞臣贊之臣某具員學館目睹盛事謹百拜稽首而獻贊曰

房星降精龍出水中挺生雄姿西極爲空聖人御天臣不敢驁四年在塗祇嚴墀下玄雲被身白玉並蹄昂首如山萬騎讓嘶神物應期張古無匹不命自來懷遠之德省方時乘一日兩京吉行無驟永奉
皇明

大蘇公自畫背面圖贊

書舉扇障面弁作元祐罪人寫影示邁八字揭廷秀有跋

元祐罪人東坡居士面有何羞作此舉止疾走避影息陰則已胡蓋而章猶書邁子

汪氏宜人不用緇黃頌

釋老氏之教震動四海其言死生輪廻入地獄受諸苦朕尤能懾怖愚俗從之者如水趨下非一日矣男子剛明者罔不惑至於婦人女子陰闇荏弱其信而溺焉毋怪也昔有治喪不用浮屠而其母欲用之者問於朱子朱子告之以當委曲開釋必不可回則亦不得而咈也夫懼於咈親而從非禮過不在子而母之賢者爲難得也新安吳諡以其母宜人汪氏墓銘示余讀之知其臨終戒不用緇黃作而嘆曰向所謂賢母不可得而見者豈不在茲乎雖其他懿行甚悉知此爲卓卓特異因特爲之頌云頌曰

異端惑世祟誕誣張皇鬼伯司幽都婦柔惟怯尤易趨原始反終本不昧指往爲復理所無昧迷日月舍正途傾貲諂邪反詬儒吳母絕識超羣愚訓行厥後垂世模偉哉　勝大丈夫

吳禮部文集卷十一

吳禮部文集卷十一補遺

伏羲畫卦圖贊（幷引）

有太極而後天地形有天地而後聖人生天地不形其化息聖人不生其道隱大哉羲皇其天地之會而聖人之宗歟畫自鴻濛肇分化育絪縕神用顯行無所不在而未有發其祕者維皇含德淳厚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俯仰察觀遠近交取固已契乎其中而龍馬之圖適贅其決時無聖人則已聖人出焉則雖微斯圖八卦之妙吾知其弗終秘已天地不能言聖人言之天地不能畫聖人畫之森然未畫之前粲然既畫之後冥合風成自然而然夫豈人之爲哉哉吁聖人之生也天地無心而有心卦之畫也聖人有心而無心明乎天地聖人之心者可與論卦畫之原矣敬贊曰

大化不言至道誰陳鑿開人曰篤生眞淳既錫我圖爰假我手契錄左持圖以右剖縣一而根有萬其（文）靈明所流何慮何思權輿人文昭晰天祕窅乎孰名鬼神上帝高下未倫萬世未終全像巍巍曷其有窮

記

雲石山房記

吳興望西浙今集賢趙公以詞翰著又爲郡之望而一門俊秀林立播風流而挹芳潤往往絕類他族莫之抗吾友明仲其一也明仲於公爲從子其序益親人益勝藝事賞好尤異問嘗請余曰昔先大父嘗一異石高數尺廣如之素質瑩瑩奇勢屑涌如片雲然不知何從得也易世來故家遺物此猶獨存吾嘗葺藏修游息之所而植於其前因以雲石名之子能爲吾述其槩乎余觀萬有在天地間一物自爲一形而不能以相混惟雲與石也不然雲之行空也浮游欻忽而不主一體石之在地也殊詭錯雜而不限一態千變萬化獻巧出奇隨衆形以爲形而無窮今君子所蓄其雲耶其石耶孰得而定之也然而雲氣也聚有而散無石質也一成而不遷亙而不改是雖無情而氣行乎中安知其非雲之所附歟夫天地之道一動一靜而已動

資乎靜靜主乎動互根而不相離子不觀夫雲之起於石乎膚寸之觸毫縷之泄蓬然而垂天油然而雨天下溟然而解寂然而無而石固自若以爲石靜而未始不動也以爲雲動而未始不靜也子於其間亦知其所以然之故乎知乎此者天地之道不外是矣明仲儁敏有才非徒游藝而玩物歸休乎是居整衿而晏坐試以是觀之

山意亭記

東平辛侯守蘭溪即其居之東築亭焉名之曰山意州固多山獨壖之南與山接桃花塢者實金華之支傅溪而止高而環紆而容勢猶蓄而紆徐舊以植桃故名今其下多喬松豫章清池古石幽窈斗絕不異穹石礁岩侯之來也故樂居之亭制纔丈因泉爲基覆以茅椽以竹板以代甓示儉也壁其背而扉其前旁兩窗因方相嚮而實以山可見也休暇時或斂衣晏坐凝眺徙倚拱翠挹嵐近在目睫爲之欣然忘食侯政術清簡恬於世好所至村門不通請謁敬其薄於彼而此厚焉何於山獨惓惓也然愚觀侯仁名而壽字其名是亭也後有合非徒適遊觀表高勝若夫拄頰之氣朝爽採菊之見夕佳以逍遙於塵外而已聖人以樂山喻仁靜言體壽言用也侯爲人質厚安裕天資爲近之樂是也固宜理之在天地間無處不有在人者不異於物而在物者亦以示人也仁之根心與生俱生山之接於目無一日而不見也善體仁者得之於目而喻之於心凡天下之山無小無大而陳於前者皆吾爲仁之助也奚特此哉體之而得焉則有吾胸中之山自雖無山可也古人所謂得意而忘言者其此類與然則侯之意爲可識已因書其槩俾登斯亭者省焉

詠沂亭記

仙居在天台爲下邑學宮視列邑特最由大門歷殿堂耽耽數十楹其後餘址猶稱是繚以周垣坎以方池杉檜被分蒲藻鱗湊有亭曰詠沂當池中兩旁梁修石以度幽窮清深游息是宜歲乙巳大水亭仆又明年縣尹邊君世安將有作適家君主職教乃出廩施俸相厥事既成視舊有加士民以起廢賀嗟乎吾道之廢興奚以一亭爲哉

凡人之情習於事物之交則泰山前陳而弗顧作於視聽之域則植數丈之木而爲之動容故妙天下者機何獨天下之機者新之也浴沂詠歸之書童而誦之者而不知者幾何人哉斯亭之未作也清池涼風散棄於榛莽之間過而不問者幾何人矣一旦棟桷翼然冠佩于然臨池御風仰而瞻俯而思曰昔者點也嘗從事於斯矣其言謂何哉其志謂何哉豈無喟然而嘆躍然而悟者乎邊君可謂知爲教之機矣昔二三子言志莫不志於得國夫子獨與點而哂由豈鄙畧夫事功哉亦曰爲國以禮而已果能是道則去點無幾爾邊君既以禮爲國吾黨又因其作新之機以求點之志交相贊者也是則亭之發興所係豈不重乎

止齋記

友人某學道隱居有日矣以止名齋識所存也嘗爲文示予且以求益因爲之言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不有所止也凡吾几席之前六合之外倫紀之著食息之微錯布橫陳互發而交至者粲然之中

有渾然之極焉雜然之中有截然之則焉無方無形主制萬有而天下之勞者息鶩者尼潰者塞賢者不能過愚者不敢不及聖人不得而名之而强曰至善不得而形之而借喻於止以爲學者之的也然理一而已一本萬分其分在物其本在心至善爲事物之止而人心又爲至善之止羣動紛綸靜爲之君變化千億唯貞夫一往來憧憧不如守中易之艮其背孟夫子之操則存豈非衆理之郛而萬化之根與今吾予求止之道必有攻於此矣愚聞之學存要知也行也行不先於知知不易於行冥目而趨不見鵠而張其弧可乎哉必也格致以精之關捩以明之瞭然無疑於天下之故於是居子之齋斂子之形儼乎其若思喑乎其若忘湛乎若不波之水溫乎若體物之陽鬼神不能窺其際風雨雷電並至不能喪其守擴然而迎犁然而當於物動亦止靜亦止而吾之止者不與之俱亡若是其庶幾於道乎

金華縣慈濟寺修造捨田記

浮屠氏之教今爲盛塔廟在名山通都大邑者閎傑瑰麗不可殫紀下而一丘之勝十室之聚莫不錯據聯峙爭務爲完好日有加無已天下之田一入於僧業遂固不移充衍增大故田益以多其徒亦往往優爲之宜也金華慈濟寺者距城西二十五里載郡志然不著所從始相傳以爲吳公焉前望南山背負林麓當白沙溪之間亦勝處也攷故宋乾道中且二百年風摧雨墮敧傾腐撓中殿特甚餘亦皆殆不支衆萎產薄惟石潭者慨以爲已責誓悉其貲無靳又輔以化誘得所施予起至大元年冬撤殿更新之門堂兩廡鐘樓藏室以次畢凡數年竣事潭有己田餘五十畝至是以歸于寺將使歲入益裕而賴以久焉亦材且勤矣余聞宮室田里者先王所以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也民生當時咸知自食其力而通其事以相成无敢傲焉以游其食而泰之非有功於人則職於上者耳今世稱浮屠氏能爲國家祈福永命則其功豈不甚大斯民所以竭貲力而事之咸謂當然其徒固可以拱手蒙成安焉肆焉而用天下之物不必其己之勞也今潭也汲汲乎搖其體膚筋力以修壞起廢而寧其居又以其積

衆之業遺後之人一無異於齊民豈非此善於彼者乎吁此誠善於彼耶抑可以重有感也夫

金華北山遊記

出金華城西門遙望峭銳孤起蒼翠秀麗者號芙蓉峯北山之支也十五里始至其下爲智者寺梁靈瑗師操錫在今寅名刹西偏遊覽最勝處亭榭錯峙有曰上方境界者予所甚愛也蓋自山趾磴道緣磵上至此曠然平夷有大池可數十畝最後秀巘高出屏抱如畫遊時且迫暮暝色四合空霏濃碧欲滴坐亭上背出木杪風水聲在下人語宛轉蒙密間少焉煙斂月出池光掄漣上下相映發當晝無此景也客高談劇吟響答林谷逮夜半乃已翌日由智者寺右行取道遊三洞陟降岡麓久乃出兩山間循水行山漸狹水石清峭十數里不絕野人方開徑嶺下便樵採怪藤古木巉崖銜谿皆故道無有此向所見益奇又數里遠金華觀觀前流泉橫被青石彌布圓若鴿卵大者若斗礧磈磊磊負累離離錯立楓楠櫪櫟蔥蘢幽翳蓋去洞甚近也三洞者上朝真中冰壺下雙龍下二洞皆在觀左下洞巖广突出可覆數百人小竇容舟遊者仰卧以入燭之穹然高敞飛崖流乳刻石怪狀爲華蓋垂衣湧濤積雪爲龍爲龜爲狻猊斷者爲用方者爲牀爲鐘鼓可考擊爲硯一眼受滴水以手承之則否他詭異不可悉名次中洞穴仰天巨石鏈崖鐔欲壓磴險深入如墮壺中飛泉出巖半數十丈散垂爲簾下注無底怒聲奔雷使人膽掉髮豎出宿觀中中山雨夜作水聲雜然如呼如啼如謳歌悲吟爲不寐達旦而稍止行數里遊朝真重岡複嶺所歷益高猿徑仰攀萬仞蘿蔚苔滑聞前向愈峭絕乃還遊鹿田東西二寺鹿田者相傳仙人朱玉女驅鹿以耕田有玉女墓墓上樹不知名甚奇西寺第一軒前立石森然穿穴玲瓏類靈壁太湖間以巨竹泉流交其間昔默成潘公所愛遺刻多存者東寺雨留三宿山高聚寒雲霧噴薄門外迷不見行路室中沈沈咫尺不分人壁題近時吳琳詩有雲堵雨來疑是曉山深寒在不知春何似爲此日發相與附火劇談燒筍引飲已而既晴風日清美

野卉發香山紅躑躅碧春物爛然林薄鳴聲嚶嚶摘茶者道相屬由鹿田振山橋石山插澗立樹出石上蒼然同色飛梁絕峽口迴顧攢峯縣崖瀑流曲折隱見眞絕景也久之乃去十里至赤松長松落落滿山率數百歲物度煉丹山訪二皇君祠間石羊遺跡僅有存者入小桃源兩崖夾澗奇石刻露緣崖多桃花亭宇相望有流觴曲水處碧甃底環青莎側被落紅出坡上點綴映媚方列坐小憩數道士携酒至取觴以浮談辯喧笑豕咭醉去止寶積觀宿松聲澗響淒然相和如琴筑不絕蓋晝夜皆然山中所厯聞也明日寒食有懷松楸遂由東關入城以歸金華爲天下名山環亘數百里巖洞泉石之勝頗在山北距余家不再舍而生未之識友人張君子長約遊屢不果嘗以爲恨至治二年三月子長復遣人邀予欣然從之起壬申迄戊寅凡七日以雨道險故不至朝眞他如安期生石室劉孝標讀書巖暨僧寺可游者以十數皆不克往然幽絕奇麗之觀所得亦多矣先是約所至賦詩宿金華觀僅一分韻止既歸將追賦焉而汩沒多故情事

復墮鄱茌明年余之官高郵秋中行境內潦災水稽者三月重觸巨陂荒溝斷港彌漫洸濊求北山卷石塊土不可得而所値士皆鄙陋無一可與語者況望如子長輩乎坐念昔游彷彿可記者筆於簡時一誦之使精神飛越如晤對山水間亦足慰也書其一以貽子長云

歲癸亥十一月十日識

蘭溪州新學記

蘭溪升縣爲州餘三十年任守牧者幾人鮮有興作神祠之侈廟宇之崇官舍亭傳之新咸出意相勝獨學宮在城東因舊制卑陋日就圮不支朝廷右文闢科風厲鼓舞是宜在所急曾無一人顧省者豈所謂知本哉至治元年知州夾谷侯某銳意改作閔學弊不足又慮煩役民俾士之隸籍者以力自占自夏徂秋中外告功殿庭門堂齋廬視舊咸闢周垣夾廡官署庖庾賓肪於今嚴嚴翼翼翔湧神捷衆如肅其觀又先作塑繪像造祭器行釋奠禮未幾去官事遂格繼者中殆弗理今知州崔侯雲翼慨然念不可廢前功於是葺其緒補其闕飾其所未及而州判王君進復贊助而督之既考成底績職教事者朱天富來請文且謂夾谷侯能新之於數月之間而六年之後得崔侯乃完始之者未必難終之者爲不易二侯之功其可以巨細論哉是皆宜書也愚既直紀其事而復爲之說曰因廟爲學近制也吾夫子功等天地被萬世非壯麗尊嚴罔克稱王居差吾徒之廬因而大焉非幸歟昔之學誠陋矣嘗試登先賢之廟考進士之碑碩儒名公彬彬可稱果係其居哉天下之事後出者必有加於前而俗之趨下者莫能挽而歸於古安宅廣居人孰無之博厚高明可以自致如使去其宮而人之耻新其室而習之污則賢州侯之意荒矣故愚願以諗於衆庶其遊居周旋仰瞻俯察警悚振飭思所以稱是而度越於前人哉

明善書院記

帝王羣聖人之道至夫子而明羣聖賢之言至朱子而明朱子之功異世之夫子也厥今尊右表章聲教四達荒陬遐徼猶知誦其書思

其人嚴事惟恐後矧遇化之地祠祀之舊者哉處州松陽縣舊市者古治所也唐葉法善宅焉距今縣一舍許宋時里塾盛朱子提舉浙東嘗平按行至則爲諸生講說有葉震者能述論語孟子大義朱子異之俾主塾焉咸淳季年葉再遇者請建書院曰明善入國朝名存實廢前太學生里蕭君子登慨然志興復因他宇奉祠事在法善故墟之陽時至元二十一年也事方萌芽聚田以致學徒後四年子登白其事行省郎命爲山長又六年麗水王君淮來代斥其址首建禮殿及大門延祐五年山長汪希旦搆兩廡而朱子祠宇猶闕論堂陋制未改泰定元年蕭君復攝教事請於部使者即下府縣而主簿常君禮董建焉明年山長鄭繼來嗣而完之起甲申迄今餘四十年蕭君實始終是其力爲多而先立其大者俾易爲繼則王君之烈至是而交愜其志也王君時佐吾州語予以起廢之不易且致蕭君請願有紀予惟道在天地間秉彝好德在人心靡一日泯滅固無用贊爲竊於是有感焉法善以幻貴於唐顯於鄉志怪者孰不歆豔一旦化

爲俎豆絃誦之區淑其身而致力者往往出於遺裔獨何歟宋儒學禁興倡其說者郡人也當時朱子幾不能免詆知易世後車轍馬迹之所經咸慕爲執鞭不可得彼詆誣掊擊者人至今羞稱之是孰使然者善不可以終翳晦於一時者必著白於萬世諸君子扶植之功豈非有得於明善之旨歟緊士之居游者不怠其承闢異端距邪說惟聖謨是祗俾夫天命人心之本昭晰而無迷然後踐之於躬以底於誠以返於初是爲元貞興復之意則所立將與天壤俱敝尙何廢墜之憂哉

巢雪樓記

劉君剛善將從廣西憲幕辟自金陵來宣城告所常往來者別余適遇焉一再見相與道古今較文藝恨見之晚而別之遽也因爲余言家本蜀眉州實峩眉之陽先人始涉金陵聞峩眉巔極倚天閟谷綿遠雪經歲不消望之皓如積玉今居面鍾山結小樓名之曰巢雪以寄故鄉之思予爲紀之何如余聞有生者皆本於土血氣之屬無不知土思依風首丘過故墟而啁噍物猶然而況於人乎聖如仲尼而思魯雄如高帝而思沛南音越吟是孰使然鄉土之思不忘本也不忘本者仁也峩眉之距鍾山遼哉邈矣思峩眉而不可見見鍾山如見峩眉焉追本之心油然而生可不謂仁乎推君子心抑可尙已又聞長老言宋之南嘗駐金陵諸橋名坊巷大抵皆東京舊季年蜀士僑東南僧廬亦寓蜀扁山川隔絶悠悠我思徒遺恨於無窮今也宇宙混同四海一家桂林爲秦漢百越之地去中國萬里君今往卽往異時峩眉朝發而夕至可也然則幸生太平之世而快其夙昔之願可不知所自邪念先世之勤勞致當今之報効惟剛善勉焉

德讓堂記

吳以國氏國繇太伯始故子孫在吳越爲盛番君著功漢初居番者宗之今教授君存仲退甫能譜所自出宋已上皆歴歴可考且以德讓名其堂取至德之旨也嗚呼泰伯以天下讓聖人稱之其後季子慕義而興復以國讓遂爲句吳家法彼季子猶可及若泰伯之爲則

自有宇宙以來一人而已民德下衰爭起父子兄弟間簞食豆羹忍以相奪相殘自非甚頑無知聞斯人之風未嘗不釋然意消遙遙二千年系之以姓者孰非神明之遺乃與俗俱化曾不復聞有高節茂行彷彿先烈之萬一者此予於君之名堂不能無慨然也雅聞番人言君早孤逮長友愛三弟田廬服器自取寡約餘悉弗有人皆以爲難撫教諸子循循雅飭閨門內外肅雍無閒言凡其鄉人與四方之學者咸尊事之蓋其天性純篤而貞踐不渝故自身而行於家自家而孚於人者如此其視讓國天下雖有大小之殊而同於讓可以無愧斯堂之作孰不謂之宜哉藐余忝宗姓衰落不逮適偕仕宣城辱不鄙夷而命之記予固慕爲讓者未知視君何如因是而砥礪激昂以自附於盛德之末異時斯堂不爲專美是則區區之志也君無謂余不讓

山泉記

王君某名其居山泉君北士而寓宛陵非鄉也其居在闤闠中前直官寺左右雜民伍間山與泉無有也抑山泉者荒遐寂寞之觀幽人隱士之所樂而君方將應公府辟佐部使者奉條察廉服簿書贊畫之勞雖有山泉亦不能從容盤桓也然則何取乎爾也人謂君襟韻高勝雖嬰以世故而蕭然自適不異林壑閒是亦美矣而未也在易有之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艮上坎下蒙爲山泉不待夫嵬然而高泓然而深固無往而不在也致吾果育之功使行完而德充不在夫隱而爲高仕而爲通將無適而不宜也君子取義其必出於此也其必求無媿於是名也

江行磯石志

泝大江上行彭澤湖口縣境中頗多石山舟人呼磯頭在彭澤下者曰馬當曰峯骨曰彭浪曰小姑在山者曰繫表曰圓石曰中子山勢皆自東來乍起乍伏稍近江忽若奔赴欲度界而旋却盤鬱怒突騫舉驤奮形體大畧相似繫表尤宏豁峭立余時夜半抵壁下與漁舟聚宿月出其背光射山上樹如細草芒久乃歸舟中也小姑者峙江

中與彭湢對若闕門舟行出其中峻急甚孤圓高聳角一而微歧首樹木扶疏葱蘢蔚遠望見亭亭相雨中青鬟翠袖姿麗絕俗呼小姑亦善狀也上下鍾山者夾湖口縣左右俗謂上爲張公磯下爲柘磯皆壁立千仞獨下鍾山一道斷缺附土有竹木稍異時久乾水落岸痕可三丈許以故盡見根底奇怪或森列如立笋或下垂如滴乳蟠絡散布者如樹根四出層突而下削者如河岸殘冰空穴玲瓏水所注射而不見其出也有就巖穴置大士像宛若天成山勢盡處黄爲亂石高者十餘丈大者如屋其次如數石甕盆方牀斜几磊磊撐拄間爲修莖攫立上鼓平可坐側視山兩旁至絕頂皆巉巖彌望類人所累疊甃壁太湖者蓋其石扣之有聲故山得鐘名大蘇公嘗不以爲然恨余不及如公中夜獨往一聞噌吰鏜鞳之音以證所言爾由湖口道彭蠡三十里中流爲大姑山片石方而長又呼鞋山世以並小姑而奇峭爲不及矣未至南康二十里蟆頭磯羣石如蟆抵星子灣視落星卷石又出大姑下而磯石之觀止焉仰見匡廬方巍然高大如王公巨人儼容莊坐肖焉當已見是山至此舟二百里蓋無不在其歷中亦偉哉余評瀕江諸磯上下鍾勝江中諸石小孤勝而於匡廬則無能名焉姑志之俟質諸善遊者

定性齋記

聖人罕言性難之也六經無言定者僅見於大學程張子始爲定性之目亦異矣夫性統於心心定而性存今日定性未能不動是以心言又豈非異乎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膠轕紛綸千名萬狀日至於吾前持吾方寸之靈明而與之酬酢於無窮雜然之際卒然之頃高下弛張疾徐疏數無不欲其投機赴節合軌度而中肯綮是必有道焉逐物者汩沒而忘返惡物者有意於絕之忘返者衆人之患而絕之者異端之失也大公而順應其君子之心乎內外兩忘動靜俱定其定性之能事乎昔嘗誦程子之書歎其精奧宏深與易論孟表裏其語天地聖人之常以爲亦不外是蓋持養純而自然之爲非學者驟可至返而遡其發則有知止之功在竊謂從事於此然後徂而未定

則庶幾可也宣城胡君子仁以定性名齋而質其說於予予觀子仁之爲人明敏有才達於世故不激不阿自其居鄉周旋親故間纖悉曲當出而爲部使者所賓禮歷交諸公與其佐屬人各不同而處之一無失言違色非善於應物者歟顧方窮經講學劇日夜以求聖賢之止者是能因其質以致其工創其事以驗所得其於定性之名豈徒取其異而玩之哉故愚敢誦所聞而願相與勉焉

復始齋記

宣城魏氏故宋參政敏肅公諱良臣之後也由紹興至今二百年子孫猶衍裕不替然而知學者鮮名葵字彥明者實八世孫勤苦好修培業積文邃於春秋貫串諸家講肄不輟凡其鄉之學是經者咸祖之嘗葺所居齋名以復始蓋取左氏畢萬筮仕之辭將以追先猷紹前烈而還其光顯盛大之舊其志可謂壯哉按魏以國氏系萬始賞斯爲諸侯而辛廖之言驗後之顯者相在漢徵在唐皆位宰輔而徵肅亦登政府數千百年煥煌簡冊前後相望而畢公高之澤遠矣天壤間得姓系氏孰非聖賢勳德之胄彼其不克於承而寖微寖滅者政復無限有能奮然欲振而興之其人爲何如參政公之世猶近也彥明固宜慕之不忘遡其所由推而上之姬周之先獨不有可念者乎論者謂左氏好誇所載此類非一殆若淫巫瞽史之爲夫氣化之循環人事之先兆固有若此者是未足訾也天下之物莫不有始亦莫貴於始公侯之始謹實爲之復公侯者當思復其所以爲公侯者耳吾聞君子有返性之說明善之教非所謂復始歟公侯之復天也性善之復己也己修而天應之理也修於此而彼之應不應有所不計焉亦理也左氏必諸天吾必諸己而已彥明之考於傳說也審矣抑其以是名齋固有志於學者其不以予言爲不切矣夫

寧國路修學救荒記

江東憲府蒞寧國政化之及寧國蓋先焉刻其素號名郡而屬邑宣城尤衆繁務劇按臨者深所致意憲使密蘭公總裁之日今御史梁公克中實爲經歷使左相得憲剛具張黜貪擊強察姦明誣威布懌

流一道清謐而寧固之士與民則曰二公之於吾郡若修學救荒事其績之尤著者也初學徙東郊與廟並列地比水環堤爲固久寖蕩隳大成殿改建皇慶中腐撓已間見不知始何時穿右支徑趨學門故道榛荒弗怪也梁公以白於使既按視命是殿楹二梁一前築方臺倣今成均制塑像郡弟子漢以來諸儒補其未備舊堤周五百丈憲副李公嘗修其半至是完之填其廣高別爲新堤二十丈引以達于衛翼翼以欄易民田之間垣捷徑之衝搆石梁跨水上至者始復由正道入顧瞻林塘掩映宮墻絢麗一旦景像異而心目變也先是學道租隱於豪民私于隸胥積歲益多又羸錢藏府中者中統鈔一千六百定或倡言貸取息贍用即爭假借去展轉貿易久將不可知乃屬有司括隱欺復斂所散既給常費則以佐興修而一諉之教授方君晉焉經始至順元年夏涉秋竣事時旁郡皆以歉故廩膳而茲獨不廢又以官餘錢增與貧病士前所未有也已旱饑宣城特甚錄其數至三十三萬餘口使惻然弗寧夜起彷徨與梁公議所以

救之策首督郡募民粟幾六萬石食之已乃使請江浙省言狀邇予米四萬石施者八千餘平賈而糶而宣城得四之三爾念民無以糴則遂散之而已旁邑所勸鈔代輸凡一萬六千七百定輸者七千四十定而其餘猶不足以繼也於是問於臺請所沒入贓合一道之存者爲七百三十六定遣僚屬分勸徽饒信三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八十定有奇且慮衆爲欺而惠未浹則選吏四出覈實而稟其遺然後復更遣吏悉散所有凡歷時自十二月止四月受米人二斗幼半之鈔則如米之直施合前後凡三焉當其赴愬之紛拏給于之纖悉纂纂之舞智並緣所以撫摩禁防者無不曲盡疾疫不興寇攘衰息雖古之稱善救荒者不是過也民嘗請圖象立祠咸遜謝弗許繼而梁公有南臺之命學之士將伐石頌績修學在所紀救荒其可泯乎哉夫興學教也救荒政也知教斯知政而信食重輕養教先後固孔孟大旨二公之設施措置未有不本於此然則併書而並傳之其亦可也愚於荒政嘗預使命而修理之役則又承命而董其成故詳爲之書李公名嗣宗尤垂意是學築堤實啟其端嘗議改建論堂齋廬市材諧將繼今有作分部賑寧國縣饑六萬七千七百餘口勸民米一萬三千六百十七石鈔一萬二千九百定而官米一萬石均散代輸如宣城其在廣德建平二縣饑尤倍切亦不細事隸他郡當自別有紀云

蘭溪州新修門樓記

蘭溪州治郎門爲樓猶故宋爲縣時所建規制宏壯相傳且二百年矣今僅牖刻樓鼓角其上比歲爲政者更造大廳及左右吏舍獨斯樓無改爲歲久屢修敝亦隨之觀瞻弗聳民以爲病至順元年丹陽羅公其來守是邦顧而嘆曰失今不圖壞必重費民力且予治未信而勞之不可會長官北庭貫公某輩至協衷成化佐屬率從明年冬乃議修理既捐俸倡先惟是一二富家之役於官者橫費既息歡趨以聽據材庀工如作私室官不與之於是棟楹榱桷之朽敗者易之板闌瓦甓之缺敗者補之丹碧粉堊之漫漶者新之不數月而訖工

煇煌絢麗翬飛棟踊前後瞰矚不復見新故之異而挈壺有職更卒有次候伯之居爲之巋然增重焉嗟夫今州縣之作難矣公家之財自毫分以上不能擅有所發無已則仰於民彼侈然好大剝竭而不卹者固非已而務崇其私者必苟於官又孰肯起而應之哉竊嘉夫二公之有以致此矧其勢足以攷作而止於修飭補廢存前美而弗泯寢後費之無經退然不務於韙能以出奇經已以求勝其慈愛忠厚之意蓋非他人所能及者是不可以無紀也故因民吏之請而著其槩使來者得有攷焉

北山後遊記

至治壬戌之歲予與張君子長遊北山其後無因至焉年運而往與世益乖山水之嗜益深今年二月六日獨至靈源草堂訪琳師已出徘徊故處觀公一公止予留明日同往法清寺觀乳泉又過慈源寺憇水石篁竹間會兩信宿而歸既而子長以書抵予曰黃君晉卿且夕來來則約偕至山中予喜甚日佇訊至四月丙子會於草堂琳師

出所藏書畫有張公謝清溪圖及宋人墨蹟甚多觀已出坐大池上亭景象清曠即上方境界也丁丑道前岡之鹿田林徑翳深松石間植有高數尺者西寺第一軒已燬於火惟巖壁故在登其半以立仰見有字隱隱曰潘紫微字即默成公別一行曰喻子才云云東寺門徑更新餘緒構有加暮所宿房即向時冥坐雲霧中者也戊寅早經宋仙女墓前一徑可趨朝眞洞予以昔所未窺奮欲往黃君極言其險絕乃止歷冰壺洞次雙龍洞命未至者入游憩巖下閱所立碑有云元祐中郡守張公製三洞名按郡志其人名霽是也旁多鐫名惟清獻趙公最古抵金華觀出循故道還鹿田前趨山橋道旁藥草藂生木異狀多不知名非特仙墓上然也近橋巖弔王端明楚書堂故基仰穹崖俯奔澗穿行老樹怪石間幽絕特甚有小徑云由此登巖巔可極目數百里云金華綿亘雖遠絕頂有湖曰徐公湖處正當鹿田之背北爲三洞南爲僑巖連十數里間雄峭奇麗之觀萃此矣既絕山橋綠澗左行勢漸趨下度五盤嶺稍平夷前出孤銳者芙蓉峯

也下爲法喜院舊名潛岳潛岳者芙蓉別名默成嘗隨僧飯于寺今髤鉢藏焉直寺門數十步爲公墓則榛蕪矣主僧延酌池上夜宿堂宇甃潔甚安己卯登芙蓉峯嶺未半入寶峯寺竹深澗鳴古屋閒寥登芙蓉閣殊壯偉玉澗師若玢所遘者師畫山水甚簡畫必題詩悉有思致既踰嶺下險徑返草堂休焉山行凡四日一公周旋弗置侍而從者黃劉二生也明日庚寅雨遂歸因念至大中與晉卿約游弗果後僅與子長來今二十餘年而復踐宿約豈非幸歟第慨其別之遽歷覽之未周而後會之未期也烏乎天下之至樂山水朋友而已使吾二三人者於此營一鑿之樓相與窮年茹山飲泉誦歌謠吟以樂其樂亦無不可者而迫於世故不得以遂雖然今日之樂詎可忘邪故序記之以附前誌之後使覽者與有以知吾徒之志云爾至順四年五月日志

七進圖記

七進圖者畫金華潘氏父子也竹隱老人名祖仁字亨父子奕文玫子京方奇亮育七人首畫一竹牀老人衣冠卧文簟上右手支頤左手撫膝稟爐麈尾置旁草屨陳下六子一女環侍次畫奕舉觴進一隸袒裼右提酒壺左持其格次畫二女御踵行次人背面捧盤中芍藥前人以右手扶盤花隱其手女玫在後自持花一枝重疊臺特起異於盤中者次畫京拱而行從隸以竹杖貫雙魚於盤置刀一柄葉橙一籃器一捧以獻次畫茶具陳列供事者數人一童跪地垂手持張困睡或撫紙觸其鼻微醒欲嚏方坐瓦具上以甌授附於爐者將瀹茶也次畫奇導行一老奴左襁負棋局右手挈盞中二圓器貯子者也次畫亮捧五木以趨次畫竹間一室簾幃明整几格積羣書育迎立以請竹風蕭然老人舉兩手整巾帶而行六子暨童奴八人導從前後蓋竹隱自爲文云晝卧於家愴恨鬱悒兒曹思有以娛之推次序列各持一物屬辭以進自酒而下至于博老人皆却之最後幼子請至竹間室觀所儲書於是釋然起而病良已其文規模枚叔而藻麗出新意書以漢隸亦工每段次畫於文用李伯時白描法精絕

似之然未有考也按竹隱後贈中奉大夫奕後名良佐字致君贈通奉大夫時德鄰其子也京後名良貴字義榮一字子駿由舍法中政和五年進士第二人官至左朝奉大夫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兼侍講自號默成居士方後名良瑗字仲儼終太學生奇後名良翰字叔倚紹興十五年進士官至太府寺丞倅平江府亮後名良知字叔愚早卒育後名良能字季成登紹興五年第歷官秘書省正字江州倅默成嘗自稱兄弟六人又云吾母生子十有二人長女適錢經國稱之爲姊即玫是也紹興乙卯默成自左史除西掖竹隱年已九十次年卒計其生當慶歷中及見累朝文治之盛濡染既深言語自妙而超然清素之風行於家庭者如此昔子朱子極稱默成節行而以夫子所謂剛而無慾者當之詎知其精神心術之肖固有所自也哉竹隱之文初無見於世圖亦二百餘年物異時轉徙泯滅不可知其傳未必廣也予既從潘氏借觀錄其文因畧記畫之次第併附六人者之官位名字而竊論默成公之淵源焉使世之未見是圖者於是而

有考爲尊賢尚德之心將竦然而生顧不美歟

婺源州靈順廟新建昭敬樓記

婺源五顯之神聞於天下尚矣蓋其上當天星之精下據山川之雄儲英發靈烜赫震疊自唐至於近代蹟具紀載國朝加廟號崇封爵香旛金幣之錫遣使時至每歲夏初四方之人以祈福會集祠下者上窮金越下極揚吳銜舟塞川薰霧翳陌百貫列區珍貨塡積賦義於官施溢於廟浹旬日乃止允爲一邦之盛故廟之宮堂華殿飛樓複閣宏侈鉅麗所以致崇極於神者靡遺餘力焉至大四年俄毀於火繼而土木荐興二十年間所營建者十已八九獨大門昭敬樓猶闕且爲最先之地而反後焉一簣之功若有待然者元統元年今達魯花赤赤思嗒公實總廟事首議及之庀工於夏搆架於冬爲屋三重楹亦三之其費皆出於廟之田租與其施財役既非常帑弗克給明年知州于公文傳至乃相與謀稽其出內括其隱欺沛然有餘功以不輟秋七月落成崇觀復還高廣有加金碧煌煌榱棟栽栽如浮

宮嶢闕出雲氣而臨風雨騰龍翔鳳奮頭角而鼓羽翼也視瞻既聳肅敬自生神居式嚴名號斯稱凡材與工之費中統鈔以貫數之四萬四千五百有奇先是初夏之會于公實督其稅入革複重之害而薄其征來者益倍歡頌四出時有金芝產於殿之右梁奇芬瑞采歘月不變今猶藏其上亦異哉二公之傳功甚美吏民咸願勒石會某適過是邦俾執筆以序徵諸見聞可信不誣竊聞聖賢之語政治民事神而已然必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何哉使其職業之不修怨嗟之不卹而徒媚神以徼一日之福彼聰明正直者豈肯顧而歆之今二公叶志和衷帥正自躬政肅令淸化以大行年穀比登疵癘不作老稚歌舞涵煦惠澤明靈寵加彰示既賜其於人人之間可謂無媿者以是誠宜書凡州之僚屬贊是役者同知某州判某吏目某也

婺源州重修捕盜司記

州以判官兼捕盜而公署自有所所以專其事也然判官二人迭處遞更若專而實分又日常坐大廳至其署因仍苟且則於其堂於漫不加省亦勢然也婺源由元貞乙未以縣升州郎尉治爲捕盜司在州門之右蓋故宋時所營今又四十年敝壞可知矣泰定二年州判錢伯圭嘗紀嘗一修之後八歲廣平韓君昌治是職顧瞻咨嗟計其壞又甚於前念不可不圖也於是捐俸倡先出意經畫役不及民而事隨以集易撓以堅更腐以良門堂列廡煥焉如新又爲之築垣以周外甃甓以底平凡弓矢裝服器械悉整而完之藏之庫以俟用考前官之氏名紀刻以示久皆前所未舉者君之用志亦勤矣哉夫官以捕盜名非徒詰盜之能實貴於無盜而已婺源居萬山中壤地阻僻民知務學而畏法然寇攘姦宄之禁不敢一日廢善其道者存乎人耳君來是邦因其俗之易治而叶贊賢令長之爲以相安於淸淨之化故四境晏然囷窖之積於野者不移商旅之出於塗者無警桴鼓不鳴桁楊不卧可謂美矣且又不以傳舍視其居出其餘力以興弊補廢豈非本末具舉者哉故承命而爲之書

書壘記

書者文籍之總名所以載道者也自書契既形聖神迭興測天之靈彰示大訓爲萬世建人極蔑以加矣道裂而分諸子蠭起百家爭鳴其羽翼夫道者固不可廢而偏詖傾邪淫誕荒幻之說亦且託於其間是果足以爲道乎哉七畧四庫之目館閣崇文之傳鄴侯邯鄲之儲非不美且富也彼固有精約者存在夫人愼取之而已故愚嘗妄爲之說曰由千萬編而約之於六由六者而會之於四又自其四者而貫之於一迨其人與書忘心與道俱而后爲至耳河內九皐公平生篤嗜好好讀書所蓄幾萬卷僑居豫章闢樓野鶴軒之左悉置於其上而以書壘名之且特取先朝所賜大學衍義尊閣之以爲壘之鎮既自爲記以述其由又作歌以道其樂由是書壘之名聞于時于觀公在延祐初以文翰簡眷抑踐歷華要後屢典大邦皆有風績惠愛既以其所得於書者而見諸行事之間歸視其樓足以無媿於是載道者矣抑吾聞軍壁爲壘而狀物之大者曰魁壘焉古之善治兵者以吾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節制既明形勢既弘守則有餘至於

談笑折衝摧陷披靡雖百萬之衆可坐而挫之矣吾儒有云能勝物之謂剛剛則常伸於萬物之上殆亦若此然則公之所謂量者可知其魁然而大又豈可量也哉客有進者曰公之量嘗試而效矣究公所施舉斯世將無不被其澤而白頭魁壘於公何如公夷然笑曰吾知吾書而已遑䘏其他公名嶭超吾御史大夫覃國清獻公之子今爲三衢守云

東陽縣修學記

有地百里視古諸侯生齒數萬服屬徵會雖時異勢殊古治寖遠然有能垂意詩書俎豆間則其賢於世之吏亦遠矣蓋知學道則愛人而能勸學敦儒則必知慕夫道事必有本而政與教非二致也不然則有倡興作以厲民飾觀美以要譽者又不若不爲之愈人之誠爲賢否何如哉東陽縣教諭求君惟學以書來道其邑尹許侯思忠修學之美曰學創自前代更歷有年外雖宏壯而中實敝壞許侯始至即慨然有志顧改作則重煩而並修亦未易乃以至順壬申新從祀

兩廡餘將以次及元統乙亥春且滿未代益大展力由大門殿堂齋廬前後書閣朽蠹者易之傾敧者正之闕敗者補之黯昧漫漶者鮮明之又改作櫺星門及便門等仍墻崇嚴像飾顯赫二費皆出於士之樂從者而官不與知焉落成之日士皆易冠服肅觀聽以趨而嘆前此之未見也蓋侯之治邑也明敏而有惠愛故久而益孚他政績彰修皆可紀而此尤係於教請書以示方來予察其言知許侯之篤於政教而非厲民要譽者之比是誠宜書惟吾郡多名文人何取拙陋者敢辭而求君復再書謂侯嘗通守蘭溪予實受屬之悵而君亦援先世契好請益堅乃直叙其梗槩而復爲之言曰東陽爲婺大邑昔之賢令長如唐戴叔倫有去思之頌宋慶曆中龜令安上建夫子廟有惠於民至今人目其所憩殿爲龜令巖民俗固厚矣自耆宿拱之兄弟以文顯而近世尤多宰輔至連四五人咸以文學科第進儒風抑盛矣山川如昨聲氣尤存吏豈遠不古若而學士大夫豈盡出前人下哉今許侯之美諸君旣頌之毋忘固當因其作興之機而勵其景行之實化魯侯明德之風而表周士維楨之效至是而交無愧焉爾求君協承侯志克相是役教事迄成豈不與有榮乎

張縣尹政績記

蘭溪縣初內附時民范宇者以邀奪退卒金驟致富至元二十三年盜刼其家縣已捕得盜者范擅恣戕殺人又虛張其失亡數令因妄引其受分誣以知情賂給上下皆聽其所爲縣令東平張孝安始至奮然直明冤格其事時民亦爭訴於提刑按察使分司判官麻思安主尹尹遂詰范奸狀繫之獄范急賂守者一夕逃去會監察御史八思不花王宏行部督治益嚴范匿旁近數月人莫敢言縣丞薄陰爲耳目摘令去之杭因造寺某奉御至京師倚權臣桑哥爲奏言范所失皆貸巾官財宜罪有司不理者得旨遣尚書忽賽因李發與宣尉使八都馬辛按問徵償於是兩御史麻察判及尹皆坐罷威儆震一時追逮赴愬者非法慘虐盡死里中大家富人及夙昔纖微怨與嘗訴察司舉尹政績者皆被禍被産併命相屬數年徵猶未已范之貲

遂累千萬初徑授五品秩行泉府司少卿改兩浙轉運使副使同知乃死尹儒家流爲人慈和言語愿慤至遇事激烈蹈水火不顧有古強吏風旣去蘭溪復尹衢龍游又以忤宣尉使某罷時年且七十子喪惟一孫在貧無倚以歸與予家祖父雅相好大德癸卯來留止數日師道時從容侍聽談金季年諸老遺事及進士詩賦手授善醫方蠲以濟人旣去貽書先人極相賞愛至今不能忘也比歲有自北方來從白雲許先生遊名眉壽者公之曾孫也一日過予爲道前事眉壽亦早失父畧聞家人言不能悉也俾予筆之予固樂道人之善况於張公且吾州舊爲縣時尹止六人其賢未有如公者距今五十年人能道之雖其摧擊奸強志不克終使果如其志則吾里數百家善良之禍免矣可勝惜哉范勢旣銷斂子孫日就破蕩數年前有坐殺人死獄中者正向時因繫寃濫處跬步不差聞者快之今眉壽從師學道不違千里志操卓然將爲時偉器天之於善惡報施果不誣也故爲書其槩非徒表斯人之善俾世之稔於爲惡者亦有所鑒焉

婺源州蒙古字學記

國家混同天下之文肇建字書以達言順事卓爲一代之制不襲於古爰命州郡建學立師置弟子員優其入仕之途所以尊右獎寵之甚至然歷數十年遠外之邦學猶有未盡立者兹非守吏之過歟婺源知州于侯文博爲政之明年百度具修廢墜弗舉凡先聖賢之祠庠序書院之所咸煥然一新是學之設且以文及會江左分部僉憲朶兒只班公至謾以其事州之名族汪氏壽伯者服侯之化歡趨請命捐其地之在州治大門東南者願自任經營不煩公家闢址掄材蚤夜展力中爲帝師之殿門堂齋廡列左右而時從先庖庾之細亦罔不具至元元年二月庀工八月告成顯敞深宏既足以昭尊事之嚴而師生之衆亦不患於無所容矣侯又念宮室之完而廩稍未充乃覈在官之田豪民所占射者二百一十二畝有奇取以畀學計其歲入亦不患於不給矣於是僚佐吏民咸謂州之有學學之有田悉自今始以求於無窮于侯之功其可泯哉伐石來請文以紀之是固

宜紀也抑予聞字書之學設教之一事耳周官保氏教六書漢尉律試八體諷籀九千字以上前代罔以是爲重也且聲出而字生聲又字之先聲音之學則秦漢之前未之有也夫其紐攝杳冥盤旋寥廓感通之用神矣雖皇極之元會運世要不出此昔人極論華梵音字謂其或密於字而疎於音或精於音而畧於字字有限而音無窮則有窮者其字乎愚固昧昧於此恭惟國書之行創自神智源流甚遠蓋兼音字之妙學者所宜知也婺源多才俊于侯既作興之將有穎悟而傑出者異時非直潤色鴻猷彰明治具而天地運化之徵古今不傳之秘亦且於此乎得之侯之功又豈不大乎

婺源州學記

吳郡于侯文博守婺源首惟學校是究是圖曰嘻婺源徽國文公之鄉也吾受夫子罔極之恩微文公之教不及此今吾幸以科第至是官幾於古二千石刺史而又適臨是邦則學之修否教之隆替非吾之責而誰哉於是即文公故居爲祠復新晦菴書院且併及於學焉婺源宋爲縣時學舊徙今在州西隅者最後也延祐甲寅中燬迄丁巳以文而復工務速成材弗堅緻僅二十年巳不勝其敝矣時諸生方幸役除欣然承侯指願相與出力改建門堂先其大者又自節量廪粟之餘禮殿經閣因舊而修拓地兩廡增闢齋廬揭以新號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皆侯所命也始至元元年六月次年七月竣事高明靚深宏麗煒煥既遠過於前時而游居易心瞻視改觀其爲作民振俗之助亦豈小哉學正呂君合相役視成與其耆艾之士貽書師道曰願有以紀師道惟昔之記是學者孫龍圖華老洪內翰景盧而我文公於藏書之閣周程之祠則亦爲是學作也師道何人而敢踵其後則力辭之旣而呂君不遠五百里走池建德邑謂師道頃至是邦嘗與釋奠于侯指語以當興建之所今其言悉酬必有述毋讓師道又辭不獲則念侯之興學蓋將深有望於州之士欲略陳其愚則諸老先生之論具矣若孫公推原三代養士賓興之法孔氏成德達材之教悼後世之不古若洪公嘆古

人臨事變而不亂雖天資不可及亦學問輔以誼之功士不素養不可望其必然二公固知教之重矣我文公則謂君子之所以學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窮理以勝其私而復焉其切於學者皆聖賢不易之法而侯之名齋適契斯義其可舍是而他求乎婺源山水清峭生其間者多健而材少長飭羣游校庠角藝較能往往蔚茂馳騁而以夙望自居者著述如林動欲名家漸磨濡染抑盛矣尙其反躬就實明誠兩進無忘先文公之訓以昭答賢州守興起之意哉敢終爲其區區之愚諸公以爲然則請鑱諸麗牲之石以爲之記其必有發也夫

吳禮部文集卷十二

果育齋記

松江孫元實以醫學教授金華余辱與之游間語余曰吾嘗取易象之蒙以果育名齋于其有以申之余謝弗獲既而爲之說曰艮上坎下曰蒙曰山下出泉天下之水皆山出也江河滔滔不知其幾千里也其他或近焉或遠焉皆不能不行而不終於山也孰知其涓然而流泓然而停則一勺而已此水之初也故觀水於海之大未若觀水於山之初人之初也蒙而不終於蒙蒙必通蒙非患也而不通之患也作聖之功不於其通于其蒙聖人觀蒙繫辭吾體焉貞純湛然靡定所適吾決其從如矢斯激包涵渾融中有靈根吾滋其萌輝光日新蓋果也絕方動之歧而育也全未發之天啟二者之功則蒙斯祛通斯正聖賢之歸猶沿流而至于海也然動止靜相資寂感相因而育又果之本也天下之道此其最初乎元實從事於此其必有以知之矣夫蒙之發也以剛明故蒙以九二當之剛發於果而明根于育明所以用夫剛者也以卦言則坎以內爲明艮以止而明是明也其定而光闇然而日章者乎聖人之剛唯恐其不明聖人之明唯恐其不蒙若是而蒙則異矣元實天資剛明才氣議論燁然方進而用於世寄迹於醫非其志也余於是而信其有志於道故因疏其所見以爲復而願相與學焉

記

忠節祠碑

天地有大經亘萬世而不泯者忠義是也夫惟敗亡之國其人乃見而有道之朝務存至公不責其抗而錄其節至於倒戈迎降閉門納欵者雖賞之爵之而未嘗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祖致丁公之戮文皇彰君素之贈皆所以植天衷正民德崇世坊非後見俗識所能測也宋趙昂發者字漢卿昌州昌元縣人也通守池陽時天兵南下池守臣已遁趙侯攝府事卽命爲眞自知城小兵寡勢必危貽詩其弟誓以死報至元十二年正月城陷侯與其夫人雍氏訣雍氏曰君能忠吾獨不能爲忠臣之婦相從地下乎侯喜大書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妻俱死節義成雙遂俱自經於州治之後堂大丞相伯顏入見而義之命以禮葬於永明寺之側拔侯以科第進前爲遂寧潼州幕官知宣城彭澤二縣人稱寬仁先生蓋耿然儒者也雖不能決

鬬於鋒鏑矢石之場而守死弗去於義爲得若雍氏區區一女子非服習素聞又豈能若是哉宋嘗贈忠毅侯節義夫人廟號旌忠而事不及行矣逮今六十年邦之父老道之者猶咨嗟太息而未嘗不談丞相之盛德也今復祀至元丙子之歲府經歷蕭君文孫始至未遑他事慨然念祠之未立乃與景德寺主僧正宗謀闢大門左宇並設二主書故爵謚而扁其額曰忠節之祠既祭以妥靈又將經營以奉其久蕭君是舉偉矣哉國家嗣忠臣褒節婦具有明詔若趙侯夫婦者誠當一旦而發於蕭君毅然足以增世教之重周聖代之所樂聞者君廬陵名家風裁峻整遇事必達其志嘗著孝忠二史表近代人物宜其奮不顧流俗獨汲汲於衆人之所緩者豈苟然哉師道既承命紀其事且爲荐享送迎之詞以畀其邦人歌之以紓其思焉詞曰

大風起兮雲飛江聲震撼兮孤城惴其將危城之危兮侯寧不知死封疆兮吾分之宜嗟婉孌兮閨中妾激義烈兮駢頸同歸玉碎珠隕兮皦不緇奔師賣降兮彼何人斯屈膝頓顙兮兒女嗚咿企雙翔於青雲之上兮奄奄若活不愧死其實爲齊之山兮秋之浦儼巍巍兮新有宇殖回風兮神來下荐有蘋兮奠有醑邦人欣欣兮願侯毋吐惟忠惟貞兮福汝祐汝疇非臣子兮誰則無婦儀我民兮永無窮以終古

蘭溪官舍壁記

至元乙亥之冬予抵建德官下聞其地亦稱蘭溪曰嘻予蘭溪人也天復畀予以蘭溪異哉則考按圖志蓋茹蘭之溪發源於縣東迎春洞之側經縣治西流會遶城谿以入於江昔以多蘭名夫蘭以芳香比德君子予固願爲君子者今所至與蘭俱蘭之於予厚矣苟予德不類能無愧乎惟古人爲吏未嘗廢讀書彼其汲汲焉獄訟簿書之餘不敢舍其力以嬉誠知夫所資者之在乎此也不然則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矣會予病目稍平明年始定居官舍後有小閣負山瞰池前挹玉峯顏高爽取所攜書數十種列左右几上橫榻而中處焉時二兒以病留家憐其齒且長而廢學久則命取以來與之自爲師

友凡退食之暇休沐之日靡頃刻舍是也憑高而四望則煙雲之吞吐月星之陳布草木之榮悴蟲鳥之喧寂晦明四時之變交乎吾前可數而察之也若夫民瘼政疵於此思之將以有行也失言過行於此省之將以有改也煩囂之集於此正襟危坐濯而清之也忤觸之來於此放歌長謠紓而平之也至於六籍之微言百氏之殊義夜思而有得則旦起而筆之竟乃上馬以出歸則不暇解帶徑造而挾册若追所忘參訂考索籤帙縱橫校讐點注丹鉛紛錯或目眩手疲則二兒從旁助予而彼亦程其誦說獻其課習每爲之忻然竟日忘食與寢焉嗚呼此傳舍也前乎吾者有若人歟不可考也後乎吾者有若人與未可知也顧予之澹泊寂寥誠不滿彼一笑而彼之所樂雖萬倍此吾不與易也於是且兩年吏民始而迂其爲中而諒其誠頗相安於清靜至連月無持訟牒造庭者所治不過租賦送迎之事而予益得以樂其樂也時方更張庶政督禁嚴密州縣殆不可爲儕輩者懼焉欲拔劾以去則又法所不可或且羈而罪之因撫卷喟然念

早承祖父訓自知刻厲未冠學綴文中歲漸有所論著科舉偶然得官亦有以自見矣獨恨奔走弗寧又撓於憂患疾病未能卒業家苦無書從人借不可得發憤購求凡數千卷而鄉先正之遺文緒論世所不知者手錄函數篋皆平生所甚珍惜遠莫能悉致嘗恐守者弗謹以爲深憂堂堂金華文獻未泯二三故人道德文章皆當世之望爲幸獲游其間誓將相從以居朝夕承所以教異時有所樹立可藉手見古人亦不啻足矣匡世濟民其責決不在我而科之興廢又豈係吾之輕重哉二兒闓之暑見顏面其於乃父之志庶幾識之矣因序而揭之壁間以勵子之毋怠

教經堂記

古之賢者必貴貴而得祿者必富所謂富貴以道得之者也後世不以其道而得富貴者多於是始有渺視軒冕鄙厭金粟以口不言富貴爲高者或以爲言則交嘗其陋如桓榮陳車馬賜以爲稽古力韓公訓子詩語助相光寵咸不免於嘗議之者是皆隨聲接響而不深察夫事情者也韋賢玄成相繼爲相鄒魯間爲之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夫以聖經而以黃金並言得無類於前所云乎愚嘗按其意則亦有數端焉蓋金易竭經術無窮遺經者安遺金者危初不以利之多寡相較言也學也祿在其中吾徵諸聖人而已利祿豈在所惡哉河東王君元肅與其兄元輔蚤侍父母游學江南每有四方之役而其母尤專意於教俾從碩師頁士游業成而聞彰元肅今方以察廉升御史府掾推所得於經者以用於時自念所以至此者皆義方之教之力因以教經名其所居之堂嗚呼父母孰不愛其子教之以聖賢之道其爲愛子也至矣子孰不欲報其親以聖賢之道淑其身其爲報親也大矣是在父母爲賢在子爲孝異時居三公位享萬鍾祿亦以道得之而無媿者人將以昔之韋氏者而羨今之王氏彼不得以專美於前矣然使凡天下之爲父母者皆視王氏以爲法其有關於世教又豈小哉斯堂之美不可以不著故予得因元肅之命意而爲之書

梅公亭記

士君子宦游之邦去之數百年人猶想其風烈而不忘至於崇表而彰顯之是雖好德之心然其所以使人至此而爲未俗之勸者豈小補哉池之建德故宋尚書都官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公聖俞景祐間爲知縣事集中詩幾百篇皆在是邑作而當時風物宦況之大略可考見也後人嘗即官舍西偏爲梅公堂以祠之既廢而令柴夢規重建於縣圃之北世易事更復改縣後之半山亭爲梅公亭以識其舊未幾亦化爲荒墟師道之來也按行遺址見大礎在茂草中蕘兒牧豎蹢躅其上老木三數株錯立蒼然爲之躊躇太息自是嘗搆之念往來於懷越明年始克就緒爲屋三間復扁其號限以周垣鐍以外扃飛簷虛櫺高亢疏豁既與邑人慰其景仰之思而溪山室屋環繞映帶又得登臨之美以相樂也當宋之初文體卑陋公倡古淡之作一變其習歐陽子以一世巨人而盛推尊之若已勿及又以仁厚樂易溫恭謹質稱其人同時諸公交口論薦雖仕不大顯而文學行義足以儀當時而表後世建德肇邑自唐令長凡幾何人而公之名獨稱之至今是豈可以勢力致哉使凡吏於此者登公之亭誦公之詩思公之所樹立以自勵則斯邑之民將受其賜於無窮不然是皆公之罪人也師道於公無能爲役然不可謂無志於自勵者斯亭之作既自爲之經營而衆來致助乃命邑人某董其事不以煩民庶幾可久俯告來者嗣有葺焉其或迂吾之爲謾不加省任其圮壞泯滅亦獨何心哉亭成當至元三年丁丑之歲十二月乙亥明年春三月某日記

建德縣復地興造記

建德池屬縣萬山所盤治所據其會玉峯當前高大勝特茹簡之溪過其下合他流以入於江爽然寬平故重門複堂潭潭邃深左右猶有餘地其後悉負山於以占亭榭爲宜師道被命來尹考志按圖誦宛陵之書求前令林俊卿吳淵柴夢規之所建立如朝峯半山之亭梅公之堂皆以無存而近時改作梅公亭者尋亦廢左偏衆樂圃西

周數十畝民相與侵據堧地以爲田塞門以營舍桑麻粟麥之利實帑而歲輸鐵徵以益其欺山東趾有泉亢旱不竭號清白泉亦概爲糞壤會有訴其事者詰之則交持僞券紛我且版籍實易久不可稽擿決參驗姦狀既得乃悉反所侵於是爲屋以募居者量其地之入以供官用呼老人指知前處掘之卽瀵涌而出浚治甃甓覆屋其上仍作梅公亭於舊趾加闢而廣雜植花木爲徑通泉上而下屬於署後又念公宇雖粗完而正門特卑陋不中度撤而新之三其中間實其兩旁稍高門閎以稱前後其材與費則捐俸之餘寘助之細瑣之邑人計工傭庸如作私室始至元丁丑冬十二月乙亥明年三月丙申竣事自惟治邑無狀兩年於茲力之所及僅若瓜誠不足以誇示而父老咸謂故地雖蹝人習奸欺懼將復有如前之所爲者不可使泯沒無紀也請列于石而併節取公牘之語刻其陰玆不得而卻也烏乎天下之事有廢有興恆相尋於無窮前人之於玆地可謂勤矣使繼之者常若而人則永存而不廢可也而何俟於更爲甘棠之樹勿敢爲伐峴首之碑見者墮淚彼其所恃以爲存者蓋有在也而愚方竊竊然逆料來者之不然惴惴焉惟恐奪者之復至不亦可愧乎雖然繼今以往將有大興玆邑之治駿功偉績遠邁於前而深笑予之陋者其有考於斯言夫

池州修學記

古者先聖先師之祀必於學法具禮經而其詳不可得而考矣後世廟祀夫子配以高弟從以諸儒制日益修然廟以崇聖神學以處師生當別而不混嚴而不褻則庶幾爾池陽郡學在城東南隅直九華門清溪之上宋故址也至元二十一年燬於火延祐五年又燬補建僅完規度苟略故未久而多敝且前廟後學蕩無周防往來交迹兩廡皆覆茨代板穿漏傾圮圖繪剝落甚非所以昭尊事而致崇極也至元重紀之四年總管通議公孛羅不花與經歷吳君遠翔以職在主領顧瞻弗寧實圖更張監郡公迭列思八凡有興學之志議以克合僚屬交贊先是學前歲魚池之利或妄援弛禁例罷免學政姚廷

用發其奸府嚴督徵得錢爲貫一萬七千有奇用以充費於是撤舊而新易脆以堅殘缺復完黯昧更煥繇門而殿悉以序及當殿兩旁限以扃鐍啟閉有時肖像從祀一百有五人摶土設色咸精其能從賢祠之次給土神之樓闢伺祭之室論堂齋廬密比以整最後尊經閣潔淨尊嚴一洗前陋又議以餘貲完治祭樂器服悉如其數積亦不細矣按池學饒賦瀕湖土田歲積弊滋奪於豪民者已置弗問權勢之所占射掩爲己私公家之獲十不一二陵夷朘削不振已甚是以一切承陋踵弊而莫之省吳君方以白之通議公究其事會南臺御史燮理溥化公張公珪行部按臨深以爲言承命惟謹乃慎選屬吏按覈勾檢迄復侵壤尤不易易也竊聞聖賢之道莫急於正人心彼其忍於絕聖人之粢盛扼多士之吭而奪之餐者是誠何心哉盻焉韋布莫敢與抗是猶可坐以懦而無立之罪乃若自爲蠹蠹咸奸納侮甘心名教罪人毋怪乎彼之悍然而與也人之淪陷至此亦可哀已明明憲臣振肅於其上良守賢牧參謀式克承之遂能因時有作夫俾之周旋於宮墻儀象之門有以肅其容正其趨激發其愧悔感悟之端庶幾可與爲善而從事於詩書禮樂之教則是邦風俗之一變而美實於此乎肇是役也專談之姚廷用而學錄鍾某佐焉奉行而程督之者府吏陳某也學者艾之士以師道目攀龍末請述以文輒不讓而直書併以警夫世之有人心者

建德縣迎華館記

建德爲縣介池饒間瀕江連淮其南道所出則涉重湖以壺嶺海故宣諭詔旨之使乘船驛傳之臣聯絡無虛日官吏迎候郭外率露止道旁或暮不入則寄宿民家迫隘卑污不幸而雨拜跪沮洳中相顧以爲病比歲師道爲尹嘗欲規便宜處營置若亭館者補前政之缺會以復縣署起廢於亭更建大門葺諸敝陋卒卒不暇而去日迫之矣東平辛叔仲剛實來代予仲剛嘗從予游者也且別則具告以昔所未及爲者數端仲剛欣然蓋有領也予既歸里中一年仲剛以書

來言曰出縣北郭門洗馬橋之東得民李氏地以官地之在內者易之爲屋凡十有五間門堂室廡悉以度庖湢廄庫咸具所須共不過侈華不及者非徒吾朝之奔走者有所庇依而彌節休轡望而顧止者彌然得其安先是虞贊之無從僚佐悉輟餐錢以爲之先民之役於官者相率致助不足則又勸其餘以贊之始於己卯九月之庚申迄冬而畢雖役非甚巨而材費亦殷然因其所欲而不咈集之以和而不厲庶幾公喻昔之志而樂聞者敢以歲月之記爲請予既羅如以喜則爲名之曰迎華之館且以復於仲剛曰夫亭傳之設非以飾美觀媚往來也知君命之當尊則知使臣之當敬豈細故哉以仲剛之才成此固不難雖然予竊有感焉師友道廢交承義薄久矣趣之不同背而去之若不相識立異堤私不旋踵變其爲而敗其成者往往皆是也師道政學無以踰人慙得罪於斯邑而仲剛之號於衆則曰吾一循公之爲今又唯子言之信必非苟隨以爲同者矣矧玆輿理若社稷廟學之類不一役特以是館創端所在當紀因併發所欲

言非爲誇且諛也繼今而後以採察詣訪爲任者於是游焉息焉必能參稽公論以得其所爲可不懼哉可不勉哉

孝感泉記

章貢蕭彌冀臣事親至孝從事四方輒迎以俱守祿而貧養志而樂人以爲難其爲南康府吏也父卒不遠千六百里歸葬贛縣金湖之岡爲廣東帥閫掾也母卒又不遠千八百里歸祔父側負土以墳邇墓而廬動據禮法凡人所難也營母葬時嚴冬冱寒身先役夫取水數里外一夕去墓二十步後嶺上土裂泉流郡人走觀驚異總管龍溪李侯某爲書孝感之名以表之蓋天曆元年也漢臣來㕘幕府師道獲聞其事因爲之言曰天人感應之機誠而已誠則神神則變化無方況一念之孝出於誠者乎泉者流通之物也吾之精神實與之爲流通此理之至微而甚著彼刺山而飛卓錫而湧匹夫異教專一不二猶得致之況於人子之爲其親者乎是故泉出如江姜詩之感也寒流於庭宋蘇禮之壽也乃若安金藏葬親南關煥地忽湓劉芊老父子嘗家大谷山飛流再涌此皆古之純孝事應章灼所謂誠之不可揜者乃今於漢臣見之而與之齊美於百世之上豈不偉哉愚觀之以孝受旌賞者其稱述必有異漢臣之事異矣使因李侯之舉張而大之可也距今十有三年而甘自湮晦若未嘗有非出於爲善之誠而能若是乎故愚竊爲之記如此然亦知其事之不終晦也

如蘭齋記

理之在天下未有不同而人心常患於不同者何哉私以間之而已君子之學將以反乎其同也破私而爲公併異而爲一則凡天下之我同者未始有間也夫言發於心人之相與居必有以見於言也苟出於其同然之眞則言之者藹然而可親聽之者油然而有得心融神會而彼此莫之違又何不同之患哉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大傳釋同人九五之辭也謂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始若不同而其心之同終實無間故其見於言而有味也如此足以觀同人之義矣且聖人喻君子之言而獨取於蘭者蘭芳草也君子實比德焉同人之上卦

乾也聖人並言斷金如蘭金之爲乾固矣芳馨之氣陽也君子陽類也草之芳者是不一名而蘭爲衆芳之宗氣之尤純者也乾純乎陽而無雜此蘭之得附於乾而所以爲同者歟其比類亦大矣貞定楊君士傑名其友王恒讀書齋曰如蘭廉使濟南張先生爲之篆以寵嘉之楊君與余在國子同僚以授余曰子盍記之予以未識辭楊君爲言其人好脩而文溫靜端厚君子也又聞張先生以風紀臨是邦所賓禮者惟楊君與恒二人嘗造其廬相從於文義之樂他人莫與焉然則是齋之美不爲虛矣抑愚竊有感焉愚蘭溪之人也居多蘭之鄉德則愧焉然其心未嘗忘蘭也今雖未獲造如蘭之齋爲一造焉其尾而去之耶子而進之耶不可知也竊高二三公之誼倘得以文字自見而不爲君子所棄是則幸之大者故受命不復辭且存其說以請

敬義齋記

國之方興必有非常之人出而佐其間創歷耆功在社稷澤在生民

於是又有賢子孫繼之當承平守文之時以道事君而贊一代之治不其盛哉翰林學士朶爾直班公其先魯國忠宣忠武而王奮起朔庭首佐皇業錫士胙封傳至公八世矣公生長富貴雍容妙年而處之泊然篤志問學由是入延閣侍經帷遭逢聖明顯被光寵是雖公之自致而公則惟念吾之所以圖報者亦惟力於學而已是以蚤夜孜孜無敢怠忘歷考聖經求甚切而至要者願得一言爲之指歸而服膺踐行之乃取坤六二爻言以敬義名齋願不鄙棄愚而命之申其說愚何足以知之夫易卦首乾坤而吾夫子皆以學言之於乾則曰學聚問辨進德脩業於坤則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乾奮發而有爲坤靜重而有守其德然也亦分也乾君道而坤臣道也以言乎學則皆極其至者也學莫大乎立心而制事直內則有以立心方外則有以制事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是以諸儒又從而演繹之以爲是合內外之道也是特守講學不廢偏之功也是敬爲義體而義爲敬用也是二者夾持直上達天德也敬義之蘊無餘體之而致其力則在夫人耳愚復何說哉竊獨以爲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公之以坤道自居者坤所以承乾也當開陳啟沃之任而爲緝熙光明之助則大人正己之事其可少哉且爻之辭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也繇直方以致大不習而无不利則其見於用也孰禦焉公之爲御史也彈劾不避權勢近承命有所案治毅然不阿所謂不疑其所行者於此已見之矣方將大用以光於前人以慰天下士君子之望可不益知所自勵乎

靜思齋記

自建安之學散在四方吾金華何王氏嘗得其傳雖以愚之不才竊私淑而與有聞可謂幸矣朝廷表章道術既出于一學者莫不日自建安而好異者每恥於自屈陽合而陰違持吾說而行何其契者之少也成均首善天下魏國許文正公之教一以建安爲宗夫以公之特起北方地之相絕數千里而先後一揆若合符節尊信嚴事比之神明擴然大公之心其爲百世之師也宜哉師道之爲博士也與眞定楊

君士傑爲同僚士傑學於其鄉之隱君子安氏諱熙字敬仲安氏之學則祖建安而宗魏國者也士傑篤守師說藹然淳懿實之風與予言而莫逆也則知其嘗得何王氏之書與其句讀音訓之法又徵予所挾纂輯誦傳汲汲勿置何其甚異於人而同於予也於是士傑既去爲御史猶時時相過談此事一日謂予曰予生好靜知靜之可以爲學也又知爲學之道未有不原於思也故嘗名讀書之齋曰靜思以致吾意子爲我申其說予聞聖賢之學心與理而已理具於心又非相離也靜故心不外馳思故理有所得彼莽然措其心如槁木死灰者非靜也雜然而糅萃茫然如大軍之遊騎者非思也端莊湛一之中自有明睿通徹之妙燕閒幽獨之頃不忘運量警省之功聖人之所以立極學者之所以作聖不出乎此而已雖然予又有說焉嘗觀於易之復矣五陰閒寡一陽聊繇聖人繫之辭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以靜爲天地之心不可也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可也然非靜則何以見天地之心此亦愚疇昔聞諸鄉學者非靜思之要旨歟士傑明於易者也因舉以爲告與此同乎抑有異乎一言以復我庶幾相發之義焉

玉雪坡亭記

天地間有至精之氣得之者則爲天地之至潔若玉雪是也雪雨於天玉産於地其色同也昔者孟子之論白獨舉白玉白雪之白者蓋以他物莫之與並而吾夫子所謂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若玉雪者其可涅而緇之哉植物之中有梅焉其白蓋玉雪之類而芳馨高潔傲凌嚴冷尤得氣之精者夫玉之不可以多致而雪之不可長玩也可以列植而縱觀者其惟梅乎愚嘗識茲說以爲世之人有好梅者其必有以知之矣宣文閣授經郎周君伯溫爲余言世家彭蠡之東望太湖山之旁四山如城雙澗交流當居第之西有坡焉其先大父樹梅百十株嘗自號梅山翁以志其好其尊翁待制暨伯溫毋忘封植之勤伯溫嘗閱郡志故宋時守居多梅有亭名玉雪坡者愛之亦作亭坡上揭其名楣間來京師復命善畫者爲之圖以求士大夫賦詩

屬予記其事予觀周氏三世以文儒顯梅山翁錫命詞林而伯諟父子掖武於朝亦既登白玉之堂游羣玉之府矣歲時扈從出居庸抵灤京雪山冰谷昔人所未歷者皆身至其處今也江鄉澤國月香水影幽麗奇絶之觀又將幅巾藜杖逍遥其間以尋退休之樂取數不既多矣乎予聞君子寓意於物或引以娛德焉天之所以與我潔清純白固有甚貴於物者矣早夜之間疏瀹而昭明之使一疵之不存一塵之不汚以保完其精英雖昭映天壤流芳無窮可也伯諟之志其出於此歟豈徒玩物適情而已異時志番陽者以玉雪之名繫之周氏以傳豈不宜哉

金溪孝女廟記

撫州金溪有孝女者葛氏之女也父祐唐寶曆時官以其地產錫作冶場祐家頗有貲迫使攝其事鑿山烹土石無得傾貲以充且不足日繫縶榜笞之祐無子二女痛不能救俱自投冶中死監吏黃慊聞於州州刺史奏於朝遂爲寵治鄉人即咸通僧寺祠之國朝大德四

年縣丞吳璉始刱爲廟於石鐘山下延祐五年縣尹李有復更新作祠記與於前矣先是至元中府尹張國紀賦銀屬縣總管趙侯友繼之獨引孝女事免金溪且親至其地詢察議者口塞於是縣人始知孝女之爲賜而長吏之知政者表章之惟恐後也鄉之士危素猶惜其事之未白於世請其友番陽李存記之又求奎章閣學士虞公集贊之名卿顯人又詩歌之由是孝女之名不獨撫之人聞之矣素在京師會縣丞尹大鵬將之官告之故丞至即展敬祠下顧棟宇傾敧弗葺惕然有懷召父老謀之雅州名山尹劉子芳者願以私財自營不煩而集實至正元年三月也明年丞以書言之素素以告予謂不可以無識也予惟先王任土作貢不強所無深溪長谷光怪竊發奇貨橫陳孰得而擅之自夫言利小人鑿空造禍往往而然金溪之金豈昔有而今無哉意者地名實累之爾往至大中鑄錢吾州金華又有鄉名銅山者有司以爲言幸而事罷亦此類也孝女之死可哀已或稱其投身化銀又謂死後金不復產是皆欲見其異而未究其實者嗚呼死其身以生其親又能逆去數百年之害使世之孝者有所勸而貪利奸欺者有所懲其功大矣丞留意廟事嗣於前人不問可知其賢而危君之攄發幽潛捍衛鄉井是亦仁人君子之用心者得不樂爲之稱道哉然典祀既崇封賜未加危君方與朝之顯者游維今得之當又有紀至正二年十二月日記

朱徹平反獄事記

天台朱徹明德初爲仙居縣吏縣林弘道誣兄翁歸與陳兵共殺其父獄已具明德疑而詰之乃弘道與兄有隙合陳誣引之而其家利得賄也王乙妻沈以奸謀夫而誣王縱妻明德正其罪并坐賕者潘甲叔殺僧大亨詞連江一等四人殺其牛明德疑事旁出窮問乃其仇朱丙自以牛皮付捕者妄云得於一家於是四人皆得脫次吏瑞安州慶元慈谿縣盜殺海商事久不白分憲疑其冤帥府命州姜判官往鞫佐以明德實往意焉初縣其捕方甲等十五人鞫之皆承內王乙獨稱掠得綾紗數段後會赦遂以例得釋明德察其差則方等

贓驗皆非而王乃眞盜元物三百六十有六其存時十四人者死其一餘十三人悉縱遣陞吏溫州樂清縣富人夏氏本誣執李甲等二十五人爲盜覬獲賞得官明德偵其冤還婺州復辨明造僞鈔因林乙非同情者前後所全活四十餘人嗚呼獄重事也方今卒反失出入具有著令非無糾懲奈何司民命者沈酣利欲喪心泯滅盡矣曾何賁於小吏乎不謂於明德見之也使四十餘人不遇明德則惟有就死而已推此言之天下之冤胡可勝數幸而有人焉如明德則其救人豈不博哉予嘗識明德剛勁士也聞其少孤鞠於祖母祖母没誓不肉食四十始啓人強以肉數年後問所爲誓詞不食如初其秉志不回如此宜能爲人所難也諸公既上其名於薦書矣今得徵休寧幕職循常調而旌賞之令未下也故愚爲列其事庶幾見者或有省焉

浦江張縣尹惠政記

漢初曹參相齊用蓋公言清淨而齊治後人相以其所以治齊者治

天下百姓歌之歸功老氏者確矣予嘗論當時齊魯諸儒徒爲紛紛無以孔門居敬行簡告之者夫簡之一言足以包清靜而敬又本原持養之功老氏而曾及此乎甚矣今者之不察也浦江父老來言其尹張侯之政曰侯爲邑且三年無疾呼遽色簡節而疏目訴訟之至者每開諭使自釋賦役難其自議而均租稅不待督責而集蓋以廉爲本而寬以輔之其心惟恐煩民而民亦更相戒飭惟恐以煩有司是以田里晏然而承事服役者無以行其私也吾等懷德而圖報則願爲之書石爲予其文之又言侯好讀書公退杜門惟執卷危坐嗚呼侯其有得於敬簡之旨歟不然何以能若是也人知有事之爲功而不知無事之爲功有事之功小無事之功大侯之所以得民者在此固宜有述哉婺之所轄州一而縣六談長吏之賢者僅一二人而侯與焉公論甚可畏也鳳凰雝雝衆鳥從之狼方驅羊而豎其髓民之有幸不幸如此詩人樂土之思其能自已乎此予之所以重有感也雖然彼其稟純德而沐清風或者愧悔改厲豈惟浦江將他邑實

受侯賜侯名悅遜字彥直大同人祖父皆有勞本朝伯父禮普岳章中書侯以父任累仕江西州縣而至今職云

吳禮部文集卷十四

序

忠義錄序

嗚呼天下之生久矣亂亡之國代有而忠義之士靡國無之蓋天地降衷君臣大分亘萬世而不泯者也故闕國之君其待亡國之臣抗命誓已者雖殺之而未嘗不嘉其節賣降輸款者雖賞之而未嘗不愧其行所以旌義勸忠懲委質而懷二心立垂世之大法也往者宋歷告終我朝神武方興兵威所加望風稽首然一時仗節死義以爲其主者往往而有後之秉史筆者固不得廢時乎事息三紀于茲微者將弗遂湮滅乎吾友張子長忼慨好義者也於是博采旁搜傳信聚眞凡得死節之士八十有七人女子四人焉所錄雖前朝廷臣而著民彝輔世教固亦聖代之樂聞也予嘗論宋三百年傳世十六雖遭君荒淫餘無甚失德其守國以仁其用人以儒其待民近厚當其末年賈似道顓柄誤國進用者皆依阿患失之徒風俗委靡熱爛勢

必及亡而我朝乘其敝是以興師致討惟切責首惡數其失信背盟之罪而已天時人事可見也世之議宋者曰崇文太甚抑武太過兵勢衰弱以予觀之特委巷之末談耳今所錄如文如二李陸謝輩蓋宋之眞儒也其武臣握強兵膺重寄者遂爾降叛而稗將小校卑臣散隸死者不可勝數彼又何以得此於若人哉嗚呼忠義之夫觀於存者而知其亡德澤之報觀於賤者而知其國覽是錄者或因予言而有考云

送方壽父之道州序

士生志四方蓋游宦所必至古之人皆行之獨悲夫今之不幸也科目未興而無以爲官從師道息好士禮教而無所於游當今南北曠隔之時而老於茅茨林穴之下者豈無贏粮之資哉勢有所不能也曩予聞桐陽方君存雅名及見其詩章慕交之朋從間往往爲予言其人雖老而流風醞藉樂道人善嘗挾其二季游江湖賢士夫間而恨未之識也今年秋識壽父於客舍一見語未卒掉鞅去高姿勝韻娟娟心口間旬月未已既而壽父復來過門言別曰星故人之官春陵邀我偕往雅聞南方風物山水之勝將覽以自廣發胸中之奇也余聞其言爲之矍矍然汗浹不自禁平生少年時意氣激昂萬里咫尺謂司馬子長特易易安知局束困頓至此哉今君汎然而游無假於仕獨遇好士者之求驪驚東西靡不如志安得企而隨之乎矧今所遊尤余所動心者道蒼梧瀟湘之墟望九疑之聯綿舜峯之莽蒼重華二妃之遺迹尚有可見者乎歌七泉之詞弔侏儒之民元次山陽亢宗之文章行事尚有可考者乎雖然子誠有志於學也其爲我出城西度營川訪濂溪瞻丘園之尚存問子孫於異代歸而誦其遺書沈潛無極太極之妙想像光霽灑落之襟以一洗萬古之塵陋顧不偉歟他日遲君之歸當累日劇談告予以所得予將益愧焉不若是而止也

送趙伯器序

甚哉爲學之難也資至焉師非其人未至也師得焉父兄不以道未

得也天予之以其資而人繼之不以善豈皆果於自棄哉固有父師之問不能交遇而相成爾有玉於此工人雕琢之幸得善工主人信其技付之所以甚愛聽其自爲而無敢撓敗然後器成適用而稱天下之良玉焉吁成人之材而欲交盡其善若是者亦希矣故程太中知周子之賢而遂與河南之道呂正獻伸焦君之教而卒成滎陽之名孰謂千載之下無人哉趙生伯器生有道者家清淳沈厚夙有異質侍遊來南得師之良實惟許君討論指授夜以繼日凡羣經六藝之旨亦究乎其有聞矣余觀其從師而進於學環乎若宮鳴而商應也渙乎若日出而冰消也勃乎若時雨既至草木拔起而莫之禦也崇業茂美往與齒俱得師如是知其不能舍而去也今將有行則如之何雖然學主於正而已道於正者必至焉許君之學上祟紫陽今入聖之道未有舍紫陽而徑者也自今其尊前聞緝舊功求紫陽之徒而從之焉是亦許君也韓子不云乎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學者必慎其所道子之所道正矣既善其始而據其源矣

循而不止有不至海者哉鬼蕤厥成以揚父師文人善教之美吾於衢乎塈

趙子敬復墓後序

自聖人之道不行而異端恣橫浮屠氏尤甚非特遭時然也其徒率多強力忍辯併志齊一衣冠之士有不逮焉故塔廟被八區而吾有鞠蕪之宫財施傾萬家而吾受不足飽之餕敢輕見譏疾視披猖亥與之抗而不勝則益以為笑吁異端之不勝久矣特患夫為之者氣餒而才懦觸事有出於綱常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疾聲其罪而擊之才足以集事氣足以配義然而不勝者未之有也持吾必勝之具雖千萬人往況一夫之敵哉趙君子敬先世居蘭渠其墳墓在郭東與今集賢公實同自出他子孫散處吳越間祠田墓亭守者不支併干豪僧君聞之走數百里以質于有司兩年於外啗誘撓沮百計弗屈卒逢賢明遂底於直愚閔浮屠氏以禍福語懼世而奪攘森殊不自悟何也蓋其為教也棄倫滅親絕葬廢祀於他人尚奚恤哉矧狃於無所忌而施之吾儕微趙君得不被無人之譏乎君既訖事告歸祗謁玄堂脩治缺壞松楸鬱然祠像如故瞻睇徬徨以喜以悲予因君亦重有感也五陵之悉壑北邙之悲風金盌珠襦不知流落何許而君家一坏土獨存於衆攘之餘復還於既失之後孝子慈孫之功蔵有不泯況乎抑異端崇世教一舉而二善獲邪子既書其事因序而昂之俾示其後之人而且以厲吾黨之士

送元生序

公卿大夫之子異於庶民者非謂其仕之易為也謂其才之易成也昆岡無凡珉鄧林無散木其所據者固異焉累業之官既遠世之必得仕者且無用學為膏粱綺紈移其體博弋聲色奪其志異時積閥鍾愚墮先敗官者十而八九彼孰無材也哉直自棄耳新丘元生侯伯之家胄好修氣和而行謹屬文為詩尤工書畫人皆賢之愚謂以子之為賢於世固萬萬貴以君子之備則尤有所當勉者子之學外也非內也華也非實也盍亦求之於經乎聖人之經子非不習也習之於心身則吾所謂內而實者也夫如是則有大過人者矣子之來獨深慕交予方將切磨相從以久而復不可留故其意彌切而不知其言之直也今之法世官者必通一經雖微予言子亦將有黽勉程督而不容自已者焉然或疑予言之過則將曰子責我以學則子庶幾學於此矣是何迂疎困頓世之不干取耶烏乎子非予比也子固庶民也

送王文學序

文學卑官也今之衣冠而儒者舍是無以為仕而或者重不滿焉謂其以稚退正少妨老也夫其貴老成而賤新進者豈不以持守縱肆之異歟至其稔利欲而謬名義則以縱為能守為拘矣是故君子之論無彼此先後一以賢否為斷耳王君仁境以文名四十年而來教吾州其老成有守者歟君年倍予辱視以友相與道古今較文藝如源泉之不窮如良賈之善鬻如宿將之將兵深溝峻陴應敵整暇然予之所敬不特此耳抑其操若有合焉曩余負果銳意輕天下事謂人生取快意即已矣必規規然自束縛哉及究觀聖人之書乃知天下之事無不至於理而止安焉而聖執焉而賢悖焉而衆人夫吾之學固將去衆人而希聖也守其庶子以是戰兢自持弗敢一引首搖足以出於理之外而指目我者莫不以為拘也今觀王君之為簡重而少文沈潛而寡躁進不希合於公卿退不責報於諸生其所守何如哉今夫世之機詐誕慢便媚捷給號為疏通者方探取富貴以驕其妻妾耀其鄉黨閭里而吾徒乃相從於寂寞之道果能有遇否乎雖然君仕者也去此殆未可量若余之莫宜方歸伏城南卜居於清流修竹間又將勤搖其體膚筋力以事致老人杜門飲水之餘誦歌謳吟先王之道以自適其適而君將歸仙都弗能相留以居相從而游也因感而為之書

送石抹州判序

儒之絀於世甚矣平居而峩被服談說據古道則交手揶揄之動有所嘗則几席之下不能跬步或猝衆直遽則咨嗟捷至況以之趨仕

應時而概欲歷其志難矣哉然貞堅者不折貞潔者不汚貞儒者無敵人特未識貞爾衢溪爲州來官者幾何人而以儒名者自今州判石抹公始方其至也人已聞其聲而知其非時俗之儒矣顧以卑而承尊以獨而捍衆小人狃其習無其詐以窺吾之淺深也惟公言足以排羣議文足以駁俗吏高下弛張動中樞會至於是非曲直之大奮然抗積重之威犯不測之怒而必爭衆皆危之而公以有成彼窺何挾持者卒亦無得也忌嘗痛儒之受誣而恨貞者之未遇乃今而神王氣張非幸其私也聖賢之脉凜凜復生功烈亦不細矣間持以爲贊而公憮然曰子徒知夫成之之易而未究夫爲之之難也仁之勝不仁固也膠於迹而不知變則摧挌撓敗者亦豈少然後知學之未至於公者不足以知之矣公之居是邦與愚語道若以爲有契者至是且別則謂之曰予何樂於仕合汚同塵上下諛[illegible]今詎止是耶老且至於道彌篤耳使別去十數年南北萬里外子試以聞諸人其必不變矣夫以區區之信公豈俟他日哉出者難工處者易爲愚生無適時用矣惟治躬補過困窮守義自度可以幾及他時亦有以復於公焉既書以識別又當以是日夜服膺而無忘

送北野蕭侯序

國朝以神武定天下垂五十年民不識兵老臣宿將傳子若孫變習而從志或挾冊吟誦操數寸管以與敵行墨者競於是時方右文矣愚謂文武一致也古之人入則訏謨廟堂之上出則折衝萬里之外而爲之民者力於農業於學有急則擐甲胄而爲兵其道之出於一上下同之莫或異焉夫尊君忠上之方應事制變之宜所爲文者夫豈若世士末藝然哉北野蕭侯世勳膺家早從碩師游天分素高而又學以充之其包涵渾雄若烟海渺漫不見垠岸也開豁明達如晴月麗空物無遺炤也操要機宰㮣動若陰陽闔闢晦明候忽而元氣自若也故其晃鑠巨濤卓爾不羣去年江西洞寇竊發師環境不進侯乘傳馳赴召諸將切責膝行受指不敢日縛至戲下人莫不多其功曰侯觀之其所試者毫末耳嗚呼世非無奇才也或棄而不用或

用而不竟或限之而不能以他及若侯者其可謂寬於用而無所限者乎夫文武之事與時弛張安而思危武之所以必飭也匝而思振文之所以不墜也非一其道者不能兼善於此侯固優爲之然愚觀於侯之爲往往待下不伐愚知晦明以善其爲尤人所難能也今方由金華易鎮栝蒼栝蒼山水郡也地僻而俗閑或政之暇優游高居玩心神明氣老識融委順俟天侯之志其得矣於是行也寔而爲之詩

送王教授之南康序

士生抱軼羣之才拔俗之韻宦游四方往往得山水勝處亦至樂也江以西匡廬最大林谷泉石之觀絕天下王君傳肩教授南康行且有日君故相家文雅濟美爲時羽儀前宦桂林窮荒探幽歷覽萬里今復得是山以游抑何幸歟夫愚之樂稱匡廬者以其古多高人名士之所息遺迹具在焉耳山川精英之氣日夜不乏絕今詎無其人若閭盧荒誕妄之徒張修異教高宮琳宇瀰漫綿絡奔走振誘者肩摩袂屬而已抑深藏高蹈者不求人知人固不得而知之耶又惟昔之守是邦者前則濂溪後則紫陽道德仁義之風入人也深固常久而不忘科目方興尊右正學盤厥吏徽猶知挾其書以吟誦生乎是邦者嘗何如之興起耶因君之行其有以知之矣若猶未焉則夫表賢以章化作人以淑類者君之職也愚生好游羈於憂患弗獲相與哦詠松激飛瀑放歌長謠來往谷中以滿其願然令君之教有成齊芳昔人垂榮是山則其區區慕羨於君者不既深矣乎

送葉審言巡檢序

國家未設科舉士舍學校無所於仕故當多而壅十年來舊制既復士出且有途而其壅益倍何耶或謂貢士數狹不足容或謂由下升高者業必有成嘗試萬一者不可必未能以此而易彼斯言信矣而未能深燭夫弊端也蓋向者學校之制事故有司之察選也加詳而嚴前輩在列猶有典刑清議未泯猶有畏忌雜出而躐進者間見於其間而未若今之甚也夫其繁成于外而吏部受之而始議澄汰抑

頗矣近議者建白俾或別授警曹友人葉君希言與焉余觀君適期選序閒且三十年而至於是使循常調以出一命之獲必肯淹數年老且及之矣彼其一旦陵越爲等夷者歲月未艾暇豫以待之爲計不已得乎以君之才得職教一郡匪徒償其平生之勞其於宣昭文化作新多士亦素所蓄積也顧使之儗步他歧徊迹下吏投簡編而督兵戟報捍邏而司警邏舍所宜有者不可得彼萬不逮君者投可乘之機輒僥倖而得之此余之所爲深憾而竊嘆者也雖然文武一道也君樂易而疏通非守章句而不知變者往就是職吾知其稱已抑是選例授閩海嶺嶠絕遠處而君所占乃栝蒼縉雲之境便養而邇家無道里之艱君尤自以爲幸夷然無不平之色詎知愚之介介於懷者獨不能已乎嗚呼世之易處而倒置者又奚止此哉余何迂之甚也

送劉教授序

天下之官卑而責貴者無如學官其名則師其職則教雖風紀之尊

與爲禮他有司固勿責以跪拜之節羣居則坐者讓右說經則聽者在下官箴之所貸吏責之所不加雍容委蛇亦何樂如之彼任州縣者則有奔走俯仰之勞文法期會之責固皆分之所當爲而不敢鄙厭然視此則有間矣往年予嘗慕爲學官而不可得後忝與計偕末第奉嘗受一命爲丞而見爲學官者被優異若此未嘗不內愧也抑聞由學官而改調者例得簿曹則其身之所處前後頓異計其遇事激發未必不悔爲之而有羨於昔也余來高郵識教授劉大賓其人莊重溫讓信能稱其職之責者時方以秩滿去過余言別將告之曰余欲子之官不可得矣今子將舍子之貴而效我之所爲雖然得無悔乎或者告予曰大賓典教是邦一新學宮功最巨當役廢並興介然無所污去之日財粟猶羨溢以遺後之人方受知羣公用薦者去爲廉椽爲省郎不復俛首州縣間矣夫騏驥騄駬一日千里者決不在凡馬之列然則愚之昧於料事而所以知大賓者不其淺耶

戰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爲注宋尚書郎栝蒼鮑彪詆其疎略謬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疎略信矣若謬妄則鮑氏自謂也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謬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可見遂欲得其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爲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爲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等多摭彼書之見聞不問本事之當否史注自裴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見而通鑑諸書亦莫考據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爲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爲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

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次也鮑以赧王爲西周君而指爲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爲西周洛陽爲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爲何人魏惠王盟臼里以爲他事以魯仲連約矢之書爲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爲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爲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尙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者謂張儀之詐齊梁爲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爲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謔爲不可廢陳軫爲絕類離羣蔡澤爲明哲保身聶政爲孝樂羊爲隱忍君王后爲賢智婦人韓幾瑟爲義嗣衞嗣君爲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剡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及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註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誦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勿之察

也予既悉睹其失豈容不正乎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爲據葢以游士增飾之詞多夸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證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予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爲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爲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耳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以爲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彪以爲是特求其故而爲之說者策乃史

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抉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氏之言殆後出者求備耶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爲名仗正以爲功戰國名義蕩然攻鬭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惟恐其不深捭闔之辭惟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輩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忼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況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爲世俗之說者孟軻氏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惟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兼書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襃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兼錄無所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爲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爲善謀此其最陋者今從褻之利以爲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難甚矣實而不顧也厠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蕕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之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敝以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繫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之是豈不知其爲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僞則守益以堅知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有不然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爲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送包山孫山長序

今州縣學外復有書院往往處山林間幽深夐迥長吏過客之所不至校官廩俸自給日與生詠歌誦絃其中暇則升高望遠仰林俯壑坐盤石而濯清泉亦足以散塵慮蕩境靜則志專志專則業精士之

嗜學者未有不樂此也躁競者則不然古通都劇郡金粟衍裕處出內會計諧有司無虛日造請公卿揚袂矜衒朋從酒食游燕徵逐於講習何有又有利僻遠自逸僅一至輒去虛主席而家食僥倖終滿則取牒貲仕進若是者其賢不肖何如哉衢包山書院隸開化開化山邑包山之勝可知宣城孫某任山長將往徵言爲別予與之交雖淺而知其曾大父處士敬甫從朱子游某實世其學夫能挹雲谷武夷之風是行也將充然有得其爲此而不爲彼也決矣因書以爲贈

送辛希曾之江西序

士之負雋才而行直道者使之處風紀之司遂其高志而有以自見宜也然寡特少諧不能與機捷者競進則邅迴鬱抑齟齬拂戾勢有所必至處之者宜何如哉東平辛君希曾早游淮揚間從學名師工書善古隸質直耿介士也往歲受知江東僉憲按篤刺公辟從事幕下既而調江西不遇推挽者復沿牒而東今歲凡再至宣城顧以例不可則復之江西焉去家數年往返幾千里羈旅之窘倏江鄉之險

覩風雪之荒寒人不能堪君方諷吟考古汲汲不少佽察其心夷然而自得視其氣浩然而不衰抑賢已雖然吾徒之所賢詎知非世俗所謂迂遠而闇於事情者顧君子自處已定而愚亦每以信已者信人焉耳今江西一道賢使林立豈無復有知君如按雋刺公者君寧久淹哉

送吳子彥縣尹之辰溪序

仕以行道古人皆然才足以自見志足以直遂信已而不徇乎人而又廩祿充厚足以養其父母妻子供輿馬道里費故得安意守職而無私憂嗟乎奚爲今之不然也大者不能伸其道而祿又勿給夫何樂於仕哉士生斯世雖才有高下平居讀書史考古人成迹開口論天下事幸遭明時可自致其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及物必能有濟豈甘槁項黃馘遂與草木俱腐所以若區區之愚過不自量亦進而與時流偕焉迨其焦勞州縣間屈心摧剛覥顏蒙詬前疐後蹋抗獨以捍眾十步九穿擇地而避害耗費於無益絜家以自困未嘗不幡然悔赧然愧飄然欲去之也比來宣城識同姓子彥君蓋宋故相許君履齋曾孫忠清相傳克濟其美歷仕莞庫丞佐今授辰溪尹以君家世之盛文雅政事之懿固非予所敢望而平夷沖澹心事略同故相得爲最深每言當今仕宦獨吾徒爲難蓋欲已未能無以釋高蹈者之譏然羣萃雜處中山林之氣清苦之習無往不在未易與俗人言也予聞其言舉前說告之爲之相視一笑君方治裝往辰溪雖僻遠聞其俗質而事簡斯民得賢令尹實將被其賜今無庸貫姑識其耿耿者爲別以見予之深契於子彥者子彥時一覩之其念予否乎

送吳教授歸番陽序

余來宣城得同姓三人焉則德良友則子彥而教授仲退君則丈人行也今年春子彥出宰辰溪未旬日仲退以告老歸番陽二君者與余以文交尤莫逆相繼別去何能無介介于懷于彥行既序以道之於君欲忘言得乎余觀世之爲校官者往往以廩餼之富爲善地夫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志之所存可知宣學最江東積餘饒至貸於人溢於無所用君漠若弗聞出內之署嘗擢已恍嗚呼若君者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去年君預以老請憲使成公勸留之今監憲公暨郡官屬以下咸謂師表宜耆宿矧君精彊未衰不當以例去而君堅不可大書致仕其門具舟亟行恐勿及其言曰余幼學於於父師垂老弗離書册闒幸復際賓興名薦書被一命不負厥職足矣年及而弗去人謂斯何嗚呼若君者可謂無愧於進退之際矣余聞君子愛人以德故於君之去未嘗不壽其志而健其決然惜君之僅有而重夫離別之戚者又豈直爲區區一已之私也哉君之學行嘗見於予所爲德讓堂記併是而觀之足以得其人焉

贈黃伯庸序

至大中黃公可玉在杭時友人寄余詩一卷中有公名字恨未及識嘗賦以道意後益見其詩文聞已即世意尤恨今年還自豫章將遊匡廬抵南康風雨橫作艤舟上觀瀾閣識伯庸於學宮知爲可玉子也學洞九賢其一名顯字商伯者考亭門人曾大父也可玉之父子麟字麒卿不爲郡守草降表不食學廩粟以狷介稱文亦精覈今賢祠記託名他人實其筆也於是又知其家世之詳而伯庸一見如平生歡聞余嗜山遊忻然從明日由五老峯下拜白鹿洞祠出坐枕流亭勘書臺徘徊風泉雲壑間復尋源至風雩嶶石覽崖上鐫字慨然想道德之遺烈去過白鶴觀弔坡老遺迹前趨棲賢院臨玉淵上憩三峽橋下瞰深險觀湍石奔怒奇壯震盪心目卽陸羽祠酌泉而返又明日訪開先寺屢步溪抵橋徑行闕怪松數里入門左雙劍峯插天歷萬竹亭登漱玉亭蹈澗立石上仰青壁萬仞兩飛流自絕頂下合注澄潭中復散分去日暮淒風出谷若聞龍吟久之乃去乘月夜返星子灣舟中當其尋幽抉勝君輒攝衣披榛前導遇栖遯名蹟或殘碑舊題則指以相告徐行偕坐則縱談詩文樂而忘疲恨不旬月贏糧盡山南北之勝以永茲樂也既作詩記游贈伯庸而伯庸復出可玉文及所自爲詩請余評之余讀先隱君學有淵源又質諸聞人碩師文已名世伯庸妙悟卓識規摹家法出語輒過人不待愚言贊

矣獨自念今茲之來所游處者孰非文學之選竟兩月連席未嘗有如伯庸相視莫逆得一吐所懷者矧伯庸實與上有司奇寶積棄匱不以見尤而乃周旋弗置是何愛之深待之厚嗜好之獨異邪愚旣獲從匡廬游又竊窺賢父子製作之盛是行所得在此而不在彼矣輒序其事以識余之遇焉伯庸謹毋示他人一為匡廬誦之

送黃仲仁歸嚴陵序

嚴陵蘭溪壤相接黃君仲仁猶鄉人也其為宣城郡學錄始學與游及三載告余以別其言曰宣城之教官前此幾何人矣或不安于職或不待終更今幸依大府之光被諸公之知徜徉其間至是秩且滿滿宜去矣必何代哉愚方羈縶下曹踰滿望望代者未見雖欲效仲仁之去不可得聞其言殆若處樊籠而羨飛翮者矣當春和時舟行泝桐江上宛轉兩峽間連峯摩天江水清徹紛紅駭綠卉木葱蒨子規號鳴響應岩谷余嘗歷其處也神馳魂飛愴恨何極雖然萬一有憐余者俾長林麋鹿得遂野性及時挐輕舟載斗酒與之追逐豈不快哉夫鄉物之思離別之感人情之所不能禁者故余因而極道所懷若夫仲仁之才美與其展力是學而可稱頌者則有諸君子之詩在

送梁仲庸御史序

至順元年六月甲辰江東憲使密蘭公副使李公暨經歷梁公以祝釐朝出民之老者焚香夾道羅拜曰我曹頃遭飢凶數十萬口而公實生之父母妻子不謂復見今日公恩德盛大不知所以報惟蘄公壽考福祿允保我民旣退議相與圖像而祠祝焉不數日梁使擢南臺監察御史報至民又喜甚予惟江東捄荒之功雖使與副圖予其上而梁公參贊居多誠不可泯也先是公始至有所按治豪曹中或陰左右之旣露懼不自安乃連黨與詭謀飛語相搆扇以撓憲綱公持之堅貞儉邪自屈臺府情明褒黜之公卒當物議而厭人心南臺所隸十道江東最簡事而公適當其擾幸今使之來相安情悍而天災非常又有以濟其艱難焦勞弗寧而才績亦因以著顯宜其被是擢也公早踐華要方盛年司朝廷耳目之寄清風惠澤所被益廣豈惟江東而已然江東之民懷思於公若此瞻甘棠之遺蔭念桐鄉之故墟亦豈忘之驅軺車持使節異時重來父老尚有存者庶及見之豈非盛事哉

贈申彥直序

士平居尚志孰不曰患不吾用用必濟物一旦得職則汩沒利欲而不酬其言者多矣然用有小大故所及有廣狹而又有不能如其志者焉若夫職小而施廣志遂而事成者不亦難乎始余至寧國申掾彥直遠自番陽來與之語而異之後見其在府中所立無不卓然可稱歲已巳宣城旱飢最甚彥直受命司憲以拯捄為己責方秋時城中米絕細民無所得糴皇皇且旦夕殆則首督富者糶為之節量規畫以安之已而流亡四出勢益迫念官庾發必俟命將綴弗及盡先議勸分予自江右還俾攝邑而相與謀於是民之訴不能自食者餘五十萬口老弱羸顛日數千百擁府縣門不去豪氏大家方懼己削顧抗陰沮怨怒謗讟羣起而吾二人日夜坐縣中疲精竭力為所欲為者一夕甚寒予以憊歸休及門而彥直至語余以事之難仰屋太息繼以痛哭余語之曰利於人而害其躬者天必不爾第安之是時亦姑相寬譬而事之濟否未可知也賴部使者清明見任不疑屢折羣言事率以集亦云幸矣其後發廩散財分任以出彥直勞益多譏者嘉其為且名書進之請途是固激勸之公余聞有所為而為善者不誠因上之人以成功而掠以歸己者悖彥直豈有是哉所深喜者為人之所難盡力於己知而得以遂其濟物之志焉耳彼乘時以利其私扼饑莩之吭而奪之餐者方驁然自以為得而媢疾有拔違之俾不通者亦何足與議哉屬余將歸追念前事猶痛定思痛因併書所欲言者以為彥直告彥直堅於為善而於世之毀譽非合皆不必計是亦區區之志也

送李慶昌憲副序

士係一命而上即可以攄志利物況乎乘驄戴豸駕軺秉節處清肅

之司者哉然風力堅强者或驕而少惠庶務明察者或刻而鮮弘全是道者蓋難其人乃今於江東廉副李公見之公御物甚嚴疾惡不少貸莊毅之容望之凜然而遇循良潔廉吏有禮崇獎扶植惟恐或傷之詢訪周詳綜理精覈若不能毫髮遺而粹美之德沖雅之量恢乎其有容焉蓋其踐歷三臺爲材御史聲望之著非一朝而達於風憲之體亦其積習然也兩年分部溥境內宣化振俗鉏弊滌冤清風所激庶業昭蘇適歲荐飢宣歙間流民千餘人自詣部屬橫擾且不測公痛懲之離其黨發粟勸分賑救寧國廣德建平諸縣所全活者數十萬口惠澤尤博以大及物之志亦足無愧矣舉驕焦勞至於嬰疾謁告謝事飄然北歸度公之心固非薄淮陽者去是且羽儀天朝澄清諸道特六郡數十縣之民遽失所依而下官末屬罔於安全之內而藉以自立若區區之愚者不少豈能無悒然也哉某嘗學爲文辭目公之偉績頗欲見之頌述而公實傳靜軒閻先生之業若李漢之於韓公者故不敢以蕪陋進屬將有行而某亦且去官閑宣之人士復爲詩歌輒不能自已序其梗概以俟觀者擇焉

張屏岩文集序

士傳世不專以言而言固德之符也夫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夫德修於身不見於言有之矣其見於言則亦皆心術行事之所寄如景之出於形爾不然聖人豈爲是確然深信之論哉若吾東陽屏岩先生張公之爲人純明而粹美爽靖而淵深孝愛友讓敦義篤行自其鄉之人及吾黨之士識與不識皆稱其爲君子長者也當宋季年以詩義爲淛士第一入太學纔二十有六歲英華之氣發於文辭同時輩流固望而敬之矣未幾國亡隨其君北遷道途之淒涼羈旅之鬱悒閔時悼己悲歌長吟又有不能自已者焉方中朝例授諸生官獨以親老丐歸遂得婺學教授改調時年甫强仕卽陳情辭祿以遂志養杜門深居沈潛經籍益造精微不爲苟作蓋其自少至老雖所遭不同而履度若一故所著述皆本性情據理義容和平粹然一出於正較其生平所爲殆無一毫不合者所謂有德之言豈不信哉公旣沒其子樞哀遺葉屬愚爲序雅聞公晚年屏棄聲譽以汨性害道區區以言語求公特其淺者也況子長超卓之才閎肆之學方大振于文異時并其前人而尊顯之宜也於愚何取焉獨念初與子長定交逮今且三十年間公嘗爲以吳某無他來必許其周旋見則自爲之莊坐竟日談學館舊游及留燕時事嘗出數編相示每讀一篇已輒言其所作之故蓋公平居人未常見其面也藐焉不才負公期待衣冠道盡風流日微故書以致其拳拳之思有不知其僭矣公名觀光字直夫屏巖其號里系事行詳見子長所自志茲不著特別取其出處之概有係於文者云

春秋胡氏傳附辨雜說序

讀春秋者必自三傳始甚矣三傳之不可盡信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盡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說者謂三子皆口傳授之學者乃著竹帛而題之以其師之目本皆不謬而盡說往往附益其中其信然歟前儒固守其說啖趙氏以來始有所去取折衷至宋而二孫二劉蘇許呂氏各稱名家槪不能無異於三傳至河南程夫子教人讀是書以傳爲案經爲斷推明聖人經世之法而於大義嘗發其端中更王氏以私意廢格咸所憤歎胡文定公當紹興中專進讀是經大綱本孟子微辭祖程氏根據正矣自謂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傳有乖繆則棄而信經又謂左氏博通諸史敘事使人見本末傳說旣久浸失本眞要在詳考而精擇之可謂通而不固者也然自今觀之信經棄傳者殊少眩惑於左氏者尚多未免迂經旨以從紀載之誤不得已而間采諸家意雖近厚而不自知其失也若其憤王氏廢經之旨閔衰世而憂弱主因說預以寓諫諷故其爲言或勁而微過激而小不平其它義之不足以示勸戒者多闕勿論大要以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爲主則不可訾也故子朱子之論謂其以義理穿鑿夫曰穿鑿則不可謂之義理蓋義理正而事情未必然故曰以義理穿鑿爾且朱子考訂諸經略備獨春秋一字弗之及嘗恨不見國史終其知聖人筆

削之意又曰已與聖人神交心契然后可斷其書呼國史豈復可見聖人如天天豈易知蓋有測焉而偶合者矣朱子雖不滿於胡氏而終許其大義之正則談春秋而舍胡氏未有不失焉者也方今設科表章與三傳並學者宗之宜矣而議者猶或病之閒嘗誦詠反覆輒以所未安者疏而辨之其或事義足相發明者附以見焉雖昌昧不韙而庶幾察於胡之大意因以識陋存疑將質之當世通經之士驗諸他日進學之工願爲是書忠臣而異於讒賊者是則區區之志也

香溪先生文集後序

子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字茂明婺之蘭溪人因其里居稱香溪先生祠於學宮舊矣某幼即訪其文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徐忠壯公徽言傳而知其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臺賦雜與諸詩滋欲見其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謂范集近亡以余之洽聞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思其人而不得誦其詩而讀其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於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缺也陳君巖肖序稱從子端臣右史所纂凡二十二卷則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無從補也於是欣然畀之足以成編嗚呼百年之閒一朝而顯兩家之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其閒耶先生當紹興中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大節偉矣其學多本於經貫穿精覈諸文皆嶄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鄉先正有集蓋自先生始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患其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乏富貴者恨其不能傳爲先生書祠奉嘗至於斯集之傳又不過當時一衙費爾浮業悴貧倏焉斷盡而不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徵矣今右史裔孫元璹念殘闕之復完懼泯沒之荐至首刊數卷將卒其族人之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右史蒙齋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先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又嘉元璹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孫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

送徐生序

學未有不原於知者也理散乎萬微而心殊乎衷忽非有以極其精則粗略膚淺之習勝沈潛切實之功少昧迷其眞而何以措諸事爲哉此古今學者之首務而甚難者也愚少也非不學騁乎末流既而反求諸經粗知涉獵慨然念鄉之前修皆已淪謝而無存矣幸而遺規緒論未盡泯滅每嘆其窮深析微精研妙契句求字察其用心若深文之吏然非過爲煩密也以爲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天下之理也理不患其不一所患者分殊爾因是而悟先儒之言確乎不我欺也然又必持養踐蹈交相發而後爲至焉竊嘗志於此矣間者忝末科級微官出入世故退而思其所爲可愧可悔者何限政坐未能精知耳近歲歸休屏處復且委心方策日求其所未至予焉寡儔無與切磨者亦非盡善之道也三衢徐生來吾州亟見而益親其天資明銳而兼言考義甚當且歷訪予以前修及一二畏友必欲聞其梗概汲汲孜孜將窮日夜而追之其用志可謂勤矣於是且歸復治其故業予方資朋友之助而生不可留又恨未能盡其所欲言者而舉微言於予遂以平日困學而嘗歷者告之非以己律人也顧己之道乃儒先之道而不悖於聖賢者也生於予言果能不疑否也三衢多君子生歸而與之游居必非若窮鄉寡陋之所得者有得焉幸以告我若其決科成名以取顯耀直易事耳姑少須之

送浦江邑長元凱公序

科舉之選所以望天下之士者重矣由科目而仕者要必有以異乎人然異乎人者豈有他哉正身名教守職奉法一循聖人之道而不戾明天子之意則所謂異者又不過即其常而已彼其矜智能侈事功思踰其分干赫赫之譽者君子顧弗取焉愚識斯說久其嘗爲吏則未能自信否也浦陽與吾里壤接頃見前太常博士柳先生談其長官元凱公之賢知其一出是道也蓋浦陽山邑號少事易治公既臨之以不煩蕭然堅濟之操藹然慈良之風恆久不渝而租賦簿書之餘唯與學譚藝是務故不令而民自化子游不云乎學道則愛人

仲弓亦曰居敬而行簡斯人也非有得於是與未之多見也今其備去邑人士爭爲頌歌而遠以屬予序之誠嘉夫公之政有契於予心其所立眞足以增科目之重而厲吾黨又信柳先生之不誣不敢以未識爲辭公發身胄監擢首乙科始授秘書郎選長山陽而至茲邑舍館閣之清華而親民社之煩勞司政柄者蓋將嘗試而躋用之其於此乎徵矣

吳禮部文集卷十四

吳禮部文集卷十四補遺

續金華叢書

送王仁昭序

科舉之制行士固知學其學矣然而厭精詳而喜簡略棄積效而務速成經旨本明也而反晦之傳說本正也而反戾之委靡熟爛以爲文泛常迂遠以持論此舉世之通患也彼驁然授業者又爭爲揣摩籠絡之說以相扇誘波瀾流風靡蕩無定志朝而趨焉暮而舍焉片言之弗契則望望焉他之皇皇焉更索或歷十數師而未慊若是者以之決科猶未見其可況望其進於道哉金華許君益之素明義理之教絕意科舉習非惡夫科舉也蓋以爲義理者科舉之原也夫能明乎此則辭不患其不達藝不患其不精固足以當德行經術之選而修己治人不至於迷晦乖錯義理之學果何負於科舉之士亦何憚而不此之學耶然學此者又有誠僞之不同其能蓄已德以自爲守師說而不叛者豈非尤難哉王生麟仁昭自北來南不遠千里學於許君數年間凡三往返其志益勤其業益脩溫乎其容蔚乎其辭其誠於學而有得者歟今年春往維揚且歸而省其親其師友既贈之以言過予而復有請故爲之深言學習之弊以致贊於其師友生其尊所聞行所知毋渝其初而已矣俟乎他說也許君之門北方之徒擢高科者比比有繼今而升者吾非仁昭之望而誰哉

送浦府判序

吳郡浦君如淵宰蕪湖日師道爲宣城錄曹甚相邇也其風績著聞司憲委重嘗以事至府徒識其人顧方困於奔走未暇接從容之款然彼此之知固異於常人矣後數年君遷廣教府判官涖婺往來里中見必縱談或累日不厭意氣莫逆所以知者益深於是竊嘆其文章之渾雄論議之雋偉固已撫餘子而下之而清澹之操邁往之氣達於政理之間値之者莫不目眙吻噤而膽落也其於人殆少所與可顧區區之愚獨有取焉旣宣之言又形之書又嘗舉其名衆人中或咈然不可則與之劇辨而後已自惟下才末學始習爲吏謂其有合耶則何敢與君並其無合耶則當在所擯斥而何乃至是非相爲

黨也非有爲而然也吾聞君子之善善雖小弗遺亟稱而樂道以歡而進之彼將益勉其不足於己爲盛德於人爲令名古之道也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秦穆之言夫子齒之帝王之列而大學平天下亦引以終之聖賢之歸重於好善者如此况君之心異時居糾察之官必能扶持善類處文儒之任必能獎拔後進爲輔相大臣必能使賢人端士咸得其職保子孫黎民而利國家其效大矣豈直愚之慶幸其私而已哉雖然朋友之交則有規切之義焉非聖賢孰能盡善此愚不肖所凜凜也君其規我明以告我毋徒譽我爲也聞將解官西還書以識別且用末簡而請焉嗚呼敢不敬蚤夜以毋忘君知

吳禮部文集卷十五　　續金華叢書

序

敬鄉前錄序

師道曩侍先大父傍及見故時遺老談鄉里前輩事頗竊聽一二遺文殘稾借玩傳鈔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弗能問而識其詳也比年諸文淪喪衣冠道消出里門無與言儒者時時紬閱故藏則近因里中火後散軼已多俛仰四十年欲質其事而無從或子孫僅存者率遷業變習問之茫然反笑怪其不切嘗發策校庠舉數人爲問亦無有能言之者可勝嘆哉因念蘭溪縣漢隸會稽後爲三河戍唐咸淳始置縣迄宋季上下千數百年山川如昨清英秀美之氣實鍾於人其間豈無名世者而郡志所載僅六人且僊佛之徒半之則記載缺略可知已南渡都杭近在畿甸文學之風何啻什伯於前碩儒才士名卿賢相相望輩出不可謂不盛矣易世來未有紀者若其人名位論著顯然固不可泯不幸而不爲人所稱今遂湮微更數十

年豈復有知之者哉因比次得若干人略識本末間采詩文附焉無則缺之非徒尚詞藻也因其言論風旨而其學問志節與夫當時風俗人物亦可概見而祠廟碑志則又是邦故實之所存如東峯亭記進士鄉飲題名之屬亦當在所考併置於前名之曰敬鄉錄焉嗚呼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猶恭且敬之況賢者乎某生也後弗獲執御於諸老先生然仰高山而挹遺風未嘗不振飭興起可不知所自邪君子之學上希聖人生乎吾前者吾之所以階而至於聖也善無往而弗存歸求其餘行遠自邇況朱呂之傳有在是者乎彼其閎覩六合而狹小一鄉淩厲千古而厭薄近代則與重鄉士尊前輩之意不類非某所敢知也

敬鄉後錄序

宋紹興二十四年婺通守洪邁修東陽志其紀當代人物僅僅數人蓋斷自渡江以前理則宜然而其所記有下及紹興者又不盡用此例則所遺固多且仙釋之徒與賢士大夫孰愈若滕章敏宗忠簡蒙又皆出於其前而不見列何也最後事類一卷凡稗官小說怪誕猥褻之事涉於婺者悉不棄博則博矣無乃詳於所不必錄而略於所當錄者乎按吾婺昔隸會稽後爲東陽郡以至於今千幾百年矣晉魏以前如江洽中王徵士非劉孝標之文則莫得而知郡志亦失考而頼是以傳然猶不得其名信乎紀載之不可闕也況自宋中葉以來賢材繼出其顯於靖康炎紹之際者皆生於嘉祐以後涵濡之深風氣之開豈苟然哉忠義功名宗公當爲第一下逮乾道淳熙呂太史道德文章鄒魯一方師表百代覩前世又遠過焉於是名卿賢相牧伯大魁碩儒名人偉士肩摩踵接蓋不可勝數而其季年北山何公魯齋王公則又紹紫陽之的傳至今私淑者猶不失其正亦盛矣哉夫其名爵在史編論著在天下章章傳頌之決不遂泯沒無俟纂集可也特抗微不著者遺文逸事稱道殆絕或地望舛錯久亦失眞逝者有知豈無憾於冥冥耶愚不自量既集錄蘭溪諸賢因及一郡玆事體重而聞見單寡不能盡知故所錄僅止此方且與同志博考

而具載之非敢有所取舍也然初意主於表微而並及顯者其或人文俱顯錄所弗及者亦不無微意焉吁士之傳世視其所立而已是編不因予錄而傳者固多因予錄而傳者間一二然亦非區區之愚所能使傳也夫何嫌於僭哉

送張州判序

凡貢士之見拔於有司者有座主門生之分蓋自唐已然儒林之盛事也然今昔道殊昔也取才望以爲公故薦士出於知己今也餬名以防私雖謂之非己知可也況乎羣十數人坐一堂之上甲是乙否衆訟紛紜衡鑑之不精去取之失當使僥倖者得出乎其間而且號於人曰吾主司焉異時恥累及之蓋有不免而尚得爲榮也哉三衢張仲亨至順壬申中江浙選舉予實與聞焉明年遂登上第官州佐以歸一再過予敦修事分氣意勤懇不類一時同升者愚不知其何以得此也雅聞仲亨素以學行推於鄉其人恂恂謙讓見之而信吾於仲亨益深有望矣夫士由一命以上卽足以濟物今之司民社任

長佐者雖牽制撓沮不得以盡如其志然隨吾力之及亦無不足焉特平生所守爲不可變則其大者爾彼其負所學者世方指以詬病吾與仲亨深恥之顧嘗以爲言而竊嘆也因其之官黃岩序以贈之

送陶教授序

科舉學校之制相爲表裏者也今科舉方興而學校日就衰落是豈無其故哉教官之選不精亦其一事也近議者欲以進士任教官餘取之鄉選之中者蓋有意於革雜進之弊矣而有司未之改也予竊觀延祐以前士舍學校無所於仕當時負材望而畏名義者往往居多且自卑而遷升遲以歲月或白首僅沾一命其選若是之難也比年變化狡獪捷疾俄出而擁臯比不再轉而倚席大府揚揚然誇於人曾不少媿其人如是尚何責以教養之事哉陶君士元簪纓世家當科目未興時以才受知憲府薦爲郡主山長而今調教授僕陽於是距始仕時幾三十年矣後來者或反出其上是於士元不足較吾獨嘉其雍容恬靜稱教官之名是行也必將無負厥職矣士元尤善

爲詩漢陽古鄖子正周南漢廣之地也夫其秉操而循禮列於正風至今想西周之盛則其俗固美矣會文明之時詠歌太平而推廣夫温柔敦厚之教士元之所優爲也鄉先生翟仲至亦嘗爲是官翟公深於詩而達於教見稱於昔之君子遺風餘韻想猶有人識之使吳詩發士元者與翟公同稱而羨吾邦之有人顧不美歟

送汪山長序

元統乙亥春予道過三衢將往謁清獻公故居一償宿昔之願繼而識山長汪君處謙其人猶循雅飭恂恂而文與言皆有典者予既數日留處謙日周旋不置遂相與出西郭門抵孝弟里適翠巘樓翹起田野中容已肅既至拜遺像于室清風生氣凜然襲人按行徘徊間池臺故基漫不可考四周迫民畝竹樹無隙可容侵壤殆已久獨庭下二豫章當時所手植者天矯盤拏大數十圍其一且半枯撫之慨然太息時二人方治碑石讀之知前此撥壞尤甚監郡薛侯爲興脩汪君實宣其勞恆產素微君請于侯畀田廩供祖給則又喜君之能有爲而前長席者之不逮也嗚呼大宋之匱歷千百年而有一清獻公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立誠百世之師也凡居其鄉者固當有所興起爲長吏者固當知所趨勸奉祠掌教者固當闡其風旨治其田土室居以無負其職不然是皆公之罪人也予竊觀薛侯之爲而重衢人喜幸矣今君之滿歸也士俊爲詩歌以華其行而屬予友人不遠二百里貽書俾予序之予既識汪君揆之人情不得辭第不知諸君詩謂何言而必及於清獻也苟知清獻爲不可忘則將有奮然而興以大振夫卑陋偷薄之習是豈不足爲汪君榮而君之去此亦宜無忘其景行之思以交相贊也顧不美歟於是直書其說因以示之庶其有徵已夫

送徐學正序

古之士者世爲士未嘗輕徙其業流風渾厚固難以之望後世矣世道日微詩書仁義之教殆不能以淑其孫父不能以訓其子雖有司設利祿之徒猶不能化之使從也獨且奈何哉新城徐君子聲素儒

家流老成篤實士也來爲吾州教官於是又識其二子及孫皆被服儒者訢訢然一家三世自爲師友心竊異之時予方歸休里中杜門日無所爲研究丹鉛挾冊諷吟自以爲適而君家之父子不憚往來釋義之微辭辨析考求異書名篇手不停鈔其嗜之甚若飢渴於飲食得之而喜雖明窗棐几不是過非習氣深至者不若是三年間賴以滋益不然以予之迂疏狷狹孰肯過而問耶子聲在吾鄉而一事尤可喜爲仁山金先生立祠是也尊賢尙德能爲人所不爲吾嘗聞吾州教官稱儒之名若君者不一二而一門嗜學世之愧者且多矧吾鄉也哉予家父祖儒傳序至於予忝竊末第自度無補於時惟退讀故書飭二子使相知向方謹身寡過以不貽先人羞亦不啻足區區有慕於子聲非苟然者子聲滿去當得初品官子孫旦夕與齊其積學之餘責效課功青紫可坐拾矣雖然位高金多志得意滿者吾豈彼羨哉使有子有孫詩書之傳無窮清素之風不衰天下之至榮大願詎有過之者吾將與君共保此道婺杭相去三百里間聲問

可及幸時時警發無忘雲仍之好自今以始

送胡生序

胡章煥文自樂平不遠數百里來介其師宗人仲退丈書持所業詩文一編納拜款謁行古師弟子之禮貌甚恭辭甚卑異哉生之爲也自予來此邑亦欲以古道矯民嘗與學官程講說間自爲之開示大方意美材良質何地而無必有自拔於習俗之陋者夫何作之而不應嚮之而愈惰二三年間未見有一人如生之爲空谷足音其爲喜何如哉夫學問之道從師取友多見洽聞固貴於游然予觀孟子論友一鄉之士爲未足而友一國之士又以爲未足而友天下之士又進而尙友古之人其徒有及門受業者則又不欲其留而勉之以歸求有餘師夫尙友古人豈不在方冊乎歸求有師豈不在身心乎聖賢有惡夫人舍近趨遠貴耳賤目者豈無意耶生之遊也請贈言於仲退丈而出首道番陽見博士祝君蕃遠二君皆予所敬者今自番而來見予顧予學殖荒落有愧二君其何以給生之求而滿生之望

哉生復將之宛陵之建業而遠之四方焉其所遇者必廣矣嗟夫科目廢四十年逮延祐初而興又二十年當至元之初而罷甲子凡一周矣前乎延祐請老尙存典刑未泯學者雖寡少類皆無所爲而爲則誠豪傑之士而文詞亦往往精詣不羣近年士習既殊高者務求異於前哲卑者不過爭爲揣摩籠絡之說文氣卑下骫骳日甚識者已逆知有中更之事閭巷小夫投棄編册彼固不足與議忽游目乎入荒向焉請老之所涵養扶植者淪謝相繼落落無幾得不重爲之黯然哉所深喜者仲退丈以八十之年强力未衰進德彌篤相望隣壤數嘗以文義濯磨使予頗自慰今復有招予之約旦夕解去當操几杖而從之惜生之不能借此會爾雖然生亦審其所適哉若夫求道而非名爲己而非人則祝君之告生者已悉茲不復云

贈姚學正序

科舉學校相表裏者也由儒而仕者不爲進士則爲教官科舉廢而學校存柄國者豈不以學校爲至重哉科行二十年所得者可數其英傑明達爲時偉器者不少不幸而有濫厠其間往往速戾敗官識者遂相詬病以一槪百直決絕之而後已可勝嘆哉學制既專宜其選必精夫何雜出冒居猥繆充斥絃誦聲銷廉耻道喪卒小夫庸鄙日夜相與較龠合錙銖苟欺竊競訟爭學校雖不廢猶廢也新安姚叔器之爲池學正也修教法招生徒治宮室覈田土明會計斥蠹冗奮然爲人所不肯爲於是忌怒朋興沮撓百出叔器不服顧益將以究其所爲斯亦難矣會予以事至學叔器出江寧楊君志行莆田陳君衆仲贈言且併求益又知叔器少受學於楊君其爲錢唐教諭也公謂以斯行驗其初比三年有成陳君謂江浙校官毋慮數百求如叔器者鮮楊君之期之者既驗矣今池學之績遠過錢唐使陳君聞之又將深嘉而樂道愚何足以贊一辭哉抑愚竊末科忝下吏雖無救廢罷戰兢惕厲得不以罪去幸矣而見叔器挺然自拔爲今教官刷恥增吾道之重故樂爲之言以勵同志使人人若叔器豈小補哉愚觀叔器之爲人溫雅縝密而其中屹然不可奪宜於用豈惟教官

他日有懋風績於大藩而揚聲華於天路必斯人也夫

王推官母夫人壽詩序

池陽推官王君景福之母張夫人今年八十有五矣推官世居有莘由成均高第仕州縣所歷齊魯河濟之郊未嘗不奉母以從則地猶近也池陽在大江之南水陸數千里風土異方安輿之來雍容和愉具甘旨問起居身率婦子唯謹歲時奉觴上壽拜舞笑嬉所居臨高城風日佳時俯仰溪山按行花竹公府早休娛侍終日戶庭無他聲諸孫誦書琅然人生之至樂天下之慶事庸有過此者乎雖然斯誠難致也而愚於君顧又有深羨者焉自其爲刑官也清心以御物每屬邑吏至則戒以毋妄生事事之至者察讞詳明而裁決平恕故人知畏愼不犯斷獄稀少留而不敢專者僅累歲數囚耳昔雋不疑有所平反則母爲之喜吾知推官君之有以白其母矣古人所謂養志者非此類歟然則夫人之壽祉益未艾也某既竊嘆嘉而又獲觀士大夫善頌禱之辭輒識其言以序於端

秋浦類集序

大曆已已予以公事過池陽望九華登齊山嘗一賦詩後還里於北山草堂見張公謝青溪圖及元豐以來諸賢題詠遂和杜牧之弄水亭詩不數年忝授建德尹趨謁大府溪山依依復在目中似有夙緣於是詢杜亭之故基訪張圖之遺刻皆無有記憶之者秋浦志亦不能詳爲之太息梅公聖俞以景祐間爲建德令後人闢堂祠之又陟而爲亭皆蕪廢予既復亭之舊欲記其事求梅公爲令歲月志亦不書如蕭峯亭等作則皆得之宛陵集中又既新邑學崇化堂常博柳君道傳爲作記俾求柴公中行舊記併刻之竟無蓄摹本者因嘆其文獻之不足徵往往見他郡乘兼著詩文者則爲慮也周而其法亦不可廢也以來城中獲觀青陽楊君秋浦類集自唐宋至近時凡爲池而作與夫語涉於池者靡不登載蒐獵纂輯詳富麗美諷玩累日嘅有以滿其前日之所恨因參以見聞補其遺軼併所欲商略者間蒙見采一二復以書來求爲之序惟是編有益於茲郡不患不傳愚

言何足輕重哉獨念池陽山川之勝千百年間宦游寓公率多顯人而生其間者顧未有磊落奇偉與其山川稱豈風氣猶有待而發耶抑有人而未之聞耶況宋季壤接淮右戎壘相望殆若窮邊絕徼然民不事文久獨青陽號多儒雅楊君好古博聞喜與名士大夫遊惜予未識也何當弭節九華之下相視莫逆縱談茲事視杜荀鶴費冠卿輩當趨在下風是亦一快惜不得往姑書此以寄意云

讀四書叢說序

讀四書叢說者金華白雲先生許君益之爲其徒講說而其徒記之之編也君師仁山金先生履祥仁山師魯齋王先生柏從登北山何先生基之門北山則學於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也四書自二程子表章摩明其旨至朱子章句集注之出折衷羣言集厥大成說者固蔑以加矣門人高弟不爲不多然一再傳之後不泯沒而就微則畔渙而離眞其能的然久而不失傳授之正則未有如吾鄉諸先生也蓋自北山取語錄精義以爲發揮與章句集注相發魯齋爲標

注點抹提挈開示仁山於大學有疏義指義論孟有考證中庸有標抹又推所得於何王者與其己意併載之君上承淵源之懿雖見仁山甚晚而契誼最深天資純明而又加以堅苦篤實之功妙理融於言表成說具於胸中問難開陳無少凝滯抑揚反覆使人竦聽深思隨其淺深而有得焉故自遠方來從學者至數百人遂爲一時之盛今觀叢說之編其於章句集注也奧者白之約者暢之要者提之異者通之畫圖以形其妙析段以顯其義至於訓詁名物之缺考證補而未備者又詳著焉其或異義微牾則曰自我言之則爲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爲讒賊金先生有是言也此可以見其志之所存矣嗚呼欲通四書之旨者必讀朱子之書欲讀朱子之書者必由許君之說茲非適道之津梁示學者之標的歟先是君未殁時而州人有得其書而欲刊之者君聞亟使人止之且恐記錄之差也則自取以視因得遂爲善本諸生謂予嘗辱君之知俾序其所以然竊獨惟念昔聞北山首見勉齋臨川將別授以但熟讀四書之訓晚年悉屏諸家所錄直以本書深玩蓋不忘付屬之意自是以來諸先生守爲家法其推明演繹者將以反朱子之約而已故能傳緒不差闡大光明式克至於今日也又念某識君之初嘗以持敬致知之說質於君君是之復舉朱子見延平時其言好同惡異喜大恥小延平詔以吾儒之學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子感其言精察妙契著書數十萬年莫不由此學者於朱子之書當句誦字求必若朱子之用功而後足以得其心此君之拳拳爲人言者也然則得君之叢說而讀之者其於君教人讀書之法尤不可以不知也故因併著之君名謙其世系履行與其他經論著詳其友人張樞子長所爲行述茲不復贅云

詩集傳名物鈔序

白雲先生許君益之讀四書叢說某既爲之序矣其徒復有請曰先生所論著獨詩傳名物鈔爲成書向間屢以示子而一二說亦厠予名於其間子盍有以播其說念昔蒙君不鄙夷相與反覆論辨願聞纂輯之意而是經之體段亦因得略窺焉夫詩之興尚矣當周盛時

在下則有二南之風在上則如雅頌之作周公取以列於經幽厲之後風雅俱變夫子於諸國之風則刪其淫邪於公卿大夫之作則取其可爲諷戒者東遷之後王國並列於國風而於商周之初考其遺失又得商頌之類至魯頌則因其所用之樂歌以著其實以是合於周公之所取而爲三百篇若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稽周公之經殘闕失次者爾是則詩之爲經始定於周公再定於夫子遂爲不刊之典不幸厄於秦火中可疑者多而諸儒不察由漢以來毛鄭之學專行歷唐至宋一二大儒始略出己意然程淳公呂成公猶主序說子朱子灼見其繆訊掃廓清本義顯白每篇則定其人之作每章則約以賦比興之分叶音韻以復古用吟哦上下不加一字之法略釋而使人自悟破拘攣發蒙蔀復還温柔敦厚平易老成之舊自謂無復遺恨嗚呼詩一正於夫子而刪定再正於朱子而義明朱子之功萬世永顯此名物鈔之所爲作也自北山何先生基得勉齋黃公淵源之傳而魯齋王先生柏仁山金先生履祥授受相承逮君

因傳有衍无閒谷大以尊君念朱傳猶有未備者旁搜博采而多引王金氏附以己見要皆精義微旨前所未發又以小序及鄭氏歐陽氏譜世次多舛一從朱子補定正音釋考名物度數粲然畢具其有功前儒嘉惠後學羽翼朱傳於無窮豈小補而已哉然有一事關於詩尤重者不可默而弗言魯齋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舊秦火詩書同禍書亡缺如此何獨詩無一篇之失如素絢唐棣貍首暨采先正等篇何以皆不與而已放之鄭聲何爲倘存而不削劉歆言詩始出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蓋聞夫子三百篇之數而不全則以世俗之流傳皆絃之濫在者足之而不辨其非朱子固嘗疑桑中溱洧諸篇用之祀何鬼神享何賓客何謂之諷何禮義之正不得已則取曾氏所以論國策者謂存之而使後世知其非知所以放之之意仁山嘗載於論語考證謂諸傳皆然之某嘗舉以告君君方遵用全經宜不得而取也今鈔中兩南相配置魯齋所定者蓋合各十有一篇退何彼襛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則君固有取於斯矣以君之謹重慮啟夫末流破壞之弊卓然有見祛疑辨惑如魯齋之言使淫邪三十餘篇悉從屏出之例豈非千古一大快朱子復生必以爲然也惜斯論未究君不可作矣姑識于序篇之末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送琳上人序

金陵古帝王都閲數百年王氣鬱興龍翔當天於是崇建巨刹甲於海內開山訢公居焉尊貴隆重當世之極選東陽煇公實同師門前自江西百丈入覲召對被旨與公同脩禪林會規垂式諸方以二師之聰明辨博上簡睿知信能弘大其教稱其爲師表者也琳上人者煇公之弟嘗辨命共事獲聞緒丈之意左右周旋亦一時之盛哉今煇公主吳興道場上人不勝鴒原之思治裝往省遂辭之金陵拜訢公席下不憚千里扁舟東下水雲之鄉泝渺漫以望亭塔之參差迴溪深谷嘉樹茂林既挹夫清遠幽麗之狀飄然復西臨大江瞰中原山川之蟠踞嶔崟之翔湧又得夫瑰偉宏傑之觀所以動盪其心目

無不可喜者而並刹名區又皆方外人物之淵藪泛愛而精擇必得其秀徹者而與之游乃若篤友于之情厲切思之義怡然而不違浩然而有得超乎若與陪麗苑之游充乎若攀珠林閲寶山翺翔而歸是行良不虛矣予家交辭譜每嗜遊北山盤桓泉石間上人弟昆時相款密煇公既有四方之役上人留草堂見輒益親時論文藝尉其寂寥未嘗閒數月不相聞也獨恨煇公別久又未能一識訢公然讀其文章而想其傑然也旬月前鄉僧自金陵來謂公嘗語及予時又得煇公書而上人適有是行徵言於予予烏能忘言邪嗚呼道之異不得而強同也情之同不得而苟異也兹予既道其區區以貽上人而又歷致其敬慕於二師者是豈非人之情也哉

送趙用章序

今歲夏四月予訪柳君道傳於浦陽相與至月泉上因識趙用章邁其居高門古垣庭宇脩脩君語予曰此吾邑故家之不廢者也及秋予有北上之役用章託載同行舟中追躡數千里不置因得款語平

生知其喜詩而好遊每覩感故舊從官四方未嘗不往焉故東陟天台西登廬阜往來江湖間又嘗一至京師今其再也夫山水之樂挾奇抉勝固昔人之高致若京師聲利之區自非有求者不至用章之志未可知也一日來告予曰吾之是行非有他也縱觀巨麗展覲鑾親而已向嘗豈佚老之廬擲君嘗以梅石名其齋取清安之義今集賢諸公畀我以處士之命用是以爲號遂受而不辭持此以歸徜徉梅石間不啻足矣予聞其言然後嘆用章之賢於人也夫奮起褐夫自南而北者揚袂抵掌莫不有芥拾青紫之心奔走造進日夜不少休以僥倖於一得而不得者亦多矣秉義而進命貽羞而取譏往往皆是也若用章者豈不誠賢乎哉用章徵言爲別將請於名士大夫賦梅石之章必有能發明之者雖然吾言過矣歸以示柳君幸删之

送崔生序

古之人懷道自足仕則以行于朝歸則以教於鄉進退恬然無往而不自得然淑人覺後尤所願欲而樂之者以道之所傳者衆而澤之所及者廣也郎中呂公仲實自中書解印歸莫寧閒門授徒來者四集幾無以容諸生爭出錢買材以斥大其居一時興起甚盛聲流聞京師崔生者其鄉人也公爲少司成時嘗留受業聞之欣然命車戒途若恐弗及夫以公之文學議論挺挺諸公間而至剛之氣不撓之節四方士莫不延頸願見況於親炙之者乎某在江東時公被擢自海上還一見受知今備員學館有愧于前人因生之行慨然興懷安得走唐晉之故墟揖河汾之遺風縱觀冠佩之盛琴瑟書冊俎豆揖讓之容求所謂英才者而識之異時光於邦家無愧乎其師之所立者不在此歟苟離陳克敬亟歎生之美爲之徵言因道其所以忻慕於呂公者而併以爲生勉焉

張文忠公雲莊家集序

人聲之發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而皆出於氣也昔人謂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是氣也孟子所謂浩然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者歟夫其養充而氣完然後達暢而辭達孟子之言非爲作文設而作文之法孰有過此竊嘗以是驗之世之人即其文之高下而其氣之大小能養與否與夫養而未至者併可以得之也故濱國文忠張公名養浩字希孟庶幾學孟子者公早負文名由至大初仕顯於朝逮延祐中天子方好文一時侍從言語之臣號稱最盛而公頡頏其間及至治時所上時政書萬言力詆權姦變更法度非便幾蹈禍不測諫鼇山疏請罷鬭細民戲玩非人主所宜作犯顏婁鑿衆咸爲之恐而卒以直見賞其剛大之發沛然而莫之禦者豈一日之故哉暨解參議中書歸卧華不注鵲山之陽殆將十年屢召不起翛然雲莊之居悠然山泉禽魚之樂沈潛乎經史百氏益肆于詞和平沖澹之中錯以奇崛藻麗要皆依據義理而切於日用之實流布自然而無綴緝辛苦之態所養蓋可知已竊聞公最後起爲西臺中丞以救荒憂勞致疾而殆奉先鼓樸梁木自壞其夕有光若星殞於濟南則其平生之氣感動至於如此豈獨見於文也哉往年某至京師公已還第時公父濟南郡侯年壽八十嘗賦詩頌美以致慕向之意今公之子秘書郎引出家集示予重惜公之不可見也公雲莊集四十卷已刻于龍興學宮臨川危素復撥其關於治教大體者爲此編秘書屬予以序顧以朝多名公辭謝不敢則丞其集數月而請不置因爲推公之所得者如此若其世系官位之詳則有太史之傳墓道之碑茲得而略也

遊西山詩序

三月十七日金華吳師道正傳晉寧張翥仲舉襄城趙璉伯器臨川吳當伯尚河東王雍元肅同遊西山玉泉護聖寺遂至香山既歸各賦詩以紀實先是護聖主僧月渾師款容甚勤留之不果則約以再遊又約以詩爲寄未及寄則又屢督趣之於是哀寫爲卷納之山中四人者推某爲最長故其詩居首而又復叙其略焉吁吾嘗東西南北之人幸而會於京師佳時勝集徜徉名山水間既愜於心師超然方外而獨惓惓焉其高致尤可愛而仰也秋風揚舲客興未已又將往踐前約然桑下三宿之戀或法所不可師其有以語我來

送王生歸省序

民生於三曰父君師入而事親出而事君而從師者又所以學夫事親事君者也師之責亦重矣夫一鄉一國之間苟有道德行藝出乎衆人則將纍衣裹糧不遠百千里而從之今也天子之成均朝廷之愼選十餘人羣居而列教豈不足以厭諸生之心有以精其能而咸其業其相與也豈乍離乍合若市之人哉然陽城之爲司業諸生有久不歸省其親者還之曰學者將以學夫忠與孝也偉哉斯言夫歸求有餘師亦不過孝弟而已茲固聖賢之意而陽子得之者學而出於誠則何往而非德之地哉廬陵王生光轄居太學三年今以覲省歸生乃吾同年吾素命君之從子故喜親予其天資謹厚尤勤於學顧予備員倚席何足厭其心而請先生之有造於生者固不薄也茲既有以慰其親之思而又毋忘請先生之教則於道爾盡遲生之來也有日矣

送舒生序

番陽舒生元以國子伴讀授宗仁衛教授需次京師將暫還其鄉過予請一言以別予聞國初時監學伴讀之選甚嚴而精如耶律公有尙高公凝姚公燧皆此焉出今之在朝廷號名公卿者猶可歷數也近歲法弛而弊與其進也不以材其試也不以程矯辭而詭告贖職而家居循日計月俟期至得仕如探囊取物議者咸以爲言而未有能奮然起而更之者蓋積習既深而覬幸者之所不樂故補雖然法之行於昔也得人固多法之斁於今也又豈無一二才且良者居其間可以執一論乎生由泰定初補四門生至順間爲伴讀而至今幾二十年倘及接前人之休風其進選也公其傳習也勤受命而職教以其淑諸人者還以淑後之人吾知其必能也然其在學館與予不相及其貢而上於銓曹予適至而與聞其同貢凡八人人獨生時至崇術之堂不忘師友之誼其七人者予未嘗見其顏而古之爲舉主者果若是乎此愚於生之請特嘉而勉之又以知法之弊而不可不更者如此上之人倘有以圖之哉

宋侍御妻張夫人挽詩序

婦德弗外閫饋食酒漿平居無事稱述惟不幸而歿則託於能言者而有銘誄之作又有哀歌以相蒿里之挽於是隱者宣微者著而人得共聞之古之賢婦淑女得以不泯於世者職此之故也御史宋公齊卿之配張夫人既卒歸葬滑州公既請於大梁吳待制彥輝爲之銘彥輝方以文章重一時士大夫咸爲詩以繼其後惟恐夫人之盛美弗得揚而無以慰侍御公悼亡之悲也吁以公之聲望羽儀臺府秩貴二品夫人胙封京兆光顯盛大是豈不足以傳然歷考諸公銘若詩之所稱則知夫人固自有以傳而不係於其夫者豈非兩賢也哉樞密都事楊善卿持所哀詩示予俾序其端予雖不及識公而聞其人乃今又獲睹夫人之懿既爲之嘉嘆遂受命而不辭

馮景仲存拙藁序

士以科第進遂奔走祿仕委棄舊學至絕口不言文吾往往見之未嘗不爲之太息也君子之於學猶日用飲食也豈有飲食而可以一

日舍哉斯人也即其後而驗其前則所學蓋可知矣醴陵馮君景仲延祐五年進士也天曆中予主江西君爲省屬一時洪府上下多名士大夫君有文聲出其間固已心識之今茲幸爲成均同僚得睹所謂存拙藁者其詩斷自泰定丙寅文則間存少作蓋公擢第時十年矣夫以君之學既足以成名而又遲以十年之久始出所著自見方一再州縣佐他簿書牒訴中汲汲不少休日進月增弗懈而及於古豈不卓然異於流俗也哉蓋君之學根据經傳出入百氏以取材羅絡甚廣間嘗與之商較作者榘度高下當否不差毫釐其爲人樂易靖夷羣居陳說古今辨詰紛拏而獨恂恂似不能言者以故知與不知皆愛之蓋其所得者深故其發之也愼所蓄者蓄故其守之若非此尤人所難也顧不以愚之不才朝夕周旋若以爲可與語者故愚輒以所知爲之說如此若夫名位聲望重於時則圭齋學士實君之鄉人而知己之尤厚者得其一言足以自壯而愚非其比也

送尉彥誠序

東平尉彥誠別二十餘年矣一日相見京師鬚鬢皓然坐久乃始能識問所從來則以春陵幕滿官也問所歷則由淛而江東而湖湘也由憲察掾而師閫吏邑簿以至於今也於是憶彥誠昔在金華與許君益之游君所厚者張子長賢于予因以友彥誠也是時趙公子英持使者節來浙東以古道風厲學者後進既生不佞獎藉之於許君深所敬禮延教其孫璵字伯器者而吾數人以游從之雅獲登公門相與鼓動歌舞以思自拔於流俗亦可謂一時之盛哉既而彥誠用薦者沿牒去後數年科目始興許君終不應子長嘗應而止予遂忝末第與伯器爲同年彥誠則久不相聞矣趙公沒今幾二十年許君亦前五年卒存亡離合恍惚間世不自意至學官及與伯器爲僚而今忽又與彥誠遇也彥誠數來取許君書詩讀之泣下不自禁又道子長嘗走雨中訪之百里外感歎太息吁士君子行已之致交友之誼始終如一則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使行違其言後戾其前則寧不靦於面目孰若相視浩然而無愧者哉彥誠復調長昭武幕旦夕且行持一卷授予請有諸公詩而予序之竊謂其才業見於已試今也坐幕府治文書從上官以惠澤一郡則不待贊因特敘其所感者焉伯器方在刑曹併以示之亦相勗之一端也雖然予又有禱焉昭武在閩中壤與武夷接武夷有隱君子杜伯原父吾與子長所敬者彥誠未知識也往子長欲約予從之窮山水之幽深縱觀所藏書與其著撰之富而未遂也萬一過之爲致予言老病且衰憂患乘之不樂久此留引領南還庶幾播其未償之願併可復見彥誠矣尙謹識之

送曾子白下第南歸序

至正元年科舉制復行明年士偕集于春官自科廢且六年人謂未易卒復而明良相逢復之不旋踵某幸竊祿京師命下之日與士大夫舉手相慶又獲覩英俊之來風動雲合誠平生一快也臨川曾子白夙有文聲尤喜其在數中夫子郡之俊惟無目者不知吾固以吾之目而信人之目矣既而羣進有司則子白不與焉予駭且疑謂其學之不逮耶則並之者鮮矣謂子之謬於斷事耶則同子者衆矣思之而不得其理向嘗泛觀唐末小說記科舉事謂有鬼神司之故有嘗中而黜嘗黜而中者每笑其怪誕自今觀之亦豈不然凡有司之不知與吾徒之竊料其如鬼神何哉予將有以解子白予白方處之怡然未嘗見幾微不滿色則其器量尤非人所能測也予聞子之族祖南豐先生嘗試而不中獨歐陽公嘆其魁壘拔出而怪有司不能變所採之尺度南豐裒其文數十萬言示公公讀之以爲有司可弔而已可賀世其後公知貢舉南豐卒以進士成名一時之不遇誠不足爲輕重哉子白不鄙予數錄其文相示予無歐公之聲望莫能張而大之也然朝廷知子白之文而悼其屈者有之矣是豈非今之歐公哉安知異時之不出於其門也子白勉之南豐之業吾於子乎望

董氏傳家錄序

國朝奮興朔方一時中州豪傑之士佐命歸誠宣智效力卒成萬世之業重臣大家封爵胙土爰及子孫距今且百年傳者或絕或微可歷指而數其著衍顯仕號獨盛者槀城董氏而已蓋其始由太傅趙國忠烈公俊而興一傳太尉忠獻公文炳少保忠穆公文用太師正獻公文忠而遂大再傳而右丞忠懿公士元平章忠宣公士選太傅清獻公士珍考及其餘伯仲之裔益遠益分迨今七世且二百餘人內而居政府臺閣外而在藩閫風紀州縣者不可勝紀眞可謂盛矣愚嘗讀漢功臣表見其後多以罪廢甚者一再世而國即除竊又有感於今之故其於董氏不能不爲深歎也且董氏何以得此哉自其祖考以忠誠結主知毫髮機詐不入于其心當草昧驅除之時總干戈定城邑體好生之仁而不嗜殺至於嚴家法重禮教徵賢薦士如恐不及茲固足以爲垂後之基而爲之後者又皆莫不承訓祗德飭己好脩尙文而敬學凡聲色裘馬驕侈華靡之習所樂不存故居官守職多剛毅廉讓能以政業自表見是則天下稱董氏而他族莫與抗豈不宜哉今正獻公之曾孫監修國史府長史鑰著董氏傳家錄請諸公爲董氏紀載者有世譜有家傳圖可即是而考其本末矣然二三書之所不及者亦不能兼也乃以譜系列於前而復以墓道之碑

賵謚之制與夫行述謚議遺愛逸事之文纂輯比次凡傳譜之未備者於此有考焉予得而讀之因爲之言曰董氏勳勞在國史彼家傳世譜所以著其詳而今錄又加詳焉夫史臣之體程其巨細兼包互舉義存筆削其立法也嚴若夫孝子慈孫所以振揚其先者無所不用其極雖一言一行之涉於見聞者皆當並存而無遺所以匯孝愛之至情備一家之私記則雖詳且多不厭也長史之爲其有合於此義也夫使凡董氏之族覽之而朝夕惕厲以無忘先人之豐功盛烈繼繼承承與國無窮是編所載當不止是董氏之慶其可量哉長史屬愚爲序辭謝不獲故述其概於末而虛其右端以俟朝之顯而有文辭者焉

送蕭君祐奏差序

宣城予舊游去之十餘年矣父老故人猶念之不忘貽書千里外訊其安否或遇之他邦則亟見道往時難事太息予無及人之德也而何以得此堂堂泉司清流所居持風裁以主善類故區區者得少展

其志夫豈無所自哉數年前尹池之趙德行部使者至予以伉直觸暴怒不測時蕭君君祐實從與屈據伯昂力言其無他乃解彼怒者固不我知而二君之知我亦得之於宣城一時之免於禍非偶然也繼嘗作詩以謝二君而無因見焉君祐燕人也予來京師與之款語而益信其賢方以外艱服除奉中臺之命復之江東予心不能無動焉吁今之爲州縣者益難矣其入雜矣願其中豈無介然自守第其所爲素與俗忤而又不能容悅以事人故其得禍最速非遇風紀之賢明者維持保護之其不殆辯矣君祐推是心以往遇賢使者固有合不然亦有以佐其採察之所不及而救其舉措之不當愚方爲一道喜幸豈直以其私而已耶告行有期振策南邁敬亭宛溪悠悠我思父老故人有見問者爲我多謝

送浦江邑長官詩序

予讀漢循吏傳文翁至召信臣不過數人指其事而稱之者興學務農增戶口修水利弭盜賊人一事或兼二事不言其事者則曰奉公廉平治行第一或言其民歌舞祠祀之責舉其大則細可略責其賢則實自見民之久而不忘則當時親戴愛慕從可知已若河南吳公治爲稱首僅附見序端何其簡而有法也後世頌遺愛紀政績者自農桑學校以至簿書細碎無不具四善二十七最之目靡有遺動累千數百言而不已何哉浦陽趙君敬叔致其父老之詞曰邑長官世庸公慎密而寡欲者也爲邑三年民樂而安之其滿而去也爭爲之詠歌願得序其所以然者嗚呼州縣不易爲矣其不能爲者固謗而好爲者復失之赫赫之功難繼之事利興而害生愛之而反病焉者多矣去太甚罷不急禁擾煩相安於清靜是亦足矣豈必他爲哉善乎父老之稱其長官也愼則畏法密則盡心而又寡欲以爲之本言甚約而美實章雖循吏所列何以加諸愚既因是而得長官之賢又嘉父老之質而不夸有古之遺意焉故書之以爲序

陳監丞安雅堂集序

至正二年七月某日國子監丞陳君旅衆仲卒於京師中書左丞許

公親率省部以下弔且賻司業王君說于衆曰前是監官不幸者有之矣願賻有厚薄陳君貧加厚可也於是醵資二日諸生復相率出錢凡得五十緡合其家所得賻倍而贏若干以其贏給喪費謀歸葬莆中則道險遠君嘗愛錢塘山水將老焉曰葬錢塘可適參政馮公赴官浙省司業君以告公忻然許爲卜地西湖上乃以其錢四之一畀其家餘其三則委之馮公葬畢而歸餘貲焉後月馮公書來報悉如約嗚呼是舉也何其多義也湖廣行省參政蘇公時亦戒行爲某曰陳君所以致令名者文也文之傳則朋友之力也異時君能使之傳乎盍裒集之嗚呼蘇公之舉亦義也予前訪于其家則其子多以借人留者必欲傳錄而後出久之始自南寄來大抵非完業矣因爲之序次詩文等總若干篇釐爲十卷君以布衣起遐陬徒步入京師首爲平章趙公所知辦中丞馬公學士虞公閩而泰吳公光密其所稱道見於文字者他人不可得也諸公相繼淪散士大夫之望譽然歸之君不料其止此也予在南方時嘗讀君之文而愛之來

京始相識幸爲僚成均得朝夕接知君之於文用心甚苦功甚深蘊積組織不極其工不止而予不能也嘗見予所作曰吾觀子之爲人孤峭迫急請文亦當然而紆徐委折含蓄思致何其不與吾意合也於是遂索觀所有予性恥衰裸察君之誠不敢隱也君之學得於外舅趙太達名必曄者爲多必曄庸齋汝騰之孫有學行君早經指授故前輩淵源尤所習聞且言從事於文舉其志自今願以大者遠者共講焉予謝不敢當而二人之莫逆深矣官舍相近歸即相過或踰月就談盡二鼓乃去自始病至甚憊未嘗間數日不見見輒談文義之外不及他也君之於予豈若衆人哉纂次遺文固其責也況重以蘇公之命乎因念諸公尚義之舉不可以無述併以予之與君相得者錄其梗概以識予悲若乃評其格製表其精華序而發揚之使章章不泯非蘇公而誰敬虛其右端以俟君之世系官位墓未有石請公又豈能忘情乎敢併以請君嘗名堂安雅命予記之不果作今題曰安雅堂集庶幾其志云至正四年三月九日友生東陽吳某書

送杜宗元察掾序

詩不云乎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甚矣哉君子之難見也古之人有擇鳳裁而高聲名者一時之士執其御登其門以爲至榮大幸是則詩人喜見君子之義聲應氣求物之從者固以其類哉風紀之司君子之所聚也其抑揚進退足以輕重榮辱天下之士亦君子之所賴也爲之掾史者與有斯責豈徒抬文書佐唯諾而已哉其有出名家尚儒雅被服沖澹孜孜焉恂恂焉日夜以稽經術敦文藝爲務所至必求賢士大夫與之游將以深培其本而大肆於用所志可謂卓焉不羣者矣寥寥此道間何闊焉而今於杜君宗元之來見之宗元之來浙東也所臨之邦實惟金華曠昔文獻之盛雖不可復見而遺休餘澤沾被深長後來相望猶未甚邈是以聞君之風莫不投袂思奮延頸願交者無他焉亦欲自附於君子之列耳此之好善也優則彼之修己也勵豈不交相遇而相成哉某在江東時識君於行部今相距不再舍而兩年間僅一見焉有幽憂之疾弗獲日陪冠佩之末趨抱

簡冊之緒綸而君復時時深念拊循而慰藉之自惟僻陋獨迫方爲流俗所甚憎若之何而不見棄於君子也君方升陟御史府辟命之下咸以爲慶而亦不能不惜賢者之去焉雖然吾黨之與相切摩者亦曰古道耳器識不高則所就不能以踰今人學問不充則所立不足以追古人而與之並宗元志於古道矣去是而羽儀臺府流聲實於天朝方將爲天下善類喜而奚於別之戚哉

送吳學錄序

教官選壞久矣未若隸各道者之尤甚也自屠沽貨販以至賤隸雜色無不得假是名者可爲吾道長太息盡數年前以司廩計者升邑諭郡錄或議其非而罷之當矣今之爲是者問其名則曰德行文學也晦迹丘園也吁德行不可詰也已遺逸之科朝廷所以待特起之士安用此委瑣輩累十百哉□□風靡廉恥道喪必有任其咎者而莫之敢言也里人吳履德基由天台直學爲衢學錄德基世儒家自少至長不廢挾冊若人而職教孰不謂宜雖然以德基而異於非儒者未足多也要當異於俗儒而後可非惟異於俗儒也雖古之號爲儒而實則戾儒者吾與之異而後爲至爾德基賢甚且行甚謹居北山之下先正遺文舊書多見之某於鄉先生之學雖蚤服膺而累於薄宦嘗有不獲卒業之嘆比年歸閑稍加紬繹眇微窺闖深密回視平昔幾與鹵莽爲之內熱流汗欲強進自力則老病及之矣德基年富不離庠序今又無出內會計之煩而有優游暇豫之樂柯峰幽絕之墟攜束書而往讀焉以求聖賢之心洗俗學之陋將見充然而不窮浩然而有得涵養器業自致遠大何施而不可矣有於是邑邑者哉

送程知事序

三衢程圓表調佐池陽幕過予而言曰予嘗仕池習於池之故矣其有以語我來予告之曰行臺統淮東南而江東視行臺爲最近憲府之在宣城又不過咫尺間臺府之言朝發而夕達於下也江東數郡之政夕行而朝聞於上也是以百司竦然惡者懼以戢善者勵而修

公論之徼揚覶諸道尤速而先下曹末屬稍以自見者其待之必有異也又況以儒而進者乎某才不能以蹄人政不能以異人而趨走承順之節又萬不若人惟以拙誠代巧詐而已至於豪姦之謗讒權貴之觸忤謂必蹈禍乃有明爭而顯釋之者嗟乎其何以得此哉池當要衝軺節之所往來聲實尤易著鬬今之仕者以邇臬司蹈孔道爲憂内慊故爾若吾徒則囗何往而不宜哉國表聞之喜庶幾有合者然於其行也予又有公私之請焉池學籍土田廢溺奪於强有力者十之六七往予承御史命按覈半月間追復七百餘畝豪黨忿疾幾見中傷會以滿去則著于牘勒於碑俾不沒君起家諸生能無念及此乎此予爲吾道請也予在建德時植縣門進學崇化堂復官舍侵地作梅公亭清白泉亭沿山手植花木頗爲登臨勝處今去之七年興廢不可知君出行邑試往訪焉發揮溪山之精英一吐秀句鑱諸千仞之崖異時寄予以爲光寵尤幸之幸者此予之私禱尙識之毋忘

吳禮部文集卷十五

題跋

陳森詩後題

金華陳森茂卿著爲詩年三十以死其友黃君搢訪遺藁無得追次所聞凡四十首爲之序反復致意且懼弗能使之傳余讀而悲之昔李賀早死李藩求集其詩訪賀親故或恨其負才取而棄之嗟夫有才不幸而又擯沒於俗善人之志終不可以伸已森之詩清峭刻厲聞其人悁悁不出門戶甚矣苦心思背世好不幸而止是也彼聞者將深悲慘痛尙肯并棄其詩而其存者抑何難哉雖然文章之於世亂於彼者此或茁焉固有卓然絕識之士遺之以不朽李賀之詩今知誦之伊誰之力也或又謂詩人多窮才者多夭此又不然賢者貴而仁者壽理之常也而相値寔難今夫世之老壽顯榮生無以踰人死無以垂後泯焉草木俱腐者爲不少矣以此方彼又何如哉詩以工而傳森詩誠工使得黃君數十輩風聲意氣曠萬里百世而相感

奚必借助於顯榮者而後能傳耶君又何懼焉嗚呼斯言過矣聊以申吾冀之志云爾

登瀛圖後題

文皇延攬英才當其開天策府時此十八人者已爲之用異時房杜爲元臣餘皆忠清英亮宏碩藻麗蔚然臺閣宰輔器計其相與討論非但文義之末而已愚嘗考之史而竊怪許敬宗者亦在選中敬宗謟事武后附李義府殺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輩名汚天壤間文皇固未料其晚節耶使此十七人而與之同列豈直鳳麟之於猰犬哉千載而下嘗有聲其罪而側去之者

洪範謝氏衍義後題

洪範一書有大禹之言有箕子之言自爲經傳其文甚明而傳注者昧焉孔氏以初一曰五行止威用六極爲禹所第敘而不及其餘中又頗有錯簡先儒或是正一二而未究故讀者不能無疑謝氏章作衍義攷圖數之錯綜而推極其變萃經說之精要而發明其蘊可謂用志於此矣但其開端之說引禹謨九功例爲九疇謂範乃箕子所自陳因九功而演者其言曰六府雜以三事五行雜以五事九功雜以戒休董威九疇終以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禹列穀於金木水火土之次箕子則尊言五行而以稼穡爲土之甘三事衍爲五事正德衍爲三德五事八政無非利用厚生之本五紀庶事莫非五行之順逆至其次序或有差互則若易先後天之不同其言灼有明證若合符契夫以二篇相望於簡冊之間數千百年習而不察謝氏獨能舉以爲說亦異矣竊有疑焉神龜負文禹則之而叙以爲疇若五行五事蓋以次第而定每疇之下又條陳其目若一曰水二曰火之類皆禹本文自水曰潤下而降乃箕子釋經而爲傳餘疇皆然惟八政一疇獨缺爾且禹謨曰功洪範曰疇二字未嘗互見謨陳德政教養之事範著天道人爲之蘊範之體段固大於謨彼所云功者指其成績而言可言順而不可言逆可言吉而不可言凶若六極者亦可以言功乎戒休董威義主勸督九功之事曰休曰威雖與作福作威者類

此特指君之所得而爲福極蓋有君所不得爲而多係於天者矣使謝氏而曰禹因九數故功亦以九名而事亦出於範互相發則可直以爲洪範有數無詞大經大法皆出於謨是則不深攷禹經箕傳之過也昔南豐曾氏亦嘗謂謨言六府則範言五行六府文以三事則五行文以五事九功言戒休董威則九疇言庶徵福極帝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嗚呼爲是說者非謝氏之比矣謝氏其勦以爲己說而故異之者歟故凡讀書者必先審句段正文字辨述作而後義理可尋不然則雖善其說而攷證疏則乖剌牴牾而不合則又何足以爲善耶吾鄉仁山金氏嘗深究洪範之說而定著經傳見於書表注今亦頗行於時愚不復述特辨其大旨又使學者知表注之爲有功云

題樊紹述絳守居園池記後

樊紹述作絳守居園池記文體奇澀讀者不能句前代爲注解者數家趙仁舉出近時宜益詳且精余視之尤疎陋因爲是正數十條并

補其闕遺者著于右方按紹述文甚多雖有傳是篇獨爲好事者蓄示詭異折傷淺以資笑甚矣人情之好奇也嘗有唐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游者若李翺之純皇甫湜之健張籍之麗郊島之寒苦巨細無不有而號稱險怪奇澀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兼之故月蝕詩效盧銘樊墓用其體若將矜其橫騖蔚其殘斷而矯其甚者夫韓子之奇奇之正也二子之奇奇之偏也文章貴不用意溢於正而奇出焉蓋非能奇之爲奇而不能不奇之爲奇也是作也出於自然耶其有意爲之耶識者其知之矣然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詞必己出至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若此矣或曰子譏時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幾同浴而笑裸裎乎曰非也周誥殷盤有奥義缺文焉彼誠不可以意通也而此也飾夷以艱難昭以幽易常以異徐而察之則可見矣彼解者疲精竭力而猶惑焉則樊子豈非過人者哉

書韓幹馬圖後

明皇在御日久宇內承平畜馬蕃息內而帝閑外而諸監記志諷詠可攷也故其神駒駿骨往往而有一時曹霸韓幹輩復以善畫馬著稱人物之適相遭非異事歟盱開元之盛極矣凡天產而地生者莫不豐衍洋溢況於馬乎馬之盛而奇者出焉理固然也方姚宋柄國羣賢遝升名卿材臣不可勝數波及於一藝者特其餘而亦皆精妙絶倫非後世之所可及也夫人事氣化感應相尋而至政治休明之効君上涵育之澤著驗昭灼蓋如此況夫治世之隆鳳儀麟出而比屋可封披堅執鋭左右服御者莫非聖人之徒詎不信歟廣平王氏家藏幹畫流傳甚遠其爲眞蹟无疑余獨何論當世之故而重有感也豈徒賞好云乎哉

跋李息齋墨竹

文與可蘇子瞻但去二百年墨竹一派今薊丘李公得之其用意命筆天趣冥會等而置之未易優劣也或謂三公在當時雖貴重而困悴流落亦不少竹詎能救之哉李公今方以此上當天意寵譽赫奕

抑榮矣愚謂士之用世以學術武業而藝事乃其餘三君子之道一致也然而遇不遇有命也此君何與焉因覽此卷併識其語

四皓圖後題

子房招四皓定太子司馬公疑其黨子排父於通鑑不書朱子綱目著之而嘉其有合於納約自牖之旨至其序鴻鵠之歌則以爲子房特權其正且重者存之而爲是甚不獲已之謀二說交致其意而呂成公謂其有合於首止之義所以論子房者備矣愚何敢復贅言以四人出處論之嬴秦流毒天下人孰不欲去之桃源之名後來始聞計其投荒遐竄深密惟恐不與世隔爾商山聯接關洛近在秦楚兵爭之場隱居則非其地也身之隱矣人宜莫之知而謂帝不可屈致者則在當時魁磊之望甚接於人也蓋四人者負高世之才當搶攘之秋將以大有爲□時之不當而老之至也世有文王則若伯夷太公起而歸之而又義不奪於慢罵之主一時詞禮勤厚而其事則將以定天下之本亦非區區者是以果於一來事成計安脫屣而去不

知其終夫豈尋常之爲哉世之贊者雖僅得一二論其初節則直以爲辟世深藏之倫殆未知其心也近時保郡劉因名士也其題有云驅馳恨臣老辟世豈初心與愚之所言犂然而有合惜不及見其人而與之上下議論也

跋跨驢覓句圖

驢以蹇稱乘肥者鄙之特於詩人宜甫旅京華白遊華陰島衝尹節浩然鄭綮傲兀風雪中皆盡圖物色杜巋然詩祖忠不忘君不可尚已李豪而孟賀賈寒鄭陋不但其詩人亦似之予嘗評其優劣如此第不知此卷所寫何人識者自能辨之

徐忠壯公事實後題

始余幼時聞里中徐爲著姓曰忠壯公徽言之後少長閱宋史見其以建炎間死晉寧之難論者謂其攻禦備盡力屈不污與王稟死太原同科又知公生於衢與吾里壤地風氣相接忠勇挺然使謀者不敢以脆弱氣槩亦偉矣欲從其家求觀遺文舊事以究其平生則皆

無以應者然其他族在西安龍游者猶盛一日其裔孫某携公事實來示予若銘狀傳誄及當時襃䘏之典甚具既讀而知其詳某謂是編曩嘗一再刊今不存將復刊以傳併以郡乘野史凡士大夫所錄與夫公之先世一門行業可攷者裒爲一編又以譜系附焉謂余盍有贊余惟忠臣義士蹈白刃死城郭封疆豈將以華名計邪執使一時不見紀述堙滅無聞其磊落軒天地者固自若矧能言好義之士何世而蔑有邪忠壯公所立如此國史載之天下後世誦之伊誰之力也吾聞孝子慈孫所以論著其先祖者其心無窮子孫記之而後他人誦之宜也他人記之而子孫忽忘焉吾不知其何心也忠壯公之爲忠也其子孫能是孝也見其忠與孝而樂爲之稱道者秉彜好德之心也是編之成又豈一家之私榮而已哉

趙氏壽詩跋

人於富貴利達皆可以力致其不可以力致者有二焉曰壽曰賢子孫是也壽而有賢子孫者鮮相繼而壽又相繼而有賢子孫者尤鮮

夫人之生美惡厚薄稟於天惟善可以自致然善而獲報則亦天也乘其美且厚者而食其善之報固造物之所靳哉廣平趙慶甫嘗爲運司幕官退而老於高沙之上今年八十高沙之人士相與爲詩歌以頌公先是慶甫之尊翁八袠時其鄉之貴公名士亦有頌美之作至是而再見其盛事也慶甫之孫仲敬爲南臺掾以今所得詩求草廬吳先生敘之繼而作者未已復以命予予知趙氏之再世之壽寬請公之稱述觀其家之慈孝又知其累世而實殆所謂稟之厚美而積善之獲報者歟雖然余因是而有私感焉予家先大夫壽九十今予之親且八十矣比壽迎以來而意輒不樂日夜念鄉井故舊竟舍而歸匯區微宦不能使其親志娛而心安倘何以爲子予祖父之壽幸與趙氏同而親仲敬之所以榮其親而耀於時者百不逮一俾叙此卷豈不愧甚矣哉

金蘭庭詩後題

蘭亭先生金君名似孫字叔肯先世在宋爲富家其父之發字仲華由太學舍選登淳祐七年進士第官至工部架閣嘗考試吉州文山出其選文山領兵赴杭州過蘭溪以里第故戒軍士無一人敢登岸者其尊制可知也君少篤敏彊記工舉子文科既廢遂一用於詩標新警拔有思致善諷切人世故事殊衣冠喪氣里中暴者挾威恣睢惱君甚君終抗不爲屈又傲倪寡交好使酒多與人忤蓋所負素高故也既鬱不施家事益落感激憤悲益發於賦詠間歿纔五十有一予先祖自架閣公時縱館其門君實嘗受業焉是後遂爲姻家吾祖晚年舍君遂無與言者不數日必相過過輒命觴笑談酒酣雅歌或散步郊郭間竟日留連小子未嘗不操几杖從少長學爲文辭每見輒勵之今猶能追憶其言也君沒時子尚幼故書遺稟皆散軼予家所有唱酬者無幾獨知于介翁集爲全然依韻盤礡非涉自然今選爲若干首而以他篇附焉嗚呼士之傳世功業文章而已功業固不待文章而傳特窮微在下文章雖善不幸而泯沒者多矣若金君之自負其才不屑干俗殆古之所謂狷士其詩觸事感時豈不足以自

附於風人之列而今鄉人道之已少更數十年將併其姓名莫之識豈不甚可惜哉余非能張而大之念累世事分之深其僅存而可傳者不容棄絕於予是亦義之所當爲也異時采民風述郡乘倘論吾鄉人物者庶有攷於斯焉

桃源圖後題

昌黎韓公有桃源圖詩則是圖已著於唐其詩首云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末復云世俗寧知僞與眞蓋未以陶翁之言爲然且古今所傳避秦者茹芝之老採藥之女入海之童往往不少桃源事未必無特所記漁父迷不復得路者有似於異境幻界神仙家之說此韓公之所以不能無疑爾愚觀陶翁氣韻淳古寤寐羲皇遭罹叔季慨然簒革之際可感者何限異時所賦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何如慕向且如此計其於桃源固所樂聞願言高舉於此可以知其心而事之有無奚足論哉詳是圖者試以愚言求之

邵氏今是堂藁跋

吾鄉先輩宋南渡後如邵公囦應公鏞特深究經學邵於易禮記應於易書禮皆有論著成書邵即朱子集中所稱長沙博士以張宣公三家禮範及公釋奠儀式刻之學宮者也余嘗見應氏書約義及於衛湜禮記集說間得所引一二他則未之識淺陋竊自愧二家子孫或謂無傳者意其閟之爾不然豈不甚可惜哉今是堂藁者邵公所著也其曾孫均示予往往賦詠牘記之作該洽贍麗皆可傳誦因葩藻以驗其根柢則公之學之蘊亦可得之於此矣又知朱子在湖南嘗薦之有云文學自將誨誘不倦者夫其親遇已知如此尚何恨於仕之不大顯學之不盡用耶邵氏由今是而益盛世殊事改流風就泯是編均所訪求云得之羮豎之手者方困悴中裒纂甚勤懼貽後之弗繼藹然孝子慈孫之心可厲薄俗倘易禮二書存盡併廣其傳今是之不朽不在茲歟

跋東萊手書張孟遠序

朱子贊呂成公云一身備四氣之和肰公之德最盡百世下宛然如親見焉嘗聞公少年頗嚴急因讀論語躬自厚薄責於人章氣質變化德量寬弘其自治勇而所養純可知今觀送張孟遠序盛稱其横厲超軼明儁閎達道古今角詞章顧以爲弗如而其所以自況甚謙約意若不滿於張者豈其恃才負氣而不適於中和挾記誦文詞之習而未能進於道歟得公之言以藥其病其受賜也厚矣夫世之病是者多倘獲覩是篇而受公之賜亦孟遠有以發之詎受孟遠之賜也愚忝公里人沐麗澤遺教輒以所見附于後不自知其當否也孟遠名燕衛人張漢伯澄之孫漢從韓世忠討范汝爲戰死者孟遠師任玉山嘗見張魏公公奇之復從朱張呂三公游後上書忤趙雄窜安吉大水鐫民租額守怒上章求避孟遠亦請祠遂不出其人亦可尙也

跋李安忠畫家鼠盜果

徐崇嗣嘗畫茄鼠圖今李安忠畫鼠啖荔支蓋同一機軸世之可畫物甚多而彼乃用意於鼠亦異矣使觀之者變怡爲玩豈非筆墨之妙足以移人也哉

東坡贈巢谷詩墨蹟（春雨如塵廂云云）

蘇文忠公贈巢谷凡二詩此篇與元脩菜是也皆元豐六年在黃州時作吳興施元之及其子宿吳郡顧景蕃同注公詩後出頗精覈中第十六句作寒螿呻（此作寒蛩）又云今成都府治石刻一本字作一尊乃元祐間所書者如此則公手書是詩非一豈其不忘相從憂患中故耶覽卷使人想其風槩

題謝君植吳立夫詩詞後

延祐庚申冬余北上過彭城黃樓故基俯汴泗交流四望青山逶迤殘雪參差孤城低黯問戲馬臺何處同行吳立夫喜爲詩弔古相與誦蘇子由黃樓賦文文山彭城行爲悽然而罷後三年之淮東泊舟京口遇故人謝君植飲酬同上北固多景樓時雲物晦冥風起浪作江中來去船千百遠若凝立不動者望維揚隱隱悽涼滿目君植善

樂府因舉辛稼軒姜白石舊賦一二闋悲壯頓挫使人涕下不自禁倏忽十年思二友未即見一日閱故紙得所寄他詩詞聯綴成卷念昔遊所欲賦援筆記此倘二友有作必能道余所不能言感慨激烈與古人爭雄異時庶幾見之

劉漫塘語錄後題

漫塘劉先生德行文章師表當世小試令長顧時事方異即遠引高蹈其後雖諸老極力招致亦不變其志抑偉矣某來宣城獲觀學宮所刊語錄而先生之曾孫善餘亦僑寓是邦出所藏除藉田令直祕閣領祠官特授將作少監諸告身及袁公甫撰墓銘太常考功謚議讀之凜然起敬獨恨全集未見爾語錄者王使君遂得之於先生之子汝進裒集家庭親友所記序稱十一卷今十二卷第三條論作詩文云云注已下疑可削字此條詞旨鄙淺無乃增益者非歟然第四卷二十八條所云亦此類皆當在所去也其論欲學聖賢且學孟子則與先儒孟子才高難學之旨異而謂程子氣質之性氣對義理字

贅對性字之性字贅竊謂程子以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對言正大有功於論性者不知何故爲此說也生晩無從質正姑識所疑以俟賢十二卷第三條作時文云云如街市旋蒸熱賣糕第四卷二十八條作文字結尾要有新意如作雜班末後令人歎書

古三墳書後題

古三墳書一卷宋元豐中毛漸得之唐州北陽民家紹興中沈斐刻於婺學近歲大板不存予從張子長假其書讀之所謂三墳以山氣形爲別以伏羲連山神農歸藏軒轅乾坤易合其目墳各有傳又有姓紀皇策政典之篇後序稱天復中靑城山裂石中所得不云何人亦可疑矣仁山金先生謂周官外史雖有三皇五帝之書未聞墳典之名倚相所讀或別有異書爾序以堯舜有二典遂引三墳五典配三皇五帝反滋紛紛伏羲之書莫大於卦夫子從而翼之倘炎黄之書存安得而不錄後世農家方技及老莊書所載往往傳述失眞近時三墳書出張商英家且古易既有六十四卦安得又有三墳龜山

嘗辨之此以理而推其僞者也三墳漢藝文志已無傳隋史載劉炫撰書百數卷題曰連山易子長謂此書卷題不同亦非炫所撰者天復乃唐末號去之二十年一云且復出裂石所得尤涉怪誕接晁公武云張商英僞撰蓋得其寔矣既明其僞固不足深辨畧舉一二以見撰者之謬太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先儒不知先天之義故多誤解今其言曰混沌爲太始其數一一爲太極天地之父母一極易天高明而清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爲天地之孳太易之數二二爲兩儀陰陽之形謂之太初爲天地之交太初之數四四盈易四象變而成萬物謂之太素爲三才之始太素之數三三盈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其言顚倒錯戾漫無紀統而自比於易可乎夏書政典云云先儒皆以爲指羲和林氏獨謂上文邦有常刑干先生之誅文意已足此乃戒吏士之辭故金先生表注因之其說正矣豈區區摹擬傳會者所能知哉且諸儒皆不信其書而毛漸沈斐特信之亦好奇之過爾斐亦衢人

字文伯嘗爲婺校官著春秋比事陳亮序以爲湖州人陳振孫謂斐有沈文伯名長卿不名斐今因此書題識知亮誤也因併記之

百丈山鍾氏田券跋

百丈山在洪都爲名刹有田若干故鍾傳業也傳起微賤遭時稱雄擁數州地區區土田再世已不能守向使散落民間誰復有道其名氏者乃今得託名山以傳豈非幸耶東陽輝尊師閱視故券整比而表章之參政耿公文叔序其事甚悉愚嘗一至西江識公其人寬厚長者言尤可徵此軸又遂爲山中之寶物之係其所託者如是亦可以有感矣夫

歐公書州名急就章跋

漢黃門令史游撰急就章多古語古字顏師古注之朱子嘗校其文而近時王應麟復補顏注甚悉歐公州名急就章一時以文爲戲而音韻協比別出新意亦奇作也公嘗修五代史著職方考列州名於上急就之作其肇端於此乎其文雖少而該括甚使有爲之著釋者

豈不勝於他地域等書顏王輩人今豈無之耶

潘觀我所作葉審言字辭跋

審言主簿將之官晉江過余蘭皋持其冠時鄉先生潘公所作字辭見示審言惟不忘家庭之訓與其執友之言樞機之發日愼一日式克至於今茲也矧莅官臨民規條萬端約而擧之又豈出於謹審之外審言固將益充其持守之功而坐致夫敬信之效矣予家祖父獲交於菊莊先生而審言與予契分爾篤見其家所藏前輩片言隻字無不得觀而此紙特未之見潘公自云辭倣蔡忠惠公今觀其字亦如之考之嘉祐間蔡公書授其子旬正泉州安靖堂者晉江隸泉城審言往焉以挹其高風祇頌稱願之辭殆有先兆非偶然者因喜而書之以識別云爾

趙子昂書東坡詩

東坡先生月夜飲酒杏花下詩風致流麗神情洒落子昂每愛書之其平生有契焉耳予評趙公之書當如蘇公之詩不知覺者以爲如

付

鮮于伯機書太白詩

大德丙午某侍先君應奉在仙居邊尹世安出所得詩一軸示予中有此紙愛之因求以歸太白詩不待贊矣伯機所書遒勁奇逸尤其得意者時時把玩諷敬亭山之句如屬宣城而初設不之省也後二十年當泰定丙寅予爲宣錄事歷五年而去山有斐公寺梓華神祠蓋禱祀所數至因得窮極幽邃道口書堂寺黃蘗泉在高林窮谷間每因送迎輒憩其旁竟日而返居城中出門即與山直朝夕在目中所謂相看不厭者眞成先識人生行止豈不有定數耶予嘗覽觀圖史知天下名山川處比南北數千里行所歷無幾異時天啟其逢畀我奇觀豈直敬亭而已哉

東坡二帖

右大蘇公手筆前一帖爲陳輔之之書也後一帖慰黃寔師是狀也輔之丹陽人每歲上冢金陵必至蔣山訪楊德逢所謂湖陰先生者嘗不值題詩於壁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腳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德逢稱於荆公有尋常百姓之戲公亦有詩贈輔云南郭先生比鶺鴒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當時事大抵烏衣似舊時正指此也當公用事時閉不與通及退歸復從之游因坡公稱此亦知其爲人又坡與之帖云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有不起之憂若得少駐復與故人一笑又出望外此在毗陵屬疾時時輔來訪其於蘇公亦甚惓惓矣師是本末集賢袁公熟聞之奉化黃氏者跋已悉按師是母章碩人惇其舅也子由官陳州由是師是二女皆爲其子婦適遜所娶是也哲宗嘗欲召用林希以是沮之終寶文閣待制知定州而卒輔之雖遊荆公而尤厚於蘇師是雖惇甥而與蘇姻至是斥於其黨二人出處不同而尚德守義不爲勢利回邪變易其賢則一而已敬仰高風因識其後

跋趙子昂帖

子昂學士自其尊公去吾里久既自著其望爲吳興矣觀其答陶士

元書既以得叙親戚情話爲慰又以見柏燭鄉物喜不自勝譪然桑梓之情猶足以厲薄俗獨恨晚生小子不及一識面耳

吳存吾書

存吾先生墨蹟予在宣城閱視既多嘗許其秀勁似顏魯公蔡忠惠奇逸似米南宮至其高處時出入章草二王亦近代之絕此幅醉墨怪豪神氣飛動超乎畦徑之外可喜可愕尤與常所見者不同也所書詞乃虞伯可雪夜促蘇養直赴溪堂約者一本楊花作梅花月破黃昏作月滿前村說者謂楊柳一物黃昏與夜意重複愚謂前說是矣黃昏字用林和靖詩語意非指夜也改句不逮遠甚又有改江爲溪吹下紛紛爲飛下同雲皆陋語耳

杜端父墨蹟

杜氏世居吾鄉之紫巖諱汝霖者字仁翁學於安定胡公嘗爲李公擇所稱其孫陵五子旟伯高旃仲高斿叔高旞季高旝幼高伯高登呂成公門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父咸稱其文淳熙開禧中兩以制科薦有橘齋藁仲高占湖漕舉首吳獵楊長孺與之善著杜詩發微辨齋藁孫德之爲序叔高嘗問道朱子與辛幼安諸人遊端平以布衣召入秘閣校讐季幼文皆相上下幼有碎裘集葉正則序人稱金華五高而伯高爲最旟子去僞旃子去輕斿子去非旝子去華亦皆有名守臣趙汝騰嘗薦去僞請官之其子濬之若川明春秋領鄉貢易世後感激自悼矯行晦迹寄食西峰僧寺而終自汝霖至濬之六世仕雖不顯而文采聲華聯襲不墜亦吾鄉罕有也此帖乃去輕手筆蓋先大父碧溪翁之友愚幼及見詩帖尚多今存者止此當宋季士競習舉子業而杜氏一門子孫咸尚古文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不至字畫亦異此紙尚存深得山谷老人筆意要非不習而能也愚嘗覽朝野雜記杜斿誤爲杜蘋續郡志者又泯其名今遺澤既斬傳裔殆絕矣每惜其片言隻字輒取而錄之於此又因詳著其世及所見聞庶來者尚有考焉厚齋者李鏞伯韶栝蒼人僑居金華甲下字畝考其詩當是甲子云

題子華子後

予幼時見鄉校壁間石刻朱子與杜叔高書稱子華子非常可笑者識之而未見其書後購得而讀之又考朱子疏辨其可笑之寔竊悼夫爲是者之枉錯其心也朱子以書出越中恐王銍姚寬所爲晁公武以爲元豐後舉子所作蓋因其中多字說淺謬也愚謂其僞之顯然易辨者孔子遇程子傾蓋見家語子華子說韓昭僖侯見莊子戰國去孔子世遠二人而合爲一苟以莊子爲寓言則陸德明云魏人者必非妄也永嘉葉適最信尊之至怪孔門弟子無記者孟荀愼唐之士皆以爲異說望而棄之適於古文可信者往往摘抉譏訶而於所不可信者獨堅亮而深取之不識其何說也二後序一稱默希子默希者唐南岳道士徐靈符號嘗注文子即其端所謂訓解通玄經者蓋其人以是書至唐始出故依託爲之又云讀呂氏春秋見子華云云今第二章丁氏穿井得一人之說即呂覽所載剽掠之驗也其一稱釣磯叟者辨今書彼昭信侯一則其意又使人致疑於莊而譏其爲寓言又以實其編離簡斷非全書之語尤爲狡獪善眩而孰知夫人之終不可眩哉輒因朱子之言而推其遺

道沖師書山谷煎茶賦

癡絶禪師道沖蜀人也書山谷道人煎茶賦當宋淳祐中傷蜀殘破至於泣下去其置身方外猶不忘國家之戚非直鄉土之思而已使當時士大夫見之能無感於心乎

范元卿詩帖

此吾鄉范端臣元卿舍人書也元卿問學洽該詞翰奇逸豈惟負才過人蓋內而父兄之漸摩出而與紹興乾淳諸賢游亦一時之盛也和詩稱三一叔者名津字茂通香溪先生浚字茂明通之從弟而元卿父謂載茂則香溪之兄也詩有蠻雨瘴烟人歸隴北之句蓋元卿以乾道庚寅守晉康癸巳出嶺此皆在其後也與德章秘校帖乃里中陳氏元卿屢和其詩見蒙齋集云

北山遊卷跋

右北山記遊詩文一卷金華葉謹翁審言烏傷黃溍晉卿蘭溪吳師道正傳東陽張樞子長釋無一之所作也自至大庚戌距至順癸酉二十有四年間凡屢遊五人者雖不必俱而遊必有作如唱導前倡和纘後或覽勝發奇或因事紀寔凡登臨之美朋從之樂懷賢悼古之感所以攄一時之興而不泯於異日者悉於此乎在矣靈源草堂輝禪師及其弟琳公博雅好文凡吾徒之作前後裒輯無遺者出以示予遂繕寫成卷而復歸之草堂因念始遊時審言年未四十爲最盛晉卿次之師道與一公未三十子長未二十也今壯者老而少之齒已過於昔之長者矣其間儒墨之異歸出處之殊致佚勞欣戚之不齊可感者何限而幸相視無恙履歷之力尚彊夙好不渝泉石之樂如故豈偶然哉更二十餘年不知當復幾遊而所得復幾篇僕尚能屢書不一書而已也

題潘默成贈方仁聲詩後

學道悠悠未見功敢言凡質有仙風他年一鉢江湖去先向苕溪訪葛洪此默成潘公送方仁聲詩也前有序云公吾里人客寓吳興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官無仕進意築庵西溪名曰雲芽以衛生養性爲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凡二百餘言稱重甚至眞蹟藏柳道傳博士家按方公名勺當政和乙未年已五十是時士之稍以才藝名者有歧路可競進而超然高舉如此豈非賢乎所著泊宅編十卷行世泊宅在烏程相傳張志和挈家泛宅之所因號泊宅翁蓋志和亦金華人而寓吳興者二人志操出處畧同眞足以相配而無媿顧世罕知之或以爲嚴瀨人者未之考也

吳禮部文集卷十六

題跋

羅隱甲乙集讒書後題

右羅隱昭諫甲乙集上中下三卷讒書五卷淳熙中知新城縣楊忠濟所刊者予嘗覽唐摭言載隱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倅姚公使兩浙贈以詩有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隱答云云今集中無之按陳氏書錄稱甲乙集十卷與此不同疑此非詳本又有後集五卷湘南集三卷及淮海寓言今皆未見無所考也虛谷方公引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謂隱光啟間爲錢塘令辟掌書記爲給事中遷發運使皆錢氏除擢而歐陽公吳越世家乃稱爲錢鏐賓客以爲疑愚考晁子止云隱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爲叔父表荐給事中卒據此則表荐爲給事中乃紹威非鏐也而隱說鏐舉兵討梁正爲鎮海節度判官時事方公皆不之

考況世家書隱爲鏐賓客乃鏐未爲節度使景福二年以前其辟掌書記必在後地志所傳豈足據以爲信耶吁世之稱隱者類以爲詩人見其所著亦不過以爲不遇而憤世者耳而孰知其義不臣賊之意凛焉古烈士之風偉矣哉自羅弘信厚事全忠紹威既臣屬之全忠以一女妻其子紹威卒於開平四年給事中亦梁命也與諫議大夫之名何異而謂隱從之乎摭言所謂不起者得其實考其年歲亦合可徵無疑愚故備書二詩以附今甲乙集之後而著其說如此庶幾隱之志益以明而世俗傳聞之謬識者必有所折衷矣

東峰亭記後題

馮宿拱之東陽人在唐有顯名韓公嘗與之論文則其文亦槩可知所作蘭溪縣靈隱寺東峰新亭記修辭淸麗敘述有法釋苑覺書亦佳靈隱今爲聖壽寺亭在其東偏舊碑學宮背刻嘉定中朱呂二先生祠記蓋亭廢久矣石斷爲二相傳趙氏子自負博聞或以問之不能對怒撞之中殘缺凡五字今文粹本多異而兼外參校以補其四他悉從碑定錄焉獨邑宰洪君名亡適當碑首行最下處字滅非斷裂致然紹興時洪遵脩東陽志已云無所考矣按蘭溪自唐咸亨置縣歷五季而宋凡數百年其間豈無賢令若拱之之稱洪君在當時爲曹成王皐盧羣所知則其才其政信有過人者又託顯人之文以傳而竟無傳惜哉然洪君之名雖亡而實不泯則因馮文而著猶不亡也吾邦紀德頌政之碑非無大書深刻顯列姓名者而顧無一人道之則其幸而存曾不若不幸而亡者之爲美世之是非未嘗不公也而又豈繫其文哉使凡爲吏者修其實而不務乎其名則碑之有無皆在所不論奈何其爲之者之不已也吁盍亦因是而知所儆乎予又嘗攷郡志令洪君以下有張綢周顯德中有陸光餘皆無紀近世壁記未亡時聞長老談其人者遠則舒邦鄭江文衡近則孫度高參不過數人是數百年間所稱道者僅止此可勝嘆哉因併記之以示來者

趙彥衛補定安公紀後題

江陰趙彥衛作西漢定安公紀補首書元年四年書策命孺子爲定安公五年止十八年每歲首書公在定安其說以爲孺子雖幼實係大統公在乾侯聖經可法意亦美矣愚按通鑑綱目於莽篡之年注新莽始建國元年蓋從篡賊干統正統已絕之例意以孺子未立而廢不得以係統也按孺子嬰宣帝玄孫楚孝王孫廣戚侯顯子固漢之近親非若呂后取他姓子比矣太后臨朝稱制莽居攝踐阼改元居攝又改初始則孺子雖未正帝位固已爲天下之君矣莽廢之而猶存莽滅而復爲漢若之何絕之哉又考序例云正統雖絕而故君尚存則追係正統之年而注其下唐武氏例是趙氏補紀殆類此但其書法則有可議者不稱居攝初始直云元年三年則失其實矣莽以平原安德漯陰鬲玄丘凡戶萬爲定安國而以大鴻臚府爲公第居之則書公在定安亦爲失實矣定安公乃莽所加號今既正莽之罪豈得仍其號乎竊因是而思以爲綱目所書宜自初始二年下注新莽始建國元年初始三年以後下注莽年如前遞數而書孺子在

京師仍其故稱恐庶幾得之或謂孺子嬰立時二歲至莽誅前一年已二十歲尚得稱孺子乎且更始既立當仍係孺子之年乎抑據更始之年而注孺子之所在乎其後方望立嬰爲帝而玄誅之則書此又當若何曰孺子者幼稚之通稱周成王十三歲嗣位二十而周公還政猶稱孺子王此不足病也孺子係統蓋欲正新莽篡竊之僞明劉氏之未嘗絕耳諸將共帝玄而玄遣兵誅莽其事自當係玄綱目以玄不成君注漢帝玄更始元年處之當矣方望事在光武建元元年其書今當云方望以前孺子嬰稱帝於臨涇玄遣兵擊斬望嬰併遇害云

姚氏校注戰國策後題

頃歲予辨正鮑彪戰國策注讀呂子大事記引剡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則世罕有者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卷末載李文叔王覺孫朴劉敞語其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慥朴元祐初在館中取南豐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薈萃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他書可正者悉注於下因高誘注閒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又云訪得春秋後語不爲無補蓋晉孔衍所著者今尤不可得尚賴此而見其一二詎可廢耶考其書成當紹興丙寅而鮑注出丁卯實同時鮑能分次章條詳述注說讀者眩於浮文往往喜稱道之而姚氏殆絕無足怪也宏字令聲今題伯聲甫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爲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令憲令則皆顯于時其人尤當傳也余所得本背紙有寶慶字已百餘年物時有碎爛處既據以校鮑誤因序其說於此異時當廣傳寫使學者猶及見前輩典則可仰可慕云

宋高宗書東坡遊徑山詩擢字韻

宋崇寧宣和時蘇學有禁今德壽皇帝乃取其詩親書之一時好惡如此而廢興大故尤有足慨者矣

山谷老人帖

山谷老人贈筆工嚴永帖蓋在戎州時公嘗手書煎茶賦云試嚴永筆即其人也此紙乃摹本後有杜氏綰印章綰字季陽仕至知英州其祖父與正獻公爲兄弟綰好法書名畫見王洋字渤所爲墓誌此其所摹者也黃公好書故筆工姓名往往見詩帖如元道寧吳希照林爲之張通輩可考也夫善書之得佳筆猶良工之用利器應心順手是亦一快彼謂不擇筆而妍健者豈通論哉他如蔡忠惠之記諸葛漸蘇文忠之取吳政父子朱文公之稱蔡藻三公皆深於書故爾吁一技之精猶獲附賢者以不朽況其大者乎

揚補之畫梅後有一紙書東坡詞贈彭鈞（靑老）

淸夷長者子書字學歐陽率更如睡壓軒記之類尚可見此幅大字氣韻淳古而蕭散兼之殆欲突過唐人以上尤可貴也彭靑老亦安成名士與王盧溪民瞻輩遊寫梅書詞非一時蓋後人所聯合梅之妙不待贊矣

潛虛舊本後題

某少好占筮等書嘗購得司馬公潛虛附以張敦實發微諸論者不知何人所刻其書完具無缺意爲善本也又得里中孫氏寫本蓋提刑公憲文故物紙背有梁克家爲福建安撫使韓彥直知泉州時手書名當時往來書札也於是百五六十年矣特愛之甚見其文闕因以前本令學子補書之後數年讀朱子跋張氏潛虛圖記所得范炳文別本首末乃知完本爲膺書赧然流汗愧前日之輕率而增加猥雜不可削除以爲大恨因與許君益之言之君遂出藏本亦闕文者歸以參校用朱子法非其舊者悉以朱圍別之仍全錄跋語於卷後以識愚之愧恨又以示兒輩俾之廣見聞愼取予而毋蹈予之失也按朱子所記行變解之數此本亦不合未有所考特命圖之後跋語之前一條凡例二十六字記占四十三字注六字所謂命圖之闕經占法之變者此獨有之而許君本亦闕則此本豈范公所傳之舊歟因鈔二條示許君而併記其說於此云張敦實廠婺源人其鄉有刊本潛虛完書又聞邵武有貝齋謝氏所注釋未見

家則堂詩卷後題

士大夫當廢興存亡之際而能秉節守義歸潔其身爲清議所予其言論風旨之存者人固望而寶之在宋之季則文天祥謝枋得之詩章與家公之春秋義說是也屏巖張先生在京師得公所寫贈詩有若干篇藏之家其子樞裒以爲卷且推明古昔行人之義以賛我朝待公之有禮而成其志是皆民彝世教之所關者予覩家公故宋大臣遭危履艱而制行卓然固不可及張先生以大學諸生從主北遷例得拜官或因以致通顯先生顧以母老受鄉郡教授歸年四十旣辭祿謝事從容去就亦無愧焉君子之所予以其類則家公之惓惓於先生也宜哉讀其詩想其時風霜雨雪飲泣相顧麥秀之歌其聲悽然使人悲而不禁也鍾儀之操越石之吟其志皎然使人悚而起立也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鮮于伯機書贈弟桂手帖（中原大儒還山先生嘗云有神降一上人家降筆書云欲求聰明先須積學欲求子孫先須積孝桂積孝矣學未致力也兄樞書）

欲求聰明先須積學斯言是也欲求子孫先須積孝是有爲而爲兩言吾不取也夫知學者必知孝知孝而不知學先儒所謂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致慮是爾鮮于公勉其弟以學學其可少哉

馬氏家譜後跋

汴宋自建炎渡江中原士大夫多從而南今世易運殊且二百年子孫有存而能追記其先世者幾何人哉徽婺源有馬氏權氏章氏龔氏之族或存或微馬氏有名臨翁者見予出其譜知爲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遵之裔遵子咸咸子修己修己子偲皆明醫法偲始南徙者也偲而下六世至臨翁皆以醫稱於鄉臨翁與予言能歷歷道其所治療及故家遺俗事使人慨然太息人之稱世家者以宦以學以藝爾三者之中世學者最鮮世宦或一再傳藝者再三傳則人以爲難而馬氏之傳且八世禮不云乎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况於八世者乎非其陰德之積厚不至是也由臨翁而益培之繼者又未艾也

鮮于伯機自書樂府遺墨

鮮于伯機父遺墨世方貴重此卷雖不著題識望而知其爲眞也樂府詞亦其所自作前一首道退居之趣恬淡閑雅有稼軒遺山風後無題一首規模香奩花間豔麗而媟非莊士所欲聞然古今詞人極意以爲工者往往若是豈獨伯幾父哉

跋輞川圖臨本後

王右丞維輞川圖旣爲之李趙公後傳南唐建業文房宣和譜已不復有世所見者往往臨本也今觀領軍趙侯孟威所藏亦甚精絕可玩彼眞蹟當何如邪予嘗論維文詞淸雅風度高勝超然山林間疑非世之人矣而居位顯榮汙賊不能死遁累是圖惜哉昔劉齋無言嘗以麗紙寫維詩并裴廸所賦謂裴在唐無聞而詩與維抗衡其人亦可以想見予謂廸之不嬰世故高蹈自全賢於維矣因覽是圖竊傚劉意寫附其後而評之如此若其筆劄之拙陋不逮則非所計也

定武蘭亭跋

友人示余禊帖云得之天台故家紙墨甚古末多宋賢題識鑒者謂定武本無疑予嘗記昔人言定武本所始或以爲宋景文得諸伶人孟水清或以爲韓忠獻求於李學究李別刻本獻後宋公始購得之其說不同而咸謂出慶曆以來今此卷題天聖丙寅重裝則尤出其前以爲留氏閩時所傳則湍右字雖模糊而帶流天字殘缺乃薛紹彭所鐫者不應在前也觀范文正公題云才翁東齋圖書嘗盡覽焉（才翁當是蘇舜年）不明指禊帖後諸公皆然竊意此必他有所指而洪公景盧跋語乃明爲是帖發耳歲久散逸竄錯不可稽恐覽者或因是致疑於善本故表而著之

王魯齋先生父仙都公滁所書碩畫後題

古人之用天下其考覈成敗得失毫髮不差而圖畫之方設施之序未嘗不豫定於胸中不然則不能以有成矣魯齋先生之父仙都公嘗手書武侯見先主下至寇萊公出師澶淵八九條名之曰碩畫皆南北分隔之時攻取制勝之策公自有所見非後學所能識也嘗聞

魯齋早慕武侯孰規天下之勢議因蜀取秦以俯拾中原今此畫首武侯是亦家庭講聞之一驗惜乎其俱不得試也所謂考觀而素定者徒見於此而已楊雄諫止單于朝書有石畫字鄧展云石大也則與碩通公當是取此

仙都公所與子書（此時魯齋年方七歲）

魯齋先生之學世有自來矣先生大父崇政講書直煥章閣致仕諱師愈事龜山楊公後又從朱張呂三公遊朱子誌墓稱其有本有文者也父朝奉郎主管仙都觀諱瀚執經朱呂之門克世其學此其所與子書莫非小學書少儀外傳之旨也先生生慶元丁巳嘉定辛未甫及大學之年而仙都公卒所謂未及聞詩禮之訓者指此也先生負才英偉少卽欲以天下用其身年逾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一日讀論語居處恭執事敬而有警歷扣考亭門弟卒得北山爲之師焉夫其養蒙於涵濡之素而就正於一變之餘則賢父兄嚴師友之功豈可少哉輒因是帖妄論先生德業之所以成庶幾學者知所慕效云衛

潘默成醒醉帖

默成先生喫酒眞蹟戒酒文舉本葉君審言合爲一卷題之曰醒醉帖予讀之其喫酒也以杜門養痾他無所需惟醉鄉之爲快其戒酒也以病渴由酒故悟千金方之言誓止千日夫酒能獨病亦能致疾先生之或飲或止皆以病故蓋攝生之宜也若其懼定力之不固而矢詞於闇思大士則異乎吾儒者爾黃太史作發願文精戒酒肉後復食飲故二公此事正同夫制欲而不累乎物雖佛學無不與吾同彼其心無所住而弊至於自恣吾之心有所主而動必適宜飲而知節二公之不滯於一固儒者之常也吾覩子朱子之於黃公亟稱其孝友之美而於公則以剛而無慾者當之二公之師表百世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鄭北山墓誌銘跋（何耕道夫撰葉國天敍書北山何基篆）

甲戌乙亥間某杜門深居日無所爲則取家所藏鄉先生遺文逸事裒集之名敬鄉錄第聞見單寡未敢旁及問以詢之友朋而許君益之手錄北山鄭公行實以來尙恨未見全集及誌銘之屬時葉君審言寓坦溪實公裔孫家訊之得墓銘遺事雪竹賦卷再拜伏讀益知公之詳惟吾邦人物挺出建炎紹興間忠義威畧則忠簡宗公文學氣節則默成潘公而公抒國勤勞志在恢復當時並稱宗如老虎之當北鄭如伏熊之臨西公平生與潘雅契立朝不主和議亦合至於卒忤檜相竄斥以死其受禍尤甚若公者參於二公之間不亦偉乎英風遺烈炤映鄉井後生小子仰之猶足以竦然有立也某既取雪竹賦諫和議救胡邦衡二書及他詩文入錄中而又反復此碣於其銘文之感槩題篆之奇古楷法之精嚴見諸公之風誼又讀公之子良嗣乞銘之書至情懇切亦交有發焉豈非平生大幸哉既以歸之坦溪姑識歲月於後

北山感雪竹賦後題

士君子以平生之志發爲一時之言而一時之言或爲終身之符若北山鄭公所作感雪竹賦是也方其比物發興引以自道異時奮拔於困厄之餘不屈於摧折之際往往如之夫修身踐言之死弗變固有志者之事而辭氣威儀所以定命者其理亦微矣昔王沂公賦雪中梅雪中未問和羹事先向百花頭上開果踐魁台韓魏公賦雪者枝擎重卒荷大任今鄭公雪竹前後輝映三公者皆宋之偉人也吁亦異哉

蘇文忠公雜書小册

右蘇文忠公雜書一小册文定公題識二十八字册本鈔黃石公素書及占相等法題己卯歲寶元元年是年文忠纔二歲文定始生乙當作己字誤也此公早年所嘗繙閱往往因餘紙信手肆筆縱橫斜正間見錯出如道德經文杜韋韓公詩章及雜事古語雜無倫次而皆可諷誦又作人物面目樓樹水波游戲妍巧悉有思致後來書畫之妙已見於此擬對制策藁論列時事十數條按公嘉祐六年所對策首用此文而下移一段以爲結語中間知勸之說御臣制敵用人

阜財銷變之方皆與此合蓋當時天下之事其要有幾惟明者所見略同而言必出此有以見公之偉識非區區揣摩套括者比也至若弟懷其兄而書之前兄懷其弟而題於後追計歲月感嘆離合使人惻怛之心悠然而生豈徒玩好云乎哉文定公長子撈泉少傅僑居婺其家寶藏此册裔孫某出以示余三百年物手澤如新風規可仰欣幸寓目因敘梗槩以識而歸之

于介翁詩選後題

于介翁先生名石因所居鄉自號紫巖晚從城中復號兩溪翁貌古氣剛喜詠諧早慕杜氏五高之爲人後師王定庵業詞賦援聞諸老緒論故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世變後一意於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望而知其爲山林曠士一時吾鄉言詩者皆莫及也愚年十二三時從之游會以故舍去後數歲見愚所作輒曰是子當不下人向之不能卒業彼此交以爲恨而稱道誘掖惓惓不怠猶有古人之風焉未幾死矣平生刊藁七卷其子以板借人爲所匿餘篇或購以錢久將妄爲已作薄俗甚可嘆也予暇日因即其傳本及所藏續鈔者摘選之爲三卷雖愧力乏未能廣其傳庶幾寫錄散布不遂泯沒俾掠美盜名者有所警九原有知亦足慰矣舊見金華山賦及樂府檃括出師表等作先生自以爲得意者今皆無所考姑俟訪求又嘗得仁山金先生所爲集序當時不列於編豈所見有不同歟然其歷敘山川人物而歸重期待之意亦不爲薄特溫雅之評似未切爾併附於後以示覽者云

題程敬叔讀書工程後

某頃年在宣城見人談四書集註批點本亟稱黃勉齋因語之曰此書出吾金華子知之乎其人怫然怒而不復問也蓋自東萊呂成公用工諸書點正句讀加以標抹後儒因之北山何先生基子恭魯齋王先生柏會之俱用其法北山師勉齋魯齋師北山其學則勉齋學也二公所標點不止於四書而四書爲顯魯齋自早歲迄晚年又不一口視北山尤詳學者所傳多魯齋本也仁山金履祥吉父並遊何

王之門導江張須達善則魯齋高弟其學行於北方故魯齋之名因導江而亦著金張亦皆有所點書其淵源有自來矣四明程君敬叔著讀書工程以教學者舉批點四書例正魯齋所定引列於編首者而亦誤以爲勉齋毋乃惑於傳聞而未之察歟竊觀程君敘所見書如何某四發揮不止於四王氏正始音金氏尚書表注四書疏義考證（金止有大學疏義論孟考證）未記魯齋以天台陳茂卿夙興夜寐箴寄上蔡書堂諸生并其手書則於吾鄉諸公之學尊信深至凡其言論風旨固所樂聞而惜無以此告之者某晚生知慕鄉學痛緒論之浸微惜遺書之多喪比年尋訪考求間獲一二所恨未識程君倘各出所有以相參訂而求其用心則往者有知亦忻於異世之有同於我者矣故姑題是編之後以致予意云（魯齋亦有類聚朱子讀書法一段在上蔡書院講義中）

陳氏鳳髓集後題

詩集句起近代往往采拾諸家而間一爲之未有專取一家之作而用之全編者也文文山在羈囚中始專集杜陵詩以發己意咸謂創見今觀九華陳氏鳳髓集則知前者已有此矣夫杜陵之詩浩博深宏涵蓄萬象巨細無不有而於古今之治亂得失人情之舒慘戚忻亦莫不散布畢陳斯人乃能融液貫穿排比聯合大篇短章詞從句順宛然天成積至數百首之多既免夫鵠鶩家雞之嘲而自謂得鳳髓膠絃之妙其用心不旣專且勤乎夫良工之機錦經緯錯綜順而成章者固燦然可觀若夫剪綴百衲横斜曲直紋縷相値不差毫分要非極天下之至巧者不能也陳君名巖字民瞻自序在宋淳祐中今且百年而未得於世景德上人宗公出以示予俾題其後故爲論之如此嗚呼文章在天地間其變無窮不可測知當杜陵有作時豈預爲後人設哉由今而後凡前世諸大家皆可倣此而爲之推其端原必自陳君君亦足以不朽矣

闕

讀易雜記後題

學者類喜言易今世尤甚愚不知其何說也自漢魏以來王輔嗣之說單行雖未盡善而數百年實宗之至宋而邵子闡伏羲之秘程子衍周孔之文朱子又發明易專爲卜筮作融會義理象數之旨說者無以復加矣所宜虛心潛玩以求聖賢之心不當橫生已意喜新好奇穿鑿破碎務以求多爲也其有名爲祖程朱而誇多騁博援引叢雜自相矛盾不之顧又有摭前人之所已言以爲己出架屋下之屋不相爲嫌若是者蓋不勝其紛紛焉果何益於易哉某讀是經有年頗厭衆說乙亥丙子之歲來涖建德陸走道遠不能多負書獨取呂氏古易音訓程傳（仁山金氏標點者）朱本義北山何氏啟蒙大傳二發揮曾齋王氏諸圖論自續與兒輩說讀懼汩亂也既而番陽新安友人摹寄鶴山魏公集義平庵項氏玩辭及近時纂集者數家集義自周程諸門人下及朱呂淵源所自可以參觀但其取漢上朱氏以備象數一家未免蕪雜項氏說多精善其餘家類皆擇弗精語弗詳以此較彼是非瞭然矣竊不自揆管窺之愚時亦有之因記於篇將就正於

有道非敢言易也且俾兒輩知守正塗而毋忘鄉老先生之所以導啟我者則其於易學蓋庶幾焉

朝峯亭詩跋

右朝峯亭詩梅公聖俞爲建德縣令時所作也後三百餘年予來是邦求其故跡則堙沒久矣問之遺老言亭在山絕頂上前對玉峯故名及考宛陵詩則云亭去公署二十步較今所指處似遠豈向來公署非止此耶又云四山回抱如朝揖之勢則非因對玉峯而名俾傳不可信也詩言四時景趣形容曲盡周環溪山風物宛然如故獨其地荆榛彌望牛羊交跡林木之盛無有而所謂民訟日稀終歲採賓今又豈有此樂邪余既營梅公亭而朝峯猶有所未暇以俟後人因嘆是邦文物之陋凡公題詠無有道其片言隻字者乃取集中池州以後詩悉書以遺邑人而以是作刷刻於亭記之背且命治山雜植花木幸毋毀傷數十年後盡復舊觀賢大夫退食之餘徜徉曳杖登臨賦詠以追梅公之樂則予雖不及見亦不足恨也

梁昭明太子書隱山寺榜碑跋

建德縣隱山寺有梁昭明太子書榜隱山之寺四大字昭明性愛山水嘗至池往往有遺跡處或亦涉縣境中此書傳是其親作餘八百年而宛然獨存亦異矣宋崇寧褒封有碑墨猶存之語宣和二年尉張昇摹本以刻于郡城西廟中淳熙守袁說友又取眞蹟龕置神殿側其崇敬如此所傳信不誣矣某丙子秋以視旱抵寺訪尋在東廡室隅壓土蠹蝕徙以出拂拭諦觀嘆其筆勢雄秀莊重因語僧某曰此何惜一石而不爲永久計耶間稍剝落俾摹池廟中石木參訂刻之庶幾完善明年春以賑飢復至已買石礱治未幾視則石斷爲二不可用矣仍語某毋以是懈當決成之又明年六月某來告曰前之月寺傍溪水暴溢岸崩出一巨石高七尺許闊幾半碑製具而無文容字位置且有餘殆神明之靈陰有以相之發端實自公願紀其槩某欣然爲書使併刻於下方云是歲爲至元重紀之四年龍集戊寅九月壬戌朔越幾日具官吳某題

建德縣學產碑跋

德縣縣學產碑延祐丙辰教諭程端禮所立也天曆己巳燬於火他無册籍於是人利爲欺隱匿竄易之弊起久將不可勝言矣某來訪求模本閱歲始得之乃伐石重刊躬自參校悉如其舊庶幾前人用心之勤不至泯滅繼今有所案據稽考而姦欺之徒不得逞其志則於學校亦不爲無補焉

跋山谷草書船子和尚漁父詞

漁父詞始於玄眞子靑翁綠簑一首山谷老人檃括爲樂府詞船子和尚夜靜水寒之偈亦以樂府歌之蓋其所甚愛也此十五首世多未見蕭散閑澹中時寓深意與偈句同一機軸而老人書法奇逸又足以發之蓋襟韻既高落筆自勝世之用志於詞翰者覽此可以有省矣

跋葉審言所藏晉唐石刻

梅花蘭亭婺倅廳本石初裂三段後爲五此正五段石本前輩稱其

有定武與刑者也歟之保侍怡所謂黃門閣在今會稽城外十餘里禹穴天柱之間其父因有望於後人之無傷而幽水小硯弁出人間豈字畫眞爲之累邪虞永興書汝南公主銘當是他帖中剟取者元僧山銘李華作顔公書此乃別幅小字不知何人王懷瓚銘亦不可考五紙皆精善而其二出吾里梅花石今不復有王刻猶在晉唐風規未遠後生新學其尙知葉君裒萃之意哉

跋宋賢手帖

歐公書稱甲科得人不獨朝廷得賢亦使學古者勉勵此眞大人君子識治者之言吳傳朋爲友嘗憐關且憐其久閑已不能少展力足以見達官顯人念舊之誼蘇養直從人覓香求白蒲莿本託置金竹筩紙獨卧粗氊雖事涉瑣細自是詩人隱士一種風致皆可敬可喜而況於翰墨之精麗交映互發乎

徐文清公手書雜藁後題

右故宋侍讀文清公毅齋先生徐公手書雜藁一册起乙酉止壬辰之所著也公起家諸生踐歷中外以亮直敢言著聲嘉定中提舉江東常平茶鹽上書忤時相劾罷歸乙酉當理宗即位寶慶之初鄉人葛樞密容父喬侍郎壽朋代爲請祠紹定戊子力乞休致又明年庚寅命下端平被召晉擢中秘奉常手疏數千言極陳時弊侍讀經帷開陳友愛之道用是復濟邸主爵請黜王安石從祀祀周程張朱請以趙忠定侑食茂陵北使至無國書請館之於外如晉叔向辭鄭故事又忤時相皆關係之大者一時儔俟傅景初楊敬仲柴與之趙昌父劉平國陳師復共荐愼景元魏華甫袁廣微同列今猶誇詡誦傳也蓋自公之居閑十五六年此册所載始終八年優游休退自警者凜凜甚嚴而於親友之慶問弔祭燕集往來悃款眞誠風流篤厚至於暄凉晴雨之候卉木禽鳥之情狀密察探省託興寓懷無一言一事之不出於正蓋其學問持養不怠於閑暇之時故風節議論彌篤於晚暮之後於此可考矣公早受業鄉先生大冶主簿葉君子應後乃從朱子游葉君實東萊門人前脩既遠緒論寖微晚學之所深恨

間嘗扣之葉君曾孫審言得公雜說一卷手帖一通今復見此肅乎挹公之清風藹乎接公之仁言起畏起敬懦立鄙消不勝其降嘆也謹書其後而歸之

蕭懿祠堂斷碑跋

蕭懿衍之親兄而心跡不同懿忠而衍篡也事具史傳明甚而山陰陸游引伯升文叔同起爲比謂大蕭齎恨死不及見梁之興何其誤也吾友張子長爲論糾正之使陸氏復生亦當無辭以辨廟碑立於漢中者蓋懿以永明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魏軍入漢中圍南鄭懿拒擊解圍遁去又追逐氐帥楊元秀取魏六城邊境以寧嘗有功茲地故爾是碑宋乾道中始爲趙彥博所知遂傳於世彥博字富文爲吏精敏有聲其餘力亦及此拔碑稱皇太子臣綱奉敕撰下不著書者氏名或在殘缺後段今彥博直云簡文書豈別有据乎考古實事要不可不謹也第五行海內字下有浩浩二字似亦非元文覽者詳之

跋汪元思固窮集及所錄朱呂二先生詩帖

大愚呂忠公謫廬陵獨善汪公裂裳裹足送之從卒高安其弟約叟輟試往護其喪兄弟遂以義聞士大夫間昔徐晦之不負楊臨賀巢谷之遠從二蘇公黃太史役宜州有永州唐生者爲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特立獨行之士風聲意氣信不間斷耳獨善之孫元思力學忍貧自爲貧約十條指心以誓其友胡潛類聚聖賢處貧言行爲固窮集貽之元思以貧約附焉質於北山何先生愈厲其操卒死於窮嗚呼好義者民之天而固窮者士之節夫能忼慨赴人急難不爲威武勢焰屈者始有以固其窮而委靡恇怯苟慕富貴者必不能見義以勇爲固窮之善殆有得於獨善之窮汪氏兄弟祖孫是或一道也葉君審言家藏元思固窮集因錄朱呂所與獨善詩帖約叟高安行程曆中哭大愚詩併何王諸公稱贊之語萃爲一帙某既竊敬嘆復推說以附於諸老之後云獨善名大度字時法約叟名大章元思名聞之

題家藏淵明集後

予家淵明集十卷卷後有楊休之序錄宋丞相私記及曾紘說讀山海經誤句三條乾道中林栗守江州時所刊第三卷首有序云文選五臣注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詩題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之詩有題以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卽解印綬賦歸去來兮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蕭得施作傳曰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於淵明之出處得其實矣寧容晉未禪宋前二十載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以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記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意也世之好事者多尙舊說今因詳校故書於第三卷首以明五臣之失且祛來者之惑愚按陳振孫伯玉亦云有治平三年思悅題

思悅者不知何人今未有考但其所論甚當而有未盡且宋書南史皆云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李善著文選淵明始作鎭軍參軍經曲阿題下引宋書云云蓋自沈約李延壽皆然李善亦引之不獨五臣誤也今考淵明文惟祭程氏妹文書義熙三年祭從弟敬遠文則云歲在辛亥節惟仲秋自祭文則曰歲惟丁卯律中無射惟丁卯在宋元嘉四年辛亥亦在安帝時則所謂一時偶記者信乎得之矣

本傳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遊廬山弘令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半道栗里邀之集中答龐參軍四言五言各一首皆敘憐曲契好明是此人又有怨詩示龐主簿者卽參軍耶半道栗里亦可證移家之事陳氏書錄稱吳仁傑斗南有年譜張縯季長有辨證依見併考之

楊伯紀注陶淵明述酒詩定為庾辭隱語蓋恭帝哀詩發千古之未發諸公皆賦之其中難解處亦不敢決得存疑之意愚嘗有一二管見補之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礫皛脩渚南嶽無餘雲　湯注司馬氏出重黎之後此言晉室南渡國雖未亡而勢之分崩久矣至於今則典午之氣數遂盡也素礫未詳脩渚疑指江陵　愚謂以離為黎則是陶公故訛其字以相亂離南也午也重離典午再造也此作晉南渡說自通耇我則鳴鳥不聞陶正用此鳥指鳳凰此謂南渡之初一時諸賢猶盛也礫小石脩渚長江指江左皛顯也此承首句離照字言素礫顯於江渚其徵已甚至南嶽無餘雲則氣數全盡矣　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　湯注裕始封豫章郡公重華謂恭帝禪宋也　愚謂豫亦裕字恭帝封零陵王舜冢在零陵九疑故云爾裕實篡弑陶公豈可以禪目之　日中翔河汾　日中午也　裕以元熙二年六月廢帝故詩序夏徂秋亦寓意云　愚嘗讀離騷見屈子閔忠國之阽危悲身命之將隕而其賦遠遊之篇曰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為以至清與泰初而為鄰乃欲

制形鍊魂排空御風浮游八極後天而終原雖死猶不死也陶公此詩憤其主弑國亡而末言游仙修鍊之適且以天容固彭殤非倫贊其君極其尊愛之至以見亂臣賊子乍起倏滅於天地之間何足道哉陶公胸次沖和平淡而忠憤激烈時發其間得無交戰之累乎洪慶善之論屈子有曰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愚於陶公亦云

　湯公因釋述酒詩遂及諸篇直以暴其心曲故不汎論甚簡而精愚讀之偶有所見附著於后　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云云蔡明允族譜引一篇之意不出此數語　命子詩末句亦已焉哉鄭康成誡子書末曰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公正用此語陸放翁筆記云爾　歸鳥四章一章和風二章接清音句下三章日夕氣清四章寒條具四時意　歸田園居第一首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顚古雞鳴行雞鳴高樹顚狗吠深巷中陶公全用其語第三篇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本楊惲書意　五柳先生傳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始

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自何晏注論語以空爲虛無意本莊子前儒多從之朱子以回賜屢空貨殖對言故以空匱釋之今此詩被褐對屢空又飲酒第十一首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以屢空對長飢朱子之意正與之合

還舊居詩疇昔家上京按上京在今南康郡城外十里栗里原去郡一舍則公嘗從於此前有移家詩居不一處也　擬古第二首聞有田子泰節義爲士雄湯註田疇字子泰北平無終人按疇始從劉虞虞爲公孫瓚所害誓言報讐卒不能踐而從曹操討烏丸節義亦不足稱陶公亦是習聞世俗所尊慕爾第三首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縱橫舒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託言不背棄之義　雜詩第二首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陶公之志非止忠憤而已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此與述酒篇流涕抱中歎傾耳聽司晨意同　讀山海經第一首遶屋樹扶疏湯注扶疏本

太玄愚按燕刺王傳劉向封事皆有此語在揚雄前第十首刑天舞干戚他本誤作形夭無千歲曾紘伯容爲辨正之　桃花源記并詩洪景盧云後人因陶公記詩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有渺茫寧知僞與眞云云不及所以作記之意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爲言至云無論魏晉乃寓意劉裕託之於秦爾胡仁仲詩云靖節先生絕世人奈何記僞不考眞先生高步窘末代雅志不肯爲秦民故作斯文寫幽意要似寰海離風塵斯說得之愚早歲嘗有題桃源圖云云頗與此意相發

吳禮部文集卷十七

吳禮部文集卷十八

續金華叢書

之跋

儀禮經注點校記異後題

昔昌黎韓公嘗患儀禮難讀讀之難故讀者少而善本亦少也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又別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而朱子猶莫其不能正釋文之謬故其輯經傳集解考正文字詳著條下幸惠後學大矣許君益之點抹是書援據注疏參以朱子所定將使讀者不患其難獨不鄙夷而以下數將一二小見特効之君或有取焉往復數乎必欲無毫髮遺恨而後已本既定傳藏于家杜君原父令其徒將師文傳點君又見東萊呂子點校本且記與今本異者見示蓋呂以成都石經校印本標其異者于上而注中多塗改增字其標者意兩存之而塗改則斷以己見此非呂子不敢也考之呂集附錄從子喬年記呂子標抹書首出儀禮豈即此本邪凡呂子所標抹必點可讀吾鄉故家所藏史記資治通鑑之類可證也喬年謂一字一句點畫皆有深意而所得之精多見於此愚因杜君而獲此又豈非幸歟顧未及示許君携以遠行暨歸則君已歿而不及見矣今所錄自喪服後缺其句讀與許君不同者除改字再句勿論凡十有三條欲質而無從固所深恨然十一卷中不同者僅止此餘無不合益嘆君之精謂絕識使及見之當有以自信而世之未知君者於此亦可以見其今矣呂本雖非完尤當寶惜懼其久而放失也謹著標字于前而並列二家點句之異于後且序其所以然者若夫學者有志于古而求通聖人之制度而又究觀先儒之用心則有全書在

靈棊經後題

靈棊經卜占法也隋經籍志有十二靈棊卜經一卷其法用十二子上中下各四擲而布之視其所得之卦而斷之以其辭除陰漫無象卦凡一百二十有四繇辭古雅似焦贛易林南齊江謐嘗占得金盌玉盃之辭今見初吉卦晁無咎求志賦訊黃石以吉凶兮棊十二而星羅曰辭小而棊大兮何有顛沛今見卷首昇騰卦張宣公云其家先塾公所藏其說甚有[illegible]十二子驗陰陽奇偶之數若陰勝陽必不佳在靜江時旱卜云堂上流水室下行舟已而果然今見陰掌卦上句作中庭水深文微異援其書有曰一本云云此或別傳也王伯厚紀聞引異苑謂出張文成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東方朔密以占衆事愚謂此亦後人依託傳會今其書有商山四皓養性行道之言文成四皓並時安得有此知不然也宣公目之以有理而發明其說以見其所以靈非苟然者陰陽在天地間不可相無然聖人之於易也嘗崇陽而抑陰進陽而退陰陽勝陰者常吉陰勝陽者常凶莫非自然之理也是法竊見此妙雖微黃石文成亦豈常人也哉予家先大父蓄此書甚敬信之紙背有紹興十一年某兵官記所占驗事三象內第七卦爲人剪去歲久紙爛祭法以後殘缺俾兒輩重寫因題

時所性文鈔後題

吾邪素爲文物之國宋乾淳中東萊呂成公倡明正學四方來者至千餘人而莫盛於婺淸江時氏名鑄字壽卿者公同年進士與弟鏞長卿率其家羣從子弟十數人悉從公游又爲婺之盛若濮若瀾若涇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自秦誓訖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少章字天彝瀾之季子雖不及公門而習聞父兄以熟又天才絕出能推明闡大之著撰爲最多鄉先輩中傑然者也某早聞先生長者稱其文極意訪求始於親友陳氏得所性前稿十卷時子自序云新天子即位之十九年年四十有五蓋淳祐癸卯也其詩文各以類從謂是特十分之一爾又於金華游氏見所性稿類分而無卷其所作述贊銘未似是晚歲全書欲假而不可意常慊然也近從葉君審言得所性叢稿起嘉定甲戌止淳祐壬子惟用編年不復銓序凡三十六卷而第九卷至十六卷缺幸獲傳鈔而又恨其不全因念非得游氏本不能足之聞諸葉君君假以來於是復爲鈔補而總爲目錄紀之合詩文數千篇爲二十册亦盛矣其中有係於經史書易　詩論語孟子贊說讀二禮史雜書職圓

策錄事篇若其易詩書論孟大義六十餘卷春秋四志八表日記二十餘册皆無所考則今之所得又特其細者而已蓋嘗稽諸成公之教士乎義理而不遺度數之徵本乎經術而不廢詞藻之華故舉業課試之文獨麗燁兼行其所以作人蓋本末具舉龍進於是者亦冀乎難矣今觀時子之學根極宏深貫穿幽窔凡三代而上帝王聖賢之與秦漢而下成敗治亂英雄才智設施之畧無所不窺詩出入諸家由盛唐而上追晉魏文用師法泝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峻潔精工法度森嚴豈惟雄視吾邦蓋一代之偉才也竊其知尊考亭之學而敬其徒（如黃夫元儒李敬口先生自處翺諸作及吾鄉王何二公之類）議論未嘗少悖可謂無忝成公之門者矣年餘五十始登一第用荐者擢史館檢閱未上而罷固其自負高忌者衆之所致晚益落落子女俱喪煢然自傷愚而存之愚嘗讀而深察其意往往見其嘆時世之叔季陽德之衰口枉平生之心乃乎自騫夫具見於所爲序眞覽者毋以露才詡我哀稟乎旦夕之憂而悲夫嘻嘻者之猶不悟也則其自傷又豈獨文而已哉然異時士以文取顯耀時子之文何嘗度越時輩千百而卒窮以死彼其傷時人之不知而猶冀後人之知使後來果有知之者豈不足以慰斯人於九原而寒其悲也哉此予之所以拳拳而不能自已也比嘗過清江問其故居高甍大第化爲飛塵百年文獻埽迹無餘幸是編猶存豈可使泯泯沈沒傳而廣之可也古今作者之文嘗患於多少則易傳時子嘗自料簡豈亦慮此萬一遇賢而有力者依倣昔所料簡爲之刊布亦易事爾世未必無其人也姑識于此以俟

柳常侍所藏禊帖後題

定武蘭亭昭陵舊石既亡薛道祖摹刻僅存遂爲他本之冠宋季賈似道購求東南士大夫所藏委其客廖瑩中檢校諸本別取字之善者以礱石命國工王用和刻之號爲最精亞於薛本餘盡下品也趙公子昂書法妙近世每愛蘭禊帖既没亦爲難得今道傳常博具有之聯爲一卷眞可謂三絕矣薛本初屬瑩中今在申屠大用廉訪家賈本或云史八右丞取去今道傳乃於吳君章副樞家搨得之二刻

猶傳定武典刑未泯泯也因念賈氏迷國怙權假文藝粉飾一時以才技自効若瑩中者蓋深知古人筆意然不特此爾其所校刻九經今亦爲天下善本視蘭亭功又過焉是雖不以人廢若其黨附之罪則不以此而少恕也士之所從可不慎哉

題胡古愚所作大拙先生傳後

柳柳州賦愚溪以愚自命而又言雖不合於俗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蓋不甘於愚也他日爲詞乞巧拒拙終身人或以爲未然東陽胡君古愚爲大拙先生陳信作傳大概言其澹泊迂滯不利進取至稱其能文章喜詩善書則又有不拙者存殆亦愚溪之意夫胡君既自比於古之愚者矣而見大拙則又喜爲之書流傳京師諸公從而贊述之以古愚之言不妄故也柳州不能使人信其拙而先生得胡君而信其眞拙者歟

題東坡所贈李方叔詩眞蹟後

李方叔以文學受知大蘇公知貢舉欲取而失之卒不第而終觀公此詩深自愧咎蓋惜當時之失士而非以爲己私畧不避嫌疑其間廣大光明有古人之風焉異時方叔祭公文云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感慨激烈遺佚而不怨兩賢哉方叔者字允蹈楊誠齋嘗稱其少作思故山賦似邢居實及舉其詩警句數聯云晚以鶡冠爲雜買場此卷中或記狂季路語其嘗投謁曾覿覬以啟阜陵不契而罷夫因覿以求知謬矣使其知名託楊公以傳則不爲此可也嗚呼士之處世或附青雲以顯或附泥塗而汙觀於李氏子孫者可以察所擇矣

跋王荆公手書

丞相荆公與人書問每有匆匆字先儒謂丞相何緣有許多忙迫時今此帖亦云俗事紛紛撼裂上聞豈以爲信筆常語而不之察耶公昔字學王濛要爲蕭散高遠非餘人所可及也

致嚴堂記跋

浮屠氏割恩棄愛自放於禮法之外儒者之道判乎不相入也孝經

曰祭則致其嚴此儒者之言而祭則儒者之禮也惠本師以是名其堂何居竊聞弘明普照大師者惠本之父也以父爲師歿而奉焉堂之所以名也嗚呼父子之道天性也墨者夷之厚葬其親孟子知其心有所不安而故詰之施由親始一言又其本心之明不可得而息者是以卒能慨然而受命今惠本有取于夫子致嚴之訓其過人遠矣使有孟子者因其明以發之則一歸於正豈出夷之下哉

劉謙字說後題

程子曰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其釋大象曰外卑下而內蘊高大朱子亦曰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國學劉生名謙前歐陽祭酒字以蘊高且發明有而不居之說以告之其義取程朱正矣頃愚嘗讀易至是卦竊以爲一陽在五陰之中九三爲成卦之主通一卦觀之則亦小蘊大卑蘊尊虛蘊實之象雖與上下二象地中有山異而義亦無不合故彖經曰謙亨君子有終而傳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九三一爻獨曰君子有終與彖合聖人所指亦有在矣因生示此卷輒附其說以號正於有道焉

述律元帥復姓卷跋

契丹肇迹唐末盛强於五季述律者其后族姓也又以蕭並稱徵之史可見金滅遼改述律爲石抹辱以其國賤者之稱不道甚矣今雲南元帥存道公抗言于朝而復其故雪數百年之恥而攄祖考之憤其志可謂壯矣孟子曰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以惡姓妄加諸人有不可改乎此所謂自外至者矣然卷中所謂述律爲蕭系出梁武梁武在江左與朔漠殊絕不知何所據也後世之崛起特興而自爲姓或與舊姓同者多矣奚必出于一耶願從存道問焉以祛所疑

道源文獻錄後題

宋慶元中趙忠定公之貶朱子僞學之禁至今言之者未嘗不爲之切齒痛心也小人欲空天下之善類必加以黨之名自司馬文正公主程子而黨論起趙忠簡公復收召程氏門人而道學禁至是復誣以僞凡三變矣馬公幾至斷棺二趙皆死遠方而程朱僅免其禍可謂烈矣夫道喪千數百年一朝至斯人而明大賢固所尊信小人豈能誠服宜其嫉詆而欲害之深也忠定有定策大勳誠貫日月當時不察而至此極則亦可憾爾嗚呼天不欲道之昌耶則奚爲而生斯人也天實生斯人又奚爲而徼是禍也此宋之所以不競也崇寧黨碑立而天下爲靖康紹興正人逐而國勢爲江左慶元僞禁又甚則勢愈蹙而時益季幸而侂冑之誅足以頗伸士氣章顯於其後者僅足以矯前失迹其君臣有負于天之啟佑斯道者固已多矣我朝許文正公得朱子之學以佐聖祖夫其地之相絕世之相後也而其志若合符節豈非異哉上賴天縱聰明宏度卓越崇厲表章而程朱氏之書遂衣被四海道之大明未有若今日者茲固排禁掩塞者有以啟之於是而知天意之具有在也忠定諸孫某錄其祖之言行出處而併附以諸儒名之曰道源文獻錄嗚呼朱子之道行則忠定之志不沒茲固相爲無窮而其可以爲世戒者尤著也是編其有不傳哉

跋東坡枯木竹石楊補之墨梅

右東坡先生枯木竹石及逃禪楊補之墨梅折枝二作雖不同時皆絕品也東坡一代宗工使補之早及其門被賞識豈減文與可李伯時輩哉然坡公之畫人見之者特以爲文章學行之餘事補之爲人有高節文詞字畫皆清雅遒麗而世獨以梅稱士之以藝名者與乃不幸哉

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

房山高尚書與吳興姚先生人品高勝故其詞章翰墨自有天趣此卷姚書高詩詩似王維張籍書自楊凝式上溯王大令使人想見其脩然埃壒之表宜夫二人者之相得爲深也某於高公聲迹不相及子敬則聞東西州皇慶中有孫伯芳者出子敬所書陸氏館中諸詩及手選樂府一帙小楷極精欣慕之甚嘗作詩送孫以末章致意暨趙君明仲往來吾州則知子敬爲詳而明仲亦且過稱予以欺子敬交以未識爲恨耳泰定初明仲來爲常山簿相見則曰子敬亡矣爲

言其一月前似疾非疾屏居敷山中絶食惟日飲水曰人腸胃穢惡皆食所致吾將以是蕩滌而潔清之家人來候者悉遣歸留一子侍明日語之曰汝知之乎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命扶起坐而逝嗚呼其死生之際如此世之知之者特末耳明仲以子推敬之故見輒道子敬事謹識而不忘時距其沒已七年今又十八年矣明仲子蕭携此卷來京師邀予題因記前語明仲見之能無感乎

坡公書東皐子傳

昌黎韓公謂醉鄉之徒偃蹇不與世接猶未能平其心於是焉託昏冥以逃者也東坡謫惠州日自釀酒與野人道士同醉殆亦有託焉爾其自言飲少而見人酣適則同其樂者未知視屈大夫餔糟啜醨之意何如也某性不解飲飲不至一合數年前因强飲致目眚腸痔今遂根著不去聞杯罍氣則疾爲之動盡絶之矣然在官居鄉宴集未嘗不與不敢以己之不飲而妨人之飲每低首煦煦導人爲歡而與之處者祇見其枯燥嚴冷以爲厭苦近覺其然一切謝拒遂無復

與爲儔侶者雖欲効東皐子東坡翁所爲不可得矣因覽此卷爲之太息

許益之秋夜雜興詩

右古詩十二首白雲先生許君益之之所作也乙亥之夏某病目甚劇至秋稍平則以文字承教於君君勸以省讀省思毋爲此無益也一日忽寄是書來且以詩言之曰吾欲子之見之爾愼無和也蓋君平時罕作詩以爲不發於興趣之眞不關於義理之微不病而呻吟者皆非也然則此豈苟作哉觀其文貌音節上泝晉魏而興寄高遠旨味淵深則有得於紫陽夫子感興之遺者也旣不鄙而敎我又慮其苦心動疾而愛我君之于我乃至此哉後二年而君卒又二年某歸自江東始克拜其墓下絶響僅存手墨如故嗟九原之不作悼知己之實稀因敘梗槩于後爲之輟筆泫然

司馬丞相人物記

右温國司馬文正公人物記考其間書元祐元年或書丙寅正公爲相時也蓋因其所見所接者記之而時疏其才行賢否于下他日所以黜陟進退者在此亦昔人夾袋之意眞宰相識業也當是時公已有疾方延見天下士大夫不舍日夜而又手自疏寫不以爲勞則雖周公之吐哺握髮其何以異於此哉天不少延不得究其引用忠賢之志而所記如蔡京卞曾布輩亦未知其何以處之也嗚呼惜哉此册有宋孝宗標題史彌遠跋語彌遠能言進賢退不肖爲宰相能事而身自戾之亦一罌也元識二十七葉今缺十二葉趙貞獻公孫遘家

題危太朴所藏諸卷

范德機墨蹟

昔人稱道所美於其人則曰風塵物表於其文則曰不食烟火語於其字畫則曰蕭然有林下風今覩范君德機詞翰而想其人眞足以當之矣至治元年某試禮部君時爲彌封官事已往謁則已赴江西憲幕矣遂不獲識至今以爲恨耳

又

予讀范君詩至兩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洒然異之問之太朴曰昔與先生秋夜不寐徼步山中得此句喜甚且曰語太幽殆類鬼詩當以他語映帶之因足成此章今觀梁仲跋語知奇實積前識者無不能辨之也

吳草廬遺墨

春秋春王正月之說愚嘗按据經傳定以爲周正改月而未敢自信也竊謂最可据者左氏云王周正月杜征南注周王之正月也因覽征南長歷凡天時星日之紀旣無不合則證驗尤顯謂此足以決之矣今觀草廬吳公考漢律曆志商太甲周文王冬至在十二月周武王師初發以殷十二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其後大寒在二月驚蟄在三月（時以驚蟄爲建寅月中氣）然後有以信愚說之亦可信也太朴以此示教豈非幸耶又獲觀勉務實學諸詩及往復書翰期獎甚至太朴方以文學名動京師選入延閣繼今發揚推演出其所謂有原

者具不覩其師之訓哉

包恢宏齋所作約齋說

約之爲義前說詳矣竊觀先儒釋經必以所釋字貼本文又體其意而上下之然後其義可得而通焉處約之約固爲少然曰處少則不順故以窮困釋之約禮之約固爲要然曰要之以禮則不通若曰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善也守約所守者約也說約說到至約也所守者約之約要也說約之約與詳對少而要也是皆不可以不察也詳說之約又專以說言而與諸條不同也夫析理不精則服行必差苟例視之以訓詁之學而務爲儱侗宏濶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其弊可勝旣哉

文丞相與危公書

文丞相後來忠義軒天地人所共知當其在庶僚外郡而與之託交惓惓禮意不少怠若危君子仁者非有過人之識其能若是哉丞相權直學士院時草詔以義切責賈似道忤意遷罷終抗不阿危君宰仁和聞賈欲荐擢之卽解印綬去蓋其志節之合如此宜其以類而相求也乃若以夙學碩儒自居而附麗權奸奉行其法以厲民者有之矣視此能無愧乎

虞學士書南豐擬峴臺記荆公詩及所作曾文定公祠堂記

南豐先生記擬峴臺謂其山溪之形儗乎峴山也使他人屬筆必更引羊叔之事而先生終篇但述風物游觀之勝與夫裴使君簡靜之治而已蓋衆人之所必言乃先生之所不必言也王文公詩則終始引羊叔子以致美裴君蓋賦詠之作又與紀實不同各一奇也邵庵虞公並取以書之厥有旨哉又嘗聞先生旣爲臺記裴畀田若干畝卽先生所置義田在今臨州後湖此亦奇事虞公紀先生祠叙義田而不及此何耶

范文正公置義田于蘇子孫至今遵守不廢嘗嘆以爲世之若此者一家耳今讀虞公所著南豐先生祠堂記知先生亦有義田在臨川金溪二縣世守規約與范氏不殊兩家盛德之長異哉夫以范公之忠義功名天下所倚賴而甫參大政以沒位不滿德焉曾氏三兄弟子宣爲相子開終翰林先生止西掖名位有差子開雖亦賢而魁然以儒學文章重者莫先生若也嗟夫宋之賢人君子若范公之與先生者希矣其君之國不能保而二家之田獨至今存且將傳之無窮則當時不究其施有不足恨而其子孫所以爲憑藉扶持者又豈竭其勢力之所可能哉觀於此者足以有省矣

文定公初置義田令本房子孫不得食文昭公增置田乃令食之太朴熟見其家規約云爾文定之不自私文昭之均其施皆可喜也

題牟成父所作鄧平仲小傳及濟邸事畧後

隆山牟君成父之父祖仕宋皆有列于朝君早侍左右凡典章故實具能言之號稱博洽此其書鄧平仲及濟邸事以遺曹士弘者蓋士弘以史事自任故屬之如此吳曦之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爲安丙輩媢忌擠沒今陳監丞衆仲跋語舉以爲言當矣前代記曦之事詳者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雜記亦畧于巨源近有續陳均

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能書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銳之罪歸之大槩當時歸功於丙故其事不白惟俞文豹吹劒錄具載巨源本末併所撰詔書及丙與彭輅謀奪巨源兵令樊世顯殺之於大安城下又其言妻子流離困苦狀使人憤惋蜀多義士編年亦並載平仲之志壯矣使牟君不記世未必知之也史彌遠廢濟邸罪狀明著宋季諸公文字班班可見鄭淸之乃自附於善類者故牟君特發其隱爾韓昌黎所謂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牟君所記二事有焉然予又嘗見方回跋某人寶慶錄謂濟邸切齒楊后彌遠所爲於是彌遠與后密謀廢之彌遠旣訪求得理宗楊后欲見其人因策士日令理宗入内庭后於簾中審覘之許遂定今牟君謂寧宗崩彌遠夜召理宗入使楊谷楊石白后后持不可七往返以危言脅之乃從與方所記異以事推之方記當是也予嚮昔所聽遺老談說見稗官野史有可備記述者輒不忍棄如俞方所云皆錄藏於家今不能悉記姑誦其畧以附焉吁牟君予不及識今

不可復作矣吾儕既出者亦且老後來尚復有談此者乎亙可慨已

答陳衆仲問吹劒録

承問俞文豹吹劒録舊在宣城吳子彥家閲其先丞相履齋公藏書見之中載楊巨源誅吳曦事爲安丙媢忌殺之讀之使人憤痛又一段陸子遹宰溧陽以田六千餘畝獻史彌遠大爲民害其事亦可怒俞栝蒼人文字一冊著論詆諸葛孔明云其兄文虎嘗以其說應舉又記朱文公劾唐仲友仲友在台州時眷一官妓嚴蘂奴者文公捕送獄偵某提刑行部問汝欲何處去妓賦詞以答有去也如何去住也如何住云云遂釋之俞謂文公遷怒見其議論乖異遂不全鈔止録楊陸二事及雜說數條於楊氏意欲拈出以矯史氏之失其紙雜夾書帙中久不見未能鈔上雜記也李好義後爲總管嘗於元夕賦望江南云思往事白盡少年頭曾率三軍平國難沿邊四郡一時收逆黨竟封侯元宵夜燈火鬧啾啾廳上一員閑散總管門前幾個紙燈毬簫鼓勝皇州此乃久不遷怏怏語一小說中見此而續宋編年

乃於曦誅數月後（開禧三年二月誅曦）載李好義遇毒死又不知如何也方虛谷亦熟前朝事記寧宗崩夜召理宗入內一段尤備他日執事當肇討論當詳録以呈或可爲消埃之助爾

張氏先世勅黃後題

右故宋勅黃三道數文閣待制張公遇與其子監榷貨物晏容之所受也張氏世居信貴溪裔出唐相文瓘至待制父子仕南渡後繼有顯者入國朝開府公以玄教興備極寵榮羣從子皆列在守牧開府之孫德隆寶藏此軸不惟見其家世之盛而前代典故如太廟行禮及疏決編排引見差官既除官告身外又復降勅因可考也三勅在紹興二十八年三十一年隆興元年前後首相則湯思退中則陳康伯當秦檜既死孝宗勵志之初而思退復用當時事勢併可知矣榷貨交代潘慈明乃吾蘭溪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嘗知江州建濂溪書院朱子爲作記者仕至秘書丞荆湖北路轉運判官亦名士宜附見于此

張氏墓銘後

士生有純茂之行被於一家一鄉而不能達之遠有通敏之才見於一官一時而不能顯於世至於終老隱約漠然不與世聞而聞之者亦少非有賢子孫繼其後而振揚之不幾于泯泯乎予讀餘杭張元甫誌銘而攷其平生殆若前之所云而深可爲喜幸者有子也君之次子今龍溪主簿舜咨有雋才而多藝長於從政既得祿及見親老壽以歿距今且七年來調官京師歸而營葬懼隱德之弗章也求能文詞者銘以揭諸墓上時陳衆仲監丞張仲舉助教與某同在國子學皆素與舜咨友善者於是仲舉狀其行衆仲爲之銘而俾愚書之以助成其志焉嗚呼人子揚名以終孝而能以善繼者揚名之實也君子立言以垂遠而言之足信者傳遠之道也舜咨既能孝而陳張之言皆足以取信矣余之書固不足爲輕重也而亦不敢辭故爲之書而識其後以貽之

蘇御史治獄記

獄重事也斷獄難事也愚嘗身親州縣而信其然矣比歲五府官決囚亦以屬吏詣府受約束見其羣坐一堂之上讞議可否動多牽制而專者又病於愎乃若便文自營曲致疑似以開緩縱應惡論決者必留一二而不肯盡至若幽隱之冤鍛鍊之誣往往而有則未嘗究心察之蓋其假活人之名以沽陰德而不知陰德之在此所存既偏則當明者闇此通患也古之論治獄之道者曰明允曰中曰敬曰愼曰審曰勤曰哀矜曰平恕有一于此足以爲之本未有不能是而可以司民之命也今觀蘇公伯修爲御史時治獄記十餘事竊爲之太息公所莅湖北一道同列者衆矣微公則出入之誤尚誰覺之哉嗚呼獄也者造物不能使之生長吏不能使之死死者可生生者不憾於死其惟蘇公乎吾是以推本而言之也朝廷患獄囚之多滯三歲遣官一詣諸道決之此良法也近復見不行殆必有其故矣使人人如蘇公復何慮乎

呂文穆公誥詞

呂文穆公既相宋其從子文靖公文靖之子正獻公皆相繼相爲名臣世家與宋始終文穆世居河南文靖孫壽春徙開封建炎渡江耆孫一派僑居吾婺於是東萊先生出焉先生之祖父暨其季大愚忠公皆葬武義縣之明招山呂氏遂爲婺之望族近益衰微凡譜牒告身遺像之屬爲人所購售至冒稱苗裔者有之竊嘗爲之嘆息茲來京師獲見文穆進封徐國公加食邑誥一通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沛澤也九世孫某所藏故物宛然典刑如在非賢子孫不能世守也伯温昆季方進□華要河南之世復興又安得不爲深喜乎

唐鄭渾告身後題

唐神策禁兵官者典領其將校之選重矣今觀鄭公告身稱左神策軍散番兵馬使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國鄭渾可越州都督府司馬餘如故按兵馬使押衙職事官也銀青光祿大夫階官也祭酒檢校官也中丞兼官也上柱國勳官也今都督府司馬後告下有守字次兼官上唐制職事官高者稱守詞云

雅宜清秩則亦非正任也餘如故者他皆無改也與嘗守思同制詞云依前件則守思亦授是官也詞云共揚禁壘之威則未嘗出外越府都督必在神策軍者遙領無疑也此大順元年十月當昭宗時中人執國柄强臣悍將充斥內外而鄭公乃以忠勤被褒亦異矣今幾五百年子孫猶得承其家寶藏此誥豈非忠勤之世有承而勿替歟裔孫元樁自閩來京介友人王叔善書求識其卷因以示王伯循待制考訂已悉輒復以所見附于後云

汪氏浯村詩跋

浯水出瑯琊靈門縣元次山中興頌湘江東西中直浯溪蓋磨崖處也浯水罕見稱而浯溪特著則以次山故爾嘗見次山名裹陵七泉皆於字旁加水浯溪之浯亦此類至峿臺之加山塘亭之加土可見其皆以意爲之也新安汪氏改其所居吳村爲吾又加水焉爲浯其慕次山者歟今讀其所自爲記謂與世聱牙樂于隱遯豈信乎其慕次山也次山邈矣叟不徒慕乎其外而慕乎其中與將浯村之名亦將大著于世豈獨浯溪也哉

辛酉進士題名後題

至治初元某忝與奏名今二十有二年矣六十有四人者東西南北聲跡之相聞者少茲來學館幸睹題名升沈存沒尤不勝其可慨矣惟吾榜得人見稱爲盛政事文學布在中外者夫人能歷數之若愚之不才而厠其間則未知指目者之謂何也然前瞻後顧警竦振飭以無貽諸公羞則亦不敢不勉而名位之不逮則非所愧也同年翰林待制趙君伯器以摹本緘帙見示因書其後

又

至元六年秋某被國子助教之命時李好文惟中自浙東憲僉入爲司業同北上繼而惟中別除一時同年多在成均者司業王思誠致道監丞司廪彥恭典簿趙璉伯器明年至正改元惟中擢祭酒某亦忝進博士致道彥恭皆以御史選出僉諸道憲伯器選刑部主事又明年惟中爲西臺治書侍御史伯器還今官至正後自外任入者寶

源庫提舉尙克和子正秘書大監伯篤魯丁至道侍儀使廉惠山海牙公亮禮部侍郎泰伯花兼善子正不久卒官兼善近出守紹興今在京師者惟伯器致道恭亮暨某四人中間聚散可見自始至今相與最久者伯器耳然某與伯器不但同年之好自其祖貞獻公時受知于今三世餘三十年他人無是也茲其所以爲尤厚也歟

米元暉雲山圖

往年過京口登北固眺金焦俯臨大江時春雨初霽江上諸山雲氣渰漫岡嶺出沒林樹隱見恨無老杜盪胸之句爲之發揮乃今倏見此圖知海岳菴中人筆力之妙能盡得予當日所睹掩卷追念不覺悵然

書法畫法至元章元暉父子而變盡其書以放易莊畫以簡代密然於放而得妍簡而不失工則二子之所長也

李西臺書

唐詩文體凡屢變晚季遂不逮惟書字迄三百年猶有貞觀永徽以

來風骨氣韻李西臺雖在宋初實唐人書法之終也過此則益變而下矣乃知古人法度能世守之未有不善者牽札細事爾可以考世變焉

題儀禮點本後

北山何先生標點儀禮其本用永嘉張淳所校定者某從其曾孫景贍借得之欲求善本傳錄而不可得一日三衢程國表來相與觀其書自言適有永嘉本當以見遺未幾果令其子持至爲之喜不自勝殆天有以相吾志也時方苦痁疾兩月餘羸瘠委頓又二月既望瘧熱雖去而餘症未平陳布朱黃奮然命筆人咸勸其不宜終日傴坐勞手目力者應之曰吾樂此病非所卹也起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而畢夫以難讀之書使按考詁疏切訂文義以分句讀非數月之功不可今蒙先正之成而趣辦于半月之間可謂易矣然自今方孰復詳玩究前人之用心以通十七篇之奧其敢曰易乎哉使吾後之人知得是篇之若有相而病且不敢廢學如此則庶其寶愛誦習而亦不

敢以易視之尤吾之所望也張淳校本朱子猶有未滿今先生間標一二於字音圈法甚畧或發一二字而餘不及蓋欲使人自求之耳今悉仍其舊不敢有所增也

書荀子後

頃年因讀史記諸書記荀子歲月而有疑因參考其說今觀唐仲友考定以爲卿遊齊去宣王世遠當在襄王時蓋立一說也性惡一言大本已失唐論猶縮而不敢盡末謂李斯韓非非師之過吁何其異也心術之微固可即此而見矣

吳郡錢佃耕道刋此書于江西漕司據元豐監本參校自謂特爲精好而陳振孫書目亦推其視他本最爲完善今考之則文字訛舛甚多二公蓋未嘗細察也校刻之難可不愼歟嘉定中權知隆興滕強恕再取漫滅者新之亦未及此強恕字仁伯金華人

再考荀卿歲月春申君死當楚考烈王二十五年齊王建之二十七年自齊宣王至此爲八十六年據通鑑大事記宣王在位二十九年則爲七十六年上至宣王元年凡一百年大事記宣王十八年書聚學士稷下卿年十五始遊齊必在此後逮春申君死當九十餘不可謂卿不及見宣王也唐氏又以孟子在宣王時卿何不相值按通鑑宣王二十四年孟子適齊二十九年去齊首尾六年卿來或在孟子之先難執此爲斷也且齊襄王元年至王建二十七年凡四十六年若卿以五十遊齊至此亦九十餘年（大事記襄王五年卿爲祭酒）歲月無以異也

書揚子後

右揚子法言十三卷晉李軌注錢佃用國子監治平中舊本刋之當時已用宋咸注增入矣今以四注本考之李注簡宋注詳凡李注本其文詳者皆所增入也其明注咸曰而誤以爲李註則佃不考之過也如正文淵騫篇一段脫三十六字注字訛誤甚多或問提行處或然或否亦有文未斷而復提者其校定豈得爲精邪司馬公宋咸唐仲友序附錄於後以見諸公之推尊揚子者如此之至仲友畧及其出處而以易之肥遯當之義殊不類蓋亦曲爲之辭者吾之所信則

有朱子之評在

書文中子後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其言爲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論其粹處非荀揚所及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極論續經之僭而又曰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畤之所爲而非其意二先生所以論王氏者當矣愚嘗觀韓子送王含序謂讀醉鄉記悲其託於昏冥以逃不遇聖人爲之歸者以爲績蓋通之弟通之學知尊孔氏與韓同科何以無一言及之稱醉鄉之文辭而續經中說乃反不道耶因是而思福郊福畤與其門人既傳會成書當時耳目猶近故藏于家而不敢出意數世之後殆不復有辨之者故劉禹錫李翺始舉其名二人與韓同時而韓獨未見蓋其傳猶未廣唐季皮日休司空圖好之而始章其出沒隱顯之故可知矣然其歲月事實牴牾乖剌終不足以揜後世之耳目也夫子之於親弟子之於師其所以尊崇褒美之者固無不極其至然當以誠心不欺爲主盧

美誣衊豈所以爲愛者不惟自陷于妄僞而反爲父師之累至有不信其眞有是人者邪時門人之罪可勝誅哉因書之以爲世戒

王彥章畫像記後題

歐陽公著五代史書王彥章死節事且健其材壯其志奇其言深致意焉蓋亂世忠義之士少所以抑揚者不得不然然其事梁之罪不可揜也故又曰天下惡梁士不幸生其時不爲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則必死人之事若彥章者可謂得其死矣此正論也異時記彥章畫像謂於五代書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太息恨舊史殘畧不備喜得家傳而知其詳反覆德勝之戰稱以天下偉男子夙昔想見其人而幸獲拜其像以爲希慕之至焉者也嗟乎公於彥章何獨惓惓若是哉古之名將効死而不屈者不少矣豈以紀述之故而不能忘情耶然亦太諄複矣春秋之法深治亂賊之黨公之爲史也自言有取於春秋此獨未之思耶子路孔悝之難君子猶謂其徒知食焉不辟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夫子路特見義之不精

豈若彥章黨逆賊而爲之用乎權其輕重則死難之美不足以蓋黨賊之惡矣凡人有所明亦有所蔽歐公蔽於此故明有所遺韓通之不見錄也宜哉

長安志圖後題

長安古都邑之冠也周秦漢唐前後相望其山川城郭宮室之制於法宜書三輔黃圖最古宋敏求之志呂大防之圖記皆後出凡前人所述悉具于此矣同年東明李公惟中治書西臺暇日登南山觀曲江北至漢故城臨渭水慨然興懷取志所書以考其迹更以舊圖較訛舛而補訂之釐爲七圖又以自漢及今治所廢置名勝之迹涇渠之利悉附入之總爲圖二十有二視昔人益詳且精矣書成以寄予覽之而有感焉自禹別九州雍田爲上周始居豳太王自豳遷岐文王徙豐武王都鎬數聖人奕起經營因其地勢之雄以興王業豈非灼然有見哉平王遭犬戎之難遷于東都始以其地予秦凡秦漢間言秦之形勢者乃周之形勢也褎敬淺陋不學但知有秦而不識文武成康全盛之周未足深恨而漢之羣臣舉不知有周一代之治大抵承秦而岐豐忠厚之俗迄變而不返此可爲深恨也夫人之見聞詳近而畧遠志圖所紀唐視漢爲詳於秦已畧周則泯泯無考矣人徒見後世窮奢極侈千門萬戶以爲壯麗意謂先王之制必崇尚儉質不厭卑小無動心駭目之觀不知天子之居自有常尊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一本宏大之規太王爲諸侯時緜之詩序宮室宗廟門社成法井然況於武王鎬京之宅哉周官象魏兩觀五門內外之朝其高大深邃猶可想見而考工記匠人營國之法亦有可稽蓋以法度爲威而威亦非不足也班生云子知阿房之造大而不知京洛之有制借其歸美當時而不曰周室之有制爾今李公作序首言周於漢唐之上且及夫積累深厚子孫延長之故指周爲多獨能推究其本始故愚得以并發所欲言者焉

米元章帖

宋初書體未離唐蔡忠惠猶謹守法度至黃太史米南宮始大變矣

米公既被徽宗題賞高宗初愛黃後尤嗜米至貴其子友仁以鑒定所得生死榮遇極矣魯齋王先生嘗論米書謂當于放中求妍蓋他人放則不能妍放而能妍所以爲異覽者徒駭其欹側怒張之態而不察其秀媚映發之姿此魯齋所以有求妍之說也可謂善評米書者矣此三帖皆奇前一帖崇寧初米爲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時蔡京當國在政路者皆其黨謁爾國不足道闒閣待天下士正恐得曲學阿世之徒爾何足望哉

吳禮部文集卷十八

吳禮部文集卷十九

策問

江西鄉試策問一道

國家幅員既廣職官亦眾銓衡進叙專以年勞由是選法多壅簡拔未精清濁混淆賢愚同貫積久成弊有識患之茲欲疊清吏選大明黜陟俾清濁異流賢愚甄別官稱其任人無倖心或行考課之法或用薦辟之令或因而增秩或不次擢才凡茲數者樂聞折衷

又一道（南人）

蓋聞天運之不齊陰陽之或愆旱乾水溢無世無之雖以堯湯之盛而猶不免也春秋水旱不雨必書所以懼天災知戒而思備也故臧孫辰告糴于齊說者以爲譏其不知豫備九年七年之水旱而民無捐瘠漢人美其畜積多而備先具也國家土宇之廣歲入之豐而調度實繁郡縣寡儲年或不登則所在告匱茫然不知所措賑救一仰于兼併之家至不愛名器以假之丁未之災亦可監矣比歲水旱相仍閩有樂土民仰懋遷未至大困今夏亢陽徂秋不雨數月江淮南北赤地數千里米價翔貴飢饉之憂兆于此矣朝廷雖設義倉有司漫爲文告其緩急不可倚也周官荒政十有二可歷舉而講求歟開倉發粟何得請則常緩不及當早計而先定歟督糴勸分使民重困而無寔惠何術而能周防歟儒者之慮常失之過今之災未若丁未之甚然有備無患亦不可以緩也繼今而後義倉之政若何而無弊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亦在所當行歟諸君子以經術特務出爲世用其毋以過慮爲嫌出位爲諱悉心以陳將以轉而告之上

又擬二道

問蓋聞時平則脩武以蓄威世艱則奮武以勘定閑習之有素則臨事足以折衝訓御之有方則倉卒可以無患此經國之遠猷而安人之上務也我朝承平兵久不試邊徼材武所萃備則嚴矣內郡武臣繼襲者多不更事兵惰律廢殆無所用之去歲西陲小警江淮遣戍命下或羣起剽刼殺傷城邑震擾野無居人部統者莫之誰何甚則縱之爲姦未獲分毫之力而良民先被其害事已不敢痛懲務爲姑息此風不可長也夫政之不飭禁之不嚴其責固有在而法固可舉也竊以爲國家不吝爵祿廩食畜之數十年希一旦之用而乃若此則亦素不知教不明於義之故也古大司馬三時教振旅茇舍治兵因田以及軍事而仲冬大閱以教其全辨鼓鐸鐲鐃車徒旗物之用習坐作進退擊刺之節其法當行歟漢唐舉將帥之科近代習韜畧孫吳書陳校技力之制可稍采而用歟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傳者以教孝弟忠信爲先何所寓而施此歟東山采薇出車杕杜之詩藹然忠君親上之誠先國後家之意說者以爲序其情而閔其勞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何道而臻此盛歟夫安不忘戰平居閑暇正備豫之日文事必有武備入而討論出而敵愾古之人皆是也諸君子講於前代之宜目擊當日之事能不爲國家深長慮而有以處之乎悉著于篇毋憚出位

問有國家者必稽古以爲治爲子孫者必視祖以爲法是故率祖攸行尹以勅君事不師古說以進戒去古寖遠損益靡常然國制之所宜人情之甚便者不得而改之傳世既久因革不同然良法之已行成規之具在者不得而變也遠稽諸古近法乎祖而治道畢矣洪惟世祖皇帝肇造區夏酌古準今創業垂統缺而未遑者固有所待傳四有宜法世祖者二願其中又有可言者願從諸君子質之常朝之義所以接君臣辨儀等博咨訪通下情者也今百官入見歲不過宴賀一二日非大臣近侍鮮得望清光者此古制之當復一也或謂日日行之慮以爲煩閒日一朝之制可從否乎諫諍之官所以拾遺補闕獻可替否不以無可議而弗設也今臺臣雖有言責靡專匡救之任此古制當復二也緊欲以諫設官尊與臺官少置其員而專其任可行否歟給事中之官漢以文侍中分左右曹平尚書奏事掌備顧問唐以隸門下專掌封駁命令務使出納惟允今雖備朝列無所關掌此古制之當復三也夫既有其官則宜思其任抑從漢制爲宜歟

抑循唐制庶幾納言之遺三省之舊歟錢幣之法所以權衡百貨貿遷有無歷代未有偏廢者國朝始行楮幣一再變法幣益輕而姦益衆往者興用錢法輕重適中已而廢不用夫制法之不善非用錢之咎也至今議者咸以爲惜此古制之當復四也伊欲兼行錢幣大矯往失何術而可歟世祖皇帝混一之初開誠布公攬延俊乂南北參用朝輔彬彬咸效其能用事之臣過爲甄別一憲府掾亦屏南士而不用徒乖無方之義而示不廣之量或謂茲乃矯浮薄之弊而爲之者今欲法世祖皇帝之參用矯弊之道若何而無戾歟世祖皇帝寤寐求才閒遣使徵天下道德魁壘之士召見賜問行以不次之擢當時德賢之盛無與爲比或謂近年科目既開又有遺逸之舉便宜不復出不知遺逸之令蓋有意於科目之所不及而徒爲文具今欲法世祖之徵士科舉之意若何而無悖歟諸君子平居問學有志當時察於古今之宜熟矣凡此歷代之所不廢祖宗之所已行有關於時務之要者是用槩間啟告以裨政化其毋嘗我以六事之外他不及而二古之上末之談焉

鄉校堂試策問

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不有先覺何所效而成德哉故表賢旌善爲政所先而考德問業學者所尚況於居其鄉不知其人可乎吾鄉蘭溪寔婺之望山川明秀人物效奇古昔槩可知矣世遠失傳若唐徐安貞以文顯近代董少舒金景文以孝著郡志可考也當宋之南羣彥蜚出范浚心箴獨爲子朱子所取且有不知從誰學之嘆而楊與立則又親受業於朱子者今惟語畧一書僅見於世應鏞邵囦皆邃經學今衛湜集禮記解間見稱引而他書無聞范鍾以高科爲賢相而言論風旨述者蓋鮮其表表者固如是他未易悉數也風流日微名字僅存有問焉莫知所以對豈非可恥之甚者吾黨未必爾也故竊願聞數公道德之梗概學問之淵源文章著述之遺軼散落者庶幾感慕振厲之餘將有追高風而媲之山川如昨詩書方興罔俾專美于前槩諸君子是望毋曰是非經史時務之大而何問之迂也

國學策問四十道

問古之帝王貴學爲先故石渠制決金華勸講崇儒問道有自來矣講讀設官昉於唐世方今建明著爲令典積誠啟沃必得其人將在廷儒學之士自充選歟抑若河南布衣者亦當進列歟專任兼領孰爲當歟員不必備而惟其人歟

問律之爲書定自唐世國家酌今準古據以從事用之最急者也今學廢不講吏或不知將何以讞法而制事哉茲欲倣古置律學以授徒定程式以試吏可行與否願聞其詳

問江淛鹽法之弊久矣近者貪暴爲政壞已至極難概疏舉姑以今之所急者言之歲課虧額數十萬何以補之舊引之積而未售者尚多新者將安所售耶抑配則重困民減弛則無以佐國用遣官講畫正爲此爾智者處之必有佐時之策

問隆古盛時禮節脩明貴賤有章衣服不貳民志攸定財用阜蕃中世以降澆風日滋傚化奢麗服美於人不爲限制難以經久故比者朝廷定輿服之程申刑罰之禁行之且二十年有司稍弛民寖玩愒奢僭益甚今其何施俾之自化請言其本勿隱勿迂

問豳風有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獻羔祭韭蓋藏冰出冰說者以爲節陽氣之盛其效至於雷風霜雹調柔不怒民不疾夭或又謂此特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不專恃此以爲治是則然矣雖非所恃而猶不敢廢何歟豈陰陽之和冥冥中賴其助而人莫之知歟天人相感之際亦學者所當究也彼土牛送寒鑽燧改火之類推此一端足以通之其毋以爲不切之問

問至治之世不能無盜唐虞明刑成周詰姦見于命官之典後世從可知矣方今太平無虞而蠻徼蜑丁時時竊發至于興師小者奪攘剽刧道路相望都邑輦轂之下姦人無所畏忌禁非不嚴也而猶若是豈法有所未備歟抑吏非其人而致然歟夫道失而民散民散而盜滋不求其本而區區勦治禁防之末或者不可歟然欲求其本則

潜消默化必遲以歲月而目前之害救之殊不可緩其術果安在歟明於當世之務者必有以處此願悉陳之

問經載聖人之道史紀歷代之事經史者時務之所從出而經又史之所從出也以道制事則經不可以不明以古準今則史不可以不講舍經史而談當世之務可乎今策試之法或止以時務而不及經史不及經史者豈專以時務爲急乎抑雖不明言經史而經史自有所不能外歟史猶可置也經者道之所存而事之本也其可置歟有司必不以淺待諸生而諸生之所自待者亦必不爾願聞以祛所惑

問先王之世選舉之法書其德行道藝者起於鄉閭容或不公而唐虞以來至於成周數百年間書傳所紀選舉無有不寔之弊逮至後世變而任一切之法若餬名而較其一日之長者亦可謂至公矣而往往得人不能如古豈立法之未至歟抑有司取人之柄者未善歟聞前代任官有辟舉之法資格之外往往得人國朝銓選屬之省部而貴人百司得以荐舉亦良法也近者廢而不行豈惡其干請奔競

之私濫冗壅滯之弊而然耶夫舉爾所知豈不愈于不知而用者至於私且弊焉則禁制之未詳爾乃一切罷絕之可乎今欲人無濫舉舉不失人合乎古之意而不礙今之法若何而可

問巡尉雖卑官以治盜爲職獄事之發端人命之所關非習於法而健於材不足以爲也方今蔭入仕者例得爲尉當受命爲教官者得假巡檢以出夫以不經事之人而治重刑之事未離誦說之書生而當督捕之任無乃用之失其當歟豈以政而學者不論其素習而能官者無所不通歟今天下之務莫急於治盜矣苟非其人何以責其功委任之道試言其宜

問先王之治崇本抑末惰游有禁况乎京師者四方之所視效其俗化尤不可以不謹也今都城之民類皆不耕不蠶而衣食者不惟惰游而已作姦抵禁寔多有之而又一切仰縣官轉漕之粟名爲平糶寔則濟之夫其疲民力冒海險費數斛而致一鍾願以養此無賴之民甚無謂也驅之而盡歸南畝則勢有不能聽其自食而不爲之圖則非所以惠䘏困窮之意緊欲化俗自京師始民知務本而國無耗財則將何道而可願相與言之

問古者胄子之教專爲公卿大夫士之子設也今國子學弟子員有蒙古色目漢人之別蒙古色目宜在優崇故沿牒而至者不限遠外而蒙古之親色目尤優牒保者不必其子孫弟姪也遂至濫多混淆壅塞其爲朝臣者之子弟乃或待次數年而不得進蓋議法之初未料其敝之至此也今欲循教胄之義而適古今之宜使序進者疏通而無弊其何以處之

問京師生齒太衆糴價常貴欲强使之減賤不可得也今歲南船沓至販區盈溢精鑿之米至與太倉陳積者其價相若前此所未有也頗聞外郡旱歉道多流民賑貸之事行將不免古之善積者人棄我取賤極而貴物理則然廣儲蓄以豫爲之圖可也爲有司計必出於和糴和糴則重擾煩而米且不至矣然則便利之宜變通之方若何而可

問古者因生以賜姓胙土命之氏姓所以繫統百世氏所以別子孫之所出制昏姻明人倫莫此爲重也後世譜系之制不明妄立擅更固已漫不可稽然稱謂記載猶賴以有別也今之蒙古色目雖族屬有分而姓氏不立並以名行貴賤混淆前後複雜國家未有明制抑以爲若此者未足害治歟抑敦尙淳質而不變革歟然宜革與否必有至當之說

問朝廷比者患獄囚之多且淹也每三歲命五府官分詣諸道決之亦良法也近復尼而不行豈有所未便歟抑以其擾煩而止歟且天下之囚自州縣至于路歲有風憲之審錄成案已具上之省部俟報可論決則付之在外有司足矣不然則遣官之出疏其年而簡其人是亦可也二者之中願聞折衷

問守令之職最爲近民休戚所係不可不愼比嘗申舉人之令嚴失寔之罰卒未睹其効比年此制復格而不行豈以爲無益而止歟其故何也今郡守多缺縣令多猥冗不稱或未嘗親民而輒爲是官尤

不可也銓選之法若何而宜荐舉之方若何而可此誠時務之切者試一陳之以觀遠識

問郊之祭也聖王之所以敬天而尊祖也有國家者莫先焉方今當太平之期海宇晏清民物阜康羣舉殷禮宜也然是禮之行必將具儀物豐賞賚財則不免於費恩澤覃及則官不免於濫曁寬宥普行則刑不免於縱三者將何以處之不輕于行者豈不以此之故歟其思所宜而佐在廷之議

問古者惟祀茲酒羣飲有禁漢著賜酺之令法意甚美風俗尤近厚也利興於榷酤而流於後世雖欲禁民之無飲不可得矣今列肆飲坊十室而九糜穀作醪不知其幾倍於粒食也鬬爭凌犯之訟失業蕩産之民皆由於此而爲政者不知爲之限禁可乎非惟不之禁顧禮爲有樂而飲宜縱之爾古所謂樂民之樂者固如是歟伊欲使民循禮而有節德將而無醉非教化淪浹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不能至是則其効又未可以卒致也其將何以圖之

問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謂不可闕人廢事也立政有三宅三俊之目則兼已用未用言之俊所以爲宅之本也今天下之廣職官之衆取人之路不爲狹矣而在廷之官或尚有缺諸道風紀之正使大郡之牧守往往虛焉豈果無其人耶抑難其選而不輕畀耶夫才不儲則乏不養則衰失之于平時而索之于一旦不可得也國家之於儲養未嘗不加之意且若何而儲若何而養必有其道矣試一言之可矣

問民間役法南北異宜大概有三曰差役曰雇役曰義役近者廷議江南雇役許民從便固良法也豈北不可行歟抑差役義役或可廢歟抑兼存而並用其於南北何者爲便歟試言之可乎

問自周之季禮壞樂崩秦滅其籍禮書猶闕存一二至於樂則亡矣僅存樂紀而止凡聲容器數皆不可考今郊廟樂器果古之制歟其聲容猶可以彷彿古之遺歟考中聲以定律此最要事也若何而合於古法歟其詳考以對務爲精鑿可行毋徒以樂由心生樂主和之說藉口以蓋其所不知

問近者貢士之外復有遺逸之科蓋深藏山林高蹈邱園者嫌於自進而有司不能盡舉爾然夫子嘗曰舉逸民則古已然歟三代時鄉舉里選之公士之懷德抱藝者未嘗隱而不見然耕莘築巖釣渭之流何以不與於賢德之書乎漢之嚴光唐之陽城溫造不可尚已其他不免釣采華名捷徑索價之譏則爲是舉亦有得有失歟國朝初年徵用儒雅耆碩魁壘之彥接迹于朝當是時科目未興也設科以來得人可數矣特行負其言者或出其間別開是途或足以矯之歟人心澆訛濤譏泯泯彼方沮於進士之多艱而幸於舉牒之易得紛然雜起一郡動數十人遺逸必不若是多也本以待特起之才而反資奔競之輩眞其人者必恥於同列則遺逸者愈不可得其制法殆有可議者歟諸生其明思以對期於賢無逸而舉不濫豈不美哉

問帝王之禮至周大備贏秦滅學經籍散亡漢初遺書稍出博士諸生亦或記之禮古經者今儀禮也記數百篇二戴删之今禮記小戴

書也周官最後出立於學宮所謂三禮是也前代三禮列明經學究科士猶誦習而知其說王安石廢儀禮度數之學遂絕不道談虛文而已夫以三禮論之則周官爲綱儀禮乃本經而禮記諸篇則其疏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缺是以子朱子慨然定爲儀禮經傳通解集註之書未完者門人又足成之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也方今設科僅止禮記儀禮廢久固莫之異若周官者豈以其間有與他書不同而疑之歟抑以用之者徒多事而無益歟以唐太宗之英君信其可行關洛諸儒曾無異論世之詆毁者可盡信歟朱子爲正學之宗他經訓義皆所遵用禮書乃其用意者而獨在所不取何歟謂宜表章通解一書與三禮並其精洽者優異以待之可也明體適用之學莫大於此而去取之際不能無疑願從諸生質之

問周衰孔子沒七十子之學散異端並起孟子時楊墨盛行前乎夫子固嘗曰攻乎異端矣夫子所指異端者誰歟夫子問禮於老聃親與之接楊子師老子者墨子或以爲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莫能

明列子莊子皆傳老子之學者莊子亦與孟子同時然夫子之言一不及老子楊墨孟子之言不及莊子何歟觀於七篇之書管晏之功利儀衍之妾婦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許行不知君子野人農末之相資白圭之貉道宋牼之利說固皆在所斥然專以闢楊墨爲言意安在歟申韓原於道德之意太史公有此言也彼其慘刻少恩罪浮於諸子當與善戰服上刑者同科孟子獨無一言斥之何歟莊子以儒墨並言無怪也東西都以來儒墨孔老時時發於文士之口韓子推尊孟子功不在禹下而孔墨相爲用何以筆之於書歟凡此皆求之而不得其說者若夫後世異端之害又在所未論也二三子究邪說之原明聖賢之意詳陳於篇以覲所學

問三代而上義禮素明學者習而知之故其材成德立皆能有益於人之國家而治効之盛非後世可及吾夫子語門弟子未嘗及性而言仁亦無正訓是時猶不待辨而明也孟子時則已不然故舉而號於人曰性善曰仁人心大者如此他概可知矣孟子沒而道無傳由漢逮唐諸儒之所誦說學者之所討論皆未能灼然有見於道士生其間不過隨時以就功名而所立卒不逮古者職此之由歟近世大儒特起始有以續千載不傳之緒性命道德之旨天人皇王之奧煥然大明家習而人誦三尺童子亦能言之可謂盛矣其學之所成就宜可以爲聖爲賢出而見於用宜皆可以致斯民於三代之上然較功程能視漢唐得人反或不及其故何哉昔猶可委曰道之不明今何所諉乎豈義理之學果無益於治平歟抑學者未能寔知之雖知而未能寔踐之歟諸生學於此將出而用之者也幸推言其然毋使以儒訴病者得以藉口

問有虞之時五載一廵狩羣后四朝廵狩一年而畢四朝分方而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廵狩之時之事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來朝之時之事也成周則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其年數之不同固因時之宜然唐虞時廵但考制度而敷納明試在其來朝周則考制度明

黜陟並在廵時而來朝無所事者何歟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大行人之職有春朝秋覲夏宗冬遇之則而又有時會殷同乃周官所不載何歟所謂圖天下之事比邦國之功陳天下之謨協諸侯之慮者又各以時而不相通豈圖事者不必比功陳謨者不必協慮歟考之王制則曰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亦周事也則又異於尙書周禮所云何一代之制而自相戾也凡此皆明著于經學者之所當講而通之者若乃後世廵狩來朝之事非虞周比者皆未暇及也以俟他日言之

問古之爲教詩書禮樂周之樂正所職是已吾夫子雅言亦止於詩書執禮禮獨以執言是其用之切者尤在乎此也若夫易則掌於太卜春秋則藏於國史非施教之具也吾夫子繫易而暢義理之旨修春秋而著褒貶之法後人始並詩書禮樂以爲六經而學者疑焉樂經既亡經止五而已夫易兼天人之奧爲五經之原是不可不尊而春秋乃聖人之權衡非學者所可驟語故自漢以來列五經之序則首易次詩書禮而終之以春秋其體統次第有確然而不可紊者非以爲有優劣也科目之興人治一經者未有不兼通他經而得爲學者也今之習易詩書者固不乏禮止小戴記巳非其全而習者絕少至於春秋則比比皆是也聖人之所急者置而不講其視以爲可後者則靡然而爭先毋乃好尙之偏歟爲有司者固當据前人之成法寓造士之微權顧乃弗之察而反有以助之豈論聖人之經者不當若是歟不然則抑揚進退先後多寡之宜必有其道矣諸生平心而思之毋徇所尙以爲說若曰是皆有司之過不在我則必有任其責者

問凡學春秋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奠于先聖先師此小戴記之文也古者祀祭享之別不相僭瀆未有不尸不嘏不綏不旅不繹而可以言享也然則釋奠之禮何歟所謂釋者何義歟如記所言止於春秋冬而夏獨闕釋奠則止于先師立學則併有先聖又何歟且其云釋奠者必有合鄭氏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

者當與鄉國合考其下有大合樂之文則有合者豈非指合樂言之乎釋菜輕於釋奠故不舞不授器則釋奠有樂矣鄭氏何以爲此說古之所謂先聖先師者誰寔爲之先師猶可云詩書禮樂之官先聖固無其文也自魯哀公立廟于孔子故宅未嘗出闕里也魏晉釋奠于學肪見史冊未嘗有原廟也唐武德廟周公孔子於胄監貞觀定孔子爲先聖于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以至于今可謂極盛矣古惟功臣與享大烝未聞子弟從祀于師也弟子從祀于師非三五之典明矣抑其可以義起而莫之敢廢歟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于堂東西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不云有像設其從祀諸子今觀當時人文字所記則皆爲夫子南向像門人亦像十哲而圖其餘于壁是則開元雖著令而時人莫之從也此何故歟夫塑繪之像一毛髮不似則他人而垂足高坐陳器于地未免匍匐就食之譏先儒嘗以爲非而因襲之久亦莫之能更也其他尤有大於此者顧以議禮制度非在下者之事是以不得而悉陳若前數者其與襲之由得失之故亦不可以不講也諸生周旋於堂階之間執事於籩豆之列亦嘗有念及此者乎其著於篇以觀博碩之學

問三皇之名經始見於周官未嘗稱其人以寔之也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或謂本易大傳然大傳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亦無明文也司馬遷史記以軒轅下爲之五帝而小司馬補記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又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號大與此異二說出於讖緯雜記其果可取以爲據乎外史掌三皇之書不言三墳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不云三皇也孔氏以三墳五典合之三皇五帝可謂有徵矣書序之文先儒頗疑之遂以是爲一定不可易之論可乎且三墳言大道夫子豈得去之而斷自唐虞乎世有三墳書出宋元豐中果古書乎伏羲畫卦著于易矣神農黃帝之說雜見于陰陽道家農家方藥諸書其果可盡信乎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獨三皇也祭三皇著令于唐夫其開天建極功被萬世固當在所尊我朝大建宮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顧乃屬之醫家者流而限爲專門曲藝之祖議禮之意其可得而聞歟槩欲究名號之是非聚書文之眞僞訂典祀之當否該三皇者不可以不知也其明辨而詳陳之以驗所學且以觀卓識焉

問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聖賢之於言固有所不得已也道之不明不行而害正之說與不容不爲後世慮也六經之文如日在天諸子從而翼之固已有純駁之不齊矣自漢以來諸儒患夫讀之者不能通也又爲傳註焉數千百年賴以不墜近世義理之學復明諸大儒討論折衷可謂備矣我朝表章宗主其說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且經之闕訛傳之遺畧豈得而無天下之理無窮聖賢未嘗不望于後之人若其本原綱領之正俟百世而不惑者固無庸以異爲也昔人有言曰天下不可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後其垂世立教於此已足又奚待有所增益哉祇見其不知量耳方今有著書授官之令蓋所以待非常之士意有在也前代著述之善者或給札下求或沒身始出未嘗以媒仕進也奈何不知妄作之徒剽竊緒餘掇拾淺陋無關於義理無裨於政教紛紛爭起奔走自售任考覈者不過假借以成其干請之私其甚者逞私說肆不根非聖賢以自詭反前人以爲高所謂詖淫邪遁當深拒而痛絕者乃使之刋布學宮以惑亂後生小子之視聽亦可嘆也然一切絕之則失古人精微之意存之而不爲之慮則當世澆薄之風將從何法而可革此亦學校之所當講者其無以爲迂也

問射之法尙矣唐虞侯以明之夏商無文而制莫備於周今幸散見於禮書雖不能數其詳試言其一二大射賓射燕射之制何以分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何以別皮侯采色獸侯正鵠之用何以異大射擇士既射于澤又射于宮無乃複歟抑有不同歟鄉村之射貢賢能而詢衆庶也不與於三射然則何所比歟主皮之射即貫革之射尙武力也軍旅庶人用之猶可其與夫子射不主皮之說抑何戾歟夫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傳者謂射以耦進揖而升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

取觶立飲也考之禮則豐設於西楹而不勝者亦升既取觶飲而先降爾其與下而飲之文若不相當然故王鄭皆以揖讓而升下爲句其義亦不可廢先儒何以不此之從歟雖然是皆名物度數之末耳射者進退周旋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而可以言中所以觀德行者在此夫古人於射固幼而習之無不善者然後之爲技不可得而並也羿逢蒙之流以善射稱君子固不能過使之與射則無不中聖人亦以德許之否乎此先儒之所疑後學所未喻者願相與究之

問古者視朝之儀所以辨君臣之等通上下之情也其制之見於經者惟周而已考之禮外朝朝士掌之內朝司士掌之燕朝太僕掌之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鄭康成云庫門在雉門外雉門爲中門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据二鄭之說一則由皋門而雉而庫一則由皋門而庫而雉果孰是歟一則外朝在路門外一則外朝在庫門外何以不同歟又小司寇掌外朝致萬民而詢焉註謂雉門外則此外朝又與前不同康成乃謂天子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有二者兼燕朝言之是以外朝有二何止言一歟此不可以不辨也秦漢以來朝儀非古矣然漢之大會殿視周外朝前殿視內朝宣室視燕朝古口猶未遠也至唐則有大朝正衙入閤之名亦法前代之意然入閤之儀唐中世始行至其晚年以御前殿爲入閤近世因之又以入閤爲盛禮果可以爲盛歟歐陽公之問于劉侍讀蓋有所疑也以公之宏博而猶慎於所不知況學者乎亦不可以不考也洪惟我朝制不相襲惟正旦天壽節御朝受賀常日不復講豈以爲煩而止耶抑以爲果可廢耶萬一脩明舊章則必將有考於此有志當世者甘出叔孫通諸生下乎輒因是以覘博古通今之學

問古之建社有大社王社侯社大夫以下之社民間之社其名不同而社之有主則一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

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謂社主曰軍社蓋用石爲之各一說也三代之松柏栗齊之櫟漢之枌榆此樹木也言石則呂不韋許慎崔靈恩之說而各有據也二者何以不同抑其用之各有當歟且祀社必及稷唐儒云社稷主皆石而先儒之說有社主而不及稷何歟夫石主數尺半埋地中軍行奉主則取所埋以載陳侯擁社見鄭子展則是以石擁皆不通之甚者抑別有制歟至若孔子釋論語松柏栗亦用大司徒之文先儒從之矣竊謂三代之社雖有遷改其所置之處即其境內之土何宜松宜柏宜栗之不同又夏土何以獨宜松殷周何以獨宜柏栗歟是皆口熟其文而未究其義者稽經而考古亦不可以莫之辨也其爲我悉陳之

問六經罹暴秦焚滅之禍獨易以卜筮存漢初藏書稍出詩書禮春秋皆殘缺不完故書有古今之文詩雜淫邪之篇春秋三傳之異說周官不合於他書此其體統之最舛者其他文字之訛錯又在所不論也論儒專門黨同守陋既不能以相通而增析竄移又悉非舊雖易不免矣唐儒定爲正義主一說而屏諸家談者不容復致異宋初一二儒者始以己意論說逮關洛建安諸公大明義理訂定經傳又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以爲之綱發揮精微可謂質往聖而不悖俟來世而不惑矣是以聖朝建學設科尊崇表章使學者有所据守此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盛典也且論聖人之經於殘缺之餘固未嘗以爲全可通而無疑闕其所當闕通其所可通以會聖人之心則求之於此已足矣奈何厭常喜新之徒穿鑿傅會淆亂成說適有以投合好異者之所欲夫非聖之言詖邪淫遁之說古所深拒而通斥者今反有取焉使後生末學靡然而成風果誰之咎歟茲欲明聖朝同道之意懲陋儒詭經之失亦吾黨之所宜悉心者幸寀言之

問治天下者莫大於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冠婚喪祭民用尤切前代皆有成式今冠禮廢久世不復知有成人之義婚禮壞于鄙俗喪禮壞于異端雖不經甚已近世司馬公書儀朱子家禮號爲適

古今之宜好禮之家咸所遵用然不免於訕笑非出朝廷著令使通習之殆於不可然家禮後出頗采書儀書儀所有或家禮所無又竊聞家禮乃未定之本爲人所竊去未及修補今所行者是也然則二書當通考而損益之歟或止用其一歟家禮之外尚有可議者歟謂宜定爲式程頒之天下使民習于耳目而不異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不在茲歟若夫制禮之本行禮之意則又所未論者俟別言之

問先王之世既遠禮樂之書散亡其存於經者殘缺簡畧後儒又以意爲之說使行者莫之適從禮之大者莫過于郊而異說尤甚請試言其一二天體惟一而或以爲六圜丘南郊或以爲一或以爲二昊天上帝著矣而復有天皇大帝之稱五行之帝信矣而或出五帝之號或以一歲而二祭或以一歲而九或以爲日用冬至或以孟春上辛此皆大相舛異者不一之說果有以一之歟至於圜丘方澤天地分祭時日壇壝樂舞器幣亦復不同此禮文之甚明者歷代混而爲一恬不爲怪宋人集議互相是非蘇氏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合祭之證而不知其誤其雄辯歷詆足以移人而先儒深不然之論自古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然當時分祭僅僅一行明知其謬而後卒不能改先儒之說雖明顯未有援据以從事者其故何哉脩明舊章講求盛典一破千古沿襲之陋今其時矣諸生其悉陳于篇將以轉而告之上

問江浙財賦之淵經費所仰曰鹽課曰官田曰酒稅其數至不輕也以三者而論鹽課兩浙均之官田浙西爲甚酒稅止於杭城而已近年法弊害滋民力殫耗富庶之壞化爲蕭條朝廷軫念生靈一旦奮然減鹽額十萬罷民食鹽與倉運之法東南之民懽欣鼓舞遍滿田野道路深仁厚澤前所未有也官田者蓋仍宋公田之舊輸納之重民所不堪議者非不知其害以爲歲久額定欲減無由言之未必聽也今觀於更張鹽法之事則可以見聖君賢相未嘗憚于輕賦而後于卹民當可言可行之時俾得輕減併去不拔之害亦豈不可歟至於酒稅包辦向焉民樂於從不以爲病而今不然其故可知不適宜

吏虐害之耳若聽民自爲而利其利凡防禁之擾須一切去之其便利可久是豈無術歟今四方之事衆矣輒因仁政之及於江浙者併及二事諸生其亦有聞乎亦嘗講求而思有以處之乎

問鄉飲之禮古之所以尚賢而尊長也其威儀度數之節幸存于經故自漢以來下逮唐宋郡國州縣猶有援据以從事者今之賢長吏間亦舉行而非有令著也宜出自朝廷頒示海內使斯民猶獲見三代揖讓之容以爲革心向化之助豈非治世之令典歟竊嘗讀禮考求其故而亦有疑焉先儒謂儀禮爲經禮記乃其義疏儀禮有鄉飲酒禮故禮記有鄉飲酒義信也今以二篇考之儀禮則首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次乃戒賓記則首云主人拜迎賓而無上事記有三賓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自六十至九十豆各有數而禮無其文若此者何也孔氏以記義一篇兼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据此則不專釋儀禮其說何以分歟且鄉射之禮飲而後射其儀畧同然於主人戒賓而無介至一人舉觶之後獻尊尊酢皆鄉飲所無而鄉飲則畧記遵入于其終或以爲缺而未備必參考而後通其說然歟周官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序以正齒位即蜡祭之飲也月令孟冬大飲烝亦即此歟而鄭氏云其禮亡今郡國以鄉飲禮代之則是蜡祭之飲本與鄉飲同此又何歟豳風之詩十月滌場朋酒斯享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鄭氏引以釋大飲且鄉飲之牲以狗而此有羔羊抑別有說歟夫爲其事者必先明其義講求討論他日舉而措之爾凡是數端其稽之於經而詳究夫先儒之說必有得之以俟有司之采擇

問治天下者不能以無刑墨劓剕宮大辟古之五刑也笞杖徒流死後世之五刑也肉刑雖盡復矣比者治盜畧放劓刑有司閣而不用卒於不行豈眞不可復歟律之死刑有二今止爲一遂以輕而從重徒流之刑悉代以杖乃以重而從輕議者抑未之思歟刑統之書自唐以來隨時脩定尤爲詳審國家酌古準今亦嘗援据從事謂宜定

爲程式若昔者明法之科吏而仕者必出于此今之通制或當以刑統附入而使得兼用是亦皆時務之所切也夫治有本末皆不可廢特有輕重之不同耳若汎爲大言曰化民以德爲國以禮何事于刑則非所以答吾問

問尾箕之墟幽冀之區鬱鬱葱葱屹乎皇都峙以西山居庸襟以涿易踰沽山川相繆古今不殊亦嘗有慨然於此者乎舉自君奭啟土建邦彼其化行於南人猶思之而愛其樹況於貽厥子孫豈無遺風餘烈之可言乎考春秋燕人北燕號爲弱小一變而戰國悍然與六雄並何其頓異歟懸金招賢談笑而夷萬乘之國亦足嘉矣結客報讐欲挾七首以得志又何疎也然慷慨悲歌世猶有存者聖賢之澤反不若是久何歟秦漢之君銳意神仙談者紛起又不類夫忘生輕死者之爲抑樂趨時好而非其本心歟謂其人習戰攻俗尚鷙勇固也然有文武備足爲中興元功者摧鋒越河以忠義自奮者豈專以勇乎傳詩與齊魯並稱明書禮與鄭馬並列五經義亟則後世以春

秋對策不下晁董者有之於世亂教衰之時獨崇義方五子皆爲名臣豈以戰鬪歟況遼金相繼云數百年名世者亦豈乏人故老之所傳遺牒之所記有可一二歷數者乎方今天運會同治教休明邦畿之近涵煦仁義道德之中士平居自期戰國以下不足論也然考風俗以驗治希前人以成德茲固學者之事尚悉陳之

家塾策問二道

漢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蓋有感於董仲舒之言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此其事也趙岐孟子題辭稱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孟子爾雅孝經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據此則文帝時傳記尚有博士五經豈得無之非始置於孝武明矣然五經博士之置文帝時不書而傳記博士之罷不知在何時表章之美武帝專之而文帝不與焉乃非其寔歟傳記固不可同于經讀經者必通爾雅爾雅屬之傳記可也孝經論語孟子皆聖賢切要之言文帝之置博士當矣而武帝不能復然世儒無有議其失者何耶

高帝入關與民約法三章悉除秦苛嬈所以得民心也其後三章不足以禦姦蕭何攟摭秦法作律九章復用秦法矣高后初年始除三族罪妖言令一女子之見違過於何何之不仁有負于高帝寬大之意多矣然既曰除三族罪而孝文元年又何以書除收孥諸相坐律令乎既除妖言令而孝文二年又何以書除詐妖言律乎新垣平謀逆復行三族之誅則前此所謂除者皆非歟愚嘗讀史至此而思之不得其說其何以通之

吳禮部文集卷十九

文移　祭文　事述

請鄉學祠金仁山先生

嘗聞有道德者沒則祭於瞽宗今學有先賢之祠古遺意也若乃立德立言可法可師當今之所表章學者之所尊信既有其人未列於祀豈不爲鄉邦之深恥學校之缺典乎竊見故仁山金先生諱履祥字吉父世蘭溪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利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博通長師魯齋王文憲公柏從登北山何文定公基之門北山寔學於勉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表裏誠篤神氣肅和舉進士一不利棄去以文義遊諸公間嘗出奇策匡世爲在位者所沮格宋季以廸功郎史館編校召已不及用隱居仁山下著書以淑後進大德中本道帥臣及部使者執禮延致聽授講學翕然鄉方未幾而卒所著書表注大學章句疏義刊于婺江東憲司又刊疏義于宣學通鑑前編近蒙本道憲司命婺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又有論語孟集註考證似學者文集藏于家先生道德無忝於前修論著有裨於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雖一時之末遑豈公論之終泯況先生後嗣貧窶非欲藉是以庇身而某見義舉揚亦非託之以要譽如蒙轉聞有司祠之學官非惟允愜多士之望抑亦不負風憲尊賢崇化之心學校幸甚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欽惟聖朝興崇正學表章先儒蓋以學術明則人心正儒道顯則風俗美是以上稽孔孟之傳下主程朱之派設科則用其書秩祀則尊其爵至於門人高弟同源分流或抱道懷德以終身或著書立言而垂世故於學舍之外復有書院之置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夫惟設教廣而立賢多是以致治隆而興善速此我朝之盛典視前代爲遠過也伏見故金華何基字子恭生宋淳熙中躬稟異材夙有大志侍父宦遊臨川勉齋黃公爲令從而受學遂厭科舉之習博極聖賢之書確守師說不爲空言玩索沈潛涵養惇粹蘊經綸之弘略勵廉退之高節隱居金華山北學者尊爲北山先生婺守趙汝騰延聘不就以名薦聞景定中與建人徐幾俱被擢命授以婺學教授兼麗澤山長控辭不應咸淳除史館校勘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之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亦不肯受晉老布衣作詩見志既没賜謚文定平時不輕著撰惟研究朱子之書四書章句集註悉加點抹有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啟蒙發揮二卷大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行世巳久誦習者多近思錄發揮十四卷論孟發揮未脫稿文集十卷藏于家採輯精嚴開示明切寔宋學之津梁聖途之標的也同時魯齋王先生栢寔出其門傳之導江張𩑈載道北方仁山金履祥授業東州並著範模見推當時淵源所自粹美無疵州里知所尊向後進賴以私淑其贊治善俗之功不爲少矣竊惟先生學紹紫陽之傳道著金華之望潔身叔季有見於幾先闡教文明大行於身後若稽古義宜有專祠今盤溪之上故居宛存過者敬容想其風烈咸謂昔雙峰饒魯亦勉齋門人前代奉祀有石洞書院何子之舉不下饒公北山之名豈愧石洞謂宜即其所居建立書院彰示褒寵以補遺闕竊見近年創設書院如信之藍山饒之初菴平江之甫里不過文藝著作之士因有申明尙蒙信允較斯人品表異尤宜況其家非殷富事絕攀援於義毋慊有言非黍如蒙轉以上聞俯從所請豈惟慰悅是邦人士之願亦足興起海內學者之心世教所關誠非小補

請傳習許益之先生點書公文

竊以博士之官掌司書籍講授經旨是正音訓今之職也嘗職猥以疎庸具員承乏伏見監學雖有藏書並無點定善本諸生傳習師異指殊不無乖舛嘗聞先儒有云昔人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於義理爾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又云字書音韻是經中淺事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不知此等處不理會枉費詞說牽補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三復斯言誠爲至論嘗職生長金華聞標抹點書之法始自東萊呂成公至今故家所藏猶有漢書資治通鑑之類逮宋

季年北山何文定公基傳朱子之學于勉齋黃公若魯齋王文憲公栢寔遊其門仁山金履祥並學於何王而導江張顈學於王氏以教于北方何氏所點四書今温州有板本王氏所點四書及通鑑綱目傳布四方金氏張氏所點皆祖述何王近時許謙益之乃金氏高弟重點四書章句集註及以廖氏九經校本再加校點他如儀禮春秋公穀二傳併註易程氏傳朱氏本義詩朱氏傳書蔡氏傳朱子家禮皆有點本分別句讀訂定字音考正謬訛標釋段畫辭不費而義明用功積年後出愈精學士大夫咸所推服謙之學行本道屢存于朝不幸而殁其他亦有著述而點書特爲切要今所傳多出副本而其家藏乃親筆所定可信不差學者得之眞適道之指南也如蒙監學特爲申明轉聞上司委通經之士親賫善本就其家傳錄併廣求邑子及何王金氏之書頒之學官嘉惠後進斯文之大幸

代孫幹卿御史請刊近思錄發揮等書公文

竊謂傳道受業必以正學爲宗著書立言貴乎世教有補所宜章顯

以示激揚當職往歲備員婺州路屬邑獲聞北山何文定公基親學于勉齋黃氏得朱子的傳道德之望爲時師表宋亡屢召授以史館校勘崇政殿說書並辭不受所著書有大學中庸易大傳啟蒙通書近思錄等發揮並用朱子本旨不雜他說大學等五發揮刊行已久止有近思錄發揮未就內太極圖西銘發揮先刊于紹興其後門人仁山金履祥纂次訂定見有全書蓋近思錄乃近世一經而發揮之旨尤爲精要非泛泛他書之比金氏之學傳之許謙紹述宗旨南北從遊者甚衆屢蒙臺府及本道列薦未仕而卒謙所著述有讀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尤有發明四方傳錄多以未見爲恨以上近思錄發揮讀四書叢說詩集傳名物鈔三書不過數十卷計費不爲甚大如蒙就於婺州路儒學錢粮內刊板流布幸惠後學其於教化不爲無補

祭邵州判縣尹父子文

嗚呼自吾聞梅境章甫父子之死爲之驚呼痛怛累旬月弗寧今倘忍言之哉惟公父子隣邦之特風聲相聞而初未識邂逅宣城乃並轍迹予忝錄曹章甫作邑寔當代庖邂逅飛烏遂爲交承契分尤密一老昻然年且九十我時進拜誨言懇惻謂世險艱羣枉惡直盍與吾子交警互擁我佩斯言日省以惕屬歲荐荒勸分發倉督賫峻急赴愬披猖尤賴章甫協贊交相幸而事集謂宜稍康胡爲繼茲往往劇任精力耗疲更卧而病我時在告枉顧淒凉勸我先歸行亦治裝父貽我詩子餞我觴寒風敬亭凍雪水陽執别愴恨猶何可忘嗚呼曾謂不半載而相繼以亡耶自予之歸亦喪季父憂纏病侵刱聞茲訃俯首號天天不可知吉人而凶善行乃菑彼誣上行私罪累丘山者方揚揚得志不此悼而反嗟興言至此如何勿悲旅殯蕭條來還何時不腆雞黍千里以馳酒涙羈辭庶其鑒之

祭許徵君益之文

嗚呼紫陽朱子之傳其在吾鄉曰何與王傳之仁山以及於公其道彌光仁山之門公晚始到獨超等夷遠詣深造蓋其稟純明誠篤之

資厲堅清端介之操退若不勝衣而淵乎其似道經傳之言窮析精微義利之分昭燭毫釐雅正之文古淡之句纂言著書根極理趣明體適用才堪佐時金華勸講法從論思風紀之職成均之師使得遠之無適不宜臬司早辟崇臺列薦禮幣踵門務衣往見衆人所羨公視藐焉匪以爲高吾病沈綿嗚呼天旣厄公以貧又攖以病貧非所憂病也寔命杜門不出學徒四來隨其淺深耳受心開方科目之暫興競蒐蘀與倫魁獨絕口而勿談務善端之深培蓋公之學雖不及顯施以爲邦家之用而猶巍然繫南北之望足以褫一世之英才小子託交殆三十年指聖途而誘掖極友道以磨礪骨肉不足以儷其親金石不足以擬其堅比居間而處獨益共究於遺編不鄙予以不肖將叩竭於師傳前歲之冬違役江壖幸音書之不絕慰予心之拳拳每言病以增劇亦祇謂之常然疊兩書於三月乃承訣而終天慽愚生之無成昧出處於幾先誓拂袖以來歸永相從以周旋竟一朝而舍我獨後死而誰憐斂不憑棺窆不執引我寔負公夫復奚言惟

精神之如生耿耿相炤則無間於九泉緘辭告哀有淚如川

監學祭陳衆仲監丞文

嗚呼天之生材也不數而材之成也不易奈之何摧傷毀折而不使之永長先生產閩文獻之邦淵源外家佩服義方其耳濡目染者莫非有典有則之學而力追古作者又大肆其力於文章徒步而來京師參諸公以翺翔供奉承明論說虞庠燁蜚英而發聞修黼黻而鋪張凡朝論之所屬吾徒之所望蓋將進而長夫白玉之堂夫何奇疾纏綿沈憂耗傷冉冉經年靡藥勿嘗推吾僚友之情而莫之救徒瓌視以徬徨今其已矣嗟哉彼蒼難祿壽之弗登而製作流傳碑板照耀在四方而不泯者可賴此而不亡某等謹率諸生相與治喪送靈車之南近俾奉命以歸藏庶幾盡斯文之誼慰精爽於冥茫寄哀一奠有淚浪浪

節錄何王二先生行實寄文史局諸公

北山先生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熭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

觀先生其仲子也早從鄉人國錄陳公震習舉業程課若不得已潛心義理陳奇之崇道公爲臨川丞時勉齋黃文肅公爲宰崇道公見二子而師事焉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先生悚惕受命于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之懿臨別又告以但熟讀四書先生終身不忘此語也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書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居盤溪上因朱子門人楊公與立一見推服自此來學者始衆先生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舉朱子遠遊篇曰此其則也於詩則曰讀詩別是一法與他經不同須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爲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敬五事則明明德也厚八政則新民也建皇極則止至善也至於皇極有休徵而無咎徵有仁壽而無鄙夭則中和位育之應皇極之極功也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沈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覩爻象究其義理謂四書當以集註爲主而以語錄輔翼之語錄既出衆手不無失眞當以集註之精微折衷語錄之疎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故先生不著述惟精取語錄以爲發揮僅及四書大傳通書易啟蒙近思錄而已晚年則曰集註義理自足若添人諸家語反覺散緩此其精詣造約終不失黃公臨別之訓也王文憲公柏既師事先生先生謙抑不敢以弟子視之王公高明絕識序正諸經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反先生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諸經既經朱子訂定其未暇者皆非甚切且當謹守精玩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先生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朱子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然非自外求也先生集三十卷而與王公問辨者十八卷不因王公之問則先生無一言孰得而窺之哉淳祐中趙公汝騰守婺延聘請講辭不就後首薦于朝又率各從官列薦添倅鄭公士懿守蔡公抗楊公棟相繼延請皆辭景定五年李公鏞爲幾漕會有詔舉賢特上

先生名遂與建人徐幾同被命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改元復除史館校勘御筆兼崇政殿說書降詔控辭再三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岳廟終亦不受也蓋自嘉定以來黨禁既開諸公以朱子之學顯者不少矣大抵天樂後而世好深故其所就日下而剽掠見聞以欺世盜名者尤不足數先生介然獨立蓋思有以矯之於其同門宿學猶不滿曰恨某早衰不能如若人強健偏聽講第恐無益於人而徒勤於道路爾世當叔季獨抱隱憂尤有難以與人言者然則先生之見遠矣咸淳四年十二月卒年八十有一平生質弱多病以自能保攝至此國子祭酒楊公文仲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十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易啟蒙發揮二卷通書發揮二卷近思錄發揮十四卷論孟發揮未脫稿近思錄未校正餘在家刊布已久太極西銘發揮卽近思錄摘出者文集三十卷藏於家所標點諸書存者皆可傳世垂則也

魯齋先生王柏字會之婺州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文靖公受易詩語既又從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遊父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瀚兄弟皆及諸呂之門朱子銘崇政公墓又有寧庵記瀚請爲公墓祠作也先生少慕諸葛亮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與其友汪開之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黄朱墨求朱子去取之意以勉齋黄公通釋尙缺答語約爲鈔精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居處恭執事敬章惕然曰長嘯非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朱子門人遊獨楊公與立告以北山何基子恭學於勉齋得朱子傳宜往從之既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爲作魯齋箴自是發憤奮厲諸書無不標抹點校四書通鑑綱目則尤著者也嘗謂古人左圖右書後世圖學幾絶作研幾七十餘圖敬齋箴以日用從事夙興見廟治家嚴飭閨閤清坐子弟自事非衣冠不見也幼孤事伯兄甚恭季弟早喪撫其孤割腴田與之愛從子侃賢與共學並居開之死爲斂且葬凡宗族交友恩意周盡四方來學者隨其淺深啟誘之尤以大學爲首教蔡公抗楊公棟相繼守婺趙公景緯守台禮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聘之著碩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既歸講道于家著撰益精嘗作易圖推明河洛先後天之秘自伏羲則河圖推一陰一陽之義畫出奇偶皆因自然之勢而生八卦文王則河圖卻因已定之卦推其爻合乃求未畫之圖而易位置河圖者先後天之祖宗乎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洛書之數四十有五而洪範六經推其事五十有五與河圖之數不期而暗合箕子之傳又推而倍大衍之數洪範者經傳之祖宗乎又曰洛書之所以則河圖者何也洛書以河圖生成之數並位此其大意也以二四易置於東西以七九易置於西南此其妙機也惟如此而後縱橫相對皆十於是陽居正而陰居偏矣後天之所以則河圖者河圖是逐物奇偶互爻後天是統體奇偶之爻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則偶在上而奇在下矣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洪範經也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皇極經也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洪範五皇極居中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相並有並義焉一九三七二六四八相對有對義焉箕子所陳事証相感舉一隅也今三從一衡取義亦舉一隅也於詩則謂今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漢初諸儒各出所記足之夫子所删容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乃以二南各十有餘篇而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而削去野有死麕鄭衛淫奔諸篇皆所當删也於春秋元年春王正月則曰杜征南注隱公之元年周王之正月明白有典則矣豈有魯國之史不用周正而用夏正是不奉正朔也聖人義精理明無其位而輒改正朔悖莫甚焉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四時之序常紊聖人欲行夏之時正以此也先儒謂周正非春是矣謂假天時以立義則非也謂以周正紀事無位不敢自專是矣謂以夏時冠月爲垂法後世則非也又謂大學致知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而不可爲目於論語則謂聖人言行萬世大經曰語曰子顧不得與帝王之書並理宗時講官徐僑嘗請錫名魯經有詔奉行時議廷之而止於是爲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其獨見卓識多此類也咸淳十年五月微疾手書付其子告曰吾不遠矣七月某甲子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八國子祭酒楊公文仲蔣子朝贈承事郎賜諡文憲傳其學者仁山金履祥導江張頴也宋季近臣嘗言其學行于朝下郡錄所著書先生不以出有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衍義七卷太極圖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閫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二十卷文章復古七十卷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考十六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帝王曆數二卷江右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涵古圖書一卷詩辨說一卷書疑九卷涵古易說一卷大象衍義一卷雜志二卷周子二卷發遺三昧二十五卷文章指南一卷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文集七十

五卷家乘五十卷又有親校刊刻諸書無不精善比年婺屢燬散落已多存者或秘而不傳繇其磊落光明者固已見於世矣

吳氏家述

吳氏散居江浙間者皆太伯公族之裔也世遠譜亡不可稽考吾家高祖府君諱杞自衢徙來蘭溪娶唐氏是生曾大父諱犀娶陳氏生三子曰運其季大父也諱儀宗字景舒元配楊氏繼張氏二女孿生四子男皆楊出女適徐氏次早世子男諱辛字伯群今贈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次諱文字文可娶應氏次諱桌字立之娶柴氏次幼繼他姓由高祖府君而上皆潛美不耀曾大父始好儒命二子治生產而專其季於學觀命名意可見大父攻苦自力既精舉子業博通羣經壯歲當端平淳祐時碩儒耆彥接熟見聞文備理致弘厚靖夷貌莊而氣和館數大家經指授者多占科選而已輒不利咸淳季年補國子學先考應奉亦與名待補生而時代變矣事既平猶治儒不廢與一二遺老以綱紀鄉學爲務有司就延以職人尊之曰碧溪先生已而老休于家先考率諸父極意承養歲時怡愉歡適聰明康強壽九十猶讀細字書飲酒數升不亂臨終正衣冠言笑而逝先考元貞大德間受知諸公以教官選初授金華教諭改仙居所至建宮給田有績于學至大初升岱山書院山長以涉海遠不行與仲季同居均財無間言篤愛姻黨好賓客施予不倦里中平忿據拯急難倚以爲重無小大咸得其歡心爲先考無子師道實季父所生季父性剛狷中無留臧好正言責人率少合而其心於慈恕最隆勤守禮法飭戒子孫惟恐爲不善事隱約終身務培植陰德而已至元癸未先大父已七十餘而師道始生鍾愛甚篤襁褓卧起飲食挾與俱能言口授以書審其可教少長課以詩賦兼講經義嘗語之曰吾束髮肄試有司中年後偕爾諸父迄無成非藝不善也今夢寐猶不離場屋間殆習氣羸抑時運承平科且復歟不然謹身飭行猶不失於善士爾其毋忘學也又曰吾家世以善聞而清白相承吾性尤寬耐有犯不校一時名成志得頡頏作氣勢者安在而吾幸獨存所嶇兵戈盜賊間人無怨仇之者更罪遇之及今老壽子孫衆蕃意者天之報施乎鬱于予者今發于若等乎命先考以師道後曰他豈無可立者不可使文脈由吾家嗣而絕努保護而成立之沒然後已不幸吾家纔罹憂患生理遂落扶策無救夙興雖諸父不以責師道也每念遺訓爲之感悌刻厲歷十四年而科目興又七年忝與末第幸先考季父猶存而悲吾大父之不及見矣時先妣亦已卒數年聞先考季父皆及八旬祿養未充而相繼淪喪嗚呼痛哉師道蒙恩官七品僅得追贈考妣自先大父葬銅山鄉市徐之原徙祖妣祔其後先考妣亦葬于旁當時咸無志石名諱歲月久將泯沒不肖孫之罪益重矣蓋先大父生嘉定壬申九月十四日沒以大德辛丑十一月二十九日葬以甲辰十二月丙午二祖妣生沒俱在家不能詳先考應奉生以淳祐乙巳九月十八日沒以至治癸亥十二月乙巳葬以泰定乙丑二月丙申先妣宜人生以淳祐癸卯二月三日沒以延祐丁巳八月二十三日葬以己未十二月庚申季父生以淳祐辛亥十二月一日沒以至順辛未五月二十一日未葬詳吾之所自出故弗他及主于追錄故諸孫以下不書嗚呼富貴之澤易衰詩書之傳難繼合吾同祖之族與吾爲昆弟今存者四人與吾之子爲昆弟者九人隨俗變移希不失業勢蓋有不得不然者是以致顯耀爾非冥冥中所樂聞此師道所以盡然而傷惕然而懼也方藐焉孑立雖仕而微其守官勵已勤循家法故日趨於空乏不自振然用是不辱其身以及其先亦足以報矣顧吾祖宗之所以流澤者大而猶屈於庸幸而名秩稍進推恩之典得上及而旁推異時表於其阡庶以昭答萬一是未可必也師道二子幼方就學能以世系爲問因詳書示之併以先大父所付屬者具載焉或者善人之後獲福于天昌而大之永久勿墜師道之志其有伸乎至順二年歲次壬辰十二月二十日嗣孫師道百拜謹志

右蘭溪吳氏家述延祐七年進士吳師道所自著也歷敘其大父母之所以培養深厚與夫爲善之道以期其後人之意甚至元統

三年暮春本由錢塘移舟溯水之濱與吳君道舊經目觀所著述尤切切於天理民彝之間而是篇乃所以示其子孫使知其世之積善成德非偶然者且命本以顏楷書之藏于家乘本少時嘗讀歐陽先生瀧岡阡表未嘗不抆涕諷吟反覆感嘆蓋其言出于至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吳君雖未能大施其素學而歷官每以廉白稱使其逢時得位則其推仁錫類豈不周浹也哉所謂養不必豐而全大節以表瀧岡者其亦有待也歟是歲仲夏京兆杜本謹書

太史公作三十世家以吳爲首自泰伯至夫差可觀矣其後以國爲氏雖散在四方去之千載人有知其同出於句吳世家者以其氏也余忝與金華正傳甫同氏余家德讓堂正傳寔嘗記之今觀正傳所述世德之美家學之盛余亦與有欣慕焉夫黃名上第而榮逮其親世未嘗無也余獨愛正傳名益進德益脩而聞譽亦有光於前人此非衆人之所能及也然余觀正傳之心兢兢自持惟日不足是豈有所爲而爲之者哉蓋其平生之學本以昔賢顯大其先世自期而吾之顯其親者猶未至則如奉拱璧如持盤水所以自待其身者不得不厚而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殆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凡正傳所以自述而遺其後人者不過如此若乃謂其不自足乎已者將有所取必于天斯亦過矣余懼讀者未之詳也故書之下方番陽吳存書

昔李定生濟訓其子以不欺而寧遲於取應後三子相繼第進士其一人名朴者學于程門致位尊顯而先生贈開府儀同三司夫世其德且榮名追崇之子道其庶矣乎然二者得兼固人之所願抑富貴在天世德在我在我者可以勉在人則不能必于天有諸中失于外君子且將曰幸哉有子如此況內外兼之而在外特未大慊於志由是而之焉又自致其光明之道乎友人吳君師道自其大父暨其應奉公善蓋于其鄉既賢且文數奇不遇於進士用是遺其子孫君奮儒科爲大邑所至有聲亦既錫光幽壤矣均弘

盛與其有待於官資之崇歟孔子曰夫孝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太史公曰爾爲太史無忘吾所論著余觀此竊有契云東陽許謙謹題

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后稷始爲農師而農事之所宜自盡其力者不可以一勸名也要其所成有相之矣詩人推原其本而爲之辭故以誕之一言發之譏非大所能盡也吾友吳君正傳用儒殖家閱三世百年而君始以文行奮由科目自致膴仕推恩及其考妣蓋駸駸乎祚胤之大而益滋者也君示予以所自爲家述載其服襲于家庭之至行與紹聞于祖考之訓言誠切懇惻足以興起人性之善而和諸物則之懿然則即詩誕之所謂后稷之穡非能自致蕃育如此固有相之之道耳歐陽子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茲非據乎烏蜀山人柳貫識

吳氏家述者衢州建德令吳正傳父之所著也惟吳氏蟬嫣有周有周伯父讓德勿嗣來孫于荒子孫以國命氏爰滋八方迨河南守革秦燒苛布漢寬大于時拾行第一　達賢紹嘉氏族丕賴大司馬翊漢中興強毅忠藎弈葉繩繩靡代不競相我正傳父世植粤部以茂行芳聞揚于大廷日宣三德以夙夜浚明永念祖父載勤載耕毓此清光濬源發祥則此其始目也乃誕播厥辭以無忘振揚在昔承常作詩教德于會吳陸居晉世頌有文嫣昂樹碑先烈是徵理鄉尊祖寔錄以興至于今日克有斯話公聽並觀不僭于至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道仁人君子之愛其親豈惟有以悅其天抑又有以被乎人蓋推己之善以達人之善凡觀感而興起者皆善善而無斁也美哉乎吳君洸洸乎仁風浪浪乎休聲超乎其盛則復乎其前聞也君方懋厥績奮民庸國勳□□□□嘉賁于祖曾慶流沄沄施于後昆畸人寡思不足觀其碩而尚秉筆執簡以序我友之績云耳東陽張樞辭

素獲從國子博士吳先生遊先生之學弘深穎奮本末具舉使不至擢科從仕亦足以顯其先世矧歷觀內外奉公守法風節凛然

錫類疏封桑及幽壤猶有待也讀先生自述其先德併及其所存詳而覈宜可信矣臨川諸生危素題

吳禮部文集卷二十

永康胡宗楙據傳鈔本校録

附錄

元故禮部郎中吳君墓表

元有文學政事之士曰禮部郎中吳君諱師道字正傳受性剛方蹈道貞固以仁爲經以義爲用以規爲瑱以禮爲輿學則探其奧旨見聖賢之心行則踐其嘉言合君子之度非大公至正不接於心術非忠篤豈弟不見於猷爲所謂時之潛龍邦之利器士之標準民之鵠則不疚不跲初中終皆可舉也君婺州蘭溪人吳泰伯之後也而滅於越子孫以國爲氏播植蕃衍代有名德若河南守之治行大司馬之功閎廣州牧之廉清左庶子之文學皆載在方册裕于後昆君承是覆露蔚有矩儀四世祖杞自信安來徙曾祖煇配陳氏祖僊宗國子監進士配湯氏張氏進士君生四子長子辛駉應奉翰林文學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季子臬配柴氏君寔季之子父在以大父命爲伯父後幼而穎悟長而不群問學力疾瞻視審定大父尤所鍾愛期

于有成年十九觀西山眞先生讀書記慨然嘆曰義禮之學聖賢之道豈不在於此乎吾前日之自以爲適者今則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謙從仁山金先生履祥得何王二公之學而上泝朱子之傳乃述所得於己者以持敬致知之說質之先生先生味繹其旨深加敬嘆以延平李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爲復遂定交焉心志益廣名譽日聞至治元年辛酉歲登進士第解巾褐爲高郵縣丞階將仕郎至官之日疏剔壅滯咸有條理明達文法吏不能欺漕渠決壞水泄入湖平地泛溢而運道不通君躬董其役築大堤以捍漕渠規偃豬以蓄湖水既成往來頌之三年秋大水民以菑告君行水所至悉得其實未幾丁外艱服除改寧國錄事以覃恩階從仕郎宣城自昔爲雄富之邦在今爲廉車所涖地大民衆政充事繁君載覽氓俗周爰令圖絕其尤違布其條教當師旅之興丁饑饉之歲事爲之制宮脩其方吏士豫附夫家寬息始而人以爲煩久之民安其政天曆元年戊辰歲徵兵江淮以遏西師擎兵者械馭無狀軍士肆爲奪攘舞刀戟搴行入市脅市人取財物人或慨不與則縱火殺傷人城中震慄府縣吏皆閉門自守無敢誰何君嘆曰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倘人人辟匿爲自完計如一城生聚何乃單騎按行捕殺傷人縱火者榜掠市門外衆兵譟呼揚言吾屬等死耳錄事持我急我必殺錄事君聞之使號於衆曰錄事在此敢害錄事者前衆不敢動會諸路兵涉道爲暴君晝則綜理官事夜則巡視營務兵衆讋服城民以寧二年己巳歲大旱黎民阻飢宣城一縣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議賑民以君攝縣事措置荒政先是城人缺食君禮勸大姓得粟三百餘石平估而糶者一萬餘石四墉之內無飢人至是悉召縣民禮勸如初衆皆聽命籍其戶爲九等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以均賑飢人明年春二麥猶在田君建白廉訪使者轉以聞中書御史得官粟四萬石贓罰錢七百三十定廉訪使者挾出勸分旁郡得鈔三萬七千七百定選郡府公能吏以等第分與民君獨任其三之二與飢民爲約束號令嚴整番更而受分者日數千百人

無敢譁者有僞易散服來受分君衆中指其人顧吏曰取彼吏擒取之覈問得其情衆大驚以爲神明所以賑其民無不盡其理三十餘萬人皆賴以不困廉訪使者列其治行薦于朝至順元年庚午歲以疾予告明年遂歸在官幾五載去之日如始至今宣城之民誦樂而歌思之至元元年乙亥歲遷池州建德縣尹階文林郎建德依山以爲縣君能因其俗以清省得其民明年旱其備禦之法如在宣城時學宮卑陋君始至撤而新之以勸衆士郡學有田七百畝爲豪右所侵久之不能治郡學以言郡郡下其事建德俾君究治之君按其圖籍悉以歸郡縣之後有泉曰清白宋縣令梅聖俞作亭其上歲久堙廢君浚而復之以勵僚列盜起漳州朝廷侍衛君討之次于建德君拊慰得宜民不知軍在其境建德素少茶而榷稅尤重邑人苦之乃移文所司極言其弊榷稅爲減民以少蘇三年之間桴鼓不鳴細民得職供賦稅給公上而已至元末朝廷更化妙柬名儒以教國子今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雅知君時皆在中書提衡稱

存從自常選中補國子助教階承務郎明年春升博士儒林郎六館諸生無不敬憚人自以爲得師君在京未嘗事造請惟晨夕坐館中課諸生講明經義表章正學而恐不及或以爲太嚴者君聞之曰爲人師而可以寛自處乎吾盡吾職而已遑恤其他嘗語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至許文正公而後定向非許公見之之確守之之固其不爲異論所遷者幾希故在館三年一遵朱子之訓而守許公之法未嘗以私意聽說參錯其間有持異論而來者君辭而闢之曾不稍假諸公言于朝請以劉文靖公因從祀孔子廟庭事下國子監君以爲劉公以蓋世之才而爲朱子之學其學術之正固無愧於從祀然事大體重非學官所事決必廷中集議而後可施行始疑其持兩端不肯即下議未幾咸以爲是翰林學士承旨巙巙公學士朶爾質班公荐君堪任翰林國史以爲道德性命之明達禮樂刑政之該通操行清白而不愧於古人志節剛方而不狥於流俗未報而君以生母之憂南還矣時至正三年癸未歲春三月也君素

强無疾是年冬忽患痞猶端坐終日講學不輟嘗校文江西類刑有序廉訪使者耿公煥深所器舉以爲儒學提舉官事上不報後校文江浙士尤服其精允四年甲申歲江浙行中書大比取士夏五月遣幣聘致君議欲以主文君以疾辭使者以丞相意堅遂委幣而去秋八月疾有加乃反轡且上休致之請遂近聞之莫不失望十七日癸酉遂以疾卒□□□之際精爽不亂君生於至元二十年癸未歲二月七日壬辰壽六十有二娶徐氏封宜人長男一人長深先三年卒次忱女一人適同郡趙虎臣孫男一人灺女二人以至正五年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于銅山鄉中徐之原初休請既上朝論惜其去久之乃得議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命下而君之卒已久矣所著書有蘭陰山房類稿二十卷易雜說二卷書雜說六卷詩雜說二卷春秋胡氏傳附辨十二卷戰國策校注十卷釋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錄二十三卷君於書無所不覩亦無所不通爲文章清勁善持論晩益覃純有史漢風經說明辨創釋補其所未備屈

其所未嘗考爲同異事攷守而已戰國策一匡高鮑之謬而長短之說遂爲成書園池記服虔所屬亦足以正名物事淹該敬鄉錄質而不俚辭而不穠去先賢耆舊傳遠甚君之衰始訃予奔哭之慟將即窀穸門人徐元以狀來請有以揭其墓嗚呼予何忍言予友耶昔三代之時道術既一風俗既同士生其間學藝脩明而德行純備其出而建用於世皆可以爲大夫士□□上藝其成而下被其澤歷世浸久而風聲不廢者由習之于豫而用之得宜故也後世論人之方不能知古而士以未成之才輕試於用往往習之非豫而用之不得其宜是以政不堅凝而民受其敝君方泥蟠里閭已負衆多之望一旦起自諸生而受民社之寄人皆以爲習之于豫而用之爲得其宜矣其出而從政也布政厚下爲世吏師其教子國子也均已成人爲時明法朝士拭目大僚引重使得享永年充遂量束帶立朝何適不可昔賈誼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遇好文之主而廻翔下國中道而沒有志之士於今爲慨君以董賈之資而處休明之世抱已成之才而

振可致之勢齒位未極但化俄及可勝痛哉嗚呼人雖不死而不忘者存君行脩于身澤施于人而言書于後他日祠于瞽宗立子學宮傳遂藏遐觀而後來者勸亦可以不朽矣予投分于君三十有五年班白不渝而始終如一其知之也深則序之也備愛之也篤則言之也公雖死者復生而生者不愧呼嗟乎吳君去白日之昭昭襲黑夜之冥冥遂儀刑兮旣遠尙有攷于斯文吁嗟乎吳君友人東陽張樞文京兆杜本書河南陳思謙篆額

吳先生碑

元國子博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制沈告於太史宋濂曰先君學行海內靡不聞之然知而尤詳者莫如鄉人鄉人知者衆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圖其傳俾久弗忘非子之屬而誰屬濂於先生固弟子行幸執筆從士列感餘教所暨且與沈友者矣寧敢卒辭先生吳氏諱師道字正傳婺之蘭溪人少勇於學不督而勸始爲文辭飄驚駭長老未冠讀眞文忠公書大悔初所爲非是

師以聖賢自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授學者先生持所悟識造門質難許公甚禮敬之授以所受心領意釋日開歲化歛裁尤擴刻劇就規矩煜然有聞於時至治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縣丞階將仕郎漕渠決泛原陸漕不通先生集工屢之三年以外艱歸服除改寧國錄事轉從仕郎天歷元年徵江淮兵過郡將弗檢下兵白晝攫刀戟走市怖人敓貨不與繫楊道上縱火焚廬舍橫甚自郡守以下皆畏懾不敢治視民蹙若不知先生曰兵無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索馬從數卒行市捕得縛市門榜掠令眾眾譁操仗呼曰何錄事乃敢爾吾曹死耳不忍為人辱必殺錄事先生聞之獨出喻其眾曰錄事備者易殺敢殺者來錄事不汝禦也眾聘眙不敢有言退相戒曰他人易殺慎勿犯吳錄事明年飢先生平價勸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既而宣城民仰縣官食者三十三萬口廉訪使者以六生能吏檄攝縣賑飢悉召大姓第其家為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陸百石飢者以不殣死又明年春無麥先生白廉訪使者請諸朝發官廩十萬計使者亦遣掾吏出貨旁縣復獲鈔數萬定還廉察吏賑民先生任三之二籍民為曹伍以次呼名受鈔粟穉貧先庭中著無一人然有既受而易服重至者先生目吏取其人於眾中詰之具伏左右相顧疑為神明居五載條教修完事治姦息廉訪使者薦於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選文林郎池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廣學舍豪強侵郡學田七百畝郡下先生問狀按圖經豪民歸諸學建德非茶區民苦茶稅先生言不便報減稅民賴之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薦先生經行高宜為人師召入為國子助教階承務郎踰年陞博士進翰林郎先生舊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婺吳先生耶相率持所疑揖開問以機鑰皆歎服去先生因推所聞陳說誨誘端倪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異論有詆朱子者惡絕弗與言初許文正公銜在成均時宗朱子以為教其注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嚮如文正時禁林近臣復薦先生才任修史未報至正三年先生以內艱南還明年江浙行省中書當大比聘先生主取士疾作不能行上書請致其事八月十七日卒於家壽六十一既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五年九月十七日葬銅山鄉中徐之原先生之先居信安四世祖祀徙蘭溪曾祖輝祖儒宗宋國子進士考臬世父幸無子以考命後之幸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妣龔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封如龔氏一男子長深先卒次沈也一女適徐虎臣孫男若干人先生於書無時不觀故無所不熟而高潛邃不可涯涘為文務自理出暢而不黨崇而不矯有蘭溪山房類稿二十卷易書詩皆有雜說通十卷戰國策校注十卷繹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敘錄二十二卷自聖賢之學不傳篤信者失之拘而不適於用喜功者失之詭而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於世者不以斯耶宋之君子後先繼出推明闡抉就闕扶樹理無不章事無不備雖聖賢復生為後學師無以加矣然而卒未有繹其說而大有為於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哉先生蚤有所聞尊而行之守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於道施其緒餘於郡邑已足以震耀當世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潤澤者夫豈細哉卒止於斯謂之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立不既偉矣夫銘曰（[illegible]）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照穢八埏有足者行有目者覩致用成功咸以日故使日自明明不照物雖日行天何取於日其或膏燭而不能遐如膏與薪厥功幾何道積於躬用見乎世微之一毫大之無外在聖有作佐商造周天包地含嶽立川流區區霸功實悖於道卑曲偏歧膏薪之耀歷世二千濂洛講之有支而商考亭拓之夸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而行何盡天下彼皆不由狹逕是趨殫其智能陷於泥塗推婁有傳考亭之道先生是承孔武且力涵而俾深植而俾成濯其光晶有爚其身始潛而仕不辭下位道無徧精崇庠一致繩豪鉏彊照其弱羸父嚴母慈亦作之師廷臣咸言其道可敎帝曰汝來掌我邦教有肅威儀有秩詩書大帶元端開陳聖謨使陟而升可擇四海世方仰之曷為不待不顯者身道則不亡遺書滿家百世彌章世觀其書將考於為勿謂易知斯道在斯

墓誌銘

浙之東州有數君子爲海內所師表蓋自朱子之學一再傳而爲何王金許實能違外利槩蹈履純固反身克巳體驗之切故其有德成人顯有端緒若白雲許先生烏蜀郁先生皆巳後先亡没獨正傳吳君則同郡而合志以正衞明道扶持世教爲己任者朝廷方用之成均庶其興起正學以作新斯人而今又亡矣今玆謝病空山卧念斯文契好淍猶時零而君之子沇乃千里致辭請書長史張君之文表揭墓上又以門人徐元所述事狀欲與銘其玄室且謂繄海內之交相知友而敢以淺陋辭乎故緝次而序之曰君諱師道字正傳姓吳氏秦伯之裔也高祖諱杞由衢徙蘭溪曾祖諱煇配陳氏祖諱儒宗故宋國子監進士配湯氏張氏生四子長諱幸贈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配龔氏贈宜人季諱梟配柴氏君乃季之子應奉公無子以大父命君爲後大父愛其穎異欲以繼冢嗣大父卧起飲食與俱期以有成稍長課之詩賦經義即詞明理順年始十九觀西山眞先生

讀書記慨然嘆曰聖賢之道豈不在此乎前日自以爲迷者深可悔爾至大初聞白雲許先生謙從金先生履祥得文定何公文憲王公之學上泝朱子之傳乃述巳所得 持敬致知之說撰書質於許公深加敬嘆即以延平李先生所以告朱子理一分殊之言爲復自是凡一辭之未瑩一義之未安輒往復詰問討定方已于是造詣日深譽望日隆至治元年辛酉登進士第授將仕郎高郵府高郵縣丞至官之日脩理紀綱若素履其事者至于蓄池渠漕拯救災傷民蒙惠利未幾丁外艱服除改寧國錄事陞從仕郎寧國爲江左大郡而憲府臨之君不亟不徐剸繁禦暴振荒讞獄一以忠信行之凡屬境冤滯憲府委之處決咸稱平允居官五載以疾予告而歸民歌頌追思久而不忘廉訪使者具其治行列薦于朝至元元年乙亥遷池州路建德縣尹官文林郎與民約以淸心省事新其學宮專意於教養凡有堙廢考圖按志悉復其舊宋梅聖俞嘗宰斯邑有泉號淸白重建亭其上以徽勵僚屬地產茶少而征課重則力言於所司以減免之時值獐寇兵興朝廷遣侍衛親軍討之屯戍境內者兩月君撫慰得宜民賴以安三年之閒田里淸謐二稅之外無餘事矣朝廷更化之初進用名儒今中書左丞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知君學行時在中書薦擢君爲國子助教階承務郎明年陞博士階儒林郎六館諸生素聞君名無不悅服在京不事請謁晨夕坐館中講明經義表章正學且請立何文定公書院嘗謂諸生曰聖人之道至朱子而大明朱子之學至我朝許文正公而論定向非許公見之之明而守之之確未必不爲異論所先矣誠宜一遵朱子之訓許公之法私意臆說無庸參錯其間摛文之士有持異論者辭而闢之或請以劉文靖公因從祀孔子廟廷事下國子監君以爲必定廷中集議乃可施行始疑其持兩端不卽下議既而是之翰林學士承旨巙巙公學士朶爾質班公尤重儒雅薦君明于道德性命通于禮樂政刑操行淸白志節剛方可任翰林國史未報而君以生母之憂南還遂移疾上休致之請朝廷授君奉議大夫禮部郎中命下而君已卒矣先是嘗校文

江西貢別有序又校文江浙士服精允至正四年浙省以幣聘君主文君弗及往士論尤痛惜之君生子至元二十年癸未二月七日壬辰享年六十有二娶徐氏封宜人子男二人長深先三年卒次沇能承其家學女一人適同郡趙虎臣孫男一人虺女二人以至正五年乙酉歲九月十有七日丁酉葬于銅山鄕中徐之原以深附焉嗚呼君之學行傳之門人弟子信于朝廷功有所立德有所成著書及文合若干卷長史張君旣論述而表顯于墓矣乃本其師友端緒而爲之銘曰聖賢之道具是成式世迷其宗乃鮮知德買櫝還珠蔓延判塗愿恭色莊誇危欺歎不有先知孰魁尤忒偉矣吳君剛明易直探端泝源正其學術理一分殊擴充竟極高仰堅鑽淵窺海測日省時維躬行心得敷教成均寔宣乃職克振綱紀允爲軌則胡不百年康民華國幹摧儒林罔不傷泣金華峩峩泉源湜湜來敬來瞻於斯貞勒京兆杜本撰幷書篆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刻本甚尠而朱樸藏書志所載元刊本出黃丕烈舊藏跋云是郡城故家物真許書也是書之罕可以槩見自王漁洋鈔自崑山徐氏，谷收藏家始輾轉迻錄鐵琴銅劍樓瞿氏結一廬朱氏皆係鈔本余家所藏係八千卷樓丁氏鈔贈誤舛未校且第十四卷送梁仲庸御史序以次六篇前後互相羼入苦無刻本可校余以朱竹垞經義考校春秋胡氏傳附辨疑說序以范香溪集屏巖詩選校香溪先生文集後序張屏巖文集序餘則因文考義逐篇訂正最後又自劉芷香太史處借愛日精廬張氏鈔本互校譌字仍多且各卷無補遺較家藏本少十數首余此刻於不可校者姑依原鈔本其原序則據黃文獻集補刊季樵胡宗楙

積齋集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四庫全書提要

積齋集五卷

元程端學撰端學有春秋三傳辨疑已著錄其文集元史本傳不載世亦未見傳本惟文淵閣書目有之今檢勘永樂大典各韻中尚頗散見一二考曹安讕言長語記歐陽元爲浙省考官本房得四靈賦一卷詞意高迴覆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元爭之力且曰其人賦場如此經義必高暨揭卷官取其本經則偉然老成筆也及拆卷乃程端學歐陽元作端學墓誌亦稱至治癸亥浙

闈秋試第二場四靈賦詞氣高迴因得與選則端學以是賦得名必載集中今所存僅陽燧賦一篇而是賦已佚則散亡亦多矣謹掇拾殘賸釐爲詩一卷文四卷以備元人之一家端學之說春秋勇於信心而輕於疑古頗不免偏執膠固之弊然其人品端謹學術亦醇故其文結構縝密頗有閎深嚴括之風致曹安又記其會試經義策冠場考官白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議根柢既深以理勝而不以詞勝故與雕章繪句者異爲詩尚沿南宋末派觀墓誌稱端學泰定初扈蹕上都時虞集爲國子司業深相器重而不甚見兩人唱和之作則端學不以是擅長亦可見矣

序

吾鄉在元之世有程敬叔時叔二先生世比之河南二程敬叔先生之文余既刊而序之時叔先生所著有春秋本義三傳辨疑春秋或問而本義或問已刊入通志堂經解積齋集止詩一卷文四卷余反覆讀之慨然想見其爲人夫以剛嚴方正（四字采元史）之行發爲閎深肅括之文（六字采提要）豈獨爲時人所嚴憚而已哉君子不敢詔人以必行所可盡其心於人者誠而已矣今以仁發明夫子之教更章之以克己復禮嚴之以四勿導之以敬恕其亦可以承夫子之教矣即斂之身推之家國天下豈復有外是者乎程朱之所傳又豈有外是者乎抑吾聞先生之教曰愼其細而形乎其大力乎初而弗替其終志定而後弗懈弗偷底於有成是言也豈不閎且深乎又頗感憤詩書禮樂之衰替謂一壞於秦火再壞於漢儒訓詁三壞於老佛異說四壞於文章記誦詩書雖存而其義已泯是殆史所謂剛嚴方正者乎聖人之爲教也其始曰誠正誠正矣仁遠乎哉敬事以訓志恕道以盡心心盡志訓而后天下之事與道具是又豈在乎

督詔哉督詔而后爲聖人之道故有時而不行雖督詔而弗爲此聖道所以將亡世事之所以不可論可不懼哉讀先生文而反觀玆世誠不禁其感喟太息也更取而刊之且述其旨要著之篇端亦聊以盡吾誠而已矣

民國二十年九月後學張壽鏞序

鄞縣志本傳

程端學字時叔（元史韓性附傳）號積齋端禮弟貌古文卓蚤嵗不屑爲舉子業朋友力勸之就試至治三年歐陽元爲浙省試官第二場四靈賦本房得一卷詞意高迥覆考官謂非賦體欲黜之元力爭之且曰其人賦場如此經義必高取視之則偉然老成筆也及拆號同列龔璛（〇案錢志誤作墉）素知姓名謂元曰微君幾失此佳士明年會試（〇案明年會試承上至治三年而言乃泰定元年嘉靖志言端學至治甲子會試第二浙江通志言端學至治進士攷元史至治祇有癸亥甲子即泰定元年嘉靖志曹志浙志皆誤以泰定爲至治）經義策冠場試官驚歎白於宰相曰此卷非三十年學問不能成請置第一格於舊制以南士置第二授仙居丞未行改國子助教（歐陽元撰墓志）動有師法學者咸嚴憚之（元史）時隱士張臨愼爲司業論文不合未及考即注代平章（〇案成化志作平章爲公）素聞端學傳諭吏部特視考滿升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每論撰爲學士虞集所推服中書選考鄉試號稱得人國子生賀據德孝哲嘗親受經後皆爲第一人（墓志）出長筠州幕（宋元學案〇案墓志至元丙子子南歸假道於筠君卒已二年又云君長筠幕未久據是則端學官筠當在至順末或元統初也）爲政廉靜而明達初至吏以爲儒者恐不習吏事端學熟於章程暢於事宜已而老吏健胥拱手以服太守倚家訥甚賢凡事取決至元二年（墓志）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元史）年五十七（墓志）端學人品端謹（四庫提要）與兄端禮師史蒙卿盡得朱子之旨二難自爲師友（成化志）端禮色莊氣和而端學方嚴剛正人以比河南程氏兩夫子（嘉靖志）端學嘗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未能盡合聖人初意（張天祐春秋本義序）遍索前代說春秋者折衷異同在國學時諸生講授稍暇即以所作春秋本義刪改不已寢食爲廢歐陽元嘗語之曰昔杜元凱有左傳癖君有春秋癖耶（墓志）故論春秋之精未有如端學者（學案〇案成化志用經筵官起居注請命有司取其書板行天下以授來學）後以子徐貴贈禮部尚書（元史〇案墓志以子貴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追封鄞縣男此係徐未爲尚書時贈銜）長子復江浙行省理問所知事次徐別有傳衢杜洲書院山長孫式鄞縣教諭（墓志）

積齋集目錄

卷一
賦
五言古詩
七言古詩
五言律詩
七言律詩
五言絕句
六言絕句

七言絕句
卷二
序
卷三
序
書
卷四
記
跋

卷五
表
碑
銘
說
祝文
祭文
行實
墓誌銘

積齋集卷一

元鄞縣程端學時叔撰

賦

陽燧賦

惟皇建極兮龍德正中動無不敬兮伊郊祀其益虔犧牲潔粢盛美兮期鬼神之降格聚吾神以求合兮遂冥搜夫精顥惟火雖潔兮猶慊其或汙鑽木擊石兮與焚膏其奚殊仰扶光之赫赫兮曰衆陽之大宗蒼蒼不知其幾千萬仞兮乘凌風而上征念無形猶可致兮詎有

形而莫假謂明鑑之有類兮允陰陽之所宅俟東方之旣明兮拂晶光以相對孰謂霄漢之穹窿兮欻離明之交會其初孔微兮奄觸類而成燎旣氣潔而燭明兮豈餼陳之僅照焫蕭燔柴以求陽靈兮寧舍茲而外取當辟公之相助兮照齋明之心膂至神莫能形容兮名之曰陽燧譬方諸之引明水兮可上池之同類余然後悟造化之妙合兮雖高遠而無間洋洋昭布森列兮孰屋漏而不憚竊又疑夫火爲五行之至妙兮必著物而生輝其起無從兮其戢無歸熏熏融融兮疇夫人之可言

不與水同濟兮何前聖之文繫亦庶幾其來享兮廣吾敬之所極噫一物之尙然兮餘類推其可識皇天至公兮信無常而無親曰定命其有道兮齋一心而弗替祭必受福兮斂五福以敷錫銷舊染之汙濁兮煥光明於萬國菽粟如求水火兮上足下豐陽燧之火將與日並照六合兮夫豈囿一用以爲功

五言古詩

題隱珠書院

美玉常在山明珠常在淵茲山名隱珠誰能究其然我

聞徑寸寶允在懷抱間寂寂若無迹神光翳幽玄時於酬酢處㬎㬎見根源有能自洗濯再使光明全明月照萬水在在同一圓長沙富才彥劉家世稱賢珍藏不自售結屋珠山巓講習資麗澤象物古有緣

感興

秦阡廢周井木鐸亦不鳴教養兩乖術義路何由興巨室力拗帑貨賄樂厥情窮氓朝夕間常念饑寒幷所以各有役躑躅勞其生輕重倘自決利機何由萌

壽初翁先生

喬松何亭亭層陰冒岡陵豈無霜與雪保此恒青青禮
性固應爾種養諒有成兔絲抱柔脆攀緣得深滋煩解
借高操仰與歲寒盟松底有流脂能作千年苓茹之塡
骨髓益我氣與情惠我倘弗祕共翁樂長生

遊建平東湖題石磴

春雨曉澄霽暄風媚芳物歡言命雙屐聿來憇修竹茂
林鬱葱芊煙雲時出沒一水下縈紆遠峯聳崒嵂歲暮
遠爲客經春倦馳逐豈其得佳趣幽意淡自足暮歸沿
春流輕風激商曲

和笑翁先生種柏苗

種柏不千歲不與大廈收養此未盈尺君志何悠悠先
生噬以笑此語非吾儔憐彼貞秀姿托根澗谷幽青陽
不爲春嚴霜不爲秋秋來兩相對此意默自侔安得計
日月坐待匠石求自侶林君子鎭日以遊優

遊赤山

雲去天宇寬暄風吹襟裾聊攜同心友披榛步郊墟季
冬藏候温芳類先敷舒初陽媚青柔寒梅薦芳華歲晏
有感集復此散煩紆頹然付一醉萬事皆雲如俛仰有

餘樂不道非我居矧茲羣彥聚共此物外娛勤也瀟洒
士淡與秋色俱謙也騏驥才燕越一馳驅岳生敦敏姿
淳哉眞聖儒所以不辭酒醉舞郎川途皇天走日月欻
若過隙駒

題陳氏子迎出母庵

陳子壯有室不識慈母顏問人人不知瘖瘂成病瘵一
日告子故轍迹窮入寰逆旅豈天授見母生得還人謂
朱揚州情事遙相關禮變處世易處家良獨難世事義
是適幹蠱恩義間循恩乖父志從義忍母患所以伋也

子勉彊柔剛管世間朱陳事能不爲濟濟

送良能單子遊建平

孟冬變時候雲黑天地寒單子將有適親賓集郊關握
手不能別洟泗如奔湍我謂志士胸九有一視間此別
不足惜所惜具慶年嚴父客千里慈母倚門歎處遠嚴
父候出遠慈母顏出處兩無得遲子趣迴還至孝不在
約菽水成欣歡我生早孤獨欲養誰余餐以我饗不時
知子心靡安我有郎川兄歸計尚盤桓常念父事之庶
以追往愆憑子一問訊爲我陳肺肝倘同乃翁車彼此

所願言

贈安富之同年歸高麗

我家東海西君家東海東總是東海上海闊無由通我如海中雲君如海中龍雲龍以類應萬里終相從君才起賓興我愚亦叨蒙春官俱戰藝論心此時同人間豈無友文會情自隆去年別我去索居正忡忡今年倏來思詩酒聊從容奄忽復遠別離合無定蹤還如雲與龍聚散八紘中相期鬬冰蘗歲寒以爲功

贈張御史歸高麗

皛皛遼海東旁礴萬餘里山高水明麗儲精産瑰偉風俗本淳樸刓復化箕子張侯其巨擘丰姿婉秋水走馬以朝君邂逅京城裏初覩已傾蓋再見心遂委酒酣忘爾汝我歌君洗耳綢繆未云久辭我歸故里客邊難爲別悵悵成坐起我家東南陬相望去無幾他年歸故山許我杭一葦

雪中與李德儀分韻得時字

彤雲蔽天地驚飈輔其威奄忽萬籟歇雪花交橫飛仰矚未云久庭樹變華姿峩峩江南山晃晃昧所窺千里一渾浩蟠兔生晝輝郤思千年日踏雪郎川湄手攜二三友逸興未言歸今我及二子亦復賞此奇心明濟齊融素懷默相宜因歌成短章聊用記茲時

同謝彥賓諸友飲江皐醉題

秋江寫我心秋風吹我衣手攜五六友浩飲秋江湄江月正皎皎興逸未言歸歌聲動秋濤白鷺參差飛

送張得貞歸湖南

張生清慎士貌古心亦閒落落寒澗松英英秋畹蘭三年遊太學一日當南還俛首前乞言庶以銘肺肝我謂聖與愚只在人已間人孰不問學撫爲亘獨難耿耿方寸明實爲萬化端尋常酬酢處仁義類魚貫聲色與臭味亂我耳目官神鑑一以昏是非方異觀所以夸奪子早夜徒灌灌爵祿有定命知力非所干求蘗幸自愛願言同歲寒

劉損齋至建平次其韻

劉古公豪士抱器當盛時博識辨勞薪絕照逾然犀博士滯桐城用與材相違誰云懷印組終然邱壑姿六月郎步見灑我以清颸且爲十日遊未用輕語離大巖起

東南鷲鳳爭翳飛南湖吞數州去此不町哇山川太白跡風物元暉詩菰蒲中有人此語今豈非文章出西蜀作者久不支願爲留賦詠大手非公誰出語勿過高隨俗免嘲嗤

乙丑初至江東精舍山主王豈巖寫示詩盈軸輒次首篇韻爲謝

蒼壁衞精舍輕霞冠重構門逕旣威夷竹樹亦森秀前臨秦淮流後倚鍾山岫道講如砥矢學謹不逕竇高堂奉宣尼兩廂來異茂糊溪虔采蘋尊爵嚴奠酎入者旣得門而漸見富美主人造士心四教順時候顧我如奚君入耳眩金奏滿百不以聞豈但容其後

即事呈伯勉

天清露爽浮□廊涼月上披衣出草堂忽聽風笛響俄然寸心明遂邈成孤賞

遊東門分韻得半字

大儀妙斡運忽忽春過半頗聞集里彥川原縱奇觀憐我縈世綸紛迹乖勝踐卻憶去年日亦得快茲玩嘉客或鼎來杖屨遂魚貫層巒屹嶒岏澄湖浩瀰漫孤花媚幽薄晴宇翔飛翰高情切天雲先後略童冠短章交唱和飛觴迭酬勸詠歸循故蹊頹陽渺沙岸重來已隔歲俾我成感歎人生藐如寄歲月急奔駛役役不自持毫釐無冰炭明發又東騖各在天一畔願言崇令德相期勤旦旦

七言古詩

和謝兄用東坡韻咏海棠

先生晏坐如槁木手種閒花伴幽獨野人遺我西蜀春丰姿灑灑去塵俗一詩未及怪杜陵要書不成惟鄭谷如何曾植上林花無端肯假幽人屋曉疑猩血染紈綃晚看粉膩花奴肉山日高懸朝露晞錦幄春酣睡未足可憐錯比玉環嬌玉環那得渠貞淑容柔避日俯長楊身輕怕風倚修竹眉山老子謝繁華也向籬間一偷目從知身是草木精天涯自憐同出蜀蜀人不記移根時將子翻疑鴻與鵠文彩卻與花爭鮮拄杖看花自成曲明朝我欲躡舊蹤打起黃鸝莫相觸

次李伯圭韻

大椿千歲爲春秋人在瀛海之一洲蟪蛄所知蠻觸事

得即懽忻失即愁羨子天放不受東外覩聲利如粒粟南山隱几爽氣佳北窗高枕清風足人間樂意孰此久我今作詩未應後已將萬事付蕉鹿須臾夢覺復何有

題雁圖

秋風颯颯吹黃蘆北雁南飛參差呼原草風吹春復綠南雁北歸聲肅肅十年馳騖京華塵每逢飛雁生悲辛歸田卻似倦飛翮浮鷗浴鷺相親狎乘興漫爾西江遊已覺一日如三秋誰奪天機作橫幅水清沙淺羣雁宿豈無黃雀謀稻粱獨避寒暑空頡頏雪霜磔翼不改性飛遍江湖翮遒勁喚起清夢遶故山髣髴扁舟前浦還

五言律詩

出塞平西域

雨後煙雲繞江南草木春看花非故里出郭已愁人日月催玄鬢乾坤浩客津如何蘇季子裘敝尚風塵

送李丞知京兆司錄

幾從知己薦（公近以知己薦自尉改官）又應辟書行（今知府天章縣令得制辟公領是任）廷尉官聯重軍謀職任清華嚴春野秀紫閣晩峯橫盡是供吟處歸應新集成

次蔣菊徑韻

老逾文力健筆陣掃千人留客韉從磬忘言意轉真花看籬菊日水憶帶湖春鳴鳳行軒翥飄飄不可親

次粉揚官陳澤雲韻

江左官懷冷閩官客未還杯傾從白髮屐拓得青山朋友來三益文章見一斑台雲隨渡浙尚漬衣巾間

次趙子山韻

幽棲自成趣語默意俱真事業新吟富生涯舊食貧久知莊叟傲不污庾公塵化竹看君種清陰已蔽人

次馬伯庸少監韻四首

帝德昭日月黎氓仰照臨扶光朝赫赫朔吹晚駸駸雨過川原淨雲生山谷深微臣願抒臆志不在腰金

鄉[illegible]五千里江山幾萬重濤宵聞擊柝大道不傳烽南客勞相問家書怕啟封才疎甘野鶴何意附雲龍

吟身還倚馬歸夢托啼鵑僻學存書卷新愁付酒船文章誰賈董功業自閔顛白首從來往悠悠度歲年

端門開日月高閣近星辰易簡陳前學從容屬近臣春秋差穀旦早晚致時巡比竹歌鳴鳳橫編贊畫麟

和籛軒司徒題英皇御書韻

鹵簿崇親祀風雲繞帝宸百年開禮樂萬感付臣民肰
上琴空在書中墨更新不逢帷幄舊寧識聖恩淳
寶笥開遺墨浮雲爲我陰盤銘推聖德筆諫表貞心密
有雷霆護明於日月臨史臣求聖製樂舊被新音

補挽友仁先生

程朱廖廓後夫子乃今生太極完心體三光借德明奉
親須養志錫類必推誠若使天年壽應看集大成

七言律詩

賀劉父九十八壽

身住崆峒已百年七朝冠蓋口能傳隱居漫作愚公計
箴傲思齊衛武賢鶴髮奉觴皆弟姪綵衣繞膝半曾玄
澆漓不變深淳俗疑是宜平別有天

和趙山心先生墓所種松竹韻

松竹栽於一代餘功勳定是過當初當初經理人供役
今日封培手自鋤勁節便看淩歲晚柔情已覺補雲疎
此心卽與山壽似就韶爭如爾隱居
他日穹林百尺餘只今便是養根初良姿難長在自植

惡莠易滋休廢鋤夫子無言能力踐狂生有志愧才疎
願推此孝盡常性定得人心返故居

次王常博韻

馬蹄欵欵踏平沙宫樹修修留落霞靜照碧波千甲第
遠依翠竹幾漁家西山呈秀雨初霽東郭生明月欲華
更愛同遊盡才彥太平仍得舊隨騶

和李伯圭韻

數間茅屋遠囂塵一曲清溪抱竹林碧水輕風春渙渙
蒼藤翠靄晚沈沈殊方病久成愁喟高閣鄉遙倦陟臨

萬事無言唯一醉世無鍾子莫彈琴
獨策青藜憩旅塵豈殊倦翼寄風林江湖多病青春暮
鄉國無書雙鯉沈越鳥驚花渾夢寐楚山煙雨敝窺臨
東南西北隔千里一曲離情寄玉琴
山川路邈隔清塵天地春回花滿林野甸鷓鴣雙上下
晴川鸂鶒自浮沈思君永夜勞人夢何日高樓把臂臨
一醉濁醪忘世慮君歌我和無絃琴

和皇甫子韻

霜清碧海色幽幽宫樹風驚聲轉秋迷路阮生空自泣

著書廣子漫多愁奇身朔漠黃塵暗極目西山爽氣浮
世上功名何日了誰能眞伴赤松遊

九日喜敬叔兄自建平歸

去年今日醉黃花君在郞川我在家今日兩人逢濁酒
我當擊鋏君當歌門閒秋老丹楓落天遠雲輕白雁斜
堂上雙親越强健其君不樂復如何（按歌麻韻相通古體有之此詩全係律體所謂轆轤格者而兩韻通用殊爲未當謹附識）

秋風已放疎籬菊霜月初寒昨夜砧人事蕭條堪獨笑
天時荏苒故相侵也如馮子餘長鋏尙愛楊生賤十金

晝掩柴門對風雨一樽聊復得吾心

和史躬父詠雪

風雪交橫萬里吹郊原廓落絕禽飛亂堆銀粟天爲廪
徧織紈綃地作機百辟佩環朝玉帝五更閶闔啟瑤扉
融成只是人間水借得窮陰偶發輝

縱傳盈尺是豐年何用經旬没野壖山失舊容疑改節
石塗新粉學誇妍連空遠布魚麗陣滿目輕飛鵠白箋
詩與滕神鬭奇巧我慚俚語續諸先

和躬父對雪

脈脈飛來不是塵輕輕堆作地中雲一身便踏廣寒殿
百卉皆非下界春到處色同猜落雁隔窗聲似折新筠
誰能化作無窮粟活卻饑年幾萬人

次海月元戌歲首喜雪韻奉呈理齋太守

元旦迎春喜歲逢瑤華連日密雲同廣寒宮殿元無夜
姑射仙人本御風破竹威聲今屈節學梅清白故縈叢
閉門豈必皆高臥履跡端能得固窮

和韻

暮春風物恰初三江水不流如碧潭多病瘦軀猶短褐

誰家蕩子已輕衫人間勛業皆魂夢身後聲名等笑談
得酒便堪酬美景流觴陳迹不須探

麗人兩兩挾三三笑扱羅裙俯碧潭紛重不知煩舉手
身輕渾欲不勝衫精神洛水聊容與雲雨巫山接笑談
此色染人難祓敝柳邊迴首莫深探

綿緜芳草隨意綠豔豔嬌紅轉眼非林鳩自喚白日靜
柳花輕逐春雲飛皁帽管寧誰得似敝裘季子未知歸
破琴絕絃亦何益有道不愁知音稀

楊花

壹叁柒册97版 153

輕盈飄蕩失因依遍繞郊園及草池卻似鵝毛初退氄
僅如蠶絮不成絲蹔飛須倚狂風勢高舞寧思落地時
吹盡殘紅遊子倦此花猶自貰人詩

和鈞韻司徒韻

心在山林迹在朝爐香散作白雲遙春生渭北空懷舊
秋到淮南待返招梵宇千年天闕近行宮五月雪花飄
下帷盡日無餘事珠玉時來慰寂寥

次韻秋山春日感興

青餐才郎感興深醉於馬上得新吟一年臘近人迎節

三畫陽生卦轉臨甲第對梅香病骨辛盤分朶雪塵襟
大材用晚何嫌老看取欒欒樹百尋

送縣令

三年相望隔燕雲逆旅青燈喜蹔親璽綬又分淮甸雨
朱衣行照錦城春弦歌教化行君志鞍轡追隨媿我身
茹蘗歠冰須自愛男兒事業豈憂貧

和雨中牡丹

醉舞霓裳不戰酣汗香隨髻倚朱簷紫瓊杯淺流霞溢
黃錦裙低薄露沾相別馬嵬揮粉淚自羞飛燕下珠簾

想嫌虢國逞嬌素洗卻臙脂對玉奩

喜黃彥實歸次其韻

江南文獻屬君家自喜論交得棣華問訊每曾憑越客
相思幾度見江花共君今日酒須醉恨我空山蕨未芽
人物風流有如此肯將年歲老烟霞

次蔣菊逕韻

擬同登陸向東遊憶弟看雲五見秋鄴架幸存書萬卷
李洲思種橘千頭裴君入院衆方歎有子持家百不憂
交割帶湖鷗好在三年端的爲渠留

次天台夏見山見贈韻二首

先生經學繼馮程早歲驅馳已有聲致澤未嘗忘此世
行藏端欲守遺經非緣藜藿眞堪戀久信熊魚不得并
澗底長松君莫歎百年眞節保青青

離鄉恐作橘爲枳較德何殊菌與椿性懶不嫌官況冷
才疎還喜士風淳倘慚孔爾忘年友敢說朱陳累世親
烏酒詩篇莫相放南湖風物總回春

李伯圭過客舍留飲辱詩酒酬次韻

濁酒秋醅春日長垂楊屋外碧雲涼郫筒滿眼亦可醉

野客樂意渠未央舊友千里夢頭白征衣三歲化塵黃垂弧已有四方志男子隨時爲弛張

伯圭用韻再賦再次韻

水會江漢西去長地隣淮甸春猶凉覊棲客情亦堪歎遊歷遠興殊未央濁酒澆腸天地闊晴楊弄日川原黃丈夫多愁豈貧賤斂翮三年思奮張

屋外土瘠難栽蔬門前路細不通車樹雲蒼茫崇山合煙火蕭然樵子居巖靜秋情聞落木溪澄日出見遊魚經年世事豈相絆此日塵襟得暫舒

次伯圭韻

驚心歲月悲長路照眼花枝發近林司馬山川倦遊歷发絲閭里與浮沈故園爲主貧還樂華髮催人老易侵會把驅馳揮汗手便歸振撥舊牀琴

次伯圭見寄韻

去歲倉忙買棹還離尊爛醉盡君歡看梅踏雪餘寒在燒燭傳杯向夜闌暫慰飄蓬歸甬水豈知行李得綏安故人佳句先持贈論報慚無雙玉盤

史躬父諸公有南湖之遊病中不與因見寄題爲

愛汝春郭樓閣迴更有花鳥爭紛紜花隔漣漪影自照鳥隔葱蒨聲相聞清江見底浴日月碧天無際走風雲抱疴羨子得此樂何當相與窮朝曛

五言絶句

題墨梅

明月照寒潭疏影弄清碧一枝江南春百年不改色

和孫友仁韻

明月麗中天幽情與誰賞何人吹玉簫夜靜聞孤響

六言絶句

題史信父小梅

萬竹亂堆蒼玉雙梅冷薦清馥老松高聳孤青野水春生浮綠

遠嶂浮嵐欲曙幽鳥引離亭午斜陽隔竹人聲半夜一林風雨

晨興漫理琴書晚景閒寄輸盤客來對酒高歌興逸凭欄矚目

小梅物意無窮寓我平生自足從他人事翻輪且對天開橫幅

七言絶句

和閶門吳上卿題筠軒齋

踵門奕奕萬車徒一曲瑤琴一卷書腸胃近來清似洗
寄身朝市即林居

情才如許值良時卻把閒身寄托題百事豁收空似鏡
窗前頻敘一聲雞

山行還次劉梅泉

水繞孤村天地寬蕭然秋色老柴關白雲滿谷孤猿嘯
黃草連天一雁還

霜落天高野月寒高秋爽氣薄林關商歌一曲不知處
應是漁樵清夜還

和題台州方廣寺應詔畫圖

瀑布聲中隱約聽鐘聲欲出翠嵐疑也知地氣靈如此
空現樓臺千萬層

水激成鐘髣髴聽樓臺暫在眼中疑要圖實跡歸天子
須過危橋蹋幾層

圖裏鐘聲曷可聽架空樓閣不長凝李成再使生今日
樓閣何知畫幾層

積齋集卷一

積齋集卷二

元鄞縣程端學時叔撰

序

牟清忠公奏議序

處疎遠而論機密冒戮辱而觸忌諱此君子所自信而衆人之所深畏也孔子曰見危授命箕子曰我不顧行遯夫君子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危授命不顧行遯不已過乎雖然各適其時而已矣審將然之勢爲吾之進退者君子之道也既食其祿則憂其憂於其傾覆之際而惟難之避豈君子之道哉宋當理宗中年宰相姦邪卿士比黨奄宦嬖妾弄權請托軍疲於戍役民困於徵求天變薦臻而弗悟國步已蹙而弗謀於斯時也倘可以位卑而忘言畏死而避嫌哉朝廷豈無論事之臣或毛舉細故或泛言治體爲全身計敢言及其君哉敢言其君不敢議一權勢之臣敢議權勢之臣不敢侵一用事之奄宦敢優用事之奄宦不敢議一嬖倖之宮妾蓋宮妾之訴易於奄宦奄宦之譖甚於權臣權臣中人酷於人君之殺戮得罪於君猶有諫諍之臣得罪於權臣宦妾不旋踵而殲其身此古今之通患況宋之季世哉牟清忠公在嘉熙淳祐間仕猶未顯也其進言於朝人君之心術未嘗不切也宰相之過惡未嘗不論也內而宦官宮妾外而軍民膏肓事無不知知無不言及其密邇禁闥始終弗渝其言光明正大而根據理義卓然奇偉而究極事情言人所不敢言攻人所不敢攻身之弗恤惟國之謀生之弗欲惟義之取人爲公危公處之裕如也孟子曰生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若清忠公者

可謂自信君子歟然而天下知公之敢言而不知公之所以言知公之敢死而不知公之處其死公之言必欲格君心同天意辨義利正人道公之所履君信其忠人服其誠雖陰險小人不得肆其毒於人望故仲舒見憚於驕主仁傑免禍於女后公亦全軀於斯世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清忠公有焉公諱子才字存叟蜀之陵陽人仕止一揆之道卒以直見沮所著論議制詔詩賦雜文多所遺逸僅存奏稿數十篇公之孫浙東帥府都事應復景陽父嘗出以示端學伏而讀之使人流涕太

息慨其言之不盡傳也晨賜且徵端學爲序顧以晚出非分辭而弗獲因書于簡以告天下後世之事其君者必取於斯以爲勝私起懦犯顏納諫之本云至順三年四月朔從仕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程端學序

丁燕詩序

至順壬申春丁當大守正議公治明之三月率僚佐及郡之秀士蕆事于宣聖之宮虔恭儼恪翼翼若臨既卒事公諗于衆曰祭有胙有餕禮久弗舉懼墜彝典于是致大府之賓客百司庶職暨耆彥之士合燕于學鐘鼓

既考弦歌既作尊卑秩秩威儀棣棣醉而不亂懽而不譁上下孚洽若陽和被物流膚浹髓士卒相慶曰是禮弗講餘廿年矣稽舊圖新惟我公是尸考禮正俗惟我公是維可無詠歌之辭乎什既成乃卽來請序魯頌泮宮之三章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其四章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惟民之則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蒸蒸皇皇不吳不揚維公之政嚴寬敬簡涵煦摩括未施而先信其諸順道敬德而愼威儀者乎有以爲民則矣吾黨之士盡亦克廣德心以迓公之化不但頌其在泮飲酒之美則明之治其庶幾乎是燕也予既陪客席不得辭爲書于卷首

周以韶建縣尉廳詩序

予少時過鄞縣尉廨故址索然徒見荒榛蔓草牛羊牧焉而尉常寓民家朝東暮西迄無定所余嘗曰無尉耳有尉斯有所或嗤余曰官無出民無入談何容易余不敢辨然心未然其言也既余仕于朝一日南歸復過之則巋然有屋巍然有垣愕眙問于鄰曰吾尉周公所營也尉始至歎曰官無高卑不肅則慢尉以詰盜而不有

其所非所以肅也營之不在我乎然民未孚孚不可有爲于是求民瘼審獄冤除蠹黠奸發摘盜賊不事鉤距皆使自實一無所旁引士民或曰有尉如是可無居捨賚就役者若子之趨父命也不踰時落成余聞之曰嗟乎廢興在天興廢在人不其然乎然興廢有二焉曰志曰勢有志無勢不遂有勢無志不爲民樂從事勢得爲也信而勞民周君志也志與勢相須而成事如反手余所謂有尉斯有所者其不以是也歟于是翰林侍講學士袁公刻石記績大夫士歌詠其事余亦喜前言之有

合也書于卷首

遊赤山詩序

有人作之境有天作之境役吾心勞人力積石象山地穴池壑形庭緹幔金碧照灼嘉木妖葩蟠攣倒植籠養珍禽檻四異獸與人相廢興者是謂人作之境自然之山自然之水遠瀾近薄可眺可止風氣自淸閒雲自生幽鳥淸猿時來自鳴與天地相始終者是謂天作之境人作之境富貴者樂之天作之境貧賤者樂之故筵列觴俎崇酒截羞荆豔趙謳左右獻酬飲則絲竹游則鑾

舟者富貴者資以樂其境者也濁酒盈壺釣水採山二三同志提攜以攀狂謌醉舞乘興往還者貧賤者資以樂其境者也大德八年臘月廿日余西行至桐川與友潘伯勉自牧節之同上赤山得佳趣焉于是縱酒賦詩窮搜極討盡坐見暮色自隔谿來而忘其去余喟然顧謂三子曰此非天作之而吾儕所得以樂者乎咸謀伐榛荆結屋以避風雨憩昏曉焉謀未遂而或者乃疑是謀幾人作者余曉之曰凡物皆天作而地設之必成乎人彼富貴者强其無以爲有余特因其有以益其所不可無吾以適意而彼則留意焉其勞逸得失之間達者必有以辨故書其說于赤山詩之首

括蒼尹仲明玉井樵唱序

杜少陵獻三賦時正昇平無事至德以後亂離飄泊指潼關而下馬望曲江而行哭憫石濠之老婦嘆空谷之佳人走鳳翔竄同谷客錦里涉夔門時移境換觸物哀吟覽者爲之墮淚至建炎中陳去非避寇房陵茅屋夜半聞澗水聲追憶少陵詩句自恨平生不得其意而輕讀之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亦係其所遭故耶括蒼尹

君和靖之諸孫世爵仕版君獨流落不偶故里家圃燼于兵火對信安風雨之榻念奕山燕雀之巢弔會稽之陵紀錢塘之夢慷慨懷古之情沈鬱不平之氣一于歌詩發之然其怨而不悱婉而成章略無時妝俗態使杜子美復生亦當領略其句顧余非知詩者而身之所遭適與君類獨能深知其意而悲之年少貴人未必知也嗟夫余與君俱老矣余老且拙弗諧于時君方北游欲詣闕下獻子美三賦豈終流落不偶者耶然嘗考之和靖與去非同時居洛一則執經程門立雪不倦一則飲

酒吹笛于午橋花影之下人品固不同也西京之變尹棄家而入蜀陳摶挐而來南陳旋參大政碌碌無補尹爲德遠汲引復爲曾之擯卻晚入經筵屢疏不合抗節而去經學之驗豈詩學比耶君明經世其家而托興于詩以其猶有意于出也故以先業期之抑昔人譏去非大用後不復作詩不如不大用而賸作好詩之爲愈也是又一論君試評之君名某字某云

朱溪里家傳序

同郡溪里朱君出其家傳示余曰我祖若父積德累行

以至于我之身名不登于仕版甚慚無以顯之子能爲我發之乎余伏而讀之見其高祖兄弟之分財弟取耕牛十有三兄得其一他物類是悉弗與較其祖爲父訴冤于朝九年不解卒悟上意以得直及其父成童始學晝讀夜思以底于成教子以禮化及宗姻代兄受刑守令憐而見免其母撫子一語不欺凡此數端舉足長世勸俗爲之三復而嘆曰夫人孰不欲顯其親若知顯之之道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今人物衆矣其嘉言善行何可勝紀而史傳所載萬不一二由其子孫不能知祖父之志而不足以道之也有能道之者往往言行不孚於人而人不信故修身者顯其親之道初非爵位之謂也爵位能使人慕於一時不能使人敬於後世修其身者人必曰某也有子若此敬其子及其父矣況爵位有命而修爲在我故曰修身者顯其親之道也朱君祖父之行自足以顯而朱君之敦篤有文又足以使人敬而信之他時執史筆觀民風者將有所不遺也朱君奚慚因書其後以還之

送張大方之任序

朝廷以關陝江淛諸郡大祲募民納粟補爵而吾鄉紹興學錄張大方得調福清牛田管勾將行辭余曰吾棄儒冠而膺是役日與亭戶較錙銖之末此行能無媿乎余曰行也古之煮海以爲利非直富國而已也將厚民之生而圖依以富也今利歸於公者有經而民被其毒者無已豈非以其法有未盡者哉亭竈之家無賴久矣富者破產以輸公貧者焦勞困悴爲溝中瘠其弊未易革也苟得良有司焉彌縫其缺失援墜隕於重溺起瘝羸於將絕則亦庶幾云爾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

物於人必有所濟故其關王氏新法甚嚴而身爲條例司官者蓋以新法之害勢未易除吾就其中爲民求生道捄一分弊則民受一分之利綏一分徵則民免一分之苦君子之所爲其誠懇惻怛有如此者大方亦能以是存其心於人未爲無補也若曰吾姑借是以爲進身之階媿將在此而非彼之謂矣大方勉乎哉牛田丞前禮部侍郎胡君亦鄉人也道余問訊并以是告之當有感於余言

送黃心道之任序

余讀宋史至高宗時給事中黃公龜年劾秦檜奸回事未嘗不斂容加肅也當檜用事忠臣良將惴惴懼不脫虎口獨公劾檜不少貸朝廷不得已至罷其相既而檜復柄用人爲公懼公不動色卒隱淪全軀以殁非所謂行義達道明哲保身者歟丈夫至此亦足以慰平生不與物俱腐矣其八世孫曰傳孫者從余游余每以迺祖之彝訓是勗生亦能斤斤雅飭以弗克光前人烈爲懼而以儒自業今將教諭臨海前辭且請曰先生何以行傳孫哉語之曰爾知爾祖之烈可敬可慕抑知爾祖積功累行非一日故乎愼乎其細而形乎其大力乎其初而弗替乎其終久而見之劾檜之績錄之青史與日月爭光借使侈然於平日而有激於一時吾未見其動上聽而服衆心履艱險而出危禍也夫官無高卑祿無富貧有志之士弗敢怠者以其爲之兆也志定而後險易甘苦弗懈弗渝底于有成故海合百川而成巨浸人集衆善而建大業生之往也不在敬其始乎

送薛州判歸治所序

余讀漢循吏傳稱怪班孟堅不置兒寬六臣列第序其居官可紀而已寬爲內史勸農業治刑罰理獄訟卑禮下士務得人心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民間課殿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能是六事不謂之循吏不可也彼六臣有能外是者乎無也寬縱不得與龔黃朱邵比豈下王成哉豈孝武事奢侈輕民功故寬在當時不得以循吏稱歟仲傑薛侯之判奉化也余適歸鄞州去鄞八十里而近自南來者舉能言薛侯實政其於農業刑罰獄訟禮士得民視寬無愧遠近上下旣咸信之矣今其督輸會府而來鄞也侯驗民遠邇載輸久速揭

壹叁柒冊97號

片紙示約一吏不遣一籤不施輸無後期者畢事先官限課爲諸州縣最且常年輸租吏並緣侵漁侯事爲之防苗薅髮櫛無留奸爲此又得於親見故人益信之世言古今人不相及觀侯之政其不相及乎哉侯一州佐耳權非內史比也且去漢千五百年時益以難理一開誠布公效已若茲使異日位益隆而志不渝其於所成可量哉今制亦以五事備陟守令凡秩滿公牘上吏部五事無不備者是則僞增如王成不少矣侯政有異等倘見之公牘有司將或不異之矣噫苟爲成俗民獘不

瘳宜哉侯將歸治所鄞士爲歌詩以餞余亦序其實以俟也俾傳循吏者攷焉

送張治中同任序

治中於郡事無所不統然上有監守下有佐署有僚宷律凡當署治下而上則僚宷擬成牘以上判官署治中乃署而又總裁於守若監爲治中之職者雖無所可否可也故雖有仁心善政不能遽使旁通遠治而闒茸迂疎者尤不能一措畫於其間非不剛不柔中正和樂之才不能調護彌縫以和厥政是以能盡厥職者爲甚難

廣平張侯大卿來爲明郡治中下車之初即以賑饑得民心其於郡事一無所苛涵煦摩刮務得其平民蒙其惠而不知其功其余所謂不剛不柔中正和樂之才歟侯工於詩詞又善課語引類爲韻以行於世其治效非特其才之美又其稽古之力也人謂侯能爲其所難使他日得一郡專其所設施以爲其所易其治效豈止是哉於其受代而去也吾鄉士民惜之咸爲歌詩以贈乃相與來請序余先世與侯鄉人也今其交往之密意氣之合雖無所請其能已於言乎況與人亹亹道其德政

之實故摭而書之于卷首

送王漢卿典史秩滿序

人之用世不可以無才然才入於規矩爲高才入於淫泆爲下才曾子謂君子可託六尺孤寄百里命蜀先主稱諸葛孔明十倍曹丕才之入於規矩者也孟子謂盆成括小有才智果謂智瑤以五賢陵人才之入於淫泆者也出是觀之豈才之罪哉其所趨者異也余於宣城王君漢卿愛其才焉久而觀其行事又愛其爲有用之才也案牘之職其難尚矣尤難於佐鄞鄞邑密邇元戎

大府自令丞至寮寀雖嚮而起既受命于大府又受命于會府送迎期會日不暇給其閒牴牾拂撓其所行者不少也漢卿於斯時從容措畫若不經意而衆務畢集豈非以其才哉然其佐邑在法必執非法必辨美事樂爲蠹政務去於是上察其能吏畏其明而民懷其惠非有用之才歟於是受代而去也士民德之咸爲詩以道其績乃相與來請序余亦喜爲書于卷首

送陳教授之任序

四明人物甲他郡德行藝能之士文武將相之才繩繩

焉代不乏人雖至天文輿地醫卜之學亦皆精藝超絕可表斯世蓋其山川秀美蜿蜒停畜不產他才故草木金石之物無所名天下而其淸淑獨歸乎人若東野陳君者蓋陰陽星學之嶄然者也東野本儒業又傳其術于父而以淑其二子天祐天裕父子三人皆以其學得名皆受知于顯者更相薦引受命爲郡教授鄉人不獨愛其術且榮其皆有遇也東野年踰七十越數千里往教中山人或難其行東野則曰君命我勿敢擇雖老無寧自逸尙敬往哉大夫士咸壯之爭爲詩以道之請余序其首余謂天地間理數外無物然儒者惟義是比有弗謂數者理有定而數無常懼其泥乎彼者遺乎此也東野之學其於陰陽參伍錯綜吉凶悔吝之數講之詳矣而其言汲汲乎不廢君臣大義其不以數遺其理者也理與數儒者所弗能兼而東野欲兼之宜其視數千里若跬步雖老而不倦也余欲已于言安得而已乎

送周教授回任序

傳謂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蓋父子以恩君臣以義恩難處義易裁也庸詎知師友之難哉師友在恩

義之間合疎而爲親嚴則離和則慢使之不離不慢畏而愛親而敬豈不難哉此直其自相師者也庸詎知校官之尤難哉校官之于士以勢合者也夫人受一命而爲百里之師其年未必長也其學未必充也其行未必修也其名未必聞也驟然立乎六館之上講道施教以表率乎六館之士六館之士其不愕眙訕侮也者幾希是其尤難者也吉安周君似周之教瑞陽則不然齒尊而望重學多而文優士無賢不肖咸服其教無遠近願受業焉夫教官以勢合士友而心服之必有其道矣三

年受代士友惜之咸爲歌詩以送其行乃來請序余謂周君教行於其所難其所易者從可知矣惜乎年及致仕而不得施于政也國朝之制惟集賢翰林及精力未衰者不在致仕限周君矍鑠如此尙堪一行幸無讓

送花教授秩滿序

士之以校官進而受一命之寵者難矣哉律二十五年始得士由鄉校薦之郡郡試其文移憲覆覈率二三年爲直學典司餼廩之出納又二三年上之行省若大府行省若大府類其名復三四年授一諭若錄近者五六年錄遠者十數年然後領事三年秩滿復如之又十數年升正若長正三年始上之都省部又三年始授一命爲州教授州教授三年始升之郡郡教授三年始入流爲縣主簿士而至於州教授年且致仕矣故得州教授者十三四得郡教授者十二三得縣主簿者十不一二有終身不得者焉夫以奔走雜塵鞅掌焦勞三四十年而所就若此豈非難哉濡須花梅村以教官遞爲明郡教授所謂難得者也三年而歸且將致仕梅村爲家有田園有子弟服勞奉養自此違雜塵辭鞅掌去其所難就其所易曰與鄉鄰父老攜酒相過問桑麻消息上八公山訪神仙遺跡平生之樂在是也然朝廷惟兩院爲養老尊賢所出常律外若安車蒲輪儼然踵門樂將在彼又非余之謂矣至順三年二月既望序

送張起潛直學詩卷序

學以是道進以是道君子也學以是道進不以是道衆人也夫人孰不欲以君子自處而卒以衆人進者豈非拘于其法哉校官之職道溺乎己正卑比以待問者也而由直學爲之是以衆人之道進也張君起潛業儒道儒言領事岱山或疑其行余曰不然委吏乘田孔子雖不以之爲進身之階而亦不辭焉者以錢穀之事舉吾分內也使張君益修其業無所不足乎身亦知錢穀爲分內事而姑假是以售夫今之法余安能知之於其行也交友咸詩之又相與來請言書此以勉之

送姜子明平反序

史稱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二人者皆不速民於無辜然釋之數爭論上前所持者平故其及於民也廣定國居職十八年哀矜審

慎故其信於民也深世謂史氏製言有體要焉子明姜君爲杭州司獄七年遇疑罪旁諏遠訪必覈其實㥁使周善長薦之南曹於是有判官昆山州之命既而調瑞安有慈谿民胡爲人殺于財不得其情有司驗治鞫訊誣服具獄上連率大府疑焉聞子明有能名移使治之子明屏去捶楚設方推讞殺者得誣服連引者數十人一時盡釋之人無識不識咸快慊稱頌不絕口士大夫形之詠歌且相與來請敍其事余謂今之刑部尚書猶漢之廷尉也使子明當此任聽之專而任之久將無媿

於古之人人材未嘗借用於異代而能使各得其職顧握黜陟柄者如何耳余於是乎有感書以行之

送鄞尉周居性序

括蒼周君居性來尉鄞奉八十之父以行勤於其職而謹於事親嘗過余問所職三年受代而丁父憂貧無以返葬或勸其從佛氏之荼毗君不肯曰余父仕宦至男爵骨月未寒忍置之灰飛煙滅之地耶既又過余問喪禮至是將奉柩以還來辭余請一言以自昜亦可謂謙謙好問者矣因告之曰余無以他事喻郎子所行以爲規夫人情莫喜於祿養悲莫悲於輿櫬而歸一悲喜之間而人子之道在是矣然夫子謂喪與其易寧戚者非徒曰戚焉而已也蓋禮以中而止不得其中則戚猶愈乎易耳本之戚而禮以節夫動容周旋之間使毫釐不忒乃無歉乎送死之道送死之道盡則事親之道盡而事君之道不外是矣子能不憚千里而奉其親又不憚千里而返葬之猶不自足而每訪於余充子之是心而慎乎禮何所往而不爲忠與孝也吾子勉乎哉

送鄭極心序

廣信鄭極心挾數學來訪余於甬東精舍叩其所以則自河圖衍之以知人之富貴貧賤壽夭災祥如燭照龜灼小大弗遺見者往往愕眙而去既而徵余言余再三辭焉其請益固告之曰河圖者易之所自出也大衍蓍出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之數而爲揲蓍之法自揲蓍法行於世而人知趨吉避凶聖人以開物成務易之用可謂大矣後世不是之求而取其旁支小派以支干生尅求人吉凶禍福雖時有中然間以人爲而不出自然之理況其取用有淺深識趣有短長其能必有合哉極

心之求能本其初而求之兼以見聞之熟比諸家爲驗然易雖出河圖奇偶之數而聖人繫之以辭則惟言夫易之理蓋理得則數在其中舉數而遺理君子不取也易之作其於人倫之際君子小人之間扶陽抑陰之意所盡心者也故可以往可以無往猶豫進退之機命之蓍可也而其君父之大綱善惡之取舍視吾義所在有不假夫蓍者焉天進其義而死生禍福有不計者君子之心也貳之有數而死生禍福則依違焉豈君子之心哉故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極心用意於河圖其於易

之道亦有窺夫古人之際其亦先其意義而後其數乎然則極心不獨演易之數將明易之道不獨明易之道將大易之用人能大易之用而名不彰者未之有也余言豈足爲極心重輕哉

積齋集卷第二

積齋集卷三

元鄞縣程端學時叔撰

序

送帥府經歷白君詩序

國朝統四海諸道間置宣慰使以馭險要東南界雄藩又兼都元帥以鎭之制東轄郡惟七東北際海南接甌閩海外島夷舟帆來賓撫綏得道一方敉寧比他道其責尤重凡膺此任者皆朝廷重臣其參佐僚屬必選才望兼濟之士以充之貴滿白侯由省掾史知名執政來

領郡事事上馭下撫軍治民調治處置咸得其宜元戎有所倚賴守令有所奉承名聞於上暨終更復升經歷務稔事專厥績尤著秩滿代者弗至衆皆幸之復適丁母夫人憂將扶喪北歸大夫士謂匪歌詩無以鋪繹萬一或曰當斬然衰經之中豈侯所樂聞哉曰詩所以詠歌人之得失三百五篇歌頌譏刺非謂斯人喜懼也發乎情之不得已爲來者勸也侯之澤不可遂泯詩之作其亦人之寓於言者乎於是咸執其母之紼於西門之外而詩之以侯夫觀民風者取焉

送李晉仲下第南歸序

昔之舉士選於州今之舉士選於省省領州數十而登名者不當一州之數是一州不一人而於是有連數州不舉者焉昔之治一經者惟意是適不必依經立義而宏辭別爲一科今也必明奧旨必守儒先成說而所謂經義者又出人意外研賾明微以求聖賢指歸古賦詔誥章表卽昔之所謂宏辭者而今也兼之不持片幅悉由記臆士之得與是選者厥惟艱哉然才有所長命有所遇其得之又若易然夫士之所尙知義命而安之耳

知義命而安之則窮通得失不以動其心宜若易然而實難其人何者進士百取其一歷試諸難而得選於省奔走數千里會試京師又三取其一而二不偶苟非持養於平日不但爲科舉學者孰免計較之私哉由是觀之與選難難而易得不動心難易而實難能易其所爲難者予於晉仲李君見之晉仲愼人也家建康敎諭之上饒舉進士於江浙省浮彭蠡絕大江遡黃河之險經乎魯趙之郊五千里來京師而不得志於有司其儕或戚戚至感泣而晉仲不一變其色且曰吾學未充命未偶耳君子求其在我者自外至者非所論也非義之有素而不但爲科舉之學者能若是哉余安得不爲晉仲喜也余兄敬叔先得交敬仲爲余道晉仲美不絕口今以同年會京師從遊三月聆其言察其中盡得其美之實至是晉仲辭余南歸故余書其得於晉仲者以贈之且志余兄不妄與人云

送蔣道靜山長序

人固有同出於儒而異其設施者未可執此以議彼也昔程不識李廣同爲邊太守不識正部曲行伍吏治簿

書人不得自便廣行無部曲行陣人人自便幕府省文書二人者不相爲謀然皆爲名將儒之設教或範其程規使讀必熟索必精劬勞困苦而後得或誘掖漸摩感發志意使自爲力雖各因其才然其成功一也故程伯子和氣沖融而學者自化叔子嚴厲剛方而門人敬憚亦若異道而世之爲師者舍二程無以法果可執此議彼哉泰定初江浙行省銓敎官議者言百里之師所在當擇建康臺憲在焉尤當得人以副宣明於是執政周諮密訪有望之士以充之其郡有豈巖王君創江東書

院請於公得設山長而遠靜蔣君承之韓君及余兄敬叔與是選敬叔首設講爲人敦厚謹愨終日危坐與生相對必使熟讀精思眞知實踐本之晦庵西山教人之意酌以今日取士之法爲書一編以行於世守其教者往往有成韓君則余未識其人蔣君乃余兄之友也四明文獻之家惟蔣氏最遠而克世其家如蔣君者百不一二然蔣君之性疏通曠遠博覽强記爲文章而尤長於詩今其往而接余兄之武余恐受業者未安其教也故先爲道其質之所近意之所安與其並行而不相悖

者俾無間然於其初雖然蔣君升堂進諸生而見摳趨之翼翼考其業而見其華實之班班將如蕭規而曹隨則余不能知之矣

贈潘氏二子序

三代與教化行風俗美鄉國閭巷莫不有學其教莫非窮理修己之實是故師友之間相率以從事者莫不以窮理修己爲務至於有司選舉亦莫不論德藝以爲優劣人之生於其間鄉閭以是教之師友以是率之有司以是選舉之於是時能循循自飭弗荒無替此衆人之所易者也三代衰學校廢師友所從事者不一技而選士亦無常法然猶能宗三代之學者此君子之所易及者也及世愈弊而有司選士往往取對偶俳優之詞以爲工於是師友率以趨時爲務遂至於浮靡之風起而實學廢間有一二好古者從事於其實則師友相聚而笑之鄉閭以是致侮有司不以是見擢於此時能傑然特出卓然不惑獨其心欲追古人而從之者蓋君子猶有所難矣孟子謂待文王而興者爲凡民無文王而興者豪傑是也大德庚子余來桐川潘氏二子就余問焉

余告之曰古之學窮理修己是已今之學俳優是已將焉從二子喟然曰學至於古而後可以爲學也自是相與辨詰問難窮其源委其歸絕其外反之於內或以非世之所趨者告之則二子笑而不答嗚呼其亦有傑然特出卓然不惑之意歟今余且歸二子曰先生何以留我哉余嘉其欲行君子之所難也書以贈之二子長曰謙次曰貴和從兄弟也

贈國學生巴延歸覲序

古之學者誦詩讀書習禮樂之節射御書數之文然後

有以斂束其情薰陶其性以成其材故禮有經禮曲禮至於三百三千必動容周旋無不中是而後可以言禮樂有五聲六律八音必訓習審察使無奪倫而後可以言樂至於射必內正外直進退適宜然後中正鵠御必範其馳驅調其疾徐然後免覆轍雖書數之微亦研覃源委不差毫釐然後有實用而謂之通六藝焉吁何其煩且難哉然養其外有素則在其中者益堅故其成材也易今之學者當六藝盡廢之餘兀坐終日誦四書五經宜若簡且易而造其微者難其人蓋六藝之事少而肄之以至於壯卽其事可以明其理故人樂爲其學而易爲力四書五經聖賢之蘊誦而不得其意則其心困以怠怠則終棄之而難爲功自然之理也然則今之學者終無成乎亦在乎不已而已乎禮缺樂壞射御書數相繼而廢非一朝一夕矣不可得而學也苟能卽四書五經而專之詳其句讀審其訓詁涵泳從容以求其意不已則熟熟則浹洽而樂生焉學而至於樂雖微六藝之具而六藝之本在我矣意既得知既至而行有不得者吾未之信也國學生巴延從予遊學勇而專困而不怠遊國學三年將歸覲其親乞言於予予嘉其勇於學而懼其畏成材之難也書其所以易者以勉之

送吳友雲序

甬東道士吳友雲不問生產作業酒一壺詩一篇而已其言曰方外之士以其餐霞茹芝騎麟翳鳳尋奇索怪爲人所難爲之事乎非也玩物適情樂其自然以養其生斯已矣故凡東南山水之勝未嘗不躡屩擔簦以嬉又以爲不足將北遊燕趙之墟觀光上國極臨眺之樂一日來辭曰先生何以勗我哉予應之曰子既自得予之道矣予何勗予行天下多矣蓋倦遊者也方弛擔息肩晦明養拙日從鄉曲父老問桑麻消息教子孫爲村學究燕趙之士多予故人有問予者煩以是告之

送陳子敬序

武林陳子敬由淛漕掾升閩淛帥掾秩滿當改授且行大夫士樂其志之有成也而詩之來請於余曰先生何以行肅哉因勗之曰夫人之以吏胥進而膺一命之寵難矣哉其始也籍其名於有司率數年始食於上三考始一升又三考得改授其間官長之喜怒庶物之埤益

錢穀之虧盈功過毀譽之相尋利害禍福之所倚置身僥倖之地而後能豫蓋有皓首而不遂者焉子敬亦由是進而獨異乎彼者子敬美風姿談論舉止放乎儒字晝吟咏出乎其類信乎僚友而獲乎上未弱冠不家食未強仕即授所歷無有阻抑摧挫之勞苦若輕舟遇順風瞬息千里使世皆然由胥吏而仕者亦無難矣然君子處已不敢自易而常難之故能斤斤儆戒飭懼求寡過之地以成光大之業在易所謂安不忘危者余之所望於子敬也然則子敬之仕也孰禦焉余既重其請故

不以頌而以規

送周以韶序

余教成均時遇鄞人問鄉之賢者得三人焉廉潔下士稱宜慰副使姜公元位安詳治劇稱鄞尹阮君申之明餉集事稱鄞尉周君一夔余雖雅敬三君而未識也次年南還皆得交焉既余官史院三年而歸田姜阮二君猶未代去周君亦辟爲制東帥府掾在鄞往來無間因悉三君之爲人而尤愛周君之才蓋古之仕者位大爲難小爲易今之仕者小爲難大爲易古之道不行於時則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祿養以求乎其無媿今祿薄而務益繁事細而責益重斯小者難也尉爲九品而職詰盜鄞又並海爲劇縣私鹹亘姦竊發相繼一不獲即受譴於州若府尉率不終其任自君之來發擿擒摭舉有方略一無所隱而人服其明連引者一無所問而人愛其簡故犯者常少以其餘力創公宇受他委連帥悅而見辟佐府事又以能稱迨終更不一齟齬今其秩當得邑令其效當不止於尉以君之風流儒雅益以道自勵雖爲一郡理一藩當無媿古循吏鈞距求情豈其心哉

余又能以其所難者卜其所易者也夫樂道之人善而不諛君子所與也余既爲阮君紀績於石而姜公之去亦序其行今其往大夫士咸詩之雖欲已於言安得而已乎

送江聲伯序

士有可用之才而不見用於世然後人惜之有可進之機而不自進其身然後人信之其或非所用而不用無所進而不進勢窮力屈而止者碌碌之徒耳句容江君聲伯學博而通識者咸曰可以出矣而未矣而或遇也

一日躡屩擔簦來京師識者又曰其必有合也其少試已乎既而集賢大學士趙公雅敬江君之爲人將薦諸省部而爵之君咈然曰吾楚產也觀光京國以廣吾見壯吾氣而已出而求祿豈士之守長揖而去焉於是中朝大夫士咸信其守而惜其去也詩以送之予亦樂道其善爲序於詩卷首

送應景茂序

明郡之東百里曰昌國明之屬州也其州刊山爲城環海爲郛平衍豐腴可耕可居州人道郡者必梯山航海

而來若與世相懸絕者故民淳而事簡仙佛所鍾而怪異錯出蓋地靈然也予嘗謂其地所產非仙佛怪事所能獨當必有人焉領其秀者惜乎險阻跋涉未得與接也至治癸亥予計偕京師見昌國景茂應君於旅舍氣清而和學多而才又世家子喜而與之同居情至渥也明年予及第助教國子而應君亦以善國語授學正建昌將奉檄歸榮其親請曰先生何以行我哉予告之曰孟子曰士尚志夫仕以行義而非以榮身與親也予竊仕之初盍前定所趨哉所趨定而榮身與親在是矣世之營營於其身者若知所趨乎則是榮其身適所以榮其親也夫秦之與越相去遠矣出門而東西其轅不跬步而秦越之路分予知秦越之路決於跬步則轍環天下皆榮身與親之道也夫然昌國之秀非子領之而誰歟予與應君家同郡出同居又平日願見於百里內不可得而今得於數千里外敢辭一言

送趙仲玉序

內剛外柔君子也外剛內柔小人也內剛外柔非矯也君子之道然也和而不同內剛也非君子歟外剛內柔

謂非矯誣歟色厲內荏聖人比之穿窬之盜非小人歟然具內剛之質者必成於學學與質相資然後宏衍光明而物欲不得引吾內故老而彌堅是謂義理之剛衆人能用其剛於壯歲及其老而變焉者血氣之剛隨人盛衰者也永嘉仲玉趙君爲浙東帥府從事嘗訪余於甬東精舍望其容謙以約聆其言理以暢訊其行事方而不害其內剛外柔之君子歟其質之美歟抑學之力歟故余因其所近樂與論剛柔之道及其受代而行也書以贈之

送道士卓無爲主虛白觀序

孟子謂古人修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人修天爵以要人爵當戰國時風俗雖薄未若後世之甚也而其言已有古今之異況乎後世要人爵者且甚眾也然而猶有敦篤不外慕之士何哉蓋仁義忠信之在人心自生民以來至於今也故雖時有變遷俗有厚薄而本心未始與之亡此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聖人者焉余於卓君無爲益信無爲本儒家子其父鄮山翁問學謙恭偉然爲鄉先生無爲雖離世爲黃冠士而其愿愨勤厚有迺翁

之風晏然若無所慕於世者於是主者與其徒愛之薦之兩教所俾主奉化之虛白觀無爲亦不喜色夫道家者流雖異乎吾儒之學然其心同一天爵也雖無公卿大夫之榮然受檄以領一方之眾亦人爵也其無求而得之豈非人爵從之之謂哉且佛氏以寂滅爲樂老氏以清淨爲宗而其徒爭相爲長者接迹於世甚則毆擊鬬訟紛紛不已若無爲者亦可爲其徒勸也今果有人焉修其忠信仁義充類以究其餘至乎有造豈無自然之效哉患在持之不力耳余於是乎有感焉其行大夫士咸詩之無爲余祖黨外親也亦書其所得者於卷首

至順三年六月既望序

潘伯勉名字序

名出於父字出於友無不善名出於父有善有不善何則人之生父命之名或因其材或即其事殷之君以甲子名孔子以邱名孟子名軻鄭伯名寤生古之於名曷容其心故有善不善至於字則始於冠爲古人重成人之始而爲之冠禮召賓友而字之夫賓友字之所以覬其成德也覬其成德而爲之字惡得而不善

乎嘗曰德者名與字之實也名與字德之符也善其德而不善其名與字可也善其名與字而不善其德可乎嗚呼冠禮既廢人慈其子於襁褓而加之字矣及其長妄易其父所名者有矣是以傑然其名字而不有其德者接迹於世而兼名字與德者蓋間世罕見焉建平潘氏子以貴勤名其父能復古冠禮召賓友因其名字之曰伯勉夫勤者天地聖人之德也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風霆霜雪之所以交天之勤於生物也江河之所以流鳥獸草木之所以藩地之勤於成物也二帝三王之所

以相因相繼孔孟之所以皇皇奔走聖人之勤於育物也可以人而受形天地具聖人德而獨異乎哉故孜孜勉矻矻未至於聖而不已焉者君子之勤於修己也易不云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則勤其名而勉其字豈不兼善已乎雖然名出於父也字出於友也而修其德以符其實則惟伯勉之所自力伯勉才清善修余何以勗余特病夫世之贈言者以譽而不以規也故告之以此

王氏女貞節詩序

子讀孟子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爲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夫有可生之道而不用有可避之勢而不爲豈其憯乎利害禍福之間哉心有所主而欲惡有甚於生死云耳盖吾知行吾義至死生不足動其心況榮枯得失之小哉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良有以也清風張君榮祖之母王氏年十九嫁不一歲而孀姙子纔五月男女未可知也王已誓不改生子得男長而教教而成以至於登仕版於是郡縣上其事春官旌其門嗚呼方其夫死而誓不改豈知見其子之仕與其旌異之榮哉盖吾知行吾義而榮枯得失之自外至者舉無足論而天之報施若合符節是則可矣於是士大夫詠歌其事而予書其所以得茲榮者於詩卷首

鮮于必仁割股後序

鮮于必仁年十七割股起母病士友詠歌其事者曰母者身之自愛其母忘其身非孝歟或曰身者母之遺愛其母虧其身非孝也其師薛景文敘其事出其詩示余曰子亦有言乎予謂聖人之道如正鵠學者如射過焉

不及焉中者難其人故曰中庸不可能也聖人設教抑揚進退俾中焉止已子夏三年喪畢援琴而樂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閔子三年喪畢援琴而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孔子皆曰君子門人以疑孔子曰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故聖門無棄人必仁之爲其孝之過於愛者乎然余有覬焉夫孝者仁之發而先見乎其初發而得宜爲義中節爲禮禮與義成人備焉必仁童子也誠懇惻怛已足以敦澆漓醒頑冥翊學之未艾安知異日不從容禮義中正鵠也哉其並藏詠歌

之辭觀必仁于成人之日何如

書

與單長艮能論學書

昨奉談論竟日甚樂也格言輿旨謹已服膺其間一二疑義敢質之左右僕聞孔子之教人也仁而已當時惟顏子爲庶幾故其問仁直告之克己復禮及請其目直答之四勿而已其次告以爲仁之方爲仁之方敬恕是也敬所以存仁也恕所以推仁也故其語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及其告諸子雖因其質之高下淺深而藥之大概不出乎敬恕之間故其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語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雖其設教多術不過使人復其本心焉耳及其觀爲仁之具則又不過詩書禮樂而已射御書數其末也故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曰十三學樂誦詩雖其學樂於童子之時而乃所以爲終身成仁之地而詩禮固其始事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故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不特孔子也成周亦然禮曰樂正

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夏教以禮樂秋冬教以詩書又曰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一壞於秦火再壞於漢儒訓詁三壞於老佛異說四壞於文章記誦詩書雖存而其用泯矣然幸而孔子之書存乎世幸而曾子子思孟子之徒誦而述之幸而程朱之徒理其湮究其賾而其言已明今學者苟能因程朱以求孔孟之說因孔孟以求詩書之所庶乎有以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相傳者如此孔子之所以教人者如此權衡丈尺秩然在我又以身體而力行之敬以存之恕以推之接物之際合聖人之法爲之非聖人之法攺之積力既久自之一貫之地則禮雖廢樂雖壞爲仁之具雖缺而爲仁之方尚有賴也至於不勉不思從容自得者乃生知之事學者之極功非一舉而可得者也故曰先難後獲近世學者好簡厭煩喜上達而厭下學樂升高而忘自卑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進德豈無漸乎謝顯道謂朱子曰天下何思何慮程子是則曰是賢卻發得太早然則程朱教人與孔

子不相悖也此天下所熟聞而僕之所陳爲贅者也今足下曰吾服孔子而已曾子子思孟子程朱皆秋殺之氣得其二體者也禮廢矣樂壞矣譬之十間之屋壞其九矣得其一者謂十爲一可乎且云朱子許曾子子思孟子傳道過也此僕所未喻也夫聖賢有不同者化之守之之謂也其曠然大公不以私意累其本心則一也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得一體者可以語子貢宰我游夏之徒若夫曾子子思孟子則具體而微者也傳所載曾子子思之事有過焉者其中年事也晚年所造蓋不終於此也且曾子傳道之說其亦有自孔子弟子顏子蚤死一貫之旨獨告曾子觀其易簀之言曰得正而斃焉非朝聞夕死之謂乎韓子亦曰諸子之學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得其宗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軻之死不得其傳故大學中庸孟子者三子憂後世之心也傳述之以輔翼聖人者也今因其言以求其心其有悖於孔子者幾希雖當禮廢樂壞之餘而聖賢修己治人之大經大法固因之而有在也

何得遂謂無傳乎至于程朱之言則又其遺意也史果齋有言程朱之徒述孔孟之意而不敢毫髮損益於其間者得其心矣且屋雖有壞堂室尚存可遂不理乎遂不居乎遂不遺子孫乎夫自禮樂廢於千載之上程朱之徒盡力於淪沒破碎之餘剖析於毫釐得失之際求聖賢之心而以身體之鞠躬至死其亦勤矣雖其立論辨析馳騁不如孔子之渾然簡易亦不得已而救弊之辭故曰衰世之志也昔者孔子當三代盛時春秋亦不作也韓子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僕於程朱亦云足下又謂聖人復起果止此乎僕謂聖人復起亦不失其本心而已如其得位必將損益古今制禮樂正人心然六籍之大法不易也如不得位則亦如孔子之補殘缺存聖軌裁後學詔來世而已曾子子思孟子程朱之言有所不廢也故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足下又謂聖人復起（原闕）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次五經之誦讀而已僕謂聖人復起必用孔子教人之法必不置大學於一隅而別爲法也必不先五經而後四書也必不先春秋而後詩書也必不先行而後知也故曰述

而不作信而好古傳說亦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且就致知論之讀書亦無序乎譬之人生孩提而童而冠冠而娶娶而仕自然之勢也孩提而冠則非禮童而娶則天矣故子夏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可誣也足下謂讀書者學者之一事斯言是也僕謂讀書者致知中之一事致知已不止此況致知爲力行之地乎程子論此備矣然致知之始舍讀書又將焉務今禮樂壞矣射御書數又無其法處今之世惟有循序讀書以明其理理明而後有以辨古人之得失察事物之是非而後可由敬恕以養其本心也況禮樂既壞本心有不壞者乎大學所以先致知而後誠意者正以此也未有所知而欲行猶不知南而遊越不知北而遊燕也大學者指燕越之路者也若必待聖人復起制禮作樂而後學焉吾恐死而有不及也足下論朱陸之爭往往多陸少朱謂陸氏之徒躬行者衆朱子之徒辨論過多僕謂人當觀其理不當觀其迹傳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夫尊德性誠意正心也道問學致知格物也就大學論之致知格物先也誠意正心後也道問學以爲尊德性之地也陸氏之學舍問學而尊德性者也朱子之學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生之者謂之自誠明學之者謂之自明誠陸氏之學欲自誠而明以聖自居而實不易至者也朱子之學自明而誠由學而至人所可及者也佛氏之說一悟卽了儒者之說勞而後通也朱陸門人大略如此足下又謂周子太極無極之說端自佛老通書之語淺近甚多朱子釋太極强爲斡旋僕謂此事可以心體難以口辨以心體當自得之以口辨則朱陸辨之詳矣不在畫蛇添足也足下謂程朱者時之所尚故吾之教人不得不然尤所未安也王安石曰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足下苟知朱程之謬當自爲一法以教人可也教人者本諸心見諸體貌形諸議論懇懇而道之猶懼其不能喻況非其本心而姑從其說僕恐受業者疑其所從也僕與足下同此心者也足下好義樂善非好勝己者昔者之論其有激乎世之人上孔孟下程朱給談鋒衍辭藻如陸氏之爲者尙少故也僕恐聞足下之言者將謂曾子子思孟子程朱不足學孔子生知又不易學進德者終不得其門也鄙見如此足下幸終教之

積齋集卷三

積齋集卷四

元鄞縣程端學時叔撰

記

東湖書院記

鄞城東三十里有湖焉山圍而嫩秀水晶而光浮舟行若乘氣淩空不知身在塵世也其址有谷曰鄮麓士腴物阜居民鱗集余少時嘗從友仁孫先生講學其中欲結居讀書以領湖山之勝顧南北馳驅未遑也池陽阮侯申之之尹鄞也興學尊師以爲治陸君天祐有子曰某曰某感其尹之化而思其父之遺命即其地築義塾奉紫陽朱子像以教一鄉之子弟講有席息有榻與凡庖湢之所食飲之器雖微而完既又割田一百有五十畝爲報祀廩餼之須淛帥王公名之曰東湖書院堂曰育英爲書大字以榜之嘉其志也於是阮侯延吳君思永端席設講招賢訓導陳君某專其教復介余友趙君垢孫君余叔來諗余文以示夫斆且學者使知勗焉余謂世人負千金貲出所贏崇佛老舍以邀福田利益今陸氏不及中人之産乃能殫力以淑其鄉人其志未可

興時俗語也且其事有感於余心者乃爲識其本末而告之曰古今之學不異而其效不逮於古者盍思其故哉古者二十五家卽有兩塾黨術有庠序國復有學民無貴賤皆得受業今之州縣學若書院非士類不入而農工商賈無所於肄古者自灑掃應對至於窮理存養小大有序食息起居莫非爲學其修於家者皆出而經國理民之本今之學者徇讀末分已事割裂裝綴靡之習肆然自侈其所長而不知無所用之嗟乎義利不明爲人爲己莫辨而後天下無全才爲師者以是教其

徒爲父兄者以是令其子弟人生而蒙枉其路而塞其明奈之何其有造也然則凡有此塾者必洗其陋必圖其新學朱子之學而不徒像設爲尊師 豈惟一鄉之幸歟

上都國子監題名記

泰定二年四月十一日將仕郎國子助教程端學以諸生隨駕至上都學錄王琰伴讀張汝遴裴士完顏怡楊鉅在行十九日開學七月二十六日南還余之來也見學舍新美而器物有未備者言諸御史臺中書工部留守司得木及工爲牆以限內外爲門以謹出入爲棧閣以禦溼爲座榻以卽安復言諸集賢院中書省中書刑部得官奴以充守者其未備者則待後之人因登諸生而告之曰君子之居也一日不葺有司之事不敢不勉學者欲德之有諸躬也非可取具一時如此役者然猶經營攻治之久而後有成況學乎觀此亦可知所警矣此行也治書侍御史蔡公遂原屬意學校故克有濟國子司業虞公伯生仍以進講經筵同寓斯堂將行改除祕書少監云七月既望記

文安侯祠堂記

中大夫祕書卿上輕車都尉封陳留郡諡文安阮侯至元二十有一年同知慶元路總管府事有能聲尤殫力庠校士民德之厥後鬱攸熛延鄞學棟楹僅復而瓴甓缺焉泰定元年冬侯之子某來尹鄞謁先聖於學周視喟然曰昔先君涖是邦以興學爲施政首今庳陋若是責不在我耶計租入稟餘外無贏乃捐己俸裁冗費規貨財僦工役權力考宜大修殿堂齋廡櫺星儀門漸次繕完創校官廳壘石爲垣塗塈黝堊粲然峻整又塑從

祀像鑄銅爲罍爵且懼異日葺補莫繼城西一里而近有沮洳可田募民耕之得一百二十有五畝白同僚請會府歸之於學學舊有田占於豪右案籍復之久蕪不治招揀闢之歲復益粟若干石六歲之間不辭焦勞底于訖功教諭永嘉吳思永實承其事既鄰之士感而相謂曰學孰爲大教養爲大來者無居教不可施歲入無幾養不可爲今吾尹既廣厥居又厚其入以惠我士類昧所報可乎將爲尹建生祠於學尹聞而謝曰職分在焉又先君之志敢有其功乎請益力而辭益固則又相

謂曰尹以先君子之志而不居其功盍祠文安以旌之或曰文安遺愛在一邦獨邑庠祠之其若尹之功何曰古者稱人必本其父兄師友矧吾儕嘗均沐文安之澤而尹以繼述爲務挨所元而演其澤於無窮以明尹之志誰曰不宜於是卽堂之東偏爲祠以奉焉尹弗能止也祠成屬筆於端學以刻石示後鄞余桑梓之邑雖欲辭不得而辭侯諱某字某沮陽人以若山自號云

環秀亭記

淛西財賦都府率以雜職任其事邇者朝廷欲清其源往往以憲臺官府之於是前燕南廉訪使義甫魏公爲都府總管然常情終以輟近侍去清要怏怏思代公獨曰錢穀甲兵皆吾分內天下事非彼爲則我爲我居清流誰任其濁怡然就職正已率下會計必當出納必均庶務既理則以其餘暇登高望遠適情玩物若自得焉所寓官舍之後作小亭以臨大江其東西樹林蓊蔚晝陰夏涼北依吳山若屏障欄繞南則潮汐往來飄檣追逐越嶠吳境獻奇效技于一寓目之間如浚清氣出入寰下瞰培塿而不知身在茲亭也至順三年秋余校文

江西道錢塘訪公寓所歓於亭中握手道故舊極歡坐見暮色自江山來而忘其去於是亭初成公請名且屬余記之因名曰環秀而爲之言曰山川勝概有適乎古而顯乎今者非天之啟閉異狀也以吾自得之趣契彼之勝云爾勝概無盡而趣有淺深故有淪沒於平日而發越於一時者以公之齊物我一得失斯能排紛擾而處優游塲壓囂而接清曠隨所在而樂其天也異某獲侍公于朝知公爲悉故喜爲書之以告夫登斯亭者庶有以識公之心非直爲臨眺之美而已也

定海石塘記

四明郡東北六十里有邑曰定海邑治東北可三里卽際大海颶風怒濤犇駛衝突或破民廬官舍宋淳熙四年江海爲一幾不可邑先是防以土木歲輒潰決議以販石與潮俱去淳熙十六年明守甫言于朝出官之緡命通判林桐統制王彥舉統領董珍築石塘六百有五丈高十有一層下廣上斂石厚一尺敷平倍之從橫布置如畫棋局奠其址以巨木實其背以厚土殺其勢以萬椿設常法以時修繕俾勿壞水患旣平邑以牧寧厥

後有司失於修舉塘漸圮不支至大三年完顏公某來守是邦乃大修之財出於民而不告勞備禦堅緻視舊有加民咸德之後十有八年公復帥淛閫鎭四明巡行疆土覽舊跡之具存懼前功之莫續慨然增感塘舊有碑宋太守林栗撰載其本末頗悉歲久而仆盧莫考所元乃來請文將刻石示後余聞故老言有塘以捍其衝斯可以邑有邑以翰其外斯可以郡然則茲塘非直一邑之衞實一郡之藩其績爲大然智者防其未然常人救於旣著岳守創之公復葺之使繼繼承承少缺必補雖微顯功可底永久苟患至而圖將何及焉此公之所以拳拳於茲久而不忘者也吁天下之事皆然豈惟茲塘也哉是爲記至順元年九月望日

瑞州路推廳記

希古王君宋鄴李君爲瑞陽郡推官李君名其所署之廳曰明誠王君書二大字揭之楣間予適領郡幕事請予記之辭旣不獲爲之言曰明誠之名本諸子思子有誠明之言乎原其義若不相似者蓋子思子以學而此以治也論學則先明後誠論治則誠體明用此其異也

舜命皐陶曰汝作士惟明克允夫兩造具備情僞混淆非明莫覩其孚跡與情殊辭有辯訥非明莫燭其微犯有過故服有輕重非明莫持其平作法有限事變無窮非明莫審其權理官之職舍明何以哉然豈徒察察發擿鉤距求情爲明哉有誠焉爲之體也夫刑者弼五教之具古之聖人教民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不率則刑以一之非恃刑以明亦非恃刑以治也有民不教則五品不遜而有訟訟而刑末矣孔子曰必也使無訟乎又曰刑期于無刑夫聽訟而使無訟用刑

而期無刑其道安在亦曰以吾眞實無妄之心道之於彼彼將誠服而凡隱微潛伏之狀自不可掩故始不免訟而卒無訟始不免刑而卒無刑無訟無刑教化乃洽唐虞三代刑措不用非以是哉秦漢以降舍教任刑自申韓倡刑名之學天下宗之律愈嚴而弊愈生刑愈濫而姦愈作深文危法民無措躬廷尉如張釋之天下無寃民于定國民自以不寃大理如楊注曲盡人情唐臨折中稱意可謂善用刑矣然而不得方諸大舜孔子者何也明雖盡而誠未孚也矧用刑於不教之世哉故明出於誠誠則自明明誠相資庶矣茲名其廳抑有意於斯乎因書於壁俾來者有同此心者云

海運千戸所廳記

古封建之世天子賦粟於畿甸諸侯賦其所封勢定而力均地近而民逸自秦郡縣天下歷漢唐漕運於四方踰越江河轉輸數千里官司之須兵民之儲調發不時饋餉非一水陸旣阻民力遂疲迨我皇元混平區宇始創海運取東南並海積粟以實京畿置三大府臾分六所謂官專職買舟傭工悉酬公帑民不知勞神模運畫

度越前古明越當海道要衝舟航鱗夥甲他郡而治所在明獨卑陋弗稱至圮壓不可支天歷元年夏達嚕噶齊武節將軍安達拉公至官欲撤其舊而新之曰吾聞信而後勞其民吾之政未孚不可以有爲於是閱漕戸之貧弱逃徙繫虛籍者悉縱之異時傭直旁落徵集煩擾悉懲革之多授方略察其癈勤怠示賞罰上下旣洽乃捐己貲二千緡以倡隷漕籍者咸感奮興稽富者效泉力者輸役始事於是歲十有二月越明年三月訖工自堂至門列兩廡爲吏舍爲藏書室聽令之廬庖庫之所各有其序又即其東市民地爲殿以楹數之內外凡八十有六堅致黝堊煥焉稱美旣落成乃相與來請記其始末余惟古之君子作事識先務斯易爲功公欲興廢補弊能俟其信而後動宜不擾而事集入見堂廡之翼翼抑知公之治其事之本乎前茲十年公嘗提舉明之舶司公字之新亦自公始前後成績左右輝映又知公之心久而弗渝也是可書已公字某大都人祖哈瑪爾公爲都府萬戸有聲公之爲政蓋有所自云

鹽濟廟事蹟記

惟天陰隲下民凡涉大險必有神物效靈以濟之若海之有護國庇民廣濟福惠明著天妃是已我朝疆宇極天所覆地大人衆仰東南之粟以給京師視漢唐宋爲尤重神謀睿算肇創海運較循貢賦古道功相萬也然以數百萬斛委之驚濤駭浪冥霧颶風驅檣失利舟人墮守危在瞬息匪賴明神有禱斯答其罔攸濟故襃功錫命歲時遣使致祭牲幣禮秩與嶽瀆並隆著在祀典去年冬慶紹等處海運千戶所達嚕噶齊前進士納沁公至官廉靜易飭庶事畢理神廟適邇治所以累朝加

封錫號之典發祥降祉之績未刻於石懼久將湮乃謀諸寮采其本末請記謹案神姓林氏興化莆田都巡君之季女生而神異力能拯人患難居室未三十年而卒宋元祐間邑人祠之水旱癘疫舟航危急禱輒應宣和五年給事中路允迪以八舟使高麗風溺其七獨允迪舟見女人降於檣而免事聞於朝錫廟額曰順濟紹興二十六年封靈惠夫人三十年海寇嘯聚江口居民禱之起風濤雲霧神見空中寇潰獲全州上其事封靈惠昭應夫人乾道二年興化大疫神降曰去潮丈許有泉可愈疾民掘斥鹵甘泉湧出飲者立愈又海寇作亂官兵不能捕神迷其道俾至廟前乃就擒封靈惠昭應崇福夫人淳熙十一年福興都巡檢使姜特立捕溫台海寇禱之遂獲封靈惠昭應崇福善慶夫人既而民疫夏旱禱之愈且雨紹熙三年特封靈惠妃慶元四年甌閩諸郡苦雨惟莆三邑禱之霽且有年封靈惠助順妃時方發閩禺舟師平大奚寇神復效靈我明彼暗賊悉掃滅嘉定元年金人入淮甸宋兵載神主戰於花靨鎮仰見神兵布雲間樹靈惠妃旗大捷及戰紫金城復見神

像又捷二戰遂解合肥之圍封靈惠助順顯衛妃嘉定十年亢旱禱之而雨海寇犯境禱之獲息封靈惠助順顯衛英烈妃嘉熙三年以錢塘潮決隄至艮山祠若有限而退封靈惠助順顯衛英烈嘉應妃寶祐二年旱禱之雨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協正妃三年封靈惠助順嘉應英烈慈濟妃四年封靈惠協正嘉應慈濟妃是歲又以浙江隄成加封靈惠協正嘉應善慶妃景定三年禱捕海寇得反風膠舟就擒封靈惠顯濟嘉應善慶妃寶祐之封神之父母兄以及神佐皆有錫命皇元至元

十八年封護國明著天妃大德三年以漕運效靈封護國庇民明著天妃延祐元年封護國庇民廣濟明著天妃天歷二年漕運副萬戶巴克實監運舟至三沙颶風七日遙呼於神夜見神光四明風恬浪靜舟悉濟事畢聞加今封及廟號納沁公言至順三年余押運至萊州岸風大作禱之夜半見神像頓息其隨感而應類此神廟始莆徧閩浙鄞之有廟自宋紹興三年來遠亭北舶舟長沈法詢往海南遇風神降於舟以濟遂詣興化分爐香以歸見紅光異香滿室乃舍宅爲廟址益以官地捐資募衆創殿庭像設畢具俾沈氏世掌之皇慶元年海運千戶花忠暨漕戶倪天澤等復建後殿廊廡齋宿所造祭器余既敘其事乃作詩曰粵稽古昔人道事常在傳具陳帝臨神乜祀于世世或君或臣洛神湘妃爰以險類生入沒神婉婉天妃捍患禦災自其居室祀於莆田拯溺奏功廟號靈錫遂徧閩淛鄞廟崔巍百世血食濟險驅癘禱雨賜暘解圍宋自靈惠封十九更曰夫人妃迨我皇元萬斛龍驤絕海達畿東南庶邦島夷獻琛是職波晏不揚如履康莊神惠孔碩天子

曰嘻精意以享毋怠毋斁徽號四加表此殊庭以旌元功鄞江洋洋潮汐送迎神惠周通我作銘詩刻石之貞式昭無窮

跋

跋浮屠信中孚遊蓬萊詩卷後

儒與佛異道儒嘗闢佛佛嘗詆儒然差之毫釐則卒相[illegible]韓于所謂儒名而佛行佛名而儒行者也蓋儒佛皆人耳人性善而發於情有善有不善者以其所感者異也佛者見情有弗善遂欲滅情以復性雖有耳目口鼻四肢之體必欲置之無用之地夫情即性之動情滅則性無用況無可滅之理歟此儒者所以闢佛而佛亦以詆儒者也然儒而好高或流于佛而忘自反佛而有爲乃歸之儒而不自覺若中孚者非佛名而儒行者歟中孚氣清意淡工於詞華樂與大夫士交而所寓必焚香掃地披經讀書揮毫灑翰有出塵趣凡東南山水之勝未嘗不躡屩擔簦以嬉前年自天台歸復與大虛師買航絕海爲蓬萊遊凡有得必誌之以詩辭旨清新非特其徒有弗及而已夫詩文固儒之餘而中孚於其業之

外而慕之嗟夫使中孚而歸之儒安知其不入室也哉吾於中孚有感

跋二史公唱和詩

四明文獻故家史氏爲大一姓三相侍從守使不可勝數盛與國相爲盛衰者也然雖婦人小子皆知本於夫人葉氏一念之貞與八行太師積累之功可以訓矣迨宋季世猶見資政觀文二公創鄮薦廟廷序昭穆會拜其叔姪兄弟唱酬諸篇怡怡融融氣象見於言外嗚呼盛哉迄今餘六十年時異勢殊頹垣荒址過者憫焉菊

昇司戶蓋諸伯也其子洪父誦故典如流出墨本相示庶幾愛禮存羊碩果不食之意其善繼述而厄於勢者歟使其子孫皆能以洪父之心爲心江左夷吾猶一日也然有賢有不肖彼頑冥淫酗持貨裘與人惟恐後者覩其詩亦有羞惡之心乎

跋嚴子秀詩卷

嚴公子秀爲南陽來威屯令有善政迄今二十八年郡人猶能求四方士大夫之詩以詠歌其事何其思之益久而不忘邪蓋前人之令屯田者幸能使農事理恆數登斯爲善政矣令公爲治有本末緩急蒞事之初洗宿蠹布綱紀卻私饋散叢息於耕民民既足食則每屯設學擇師而教其子弟俾三時治田而冬讀書明道義以變其俗不啻若父母之字其子嗟乎此其益久不忘者歟三代之政弗邈是也而嚴公行之於來威效已若玆使以是治其國家其得民詎止是即公之善政其見於魯公子韋與泰公竹友之文玆不復論余獨論其爲政而知本末緩急者其效蓋如此云

跋孫氏義兵詩卷

古井田法寓兵於農民各得持弓矢以自衞後世異是寇至即愕眙相視袖手待死遇狹易旬官兵始至而民家抄掠盡矣有志之士能矜其下而不能使之復古也賊酋之寇寧都若孫君艮臣之捐賄財置攻具紓官力衞鄉邦非其有愛人利物之心而規模素定者能若是邪有司既旌其門而朝中大夫士復樂歌詠其義余因以爲井田未易復也持鈞衡者有能放井田寓兵之法而行豈徒一鄉之衞天下之衞也於是乎感

跋呂與之修禊圖

蘭亭之會一時名士風流標致後世慕焉然世不得其文而傳其字使不有其字文將不傳其字泯滅可知也字者騷人墨客適情之具而人君好之唐太宗使蕭翼以計取蘭亭眞蹟於僧舍幾乎玩物矣房玄齡又以權謀薦翼其輔弼果王佐之道哉及太宗不豫特幸玉華宮謂高宗曰蘭亭序可與我去以天下之大豈無他務可屬邪成王末命曰率循大卞燮和天下又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太宗能不愧哉今閲齋呂君所藏修禊圖於是乎有感

跋夏氏詩文

右聯魁堂類藁一卷廬陵夏道存所作余得之其兄今考官會稽令仲善君所讀之累日愛其用意幽遠文辭雅潔不肯爲世俗浮靡一言一字使益昌其氣追古作者不難到也仲善令興國時道存實從之學仲善亟稱其能又稱其工舉子業果然必爲名進士矣昔謝康樂善爲詩每見從弟惠連輒得佳句至今又稱二謝傳曰二惠競爽夏氏其有焉

跋朱府君詩卷

番陽朱克君以山澤之臞至遇今上皇帝於潛邸屢從說書有勞出領郡兵佩金虎符爲千夫長士君子韙之設克用非有文武長才何以至此而克用且退然儒者不易其素也開示其先君子臨終時手寫詩一首若預期克用之達者蓋知子莫若父也道德文章功名富貴皆足以大其家顯其親要在人之所存何如耳膏沃而光煜源深而流長朱氏之大其可量哉

積齋集卷四

積齋集卷五

元鄞縣程端學時叔撰

表

代右丞相監修國史賀正表

獻歲發春齊玉衡之七政望雲就日開金闕之九重夷夏來同堪輿協慶中賀聰明淵懿剛健粹精持敬守仁法祖宗之遺訓横經問道闡聖賢之宏規因大本於家邦導泰和於律呂臣某叨司政柄兼總文林石室紬書言動有難名之德瑤觴稱壽臣鄰共歸美之誠

翰林院賀正表

皇圖紹統慶鳳曆之一初元會蕆儀對龍光於九陛陽和滋長品彙咸亨中賀應天順人修文偃武奉祀清廟馨香達於神明肆眚端門恩澤浹于臣庶干羽備兩階之舞衣冠來萬國之朝臣某等叨職詞林欣逢華旦鏤白玉之牒敢誕紀於豐功進紫霞之觴願宏開於壽域

國子監賀正表（二篇）

四序開端肇春王之正月千官拱肅祝天子之萬年宇宙同歡神人胥慶中賀心同堯舜道揆商周仁治民心纘服啟昇平之運政遵祖訓垂衣衍泰定之符大闡經筵詳咨治道臣某等叨恩溥澤典教成均願育英才輔隆基於永固有來景福與獻歲以俱新

二儀交泰肇寶曆以履新六服會同御端朝而受祉神人胥慶上下同歡中賀省方遣使闢視聽於四門命相得人示儀刑於百辟邦圖宏大民志輯寧臣某等典教成均與朝蹐闕天庥滋至知膺福之咸宜治具畢張見修文之益備

碑

知興州程侯去思碑

程侯爲興州有善政州民某某走京師踵門請紀成績予家四明爲浙東帥治所侯嘗爲都事廉慎明恕上時命司憲者歲擇守令二人以公名聞擢知興州余既稔其人不獲辭詢治狀曰侯以至治三年夏來爲是州召父老與坐問民所最苦父老曰吾州介兩都間土磽民窶賦雜役煩吏入民廬舍叫囂旁午箕斂無藝民以失業侯即禁吏不得輒至村落呼里胥約凡民有訟其當對者以某日至賦於民亦如之民大喜悉如約不敢後又

問曰民瘼不獨此也抑猶有未紓者乎父老曰歲官市麻若干律先給値什八餘俟輸物始授先所給直既畢於輸運徵求後所授者吏復匿入己民抑首伏氣無訴侯詰吏得所匿錢二萬償之又官養縣若干歲給芻粟錢二萬胥皆匿不與侯復追給之民益喜侯曰此特其害政者未及爲政也於是布條教申法禁理辭訟讞寃獄節宂費惜農時省蠹藏奸喘汗屛息民稚耋相慶曰侯蘇我垂死衣食我寒餓聰明我盲聵有守如此其忍欺之凡有所爲必曰侯聞之爲何如於是無惜者不敢

訟於庭豪強者不敢陵暴單弱上下守法囹圄爲空御史行州縣至侯所無所案有事悉委侯以去侯之政若此吾不能悉舉其概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心愛民而無設施之具謂之徒善設施有具愛民不至徒法耳徒善民不治徒法民不懷故世艱良守令侯之爲州能使民信其教惠其澤其愛民且善設施者歟夫設守令非直行簿書督租稅已也必除穢革姦起瘝紓痒宣上德厚民生若侯之施於興者可以爲法矣侯名某字某廣平人也

鄞縣阮尹去思碑

鄞邑治密邇元戎大府民庶事夥自令丞主簿雞鳴馳謁大府又至于會府乃得署邑事事送迎會期人而去蓋有運數日不署者焉鬬訟徵役富民各挾勢以請微忤輒摘小過相持非有精敏治劇之才莫或理之其闒茸迂疏者聽騶策受訶譴不暇而暇及民乎哉故人稱治鄞爲難泰定元年冬池陽阮君申之來爲是邑見邑庠庳陋首議緝修病窮鄉無學廣勸造焉問民所最苦咸曰悍卒至鄉落丐取無度隨設厲禁賦役不平使民

自實以均之訟獄滋多息心推讞以決之水失其利築防豬之義倉失實躬詣覈之治所湫隘尋經營之以至處同僚御羣吏事上恤下舉不失宜於是士民鼓舞樂其初政之美三年而學之宮牆像設祭器悉完閒田既入而士有養東湖義塾創而鄉有學農不見吏而雞狗得寧田有簿書而科役莫隱刑無酷虐而貧弱以蘇迴沙渚閘益固而防豬得宜鄉社委積而凶歲有備儲位廨廡外門畢構而翼翼以芊人始信其非苟悅於一時者也當終更代弗至又三年弗懈益謹人益信之蓋阮

君之爲人廉靜僩默善發慮雖倉卒無遽色羣義有可否徐以片言折之衆志自定故能處紛擾而弗眩遇險阻而弗懾宜乎二府推其能同寅愛其和吏憚其嚴而民懷其惠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有終者乎及其代而去也庠校之士暨鄉之父老咸曰令在猶陽和煦物物各自私而莫知其誰之力令去而思矣相與踵門請曰願有紀將樹碑於學以無忘令之德余曩在史院守令有異績輒采以示勸常慮傳聞之異辭也既君之政余既親身之可書也已君字周翰號埋齋嘗同知黃巖瑞安州事所在有政聲於鄞能治其所尤難故著云

銘

潘氏書塾銘

受天地中曰仁與義智者義藏禮著仁著惟是四性萬理之綱體厥靈臺眞靜而彰隨類感通循循魚貫隱顯精粗內外無間忠以諟之恕以推之信以實之敬以維之持敬伊何正冠與衣頭直視端手恭履遲愼齋肅氣如見大賓豈在遠歟厥心斯存戒愼恐懼養靜之方謹微愼獨察動之防造次弗違中德乃備守執自化三才成位四氣日月合運齊光千聖繼繼一本萬更惟聖任斯惟賢復斯學則修斯下愚斷斯充實光輝君子體胖是外非內小人之爲唐虞三代貴賤與知鄉國閭里出此曰違秦漢以降上下昧玆訓詁是纂夸辭復滋聖心既湮生民罔遂積習生常修者日異周程既作朱子紹之混淪再闢三光重輝陋儒狃習歧爲二流其有志者是侮是侮良心既阻攸敎遂驟哀哀生我醉生夢死尚幸厥中無有今古克念作聖請事斯語我匪曰明疇闇斯言敢告小子自知爲賢

涵養銘

心妙不測出入無時（原闕）正其衣冠手恭足重頭直目端坐如塑神立如受物正色愼言斯須毋忽整齊嚴肅常使惺惺外體斂束內斯清明方其靜時儼若有思戒愼恐懼自不外馳一物莫容鏡瑩水止不偏不倚萬理之體感物斯動心爲事官隨事觀省善惡兩端善也吾行不善克之（原闕）必察其幾動靜主一期於無欲惟弗助長積力乃熟一失其

操厥靈外鶩私欲旣熾舜蹠殊路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養爾正性

信齋銘

五行惟土寄彼四氣信在人心靡有定位四性雖完匪信不實萬感紛紜匪信不一前哲遺訓何獨謹言酧酢之際匪言弗宣樞機不慎表裏皆僞言雖一端乃與行對信言謹行存誠之幾積久斯誠誠斯無僞天以斯誠播此萬類聖人以誠參贊天地久矣此信作聖之功誰其維之在敬爾躬

八柏堂銘

歲寒後彫松柏並稱稱其生時不同衆榮乃若棟梁柏全其天松久斯腐柏久益堅樹柏惟八其義何庸老陰之體易卦之中自八而下歸於太極八而上之萬變不測孰名其堂弋陽熊君匪名惟美將勗其身身旣有之爲家之則子孫是訓永保成式

説

浮屠雨師龍溪號説

余鄰屠商卿出時賢所述浮屠雨師龍溪號説若干篇示余曰子亦有以發之乎余疑而問焉夫時潛躍者爲龍其濟也雖溪谷汙湫以至蟲魚草木之微皆得以淪其跡託其神焉其躍也嘘風雲感震霆薄三光動天地潤萬物洋洋焉下止浩浩焉不究其窮也故龍與聖人參聖人處則棲棲一窮士耳出則使萬物各得其所百世蒙其澤而莫知浮屠之教混象埋外形體舉體遺用馳心茫洋之鄉一心寂滅爲主今雨師爲浮屠而有取於龍溪焉傳曰龍非池中物夫雨師豈因其地以名不暇求其義者耶將說吾聖人之道而拘其法者邪抑抱

負有俟而暫隱於佛者邪雨師必有一於是商卿爲我問之

祝文

辭神祝文

某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禮也下僭上遠間親謂之悖禮夫禮出於天聖人修之以教則守禮者爲奉天悖禮者爲逆天也世降澆漓異端肆行淫祀遍天下以庶人而祭天地山川下僭上也瀆先祖而享淫祀遠間親也僭上間親逆天孰甚

焉乃設神位焚香禮拜曰吾敬天地鬼神非反本乎且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非其鬼而祭之則血脈不相通鬼神有所不格況天之所以與我吉凶禍福在吾敬祀之間而非諂所能致不敢干名犯分以求非常之福爰自營室正寢之東以建祠堂奉先世神主某又聞朱子曰士亦可祭二祀故於東廡置后土祠東廚設竈神位自餘僭奉星斗城隍府主暨諸神之位玆不敢復奉匪我敢慢禮所不得雖然人知敬神而不以禮待神乃大不敬我今非禮不祭則世人莫如我敬神

也惟爾有神尚鑒我心

祭文

祭潘尚幹文

年月日四明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尚幹大夫之柩曰乾坤坱圠五氣順布萬物賦形隨其所遇故人之生也或短或長而不齊其數及其委形而返也神飛魄降則復歸其故其與物共化而不能逃者形氣之聚其超乎物外而無生死者善人之譽惟公稟質剛方長能文章壯而立朝老歸於鄉衆乃隨流而競奮公

獨斂手而退藏彼善之譽燁然有光嗚呼公死譽在公則不亡惟小子之蒙昧辱誓教之方新遽焉契闊予其誰親此所以墜素韓而成慟寄遺恨於鄮山之雲

行實

孫君行實

君諱會叔字友仁姓孫氏世居鄞之東吳宋龍圖閣學士沔之十一世孫曾祖諱浮鄉貢進士妣李氏祖諱棹宣教郎妣畢氏父諱夢釜鄉貢進士妣韓氏繼高氏君生於宋咸淳壬申九月十有一日亥時幼岐嶷不習弄

既就學師訓不煩記書不過二遍五六歲即解大義有客訪鄉貢君不遇君迎送謙禮客驚曰孫氏有子若此乎九歲喪母哭泣盡哀市里迎神或擕觀之君應曰鬧禮不聽樂讀書自若十餘歲事親不少怠宗族鄉黨皆稱異人焉師行義韓君元韓君見其篤志慨然嘆曰廣吾學者子也本堂陳公著贈以言曰挹其氣清以凝叩其言正以暢不以時好遷不以毀譽動一以孔孟爲證他日學成見之者如景星鳳凰矣君讀書有序終日一書沈潛玩索必驗諸己以致實用尤考三禮著四書演

義凡程朱引而不發者悉闡其旨辭不求甚工常謂心體虛明自當有言發於詩往往天趣逺出旁通天文地理度數之學義利之辨胸次介然閒居端坐肩背竦直望之若神即之則和氣怡怡暴慢者廢然自失晨興謁先祠適父母所温顔色問所欲以進或不安即憂形於色幼依庶祖母李氏李病目寒不爐君以身温被者八年及卒爲心喪三年雖遇緦服亦不飲酒聽樂必變容遭繼母喪苫塊不違後事庶弟母顧氏若事所生顧亦愛之過於己子家庭訢訢焉君待朋友必敬必信奬掖

後進有不悛者歎慨不已隱惡揚善人孚其衷識者謂君天質美粹問學充實孝弟行於家信義著於鄉里得一命舉此措之宜無難者君獨退然爲未足將以終身者以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一日酉時卒得年三十有二死之日鄉鄰無少長莫不垂涕至今有道其事者葬於青山之原聘史氏未迎以弟俞叔交子儀伯嗣端學後君生六年自總角交遊故知君爲悉嘗北面事之君終辭焉其嘉言善行懼歲久而弗彰也敢錄見聞於大雅君子幸擇而銘之

墓誌銘

元故從仕郎杭州路稅課提舉杜君墓誌銘

至順四年十二月庚申葬仁傑杜公於鄞縣翔鳳鄉亭溪里李嶼之原其孤慶善踵門拜且請曰我先父於先生有世契知之詳非先生無以銘余前年歸自史院公訪余聽其論古今得失上下數千載如射中的爲歌詩落筆成章方歎其才氣不少衰也別未久竟卒耶公與兄某同師季父景牧先生少年試藝藉藉有聲世遷科舉事廢公乃以軍謀仕時平無事不得究所蘊今科舉

復則已老其命也夫余先人署丞獲與景牧宋寶祐間同鄉貢進士且交公兄弟不得辭乃敘而銘之公諱某字仁傑東洲其自號也世居鄞之管江曾大父某浙漕進士大父某不仕父某待補太學生公兄弟四人皆有學友悌深至庭無間言至元十有八年日本弗庭詔征東省選方略士討之選公爲管庫千戸至元二十有六年創海漕公與兄某同在選某授忠顯校尉海運千戸帶金符公授進義副尉海運百戸帶銀符每歲運衆惟公是從則悉利涉嘗以天壽節入覲世祖皇帝嘉公兄

弟功賜宴甚寵懷鹿肉歸遺親戚咸榮之大德六年詔全運者賞公以功陞進義校尉仍賜金織段及肩明年河決楊村都水監告急於省下命塞河人或難之公請往囊土壅流踰月功成宰臣嘉之勞以金帛凡出入京都餘二十年受知當路與翰林諸公爲翰墨交嘗扈駕出建德門上言國用稱旨特轉文資授從仕郎杭州路稅課提舉尋告老歸里築室白雲名曰東洲精舍積石種花日與朋舊詩酒自娛有東洲吟藁行於世公學識深遠才略優洽致禮崇姻喜周鄉黨病革日神色不亂

不問家事唯囑子姪守詩禮怡然别親友而逝公生於宋景定元年二月某日卒於至順二年九月某日享年七十有餘娶龍川張氏工部尚書順之女先亡今合葬焉子男二慶善擇善女一信善適蔡仁翁孫男二琦瑪女三瓊琇珍銘曰公才文武用咸宜冉矛樊石卻敵師平世熙熙蘊莫施舉能第授文字知未爲不遇用止斯眾爲公惜公則夷東洲白雲歸諧熙生遊卒葬守所怡子傳詩禮訓永垂

故處士陳繼翁墓誌銘

至順四年三月辛未繼翁陳公卒九月丙午葬於鄞縣翔鳳鄉鄒溪祖塋之側其孤正等來乞銘公諱紹祖字繼翁姓陳氏世爲鄞人居城上橋曾祖檜宋朝請郎江西制置司參議官妣陸氏封令人祖協宋中大夫知潮州鄞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妣馮氏封令人考壽朋宋將仕郎未娶早卒公七世祖妣孫氏族子也來從蔚州畢先生學潮州府君愛其端謹精敏念子無後命公嗣之潮州移守鳳翔而卒祖妣督公就外傳時年十六左右侍奉惟謹季父亦早卒祖妣命從子爲其後公篤於

友愛庭無間言終身不畜私財宋咸淳元年以潮州奉表澤晉將仕郎宋內附隱居力學或勸之仕曰未能修己焉能治人平居晨必致敬先祠始理他務祭必厚於奉生者祠宇祭田葺理盡誠歲入祭餘以惠族之貧者治家尚質稱有無視紛華泊如也講學不間寒暑自經史百家下至醫藥卜筮老佛氏之書畢究其在鄉黨卑禮下人不以貧富殊禮接三尺童子無惰容見後進好學純篤必加勸獎有墮其先業者咨嗟戒飭視人之疾知無不治遇大事人不能決處之無留難郡有義田盡

心職掌者難其人延祐七年郡守馬侯澤知公禮延掌之一遵先賢之遺訓喪嫁給杜私請撙節餘粟益置田每訓子孫曰吾世以儒顯汝等宜守家法無外慕從異業隕先闇將卒棺椁衣衾衰麻降殺殯葬道里之宜纖悉筆示恬然而逝其整暇類此公生於宋淳祐十年六月辛丑享年八十有四娶奉化杜氏宋右衞郎將休之孫女先二十四年卒子男二長正娶杜氏次在娶劉氏女一適馮君遇孫男二公溥公濬女二淑洙嗚呼宋當明道景祐間天下文物大備郡國學校獨未建惟上橋

陳氏闢屋儲書卷擇明師教其鄉人子孫世守爲故鄞文獻甲東南而陳氏擢第躋通顯者世不乏人至宋末天下以爲賢如諫議劉漢弼司農劉漢傳兄弟皆學于陳氏塾者而東發黃先生果齋史先生浚南趙先生以節義經術治道理學名於一時歸老於鄉公得遍交耳聞目染造詣日深尙德不苟以終其身其淵源蓋有自云銘曰惟昔陳氏篤意延師教其鄉人不子是私垂三百年世守不隳魯多君子子賤所資寘於莊嶽齊語奚疑及乎繼翁被服禮詩其德日崇孝友政施心安體舒宜享期頤

高於山墓誌銘

天歷元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九日於山先生卒余留京師不得走弔二年歸里往爲其子巖等泣且請曰我先人幸托厚誼願有所表以掩諸幽余辭焉又請至於三應曰諾至順元年十有一月十有六日將葬於老界鄉陸嶼之原其甥孫余叔具行實來徵銘乃序而銘之先生姓高氏諱夢說宋武烈王之後世爲汴人其子孫仕者隨宋而南遂家於明曾祖諱某泰州如皋尉祖諱某

考諱某成忠郎淮東路分乘職歸養治花圃日招賓朋詠以嬉來遊者資其車馬食飲傾產無靳色先生其次子也風儀閒雅獨嗜讀書華靡之觀未嘗接目賓客歎曰高氏有子其奉親克盡愛敬喜周人困乏至解衣推食與之常從隱逸之士登覽訪陟其悲歎感慨一寓於詩語不及時事儵然有出塵意提學田公將致之鄉校矜式笑而辭之浙帥王公招延教授暫至卽去鄉曲草蔬醴酒相呼卽從容款洽所素慢雖珍饌弗視一日語其子曰盛衰生死倚伏對待無足芥意凡吾所爲非欲

求異於人懼辱其身以及其親爾爾曹力學能無廢爾祖餘業則吾有以瞑目矣油然而逝若先生者其可謂隱淪自全不汩於俗不流於怪者歟先生字景傳以於山自號有詩文若干卷娶茹氏先公卒於丁巳十月十有三日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三嚴岳岡女二長適柳受卿次適趙復之孫男四銘曰家正豐我尙累時不偶我則裕其質之然亦養之固濯足澗泉登高卽賦雖塞其施而發其趣

故孺人張氏墓誌銘

奉化陳元楷以天曆二年十有一月壬申合葬其母孺人張氏于蹕駐慈塢之原以狀使其子子翬來拜請所以詔後世者敘曰孺人諱妙嚴歸陳氏年四十有五而哭其夫子嫠居二十有四年而卒性淸愼動息有儀事舅姑以孝稱能以恩義睦其家貫首飾延師教子若孫底於有成歲大飢爲食餓者又結屋聚其鄰而賑之鄉有無賴者嘗竊其果蔬雞狗獲將箠之止之曰饑寒迫之耳賙而遣之其於姻族資裝其女之不能嫁者棺槨其死之不能斂者甚夥而其服用飮食泊如也嗚呼嗇

於自奉而豐於濟人力於節性而恕以待物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女子若易而行之其可銘也孺人生宋開慶己未七月壬申卒以泰定丁卯五月乙巳其夫諱君卿子曰元楷女曰元琰適俞璧孫孫四曰子翬曰子鎮曰子琛曰子宏俱世儒業銘曰淵塞節儉女也攸止輕財好義士之所履嗟若人兮儉而能施秉女之德其行則士積厚報稽彼蒼匪瓚臂之瓜瓞在其後裔

積齋集卷五

不繫舟漁集

民國十有七年

永嘉黃氏校印

平陽縣志本傳

陳高字子上（舊志文苑）金舟鄉咸通里人（見不繫舟漁集瘞蔡玄銘）幼聰穎日誦千言（墓誌修）既冠即以文名州郡（吳纂）至正中應行省試病時文體卑下上書秘書卿台哈布哈（集作達秘卿吳致即泰不花從定本元史作台哈布哈）請變更積弊使所試之文必欲其理明辭確議論有餘格律高古典雅精深一切屏去浮華偶儷之習振起文氣一變之古（集上達秘卿書）台哈哈布不能用（吳纂）十四年鄉舉第進士（舊志選舉）出晉陵張翥之門（溫州經籍志孫致）翥時官太常禮儀院判與翰林學士承旨歐陽元吏部侍郎貢師泰禮部郎中吳當（此名吳致補）國子監助教程文交章薦高宜留置史館高以母老乞外授慶元路錄事（子上文稿序元詩選小傳參）時羣盜已熾張士誠寇陷揚州方國珍復梗海道（元史畢鑑順帝紀明史方國珍傳參）高崎嶇入浙（吳纂）明年之官（據石刻陳君惠澤記年月題識）明敏剛決

吏民不敢欺易（揭汯陳子上墓誌銘）十七年冬（據集戊戌歲旦日方謝事閒居詩）忽移去（墓誌）十八年五月國珍爲江浙行省左丞（元史順帝紀）招之無從得矣再授慈溪尹亦不赴時方明善據溫州與州守周嗣德迭搆兵高嘗一出而解其難（墓誌）於是州郡爭欲得之而高終不應（陳子上存稿序）嘗與座主張翥書云遭時多故衆醉獨醒棄官歸田今五年矣或徜徉乎山谷之間或浮游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所繫留當道者雖欲牽挽而不能羈縶因自號爲不繫舟漁初非敢爲高也揣己之無能處俗之不偶故以是而託其名焉耳（與張仲舉祭酒書）二十三年冬嗣德敗州附於明高自郡城回至州南閩已失守倉卒與同里浙江行省都事王銓間尋山徑逃遁（集中自銘）吳行省照磨孫安總戎於州求高急（子上存稿序）高遂自樂清之玉環浮海奔閩以妻子墳墓託友謝泰來（參子上自誌及乙巳元日客中詩）二十七年北走山東謁中書左丞相河南王庫庫特穆爾於懷慶陳江南虛實及天下安危大計庫庫聞高至大喜欲授以官知非其志不敢強居數月疾作八月壬戌卒年五十三庫庫遣官致祭平章政事鎖鑄經紀其喪葬之城南秘書少監揭汯爲誌（墓誌）高詩長於五言近體淵源杜甫古詩神似陶潛（四庫書目）文兼涉衆家以夷暢雅潔爲主（吳纂）金華胡翰邃於古文評當時諸作獨推高云（陳子上存稿序）遺稾舊不分子目子誠初屬金華蘇伯衡定爲十二卷八世孫一元重輯爲十五卷校刻行世（吳纂平仲集及鈔存本纂）誠初明儒士永樂中授本縣訓導（舊志薦舉及職官）一元字四游徙籍侯官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官歷應天府丞御史見明史劉策傳（舊志孝友陳志傳福建通志明史列傳）高在鄉井所與友者有林齊何岳章慶鄭弼陳允心（俱見不繫舟漁集）而於泰來尤有身後之託特附著於篇

序一（永嘉集外編十三）

子上陳君既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叙爲銘爲贊爲箴爲跋凡若干首加銓次焉釐爲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臧於家叙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溫州經籍志作獨以下省稱志）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汚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余於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弗（志作不）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於理者蓋（志無蓋字）鮮矣自爲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於文章靳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宜用之朝廷施之（志作諸）典册相與論（志注云愛日精廬藏書志作復）薦之而子上以親老願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上（志注云愛日精廬藏書志作任）未二年度時不可爲輒自（志無自字）免去擅兵柄而倔强州郡間者爭欲致子上用之（志注云愛日精廬作多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其用周流東西所在（志無所在二字）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戎其州者必欲脇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於懷慶尋以疾卒於懷慶（志無於懷慶三字）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於天成其學於已不獲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於述作又多

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於世則天下之於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余之所以重有（志注云愛日精廬藏書志作爲）嘅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鏤板以永其傳力雖不逮而未嘗忘之其（志注云愛日精廬藏書志無其字）豈不猶余之情歟豫章揭先生伯防（志注云愛日精廬藏書志作伯陽誤）稱子上之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志作勿）論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前翰林院編修眉山蘇伯衡序（外編無衡名據溫州經籍志補）

序二

予任監察御史時因嗣居霽山林景熙先生藏修之地迺爲收拾所作詩若干首所存文若干篇既鏤板以廣其傳矣尋陞按察副使便道歸省有鄉儒張君明夫葉君元鼎各出所藏先正陳子上詩文告於予曰子刊行林霽山之集俾人得以觀誦不惟見林之錦心繡口吐露其忠肝義膽抑亦知子之景行先哲能發其潛德幽光也且吾邑之繼林者又有陳先生子上其忠貞狷介亦非尋常可及矧其爲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爲詩上溯漢魏而齊梁以下勿論裒者秘書監丞揭公伯防稱之如此人皆以爲知言既而國史編修蘇公伯衡訪其詩文放失之外得若干卷題曰存稿特爲序而付其友謝復元鋟梓未就存者反失終竟厥事非子而誰予是時本未知先生詩文之詳乃以事冗祿薄爲辭及閱其所序近山軒燕集詩謂至正十二年四月有八日會於張思誠之軒時孔正夫呂敬中與高十人皆能文之士酒酣正夫曰茲集不可無紀於是分韻賦詩十首所謂敬中者乃予曾伯祖州判府君在元任行中書省照磨也又閱其所識至正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自郡城回至州南閩平

陽失守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間尋山徑泥塗中崎嶇逃遁所謂銓者即予曾祖母王安人之父也由是而觀則知先生與予先世嘗有通家之好存稿之所刊烏得而辭哉於是具紙墨命學童一一錄出屬眷兄徐君以敬會友人陳君存謙張君思廣重加訂正次爲卷帙予則捐俸命工鋟板印行將與海內能詩文之君子共觀覽之庶俾先生之文不泯於歿世若有放失之稿倘有得者收綴以爲別集則有望於將來焉先生之陳世爲平陽金舟鄉鉅族諱高子上其字也棄家遁世旅寓他鄉因自號不繫舟漁者凡其出處行實其詳見於蘇揭諸公之序誌云時成化元年龍集乙酉冬十月吉日

賜進士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同邑後學呂洪書

壹叁柒　刪97　版

不繫舟漁集卷一

陳高　子上

四言古詩

采蘭

采蘭采蘭于彼江渚悠悠我思在彼山下采蘭采蘭爰采其杞
我之所思可與晤語采蘭采蘭以葉以藥以葉以藥以贈君子

漢水贈別也

瞻彼漢水其流潺湲之子于邁言采其蘭嚶嚶好鳥集于林間
娟娟美人可以晤言我思美人在漢之水秉心允臧威儀楚楚
聿求厥德將子是輿愼爾優游成爾譽處南山有玉琢以爲琚
北山有梓規以爲輿君子好修始終弗渝

樹風堂

胥（楊校丁本作胥）貌兩間具人之形父母遺體實全其生鞠育拊復恩
莫與京乾覆坤載不可以名相彼烏矣反哺飛鳴夫何人斯而
敢忘情竭力報德惴惴勿（楊校丁本作弗）勝或傒萬鍾頤彼餘齡年歲
弗與日邁月征辟樹欲靜風乃不停人子之心曷其自寧美哉
沈君獨懷惕兢曰予祿仕將以親榮親以日耄我志靡成歸槃
我室耕我丘塍菽水朝夕其樂則贏烏乎沈君古人是徵養志
爲大奚庸三牲我願當世卒由以行

送徐勉之爲慈湖書院山長

北風蕭蕭冬日荒荒之子振轡歲暮有行子行何之于甬東鄉
維甬東鄉慈溪湯湯有嚴先哲厥廟煌煌往主其祠文教以昌
懿彼先哲其道允臧如星在漢耿耿其明尸而祝之千載有光
伊世之昧如瞽倀倀乃多其歧而亡其羊孰法孰師以袪其盲

嗟嗟遺文湮鬱勿揚之子之往春秋薦饗翩翩佩琚來遊來翔
之子之往淑其俊良蔚彼鳴鳳宜集高崗朝戢其羽而下于傷
維屈乃伸有弛必張善爾令聞終殿康莊高也作詩其言匪狂
式慰子懷于以送將

息菴爲孔魯茂先生賦

維山之阿幽幽其室有美君子爰息而逸其息伊何爲美實多
以寢以興以居靡他翛然忘世匪遯而逝時止則止聊以舒憩
昔游而驅今息我車昔仕而趨今息我軀我息我交我友日遠
我息我心我慮斯遣庸庶勞生我息無營羣愚逐逐我息迺寧
澗有鳴泉欄有啼鳥我息而聽達（楊校孫琴西先生云當作逵劉校一作遠）彼膠
擾庭有嘉樹巖有停雲我息而觀謝彼紛紜坐則怡怡臥則熙
熙如丸在區如水不波息而弗息中爲物役息焉而息息乃眞
得人耄弗息我息未耄在古賢達或與同好行者止蔭倦翼知
還于茲息焉永矢弗諼

不繫舟漁集卷一

不繫舟漁集卷二

陳　高　子上

騷體詩

南有山思友生也

南有山高惟巖矣其上伊石不可以輿兮念子之遠莫我愉兮南有水清維流矣其泮伊陸不可以舟兮念子之遠莫我儔兮盲風淒淒卉木病瘁我行吳會曷其底居二三君子眷我寡類勉進厥德終始令譽

題蘭竹

懷美人兮南浦倚疎篁兮愁予佩嘉言兮同心期歲寒兮容與

思遠寄諸友生三首

水之廣兮不可以涉舟則可航兮我舟無楫伐木爲楫兮孰與

操我思我友兮心焉忉忉

路之修兮不可以徒車則可載兮我車無輿伐木爲輿兮孰與駕我思我友兮不忘晨夜

翼于風兮害從以飛鮮（楊校孫仲容先生云疑當作鱗）于淵兮害羣以隨我遠我友兮我友我思我思我友兮我友不知

菊頌爲易尙賢賦

爰有嘉卉所性貞兮乾剛坤柔中稟精兮綠葉蓁蓁叢而不蔓兮厥花伊何金英粲兮煒其婉娩懷正色兮幽淡淸絕香可服兮媚于晚節守志俟命兮窪茲孤高不可運搖兮吁嗟人兮莫爾知兮説闇衆正夫何疑兮遯世無悶聖所韙兮彼美君子其德可與比兮

題道原所作墨蘭蕙四首

有草維蘭兮在彼中阿上蔭幽篁兮白石峨峨雪霰交零兮歲冉冉其幾何百卉憔悴兮爲憂孔多嗚乎保此貞節兮其心靡他

蘭之花兮有蕊其馨蘭之葉兮其色青青嗟蘭之生兮獨耿介而幽貞我思古人兮言掇其英

有草維蕙兮生于林坳與荃爲類兮與蘭爲曹蕭艾雜羣兮不復混淆其敢自棄兮化而爲茅

蕙之花兮叢生而黼蕙之葉兮可紉以佩擥芳菲兮勿使蕪穢鶗鴂鳴兮不還有害我思靈修兮歲月其邁

不繫舟漁集卷二

不繫舟漁集卷三

陳　高　子上

五言古詩

寓興二首

人山采瓊瑤雲深白石堅瓊瑤不可采中心抱悁悁悁悁思美人青青見芳草芳草在空山美人隔長道

種花種蘭蕙取士取君子蕭艾不馨香小人混臧否如何此芳草零落在山林古人不可見悠悠傷我心

閒居四首

今歲厭羈旅歸來田里間棲遲涉春夏居幽心自閑遠市絕喧啾閉門謝衣冠無營免慮外（東甌詩集作外慮）守拙非懷安晨興微雨霽課僕往西園嘉蔬摘翠葉時果收朱丸何能謀生理聊用致

盤飧

近舍數畝田深耕藝黍稷黍稷日以茂青青滿阡陌鋤耘去稂莠經營待秋穡農事果艱辛勞（東甌詩集作課）生念衣食雖有服力勤庶（東甌詩集作未）免飢寒迫豐歲或可期優游度朝夕

假日過南鄰田父喜（楊校丁本作嘉）余至爲余具酒漿坐間雜老稚苦言無穀儲但有園蔬味草率見眞情酬酢感深意白日忽已暮頹然竟成醉所遇聊足懽何暇計餘事

陶潛沖曠士棄官樂田園于世百無營惟愛濁酒樽乘化知委運賦詩多達言我今解簪紱歸來分所安荷鋤開荒徑種菊藥已繁佳晨步幽隴永日憩衡門前修詎敢企庶以避時喧

出門

出門尋微徑獨行繞荒村荒村居人少草屋畎畝間雞犬隱深竹桑麻被長園方春農事興耕者日已繁鋤耘愧力弱詎知衣食原入山虎狼怒涉海波濤翻徘徊奚所適顧瞻生永嘆抱拙守閭里白日如流丸念（楊校丁本作今）昔賢與哲棲棲不遑安懷居豈余心時乎復何言

掃室

日日掃居室既掃塵復生性癖頗愛淨去塵心乃淸居閒雖少事處世豈無營弱子在襁褓幾時堪使令蹉跎嘆光景困守限戶庭非無四方志邊隅未休兵遙聞官軍出盡毀徐州城朱門與碧牖回首成榛荊江淮及閩越寇盜之所經人民苟全活奔走不得寧瞻茲蓬廬下棲遲聊慰情但當勤洒掃讀書飽藜羹萬事委天運何必求榮名

送竺上人歸狼山

飛雲無定跡有時亦還山飄飄方外侶倦遊終念安晨興振衣袂登舟泝江湍適意且歸休及此歲未闌狼山近淮楚中有屋數間燕坐古樹陰濯足滄波寒時招白鷗鳥永日共幽閑

戊戌新歲感懷二首

青青庭前栢晴日照顏色枝間巢衆禽朝去暮來息中有烏尾烏能生反哺雛新歲憶慈母獨立意躊躇

北風吹江樹冉冉江雲度隔江山嶺高雲行過山去野鳥逐雲飛力盡不能隨新年憶親友極目望天涯

晚歸

西崦日初沒遠樹生夕陰晚步草露濕獨歸松徑深入室載言笑稚子牽衣襟尊中有濁醪可以酌復斟坐來窗牖白佳月出東林幽情寄觴詠適意忘華簪自得閑居理寧憂外患侵

雨中有懷李申伯楊彥祥二文友

幽室隱几臥覺來聞雨聲開窗土痕濕井邊春草生旅寓惜芳草閑居抱幽情美人期不至誰與共持觴相思巷南北如隔萬里城

客吳中詠懷三首

歲暮旅懷深憂思怨宵永謀生計何拙悠悠去鄉井百爲無一成壯志欲灰冷寄形天地間冉冉度光景青年詎長留綠髮變俄頃感歎起中夜危坐心耿耿幽窗寂無聲明月照孤影

慈竹冬生筍內芘知其因而我爲人子乃獨違其親親年迫衰暮問安乖昏晨當門惟弱子耕稼服力勤瘠土所入薄何以奉甘珍負米愧前哲漂梗惱一身憂心奚所托仰覗南飛雲

弱質難任重晚學終寡得努力希前修駑馬追驥迹羈旅既荒蕪衰老況侵迫爲人生世間所貴能有植倏焉同物腐豈不深可惕刮摩賴友生庶幾成令德羣居以遊談于我竟何益矢心同苦志（楊校孫仲容先生云丁本作苦同志疑非劉校一本作告同志）願言慰昕夕

山居

避喧林下居抱病山中臥家貧酒屢空性懶詩慵課禽聲隔樹啼（東甌詩集作歸林鳴）雲影當窗過獨有采薪人時來慰衰惰

遷居

遷居城南村幽情意所適宅廬頗虛敞結搆自疇昔倒（楊校孫仲容先生云倒疑剡）檜護周垣修竹蔭奇石涓涓井泉清藹藹簷雲白去郭二三里迥與囂塵隔于茲輟寢興朝暮靡所迫讀書南窗下奉食老親側褰裾戲童稚煮茗待賓交身閑貧亦佳機忘心已寂旋種園中蔬春葉應堪摘時危幸安處生理當復識雖非曠達夫抗世聊自得

過俞嶺

劉山行已過俞嶺仍嶮巇木橋度水滑石徑臨澗危舉目惟層峯俯首不敢闚道逢荷擔者相問各言疲嗟予亦何事跋涉無已時去年此登陟（楊校原作涉依孫仲容先生校改）今日復來茲行役豈吾願倚門無乃思人生宇宙中勞逸誰所爲既云有形累焉能息驅馳

泊館頭步

朝發芳林嶺夜依館頭泊厭茲跋涉勞懷哉田園樂生理苦艱難歸耕嘆悠邈貧賤何足憂甘旨焉所託栖栖道路中素心負邱壑行年三十餘齒牙半搖落良由筋骨疲豈但質衰弱憂思耿不寐起觀衆星白羣雞鳴江皋已復戒行客

夜泊臨平山下有懷衍道原上人

泊舟臨平下月出湖水白村墟警尨吠風林振伏翼遊子多愁思僕夫倦行役開樽欲自醉對酒不能食緬懷吳中遊詎念飄梗迹衍公與我諸交誼比金石別來遙相望何以慰岑寂暫營東歸棹即理西征屐

歲首自廣陵入高郵舟中作

北風吹湖水遠行當歲徂孤舟無同人相依唯僕夫遙睇高郵城彷彿十里餘落日去地遠飛雁與雲俱悠悠思故鄉邈在天南隅慈親倚門望我身猶道途羈旅豈足恤但念骨肉疎何當脫行路歸臥山中廬

己丑歲元正二日發高郵

昨日初獻歲今晨發高郵飄蓬無節序此身眞若浮晴日照野

水好風順行舟舟人爲予祝新年無百憂自笑道路中奔走何時休朔爲吳鄉客春向淮楚遊安居豈不願況乃非人謀乾坤無終極江海成淹留仰首視黃鵠奮翅何悠悠

晩步

雨霽野色淨杖策步殘陽度橋尋幽徑沿溪逢西莊隴麥生微秀籬菊散清香行吟來復往零露忽沾裳

近山軒燕集

至正十二年夏四月八日會于張思誠之近山軒時孔君正夫方自吳回曾伯大陳德華徐德顯金士名呂敬中虞文威鄭子敬咸在而高亦與焉皆能文之士酒酣正夫言曰茲集也不可以無紀乃命賦詩分韻取陶淵明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之句凡爲詩十首烏乎朋友會合而歡宴詠歌亦古人之所重也然平居無事時而接盃觴弄筆墨此特文人才士之常耳當茲海內用武之日而吾與諸君居左邑下州得以恬然安處相與飲酒賦詩爲樂豈非幸歟夫樂而不知其樂者衆人之情也樂焉而不以文者荒于樂者也今也樂其樂而必以文亦可謂不失其正矣敍而錄之所以不忘也

幽軒近青山層簷蔭高木茲晨天氣佳涼雨破袢燠鳴蟬度新聲叢蕙散餘馥几席具陳列籩豆進殽蔌故人吳中歸舉酒喜相屬微酣各忘形起坐命棋局好樂初匪荒笑語勝絲竹人生百年內光景猶轉轂況當艱虞際歡會情愈篤酒闌復何言長歌紫芝曲

青楓嶺王貞婦祠

峨峨青楓嶺其下溪流駛昔年王貞婦抱節向茲委婦本家赤城從夫齊終始國破罹百憂囚奴隸戎士何哉千夫將悅色思配己良人被殺戮禍延舅姑氏殘生雖無依大義安敢毀一死誠不難執縛未有以詭詞告軍將妾豈負君子苟妾能事夫事君亦如此聽妾衰絰除終當侍牀笫軍將聞茲言防虞稍爲弛行行至斯地四顧行且止悲風滿秋山落日啼青兕矢詩寫我心書石齧我指精誠動靈祇血染石爲紫躍入千仞淵魂飛魄沈水至今立祠廟鐫珉著哀誄生懷貞淑姿死爲節義鬼我來撫遺跡淚下不能已因悲丈夫子食祿昧廉恥堂堂襄淮帥（楊校原作師依孫仲容先生校改）授城猶棄蹝覥此寧不愧生存孰如死嗚呼千載下風化賴綱紀

途中遇雨

出郭天始晴入郊雨仍灑農夫且怨咨況我行道者前途上修嶺四顧迷廣埜登涉極煩倦幽思何能寫軀體父母遺非敢並牛馬立身苦未遂勞形亦天假豈無舊田廬隱居事耕稼垂釣清水濱讀書茂林下歲晩成斯願今茲未遑暇

感寓二首

慈鳥在巢時相依子與母因風出巢去顧影獨千里千里何悠悠天高露如水鳥飛還故枝遊子悲別離

中原有高山檻泉其出隅涓涓入溪澗所性良已殊奔走無日夜東去趁尾閭逝水無回波少壯能幾時（楊校原作何據丁本改）

過馮公嶺

絕壁倚雲漢千峯勢如馳何年五丁士鑿石連天梯縈紆不可上髣髴登峨眉白石齧我足霜風吹我衣前途正迢遞我已筋

力疲寒花道傍開幽鳥林間啼彷徨俯自慰少憩日已西浮生浪奔走困踣胡爾爲他年履坦道愼勿忘嶮（楊校丁本作險）巇

感興

自漢以來五言之作多矣其善者大抵皆直致無華飾之詞簡淡而意味深遠下是則雕鎪綺靡不出乎風雲月露花草禽魚之間而理趣蔑如也昔唐陳拾遺嘗作感遇詩詞格高古而新安朱子則病其淫于仙佛怪妄之說故朱子齋居感興之作乃一寓于理扶樹道教而辭之要妙特其餘爾殆未易于古今詩人律之也予客居無事讀書餘暇操觚染翰滴意于詩得二十五首亦命之曰感興率皆托興成章鄙俚無文固不敢窺作者之藩籬而視朱夫子之扶樹道教者又何敢望獨干陳

古道今引物比類意在懲勸不習于雕鎪而不淪于怪妄則庶幾其萬一哉（楊校丁本作焉）或可以俟觀民風者之采擇云爾

混沌既分裂乾坤遂開陳九重不可測八紘渺無垠遙思天地先一氣應絪縕自從開闢來不知幾千春太朴一以散智巧方紛紜至化日銷蕩誰能反其淳我將遺斯世泰初與爲鄰

兩儀辨淸濁萬物紛迴互斡旋造化機豈不以理故無形焉有象彷彿隨所寓太極祇强名緄說無乃固誰能窮其源逝與遊元圃（楊校原作國丁本作圃孫仲容先生云當作素）

茫茫上古初斯人若麋鹿野處食猩狉虎狼共馳逐皇天降神聖爲氓去荼毒羲農與軒轅奮起相接足乘馬穿奔牛揉耒種嘉穀皮毛作衣裳巢穴變廬屋元功被萬世蚩蚩遂生育古來無聖人吾其久魚肉

唐虞邈以遠禹湯亦悠悠周轍一東狩王綱遂漂流春秋更五霸日日尋戈矛陵夷逮七國斯民益無聊戰血滿溝壍殺星入雲霄商君佐嬴秦變法開田疇積强至六世虎視吞諸侯宰割天下地郡縣羅九州焚書任法律儒士咸虔劉漢皇起豐沛三尺誅民讎開基四百年烈烈壯鴻（楊校丁本作雄）猷惜哉英明主不學遺遠謀一時繒（楊校原作僧據丁本改孫仲容先生云繒謂販繒屠狗之輩）狗徒贊業非伊周遂使皇王政廢墮不復修此機一以失餘恨空千秋

孔孟起衰世棲棲走諸國一身葬邱墟斯文寄方册淵然洙泗流浩若江海澤伊人一以遠異端日滋息誘民猶埍麗奇言勝楊墨亡羊多歧徑周道長荊棘舉世醒既深何以挽沈溺上帝司民政而乃相淫慝天意倘如茲滔滔誰與易

崑崙幾千仞王母當中居縹緲三神山盡宿飛仙徒粲瓊以爲糧鞭虬以爲輿壽命等天地出入乘空虛此事古相傳不知眞有無但傷世迫阨百歲猶須臾之人果可見吾欲膏吾車

有生必有死芸芸歸其根靈魄既入土何所藏吾魂世愚不曉事妄說相循環人物互變幻形散神獨存死生信如此有身乃貪（楊校丁本作寅）緣不用男女搆軀體應自完茲理至昭晰可與智者論

羲和鞭震車去去一何速乍見升扶桑俄然次蒙谷光陰既如許人世誠局促胡爲有限身乃遂無涯欲夸父矜其能走遠不知復至今西海上靑靑鄧林木

策馬吳城西攬轡姑蘇臺寒林噪鳥雀（楊校原作散據丁本改）故址叢蒿萊登高忽悽愴懷古思悠哉夫差藉世烈起土殫民財曲木構

華館離宮敝府庭嬌嬈醉越女歌舞環吳娃觀樂方未畢爭霸心已灰不須百歲後已見麋鹿來興亡雖古有窮欲乃先摧覆車不自戒長使後人哀

青山或可移白石尙可轉志士懷古（楊校丁本作苦）心九死不願（劉校元詩選作顧）返首陽餓仁賢至今激貪懦汨羅沈楚纍千載悲忠（楊校原作慤據元詩選改）蹇人生誰不死身沒名貴顯胡爲草玄人美新思苟免

楚人廢醴酒穆生不復留申公瞻（楊校丁本作眷）恩德終爲楚市囚保身貴明哲知幾諒寡尤後來賢達士誰能繼前修

豪家列華第被（楊校原作披據元詩選改）金飯珠玉茅屋耕田夫衣食常不足均爲羲皇民胡焉（東甌詩集作爲）異榮辱遠懷雍熙世寧復有茲俗誰與開井田吾思食其肉

乾坤奠高卑設位終不易聖人定民志貴賤有常式云胡世道衰習俗長奸慝輿臺百金裘坂賈八珍食賈生久不作誰爲長太息

縹緲浮圖宮儼若王者居列徒二三千僮僕數百餘飽食被紈素安坐談空虛秋來入租稅鞭扑耕田夫不恤終歲苦徵求盡錙銖野人不敢怒泣涕長欷歔

五侯佳子弟弱冠乃高舉承籍閥閱功官爵紆青紫五馬躍春華一麾守王土誅求肆貪狼立威嚴箠楚斯民天所眷視之如草履置官擇賢才茲事由來古君看龔與黃何嘗有門戶

邊城將家子十歲承華冑腰懸金虎符萬夫擁前後上馬未勝甲引彎猶脫肘日日驅官軍指麾縱鷹狗生當太平世無復事爭鬭天家賜高爵膂力吾何有但問祖父資莫問能事否

客從北方來少年美容顏繡衣白玉帶駿馬黃金鞍捧鞭揖豪右意氣輕邱山自云金張（楊校原作韋據元詩選改）冑祖父皆朱轓不用識文字二十爲高官市人共咨嗟夾道紛（楊校原作分據元詩選改）駢觀如何窮巷士埋首書卷間年年去射策臨老猶儒冠

步出城門道忽見羣馳車車中何所有文貝光陸離美娃載後乘錦金燦裳衣問之何如人云是宮滿歸閭者交嘆息清名復奚爲

水生隋侯珠山出和氏璧隋珠光照乘和璧白盈尺舉世以爲寶連城售其直寒者不可衣饑者不可食珠璧之所存暮夜尋戈戟所以君子人其寶（楊校原作實據丁本改）在乎德

淳風變澆漓薄俗廢直道吳女事新妝入宮擅華姣中心苟不美顏色有何好朝來枝上花日暮萎芳草懷哉空谷人貞潔以終老

大江日以東曜靈日以西在世閱光景倏忽流駒馳繁花向春開落葉迎秋飛榮枯有常理人生猶若茲愚夫昧遠識荒淫速其疲誕者蘄神仙不死今有誰何如安吾分委順以從時

丈夫重意氣不爲兒女悲得喪如浮雲戚戚竟何爲君看松與栢歲寒青不移槐柳過霜露顦顇無光輝懷哉古之人永與今世違

東風二三月桃李滿名園乘時得其所獨受陽和恩英英籬間菊開花當歲寒已無雨露滋兼有風霜患君子力爲善窮達寧復論紛紛競炎熱得意何足言

明明空中月浮雲能蔽之我心忽不樂清夜有所思古人既云遠古道日已非後生采春華舉世吾誰歸飄風颯然至吹我裳與衣恨無雙飛翼遠逝淩風飛傷感復奮激沈吟以徘徊

悲風西北來樹木聲蕭蕭蟋蟀鳴四壁鴻雁飛層霄時光忽已異四序如更徭人生無百年轉瞩朱顏凋胡不崇明德早使勛業昭空悲千載下身死名寂寥

喜聞友人來訪

遜跡向荒郊客身如繫維良朋不我顧出門何所之故人漢水上悠悠每懷思惠來忽有約風雨無愆期終夜喜不寐天明起披衣命僕掃齋室拂拭牀與帷臨河望舟楫行道想（楊校原作相據丁本改）透遲（楊校原作邐據丁本改）我有一樽酒酒味甘如飴久藏待君至盥爵共君醲飲酒豈足貴眞情良在茲

送錢思復二首

雨晴春正佳潮生日初上出郭送歸人江皋擊（楊校丁本作繫）蘭槳之子文章彥儒職困羈鞅三年留海邦聲名動官長故鄉忽在念束書遂長往上官再三留終焉不可強白雲繞孤嶼晴煙連雁蕩東風花滿城好鳥鳴三兩子去我獨居幽景負心賞

見面方喜熟離別苦多情人生倏聚散猶如無根萍我從湖海歸眷眷求友生子肯尙淹留今朝舍我行白駒不可繫何以能合并春江波濯濯猗蘭葉青青采蘭江之滸與子結同盟豈無桃李園所貴在芳馨願子勿捐棄歲晏保幽貞

送陸有章分題得巽山

巽山如層臺積翠俯城郭古木秀松檜玄宮（楊校原作鳥據丁本改）隱樓閣雨散飛素雲風靜語丹鶴遊人日躋攀杖屨相繹絡陸郎吳中來雅志好邱壑哦詩松間題攜酒石上酌我性亦愛山方期結幽約茲焉送子去登陟慘不樂遠別已傷懷眞境況寥落佇立睇大江孤舟入冥邈

汪節婦詩三首

彼美汪家婦早年喪其夫煢煢抱弱女上堂奉舅姑舅姑深見憐問婦意何如凜然秉大義之死矢勿渝託身事良人豈爲存歿殊寧持如花顏甘隨秋草枯夫婦關風化自古有嫠居

采杞南山下杞實何離離從夫未有子夫死身曷依旁人苦相勸懇懇甘言辭自惟失所天一身將事誰伶仃奚足恤但恐節義虧白石尙可轉圭璧有瑕疵此心猶松柏歲晏終不移

烈女無遺志茲事今罕聞風俗日以降朝寡暮求姻寥寥幽谷中乃有如斯人二十守孤幃白首良苦辛旌表未及門敢勞使者勤嫠居寧有爲風勵豈無因我歌節婦詩庶以敦彝倫

寒江分韻

冬雨昨收（劉校作夜）一霽落日江水寒天影浸澄碧霜風動微瀾飛來白鷗淨點點下江干更無垂釣者獨立縱遐觀

觀稼

觀稼往西郊徐步循畎澮離離實方堅彧彧葉仍茂翠浪翻風動綠雲連野靄（楊校丁本作藹）稂莠亦盡除螟螽幸無害功雖人力成根由甘雨大豐年在今茲一飽已堪賴

瓜園（楊校丁本作圃）

園瓜有秋實引蔓亦已長蔓長實自大甘美仍內藏可以解神熱入口心淸涼底言奉玉食未許他人嘗

送朱惟敬奉使還京十首

南風吹海水白浪高如山張颿引大舸千里瞬息間紛紛南來使多從海上還早晚至京邑復命趨朝班

桓桓朱將軍丞相所論（楊校丁本作掄）掄才過千人俊勇爲百夫特徵

兵來海東泛舟返燕北觀其磊落懷終當獻奇績
重臣居省臺銓衡握淸選州郡富官僚將帥豈疎遠君胡招不
留得非厭軒冕麒麟使可羈夫豈異羊犬
將軍有雙劍吐氣光如虹元是龍所化一雌與一雄指揮走妖
魅暫擊生秋風何時用神武與國成殊功
盜賊起襄潁延蔓梗江淮征伐六七載道途猶未開孰爲豪傑
士首義羅羣材共成中興業紀功于雲臺
昔在有虞氏修文格三苗孰知荷戈甲敵愾吡淸朝行師不負
糧出沒如風飄寄語山西將功高無自驕
吳郡甲天下城郭何崇崇倉粟數百萬惜哉飽羣凶諸將未平
賊朝廷已論功將軍有深計何不覓侯封
庸醫疾多死扁鵲廢居閒羣工毀大木巧匠在傍觀追奔策駑
蹇擊隼舍鷹鸇嗟哉朱將軍懷才空自憐
新垣欲帝秦魯連思蹈海（楊校原作蹈東海據丁本改）片言解羣紛高風凜
千載自古有豪雄而今竟安在君去當努力吾將逐樵采
離別最傷懷況茲風塵際日日送行人爲君獨增慨浮雲多北
飛江流向東逝執手遡靑天英雄豈終滯

留別諸友分韻得日字

寒色滿大江北風吹落日停舟別諸彥中懷抱湮鬱夤緣結金
蘭深固比膠漆佳會不可常歲晏政寥慄居者成淹留行者念
家室分攜在俄頃東西永相失俯視流波去仰看飛鳥疾人生
如浮萍乾坤渺蕭瑟

因彭仲愈歸江東寄屠彥德得東字

歲暮送舟行（劉校一作行舟）憂心鬱忡忡因懷平生友寂寥靑山中豈

意松栢姿乃在樗櫟叢經年羈旅別千里夢寐通邊城多鼓鼙
志士憂世同劇談念終夕道遠無由逢浮雲隨風至江水日夜
東思君何時來搔首望飛鴻

題畫

天高白露下空山秋寂寥尋眞入谷口幽景如見招白石可礪
齒古木堪懸瓢爲愛琅玕淨不知歸路遙

送董仲仁

我歸自京師萬事成懶拙棲遲衡門下不出動經月非厭漫浪
遊時事與曩別世路多荆（楊校丁本作榛）棘盜賊殊未滅淮泗天張塵
汝潁地流血元戎統貔貅冬夏猶薄伐徵需遍郡邑供億到貧
乏百物價騰湧貴糴珠璣均持錢入墟（楊校原作虛據丁本改）市所索每
空缺如無三月聚詎免糧糗絕斯時爲羈旅章甫適諸越壯哉
董氏子出門志軒豁暫覽山水奇徑往度西浙嗟我肩暫息羨
子興莫遏作詩送遠行極目江海闊

村居

村居遠城郭來往無雜賓讀書茅屋下無營存道眞羹藜飯脫
粟聊以度昏晨自予入京華歸來屬風塵州里經變改親舊多
漂淪安全亦以幸荒僻詎敢嗔娟娟東園竹冉冉南山雲廬簷
噪乾鵲方池躍遊鱗閑觀契心賞靜處與物親明年繫官守懷
此夢應頻

送吳有齊提舉台州醫局

嶄嶄天台山玉立東海湄芝草生其阿碧色甘如飴昔年劉阮
輩采之療長饑邛陵變深谷甯復思來歸神仙竟何事絕物祇
自怡今君捧檄去遙與猿鶴期優游百僚底白日和天倪山中

固云樂民瘼當惓（楊校丁本作眷）思

寓眞華玄館

性本愛邱壑宦遊違素心所寓得幽勝亦足散衿襟娟娟泉石淨幽幽松竹深晴旭破嵐影層雲結崖陰誰信居城市有此佳山林慮曠情以適冲寂道所任持觴玩嘉卉欹枕聽鳴禽匡時若無策于世且浮沈

渡沂

昨日發河陽今晨渡沂水驅車遠行邁計程行未已曠野人煙稀朔風塵沙起蕭條歲華暮慘淡日色死悠悠望京國悒悒念鄉里功名亦何爲行役信勞止乃知達道人不慕外榮美守眞始全天徇物固忘己春風舞雩樂懷哉曾氏子

游白雲山

青山引幽興攜朋來游歌攀援徑邊樹逶迤上陂（楊校丁本作坡）池山空林無鳥天闊北風多黃菊餘秋英紅葉辭霜柯入深得禪宇結構依巖阿幽僧具茗饌似喜人相過淹留竟日暮談笑仍娑娑人生苦物役適意能幾何乘閑數登眺勿用悲蹉跎

怡雲軒爲茂上人賦

白雲非可說自適靜者心上人依雲住開軒近松林雲生從何來雲歸無處尋霏霏弄光影靄靄度輕陰含風乍承宇散空俄作霖終日覽變態不知饑渴侵至樂得冥契宴坐豁冲襟于雲豈有意寓物隨所任眞趣祇自解欲言遂成瘖傍人有問者微笑撫瑤琴

贈醫者俞明遠

俞君昔儒冠讀書四明下簡册時鑽閱詞章書揮灑若厭功效遲迂綴世所捨閉門習方伎（楊校丁本原作技）探賾非苟且貫穿岐黃篇出入盧扁治業成無全牛開戶應求者投劑始下咽愈疾猶解瓦活人術有神利物功豈寡聲名在公卿邀請致輿馬養生理自足出游貴不假移家九龍山泉石趣仍雅尋山登嶔岑采朮瞰幽間（劉校一本作澗）予藥或焚券種杏當滿埜吾衰苦多病坐久痿及髀肌膚日已枯顏色何由赭刀圭倘可分相依作鄰社

青田山房爲劉養愚賦

幽幽青田山積翠高千尋大溪經其南白雲在山陰下有隱者居卜築邃以深開門面石壁結構依松林墻古薜荔長砌閒苔蘚侵簷間戲馴鹿戶外鳴幽禽花卉春佳冶竹木夏蕭森秋宵月照牖冬晨雪明岑塵坌詎能到車馬絕過臨其中何所有乃有書與琴逍遙足忘世俛仰可娛心酒熟聊自醉興來時獨吟

永謝城市喧何用懷纓簪

荼蘼花下宴集時以古人詩莫道春歸有遺恨典刑猶在此杯中爲韻分得典字

名花開雨中幽姿媚春晼紛披被高樹的皪映林苑白玉巧雕鏤縞素孰裁剪韶華良在茲紅紫況已鮮忍看落晴雪清芬委苔蘚鄰酒倘可呼春衣詎辭典懽焉集佳友坐席傍花展折枝插瓶罍摘蕊泛盃盞娛情詠詩章入耳謝竽阮念茲時事艱日聞報兵燹東溟舞蛟黿中州驕豺犬征伐勞將帥奔走困冠冕吾徒布衣士憂患聊喜免且盡花下樂亦足慰屯蹇

游鳴山寺

久聞鳴山佳近郭青可盼煙霞屢有期杖屨未能辦茲晨動佳興勇往躡前慢同行八九人亦有總角丱穿林入小蹊越水闖

危棧維時冬十月北風歲將晏清芬蘭菊在秀色松竹間楓葉黃欲落杞實紅始綻石罅鳴寒蛩峯頂度鳴雁玩覽亦足欣登陟仍喜慣巖根古招提殿宇瞰溪澗粉壁苔蘚蝕虛室鼯鼠瞯因觀眞境空愈悟浮生幻堅固非椿松逍遥等鵬鷃此身墮塵網何日逃世患懺悔始自今往者不可諫

登蒼峴嶺（楊校嶺字下丁本有分韻得玉字五字）

平時愛游覽客居苦局促閑攜青藜杖步繞山之麓峨峨蒼峴嶺躋攀信吾足苔滑石崎嶇林深徑紆曲勇往指前岡忍喘出幽谷西日映衰草朔風振枯木玄蟬寂無聲飢鼯走相逐朱實垂枸杞黃花吐寒菊徙倚憩岩端顧招友與僕須臾至絕頂太湖在我目白波何茫茫勢與滄海屬北望平野闊原田布棋局澄江杯杓小句容蟻封伏天地信寬廣吾身渺如粟因思去年秋出游壯輿赬志將渡江河歷覽徧坤軸逶迤陟陽華（劉校一本作華陽）迤邐登涿鹿躡雲上泰岱尋仙入王屋遥觀峨嵋（楊校丁本作眉）雪遂采崑崙玉屬茲時險艱風塵滿平陸羣偷起淮潁官軍向曹濮淹留經春秋未遂償所欲朝廷尙憂虞我何怨拘束回首望南越華蓋倚天綠草堂俱在下石田猶可菽悠然動歸興何當跨黃鵠

送彭仲愈歸江東（楊校東字下丁本有分韻得送字五字）

平生湖海間求友亦云衆知君苦恨晚翩然鳥中鳳論心一語合結交萬金重去年來吳門夜宿幾回共春秋談王霸功烈卑管仲詩章頻倡和出語或嘲弄君才千里驥奔風勒飛鞚手持溪子弩百發靡不中愧我策駑駘追逐勞縱送別離每興懷神交屢形夢關山草木落雨雪作寒凍還家有程期舟楫清晨運

我亦東南歸歡會從此壅豈不念留處時節傾酒甕風塵起淮潁干戈滿梁宋蕭條羈旅中日夜成憂恐鄱陽冬魚肥盤餐足朝供讀書待時淸懷才豈無用深廣須渟滀菑稷在鉏種臨分出肺腑肯爲兒女哄他時遥見思持此幸吟諷

庚子八月游苕湖登東皐觀新龍湫時同游子白修撰一初上人

適意訪林泉尋幽入山谷緣崖上嶔嶔披榛轉屈曲俯首神龍居萬丈闞坤軸空虛穴玄竇鏦錚溜寒瀑陰晴變須臾靈怪閟幽獨窮源倦躋攀坐憩　游目纖纖石上苕娟娟澗邊竹飛雲渡前岡鳴禽在高木于茲得蕭散悠哉遠榮辱任達遺外紛希眞企芳躅未遂琴高期且從初平牧

次日同諸公游西瀨舊龍湫

昨日陟東巘今晨窮西瀨徑路稍平夷巖石亦奇怪泉源從何來飛流宛如帶龍居餘舊跡窟穴分小大遷徙自何年詎測神靈會胡爲數變化無乃厭汚穢至今邇吾室足跡未嘗届淸游因佳朋景物固有待又聞石甕潭迥出煙霞外暫歸息疲倦登覽明當再辭纓久已投邱壑素所愛于世復何營逍遥以終歲

爲章以元題扇

章生方少年蚤負英銳氣鳳雛非凡姿騄子有遠志出言如抽絲所好在文字訪我容城下頻來見眞意我衰百無能悒悒處城市歸田違木懷褰裳掛塵累時事屬多艱交游嘆疎棄念昔與若翁教篤金蘭契斯人不可見對汝亦頗慰揉木就方圓刮鐵出銛利努力事詩書他年看成器

濯翠亭爲閒屋上人賦

孤亭依山構松竹環蕭森森森（劉校一本作霖霖）灑空翠翳翳生涼陰
宴坐湛以寂幽棲窈而深高人久忘世于焉冥道心

葡萄泉

薄游蓀草湖載觀葡萄泉中流湧微沫何處通靈源出竅蛟珠
迸浮波魚目圓髣髴秋架上纍纍佳實懸象物形有類託名美
斯傳我欲醞爲酒飲之應得仙勿令濯塵足汚此清且漣

寓興

采葉莫采葛摘花莫摘李葛葉能庇根李花能結子何草不生
葉何樹不開花從君自採摘不怕損繁華

征婦怨

征夫出門時征婦淚垂垂把酒勸夫飲執手問歸期歸期今已
過更無消息歸朝朝倚樓望只見雁南飛

落梅曲

梅花開滿枝無奈曉風吹風吹花落蕊爭似未開時花開終有
落非關曉風惡愁殺愛花人城頭復吹角

商婦吟

嫁夫嫁商賈重利不重恩三年南海去寄信無回言妾身爲婦
人不敢出閨門縫衣待君返請君看淚痕

白紵詞

美人裁白紵製爲身上衣塵垢那能汚霜雪映冰肌綺羅非不
貴隨時變顏色何如白紵衣着破絲猶白

野菊花

埜菊生籬下開花一何遲晨霜白滿野金英粲離離幽香空自
媚佳色無人知不如桃與李花發正逢時

題臨清亭

幽亭瞰清沚翠巘環嶔岑涵波闌檻淨遶簷花木深遊魚弄微
影好鳥度輕音懽樂酬芳景欣然會賞心

題滕王閣圖

飛閣臨流搆華棟憑虛起感慨古今同登眺江山美詞翰依三
王笙歌懷帝子寂寞千載餘長天映秋水

岳陽樓圖

巴陵地殊勝洞庭波渺緜層樓碧霄上雕欄綠樹邊想像對畫
圖（楊校丁本作圖畫）游觀阻風烟何由跨黃鵠憑高望遠天

行路嘆

禽鳥各有巢我行獨無家蔓草野多露渺渺天之涯親識不在
傍四顧長吝嗟豈無故鄉念兵革政交加豈無骨肉情節義乃

所嘉白日照青天此身庶無瑕陽林翳柔條幽蹊破芳葩芳春
各自媚爭妍競繁華佇立愈傷感憂心復如麻淒淒日將夕迢
迢路方賒悲風颯然至滿目驚塵沙

種藥軒爲孫仲壽賦

層軒搆虛敞隱居山谷深繞簷種名藥鋤理力所任枸杞生夏
苗芎藭長春陰綠煙護紫朮翠雨滋玄參幽香既可愛靈根亦
易尋養性延壽命攻疾驅邪淫活人醫國手濟物仁者心佳卉
滿園植彼哉奚足欽

會徐元彬家食櫻桃

含桃初夏熟繁實綴柔條映日耀晴午凝露明初朝采之青眼
眩粲若朱唇嬌瑪瑙照冰椀驪珠絢紅綃奇姿比閩荔美味似
江珧佳人玉齒寒文園書渴消念我困羈旅覩物心搖搖摘鮮

想山圃寵賜懷天朝兵戈遘屯蹇身跡雙寂寥主人酷好事有酒即見招嘗新徧坐客分甘及垂髫靈丹入吾口可弭朱顏凋從茲化凡骨退往隨子喬

讀徐君雲松小稿二首

雨霽石壇淨幽篁生綠陰微風東南來涼氣散衣襟拂苔坐青石焚香對碧岑紬君新詩詠朱絃有遺香

歌詩本情性風雅何寥寥去古益以遠衆巧競諠囂華木鏤蟲篆綠裳剪氷綃邈哉雲松子孤鳳鳴清朝

長歌行（楊校原作長行歌依孫仲容先生校正）

守節豈為名秉義不顧身于心苟無愧毀譽從他人我生垂白髮（楊校丁本作髮垂白）干戈遘邅迍衡門久棲遯故土俄湮淪鳥逝辭舊巢魚遊避綠緡但知君臣義寧論骨肉親行道靡朝夕知我唯

蒼旻王師在河上四野猶戰塵南征一何綏忠憤奚由信仰看雙飛翼涕泗沾衣巾

送孔州判得代歸鄉

出仕本行志去官豈沽名進退古所重禮讓以為榮孔均受代歸挽留車不停白駒何皎皎飛鴻獨冥冥南山有叢桂東籬粲黃英念我久辭祿遲子結同盟

懲忿

生晚攜屯蹇性直離禍尤祿仕以為養反貽父母憂一身被茲累懲忿豈無由末才任冗職奔走內愧羞斯民困瘠痟鞭撻忍誅求緩刑志撫字厲節懷清修獨醒衆所忌讒搆生戈矛夐然空屋中經月成淹留潛棲絕內外孤坐自吟謳朝看白日出夜覩明星流西風木葉下四壁蛩聲愁感茲時物變蕭條悲素秋念昔賢與哲艱危倘拘幽夏臺曾困湯羑里乃縻周屈平忠見放楊脟實而囚縲絏苟非罪于人吾何譬知幾昧前訓省躬思遠猷安得委天運吾道方悠悠

達觀

古今世忽易生死人所同百年駒過隙壽考非椿松胡為極心意夸毗爭長雄貴賤竟何為愚哲各有終或云樹名譽可以垂無窮詎知身既沒倏忽猶飄風天地會有盡入物終澌融堯桀孰是非畢竟成虛空所以達觀士乘化游區中誰能契茲理吾與訪崆峒

題陶淵明歸去來圖

榮名世所逐好爵人易縻孰忘軒冕貴而有田園思陶公令彭澤明哲照幾微晉室日陵替周鼎將遷移歸來問衡宇幽情托

姸辭松菊三徑懷舟車邱壑期冲襟邈閒曠遠識超犧羲其人既云遠作者今有誰聞風夙所慕投紱方自茲覽圖成嘆息永言以為師

戊戌歲旦日方謝事閑居

履端佳節至晴旭散寒威習俗競來往閑居免驅馳感茲歲時返念我筋力衰求名愧枉己避世起遐思詎云事高尚聊以避艱危白梅發新花翠栢長舊枝覽物自適意傾觴自賦詩俯仰不愧怍沈淪寧復辭

西旅獒圖

牧野定周命鎬京開辟雍九服成懿德遐陬被皇風迢迢西方國語言重譯通嘉義不辭遠貢獒隨會同四夷既賓服周道信昭融聖心豈遂侈老臣敢忘忠但恐九仞山虧此一簣功懇懇

訓詁辭燦燦簡册中胡爲千載下畫史誇愚蒙巧將丹青筆極玆摹寫工徒啟玩物志詎有責難恭願載旅獒篇持之獻九重

戊戌歲端午寓居慈溪有感

三載滯游宦荏苒度芳辰屬玆端陽節復來慈水濱居閒謝人事過從無雜賓酒杯泛菖蒲于以壽尊親開門青山近霽色曉來新園榴發紅花堦草鋪綠茵對物固可樂感時復酸辛原野半荊棘江淮尚風塵蕩滌未有期安居諒無因舉世政沈湎誰爲獨醒人載歌哀郢章掩涕思靈均

發嵊縣

行役苦晝熱戒程當夜闌睡覺呼僕夫出門路漫漫明月照人影疎星掛樹間流螢點衣袂零露濕巾冠朝遠剡溪水俄入新昌山屬玆干戈際愈覺行路難愧無經世資何以濟險艱悒悒抱遠思綿綿起憂端東方忽已白林鳥鳴間關前瞻石嶺峻喟然發長嘆

整書册

閑居無所營暇日整書册蠹魚生育蕃因悲久爲客離亂失次序損壞加補飾深好不知疲朝飢至忘食在昔手所置經目尤愛惜披閱備餘年豈爲子孫積山妻向我語喪亂日侵迫一身尚爲累挾此竟何益撫卷展然笑欲應還復（楊校丁本作終）默汝言自有理終難已吾癖

秋成大水傷稼憫農有作

農人藝黍稷生理在西疇終歲事耕耨勞勩望有秋塲圃既已築倉庾方期收大風連日雨原野張洪流萬頃坐淪沒比屋成悲愁公私急租賦何以備徵求既無伏臘儲寧免溝壑憂飢饉

乃薦至兵革仍未休民生病方悴天道邈以幽三復下泉詩慷慨念京周

過廣福寺石屏山房懷曾子白修撰陳伯清侍講

游行滯春雨憩息依禪林寺門閉寥闃厓石聳嶔崟幽禽飛復止修竹何森森賞寂屏塵慮觀空起遐心分榻坐雲影巡廊步晚陰緬懷玉堂彥曾此共登臨惆悵撫遺跡石徑蒼苔深

郊行

郊行日遲遲風和氣維穆溝渠水方漲隴麥秀以綠荒村兵燹餘蕭條數家屋農人重田事偶耕及春燠老婦餉其夫稚子飯黃犢我本疎散人出游靡拘束已無簪纓累但望禾黍熟逍遙樂吾生奚復憂榮辱

入郭

久矣居荒村偶然入城郭疎懶性所成俯仰心內怍物情多變遷權門勢輝燿交遊問時事忘言廢酬酢壯士山中來羣行競超躍市人盡趨避寧論高齒爵我昔縻簪纓今玆釋羈縛知止免殆危懷寵嘆零落斯理世或昧遺訓仰先覺相知儕契闊出酒共斟酌干戈政縱橫盤餐亦蕭索南山筍可嘗西園麥可穫何能久留滯歸家且爲樂

題高士煮茶圖

古皇嘗草木肫肫惠吾氓百藥濟夭死五穀養其生維茶亦地產青青柯葉榮諒匪急世用以玆遺芳馨後來競采摘紛紛事煎烹鬬品俗所尚輸貢官有程竭資（楊校丁本作茲）困民力榷貨爲國經何人繪高士別味試鼎鐺細觀摹畫工令我感慨幷口腹豈足貴思古心怦怦

爲農

代耕久辭祿爲農乃勞生既有形體累詎免衣食營瘠土易荒穢鋤理恐勿勝晨出露未晞夜歸月已明避世敢求逸力作非取贏飢餐有脫粟美味止藜羹屬饜以爲貴奚必膳牢牲玩華徇物役養眞忘外榮陶潛信賢達千載仰其名

擇穀種

力穡已成斂嘉種及時收辛勤手自擇預爲來歲謀秠稃悉遺棄稊稗寧復留去稿曝以日入窖藏諸幽及春農務興荷耒向西疇持茲播隴畝可以望有秋生理在農事朝夕不遑休躬稼聖攸尚素飱賢所羞耕作信（楊校丁本作言）艱食俯仰庶寡尤

白露

白露凋野草天氣凄以涼思親感時節悲哽涕其旁念昔負米歸曷以奉高堂祿養豈不願耕耘後時康風木動哀怨溘焉以淪亡歲月東逝波幽壤路茫茫遊魂何所之終古隔容光瞻彼返哺烏翩翩載飛揚蓼莪不忍誦仰視天蒼蒼

治圃有感

晨興荷鋤出蔬圃聊自治去草絕其根勿令生蔓滋嘉蔬日以長惡草日以衰手植葱與韭青青滿秋畦盤餐豈不足采摘有餘悲昔爲甘旨具今茲將奉誰倚鋤向蔬立淚下沾裳衣

同將伯威朱德常遊育王山

春晴煙霧開地勝林泉迥杖策隨諸彥尋僧訪幽景古逕人影稀落日松陰冷倘徉谷鳥散臨憩山房靜玄賞詎能忘塵慮從茲屏

寄張籌

遠遊違親戚慰意須佳朋蕭條荒郊外喜子來相仍雖敦詩書好恩與骨肉并夜語幾廢寢晚步每同行以茲故淹留靡知歲月征昨暮別我去攜琴過西坰一日爲九秋咫尺有蓬瀛豈無二三子肺肝與誰明久客非所樂況兼貧病增西風吹庭樹百感聚中扃盜賊滿滄海官軍倘縱橫東歸無羽翰棲棲愧微生願子數相過庶幾開我情

觀湖

勝日攜佳友出郊眺長湖積波何微茫巨浪爭奔趨隱耳驚萬雷喧空撼千天上下宇宙混東西垠堮無皛（楊校原作晶據丁本改）淼浸百里彷彿呑三吳坤輿折不合鼇極傾莫扶晶光浴秋日璣弄琉璃珠蜿蜒湖（楊校元詩選作吳）中山黛色青模糊夫椒據其左林屋在西隅風前漁舸並烟際歸帆孤幽浦出菱芡淺渚生菰蘆濯濯見白鳥汎汎浮青鳧雙眸勞應接宿醒爲之蘇倚樹興不淺哦詩神欲徂念昔天地闢水府開玄都禹功定震澤周官書具區于今幾千載灌浸無時枯吳越爭戰地廢興等摴蒱嗟我與諸君勝覽得自娛不須感今古臨風且傾壺

蔣狀元墓

晚步出西郊逶遲望邱畝松林何蕭森流水在左右孤墳隱其中斧封猶培塿剝石蒼苔深積土黃葉厚父老向我言茲墓由來久其人在前世稱擅文章手較藝多士林精光動牛斗桂折蟾宮枝名冠龍榜首祿仕軒冕貴勳業汗青有不阿時相權孤忠知自守寵榮一生前零落百年後至今存虛墓骨枯名未朽我聞增嘆息懷古思尚友生雖不同時神交或可取落日啼歸鴉寒烟暝幽藪臨風薦秋菊灑涕酹清酒

古意

秋風天宇高狡鶻氣方銳白日逐飛禽肆意飽呑噬如何鸞鳳姿飢鳴向林際爲惡反得食焉能苦磨礪

題山居圖

層巒積翠色中有嘉樹林幽人此避世結屋山之陰攜琴出山去獨懷千古心知音不可見歸路白雲深

喜雨贈林子卿陳正夫

幽軒對客坐急雨簷前落陰雲破荒原涼風散林薄遙想東山下苗生青沃若與子結幽期歸來看秋穫

蘭蕙同芳圖

南園多芳草所貴蕙與蘭競秀霜露中同生厓石間青青綠葉茂蘂蘂紫英繁含風散芬馥映月澹幽閒既保貞素節永絕芟夷患我欲繼騷客揚舲泝湘沅朝攀猗蘭枝夕覽芳蕙根雖無遠人寄佩服永弗諼

己亥六月五日趙彥名鄭玄成過寓所飲酒

城居倚邱壑幽徑類神仙佳朋得閒暇來此憇林泉布席意殊古解衣隨所便蘭香隨風至好鳥鳴尊前高談雜諧謔清吟代管絃且盡今日醉聊以樂吾天

雜詩十首

涼風何蕭蕭吹我庭前樹落葉辭舊枝飄颻逐風去時節倏已變奄忽流光鶩人生少復老朱顏日非故獨居待幽期思君歲將暮

東園有芳草叢生滿平地昨日葉青青今日已憔悴榮枯豈足惜馨香委蕪穢佳人在空谷軒車何時至

明明天上月燦燦河邊星瀼瀼白露零唧唧草虫鳴耿耿夜不寐欝欝悵多情迢迢思故鄉眷眷懷友生關河路修阻歲月忽已征安得如灑酒長醉無時醒

昔者子車氏西狩獲麒麟麒麟乃傷死誰知此獸仁反袂泣魯叟梟獍方成羣麟兮非時出不死奚足珍

死直仗清白此道吾所敦謇謇屈大夫乃獨爲其難世方服蕭艾誰復佩蘭荃遠遊懷故都抱石沈江湍身隨清（楊校丁本作流）波逝名與白日存千年汨羅水不愧首陽山

荊卿適燕市慷慨無人知飲酒對屠狗擊筑過漸離如何田光子進賢獨見推七首入咸陽一去不復歸縱使秦王死寧扶燕國危

豫讓臣智伯報之以國士吞炭思報仇高誼照青史丈夫千金

軀一死爲知己獨憐齊王橫衆客寧同死

有客山中來遺我青色銅欲鑄菱花鏡空照姸媸容留之爲莫邪可以斬蛟龍世無歐冶子詎忍委庸工

精衛塡東海銜土無時休東海塡不乾口血如丹流人皆嘆精衛勞生何拙謀胡爲反役物營營春復秋

天地生衆人豈無賢與愚徇名乃烈士貨殖惟貪夫白日催容顏朝榮暮還枯倏然隨物化處世竟何如種蘭滿幽室願同君子居

懷交川諸友

積雨開霽色和氣散微烟遊情陟層巘凝睇望交川青天何漠漠白鳥去翩翩遙思羣彥集從之路渺綿

題張子房歸隱圖

平生三寸舌乃爲帝者師韓讐既已報漢爵焉能縻歸隱豈忘世明哲諒已知獨有鴟夷子千載共幽期

石菖蒲

石上種菖蒲盆中蓄清泉托根不待養翠葉何鮮鮮沃土生蕭艾靑靑當路邊蕭艾人所惡菖蒲人所憐

悼慈童

慈童我愛子聰慧殊可憐五齡解人事頭角何嶄然朝餐待我食夜宿就我眠羣兒競嬉戲端坐舒以安有時弄筆墨塗抹笑且言我族日衰冷俟汝興吾門胡爲遘虐疾俄爾歸重泉幼稺何所依哀哉彼蒼天娟娟秀眉目夢想在我前鮑靚尋故井羊祜憶遺環汝魂倘有知念我當來還再生爲父母慰茲衰暮年

種橦花

炎方有橦樹衣被代蠶桑舍西得閑園種之漫成行苗生初夏時料理晨夕忙揮鋤向烈日灑汗成流漿培根澆灌頻高者三尺强鮮鮮綠葉茂燦燦金英黃結實吐秋繭皎潔如雪霜及時以收斂采采動盈筐緝治入機杼裁剪爲衣裳禦寒類挾纊老稚免淒涼家家植花卉紛紛被垣墻于世竟何補爭先翫芬芳棄取何相異感物增惋傷

漁溪隱居爲兪希聲作

幽人事隱遯結屋溪山居浮波繞闌檻白鷗戲庭除沿溪盡漁者日日溪中漁東風二三月綠水泛菰蒲漁舟倚南岸垂綸得嘉魚臨流買魴鯽無復煩招呼徐傾缶中酒旋摘舍後蔬烹鮮具盤餐舉觴對妻孥懽然醉自語榮名竟何如信知軒冕貴不及隱者娛

贈薛相士

客有薛相士訪我高士廬謂我有殊態耳白面不如伊昔歐陽子有相與此符嘉名動天壤千載流聲譽我聞笑且謝造化成吾軀窮通及壽夭賦予終不渝惟有文字功可以勤力圖垂輝沒世後照映靑簡書非敢望前哲庶免同下愚素心固所願子意無乃諛茲言如果售吾生更何須

花圃

嘉卉各自媚敷榮發光輝根異葉亦殊花開不同時鮮鮮映幽戶一一含姸姿乃知造化功榮華俱有期芳菲如可采勿令傷暮遲

容春軒

層軒結搆幽當牕蒔花木齊雲棲夕陰庭鳥鳴晨旭四時景物佳早晚風氣淑主人頗解事灑掃置書軸攜琴來佳賓開樽瀉醽醁微酣有餘懽諧笑春意足寧知城南居秋風滿茅屋

對菊

佳菊性所愛金英霜後敷見之開旅懷移植向庭隅豈無杯中物幽賞與誰俱今晨佳友過花下共歡娛西舍新醪熟足以供所須

題蘭

幽蘭石間生自與蕭艾異開花霜露中顏色靡憔悴空山無人知誰攜筐筥至終焉抱國香百草不敢蔽冷風颯然來芬芳滿天地

陸景周東園隱居

陸生東園隱風景一何佳既栽陶潛菊亦種邵平瓜於焉適眞

趣甯復慕榮華回顧殉名者簪纓何足誇

送章鍊師

山城值徂歲羈思鬱難宣幽人從何來笑言接清溫出遊同策杖相過輒傾尊飄然忽辭去寥廓羨孤騫

惜別

江山無行人天寒況風雨出門辭友生情深別良苦褰衣感繾綣豈不念留處高堂想歸期歲月不我與停舟且勿迫傾尊出清酤酒短意更長含悽我無語

大水懷何汝樵

玄冬降大水高原流白波出門無舟楫念子抱沈痾空慚乘輿友歲寒心靡他不能裹飯往孰聽鼓瑟歌世情日迫阨四郊闢兵戈雖出龍蛇歲賢人猶網羅達生固委運天意竟如何我身久行役暫喜歸林阿交朋各憂患蓬蓽誰經過感時少娛樂索居嘆蹉跎安得扁鵲術起子同婆娑

松泉舊隱

彼美嘉遯士築室山之陽山根多松樹源泉出其傍歲寒色青青雨霽聲浪浪飲水解我渴餐松以爲糧已無軒冕念寧復事紛攘丈夫重出處隱顯各有方豈其愛松樹而與世相忘懷才成濩落適意聊徜徉當知衡門隱不似接輿狂

畫鷹

淮公所藏鷹年代不可校惟于絹素中彷彿見形貌骨格聳蕭森神氣張雄驁古人毫端妙今世豈能到掛之空壁間鶯鵲不敢噪秋風天宇高呼啸欲奮蹈我觀英俊姿感激成憤懊鴟梟羽連翩狐兔影顛倒非無鳳與麟潛伏在深奧借爾雙翮健爲

我作司虣

送畜時雨

昔我到黃岩日與乃翁遊汝時在襁褓索栗聲咿嚘到來（楊校孫葉田先生云疑作別來）十八年相逢向東甌汝才正英發我已霜滿頭客居喜鄰近朝夕慰羈愁吟詩出秀句窮經企前修將迎無虛日禮數一何優奇毛覩鸑鷟名駒見驊騮忽來與我辭歸途戒清秋前日送乃翁作惡猶未瘳今晨汝復去我亦難久留維時尙艱危武臣奮干矛王師過淮甸指日清遐陬願言蘊奇璞磨礱待搜求崇山覆簣積源水盈科流期汝在霄漢顧我終林邱臨分曷爲贈媿無琛與球采蘭江之滸聊以寄綢繆

出吳門有懷聲公

牽舟泝滄波回首遠城郭人家渺烟靄佛塔倚寥廓曠野鴻雁飛沈吟西日落懷茲物外侶白雲何悠邈

山陽詠懷三首

平生高世志耿介無俗情自予出山來始爲塵網縈強飲事俯仰內愧常交并立身自有道胡爲日營營朝飲淮河水暮宿山陽城淹留非所樂羈旅竟何成

旅寓意多違百感中夜集本來麋鹿性誰甘白駒縶緘默非忘言枘鑿恐難入榮名亦何用令德苦未立念茲日月逝少壯懷靡及歸哉復歸哉江湖風浪急

淮水青且長遠天望冥邈野草正萋萋幽花何灼灼春來百物榮禽魚亦飛躍凄然獨客懷有酒共誰酌故人同鄉子異縣共漂泊朝夕庶往來諧笑慰寥落

不繫舟漁集卷三

不繫舟漁集卷四

陳高子上

七言古詩

題空明道人卷

委羽之山東海東空明洞天山之中乾開坤闢幾千載異境不與人間同日月常明天澹澹風雨不到春融融丹霞翠霧相掩映瓊樓玉宇開玲瓏碧桃生花自結實紫芝長葉還成叢其中居者盡仙子安期羨門與韓終指揮玄鹿使朱鳳左右玉女前金童洞門深閟隔塵土凡人欲至無由通神仙所都信幽秘靈奇詭怪誰能窮傳聞當時劉道士遯世曾此收玄功丹功九轉火候足身騎鶴背摩蒼穹鶴翎飛墮雨白雪至今異事驚盲聾桑田滄海幾變化白鶴一去何匆匆空明道人學仙者志慕輕舉追遐風生來風骨迥自別瞭然碧眼明方瞳少年籀書逐吏役一旦衣冠隨禁翁傳方已嘗宿王子問道直欲登崆峒黃庭誦罷白日靜步虛聲遠青山空飽餐朝霞飲沆瀣肌膚不老腴而豐坎離鉛汞媾龍虎夜半光射泥丸宮終當羽化上仙去親朝玉皇躡彩虹世人紛紛浪生死追奔利欲勞其躬非無嘉禾幷（楊校丁本作與）靈草往往蠹蝕生螟螽嗟哉斯人不可及青天萬里飛冥鴻

題十八學士圖

弘文學士十八人風流儒雅何彬彬瀛洲高步擬仙客爭依鳳翼攀龍鱗一時秦府風雲叶三百餘年開帝業就中房杜才最優簡册功名光煒燁天生英賢何代無委棄還同草木枯明良相遇古難得試觀圖畫成長吁

題取履圖

子房取履圯橋下縞素何人巧摹寫忽看圖畫雙眼明英雄之心孰知者俯從呵責不敢嗔老夫自是非常人素書一旦授兵法佐漢興王誅暴秦憶昔報仇（楊校丁本作讐）事狙擊壯氣何曾受摧抑他日運籌帷幄中方知豪俠非良策漢家三傑垂無窮蕭繫韓誅乖方（楊校孫集田先生云疑是不字）終全身獨棄人間事端藉當年進履功

山中讀書圖

遠山如藍近山綠前門蒼松後門竹幽人讀書棲石根有客挐舟訪溪曲白雲冉冉落虛窗清風泠泠散飛瀑林泉深處隔紅塵便欲相依結茅屋

牛圖

玄牛齧草古樹傍牧兒枕石眠斜陽牛馴不動牧睡穩山無猛獸烟蒼茫春耕已畢政閒暇寧復驅馳勤服箱昇平爾牛尙云樂何須更問民物康年來欃槍照中野原隰丘陵多虎狼食人之肉以爲糧草間況有肥牛羊楊家貴產久零落渤海政治今淒涼臨風覽畫長太息莫說桃林更斷腸

題太白納涼圖

六月炎天飛火烏土焦石爍河流枯邇來衰病更畏熱呼呌欲狂揮汗珠飲氷嚼藕廢朝夕小室如爐眠不得閒將圖畫懸四壁漫想深山好泉石就中此圖尤絕奇青林飛瀑吹涼飇何人展席坐蒼蘚乃顯謫仙初醉時露頂裸裎投羽扇仰看雲生白成練松陰如雨毛骨寒豈識人間袢促倦祇今匡廬道阻修雁蕩天台近可遊便欲致身丘壑裏掛巾石壁繼風流

啄木鳥

啄木鳥啄樹枝頭紅如血口如錐終日啄木長苦飢木心有虫不肯啄天生爾禽復何爲吁嗟乎啄木鳥佳木蠹盡知不知

贈相士王伯善

王生年少有奇術（東甌詩集作術暨悟）江海周流走霜露胸中記得許多書眼底閱人不知數忽（東甌詩集作邇）來見我闤闠城紛綸辯口輕風生自言相將入京邑曳裾甲第干公卿我聞古人相有道相形不如相心好大官大邑惟論德奚問顏腴色枯槁（東甌詩集作及顏稿）君不見李將軍猨（楊校原作援依孫仲容先生改正）臂舍矢追（東甌詩集作如）奔雲一朝降卒化爲血白頭不立封侯勛又不見裴丞相半世飢寒苦飄蕩還犀感動天公知置身台衡九霄上（東甌詩集作置身直到台衡上）貧窮富貴雖在天禍淫福善非偶然重瞳或以剛暴死蒙倛削瓜多聖

賢如何邇來事非昔天意蒙蒙（東甌詩集作茫茫）眞莫測規行矩步厭藜藿（東甌詩集作藜）蜂目豺聲甘肉食王生王生良苦辛我歌爾聽愼勿嗔不如歸山讀書（東甌詩集作經）史飽食黃精看白雲

青山白雲

山幽幽兮雲溶溶山之谷兮維吾之宮我行兮四方思青山兮心忡忡歲既晏兮吾將曷從覽白雲兮俯孤松暫歸來兮山中

促織鳴

促織鳴鳴喞喞懶婦不寤客心悽惻秋夜月明露如雨西風吹涼透絺紵懶婦無褧終懶織遠客衣單恨砧杵促織促織無復悲鳴客心良苦懶婦不寤

螳螂捕蟬

螳螂捕蟬蟬鳴聲悲捕我一何急令我不得飛與我同類初不

爾疑爾胡不仁捕我將食之我身無肉不能充飢我體無血啗我不肥吸風飲朝露終日棲高枝嗟哉螳螂爾胡捕我爲嗟哉螳螂爾胡捕我爲

無絃琴與鄭伯玉孔正夫劉景玉周元浩分題席上賦（楊校）

（注孫琴西先生云鄭伯玉鄭如珪也孔正夫孔克表也均見平陽志文苑）

我有綠綺琴而無朱絲絃無絃何以彈蠹蝕底孔穿軒轅鈞天久不作有虞南風竟茫然越裳岐山嗟寂寞猗蘭將歸復誰傳自從鍾期死伯牙絕之今幾年太音聲木希至樂樂其天妙理無成虧鬼神不敢窺幾先何用勞指爪移宮轉羽揮商弄徵錯雜空喧鬧兒女喋囁訴恩怨百禽喁喞春風前聽之徒令人悲不如無音音自全琴無絃無絃乃眞琴秦箏熱耳琵琶蠱心桑濮亡國鄭衛哇淫孰若無弦琴中有太古音終日聽此不知倦

但覺世上萬物皆聾瘖嗚呼我琴無絃我琴有聲不調自和不鼓自鳴大聲塞天地小聲殷雷霆百怪辟易魑魅竄西方之人渺何許安得奏之天帝廷琴無絃絃非無知者誰羲皇徒

白頭吟

試聽白頭吟慢飲尊中酒古來悲白頭人情苦離久結髮爲夫妻百年期白首容顏衰落相棄捐何况君臣并朋友漢高寬大主蕭何開國功讒言一以入幾死天獄中陳餘與張耳刎頸同生死一朝爭相印仇讐世無比周文呂望不再見管鮑結交寧復聞玄德孔明若魚水膠漆孰如雷與陳斯人自此一以少今世求之更無有談笑尋戈矛那能託身後聽我歌歌白頭勸君飲君莫愁日月有時而剝蝕世態誰能終不易

折楊柳

折楊柳送別離朝朝送人遠別離門前楊柳折還稀今年折楊柳來歲復生枝奈何離別子一去無回時

我馬黃

我馬黃君馬蒼君馬不如我馬強黃馬終日嚼枯萁倉馬食荳飽不飢我馬不如君馬肥莫把兩馬相馳逐肥馬行遲瘦馬速

折花詞

道傍海棠花顏色如胭脂美人花下過信手折花枝長枝既折盡短枝仍折歸好花不合開當路非但損枝還損樹

食蓮詞寄同年諸公

曉食盤中蓮忽思水中藕蓮菂苦如荼藕甘能爽口甘苦雖不同同生泥水中得藕薦籩實采蓮歸藥籠奈何蓮有菂貴人終不食藕絲雖長難繫蓮蓮抱苦心空自憐

別林文懋

我昔山中來墻梅花正開我今別君去枝頭實無數光陰東逝波百歲能幾何有酒且須飲莫聽離別歌歌聲使腸斷欲醉千愁散但令酩酊忘分攜明朝相憶各東西

海日出東方

海日出東方照見千萬里飛騰到中天晶輝正無比蹁蹁躚躚三足烏何年飛向日宮裏奮翅生雲烟啄物成渣滓朝引羣烏天上來飛翳日光雷虺虺高岡鳳皇不敢鳴鴟鳶爭食乘時起可憐羲和爲御在日傍不能擊烏令之死我有利矢新剡磨手持長弓彎九弧欲仰射天恐傷日吁嗟奈爾踆烏何

題牛圖二首

耕牛息樹陰身老筋骨疲牧夫鞭之起強起力不支噫嘘嚱世無葛盧哀鳴徒爾爲道傍問喘今有誰

牧子晨出牧原野露未晞牛嚙松下草露甘春草肥草肥食飽牛力強城南飢牛還服（楊校原作復依孫仲容先生校正）箱

海水波問友人

海水波波茫茫漫若木兮淪扶桑河伯兮嗟空望洋波海無時乾賈客來往愁斷腸海水波連天河海上行人舟楫多馮夷奮怒驅蛟鼉海波高如山嗟爾行人愁奈何

元日醉歌

今日元日風雨不可以出門苦寒坐對椒花尊尊中有酒飲不竭醉裏凍色（東甌詩集作面）同春濕浩歌張眼望天地地遠無極天高難捫天地生我爲人在世間胡爲碌碌乃同羝觸藩既不能高飛逐黃鵠又不能變化隨鵬鵾自從折桂蟾宮還愁聞戎馬彌

中原解脫簪纓委泥土五年食痼（東甌詩集作歸來登蒴）向丘園我思古來豪傑士卓卓犖犖不與時俗渾或攀龍鱗附鳳翼致君堯舜（東甌詩集作霸漢）上手擎日月扶乾坤或懷瑾瑜潛棲傍巖穴聲名輝赫照耀人目如朝暾古人已矣不復見世上餘子紛紛奚足論東西南北滿地長荊棘遠遊何處推吾轅我將駕赤豹乘文鵷度弱水登崑崙長揖西王母笑攜赤松羨門與之相攀援玄圃去天纔咫尺馭風（東甌詩集作鳳）直上叩天閽稽首玉帝前敷衽跪陳忠謇（東甌詩集作陳忠謇無敷衽二字）攄煩冤帝爲萬方之（楊校丁本無之字）主胡（楊校原本無胡字據丁本增）乃（東甌詩集作胡爲）降淫虐久困吾黎元願遣蜚廉與豐隆掃蕩八極烟塵昏盡殄豺狼驅虎（東甌詩集作驅虎豹）誅鷹鸇要使騶虞鸑鳳生育蕃滋露降厭浥萬國沾天恩四海蒼生既躋乎壽域我乃歸臥青山根一年釀酒一千甕日日醉飲烹羔豚人間

（東甌詩集人生下句）此樂不可言人間此樂不可言

雲松巢爲許雲隱賦

昔者太古初未嘗營棟宇巢穴以爲居羽毛並棲處自有宮室幾千年樓臺廈屋蜂房聯丹楹（楊校丁本作檻）藻梲鬬華巧誰復營巢青樹顚我聞碧山中乃有巢居者危枝髣髴似僧巢雲影松陰在其下高當物表淩玉淸五月六月寒風生游龍曉出山雨暝白鶴夜歸秋月明纖塵不到喧啾隔神仙時來作賓客遊聞子晉吹鳳簫醉對安期擘麟腊世間滄海成桑田邇來滿地驚烽烟誰似山中巢隱士長年松頂伴雲眠武陵桃源已無路商嶺豺狼不知數吾將從爾結巢居更覓雲松最深處

不繫舟漁集卷四

不繫舟漁集卷五

陳　高　子上

五言律詩

懷友

作客黃山下思君漢水涯愁牽清夜夢（東甌詩集作秋夜雨）吟瘦老夫身漂泊誰知我交游獨此人春來尋小艇江上問通津

寄劉仲宣

遙憶劉公子才華孰與俱昔時樽屢對此日信全無月上潮生海樽開雪滿湖客懷應不惡詩筆想頻呼

坐嘆

坐嘆黃昏後愁生白髮新清宵誰共語明月自相親江海成何事乾坤謾此身故鄉無信息歸計尚因循

元日客黃巖懷何汝樵三首

令節催吾老新年憶汝深江湖同汗漫書問久湮沈舊事真如夢何時遂盍簪相知多滿眼孰與細論心

謾把椒花看慵將竹葉傾親朋各異處天地愧浮生多十紛冠蓋吾儕尚梗萍太湖春水闊思爾欲西征

蹤跡同羈旅東西各滯淹爲儒生計拙久客僕夫嫌道路何時已年華故自添定知相見遠乾鵲不曾占

寒食寓輿次黃宗魯二首

浩蕩乾坤大羈棲歲月深他鄉對寒食愁思滿淮陰詩句慚孤詠春花孰共尋相逢同郡子時復一論心

去歲清明節天台看杏花淒涼今日事漂泊野人家淮楚風塵暗鄉山道路賒倚門親白髮反哺愧林鴉

夢同彭仲愈鄭九成會廣化寺（楊校注成名韶九）

地僻交遊絕情親夢寐通盍簪遊古寺呼酒向新豐燈火相依語雲萍一笑同覺來驚異縣庭樹起秋風

夜半舟發丹陽

舟子貪風順（東甌詩集作力）開帆半夜行天寒四野靜水白大星明長鋏歸何日浮萍笑此生柁樓眠不穩起坐待雞鳴

家書不至

久望家書至不聞南雁聲幾回愁爛漫直欲淚縱橫骨肉三年別鄉關萬里情且無拘束苦即擬問歸程

太湖

泱漭吞吳會微茫接洞庭流應合萬水勢欲小東溟天宇浮空闊風帆入杳冥蛟黿成窟宅白浪晚吹腥

遊天香院

小徑入深竹幽居出上方開窗山日靜布席午陰涼細細雲生石鮮鮮菊繞墻得逢高士語渾與世相忘

醉後在林長卿家戲作

醒時從秩秩醉後舞傞傞爾汝忘形甚喧嘩出語多兒童紛笑舞婢僕定嗔呵戒酒從今始親朋永勿過

初十夜月

映水銀梳缺懸空寶鏡分光能淩太白勢卻礙行雲出沒何時已團虧自古聞佳人恨離別倚檻淚紛紛

得子

得子雖云晚開懷始自今敢誇萬事足聊慰一生心襁褓看渠長箕裘屬望深貧家湯餅具獨有典瑤琴

水竹軒

軒楹如意敞水竹近人幽波影浮蒼雪林光映碧流釣魚供客饌護笋引龍游歲晚投簪笏閒居百不憂

送林景元

雨後驚秋暮江頭送客歸孤舟行遠水烏幘映斜暉到屋看黃菊趨庭服彩衣不能隨汝去目斷白雲飛

竹屋

竹屋何年構筠窗四面開簟鋪涼氣集簾捲翠陰來靜可攤書卷幽宜具酒杯王猷居儘好俗駕幾番回

獨客

獨客悲清夜高秋託異鄉月侵窗影白風度角聲長野戰生新鬼邊烽照近疆歸耕吾計決不必問行藏

城西虎跑寺

石勢虎蹲伏山形龍屈盤寺開唐殿閣墳掩宋衣冠幽澗泉聲細斜陽塔影寒近城多戰鼓棲息此中安

悼劉瑞玉二首

死別成終古游從記昔年才名方綠鬢魂魄竟黃泉水凋臨池墨堂空坐客氈斯人早凋喪誰與問蒼天

鶴化歸遼海狐亡首故邱諸兄絲作淚慈母雪盈頭日夜川東逝乾坤世若浮小屏山下路風色晚颼颼

甃井

伐山移白石甃井畜清泉冷浸天光碧深通地脉玄闌低收繘易圃近灌蔬便亂世謀生理何能慮未然

寫懷

經世慚無策歸田且避喧干戈隨地有故舊幾人存餌藥扶衰病持盃慰弟昆不因來往客終日閉柴門

贈章以元昆仲

相見談經史江樓坐夜闌風聲吹屋響燈影照人寒俗薄交遊盡時危出處難衰年逢二妙亦得悶懷寬

歲暮客中二首

今年五十二客鬢已蕭蕭天地孤蓬轉江山萬里遙望鄉愁白日懷友夢清宵那復同看月論心坐石橋

自嘆飛蓬轉年隨爆竹殘人烟兵後少風雪夜深寒止酒愁囊竭思家得信寬墻梅空自好不似故園看

送鄭伯尚使還山東

臘喜山東使相逢海上村賢勞行百里勛業活中原地入南溟遠星環北極尊別離情黯黯鷗鷺看孤騫

惠遠寺詠懷

古寺夜沉沉殘燈對夜深老僧誰共語客子自成吟霜重悲城角風迴亂水禽吳山逢歲晚愁折故鄉心

近山樓

樓居元自好況復近青山雲氣簾櫳外松聲几席間倚闌宜雨過拄笏及朝閒酒興兼詩思窗扉夜不關

送胡希元歸江西

落日烏紗帽西風白布裘吏才兼翰墨羈旅亦風流聽雨留僧寺看雲憶故丘他鄉同泛梗那忍送歸舟

舟發蘭溪

水逆憑風順舟行不用牽寒林紅自媚飛鳥白相鮮潤轉疑無

路山開別有天往來今覺老湖海嘆經年

丙午元日

元日居山寺梅花照酒樽病餘玄髮少醉後壯心存天地腥羶
隔江淮蜂蟻屯誰施洗兵雨吾欲扣天閽

題劉元方（楊校丁本作芳）只如是齋

萬事只如是百年能幾何乾坤旋磨古蠻觸搆兵多結屋依松
樹鳴禽在澗阿閒居送日月雲影共婆娑

四月十六寓玉環喜家童來住至

數月思家信今朝喜汝來妻兒憐我遠懷抱向誰開山谷多烽
燧田園半草萊大軍消息近故里尙堪回

病中遣懷五首

臥病玄冬半寱棲碧海邊風塵方滿野戎馬已經年下邑供軍

食何時發漕船薄才無寸補自合賦歸田
亨衢通碧海此日嘆窮途遠愧陶潛達那同甯武愚菊英寒不
落草色暮全枯愁至思清酒無錢何處沽
貴人乘海舶日日報佳音藩省東南大朝廷倚望深金樽春蟻
泛寶劍夜龍吟寵錫來天上寧孤報國心
生理居官廢空聞祿代耕僕嫌裘褐敝妻笑甑塵生欲去乾坤
窄無成歲月更故人清要地應解樹勛名
久臥思登眺扶衰攙倚樓山紅斜日映江白晚煙浮行直書空
雁帆欹入浦舟病身慚食祿長羨五湖遊

乙未歲元旦日三首（楊校丁本無旦字）

元日喘堪喜今年賊定平天心占節候人事厭戈兵召虎征淮
甸周王在鎬京遙思鴛鷺集北闕望馳情

獻歲同諸弟庭闈喜色新禮儀隨習俗來往有比鄰處世爲儒
拙還家勝客貧去年無棣縣行道憶茲辰
煖氣南州早梅花滿屋簷春隨椒酒至雪向鬢毛添烽燧今猶
警山林未可潛平生愛書冊多病亦須拈

懶拙

懶拙從人棄行藏與世違陶潛辭米去張翰憶蓴歸垂釣貪春
水看花愛夕暉便須開竹逕還製芰荷衣

入山

入山驚道險上嶺覺天低日礙危峰過雲依翠壁棲幽花如血
染怪鳥學兒啼避世須來此桃源路已迷

過李家坑

鳥道高千丈雲山入萬重汗流愁赤日力倦倚青松羣僕頻相

失行人竟不逢人家何處有僧寺隔前峰

覽鏡

覽鏡吾衰矣飛霜入鬢毛乾坤戎馬徧淮海戰塵高性僻謀生
拙時危涉世勞幽棲無賴甚遣悶强揮毫

悶愁

日日聽春雨閒愁過卻春亂離書總廢多病藥相親溪柳青依
竹園花色媚人索居無意緒空負物華新

讀常九成哀辭

吏治剛還折人情白亦（劉校本作易）汙終憐嘔血死詎免受金誣遺
事傳南土遊魂返故都但令公論定世道尙堪扶

立秋後送竹扇與陳穎達太常

竹扇台州出新看製作工織文生翠浪入手起清風篋笥終難

棄蒲葵迦不同勿嗔秋後寄暑氣近猶隆

戴元載送野禽以詩酬之

故人專僕至攜贈兩幽禽雖在樊籠裏終懷霄漢心羽毛眞可愛鼎鑊忍相尋縱爾隨鷗鷺前村春水深

浮生

浮生近五十多病老相將諸事今年懶閒居白日長春陰連舊臘殺氣遍遐荒何日干戈靜乘槎意不忘

新歲憶曾子白

經月愁聞雨新年苦憶君青華爲客久白髮著書勤酒共鄰僧飲蔬從野老分何時共登眺整屐待晴雲

贈周元帥

經濟人才重功名伯仲齊驅馳朝上馬感激夜聞鷄海漕輸燕北王師出陝西橐弓今有日更望撫遺黎

遊雅山寺二首寺乃吳德大長者所建

野寺春逾靜禪房晚更幽山花將雨落松影共雲流悟法知生幻觀身是夢遊池蓮如吐白止酒亦何愁

上方殊勝地長者給孤園掛壁袈裟靜生階秀草繁樓光凝晚照樹色映前村法食干戈際眞知象教尊

孔宜人輓章二首

德配神明胄宜家婉娩姿能供蘩藻職早賦栢舟詩令子榮王爵臺臣重母儀鸞章來沒後風木有餘悲

孟母機能斷陳姑饌必豐令名今古並貞操雪霜同老憶中州遠身悲逝水東海邦封馬鬣松栢起凄風

琴書所

一室清如許琴書樂意長調絃春日靜開卷雨天涼俗客那容入機心自覺忘小童偏解事灑掃爇爐香

懷崑山諸鄉友六首

老病仍羈旅妻兒總異鄉賣文長困乏生計愧農商（楊校丁本作桑盲）

廢書猶著憂深世未康兵戈何處避悵望海雲黃（右陳公潛先生楊校注公潛名剛）

襟期曾憶共離別柰愁何作客經年住題詩近日多風塵經浩蕩歲月嘆蹉跎舊宅青松樹春來施女蘿（右鄭季明先生楊校注季明名東）

近得吳中信傷懷獨倚樓故人逃野外盜賊滿江頭老益妻孥累閒尋藪澤遊道傍爭按劍明月向誰投（右曾新民楊校注新民名容）

支郎詩法妙林下昔曾親契闊俄經歲光陰似轉輪春來多寇盜海口張沙塵錫杖知何處懷思爲損神（右莊蒙泉上人）

久報遊江左仍聞入海涓梗萍無畔岸兵甲滿潢池綠鬢愁應久青雲志豈移吳城樓上月別後幾回思（右林伯庸先生楊校注伯庸名常伯恭弟）

故人江海上似汝我應憐羈旅風塵際生涯豺虎邊年華添白髮家業儻青氈親老雙雛小來歸理石田（右林希顏先生楊校注希顏亦作晞顏名齊）

題彭氏雲松亭二首

亭屋依先壟雲松寄永思昔年翁所好此日志寧虧觸石濡春雨干霄長舊枝九泉呼不作感物淚如絲

雲在親曾玩松長手自栽夜臺人去遠華表鶴歸來細影生青石寒陰護碧苔歲時陳酒食瞻望思徘徊

寄竹趣

五月不見面幾回思寄書艱危人事廢懶拙友朋疎白檻開池畔黃梅熟雨餘感時驚久客何日訪幽居

悼圭姪

圭姪吾猶子溫良幼穉年俯身迎客揖低語近人前駒隙空良馬雛傷失彩鳩吾宗衰已甚爲汝每潸然

懷焦信中

巾山風雨夜憶汝夢頻生燈火憐孤坐詩章孰與評交遊都造次春事又清明早晚南歸日相過兩慰情

送別

平生幾兩屐丘壑每窮探訪鶴青田曲穿雲雁蕩南老成羣輩服姓氏衆人談相見復相別題詩興不堪

橋上

落日清溪上涼風梓樹秋北來船竟泊南去水空流宇宙終無極干戈未肯休野人無意緒獨立數歸鷗

送益上人

一雨新秋爽千山細路遙林泉歸此日天地颯驚飇訪鶴穿松樹觀魚俯石橋幽棲輪樹樂高隱肯予招

舟中風雨懷邵文伯

寒雨晚淒淒孤舟出郭西翻風白浪急曀地黑雲低客計眞漂蕩離懷重慘悽思君那得見開篋玩新題

送馬彥遠旌德教諭

山縣流泉碧甃宮杏樹青春風看采藻白日坐談經市酒醅浮蟻湖魚鱠斫鯖宦情應不洽覓句想微醒

元日

元日風兼雨蕭條野外村過門車轍遠（禓校丁本作迹）記節酒杯存戰伐看今歲棲遲且故園兵戈如未息身世豈須論

重登近山樓

羈旅歸來日危樓得再登山如前歲好雲向小窗凝種朮看今長藏書比舊增題詩成感慨老我愧無能

題顧文學幽居三首

幽構郊墟迥清陰竹樹連隔江山近漏遶屋水通船甓紋前朝盎詩書世澤綿何年居此地遠自建隆前

龐老南山隱淵明栗里居紅收闌外果青種舍傍蔬愛客頻沽酒辭官獨著書黃塵滿城市來往迹全疎

齋室東偏闢書窗北向開竹床宜夏簟瓦甓泛春醅難弟居同樂隣翁至不猜吾廬稍迢遞杖屨數能來

不繫舟漁集卷五

不繫舟漁集卷六

陳高子上

五言排律

丁酉歲述懷一百韻

屯蹇悲吾道蕭條客異鄉謀疎多迕（楊校原作近據元詩選改）俗性直遂逢
殃鷙鳥纓羅網翹材受斧斨世無知己者誰識此心臧悵望天
同遠憂來水共長百年千變態一日九迴腸憶昔年華壯居貧
學業荒讀書慙老大操筆欲顚僵發憤光陰逝研思寢食忘雨
天燈火夜冬曉鬢毛霜書字蠅頭綴歌詩玉韻鏘心懷氷蘗苦
佩結蕙蘭芳兔笑株傍守蛙憐井底藏拂衣迷道路仗劍遠遊
方景趣多佳麗江湖信渺茫吳甌秋浪白淮楚暮雲黃野寺金
鋪屋樓船錦繫檣荒臺引子丘瞑虎成行瞻眺窮幽勝交游
得俊良跡雖萍梗泛名藉藻詞揚古道槐花發清秋桂子香梯
高雲路迥殿廣月華涼追逐英髦後躋攀翰墨場偶然收鄙野
亦得步康莊上國春光早明時帝運昌皇居城萬雉禁苑柳千
章對策披閶闔陳忠補衮裳臚傳天咫尺鵬化海汪洋玉陛聯
班序瓊林被寵光花簪紅映帽酒賜綠浮觴草色沾零露葵心
映太陽委身從此始憂國未渠央造化功深厚雲霄志激昂初
非縻好爵亦足慰高堂奉命爲民牧宣威到海旁鄮鄉傳載籍
藩閫重金湯江抱孤城轉山含遠樹蒼天高連太白日出上扶
桑土俗何多訟編氓半是商由來難撫字况復際劻勷早出星
當戶宵廻月滿墻勤勞非敢憚倚伏最難量僧舍屯戈甲田家
出糗糧但聞施箠楚不顧乏糟糠南北修途梗滄溟巨艦航貴
人紛往返終歲費迎將分省官曹盛行臺紀律張聯翩驄馬至

絡繹使車煌孰問猶瘼苦惟耽燕樂狂挾幽花籠綺席疎柳媚紅
妝下筯萬錢費揮金一笑償珍珠兼水陸容冶陋姬姜風靡瞻
儀表波頹缺禮防近人跳鼠獺當道舞豺狼爭詫堆金塢寧聞
返象牀紛紛慕羶蟻袞袞轉丸蜣讒構蠅棲棘吞圖雀捕蜋負
荊廉藺遠刎頸耳餘猖清白甘飢餓輕肥恣陸梁滑稽吾獨拙
枘鑿衆胥戕鯨困遭螻蟻鵰翔逐鳳凰無聊悰慼慼欲去聲倀
倀公冶羈縲絏靈均放逐湘一身奚足恤萬事總堪傷粵自羣
兇起于今七載强變端萌汝潁滋蔓匝荊襄處處蜂屯盛時時
豕突狂食人肝作脯掠野犬驅羊霧翳車塵暗雷轟礮石磅絳
巾明爝火白骨積崇岡天狗昏騰喙欃槍曉吐芒黍田荒出草
蒿樹大如楊天府惟吳會王州說建康粟儲供海漕栢列凜臺
綱陷沒俄相繼分崩遂莫當重臣誰抗節方伯罕勤王將帥推
門閫謀謨出廟廊捷音空陸續賊勢愈跳踉夜靜吹笳急霜寒
擊鼓鏜徒羹黔首肉詎斧赤眉吭險歎連城失全憐壯士亡闕
河天漠漠江漢水湯湯海卒乘文鷁苗軍跨驌驦立功期克復
畜銳尚彷徨疾養終成痼醫招不療瘍民生遂塗炭泉冽浸苞
根厄運丁陽九何時見一匡淳龐懷昊頊揖讓想虞唐俯仰窮
今昔謳吟發慨慷乾坤旋磨古歲月逝波忙露白寒蛩泣秋高
客雁翔盛時愁易集遯世困何妨跛足悲糟櫪珍禽謝稻粱寒
翁徒失馬臧穀總亡羊脫略千鈞重消磨百鍊剛悶憑詩暫遣
病倚藥頻嘗閒散思投紱韜潛貴括囊陶公能委運梅尉蚤知
彰故土多薇蕨春江有鯉魴歸歟理蓑笠從此釣滄浪

題周氏二代碑銘

籍甚周康惠才猷衆所欽致身居顯要愛國秉忠忱介特猶山

立纛騰肯陸沉鑿礎江失險破械獄無淫歧麥人人頌甘棠處處陰揚名光父祖承訓守規箴請老朝章異推恩帝澤深追封榮二代報本遂初心彤管書勛業豐碑照古今慶延瓜瓞遠有子繼徽音

讀茂林徐處士墓銘賦十韻

處士邑之彥典刑人所宗立身當弱齒護母犯銛鋒平糶濟饑色推財無靳容彭聃懷向慕嵇阮樂遊從生達契玄理死期知令終龍湫千丈瀑玉甑萬壽峰幽覽成陳迹清遊悵舊蹤逝川何日返玄室白雲封考德觀賢子鐫銘對古松歌詩讀哀誄嗚咽和流淙

同諸友遊宴豐山

至正戊子春正月七日甲辰永嘉陳高與黃巖商尚敬

施謙訪朱君伯賢於臨海之鳳嶼越翌日乙巳伯賢與其季伯良持酒殽邀予登豐山時黃君順德章君子皓陳君大章欣然從遊已而陳師聖張子材偕弟子溫亦至遂相與上絕頂望巨海還飲浮圖寺席既撤復舉盞松樹間酒酣因賦二十八韻

新歲多幽興清遊出縣城故人留款曲好友復逢迎整屐當清曉登山寄遠情嵐光寒不起樹色寂無聲徙倚巖邊磴逶迤谷底行路蹊窮屈折峰頂上崢嶸俯瞰滄溟闊渾疑地軸傾天光連浩淼海氣變陰晴沙鳥雙雙白風帆葉葉輕波瀾看浩蕩島嶼見分明宇宙真無極虛浮嘆此生似堪攀若木可擬即蓬瀛眺望移時至稽留半日程那知身是客但覺思逾清古寺藏深竹禪窗蔭白楹倦依林樾坐靜聽鼓鐘鳴高論窮千古彈棋謾一杯旋呼茶滿椀勝出酒盈甌珍重開華席頻煩勸兕觥嘉蔬烹筍韭異味雜螺蟶浩飲俱勍敵沈酣及老成狂吟驚虎豹至樂謝竽笙忽返青林興其如白日征扶攜重舉書眞率遂班荊自笑何爲者空傳漫浪名梗萍慚獨客冠蓋重（楊校元詩選作勳）羣英勝賞眞堪紀高懷孰與并明朝歸北郭回首暮雲平

閱故同年吳善卿書悲傷賦十二韻

命殞艱危日人推節義雄志期吞逆賊變忽起狂童鳳殪梟羣底麟傷獸穽中乾坤含怒色日月耿孤忠萬里長城壞東風保障空血藏應化碧柱立未鐫銅恨滿江湖水悲生草木風三軍空縞素隣郡遂巾紅憶昨蟾宮步曾追驥足同死生成永訣交道嘆今窮魚腹緘題在銀鈎字畫工忍將秋雨淚灑向剡溪東

桃源春曉圖

武陵源上景自古閟幽遐風物圖中見煙雲洞口遮藍堆山色近練捲瀑流斜露菌莖莖碧春桃樹樹花丹砂昇曉日紅錦散川霞野老衣冠古何人殿宇華漁郎迷舊路塵世隔仙家榮辱槐根蟻紛爭草底蝸（楊校丁本作蛙）蓬萊環弱水商嶺渺黃沙此地如堪覓孤舟便欲拏

不繫舟漁集卷六

不繫舟漁集卷七

陳高子上

七言律詩

丁亥冬感懷時聞雲南有擬

溪上梅開花可憐看花祇欲臥溪邊非關景物他鄉異自是愁思觸處牽南鄙寇戎當此日中原饑饉已連年吾徒漂轉成何事只合滄江買釣船

客黃山三首

自到黃山十餘日終日飽飯只昏昏誰家搗練不停杵俗吏抱書常在門天寒鴻雁滿南國歲晚梅花開故園客裏謾將詩慰藉遣懷不用酒盈樽

山高多曉不見日海近晴天多出雲何處魚蝦爭利市小溪鵝鴨自成羣農家政苦徵租急縣吏還聞出郭勤獨坐幽窗生百感風前落葉更紛紛

政憐山頭雲霧微俄復細雨下霏霏他鄉作客經時久滄江買船何日歸堂上慈親鬢髮白天末故人音信稀似聞西橋風景好擬將愁眼看鷗飛

送王公毅清流尉

琅琊之山繞郡青清風千古醉翁亭故人作尉殊不惡寇盜于今況已寧畫舫入淮乘夜月彄弓行道見秋星到官尚想多幽興白日金鞍掛玉瓶

桐江舟中

桐江昨夜春雨作孤舟灘上風力强老夫船頭看山色何人壁際歌滄浪紅桃幾樹開照水白鳥一雙飛過墻作客天涯恰三

載深憑景物送還鄉

送鄭汝玉歸莆關

莆關深入海東南日出先看曙色酣李愿歸耕盤谷土杜陵思樂百花潭到家三月山礬白入饌千林竹筍甘愧我天涯尚羈旅鄉愁因爾不能堪

懷賈陵州

凄然作客海東頭幾度登山憶賈侯在昔文章蒙許可祇今詩句費賡酬五湖春水村村長三月吳花樹樹幽遙憶畫船頻載酒此身那得伴清遊

送孔子充赴戊子會試

先師之後悉賢良今子秋闈復擅場臚喜飛騰同大阮更憐文采繼元方天高金闕星辰動春暖瓊林雨露香尚想東風得意日宮花斜插照杯觴

正旦

正旦每年長作客今年新歲得還家鄉閭禮數生疎甚故舊過從笑語譁椒酒擺來尊屢盡菜盤醉後味偏嘉南州土暖春光早怪見紅桃滿樹花

次易剛中韻二首

腰帶都（丁校補本作多）因病裏寬晨興無賴俯流湍轉蓬獨客空滄海折桂羣公在廣寒白酒可令終日醉青山那得（丁校補本作似）故鄉看期君共買雙溪艇高掛風帆上碧灘

年年湖海歎長鋏渺渺乾坤寄此身近到荒村經數月得逢佳士作比鄰東風齊落花千樹涼夜新生月半輪策杖好來同煮茗題詩何用苦懷人

落日

秋郊慘淡落日微西風蕭蕭吹客衣殘霞紅葉自相映獨鶴孤鴻何處歸中州塵昏鼓鼙急滄海浪高舟楫稀回首東山月未上怪看星影弄輝輝

易剛中來訪

一月過門無好客故人底事到茅齋相看萍梗悲華髮共語干戈感客懷籬菊有花堪對酒盤餐無物旋煎鮭情眞政擬留君宿童僕催歸忽滿堦

元日剡（楊校丁本作梠）溪舟中

元日舟中眠復坐蕩槳上（楊校丁本作下）灘多北風椒花栢葉負佳節紗帽布衣隨短篷溪山可人空滿眼歲月催我恐成翁臘底還家今未到新年思溪情最濃

雲松巢爲曾東白賦

雲松深處何人住東白先生結構幽可但巢居同太古祇疑仙隱是丹丘涼生牖戶濃陰合氣潤琴書翠色浮不有歸來雙白鶴月明誰得伴清秋

江亭獨坐圖

老翁獨坐江上亭遠山近山青復青白波東流天渺渺碧樹自古天冥冥目送飛雲渡水去嘯引神蛟出穴聽此意世人誰到得除是謫仙初酒醒

甲午歲濱州道中

驅車北行値新歲濱州城西官道長遠山殘雪映日白曠野飛沙如霧黃身世百年徒汗漫頭顱四十愈疎狂已判今夕到無棣燭把酒杯澆客腸

三月十三日錢成夫壽旦諸公會飮城南文秀園

城南園館小橋東柳樹青青花樹紅此日杯盤追勝事一時冠蓋集羣公美姬舞罷歌金縷醉客歸遲並玉驄莫遣春光空老去明朝歡會更須同

羈思十首次謝純然韻

霜風吹帽髮全枯多病兼愁懶步趨身寄他鄉年又盡吟看衰草日將晡故園消息沈天表舊日交遊隔海隅祇有濁醪堪遣興擬從鄰舍典羅襦

山骨倚天霜落後湖光沃日雨晴初何緣碧樹千尋起誰遣流波萬頃潴眺望豈無佳景致羈棲不似舊闔閭草堂憶在清溪曲竹裏幽窗可讀書

夜中見月渾忘寐曉起看山祇獨吟那得文章垂不朽已知衰

老故相侵天寒大澤龍蛇蟄歲晚荒郊雨雪深有客可人吾邑子往來時得一開襟

客居無事日從容只有傷心似酒濃金馬玉堂成寂寞田翁漁子慣迎逢坐看同輩聲名起羞見諸生禮數恭淮北近傳兵甲滿且須歸去撫孤松

晚來濯足向清湍遠客無朋總不歡彈鋏高歌還自笑開樽一醉未能拚散材豈必同樗櫟薄俗誰令愛蕙蘭父老相逢情更惡爲言租稅未輸官

盛世賢才皆進用野人漂泊更何悲無由省闥聯鴛序且向江湖食肉糜劉向重登天祿閣荀公再入鳳皇池腐儒只解談今古豈有功名勒鼎彜

淮西盜賊成羣起攻奪城池殺害多保障誰能爲尹鐸折衝未

壹叁柒 册97 版

見有廉頗南來羽檄時時急北向宫軍日日過賈誼治安空有策九重深遠欲如何

落木飛鴻冬月暮短衣烏帽五湖濱思親夜夜生歸夢作客年年笑此身犬吠競猜南越雪鶯啼未聽上林春世間誰是知音者青眼相看只故人

遙憐雁蕩天台秀雨過羣峰翠黛凝崖瀑高懸千丈雪洞門深積萬年冰幾回夢想題詩到何日歸來拄杖登攜拉仙人酌仙酒醉看明月海東升

漢朝儒雅江都相唐代文章吏部郎萬古斯人如日月祇今餘子但膏粱蕭條自恨生予晚追逐何由到汝旁俯仰乾坤一長嘯不知身世在他鄉

懷信州彭仲愈

盜賊攻破信州城傳聞殺戮到孩嬰故人經年無信息此時無地避刀兵風雨每驚鄉夢短鶯花偏喚客愁生蘭溪船上看紅葉長憶同歸載酒行

桃山小港

江流深入亂山堆山隨江轉勢縈廻天雨天晴龍出沒潮落潮生舟往來遙看縹緲雲煙起疑是神仙洞府開豺虎縱橫不可到行靠水源空復回

寄題葉氏皆山樓

聞道君家樓絕奇青山重疊開罘罳嵐氣能令窗几濕日光映出樹林遲二月三月雨晴後千峰萬峰雲起時想見登臨足幽賞倚欄留客共題詩

寄亨元峰

見說元峰亦有年墨名儒術最堪憐山中到老應長健筆下能文非浪傳習隱徑存陶令菊壽盟社結遠公蓮何時釋我塵纓縛來伴閒雲聽說禪

辛丑元日（至正二十一年）

新年覽鏡白髮多老將至矣可奈何雲霄飛騰無壯志山林懶拙抱沉疴江西江東地流血村北村南人荷戈生逢此世有何樂屠蘇飲罷強高歌

詠雪三首

連年臘月不見雪今日開門見（劉校一本作對）雪山勝六飛花自天上仙翁種玉滿人間淮西戰士無消息剡曲扁舟誰往還試看梅花故無恙且將濁酒破愁顏

積雪經旬白未消紛紛又見六花飄野蠶繭熟堆千頃雲鶴毛輕散九霄草屋曉來寒凜冽江村歲暮景蕭條題詩最苦無佳句那得騎驢過灞橋

昨夜苦寒不可當曉起雪侵三尺強江上光搖瓊玉樹空中碎剪白霓裳征夫賈客廢行路草舍席門愁絕糧來歲豐穰預可卜吾儕猶及見時康

寄陳彥卿

樓屋近山東海頭翠雲影落小窗幽登臨昔日同諸彥羈旅經年憶舊遊故國鶯花春入夢滄江風雨夜生愁不堪老去悲離別歲月無情如水流

寄顧仲明教授

長憶青華翠色寒北窗對酒幾迴（楊校丁本作同）看鼎煎浦口霤魚白盤簇簷頭樹果丹來往正期娛晚景亂離俄嘆失清懽故鄉回

首江山異落日閩南獨倚闌

題中峯樓

中峰之樓風景幽山花滿屋翠雲流海天日出蓬萊近月夜歷清沆瀣浮溪上松陰歸曉鶴簷前花樹語春鳩齊州渺渺黃塵裏此日登臨是勝遊

贈陳性初

髯朱别後正作惡忽見吾宗喜欲狂他人何如同姓好流俗都緣聲利忙道義交游追古昔文章品藻出尋常青雲期爾飛騰早館閣諸公鬢已蒼

寄高晦叔兼簡衍道源

每憶西齋竹色深東風新筍想成林一春彈鋏梁溪上何日移船漢水陰高子平生偏愛客衍公於我最知心相期白首交情在歲晚鷗盟可重尋

送馮升伯航海歸

江頭木落晚蕭蕭送客青山萬里湖過海青山纔咫尺開帆白雁共飄飄故鄉霜後魚蝦熟十月山中芋栗饒思爾到家無限樂歲寒清隱可能招

獨坐

獨坐東南日向晡風高雪盡雁行孤青山天際連於越白水秋來滿太湖海內干戈猶爛漫舍西園圃近荒蕪文章未必能經世深愧飄蓬歲月徂

挽許茲父處士

豺虎縱橫滿故丘少微星殞避旄頭骨仙生托旌陽夢羽化今從長史遊池上鳳悲春雨黑松間鶴去暮雲愁誄文賴有燕公

筆解使清名身後留

贈醫士陳宗正（楊校丁本作正）

吾宗雅愛北山居几上常攤素問書橘葉秋香浮石井杏林春綠滿庭除宋清焚券誰能似扁鵲回生信不虛海內即今成痼疾問君醫國計何如

送陳與公（劉校作泰）一入京

掾郎文采吾宗彥泛舸之京意氣雄碧海五更看北斗錦帆六月掛南風九天宮闕祥雲合萬里（劉校作國）一車書此日同看汝飛騰方綠鬢煙蓑應笑白頭翁

題衆禽圖

幽禽無數雜雌雄畫筆能追造化工白鷺彩鴛洲渚上斑鳩錦雉樹林中雙雙上下飛相逐箇箇分明態不同安得小亭依綠水朱欄盡日倚東風

濯足秋風圖

千峰翠影落孤舟高人濯足滄江流遠天光動玻璃碧西風木落瀟湘秋渺渺乾坤大瀛海悠悠今古一浮漚崑崙玄圃在何處從此乘風萬里遊

謝戴文璞僉院惠草帽

細結夫須染色新使君持贈意偏眞玉川便易煎茶帽元亮還拋漉酒巾影墮水波浮晚照黑遮霜鬢隔秋塵深慚欲報無瓊玖感戴寧忘拂拭頻

遊靈山寺

舊聞海上有神山今見樓臺島嶼間鼇背千年開佛國鯨波十里隔人寰風吹僧影浮杯渡雲送龍身聽法還避世擬從支遁

壹叁芬 册97 版

隱塵響吾已久投閒

東林院在陳家塋

佛子神功世莫論空中擲地作峰巒貝宮萬疊金銀爛琪樹千章紫翠屯白日風雷生樹底靑天花雨散雲端何當伴我煙霞隙一榻寧辭野閣寒

送孔正夫赴會試

冬日江頭梅蕋新鹿鳴歌闋送嘉賓把文南省已驚俗對策明堂定絕倫桐樹朝陽鳴彩鳳桃花春浪化金鱗高堂白髮俱强健早聽芝泥出紫宸

趙氏祖墓大樟木

翠拂蒼穹靄綠煙地靈一氣萃山川孫枝直聳三千丈奕葉曾經幾百年詩禮培根資伯仲衣冠席蔭續曾玄三槐門巷應相

似何似君家慶澤綿

黃河

河流九折自崑崙海內川渠此水尊勢走東南無日夜聲喧雷雨動乾坤禹功曾鑿三門險漢使寧窮萬里源千古英雄爭戰處舟人指點尙能言

自明回溫留寓郡城不得遂歸田之願述懷有作

西風落葉送淸秋力疾憑欄寄遠愁政慕陶潛歸栗里翻爲王粲客荊州山峰近郭東西起江水通湖日夜流景物年年只依舊獨憐白髮鬢邊稠

幽居晚興就簡棠子仁都事

花開疎雨夕陽明竹外幽堂夏氣淸飢鼠窺人緣石走小禽啄食下堦行哦詩不惜生華髮把酒眞堪慰客情從事擬尋丘壑

勝也須騎馬出江城

寓鹿城東山下

大隱從來居市城幽棲借得草堂淸鳥啼花雨疎疎落鹿臥巖雲細細生石眼汲泉煎翠茗竹根鋤土種黃精艱危隨處安生理何必靑門學邵平

庚子歲元日

曉風吹雨漏聲殘野徑靑泥濕不乾椒酒聊從新歲飲梅花猶似去年看生逢兵革空流涕老向田園已掛冠遙望金門天萬里華公獻納在雲端

立春

前日愁看人日雨今朝喜見立春晴土牛鞭動驅寒氣玉燭調和想太平片片雪梅窗外落絲絲白髮鏡中生年來貧病添衰

老節物開懷負酒觥

過靑華山訪曾子白不値留宿僧舍

靑華山根紫石洞僧家結構林泉幽爲憶看書坐白石相從策杖來淸秋煙霞滿目共誰賞猿鶴有情邀客留尙擬靑燈對今夕逢君煮茗話離愁

冬日夜夢中得句因續成之

今日冬至陽始回客中無賴屢持盃乾坤萬里風塵滿南北何時道路開白髮頻添隨繡線壯心都冷類葭灰中興早看雲臺築老去何妨臥草萊

劉山驛

馮公嶺頭樹可數劉山驛前花正開白日同行如夢寐長年作客暫歸來生涯漫倚靑藜杖羈思都憑濁酒杯野店老翁驚再

至自憐不是棄繻才

題白鶴寺瀑布（東甌詩集作白鶴寺觀瀑）

白鶴寺前看瀑布丹霞洞口（東甌詩集作山下）坐龕若千古萬古流不盡前山後山何處來風吹散作晴天雨客夢驚聞半夜雷我欲挽歸霄漢上徧令六合洗塵埃

客南塘作四首

亂離作客最間關目送歸鴻老淚潸咫尺家鄉成異域朝昏烽火映前山學仙無路遊三島避地何時到百蠻獨立風前梳短鬢懶將明鏡照衰顏

春來日日起西風吹送浮雲過海東花落名園荒草滿燕歸華屋故巢空陶潛解印閒居久王粲登樓作賦工舊日交遊多白首時時相見慰途窮

雨霽南塘春水多日光浮動綠生波風前無數蜻蜓舞柳底成羣白鷺過垂釣老翁眞可畫鼓舟女子最能歌眼看景物渾依舊飄泊風塵奈老何

江頭無計問歸舟抱病羈棲古寺幽風雨鶯花成寂寞干戈詩酒廢賡酬衰年白日愁邊度故國青山夢裏遊見說王師向淮甸早須傳檄定南州

和陳君從中中秋對月二首

海風吹月上江頭碧落沉沉白露秋對酒何人開綺席題詩有客在江樓一天星斗光全沒萬古山河影不收極目南溟仙島近乘槎欲放釣鰲鉤

每恨中秋對月難天時人事總堪歎幾年愁向他鄉見此夜欣從故里看光射玉龍鱗甲動影翻翠鳥羽毛寒已拚醉倒金樽側百歲光陰若逝湍

楊建德名其居曰竹泉求予賦

綠竹流泉帶草廬眼中得此稱幽居荷筇移屧清無比開徑穿渠計未疎書帙翻風驚翠羽釣絲牽雨出文魚棲遲自得丘園樂不羨人間駟馬車

不繫舟漁集卷七

不繫舟漁集卷八

陳　高　子上

五言絕句

思親詞

淚滴東甌水思親欲見難水流終有盡兒淚幾時乾

送興童都事還京三首

家臨東海住身共白雲閒不爲瀛洲客終年不出山

出山連日雨送客大江湖天際開晴色雲帆去影遙

日照離筵酒風吹去客舟不如東海水相送到神州

題畫二首

煙樹高低綠春山遠近靑僧歸雲外寺客坐水邊亭

曉嶂靑螺起晴雲白練舒林閒茅屋小髣髴似吾廬

己亥四月十九夜夢中作二首

芳草隔平地碧雲生遠天空將舊時淚灑向落花前

鳥鵲鳴棠樹椒花泛瓦樽雙親堂上坐執爵有諸孫

題畫四首

小園桃與李春日競繁華石上幽蘭樹秋來自作花

茅舍雪初消幽窗夜方靜美人期不來月照梅花影

愁來生白髮問爾復何愁應被春光惱多情雪滿頭

芳草綠淨姿開花媚長夏蛺蝶自飛來豈是忘憂者

題水仙花圖

草木凋零盡風霜送歲華湘江寒夜月獨照水仙花

訪楊汝檣遇其飲醉不相見

爲愛揚雄宅攜琴暮晚（楊校丁本作往）來草玄人醉臥惆悵抱琴回

題丹丘生柯敬仲竹木

雲烟迷紫閣風雨暗丹丘仙客今何在淒涼竹樹秋

題子昂折枝竹

帝子啼痕濕湘江暮雨寒絕憐樵采後留得一枝看

絕句二首

地濕泉流礎庭虛石臥雲井欄行小蟻蛛網掛飛蚊

雲合虹腰斷風回雨脚斜淺灘屯宿鷺高樹競棲鴉

雁字

勢折成千點行開見八分書空有底恨落日映回文

紅葉

片片染秋霜枝枝映夕陽縱饒紅勝錦只是惱愁腸

題王景略捫蝨圖

頭岸烏紗幘（楊校丁本作帕）身穿白布衫英雄如不遇捫蝨對誰談

禽名詩

遊子歸心切提壺看落紅苦天天不語愁殺白頭翁

藥名詩

丈夫懷遠志兒女苦參商過海防風浪何當歸故鄉

六言絕句

贈諸葛東山

丞相名傳萬古遠孫學足三餘試問東山高臥何似南陽草廬

不繫舟漁集卷八

不繫舟漁集卷九

陳高子上

七言絕句

送章好德還京二首

海清天影落波間使者樓船六月還水底蛟龍眠不起順風打鼓過成山

北望燕山倚舵樓水程十日到通州宸居縹緲青霄上閶闔門開拜冕旒

題菘菜圖

栗里園荒舊日歸手栽菘菜雨（楊校元詩還作雨）根肥只今客裏看圖畫惆悵紅塵滿目飛

赤城春曉圖

曉日霞光映赤城瓊臺天近碧雲生世間車馬紛如蟻誰聽仙人弄玉笙

清港渡

清港磯頭坐夕陽蕭蕭隻（楊校丁本作雙）影寄他鄉天邊不盡青山色若比羈愁愁更長

題狻猊圖

西域狻猊百獸豪照人閃閃紫金毛當年入貢來疏勒誰向明堂諷旅獒

戊子元日客中有感二首

慈烏繞樹聲啞啞新年見汝更思家弟妹堂前稱壽酒吾身飄泊海天涯

生平苦有文章癖老大仍悲歲月增館閣祇今招隱逸吾曹何日見飛騰

題花竹翎毛四首

棠梨三月吐花齊布穀飛來樹上啼想見小園微雨過春光都在石欄西

梨花沐雨帶嬌羞獨立枝間一鳥幽若遣美人初睡起定應無處着春愁

秋林物色晚凄凄寒雀飛來棘上棲最愛石根青竹好天空不見鳳凰啼

乾坤寥落歲將闌竹葉梅花獨好看可惜幽禽棲不穩霜風日暮羽毛寒

題梅花二首

夜宿羅浮酒半酣霓裳夢裏舞毿毿覺來月在梅花樹無限清

愁落海南

西湖載酒負幽期想見梅花似舊時曾憶倚窗清夜看雪晴月照過墻枝

東坡遊赤壁圖

石壁懸空樹影枯江船載酒鶴鳴孤須知蘇子登臨地不是英雄戰鬬墟

題畫

夕陽凝紫滿秋山松下茆亭只數間獨掉小舟溪上去何人得似老翁閒

白蓮圖

佳人翠袖玉爲容淪落清波恨最濃千載香魂消不得至今化作白芙蓉

溪山秋意圖

古木槎牙夕照間蕭蕭秋意滿溪山東風擬覓玄眞子不見漁舟繫石灣

題戴悅齋兄弟墨迹

戴家伯仲舊知名聞道臨池筆意精今日曉窗看墨迹風流髣髴見平生

王子猷訪戴圖

月照淸溪雪滿山孤舟乘興只空還一時來往同兒戲底事流傳滿世間

即事漫題十首

日日四（原作西劉校一本作四是）山黃霧昏時時戰鼓響江村愁看春色隨流水那得開懷對玉尊

年年花發可憐春今年見花愁殺人不是風光近來別祇緣兵戰此時頻

連年築寨向山中曉起俄看野火紅三百壯夫同日死千家居室一時空

老翁憶子哭聲哀婦怨征夫去不回前日山中新戰死昨宵夢裏見歸來

悍吏登門橫索錢人家供給正憂煎官糧預借三年後軍食尤居兩稅先

農父江邊立荷戈無人南畝種嘉禾今年妻子愁飢死活到明年更柰何

竝海居人不種田捕魚換米度長年鈎船魚網都狼藉老稚流離哭向天

將軍披甲氣如虹猛士操戈命若絲高坐談兵眞莫敵前驅戰死竟誰知

江漢（劉校一本作海）波濤日日生山林豺虎復縱橫老夫併在深村住恰似春蠶繭裏行

兵革相尋餘十年十人九死一生全近聞關陝王師出何日南來掃瘴煙

煙江疊嶂圖

煙波千里楚天長疊嶂靑靑入渺茫江上漁舟元不繫祇應招我釣滄浪

八月十六日夜憶何汝樵林希顏追思往事悵然傷懷二首

月滿空堦獨自行思君偏動舊時情少年相見今頭白幾度中

秋看月明

昔年曾憶夜相過共賞淸光對酒歌天上月明還似舊故人分散柰愁何

貞婦詞五首

處之麗水葉氏女嫁爲潘家婦處陷女歸家從父母居白巖砦中與弟婦王氏以死自誓賊至王先自經死葉與其妾新葵相隨投大酒甕中甕破因投崖下死鄉人爲立祠焉

白巖山砦白雲根剪紙那招節婦魂澗水流乾崖石爛精靈終古在乾坤

女子歸寧婦有夫妾知事主肯逃逋葉家一旦三人死貞烈同門絕世無

玉質追隨捐絕壁悲風蕭瑟起長杉舊傳古嵊青楓嶺今見高樓白石巖

紅巾攻破處州城多少男兒入虜營何似婦人能守節千年英氣死如生

白石山頭貞婦祠鄉人時節薦香粢憑誰收拾春秋筆節義堪爲後世師

題蟹

昔年作客到淮陽飽食霜螯一尺長幾度春秋橙子熟樽前空對菊花香

子昂圖

風動秋山日已晡舊時林苑盡荒蕪王孫去國猶無恙解寫江南竹樹圖

秋雨四首

九月以來天色晴一朝風雨悶還生客鄉自学那禁冷滄海歸舟未可行

墻邊黃菊開正好曉來雨過盡離披客裏寧悲秋色老遙憐打損故園枝

雨脚黃昏萬點齊只愁入夜更凄凄家書可忍題燈下歸夢那能到屋西

老親憶子海城邊舍弟思兄風雨前秋水夜來添一丈栝溪應望下灘船（此首原脫劉校補）

棘上雙禽

幽禽竝立羽毛齊日落風寒棘樹低擬待洛陽春色好牡丹枝上伴鶯啼

劉景玉贈蕙花口占絕句謝之

故人曉剪盤中蕙遣致雙枝几案前祇恐鼻根勾引慣朝朝準擬送新鮮

景玉和韻來覓荷花復成二絕送花與之

荷花花落蓮房在不似蘭蕙殞風前謾遣數朵供玩賞深憐佳實倍芳鮮

覓花仍許爲開筵瓶罐應須置席間（楊校孫仲容先生云間疑前之誤）但得雙樽浮綠蟻不須多品競紅鮮

贈星士陳光大三首

有客布衣紗帽烏相逢華髮更淸癯曾聞歷卜青雲士他日還應到我無

愛汝讀書不作吏少年蹉跎今老成日日開簾肆中坐高談駒騙使人驚

底用贏糧去遠遊只將奇術動公侯京都春色濃如酒三月鶯花滿御溝

題水仙

深冬霜雪送年華野草全枯未作芽賴有小園春意在新開無數水仙花

送牛德大三首

送別都門酒半酣綠楊芳草憶江南故鄉聞道風塵起欲寄家書不忍函

四月西湖景最奇使臣行役到家時畫船載酒輕輕蕩紅袖籠笙細細吹

據題脫一首

蘆溝曉月圖

蘆溝橋西車馬多山頭白日照青波氈廬亦有江南婦愁聽金人出塞歌

鷀毛

幽鳥毛鷀也自奇竹邊孤樹立多時祗今何處無羅網落日空郊愼所之

陶隱居畫像

註就神農本草文高風欲寄大茅君羽衣不受人間聘句曲山中多白雲

李息齋竹

薊丘墨跡重今時一尺琅玕價不貲想見小窓秋雨後酒醒親得過墻枝

覓蕙香

君家自造蕙香品絕似番禺船下來謾遣小詩從汝乞已溫微爐待人囘

乙巳元日客中二首

去年新歲客東甌今歲新年閩海頭北望家山三百里南風何日送歸舟

老鬢慵梳添白髮客樽强飲對新年此身那似山中鶴夜夜歸棲碧樹顚

久雨二首

新年新雨連殘臘一月渾無一日晴曉起鶯聲都寂寞寒深柳眼未分明

春來殺氣連天地海內民生寄甲兵獨客倚欄愁更老隔墻時聽午鷄鳴

藏春亭四首

倚闌祗見四山青竹外墻扉盡日扃絕愛園林風景好韶華都在水邊亭

亭前花木滿園栽李白桃紅樹樹開春色惱人渾欲醉雙雙飛蝶過墻來

細聽流鶯宛轉歌對花不飲柰春何日斜醉臥堦前草不覺沾衣柳絮多

好花園裏四時開誰道春光去復來但得玉壺頻送酒不妨日日共銜盃

春日送別

昨日相逢今日離東風回首日遲遲春深應有梅花在別後何妨寄一枝

題顧仲華扇就送之京

好向山中草屋幽晚涼隨意到溪流憑君爲問金臺客何似漁翁不繫舟

題明妃圖

明妃出嫁離長安撥盡琵琶悲遠天自是生爲延壽誤至今死後畫圖傳

題畫

華蓋羣峯雁蕩南夕陽雨過碧雲（劉校一本作於）藍秋風八月涼堪倚拄杖穿雲看石楠

不繫舟漁集卷九

不繫舟漁集卷十

陳　高　子上

序

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別宗支叙昭穆定長幼辨親疎也流派雖分而其原同出乎一子孫雖衆而其祖未嘗有二以吾祖之一身而爲子孫之千百非譜曷以明之然觀今世昌盛之家族之無譜者固多矣有譜而泛及乎遠者亦多矣族而無譜則不知其本始之所自忘其祖也有譜而泛及乎遠則指他人之先以爲吾之先誣其祖也爲子孫而忘其祖非仁也爲子孫而誣其祖非智也二者君子之所不與也陳氏自虞帝以來不知其幾百世矣而吾族則在五季時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遷居平陽今已四百餘年入宋爲鄉之望族族舊有譜亡失於大德丁酉風潮之變高生也後志在修輯而無所考見乃廣詢諸族之故老及檢尋先世遺簡殘幅略得其宗派流傳之一二因次序之以爲陳氏之族譜焉失其名者則闕之而猶著其字傳疑也得其實者則謹而書之傳信也斷自始遷以下而又及夫居閩之世蓋不忘其祖而亦不敢誣其祖也嗟夫先王之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推而至於睦其族在上者既立之宗以繼之又有不悌不睦之刑以糾之故服雖有降而凡同族之人無有不相親愛而未始相背棄也降及後世澆僞日滋而上失其政富貴而驕勢利而爭甚而手足同氣猶相視如途人而況于服之窮乎況于數十世之遠者乎爲吾族之子孫者盍亦思法古人之厚而戒今世之薄乎此高所爲作譜之意也

易書二經通旨序

予友趙君伯起（楊校注孫仲容先生云趙伯起名良震平陽人見孫平仲集東谷先生墓銘）著易書二經通旨取經文意義之近似者比類而條析之或會而同或別而異大而爲天文地理細而爲制度名物微而爲性命道德陰陽鬼神以至於先儒之訓詁凡有所疑靡不辨決嗚呼亦勤矣朝廷設科以明經取士而試以經義經義之文易用程氏朱氏書用蔡氏之說二經及傳疏數十萬言學者諷誦尋繹或自少至老不能究一經及就試場屋主司發難則握筆瞠視不敢措辭者往往有焉趙君獨能研精探賾貫穿融會解其肯綮剖其盤錯使習是經者得而觀之如獲指南之車不待問途而越裳可至其於答主司之問也何有然則是編之有益於學者固不少矣雖然士之明經豈專爲科舉計哉聖人之道非經不傳學者讀聖人之經則當求聖人之道是故明吉凶消長之理知進退存亡之幾而動不違乎時則深於易者也觀二帝三王之心考唐虞三代之治而以之修已治人則深於書者也若夫迷溺於文字之支離而徒以是爲進取之媒者亦豈趙君之所望于後學也哉

四書管窺序

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旨遠或約而義微大而無乎不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册宏深簡奧而其理實具于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疏略以僻而求則穿鑿而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

不達其意其于求道也不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爲集註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世其辭詳以密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淑之徒又爲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間見而層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辨日起歧愈多而道愈幽使讀之者不舍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苦求於學篤信堅守朱子之說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緝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折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旁通曲暢著於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也已嗚呼立異以爲高好奇以爲尚爲學之大弊也管窺之作蓋爲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以究聖賢之言則其爲道也庶幾矣

顧氏文錄序

顧君仲明（楊校法琴西先生云蘇州府志元常熟教授顧元龍字仲明至正十六年則仲明蓋名元龍今平陽志人物補遺有顧仲明任教授而不詳其名）錄其先世雜文凡若干篇編次成帙題曰顧氏文錄而俾高序其端序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古之君子死而不死者有所立也立德立功尚矣而言之可傳於世夫豈易乎哉言之不文則其傳也不遠此君子所以貴乎文也文之載乎道者蓋難言之矣指事陳辭擿章摘句雖若異乎古之立言者然其稱述論議往來唱酬藻思縱橫才華發越有以誇美於人而流傳於後固亦當世之所重也吾鄉望族蓋非一姓而顧氏尤爲時所宗自他姓而觀其位固有顯焉者矣其背尚有厚焉者矣其于姓支派亦有新（楊校丁本作僻）衍衆多焉者矣然而文人才士彬彬輩出未有盛於顧氏者也嘗聞之長老

言其在前朝時試藝場屋者比肩駢首策名進士前後不乏而通經博古馳騁詞翰爲鄉人所推重者乃至八九十人然則顧君之所錄特序一二於千百耳簪纓世族務以爵位相高一再傳後泯沒無聞其有可稱者鮮矣蓋顯榮於一時者卒不免於草木同腐而垂聲後世則在此而不在彼也觀文錄者亦可以自勵矣是編以錢唐主簿君上蕭侍郎書爲首書中所論朋黨事著明深切直氣凜凜足以廉頑立懦使讀之者千載而下猶可以想見其爲人此又顧君托始垂訓之深意也豈徒曰文詞云乎哉

王季修字序

王君福慶其字曰季修翰林承旨巙巙公爲作大字書而當代名公敷繹其義以爲說言夫修德致福之道詳矣季修揭諸座右以朝夕觀省焉夫男子冠而字所以尊其名而責其以成人之道則爲之字也得不寓夫儆戒之意乎於字而寓夫儆戒之意則聞朋友之稱之也其心豈不惻然思有以踐其實乎古人盤有銘几席刀劍戶牖有銘蓋所以自警也今也耳朋友稱己之字而目諸公訓告之辭無有師保如臨父母比之銘盤几席刀劍戶牖以自儆者奚以異若以朋友之稱字爲尊乎己而衒諸公之文以誇乎人夫豈季修之意哉

吳氏世譜序

古之人尊祖而敬宗敬宗而睦族民俗之所以厚也夫自一人之身支分派別而爲千百及其久也有富有貧有貴有賤服與親盡於是始相視如塗之人歷世愈遠疏者益疏甚至於富而役貧貴而奴賤遂令同宗共祖之人而爲傭奴役隸之屬其故

何哉由圖譜之不明也是故族必有譜然後知夫派之別也而其源同支之分也而其本一貴而不敢遺賤富而不敢忘貧則民於是乎不偷而俗且歸於厚矣然則族譜之作乃所以序昭穆辨長幼別親疏而尊祖敬宗睦族之道畢在於是其所繫顧不重歟嗚呼王政不行宗法廢久世道下淪日趨於僞簪纓胄胤降爲皂隸故家舊族有譜存焉者寡矣而凡同姓之中或貴且富則以貧若賤者爲非其族而邈焉不知恤故吾每觀人之族譜未嘗不興感於斯也吳氏之先自閩遷平陽今十有六世矣其顯名於世則有太常博士白齋先生蘊古及（劉校及下一本有今字）登仕籍者若干人世譜所載支派非一而疏遠弗遺後世子孫於吉凶合族之際考諸圖譜以明尊卑夫豈有富貴貧賤之相棄而不相睦也哉此蓋古者敦厚民俗之遺意固君子之所尚

也因爲之序其端使覽吾文者或有儆焉則孝悌之心豈不油然而生乎

徐氏族譜序

譜所以紀世系也氏所以辨宗族也族久則世遠世遠則親疏非譜以記之則同宗相視爲途人曷知所自之本於一原哉晉宋以來遂分差次歐陽公用漢年表法蘇老泉取禮大小宗爲次自高曾至孫五世而一遷蓋以上下雖或不可見而知之亦可以聞而知之庶不失於虛誣（楊校原作無據丁本校正）之誚也坊郭徐氏一十七世孫士琦明蔡氏書肄進士業出家譜屬予序之予惟故家舊族之子孫所以歷年愈久而愈繁者皆由祖先積慶累仁而致之也徐氏自晉天福間於閩之秦川徙居平陽縣西其後散居不一獨邑居繁衍登名桂籍代不乏人故志稱昆山下孔徐多青紫則其世族可知矣今士琦復能修葺舊譜使根株枝葉燦然後人溯流求源可坐而致是亦孝之大者也吁祖宗以孝義之積而致族繁子孫以孝義之推而修典備古人致重於斯詎不信乎若士琦者可謂賢矣於是乎書

山中白雲詩序

天下之物凡可以適意娛情者苟非其所有則必將盡心力以求求而且不能必得苟得矣又慮夫攘竊之患重固扃鑰惟恐其有窺而伺之者而人方且因而肆爲爭奪使之不得以有其有是則物之可愛玩者適足以累夫人耳若夫不勞心而得不用力而有得之而人不譽有之而人不爭此山中白雲所以爲可貴也然世之人鮮有知愛之者惟方外清幽之士時有取焉浮圖宗旨南居玉環之靈山遺塵垢絕世紛金璧珠璣之寶錦

綺罽翠之華象齒犀角琛貝外國之珍乃世之所愛所玩者舉不足以易其性情汩其心意而獨扁所居室曰山中白雲其好尚可謂異矣且夫雲之爲物其來無方其去無迹舒卷自如變化靡常或隱而藏或散而雨千態萬狀若有若無可玩焉而不可執可望焉而不可即旨南閒居是室結跏而坐由禪定起觀白雲往來於山谷中漠漠乎與身同虛湛湛乎與世同寂浩浩乎與之俱游於鴻濛之上悠然獨得其趣而豈世俗之所能知哉旨南既以之自樂又求能詩者歌詠之且徵言於予故爲之序引使知旨南者觀於是詩而有以見其志之所在其不知者亦可因是而得其爲人矣

望雲圖詩序

凡爲人子之愛其親也在乎左右則敬養之禮備違乎膝下則

思慕之情深故雖顚沛流離之際耳目不及夫形聲之接而所以思其親者曷嘗頃刻忘哉昔者詩人於行役之勞而不得終養也則有陟岵之篇蓼莪之賦發之於性情形之於歌詠使後世讀之者感慨之意猶不能已又況於身處其地而親歷其事者乎常熟繆侃叔正世居於海虞山之陽至正丙申春二月江城陷叔正避地荒野時父仲素君爲掾江浙故父及弟皆寓居杭秋七月寇犯杭城二弟相繼沒於兵若疾叔正攜妻子入杭省覲居無何三關有警乃奉母渡浙江僑居會稽之柯山旣而杭城克復母氏復返父所叔正方從事浙東帥府縻於職守弗獲歸侍而仲素君於己亥歲丁大父憂自杭歸常熟之故里明年庚子叔正且自四明從事來溫去家千里道途阻兵父子相望各天一涯十餘年間其得在侍側者僅留杭數月耳叔正每以不獲奉溫凊進滫瀡爲恨對人言之則欷歔太息乃取唐狄梁公望白雲思親舍故事俾洪元質畫其故鄉雲山之景及所居之室曰猗猗堂者以爲圖題曰望雲而士大夫之相知者又爲賦詩以述其志并寫於上叔正朝夕掛圖寓所想像白雲親舍之似而諷誦朋友所賦之詩儼然若身處乎虞山之下而聆謦欬於父母之前可謂不忘其親而切於思慕者矣嗚呼孝者百行之本而身者父母之遺體也叔正之思親如是則孝敬之心常存而所以奉父母之遺體者必將無所不至矣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予故爲之題辭抑亦古人序詩之意云爾

太史氏家譜序

自因生賜姓之後生齒日繁而居族日衆由是以字爲氏遂以爲族周末秦漢乃用氏族爲姓或以國或以官而姓氏之源流益難別矣故有同宗而異姓亦有本異而末同若虞陳胡田之同出於姚商殷宋孔之同出於子與夫周魯鄭衛同出於姬之類凡此皆同宗而異姓者也王姓出周太子晉而魏信陵君之後亦爲王馬姓出趙馬服君奢而馬矢氏之後亦爲馬劉出劉累爲堯之後而項伯婁敬賜姓曰劉劉聰亦自姓爲劉至元魏高齊後周隋唐以迄於今或賜以國姓或改從華姓或往隨母族凡此皆本異而末同者也是則族之廣者益多渾淆而莫考其實矣又況近世家乘族譜之作往往夤緣攀附忘其先而冒其祖吾其敢盡信乎若太史者其支派傳次譜雖弗完而族亦稀少然初未嘗有雜而亂之者也按太史得姓自齊子餘始見載記其後顯者戰國有齊大夫敫三國時有建昌都尉慈吳郡太守亨蕭梁時有楊州文學叔明都尉初從江南文學居吳興傳至承事府君某復還臨安承事之玄孫曰玄出其所著家譜以示余且曰自吾先世得姓以來今已二千餘年矣文學之後迄無聞人且世次之微久將湮沒而後嗣無所考見此譜之所以作也嗚呼玄之用心亦可謂遠也已夫盛衰消長理若循環太史氏之微也久矣焉有微而弗著著者異日蕃衍盛大其必在玄之子孫乎

美陳國英修堰詩序（楊校注孫琴西先生云按平陽志薦舉陳文俊字國英陳留人官至元帥府僉事或即其人又孫仲容先生云石本陳君惠澤記云君名文俊國英其字自號[illegible]亭道人）

溫之平陽濱海爲州州之南爲長港港之南有田四萬餘頃皆膏腴也當山斷處津渠通海（楊校海字據孫琴西先生校補丁本無）潮汐所往來並海之鄉田不可稼宋嘉定中鄉人林君居雅始爲堰八十丈於津流入海之衝外障海潮內蓄清流數鄉之人咸賴其利元

至正三年堰壞屢修治弗克完農民失業歲以薦饑越五年岳侯伯仁來知是州將召民致其役州人陳君國英素有孝（楊校丁本作好）義名聞之奮然以爲己任乃率衆趨事散財募工晨夜戮力營之逾時堰成而尋復壞衆且縮手君獨勞心殫慮百計作治至於不遑寢（楊校丁本作寐）食不避風雨靡怠益勤竟獲僝功舊規克復於是鄉之父老咸曰其自今歲且有望吾無患饑矣陳君之惠其可忘哉而文士遂相率爲詩以稱道之予既美陳君之勞而嘉吾鄉之蒙其利澤也故爲序之而系以歌曰悠悠巨海兮滮滮洪波山斷水交兮潮汐奈何淪於川源（劉校一本作原）兮甘泉爲鹺自古有田兮不可以禾昔人經始兮陻以沙土堰其要衝兮以防以禦爰得清流兮溉我禾黍食我農兮實我庾歲既遠兮決壞饑饉薦至兮爲我農害思昔人兮誰復繼維茲有士兮爲我農惠沈土萬簣兮下石千艘再毀再成兮其役孔勞隱以金椎兮既完且牢斷絕碕邐兮捍遏鯨蛟誰實爲此兮利我農畝前有林公兮陳君在後自今以始兮歲其大有吁嗟斯人兮惠我孔厚

楊校注孫仲容先生云子上別有陳君惠澤記亦爲國英作者至正十五年刻石今在平陽金舟鄉余據拓本補入戴教授咸弼東甌金石志第十一卷此集失收當據補錄

陳君惠澤記已據東甌金石志補錄於本集十二卷末黃羣注

不繫舟漁集卷十

不繫舟漁集卷十一

陳高　子上

贈送序

送林希顏歸永嘉序（楊校注孫琴西先生云希顏名齊見本集竹西樓記平陽志入文苑汝樵名岳亦見本集而平陽志不詳其名允心名無考）

余少時不知論學取友年弱冠而得林希顏氏既又得何汝樵氏陳允心氏凡余在鄉井所與爲友者僅止此耳而余知讀書爲文不自暴棄而流於鄙俗者則希顏之助余者居多焉其後余辭親戚去故舊而來遊於浙之西羈旅數歲思向日之所相好者則邈乎其懸隔千里而不可得見也六年冬十有二月希顏來吳中忽過余於舍館握手道故感慨疇昔而相視則已俱壯大侵尋入於長老之域矣余以學無成功行不加進將欲廣遊道廓（劉校一本作擴）一見聞蘄有所樹立是故孟浪江海日復日月復月歲復歲不自知其年之過也可勝嗟哉希顏之來志亦且有所爲而以其愛親之故不欲契闊於溫凊之奉也居無何復轉而東歸余雖愛慕欲挽留之然於義烏可得哉大凡士之學古道思以自別易（劉校一本作異）於庸衆者雖身在困約而出處行藏之際至不可苟也蓋出遊則以充耳目之接泄胸中之蘊親賢士大夫名人鉅公以成其材而居鄉則供養父母篤於宗族親戚閭里以周其行二者之勢常不能兩全然則若何而可哉蓋以較所輕重而行之耳使居鄉而父母之情樂居焉可也出遊而親之志安出焉亦可也視其孰爲重孰爲輕而爲出與處之計焉夫豈苟也哉今希顏之歸誠有得其重者第其跋涉道途乍往乍返爲勤亦至矣吾獨將何語之哉林氏世多文人希顏之從大父碧梧先生嚴父伯興先生皆飽學篤行君子也君歸而朝夕侍焉而又窮究經籍尙論千載則所以成材者又奚必千里之外也耶（楊校丁本作即永嘉集內編亦作即）於其行姑序以爲別善於詩者歌以系之

送吳起元之金陵序

金陵當大江以東古稱佳麗地至今爲士大夫淵藪朝廷耳目之司在焉其達官往往知禮遇賢才拔引士類是故世之懷蓄知能思自奮者不之京師則之金陵也永嘉吳君起元以壯歲耿介之氣知讀書習律令抱負所長憤不見知於時毅然去鄉邑泝浙江道毗陵方且適斯土將以覽江山之勝發洩其胸中曳裾候門蘄有所樹立夫豈流俗落落可比耶起元伯父博文先生季父近仁先生皆嘗典教于常兄起東久職教成均多爲顯者所識使起元而無所挾也人猶將愛敬而樂先道之而況其爲人有如此哉以起元之耿介若是抱負若是而今中丞公及諸僚屬又皆時之選汲汲求訪遺逸不暇吾知起元之往必有所遇也已余與起元同里居又同爲客於其行而來徵言也故送之序而系之詩曰白日照綠水蘭芷發馨香游子有遠行采之以爲糧手提太阿劍被服白玉璫豈無當途士致汝青雲旁

送高彥平知高郵府序

知府位四品視一府爲長官凡政事無大小必所決簿書不得署不敢奉行予奪譴訶唯意所向得其人則一境安否則吾民受荼毒其爲職亦甚重矣五年秋大名高公以無錫知州轉知高郵府高郵界長淮以東轄縣三上隸大省舊稱有魚稻之美

俗厚而勤稼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民困於饑俗浸以渝姦盜滋熾其爲理殆難當道者重其選故屬之公蓋以公之能爲也予嘗慨今世士大夫鮮自砥礪卒以官爲生相與語則曰某所沃壤可爲也某所瘠土不可爲也民瘼利弊一置不問惡乎所謂敬其事後其食哉夫國家設守令爲民師帥崇其秩祿而責以六事若利顧一己如吾民何吾知高公之不爲此也公嘗由象胥氏歲歷中外往往有聲爲無錫三年民安之既秩滿而居是邦家無羸（楊校丁本作盈）豈其爲人可知今之往吾又知高郵之民之受其惠也公雅重儒士無賢否皆禮接故咸樂公之美而歌詩以餞其行

送林伯和歸鄉序

予昔年嘗識黃文舉於鄉愛其才奇崛卓犖志大不羈爲文若詩率不事故常語遂與之相好也前年春來勾吳始識林伯和氏則黃君之門人也伯和爲人大率如黃君而歌詩又似焉余既與黃君友善故亦與之游然伯和抱負磊砢爲客幾十年未嘗一日少得志每令有識者恨之歲五月揭而東歸過予言別予雖知伯和最深然亦齟齬於世顧力不能推挽既惜其去而獨深喜其歸也凡士之懷蓄利器出遊無所合往往困心衡慮知自磨礪以求實乎內暨其老於世故矣然後所就者遠大宏達與夫壯歲得意而暴用其氣以無所樹立者相去何如哉今伯和之不遇時惡知非天之欲福之耶子歸力取聖賢書讀之與若師相敦以古道自任勿以外物戚戚攝於中則他日之所成必有大過人者將於是乎在余志乎此而未能余有愧於子矣於其行知伯和者各爲詩以餞予故引而序之

送麐上人序

道原衍公主德藏之明年寶麐爲典客事其七月歸吳乃辭於常往來者皆歌詩以餞之予不可無言也麐出於天泉澤法師之門法師賢也來游於衍公之門衍公賢也二師之交游多四方之士其士皆賢也麐於法師爲嫡孫於衍公爲從游於四方之士曰與交接則麐又賢也而與爲方外友予得無言乎夫蓬生於麻而直曲木生松柏間而連卷詰屈物固有化有不化豈非以剛而自持不若柔而自勝者乎故夫人之與賢居而能如易之所謂順以巽卑以自牧者雖愚尚可得而化而況於賢哉今以麐之賢而所與從事者又皆賢苟能遜志會衆善以充其學其庸可冀乎昔宋有寶麐師以文行爲蘇長公所重至今人稱道之又惡知繼之者不在於子也耶勗之而已耳於其行故以此告之

送曾子白員外序（楊校注子白名堅）

天下賓興之士由鄉而貢之禮部者歲大比不過三百人其與禮部之選而升之天子之廷獲奉大對授官爵者不滿三之一焉夫以區域之廣億兆之衆越南燕北之所至日月出入之所近所取之士若是之少也而一科之中有能灼灼以事功顯著爲時所稱道者又不過數人焉是則人才之難而不易得也較然矣至正十四年左右榜進士及國子生之中選者凡六十有八人是科最號爲得士其散於四方赫然有聲譽者蓋班班可數也而求其學力之精深文章之富麗秉心之方正持己之端恪未有若曾君子白者焉十八年朝廷命省臺重臣經署江南愼簡僚屬以爲之輔於是曾君以江西省左右司員外郎爲從

事官越明年君以褒賞功績之命自閩來溫之平陽宿留久之予與君有同年之雅時方臥病家居當兵革艱難之際而處海濱退僻之鄉喜君之至於此也乃數數過其所寓講明道理商推古今暇則相從杖屨訪林谷之幽覽泉石之勝而君每談及天下事未嘗不慷慨太息而欷歔也大抵儒者之在今世得柄恒輕而責任恒重方其無事之日固有以先見夫成敗之幾可以有爲而曾不得其柄言之於人則見以爲迂闊而聽之藐焉及夫海內多故紛擾鬨鬪其勢日趨於壞爛而不可救然後始求儒者以爲用而又動輒有所牽制使不得以盡其才則復從而咎之曰多論議而少成事儒者蓋不足與有爲哉嗚呼士大夫之生於斯時也其將卷而懷之耶抑亦出而任其咎耶曾君蘊才德之美抱設施之行且其籌策謀謨亦足以成就勳業而

共事者所見率督（劉校一本作多）異同卒不得伸詘之志故知君者咸爲君惜之雖然有猷有爲之士布列於顯位言聽而計從則能亨天運之屯萃人心之渙今朝廷方更張以復太平之治如君之賢必見優禮而尊用由是而行其所學進忠讜於廟廊之上而下膏澤於寰宇之內此則吾黨之所深望於君者矣君之還京師也州之人士咸不忍其去相率爲詩以餞之而高爲之序

送周尚文歸吳序

吳郡周尚文侍其父來平陽平陽之學者無不友而愛之予向日遊吳盡得與其賢士大夫接今以兵戈道梗歸耕於鄉離羣索居之際而得尚文焉故尤與之相親厚一日過予愴然而告曰且日將奉親以歸凡與先生別願有以進之也予既與尚文親厚於其行也惡得無情乎情動於中必形於外又惡得無言乎夫士之所以自重者由其有禮義也交際之無失有禮存焉耳出處之不苟有義存焉耳世之昧於廉恥者不知擇其所從蕩然失已而不顧蓋非迫於饑寒則誘於紛華而已然亦鮮有不貽後日之悔而取當世之譏者也尚文材質甚美而恭謹有文居貧困之中未嘗苟有進取是其賢固可尚已今茲之歸其鄉也養親之暇其必勤於學而勵於行堅確其守而不易乎其初非禮之舉雖細弗爲也非義之得雖大弗居也夫如是則充乎內者既至而其所就必將有大過人者矣

送顧仲華督漕入京序（楊校注孫季西先生云仲華元龍弟見宋文憲集題顧主簿上蕭侍御書後當考其名）

國朝歲漕東南之米數百萬由海道以達京師米之所出多仰吳郡數年以來寇盜梗化吳郡之米不輸海（楊校本作丁）漕運之舟不

發京師外儲軍旅內給百官俸祿糧餉乏絕上貽廟堂宵旰之憂江浙行樞密院判官周君（楊校注周君名誠德見郡志忠臣）以省臺之命分鎭平陽綏降討逆境邑以寧艱勤累歲克底成績乃謂京師天下之本而國用以食爲重爲臣子者豈容以退僻方外而弗究弗圖若得漕運之達無問多寡庶幾可以率先遠近守土之臣咸供饋餉以成戡定之功乎由是裒諸境內得米若干石載之巨艦浮海以漕爰命顧君仲華曰吾以職守所縻不可以親往子其爲我行哉仲華毅然承命初無纖毫難色趣裝戒程略不以家事爲意涉風波如履平陸眞可謂男子也哉君子謂周君于是舉也忠愛不忘乎國顧君於是行也義勞不圖其私使爲臣者皆能如周君其有不盡其忠者乎爲士者皆能如顧君其有不勇於義者乎忠也義也人之所尚而天之所佑者也仲華

到京之日朝廷必有以嘉其勤而寵賚之韋布而往衣錦而歸其在茲役矣是鄉之文士咸壯其行相率歌詩以餞而陳高序之

送劉景玉赴金華縣學教諭序（楊校注孫琴西先生云景玉見平陽志鄉舉按景玉字也當考其名）

仕於今之世其有位卑而任專可以推行古道化民善俗者惟學校之職爲然凡郡縣皆有學學皆有師師專掌教養子弟事郡守縣令治其郡若縣之民政事刑罰咸出守令而教之以詩書禮樂使知廉恥退讓明孝親弟長之節則必由於師故有賢守令無賢師儒雖能爲治不能爲善治縣學之師曰教諭主教一縣則爲職亦重矣然其秩祿曾不得比書院之長是故上以輕授而下以慢爲居其職者鮮能盡其職苟延月日以希考選

甚者至糜廩庾之委積而撫其贏以爲己私是豈皆其人之過亦勢（永嘉集內篇作亦其勢）然也間有一二知所當務而所以爲教者不過循當世記誦詞章之習月課季試以舉子程文第其高下而已固能令俊秀之士爭先科目競於進取出爲國家用然而奔競之風以熾德行之懿靡聞舍本而趨末其於古人教學之意何如也如是而望化之行俗之美也不亦難乎哉嗚呼弊矣同里劉君景玉以帥府檄爲婺之金華教諭景玉明經而富於學其智足以謀其强足以立毅足以行之文足以發之推其才必能易時之弊盡己之職而與令共興善治者矣景玉嘗抱利器試於有司屢爲其所抑今居茲職宜若有不屑爲者然官無大小皆可以行其志不以所處之卑而不敬其事君子之道也景玉往而加勤焉俾教彰於一邑聲流於四方豈非予之所望於君者哉而亦豈非君之所侵爲哉夫庠序之教世俗以爲迂而有識者以爲急頑者寇盜悍蘖赤子化爲蛇虺有司以文法治勿勝卒至用兵戈獮薙之若使教之有素則民有恆心莫不知尊君親上而各安其分孰有入於邪僻以犯非義乎立民防而導其善其於治化夫豈小補哉（永嘉集內篇作小補之哉）景玉之行也士友餞者咸相率爲詩予故言教人之事爲君贈亦以白夫世之主學校者焉

送子文張君之莆田主簿序

州縣之職最近民而親焉凡民之理亂肥瘠恆必由之自寇盜擾攘以來兵革日用芻糧器械之所需咸於民焉取具武將悍卒惟暴戾恣睢是務不顧民之荼毒動趣迫乎有司有司或應之稍緩則凌辱備至故州縣之官雖名剛介果毅不畏强禦者

亦莫之能抗也由是不得不移其疾於民以紓己責日施箠楚於瘡痍腐體之上而嚴督其所出貪墨之輩又並緣爲奸則民吾赤子皆化爲敵者良以此也然則居當今之世任州縣之職而欲其道之行志之伸也不亦難矣乎雖然君子之爲政未嘗無其方也苟設心於愛民民亦未嘗不受其惠也師旅征歛固不可以不給而凡出乎民者必使之均平無所偏頗而又推惻隱之意以取之則民雖重困而不吾怨竭其貲力而禍變不生可以保境可以全名此誠有職乎州若縣者之所當知也里人張子文將爲簿於興化莆田子文之從仕非無意於民者也而適遇時之多故則其難蓋十倍於平寧之日矣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鈍之器子文可不盡其心乎哉莆田爲邑濱於南

海雖不罹兵燹之患而供億之繁夥蓋有不能免也當斯民困弊之餘而賦歛之必均撫摩之必至使之與吾同其利害休戚豈非近民者之責歟子文之於爲政固不待予言而知矣而予又以是告者憫夫世之居職者不知恤乎民隱以致若是之紛紛也故因子文之行有感而發焉

送道士邵潤泉序

江陰道士邵潤泉來永嘉永嘉之大夫士凡與遊者皆稱其可與遊而潤泉之於人也不問賢不賢與之遊者必與親狎予今冬始見潤泉旅邸視其貌粹然而和聽其諧談猶炙轂輠而出不窮其行其居適已自如不拘拘於形骸之內而爲世所桎梏者予甚異其爲人然求其能則不可得叩之則笑而不予應詢之人亦莫之知也其學莊周氏之逍遙者耶或曰潤泉好修煉蓋明於內金丹藥術者也夫自老子著道德經五千言有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而後世爲老氏學者祖述其語以爲煉形保生之說其法以吾身精氣爲藥物用火候鍛錬（劉校一本錬字下有養字）之謂之內丹丹成者可以長生推原其術蓋出神仙者流方士所爲非老子之道本然也老子之道以清淨無爲爲根柢恬澹寂寞爲門戶守雌抱一勿搖其精勿滑其神則自然久生此其要妙者也潤泉學老子法亦嘗得其要妙矣乎如得其要妙尚何假於金丹修煉之術爲又考莊周著書推崇老子大較齊死生一彭殤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反其眞貴在乎達生隨化周之論與老子雖若少異然善學老子者莫如莊周後之欲學老氏者求之於周斯可矣潤泉之迹似學周者由其外以觀其中抑亦有得於周乎予少時嘗讀老莊書今則業於儒術既與潤泉不同道而潤泉之來求予言以爲歸鄉之贈者亟請而愈勤潤泉奚所慕於予者哉予道不足以裕乎已予文不足以振乎人潤泉得吾言以歸無益也雖然世有知予者因予之言亦可以知潤泉矣

送族弟祥遊金陵序

族弟祥早歲在庠衆中能自標異頗涉獵書史於醫方星曆尤所精究向年爲樂清陰陽教諭治職之暇則從師問學與諸儒生講明經籍縣尹杜君宗儒（楊校注孫琴西先生云郡志元樂清縣尹有杜繼祖蓋即宗儒）甚器重之比歸見予聽其吐辭論議乃知所趨向識見文釆皆非昔日比予深歎美其質之化而喜其習之益也今春予自吳回忽過予言曰祥之齒壯矣馳驟乎鄉里膠擾乎塵俗其何以廣聞見而能有所樹立哉聞金陵爲江東名都邑朝廷風紀之司所在其達官往往能禮賢引薦士祥將適茲土庶幾其有合乎予聞其語而壯之且告之曰世之人能自奮拔而致通顯者不可一二數也雖其無他抱負苟有推挽之力猶且成就況以汝之多能哉然予所見則有異於是固不容默默於汝也凡士之求過於世者求在外者耳不知君子固輕乎外而重於內也予將語汝以所重而進汝以爲人之道其必由學焉予將語汝以爲學之術乎爲學之術力諸己而資諸人今汝之往而遊也其必資諸人而力諸己乎是故人之賢而有道者汝則師之其有文者汝則敬而友之虛而之志以求進其知謌而之言以求踐其實讀古人之書而觀其行事與其用心毋悅於紛華而易其守也毋習於便佞而蕩其氣也毋口爲禮度而心實遠之毋貌爲恭莊而中則肆焉聞人譽己必反而思曰吾誠

有美矣乎聞人毀己亦必反而思曰吾果有失矣乎毋少得而盈毋自怠而畫夫如是則日求充於內而不暇計乎其外內既充矣人不知吾不信也人吾知矣不遇於時無有也故車之堅可以任重也而人斯載之故弓之良可以射遠也而人斯彀之苟汝治車而堅矣爲弓而良矣焉往而不爲人所求不此之務而急急焉以求人知爲事則非予之所望於汝也祥尙勉之哉祥行至吳吳之故人有問予者試以予言質之其必有以發汝矣

贈周元帥序

兵者所以誅暴禁亂不得已而用焉者故善用之則亂息而民安不善用之則民受其禍然用兵之善無他焉在乎將而已矣將得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有度攻守有數夷大憝妄凶逆宥爲從故雖毒天下而民從之將非其人則兵之用也進退無度攻守無數殘兵以逞以致於失律亡師而（缺）及其身嗚呼爲將之道其可以易言哉自盜賊梗化以來有年於茲矣吾觀夫將之賢者千百人中不獲一二焉其不賢者肩背相摩踵趾相接也是故城邑之陷壞地之失人民之糜爛流離奸宄之縱橫滋熾皆由乎將之不得其人焉耳然所謂將賢者非專善戰鬬之謂也宅心之不忠字民之不仁者是者不能已亂而徒以長亂嗚呼古之名將吾不得而見之矣若僉都元帥府事周君守仁抑亦可謂賢將者歟若佐其伯氏僉樞公分守平陽總制瑞安而軍旅之事君實專其任焉嚴部伍明號令必賞罰布恩威馭士卒如嚴師之訓弟子而愛其民猶慈父之於子也不順命者俘而戮之有附降者撫而育之二州之境寇以殄而人以寧君

之力居多由是省臺交上其功於朝自同知平陽州事陞溫州路總管府判官未幾而復受茲職寵以節鉞之榮重以閫外之寄功澤被於黎庶而聲名達於遐邇豈非當今之賢將哉使世之建將旗握兵符者皆能如君之賢則禍亂之戡定也久矣雖然平陽爲州介在遐僻四鄙皆虎狼蛇虺之區而截然中處保障無虞用力倍而成功難夫以君之果毅謀略若統率其師旅以馳驅乎中原其勛業所就豈止若是而已哉吾又未嘗不爲君憾也今朝廷更張庶事以圖治功汲汲焉求文武士以備內外之職而陝西行省平章察罕公下兵河南收攬英雋以佐成中興之烈其獨於遐遠舉君（劉校一本作其獨遺於遐遠乎）君其慎守忠貞之節以副國家之倚任哉顧君仲明君之懿戚也來徵予言爲君贈予故論良將之不易得而道君之美以致其願望之意云

送劉仲彬序

往歲予在四明樂淸劉仲彬自鄉中來以善數學能推人生年月日時多中上官有據權勢者方驕肆得意甚仲彬布數爲言不避去將敗未幾果敗人咸神之予始知仲彬之精於術也後數年予歸永嘉仲彬亦自杭同會於眞華玄館仲彬爲予言幸爲當道者推舉授官東歸予且知仲彬之有所遇也今年（劉校一本年下有秋字）予來城中寓松臺僧舍一日臥病招吳龍元（劉校一本作元龍）診脈忽有著道士衣冠者翼如而來逕入予室中指予而坐予初不識其何人怪而問之則曰吾固棄俗而爲黃冠矣（劉校一本作者矣）始吾以術動公卿謂富貴可立致往來吳越之間七年經涉世故亦嘗濱於死今吾觀世之榮名利達猶春花秋葉耳吾母年老奉之隱居因作養眞道院於玉環山鳳林奧中之梅嶼將

以終吾身焉孔子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吾之所賦於造物者旣有定分吾已知之矣吾於世果何求哉予聞其言始而甚駭之卒而深喜之而又知仲彬之異於人也今夫奔走乎要津請謁乎權門大可以獲爵位小亦不失潤屋而肥身舉一世莫不皆然也而且相習以爲常其不能然者則衆嗤笑之而謂之迂仲彬乃獨背馳於當世不顧人之笑己而甘爲迂焉豈不甚可駭歎雖然予乃一世之所共笑以爲至迂者仲彬之出處雖不與予同而爲世之所笑以爲迂則與予同此予所以深喜仲彬也予聞玉環在海之中昔之方士以爲海中有三神山仙者居之不知果有三神山與否若玉環者豈卽其地也耶方悲世俗之迫阨顚輕舉而遠遊他日予或訪仲彬於海嶼之上而要安期羨門以與之接則亦將從子而終老矣因叙以贈之

送繆應龍入京序

臨川危公參預大政以其王大父嘗受薦於故宋知臨江府平陽繆公因曾仲衍來官平陽遂俾求訪其子孫令至京師於是知府之曾孫應龍航海以往鄕人皆以爲榮蓋知生之必有遇也予惟昔人於同年僚友舉主門生世篤通家之好雖遠而不忘俗與世遷此道之廢爲日久矣今危公獨能敦尙古道念先世之交誼而思拔擢其子孫傳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偸使天下之人聞公斯舉而感發興起風俗其有不厚者乎然吾於生則不容無以告也吾聞古者學而後入政故君子不患其無位而患所以立今生之齒方壯也志方銳也其質秀以良其氣和以充進取有其階推挽有其人矣患爵位之不至哉所未至者學問之功也生至京師拜危公之後觀其功業之盛文章之懿言論風旨之詳密而就學焉吾又聞成均之內人才所育生其往而游焉耆碩之儒吾尊而師之俊秀之士吾親而友之而又日讀古聖賢之書以明其理以成其才由是序爵而論官以列於有位豈不於爾祖爲有光乎若然則生之受知於危公也爲不忝而公之舉生也爲無愧矣生尙勉之哉

送林子植入京序

國家用兵以伐強暴十有餘年矣後進師師凡俊秀之子弟其所業者孫吳攻戰之書蘇張揣摩之策也以是馳騖乎當道急功利走權勢至於聖賢六藝之文乃以爲不急於用而莫之習焉夫自道學不明於天下世之爲學者已不能推究本源然而猶幸家諷人誦古聖之經講求賢傳之旨如有豪傑才士由是而興起焉豈不可以造夫高明之域而盡修己治人之方乎假

令不得豪傑才士而使之興起然其心術猶知愼所趨向不專以詐謀權變爲先而習俗頹敗未必若是之甚也雖然此其失有自其化有機能斡其機斯可以見其失矣要在乎上之人舉措何如爾故夫俊秀之士有能不爲習俗之所移吾則舉而用之以風天下天下之人其有不從風而化者乎今寇盜就戮文教復興所以正人心所以易風俗蓋維其時矣操時之柄者惡可不用心乎哉林生子植自幼從其師讀聖賢之書探性命之理當俗尙委靡之日而守之愈確爲之愈勤權謀之言未嘗入乎心也名法之編未嘗經乎目也行輩之得志者羣笑而叢議之子植弗恤也故予每稱道其美以矯夫人焉今將往遊於京師子植之爲人非衒其能以求售於人者也京師之大夫士詎有如（永嘉集內篇作知）子植者哉予固言之以爲之先容使在上者知

而舉之以厲夫後進之學者（永嘉集內篇作之爲學者）其於正人心而易風俗也亦庶矣其宜乎

送徐天常入京序

同郡士徐天常將之京求予言以自壯予語之曰子亦嘗聞夫釣之說乎世有慕得魚而業於釣者其始也曲針以爲鈎斷蚓以爲餌投竿洲渚之中而魴鯽鯿鱖日充乎庖厨矣既而聞有釣於江湖者其所得之魚乃有大於此焉於是乎以錐鍼爲鈎以鰌鱔爲餌投竿於江湖之上而鯖鱸鰋鯉日滿乎舟車矣既而又聞有釣於溟渤者其所得之魚復又大於此焉於是乎懸數尺之鈎用全犗之餌投竿於萬頃之波而垂綸於千萬丈之流擊吞舟之巨鱗引橫山之修鬐然後知夫昔日之釣其所得者微矣今子以備試吏於郡自漕府以至於守府非釣於洲渚而得魴鯽鯿鱖者乎由是而從事帥府舉貳大邑非釣於江湖而得鯖鱸鰋鯉者乎今茲之入京師也大官高爵可援而取之吾見子之釣於溟渤而巨鱗修鬐惡乎可逃子之鈎餌哉子往矣吾且拭目望子之得魚而返矣然予亦煙波之釣徒也泛不繫之扁舟垂無餌之直鈎釣於寂寞之濱而求希有之魚於茲有年矣未始有得也子之京師而問焉有能持竿從吾而釣者吾斯與之爲友矣

送樓學錄序

予嘗往來道縉雲縉雲在萬山間其山之環縣治者盤鬱美秀其溪自山中來經平地水清而流緩意夫風氣所鍾生於其間必有文雅淳謹之士前年樓君景辰來錄溫郡學與之接察其辭氣信乎抱淳謹之質而文（劉校文上一本有具字）雅之懿著也不待觀

其行事固已概得其人矣今春予入城日至學宮時四明楊君仲如典教之初三衢程君思齊爲學正凡學之事一新而景辰與二君周旋雅相得所以協力作興者具有條理思齊爲予言景辰在職嘗復豪民所侵田及正土田之籍使復其舊於學校爲有功然後知景辰行事果有可觀者焉予方喜而稱誦之以爲文學師儒官皆賢者庠序之教其庶幾乎居無何景辰以考滿代衆咸惜其去者予則以爲士之仕也將以有爲也居下位其勢不得專而不可以爲（劉校一本作以有爲）人才之屈焉者多矣如景辰者假令得可專之勢其設施宜有出於人特以職之微而所建用未甚磊落耳今四方武備未弛國家以用賢之急藩臬大臣往往起人於布衣而加之不次之位智者獻其謀勇者效以力景辰自茲以往豈無知而舉用之者則其爵祿之顯榮聲實之流布殆未易量也區區校官惡足久爲景辰淹哉於是皆相率爲詩以餞其行而予爲之序

送章氏二生遊國學序

朝廷稽古以建國學其師儒皆極天下選下自公卿大夫士之子與凡民俊秀咸入而學焉絃誦之教必勤肄習經傳之旨必極講明周旋揖遜必中規矩祭祀獻酬必正儀式月考季試必嚴其程度屬辭角藝必課其殿最故其入而學焉者卒有以化質而成才由是四方英敏之士不遠數千里鼓篋而遜志焉其出躋膴仕立勛業者往往而見蓋國家所以造育人材之地而子弟之欲就其業者不可以不遊也章氏二生弼善少而知讀書爲學齒且長矣處鄉里間苦於聞見之局而行藝之實也將往京師而國學是遊二生之志亦可尙也已然京師繁華之會

萬方之所輻輳也達官貴人其出入則車接轂馬聯鑣外國奇貨川委而山積名倡異伎雜處逕巷覩侈靡之色則目眩於視聆曼衍之聲則耳熒於聽其中焉有弗搖者乎故成均之內雖可以化質而成材而志之未堅定者亦易以喪己況自大學之道廢而不修爲教爲學者記問文詞之外無爲焉學果爲己乎聖賢之言人無不口爾孰若芻豢之甘焉者誠鮮也善也其亦往而慎之矣貴而崇高吾勿慕焉也縱而嬉遨（楊校丁本作遊）吾勿狎焉也道德之尊者吾師焉行業之懿者吾企焉內焉義理之求而外焉威儀之習夫如是吾將見其質之花之速而才之成之易也爵祿之至乎何有今夫子弟在家參恭謹以自持而其出也或流蕩而無檢是故業成於居而學濟於遊世之若是者衆矣然則吾於二生之行也惡得而忘言耶

不繫舟漁集卷十一

記

陳　高　子上

平陽州儒學增田記

凡學校之經用師弟子有廩膳士之貧者有養春秋釋奠有籩俎豆之實苟歲之所入無以爲出則庶事闕遺師生曠業而學校廢矣平陽舊爲縣贍學之田素寡後陞州更設教授員厥費倍昔而田弗加多歲所收穀以石計者不過三百二丁奉祭之羸教官祿且弗給是故訓導之師恒虛其席而弦誦之聲未之嘗聞前後之職教及守土者雖或病之而其力不足以爲至正十九年天台陳鑑翁來爲教授慨然以興起學校爲己任越明年春南臺監察御史易普刺金孔洏行部閩廣取道於溫三

月之吉適臨是州乃蒞學宮虔謁於先聖先師遂登講堂尉勞多士宣布德意環列觀視罔不欣肅因覩學師缺員生徒稀鮮乃詢其故鑑翁具以膳廩空匱告二公惕然曰崇學尊教實我國家盛典而勉厲作興之豈非吾職所當先乎乃言於副元帥周嗣德曰自吾入茲境民若不知有干戈焉者子之保守撫綏斯土厥功茂矣然當海內用武之日吾民得以安居無事必須庠序之教使之明人倫而知禮節匪爲治之急務歟州之有學蓋以教民而田弗充於贍士（劉校士下本有敎字）一奚由興耆圖之元帥曰諾爰撥在官之田若干畝歸諸學且籍其入專爲師弟子廩膳費而俾來徵記於余余唯學校育才之地凡子弟來游於是者將以漸摩乎理義之訓涵泳乎道德之源少則習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長則業夫修己治人之術始之爲士終之爲聖賢

其所以爲教而學者固大如此則其養而食之也庸可闕乎而凡師弟子之食其食者得不思夫爲教之本與夫爲學之道乎異時吾見禮樂之教行俊秀之才成居則有以孝親而悌長出則有以化民而善俗是則增田之功有補於學者豈小乎哉蓋非御史之賢無以成其美非元帥之賢無以拓其規陳君之志由是而獲遂然則書之以昭示久遠夫孰曰不宜至正二十年秋七月望記

棲雲巢記

人有居於巢者乎上古之世其民蓋嘗爲巢而居矣自上棟下宇之制興易營巢以宮室於是乎高堂邃宇重屋廣廈而猶不足以居也詎肯處危巢以取顛躋哉（楊校哉字元脫據丁本補）予來華亭乃聞有巢居者意其必遯世俗離人羣而與猿鶴並棲於叢木之

上也及往窺其居則爲屋數楹深廣丈餘而表其名曰棲雲巢怪而問之主人主人曰若豈疑吾之名室乎夫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而人之寓形宇內偃仰一室者亦若是而已百堵九延千門萬戶窮雕巧而極壯麗其自處也不過容膝又有異乎鷦鷯之巢者哉然則吾之茲室豈非吾巢乎且吾之居是巢也除風雨絕塵囂俗慮不至焉惟白雲往來其門與吾同處同休吾游而嬉雲兮我隨吾倦而息雲兮我即我臥雲衾我坐雲茵吾依雲而棲而雲之與我未始相離也是故有棲雲之名若以吾之巢爲小乎大而觀之萬物以天地爲巢天地一巢也寄吾巢於天地之內六合八荒皆吾戶牖也吾又泛觀乎天下之物苟可以玩目娛心者非有力不能致彼造物者復靳於人惟雲也出入無常變化無方不以吾貧而獨與吾親取之以自怡而

人莫與爭吾將始終與雲棲乎是巢之中瀞泊乎相安逍遙乎無爲世有知我者必且以我爲有巢氏之民予於是釋然而喜謂主人曰子之言似有道者吾爲子筆之遂書以爲記巢之主人楊君伯成也記之者永嘉陳高也其時則至正甲午八月朔日也

碧山堂記

自平陽州治西南行七十里其地爲鳳奧鳳奧之野多山其最大而特起者爲許峯許氏世居焉故山以許姓許份景文所居之屋曰碧山堂環其屋皆山也故堂以是名堂之前正面許峯若屏障羅列去屋可三百步左右之山翼附乎其旁若虎蹲鳥厲璧判圭峙其近可按而撫也卉木春榮松柏冬秀朝雲飛白夕陽凝紫奇態殊狀旦暮萬變景物之勝咸萃於斯憑檻而視（楊校丁本作覩）隱几而臥（劉校一本作眠）不待登高涉險而鳳奧諸山舉在乎目中矣大抵因勝概於丘壑者多在寥闃之境崎嶇狹隘人迹所罕至誅草茅墾荒穢然後築室而居焉自非遯世絕俗之士未有久而不厭者也今斯堂在衆山之間而宅乎夷曠許氏之族繁衍父子昆季蘭輝玉映貴游之士亦復數有至焉者早晚會聚時節燕飲歌詩誦書奕棋鳴琴寢處游息衎衎如也與夫居岑寂而逃虛空者豈不相去遼絕哉嗟夫碧山之幽與斯堂之美世之好奇喜異豪貴有力者雖欲以千金致之而不能得今景文獨善（劉校一本無善字）擅而有之然則前人之來胥宇而貽孫謀者亦可謂弘遠矣許氏之（永嘉集內篇作其）先由閩來居此已數百年代有聞人在宋時有自進士至郡守太學生入仕者前後相望著其清淑之氣又有以鍾乎人非但所居之勝而已也景文

有才幹能保障其鄉里又數佐官府討賊有功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將於是乎在

水竹幽居記

福東門（楊校丁本作福城東門）之外一里爲金雞山山之陽爲東禪報恩光孝寺寺之左右其地多閒曠雖負城郭無異垌野逆川順師來主是寺於兵燬之後重建梵宇不再期而成瓦礫之墟煥然金碧衆屋既備舊規復完乃營寺西南隅隙地爲休憩之所其室三間中廣尋丈旁闢兩閣疏櫺密牖凉颸咸宜又作小樓僅容臥榻及置几案面其前有池方可三十餘步積水泓渟色黝以碧環其側植竹數百竿玉幹翠葉亭亭猗猗復垣其四圍穴垣爲小門以出入內外迥隔市囂俗紛靡接於耳目因名之曰水竹幽居云予嘗偕客過之俯池而瞰則瑩潔可鑑倚檻而咏則清標可挹明月東出微風南來寒光映隱爽氣交襲翛翛乎若脫塵堁而遊空虛不知日之夕身之寓也客謂予曰吾聞爲佛氏教者道存沖寂心與世冥而猶留意於物若是耶予未有以應也乃相與質之主人曰子以物觀物而物於物不若以非物觀物而不物於物今夫湛然而澄澈者水也挺然而娟淨者竹也水猶（楊校孫琴西先生云水猶二字疑衍）法性本空法身無相（劉校一本作水猶法性本空竹猶法身無相）作如是觀則水非水而竹非竹雖有是居實無所住非幻而幻我且忘我而況於水乎於竹乎又況於水竹之居乎於是賓主相視而笑釋然玄契遂記於壁俾感（楊校孫仲容先生云感當爲惑丁本亦誤）者祛焉

遠山軒記

凡世之遷居而去其故土者其始也未嘗不思久則安厥居而

忘其思矣是故君子於此必有以寓其思於耳目之所接觸焉有感而情於是乎生則愈久而不能忘也予友何君汝樵自將軍里遷某處去山甚近而於遷室之東偏爲軒焉扁曰遠山夫其蒼翠之色朝夕在望烟雲吐吞松柏森列瞭然於眉睫之間則山豈遠乎哉蓋以寓夫故土之思焉爾君舊居括山下列榕峙乎崖石踈竅瞰乎深澗巖竹園卉茂樹清泉可憩可翫君髫亂日嘗侍其大父后溪翁寢興於是絃誦娛遊於是時序移改陵谷變遷昔之棟宇今丘墟矣而君乃能卓然有立艱勤締構以成宅廬初欲從其祖居相厥遺址榛莽蕪沒四顧寥寂又無與爲鄰者乃舍其舊而宅於茲爽塏堅密不陋不華燕處奉賓爰有其所儒者之居亦云美矣然君身雖居此而心未嘗不在括山之麓也是則茲室去山雖近而視昔之負山而居者庸詎

非遠乎嗟夫敦仁篤行之士不忍輕鄉邑以忘其本忠厚之至也而放曠者雖適千萬里之遠樂其處則終身忘歸其鄉今君之去故居無十里遙而不能忘情若此信乎敦仁篤行君子哉雖然故居之不忘蓋不忘其祖也爲人子孫而可以忘其祖乎然則君之居於是軒不惟思其故居之近乎山而已也將必思而先世有文章之懿德業之盛而求所以繼其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是之謂歟君名岳隱居不仕以孝行爲衆所宗云故爲之記

林氏祭田記

古制田以井授由士而上祭皆有田然其法之廢壞久矣近代朱氏著家禮乃教人取附墓田以奉祀事蓋生者之於既死日遠（楊校日遠二字及下文時上歲字報下本字依孫琴西先生校補丁本亦缺）日忘子孫霜露之思弗保其久而不怠使有田焉則不惟可藉其資於給用而歲時常祀因田以存所以竭虔致享豈不可繼於無窮哉福寧林君宗璧孝其親親既沒而哀慕不已歲時思之祭必恪恭如式於是乎圖所以爲久遠計也乃謀於兄之子某合出田若干畝籍其入以爲祖禰春秋之享薦忌日之獻祠且刻其數於石以示後人而求余文以志夫報本嚴祀禮之大者去古既遠習俗寖渝而世人於奉祀之孝漫不以爲事者蓋有之矣或孝子慈孫有能致其追遠之念者則施田釋老氏而立祠焉曾不思吾祖考之靈非類不享而況托於虛空怪誕之說也哉嗚呼道教之不明而斯民之蔽惑亦可（劉校一本可上有大字）哀也已然則林氏祭田之舉誠今世之所當法者詩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此之謂歟是宜書之以示勸故爲斯記

鍾秀樓記

天地之始闢也其氣絪（縕[illegible]）積盤錯糾紛則凝而爲山流而爲水是故山水者所以鍾夫天地之秀者也凡天下山水之美東南居多層巒疊嶂清湍飛瀑極變化奇特之態有不可以名言而幽人逸士欲擅山水之樂則必爲樓觀亭榭以居其間然後所謂鍾夫天地之秀而爲變化奇特之態者不待窮搜遠舉可以安坐遊目而得之矣信之貴溪山水之鄉也方外士吳季彬居焉作樓以爲休息之所而名曰鍾秀蓋以山水固鍾天地之秀而茲樓又有以鍾夫山水之秀也季彬過予淮南而徵文爲記予未嘗至江以東若茲樓之勝固不可得而知然試以聞於季彬者言之則琵琶歸其前臺山擁其後瓊林屹其左應天峙其右而沂溪之水又迴環乎四向爭奇獻怪含輝呈媚陰晴異

狀四時殊象交乎目者皆蒼翠之色入乎耳者皆清泠之聲燕閒無事而日延覽其上有足絕塵堁遺世紛若徜徉於物之表而忘其寢與食也季彬誦書之暇仰而眺遠俯而瞰近旁觀邪睨應接不窮於以舒幽情發天趣倚几而吟詩則若有助其思據席而揮絃則若有暢其音蓋茲樓既鍾山水之秀而季彬又有以鍾夫茲樓所鍾之秀也季彬爲老氏得澹泊以無爲寂寞以自持而招赤松王喬與娛或謂仙人好樓居季彬之意無乃在於茲乎予不可得而知也已

義田記

三代之世同黨相救同州相賙而在官又有不恤之刑以糾其闕當是時凡民皆知分有餘補不足而急人之急也逮乎世道下降王政不行人各私其富錙計銖較怯於施予甚者至於骨

肉同氣雖極凍餒濱於死亡猶邈然不之恤而人亦恬不爲怪於是而有推其財以惠困乏者非仁人之心不能也已桃源陳君思禮買田其鄉爲義田凡若干頃歲籍其入以賙恤宗族鄰里之貧者予有常數貸有常經喪葬嫁娶各有常給而又以其贏即所居之旁建書塾招致經師教鄉之子弟嗚呼陳君之用心亦仁矣哉昔先哲范文正公置義田於姑蘇迨今數百年遺業猶在而鮮聞有繼而行之者陳君茲舉蓋聞文正（劉校一本正下有公字）之風而興起與雖其規模有所不逮然亦各隨其力之所至而用心之仁則一也若使世之富者皆能如君之用心而人人賙其宗族恤其鄰里則施之所流者廣遠而溥博豈不可以厚（劉校一本作厚民俗）俗而有補於王政也哉君字義甫嘗以帥府辟教諭贛榆縣儒學秩未滿而隱去以善稱於鄉云

三友軒記

至正甲午冬十月予過王伯尹氏伯尹以客燕於三友之軒屬予而言曰斯軒也前郡守趙侯之所名也往歲趙侯來撫綏南海道經吾里先人館焉一時遊從皆冠蓋知名士多先人之友於是趙侯嘉其取友之端也乃以三友銘其軒親爲之大書俾揭諸楣今先人沒而軒未有記願得子言庶使我後人朝夕觀以無忘先人美而嗣志弗忘子其毋辭予謂孔子稱益者三友而孟子之論友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蓋惟善人（楊校人字原缺據丁本補）爲能取直諒多聞之友而直諒多聞之友庸非善士乎嗚呼朋友道廢已久富貴者有所挾貧賤者有所冀上下之交非諂則瀆又（楊校又字原誤人據丁本正）人之常情喜諛而惡聞其過飾詐而靡尙夫誠以己之不知而忌人之知故直諒多聞之士每

見擯於時而便辟善柔便佞者恒爲人所狎然則能取益友於今之世者可不謂之賢矣哉因軒以是名而伯尹先人之善得以不泯趙侯其知言者乎今伯尹處斯軒而覩斯名思所以繼志述事而益親益者之友通古今論道理切磋刮劘以成其後（劉校後一本作德）一視其先人蔚然有光使世之取友者皆以君家父子爲法顧不偉歟伯尹名埜其先人名某字愛民趙侯名鳳儀字瑞卿

如愚齋記

華亭彭伯玉扁其齋居之室曰如愚友人邵文伯爲之求文以記予謂顏氏在聖人之門終日不違如愚夫顏子亞聖之資聞一知十穎悟如賜猶曰不敢望況其下者乎今伯玉以是名齋抑自處於顏子歟文伯曰否伯玉之爲人也外和而內專去華

而務實故常自以爲愚焉人亦從而愚之其知伯玉者則曰我伯玉豈眞愚者哉伯玉於世間事無不通曉其耳目心思皆出於今人而乃以愚自守耳若伯玉者豈眞愚哉予於是而得如愚之說矣昔在太古羣蚩蚩敦龐侗侗以相生相長相老相死於智巧乎何有世降愈下太朴散而爲澆漓於是乎有愚智之辨公卿士庶靡然日趨於機變以相詐相欺有不同於俗不合於世而淳質少文者則咸指爲愚焉甚矣世道之不古也然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彼爲小智自私行險僥倖役於物而喪乎己謂之智可乎老子有言大智若愚若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吾夫子以爲不可及若二子之所謂愚其果愚也哉予未嘗知伯玉而文伯稱之其爲人亦可知矣然予乃世之眞愚者他日或遇伯玉坐如愚齋中相與論鴻濛混沌之初必將有以語我乎

蒼翠軒記

夫人之好尙不同而其取於物也必以類豪華之士娛情乎花卉清修之士適意乎松竹是皆其趣有所合非可强而予奪之也故君子觀人之所好亦可以知其人矣浙之西土腴而民佚俗尙侈靡廓其居飾其宇者皆是也蒔名木畜奇石以奉燕遊賓觀賞者十室而九惟顧宗元獨能不移於俗而所好出乎（楊校乎字原脫據丁本補）庸衆宗元居嘉禾漢唐（楊校孫琴西先生云漢唐疑作溪塘）所處之地一闤之市也構一室不陋不華置書其中而讀之室之前則甃小池累甓爲垣於垣之外叢植修竹碧幹離立綠葉茂敷陰映几席可愛可翫而其室之幽窅恍若在深林邃谷中遂名曰蒼翠軒云夫植物之幽者莫如竹而軒之幽也又假竹爲幽宗元懷清修之志脫豪華之習俛仰於是咏歌於是待賓客朋友於是無日不處乎蒼翠之間其神清以正其氣爽以豁其發爲詩也俊逸而長深夫然後知竹之於幽居爲最宜而世之知此者蓋鮮矣雖然竹之可愛獨蒼翠之色乎哉夫（劉校一本夫上有今字）冬夏不變有貞介之節焉特立不撓有幽獨之操焉虛其中者抱道之器也直其外者卓行之表也故竹有類乎君子比德焉宗元年壯而質美積學而茂（楊校丁本作懋）行吾見其德之成有日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衞人美武公之德也宗元尙思所以似之至正十五年五月五日記

忠敬堂記

傳稱臣事君以忠又言爲人臣止於敬樊遲問仁孔子告以執事敬與人忠忠敬之道大矣哉是故以之事君則盡臣道焉以之自治則盡人道焉君子於忠敬不可斯須忘也斯須而不忠

則邪慝之心生矣斯須而不敬則怠傲之義（劉校一本作意）起矣忠也敬也其爲人之大端乎同知元帥府事天台賈侯名其居室曰忠敬堂昭其志也侯世家子好禮知學問沈毅其謀自汝潁扇孽海內用兵侯散貲鳩義旅保鄉聚至正戊戌從軍來溫每有征伐未嘗不在行（劉校一本作行間）踏柟溪守安固入橫陽皆躬擐甲胄率先士卒卒以成功他帥有異謀者使來誘侯侯曰吾惟知忠於國者是與遂發其姦夙夜在公小心愼密至於交際朋友必盡其情處事不苟而兢兢畏謹然則侯於事君與人之忠爲臣執事之敬亦可謂能勉焉耳矣堂以是名夫何忝乎哉君子曰忠德之基也敬德之輿也基積而立輿載而行賈侯之德也故記之以示其子孫使夫居斯堂者必以忠敬而存心焉則侯之德益傳於永久矣若夫景概之勝廈屋之美泉石林樹之幽

茂則不待述也侯名嵩字伯嵩至正二十四年七月八日記

清芬閣記

溫城環十八里居者二萬家甍連棟接簇簇若蜂房只尺空隙地不易得故各爲重屋以處層樓飛閣翬起相望於湫隘喧闐之中而有閒靜（闕）雅之趣吏胥叫囂隳突稍遠於耳目可以舒懷抱集賓友遊焉而文藝樂焉而絃歌則非特凭高眺遠而已婁鎬鼎周宅城之西南隅居臨巷道且近市爲閣堂屋之上名曰清芬蓋其先祖所建而名則鼎周所命也閣之爲間者五衡廣六尋縱二尋有半中可坐數十人南北各列牖望見遠山壁立其左右兩間設茵榻畜圖籍鼎周之先子竹近處士某性雅好士遇佳士友至則延而居之讀書鼓琴投壺弈棋觴詠相樂以窮昕夕鄉之先達進士鄭君僖項君仲（楊校仲字原缺據丁本補）升章君仕堯彭君庭堅皆常（楊校丁本作嘗）游憩是閣者至正甲辰之歲黃巖商君復來正郡學鼎周舍爲予每過商君必登閣而坐鼎周及其子觀輒欵留講論古今觀年弱冠善執弟子禮且好文學鼎周能繼處士志而觀之志如鼎周然則斯閣也所以致賢士來遊而相與誦先人之淸芬以見於斯文者其在茲乎吾聞婁氏之先世有諱寅亮者登宋甲科高宗時爲御史論建儲事連疏請選立太子天下稱其賢是其淸芬之遠播愈久而不泯者尤可（楊校可字原脫據丁本補）誦也觀來請記故述（楊校丁本作書）之以示後人云

蒼雪軒記

蔣君文質舊居括之靑田慕其先世開三徑故事於屋傍蒔竹厥茂林如乃名讀書之室曰蒼雪軒其後僑居永嘉窻戶之外有竹數竿故名亦因其舊今年秋予至三山訪君於郡庠之寓

在奎文閣（劉校一本作閣後）齋室空曠四壁蕭然而蒼雪之扁復署焉環視其旁則頹垣荒址猗猗之枝青青之葉無有也方深以爲疑而君且徵予記之予謂君曰名本無名因物而有有是物斯有是名未有無其物而有其名者也故曰名者實之賓也今君之居未始有竹焉乃獨揭斯名以示不已迂乎君笑曰子知吾室之名未知吾之所以名也自吾去鄉而居溫居閩今三十餘年矣吾每念祖宗之丘壟與先人之敝廬閒居燕坐其心常往來於青田山中涼陰碧色若在左右至於瞑目而寐則其身忽處於故鄉之屋而竹尙無恙蒼雪飛灑爽氣襲人（劉校一本作入）哦詩誦書其下如舊時所習及其覺也吾之身初未嘗往而吾之居亦未嘗易也抑不知蒼雪之在彼乎在此乎爲是而名吾室惡可謂無其實哉予因悟曰我以迹求故不見其有物君以心會故不泥於無形然則宜書之以告疑者遂爲記

聽鶴樓記

予同年進士薛子顒氏名其樓曰聽鶴始予聞之意夫鶴之爲物羽毛潔白可愛異乎衆禽而其聲淸厲故喜聽之耳否則鶴鳴夜半審於知時子顒之出處蓋以時進退者或有取於是也既而徵予爲記乃得以質其故焉子顒曰易不云乎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吾夫子繫傳則以言行爲君子之樞機出乎身而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善與不善隨感而應可不愼哉故吾每聞鶴之鳴而必以自警焉此樓之所以名也（楊校也字原脫據丁本補）予曰善哉子之學易乎因斯樓之名而知子之深有得於易者矣夫易之爲道至廣至大至精至深天覆地載天地吾易也盈天地間惟萬物萬物皆吾易也君子以一身而體天地萬物之易必

觀其象而省諸躬故天行之健也（楊校也字原脫據丁本補）我則以自强不息地勢之坤也我則以厚德載物覩山澤之損而以之（楊校之字原脫據丁本補）懲忿窒欲覩風雷之益而以之遷善改過易之爲象變化不窮而反之於身無非道之所在也然人之反身修省求其至切而尤不可不謹者言與行而已故君子觀鶴鳴子和之象知夫至誠感通之理無有閒於幽遠也則必致察於言行之間焉言也者心之聲也行也者德之見於（楊校於字原脫據丁本補）行事者也言行動於跬步之內而應於千里之外是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惟恐其有失口於人而失足於人也寡尤寡悔其機豈在外哉非深於易者奚足以知此若子顒可謂善學而深有得於易者矣雖然子顒之於言行豈獨聞鶴之聲而後致其謹也哉蓋將無時而不謹雖閒居獨處寂然闃然之際而所以自警者必常若鶴鳴之在乎耳矣予齒少長而言不知訒行不加修方將從子於聽鶴之樓相與論羲文周孔之易庶幾其有益乎

重建東禪報恩光孝寺記

粵自佛法之入中土其教浸衍招提之宮徧乎海宇而閩越尤多東禪在福州城東三百步倚郭近市而左右乃皆負山林麓邃幽是宜僊佛之所宅梁大同三年郡人鄭招勇者始捨其居立淨土院唐（楊校孫琴西先生云唐下疑脫二字）中廢爲白馬祠咸通間辨才大師慧筏以禪定之力咸通避去（楊校孫琴西先生云咸通避去四字疑衍）復建焉屢更賜額今之報恩光孝則宋紹興十七年所賜也舊有大藏經刻流布眞詮又有東野清陰之亭芙蓉之閣昔賢名人往往於斯遊觀吟咏遂爲閩之望剎云至正壬寅平章燕赤不花公由江浙被命來鎭閩省島夷據城以拒火厥寺公召兵討平之巽日言及寺之燬也喟曰寺燎靡存以我之故其可勿圖乃遣使詣溫起前歸元寺住持法性圓辨禪師智順爲之主而屬以興作焉先是禪師嘗造浮圖於淨光山公道溫見而嘉之故有是舉至則拂穢草除燼土購材僦工千指幷役而行宣政院副使側實世鑑復鳩貲以佐其費肇事於癸卯之五月越明年冬告成覺皇之殿演法之堂三門兩廡僧堂鐘樓悉復其舊像設咸備庖湢有舍僝功之亟觀者咨駭既乃求文以記營構始末予惟釋氏之道以色相爲虛幻是故古之桑門卉衣木食林止巖棲唯究觀夫空寂初奚有慕於外乎至於後世徒衆寖繁叢林日廣於是乎崇屋大廈而不以爲侈施彰五彩而不以爲華其或庳狹簡陋則爲之徒者且不能一日羣衆而處矣故有廢必興而起廢之功不免於壯麗者豈獨以歆動流俗而夸耀乎入哉亦欲輯學徒使之行住坐臥於中而修爲證焉以廣夫教之傳焉耳然當四方用武之日歲艱物匱而茲寺之構朞年以完炫金碧於瓦礫之墟而幻寶剎於刦灰之後何其盛歟向非禪師願力弘深規畫有素孰能成之若是之易而藩省大臣爲之紀綱而相其成者蓋謂西方象教威靈赫弈必能贊延丕祚而陰騭黎元非但植福田利益於己而已也禪師嗣法鐵關樞得其宗要辨說無礙距辨才之世凡七十一傳方且遠紹遺風以接來學繙造經藏乃出緒餘其道蓋不在是也至正二十四年十一月甲子記

竹西樓記

溫之平陽有地曰炎亭在大海之濱東臨海西南北三面負山山環之若箕狀其地可三四里居者數百家多以漁爲業循山

麓而入峯巒迴抱不復見海其得天平地有田數百畝二十餘家居之耕焉以給食有潛光院在焉潛光院者明教浮圖之字也明教之始相傳以爲自蘇鄰國流入中土甌閩人多奉之其徒齋戒持律頗嚴講曰一食晝夜七持（劉校持一本作時下有唄字唄作詠）誦膜拜潛光院東偏石心上人之所居也有樓焉曰竹西樓當山谷之間下臨溪澗林樹環茂樓之東植竹其木多松櫧檜柏有泉石煙霞之勝而獨以竹名焉者蓋竹之高標清節（楊校丁本作潔）學道者類之故取以自況云鄉之能文之士若章君慶何君岳林君齊鄭君弼（楊校注孫琴西先生云何岳字汝楫林齊字希顏見平陽志文苑韋慶鄭弼無考）咸賦詩以歌詠之斯樓之美與竹之幽固不待言而知矣石心修爲之暇游息於是山雨初霽泠風微來如挹琅玕之色聽環珮之音焉而又仰觀天宇之空曠俯瞰林壑之幽深翛翛然若遊於造物之表而不知人世之爲人世也石心素儒家子幼誦六藝百氏之書趣淡泊而習高尙故能不汨於塵俗而逃夫虛空其學明教之學者蓋亦托其迹而隱焉者也若其孤介之質清修之操眞可以無愧於竹哉樓建於某年石心之師曰德山實經營之石心名道堅至正十一年七月望記

木石居記

居必以羣羣必以類羣則相合類則相親故非其類者不可與之羣而況與之居乎人之於人類也禽獸草木之於人非類也麟也鳳也龜龍也非不靈且瑞也然與人羣而居則未始可焉者也會稽生予之同姓而氏曰胡者乃號於衆曰吾之所與居者木石也衆瞿然異之曰胡子首圓足方耳目口鼻四肢人也心明乎理義智通乎古今出言有章動作有儀又人中之秀也而胡爲乎與木石而居也予因是而思之胡子之意蓋有所激歟兩翼而飛四足而走毒齒利爪摯搏觸齧弱肉强食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淳化澆漓朴變虛僞狙狡獪詐內藏坑穽貌人心禽若是者吾可與之居乎鳥獸非吾羣類難與居也然而天地之間可與同居者莫若木與石矣木石雖非吾類而有得於吾心者焉今夫木自生自長自榮自植其才足以備器用充梁棟（楊校丁本作棟梁）而其高至於百尋上干霄漢未嘗撓折然則物之直者有過於木者乎今夫石屹然嶄然其大磐然徑尺之璧希世之寶或韞於其中水之而不屑火之而不烈擊之而不闕然則物之剛者有過於石者乎直也剛也君子之德也胡子之性既直且剛固於木石有合焉耳與之居不亦宜乎且木之直也而抱美材焉石之剛也而函至寶焉胡子負材而懷寶方且出爲世用又豈終於山林而已哉或者以告胡子胡子以予爲知言既名其室遂請予記胡子者溫其名遵道其字也

瑞榴記

至正二十一年林君伯恭所居之園榴生五實竝蔕其四在下四向相對大小如一其一居上而稍加大焉端正美好置諸籩豆巧若人力之爲者秋七月辛未伯恭以客宴在坐者監察御史孔汭世川浙省左右司員外郎李伏子庚江浙省都事林彬祖彥文江浙行樞密院都事翁仁德元合浦沙可學江浙行宣政院照磨崔仁智道明江東憲史方源明與高凡八人伯恭出榴示客客傳觀之咸嗟嘆稱賞曰此瑞榴也不可以無述伯恭乃請客賦詩而屬高爲記予謂禎祥兆福妖孽兆禍氣所感召有開必先吉凶善惡各以類應大抵嘉瑞之生未有無因而至

者也維茲和氣薰蒸達於厚地發於植物積善所致夫豈偶然也哉且榴之爲物也內藴精華其房多子非子孫衆多之象乎其數五者五爲五行人得五行之秀者爲賢非（楊校非字原脫據丁本補）子孫賢哲之象乎子孫既多而又賢也福慶之盛孰過於此九莖之芝連理之木異畝同穎之禾載於簡冊世所罕見茲榴之瑞可與並紀曰國曰家厥應則一林氏之大其在茲乎伯恭以文魁江浙登進士第授休寧尹辟南臺掾除福建省管勾（永嘉集內篇作管勾）今爲江浙行樞密院都事弟常爲樂清主簿嘉誠各從仕樞府二子本東皆清俊端確以茂才舉爲文學官華蕚相輝橋梓並秀所謂禎祥之兆蓋驗之人而已見之矣伯恭問學才藝衆所共推而心甚坦夷於物無忤善與人交樂道人之善吾知天所以報伯恭者殆方昌而未有艾也永錫祚胤世濟其美他日

符瑞之應豈不有徵而可信者哉伯恭名溫所居在永嘉郡城之南三里

明遠樓記

吳子中居平陽之夏口里作樓三間題其額曰明遠而求予言記之予鄉日嘗過子中子中邀予登樓飲酒予乃游目環視見夫川源平衍峯巒羅列南挹龍山霞嶺之幽北瞻青華壘城之聳西覽雁宕玉蒼之秀而東則極溟海之廣大覩日月之所出與夫客帆漁艇之往來上下焉凡四向山水之奇烟景之勝數百里外所有之物舉不能逃吾瞳睫間信乎其明之所及者不近而遠矣雖然明遠名也必有義存焉吾試爲子中言之子中當試爲吾聽之今夫人之有目所以視也視之有明所以見也而明所見之遠近實繫乎所處之高下焉故登高而望則雖千里可見者遠也身之所處者卑則目之所及者近理固然也故君子自修之道必立身於崇高之地使夫私欲無以累其中則本然之明物莫能蔽而無遠弗照矣是故君子之視也必用夫明焉君子之明也必燭夫遠焉書曰視遠惟明其是之謂乎子中平居暇日俯仰於斯樓之上而加修省於延覽舒眺之餘則其爲益（楊校益下丁本有也字）大矣夫豈徒曰居高明遠眺望而已哉子中曰子之言甚善吾請終身由之弗忘於是書之以爲記

農樂堂記

清河王文瑞名其所居之室曰農樂堂而爲予言曰吾家有田若干頃播種其中足以資伏臘近舍園數畝樹桑以蠶植麻以績而衣有餘布嘉蔬異果時食其新畜雞豚以供膳羞吾春秋課耕藝督斂穫倘徉乎隴畝畦圃間與與如也穡事既已租稅

畢輸則爲酒醴具甘旨以朝夕奉吾長老而洽比鄰吾亦優游無事以卒歲焉意人世之樂無過此者故以名吾居敢請子言記之夫當天下治平之日而耕田鑿井以食以衣榮辱不得加其身利害不能嬰其心凡所謂憂患者皆無與於己庸非可樂之至者乎然世之人莫不慕千駟萬鍾之樂至決性命而求必得之不汲汲焉則戚戚焉終夜以悲終日以奔趨而於畎畝稼穡之事則以爲太勞而莫之爲也夫乘人之車可加以鈇鉞之誅食人之祿可隨以鞭朴之辱較之二者之間果孰得而孰失耶今文瑞不樂於彼而樂於此誠可謂得其樂者矣雖然農固可樂也若夫奪其時而使之不暇於耕擾其居而使之不安其業削剝其財而使之不得以生且養則雖欲樂其樂有不可得已自非爲政者能推是心以及人人又惡能使天下之農皆得

其樂（楊校丁本作其所樂）哉吾故重有感焉於是乎書以爲記

蒙齋記

予友李皺（楊校丁本作鄒）景章名其讀書之室曰蒙齋而來求言記之予作而言曰嗚呼蒙之義大矣夫物生之初混沌未開空侗顓愚昧昧蚩蚩而莫知其所爲人之與物均若是蒙也然人雖在於蒙而四端之德五典之常萬物萬事之理蓋已無一不具於吾性是故君子之所貴者養蒙而已當其未發之蒙純一無僞外物之未感情欲之未動能養其正而無害自其固有之善而充之以至於盡性踐形之極則必明睿而通達篤實而光輝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若夫蒙而不知養養而不以其正亦終於蒙而已是之謂自棄雖然欲養蒙以入聖盍觀易之象而求之乎山下出泉泉出遇險未有所適蒙之象也夫水之爲物流下而其勢必行及其行也則盈科而進放乎四海夫孰能遏之是故君子觀泉之出未有所適也則務學以敦其本觀水之勢必行而不可遏也則行道以達其志故曰君子以果行育德景章居是齋也讀聖人之書求古聖賢之用心而誠身窮理以育其德見善必遷聞義必徙不爲（楊校不爲二字原脫據丁本補）通塞易操以果其行夫如是則於作聖之功其庶幾乎景章曰善請書之吾將以自勉焉於是書以爲記

積善堂記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夫人而能言之也然求其能行者千萬人中不得一人焉間有爲一事善則責報於天曰胡其不吾福也又望知於人曰胡其不吾與也再而不得報於天不見知於人則怠矣三而如是則棄其善而莫之爲矣自非篤信之士惡能

行善而無倦哉淮水之南有隱君子焉曰潘君思誠學岐黃俞扁之術畜藥於家有疾告無貴賤輒予藥遇危篤則趨之貧乏者不責其售至十數次無厭色嘗曰吾聞君子爲善不惟善其身而必有利益於人吾既不能用於時無能利人以醫愈人疾濟人之生亦仁者事也吾從事乎此以歲月計則亦庶幾其善之積乎於是名其所居室曰積善堂云嗚呼造物者之於人固未嘗屑屑於應感然亦未有久而不通者也福善禍淫皆非朝夕之所致必由積漸而然譬之穴土不已則井必深而泉出矣覆簣不已則山必高而物生矣今潘君之善惟能積之而不已也則彼造物者豈無感應乎哉況天之報施善人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知潘氏之後必大也使爲君之子若孫者皆思所以嗣行君之善則爲天之所祐助豈不益綿遠而弗替乎哉予既美之而重勉之而又欲其後人之知繼也故記之

梅灣小隱記

梅灣在樂清縣治之東三十里其地旁際大海山環海岸若屏障然世俗謂水之支流而匯者爲灣昔有居是者植梅其處故以命名梅今無存者而名則因其舊云梅灣之上凡山水可遊覽者曰鎮嶼曰名（楊校孫琴西先生云按下文名作明）山曰龍門山鎮嶼正當海口捍潮汐之衝或洶洶作聲則久晴必雨旁居人以占候常驗山脊有龍井井畔小穴覗不見底投之石良久乃有聲鏗然龍井之北有立石高可三丈許廣如之石紋理若窗櫺狀俗呼石櫺窗明山上蕭相國祠莫知其所從始水有赤水一名白龍港中有白龍天陰雨則見長老相傳云昔有婦人不夫而孕破脅產龍子龍奔入海所經爲瀆數回顧其母故水勢多曲折有松

瀨泉泉甘冽以實若其佳至正甲辰之歲予友趙新彥名來卜居焉僦屋數間日灑掃其閭蓄琴書蓄小童一人令其拾薪汲水彥名隱處其中教授子弟暇徜徉泉石間以自娛取景之佳者凡八俾詩人歌詠之好事者以彥名故率多來遊由是梅灣之名遂傳士大夫間矣自有天地以來不知幾千百年居者蓋非一姓而景物之勝今始昭彰豈地之顯晦固有其時耶抑亦待人而然耶彥名尙志節學問才器出於人甚遠沉冥晝藏懷珍待用其所謂隱者豈眞長往而不返哉予以鄉邑淪陷義不受汚棄家遁逃來從彥名居數日盡得梅灣小隱之趣蓋非遯世而離俗者初未易以語此也彥名求予記之遂爲記

趙氏書塾記

古之爲教也立學於國序於術庠於黨而家則有塾師儒之職官所選置田以井授又無甚富甚貧之民故人生於其世者無貴賤皆得以學而其教人之法自灑掃應對進退以至於修己治人本末精粗復無不備是故賢才盛禮讓興而風俗美降及後世先王之治晦而不明學校之政隳師儒之官廢井田之制壞於是乎惟富有力者其子弟乃得從師學業而力或不贍雖有俊秀之質亦終於無成而已矣樂清趙君士正世居蕭岐至正甲子（揚校丁本作甲午劉校至正無甲子）始遷於壺山之下而宅焉乃謀諸從子闢塾於家延致名師盡聚其族之子姪而教之幣帛饔膳之費咸出於己趙氏故名族支庶蕃衍來就學者凡五十餘人而趙君新實主之絃誦之聲揖遜之容問辨之習濟濟如也君子謂茲塾之設一舉而三善備焉收其宗族而不遺疏遠非尊祖敬宗之義乎訓以德義而使之興行非敦睦九族之要乎矜其匱乏而教之知學非作養人才之道乎沒而不書則何以示勸若夫子弟之學於是者循小大之序誦六藝之文講明乎理性之原審察乎義利之辨而從容乎道德之歸可不勉焉孜孜以毋負爾父兄教廸之意哉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甲戌記

江東王廟碑記

江東王本贛雷岡之神也在秦時有其祀神姓石氏名固舊志載漢灌將軍嬰略地江南道出祠下捷還祭之由漢以來昭晰丕闡寵錫之典代有褒嘉國朝屢加封爲江東聖濟顯仁元慶忠烈感應靈惠王今所在有祠而江東西尤盛勾吳孟君栻總制樂清之明年始立廟花山上廟成於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先是君陷於集慶虜中義不屈計欲自拔遯去潛謁神卜之而吉遂脫身間走姑蘇卒達於溫因誓爲立廟及蒞茲邑敷布政條

釐革奸屛民旣順令乃致力於神暨尹李光相厥攸址爰陟茲山尋清輝寺左廢亭故蹟得石筍之徵以定其居蓋贛之廟中故有石筍就刻神像至今在焉顯異示祥若有孚契於是鳩貲儀工繕構塗塈肖像其中率吏若民而虔事焉君又循山麓見石罅流沫如綫命去（原作居劉校改）穢壤斧石而沼之甘泉溢出耆長咸曰此神惠也因請名惠泉君曰諾茲殆清漲之埒歟清漲者自贛抵萬安灘磧之險十有八舟遇旱則膠神每出水以濟轉輸及應行客之禱者故名曰清漲云邑人以廟之始立厥有茲祥咸曰休哉災沴必禳牲醴日至靈貺來下報以禎嘉神惠昭孚民用益敬高曾往造祠下徘徊顧瞻見岡巒之勢蜿蜒南來奔走翔躍而止於此是其氣之盤鬱浮圖所宮蓋未足以盡當之而神之於茲爰宅其英靈肹蠁必將禦菑捍患福於吾民者

無有窮已矧石筍之應惠泉之感已有以開其先者乎僉來徵辭以刻諸石乃紀以詩其詩曰

維古有神於贛開績越贏而劉明祀於赫施延千禩祠宇相望
封錫代加袞冕煌煌其在皇元褒寵崇極秩禋勿替昭垂令式
樂成有祀始自孟君君來總治百廢以新昔君在昇矢死靡屈
陰騭爾忠忱禱無拂履虎勿咥伊誰之庥立祠報貺正直是求
幽幽花山風氣磅礴妥靈有嚴厥廟基作石筍之址神則定之
清漲之流泉復應之歲祓我瘥秋祈我穡耆走稚趨來薦醪食
父老有言君肅我氓俾神我福我氓以甯神惠於民神祐於國
天子萬年景貺無斁

坦菴記

人心其天地乎至坦易而弗險巇也至坦明而靡幽昧也苟有險巇幽昧之心則非君子之心矣今夫高而在上者天也日月星辰風霆雨露天之所有也卑而在下者地也山水土石草木百物地之所載也有目者舉得而見之愚夫愚婦皆得而知之君子之心亦若是已彼莊周氏之書有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噫此豈君子之心哉自聖賢之道不明於天下士大夫不知自治其心而習於詐謀功力之末於是乎游心於至險至幽之域若將使鬼神不能闚其奧者然厚貌深情雖曰難知而誠中形外卒莫能掩不足欺人而適以勞己究其所由蓋非人之本心（劉校一本複人之本心四字）平易明白而已矣易曰履道坦坦傳曰君子坦蕩蕩非知道者孰能與於斯天台某君祥卿名其居室曰坦菴蓋有慕於聖人之言而取以自爲者予聞而深美之祥卿出仕於時歷宰樂清永嘉二邑其爲政也不煩苛儌倖故能獲

壹叁詩 册97 版

22 B

乎上而近乎民抑亦自坦而推乎太子贊善陳君穎達爲作飛白書俾揭諸楣予故爲之記既以廣祥卿亦以告夫世之學者焉

重建靈山壽聖寺記

溫之樂清東南爲巨海有山曰玉環在巨海中島嶼縈紆袤亘八九十里山隈多平地居其隈者凡數千家有佛寺（劉校一作氏）一宮八所而靈山壽聖寺爲之冠其寺背負大峯若展屏障左右之峯隆起翼兩旁對峙翔伏而迴抱其前虖內者視不見外自外望之隱然莫知中有寺也故地之勝爲最寺始建於唐咸通間初桑門爽公者芟屏菑翳結茆居菴西日課妙法蓮華經朝夕鳴鐘磬聲殷巖谷里人異焉迹聲所殷地創蘭若迎爽居之聞於朝朝廷以爽能宣布靈山會上大乘之典故錫今額其徒

曰誠公曰竟公隄海爲田衆由是乃聚而處業由世嗣以甲乙傳次主之更唐及宋以迄於今或盛或微若巨公之匡復眞公之振發皆有功於寺者也至治壬戌燬於災金碧之區悉化灰燼僧一濂惠宜咨詢其衆曰事不爲無成成不成在爲之力與不力耳吾屬勉夫力之所至而相繼以復舊規奚患無成哉僉以爲然而善來者遂以營構爲已任銖累其衣鉢之貲得千七百餘緡倡立佛殿及嚴像設又擴地百五十畝有奇爲寺之經用至順庚午一濂成三門兩廡元統癸酉惠宜善來成大殿演法之堂及觀音大士殿則一淮成於至正乙未藏經之室則可輿成於至正庚子而多寶法藏乃甲辰歲明釋所成也若智康一沂德昌壽賢惠超或贊之貲或翊之力以竟厥事鐘樓僧廬庖湢衆屋次第完美室庭雄敞甍宇綿聯丹雘炫耀輝映林壑

舊觀復還而加壯麗昕鏞昏鼓法音梵唄寒暑勿替隱若十方殊勝叢林嗚呼近年以來象教陵夷加以南北用兵江東西浙閩招提巨刹隳壞十九興者百無一二焉而茲寺乃能恢廓壁緒非獨其地之斗絕幽敻塵坌所隔蓋亦有人以維持之也向非得人以相承繼孰能兢惕負荷而究心以圖永久哉雖然得人以興不得人以廢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後之繼今者顧前人經畫之艱勤益思增廣而弘大之則庶乎愈久愈盛而凡其徒之逸居於是安食於是亦勤修梵行究竟夫滅寂無生之學以毋忝爾大雄氏之教乎明釋請記顛末以示來者故爲之書寺僧思甯（楊校丁本作來）能奉正宗惠然永亭祖璘文琛如岳皆將以次嗣主是寺倘得紹續厥志云

遊羅源縣蓮花山記略（慎江文徵作遊蓮花山記）

羅源負山而邑縣治（慎江文徵作邑治）左有蓮花山不甚高大而多清泉怪石予道經羅邑閩省左司郎中葛君理問王君要與同遊始上山百步至聖水寺中有鑑池泉自石中出石龍噴注池內其聲泠泠然佛殿旁夾室有白玉蟾題詩壁上書大草字頗雄偉（慎江文徵作有白玉蟾題詩字頗雄偉）出寺旁石徑行二十步至眠鶴亭望蓮山重疊若屏障市廛居室歷歷在目中自亭轉行至寺後有石室室之中有金鐘潭其前有方池池之畔爲壺春亭行稍倦坐憩亭上仰望見補陀峯因上至峯所大石巋然下瞰空洞有觀音大士閣自石壁而上可三十步至龍虎巖高廣四五丈許勢如虎蹲（楊校丁本作踞）龍蟠狀（慎江文徵作勢如龍虎蟠踞狀）泉水自巖罅涓涓流出如織名曰仙源大旱未嘗竭鑑池金鐘潭方池其源皆出於此龍虎之上有筆硯峯二石相並其一立色白其一偃色黑而上平筆硯之間有仙跡路險寒莫能窮大抵山水之可遊者多在遼遠幽僻好事者必裹糧以往又多深窈峻拔雖有心目之適然其爲勞也亦至矣（慎江文徵作然亦勞矣）茲山去縣治不過一里（慎江文徵作去縣治不遠）無躋攀登陟之疲（慎江文徵作勞）而泉石幽雅賞翫不厭亦可謂奇絕也時同來者六人彭城葛良仲溫永嘉陳高子上靈武王輪用文沛郡朱希文仲絅東萊太史玄子玄安鍾元子初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慎江文徵作正月）十八日記

陳君惠澤記（據東甌金石志錄補）

溫之平陽其鄉爲金舟有善士焉曰陳君國英隱居而好義凡遇事有益於人者必奮力勇爲之其惠澤口及甚口至若修水利以濟農民遏寇亂以保鄉井此功尤灼灼明著者也金舟之東北距大海當衆流入海之衝有堰口陰均堰堰長八十丈其

傍有水門宋嘉定中林君居雅所作口以捍海而瀦水溉田凡四十萬餘畝歷年久口口存口至正初堰及水門皆壞官屢興役修築然皆爲具文且緣擾民不能就緒膏腴化爲斥鹵連歲凶歉父老言口官口以屬君君則出泉粟爲衆倡運材鳩工先治水門水門已完明年修堰其經畫勞費倍口於水門者四五既成未固復毀於潦水君至徬徨悲泣復口營之晝督畚鍤夜補罅漏竭心瘁力卒復舊規君能任浮屠氏道成俾相其役成亦不憚奔走故獲成功由是農無失業禾黍歲登而人免於饑季十三年口口賊起州之邊境山谷之民亦相聚爲寇口殘毀州治所過焚掠有惡少謀欲乘時起亂應之未發衆具誚詾君乃率豪右結集義民而召致其人諭以禍福口止不動會山寇爲湖南里人所敗遁去而口江浙行中書省亦命周君宗道權

知州事總兵討賊人心始安當是時微君鄉里幾不可保方州之新破也里中凡欲訟曲直者悉詣君所君爲處平多得其當咸服去不怨既鄉之人士僉曰水門及堰非君修之則吾不食其土而飢死流離久矣姦猾造變非君之力則吾不能保有其老稚居業君之惠澤在吾鄉者可謂至深吾欲貨之以賄則君所不欲吾欲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則君又不可將圖報於君者無由惟勒之堅石以示厥後其庶幾焉乃相率來言而以文爲請夫王者之政在乎生養安全斯民而已興利以生養之止亂以安全之豈非有補於王政而爲惠澤之大者乎然此乃長民者所當行而其行之也最易今君以布衣獨能行之斯可尚也已推其用心蓋出於不忍坐視鄉人之飢困亂凶初非沽名要譽而爲是也烏乎安得天下之人皆有是心哉書其事以爲勸庶乎聞風而興起不無其人耳然則德君而不能忘者衆人之情也書其事以勸夫人者予之志也於是乎書君名文儁國英其字自號蒼雪道人至正十五年秋七月庚子記

不繫舟漁集卷十二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

陳高子上

傳

胡孝女傳

胡孝女泰秀之海鹽武原里匠氏女也母沈氏患手足攣不能行動舉持積年不愈家人侍疾者頗厭倦泰尚幼乃戚然自悲曰吾力稍能任豈令無人養母哉及長即日夕侍奉母側飲食藥物必手進之盥櫛必躬爲之溲矢起臥必親抱扶之父及兄日出傭業藥膳皆其所供具凡母所需者未嘗不給遇風雨輒楚痛增劇則終夜不寐人若有不堪其爲者終未嘗見厭怠色或勞苦之則曰親吾天也不幸至是吾爲子義當供養何勞之爲兄後取嫂嫂難於事姑乃謀析居而泰遂及其壻留母家以

養母焉至順間歲薦飢泰夜作傭織紝給食至剪（劉校剪下一本有鬢字）鬻之以贍足泰傷母病無瘳時乃剔股餌母不效後又聞郡人戴某親有疾刃胸療得差一日俟家人出即引刃刃胸取肉雜他肉以進因病瘉沈氏今年且七十疾如故泰侍疾三十餘年矣愈益加謹不衰初泰少時父以里人宋氏子養爲贅子壻已而羸病或謂泰曰宋氏子疾弗良弗可托終身宜及未婚別圖配無貽後悔泰曰吾父母爲我擇偶志在宋氏久矣吾知從父母之命而已豈可以其疾故有他志耶卒嫁之事夫甚得婦道夫亦順而化其義視外姑如母論曰竭力事親人子之職耳世教下衰民不興於行有能孝於其親則以爲奇特異常而共稱述之然所聞於今世者又絕尠何哉若胡氏三十年艱難奉母士大夫由問學欲自樹立者有所不能而一庸女子反能之彼豈知植名要譽而爲是哉然世之烈女子固有能爲人所難者要勉強感奮於一時至如胡氏之女蓋出天性眞可謂難能也已胡氏之同里人倪大可（楊校丁本作可大）爲予言其事甚詳且信予重恐其湮沒無聞故錄之爲世勸焉

王伯顏傳

王伯顏字伯敬濱州霑化人性倜儻好義既冠入京師駙馬荊王一見奇之與議疑事剖決無凝滯深加愛重王拜湖廣行省丞相署爲知印補宣使考滿爲蘄陽尹調烏程尹所至有聲遷信州推官平反冤獄民爲立生祠至正九年朝廷選守令用上官薦爲福甯州尹政教大行民愛而敬之十二年春除福建鹽運司副使將行會鄰境賊起勢燄頗張州民羣焉擁馬拜且曰公吾之父母豈容舍我去哉方今盜賊蠭起公去吾民將誰賴

乎父老百餘人詣太府乞留伯顏伯顏復留其年秋賊自邵武間道迫福甯伯顏募民兵得一千五百人爲守備又遣吏諭鄉民令各自爲守十一月庚辰賊至青皈（楊校丁本作畈）屯楊梅嶺伯顏與中子相引兵直抵賊營與戰破之賊益衆復進民兵僅千餘人伯顏乃還守州治壬午賊衆數萬平旦攻西門衆寡不敵吏卒奔潰伯顏獨身奮以死自誓俄馬中流矢墜地爲賊所執賊酋王善謂曰聞公廉能著稱欲相屈遂尹此州伯顏厲聲叱曰我朝廷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矣賊怒令其跪伯顏曰此膝豈跪賊耶賊愈益怒令左右毆之伯顏曰我爲人臣當爲國死乃嚙舌出血噴賊酋而罵曰反賊殺我即殺毆我何也會賊執達魯花赤阿撒都剌至詰之曰汝何敢起兵拒我阿撒都剌恐懼不能對伯顏曰吾起兵殺反賊耳因大罵不絕口且曰我

死當爲神以殺汝曹賊怒遂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斷不僵仆出血皆白時年七十矣死後數日肉色如生百姓無老稚皆慟哭賊亦悔之子相亦被執賊欲官之相曰汝國之逆賊又殺吾父義不戴天我忠臣子詎能從賊耶又殺之相妻潘逃民間有惡少欲亂之不從執獻賊酋潘慟哭曰吾既失所天義豈受辱乃絶不飲食及其二幼女皆死焉贊曰羣盜之起首蠻河南延蔓於江淮閩浙將帥守臣敗死降死逋竄者不可勝數而死節之士蓋少見焉若御史張柏江州守李黼固可稱述而伯顏之死其節亦偉傳所稱舍生取義者非斯人之謂耶至其子爲父死婦爲夫死忠孝貞烈萃於一門尤足尚哉

墓誌銘

處士彭公墓誌銘

至正己亥冬予自四明歸與友人何君岳過處士彭公所公時年七十六矣筋力堅強衣巾楚楚見客至大歡遇夜留客飲命諸孫行酒饋食而公坐對客款接殷勤甚予出謂何君曰耆長耆耋其禮貌人不苟如此足以見公平日爲人可敬也夫明年公歿予聞大戚曰鄉之老成人復不可見矣又明年將葬其諸孫以狀來乞銘曰先生知吾祖敢以爲請嗚呼其尙得而辭哉公諱仁翁字如山其先自閩遷溫之平陽金舟鄉曾大父弘大父旦父直道公昆仲三人而公爲季聰敏通達遇事勇重然諾負幹濟才不出求用於世而能以善治其家兄濬翁早卒其子珙甫始生孩六月公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字育訓誨之俾成人與己子均養齊愛珙甫死撫其諸子與子之子如一及諸孫長分財珙甫子四人子之子一人公析貲產爲五略無纖毫偏私厚薄人以爲難鄉黨宗姻稱其義故家人化服公訓長稚敦睦毋敢有間言嘗遇歲飢設粥食餓者鄰里之不能自給者賑之粟人多德之或解衣以濟貧人甃路以便行旅蓄藥以惠病者其好施予不吝嗇財多類此至正二十年三月丙辰以疾卒年七十有七配鄭氏庶生子一人曰瑩甫早卒孫男一人曰文震從孫四人珙甫之子也長文從次文明慶元路奉化州判官次文定次文崇卜以二十二年二月壬辰葬於其鄉梅奧之原予聞天之報施善人必大其後公之後其將大乎銘曰

箕衍禹疇九以福終克享厥福世罕其逢在公之躬實兼而有畀予自天亦孔之厚爰振厥緒乃裕而昌爰起其承乃弈以光友於其兄以及孤幼化行於家睦焉靡疚均財之義州里賢之推羸於人積而能施生逢其居歿藏其宅梅山之原幽幽松柏

松柏幽幽淑氣萃焉式祐爾後厥慶綿綿

梅隱處士章君墓銘

處士章君卒於至正十五年三月乙未葬於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乙巳其子德來請銘於賜同進士將仕郎前慶元錄事陳高謹爲之銘君諱成字叔實自號梅隱處士曾大父淦大父如博父季倫娶黃氏子一人德也孫男六人以折以信以道以齊以周以儀系曰

章之裔繇浦城練氏功活我氓施弈葉彌昌榮郁國奮業以弘逮伯歸仕永甯居白沙後以興世傳十處士生性克敏識斯明抱材器嗜史經孝於親友弟兄齒方壯慕簪纓遠周覽北如京浩然歸胄奚縈篤爲義聞斯行奉惟約家則羸周人急衆所稱歲壬辰盜以猖氣日張誅弗勝君感憤疾乃嬰壽七秩踰三齡

天不憖遺以佪維處士藏德常負耿介韜光英志則鬱善可程身弗享在繼承子克肖孫有成葬蔣嶺祔先塋考厥美視茲銘

故宋學士徐公墓誌銘

公諱銑行千四八姓徐氏其先閩之秦川人始祖諱贇者石晉天福庚戌徙居溫之平陽坊郭至公一十三世矣歲至正庚子其曾孫德一一日請於予曰吾曾祖學士公既葬雖久而乏所誌蓋以吾祖與父皆歷薄宦適丁世變而不暇乃（楊校丁本作及屬上句）今幸叨遇隆平敢不泣血而白祖宗之遺德乎予辭不獲乃按狀序而銘之公祖諱旻高州通判父諱淮江東主簿母夫人鄭氏公生自幼天資聰敏度量弘遠（楊校丁本作達）儒言經旨夙有聞知既而以明經擢授正字尋命集賢學士居官謙謹不失矩度上甚禮遇焉而公未嘗少有懈志嘗謂人曰士君子讀書務在明

體適用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方寸事事方正有可對人言者則施無不達用無不可故公德器成就言隨所行人皆以古君子亦不是過也茲因德一之請而暴白之庶幾前人之德無所遺矣吁讀書而明聖賢之學入仕而行聖賢之道草詔鑾坡張皇國命一出於上之實意而不媚浮辭其何負於平日之學者歟公生於宋嘉定庚午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宋咸淳辛未九月十五日享壽六十有二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葬於薛家堂之原夫人朱氏子男四長公瓏四川帥幹次公璣州前稅務大使四公球醫學提管孫男十曰參翁衢州稅務大使曾孫二十三曰山壽處州稅務大使玄孫二十六是非天道之餘慶者歟宜爲銘銘曰

光獄之英文物之規篤生大家餘慶所宜其學伊何維孔是師其道伊何維周是期操翰鑾坡蛟騰鳳儀有子有孫壽考維祺令德若斯誰其似之用傳斯銘以昭潛輝

瘞殤子慈童銘

慈童陳高子上之次子也至正十八年戊戌之歲三月二十三日日未入而生二十二年壬寅九月十六日日既出而死生於慶元之慈溪故名慈童甫三月高自慈溪揭家附海舟還鄉里歷涉風濤幸無恙慈童方五歲頭角岐然聰慧而厚重與羣兒嬉彼則競爲侁健（楊校丁本作趦）獨凝坐不動客至輒迎揖入索茶酒舒舒徐徐見者咸謂陳氏有後予亦冀其成立能大吾門也是歲高居母夫人喪每朝夕饋奠必隨拜於後夜寢苫次亦來同寢不肯去以是感寒熱疾夭死死之日斂以小棺瘞屋東竹塢上實平陽之金舟鄉咸通里銘曰

天之生民或夭或壽胡爲其然殤人（劉校一本作子永嘉集內篇作乎）果夭耶黃耉果壽耶夭也壽也同歸於盡而已又何足悲乎骨肉復於土魂氣散何之也生爲父子死竟何爲也

愚翁墓誌銘

溫平陽鳳江之南曰夏較里顧氏世居焉其先李唐末自閩之長溪赤岸避亂始遷族後蕃衍在宋時擢科第致通顯者前後相接又多以儒名文學爲鄉之冠紹興初錢塘主簿岡潭州監獄碩連翩出仕秦檜用朋黨傾趙相鼎主簿君貽書讓蕭侍郎振不當阿檜辭氣激烈寶慶間主簿之從孫任知橫州從曾孫翼夫通判隆興皆由進士顯著一時橫州之從弟諱大齊學優而仕不偶生子晏以明經教授鄉里爲碩儒生四子俱有聲場屋其第三子諱力行才特俊邁學者宗之號南江先生遭宋革

命文運未興齋志以沒有詩萬餘篇曰小憩集尤工駢麗語多爲人所傳誦其弟諱某號牧坡先生爲詩文亦清麗伯仲間聲譽籍籍南江先生無子以牧坡先生次子爲後是爲處士諱某字某爲人質直不能曲意隨順人而好趣人之急性喜竹居屋傍栽竹數百竿每與賓客弈棋飲酒其下醉則陶然若有所得嘗曰竹吾友也因自號爲竹友（劉校一本作友竹）云年若干以疾終於家且死謂其子曰吾生無所成死而無以傳後世之愚者莫我若也已我死必以愚翁易吾號庶幾表吾之志乎哉故沒而以愚翁稱遵遺命也娶鄭氏子男一人曰世標溫州路永嘉縣尉女一人適曾瑾孫男二人某某處士生於至元二十九年十月某日卒於至正六年七月某日以至正二十一年四月某日葬於鳳林鄉鳳奥之原世標來以銘爲請嗚呼處士生簪纓士族浮沉於世不爲聲利逐逐死而託其迹於愚豈眞愚也哉要之與竹爲友清可則也以愚自名晦其迹也嗟乎處士類有德也所以爲賢乎銘曰

鳳林之丘爰安宅也有考吾銘過必式也

淨居寺圓鑑智覺禪師塔銘

淨居寺之主者圓鑑智覺禪師示寂於至正二十年十月庚戌茶毗於至正二十一年正月壬午遂以是日葬其舍利若骨於寺之東偏而塔焉越明年其徒之上首文曇以逆川順公之狀來請曰凡葬浮圖氏有塔有銘所以表其行業而昭勸後學若吾師之超詣功勤多可紀者敢乞文以誌諸塔石按狀禪師族姓周氏諱慧定字常照始生之夕母夢云云禪師生於前至元戊寅九月四日世壽八十三僧臘七十三住山三十有九年度弟子一百六十人自楊岐四傳而爲大慧慧七傳而爲禪師禪師師鐵舟海海嗣了堂達達嗣佛照光光嗣大慧果泝流尋源其有由來也遠矣禪師儒家子世爲宦族以其顯於釋也故略而不書銘曰

圓明藏宗炳星月法席紹承續靡絕顯彰幽昧繇智劣海也追宗騁軌轍有夷（劉校一本作美）厥嗣定維哲寶珠無纇鑑罔闕生而有異死昭晰誕登彼岸證寂滅窮源本始自前烈曰岐曰慧派匪別後來繼者倣以法欲求其眞視茲塔

倪母墓誌銘

倪氏子婿邵炳泣告予曰炳之妻之母趙氏無子惟生一女妻炳及死炳爲具其凡葬事又爲築廬墓側以奉歲時祭祀炳懼其後世一旦隳壞則死者目不瞑於地下弗爲銘以貽後將無以詔焉敢請予謂古者墓有銘非惟俾姓名傳亦所以示後人無敢傷墓然則茲墓也其可無銘趙氏系出宋宗室世居嘉興之海鹽祖某父某年及笄歸華亭倪伯玉卒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華亭之泖灣銘曰

水流而瀦林茂而腴藏焉有穴祭焉有廬是爲倪母之墓乎銘示來者其勿毀諸

行狀

鄭處抑先生行狀

先生諱昂字處抑一字崇陽其先自高密遷閩之長溪赤岸石晉時徙溫之平陽宰清鄉世爲望族曾祖諱時祖諱符父諱公顯先生爲人警敏詳密清愼狷介貌莊毅若不可近而卽之甚平易少豪俠與富貴子弟田獵馳騁爲娛及長乃痛自激勵刮

磨悉棄去舊習讀書爲文尤長於歌詩年四十九始遊郡城一時諸公莫不斂衽推服而願與之交教授趙渠延爲郡學師前後居庠序且十年所薰陶甚衆凡四方之來遊宦者有知先生必造謁聽受言論惟謹苟非其人先生未嘗與接而亦無敢尤先生者至正十年冬寇盜竊發犯州郡明年山獠起先生攜幼稚往來避難崎嶇山澤間備極困苦而未嘗憂戚顧謂家人曰我命蓋爾其安之十三年冬溫之戍卒戕主帥據城以叛氣燄張甚先生聽其酋嘗知我必且浼己遂逃之山中既而求者果至已失先生矣居久之回城酋欵門求見先生卒辭或謂先生曰聞其人且有過授爵矣何拒之深先生曰彼若縱克僥倖獲免嘗可以汚我哉及叛卒誅人始服先生之爲高也十六年春僉浙東廉訪司事宋伯顏不華分司至溫復請先生師郡學先

生固辭不獲留歲餘一旦翻然歸家堅臥不出衣寬衣岸幘巾獨行孤坐徜徉自適絕不與時貴人往來見者或以爲古逸民之流逾年以疾卒先生晚年始爲學而篤於自信所守確然不爲外物奪性疾惡不能容人故於世俗人寡合惟遇賢才士則敬愛之若不及家至貧饘粥不能自給妻子常至寒餓他人所不堪而先生處之晏然哦詩誦書應接賓友終日言笑怡怡如也亦其義所當得一介不取雖顛沛流離未嘗放肆推其守至老愈堅嘗謂人曰吾幸處世爲人使明日所爲或有愧於心不若今日之死之爲愈也其自力不怠如此所爲詩老益工非得驚人語不苟操筆有稿若千藏於家先生生於至元己丑九月卒於至正戊戌二月享壽七十娶林氏先二十五年卒繼余氏生三男果巽集畚卒高辱與先生遊且久而知先生深用述其

行之梗槩以求銘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而傳之不朽焉謹狀

不繫舟漁集卷十三

壹叁柒 册97 版

不繫舟漁集卷十四

銘

陳　高　子上

三復齋銘（并序）

高君名其子尙之讀書室曰三復齋有旨乎南容三復白圭謹言也謹其言斯謹其行矣尙也而可不謹其言哉而父欲而之戒之也故命是名以誨亦欲而之識之也故爲之銘以告銘曰言之易矣踐之孔艱言之危矣躬之匪安言之巧矣實之匪存言之肆矣衆之所怨嗟言之玷磨之實難謹言善行入德之門

棲雲精舍銘（并序）

同郡陳光祖字用賓葬其母於祖塋之側在吹簫臺山下距城二十里構屋於墓左用賓居息讀書其中集賢學士陳公扁之曰棲雲精舍以飛白法作大字書之蓋西南之山吹臺最高其上嘗有雲氣轇轕故以名云然用賓之構茲室而居焉者豈徒愛吹臺之雲乎哉蓋不忘其母也不忘其母者孝也孝子之道不忍死其親故親歿而不忘焉親歿而不忘則必思所以顯其親矣思所以顯其親惡可以他求哉反諸己焉而已耳用賓讀聖賢之書以修其身以善其行身修行立而聲譽流聞斯有以顯其親矣因銘其室使之朝夕觀省而加勉焉銘曰

吹臺之山衆阜所宗維岡崔嵬其雲溶溶對籠迤延風氣盤礴厥草維茂叢木沃若有斧者封於山之陽依其先塋陳母之藏陳母有子孝思弗替爰築我室爰居爰憩爰誦我詩爰讀我書歆親遺體永矢弗渝翳彼嘉樹曰松與檟秀色干霄雲陰其下猗歟茲室棲雲是名匪雲之棲庶學以成嗟陳氏子旦夕兢惕式顯其親令聞無斁

容膝軒銘

高昌錢寶臣氏名所居之室曰容膝軒昭其儉也永嘉陳高爲之銘曰

繄（楊校丁本作繫）古初處巢穴神聖有作棟宇設蔽風雨禦燠寒後日以侈土木繫世之愚徇奢欲乃高其廬豐其屋曰實哲約以貞尋丈之宅居則甯維茲軒大容膝君子藏焉靡湫隘爰笑語載寢與吉祥萃止和且平體斯胖心孔碩若居廣居宅安宅

世學山房銘

禮部郎中楊公名其室曰世學山房門生陳高敬爲銘曰

成人之道惟學是力學傳於家君子之澤澤綿不斬世學永存猗歟楊氏積慶之門自昔先人代濟厥美訓其義方貽謀孫子蘊久而發芳遠而彰迨禮部公碩大且臧曰匪予能教由祖考世世纘承學以爲寶其學維何讀書念茲伊尹吾志顏孟吾師學而不世弈葉則殞孰克象賢弗替而引我繼我述無媿在茲嗟爾後嗣其敢有違弓冶之良箕裘其繼矧茲學業無忝先世藏修有室刻銘於楣嗟爾後嗣庶其勉之

散木軒銘

上淸道士鄭無用名其室曰散木軒爲之銘曰良木之產櫰梓松柏爲屋爲器中於繩墨擁腫拳曲伊櫟與樗百不勝任茂陰道隅彼材所堪斧斤爰伐用資於人而己則折維茲不材故以散名匠石弗顧乃全其生不適於用不嬰於害無用之用其用爲大吾觀於物道其在茲人不用我我且奚虧智巧辨慧剛勇利捷其資其能鮮不蹶跲支離偃蹇疏慫顓蒙爲世所棄悔吝

奚從犧牛文采不能（劉校一本作如）泥滓龜靈鑽灼曷吾曳尾有鄭樗氏老子之徒自處以拙退然若愚築茲一室詭名散木蒙莊是師誰其桎梏以散見廢庶於天年與造物游無爲自然

聽雪齋銘（并序）

齋者燕居之室也歐陽氏曰齋之爲言若於此而齋戒也四明應成立以聽雪名齋齋戒之義惡乎在蓋澹泊之安者遠華靡之習雅素之尙者絕淫侈之姸况乎窮冬沍寒霰雪紛集貧賤者有凍餒無聊之憂而富貴者唯宴酣歌舞之樂於斯時也燕坐乎一室之中而獨以聽雪爲事非安澹泊而尙雅素者不能也以此而致其齋戒於以養心於以檢身亦庶幾乎其有得哉故爲之銘曰

五官異用耳則司聽聽溺於淫中失其正絲竹之韻舉世所耽

孰厭喧譁寘寘是甘霰雪之聲匪宮匪商孰茲其聽而屢笙簧惟彼好修弗惑於度愛嗜淸幽愛葆冲素（楊校孫琴西先生云兩愛字皆當作受丁本愛葆愛作受亦誤）冥心端坐靜而聽之儼兮若思澹乎無爲有如聞韶乃忘肉味心齋之要庶其在是儆戒有道人鮮克知我作斯銘以闡其微

休休室銘（并序）

溫樂淸之玉環山有劉元芳氏年且五十屬家事於其子謝絕世紛於居宅旁構屋三間而闢東西爲燕居之所乃名其東曰休休室來徵予銘予問其休休之說元芳曰人之生也寓形宇宙視光景之迅邁猶駒過隙耳而舉世營營役役未至於死則未有休息之期既貴矣而益思豐其祿位崇其班資是貴者不知休也既富矣而復思蓄其貨貝廣其田宅是富者不知休也賤不能安分而致慕乎貴乃汲汲於形勢之途則賤者不能休矣貧不受命而欲求其富乃逐逐於刀錐之末則貧者不能休矣是故自少而長長而老老而死而莫有休者焉吾觀古之達者避名遺榮土金芥玉澹泊以自持逍遙乎無爲中心誠有慕焉吾故休息於茲以終乎（楊校丁本作吾）暮齒或有以世事相及者則應之以休休而已於戲元芳之志亦足尙也哉又愛其言有可以警乎世者故爲銘之曰

胥蔬（楊校孫仲容先生云蔬當爲疏胥疏見漢書）堪輿有生蠢蠢百歲駒隙倏忽而盡情蕩慾肆心役於形徇物展轉形亦靡甯擾擾熙熙蠅營狗苟自稚及耄晨趨夕走貴富賤貧鮮不有求既（劉校一本作執）知止足未盡而休斯休曰休有劉芳氏曠焉達觀遐矣高蹈於利勿計於爵弗縻珠璧沙石軒冕塗泥莊周我師向平我友盤桓一室

於世奚取寒蟲蟄穴宵禽息巢休休無營永逸弗勞

虛白室銘（并序）

虛白室者釋文琛名其棲禪之所也莊周氏曰虛室生白然所謂室者豈上棟下宇材木之所構乎曰虛曰白又豈謂屋室之空洞而晃朗者乎室也者心也虛也者心之不累夫物也白也者心之無所不照也心無物累則靜靜極而明道之所在也琛棲是室而有得於此則其於道也幾希（劉校一本作矣）銘曰

室之虛孰窒我盧室之白不昏以墨白以虛生維虛乃明虛若太空白如皎日有廓其居吾之茲室

贊

焦味道像贊

貌同乎人服異乎今彼何人斯孰知爾心是其好古而尙志者

耶懷瑾握瑜而將爲用於世者耶內明而外和默專而言辯實而求益美而不衒夫是之謂焦璨

天宇贊

俞子以天宇號或者疑其大而未當也而不知以道觀之則天也人也夫孰爲大而孰爲細耶以吾心觀之則天之於人也其猶囿於巨廓之間也李存子既爲之說矣陳高復推其意而贊之曰蒼蒼然其窅冥者夫孰擴而閎耶眇眇乎而有生者伊誰梏其形耶怳兮惚兮孰小而大渾兮沌兮孰見其外八極我區六合我廬方寸之中廓乎太虛

箴

自警箴

義利之辨理欲之分靜存畏懼動戒紛紜學不可已過當喜聞

老將至矣敢不憂勤

明誠齋箴

明誠齋者華亭邵武叔居室之名也子思子曰自明誠謂之教蓋學者之功必先明乎善然後能實其善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武叔以是名齋其知所以進修者乎因作箴以遺之箴曰乾父坤母爰生我軀我性所有洵美且都上智盡性靡喪厥初伊予何人其敢勿圖聖賢豈遠而學可至自明而誠於茲從事曰惟明誠先哲所示予既有聞敢不自勵竭以明善講學是資必窮其理以周其智竭以誠身固執勿移乃充其善以去其私我善既明如鑑斯淨反身而誠如璧斯瑩明誠曰教誠明曰性殊途同歸何有賢聖

跋

劉忠憲公遺語跋

遺語云觸怒大臣誣搆就獄豈能與小人交口辯訟屈膝引對於獄吏之前哉且身爲臺臣義不受辱卽當引決無累後人嗚呼蒼天實鑑此素心云至正十六年寇陷金陵憲臺重臣入賊中受僞爵者往往有之或不幸死率爲亂兵所斃鮮聞有仗節死義奮不受辱者若劉忠憲公以中丞言事被誣搆尙不肯就獄吏對詞慷慨引決視死如歸况肯偷生苟免失身於賊耶嗚呼死生之於人大矣非剛毅明決孰能舍生而取義乎忠憲以身爲臺臣屈膝辯訟爲恥而今之屈膝事賊者曾不以爲羞人心之相遠固如此哉觀公遺語重有感焉

顧主簿上蕭侍郞書跋

秦檜當國勢焰可畏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士大夫雖素有

樹立若蕭振者亦附麗焉錢塘主簿顧君獨貽振書讓以不當附檜反覆千數百言使檜聞之禍且不測而君乃毅然弗顧非所謂見義而勇爲者歟主簿之職微耳當是時居高位食厚祿者固不乏人而君獨爲朝廷深謀遠慮其忠君愛國之心何如也蕭爲侍從同里人士孰不樂稱頌其美以相攀援而君則愛人以德盡忠告之道不爲世俗兒女態抑可謂直諒君子哉勇於義忠於國直於朋友此皆人之所難者非賢其能若是乎使主簿君立朝當路其功名必有可紀惜乎居下位而不得施也書中所謂堂堂社稷反爲諸公快意之地深可痛恧三復其言直足以流涕而慟哭矣歷觀自古暨今奸邪誤國未有不由乎此者蓋奸臣執柄於不同乎己者不問其人之賢否必擠而去之然後有以快其意賢者既去而國以危亡隨其後如王荆公

安石亦本號爲賢士及爲相欲新法之行當時諸君子議不合已悉加貶竄而引用同己之小人以快意基靖康之禍吁主簿君之言不亦信而有徵乎是書宜載諸史以爲世戒既不及見錄幸其五世孫仲明能表章之求當代名公書以示後人又將刻之石庶幾有以垂不朽焉仲明亦可謂賢孫也已

趙子昂學士帖跋

吳興趙魏公以善書名當代片紙遺幅人爭寶之而流落在人間者固亦不少近歲兵燹蔓延書畫圖籍殘毀殆盡前人墨跡此後蓋不易得也起潛上人出示此帖乃公得意之書尤可寶也

富鄭公手帖跋

前史著富鄭公以不與策立英宗與韓魏公絕聞見錄亦載鄭公爲樞密使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因力辭執政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絕每歲生日魏公常遣使致書幣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今觀此帖乃鄭公賀魏公手書也首句云向捧答教則知前此又有書矣書中辭意勤懇出於至誠且曰終爲蒼生再起亦天下之心也可見其慕望之重然則所謂鄭公與魏公絕者豈其然乎按神宗即位魏公除鎮安勝武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鄭公書稱司徒判府侍中當在此時韓富皆一代偉人言行爲世楷則若使富以私憾絕韓至不通書問豈不爲盛德累哉昔人紀錄蓋難盡信大抵類此此書之存猶足徵焉必有能辨之者參政危公得此帖以歸魏公之遠孫致用致用出以見示故爲題其後云

諸公贈趙夫人卷跋

昔巴寡婦淸以財自守秦始皇帝爲築臺而禮之作史者列之傳記以爲美談今觀諸公所贈趙夫人語稱其聰慧貞烈蓋出天性而守志之後乃托迹於老子法中以詩文著顯獲召至京師見主上名動公卿與淸之以貨殖見重於時君者有逕庭矣宋有天下三百餘年涵濡之澤蔚然文治故雖亡國之餘而宗室嫠婦其志節詞章猶有若斯之表表者況士大夫乎展翫再三爲之興慨

陳太常飛白書跋

天台鮑公錫璐爲行樞密分院判事官蒞溫郡大得民心威行惠流信義孚著其居官大抵以廉爲本於是太常陳君穎達作飛白書廉若鮑叔四字以貽之昭其實也予每觀夫天下之人莫不知廉之可貴也然而鮮有能以廉自守者蓋人有血氣之性則不能無欲不能無欲則不能不爲利之所動不能不爲利之所動則智以之而昏正以之而邪公以之而私以曲爲直以是爲非雖有聰明之極威斷之至未有能行善政而服民心矣此廉之爲善所以難能而古今論吏治者必以是爲尙也鮑叔輔桓公名著於齊國嘗與管仲賈分財不較以廉見稱載之前史照耀千載今君復能跂美前人聲聞日彰使士大夫咸喜稱而樂道之他日太史氏書其勛業必將有徵於斯云

春濡菴詩卷跋

親之於子也生之愛之其爲恩也大矣君子念夫親之所以生我愛我者不可以莫之反也故必思報之其報之也若之何曰盡其情焉斯可矣是故生則敬養之死則禮葬之既葬而遠則爲之祭祀以追享之所以盡其情焉是不忍於親之死而思報

其親也雖然親旣往矣容色不接於吾之目矣聲音不聞於吾之耳矣人子之思不能無怠以忘也是故君子因天時之運而繫於陰陽之變履雨露而怵惕焉履霜露而悽愴焉雨露濡於春陽之發也則來而伸者其神得而求也霜露降於秋陰之斂也則反而歸者其鬼不可得而恍惚也於其反而歸而哀以送往孝子蓋有所不忍言也已而於神之來也能不惻然象其親之生存矣乎是故嚴其主位則若親之依之也潔其几筵則若親之安之也奉其酒醴饌奠則若親之飲食而醉飽之也其所以交於神明而盡其情者於是爲至由是而繹焉則著存於心無日而忘之矣金氏之兄弟瑜與璸也墓以葬其母而屋於墓之側爲時節展省而奉祀之所名之曰春濡其不忍於死其親而能盡其情以報之者歟嗚呼世教日衰蓋有親死而不與於衰麻哭泣之哀者矣又況於追遠欲民德之歸厚得乎求如金氏者可不謂難哉宜夫人述之文而歌之詩也予故爲之書於卷末

蔡氏族譜跋

蔡氏之在平陽者或居暘奧或居步廊或居新城然惟步廊爲最顯在趙宋時登左科者五人特科二人補入太學二人免解一人請漕試者三人魁右科者一人凡十四人焉其不由選舉而以恩澤資敘者不與是數嗚呼何其盛哉況自石晉天福間遷居於此蓋十有五世四百餘年矣至於今蕃衍豐殖視他姓之宦達前朝一再易世而陵替凋零者爲何如哉今考其譜三府君唐僖宗之時由光之固始入閩居赤湖其子分處平陽萧田居萧田者六世而爲端明殿學士忠惠公諱襄以文章德業

爲宋名臣居平陽者十世而爲光祿大夫諱必勝以武舉廷對第一扶立甯宗功名顯著於時苟非先世積德深厚何以能致光顯盛大如是耶今二派之子孫又皆昌熾實食端明光祿之報也古人所謂德厚者流澤遠詎不信乎光祿之六世孫彥忠讀書好善而於族譜之修特加詳焉其意蓋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否則五服之外視同路人此古人之所重吾固不敢忽也將使後嗣子孫觀譜系之所載考前人之所行可不思所以繩祖武而裕後昆哉若彥忠之用心抑亦可謂忠厚深遠矣故爲之書

羅氏家乘跋

昔者籍談舉典而忘其祖君子譏之夫爲子孫者非席祖宗之餘澤未有能傳其世者也席其澤而忘之則忘其本矣焉可以逃君子之譏然士大夫不幸或其言行不得紀載簡册則雖後嗣子孫之賢欲推原夫祖澤之所自亦不可得矣是豈其子孫之咎哉無所徵也四明羅順舜言於羅氏譜牒之後悉錄其先世之行狀墓誌及夫垂浚之訓哀挽之辭所以不忘祖宗之善而使後世子孫得以推原其澤之所自其用心之忠且厚可謂至矣今觀羅氏之先自宣義府君以好義顯宋宣和間而其後由文學進士揚名者班班輩出蔚爲慈溪著姓其遺澤之厚固足以及乎久遠今舜言讀書有文其所以亢厥宗者旣在於此而繼繼承承勿替引之甯不有望於後人歟然則是集之編豈徒述其家世之盛而已哉

孝丐傳跋

鄭君宣伯作孝丐傳曾君子白書余三事以配之予三復其文

而悲焉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若孝丐余三豈非所謂善人哉而不免於行乞寒餓跛瞽癃疾彼冒田廬之業負士人之名於父母生不能致其養死而忘其哀者乃反輕裘肥馬厚祿顯榮若將終其身焉安在而爲福善禍淫哉嗚呼世道之偷薄蓋無足論而天道之茫昧其果無知耶抑未定也耶吾固不得而推也

不繫舟漁集卷拾四

不繫舟漁集卷十五

陳高　子上

說

菖蒲說

菖蒲生溪谷間或根於石上而葉纖綠可喜醫書稱其主開心明目補五臟通九竅益智輕身得九節者服之乃能延年不老大率與蓀相類惟菖蒲葉有劍脊爲少異耳然世之人多以蓀爲蒲是眩其同不知其實不同也凡植之者必以石以水滋之置諸淨處則可歷久或被汚穢必萎以死有類乎士之貞介者予惟惡蓀之能亂眞也故著其說

仲恒字說

吳氏子性冠斂賓而字之曰仲恒求予著其說書云若有恒性

昔者孟軻氏稱人之性善其恒性之謂乎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與生俱生出乎天而畀乎我不以知羸不以庸乏斯其恒也非暫而得非外而鑠者也聖人君子之爲聖人君子無他焉順之不失其恒而已矣反是則戕於人而拂於天僞也非性也然則性之不失其恒者烏乎修而可曰學哉學與不學恒性之存否所由繫也聖愚賢不肖所由判也是故鏡之明也塵翳之拭焉而斯瑩水之潔也土渾之澄焉而斯淸性之恒也物汩之學焉而斯復嗚呼子盍愼乎其所以爲學也哉

虛舟字說

道士葉得容揖予而請曰容之字曰虛舟虛舟之說可得而聞歟予應之曰子獨不見夫大澤之與尾閭乎大澤之水加之以雨潦時降川谷委輸則遊遏沈（楊校孫琴西先生云沈當爲汎之誤）溢不能蓄也而尾閭之洩海也無時而竭知乎此者其知虛舟之說矣是故實其中而能容者未之有也今子有是虛舟吾將與子載混沌駕鴻濛乘虛空而上下吾將令子揚自然之帆擊不爭之楫以玄爲篙以靜爲舵而遊於寂寞之濱無爲之海不知子其能若是乎否也能如是則老子法中吾將見其有異人出矣

雜喻

雜喻七首

魪鰈之行也不比不行鶼鶼之飛也不比不飛目不具不可以行魪鰈之目不比不具也翼不完不可以飛鶼鶼之翼不比不完也水母之無目也而託之蝦以爲之目焉若夫人而無友則不知其過則其行有不周行有不周則不得爲全人其爲目與翼也大矣甯觳其行而弗求其輔於友者不亦繆甚矣乎

雉之殰也以其羽之文也象之殪也以其齒之美也虎豹之殺也以其皮之飾也與凡鳥獸蟲魚之取於人也必其肉之可以充滋味實口腹也若夫無雉之羽無象之齒無虎豹之皮以至鳥獸蟲魚之肉又不足以充滋味實口腹而不免其生者將必有害於人乎哉是故君子保身之術亦惟審於是而已不爲利汩不爲物害則何犯禍難之有（楊校雉之一首原本與上首連接孫仲容先生據丁本校正別爲一篇）

蝍蛆甘帶帶食黿黿啗蝍蛆也之三物者之相與處也苟有先朶其頤焉者必不能逃其生也已故先欲而動則其害隨之而死於人之先利而動者乎人之先利而動者鮮有其能免也

水之中有魚焉其名曰河豚蓋味甘而有大毒吳人嗜之中其毒而死者歲相望也而莫之戒故味之甘者毒於人之身言之

甘者毒於人之口是故孔子惡佞（楊校水之一首原本與上首接連據孫仲容先生校正別爲一篇）

鼠蟲之微者也而蠢夫物焉人之見之蓋無不欲斃之也聞其聲未有不嘖（劉校一本作憤）而叱瞠而眡者也雖其素有愛慈惻隱之心亦無不變其色矣彼竊（劉校一本作盜）以爲孽貪以賈怨者非人而鼠乎是故觀人之惡夫鼠也其毋若鼠之爲人所惡哉

人有之山而與虎遇者其窮也則謂之曰虎而且止吾將與而鬭而死之也虎聞其言而若有懈（劉校一本作解）焉止以待之其人間則伐樹爲挺執焉而呼曰虎來前與之合而折其前之左足既又合而折其右足以死虎惟恃夫勇也而不知卒以有所恃而斃於人哀哉

昔子車氏之獲麟也而麟傷焉麟之靈夫孰不知其靈也孰不知其靈而猶傷之何蓋不知其爲麟也知其爲麟夫豈有傷焉者哉然則人君之於賢者其猶麟也夫

書

與張仲舉祭酒書

四月廿一日門生陳高頓首再拜奉書於祭酒先生閣下甲午歲先生主文衡辱不以高之愚不肖舉而措諸進士之列一謁謝後即隨隊南還曾弗獲少侍燕閒親炙誨論繼以兵革日用道途阻艱咫尺之書亦無因達於左右其負罪可勝言哉高性直而謀踈學庸而才拙不能與世俯仰往者備員四明潔身奉職惟恐獲戾於民以玷名教而無以報閣下甄錄期望之意遭時多故衆醉獨醒棄官歸田今五年矣或徜徉乎山谷之間或浮游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所繫留當道者雖欲牽挽而不能羈縶因自號爲不繫舟漁初非敢爲高也揣己之無能處俗之不偶故以是而托其名焉耳閣下倘取其志（楊校丁本作汪）而其略迹賜以詩若文以張大其說俾得以稱其名焉幸甚幸甚參政危公不敢以書請願假閣下之重幷求一文昔圬者王承福託韓子之傳而名垂於世今若得二先生之述作夫豈不可與圬者比數乎然士之有所抱負者其走書京師干請於名公鉅卿非獻陳籌策以匡時則衒鬻智能以求用而高獨以求文章爲事亦可謂愚而不知時務之甚也無任愧悚伏唯照察不備

答友人書

辱書及示以詩文聯篇疊牘數百言辭嚴而奇意深而隱其光彩璀璨而交錯若驚湍之奔激若崖石之峭露又若蛟蜃之騰搏而左右前後莫求其分合也足下之爲文至此夫豈高所跂（楊校丁本作致又校改爲敢孫琴西先生云當作跂）望而及而來書詞稱乃反過情褒許豈其然乎且高烏足以論文哉高之文非幼少而習之也非師授而得之也數年以來始知讀書爲學初而求之古人之言則但見巍乎其高而已耳窅乎其深而已耳渺渺乎其浩蕩而已耳而不知所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也則雖欲強措一辭而不可得也繼而憤悱奮勵慮此之心逆彼之志所以高所以深所以浩蕩始若髣髴有以僅見其一二然而不能盡也夫然後操翰染墨勉強於措詞而卑淺庸陋其不見笑於能言之士無幾矣奚可謂之文哉年齒日長視今所爲猶前日也倘能復進乎思欲大肆吾力於其中而有未暇焉者辟吾之於文猶見周道之坦夷而不能由之又安能至耶若高者烏足以論文今足下之文至矣而足下之才宜不止此於是而又峻其峯道其流揚

其波以求至於高深浩蕩之域豈易量也哉勉之勉之相去無百里舟行不日可到能一來慰我岑寂否高再拜

與鎖鏄（楊校孫仲容先生云鏄當作鑄）僉院書

自國家用兵以來內外之臣有能提卒總戎出奇制勝以爲王室之干城四郊之保障者蓋不多見而同年之中乃得閣下以忠義之質奮英武之略整肅師旅征討叛逆其聲威赫然震動爲朝廷之所倚眷遠近之所稱誇使當世之人知夫爲將帥者必說詩書而敦禮樂不專出於猛夫悍卒也其爲吾黨之光榮何如哉高雖駑庸臥病田里處士遐僻聞之喜躍中夜不寐私心自念若得如閣下者數十人布列海內則賊何患其不滅而太平豈難致哉然竊有所進焉古之良將能臣以功名終始者有出人之志而不自用有蓋世之勛而不自矜事上則翼翼小

心處己則惴惴然如有失此所以勒銘於鼎彝而流聲於竹帛也閣下勉之期望之深故輒陳鄙悃伏惟亮察不宣

上達秘卿書

六月四日陳高謹再拜奉書於先生閣下夫物有以類相感者固不待同居狎處而後通也而人之相孚又奚俟於交面接目然後心合而可以言哉高耳閣下之名服閣下之德而立閣下之下風有年於茲矣雖未嘗一交面接目而心固已知必合矣又得以未見顏色而辭其言乎高嘗以爲文章之氣與世變上下而亦有係夫上之人與夫作者之爲之倡也故有世道方盛而文章不振者非世之然也倡之者無其人也非無其人也有其人而不爲文章之司命（劉校一本不爲文章之司命下有或爲文章之司命句）又循常習故而莫之變焉此文氣所以日卑下而其勢固不能振起也凡今世之爲進士以取科第者工蟲篆之辭飾粉黛之語緝陳言夸記問剽修靡寖寖焉競趨於萎薾頹墮潰敗腐爛之鄉而莫知其所止以今海宇混一際古所未有太和沖厚之氣融融焉熙熙焉而君上方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當此之世其盛矣乎而文章之氣獨爾卑下何與然則世之盛也若此而文章之不振也若此非無其人爲之倡歟爲文章司命者尙得以逃其責哉天下之好尙視上之趨向何如耳又況於祿位之存焉者乎今如是焉則進而得祿與位不如是焉則退而黜伏人亦孰不樂爲此而去爲彼耶設有以賈生太史公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班固之文而試於今其有不見退黜者乎其能見拔擢而採擇者乎否也十數年前進士之爲文章猶時時有渾朴敦龐之氣亦其一時諸老儒先知所以造就之故也假設其轉而試於

今亦必藐焉不爲主文衡者之所屑顧矣嗚呼世之盛而文之卑文章司命者之憂也高之不才而病此也蓋久然往往出己意以語人則見嗤笑見詆譏耳甚者憎怒而唾罵耳雖不能不隨俗所習以干於時而求升斗以爲食而養之計然其志不見信於人亦何足恤而使盛世之文卑弱不振豈不亦可悲乎每欲持此而吐之於主文章之司命者顧以身處微賤姓氏無聞言不足爲人所信又恐所好不與吾投祇取嗤笑詆譏憎怒而唾罵焉而已是以噤而不敢發諸口而今始爲一宣布之也伏惟閣下抱雋才負實學擢爲（劉校一本作於）巍科躋於膴仕其文章其節操其政事當世孰可與比者而其名譽昭聞日久言而人信之倡而人和之而今歲執文章司命之柄者又在於閣下故高敢以其說進焉以爲非閣下則高之言不能售非高則亦無有

有能以此爲閣下言者高非有所私便也特以悲世之盛而文之卑懷其情而不容以自嘿耳夫朝廷以文章取士其立法之意至善也其取人之道至悉也其責之文章司命者至深且重也是故問之疑以觀其明理質之義以究其通經試之賦以考其博物習之詔誥表章以覘其代言獻納之方策之時務以明其政事設施非徒以革前代之弊也將以求眞才之用也其得人與否則皆寄之二三主司焉任茲責者苟能執其公不私其見覈其文必要其實則亦庶乎可以得人矣若徒以抽黃對白之爲工柔筋弱骨之爲美綴舊聞習成說之爲善則前代之弊猶在耳若是則小子後生口乳臭齒齠齓者舉能爲之而日以進而豪傑之士抱磊落負奇偉者惡從以得哉今誠能變更積弊使所試之士必欲其理明而詞確議論有餘裕格律高古典

雅而精深一切屛去浮華偶儷之習如是焉而取反是焉則退而黜若此則非豪傑之士不克進而小子後生不能以售決也作養當代之人才振起當代之文氣一變而之古也豈不美哉高也性質頑鈍學疎而才卑俛俛焉驅逐於鄉貢進士之班列者於今秋爲再矣其得焉其失焉是有命焉於高之愚尙何敢望焉區區之懷誠願盛世之文氣一變而之古於吾身親得覩之則雖退伏田野黯黯然終其身無復聲光之顯於人亦且慊然以無恨矣或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居下而思出其位無乃非所言而言甯免獲戾於大君子乎高竊以爲不然夫不可謀者政也若文則吾志之所好而天下之公器耳又況閣下之志與吾同者哉必且不我罪而惟我聽矣冒瀆尊嚴下情不勝悚慄惶恐之至伏惟亮察不宣

子上自識

至正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平陽失守余時自郡城回至州南聞變倉卒同浙江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淸之玉環迤邐道途隨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年矣守拙耕田將以終老而罹此變故間關遁逃非有所爲也求無愧於心而已矣困厄顚沛之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筆諸簡册以示不忘間有應俗所作詩文亦並錄之其姸醜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

不繫舟漁集卷拾伍

不繫舟漁集

附錄

陳子上先生墓誌銘

豫章揭汯

先生諱高字子上世爲永嘉平陽著族先生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請問卽出人意表擢至正十四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錄事明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敢欺聲名赫赫一旦忽易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而無從得矣再授慈溪縣尹亦不起方明善與平陽周宗道搆兵嘗一出而解兩家之難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於懷慶論江南之虛實陳天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適關陝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志皆願與友丞相亦喜卽欲官之知

非其志也亦不强數月而疾以八月十八日卒於邸以是月二十日葬於懷慶城南其疾也丞相留河南遣醫往問其卒也遣官致祭賻賵甚厚其葬也中書平章政事鎖鑄先生同年實經理之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先生生於乙卯十一月某日享年五十有三先生爲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先生爲詩上溯漢魏而齊梁以下勿論也先生爲行潔己而不同於俗抗節而不屈於物意所與惓惓焉而不舍赴其急水火不避也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合則去自號不繫舟漁者銘曰志非不在於用世才非不足以匡時是何節之若而遷之肥果人之爲耶抑天之爲耶

祭陳子上先生文

嗚呼先生有高世之志而不得遂有匡時之才而不得施抱耿介而莫屈負卓犖而莫羈戀戀乎追古之作怫怫乎疾今之爲當早年而應試卽擢第於當時任錄事於四明乃僅歷乎兩期方政平而訟理忽解綬而去之及再授而不拜竟東遁而西馳或排難而一出又翩翩而我違念頹波之日靡故乍合而乍離當丁未之仲春謁總兵而北來論天下之大計陳閩浙之安危無一毫之爲己豈好爵之可縻自徂暑而得疾氣奄奄而就衰雖藥石之日進竟摧謝而弗治望故鄉而萬里魂怳怳而何依嗚呼先生狷有似乎仲連淸有慕乎伯夷法遷固以爲文祖漢魏以爲詩仁者而弗壽賢者而數奇豈世道而致然抑天道遠而難推吾儕昔同處乎中土今一旦而別茲或素慕乎高義或嘗接乎容儀或托交於金石或見及於文詞共再拜而哭酹用致導乎靈輀

跋陳子上書

眉山蘇伯衡

於戲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之情也而至違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艱險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也而有尤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尤愛於妻子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不忘於墳墓者焉鄉里非能去也而有不可不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烏乎能之吾讀陳子上遺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其於取舍也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丁乎斯時則固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予友也同薦於鄉同試於禮部後一再見於四明而遂

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其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上其賢乎哉錢用壬傳子敬趙時泰唐元嘉皆子上同年進士也彼惟重所重而不重其所不可不重愛所愛而不愛其所不可不愛不忘其所不能忘而忘其所不可忘不去其所不能去而去其所不可去卒之殞身亡家墳墓無主而爲鄉里羞然則子上之不幸固未若彼四人之不幸也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喪葬以禮墳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眞不幸也耶甚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雖然向微復元子上安能決去而其墳墓妻子亦安能保全是故子上之遂其去志而墳墓妻子之獲障保無他虞者以復元能委曲調護之也於戲復元眞子上友哉復元亦賢矣哉

寄陳子上錄事詩　　金華　胡翰

東甌有一士周遊吳楚間一歲一歸養四十來作官人生貴得意寄書忽長歎芳蘭萎蔓草霜露復摧殘寸心欲焉託相望隔山川出門道路惡起伏千萬端直性不得遂此道自古然寄書當路者下流良獨難

不繫舟漁集附錄

四庫全書總目一百六十八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兩淮馬裕家藏本）元陳高撰高字子上溫州平陽人至正十四年進士授慶元路錄事未三年輒自免去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自號不繫舟漁者至正十六年浮海過山東謁河南王庫庫特穆爾（原作擴廓帖木兒今改正）於懷慶密論江南虛實庫庫特穆爾欲官之會疾作卒蓋當國祚阽危猶力謀匡復明太祖稱王保保（即庫庫特穆爾）眞男子如高者事雖不就其志亦不愧王保保矣不但詩之足傳也明洪武初蘇伯衡訪其遺集釐定成編題曰子上存稿此本題不繫舟漁集不知何人所改文格頗雅潔詩惟七言古體不擅場絕句亦不甚經意五言古體源出陶潛近體律詩格從杜甫面目稍別而神思不遠亦元季之錚錚者矣元又有嘉定僧祖伯其詩亦名不繫舟集見顧嗣立元詩選集中有題倪瓚芝秀圖詩蓋與高同時然其詩不及高遠甚今未見其本以集名相亂附著其異於此庶來者無疑焉

溫州經籍志二十四案陳縣尹高萬歷溫州府志隱逸傳雍正浙江通志乾隆平陽縣志文苑傳並有傳不繫舟漁集十五與張仲舉祭酒書云遭時多故衆醉獨醒棄官歸田今五年矣或徜徉乎山谷之間或浮游乎江湖之上任情自適無所繫留當道者雖牽挽而不能羈縶因自號爲不繫舟漁初非敢爲高也揣己之無能處俗之不偶故以是而託其名焉耳攷子上自跋其避方明善之亂在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而揭汯誌墓記子上之卒在至正二十七年年五十三則其以不繫舟漁自號在避地入閩之後矣集本金華蘇伯衡編

定成化乙酉平陽呂洪始爲刊行今所見本卷耑亦有呂叙而每卷首葉並題八世孫侯官一元校檢乾隆平陽縣志選舉門明萬歷辛丑進士有陳一元應天府丞又人物傳載陳志其先戍籍福州子一元辛丑進士爲大京兆（千頃堂書目亦稱一元爲順天府尹此是也選舉門云應天府丞蓋誤）其人在呂後百餘年蓋一元又以呂本覆校也集凡詩九卷文五卷附錄一卷則墓誌祭文之屬千頃堂書目稱詩集十二卷又謂一元梓其詩行世殊爲失攷今本十五卷首葉並有一元校一行則一元所梓不徒詩集矣子上之舉進士出張翥之門又與揭汯蘇伯衡胡翰諸人爲友今覈其全集雖文采不及五峯諸老而耳濡目染終有典型不僅亮節清風足厲百世也

繙校不繫舟漁集附記鈔本不繫舟漁集吾邑楊氏家藏本

卷首題有明八世孫侯官一元校案一元事見明史劉策附傳福鼎林滋秀雙桂堂文集有怡亭賦注詳侯官陳司訓之家世云陳氏始祖高元至正甲午進士任慶元路錄事元末棄官圖匡復流寓福州明求之不得戍其二子於侯官第四子遂家焉三世祖榮成化歲貢任博羅縣丞七世夢麟嘉靖歲貢任湖廣沅陵丞以平播功陞縣令夢龍嘉靖甲子舉人官合浦知縣八世一棟邑庠生一元天啟間官御史巡按江西忤閹罷職有六君子之稱九世兆盛邑庠生十世徽績邑庠監生及司訓公俱入省志孝義據此則先生之後昌於閩者多矣（平陽縣志誤據東甌仰止錄載陳志弟夢龍子一元入孝友傳又云居崇波橋其先世戍閩歸平陽尤誤之誤矣）楊氏此本據卷首會稽陳司訓葵序係鈔從歙西鮑氏詩經邑人華蘘園先生手校文則司訓自校而葉先生湘民

亦附有校語所謂顧本者係元詩選本云原本者蓋即所鈔之本迻錄時有所改正仍注原文於上方並非別有原本也錢塘吳司訓祁甫師壹以文瀾閣本校定然後前校所疑者乃悉得是正可讀今繕寫一依閣本而原鈔本及顧選本與閣本互異而文可通者仍注上方以著異同是集早有邑人呂侍御刊本今已不傳瑞安孫仲容比部溫州經籍志載有呂序茲據補入又據東甌金石志補入陳君惠澤記及比部按語復據鈔本補入胡仲申詩一首據逢源齋集補入華跋一首拉雜鈔附編次尚須審正助校者鮑君拙中也邑後學劉紹寬校畢記

玉海樓藏寫本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曩因楊君志林借鈔得之元有孫琴西蕖田仲容三先生校注並有

據杭州丁氏鈔本校正之處志林用朱筆備爲校錄而平陽楊氏亦藏有本集寫本經陳氏葵華氏蘘園吳氏祈甫校定劉厚莊先生紹寬爲之重校鋟木而未竣也其繙校附記已見厚莊詩文鈔刻本中志林因以鈔校玉海樓本託其覆校異同之處皆用墨筆注出余既藏之有年劉氏刻本迄未成書而志林逝矣其裒時勘錄之勤不可湮沒因更取永嘉集內編愼江文徵東甌詩集詳爲校理復得異同數十處付之排印向之朱墨校注者分別著明埧校劉校而云某書作某者今次校理之所得也鈔本每卷首葉題元慶元路錄事平陽陳高著其次行題明八世孫侯官一元校與楊本同劉氏繙校附記考訂已詳今刪去此行錄繙校附記於卷末而卷首本傳及蘇伯衡序鈔本無

之據新修平陽縣志及永嘉集外編（溫州經籍志亦載蘇序而文字稍有異同）增入云民國十七年六月黃羣記

不繫舟漁集

	葉	行	字	誤	正
書簽			十一	之七	之六
傳	二	二	三	寶	實
卷一	一	二四	二二	祛	袪
三	十一	十八	三	園	花
三	十六	十八	十四	焉	然
三	三	十八	十七	樹	泉
十	六	一	十九	茸	葺
十一	二	十一	三	候	侯
十一	十一	十七	二十	究	宄
十二	二五	十六	十七	璧	壁
十三	一	二三	十七	氐	氏
十三	三	二四	二二	亳	毫
十三	五	十	一	氐	氏
十三	五	二四	二	獄	嶽
十三	六	二三	十七	孺	儒
十三	七	十九	一	茶	荼
十三	八	九	題	頂格	低二格
十三	八	二一	九	字	字
十三	八	二三	三	徒	徙
十三	九	二三	十五	氐	氏
十四	三	一	十九	吾	若
十五	二	十三	二二	約	豹
十五	三	九	五	挺	梃
跋	三	十四	二三	祈	祁

貞居先生詩集
七卷補遺二卷
坿錄二卷

光緒丁酉七月張蔭桓署

八千卷樓重雕何
氏蜨隱庵鈔本

序

陶弘景在齊梁時挂冠居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性雅淡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吟詠盤桓尤喜著書賦詩旁通陰陽醫藥之術朝廷屢徵不起世以高尚稱之後七百餘年當元盛時貞居以儒者抽簪入道自錢塘來句曲負逸才英氣以詩著名格調清麗句語新奇可謂詩家之傑出者也當是時以詩文名世者若趙松雪虞道園范德機楊仲弘諸君子以英瑋之姿淩跨一代諧鳴於館閣之上而流風餘韻播諸邱壑之閒貞居以豪邁之氣超然自得獨鳴於邱壑之閒而清聲雅調聞諸館閣之上諸君子亦嘗與其唱酬往還雖出處不同而同爲

詞章之宗匠譬如軒輊詎知其孰先而孰後耶矧貞居博學多聞襟懷蕭灑故大夫士多景慕而樂道之也夫隱居貞居時世先後好尚問學似未可以同日語然隱居之清風高節貞居之雅度逸才亦可謂前春而後應豈非句曲山清爽之氣鍾秀於二子歟以吾夫子中庸之道修已治人之學金聲玉振之文昭著於天地使其學道而望洙泗之科猶未易量也至若奔競功名躁踐聲利酣生夢死不自覺者則二子之風度將追嚴子陵陸修靜之武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子其庶幾乎貞居張姓雨名伯雨字貞居其自號句曲外史世人稱之也吳郡徐達左序

句曲外史小傳

姚綬

外史杭之錢塘人姓張名雨又名天雨字伯雨號貞居子宋崇國文忠公九成之裔年二十棄家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外史師事之悉受其訣入開元宮從眞人王壽衍爲道士名嗣眞風裁凝峻見者異之見趙松雪承旨趙見其作字遒健贈以雲麾將軍碑墨令師法之書果超越儒學提舉楊廉夫許在陶貞白上飲酣伸紙作大草尤妙小楷變率更家數世稱二絕詩宗杜惟肯古選類大歷閒諸子文學韓而冷語類漢獨於畫未工或引敗筆點綴木石人物亦自賞適蓋論意不論象也壽衍嘗偕入京

時燕地未有梅惟吳開閒宗師自江南移植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外史造其所恍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旣久不覺熟寢其中壽衍竟日不見覓其迷路外史覺而已晡開閒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有作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慣五千里翻身跳入仙人壺之句開閒大奇送之翰林集賢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和之繇是名大起一時浦城楊仲弘清江范德機金華黃晉卿吳興趙仲穆交甚善它日謁虞虞問能作符篆否答曰未能虞進書七十二家示之卽下拜曰眞吾師也自後凡與虞手札必執弟子禮其服善類此壽衍復偕入朝被璽書賜號傳欲官之非其志也卽自誓不更出因三茅有招赴之

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告之願畢力玆宇所著出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茅山誌十五卷考索精博又著玄史自序曰老子玄足者也是集獨不與者尊之至也脊倪劉大彬所修茅山志因號句曲外史丁丑歲出茅嶺庚辰歸陽德館作黄篾樓儲古圖史甚富往來靈石山之精舍丁卯（按丁卯當作丁亥）造水軒子浴鵠灣明年刻詩藥井上時年七十有六（按七十有六當作七十有二）其所居又有開元靜舍南眞館老學齋與會稽王山農上清薛玄卿章心遠龍翔毛伯圭輩相友善多文字酬酢廉夫避地於蘇之錦繡坊外史以其知已數造焉廉夫推爲前輩我題其製作曰貞居先生其有手鈔一帙遺胡季城題云

紅巾寇杭先生墨跡在黄篾樓者不與焦炬同化則與楓載同逝矣此鈔豈非晉武庫之遺劒也耶有弔其七曰黄篾樓頭仙一去明年黄篾歸狼烽不知天上修玄史只訝山中伴赤松石室祕書愁攝電星池遺劒已成龍思君不見夜開戸月在金鐘玉几峰又爲安陽韓致用題其手削卷尾曰雖疏俗出語亦別殆欲過晉人筆舌刷其辯論道德文章事乎廉夫一代人望獨於外史重其不輕許可較然矣手營墓於靈石西湖之陰南屏之右前臨澗瀍槃腰作梁名玉鉤橋南數十武作藏書石室自勒銘而吳叡隸古綴五七年前從甘泉劉邦彥得入帖往往言造酒必善飮又見其手錄詩文各一册予以古書畫一卷易得詩册計二十六紙五七言詩八十一首中有附錄遂昌鄭明德東海倪元鎭龍河俏大訢詩十餘首其不遺故人之善如此又於邦彥得二紙其紙標丁亥二字其詩文必多故編年書之旁二行云繆作積歲月成帙初不事深僻覽者或昧其所從來易玄久許一箋請如古法簡要疏於語下尙藉是以傳焉予不考易玄何人成化丁酉杭有攜其像入金陵者人得即攜涉楊子亟遣人物色之以歸爲文酬之是冬又得其胎仙閣記一軸詞翰磊蒼古戊戌子偕羽士史玄隱拜其墓爲詩弔之桐村牧周伯器亦有詩在別楮意其或埃壒之表爽爽不昧倘化鶴來于丹耶曠世而神

交否乎著小傳爲書其遺墨後仍勒之石庶觀者有足以論其世也論曰嗚呼爾閒所蘄者名道德之外有事功有文墨皆分定不可兼得一之已足尙矣有其二而道或汙焉亦奚尙乎外史所有種種超越名執與蘄故曰諒無金石固榮名以爲實山澤之臞列仙之儒其斯人歟

句曲外史張伯雨墓誌銘

劉基

外史錢塘人姓張氏字伯雨六世祖九成以狀元擢第於宋傳四世至逢源仕宋爲奉議郎通判漳州逢源生有孫有孫生雨雨性狷介常眇視流俗悒悒思古道知弗能與人俯仰遂挺身戴黃冠爲道士登茅山受大洞經籙豁有所悟遂盡出羣道士表道士見雨神益完貌益固雖其師亦莫能測也雨獨與學士吳興趙文敏公善每以陶弘景期之雨自號句曲外史明年開元宮王眞人入覲京師以外史自副時范德機以能詩名外史造范范適出有詩集在几上外史取筆書其後爲詩四韻守者見大怒趨白范而范驚曰吾聞若人不得見今

來天畀我友也卽自詣外史結交而去繇是外史名震京中一時賢士大夫若浦城楊仲弘四明袁伯長蜀郡虞伯生爭與爲友願留之京師外史雖爲道士恒以親老爲憂延祐初辭觀居開元宮明年杭災宮燬外史適華陽至元丙子以上冢告歸遂不復去年已六十矣先葬冠劍於南山而辭宮事但飲酒賦詩或焚香終日坐密室不以世事接耳目後卒於宮之齋居篋無遺物也外史素不與俗人交人有不善輒面折而有善亦未嘗不力揚之故遠近之有學者無不願踵其門雖不見許可退亦不敢懟非其識見精敏操履端正何能使人畏服若是哉至正乙酉基以提舉儒學備員江浙始獲與外史一見卽如平生歡明年七月而外史卒嗚呼世之拔流俗而行者鮮矣得斯人焉而弗獲久與游甯不深可惜哉外史旣卒於是宮之掌事及其弟奉其柩葬於冠劍之所而墓適迫棘闈事弗能預執紼及出爲而外史遺囑而爲之銘而外史之徒若子弟無能承外史之志者外史已矣有友而弗銘咎將誰歸於是乎銘銘曰

孰與之驅以爲吾拘式還其虛杳兮冥兮吁嗟乎幽墟

嘗攷外史之交盡當時海內名士而爲之銘者則晚交之誠意公也蓋公之才器非外史莫能識而外史之玄德懿行非公亦莫之能銘是不可以或然論也觀公之志行以不獲久交外史爲惜以愚聽之在外

史之甄亦不能不以得公之銘爲慰也第其生卒年月誌不顯具而後此姚氏之傳牴牾特甚似不可以無辨按誌稱外史以延祐初居開元四年適華陽至元丙子以上冢東歸遂不復去年已六十矣逮至正乙酉公始以提學交外史明年七月而外史卒據此則外史之生當在宋端宗景炎丁丑其卒之歲則至正之丙戌也姚謂以丁丑歲出茅嶺庚辰歸陽德館丁卯造水軒於浴鵠灣明年刻詩於藥井上時年七十有六亦不錄其生卒此皆可疑者也夫以劉公親交外史而姚則得之傳聞宜若舍傳而信誌然集中有丁亥十二月五日雪晴及六日喜晉卿至二詩皆

用羲字韻末復有再用丁亥歲雪晴韻懷中舉一首而後此則無戊子己丑之編則知此數詩去絕筆蓋無幾矣苟謂此爲前至元之丁亥則尤不可信也況送錢思復之永嘉詩題下注八年九日四字而元之編年自元貞以來無所謂八年者獨庚申帝有之實至正戊子也其諸外史以是年刻詩藥井不久而黃鶴告終歟若然則作軒之年當爲丁亥而七十有六之六則二字之誤也誌所謂明年七月又當爲八年某月無疑矣蓋明又捌之似也校閱之餘漫爲括出以俟博雅君子之補正若夫傳世之大者固知不在此也嘉靖癸巳立冬月吉石槙野生謹識

外史張公墓碑銘

姚綬

嗚呼此句曲外史貞居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梁題玉鉤澗度靈石路拔篠樹鳴帶煙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章垂世儼然生氣之張皇聲欬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太虛而示寂朋元精含久無繼續之賢句曲貞居全乏訪求之彥遂使墓門荒翳兆趾崩弃松柏摧爲薪莫設時樵之禁身世是何物會羅夜客之侵痛茲劍羅雷津慨爾研離玉匣既往何咎將來可圖曠世而默契予心尙友而景行前哲爰合佳士羣來嗣人郎家土以增崇求體魄之綏靜其灌其栵于以植夫美材有紀有堂於以開夫幽

隧不有伐石將安載詳是欲喚起令威再返遼東之白鶴招還曼倩同游雲外之青鸞第恐紫極高樓冏由下邁自謂黃中密邇端冀旁臨先作傳以述夫始終翠珉是託復贊銘以紀夫歲月形管肅書銘曰於厥張公天雨伯雨是名是字爰曰貞居晚曰外史厥號不一幻僊亦爾文章闖古鑿鑿齒齒書法俊逸不邑以止樂道忘我人莫之肯相蠡石澗爰墓於此有峰而崇有水而駛喬喬者林盈盈者蕊迴絕風塵攸驅虎兕以巖爲扃以雲爲畤朝煙夕霏紆青委紫衛遠世異毋怪積圮羣增修之爲後來士於厥張公克具衆美周晌之學洞究玄旨獨立羽化匪忽焉死光華昜居天漢之涘誦予銘者

式味妙理别嗣教人其不興起薦溪之毛挹齊之醴公恆實斯以陟降只

碑陰

先曾祖侍御毅庵先生尙友句曲張外史嘗爲文勒石表其事曾祖卒碑卧予家者六甲既周矣嘉靖己亥秋七月階如杭遊開元宮見道士范立智字希仁者嗣句曲五世孫也言及碑故希仁以請階許之是歲冬階丁內艱未暇加諸越明年秋希仁來弔申請愈恪又明年春乃克舁碑以往俾樹句曲墓畢吾先人志焉嗚呼百物顯晦數懸於天茲碑克立當自有時階何吝力乎敢贅數語以識歲月云嘉靖二十年歲舍辛丑二月望嘉禾姚階謹識

辛丑歲碑將舉行會役故稽留自是十二年來宦累滋多弗遑畢事癸丑秋再訪希仁齒已及耄懼負前期且見希仁嗣孫沈如愚頗可繼志結言而歸適以是冬十二月之吉勉力奉往嗟乎日月易逝茲碑晦卧復越一紀之餘而始克顯立其間可感慨者莫能詳也因再識之嘉靖三十有二年臘前七日階謹書於雲溪之陽

重脩元句曲外史張貞居先生墓記　羅　棨

謹按外史卒於元至正戊子葬在靈石塢後荒蕪不治爲士人所發正德時嘉興姚公綬集同人重葺之并手爲撰碑立於墓左至　國朝雍乾閒塋域就湮吳穀人祭酒訪之不獲有詩見有正味齋集嘉慶時儀徵阮文達開府吾浙重脩其墓辛酉寇亂湖上先賢墳塋大半毀泯而外史之墓巋然猶存以地頗深僻兆域四面又爲通元觀道士叢葬之區故雖城中士大夫亦知之者鮮也光緒丁酉錢塘丁丈松生先生刻其遺集七卷且搜輯集外詩文各一卷附綴於後欲訪其墓詢諸鄔中之人無知其處者監利李刺史宮傅雅好古淡於紛華

隱居玉几峯下暇日訪得之冢雖傾頹斷碑猶存蓋文達重脩時所立也癸卯季秋言於先生猶子修甫哲嗣和甫二君聞之狂喜會冬雪凍沍脩復未果甲辰季春乃畚乃鍤崇其馬鬣遂復舊觀乞湘陰李觀察輔燿題碣而行濃綠蔽日流泉漱雲路側坊表猶存鐫字隱約可辨尙元時舊刻也墓居金鍾峯之麓坐巽向乾五老峯環其右梅花嶺抱其左巖泉競秀既固且安薰風乍至山中松櫟彷彿飄笙鶴之音若外史霓裳羽衣駕雲而莅止爲徘徊者久之當元仁宗英宗之時海內人文稱爲極盛趙文敏虞文靖黃文獻以文學書翰烜赫東

壹叁柒 册97 版
4A

南外史以一羽流頡頏其間諸公亦不以其習於外教而樂與之遊詩詞之清麗字畫之蒼勁一時道流無能及之者也自發迄今將六百年其間富貴功名之士世俗所欣慕未嘗不有聲於當時及身沒之後邱隴不能保甚或姓名亦在若有若無之間若外史遺書無子孫之傳孤墳無樵蘇之禁而自元以來不但名未晦沒今墓得里人重加脩治著作亦校正復刊風行海內即更閱六百年外史之墓與集尚不朽無疑浮雲易沒至道常存德與天遊者風霜兵燹所不能敝者也世傳外史深於符籙此儒者所不道獨惜登善菴澗阿亭當日與張率性賦詩之地今覓其遺址杳不可得聞二君他日

將卜地重建之且搜求遺翰命良工勒石嵌諸廡壁以復貞居舊跡落成之日槊雖無文尚思執筆以俟爲二君紀此一段佳話也余月丁卯

先君子性喜學故嘗彙刻武林叢編以存古蹟而於前賢著述尤好有元一代詩文若仇山村白廷玉吾子行諸先生遺集均爲校刻暇日嘗率立中至多寶山及棲霞嶺訪三先生之墓蔓草荒煙難尋遺址不勝代遠年湮之感張貞居先生爲有元高士其詞翰之清麗與三先生相頡頏遺集七卷光緒丁酉秋日留乞羅君槊臣校而刊之并輯其集外詩文及傳贊碑銘暨當時投贈之作附錄於後以誌景仰讀姚穀庵先生墓碑亟登金鍾峯訪得墓門紆迴而上山路崎嶇徘徊久之杳不可得智用吳穀人祭酒訪墓不得元韻賦詩記之越二年先君子棄養又四年立中獲見李小山刺史於湖上刺史爲先君子舊友淡於榮利隱居雞籠山之麓距金鍾峯僅半里許因詢及貞居先生之墓刺史曰余於數年前訪得之猶存阮文達修墓殘碑因請同往遇雨未果越數日偕家脩甫兄登山訪墓仍不獲及謁刺史而刺史適有桐廬之行又不遇留題於壁而返嗣得刺史手書曰貞居之墓猜是也而文達所題之碑已爲士人移去莫知所在亟宜重修俾免湮沒立中題之今年春乃乞錢

塘高君碩甫監視其工大加封築湘陰李幼梅觀察亦好古者也聞而喜之爲題其碑既竣事立中與槊臣脩甫同拜墓下槊臣爲文以記緣起竊念穀庵先生撰文勒石越七十二年始克樹碑於墓其曾孫階記之碑陰謂百物顯晦數懸於天則文達之碑安知不晦而復顯哉自至正丙戌至嘉靖癸丑凡二百年得穀菴先生之文而墓始顯迄今三百餘年更得槊臣之文以表之則斯墓之傳必又歷數百年而不靡矣棲霞嶺多寶山與金鍾峯相去不及十里異日必有好古如刺史者訪而得之書此以爲重修之嚆矢庶藉慰先君之遺意也五月重午日丁立中識

張逢源字淵甫海昌人九成之後宋末爲漳州僉判有泉月精舍大德初與高彥敬房山仇遠山邨吟詠其中

題高彥敬夜山圖

地位清高眼界寬盡收風景入毫端廢宮臺榭和煙鎖
隔岸江山對月看一水中分吳越近層樓低接斗牛寒
有聲畫意吟難了更把瑤琴膝上彈

右詩見元高克恭夜山圖眞迹卷後淵甫詩世不多見顧嗣立元詩選搜羅最博僅載此篇其罕覯可知矣今仿戴復古石屏集冠以其父敏詩之例而梓於卷首以著貞居淵源所自云羅[illegible]識

壹叁[illegible]版

貞居先生詩集卷第一

五言古詩

玄洲精舍

吾愛柴桑言所居何必廣況此金鄉室寸地皆福壤巖棲晚更闌微雪帶林莽風生獨猷號山空眾泉響有開惟寂音無構即純想昔賢非樂此澹泊欲誰賞

獨游天信庵

獨行寒澗底蕭條逕霜露驚麏突入來躍入青蘿去落木深已腐亂石割芒屨我見康莊衢嶮於林下路

建蘭一枝浸菖蒲盆洗中宜若從類

美人折芳馨意重舊玉玦把玩何以滋罍罍非所褻席

閒樹菖蒲泓然一螺雪狩觸輿之俱光景相洞澈適若離羣居濯足以自潔久如服食士俛首尋九節振以冷風清食以寒泉冽秋菰雖云冷盪洗肝肺熱養目艮區區出門芳草歇

四月旦舟抵錢源不數武出長塘湖水涸不能進是夕大雨明旦絕湖入白石瀆四十里即薛步

閣舟菰蘆滑夜雨來如期水生天未白拔柁入渺瀰縠帶初頫面綠黛新刷眉盛我大珠中獨與鮫人嬉使昔衡瞑適幾吊失此奇意行每如此動靜靈吞私

僧號月潮自金陵來乞詩

陰精儲玄水中黃凝金樞高深想殊緒在理信方諸氣機應辰至崩然眾壑虛十芒躍風輪不墜亦不濡潏波激頒洞華爍寂以舒靈潤閱終古流明施八區彼美西方人頫仰誠有餘

獨酌

靜極忽不愜掩書曝前軒樂木樊四維時禽託孤園羣物方趣功吾衰恆晏然木之超世才偶脫區中緣妙理寄濁醪嘉名受靈仙從吾所好耳富貴須何年

己巳歲饑乞米

故人念我饑貸粟仍借車歸來荒山道不敢嗟馳驅升斗乞東家西鄰瓶甑虛前車得傾筐後車已無餘餓殍

滿中野盜擊將何如

玉蕈

山間采三秀餉之以瓊英明麗懨水芝豐腴謝山精凜以玉色皦芼以玉糝羹即此夜光草服食當眼明韓子自偪強但取木雞烹

讀五代書

五閏持旦暮各有忠義死盜表雲臾譏實誅長樂子獨行非激矯僅足以遠恥明明避俗心堂堂報知己

寄虞侍講有序

伏讀遠祖季鷹雜詩有云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壯固去矣而榮非所冀賤且老非山林之眞也

聊韻五言五章寄上

挐舟惜行遽阻季闕門宴一由出世關幾玩霜暑變遷應金閨夢夜對青城面嗟余往不返曷以遣狂狷異哉於陵仲處此台鼎賤

架巖棟且撓何以守風雨靈人未降室形影相賓主類傾乳豹啼仰聆高松語寘寂乃尙志悅悟詎求侶咄哉道非窮巨鑿天所與

僊人如華月照耀金銀爵屢前談經席頻寫徵寶草味道以爲糧掄才以爲寶漢廷二司馬較之彼爲少未信平津侯笑靦轅公老

異時皇華使一返仁壽鄉再拜丞相孫父老涕泗滂劒履有遺跡宰木相與蒼感激弛張道厥嗣久彌昌高厚論功德山川其可忘我識丁令威不如劉子相

知北皆天游圃南猶陸沈豈無萬里風舉我埃壒襟鐵翮非所任勔爲息中林長吟顧泬寥譬彼九皐音寄謝天祿閣藜杖或能尋

種柏

手種稚柏栽荷鋤趨晴暄出彼榛穢區離立向南墩入夜霰雨集霜灑徧竹圓竹欣柏亦悅況此薺麥根病夫濯足已跋要雪塞門屐茵蘆絮重漉酒松肪渾縣知天下寒尙愧一榻溫自無種樹書何以遺子孫

獨行

春泥未生莎曳杖柔且平春風不鳴條振衣涼且輕我意本靜愜中林便獨行松蓋無曲景水樂皆金聲踽踽追前匃悠悠度斜阬老樵眼如鶩見我不問名直嘲金光草疑是古先生

晩興二首

清夏晝晷舒偃仰託林麓枕冊輒酣寢把卷仍厭讀學筌忘有漸靜執尋稍熟彼狂逐日者未得先價辱

磯潤報時雨鴉啼催夕闌盆荷初映水蒲竹濇相參引我傾一瓢頹然憑几間夢乘鹿頭舫飛度浮玉山清風亦何預假爾聊往還

劉宗師謁貞白墓墓上獲紫芝之一本先是虞侍講送還山詩云欲把紫芝歌隱德三茅應聽月明中余故賦以此篇

昔在唐天寶芝生舊館壇陰宮代劍飛千載有遺丹眞人帝所來上冢豈空還投我五色煙報之三秀蘩瑞韮標麒麟贊葉綴琅玕既副詞臣頌貞符垂不刊

偶題

蚤脩隱居服獨表外史冠無用固應爾豈唯能自寬樹陰曲延坐鳥語密相讙墨卿悅性情麴生知肺肝求志一以遂吹萬何足論

祁鄉仙臺晩步次韻季和

屠蘇我與衛雞犬一樊隔坡陀稍勃窣風葉導輕策多

君有仙氣廣額鬢蝟磔袍霜亦離離巾灭青脈脈手持金鴉鑁松下發神魄倘脩服食訣庶貸年運迫嗟余晚聞道衰髮無可白惟餘太平酒粗慰長年客

書東秀閣下小室

長松老人意傾蓋蔭其根下有尺宅土上爲日觀軒迴互倚芝嶺刻甃分藥園巖陀曲如蝸蝸角有餘寬篆鑪巾几淨燒朮煭敷溫請書大鵬賦爲爾作屏藩

製朮煎成

發藥非一鉏獲薪當幾與火能動視鼎窮日金華枯山精有至精紫琳比其腴芬馨達雪廬滴瀝動煙廚始防橘朮偷雞犬亦被驅縢以金甖儲量以翠管斟我得祛勞疴民瘵何由蘇鴻恩知出世惟有庾肩吾

次韻倪元鎮遊虎丘

振展稍踐危援藤遂支滑倚條金玉氣山川相映發沼見不滿眼軒中樹如髮花覆闔閭城石繞生公樹適與幽人攜及茲當春月坐久得忘言移樽蔭清樾

玄文館省郎牛仲庸諸賢雅集籌韻賦詩得樹陰生晝寂第三字

館壇昔遊集河上樹陰成解后曾石公初僻蘭省榮珍圖不停披華觴復屢傾燒香鮑靚室促席桓伊箏樵者木在山爲予重入城能無伐木詩相與慰平生

午日烏蜀山人（公自號）道傳（拗）鄭石門子元祐小集玄文館分韻得照字

陽磵青蒲積陰叢朱華耀茲辰屬夏五撫景發悲嘯清颸進涼飲瀑雲額高照楚狂非沉酣樂與探道妙河東擅雄文谷口專雅調而我結喉舌轉鍊若牛嚼中嫌野格奔外懼罰觥酹彥會寧復得歸歟從荷蓧

滿權尊師巢中覽庚戌見懷一詩感念今昔自傷之情多

天既勞我軀不如早息我奚止七木堪於世無一可空山洒半瓢秃鬢花三朵平生仲長統誰能曲如瑣

感興

秋氣薄山木白露先蒼然如我老色至早衰豈問年既盛行復歇既促行可延我獨異於彼去留皆得全

湖上夜

湖水夜逾白燉山何黯然遠火久亦沈孤蒲積無邊行雲晦逆月微波暗翻船展轉自無寐城中人盡眠

玄洲新涼

偃息萬林杪葉聲知雨來既霑稿壤苗亦灑渴心埃著冠引寒泉振衣迎涼飈執云羲皇還一適遂與儕

鶴臺澗下有兩松對立如表交結如蓋爵在柴莽過輒睥睨之乃乙亥冬閏月朔躬具畚鍤徙澗一步便由松門出入菌巢因之改觀

壽松夾爲門有意古人栽常見山中雲歸從門下來頂

上台仙宅根旁斗瀾回由來蔣生遐豈爲俗人開

兩鳥吟乙亥子冬二十有六日

東山高樹林中有兩鳥棲下上聲相酬翮其好羽儀咄哉鬼蜮徒在陰久伺竊含沙中其一摧落不移時其一哀嗷嗷顧影長孤鶴凡鳥雖累百生不與之諧朝爲雲中鶱鼻作松上泥折我平生友淚盡書此辭

偶讀樊川詩其自遣云四十已云老惻然有感因用其末語次韻一首

五十亦稱老髮禿更無餘舌在毋高論眼明猶細書空中唯咄咄夢裏且蘧蘧不恨琴絃絕常怪酒盃疏賃春愧伯鸞下帷慚仲舒向來高士傳於我意何如

紓情五言

宿植知好古託生神元朝彀中非所游一命偶見逃何容懸迺容懸溪賢者遭顧乏賃春力人役亦已勞望如野田鶴未舉亦防高徒貽達士嗤我景無持操

次韻張仲舉見懷

當酒悲慨深闕歌志意滿廣陵家無恙傳食諸生館如何山公啟早不置黃散翻覆如蠹蟬借肯作妍媸一官魚上竹萬事髮登斷所以鴻乙徒冥飛遂忘返

次韻倪元鎮見懷

玄句何蕭蕭咀味生華滋換著空頂幘把卷適臨池憐君來緩情起我淹留思上園歲將晏幽期方自茲

陸渾古思仙

臨海燒山中乃有一仙人自號彭先生實是鄭子眞頭著黃綃帽小舠乘水濆時來向人間采錄脩道身世路皆淫濁如何不我親

是歲十一月復還茅山十二月二十日雪二十六日得春

風從廣莫來雪落不暇整萬林既璀璨一隙亦光炯挈將羣玉府置在杉金嶺建節迎東皇何辭羽衣冷

陳眾仲儒學副提舉秩滿入都

春山多遊雲文采美無度若人廉且貧被服皆寶璐三年杭州飯鮭羞亦已飫留我翠雨亭還君玉堂署

倪元鎮玄文館會飲

親知貴淡從屢此良燕會堂陛自崇廣促食歸臥內說詩盛使氣翩折高李輩更端輒笑謔知節已酩酊玲瓏雨花亂蕭屑風竹碎政使韓伯休移牀夜相對

雨宿玄文館懷惠山

十日閉春院草積青苔厚稍止侵窗雨爭鳴決渠溜想見蟠日泉玉色動欄甃便尋雙鳧舄翻飛入煙岫

上巳日游惠山訪趙蒙山刪業次韻元鎮

瀯瀯嘉樹色肅肅紫殿陰崇岡既延矚寒泉復洗心節物士女繁而我得孤吟杖者足易疲移舟指煙林龐公豈無家魚鳥不厭深適茲芳春月就子玉山岑

次韻謝別元鎮

平生好游意於世未數數誰能長隱几局促守南郭君家雲林幽夢縈所棲泊顧予衰白久一見當叱嗟風雛世未識鳳昔有成約白衣造齋閤清童匾鈴索痕迹何由拘進退如野鶴閒來濟勝具不借猶可著他山好泉水揮弄還自酌時禽集芳藪文魚躍陰壑到處一尼酒風軒看花落野藪閒候觽提攜出絲絡去意亦云厚末容此客懸外人那得知孤雲豈無託不見冢鼎鼎安用殺若若期之宋眞游取味在藜藿

謁樽桑

一尺水甚下刊爲謁備文臣雨再拜謁樽桑太帝君下

土恆寒若風雨來無垠時當二陰節夜短晝長昏家家曳木履朝朝拕綛精高田陷白水立苗那得活願借三足烏老距裂浮雲婁礫龘尾靃乾燥鶴羲和遂命鶚鄜鼓天地分

庚翁生爲龍虎山祠君作天樂況要予詩后

至樂本無樂天君恆寂寥鵬鷃體則殊大同一逍遙吟詠東柯仙怡神神自超已無赤松子或有青城樵

人日後雨雪復作

雨雪出年後青春爲白水伊誰借光景太息巢居子詠朝始雷候生物具敷榮遂令蟄蟄者思逐龍蛇起

題寶鐵琴詩（有序）

符子曰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其珍寶藏之謂歟芳洲法師所蓄琴儼製合古篆銘特佳近代所希有因發其義賦詩一章仍用孤山中庸子古琴詩韻示不忘本也

伊誰識古鐵遂將銘雅琴金木有相感況乃達人心無心始朝徹有耳皆哇淫自非一再行終作千丈沈素紋山雨慢石爲紫苔侵我來爲拂拭懷古仰何深抱之望虞舜願鼓南風音

過學士舍我歸豐城大雨阻江干五日

維舟湖滑淺出門雨腳大宛轉不能留倉卒解其縛城中泥沒膝想見愁無索已束幾周裝難鼓桐江柁疾風

日夜作屋瓦遭掀播莫播白板屏上有青城唾草儼屹不動猶想元龍臥天明望旭月一葦秋潮過

飲太乙宮次韻明德

予貢天下士開口祗譚玄衆散屈伸肘光陰大小年室虛仙樂降飲長窈窱默道師若山靈照耀石門泉會有青藜杖叩君牀榻眠

十月

簷間飛蠅聲屋頭霜葉鳴蟄蛙且閉閣似與池雁爭亂似蟋蟀語夜枕不能平如何肅殺候陰類方施行老鶴但俛首呼之嬾能鳴

四明呂與之許寄麈尾

海濱呂道士知我尙幽奇欲爲搴心去當擕麈尾來豈無白羽扇塵埃寧復持常從野人語聊代青松枝

吳市湯文英貢藥七世同居

吳中有隱者野服意蕭散自非韓伯休梅尉乃其伴世人常見之種德不自滿如何闤闠居久尙見黃楊短

服用雜詠四首

十年著一冠一冠已三載緇塵無留跡色爲玄雲靄長纓安所施輕蕁猶足浼每彈出新沐泥尤映朝彩短髮不容被初服詎可改　右玄冠

衣褐賤者徒寬博孰敢擬一襲三十年昔有齊晏子寒溫屢開闔補綴亦云幾與衣狐貉立翻爲仲由恥信有

不變玉貞哉居白裏　右素褐

客從麻姑來遺我楮素衾肪膚皓難滓鉛骨滑易伸妃此木匡牀其傑一色純雞鳴風雨夕雁度霜雪晨楮君方眷眷因之乃疑神　右楮衾

粵昔大知舜有作陶河濱先民尙其質後世把其醇我亦舜之徒對之稱素臣木槃仰承足秋水酌及胥兮此三代寶孰謂吾廬貧　右陶尊

雪中用元鎭見懷韻

郊邑乍飄瞥林岫皓已盈陽巖凍羽墜陰壁素苔生擁衣一再起挈壺將復傾高臥足自了飢寒迫人情

鹿車圖

回車指江南輦董來未已莫問橐中貲但看城門軌不稼車折軸有日輸官襄

二禽圖

爾鳩何佻巧鵲鵲棲其領一爲喚雨謀更眩羽毛整鵲巢豈不佳顧弄棘枝影君看九皐鳥素意良不遑

爾鵝豈貞潔好鬭頗爭雄野田無餘穗偷我枸杞紅蒼鷹鳴聲佩側目在層空早從斥鷃徒自蔽蓬蒿中

斷江和尙遷化追和芙蓉洲雅集韻悼之

一讀遠公作竹樹動涼颸蕭蕭爲衣雨朱陽不敢驕其戲芙蓉洲獨憶青城樵華蓋未即往雲門久相邀如何千峯雲散去不祟朝子立井上松頹觀風木搖未信塔

中人直爲艾與蕭琳琊有道韻自足洗煩囂

中庭移石

前朝一片石崩根黃土埋八力以置之兀然向高齋汲泉洗其泥秀色令侵踏穩穩樹陰坐箕踞脫芒襆舉目覩雲漢亦足舒吾懷

二君詠贈南康黃虞侑德

文有黃徵君隱居三百年所居陶令宅所種陶令田手把白鹿紙濯足斷斜川風吹頭上巾醉臥菊叢邊顧彼佟儼等五子羌若賢（徵君字伯庸宋文懿公諸孫隱居教授尙德其長子也）

武有皮將軍好書不好武化兵爲農器耕種廬山下農閒事春粲粱尾醉石處兜牟掛壁閒長劍倚松樹時時

跨牛出相過黃叔度（將軍字小山星子里人處太史稱其好賢樂士築群石書院於栗里）

陸季道爲張元明作雲山圖求詩其上

羣山如陣帆出沒洪濤中白雲自多奇不倩粉墨工濟然相怡悅所得亦已豐石門吾故廬奚必窮華嵩

題無外墨蘭

叢蘭生深林眾草連根株國香不可掩政徧山澤癯如彼上人者鷗居東海隅清風灑六合燕坐祇如如

番陽綦忠伯爲寫綠竹蚪枝題三韻

此君本孤直託根泰山巔假爲三冬臥類此千仞縣喘哉老澗底徒詠山苗篇

山友寄陽和茶

陽和有佳名來自桐君廬竹萌且濡弱荻筍已豐腴薰醞助芳辛濁醪爲先驅猪肝能累人我豈仲叔徒念此風雨中遠爲致佳蔬緘詩得幽意老饕良足吁

案上稚松

松身不盈尺已有千尺勢高枝走復卬昇者假將墜低回耳目玩屈折風雨氣那知閱世人壽與金石弊

次韻陳助初淸風堂讌集

冬仲上七日教父生其時耆年負道德天爵豈人爲長眉王仙伯玄宗相羽儀是日設高會鼓舞稱頌之使者亦在門少停騶騎馳再拜廣成子遥奉金屈卮客有陳校書喜賦嘉賓詩冬□無祁寒小民寧怨咨淸風被一

堂物眾皆愉嬉聊此今日歡黃昏以爲期酒浮花能穠紛綢繆蕭選外省諸大臣頌制集於斯文擷參羽蓋貴錢交金支爬解其鼎食特與老人宜前河東可燭再潤碧琉璃心存魏闕下身在吳江湄從茲至千歲雙和瑣瑰詞

學耕深隱

竹素爲良田筆札爲耒耜深耕勿鹵莽進學乃能事手鉏不貸闕辛苦以求志誰哉有餘力爲我治荒穢

爲宋直方賦菊巖

巫巖何所有采采多寒華芳蕤既蘙靡乳穴亦紓幼與一上窒豈必柴桑家夕英被雲實朝露盈石淮企彼

中林子其樂當無涯

四月十九日杭城火燬數萬家開元再造廿一年至是復燬書異鳥一首以自解

異鳥鸑之族應對如有訴自從羽儀成棲息無定處一飛三十載營巢經十度（舊福觀開元宮福眞觀茅山崇壽觀元符萬壽宮玄洲精舍南山蓂廬北郭西湖雨邏草樓今次開元房）或遭惡禽逐或爲拙鳩住往在山業風飄在世劫火聚至今還露宿進退莽無據主人向鳥言觀汝有奇趣大鵬臨六合天地亦暫寓食汝瑱玕實留汝瑤華圃寧若瓜牛廬偷生在朝暮

初陽臺集老子注

閒居葛翁館載繙老氏書肅然開寶藏浩若披海圖仰

覬宇宙大類憐心力微日月有成毀不毀獨玄虛疏檽既隱約巖岫亦紫絅林雨齊綠氣風花哆紅柎養生竹素開而我羨蟬魚總角志聞道白首將焉如

種百合

嘉名寄幽木質留玄庭莎花房玉鵲尾垂露各偏頗靈根味方甞蠲忍鈕其窠養生柳夫子唯種白蘘荷

賜德館新居

人境殊谷日園公類河上置身火浣宮分地度尋丈重屋僅庇日聽事如章創長溝貫北壁暗水借湖漲其偏有積石苔竹稍彌望昏慵為我鑿雷戶擴以曠不煩運几席有若坐船舫雞犬安僻側魚鳥忻近傍嗟哉所知

小知足乃不讓孰能逍遙游因之齊得喪

質德溥徐明初偕秋試諸君飲分韻得君字

栽竹未成徑條已異人羣空中無飛埃墻下有棲雲茲辰二三子與致掾章君坐席促九客笑言溫且文方外日得長尼酒易夕醺宰邑雖鄰近幽襟誰能分

十月笠澤觀稼

三吳本澤國厥壤獨宜禾具區四為維天水遙相磨浪痕棲半堵今獻數尺坡犁山指洞庭未若稻積多毫穉咸熙熙放豚兼牧鴉牛背者誰子日夕猶唱歌

魚我亭

生物均天性為樂非外借以身而覩身於以知天下作

亭謝公墩魚我適閒暇奚必濠梁游循本此其舍

十月十八日夜震澤風大作明日大雪風霾異

常又明月甲子出大寒得詩二首

弱齡迷世網一勇以求志折旋四十載竟坐有身累大拙使為巧小樸使為器用是役於人夫豈足言智飄風鼓具區如我長噫氣迫惟年運往通昔遂忘衆聖人罕言命天道昧難致委順待時來餘日敢終棄

晴煥不可恃一夕冬令變遽忘和煦恩惟曰祁寒怨老屋雪投隙震澤風肆便反覆鼓洪濤揚簸塞荒塹隱然洞庭樂勇甚關鬭戰萬物芻狗如埋沒加蹂躪淩晨劇嚴沍野日復蔥蒨仁哉天地心觀復斯可見

謝康樂宴坐圖

好為山澤游剡此藍蔦與松枝蘊曲蓋草帶解玄組空巖收經生塔像為寶主年何曾當來摘若付烹煮予心本無待聊以闕眾甫

黃晉卿提舉徐明初主簿偕游南屏以白頭想見江南分韻得想字南字

錢湖多名魚星罟害魚長方舟濟客與亦復避鳴槳指游南峯寺杯水如在掌展席海鷗疑掃壁風篁響跡陪金閒彥與聯石門賞携辭道來者雋味發遐想

湖山如繡畫無復舊東南百年凋瘵餘風景亘不堪禪榻亦埃塵曾星猶耽耽意行何所訢取與於嬋嵐長歌

肆激烈雅飲謝沈酣詎學桓司馬種柳哀江潭

龍虎先天觀十四韻爲毛叔達作

往讀載子記蚤閱先天圖若非古樓觀定自小方諸何年幾奇璞琢斲無遺餘後來更面勢舊制亦權輿羅峯既雜遝盤徑復紆徐行經濯足澗疑泛石魚湖崖傾索梯峻林缺表亭孤鳴泉參鳳匏歸雲羃綺疏雲上偃風來散華時與俱不知甘露集瑤草綴流珠縣圃垂光精灌溉渴蟾蜍往往服食久道師冰雪如常戰七言章盡嘐三皇書爲掃毛公壇遲我雙飛舄

雲山圖

青山澹無姿姿媚在游雲政如老禿贅醞藉於斯文離塵獨偃蹇被物皆氤氳孰究變化蹟動靜俱可訢

和答高元璞見投

衰羸坐蹇弱況乃出無車豈無崇賢門我蹟自云疏多子亦好脩有過蓬蓽居挈壺藉草飲酒年臨池書意游山澤間蓋皆與之俱不知老將至但覺日不如何由反斯世黃髮於唐虞

南山病中雜詩

毒熱無遁跡風雨肆漂搖悠悠逆旅舍棲棲病僧寮形惟莞席親過午飯一瓢受命不可易養空蓬能超老骨備羸患直用一乞銷

神蛟宅大壑杯水塡外墉存身極幽眇息與溟海通嶺上虧寸雲山下百丈澤槁苗非吾憂沛澤非吾功天地有不仁孰逃噓吸中

獨游龍井方圓庵僧照請閱五賢二開士畫象

壬午九月廿六日也

獨尋招提游果得世外歡昔賢所棲集畫象藏屋端山僧啟鎖魚不待啜茗就脩廣各異製精采俱生完侍郎胡金華高插侍中冠眉間可容掌手版出中單清獻薄須眉示我鐵肺肝向餘所施物片石觸而刓堂堂蘇長公英氣邈難干邛枝紫道服天風吹袖寬頭濱與淮海秋色亞層巒參寥獨緇衣領鬚前茅營最後辨才師文裀高座安空山一室內舉目皆龍鸞再拜傾挈壺喜極

重悲酸去之三百年歸路何漫漫斯人爲列星下視沙蟲紛蠻不念學子道路救凋殘抵舍亟摹貌微哉難措搏夢中儼未遇展詩時一觀

任少監畫馬

素練如平沙〻駿行相追奚官兩紫髯牽浴試一騎安得眞龍種從我駕御之

奉次黃提舉卅韻送陳性初天台省親

金華黃太史出爲儒臺冠詩文齊六經韓詩奇古誰敢傳如掇明月珠妙在九曲穿而子工筆札狗監非所冀望之登龍門果獲尾時彥孜孜勤操觚矻矻勞染翰敏手不暇給精華且屢換儁才引輩事子乃羞自獻繇茲數

來往無事輒相見湖嶺錯綜紆煙霧予變幻一昔快雨除春色已消半言時天台與俄頃語離散此手不易執明日花櫻飯迢迢望白雲瀑布聲許悍赤城亞滄海丹霞以爲岸儻遇仙者徒勿易樵牧睫子襄志求道千載猶莽旦老經三百家一一理殘卷霜華犯冠鑄墨汁漬中汗何功使願果盡力輸老腕子書能瘦硬損眼秋隼健惟餘篋中字照我目光燭送子望淮反回目躬海甸春夕豈不短反側移漏箭稍夢金庭游還逐濤江亂洊知家庭樂旭日陰始泮身扶老人杖衣憶慈母縫還期當及時遲子秋水觀棲棲寡儔侶孤坐至日晏追步太史作用以申繾綣

雲扉分韻得山字

芳春悅羣動石心胡爾頑顧諧朋從樂好鳥猶喧喧追惟觴詠闊脊盼風日慳誓將回逝川永此一刻間薅苔有隱迹妙卉無頹顏古來幽貞廬相望屬南山寒流導前旌嶼雲載俱還我車故逶迤庶使來者攀

雲扉分韻得作字

道言匪虛無梵冊皆矩矱予志夙有尙白首戀雲壑往求會心侶所遇惟寂寞空山合澗鳴淨界春陰薄欄楯屬煙靄階基連巘崿稍淹林下語遂徙池上酌疏懷寄儻蕩苛禮謝撰歔彷彿瓠河集希闊舞雩樂顧陶一尼酒謬寄千載託有能踵留轍將亦感斯作

九日風雨淸齋旣久意態泊然

中林授衣節寒氣早已集牖戶泊衰褐凡百缺治葺窮居昧時序頗訝光景急叢篁助幽翳濃瀨發空寂水禽穿屋過巖樹排簷入陶尊旣塵漬墨突亦雨立退思把菊詠端居掬溜室空言非藥餌殆不廢九日

贈鄭明德

五季雖無人獨行惟鄭張今予載同世而我匪異鄉薦明吾不如予荊雲叟强嘉子行秘書以腹爲笥箱操觚仍倚左立辭多惡方吳兒命乞錢掉臂輒取將留如泥中鼈處污渠蓄藏煙庖縣大穢蠹屋排積倉爾兒稍卷裹終歲足彷徉適經吳市門邀我羅酒漿大子小名舊

峨眉新畫長君家老瓦盆無此金玉相寒林踰正色國艷終媚香狷者有不取聖罔念作狂願子勛明德豈惟家之慶與時同傳好咄哉無歎陽

栗巢崇德顧舜卿請賦

燕秦千樹栗處士比封君營巢深且安有巢何足云其賒食衆狙其顛宿孤雲霜林餘碩果歲暮方策勳

山居十詠用張率性韻

登普庵

先世守淸閑而我翁孤寒依彼桑及梓樹此芷與蘭太上詎忘情護養老黃冠高明鬼瞰室弃盧方苟完

煙霞衕

朝氣雜非煙初陽發晨霞指顧煙霞中締構卽吾家衕
日淨鉏草閒顒新禁沙末睹隔凡石先見隔垣花

玉鈎橋

折流十丈强赴此作甘冷如曳白練肴美人延修頸日
聯老蛟蜒雲拼斷虹影不比玉鈎斜此地極深靜

小龍泓

靈泉非外得淸徹見泓底木根深糾蟠恆恐龍蛇起爲
君挈茶具煎茶要煎水平生張又新續記自茲始

紫芝館

芝生玄嶺隅置之讀書堂雖匪照乘珠幽谷有耿光我
聞隆漢日丹碧生下房小草不異昔於以表時康

開陽室

隨山皆北面此室求陽明翻翻拔竹素種種羅芝英內
僨首丘頤外了遺世情奉君茅簷日亦足寓吾誠

磵阿亭

几榻枕泉上竹樹破崖根淸風無時來白晝爲掩門崖
根立香爐泉上出翟尊耆槃獲長年何有嗜欲昏

半月池

鑿池象弦月一水來不緩但令驗盈縮奚必分半滿差
差篁竹涼漾漾荇藻暖臨池學書者詎識崇玄館

凝雲石

何年洞庭波伐此靑山骨其姿絕淸溫其氣殊崒兀下

將壓盤鼇上欲攀樓鶴盡觀道之凝雲氣從此發

來鶴亭

池上家梟梟而有此仙客自無一丘樊何以容六翮冷
然合喙鳴月露浩以白觜首太淸家歸路才咫尺

貞居先生詩集卷一終

貞居先生詩集卷第二

五言古詩

澗阿

小巨藏澗阿好鳥常棲宿蒙蘢蔭雜樹蔚密連深竹日光稍穿漏當晝露如沐橫陳木榻外顛倒潭水綠偃仰貴得性所以一瓢足

次韻天鏡僧昧旦絕湖二首寄謝德嘉徵君

湖光絕溟涬纖芥容一舸渾渾元氣中山爲破竈塵前境有通塞所見遂偏頗日出妖霧起蟲螭雜螺蠃岸頭濯足竟卻還林下坐

白波忽無際黝者爲樹林拏音適延緣漁歸蒲稗深其語遠若聞其迹杳莫尋仙人愛空水或是赤腳琴昧爽差有睹遲予一再臨

洪崖仙人圖

西山有洪崖絕壁灑飛泉其下井洞幽湍激如控弦神境閟天寶先生所周旋世主驚識之席帽朱衣鮮侏儒吻侵角有若弄臣然雪精豈青騾預識入蜀年

金陵

金陵二開士特恩階太中一居五山首少林之變風一遷住雙徑幾滔祿林鋒遭遇固有時乞身豈不容使若避魔劫何足稱大雄

淵明

淵明眞率人出處端不欺飢來乞一餐有酒斟酌之乘興廬山招鑑輿亦遲遲聞鐘便回首更用一攢眉

漢祖

漢祖得秦鹿天與非人爭羣雄入彀中四海廓以清大風思壯士豈無一田橫縣纛興禮樂豈無疊兩生柰何衡石書相國取爲經三代自茲遠遺恨卒難平

白拂

當關挂白拂青蠅皆屏營雨風一向來雪縷細如縈非爲埽塵帚聊用相風旌

李節婦（爲其子了庚作）

慷慨殺身易從容行義難卓哉湯夫人憂患人不堪再造其夫家合殯其遺棺獲此雙明珠置身清要端長年食其報貞節表縣官丈夫賊于義生死亦胡顏

湯師尹野樂亭

古來豪傑士往往務爲農君看帶經鋤其樂非萬鍾詔減田租半況值年屢豐浩歌茅屋底予亦能相舂

澗阿對雨

山雲油然作山雨來不綏既霑靈石蹋遂灑寒棲館落木遂如許辰草行亦爛有酒不斟酌無物堪把玩興闌季長笛竅從中散鍛代謝夫如何從爲白首歎

步歸靈石隝兆梁居士屬不知嵐雨深稍怯布衣薄拂袜次拏帙埽徑堆脫籜清坐亦偶然吾非弄仙爵（仙爵見曾）

（類刊早料歸沐五言）

贈惠山僧天澤二首

吳下多名緇上人特貞素粵從西澗濱遂枉南山步秋潦水容寂嶺迮嵐光茫縣知草露深及門方易屨何必有待游一往自成趣

行經桑苧祠林屋翳青蒨石泉漫流好埽地設茶宴松蘿深復深不到看經院

冬雨

玄冥有盎面請雪以雨代涸泉借涓滴燥圃仰沾溉乍聆風聲勁旋看雲腳碎南方瘴癘作始覺後憂大所憂爲天民我久形骸外

述古

不愛崑岡玉不愛江漢珠愛己有蒼璧有之利有餘吾生爲我有其利當何如論爵不足貴論富不能踰達生命之情順生以自娛

荆人有遺弓索之將奚爲且荆人遺之乃荆人得之孔子聞之曰去其荆可耳老聃聞則曰去其人可矣天下有至公孔聃得其理天地且弗有莫知其所始

堯昔讓許由朝之於沛澤若曰十日出爝火乃不息天下既已治歸矣復奚益遂之箕山陽飲水耕而食泊然終其身無經天下色

魯君聘顏闔踰垣避使者我非惡富貴君胡獨不捨全生以爲上迫生以爲下當知得道人治國其土苴

墨子歎染絲所歎一何長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奚獨染絲然染國在所當有染如伊皐禹湯稱聖王殷紂染惡來既染國亦亡染士如孔聃死久道彌光

虞人百里奚所鬻五羊皮有得其說者乃是公孫枝獻諸秦穆公四境不足治賢者儻不遇後世誰當知

昔者齊桓公往見小臣稷一日凡三至欲見且弗得驕爵固輕士驕霸亦輕士大夫縱驕爵驕霸吾敢爾所以終見之不爲從者止誰云內行缺論霸亦可矣

桓公遇甯戚飯牛中夜起賜之以衣冠一說境內理再說爲天下桓公以師事衞與齊不遠安用疑客子不患有小惡所患亡大美且人固難全用長當如此

晉聞柱叔厲早事莒敖公敖公不爲禮入海滅其蹤及聞公有難辭友往死之昔我之去彼自以爲不知今而弗往死是眞知我我非飾行在所勵君心徒自欺

齊有善相狗假貸取鼠者數年不畜鼠畜之不如捨相曰實良狗志在麞麋鹿欲觀取鼠能請桎其後足桎足乃取鼠淹爾驥騤氣安得忘言徒喩此鴻鵠志

業煩則無功禮煩則不莊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國人逐狡兔困之殺子賜嚴刑無所赦適見召亂亡

燕雀爭善處處在大屋下呴呴甚相樂子母得相哺一朝竈突決火炎屋棟燬燕雀色不變不知禍及己人臣

私聚歛迷國壞綱紀孰謂斯人智不如燕雀耳

明靜院夕佳樓晉卿秘監絕宗法師同賦

西山朝氣爽南山夕氣佳朝爽人共忻夕佳吾所懷山僧閲世久結廬深避乖悳樓將對峙蘭閣亦雙排維南列祭皁不受煙嵐埋我亦遲莫人心迹倦鳥借玆焉託高躅庶與靜者諧

無汲古井水

古井何湫然不食自甘冷去來絕攀緣挽斷轆轤綆惟有秋空月圓中時照影

惡木生道周

惡木生道周高可數十尋當其有美蔭下足庇千人中

空狐豕穴外腐蟲蠹侵結蟠幽暗地棲宿不祥禽雨露何其偏望之有餘陰所歎百年物負此造化心

元日齋居

寒淵去年水氷華殊未銷亦知餘臘在凍雪對封條春王謹歲始由來重三朝野禍無朝次端居惟寂寥鑪焚芳氣達榻暖朮煙飄頹齡諒難制修短寄一瓢所願永貞吉無忝於山樵

閒止齋詩（有序）

黃監爲張子英作記其論閒止無餘蘊予獨愛嵇叔夜賦琴有曰非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然則閒止之趣惟靜者得之蓋予靜者之流爲賦五言一篇極其旨趣與子英商略之

張侯溫玉質被服謝紈綺居然冠蓋徒眇然山林士昔人亦有賦閒居因拙仕自無止水鑑何以止衆止攬芳玩華藥採玄味圖史子孫遺以安考祥視所履若將與日競付之當塗子

種樹

植梓五十本移松八百栽山靈借好雨似爲道人來青意爭鬱勃細聲亦吹灑松如稱千長梓長未盈把吾衰詎能待將以蔭來者

游靈鷲諸山洞

碎此空青寶納彼黃金龜水流潛無與石色終懷慚顯

途讓纂趣幽鑄恣窮探紅泉淺短草翠雨淋長柟靈運久似佛妙語將誰參葠公亦自慰復聆勝士談前旌罔雨避後乘檝朮驂周旋蟻封中丘垤皆稍藍荣肚乃知足爲貝廁非食惟當專一壑久矣投吾簪

三月十三夜對月

幽篁不見天況乃見月色晴來春尚佳豈不有餘日離離花氣上稍稍簾陰直啼鳩夜不瞑聲欲碎巖石聞聲思逾寂悟賞在玆夕

天柱山暑飲即席次玄圃眞人韻

灑地晚移席開林涼進風玄蟬有逸響青山皆妙容時將河朔飲與與竹林同沈酣非我事政須時一中

澗阿晚興四首

寒山雨連夕澗澗生微波沮洳散雞犬落葉紛相和雲歸忽破碎返照石子坡獨憐一叢菊慰此晚婆娑

臥病畏初寒雨餘就西日松葉風漸晞竹竿瞑猶溼閒房書冊散密戶香煙集自非緇衣徒誰共開陽室

殘日照西窗窗下幽人臥不知何樹影片葉斜斜墮秋風遽如許慎勿裂窗破使我不學人差看隙駒過

冬菜不滿畦一雨有佳色茆栗與烏柿傍舍亦易得魁然紫蹲鴟風霜要續食甕無一卮酒沃此老饕客

夜坐

陰崖夕晦靄燈火翳茀炎炎足坐匡牀對影見冠欹睡思浩如雲雨聲甘若飴新泉落澗澀寒鐘度嶺遲貪滋衰疾態悶展冰霰期所訢歲功成詎作徂歲悲

范侯爲白鷹贈陳太常代陳以詩謝（陳伯字新甫）

范侯商皓年能窮鷙鳥樣亭如鷲鵒峙潔白以自況老拳嘗借擊致力霄漢上晚乃脫羈韝剛羽氣猶王俛首若有思長風爲悽愴柏也蚤剛狷棟隆眞強項于令亦蒼皮分老此雲嶂幸哉冰霰餘一睨煩大匠要非塵中物覩近容跌宕願保歲寒姿追從丈人行

范九功照磨伯母貞節詩

婦人以節稱亦既不幸已所賴彤管筆猶足傳信史卓哉王夫人天奏鍾粹美嫠居四十載有誓如白水朝廷錄貞節闕闕照閭里皇天非無私報之以猶子遂令柏府冊一代清風起

還山有作

春山雲霧裏竹樹相蒙密澗頭汲泉來竹根煮筍喫青煙出林去合和雲霧溼

九日明淨院蓮社

精藍一坐具如是法幢建香雲塔像湧花雨門徒獻淨社得招邀比鄰訖嘉遯持此大同觀結彼清淨願高座論辨才而我忘所聞惟應支道林別出逍遙論

楊彥常中第

賣樵入城去因鈔黃榜回左榜見君名衰顏爲之開故都挾潯江生必名世才白屋有孝廉吾意久屬猜吾君扶搖上夔龍與趨陪朝廷好官多歲月袞袞來旣獲當世名毋貽後世咍

施少霞詩卷

我觀好漢詩人好溪亦好予從仙都來相見恨不早曲局文字間禿鬢如霜草所以思廉翁持身以爲寶

藏六室

六根旣互用孰若退藏密了知禪性空即此藏六室一息一千年主人無出入還君支牀殼借我龜毛拂

遊壽本庵

寒林日將春陰壑冰猶膠柴荊臨斷岸試策獨木橋字

庵敬愛客遠屏雞犬鬧既喜浴槃深未覺茗椀燥蝨香
折燕凍灰熱埋栗爆杜康豈不賢與我曲肱覺一適忘
百慮澹泊從所好雖無剡溪興胡然遽返棹

贈元鎭

麗公有名言魚鳥託棲止而其遺子孫亦在安而已子
有丘壑趣文弱與時背强梁方蛇吞貪饕亦虎噬何以
犯多難適爲田業累深泥沒老象自拔須勇志連環將
誰解旦暮迭興廢所以明哲徒置身興廢外賢哉邇伯
玉知非復何悔

追和陳子貞賦得窗上水影

綺疏臨碧澗暘采薄風漪縠紗相蕩摩倒景不自持陰
沈憐霧冪泛濫許魚吹所欣自然文朝徹有奇姿寧知
落月梁尚繫故人思

許伯游野處

我行龍山陰委巷垦西東茆簷手可接入門忻素風飲
次陶匏列坐外圖史充自稱野處民樂此畎畝中邈然
千載上獨慕許箕公

洞庭臥遊八篇 有序

比游惠山倩持晉卿雪竇詩閱予清嘯散踴讀之
忘疲日還震澤田舍洞庭諸峯出沒戶外規一往
追歲暮適展此山存上人清遊舊稾一一標表其
勝使人神遊七十二峯之間於是用黃公韻而釆
存公諸題遂成八首命曰洞庭臥遊篇存之稾有
淮陰龔聖予跋云如古師德行道坐珍果樹下取
自墜者信緣而食不與獼猴較得失多寡以此論
詩益奇使龔及此唱和不知作何語以相位置
豈例以老獼猴目吾徒哉至此不覺一莞爾也

太湖（五湖之總名）

淼淼魚龍戲僻側鳧雁宿併吞三萬頃寧不爲小曲唯
應鴟夷子曾泊西山麓

天王寺（即桃花塢故基鑿井得銅天王像故名寺）

深寺隱桃華幽幽在山阻諸天藤蘿外昏黑路防虎鬬
說春時遊辛夷花可數

東小湖院（院在山頂殿前兩小池無塵之谷云通太湖故以小名）

淨坊臨絕頂陛納兩池水雲生佛足下月墮天目裏不
躡五湖根塵濁何由已

華山寺三泉（古傳其地生青蓮華因名華山有唐會昌斷碑云大殿左右多靈泉是矣）

寺以華山名一一靈泉寫會昌舊文字毀壁存牖下往
劫蓮花開偈以信來者

黃公泉（相傳夏黃公鍊丹井水甜碧無滓）

黃公鍊藥處遺井茲丘上何年一泓碧哀傳照容狀不
意樵者啖猶聞紫芝唱

上方寺（寺前遺水名消夏灣傳爲吳王消夏宮故址又有馬迹嶠）

柟林千黃金林靜路逈僻忽臨消夏灣雲海浩如積紛季不可追空餘騏驥跡

毛公壇（昔有仙翁諱生稱毛要皆秦時避地於此）

方壇蔭奇竹儼彼毛骨秀想見黃眉公時來濯氷溜一往不可得尙問何日又

龍洞（在靈祐觀三十六洞天之第九也乘小舟齎燭炬可深入洞前有古桃樹惟冬月著花）

山中春水泛蜺骨長於樹拏舟探穴口甚深不敢度窮冬桃始華燦然珠光處

陽德館幽居八詠仍用韻（宋行在九山宮觀隸御前者凡宮觀皆有館以居道流開元宮陽德館是也）

得月軒

每愛龐公言人生在棲宿隨地著半椽水石共隈曲蒳此得月名蟾光照西麓

浴鵠灣

鵠白非日浴性本好臨水雪毛不受污拍拍春波裏要非塵中物近玩豈得已

來鶴亭

孤亭負蒼壁攀木帶淸瀉時有羽衣仙適從靑冥下此來知爲誰當爲有道者

拜石廳

石嘗米老拜寍爲簪紱阻望塵何人斯彼爲畏石虎煙瘕一枝足牛氏甲乙數

蓬廬

一蓬僅蓋頭坐我浮槎上夏木有奇陰春卉無俗狀園鳥何許鳴似答漁樵唱

藥井

甘泉旣冷冽靜界乃深僻石臼丹砂畱露發苺蘚積有瓶居井湄飮者覩其迹

梓樹坡

短坡常側足蔭此嘉木秀接葉障斜暉卑枝拂殘溜巢鵲歲歲來哺子今看又

黃篾樓

黃篾織文狠丹榔插珠樹時就北窗眠遥見西泠渡何如風墜嶺層層聽松處

魯東泉學士以多病故人疏爲韻賦詩五章見寄依次用韻答謝（餘見五言律詩）

幽憂椽底事終年常抱病閱世悟炎涼觀物感衰盛皮裏有陽秋目前無凡聖嚴霜彫衆草松柏見本性

古人誰復見但見新人故昔日衣錦城於今鐵爐步試看明月輝不礙浮雲妬誰能強笑面百掐如嘗醋

日覺死生忙因書四韻予豈效寒山子者

人生浪自苦古今無一了難俞湯火鬪喔喔猶戒曉頂髮復何益轉使髮白早不如喫酒糟糟丘無壽夭

金陵懷古

金陵豪華地鐵者久寒灰大江流日夜山作飛龍回無鼓有遺音梁王安在哉

元鎮爲作天池石壁圖

嘗讀枕中記華山閟中吳神泉發其顛青壁繚其隅春風四山來拳綠互紛扶羽觴曲折行浮花與之俱採珠搴薜荔洗玉弄芙蕖聱叟頗好名石窪作魚湖鴻乙志草堂挑煙遂成圖而此滌煩礙閱世如樗蒲發興雲林子盥手與我摹居然縮地法挈入壺公壺

醉書贈張子昭

我愛張雪崖崖雪白於齒顧我粲然笑留我隱烏几家

貧徒四壁四壁面圖史蟲魚斷編簡貫穿窮首尾豈無魯諸生安足與議耳或追西園蓋或曳東郭履或倚歌姬筵或走賈胡市見我相媚嫵入俗諧鄙俚楚狂去已遠怨先差可擬有子孝且廉異日茅季偉我非郭林宗知人乃如此此詩猶足徵不信如白水

和楊廉夫辨虎丘仍次東坡先生韻

日出東海頭虎氣踞岦嶭潙心望氣往解后饑饉井窞若單中拜奔泉酹老耿彝丘專鬼物陰壑雜虯龜魚腸臥池底百鍊豈重礦以閒神物化後日爲吳猛怪蟒既血刃大道孰爭勝我行須人扶鳩杖慚祇要小吳不滿眼坐剩三萬頃化國日方長霸業久灰冷松水翰歸吳

愚溪柳遷永吾非斯人儔短句惜流景茶煙寄禪榻弄我鬢絲影散人初無號奚必煩上請

適得拜松一本絕奇因裁坡詩一聯標之曰霜根□雪蒼皮護玉誦此語已足想見且賦詩以寫其形似云

松身不盈尺盤山因獻根其根迭三叉鬢結不可分敧傾爲蓋曲蒼翠若雲屯藉以丹砂牀盛以雪浪盆小作千歲期與爾共朝昏

天日蘊靈秀石精霜露腴羣松有異產夫豈擬拘株鱗鬣具蜿蜒形模陋侏儒眇然臥一壑氣欲凌千夫萬牛不爲挽俛首歸吾廬清風莫逆故摩撫蒼髯須砂牀遺

其根虹采錯珊瑚伏靈潛其陰千歲名江珠鍊脂服日覆命與天壤俱維此至神物以養山澤臞

次韻錢舜舉題自寫山居圖

秋風動巖樹歸鳥何其翩我思巖中人可以樂忘年夫君本詞客遣手故作妍吳興圖畫數有爲時好遷上巖雲積雪下巖水鳴絃展卷纔尺許坐對兩忘言

南窗對客

且寒坐南檐顧望朝日昇須臾向中晷虛室和且明一觴未及徹隋影倏西傾人生會有歸天運且無停自非參契同何以反頹齡

冬至

閭閻燹鄉井盡復俎豆事每惟節序及轉數風俗異追
言竹馬歡久忘芻狗棄尙憐半簷日從我作和氣回履
迎長候老乃日短至致使毀乾坤此易未嘗廢

蘭雪齋

蘭仙有妙語淸風灑蘭雪高懷千載下予獨慕芳潔春
水斷瑞花戲露滋奕葉端居味道腴光景庶不滅

至日齋居偶題

積福如積金歲月如幾何棄福如棄土享用惟益多此
積無窮已毀蹤出淘沙彼棄不知覺土崩方塞河用示
同學人行止勿蹉跎

計籌山四詠袁安道請題用黃晉卿雪竇三韻

東隱

茸房八窄至時許白雲宿有信搏桑岸近在封禺曲隱
者所盤旋坐斷東山麓

雪齋

騎驢吟雪詩煮茶煎雪水何如埽一室置身處白裏君
家有故事高臥殊未已

觀泉軒

石橋東飛湍至此方佚瀉匡廬有三峽出我枕席下自
非醒眼人孰是澄閑者

環翠樓

丹樓出林表四顧極幽阻羣峯所環合白晝疑有虎翠

氣深復深層疊不容數

次韻倜易道見投

秋陰稱幽抱未覺相戰勝卽事表空寂況復臨水鏡安
得寒山徒共此林下詠尙餘一句子付汝親究竟

題息齋竹卷

李侯製竹譜畫法論毫芒晚乃與神遇脫略驚大方目
中無全竹胸次有篔簹此圖遇眞識吾詩其併藏

李仲實淡香亭

齋居玩芳草佳花鬱成行採服以延年壽母樂且康金
昆玉季間嫌隱聊徜徉惟應潛中味書傳自生香

舊和喩千巖游南山五言追錄於此非唱和凡

十三人見龍井志

把茅結方圓拚予所向至人了一榻寗假棟宇壯佳
哉南山氣浮我肩襟上微廬篁竹外有路入雲蹊田父
昔與鄰舂歡聽成相柴桑不作遠日夕時在望淸譚付
公等歲月增悵悵蜜殊果能來爲割山蜂釀

白桃花此予四十年前之作得于仇仁近集中

離離倚風條翦翦渡江葉夭夭猗靡叢朗朗有姱節春
空妙質迴微雨晞彩蝶仙李如有素董杏差與列幸避
輕薄名偶同豔陽月華觀固不祭諒與玄賞愜

醉里王國輔以樵雪號請賦詩

昔聞蕭侍郎住在椰水坑負薪時入城徒跣雪中行茅

茨無炊煙路絕澗谷平唯見大人迹步若飛猱輕泉塘有奇士希慕古先生求之不可得何愛樵雪名後圃游洞壑稍聞樵斧聲行尋黃獨苗遲此快雪晴

東坡笠屐圖

步過黎子雲不憶風雨至借渠雨不借一笠蓋天地海上得生還所養浩然氣束帶立於朝毋使尨也吠

撫州僧古清畫龍作雙劍圖求一詩虞公有敘

畫龍畏眞龍此語聞已熟眞能豈常見畫手非一族阿師何善幻神物如豢畜金壺灑一滴海水爲翻覆向來董羽輩斯藝亦云獨龍眠早畫馬復恐墮馬腹晚更寫佛像滿月照巖谷師何專於龍意若龍眷屬龍女且成

佛回向恐不速請寫雙樹林長禮金仙足

西林寂字韻

龍井據上游我居城左僻湍奔石與鬭雨響山爲寂偶然共禪悅詰旦風掛席勿笑泥塗開常有大人迹

昇身

是身如浮雲擊遊天壤間悠悠眠食外動靜莫相關自從知有此受用千劫閒飄風鼓海岳斂迹無所遺

送性天然集慶懺首六人分韻得華字

辨才歸隱地聿爲名德家若徒吾與鄰過嶺瓢分茶一聞東披香樓閣徧塵沙西山大招提懺席天雨花夕誦燈燭繁晨興齋鼓撾勿厭與衆勞縱逸聖所呵出世眞

細事此事不容誇不遇雪堂叟終遇老毗耶

本無秋海二上人鶴灣月夜彈琴

五尺青石牀三面樹陰遮拂我黃金徽靈氣薄袈裟肝鬲既冷冽不可加以茶一杯彈一曲酒盡月西斜

生世

生世乃如此太息將何成一刻使爲吏百年失所生頹然老黃冠何者身後名常持一杯酒不復問公榮

盱江李貞白胥叔大持黃殿士詩來見比還用韻以送併酬殿士

挐舟指靈岫濯足巖淸波漁釣皆吾徒耳熱即放歌秋水明於練秋雲薄如紗翩兮兩黃鵠過我雲水家因之

尺素書寄此八月權起覗叢桂枝雨涼綴金花履霜懼堅冰歲月走驚蛇黃公商鵠流茹芝餐日華風燈無永燄能施重幕遮將求歲寒子飛心隨落霞

南巖分韻得陰字

西南一巨壑亘會始自今既許陶翁飲復招穎師琴淡泊適相遭彼此暢沖襟豈無金谷序何足擬山陰

歸雲亭爲竺初倩作

青天妙湛體白雲無所住於無所住閒信有歸宿處卷舒不盈握要以無迹故開戶是青天閉戶還春雨

李鎣之饋石芥

桐廬有石芥託根至淸列蒐譜久著名未獲躬採擷故

人遠見餉啟缶涎流頰端疑石髮瘦稍異尊彛滑觴泒求正味似爲鹺鹽奪不然山澤臞迺讓薑桂辣豈非時俗氣草木爲改節柔和悅衆口甘與韭薤列吾齏事幸苦還山拾薇蕨

題墨蘭贈別于一山之京師

三月愁送客春寒雨如霰冥冥返塞鴻悄悄棲梁燕揚帆五十日蓬萊望中見欲持猗蘭操一奏南薰殿

張帥夔畫謝家池塘

春風颯然至幽人午夢醒遙見池塘綠不知春草生如何騎馬客亦向夢中行

春山晴靄圖

危亭面懸瀑深鳴著茅堂羣木相掩薄風披如有香避世眞樂土欲往川無梁隱淪儻見招歲莫從徜徉

再賦天池

龍從古墩上泓潭浸其股金碧爭盪磨穿穴稍旁午斬松羅石榻玄芝錯神許遙應玉女盆潤及黃精圃

濆洲雲巢圖（張彥輔畫）

蒼山不受寒裹以白兜羅借雲以爲屋我意不在多小營丹鶴巢高棲翠霞柯飛仙度鸞笙老人臥雞窠誰能江海去風雨一漁蓑

寄題劉彥基丹室

昔聞沖虛宮遠在錫江頭往來多異人東望不可求借

閒鴻寶書枕中今在不倘餘一九藥光景夜不收食之生羽翼飛去十二樓下視何茫茫至情難久留我將拾瑤草遺子於玄洲

道言

造物於我厚一切使我薄瓶中有儲粟持此臥雪壑弊衣取苟完得味在藜藿花鳥予友于尊酒不獨酌牀頭堆古書敗屨置牀腳未嘗身沒溺何與世濁惡正如散馬牛不識穿與絡異時老髑髏會有南面樂

耕漁軒

幽人薄世榮耕漁夙所喜朝耘西華田莫釣洞庭水浮湛干戈際無譽亦無毀釃秫雲翻甕鱠魚雪飛几客來

具杯酌客去味經史緬懷清渭濱何如鹿門裏往者不復見斯人亦云已努力勤所業庶免素餐恥

趙子固劉爲水蕉　已下見王山雅集

因依水石間小蕉露如洗聊以觀我身浮脆政如此平原佳公子泚筆寫蘭蕙君看數寸碧氣壓凡花卉

賦鶴巢贈趙伯容次虞伯生韻

仙人有騏驥結巢華頂松上覆三素雲下立千仞峰笙吟徹度曲霄步稍留蹤羽衣何頎然云是趙伯容左帶明月璫右佩蒼精龍誰令三青鳥銜花以相從鑿戶牖椐[illegible]藏書玉檢重悵望浮丘伯人間儻再逢

觀雲軒爲盧伯融賦

泰山膚寸雲翻手爲白衣朝旦雲出戸景落雲守屏我家東海上開軒人迹稀觀物有成壞觀雲無是非一壁沭眾目野鳥隙中飛所以子壷子示我衡氣機

冬日

雨雪衡門晏陰景薄山阿飛鳥各謀食媿此養微痾餘生轉晦昧芳歲亦蹉跎勿云幽疾久去疾將如何

貞居先生詩集卷二終

貞居先生詩集卷第三

七言古詩

仙都山黃帝祠宇

軒轅去時昇鼎湖羣臣號弓龍垂胡祈仙之天有非無何年配此名仙都一峯削立天柱孤嘗有風墮金蓮跗玉女洗頭水一盂淪沒九鼎談何迂百圍大木如插須鈞天往往聆笙竽安得飛行身不劬大坐其頂頻入區御垂鐵鎖招吾徒

延陵公承慶堂詩卽龍虎山獻玄教大宗師

大江蒼方兀龍虎輔元之家百神頫望拜受釐若稽古上清眞入闕衆甫新宮潔齋導天語紛雲郁霞錯承宇

虛皇穆然陽衛武左驂右紱降軿羽縣鐘鏜鏜（一作鏜）迅擊鼓赫金祭服赭朱戸雙珠月明帶寶璐挾以流黃玉櫑具旣竣大禮私事舉吉日宗族奉爵俎青紫曳地簪綬組魏張代劍新捧土饒國開觀治宿莽報君親師物成覩撫已一念或末溥西壁老書玄範府寒水層陰發春煦日幽若明冰仁雨道德大非方仙伍月佩六印非過取持旌趣召迹旁午下土滓壒寍久處天闕會規足蹈矩顧天願地多黍稌畢志萬年奉明主小史作詩孰敢侮吁嗟厚德番之祖

食芹（有序）

碧巖下澗產芹今雨實纍谷水瀏如霜露旣降採芹之美不異始春賦七言爲水食張本

去年石田脫亦旱今年行菜潦沒骭何以療飢無紫芝一味青芹生碧澗空谷從誰種香草有魯東家水如泮朝吹芹蕭齒牙響暮作芹羹咀嗟辦記攜來燕動春泥看茁秋根喫新雁米朵朵青絲八千尺泉上落英爲老伴愛日心同野民獻家園妻想於陵灌更問天隨二畝塘生計相依歲年晏

題江鄉漁樂圖

水翠紛披秋唧唧激鷺汀煙帶墟落廣居安宅一篷了行人應羨漁家樂風波終要茅三間柳根觀書意自閒滿眼太平雞犬靜乞身老向畫圖間

早春對雨雜言

寒谷望春如望赦雨雨風風惡相嚇牀頭敗絮未嘗溫石上瘦花渾欲謝三時儘辦禽鳥鳴合澗助爲風水聲白水田頭漫無路老鴉種麥已青青朝晴獨見扶犂叟人生合作扶犂耦不須識字只耕田酒杯也到扶犂手

次山人韻

不能誦詩逆能鱗不能劇秦而美新旣黃其冠豈無用不能賣符稱道人燕鴻似避春秋社鹿豕與結東西鄰低頭老鶴同飲啄世網難嬰當自珍

浚儀公鳳頭驄圖

鳳頭之驄高八尺天上龍種來西極開元四十萬匹馬

此馬入貢初未識回紇使者行且韋纈罽攞之如絳煙王孫何從得此本絕筆韓生五百年

煙痕石

廬山一峯似香爐我有峯石香煙孤微風裊煙宛而舒縹緲意欲翔空虛奇章公家甲之上不信請視煙痕書

題燕文貴江浦歸帆圖

右圖羅大監得於燕都持以南還翰林侍制虞伯生題長句其上羅既沒余遇㸚於錢塘遂次虞韻書于左方云

夢載神山飛左股又疑石隕星如雨決眥浮雲撥混茫滿意遥峯專媚嫵陰崖連林子午谷洪濤隱岸瀟湘浦

涙迹先生真慣見持以遠遊歸玉斧柏舟本具詩人興藻思孰識真工苦雨暗笭箵日之夕水闊蒹葭路伊阻燕家當時號絕景空餘粉墨悲黃土精微擬並江都郭麤疏直唾長安許一從玉匣變坑灰或散珍圖要海賈昔唯羊碑能墮淚今豈貂璫獨懷古羅君少日官黃門御題往往巾箱貯北去心搖漢日縣南歸骨冷河冰沍三館損魚隨壁梭曝涼故事猶能舉荊王化家作蕭寺祇憶金波山數堵鼎翠歌成當自寫擱瓜圖在從誰語樓船萬一有神藥末了人間一炊黍脫知書畫真有靈正用此意聊相與斷縑流傳三百年得失尚關榮辱主從知玩物亦偶然還吾長鑱投老圃

次韻鄭明德徵士有懷王仲德長者

有美一人陽羨陽玉立諸郎天所質君家世德三百載尸祝當有一瓣香我嘗句曲道溪上往覓故侯環慶堂不問主人徑看竹竹間好鳥如笙簧君方沐髮起延客口能誦我凌雲章旋張珍圖娛坐席別置華尊開酒場藕花玲瓏水堂夜風漣雨葉爭琅琅至今欲往便羈絆浮埃聚散非可量歸來錢唐一千日飲酣湖水不滿觴經營屋廬蟻旋磨被服詩書鵝在梁聞君將理舊溪棹尋我會來丹井傍論文喜得鄭徵士神光樓外菰蒲涼不愁□夜長更短只怪同年青鬢蒼

趙仲穆秋曉晴嵐圖

白雲不來秋向曙寒旭未開陰似暮層巒疊岡如肺附空翠烟霏莽迴互深林慄冽還悽迷沮洳路彴緣東西丈人荷鉏乃佩犢天姥過嶺猶聞雞訪水尋山足力煩暮年借畫醒心魂董郎仙手不可作祇今唯數趙平原

贈吳孟思

篆隸相沿爲諸李於今濮陽數吳子斯冰獨法神授予潮也八分奚足儗昔年胡公汲仲父爲予長歌書一紙予今最藝何可忘喻以識路行萬里故廬墜卷屈長身石經碑版相填委祝融回祿端相予空諸所有斯可已朝廷甚大秦漢小遲子銘鐘勒黃耳

建鄴青溪堂

青溪一曲清如許羽人築堂據溪滸簷開側景浴朝暾
鏡裏圖文寫春雨其嶰時驚白鳥下廚香日朶青芹煮
寄語平生孔稚圭鍾山草堂元不數

贈常廉使道夫

司馬大人夸子虛大人政爾山澤臞先生堂堂出關陝
列仙之儒乃其徒秦山行車厭盤詰東海投釣嫌窊汙
三臺總畏眞御史一世獨爲道丈夫手挽長矢射貪狠
復操快劍殲蠱狐日無全牛神轉王妙在善刀而藏諸
衣冠制度化夷獠巾瓶給侍懸僧雛峩眉看雲西崦迮
洞庭弄月君山孤老臣再命三品服謁告倏爾觀東吳
驀過城邑訪巖窟玉川破屋饑長須雨苔攝衣初斂衽
風泉繞榻同跏趺昔從受道依勝力今許問疾隨文殊
爲憐魯鈍暗摸索脫手解贈衣中珠淩晨遊興不可遏
武夷之君人得呼將當兩涯秋水至天吳海若爲前驅
便從九曲上天去先生騎龍我騎魚

古洞簫引

慈姥山頭有奇竹般匠遇之裁紫玉慷慨優柔徐度曲
空洞之音何肅肅此物先時隨伍員百金之劍久辭辜
古人隱忍成功烈末世哇淫何足云

題畫扇

翠水丹山氣秀磚幾疊香痕經手握何年破鏡飛下天
吳淞水剪并刀薄江南實繪多遺餘王孫不歸恨蘼蕪

鄭舞消歇秋風起班姬爲我歌烏烏

唐宮女削瓜圖

避暑宮深綠槐影水浴龍鱗金難冷試呼碧玉破甘瓜
味較玉魚津液永唐宮佳麗絕代無唐朝女禍何可誣
誰謂丹青不解語黃臺聞有摘瓜圖

贈顧生書其松月軒壁

閶門舳艫雪鴻迹逆順風前俱過客君家住近古城隈
市聲青壁一簾隔長河夜靜開冰匳微風入樹梳蒼髯
歸來儻有張翰輩爲埽君家松月軒

夢仙詞

蟪蛄不識蟠桃樹青鳥飛來貰燕頫半核才盛一升酒
再花已是八千春金盤枉賜漢武帝青腰先送魏夫人

惠山茶

水品古來差第一天下不易第二泉石池漫流語最勝
江流岩急非自然定知有錫藏山腹泉畫而甘滑如玉
調符千里辨淄澠罷貢百年離寵辱虛名累物果可逃
我來爲泉作解嘲速與點茶三昧手酬我松風吹兔毫

夢中書所見

青壁倒懸五百尺石龕居中纔丈餘洄潭斗絕不可渡
望見玉牀安素書安得半瓢青飿飯長年爲埽仙人閭

陳信大拙陳孚小拙書二拙傳後陳信者古愚
別號陳孚繹曾也

大拙先生拙於官小拙先生拙於言拙官太常新致政拙言文史工討論陳信可名爲大者不能自比魯仲連陳孚所以名爲小老死不得歸田園

陸子方寫小像於松鶴圖要予賦詩

愛松偏遊天目隝好鶴爲覓華亭侶松來映戶鶴歸籠
十丈黃塵隔瓊堵紫髯蕭翁其掀舞仙骨棱棱欲輕舉
巢居閣下一片雲隱居樓上三層雨不似君家道氣濃
染龍陰功何可數三壽作朋入閣畫畫出分明養生主

王獻之保母帖

與窩朽骨雙松下經過無人知下馬斷甎破硯出黃閒
乃屬錢清同姓者文字刻畫殊草草熟視姿媚乃瀟灑
苦許此甎八百年不見羽陽銅雀瓦

李雪庵學士寫竹枝

昔我入朝皇慶初及識此老蒼眉鬚殿頭金榜插爲扁
海底鐵網收珊瑚洋州竹枝氣相敵滄爲病書誰足摹
金色頭陀去已久獻花還自有門徒

高尚書山水仲川弟請題橫幅上

我識房山紫髯叟雅好山澤嗜杯酒政事不減李長源
畫中乃復稱仙手規模北苑出新意御顧巨然媿母醜
此圖仍是江南筆米家父子應鉗口卷藏閟歷五十載
雲氣依然投戶牖剡藤何知得所託一代椅甍豈枯朽
南山敝廬圖寫徧壁埽黃泥無復取吁嗟大賢不可作

老矣向來牛馬走舉圖還君百憂失臥聽松風搔白首

送韓掾賢學正還京口

李侯爲郡廉且慈江左諸郡諸侯師上煩天子賜束帛
宰臣爲撰學宮碑廣德韓君貳學事來杭向我言如斯
又言小民皆足食翻笑推官無馬騎（推官張率性也李侯總管士盌也）

雙鶴

三株喬梓壓南垂大葉新條青陸離一雙乾鵲定巢處
開樓近接朝陽枝我辭深林悔一歸閉壁垂翅那能飛
爾禽何事亦來此餘子未必眞忘機

鵲華秋色圖

吳興公自序云公謹父齊人也余通守齊州罷官來歸爲公謹說齊之山川獨華不注最知名見於左氏而其狀又峻峭特立有足奇者乃爲作此圖其東則鵲山也命之曰鵲華秋色圖云張雨賦詩於左

弁陽老人公謹父周之孫子猶懷乜南來寄食弁山陽
夢作齊東野人語濟南別駕平原君爲貌家山入囊褚
鵲華秋色翠可食耕稼陶漁在其下吳儂白頭不歸去
不如掩卷聽春雨

聽雨樓（至正八年二月十一日）

雨中市井迷煙霧樓底雨聲無著處不知雨到耳邊來
還是耳根隨雨去好將此語問風幡闌見何時得暫閒

鐘動雞鳴雨還作依然布被擁春寒

梅竹雙淸圖　（己下見玉山雅集）

竹外一枝斜更好自有此詩無此畫承平公子翰墨林
寫影圖香戲春夜分明簸弄明月珠買胡不識千金價

九日採菊　有序

庚午秋閏月菊華九日盈把因憶皇慶癸丑間寓京師崇眞宮明復眞人館前盛種菊太常博士虞翁生共飲楊仲弘初爲編脩官醉臥菊叢中脫巾賦詩其語云六尺坐具花中敷盡十有八年矣明復仲弘往矣翁生淸貴而仙心落落余則山林朽骨未化者耳感而成章

憶昔曾藥游京都與陳世京爲酒徒九日宗飲黃公壚
翰林主人楊與虞坐擁黃花如美姝六尺坐具花中敷
今朝醒眼看朱黃秋風飄零廿載餘死生契闊良可吁
學道緣木而求魚平生詐善亦不無豈意獲此蒼眉鬚
靑城翁生列仙儒下視一世皆蟲蛆文字不償靑紫紆
不願採得如楞蕭不願求富如陶朱願持菊泉釀酒千
日醉醒來彈琴讀道書羲皇之風足自娛吾與先生有
是夫

二雪辭　有序

十二月二日赤城茅大君還華陽一雪奇甚又十八日得春先刻再雪益奇賦庚午二雪辭

瀟灑名眞臺上雪玉柱冰簾兩奇絕散花先集萬松行
鬢影爲衛靑毛節二君踸迎歎破寒太平家酒雲燒熱
歲歲欲歸料理人太息人間抵擲頻此行乞與一尺玉
散作江南萬里春

鵠立通天臺上雪鐊蕩金扉白銀闕東皇太乙來何時
候神之來使持節燎火飛英爭玉空弄光蟲月寒朧朧
禮神受釐未及且雞人已報東方風要識天人巧相與
臘白春靑一刻中

黃子久畫

中峰大面削鐵如巖岫綺錯非一途上連閣道傍屋廬
尋窗數戶愁崎嶇米顛所製三尺圖筆力視此微粗疏

閬苑之壺遲子久不歸亟爲松江鱸

大玄天師畫大松命題左方

龍身百圍冠玄鐵垂胡帶劍衣文鼠然然遇之如泰山
隱人實納玉女函畢宏走視長折齒禿筆韋偃不敢睨
雜張木怪儺山精一竅辟歷風火生非枯樹賦神異經

句容陳仲揚詩送淨月游山次韻一解

陰崖颯風無時與篔竹壓地虎豈行斷冰積雪臥空谷
春至稍聞禽鳥鳴華陽南使洞窗小香煙西放嘯斷道
神僧問訊破孤寂把臂入林一傾倒帕頭蒙寒驢背馱
泥滑碌如林渡波寄謝少年王敬和獨行其如沙汰何

趙涼公端瓜圖

菌房葵香披瑞圖圖中何有有嘉瓜五拊比翼駢十頭
此圖發瑞源公家公由鼎鉉致師傅功業既備爵土昭
明居秣陵思無邪几杖所至爲壽龜五色下被厥壤華
在德爲祥僉曰休慶長緜緜德不孤衍蔓剖牙皆公侯
味則捐煩囂而腴因時進退與道俱回公之和是作歌

歌行

雪中騎牛渦米元章臬

海岳清士陳太丘雪中龍披鶴氅裘千斤牸特穩如舟
高興壓倒王子猷丹陽郭外一抔土云是中岳外史之
墟墓百年誰埽研山倒不獨巨山讀書處牛角政自多
漢書縣以酒瓢若垂胡忍寒再拜偃僂扶空谷置我一

東鄰淨名之天方燕居虎兒亦笑迂叟迂江南滿地麒
麟冢何灑清明麥飯無去去南山煮白石甯子奚爲相
喬國

畫雪 有敘

蔡天啟詩云收得三茅風雨樣高堂六月是冰壺
蓋其嘗畫自搆道如此辛未十二月廿八日大雪
戲作畫雪一章

絕笑丹陽蔡天啟變寫三茅風雨圖三茅得雪真無價
紫微閣中不敢摹小峰如玉人絕頂銀橋孤自龍委尾
寒垂胡龍髯膠折青珊瑚瞥上索酒作槃礴老范御立
爲長吁仙人郭忠恕纖車細筆界元待瑤臺劃然三百

燒金成玉屏交網珠天風颸輪東樓樹顚倒元氣朝香
爐半空幾起趙雕鐵冠墮地爲於菟附唐三館間研
粉畫屠蘇王維工寫蒼筤節韓生貌得詩人驢畢宏韋
偃最雄傑一掃晉朝雙柏枯古名畫史天爲徒安得諸
賢折衡呼昌黎雜記正如畫點綴雪山還老夫不信眞
心亭上看袁安一片今在無

己丑十月日長至獨遊郊圃獲蠟花朽梅株詩以志怪命題曰古蠟餅

至日商旅戒不行我乃行藥隨支藤牆東負日蓑駝叟
指我枯株見未曾誰截猛虎頭上有蜜花如凍蠅初疑
南華老圃擷枸株又疑絳州守園胡人鬅山蜂使令兩

童子一坏偕山歸擔登拾得僧虔鳳凰翎玉刻天寒隨
指凝不然石炭家爨餘滴瀝遂使榾柮出驕矜黃香古
落蘚白室曉熏蒸吾詩有味關奇崛一笑飲水方曲肱

毒熱以松水自奉

青松一株白水一盂水寒而澈松扤（音几）而腴層冰絕塵
不可到身外萬物皆洪鑪保此清靜正惟與二物俱腴
若可餐澈不盈掬匪越几席爲余隱乚（音匿）乃不知余之
悅松水反遭其以余爲娛乎

方壺仙人山水圖歌次虞翁生韻

廿載與別青城翁邂閬壺子忻相從倒披鹿裘躡芒屩
長揖門前華蓋峰手提障子雙松樹彷彿韋偃筆蹤古

八分爲寫山水歌翁眞曾到方壺處方壺出雲雲更多
意中摸索如翁何杳冥獨見小貝闕宮殿層層如駁婆
恐似幽經界王遠日中不取驚雷電方丈西山水際九
千丈歸來莫怪濱洲淺

聽濱洲仙人鼓琴

葉公恥畫龍學道龍虎山彈琴鳳凰聽百鳥飛集青瑣
玕上湧外史贊詠之而我聞之心益開其音沖且融其
器有道出無窮得非零陵湘水西震餘石上之枯桐爲
我一鼓湘水曲曲未終鳳凰和鳴載邕邕忽然嵇康顧
我笑蘇門眞人甚玄妙向來答子以長嘯葉公擁琴去
莫追獨夜冷冷山月照

虞公爲海東之作歌舊矣惠之赴吳縣簿俾次
其韻送行辭之不獲遂用倒韻一篇以塞責笑
云耳是亦例松陵倡和也

海東之玉關之人奈之何一朝觸試當大廷搜奇抉祕
如懸河胷中二三策發憤精研磨山中兔毫渴濡染緣
文匡研出大沱御卷足揮霍如見山之秦華江之鄱紫
衛長戟凍不折溜流鼓椎冰峩峩得官固好好東之情
最眞遂使吳儂日相親不誇文字雄退與寒士相推尊
淫哇鄭衛非所云闤闠城邊種楊柳柳江柳子子亦聞
我有刻玉書頗與窮朝昏于若修之可凌雲不廢世間
功與名況閤子弟俱策勳一門科第凡五人瓊林之中
翱且翔如此文文而章章所以青城樵者有歌曰海東
之兄弟三人如鳳凰我歌曰二雛亦復鳴朝陽載歌曰
二雛亦復鳴朝陽

玉笙謠贈陸德瑞

我有紫霞想愛君白玉笙縣匏比竹無靈氣昆丘採此
十二莖鳳咮銜明珠鳳翼排素翎金華周郎妙宮徵子
晉僊人初教成月下吹參差羣雛亦和鳴緱氏山頭白
雲起七月七日來相迎長謝時人一揮手飄下滿空鸞
鶴聲

次韻虞奎章懷秋泉眞人短歌贈其從子戴士安元章研山其家所寶

曾見研山如見畫蒼龍一泓在其下眞人氣岸雄且堅
此石精英可方駕掉三寸舌帝者師入不言兮出不辭
手把瓊芳迎太乙江南草木回春姿更借龍門涓滴水
天藻亭中筆新泚題詩何必見安道從子風流政如此

次韻率性來山見貽之作

南峰後靈石前嵐霞倚翔爭春妍貧家客來淨掃地亦
有一餅紅杜鵑東坡七過山南隅山人能記坡翁語君
方騎馬聽朝雞爲我入林來聽雨雨聲吹斷聽松聲怪
石長松爲友生憐君慰我支離者不飲向人空復情我
如病馬離羣去君如伯樂能生顧羊羣好在金華山夢
裏相尋猶識路

客有具舟邀游靈巖上方一夕風雨明日以詩

奉廉夫鼇頭爲更張其席

山水皆久要一旦隔風雨臥遊政亦佳奚非濟勝具水贋山殘如我老觸目興懷殊草草不如繡錦坊中聽雨樓取醉都忘山水好鄭左不來今雨多張雪狂談柰爾何便從楊君借女妓澆我十分金叵羅絲竹由來不如肉不聞風雨祇聞歌

太白像

青綺帔綠玉杖望見九疊屏風上翩如游龍不可攀已在峨眉山月閒

墨龍

高昌世子寫墨龍此龍乃出開元東井中東井水與天河通龍下取水遺其蹤道人識墨希子逃入世子之筆鋒井頭夜半飛霹靂元氣淋漓雪色壁一鎖銀牀五百年纔點目睛生羽翼

製筆范養素乞詩爲作長句

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棲蘇仙出語仍自笑我同此好仍非癡下巖楄璧如削泥三韓繭紙光陸離惜哉未覩郴筆樣圓如截玉銛如錐吳興老范子傳業拔毛翦鬚捜鼠貍精心妙藝出流輩姓名依附黃金閨邇來書法又一變八分隸古方趨時我書汝筆不相稱漫烏衫袖同兒嬉

陳賢良騎牛圖

廬山高哉多異人黃犢能令驄馬避御史孰若極諫科陳公獨行非求異一奮而斥斥而死哀文尚見東坡祭所以陶公遁齊梁畫牛籠絡黃金轡

長平戈頭歌爲蘇伯修賦

野嘯臺前看落日野人鉏地戈頭出持獻相君此何物土蝕金精血爲碧咄哉地近古長平尙憶秦人坑趙卒倒戈陸沈數十萬武安引劍將何及用兵之事多奸還區區尙使秦人憐直須亭長提三尺埽蕩風塵四百年

詩悼上清外史

玄卿難再得本是餐霞人高懷獨超物洞鑒亦絕倫君

自江東我吳下早歲聯翩侍金馬御榻賜書凡一束仙苑偷桃動盈把紫虛元君之玉訣青城先生教我者懸君多道氣探懷爲君寫學士承旨平原公許我與君揚口同一時標名兩外史羽衣白茅立下風我還句曲廿餘載君乘輶軒歷煙海歸錦橋西結草樓樓中袯被長相待風煙山水共追尋福臨洞口話離心年深書字化爲碧白首蒼茫成古今聖井山崩數千尺君從攀龍去無迹困頓鹽車篠嶺頭此日思君復何益

集太白詩語酬倩淨月述楚辭

主人碧巖裏爲予話幽棲眞訣自從茅氏得風流還與遠公齊滿堂空翠如可埽而君解來一何好白玉麈尾

談垂玄琉璃研水常枯槁蒼蒼雲松拂彼白石士人鬬此皆掉頭執中與君心眞逆袖拂紫煙去空中闢天難借問蘇耽鶴早晚向江西

集句非古也而馳詞抽思者時復爲之於以見古今聲歌之一致物我情性之一源也此詩太白語而從横顛倒無不如意神機妙用若古未有此語而自我作之者雖太白復生亦無以議貞居子矣昔太白之交元丹丘不翅膠漆而偕行融亦嘗頡頏飛霞佩而著名籍中寥寥數百年此意猶在則貞居殆非過取而淨月亦宜受也覯者其徵予言

中山李楙子才跋

奔月巵歌答鐵崖所作

鐵社明珠奔入月脫殼政似風蟬潔魚網出之不敢視滌盡含沙光不減文昌四星吞在腹一一金晶大如菽蠶物還來作飲器日夜雄虹繞林屋一扇桃核覺有餘半葉蕉心卷未舒飲非其人躍如水怪雨盲風生坐隅置之天上白玉盤斗柄挹酒長闌干李白跳下鯨魚背持勸我飲相交歡幽宮馮夷爲予泣酌盡海水百怪出還我平生老蚌胎許君醉臥鮫人室

姑惡

村南村北麥花老姑惡聲聲啼不了有姑不養反怨姑至今爲汝傷風教憶君雖不仁臣當忠父雖不慈子當孝

開元池上匹鳥久孤去數旬矣當午與一雌俱還對戲淸波若有得色因賦一詩紀異

把酒臨淸池孤鴛何自雙綵翼子然去白頭歸有將綢繆若素好眷盼不能忘戲穿葭菼□荷芰與迷藏始終鴛鴦盟終黜鳬雁行有情金石弊生物詎可量君不見黃鵠下太液皇家此樂殊未央

王時敏聽雪齋　已下玉山雅集

顥寒顚飆河流澌銀濤鐵騎交奔馳瓏玲淅簌瓦溝滿坐窗已有幽人知東家暖客紅醅甃嘈雜新聲迷聽瑩後園壓折萬琅玕雪多正自無人聽我時空山夜寂寥

風篁雪霰篩瓊瑤希聲疎越不可畫鳴球戛擊如聞韶憶昔齋居困學翁大書聽雪煩楚龔百年勝事將無同不傳師曠傳王恭鶴氅明朝行雪裏須辦龍頭煎雪水牀下何人聞鬬蟻嗔起春雷來洗耳

半雲歌

四明之客半雲叟要我爲作半雲歌丹山赤水一百八十里山川出雲何其多其下澒洞根與波其上泛濫支銀河唯當半雲閒仙人道士常婆娑雲之暮兮海爲岸日蒼涼兮雲之貝芝宮與貝闕迥在雲之半我來爲指雲閒路中分茅屋東西住待得還丹草創成定將雞犬雲中去

箕賓吟書黃山人石壁

石爲箕不可以簸揚箕盛水瓢飲足濫觴一漱一咽洗髓腸截援斗柄斛天漿半夜箕犯月大風撼地我欲狂起踏箕尾跨石梁長嘯應答驚下方張星辟降黃姑房哆然大笑箕口張水流月明天蒼蒼

效隱居擬古樂府寒夜怨

夜寒生羣獸驚寂兮寥兮棲遁情險宮漫漫落葉平闌頭霜月弄微明寒漏澀寒弦緊愁腸結愁語盡人生異木石思來誰能忍

貞居先生詩集卷三終

貞居先生詩集卷第四

五言律詩

暑雨大快

孰不矜高潔吾盧困鬱蒸眼前唯咄咄身外付騰騰地籟超聞樂天河借踏冰快哉風雨意奚獨掃青蠅

積雨

飽聽三峰雨朋題七月詩水深荷意怯田冷稻心遲鼉黽爭盛蛟龍勢亦隨蒼茫不可問默坐看雲移

山水便面爲柳道傳作

倦罰秋非遠塵埃暑實煩遂遊千里目聊借一涼恩僧閣依旁嶺漁梁跨別村誰能從象外試覓武陵源（依一作延）

碧巖洞

大木垂華蓋石間光景分丹名深刻玉翠氣直排雲隔杳南便近香煙上界間眞人歸蓋竹安得把飛精

昭明堂

帝子登遐久令人發古懷書臺存爽塏學海黜淫哇草帶緣空碧芸香染斷崖子雲有奇字吾欲搆蕭齋

咄咄

好鳥猶求友中年轉畏人吾盧嚴巳墾子竟委風塵不厭聲名大祇疑消息眞由來嵇叔夜未悟火傳薪

風雪中得金陵諸公書二首

雪作眾禽驚窗幽亂鵲鳴喁然身濩落莫矣歲崢嶸松水聊娛拙乾坤苦忌名故人不相貸書札到柴荆

落木從風靡支流趁谷斜山空不須說歲去若爲遮飢鶴排窗紙寒魚嚼雪花推書祇清坐席暖到昏鴉

齋居偶興

絕澗多疊石中開小洞房醉醒依竹素晴雨看梅黃樹暗鶯聲澀巖虛水韻長未能超賈馬自足上羲皇

午日柬楊廉夫

客有操琴至吾盧折簡招足音垂谷口雨氣截山腰酒倩紅泉瀉花爲絳節朝不嫌泥濾極一舸段家橋

崑山袁氏高節樓

壽母初黃髮諸孫及壯遊人生惟大節海上見斯樓愛日丹梯近仙雲畫棟留憑高一俛仰足使懦夫羞

挽張主簿（字叔器循王七世孫）

南渡衣冠盡惟公享暮年王封開閥閱重儒術子孫賢愛日依華屋悲風卷素筵清朝開史館耆舊入新編

吳大宗師挽詩

僥國恩封大番君世德優恢然王佐略渺矣帝宸遊壽樸終千古河圖閟一丘及茲玄運厄寧免杞人憂

晉彥博士以詩索和甚嫵率然觀者勿笑其窘步

鑿碉盛春雨新流遶舍前何嘗留太白相與學思玄碧洞無人掃丹梯有路緣催詩苦云迫莫笑竦吟肩

輔成觀張上卿墓廬

青牛謝車御白鶴歎人民閣有淩煙像橋無進履身平生玉棺具此地石麒麟蕩蕩傳宗業中朝倚外臣

天谷庵

十三科取士救世豈無方儵送孤鴻舉難追入駿驤金壇猶著號碧落舊爲郎劍化丹鑪在山寒井水香

碧玉庵（四明袁氏）

廿四巖前客能忘賀監居乖龍輿卓檄古象泣遺書把秧風塵表近公冰雪如時來青瑣闥脫節要蓬廬

湖寺擁碧軒

喧寂一塵隔湖濱出寶坊荷陰分補衲水氣雜燒香書拗鳥皮几茵敷白疊牀從來巳公屋詩客許徜徉

蕭致柔還省親舍僕聞而往候道中得此

數里平岡路仙山迹漸分柴荊來鵲語村落去人群粉陣松崩雪濤頭日濯雲不緣停僕御直以候夫君

寄洞庭王子正

洞庭山似簇銀闕翠芙蓉安得瀟湘子同尋縹緲峰魚龍隨水落橘柚待霜濃未必桃源似雲帆躡去蹤

奉和揭學士聽松軒

何年種松子此地聽松聲濤響風還作山空夜自明一瓢嫌物累九奏感時清得似蒼髯叟長依白玉生

孤山晚步寄和靖掌祠懷中庸子

瑪瑙坡前立荒陂接葑田試從樵子徑往覓僕夫泉眾草寒猶短羣峰晚更妍誰歟結真隱共老太平年

十二月三日雪

快雪真無價豐年定有期臘前才一白至後已多時玉鬆琳琅步花團蛺蝶枝春風在天上飄入萬年池

煮石窩

仙人白石子服食受奇方王烈猶餐髓初平枉叱羊砂牀收箭鏃玉府備糇糧借爾彌明鼎行窩到處將

良常草堂圖

鄰近方隅洞良常別有天草堂朝看雨藥圃夜舂泉邀矣盧鴻乙奇哉魯仲連君看遺世者皆箇是神仙

雨中

推枕蘧然覺高齋人跡稀卷簾芳草短看雨杏花肥薄莫寒仍在中林願稍違一遷隨谷鳥喬木是耶非

除夜

忽忽歲云暮徒興白首嗟山留侍作雪春禁隔年花把卷因遮眼分觴且膠牙自緣身懶惰莫遣送窮車

硼北梅至三月始華

陰嶰殘梅拼臨流一向敧但存孤注在敢恨一生遲凍雨如相煦春寒不受吹後時翻見獨宰物遂成私

萼綠梅

山中古仙子無言春寂寥玉容濟朝雨翠氣徑微霄臨

風怯玩影弄雪姤攀條擬覓何郎句還憑翠袖招

馬伯庸御史石田山房

監州遺愛地御史讀書堂絃誦猶懷魯田園獨在光白茅徧野屋翠竹被溪梁欲賦淮南隱知君意不忘

寄樊子中打碑者

樊遲詎學圃可論金石交常賦舊文字如見古陶匏漢篆龍回壁梁書宝臥蛟罌卿吾與爾聊復隱三茅

呈揭曼碩學士

柴荆馬糞閉蛛網動相關閤老因移疾鰥生頗訂頑雨涼新竹健沙僻睡思閒如許清秋意扁舟獨忍還（一作如許秋來意溪舫忍獨還）

曲密亭

水盤山復匡亭此可婆娑蝸角地雖少蜂房春自多橘藂商皓樂鳳憶楚狂歌何必天津上遺尋安樂窩

流杯硐

古木蟠幽硐層巒疊翠臺水歸蒼玉峽風引綠荷杯我自知魚樂人誰祓禊來惜無鼠鬚筆爲記刻巖隈

蕭閣

巖架蕭芝出榜題松雪扉雲來書舊宿龍向墨池歸對几琴三疊倚闌山四圍仙靈能夜降應得受玄機

早秋

每嫌新酒少尙喜故交稠籬落三家墅梧桐十日秋月生微顧兔星淡沒牽牛亦欲觀多稼江湖兩未周

次韻元鎭玄文館有懷

林氣早知雨甎淡研苔滋素壁驚閒幔朱實委淸池將整遲山旆復亂故園思孥舟儻未遂弭棹一來茲

開元眞人見遺劉商觀弈圖石刻毫髮布置皆盡精妙蓋李龍眠臨唐畫本茅君彥樸勒爲玉局仙翁所藏云

新桂蘇蘭者能來立坐隅徒聞玉楮刻遂信石枰圖妙蹟傳仙李高名重大蘇向來林下意不敢易樵夫

乙亥元日試筆（四日得春）

自古三朝節於今一笑看問年書亥字獻歲出辛盤黔

突多蒸朮紅冰膩浴丹行行追勝事步步埽春寒

無錫華子英谿山勝槩亭

共愛谿山佳輸君勝槩多難將草堂畫展向鏡湖波鸛雀深松柏鳧鷖足芰荷更修仁知術鄉社樂婆娑

蛛網落花

飛花墮錦茵蛛網解留春露垂羅更重風吹舞還頻不逐燕銜泥偏隨馬足塵遊絲復染惹流涙何足嚬

題趙仲穆竹西圖爲楊元誠

問訊楊雄宅深居在竹西風林宜月影春日聽鶯啼東老應同樂南鄰憶舊題東風又花草相與及幽棲

龍翔大師秋後惠新篁

遮眼羣峰雨驚秋一葉風僧歸延業寺詩到豫章公鮭菜眞堪戀桃笙不待攻澡身方得計瓶外有餘空

強行之常州教授

聞道詩書種南方有此彊才名文學掾步武紫薇郎家與皐比近槃餘苜蓿長諸生時列坐亦足奉華觴

雪作

夕寂微生聽寒顔稍使猜明珠交撒帳銀甲整銜枚厲鬼鋒全挫東皇駕郎回眼中紛物色白戰若爲裁

次韻韓伯淸見寄之什

郊居甘寂寞豺虎動成羣地僻傷春草江空憶暮雲友朋難得會書札近相聞世事今如此愁來嬾學文

久客黃岡地新年白髮侵笑歌思執手憂患苦關心市井皆吳語山林獨楚吟羨君漁浦上高隱貴要金

五言長律

元日雪霽早朝大明宮和辛良史省郎二十二韻

纔收中庭燎俄看密雪飄戢開環甲紀星勑指寅杓鳳集天門榜珂鳴月殿橋卿雲同四表和氣洽三朝陛級防初截雲階玉旋雕句陳分隊步輦漾靑腰杭舟承盤重吹花到芴消逶迤光斧座淩亂綴珠翹百戲魚龍舞中嚴虎豹調旌旗攢鼎鼐冠劍掠招搖樂共韶韺合班隨翠袖招閶風游廣莫玉局道逍遙穆滿曾觴母洪崖及見堯萬年臨紫極一白慶璇穹朝會儀如此騫騰意頗饒身惟參寂寞世豈細紛囂姑射消疵癘蓬萊倚泬寥瑤華攜戴勝珠樹引回飆有術探鴻寶何人識鬱焦竟須窮海岱直擬並松喬書就神狀寫香從別室燒憐君守華省琢何嚴春宵

茅山四十四代宗師牧齋眞人昇仙謠

昔受西城記華陽許備窺醉持龍節舞寒借鹿裘披祇憶山中樂寧期世外悲及傳南嶽劒難駐赤城師畢道能無待玄科本有期紫宮新座席金籙古威儀菌石哀泉咽松花泫露垂他年歸白鶴何慰里民思

山中老人有徐常隱劉蟾川俱年八十有七癸

酉正月無疾觀化作二詩悼之

徐隱士

居士多壽考有子獨徐卿自是靑門隱賢於白石生延年非導引處已不將迎涓子堪傳侶樵靑或使令要之惟寂寞所以極高明竹杖常同臥參湯只細傾蛻蟬空更潔相鶴變方成何待要人爵良常特奏名

劉法師

養壽知難測同塵要足誇佯狂端有在觀妙本無涯台背衣綵盍儺逐竈産巡門迎東郭履人識稚川家講試囊中玉教餐海上霞戲曾分吉李坐得並浮槎後日修仙史於今少盜夸祇疑劉皷子走看洛城花

書懷二十韻奉呈虞集賢

昭代千齡運斯文一柱功初當延祐日晚識廣陵公朝士因推轂先生猥擊蒙睽乖遺廿載寤寐接孤風太史山川彥仙儒館閣崇置身淸切上用志杳冥中句法黃初過才名冀北空朔南馳使節江漢借歸篷酒問餘杭姥泉尋六一翁境非秋水觀寺即紫微宮侍坐要王遠移家近葛洪於焉承咳唾足以振罷癃卓爾身爲貴胡然老見攻戰肥終道勝德重豈途窮玉趾閑迂步麻衣病鞠躬茶煙窗冉惹墨沼樹玲瓏飢甚無瑤草招來有桂叢輸心何落落把袂覲悤悤易進乘軒鶴難追戲海鴻明朝去吳會長笑爲誰雄

省郎中檢校陪集賢揭學士宴集約賦十韻得淸字

中湖禮鶴祀南嶺謁龍泓傳命丹車集探奇水陸并郎官思出沐閣老念辭榮遂接巨園士盍騰風雅聲席隨限草展觴對渚蓮傾游塵麾外避仙飈鶴首生雲物屬虛曠天容殊穆淸非關遺草莽繫此局柴荊偶違數刻歡尚蓄千載情幽疾敢自廢時哉修令名

五言絕句

玄洲倡和有序

茅山玄洲精舍左右眞仙古蹟曰菌山羅姑洞霞架海鶴臺桐華源玄洲精舍紫軒火浣壇隱居松玉像龕至治二年壬戌歲道吳興漢上與松雪學士倡和十絕以記其處仍書刻石山中

菌山

靈丘狀三秀紫雲覆其顛易我朝生質閱彼大椿年

羅姑洞

九疑得道女受事易遷家詩贈金條脫人逢萼綠華

霞架海

日芒架金色虹梁飲鳳河直把天孫袂烏鵲詎塡河

鶴臺

靜夜飆靈風神君語帳中至今雙白鶴時下五雲峰

桐華源

華林淸散景丹水君凝脂落葉秋無數宜都嬾寄詩

玄洲精舍

李基遺故鼎趙嘯絕風雲悠悠千載下更復屬夫君

紫軒

玄窗太霞氣赤書洞古文借問軒中士眞是紫陽君

火浣壇

眞火本無候眞人自出現問埽劫灰餘幾見紅蓮變

隱居松

露壇棲妙蔭仙籟瀉靈芬何時三易帔重拂兩梢雲

玉像龕

瑞儀温比玉寶帔曲流光稽首大司命料理住金卿

趙孟頫和十首

菌山

結茅依菌山焚香候芝蓋眞靈幸倘我冠佩時來會

羅姑洞

蒼梧助天末聞有緑毛仙卻過華陽洞人閒九百年

霞架海

衆木會一變天近發霞光晨興新沐竟晞髮向朝陽

鶴臺

上有白鶴翔下有幽人居幽人道當成白鶴來不虛

桐華源

伊誰植斯桐萋萋滿幽谷鳴鳳久不聞何當一來宿

玄洲精舍

予有鸞鶴想甘同麋鹿遊懸榻應待我分我半玄洲

紫軒

林君已仙去紫軒名尙存丹光時或現鼎藥夜常溫

火浣壇

眞陽以解形四大何足斬指窮以爲薪火傳不知盡

隱居松

眞人在山日所至樹以松當知千載下遺子以清風

玉像龕

我有紫虛像白玉雕琢成貢之華陽天萬年歆降臨

東漢高士詠有序

八月十三夜風雨淒其慨念東漢諸逸民取大蘇
公中秋冷坐無因醉半月長齋未有辭爲韻

鈃翊

子相足周旋破此家產豐陰功誰爲書得來華陽中

封君達

入山服黃連還鄉騎青牛借問五嶽圖一去三千秋

梁鴻

侯光與德耀布衣心耿耿長夜五噫歌誰念空山冷

嚴光

難與助爲理聊復其偃臥文叔迫我甚客星犯帝座

左慈

老瞞實雄猜乃忌仙者徒鱸魚既可膾蜀薑不可無

向長

貴誠不如賤富誠不如貧自無子平易孰悟損益因

費長房

贈行青竹杖壺中有餘地如何一升酒盡日登樓醉

范丹

破甑久生塵短衣不掩骭還渠一斛麥所拾已雜半

龐德公

臥龍拜牀下劉表安能屈躬見采藥蹤猶遺鹿門月

薊子訓

欲追薊先生白雲迷其方驢鞭不可執壽與銅狄長

王喬

吹笙古仙人政要玉棺埋借問雙飛鳧何時離縣齋

韓康

公是伯休耶賣藥價不二卻問犇牛翁徵君當過未

矯慎

養壽慕松喬潔己配箕潁穴居七十年娶妻終不肎

法眞

逃名名我隨避名名我追去去南北山與世從此辭

古意

吳綾光纚纚織成鯨掉尾美人不敢裁恐觸波浪起

墨寫四花

梅

墨池初月上雪嶺又春歸翻笑花光老燈前指影肥

蕙

一幹香無柰何須百畝繁光風梢披拂書帶共翩翻

水仙

月珮聲都寂風鬟影更長龍香能幾許熏徹水仙王

瑞香

佛帳收餘馥廬山社裏來睡中香不歇消得幾成堆

墨花四首

杏

微雨逕芳郊紅樓日未高樓前人繫馬初見出牆梢

桃

新妝似學嚬爲染黑燕支卻憶天台路林深月暗時

菊

壽菊三千本無如黑最奇誰將霜下傑移近右軍池

萱

最愛宜男草叢幽翠作圍日長人倦繡蛺蝶上羅衣

題扇

山禽寒噤啄風篠吹雪碎蕭葵不待秋已想堅冰至

夜思

空山嘈夜雨幽人坐惆悵今夕楚祠泉明日秦淮浪

奚官洗馬圖

曾侍赤墀東天池看浴龍晚涼湖上夢猶立柳陰中

明皇按樂圖

鬚伶識樂句我信曲有誤月白商聲多塵起漁陽戍

水仙

芳草有時歇無此金玉相一枝和月露持奉水仙王

芍藥白兔圖

妥隋紅雲孕迷離玉兔兒揚州行樂地惆悵鬢成絲

題王若水梨花山鵲

山鵲語查查驚飛白雪花清明人載酒寒食客思家

題大癡山水

獨得荆關法金壺墨未多異時傳畫譜誰識病頭陀

貞居先生詩集卷四終

貞居先生詩集卷第五

七言律詩

題范德機編修東坊稾後

一編上有東坊字慚愧詩中見大巫直想瘦生如飯顆
竟從癢處得麻姑咸池水淺孤黃鵠空谷天寒病白駒
擬共西風接餘酒只愁塵土沒雙鳧

次韻孫大方眞人仙興三首

麻姑海上信全疏官府神仙得自如飛鼠潛窺餐玉法
蠹魚私泣殺青書既尋五老神猶王夜守三彭病頓除
傳語肉芝煩見待幾時揮手約淩虛

仙仗來時瑞氣屯眞人玉女侍靈軒亭亭珠穗香煙直
爛爛榑桑玉色溫華雨埽塵鸞帶溼鴉雲承襪蠶樓昏
至今星斗天壇夜望拜清都紫府門

風語琅璫曉漏沈露臍時下九皋禽早知鴻寶遺丹訣
獨許青藜識苦心玉局狻猊華蓋小金波鳷鵲蕊珠深
無因得禮朝元闕圓象中開雪一簪

寄吳興趙承旨

亭下鷗波好放船蒼蒼葭菼水如天投綸漁父小垂手
化蝶秋蟲大學仙麻紙丹書應滿幾鯿魚紫蟹不論錢
淸眞逸少誰同傳獨許華陽許叔玄

題桐柏觀

百折丹梯杪萬松鳳笙臺殿赤城鐘親從海上求司馬
衛復山中起臥龍瑣闥排雲殭坐落銀橋乘月記仙蹤
眞人及此東行日笑說廬放向九峰

和馬伯庸御史春游依次用韻

山中蟄角雨仍斜歲歲春風撲鬢華湖口水香魚在藻
江南食冷客思家鶯啼埽石翻經葉龍洞分符調井花
遊騎御歸城郭莫醉紅猶帶臉文霞

題西湖何氏隱眞館

雞犬雲中豹一斑路鄰仙家昔躋攀說經僧去黃龍臥
負藥童歸白鹿關酒仰秫田陶令宅井分丹水葛洪山
不因早結昭臺侶此地從知數往還

魏國趙夫人管君輓詩（子雍書壙志）

習謫西池閬殿春賜封大國寵疏頻擇壻當年鄰太傅
能書今日衛夫人玉鏡離臺空掩月寶衣堆桁暗凝塵
千秋鄉中名不沒墓有通兒書老銀（歐陽率更子通書母夫人墓銘夫人壽老錄）

泰定丁卯沙溪元日（拔誌外史是年蓋五十一矣）

出世行藏本不羈江東節序片帆隨三朝猶是嘉平臘
一集又題丁卯詩赤石青林含古色白沙翠竹弄清漪
春風浩蕩鷗波興終要南山霧豹姿

次韻鄧善之學士贈無極元講主

林下幽人宿昔朋相看濁水照摩尼自緣結社從陶令
不爲聽琴識穎師梵放松風將數里定迴蓮漏下多時

紫芝采采堪持贈忽憶荆門已有詩

舟次吳江寄李溉之學士

垂虹散髮思飄然悔不金陵捉酒仙詩有羊何方得和
世無李郭更同船金人掌上三危露玉女窗中五色煙
莫待蒓長鬚盡白共尋瑤草看明年

贈華蓋山人

聞道江南第一峰浮丘仙伯此遺蹤諸天倒影陰時見
萬壑層冰赫日封雷火流壇龍抱柱羽衣垂蓋鶴巢松
高居絕頂三千日乞我平生玉鍊容

碧筒飲

采綠誰持作羽觴使君林下晚尊涼玉膠沁露心微苦
翠管承雲手亦香飲海龜藏蓮葉小吸川鯨恨藕絲長
傾杯誤展淋漓袂笑絕耶溪窈窕娘

句容趙漢章松澗堂

誰展虛堂坐翠寒從橫圖史有餘寬樹枝曾閱嘉平臘
石甃猶涵抱朴丹靜士心源如白水老人年鬢似蒼官
清流蔭映芝蘭秀我欲相從賦考槃

懷薛玄卿

丹樓百尺倚雲霄有客懷仙興獨高腰下蒼精纏寶氣
眉閒脈理卷金毛擬招薛子青田鶴與釣任公碧海鼇
幸自舊頑同木石思君一夕夢勞勞

用韻寄答李黃巖同年

十年契闊貯離愁憶共乘風御水舟避地煙霞知更煖
同年蕭柳惜先秋樹猶如此桓司馬畫亦通靈顧虎頭
未領浙東山水郡幾時騎從柱林丘

范以善雲林清遠館

華陽范監居幽深不到玄窗未易逢山氣半爲湖外雨
松聲聊答嶺頭鐘嘗聞神女騎龍過亦有仙人控鶴從
安用乘流三萬里小天元在積金峰

寄訴笑隱

翻經臺畔借分攜華蓋峰前幾夢思半席地分眠鹿草
三更月在掛猿枝我書安能半袁豹君才端倍十胥不
上番相逢虞祕監不嫌頻覓仰山碑

書盧疏齋宣城集後

人物西清第一流曾看繡斧下瀛洲難求驥北千金骨
空羨江南數斛愁小謝夢無春草句大蘇詩有景疏樓
敬亭依舊峨嵋月付與騎鯨汗漫遊

初寒

新購穫稻空憐曲獨畏初寒體不勤稍被教敦晨粥擁
糟牀瀏瀏夜燈開折鐺尚帶龍頭菌破几亦生蛇蚹文
山鬼情知莫相惱巖頭雞犬白於雲

金陵偶來聞笑隱住持事繁風雨有懷

憶曾共坐繙經石語我松花壓酒方一自宜城居輔國
夢吟天竺話連牀棲棲春草尤桑楚懸懸風鈴替戾岡

乞得江東今夕雨與君聊洗夢中忙

自笑

自笑摧頹如病鶴[illegible]仍復會婆娑已裁斑竹將扶老
更剪蟠枝作養和驟雨欲來移蟻穴落花都罷分蜂窠
裹頭多上春宵者不道丘園自一科

劉宗師還山得處侍講詩奉謝一首

丹鳳門前送羽車清詩滿袖出京華雕蟲徒刻三年楮
補袞應餐五色霞太白晚傳青綺帳元君早授玉門砂
要知不隔金閨步常是相從太極家

蘆花褥

自愛柔茵一榻平岸霜都著楮囊盛夢同宿雁經寒煖

身與浮雲較重輕待我雞鳴分豆粥笑誰鯨卷對羹
臥遊江海平生意布被公孫倘爲名

墨妙

房櫳新柳待陰遮澗道流泉走脈斜蠟屐雨磨苔齒折
杯尊水湊石稜窪金題玉躞修仙史縹帶緗枝折瑞花
愛玩奎章新墨妙坐拈如意帖龍蛇

春日題蘇仲箭曲林梅石卷

不到幽人曲水巖春風一夕徧江南白雲根殘花如霰
紫翠苔深玉作龕石髓何曾過王烈鶴情應只戀蘇耽
鐵心自笑蒼頭甚呵凍題詩雪滿簪

閏三月三日北山看花不與盟

應笑黃楊厄閏時後三仍復負芳期老無劉几簪花分
閒有陶潛止酒詩穀雨林中先紫笋鬱岡山口足黃鸝
韓湘自倩奴星去袖得瑤臺第一枝

廣陵有寄瓊花詩丐余次韻

未信人間日易斜擕春來附列仙家倩知后土無雙樹
迷殺江都是此花芍藥漫吟紅藥栗瓊兒從聘玉蘭芽
一壺能共樊川老醉寫烏絲側帽紗

過京口因訪鶴林即休長老

重過研山餘一載倦投禪榻似還家彌天書有三三語
埽地春無七七花古竹能修櫻筍供病夫與試石霜茶
松風元在袈裟角一宿何煩更永嘉

開玄館田舍之環綠軒留書楣間

高懷的的遠人羣更占寬閒養白雲豈直山林爲避世
由來畎畝不忘君鶴天隊仗青排闥花雨周遭碧染帬
昔日庚桑今向老帶經亦欲事耕耘

題松雪翁著色便面爲倪元鎮作

誰寫畫屏松石岡斷煙平楚開微茫障塵不借蒲葵影
弄翰同歸粉墨囊驢背書生猶落下鷗波亭子只山陽
憑君更倩盧鴻一滿把清風畫草堂

次韻倪元鎮贈小山張掾史還寄元鎮

爲愛髯張亦癡絕簿領塵埃多強顏何如滕上王文度
轉憶江南庚子山綠樹四鄰懸榻在青溪千仞荷鋤還

風流耆舊彫零盡莫怪參軍語帶蠻

形影

形影胡爲樂此留山川映發思綢繆歡長杯酒無多酌世短何人第一流弟子受經猶北面樵青分屋自西頭下方誤識金銀氣直倚空同一劍秋

寄京師吳養浩修撰薛玄卿法師兼懷張仲舉

百壺美酒那消憂數卷道書天與游既雨秋城苦泥淖未寒病骨思衣裘看我目光牛背上憶君珮聲鳳池頭情知契闊寗復語白鵠斯舉不可留

右謁因寄

風起春城散客憂玉京臺殿憶同游雲開萬象森丹闕金織雙龍盤翠裘此日聽雞趨禁衛何年騎鶴過山頭從君試覓王喬術學化仙鳧任去留

十年京國總忘憂詩酒風流共貴游溪月夜遊鳷鵲觀灤京曉渥鷫鸘裘書來慰我臨池上秋去思君到水頭悲憶可人張仲舉於今江海爲誰留（元錫按徐顯公舊鈔此首作薛羲作）

龍虎山上元夜

琵琶峰青溪水光通明之宮何煌煌蒼精龍文天上下朱衣魚鬣殿中央煙華夜遺玉條脫幢珮風雜金琅璫燈前老樹支離子閱世無言意最長

懷茅山

我有艸堂南洞門常時來往虎同攀丹光出林掩明月

玉氣上天爲白雲閒憶田泉洗蒼朮更思陶淵采香芹歸來閉戶償高臥莫遣人書白練帬

青春

青春到手難把玩華髮侵尋非故吾遮莫虎頭能食肉何如犢鼻分當壚鬱金交綴松華粉赤玉瑩磨厓蜜珠安得情人來石上長拈酒杓共歌呼

崇壽觀太元殿柏是咸陽說經臺本所謂衞州枝柏者賦詩以告山中人

洞門仙柏鬱森森氣接金天太華岑翠滴空青嵐霧重影團水碧殿階陰甚齊香葉毋煩翦不朽靈根未用鍼誰與安排玉如意歲寒唯爾可論心

寄李季和

孰與言詩李髯叟一日不見已爲疏因觀故京來白下載問新作過黃初小峰待月許攜杖中杯放鶴要回車杜陵醉歌不易得豈惜華陽眞逸書（麟況號華陽眞逸）

二月一日快雪時晴

雨水寒來雪復作春風相欺何太頻來依井竈皆獸迹坐擁書册猶鳶肩枸杞埋根作雞距櫻桃始花殊可憐賀監宅前舊湖水快放柳條維酒船

題趙榮祿書貞素鍊師碣銘後

玉冠青帔髮如蓬此是夫人林下風移家來隱鹿門裏尋師常往赤城中琴牀夜聞別鶴語館軒日點飛鸞紅

半生寫盡洛神賦得似九華書一通

題四皓圖

辟穀晚從赤松子授書早師黃石公羽翼已成俱引去
四老相爲之始終用人家國有師法後來路絕商於中
馴馬高蓋兒戲耳爲君留眼送飛鴻

徐元度清容齋分韻得深字

誰門無事有山林長日置酒梁谿陰可能暫解高上榻
莫怪不鼓昭文琴紅榴著雨綴多子蒼柏過牆逾一尋
清歌妙舞予所樂避世堂成何用深

汪道人野遯軒

黃鶴之山多隱淪野遯軒中誰主賓落花流水自成歲

閉戶踰垣俱絕塵山川會有酒朴處埃壒難求濟宕人
酷無文不如我薑牛矢雞棲當結鄰

次韻倪元鎮見寄

衣桁嘗容蛛網懸石牀渾讓女蘿牽道術何煩孔郎廟
屋廩政用郗超錢泉崩淵壓歸樵路雨壓廚頭蒸朮煙
誰見西林折書夜一枝風竹鵓鴣眠

書東坡先生畫像

峨嵋秀色香難攀玉局仙人不受關南斗日辰韓吏部
西湖風氣白香山從教刺舌姦邪冀可惜低頭侍從班
更問東坡鐵拄杖於今海上未曾還

寄謝張　壽御史京口留飲（時將赴河南憲僉合肥得以詩賦學）

賡藥府徐兩日招繡衣相對似清秋借鈔衡岳元君傳
挽住湘潭使者舟安道推琴元有在桓伊三弄若爲酬
歸來獨臥林間醉夢寄新詩與牽牛

次韻柯敬仲學士見寄（柯時悼七）

故人往往天祿閣我嘗夢見焚青藜重簾月落秋燕往
九衢塵動朝雞號能傳米芾書學稍憶盧鴻林鶴棲
歸來避世向金馬諷諫得君寵滑稽

經碧浪湖奉懷吳興公

湖水秋空玉色勻蒹葭纖雨上綸巾重來羊峴誰沾淚
卻顧龍門不見人獨放酒船尋鱠具誰容狂客吐車茵

西風白羽元非用只爲人間苦障塵

贈商學士德符

鞭鳳笞鸞下紫煙筆牀麈尾意翛然一貧自信如陶侃
三絕誰能似鄭虔金碧瀛洲扶御展玉華仙籙灑經筵
壽巖獨立風塵表卻笑癡椿是少年

舟次漏湖用柳博士夢薛玄卿詩韻寄倪元鎮

思遠重逢茅小君香消酒盡路三分五湖歸思浮天水
一宴秋陰過雨雲柳子篇章渾可法花奴粒索共誰聞
唯應自洗唐溪石塡得金泥小篆文

兼懷道傳明德

曲林眞人遺以乳石杯盤賦詩以謝

上黨蜿天入醉魂元君有意琢雲根小於蘂玉荷心淺大稱鷄皮木癭樽稚草飲時留洞吏隔花捧處倩山猨殷勤更借彌明鼎寒夜聯詩酒屢溫

讀元次山集感而有作

漫叟古之賢達賦憤世直言七不如著書首補雲門樂取醉欹頻石湖魚湘中韶濩遺欵乃天下漫浪知猗玗餓死杜陵拾遺老唯有春陵能起予

次韻劉伯溫御史春遊

草木幽蘙磵道微白雲柱杖去如飛獨尋玉女洗頭處相伴仙人采藥歸幾疊翠微深杳杳一簾紅素亂霏霏可堪酒債兼詩債老卻江南白苧衣

方廣寺石橋

綠玉飛梁碧蘚封羽人來倚瀑簾風偶繙貝葉經臺上與散曇華茗椀中有象到頭終幻滅無生解說是虛空春寒大展三衣坐百衲雲山一綫通

御史中丞馬公伯庸有贈薩天錫還金陵長句因次韻寄上

射策甲科今廿載尺書難信石城潮經登烏府持天憲猶倚青溪望使軺四月鶯唬夾城仗千官花擁大明朝會因桂樹思貞隱獨是淮南作賦招

次韻楊廉夫送僧仲猷歸澄江禮敬寺

千歲巖頭坐兩夏秋來忽夢刀頭環笑別白猿辭鷲嶺飛乘赤鯉下仙山桂子紛紛向人落楊柳依依遲子還子雲奇字不易得只許澄江窺一斑

危太僕入都爲題雲林畫幅

故人渺在雲林端手種梓漆陰團團不憤讀書從鬼谷何嫌賣藥近長安白日定趨天祿閣青春宜著鵔鸃冠相思灑盡金壺墨三十六峰生莫寒

二月病懷

煮藥香中聽雨眠都緣未熟養生篇雪消春水深三尺日上花陰過幾甎世事悠悠高枕外衡門寂寂莫霞邊自慚病鶴摧頽甚卻顧雲霄意惘然

上清外史薛玄卿寄題菌閣且約以遊武夷次韻以答

餘杭山水著飛樓樓外長林地轉幽十畝樹陰閒濯足一簾荷氣曉梳頭山濤舉代嵇康懶張說論文薛稷憂蕭散人間兩外史平生俱欠幔亭遊

玄隱眞人示以李遵道舊詩一章俾次韻悼之將寄其子克孝

仙李如何竟少年滿堂圖障慘風煙青山堋瘞誰同話赤腳騎鯨自上天名世豈唯書畫學起家猶望孝廉船無因得寄松花酒一灑清明隼冢前

贈漁樵侶（雲閒倪伯玉自號漁樵侶）

郁木坑頭負薪者道士磯頭垂釣翁我輩與結平生友

夫君遺有古人風水羹涼味蒲芽白野飯薑香松菌紅見說行藏多歲月不離三泖九山中

次韻楊廉夫見投

白髮黃冠歸故里某丘某水昔曾經石泉新處鑽槐火山雨多時拾菌釘溪叟扶犂天際去鄰姬吹笛夜深聽杜陵醉眼元空闊解道乾坤水上萍

吾愛吾廬

吾愛吾廬聊復爾眼前白石與蒼苔水從林木陰中過風自簾櫳曲處來薄有餘情歸竹素都無長物受塵埃先生閉戶眞成懶詩債敲門不厭催

江山勝槩樓爲龍虎黃希石作

仙人元自好樓居快展江山極目初天上孫登一絃曲雲中梁鵠八分書金明海岫晨暾發玉奏風濤夜籟虛踏席焚香疑有待麻姑行按小方諸

乙亥二月還錢唐書懷寄鎦師魯

黑頭時與王孫別春草又青天一涯貧甚馮驩猶有鋏歸來丁令已無家葑田湖裡游船少墓道山荒故尾斜還憶菌巢書數卷雪麋應護手栽花（雪麋玄洲白犬名）

答楊廉夫二首

弄水摘花無可憐風雨倦尋茅步船吾家南隖有靈石能井西頭無杜鵑野雀亂離畏人過弱柳委地趁蠶眠子雲胡爲甘寂寞後世何人知太玄

黃篾樓中唯飲酒樓下長游鳧雁多灣頭橋斷浮青草湖面風來生白波饞奴竟取脫綳筍老魚戲唼如錢荷詔書寬大到海北河北饑民争倒戈

李遹之煮茶亭

桐君山下一區宅木茂土肥泉水香槎頭釣魚秋水足亭子煮茶春日長兩山徒爲盤谷隱一水尚繫平泉莊眞脈身名俱隱約會有輶軒來晦囿

磵阿坐雨寄以敬

載雨過湖山雨重放水出山湖水渾窗風亂解叢篁籜渠溜直穿雙樹根白鬚道士煙霞集錦里先生竹素園想見南鄰丘架閣也嫌泥濫不過門

十二月五日雪晴（丁亥）

日光玉潔千峰立快雪晴時一氣凝當酒壚亭僧掃巷犯寒漁榜借收氷松皮石裂號飢鼠窗隙塵消觸凍蠅青菡菜芽渾可愛倩誰春餅捲紅綾

張參謀席上奉餞高昌別駕朝宗通守如京師

井館兼善尚書

梁谿宅裏鬭煙霞使者淹留日未斜天上夔龍圖治道舟中李郭望京華十三絃送黃柑酒第二泉煎紫筍茶寄謝南宮逢夫子會同雖大憶仙家

讀戴帥初集

剡源詩卷落吾手便似移家太白峰學道肯慚出世遠

知人今媿郭林宗空山樂道有遺譜白日天馬無留蹤
大息斯人不可見厭將兩耳聞寒蛩

贈劉伯溫大監

臺閣如公最有稱軺車驄馬數能乘校書在昔尊劉向
祕監于今復魏徵汗簡削成金作匱泰階平處玉爲繩
信有仙人唯寂寞側身長倚白雲層

送鄭明德適越

四十日春廿日雨問花尋柳意茫然竹根臥瓶高隼冢
竈下生薪連朮煙茅家名餘鐵爐步龍井氣脇金沙泉
稽山酒船速回棹遲子歸來烹蕨拳

虞先生送張元朴回龍虎有云麈尾每懷張外

史鶩摯今屬薛玄卿元朴索次韻

想見先生戴笠行黃茅岡上看陰晴承閒祖道同疏傳
鄙說還鄉似長卿海內好詩元自少江西行李不嫌輕
謫仙愛與元君語煙子而今亦有名

秋日晚興

暝色入林煙火微莫雨欲來如有期野雀喧爭楝樹子
幽人行把菊花枝山空始見水泉涸寒至乃索衣裘遲
莫惜題詩將寄遠不多故舊在京師

道館雅集聽琴次楊彥常韻

幽菖細竹滿牆開雨後危牆似斷山一室了忘塵世隘
諸君能貧病夫閒池尋野鶴魚苗綠土蝕秋蟲茶甲斑

我不鼓琴偏識趣絕憐失埶董臍攀

贈危太樸

莫怪道人居處僻柴門今始爲君開曾從小有探華蓋
不向昆明數劫灰秋水渚涯浮地肺茅君局任守天台
倦游早欲依香火付與盧敖戲九垓

南洞居三首

絕磵垂蘿一徑分碧巖不與眾峰羣只疑洞口餘硎石
渾是山頭片段雲病試朮方疏藥餌書移冰研近爐熏
幽人許掾相問訊轉憶山陰王右軍

山中棟宇自齊梁唯數南巖古道場虎洞窺來光剡剡
鵞池臨罷綠泱泱天寒最覺松神王丹化懸知鶴壽長

珍重平生金鵲尾大茅峰下獨焚香

華陽南洞幽人居幽人本是山澤癯玉門砂無句漏令
太平酒脯步兵廚洞穴嶽巖肺腑陽菖蒲根節龍蛇枯
願從歲晚飽肥遯不待著論稱潛夫

送日本僧

上人住處扶桑國我家亦在蓬萊上洪濤拍尾作山立
白雲繞牀如水流住世不知誰是客多時忘卻故園秋
明朝相別思無盡萬里海天飛白鷗

錢唐西山卽事

苦竹溝深迷遠近匼我洞達青艸湖飄風驟雨且高臥
來牛去馬非良圖中散幾時應罷鍛舍人何日共投壺

爲俗兵廚醞酴酒佇看池蓮冰雪膚

菴峰宜晚亭

菴峰亭子偏宜晚約下烟光與細看獨鶴歸來頻寄語
夕陽春外一憑闌昔游謝朓空陳跡迴首敬亭生莫寒
萬一桑榆容倦翮西飛會訪毛公壇

鐵笛道人新居曰書畫船亭作詩以寄

蘇州去訪楊雄宅近水樓居似月波東府官曹知者少
西山爽氣望中多臺招天上仙人鳳池養山陰道士鵞
誰和滄風吹鐵笛莫愁艇子柳枝歌

寄楊廉夫鄭明德

快雪時晴春意動歸舟移纜向方塘走尋飲伴雞豚社

誤落詩名錦繡場于雲奇字誰能問鄭老襟期獨不忘
闔閭城中可終老安得四萬買滄浪

馬伯庸中丞桐鄉所遷祠有旨賜碑名肇文開
善有詩次韻

公家所表似瀧岡總爲能文補舜裳龍耳當承天子問
龜趺重表鄭公鄉異時將相儻無種此舉邦家亦有光
想見丹書映叢桂淮南無地著秋香

寄題陳渭叟紫雲編用張仲舉韻

葛溪觀主陳渭叟高行絶人詩猛工明月雙珠好奇服
閒居七言成變風大茅獨立雲在下小史久住江之東
吳筠寥寥五百載唯我與君相長雄

以頂山栗寄元鎮

近來嘗熟嘗新栗黃玉瓢分紫殼開果園坊中無買處
頂山寺裏爲求來囊盛稍比來禽帖酒薦深宜醮甲杯
首奉雲林三百顆也勝酸橘寄書迴

西爽軒次韻韓致用

大名誰及河東老爲愛幽軒有賦詩沆瀣一杯凌倒影
闌干幾曲帶清漪徒聞東海投竿去不似西山拄笏宜
兩岸菰蒲魚鳥樂繫船猶帶綠楊絲

答董子羽見寄

清都閒已住多年鶴駕鸞驂與後先閶闔五雲宮樹暖
蓬萊初日羽衣鮮神仙翰墨唯皇象史館人材總孟堅

天上春風如舊識殷勤吹送寄來篇

秋詞

香散天街靜玉珂水臺風殿夜如何星從河漢淡中落
秋在梧桐疏處多鵲影不曾離寶鑑蛛絲先已墜金梭
君王繭館諳遺事卻擬鑾車共載過

寄渭清遠記室

大石壓腰勤苦行此生深愧老盧能雨留澗下三版水
苦臥窗間七尺藤清磬鐘傳晨放梵雲門詩到夜挑燈
憑君試問龍河隱政在鍾山第幾層

吳興舟中

苕溪斫鱠腹偏腴取酒烏程清若無最憐楊柳破三月

絕勝娥眉遊五湖船頭濯足畏魚唸港口卸帆驚鳥呼
林巒在處著舟檝儻有腴田吾欲租

元統甲戌夏五月旣望余客義興王氏懷慶堂
十又八日偕士友張德常謁張公洞得七言詩
一首寄住山陳長卿周仁仲

路入秋陰疊翠閒弭節洞靈俱啟關東皇衣覆雲霧海
玉女盆盛人鳥山牽騾步步跡石髓投龍往往祝金環
茅家小史豈塵土此地一遊聊解顏

吳石居使君八十壽（大宗師兄養浩父也）

若翁腰帶玉團虹腴喜今年八十同食邑舊爲驍騎尉
入城爭識鹿門公事回晚望蓬萊日帽卸涼梳菌苔風

兒子去爲眞學士未應園綺住山中

吳養浩江浙提學任滿侍親歸番陽

穩送歸帆向錦江西湖能負白鷗雙書中久已知梁鵠
牀下時曾拜老龐封還青省文章印盛取玉堂雲霧窗
柴桑鄉中會耆舊開筵應釀酒盈缸

題彭大年禱雨詩卷和仲舉韻延祐己未閉玄
道院作

羽衣秋濟躬湘荷茅屋山宮補絲蘿白石貧方青飢飯
淇厓借乘雪精騾松雲暖憶春遊嶽氷艸寒憐曉渡河
使節南歸如見念峰頭笙鶴好相過

悼鶴

羽毛束損雪斕斒碧落游魂杳不還和靖船歸籠何閉
浮丘經在壽何慳長身幣褁玄黃內舊跡苔封紫翠間
擬撰瘞銘修故事寄書先附九華山

和沙文斑郎中上巳湖上遺宮韻

望湖樓觀似山陰水遊麗人同賞心槐火新泉還有夢
玉魚葬地已無金三潭雨壓蛟龍睡半嶺風傳鸞鳳音
擬續臨河修禊事塵埃繭紙不堪臨

代侯月翁和吳宗師所寄賜酒感興詩韻

年年恩霈出皇家此度仍回八月槎望闕蒼龍分瑞靄
開尊白獸瀉流霞箋天久已知心事鑑水唯應損鬢華
遙想新春供大禮班頭對御祝椒花

柳道傳送別還茅山次韻復謝

烏蜀先生相見稀鍾陵初載秦書歸江南蕭艾作人立
卷裏盧龍看雪飛最憐玉斧有道氣重借子眞猶布衣
去去岕山相憶夜朱絃三歎爲君揮

次韻題呂氏園館

因向雲朋求二陸西施浦口弄雲沙東風勒住鷁頭舫
微雨催開繭栗花到處華房通曲密舊時醉墨課敧斜
一聲歌版銀瓶側亦見玉童雙髻鴉

和坡仙寒食詩并序

先生在鳳翔和子由此詩嘉祐八年也書此詩則
元祐二年在翰林時也覽鴂世本作覽鴃當以眞

迹爲正尉顏誌先生論書有云端莊雜流麗剛健
含婀娜觀此帖益信今年寒食適二月將晦輒次
韻一律仍用首句云帖得之於僧笑隱笑隱平生
習書所寶者此耳

寒食今年二月晦又分新火到廚煙碧桃花落閒誰埽
白苧衣輕老更便髮餘但餘金薤壘考年政在玉堂編
大書絕類顏光祿小字駸駸逼墓田

再次韻沙刺班郎中春遊二首

楊柳三眠午未醒楊花飛雪散星星海中蜃氣春浮島
月下胎仙夜降庭尺素書來雲錦織紫鱗躍處浪紋腥
樓前政有三株樹剪斷西山一半青

鄰近桃源雞犬家不緣迷路得看花衣裳總溼三危露
服食唯消五色霞鶴氅浪磨厓上字漁舟潮闊渡頭沙
石盤棋子都狼籍莫向人間問歲華

歐陽巡尉遇仙卷

贊圭風洞鼓鉦鳴獨挈仙壺一世驚何漏丹砂還道術
瀧岡阡表足家聲芙蓉城小花周帀枸杞叢深犬吠迎
不上飈梯十二級白頭空愧學長生

伏蛟臺胡道玄請題伯生有記

豫章自昔旌陽宅借問仙都已劫灰西山應無翦柏處
東吳遂有伏蛟臺千年鐵札化爲石十日陰風怒告雷
妖孽不生寰海靜五陵佳氣待君來

浴鵠灣題壁

洑流亂石幽棲地予史詩中蕭史家白髮羽衣元自稱
風流異代不須嗟竹緣迤徑籬邊荇叢礙低垣雨臥花
豈少煙霞閒艇子一枝聊贈老天涯

送姚煥章還京口兼簡張李性

江鄉人事彫謝盡人日題詩復送行十載歸來訪鄰里
他年科第屬門生春泉踏動余沙井晴雪微緘鐵甕城
推官廳有詩人住閒暇相求寄一聲

和丹丘生悼吾子行書遺墨後

故人亦復葬江魚空向人間憶子虛月下簫閒留譜在
竹邊房冷倩誰居蓬萊都水題金榜汲冢先秦見漆書
唯有研山磨不朽時時淚滴玉蟾蜍

八月十五夜待月

移牀露坐閒臨水浴鵠灣頭足芰荷秋已平分催節序
月還端正照山河老憐宋玉生悲思狂憶桓伊作浩歌
雲漢茫茫一巵酒白頭慚愧古人多

次韻韓伯清見寄

塵海幽居似地仙滿牀堆笏是家傳坐中桃李春風酒
郭外桑麻杜曲田倚蓋一松扶偃蹇影娥片月弄嬋娟
池邊艸色撩詩思未覺才情讓惠連

月山石詩

拾得金錢溪上石小峰如弁立雲根他山鳥道隔千里

新月娥眉見一痕入林誤蹋金虀背激水猶思雪浪盈
擬就漫郎呼酒舫石魚湖上共窪尊

春將過半病懷索莫惜無可與言詩者得何自
遣山澤臞者云

一一花栽遶屋廬半春多病意何如綠詩太瘦終無補
與酒全交漸要疏研席留香非長物齋庵得箇是佳蔬
鶴舞呼喚來同飲新綠濺濺已滿渠

士弘賢良猥贈佳什空山眞有似人之喜卽與
奉和所望爲晚菊一來山也（丙戌夏作）

南州高士只徐君野鶴昂然自不羣心似寒潭冰下水
身如秋嶺雨餘雲藝蘭何待樵青斧釀酒難尋李白墳
爲問別來能幾日城中消息了無聞

方泳道令尹水竹亭

水竹亭子在花山輸與幽人日倚闌舊雪四簷迷窈窱
綠波三面浸琅玕扶行綠竹嫣形杖濯足金沙鴨嘴灘
幾樹甘棠同召伯更留清節比方干

善權山洞

善權離墨爭盤紆浩劫隱磵仙人廬苹苹石林壓水府
往往閣道通樓居壁藏已出黃素卷穴處尤多青綠魚
愛此長運煮藥竈待吾盥漱鬢遺餘

次松巖黃尊師寓壽峰韻（甲寅春）

保大誰傳墨半規筆蹤猶見十年遲風流上登眞吾事

名教衣冠異昔時書別左公尋解劍酒深東老獨留詩
谷山長在通玄頂笙鶴相過自有期

快雨喜晴而開陽室適成賦詩自慰

春來耽酒仍耽困一枕雨聲如蜜甜老鍤栽松齒有待
飢腸食筍獨無饜峰連筆格安空翠泉入茶爐聞谷簾
吾愛吾廬聊復爾少留佳日在茅簷

女仙江靜眞碧游仙詞

衣劍符圖有子傳生如孤鳳蛻如蟬方招橘葉聊供母
誰仙桃枝已得仙（最桃枝漢司隸校尉朱穆季陵母也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得爲侍郎事見眞誥）蕭索簾幃通素月玲瓏環珮曳空煙麻姑壇上花姑
老想共乘鸞欲著鞭

越靈峰寺之松風閣

谿谷風聲何瑟瑟簫歌長在兩長松金雞翔舞不多見
青壁蒼綠知幾重花時埽閣黃塵滿泉處鑿匣甘露穠
待我與攜笙鶴去香爐對面禮陶峰

筆冢

退筆如林那忍弃欲藏數龍瘞嵓阿筲棧雇象窋同朔
研歷冰霜尚可磨免留早空金棺地鷲峰深潤墨池波
毛穎有靈應感遇恭恩自少七恩多

次桑善止韻是日廉夫楊尹見訪

髮脫冠敧衰態多日長猶賴飲無何阿對泉頭布衣老
謝公墩上美人過青松豈代麈尾柄如意莫擊珊瑚柯

校書天祿餘事耳遲予考槃同澗阿

次韻王文友送游張公洞

庚桑成道來盂峰再拜攝衣昇故宮馨香果核猶可拾
顛倒雲氣長相蒙有時月明鐘磬發絕頂濤聲舟楫通
看從便道之五岳腰插縣鞭迎老翁

再次倪元鎮韻

嗜石未數奇章公太湖洞庭無此峰便擬翻身入青壁
誰見抱膝哦長松乳泉從令飛鼠飲絕路或與樵人逢
玉女下房不可到只許雲氣隨飛龍

黃一峰畫貞居圖

北苑南峰凝絕筆蟠胸磊磈若爲裁按圖尋在多多許

落墨真成滾滾來百折丹梯凌磵道一川飲水動潺洄
時清誰問商於路乞我西山錦繡堆

代玄覽貞人次虞伯生見寄韻

屋倚松杉路摻莎金籠小隱且婆娑幾年有約遙相望
一棹何時行見過老去山中空歲月秋來江上政風波
黃花滿眼香醪熟對此其如逸興何

又次韻

別後驚心歲已馳幾時草夢遶春池新詩遠寄迢遙驛
舊約重看絕妙碑籠禁風清班綴玉魏溪雪冷鬢垂絲
何時同執論文酒坐對西窗待月遲

贈姜彥翁秀才

會稽姜彥翁傳家子早遊杭學執事俎豆間垂廿載季試輒居前列遂被省檄充郡吏且待補之日長與樵牧偉竪爲師友其居適臨山館求予言辭既不獲敢以忠告之廿凡故事彥翁之所習聞請論以近若晉寧張仲舉氏與予同師仇仁近先生爲童子師至金陵京師還揚州終始授徒爲業四十載不繇科第不涉貢吏一日姓名上聞遴之玉堂之署編修應奉如取券納物其進未可量日來置史局爲吏服者方俛首庾箠笞之不暇稽古之力儒者小試之效已如此古今曷有異途在所存何如耳予持此以發彥翁趨向之端復爲詩以堅其雅志云

科舉恩霑鄉貢榜學校例貢諸生員多吏取士從濁色
百骸受蠹爭負潦窮巷授徒閑養母皆天爲吏橫索錢
妙年立身在擇術老生常談無弃捐

和黃晉卿提舉憶舊詩

支許何能接王謝山陰圖畫界相同能留繭紙眞奇事
愛養鵞羣少道風苔樹斵冰春未破花甕餉雪酒如空
深慚故舊相料理肯使牢愁坐五窮

天師素華閣

仙家樓閣風塵表更築凌空月榭高虛白豈知存夜氣
太淸選許駕秋毫溪光瀰瀰冰塡壑松響髯髯雪舞濤

此去銀橋通咫尺神山直下有蟄龍

上京賜蕭王眉叟有詩次韻

從事何緣過草堂行都遣賜玉壺方遠勞使者紅塵騎爛煮仙家白石羊中聖敢辭于日醉承恩獨許四明狂金莖賸有三清露潤及葵心向太陽

奉贈魯學士

閤道如珠環太極天風浩宕曳天裾雲行龍尾隨金仗日照螭頭侍玉除四海聲華周典禮一時人物魯璠璵願臻咸際無爲化盡讀人間非聖書

鳳凰山懷古

江右夷吾浪得名豫州英槩亦沈冥夕陽枯木山如赭

秋雨荒臺草自青漢苑玉魚誰復葬昭陵石馬亦無靈可憐白髮商人婦猶向燈前話後庭

次雲林韻

扣舷溪子發陽阿落葉霜林見鳥窠清秘閣前春意早蕭梁臺上月明多顧聽鳴雁嵇中散仰視飛鳶馬伏波對酒忍思千古事潘郎刺促爲誰歌

送人之茅山

桃竹齊眉艸屨柔江雲壓重木棉裘茅山一去五百里楚月相望十二樓林下飯香黃獨月松根鋤冷茯苓秋藥瓢料得歸來滿多病微軀我亦求

鶴冢

鶴壽千年定有無羽衣蟬蛻雪模糊樵人與裹玄黃幣少保親傳物外圖抔土未乾青艸短三山何在白雲多夜寒蕙帳應岑寂初向華嵩覓鳳雛

雨憶郭子昭御史

洞天靈雲晝不開大茅南面水縈迴深山此日蛟龍喜舊雨故人驄馬來潤道浮槎爲寄樹石幢陰蘩溼生苔銷愁底用金陵酒臘引綠樽枕瀑雷

題元章研山圖

南宮米老青無敵同盟亦有薛河東研山自昔懷清賞石老令人拜下風華蓋天壇承露潔月巖空洞與天通絕憐古學繼域變一一題詩取次工

梅雪齋雅集分題得酒香

醲郁芬香味更醇囊開飄滿讀書牀絕勝金鴨熏花氣錯認山蜂釀蜜脾三嗅初令消渴止一中定埽宿酲淹醉翁鼻觀還親切不待狂僧寫布帘

折蓮花寄韓伯清

丈人河溝錦作堆一花初照夜明苔濯纓歌向滄浪去執蓋郎從碧落來天水染雲如淨練露盤餐玉似空杯韓家公子多才思乞與香奩相對開

水竹居（爲湖州沈日謙賦）

我愛苕溪溪上居琅玕千个繞吾廬早知竹葉仙舟夢合誤榴皮醉墨書屋底暖雲蒸汗簡月中涼露滴方諸

鄰翁已訂浮家約乞我長竿學釣魚

次韻答吳興黃伯成

行盡松陰黃葉株三叉路口問茅廬青山對語唯捫蝨落日催歸獨跨驢土木形骸稀叔夜波瀾文字木玄虛殘年記得相存問莫道天寒無鯉魚

過吳興謁趙承旨

兩岸人家洲渚生滿城山色與溪聲青浮畫聖王孫老雪霽沙晴湖水清船過鷗邊掠浮玉雲移木末見飛英洞經不用鵞羣換也許山陰道士迎

松花餅

怪來粔籹作鵞黃渾是蒼髯九粒香甜味中邊唯食蜜苦心早晚待休糧仙人騏驥留看取道士嵩陽遠寄將笑比紅綾春餡巧齒牙根宜嚼餹霜

贈別休休庵了堂上人

老僧十年不出戶袈裟搭架風披披祖衣留在阿蘭若佛法傳過高句麗齊琳雪錄一甌茗經藏苔昏三尺碑不向舊房看偃蓋卷中元有古松姿

宿瑪瑙寺

一宿葛洪丹井上化爲胡蝶夢魂清湖田涼蛤四散吹煙寺曉鐘相遞鳴孤嶼橫陳爲玉几初陽煥爛似瓊城拏舟又入水雲去還我風篁雪寶聲

大滌山

此峰屹立浩無前信是人間別有天銅柱何煩天北際蓬山儘在海東邊宋樵巨箬多無骨搗藥靈禽或是仙老我不能爲狡獪峰頭看月幾迴圓

丹泉

涵渟萬象一泓中欲探靈源未易窮丹竈久埋泉眼赤珊瑚長浸石頭紅評來水味羞揚子收取砂牀贈葛洪一醉流霞三萬日年年分給羽人宮

天池樓

天池一樓小如架擎出半天天雨華山圍丈室獅子坐寺遍三朝母后家時呼白猿聽奇句亦許飛仙餐紫霞我來把斷闘風口只留林角置袈裟

牧之水榭（有序）

杜樊川水榭在義興東郭宋紹興間即其地創招提今廣福精舍是矣僧古田築屋三間仍以水榭名牧之寄許侍御詩有云塵意迷今古雲情識卷舒他年雪中棹陽羨訪吾廬刻石爲山中故事古田請孫易道上人從予遊求爲賦詩往題其處好事來續未艾也

愛此招提絕世氛何因水榭得名聞幽篁嘉木知誰共塵意雲情若箇分陽羨溪頭黃葉路晚晴賦裏白鷗羣詩僧文采居然別解道曾留杜使君

題趙松雪怡樂堂圖

幽人結屋傍江干怡樂名堂只數間黃鳥隔簾詩夢醒紫鱗供饌釣舟還舊前景色春長在柳外柴門晝不關誰識箇中眞樂處陶然天地一身閒

馬塍新居

浮家泛宅意何如玉室金堂計未疏歸錦橋邊停舫子散花灘上作樓居瀟然到處自鑿井玄晏閉關方著書但得艸堂貲便足人間何地不樵漁

西湖放燈

共泛蘭舟燈火鬧不知風露溼青冥如今池底休鋪錦此日樓頭直掛星爛若金蓮分夜炬空於雲母隔秋屏卻憐牛渚淸狂甚苦欲然犀走百靈

雲巢樓

初陽臺上白雲多雲裏層層玉樹歌樓息一枝棲未穩飛翻千仞奈危何雨中幕燕雷驚起峰頂笙鸞月送過好在丹梯無百尺屋頭看盡白鷗波

舊有漢銅洗一作碧玉色受水一斗復有贈白石上樹小芭蕉吾因置洗中名曰蕉池積雪仿佛王摩詰畫意賦詩一首舉公時多次韻僅存詩魯二篇

洗玉之池割圓嶠上有玉苗甘露零雪山頹寒壓太白海氣正綠涵帝青是身非堅須長物絕境無夢遺眞形甕令嚴霜影翠草詎勝夫水良銅瓶

劉孜次韻

銅駝陌上得銅洗曾見漢朝風露零寒光未變劫灰黑古色猶帶宮苔青金人墮淚漫懷古玉女洗頭眞寓形與君作池媚蕉雪何以報之雙玉瓶

仙掌金盤別風露人間珠寶多飄零忽有銅洗土花碧側想玉女雲鬟青千年偶在聊寓意萬物終毀難逃形吾徒汲古鑑玩物願予及泉賚綆瓶

倪瓚

昔張外史有古銅洗種小蕉白石上置洗中名之曰蕉池積雪軒西園老人追和張劉二君詩書掛軒中予亦爲之次韻

雪中芭蕉見圖畫蕉池積雪終彫零風翻翦裏凝花白雨壓牀頭雲葉青詩人超逸有遠思造物變幻難逃形余亦林居喜幽事曉挹石溜攜銅瓶

書張伯雨蕉池詩後

右海昌張伯雨蕉池積雪詩一篇其稱舉公次韻僅存者劉師魯二篇伯雨之爲蕉池積雪去今十餘年吳江村與周君爲蕉池積雪親伯雨所爲無少異周君喜其暗合也求書其實并詩以表之始周君豐於貲財好蓄古玩器無何兵起其貲與故物一昔蕩然俱盡唯守小屋數椽日以此爲娛悅人以是多之伯雨已矣在承平時稍爲淸峭殊特者而周君當事變之際不隨衆境而

逝而乃創意于此又其奇也雖然氣化盛衰之數恆相迭而無窮也以金石之堅者不能外此而待人獨於一草之微而致意焉者其亦有所寓矣夫何寓哉姸媸鉅細不可得而擇也消息盈虛不可得而加也彭殤生死不可得而齊一也自達生而言之無不曰我於物無滯也而又何校乎然則蕉池積雪之趣固不可以形器求之也求其趣者舍詩無以也余既書伯雨之詩而又書其始末如此至正庚子七月十日華蓋洞書者饒介識

（余從湖上購元人耕漁軒卷前有楊元載說後有姚少師跋其間題詠詩篇倪元鎮而下皆一時如雷如霆之偉人蓋為大湖大隱徐徐良輔而作者張伯雨其一也）

訓廣道園

一函真籙是遺書想為焚香謝紫虛海上安期分食棗
人間長史合懸車泥丸日月存思否華蓋煙峰筆札餘
絕欬清詩不埋沒解隨霜葉墜山居

中庭古柏

庭中異柏前朝物銅柯石幹兀青蒼雲埜終憐老蛟臥
珠樹獨留威鳳翔月上團陰移硯匣雨餘古香飄近牀
支離疏者深根在閱盡世人還久長

馴鷺

子然馴鷺雪霜明下瀨求魚自在行碧玉癯槃雙足輿
白麻衣袂一身輕海鷗見事應何晚凡鳥題門也不脩

輸我鴛行舊儔侶舉頭寥廓總雲程

題雪景三香圖二首

春霄無聲入畫堂東風渾似北風涼祇緣何遜題詩少
信是徐熙落墨強青鳥下迎羅韈步蒼髯來近玉臺妝
匡廬也入幽閨夢懨裏山花各自香

雪羽飛來雪意穠國香猿箭暝煙叢倩誰與剪吳淞水
愛爾能吟柳絮風翠袖佳人玉跳脫平頭奴子錦熏籠
剡南畫手看前輩著粉施朱或未工

輓貢正甫經歷

親闈晚歲斑衣樂蓮幕秋風祿水香范氏清名滿吳會
朱公遺愛在桐鄉淮山招隱推奇逸彭澤疏封盡顯揚

卻憶去年稱壽日劉梅處事播詩章

次韻寄答雲門斷江禪師

長眉如雪眼渾遮施食巖前坐暝鴉壞衲半堆黃木葉
好峰千朵碧蓮花湖山近日重來鶴池館於今足吹蛙
早晚越中尋賀老千秋觀在爾東家

送太祝陳柏□還京師

公子翩翩出太常南來使節擁輝光製器上供清廟薦
取書內還東壁藏天祿子雲終識字歲星方朔暫為郎
海鷗香落洞庭野迴首簫韶引鳳皇

龍虎山張一元一宿而去

神翁觀主來相訪既去猶如夢見之閉戶著書吾黨事

對牀聽雨昔人詩萬年何與分憂責一物終能繫盛衰
迴首孤雲自天末竹陰涼坐看蛛絲

无言禪師出紙俾書繆作錄近詩凡五首求方外
正之蔦鴎張天雨皇恐頓首時至元五年秋七月
廿又一日也

送瞿懋夫上青龍鎮學官

青龍江上古儒宮子去橫經作士風當戶九峰春樹隔
去家百里海潮通華亭好事籠盛鶴楚國名碑篆刻蟲
信是青衫如拾芥辟書已在薦賢中

奉題彥清壽母之春草軒

風月無邊家慶裏滿庭芳草綠芊眠謝家得句元非夢

孟母遷鄰果爾賢沈橘井中香不斷樹萱堂北翠相連
笑看菁帶傳青種箇箇萊衣舞壽筵

彭南陽真人雲窩煉丹之所

石枰棋子皆生路洞室藏書皆隱文誰與解醒千日酒
我來分住一窩雲虎龍金鼎親承訣鸞鶴青冥動作羣
莫向鄰近參火候定知此事屬彭君

吳大宗師岳宮行香次韻

元日朝元迴羽隊東華門外踏春陽還趨岱岳祠宮闕
遙識仙官佩劍香國有耆龜金作鑑年登耆艾髮如霜
老人星在微垣內可是人間化日長

棹歌

暇日挈舟出郭門觀風聊采野人言借車踏水半陂麥
打鼓賣魚何處村光陰轉比中年促生聚唯餘西淛繁
正使枋榆安尺鷃又從倦鳥返丘園

次韻段推官觀潮

雪濤捲入白螺杯雲夢吞將灩澦堆陣馬直從天漢落
飆風先自海門來青山一向開銀壁黃繖中央立露臺
好在畫圖留壯觀江頭白首不堪迴

贈紐憐大監

論卷聚書三十萬錦江江上數連艘追還教授文翁學
重歎徵求使者勞石室談經修俎豆草堂迎詔樹旌旄
也知後世揚雄在獻賦爲郎愧爾曹

請以蜀文翁之石室楊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
列學宮又爲甫得謚曰文貞以私財作三書院徧
行東南收書三十萬卷及鑄禮器以歸虞奎章記
其事邀予賦詩如上

趙伯常還使留題瀾阿卽席次韻

莫笑坳堂水膠杯梟頭落木動成堆天寒正使蛟龍臥
日短何煩駟馬來策杖東坡靈石隝留題外史讀書臺
舉觴賓佐風流甚老子遊山第一迴

危君太朴以史事南來搜書風雨宿南硼明日
追寄此詩

布衣走下雲林顛檢閱綵史天子延去家昔踰半萬里

別我今將十九年輶軒使者采圖籍龍門太史行山川磵阿一笑慰風雨起硯留墨心茫然

老學齋書懷寄京師故人

手種羣松數尺圍草深南磵客來稀一經斷送垂垂老萬事安排念念非晨待樵蘇才舉食涼驚絡緯尚稀衣蓬萊坊裏清宵月也到山家白版扉

李遵道寫湖石

好石曾聞牛相國寫竹今唯李使君能消龍尾一螺墨與染峨眉半朵雲瑤草種來秋著露昆刀藏去玉成文堂上朝來有佳氣淮南獻壽獨殷勤

趙彥輔雪圖

清才絕似王摩詰愛向高堂寫雪山華嶽洞中如屋裏赤闌干外是人間瓊樓祇只飛仙住珠樹應留織女攀莫信寒泉傷玉趾最宜清暑聽潺湲

晨興

聊與梅枝說歲窮眞成古木共良翁百年勳業何煩爾一世雲山不負公寒夢漸消窗影上春容已在雨聲中晨興陡覺詩神王未放留華覺長雄

白蓮峰宴坐齋

早從衡岳端居宰晚愛蓮峰宴坐齋香象時來雲入戶鉢龍戲處水浮階重重草坐閑收足歷歷松風妙寫懷亦欲遠遊參半句無人爲我繫麻鞋

萬竹亭

高懷思得去人羣馬馱沙頭竹似雲亭子當江偏窈窕主人遮道故殷勤日中見斗青霄立月下吹簫碧洞閒渭川自足封君擬未數零陵萬石君

次韻虞公和斷江和尚種松

松下微吟愜病悰支離潦倒似支公頂因巢鶴翻成結心爲依禪畢竟空陸子墳前春古淡葛洪井上雨青蔥茯苓乞與楊員外誰復緘詩過瀨東

遊華藏寺

湖上亂峰如髻鬟湖邊才子駐金鞍霜餘鸂鶒沙汀淺日落麒麟墓道寒古壁風蝕無盡意清尊雲海有餘歡

遠遊未羨鴟夷子直向飛仙乞羽翰

次韻韓伯清見寄之什三首

連雲溪水出具區連雲莊叟得自娛高齋松月足吟嘯濁世詩酒忘榮枯我無丹砂鍊金液君有田土成膏腴儻能種秫遠相役與酌且醉壺公壺

卜居海上僅三年春日繁華思遠天練水澄清宜釀酒溪魚鮮美不須錢欲將野艇尋幽賞多謝雲山作勝緣寄語風流老韓子定須禊日過莊前

聞尋芝朮保餘年信是神仙別一天避地有書能教子窮居無術學飛錢桑麻繞舍田園計竹素堆牀翰墨緣慚愧長沙每招隱時臨車馬到階前

次韻陸秀春日幽坐

新塘雨餘流水新隔窗看花如美人晴絲冉冉墜復起
幽鳥嚶嚶號更頻自憐華髮在海嶠誰會野服隨山民
故園荒穢久弗治且復飲酒從吾眞

人日試墨

時光瞥眼未須驚如踏磨驢陳迹行月建重書夏小正
雪殘猶見臘嘉平空疏城邑夜濤聲散亂鳧鷖春水生
眞爲息交疑絕物祇緣混迹遂逃名

題春溪曉渡

怪底朝來雲氣升雨痕洗徧碧崚嶒山腰行李去未遠
谷口人家呼欲應彷彿蕭臯凌風吹安排春水理魚罾

臥遊已愜平生志深負床頭六尺藤

雲林席間懷鐵笛簫草堂

花朝無花也可憐桃李矜持不作妍懶聽雨聲眠白晝
夢乘艇子上青天閒居何日浮雲志老病難趨卜夜筵
絳帳先生唯寂寞後堂自理琵琶絃

和倪元鎭寄鄭有道

失喜聞遷水竹居一逢煙雨正忘予便思祓被熏金鴨
要看臨池洗玉蜍絳帳後堂開女樂青箱畫舫載圖書
虎頭食肉還公等苜蓿晨餐自有餘

閩州甌

閩州甌是仙家具誰頒仙人遠寄將凍芋抽萌元自短

鳳艫排營未成行匏尊甚大浮江海斗柄空長挹酒漿
樹響風聲非外物許由何事不相忘

泗州磬

玉聲試叩極清圓琢就魚形也可憐前日泗濱求樂石
異時堂上奏宮懸師襄入海誰從問荷蕢行歌老更顚
法駕前頭親導引鳳鸞音節若爲傳

松化石

鐵面那知是木腸髮毛無復舊蒼蒼鍊形千歲徂徠老
洗髓三生琥珀香大節堅完餘鶴骨長虹光怪奪砂牀
白牛臥護金華洞不屬牛家甲乙藏

惠山贈孟宗鎭

惠山西畔多喬木望見茅堂在水濱鄒嶧世家猶閥閱
春申祠宇足比鄰深林暝色狀數幾微雪朝光戶牖新
不爲茶經求陸子端從蓮社拜遺民

和虞公贈張彥輔侍宸

耽耽千柱壓城西西祀祠官候忽歸莫把瓊芳迎太乙
朝陪羽仗謁凝暉白雲青嶂天機熟老樹顚崖目力微
敕寫榑桑朝日館天光傾向紫金衣

和僧遊西山

我愛飛來與靈鷲窈洞嵌巖爭穴穿壞祠深依蕭寺住
老猿寒抱白雲眠百年山中皆樂土二月江南唯漏天
遲暮一過翻經室有烏尋蘿從幻仙

寄楊廉夫

稽君登善爲鄰曲司馬天合是我師閉閤時須烹篤耨清齋還許食伊尼五湖煙水舟無恙一月春寒柳未知生世不逢賢者識後來誰問五羊皮

錢魯子升之維揚憲幕

頭銜新署似冰清蘭省超遷分外榮代北衣冠傳舊族淮南艸木借先聲大鵬徙海扶搖上驄馬追風次第行久病爲君深料理老懷此別若爲情

寄趣清隱齋

住向壺中多歲月市塵蹤跡漫相猜閒眠政使書帷去徑造唯應看竹來數葉水蕉能筆格一牀山蔚裏琴材

白鷗信是無機事每共臨池日幾迴

屯江元我村樂亭

行窩好在春江上村樂亭前花草柔門有在官蛙鼓吹時無久戍蝨兜鍪水戲翻動魚龍窟沙獵洗空狐兎丘借我清談白羽扇還君煖老黑貂裘

寄司別峰

賀監湖頭春夢非寶林林下迹還稀陰雲鍛并層眉上落日龜山故故飛布襪青鞋身向老赤髭白足意多違摩尼致使無人識護取傳家大布衣

夏商隱還京師

扈蹕行宮三十載侯門謁宥曳長裾朋從角里先生飲與說圯橋父老書花外飛九紅[illegible]撥月中采蕊白蟾蜍殘影儻有刀圭分會向南山覓敝廬

段宰吉甫金壇迴舟有詩次韻

不有折腰彭澤令清風留與後千年雪殘鴉鵲入迴首路近蓬萊風引船故篋書隨朝服解老梅枝映燭花然天下奇才段公子未應歸閒酉陽田

趙伯容入都

翩翩濁世佳公子玉立身長要羽衣野鶴樊籠那有住鯉魚尺素莫教稀八分字許千金直萬斛舟隨五兩飛對御談玄能事了明年春草約來歸

僧擇中送龍翔遺書淛東回求詩

大夫公有遺書札送得玄沙白紙來飛錫應眞攜鳳接燒香侍者折封開繞渠薜荔牀三帀進我胡麻飯一杯已是人間觀小劫麒麟高冢盡苺苔

早春偕張季性賛府遊大滌山

春日春陰人日雨溪頭第一番春船山中唯知許史貴我輩還同李郭仙長夜詎能勝樂酒獨醒亦復厭清眠才情亦讓張從事白雪貞松取次妍

得崑山石

崑丘尺壁驚人眼眼底都無嵩華蒼隱若連環蛻仙骨重於沈水麝寒香孤根立雪依琴薦小朵生雲潤筆牀興作先生怪石供袖中東海若爲藏

鐵厓先生輓詩三首

鐵厓先生捐館雲間僕知之晚弔送弗及每歎於懷其門生性初劉徵士比來杭出覩所裒哀挽詩文盈軸盡發揮其幽光先生可謂不死矣僕因性初之請賦長律三首附諸卷末異日性初過千山墓下倘爲予一些之

盛唐文翰晉風流紫陌看花屬俊遊曾賦常旂輝日月
固知史鉞本春秋鐵龍韻咽捐瓊館金馬才高記玉樓
立雪諸生多入室過庭何必問箕裘

瓊林錫燕羨芳年晚歲人稱鐵笛仙佳翰頻揮花素筆
新詞長滿薛濤箋酒壚有客誇浮白書閣無人繼草玄
愧我同遊復同里何由掛劍墓門前

嚼昔相逢玩歲華延賓東閣興無涯杯擎掌上金莖滿
箏按粒間玉柱斜北海爲風眞自惜東山明月落誰家
絕憐一枕春城夢飄謝海棠無數花

次韻張仲舉題宋周漢國公主甲第圖

雕檻藻井碧參差甲第更張異昔時青鳥傳書花似霧
羽人濯髮水平池東階草壞王姬輦北晦燈分太乙旗
不見湘皋堯二女衣裳龍種畫荒祠

壬申元日試筆二日立春（熙寧七年甲寅正月二日立春東坡過丹陽有詩）

天壇庭燎燭層空映我掌中椒酒紅故舊離羣術木後

光陰歘歲坂輪中丹賜誰憶舊元酒獨世倘容張長公
鬚鬢明朝年五十長松白雪領春風

秋雨歎

苦雨淋漓秋十日觸闇敗壁早傾穨水飄蟋蟀輒挈去
風捲蟰蛸入戶來老病空桑誰裹飯龐才杜牧且銜杯
江頭戰艦從橫上總是洪濤不樹桅

書所見

極知聖主勤勞意北客時來與接談上國豈容吞百二
黃河直欲沉東南隱淪遠世憂何補詩酒逢人病不堪
頂髮數莖俱脫盡著冠多謝玉爲簪

疾起示同友

藥裹扶吾甚矣衰牀頭空有影崔嵬皮毛剝盡眞實在
滓穢日去淸虛來任踏人間多事土自觀身內不然灰
問渠壺石山頭路看得餘年走幾迴

題學上庵淨慈本堂上人詩後

永明湖上無波浪垂蓋峰前少送迎一味難酬枯木句
百年終負白鷗盟茅閣有路空惆悵鐵塔無言獨證明
賴有阿師親薦取莫將翰墨換連城

題孫叔明映雪齋兼簡孫元賓

欲談映雪齋中事擬向雲間一再過生白定知虛室妙
殺青唯積古書多吾伊寒夜須勤讀欸乃空江亦浩歌
閉戶先生應一笑快呼燈燭飲無何

晉卿黃公以祕書少監四品致政縉以三品學士召入朝未幾升侍講二品乞身而歸足爲近代希有之盛詩以賛之云

今日所蒙稽古力從容請老謝朝簪四人調護無榮祿二老辭歸有賜金竹簟風涼閒話久桐江酒綠壽杯深懸車早晩重遭遇盛事流傳與翰林

黃公既歸予以詩贈公既有作未幾使者乘傳趣召予復用韻以餞別

狂生出語成詩讖未老得閒終不閒今古誰爲了事漢朝廷原重道家山姓名難匿徵求□寵辱猶驚幻夢閒回首金華紫煙客九霄飛佩若爲攀

答廬陵陳仲見題石船群松

短短松身倚石船閒能縮地便談天十分月色臨潭日萬一濤聲到枕邊載酒人稀徒好事采詩官職失編年風流只數陳驚座七字吟成似內篇

次韻許明遠大滌山秋夕

書卷重披未要休使人逸興頓飛浮半牀仙枕三更雨一片松聲萬壑秋予和欲聞鳴鶴騎我來方借侍仙樓邀將天柱峰頭月不算詩籌算酒籌

至大四年與倡暢文溪和千巖翁遊長耳院之什於是三十九年矣適覩喻氏錦溪門發興爲題一詩圖右今至正九年共子謹思請題

留和千巖五字詩千巖翁乇樹成園向來王謝所遊歷爲問人民今是非日莫柳溪維酒舫風晴花片埽漁磯淵明有子能招隱著我東皐一振衣

寄山中隱者

山中高士眼如漆落落意氣非常擊掉頭不數蘇季子坦腹獨稱王右軍東都近來有新築北山久矣無移文明日城南一相見依然歸去臥松雲

貞居先生文集卷五終

貞居先生詩集卷第六

七言絶句

京師答薛玄卿二首

重重城門亂煙花只擬將身乞酒家試聽御溝冰下水可憐汨汨度年華

無塵棐几似江南更借氍毹煖莫寒誤作山中伸腳睡擧頭見日是長安

次韻劉師魯吳山清暉亭三首

鳳去簫韶空隱隱鶴棲臺殿舊層層浮雲立盡千秋雪誰倚風鈴說廢興

萬瓦連雲人世窄一雞號日海波紅欲窺倒影青冥外故著危亭紫翠中

故山茅屋破仍敧惆悵西風日夜吹今日偶來高處望嚴家亭上立多時

水仙

環珮無聲倚碧瀾焉夷聊與度春寒木蘭墜露何人得待和金盤玉屑餐

臘梅

商略羅浮水月鄉論貲也合弟黃香蠟珠誰與僧虔戲綴作斜枝小鳳凰

湖上莫歸答吳養浩修撰（吳時止酒）

樓外鴉啼莫雨微歸鞭斜趁落花飛若教禿鬢翁能飲肯換山人倒載歸

題楊補之墨梅二首

爭笑華光白倚玄吮香指墨宛天然誰知玉匣雙鉤法解作冰花鐵綫圈

寒香飛下桐江水草棘荒臺不似春推起篛篷驚半面清風堂下斷無人

野桃花

野桃無語最含愁若箇林間得放牛比似落英歸糞土不如流水出香溝

三衢溪中

大溪中道放船流船壓山光瀉碧油三百里灘敧枕過買魚醲酒下嚴州

東風惡劇雨飛花篷底春寒水漲沙蘭茝溪香小迴首一峰晴雪是金華

果道飛流山翠重杜鵑無語杜鵑紅歸人一舸貪新水渾墮丹青便面中

舟行義興洴練湖訪王子敬

青山一帶玉鉤連風緊雲輕浪拍船人在高樓應指似南陵江上杜樊川

春樹

林木渾將螺黛施朱朱白白上花枝三年刻楮知何用不及春工老畫師

春禽

住處山深禽鳥多關關好語戲庭柯絕憐子野才情減偏聽歌聲喚奈何

春耕

黃四娘家水隔陂插秧高下綠瀰瀰壺漿稚子看牛鬭卻過田頭午餉時

春燒

日落前山野燒生白茅黃葦地初晴明朝卻賦雉帶箭呼酒岡頭看火城

春衣

已折天吳歸短褐誰憐草色妒宮袍君看白苧無裁製羞殺美人金錯刀

春酒

雲度青天落酒杯花枝半拂角巾摧陶公醉石蒼苔滿不見猖狂李白來

春菜

土甲離離宿雨痕畦蔬小摘當盤飧紅綾餅餤殘牙齒合向巖頭嚼菜根

春藥

紫甲紅芽玉滿闌時分花雨潤斑斑茯苓乍可來歸籠遠志從來不出山

燕日洞

巖扃岫幌杳難期欲寫黃庭寄所思誰信碧桃花落去丹砂空浸漚麻池

寄馮子振待制附天目僧過廣陵

天目峯頭一鶴迴白雲持贈當寒梅瓊花觀裏開包處寄得玄砂白紙來

三都一序爭傳賦借重西州皇士安慚愧山圖經品藻苦心留得後人看

昨日淮南召入公揚州擬看醉圍紅賺人雞犬雲中去策轉江頭控鶴童

龍虎山鄭眞楚來從劉宗師入京

目送三峯鸞鶴羣更憑谷口與夫君莫嫌病臥牆東叟留得長饑管白雲

金鯉魚

丹砂龍子赤如日一斛海水眞金芒我欲騎之上天去引得風雲來繞牀

李商隱學仙

誰云有分不關情淪謫千年爲底名消得羊權火浣布詩中惟數玉溪生

惠山前小樓名樓君

眉間翠氣潑山光螭口銀瓶取水嘗行盡東坡濯足淵無人知道北窗涼

吳興道中四首

贈港陰塍乳犢眠涼風絲鬢麗粿煙埋名衡愧廬中老
坐閱江湖逆順船
風捲灣碕牛折蒲意行弄水不嫌迂筆牀正掠鷺羣過
疑殺山陰染翰圖
眠溪大樹不見日牧豬小兒兼釣魚南風相送玉湖口
舟子飯時吾讀書
扁舟吾趁朱樵風題扇書帬莫惱公何處人閒無六月
碧瀾堂上雨聲中

元統元年冬十一月句曲外史菌山巢居成製
十小詩以自見錄呈華陽隱居資一捧腹

崇元館主在齊梁迺有元之吳郡張相望八百四十載

我居鶴臺如故鄉（事見九錫碑）
望見飛簷松杉花下盤陰洞石聳牙老樵迷路疑相問
若個江東道士家
風水所言惟理氣眼明此術未全疏景純解道遊仙句
信是青囊有異書
縹緲洞庭連白雲絲橘黃柑能見分昨日扁舟尋好事
明年處士比封君
谷中僅僅一庵伴壇上纍纍白石陳杖隨流水過鄰舍
席與長松分主賓
但倚茅君為座主徒稱外史作官銜道家六經發願寫
深向石頭藏一函

屋壁置書碑版多白虹光怪鳳皇阿看到空山十月雪
竈突無煙奈爾何
擬借山中步障錦斑作天下庇寒裘三尺窗櫺萬株木
那怕霜寒到上頭
只有天公終可倚我作巢居名倚天未必高居無事業
負日讀書兼打眠
龍虎山中薛玄子瓊林築臺詩亦工應接菌山聊爾耳
非關千里事同風

李遵道寫蟠松

樹木何知曲全意世人莫怪支離形中茅嶺上蒼髯叟
臥護東南半壁青

小景幀

茅屋蒼苔向澀瀾贏牛點點隔荒陂平生慷慨歸田賦
未必蘭苕翡翠知

松下淵明為鄭明德作

歸來不為督郵輕自為松根長茯苓博浪金椎拈不起
倚鉏卻讀相牛經

次韻答倪天錫見寄

推敲指點據吟鞍苦為搜詩夢不閒誰會鳳皇臺上意
手挼黃菊看鍾山

寄題陳生華山圖二首

西祀曾經箭筈天雲臺石室故依然雪驢嗅地鞭不起

一笑太平三百年

華岳秋高不受寒虎頭粉墨意蕭閒赤城別有思仙夢
長在明星玉女間

海粟松雪酸齋雜言一卷戲題于左

長沙老筆混狂瀾刮耳鴟波點素紈翰墨風流作三笑
最憐白苧一生寒

淩波仙

春雲如水碧粼粼誰見淩波襪上塵洛浦湘皋都是夢
手中花是卷中人

吳興墨蘭

墨君石友是同參幾葉光風染碧嵐悵望王孫杳何許
年年芳草滿江南

曩讀葉靜齋草木子中一條云趙仲穆者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也能作蘭木竹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詩曰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艸遍天涯仲穆見而媿之遂不復作所記與此詩意正合而集中無之因附見于此噫鐵厓之悲不其然哉石樓野生漫識于芳墅谷中

李遵道溪山春曉圖

誰寫江南雨後岑淸寒空闊接雲林何當載我圖書去
共試野航春水深

爛柯圖

一局殘棋爛斧柯山中日月竟如何歸來記得神仙著
不比人間局而多

詠棃花

折得瑤花第一枝淸明時節奇他誰絕憐天上無眞色
虢國夫人淡埽眉

偶成

黃篾樓中枕書臥雙鶴交鳴驚夢破靑天墜下白雲來
卷簾一陣楊花過

御史入山

喜聞宰相入山來急喚山童埽碧苔雲鏁洞天三十六
樓臺一一爲君開

讀臨川集

班馬文章老琢磨咎夔心跡半影訛執鞭願作鍾山吏
一袟半書隨白騾

春水

雲消巖溜任灣敗便有微瀾作瀲灩時見幽人來照影
蕭梁臺畔立多時

玄洲獨坐偶成

簷外靑蕙玉樹排小山叢桂近當階出雲好看飈輪頂
雲出飈輪忽被埋

墨海棠

漢宮愁絕冷煙枝一醮鉛鄆兩鬢絲甲帳夜寒銀燭冷
六銖雲帔獨來時

東坡書蔡君謨夢中絕句二放營妓絕句三虞
伯生題四絕於後貞迹藏義興王子明家要予
次韻凡九首

日將公事湖中了醉入重城列炬明自古大藩財賦地
古人偏得賦閒情

謝女孀吟雪比鹽北臺馬耳見雙尖衲衣政索歌姬笑
不道春寒繡被添

寫韻軒中塵不驚與誰同躡鳳皇翎采鸞可惜情緣重
只合清齋寫道經

釵頭新綠荔枝紅那與江珧色味同聞道端明新進譜
一時殿閣起薰風

香辟春寒玉辟塵流蘇斗帳醉和春一雙明月都無價
寂寞人間第二人

江南春盡水如天湏迹先生不上船近就閶闔城下宿
可憐霜月夜娟娟

青城樵者一蓑翁寫龍烏絲滿袖風消得玉堂金研匣
至今傳入畫圖中

聽碾龍團怯醉魂分茶故事與誰論纖纖玉腕親曾見
祇有春衫舊酒痕

白公種竹蘇公拂談笑功名後世誇依舊對雲三萬丈
斷橋誰與築隄沙

山中

一枝石瘦如麟角六出花開似麝臍隨意莓苔一杯酒
也勝騎馬聽朝雞

題顧定之竹石

龍孫乍脫綳兒錯石面都皴彈子窩畫妙通神欲飛去
虎頭凝絕柰渠何

李仲賓雪竹

斷縑黯淡何八墨四十年前老劉王向便戴家多種竹
雪中那有便迴舟

吳興道中

曹涇畫聖王孫老雪豔沙明湖水清黃庭不用鵞羣換
也許山陰道士迎

李煉師雲開庵

朝隨飛鶴出煙端倦鳥紛紛莫與還若似山居無用者
此身政不羨雲閒

溫日觀葡萄

日觀一飲西涼酒解寫葡萄絕代無蒲師截斷葛藤路
還我黑月摩尼珠

桂枝詞

桂樹叢生枝婀娜糝粟黃雲欲成朵熏醒秋衣懶下牀
金蟠翳斷燒香篆

書道童總管刪蔡霞外詩後

多病消夫懶入城旋營草閣看陰晴竹宮桂館花繁處
乞與霞仙爛漫行

新居快雨戲筆

旋埽林扉一榻橫綠陰幽底水紋平閒眠愛殺荷溝雨
玉碧池邊無此聲

子昂墨寫萱草

碧浪湖頭翰墨香山蜂游趁午陰涼戲拈小筆塗幽草
正自無憂得可忘

林泉高士圖

我本玄眞老孫子意託綸釣相娛嬉浮玉山前一瓢酒

頗恨時無顏太師

潯陽琵琶圖

一幅畫屏秋月圓荻花楓葉染江天江州自是無司馬
多少琵琶上別船

馬遠小景二首

柳未藏鴉雪未消春衫游子馬驕驕去年沽酒樓前路
錯認桃花第一橋

玉砂卷海白模糊千樹梅花埽地無彷彿水仙祠下路
金枝翠帶不勝扶

葛嶺新居

葛洪川上有餘地善和里中無故書爲惜人閒秋水觀
雞鳴犬吠又移居

臺掾薩天錫求識予面而之燕南八月十四夜
風雨宿崗剛絕句七首明日追寄之

李公求識少陵面未聞草堂三日留看君用意古人上
御愧無言與獻酬

鶴臺道民掩柴扃雁門才子宿寒廳恰有金華一尊酒
且置茅家雙玉瓶

巡官畏虎盛前呵驚動燕山薩照磨剪燭對牀詩未穩
從渠醉尉問誰何

物華年鬢兩駸駸憶別何堪動此心喬木萬林天一握
茵巢獨自看秋陰

高情常愛白雲多雲爲漫山雨注河野人寧知御史兩
祇見石田蘇晚木

走送蒲衣庵外路歸時望見赤山湖林子求看換鵞帖
胡郎傳送捕魚圖

內臺最近燕南幕博士臺郎有此除山澤何當大人賦
寄聲多謝馬相如

緝熙殿御製墨梅詩帖

宣和妙賞緇衣句傳在東門作勝談行殿春風四十載
玉妃終老向江南

王子明求題高侍郎雨竹

雨立修篁似戟枝墨君留影故傲傲房山只憶巴山夜

及見宮奴把燭時

樓居春曉望玄圃（時寓杭州開元宮）

予暫新宮倚太霞繞湖煙火萬人家觀臺一面無人處
日出煙消都是花

四賢帖（有序）

四賢者伯長袁侍講伯庸馬中丞伯生虞侍書時
中劉侍制玄卿裴漢手書成軸命予題識遂郎虞
公絶句韻書於後

四明狂客已乘雲海內文章有二君可惜戴華劉伯壽
只今零落鳳皇羣

月夕愛南窗竹影

兩叢小竹南窗下露葉風枝共秋夕月明見影忽自笑
移得王維鳳翔壁（自注云王維於鳳翔寺畫竹二壁）

李士行枯木

兩株蒼柏如蓬首皮毛剝落心不朽曾見春風春雨來
相看喚作忘年友

仙山樓觀圖爲馬仲禮作

憶共能書蔡少霞昆常洞口看桃花人間詩酒耽迷了
三百年來不到家

張公甫鐵山隱居圖

鐵山曾照鐵衣寒南渡功名有足觀不見元豐全盛日
錢鏐孫子已黃冠

隱居圖

畫橋相對過溪東縞袂青裙笑語中何必桃源尋舊路
太平開作祝雞翁

趙魏公寫生梨花折枝

玉面渾無纇纈痕春風洗粧上飛裙遙知姑射山頭雪
化作楊君夢裏雲

張仲敏餉勸風林

畢君神駿出洋州形似無如老薊丘可惜風林半窗月
試憑老眼為雙鉤

鵠山書院

寂寞茅堂晝掩門藤陰花氣小池渾也知建業青精飯
不到臨邛白髮孫

覺林院

石湖園中數株石堆向覺林僧子家眼前醒醉若無語
傾客繞庭唯看花

歸自雨中寫況寄景修博士

蛙處水連園屋草鳩時雨爛覆蘼花移過書窗金鵲尾
祇言渾是野人家

葛嶺東樂閒高士并寄公文道弟

葛洪井上訪貞居一飲甘泉足自如拂袖莫嫌狂散甚
子非知我我知魚

次韻沙剌班郎中題襄陽官舍

峴山日落春風起竹鳴洲桃零亂開倒著接䍦馱瘦馬
無人知道使君來

爲嶺雜書

小娃小艇無蹤迹只有荷花雨濺霽淨洗一方天水碧
不教歌版汚游雲

仲敬書華陽草堂圖

珠樹風來學鳳鳴玉泉雨過作琴聲識得艮常洞中路
前生我本山玄卿

遵道竹枝

篔簹谷口白雲生雲裏琅玕萬玉聲驚破幽人春枕夢
一窗斜月半梢橫

避暑圖

雪藕冰盤斫鱠厨波光簾影帶風蒲蒼生病渴無人問
赤日黃埃盡畏途

徑山寺僧山水

澄心蜜紙墨花香上有元暉古印章怪底徑山山寺裏
老僧衣袖著瀟湘

白无咎黃蜀葵

金銅仙人雨中立鉛淚恰如辭漢時傾心脈脈何所待
願見白日光陸離

修竹士女圖

空谷佳人玉珮璁琅玕斜搭領襟長杜陵野老多才思

解道風吹細細香

墨杏花折枝

折得鄰牆紅杏枝春風偷染墨臙脂恰如誤入仙山路
虎嘯林深月暗時

題拜石圖

一代清狂海嶽老世間誓教更須論卻憐种放樵夫拜
不到奇章宰相門

來鶴亭

華表歸來舊令威好風將夢上天飛緱山借與浮丘伯
一曲瑤笙月下歸

來鶴亭即席賦

草堂孤鶴駐樊籠忽有鸞笙下碧空待喚羽衣相向舞
呂家園裏看春風

題鶴亭所藏馬圖

九霄天馬俱龍種四十萬蹄雲錦斑一自漁陽鼙鼓後
不知幾個到驪山

茗溪草堂

傳語幽人范叔豹霧隱何時窺一斑天下草堂隨處取
無此玉湖浮玉山

鯉魚

桃花鱖魚世常有蓴菜鱸魚浪得名試喫江南鯉魚尾
侯家無此一杯羹

題授經郎獻書圖

侍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牀奎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

湖州竹枝詞

臨湖門外是儂家郎若閑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門前一樹紫荊花

初陽臺

初陽臺上新亭好一曲笙簧石壁開驚起玄真狂道士步虛飛下玉清臺

西湖竹枝詞

光堯內禪罷言兵幾番御舟湖上行東京鄰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

贈筆生沈君實

玉堂弄翰青錢選聞道吳興屢出奇何事君家苔蘚壁醉仙留句只楢皮

揭學士過武康山中十日薛外史江東未至風坐予因戲筆破悶二首

南風行香揭夫子歇馬走入計籌山杜尊師去白石在翻動琳瑯翰墨間

一杯發渠燕嚴香一盤勸我苦筍涼飽食翻疑得詩瘦不如頓頓地爐年

宿天申宮二首

借渠靈壇一枝竹穿雲度險不須扶為尋石桐蘿衣字炬火照徧青珊瑚

藥苗杉樹紅斑斑點綴風煙俎豆間藍輿三日半醒醉春雲只戀銅官山

題墨蘭

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

贈龍門恩公

恩公昔住天平日林下相迎壞色袍行到龍門無腳力右肩偏袒喫櫻桃

金蓬頭先生畫像贊

聖井山高日上遲采雲甘露碧淋漓下山拾得一莖草不見庵中金老師

明德游仙詞十首用天柱山傳來依韻綴作雲林道氣者觀之亦足自拔於埃壒矣（丙戌四月二十日）

白玉之盤滄海東蒼蒼下觀遠如空請看端正山河影不滿坳堂杯水中

鴻蒙枕函雲積疊芝臺爐火發氛氳子能試喫青精飯我亦聊書白練裙

夜久扶桑海色分珠宮望拜赤龍君洞庭未省君山在元是昆侖一朵雲

藤蘿石上尋長跡金果園中見小身抖擻幾重衣襭看

倩知不染散花人
厭見霓裳舞廣庭罷看三十九章經道人厭著金鴉觜
自向松根洗茯苓
左股清池足漚麻池中肥水是松花早知魏帝一丸藥
肎作東門五色瓜
恥作深山服食仙伐毛洗髓固依然木蘭墜露研朱寫
只寫南華秋水篇
腳底琴生三尺鯉袖中阿母一雙桃別時勞動淩波襪
爛月如銀照夜濤
眼中自小薄蓬瀛日月雙飛下始青玉女明窗塵彷彿
定知草創大丹成
玉格金科自有期赤城何待遠尋師壁梭也解爲龍去
樵斧如何只看棋

題黃氏林屋山圖

毛公壇東消夏灣佳城鬱鬱萬松閒寫成圖畫傳家慶
白鶴千年去未還

題郭天錫畫卷三首

曾是書經三昧手省郎何許獨多才不知公子香匳裏
那得米家煙雨來
林間風雨避藍輿城頭鼓聲知有無只消深淺屏風畫
題作蘇郎詩意圖
鄖川王孫厭世去大滌仙人天台還醉戀瓊華張學究

未應夢到小雲山

題雲林春山嵐靄贈仲章沈君（至正九年三月一日）

秀出雲林畫未乾一峰天柱倚蒼寒玉人只隔輕煙靄
三尺圖中正面看

張叔厚寫淵明小像

歸來三徑一年秋自是羞看爾督郵王弘斗酒何爲者
不見南山不舉頭

商得符李遵道共畫竹樹

壽巖樹石黃巖竹善畫如今最得名更得二君同一幅
千金酬價尚嫌輕

顧宏中畫韓熙載夜燕圖

絳燭金杯滿席春紅妝鼓舞樂逾新堪憐此際歡無極
豈願堂前有瞰人

趙吳興秋江待渡圖

郁木坑頭蕭侍郎負薪歸去趁溪航解包席地彼誰子
日莫途窮話尚長

聽琴圖

裊煙石壁對孤桐與和長松瑟瑟風不爲野夫清兩耳
爲君留目送飛鴻

史局先生示以季境京師贈行卷輒題一絕

校書苦借青藜杖下馬笑拈金屈卮好是淮南師弟子
錢塘相見落花時

雪圖絕句

貌得王維三尺圖姑山無此雪肌膚瓊臺玉樹參差是只欠芭蕉一兩株

玄覽堂絕句二首

簾櫳低亞小梅枝快雪時晴綠滿池鈴索不搖鸚鵡睡客來假寐亦多時

殷勤老去惜年華白晝張燈綠幕遮吹遍玉笙天上曲空將列炬照林鴉

汪復心遺姪彥雄自欽求詩（復心年八十餘矣）

汪倫自愛桃花水張翰只思蓴菜湖九十山翁莫相惱題詩元沒得工夫

三香圖

凌波仙子塵生襪空谷佳人玉鍊容不奈天寒風露早日高猶傍錦熏籠

南真館池上橘花

花攢嘉樹雪揃犄遮斷蓬山小朵青報答風光先醉去穠香吹過御全醒

仲穆蕙花

空谷佳人絕代姝粉披翠袖不勝扶金瓶芍藥三千朵合讓光風轉蕙圖

歸自天柱山招撲庵僧

仙人住近餘杭姥得酒攜瓶上野航踏雪能來傾一盞風流不減在餘杭

白雲半開（陶隱居別號外兵）

白雲住處不曾扃割取西偏著外兵伸腳三條椽下臥任君裘蓋洛陽城

殘梅

皎皎當窗萼綠華滿懷幽恨付而家春風春雨悤悤去一點殘香啄莫雅

謝僧送柑

肚能緊束三條篾手亦親栽兩顆梨珍重黃柑三百顆好山都在洞庭西

晚句

白足過橋三峽雪蒼頭吹笛滿林風狂風也有凌霄意飛上松顛爛漫紅

課山奴竹林采筍鞭煮食

疑有鮮卑奴過此玉鞭拋擲向泥中長鑱爲我入竹去晚飯貸餐也不空

觀友人所藏古墨

雪堂手劑不可得色如點漆黯無光安得一丸歸我室臨池勝寫十三行

題理妝士女

誰見新妝出繡幃辛夷花下六銖衣莫教蜂蝶知蹤迹閑與鄰娃鬬草歸

題沈香山圖

珊瑚鐵網枝柯爛沈水假山煙霧濛甲煎相和作庭燎
奢淫龜鑑畫圖中

題李遵道竹

閒步楓人嶺上來蕭然衣袂惹莓苔只因誤向東樓醉
又爲黃巖夢一迴

題李遵道古木圖

豪濁墨映風雨足絕憐長釣拂珊瑚蘂和殿前好垂柳
肎來相伴擷拘株

題薝蔔花錦雞圖

六出花繁幽鳥靜雄雌聊戲竹開雲楚人重價山雞得
只爲胷中錦繡文

題商德符秋山圖

雲擘蒼厓駭草亭飛流如雪照巖扃素琴不是便山水
要舞胎仙獨自聽

絕許飛瓊

寫韻采鸞騎虎去吹簫弄玉跨鸞歸昭華玉琯青天上
好在飛瓊獨自飛

題吳綵鸞

小點紅鸞寫四聲於菟何事載娉婷不如相伴騰空子
來往匡山九疊屏

錢塘醉歸

湖上雅號莫雨微歸鞭忙趁落花飛若教禿鬢翁能飲
肎羨山人倒載歸

三香圖

秋水爲神玉爲骨山礬是弟梅是兄國香零落王孫遠
依舊江南春草生

題顧定之竹

毗陵參軍顧定之爲予醉埽風竹枝參軍久留坐深夜
要看宮奴秉燭時

題文與可竹

伯仲唐人蕭協律政爾奴隸王黃華三百年閒一枝玉
石室往矣令人嗟

題倪元鎭畫

爲覓高人梁伯鸞遺墟井臼已彫殘天寒日莫一瓢酒
采藥行蹤卷裏看

題張溪雲畫鉤勒竹

爲愛風篁手自摹不煩把燭倩宮奴須當白戰負篔谷
羞殺江南沒骨圖

題趙善長小景

□□仙雲小鳳池朝來翰墨有光輝湘湖爲愛屏風疊
夢趁秋湖夜夜歸

衛青玉印

公主家奴尙公主刻玉姓名奚足多爲問任安門下女

大將軍印復如何

雲槎軒壁

米家書船虹貫月得似雲槎一小軒閱世浮雲坐枯木
此生何必窮河源

餞陳子原赴官台州

寄語天台馬子微金堂玉室未成歸此行卻羨陳夫子
瀑布巖頭攬布衣

題調馬圖

新進驊騮步未匀風塵馳驟乍離羣奚官老臂千鈞力
不許飛騰去籋雲

漢銅馬式

曾同避世東方朔此馬見之金馬門一自露盤辭漢去
銅駞荊棘幾消魂

題看雲圖

亭子荒涼竹樹根隔溪遙見白雲屯坐我捫蝨談何事
著我青山酒一樽

題趙松雪畫竹枝扇面

阮咸障面如團月誰埽竹枝團月中識得吳興有聲畫
爲君箕貼寫松風

倪元鎮小幅林石

誰可米顛相伯仲風流還只數倪迂應將爾雅蟲魚筆
寫此喬林翻石圖

王蕺隱寫水仙

剡藤政索山隱畫月佩風裳滿眼飄記得年年春雪後
金鴉觜劚水精苗

織成仙山圖便面

鮫室冰絲翠織成胎禽珠樹儼長生朵雲小隊霓旌節
曾伴紅鸞扇影行

金人出獵

小隊鳴笳曉出圍地椒狼籍獸應肥上皇久厭腥羊粉
故遣蕭郎擊豕歸

登善精舍葺治苟完賦七絕句

故山破屋誰來補辛苦經營拾燕泥幾樹梅花相送老
不消更著子規嗁

澗中采石重鋪逕坡上移花小築墩深結雲嵐爲保障
牆培松竹當兒孫

梓柳都移五十栽穉松千箇綠毰毸旁人莫笑千年計
萬一他時化鶴來

就疣前坐朋陽室北牖來乘水洞涼憂世何關吾輩事
有時萬目據胡牀

玉鉤橋水如凝碧纔過牀頭瀉瀑雷恰是東風太薄劣
逆流花片出橋來

故向山椒冠小亭諸峰收拾入簷楹行人指點藤蘿外
不道薔薇洞底生

一生坎壈不稱意政似此春風雨天稍使桑榆見殘日
也勝中酒過年年

松水

松聲淅瀝如斷冰水敍粼淪續松聲松澗水止濬無事
卻是春風娛我情

涉當江沙

氷底沙流曉未枯前騶探測似疑狐箯輿飛上圖山了
錯寫寒江待渡圖

題石民瞻畫鶴溪圖

白鶴翩翩入太清溪流不盡松風聲髯翁筆底有仙路
倩渠更寫芙蓉城

題吳興公畫

等片杏花渾點水鶺鴒鸂鶒不驚人王孫落墨天機妙
轉使徐黃在後塵

萬壑松濤爲部彥清作

弁山南下幽人宅萬箇長松水一瓢月到三層樓上夢
鯉魚風起駕春潮

題黃子久畫

雞犬茅茨接暝煙平林如薺欲連天急披奇句無人賞
已近飛鴻滅沒邊

貞居先生詩集卷六終

壹叁柒册97版

貞居先生詩集卷第七

雜言

辭

潭上行吟觀潭中樹影

瑩流泓兮若娟景內激兮下孰爲地惚馮虛兮暫傾恍
臨深兮旋墜羣木倒植兮實溥其外雲乘飈兮羣木皆
曳使予極冥冥而下視兮審蒼蒼兮若是

題黃子久畫

大山坳兮矗立浮雲靡兮上征幽人居兮泉縈澗絡玉
趾傷兮木縱石横

四言

春雨謠效謝靈運善哉行仍依韻

南山殷雷靈雨辰落瀼瀼湍瀨騎騎林薄惠我痞足忘
彼離索牝谷虛受游氛汎卻嶔巖鼛鼓隱隴謳謳脈潤
纖亥流搏餘粤載歌停雲懷人於鑠柴桑邈矣觴至觴
酌亦勞爾耕飲和祛瘼勖哉老農同憂同樂

分題山水幀

入山種樹其葉紛披迫予還山樹禿無枝戕於斧斤人
得衛之寒暑之戕子其早衰

摘阮圖

長松結陰芳草如莽巨中微吟有天際想彼阮者咸籍
我撫掌一鳥不鳴衆山皆響

畫水仙花

取石爲友得水能仙金相玉質林下翛然

聚琴書齋

齋齋何有有琴有書佩陶之言亦陶之徒

攬鏡

邈然覽鏡我在其中當其無我寫此頑銅分形攝受我
在何處火熾金鎔何以回互所見者光孰者爲鏡見光
爲土所以病病我持寸鐵不磨不瑩縱横三界物物照
映

黃子久小幅山水

一巨桓桓曲折餘地石瀨濺濺林薄翳翳待仙有樓忘
歸有臺雞犬相聞不相往來游神其間歛形如豆邈不
可追隱入巖岫

書屏

山澤大寒冽氣上游淥波如雲孤嶼欲浮

六言絕句

煙梅睡雀墨戲

珍偶偏憐瓊樹寒香漠漠紛紛誰見羅浮雲墨一枝同
夢黎雲

妝鏡

壁月朝朝瓊樹明星處處阿房不似子秋鏡裏與人能
鑒興七

子昂風篁圖爲葉景修作

不同主人看竹稍似隱居聽松一代親承墨妙葉公信有眞龍

題岳家舊藏高尚書雲山圖

猶是相臺故物如許雲山有情老我鬢因瀾上猶夢向書顛聲

集王摩詰書語二首

寒犬吠聲如豹夜舂相應疏鐘華子岡頭淸月照人獨坐山中

夜深僮僕靜默月明輞水淪漣獨與山僧飯訖寒林遠火初然

五言三韻

乙酉元日試郭玘墨書三韻

山寒靜雞犬竹樸動比鄰倦踏街頭鼓稍還林下人前身病居士猶不失冠巾

桂花下約黃祕監飲

翡翠黃金屑梧欒秋桂枝涼風何日到庭樹已先知一杯持問月更待買酒來

五言聯句

燈花聯句（永嘉李季和自金陵往趙涼公書來累宿蘭閣下十月三日夜天始稍殊寒雨燈並作花遂聯句酒闌）

星閣迎寒闃霜鐘動夜撥（孝光）酒深燔尨火漏下積蘭釭寸草紫芝之小（雨）丹葩瑞芾雙金枝交婉孌（孝光）簇栗亂髮旋蠟炦飛蛾笑（雨）膏融吐鳳樓求珠光透鏡（孝光）火齊幻垂幢的的輝青鎖（雨）洼洋颭玉缸燭龍擎紫蓋（孝光）翹燕綴紅雙郗眼青窺隙（雨）仙眉墨暈窗狂吟心蕊發喜聽足音跫（孝光）折聖風（大空）鉤簾月動江靑藜如見遇揮手出紛厖（孝光）

學詩齋聯句

明良賡歌基猗那奏鼓始淸廟殊雝雝（甫）赤舄固几几豈惟緇衣賢（雨）政以朱襮美原鴒兄弟悉（甫）河魴父母邇便施谷中葛（韶）亦采體下菲詠桑表沃若（雨）歌莪賦樂只（韶）鮑譜蘇公絕（甫）厲憤凡伯恥思鳴卷阿鳳（雨）願

翰袞衣雉（韶）蔽以思無邪毋曰鼠有體（雨）言超授觴貢（甫）道在過庭鯉（雨）遂去文辭害亦屏訓詁眯論諫主風刺（甫）昌言發興比雅亡繼麟筆（韶）和寡續巴里鷂罷魚在藻（甫）倡息洗水（雨）縕袍誰與奏補苴自難擬哀哀河梁別（甫）棠堂沛風起（甫）祠洛悔心萌（甫）決廣壯圖巳塞瓠恨弗變（甫）授柱慄轟鼕便嘯城上烏（雨）猶恨水中沚（甫）隆中抱膝想許下橫槊偉體要必中度（甫）施正悉衞理（雨）響當貫珠串（甫）轍始轅車軌（韶）淸圓斲冰苦（雨）穎脫叩鐘喜（韶）無題白乃聖有作甫良史（雨）險如橫空盤突若破陣壘（甫）雕鏤百神困策役萬象庳（雨）彝桐聲玉昕廟樂厭石齒揮毫旣淩厲賦物斯須委（甫）郯公學方

篤吳儆好誠郎（雨）蕭齋扁佳名華構落新址詩律妙獨造吏塵淨一洗瑰辭出語舜遺經肝腹筍（祐）道在用服形神悟爲洗髓（雨）不虧素王道信全幽人履腎胃苦焰擢物界困威毀直登陶韋與旁摩鮑謝壘像凌天策焯古偕靈光歸請驗百世傳致愼一匱圯爾老皆苦心六義始發耳掛一眞漏萬（祐）聊以示吾子（雨）

至正甲申蜡月望前二日句曲外史張天雨自義興還錢塘其老友某儒居因宿外史于客樓時吳興郯韶九成亦在焉余舊嘗甚與外史聯句是夜將爲之而未得韶作而言曰生以學詩名齋亦有志於溫柔敦厚之教也儻二先生卽是爲題生幸多矣用一笑從其言詩將終而予怯寒先就寢明旦外史亟歸且屬以足成之爲之補就吳人陸友仁善隸韶乞爲二紙一張於齋一寄外史云鄭元祐識

銘

劍石銘（石在景隆觀長適尋廣不及尺黝碧如鐵鐔鍔具爲予作銘未幾夜半爲有力者負去）

鍊質鴻濛挺鋒鐵辭正一之氣弗壓弗過星精內孕玉理旁達瑩謝鵜膏晳存紅沫倚天卓地拂氛鎭魃光燄神宮善建不拔

桃竹杖銘

桃竹江心古所倚宋作仙人玉節杖挾爾飛行九霄上

白雲窗銘

衆山皆空一室且虛以空合虛白雲攸居假吾身之戶牖爲元氣之道途無之爲用蓋聖人所不能逾況居室乎

方隅洞銘

洞玄洞虛方山之隅開廓非有杳冥非無玄窗仰窺玉几俯捫願降霞人接我高奔

玉礐池銘（并序）

外史菌巢東南之偏鑿池瀦泉與厓室相周旋象形以礐名焉因勒銘於其垠

玉斯潔礐斯折德象著地寶泄珌琫十六銘池淺玉或有力者終負去未若藏斯礐於空谷吾見其不舍晝夜而奔雲門大韶之曲也

石室銘（并序）

外史承留侯之裔修隱居之業年六十遷南峰壟石礀所著老氏經集傳茅山志幽文玄史與其詩若干卷藏龍井之石室解所服劍代其形合葬焉以示道之不可傳者旣閟戶勒銘其上曰

藏書何爲道無累猗瘞劍何爲神無體猗玄宅之閟閟千歲而未始猗　大元癸未歲吳郡張雨造

贊

外史自贊畫像

志逸心疲身清命濁逃同類而親猨狙毒厚味而美藜藿學取益而勝其損事知危而姑與之安一龍一蛇不厭己之深眇惡衣惡食先憂人之飢寒忽然爲人而反常若此若何以祛有身之患

戲題黃大癡小像

全眞家數禪和口鼓貧子骨頭吏員臟腑

琴贊（爲黃州葉則善作先是薛外史贊稿書大字類顏光祿體則善復命僕次韻配之）

石上之桐玉質粹美徽絃粲發亂以松水擬操白雪惡名綠綺大音希聲無隱乎爾

詩餘

摸魚兒（雙蓮一蔕爲人折去仲舉邀予賦之）

問淩波並頭私語夜涼誰共料理柔情早被鴛鴦妬怕擊水晶如意香旋旋待微雨淸塵略爲新妝洗騷辭漫擬搴木末芙蓉同心輕絕未說已先醉　空折損又墮偷香夢裏藕絲不斷新肥吳娃小艇無蹤跡也怪半池萍碎還略記是月冷鷗眠鷺宿重驚起高荷恨倚總迴首西風露盤傾瀉淸淚似鉛水

蘇武慢（至正八年夏和虞道園）

淸露晨流新桐初引消受北窗涼曉經卷熏爐筆牀茶具長物任他圍繞老子無情年光有限只似木人花鳥指頻雲數朵奇峰曾見漢唐池沼　還自笑待老學蟬蛻金題玉躞書裏便容身了閒對泉頭布衣無恙占斷雨苔風篠獨鶴歸遲西山缺處掠過亂鴉林表舞琴心三疊胎仙坐到月高山小

賀新郎（戲次仲舉韻）

金屋書中有爲錢唐佳麗待詩款偶記得朝雲前日夢伏侍東坡最久且不是那無官守日日湖中公事了更成團妓女隨車後翁兩鬢秃如帚　老來莫負簪花手比佳人難得靈芝三秀此夕燈花何太喜便用買紅纏酒催看箇肩輿迎取有子平生千萬足看明年墮地於菟走掛冠去學疏受

木蘭花慢（己未十月十七日壽溪月眞人）

試瑤臺借雪春意早滿林巒笑東老殷勤能傾家釀與盡淸歡曾因求賢把詔便朗吟湓浦又廬山自愛西湖煙雨玉鞭分付青鸞　神仙宮府有容閑樞要在玄關有溪上金鼇月中金粟長駐娶顏願似洪厓橋尤儘千年遊戲向人間早晚鳳池書到通明殿上催班

又（和馬昂夫）

想桐君山水正睡雨聽淋浪記短棹曾經煙村喚渡石磴飛梁無端故人書尺便夢中顛倒我衣裳此去釣臺多少小山叢桂秋香　青蒼秀色未梁央臺榭半消亡擬招隱羊裘尋盟鷗社投老漁鄉何時扁舟到手有襟風月待平章輸與浮丘仙伯九皐聲外蒼茫

又（秋詞）

看秋容漸好一番雨一番涼試點檢吾家小山叢桂金粟都黃嶺江限他吳越便香魂不似向時狂眼底龍飛鳳舞夢中狐嘯鴟張　茫茫今古總堪傷歌罷意難忘甚危矣穉生五粒揮手怕聽清商淵明平生師友白衣人借與我持觴若問醉翁年紀指渠松柏高岡

又（和黃一峰聞箏）

畫彈箏仕女會鐵甲驟冰絃看蟬影傲傲鶯聲歷歷鴻陣翩翩哀音莫年多感奈對花口酒更聞鵑卻恐乘雲飛去纏頭最佳非煙　烏絲綴譜倩陳玄雅調爲誰傳嗟江上峰青湘臯落木與挾飛仙正須絲竹陶寫盡勝渠提拍事枯禪莫負金尊皓月難留錦瑟華年

又（龜溪寄張小山）

問出山小草誰與伴五湖遊便一昔風光桃花流水杜若芳洲來時洞門無鎖倩鶴羣長繞侍仙樓邂逅小山招隱依然吾輩風流　春愁相戀任餘不寒擁敝貂裘奈雨柳煙花雲帆溪鳥都在簾鉤眼前自無俗物動山心嫌聽鹿呦呦猛把石闌干拍買胡知爲誰留

瑶花慢（賦雪次仇山村韻）

飾水爲霧屑玉成塵借阿姨風力千巖競秀怎一夜揲作連城之璧先生閉戶怪短日寒催駒隙想平沙鴻爪成行似醉時書迹　未隨埋沒雙尖便淡埽蛾眉與鬪

顏色裁詩白戰驢背上馱取灞橋吟客撚鬚自笑儘未讓諸峰頭白看洗出宮柳梢頭已倩淡黃塗額

百字令（壽玄覽眞人次黃一峰韻）

橙黃橘綠占一年好景人間眞樂玉麈金鼇相對時如我視今猶昨珍重留侯招邀黃石俱赴蟠桃約一卮仙酒得陪三老斟酌　總道獨綰銀章重披宮錦有自家天爵八袠明年身更健胸次遙天恢廓春小花繁溪清月皎都付延年藥洞霄仙侶更添一箇仙鶴

又（四月四日爲王國輔生日作）

紅蓮一舸向游仙夢裏步虛金闕朝能香煙攜滿袖初度琪筵重設玉軸琵琶金瓶芍藥都在春風列天然清

貴樵林自愛暗雪　笑說奉母閑居吾非巧宦未信潘郎拙戲引鸞雛香徑底好在雙珠明月錦繡樓臺燕鶯簾幕垂柳青絲結金龍放鴿年年飛絮時節

宴山亭（賦楊梅）

鶴頂珠圓豐肌粟聚簇葉採藍初洗親翡翠柯遠明鸚籠脈脈紅泉流齒骨換丹砂笑倘帶儒酸風味誰記曾閒西冷綠陰青子　君家幾度尊前摘天上繁星伴人同醉纖手素盤歷亂撥紅浮沈半盌湘水珍果同時惟醉寫來禽青李爭似爲越女吳姬染指

八聲甘州（舟次垂虹寄玄洲許道士）

柳滸水未浣奈春寒似風引歸槎渺雲岑天末煙江雨

外猶認芳華獨酌瓦甌篷底誰與飯胡麻疑聽松風響水宿蒹葭　天上春愁鶴髮許一庵閒地壞衲雙髽笑清狂無賴痼疾是煙霞今葛洪移居辛苦甚左郎容易問丹砂憑傳語空山流水深護桃花

燭影搖紅（紅梅）

休擘珊瑚怕驚幺鳳枝頭睡看花獨自未分明雪在雲階砌步障齊奴故里儘一幅仙人絳袂研丹吮粉擬覓生綃芳心難寄　姑射肌膚朝霞散入春風髓石橋冰酒影娥閒略約相逢地錯妬嫣然嫵媚奈兒家天寒翠被碧桃和露聽徹吹笙綠珠羞墜

石州慢（和黃一峰秋興）

落日空城禾黍夜深砧杵纔歇怪他羅薜絺衣風露潤滋涼淡清怨多少只消目送飛鴻五絃已是心悲咽把酒問青天又中秋時節　聞說謫仙去後何人敢擬酒豪詩傑草山林還我舊時明月書帷冷落閒文閒字偏情熱孤負楮先生有一庭紅葉

水調歌頭（盆荷）

江湖渺何許歸興浩無邊忽聞數聲水調令我意悠然莫笑盆池咫尺移得風煙萬頃來傍小窗前稀疏着紅翠特地向人妍　華峰頭花十丈藕如船那知此中佳趣別是一壺天倒挽碧筒釃酒醉臥綠雲深處雲影自田田夢中呼一葉散髮看書眠

又（爲初心眞人七袠初度時延祥有賜冊之命）

瑞靄延眞館春滿瑞眞家絳縣老人年紀更奈紫髯何前日黃華迎賜口千青氈舊物田野總謳歌報脫啟金鑲笙鶴恰來過　問蟠桃花結實樹交柯今朝桂氣五雲都在牡丹坡何物可爲公壽直比心如明月滿鏡開人多于此看勳業銅狄細摩挲

又（贈都料邵子和還嘉禾）

別有梓人傳精藝奪天工便挾玉人雕琢妙手略相同寶殿網珠窗戶華蓋狻猊牀坐金碧鬪玲瓏花蕚開芝草細縷一重重　看揮斤除鼻堊運成風多少巧心奇思舞鳳更翔龍縱使棘端猴小與客三年楮葉難比錦

心胸快袖吳剛斧修取廣寒宮

滿庭芳（重九次趙俟顏）

湖曲荒煙石林斜日笛聲悽斷山陽孤懷無託只用醉爲鄉廻首西風黃落儘輪他松檜青蒼相思處書題新橘還待滿林霜　人生難會合良辰孤負把菊傳觴便三人對月獨自清狂政爲跫音空谷天遠近鴻鵠高翔空追和陽春一曲聊代紫萸囊

又（和歐陽彥珍催桂）

桂影團團小山叢底今年特地收香早陣風陣雨頻掩西窗一翦辟寒金碎甚教人長想容光淒涼夜香篝撤去孤負華堂　金菊芙蓉儘未怕換棄移根多少思量

縱素娥老去肯便相忘怪得探芳秋蝶向翠陰深處迴翔非遲莫一枝折得留待仙郎

滿江紅（開元斗室落成玄覽眞人命名得月軒）

笑向桃花又一番玄都春色彷彿記主家陰洞不多陳迹竹裏棋枰僧鳥污林間鶴語無人識怪東風遲莫卻歸來龐眉客　溝水漲雲充斥環堵臨花徑藉似石湖魚小酒船寬窄庭下已生書帶艸旁人錯認楊雄宅問青天明月落誰家無心得

又（王譬次班彥功韻）

玉導纖長頓化作雲英香莢風弄影絲鬟撩亂搔頭斜插璞小還思釵燕並叢幽略比蕉心狹看柔鬚點綴半開時微烘蠟　冰柱瘦瓊枝滑芳徑底誰偷掐怕夜涼消得錦圍紅帀鶯管不禁仙露重蜜脾牆借清香發待使君絕妙好詞成須彈壓

獅兒詞（賦梅次仇仁近韻）

含香弄粉便句引遊騎尋芳城南城北別有西村斷港冰澌微綠抓山路熟伴老鶴晚先尋宿怕凍損三花兩蕊寒泉幽谷　幾番花陰濯足記歸來醉臥雪深平屋春夢無憑鬢底鬧蛾爭撲不如圖畫相對展官奴風竹桃簟獨自聽瓶笙調曲

望梅花（壽師道眞人）

何處仙家方丈渾連水隔他塵埃放鶴天寬看雲窗小

葛幅丹青圖障憑高望笑挈金籠道是蓬萊頂上　時問葛陂龍杖更準備雪中鶴氅修月吳剛收書東者消得百壺春釀無盡藏莫傲清閒怕詔起山中宰相

踏莎行（王薇慶五香圖作圖象墨寫梅蘭水仙山礬瑞香五品盤聚折枝於其中韓明善有月上影娥池人在眾香國一聯令予爲易玄賦之）

玉鏡臺前看花如霧交柯接葉紛無數春寒約住柳絲圍月明染下方諸露　麗皐神游湖皐微步玉奴老去蕭樊素韓郎解比影娥池倩誰摘出香匳句

又（爲朱德潤送醫僧道二首）

龍樹名芳阿師旁得參苓藥籠眞奇特閒身偶示病魔侵幾番勞動黃金錫　灌溉三田平和百脈只消甘露楊枝滴入荒壽域太平時大家都藉慈悲力

春夢還山藥羅巖上覺來便覺身亡恙不知引入市塵壺丹飄猶掛蒼龍杖　一脈清涼三關調暢口口更展滄溟量還將底事謝先生山中百斛丹泉釀

南鄉子（題李崇質山居）

午枕託冥搜得句棲霞半嶺頭不奈松篁疏雨過颼颼化蝶飛來爲少留　石壁倚清秋袖拂煙痕寫遠遊信有平生豪濮想悠悠身似潛魚懶上鉤

蝶戀花

誰道鶯兒黃似酒對酒新鶯得似垂絲柳松粉花金初染就年年春雪消時候　一縷柔情能斷否雨重煙輕

無力禁窗欄試看溪南陰千畝落花都聚紅雲帶

又（清明日去柴溪元鎮買舟追送未至嚴麗所坐船窗）

雨館幽人朝睡美好趁春晴茶竈隨行李九朵芙蓉青似洗天河一夜增新水　相送殷勤煩至禮燕子無情不管帆檣起錯恨分風三十里清明小住爲佳耳

又（追次蔡翁卷中冬至之作）

空谷天寒殊慰藉半幅瑤華喚得春回也金馬玉堂猶傳舍嵩雲穎水風流夜　馳騁莊騷凌鮑謝昔日忘年邂逅鴻濛野愁絕朱絃誰爲寫高情那復如初者

浪淘沙（周晉仙諱文璞者有詞云遲了酒家錢便好安眠大槐宮裏著貂蟬行到江南知是夢雪壓漁船盤礴古梅邊也信前緣鵞黃雪白又醒然一事最奇君聽取明日新年晉仙南渡來名士一號方泉老人此詞鮮于困學每愛書之百年後方外士張雨追和一篇以爲笑樂昔困學公不能爲我賞音）

拋下杖頭錢取次高眠玉梅金縷孟家蟬說著錢唐都似夢懶問游船　誰信酒壚邊別有仙緣自家天地一陶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

柳梢青（題楊補之墨梅）

面目氷霜逃禪正派只讓花光怪底徐卿爲渠描貌禁損柔腸　有誰步屧長廊更折竹聲中吹細香酒半醒時雪晴寒夜月上西窗

茅山逢故人（句曲道中送友）

山下寒林平楚山外雲帆煙渚不飲如何吾生如夢覺

毛如許　能消幾度相逢遮莫而今歸去壯士黃金昔人黃鶴美人黃土

殿前歡（楊廉夫席上有贈）

小吳娃玉盤仙掌載春霞後堂絳帳垂簾下誰理琵琶香山處士家玉局仙人畫一刻春無價老夫醉也烏帽瓊華

早春怨（擬白石）

盼得春來春寒春困陡頓無聊半剔殘釭片時春夢過了元宵　笑山莫莫朝朝到此際無魂可消卻倚東風水如衣帶草似裙腰

如夢令（山中述懷三首）

湖外殘鐘未了過嶺樵夫恁早犬吠又人行推枕北窗清曉清曉清曉勞動數聲啼鳥

綠鎖峰巒似繡曲折一渠氷溜中有養疴人敧枕北窗清晝清晝清晝蝴蝶還知夢否

靜默兩家茅舍特地月明相藉不管候蟲吟高枕北窗清夜清夜清夜涼似樊川水榭

漁父詞（賛船子和尚二首）

此物由來不可名絲綸收去水波平長抱膝可憐生誰著蓑衣臥月明

上釣金鱗不用多踏翻船子便高歌稱有在問如何問取儂家張志和

摸魚子（和王平軒）

看棋枰一番換局山中知幾朝莫舊時王謝堂前燕都付後人懷古胡琴語索燕寢凝香此日天應許甘回味苦笑老子癡頑胸中色幾終爲袞衣補　投簪去政有小山叢桂歸來依舊爲主春江臙釀番江綠門外儘多朱履高陽侶慣踏醉狂歌驚起星河鷺花枝爭舞語蘭玉階前穠纖依約猶染斷縑素

風入松（壽吳大宗師）

羽衣能補舜衣裳閒看雲忙宜文奎畫龍珠護口家山輝映琳瑯天上重逢初度仙韶錫宴非常　滿朝人道碧靈光合佩金章丹牙修出纖纖月看年年玉斧吳剛

不枉盤根壽樑要扶宗社靈長

朝中措（早春書易玄九曲新居壁）

草堂移住古城隈堂下水平階要結柴桑鄰里不須鷗鷺驚猜　行廚竹裏園官菜把野老山杯說與定巢新燕杏花開了重來

太常引（浴鵠灣有詠爲奉易玄）

一叢奇石古苔龕一半浸挼藍有幾許煙嵐怕魚鳥驚人笑談　幽幽尺宅蕭蕭疎堵佳處要人參休看是江南似鈷鉧潭西小潭

又（叟翁新製畫舫湖中爲名其舫曰浮家泛宅翁姓李字仁仲湖船用布帆自李始）

莫將西子比西湖千古一陶朱生怕在樓居也用肖風

帆短𥳑　銀瓶索酒并刀斫鱠船背錦模糊隄上再傳呼那箇是煙波釣徒

定風波（玉壘宗師十月廿八日誕丁卯九月間錦衣期頤之佳瑞也督蓬萊閣成後拜鎮南王賜衣之寵喜而作歌）

漆點方瞳雪覆眉鶴巢殿角與雲齊笑製蓬萊三百丈更向白雲層外著丹梯　步障諸峰霜似錦借問高寒那與世人知楊子賢王新有教瀟灑高麗綾子製荷衣

憶秦娥（楊山居湖船新成載酒樂之賦秦樓月二首書予舫窗）

蘭舟小一篷也便容身了容身了幾番煙雨幾番昏曉出橋三面青山遶入城一面紅霞擾紅霞擾綠蓑青篛問渠多少

蘭舟小沿隄傍著霜腰草霜腰草年年青翠幾曾枯槁漁歌一曲醺醺倒酒壺早是容情了容情了肖來清坐喫茶須好

水龍吟（代玄覽和東泉學士自壽之作）

古來宰相神仙有誰能似東泉老今朝佳宴楊枝解唱花枝解笑鐘鼎山林同時行輩故人應少問功成身退何須更學鴟夷子煙波渺　我自深衣獨樂儘從渠黃塵烏帽後來官職清高一品還他三少不料十載光陰渭水相逢又入非熊夢了到恁時拂袖逍遙勝戲十洲三島

梧葉兒（鳳凰溪賢隱書院之二首）

參苓籠山水閒好處在西關放取詩瓢去攜將酒榼還
□□倩歌聲休舉似江南小山
移家去市隱閒幽事頗相關劉商觀棋罷韓康賣藥還
點檢綠雲鬟數不盡龜溪好山

鷓鴣天（贈醫士沈德誠）

東老傳家道氣積榴皮壁上有仙蹤耳孫陰德知何限
都在參苓藥籠中　無貴賤有窮通活人心事契蒼穹
吾家昆弟能無恙須藉余生一匕功

喜春來（泰定三年丙寅除夜玉山舟中賦）

江梅的的依茅舍石瀨濺濺漱玉沙瓦甌篷底送年華
問莫鴉何處阿戎家

東風第一枝（玉簪）

清淚如鉛綠房迎曉寶階低湧雲葉蜻蜓飛上搔頭依
前豔杳未歇西窗晴雨怪簾底參差涼月正一叢深倚
琅玕石上只愁磨折　問瑤草應憐短髮曾醉墮無聲
膩滑羞他金雀鈿蟬高似水仙羅襪芳心斷絕誰與贈
湘皋瓊玦試折花擲作銀橋看舞素鸞迴雪

貞居先生詩集卷七終

四庫書錄句曲外史集乃汲古閣本首三卷陳節齋手錄徐良夫序末附劉基所撰墓銘姚綬所作小傳及陳應符跋補遺三卷閔康侯王凱度康與可襍所寄又名公投贈諸作附焉集外詩一卷毛晉同其甥馮武搜葺而刻也後有閔元衢二跋毛晉二跋其先有詩集五卷本題吳郡海昌張雨伯雨撰浙江鄉貢進士姪誼類編桐鄉金星軺文瑞樓藏有其書稱爲先生姪誼所編徐達左校正從吳門舊家傳出者核之毛刻詩特爲多洵祕册也黃丕烈士禮居亦藏有是本而士禮居更藏貞居先生詩集六卷詞一卷雜文一卷綴之以跋云五柳主人以柳大中手鈔貞居詩詞舊本見示詩四卷與此多不合惟詞編次第多同云近陸氏皕宋樓藏錢天樹跋本云是本七卷雖同　四庫所載之數然第七卷內詩餘茅山逢故人至跋定武蘭亭九頁半爲厲徵君樊榭手補又有丁龍泓徵君硃筆更所謂趙一清校者則不知所在矣要之貞居詩詞編於姪誼者爲最先刻於毛晉者爲最早而世之最先最早者往往不及晚出者之爲備余藏七卷者凡二本一爲瓶花齋吳城所寫各卷後有補遺之作一爲蝶隱龕何元錫藏舊鈔本兩本相較何本更善疑即與錢跋本相合因乞羅明經榘校付剞劂氏以廣汲古之傳羅君更博搜載籍旁及碑版書畫輯爲補遺二卷附錄二卷與猶子立誠詳審精確補之翼之立誠固不敢擬之爲誼羅君實今之閔歐餘馮竇伯也光緒丁酉夏日錢塘丁丙

壹叁柒肋97版

余佐丁氏校刊貞居集且爲補遺附錄四卷而丁丈松生覽修甫叔姪終以未見五卷本爲慊余按徐氏一夔始豐稿錢塘張誼叔方以至正二十三年鄉貢得爲松江儒學正叔方精敏嗜學故貞居先生之從子鄱陽徐君成中之高弟也貞居清才奧學高蹈物表號一代元儒成中明經礪行秉志不惑爲一時名士二人者較其跡雖有儒墨之分而吾叔方一以從子而觀道德於前後一以高弟而承教誨於左右諺有之繩尺之下無枉木叔方得賢父師若此其造就固有異於人哉云云今雖不得五卷本而叔方之行實固已得之安知異日不得其所編之本哉貞居之先淵甫僉判既得其一詩而

列之首又安知異日不再得叔方儒學之作而綴之末哉書此以堅丁丈叔姪之俟

光緒二十三年九秋中浣錢塘羅榘識

貞居先生詩集補遺卷上

李士行時思庵

策馬九峰近行行如山陰勝景不暇接爽氣襲衣襟悠哉時思庵寫我千古心修竹秉高節流水響清音日暮山中去疏鐘煙霧深

重游九龍峰寒食生春陰竹露吹我笠松風吹我襟況逢金閶彥幽探愜素心風泉繞屋壁亂響琴筑音翻然出谷去回睇煙蘿深

絶句

二山環合一水中有老木參天不著幽人草閣誰收無限雲煙

題高尚書墨竹卷

淨業清風拔灑老竿元氣淋浪並要墨君高節惟許房山侍郎

題高彥敬廬山圖

曾識侍郎燕肅獨於畫史超羣誰知滿荷喂肉也會香爐看雲

倪元鎮寫竹贈武昌廖如川廖請題

坐愛雲林風雨一竿埽近南榮規模黃華老子□□□□□□

臘盡

小雪初晴臘盡時無窮梅柳怨開遲人間不覺春來早

月有吾家布被知

山中客夜

鞍馬南州五月程豈知物外有茅亭塵埃昏困人如醉月露夜寒天亦醒

靈巖寺

我欲捜林覓硯材誰將奇石半巖裁胸中故有涵空閣好借君王辟暑來

次韻懷友

秋衣零落補初多剪盡西興半畝荷寒到故人殊未到不消湖上雁來過

雲林畫

望見龍山第一峰一峰一面水如弓水邊亭子無人到猶有前時躡屐蹤

題柯丹邱墨竹

奎章閣上忝臨摹高節偏承雨露多冷淡故能追石室蕭疏應不減東坡

題雙峰舍翠圖寄陳惟寅

黃鶴樓中惟飲酒白雲廊下且題詩閒情描得雙峰寄變幻青山是我師

題雲林畫

楓樹亭前江水深酒船日暮少相尋落花煙草蒼茫外只有青山識此心

題李唐長江雨霽卷

日暮空林新雨過茅堂咫尺寄巖阿攜琴若到玉門去
輸與寒江一釣蓑

題達摩像

繞座花迎法雨開石盤穩似五天台掌中心印雖明見
卻要低頭顧後來

雙髻山（在富陽縣西南）

樓外晴山積翠成層巒疊嶂俯青冥日明會有鸞笙過
雙髻峰頭墮鶴翎

寄雍長老

天目之山青苕蕘道人縛屋青山椒白雲出山不歸去
春風吹老黃精苗

題趙文敏春游圖

珍禽欲語避雕鞍已勒青絲轉首看日暮香隄游冶子
卻從芳草得金丸

游重陽庵

仙家亦自有仙山幾度來游問大還松掩洞門人不到
數聲清磬落人間
峭壁層崖紫翠深松蘿垂洞畫陰陰青衣本是蓬萊客
天上人間何處尋

題高房山畫

歌此夫容窈窕章山陰茅屋日淒凉不是筆端天與巧
誰割雲山與侍郎

高房山煙嶺雲林圖

西村元不隔西泠未晚人家戶半扃要覓巢居新闢處
試從煙雨喚樵青

題畫馬

如鹿如龍出隴西竹批雙耳玉爲蹄口口遠貢天朝用
牽入金門不敢嘶

題雲林山水

爽氣初浮溢野籬山高石盍落秋痕樹底一窗明穀穀
風聲月色寄黃昏

題吳興公歸來圖

勇決端爲士論怡青松黃菊是歸時心中惟有方寸赤
巾下可無雙髻椎

題姚江吳氏墓誌後

南堂三世獨傳書世祿雖微德有餘莫問幾多喬木在
海棠已可著巢居

題唐周昉欠伸美人圖

微步柔桑陌上塵辛夷花下一酸辛何人敢與千金贈
獨背春風略欠伸

惠山雜詩四首

九隴居頭禪悅院長林豐草拔衡茅籬邊一箇連枝樹
曾聽先生拄杖敲

青天露下持杯酒閣起茶甌也不凡醉兀藍輿山徑底
瞑煙如雨溼毛衫
青衫少年蔡天啟愛將醉墨塗生紙疏林淺岫不傳法
竊法倪寬有如此
此石宜令米顛拜此竹亦待子猷愛雲林才子眞可人
又向蘇門分一派

李仲賓畫竹二首

石室先生竹寫眞薊邱一派最能神譽家移入貧畱住
春雨無端礙四鄰
西淸閣老薊邱翁愛寫疏篁韻曉風誰與山人度秋夕
鳳毛零落月明中

子昂著色山水圖

樵人且歸郁木洞謫仙暮醉郎官湖老夫識遠知彌少
只識吳興淸遠圖

黃蘖樓三首

夜深梅月黃金彈秋界天漬白玉繩翦去長松老枝葉
他年不礙我飛昇
樓上攤書復下樓花前夜醉曉扶頭不知命犯何星宿
一日猖狂十日愁
舍南舍北皆樹色牀前牀後盡溪聲不知老子修何以
聲色中間過一生

題不礙雲山樓（楊升如之居）

吳淞別有隱人邱大小金山翠欲流屋宇雲山俱不礙
老夫伸脚臥西樓

題王若水畫

疏竹蕭蕭依日暮寒光無語淡交情拙鳩且莫閒催雨
留得山花數日看

題林子山濯足圖（子山趙文敏之甥有隱操）

官塵不染山人足卻寫滄浪濯足圖果是滄浪能濯足
可曾流到渭陽無

神光樓與鄭明德聯句

藏書地肺穴歸巢湖嶺山秋淸蒹葭露（祐）水落芙蓉灣
蟲飛燭見跋（雨）鶴唳棚上環桂叢豈充隱（祐）草間斯投

閒脫幘贊俱充（雨）哦詩意殊慳驚飇攪墜葉（祐）疏樵鳧
叢鬧爐溫夕熏罷（雨）汀寒夜舟還瀛嶼倚突兀（祐）海圖
挂斕斒熊經諒方煦（雨）豹隱知難攀逝聞城門柝（祐）御
撫刀頭環濡毫懸蠟滴（雨）拄頰揮魚須（祐）倚牆童鼾熟
（雨）覆杯酒腸孱神光出葭灰（祐）澄懷斬茅菅氣存驗當
亡（雨）道充甘抱關腥腐孰不死（祐）伐洗我獨頑仙從琴
心舞（雨）聖祝鼎胙須（黎明官祭和靖祠）出處匪異致（祐）躁靜難
同班淵宅鑑龜氣（雨）天游擦神姦緬昔鄙鶻築（祐）餘此
巾袖殷（雨）併乏麥飯饗（祐）盆重黎呲瘰雨彈聞鵑血（雨）
重靈化鶴潛窮鬧劫灰燼（祐）故國亡詩删於焉遁葛井
眞豈徒慕商顏赤芝腹能實（祐）飲菊姿逾孅拔雲陟硎

磯（雨）臨池激潺湲神鯉破網出（祐）乳猊據裀趺（雨）煙際擎畫鷁（祐）掌中餧白鵰去鄉吳音體（雨）支頤越吟嚬一世更聚散（祐）多歧重憂患睽違隔風雨（雨）空聞珮珊珊（祐）（見吳城輯貞居集補遺）

題雲林詩集

龎公有名言魚鳥託棲止而其遺子孫亦在安而已子有丘壑趣文弱與時背強豪方蛇吞貪戮亦虎噬何以犯多難適爲田業累深泥沒老象自拔須勇志連環將誰解旦暮迭興廢所以明哲徒置身興廢外賢哉遼伯玉知非復何悔（見倪瓚清閟閣集）

題管夫人竹窩圖

離離鳳食幹綿綿互俯猗君子懷靜儀虛貞媚脩寒幽居發浩蹤崇葩賁幽盤筵鄰從蔣詡永結求羊歡

題松雪怡樂堂圖

幽人結屋傍江干怡樂名堂只數間黃鳥隔簾詩夢醒紫鱗供饌釣舟還簷前景色春常在柳外柴門晝不關誰識箇中眞樂處陶然天地一身閑（見張泰階寶繪錄）

九鎖山

青山九鎖誰能到須到元中第一關領取東坡七言妙要知白日幾人閒晝成九老屏風疊春在眞人管鑰間寄語能詩同姓老莫因採藥不知還

鳴鳳洞

第幾峰前蒼玉洞何年於此鳳求凰梧枝宿久毛應古竹食餐多髓亦香露溼紫苔春似錦月明丹穴夜生光我亦鶴行舊儔侶雲中有路共翱翔

翠蛟泉

誰見蒼龍劈石開此峰元自勝飛來闌干截斷巖前雨贔屭翻將地底雷寒甚祇疑雲是雪霜餘每恨葉成堆坡仙獨對無言說慚愧披詩日幾回

雲根石

隱隱珠光出蚌胎白雲長護夜明苔宜將瑞氣穿龍洞不比游魂汚馬嵬巖下松株同不朽月中鶴駕會頻來君看根石英雄坐寂寞於今臥草萊

龍蜺洞

怪石蜿蜒驅不動自從開闢壓重坤雷聲多在南山殷雲氣能令白晝昏百尺潛蟠窺海眼一杯流出淩松根有時急急天符下故遣靈神夜叩門

仙跡巖

青山空有仙人跡跡本飛空何處尋形影誰教臨路口聲名不厭在山深雙鳧每被晴雲掩兩袖還從碧蘚侵卻笑野人眞强項庭蕪餘迹到如今（見聞人儒洞霄宮志）

元妙觀

巖頭紫殿插欄牙直下潮開水竹家赤鯉見人翻鼓浪元狐據石細吞霞仙留池上青蕉動飲散林間白日斜

挽住冷袍遮醉語莫令辜負美金華

風篁嶺

清風一徑繞幽篁亂石堆中海氣涼坐想井龍鬚鬣古
看如蘇子鬢毛蒼銀瓶酒盡連峰暝金粟花零徧界香
我亦登高能賦者今秋辜負兩重陽（見鄭澐杭州府志）

洞霄宮

宴坐雲開九鎖峯誰似能詩蘇長公因看懸溜一派水
徧歷閒已千柱宮西崦人家雞叫日半巖仙屐虎嗥風
洞中仙客華陽近喜報眞宵謁刺通

湖上雅集

湖上春陰船纜開意隨洲渚得沿洄花先寒食清明過

人自長干白下來丞相祠堂惟野水初陽亭子只荒苔
白鷗也戀烏巾角飛傍箏絃去卻迴（見成化杭州府志）

登南峰絕頂

緣雲覓路作清遊身似飢鷹曉脫鞲一上怒臨飛鳥背
載盤鷲立巨鼇頭神來甲帳風飄瓦丹墜下方鐘隱樓
為問登高能賦者陸沈誰復歎神州

登新豐山

夕陽扶醉試登臨培塿峰頭望不禁倦鳥欲棲高樹沒
短松時退晚風吟雲開列岫爭浮黛霞映平湖盡曜金
歸去主人情不淺重傾春酒細論心（見汪砢玉珊瑚網）

沿鵠灣題壁

煙雨湖頭暗兩峰澹妝西子若為容平生自信千金帚
老疾難勝百罰鍾豈有勝情如許掾只輸豪氣與元龍
鐵心把筆猶能賦羞比門牆桃李穠

題雲西老人畫

山空明月夜寂寥幽篁古木風蕭蕭安得仙人王子晉
時吹鳳管下雲霄

題蘇子瞻竹枝圖

曾遊赤壁誦遺文又向禪房見此君一段湘娥廟前意
淋漓秋水與秋雲

題米元暉五洲圖

坐對晴窗憶壯遊參差煙樹五湖秋白雲流水知多少

不見鴟夷一葉舟（見卞令譽式古堂書畫考）

題畫

雲擁峯巒出玉屏筆端造化自天成輕舟閒泛清波上
御道前身是子陵（見陳焯湘管齋寓賞續編）

和率性五十韻

夫君辭幕府解綬古象龐一從丞相史至今勞案牘首
夏馳裼溫中年鬢毛綠止酒獨師陶毀茶兼倘陸詩聲
金華仙酒洞水簾谷平生求友意慷慷歌伐木塌來錢
塘遊高興訪林屋行庖載船尾果餌手自簇杯面如瀉
油鷺肪勝切玉憐君淡嚼蠟笑我飢餐菊何以助清懽
松風聊度曲我量亦稍稍河鼠倘知足君方起盥漱愛

此寒泉掬豈惟濟塵渴鬚髮明可燭東坡乞洗眼細字夜能讀惟有龍井詩貂尾不容續上方辯才搶遊必一再宿山靈乃好事爲我賒清旭陟躡力雖疲捫蘿手爲皵重摩古苔刻勝迹想前躅君看七賢像一一光汗竹由來霄漢士假此冠帶束嗟余早遁世晚雜童豎牧家無儋石儲戶有羣峰矗蕭條鶡冠子當作老豕觸君能顧寂寞起我斂衣肅一尊自斟酌草草奉肴蔌可無奴白飯老瓦汲寒瀑何當留衲被日夕清景逐功名雖定分要在不遠復如此佳山水他日來不速殷勤別未久高誼顧彌篤詩來亟啟函弗果具齋沐眞趣儁逾永妙語圓更熟坐想南眞館仙人瘦如鵠由來詩書外世味

皆腊毒自非痛洗伐離塵解潛伏同姓復同好情辭欣見屬所居極高明下笑螢火煜達人見機先何待世迫促況聞令弟賢早著隱居服異時同下盼不厭路重複兄能載家具弟亦膏車軸壇前閒杖拏山中尋負局一門多道氣名字在丹籙我昔華陽居早已聘篇月忘言稍近道出語趣驚俗所以泥中龜六用深藏縮願君決此志毋待詹尹卜以我無町畦賴君脫邊幅

和閑止

龐公足不入城府乃有市壥張隱居甘泉坊裏住處僻
靈石峰頭寄信疏雪天散穀聚飢雀冰岸罷網歸寒魚
但得濁醪澆渴吻讀書政用歲之餘

五月六日

深山此日無賓客齋室蕭然冷欲冰白苧衣長聞懶著
烏皮几穩倦須憑一林蒼蔚無言說六日蟏蛸似我能
事負牀頭櫻拂子白雲不信有青蠅

贈率性

我處幽篁不見天日到茅簷君下馬飯顆山頭如夢中
依然點滴春寒夜匹馬馱將春色去留得雨聲相伴住
年年有箇子規啼此夕惱人無意緒（見沈啟南我川寓賞編）

畫碧桃華

碧桃開向青天上彷彿傳人萼綠華借問湧金流水處
春風一片落誰家

賦聽泉亭

疊石爲山小結亭泉口白水浸空青要知魚鳥忘情地
卻是無聲最可聽（見　御定三希堂帖）

九日與山居太史雲嶠公子行石屋煙霞間景氣清美同飲於李氏山堂明日風雨淒其獨坐澗阿賦此覺海上人還吳松省侍書以遺之

行穿蒼翠信枝藤高處何煩盡力登彭澤縣中歸去老
泗洲塔下再來僧百年身負黃華酒萬壑松如赤腳冰
早作能湫對風雨看山倦眼倚昏鵬

題荊南精舍圖

誰畫荊南精舍圖煙霏嵐翠墨模糊林間野鹿時相逐

洞口山猨不受呼尙有流泉悲夜雨已迷幽徑入寒蕪癡人莫彈西飛鶴冀外仙君恐姓蘇

里社按樂于壽星院奉陪山居牧山二兄載酒勞之因成二絕句以寫事寓懷

借得巾峰半日晴樂聲引到半山亭白須道士開元夢一曲梨園覺後聽

峰頭羯鼓似春雷爲進坡仙水一盃暫怪笑聲風約住平章還過裏湖來（見畢沅經訓堂石刻）

儗寒山子一首贈活死人窩玄道先生

有一道丈夫船居活潑潑視身爲浮漚閱世同水沫釣徒非我友荷鍤未爲達作得活死人方是死人活

遨頭二公率三賢過陽室風雨未修謝閉止復以詩先之謹次韻一首以識其慚負云

二妙一時眞好事山巾墊角冒來過自無絲竹猶陶寫薄有風雲足嘯歌流水雅和水玉佩猗蘭分住石苔窩世人詎識玄眞子西子湖頭一兩蓑（見鮑墉安素軒石刻）

題茂林隱居四景

闔閭城西柳條綠深春梨雪飛香玉新葩佳卉雜高林錦溪花隖連茅屋故人隱居三十年耕雲讀書先隴邊軒冕青雲不肎躡琴書白月惟高眠

濃綠輕陰過新雨密槐如雲暗芳嶼長洲苑近繁藕花半塘水清出魴鱮幽人鼓枻獨垂綸沽酒割鮮呼近鄰醉歌紫芝園綺曲安知赤日車馬塵

高秋林月炎涼絕修竹虛簷素商發靈巖山翠削芙蓉海湧峰青掛華月披襟散髮臥桐陰起拂莓苔靜理琴天風冷然雜清響門外何煩覓賞音

屋前梅開千樹玉牀頭酒熟盈尊綠持杯聽雪向南窗瑤草琪花看不足鳥飛人跡閴不聞獨以浩氣撐乾坤歲寒之盟誰與共虛檻坐見明朝曦（見葉應暘耕霞溪館帖）

姑蘇臺

乘涼聊與老兵言往事羞將霸業論一自姑蘇麋鹿後臺名移插廢城門（見孫仰曾壽松堂墨刻）

用韻送季月上人

陰崖顛風無時興篁竹偃地虎晝行斷冰積雪臥空谷（一作山）春至惟聞禽鳥鳴華陽南便洞窗小香煙西放蛾眉道神倘問訊破孤寂把臂入林一傾倒帕頭蒙寒驢背馱泥滑穩于杯渡波寄謝少年王薇和獨行其如法沐何

赤山埠

赤山渡頭人跡稀欲行不行徒步遲六橋水漲波平堤雲松冥冥曲徑迷採蓮舟傍綠荷歸欸乃一聲天欲瞑隔花驚起鷺鷥飛

館娃宮

館娃宮中百花開西施曉上姑蘇臺霞綃翠袂空中舉

身輕似展淩風羽遙望三江水一杯兩點微茫洞庭樹轉面迎眸未肯回要見君王射麋處城頭落日欲棲鴉下階戲折棠梨花隔岸行人莫偷盼干將莫耶光粲粲

（見舊鈔貞居集補遺）

題倪雲林蓮溪隱居圖

灑埽空齋住渾忘應世情身閒成道性家散賸詩名古器邀人玩新圖揀客呈可憐山水興投老失昇平

此予處圍城時懷雲林詩也今道路既通猶未得一聚首爲恨適允恭持此索題因書其上句曲外史張雨（見卞令譽書畫彙考）

題倪雲林畫

太巳遺澤被諸孫東蔡深居兩外村濁水摩尼因見地好山罨畫正當門得錢賸買書千卷留客時沽酒一樽名利區區等春夢貪夫未覺古槐根（見謝堃書畫所見錄）

閒居雜興十首

屋後一畝園蔓草日已蕪晨興足涼意帶露手自鉏匪徒薙萑艾庶得存嘉蔬園東兩稚桑沃葉已半枯茲焉一披拂生意回昭蘇吾生多燕間時來此勤渠

夜來雨新霽今日天氣涼披衣坐前除可以延我觴獨酌誠寡歡意適亦已良過眼等夢幻何勞苦奔忙要非高陽徒賴爾逃吾狂

絕代一佳人黽勉在空谷淒風薄絺葛獨夜倚修竹豈不懷廣居乃爾甘竄伏怡然有餘適惟此盃中醁溪毛薦餘芳園品羞野蔌亂以商聲謳繼以春陽曲冥鴻當遐征何乃漸平陸

離婁伏暗室雙目黯如瞽及其登太山秋毫瞭然覩慨彼蓬蓽士嗒焉守環堵才或應時需默默夫誰語一朝在廊廟芳名炳千古

精衞銜木石意欲塡東海東海長不竭木石長可采此海終不乾此志終不改

孤鶴時警夜忽作寥天鳴志上方感秋一聽千古情起捎囊中琴琴聲少和平起舞匣中劍劍光騰晶英雄雞不敢號東方不敢明

良玉初在璞混然隱天質持至售玉人剖以爲圭璧居然廊廟器坐與連城敵至寶不雕琢徒爲楚人泣

隙光達暗牖秋聲薄疏竹花紋六尺笙冷浸一池玉落月正西傾流光滿華屋薄衾如潑水歸懷動幽獨慨然歎浮生歡笑不滿掬搴衣起徘徊何得長碌碌逸思虞機張唾手不忍觸

瑱瑱太古音衆聽未易諧古音乃希聲聊以紓我懷悠哉山中人素尚夙所該白雲有遐心流水初無涯何當據槁梧相與吟高齋

秋夜不成寐起坐彈鳴琴調以太古絃發以正始音古人不可作古聲猶可尋須知天地閒正聲日愔愔時或

有純駿聲乃無古今不然千載下誰識羲文心推琴坐
逢曙懷古何其深

古意次趙集賢子昂韻四首

鳳凰覽德輝志在鳴朝陽徘徊久未下憂傷摧我腸朝
陽不可留急景馳素商志士若易感鬢短嗟意長梧桐
生蒺藜默默徒自傷

陽鳥出海浦經天有餘輝萬類播大鈞生遂咸得宜窮
陰大荒北慘冽獨可悲動植仰末照短晷終不移高高
豈非仁悠悠復何知玄守亦云易寂寞不可師

玄髮易種種衰顏惜蹉跎顧瞻周行中賢俊何其多驅
車者誰子日暮猶委蛇道遠馬力微如此蒼天何

少年白面生佩服爭新鮮迴鞭絕馳道冠蓋何聯翩山
雞照淥水顧影空自憐念彼幽棲士白首誰與言終老
死蓬蓽千載嗟獨賢何如貴且富榮華況當年（以上見潘仕成
海山仙館帖石刻）

寄斷江和尚

牀頭匡杖欲生鱗湖上好山無故人南屏可惜清風屋
鍾乳胡椒買斷春

安山

梁山西馳來得意萬馬會崩騰勢未已屹若奔驪沛直
疑秦皇帝鞭石東赴海安山當其前隱伏久相待政如
韓孺子痛憤攄所懟力士舊鐵椎狙擊俟其怠雨山自
犄角萬古期一蹶東南際大澤遠勢連海岱我生走南
北所至得勝槩雲夢與洞庭髣髴亦其對荷花一百里
幻此香色界好風忽西來紅綠紛破碎安得若耶女曹
耦百千輩折花當干戚肆作紅粉隊蘭舟入明鏡起舞
凌嬲對酒酣時一笑擊楫歌慷慨乘此秋夜涼放意鷗
鳥外

壽春懷古

羣山抱連屏一水縈半玦孤城相鉤帶合遝類偃月昔
年爭戰地殺氣殊未歇至今風雨來草木帶腥血天昏
走燐火月黑見白骨豪華今安在勢去隨影滅要知英
雄人不忍坐埋沒我生談王霸及此意超忽恨不在當

時礫裂事征伐明當放吾舟悲歌夜深發（已上見江邦熙職思堂帖
石刻）

題張彥輔雲林隱居圖

怪底朝來雲氣濃卷簾金碧出芙蓉似傾三峽龍門雪
爲洗明星玉女峰玄豹藏來深霧雨綠陰缺處小房櫳
擬求許郭仙人宅卻隔瓊林第幾重

嘉禧殿山水圖歌

南遊看山今始還眼中歷歷高孱顏昔年佳山不識畫
今日見畫如還山丹崖翠麓淡相對便欲著屐行其間
長松天矯倒絕壁石泉落澗聲潺湲瞿塘白帝縈巖巒
黃牛赤甲難躋攀峨嵋西來劃開谽劍閣北首爭巑岏

瞑雲不度萬壑靜秋氣欲集千峰寒山風蕭蕭谷秋髮悅若身在靑林端我生愛山已入骨欲訟眞宰尤造物幾年因山生白髮爾來復躋山水窟洞庭雲夢波沖瀜西望鳥道通巴邛蒼梧九疑雲幾重髣髴元氣開鴻濛瀟湘竹雨半爲血帝子遠翥隨飛龍南山霜後轉淸峭傑卓石廩堆祝融紫霞花翻激笑電寶靂翻爪騰渴虹香爐瀑布明石澗紫煙滅沒金芙蓉懸流迸落虎溪石冷月過住東林鐘九華疊翠靑於葱金焦跨海連方蓬不知扁舟落吾手發興已過扶桑東嘉禧祕殿九天上風日淸美開房櫳金鋪玉署相熀爓顧視一笑回重瞳直疑圖書出河洛龍馬負入蓬萊宮又疑海若幻蜃市

翁木雲舳浮靑紅泥金檢玉有盛典應欲遠狩華與嵩聖神明見萬里外一覽海宇皆提封天子八十一萬歲磐石鞏固河山雄商君胷中有丘壑活處天成妙追琢解衣盤礴追所見廣廈閒房出喬嶽李成郭熙俱已杳絶藝從知不彫落康劉二君皆絶致破墨含毫見生意將軍又見小李君神完意到下筆親乃翁解爲竹寫眞父子筆意俱入神我來見畫詩益新是知數子皆詩人吾君聰明古所無遠襟周漢追唐虞退朝左圖右詩書篆刻几杖銘盤盂聖人寓物不留物願獻孝經無逸圖

以上見陳樵紅杏山莊帖石刻

歌風臺

赤龍初提劍三尺便見西方白蛇泣牧豬奴子本無奇不意叢祠老狐識人生大節孝與忠忍令置俎烹而翁發喪縞素直兒戲沐猴自蹶鴻溝東歌風臺上風煙老臺下行人怨秋草古今得失皆偶然造物何心計侊俠大風自起雲自揚猛士安在守四方我來懷古意悄愴荒臺日落天蒼茫

以上見蕭縣新出石刻

貞居先生詩集補遺卷下

眞樂軒記

[illegible]山建炎之洞雲菴至元閒被璽書是爲紫陽觀殿廬之陰壁斗澗深景氣幽欵嗣主是者湯君玄窗比歲壬申益方丈東偏尋丈之室而舟其制榜曰眞樂蓋取畫舫齋語云夫六一公退思險歷江漢豈眞樂於舟居及羨夫江湖散傲若有所未暇則又曰舟行豈不樂哉玄窗徒慕公之語簞郎瓢壑囿無波濤蛟鼉之危而亦未嘗識延綠叢葦閒拍浮酒船之爲逍遙之游也擬舫齋而曰眞樂是徒慕其語非耶雖然被褐巖棲之士顧未能濯足扶桑東觀蓬萊又豈公卿大臣涉世風波之迹所比倫哉居是軒也半席焚香燕座移頃元氣爲舟微風爲柁其翱翔容治之樂仲長統尙能言之玄窗知之則眞樂在此而不在彼矣吾所以知眞樂之然者以此

至順四年癸酉三月十八日

後僕夫泉記

有宋高僧中庸子居孤山瑪瑙坡之院僕夫藝竹得泉因以名之且復爲之記循本而言信無棄人矣紹興初敕遷院於寶雲山中庸眞身之塔隨遷所不遷者泉耳院去葛洪丹井數十巽武而近曰唯井泉是汲瓴挈云蕩匯一朝夕迺至正癸未之春塗墍殿廡甓土階下壅鏑而靈脈潤導竅而淸泉涌既浚既滌寒冽不渝於是甃以密石覆之以亭重以僕夫標之示不忘其初噫亦異哉主僧芳洲潔雅之士行道修辭至於食飲種植之微動循孤山法則猶以散泉不食爲未足今獲一勺之多不啻充滿其願來者相與歎曰距祥符之世踰三百載道源有續曰澤如新芳洲其今之中庸子乎予謂是泉之發初不擇地而密依猊座交蔭桂枝上人不易名僕夫不與知其功利與茲山無竭書以爲後僕夫泉記

是歲夏四月

中嶽外史傳

米芾字元章襄陽人博洽記聞於羣經務通大旨論議斷以己意其辭發揚蹈厲世儒所不能屈爲文務崖絕魁壘要必己出爲工悟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先秦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廿本甘露降其上蓄王謝眞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山水幅長不過三尺製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米芾印米芾氏印米芾元章印性至潔置水其傍數盥而不帨未嘗與人同服器客請閱法書對設兩案手爲舒卷僅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洗之也嘗願死作蠹書魚游於金題玉躞閒而無害妙解音律作五音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爲太平作樂之具沈隱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

平聲爲二以欺學者陸德明遂以吳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五音皆具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姦鬼祕無所逃形云又著天說備究天地日月旁側盈虛之形撰晝夜六十圖與朝汐大小準援據六經盡黜古今百家之妄其書藏之名山平生與游率天下士蜀郡劉涇長安薛紹彭好奇尙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冠衣眉宇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爲元章也晚爲臨川王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川絕愛其詩摘句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答

曰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母丹陽君有舊元章長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含光尉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邱縣乞監中嶽廟因號中嶽外史崇甯閒置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爲博士因進上所藏書若畫皆不下一品優禮答之詔用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句洞霄宮就除知無爲軍元章性好石無爲公廨有奇石元章驚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幾召爲書畫學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瘍生於首卽上書謝事不允卒於郡齋年五十有七大觀三年葬於丹陽長山下有自寫海岳菴淨名齋圖著山林集十卷並傳于代丹陽蔡肇常銘其墓予怪其敘事多脫落故爲搜剔舊聞補葺爲中岳外史傳昔賀知章號祕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岳外史張長史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予用爲米元章傳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孤山記

杭乃東南甲郡郡之名勝者惟西湖爲最也西湖之秀在於孤山焉其山也喬然突於湖水之心其水繞山麓而盤迴也非危非峻巋然自與南屏大雄斷龍巾子鳳皇寶石南北二峯周相顧也益知地脈亦自天目山來故唐人有詩曰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明可信矣至

若春風扇煖綠陰暗垂游人往來之徑者山之南蘇隄也夏日清和荷香襲人漁歌互答之處者山之東段橋也秋雲淡淡斜陽半渡水天一色之際者山之西西陵渡也冬雪霏霏梅花繞林暗香時來之所乃山之北林逋宅也和靖先生昔居於是性好梅花有放鶴亭於六一泉畔迨今基址及墓蹟猶在焉山中佳趣四時不孤樂乎此者卽人間之天上塵世之蓬萊也吾嘗繼志於先生放情山水之間久矣亦愛斯山之風景卜居於此以爲幽棲之地遂捉筆以記至正九年十月望日

倪雲林畫像讚

產於荊蠻寄於雲林青白其眼金玉其音十日畫水五

日石而安拼摘露三步回頭五步坐而消磨寸陰背漆圓野馬之塵埃向姑射神人之冰雪執玉弗揮於以觀其詳雅盥手不脫曷足論其盛潔意匠摩詰神交海嶽達生傲睨玩世諧謔人將比之愛佩紫羅囊之謝安吾獨以爲超出金馬門之方朔也

莫月鼎像讚

目若流鈴面如赭玉褌中是雷霆都司泥丸有阿嬌金屋運水也不會鞭一隊火裏蛟龍畫符更無用埽幾個洞中蝙蝠知之者怪其被髮猖狂不知者歎爲猶龍氏之新沐酒肆相逢莫放渠北斗翻身南斗宿

題顧善夫集十大家書

玉峯顧善夫所藏名人書畫余得見者亦屢矣不若此冊尤佳如名園中春花盛開鬭紅紫黃白不齊而各具一種天然生意鬭麗爭妍善夫日夕危坐於怡樂堂中焚香展對其領受當爲不淺矣是日同觀者閑閑道人吳全節至正丁未秋社日書

題王氏帖

右唐摹王氏進帖岳氏具言始末傳信傳寶爲宜然雙鉤之法世久無聞米南宮所謂下眞蹟一等閣帖十卷書林以爲祕藏使以摹迹較之彼特土苴耳晉人風裁賴此以存具眼者當以余爲知言好事之家不見唐摹不足以言知書者矣

跋武定蘭亭

僕曩侍趙文敏公學書暇日嘗論禊帖定武本佳者絕難得僧獨孤本見存更有趙子固及越人倪仲剛武唐吳靜心此三本流落人間不知何如至正甲申謁瑩之於竹莊出此本見示乃其祖靜心先生所藏文敏公題跋甚詳誠可寶也

自題所作山水

谷翁眞人當至元之初與趙榮祿交多得其書畫往往散逸其存者不過十之一也我友養玄道人盡以出示稱歎竟日戲爲此圖於靈石軒中至正戊子九月二十又三日

題薛尙功彝鼎欵識

錢塘薛尙功摹集三代彝鼎欵識文凡廿卷較其器之墨跡筆精墨妙過之又其討論有出於博古考古諸書之外前輩博雅精詣如此彼因而不學竊好古之名自比於米顚者得不有愧

袁安臥雪圖跋

坐甕牖下見貧居而無病色此畫史用意所在

跋黃文節書元上人此君軒詩

山谷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予觀此卷書法高如泰山之崇嶿如垂天之雲雄勢如滄海八月之濤海運吞舟之魚今人豈能到哉今得目之何幸躬逢

跋松雪補書唐臨十七帖

松雪補書固不逮唐人然風氣自可相較恨不及見靑李來禽眞跡與此臨本又當何如耳

跋陸友仁隸書世說中語

此卷予舊藏又嘗雜書紙尾把玩山澤間後爲元鎭持去至正丁亥十二月四日與元鎭同游梁鴻山攜在行笈又得重觀感慨歲月予老矣能幾把玩重題而歸諸淸閟閣

自書雜詩跋語

乙酉歲自春徂夏霪雨之時多五月來僅一日見天處彌阿幽篁中未有裹飯過子桑者閒弄筆研寫謬語盈册以自料理耳詩凡五十首子英過之持去勿示不知我者

趙文敏楷書千文跋

此本猶是吳興中年書泳飾所書八百餘本其早歲眞跡當亦稱是學書白首有不能窺其藩果繫神品哉

趙文敏四體千文跋

右趙文敏四體書千文惜不見司馬子微五體道德經較此何如也近代是書爲最

跋趙華豚小楷過秦論

嗣眞嘗見晉黃素黃庭經吳興公定爲上淸眞人楊羲和作七言詩識於後此卷楷法大類楊書惜世罕知者

自題雜書後

太史南華所論道家之大本無爲之至理矣若相如之才情雄放元亮之貞節雅言華陽隱居則古稱玄中董狐道家尼父實皆我之良師也仲謝三詩其旨亦超嗚呼四十無聞斯不足畏知不能望惟賢希聖之域甯不得爲達生之歸乎遂書各文成卷把玩山水以自料理耳大元泰定二年歲在乙丑六月廿五日

春日遊南山約

看長安花已是丈人之行問鐵爐步聊從太史之觀甫及春晴可無宿諾且鷲峯暖洞衆人何莫由斯顧靈石能涎賢者而後樂此緇塵拂汗碧嶺長幽仰探玄豹之深下笑飛蟲之聚風篁蕭爽想德威二老之亭蟬冕輝煌拜元祐諸賢之像徐行後長遶興邁倫撫中嶽外史之書碑長虹貫日覓房山侍郎之題壁白雲敵扉放浪形骸攄寫懷抱豈沙門不得稱高士而濁醪亦足名賢人追觴詠之風流成談笑之故事盤飧爲具酌必眞率會中車騎後時罰依金谷斗數儻居高遠徒費招邀至正二年四月廿二日書

瓊林薛眞人誄

開府神德君以神道設敎三數百輩往而有聞者惟閣之陳文學近古所謂博大眞人哉文學供奉時落魄不羈以詩酒自汙褒久始附眞人號朝學士大夫述德行

未已也蓋能薦致相外形骸以文章道術相周旋未始出吾宗而已文學去世踰四十載彷彿其人得薛玄卿氏玄卿早傳神德君君入有蓬萊道山之游從出有茂松清泉之怡悦視文學公曾若有檢束至於翰墨跌宕詩酒淋漓白眼青天傲睨一世則未有以優劣論人當在逸品上矣今大宗師吳公以耆德重於朝凡執事者百十有二皆眞人聲光赫奕非下士所敢仰而望且何以測而識之哉玄卿已矣論者獨以繼文學公異時感無用之用諸葛雖死能動玄卿其有不亡者在今已睹其兆是爲玄卿誄不凡哉（以上見吳城貞居集補遺）

鐵崖先生古樂府序

三百篇而下不失比興之旨惟古樂府爲近今代善用吳才老韻書以古語駕御之李季和楊廉夫遂稱作者廉夫又縱横其間上法漢魏而出入於少陵二李之間故其所作古樂府辭隱然有曠世金石聲人之望而畏者又時出龍鬼蛇神以眩蕩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東南士林之語曰前有虞范後有李楊廉夫奇作人所不知者必以寄余以余爲知言者抑余聞詠歌音聲之爲物明則動金石幽則感鬼神豈直草上風行之比哉廉夫遭盛時揚言於大廷者也將與時之君子以頌隆平樂府遺音豈宜在野要使大雅扶世變正聲調元氣斯爲至也余不敢不以此望於廉夫餘子不足語此至正丙戌冬又十月（見楊鐵崖古樂府詩集）

送黃先生歸烏傷序

至正元年國子先生黃公提舉江浙儒學迎侍母夫人來錢塘時夫人年八十有六兩嘗屈致板輿游開元後圃先生白髮儒衣冠從子鶴雙舞導於前婆娑花竹蔭映閒人皆望而羨之未幾夫人還義烏里第先生居官甫踰二載不俟引年納祿而去人又羨以爲不可及於是上方用中書奏妙柬文臣付以史事先生名在史官中使者及門而夫人之殯在堂已九日矣比服闋乃拜祕書少監致仕之命初先生官七品先府君無恙親受樂清縣尹之封後五歲而歿卜葬於秦孝子顏君墓北

五里蓋傍要離冢之遺意也夫人既合葬先生遂廬於墓左而爲壽藏於其旁有乳虎往來馴伏墓側與人相狎而不敢傷數月乃去蓋孝感所致云五年冬先生來錢塘買石作先府君墓道之碑碑之文若書篆出於歐陽許張三公皆先生同年也碑事竟載以東歸學士大夫與凡從遊以先生往日解印綬徑去人不得而知弗獲餞别今歲欲爲詩送焉以雨方外之遊頗詳出處俾鋪序於前庶作者有以知其槩詩不徒爲也承命而書誼不得辭同盟諸君勿以敘詩爲僭雖然千秋故事祕書監實於黃冠不外雨故序而不疑者以此是歲十月既望句曲外史張雨序（見元黃文獻集附錄）

蘇文忠書石恪畫維摩像頌跋

大慧與富公書曰如是得與究竟相應豈獨於生死路上得力異日再秉鈞軸致君於堯舜之上如指諸掌耳伏覩蘇公眞書二頌益信其爲究竟此所以爲蘇公歟方外張雨（見墨跡）

龔子敬詩卷跋

余生江南所敬二子敬先生吳興姚儒行何可企及此龔公所著對之斂袵廼癸酉閏三月廿八日暮夜過京口天錫示此卷其述懷二章眞無愧古人龔敬今亦古人矣噫（見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

董源夏山深遠圖跋

古今畫家不可指屈而欲求其具體者則惟董北苑以其用筆純熟無一偏之蔽也此卷爲夏山深遠墨勢淋漓神韻超絕正如讀陶謝詩愈咀嚼而旨趣無窮米元章稱其畫高出諸品之上豈漫言哉歲在癸未二月七日（見張泰階寶繪錄）

張叔厚九歌圖跋

九歌圖權輿於李龍眠眞蹟罕遇是圖規制在伯仲間龍眠卷上無此筆精墨妙之小篆令人奚媿古人信目者當不逃至鑒予何言哉（見繆日藻寓意錄）

跋管夫人畫竹

南望吳興路四千幾時歸到霅溪邊沽美酒釣溪鮮閒把漁竿上畫船此魏國仲姬漁父詞也墨君遊戲豈眞未忘情於漁竿也耶比自京師還病卒臨清舟中遂斷吳興之夢吁亦異矣夫人所書絶少予識其眞故併錄此詞使世傳焉文敏風光玉立蒼然在前聞此當爲長嘯於九垓之上（見吳升大觀錄）

稧摹蘭亭跋

大德甲辰三月庚午過仇伯壽許出示古今名跡末後見此不勝欣歎吳郡張澤之敬書

後四十四載是爲至正丁亥張雨重觀於開元草樓雨舊名澤之（見　御定三希堂石刻）

大開元宮胎仙閣記

開元再造之四年規制粗備方丈始作重屋於清風堂之故基爲楹三間上下四簷緣以方柱可環以行乃十二月庚申吉蠲祝事竟升負棟之梁時霜空皎如初日朗曜其下故有來鶴之亭雙鶴交鳴若命儔侶而雪毛丹頂之族類浮空至者凡十七翟翱翔其上良久乃去眞人玄覽翁顧諸弟子張天雨曰自觀斯瑞子盍有以名之天雨遂請名之曰胎仙之閣以紀事實焉明日衢州通守忽公適來眞人以閣名請記公欣然告曰作室貴得其名作文貴得其意伯雨老於文學者能秉筆直寫吾意則斯文可立就雨於是濡毫染紙側聆雅命從容陳其意曰是閣也前拱闕殿後臨玄圃錢湖繚其襟

帶巺岫屹其冠冕虛明爽塏高而不危一郡闤闠之區皆頫而覽是爲一宮之主且眞人高年重望羽儀斯道仙仙乎山中之相而位則次乎三台之座者矣故有胎化之禽仙人騏驥若覽德輝而下夫豈偶然哉蓋由琴心之疊以和召和將見諸福之物方來而未艾以之名閣不亦宜乎公之意如此謹錄以爲胎仙閣記公名忽都達兒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同知衡州路總管府事

大元至正五年歲在乙酉十二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

教門修撰玄學講師張天雨書（見陳淮石刻）

天平山遊記

戊寅歲三月旣望與韓君伯淸舟次巺門要陸君友仁

共載游天平山白雲寺於是鄉僧士瞻別七載矣抵寺旣莫明日謁文正公祠下士瞻謂予西南諸峯且縱游吾家白雲泉留以酌別遂具肩輿首過觀音院門有古桂四次卽南峯寺爲晉支遁禪師道場嶺皆巨石石凹積水猶以白馬名淵藏室壞無完經而皆經生硬黃紙書出寺可三里有松偃臥散漫一畝開枯葉委地若有物抑不能伸者而神理甚茂更度淺嶺爲鶴山魏文靖墓卽墓廬曰書院讀虞奎章所撰碑文主祠敬菴適入城蕭然隱士之居也復過竹林院竹扉石澗意象甚幽院後小圃芍藥雜花始盛觴酌於靜觀亭二老僧先被酒肅客無倦容伯淸書詩一紙遺之不論其省不省耳度賀九嶺亟觀天池坡陁巃嵸潭水金碧蓋神境也憩久之取道秦臺而歸天平復坐山亭待月遂寢十七日尊食已登寺後山龍石而上悉徧歷憶廿載前訪斷江恩公分坐巖閒喫櫻桃蓋夢境也酌泉白雲亭遂辭寺門直趨靈巖飯於五至堂士瞻送至溪滸而別是夜再宿（下缺）

（見孫仰曾壽松堂石刻）

王蒲團傳

王蒲團者武林山中人無名氏人就所業呼之慶歷閒居慧因院廡下織蒲爲業團成售去卽以施僧及周道途孳者恐不給更約己以果其腹身衣鶉衣羸瘠僕僕於道見者無不笑其愚及齒衰且病不能事所業卒餓

死委屍道旁一士人過之惻然曰是好施王蒲團也竺乾之教無有施而不報今枉然矣書果報二字於其臂買棺瘞之而去後士人舉進士應制科上等官主客郎奉命使高麗時高麗仁孝王當國燕使於寢觴數行言笑綢繆漸及宮中細事王曰不穀數子其一瘖揣其智慧絕勝言者臂有夙記彷彿果報字未揣因緣何居耳使因請得一見之王命引見比至使前驟言笑如故相識出臂示使者宛然道旁僂惻也王大駭異使者具述以故子啟王願辭榮出家爲僧從之更名義天封佑世僧統明年入中國疏請受晉水法師華嚴經教後見天竺慈辯請問天台教觀之旨悉得其旨比歸國建大刹

院號天台寺而奉　慈辯爲初祖復啟王施金書華嚴三譯於惠因院兼輸貲建閣藏之嗟乎蒲團死義天瘖天使語蒲團生豈偶然哉纖則彌廡下之傭侈則分海藩之賦等施也廣狹無論已或曰買棺士人即無爲楊傑大公也（見李翥慧因寺志）

與玄卿

天雨再拜上玄卿外史眞人侍者新秋雨涼伏維道候安穩比趙天驛回辱雅翰當暑爲之爽然三教諸名勝念之不置遂傳賤子再修數語合辭致屈延眞即擬差職事適李總領請行遂一切委之蓋前月十七日初翁周祥刖祠安奉禮畢矣執事累書見賜自冬而春而夏於茲二載亦可起之時想能翻然踐盟又豈喋喋者狂妄而遽迫之哉李總領有意參隨此便攜之出山方丈須以舊人守鎖鑰耳丁元善武當回此卻過天台其三茅陽請併其書同往彼亦待一會於杭則還都也胡士恭自北來旦夕亦去延眞衷曲見諸養吾兄書開玄老人之意尤勤勤也所冀一一委照餘悉伺面傾倒途中慎愛不宜七月望張天雨再拜稽首

與景山

張天雨稽首拜記景山提舉心契九月初僕回領答翰對之惶恐承見教切切賤子雖至愚竊此思不在懷實以目前補葺廢觀公私罄乏未能如願一節道阻遲於

再信想蒙情亮堂下近信若何山中杳無所聞謬傳不一此心曉憂吾兄孝心純至得此安居甚幸九月徐元度見招諸法事適緣觀中建立虛皇壇（此壇亦是文光見施）倪工役尤併不曾應彼之招但廿三日略出臨壙即又回山繼而文光化去此月廿七日殯只得又略一出侍老師同回準備啟建也相望非遠此情依依手製山泉二甕專此表意此酒本佳緣近日山中極寒凍醋未免損味幸勿訝也明當別致耳趙虛一提點方同張一無法師來山相陪數日虛一往金陵一無往京口眞人處矣區區身事亦荷虛一見念許以寬限併乞知及舟中具字草率恕之幸甚華甫道兄併于道稽首敬餘須續布以罄茲不宜十一月廿三日張天雨拜上記毘陵舟中

跋金蓀壁墨跡

宋季書學幾墜蓀壁老人始用率更書爲法一洗舉子俗書之謬晚居金鍾山世罕有見其蹟鮮于公南來當至元間尚及接識故家諸名公而老人特精楷法公尤所敬服蓋行草可以中年習楷書則未易臨模得也觀此帖益信其尊尚之方外張雨（以上見鮑嫞安素軒石刻）

與率性

雨謹呈率性相公閤下風雨空山徒廑高仰不審尊足痟疾何似茲奉茅山志七册閒中披閱　遊神之廷矣弊廬補葺月初當稍完尚冀寵臨以光泉石伏干台察

不宜張雨皇恐謹呈

與萃性

雨謹呈萃性參議相公行几比辱臨顧三宿出畫此情依依泉石間留金石聲猶隱隱也且日晷還草樓及山步風雨追至故不果詣謝茲領早帖并長句累幅使人應接不暇荒山潤色至今感幸感幸伺洞霄回舟即容專詣以罄區區黃公詩具領等惟台亮不宜張雨頓首謹呈（以上見沈啟溶我川寓賞編）

與伯清

天雨皇恐稽首上啟伯清提舉相公行几再辱書問知前信已達先記中題赤壁圖并寄仲舉諸作皆未及見

似爲守中專之矣特諭玄洲詩荷公假貸之久誠出於不得已茲承至論媿負何言陳畫二軸元帖奉呈唯雅命是聽知照既深復何容喙日來賤體以瘡疾作呻吟偃臥人事俱廢當此時甯有倡疇游燕之事哉雖彈領惠彌感侍晤伊邇悉圖敘謝不宣天雨稽首上啟

與聞止札

室邇人遠疎闊罔記歲時寫詩猥及佳筆與俱感佩齒錄之厚是夕風雨牽課次韻不足仰酬先施所以傾寫鄙悰亦至矣惟改容降禮稍垂顧覽衰朽不任幸甚

書張叔厚淵明小像

淵明詩曰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東坡謂此淵明未

醉時語一峯老師書此篇當亦在未被酒前所作正得古人佳趣　前詩盧疏翁所作今以爲酉巖則又似乎被酒之餘也（以上見卞永譽書畫彙考）

鳳池硯銘

交文明考文德舒九苞輝翰墨（見呂氏藏硯）

息齋道人傳

國家定鼎幽冀肇敞文明而畫學一途尤超軼前代趙承旨子昂錢進士舜舉其最著者也若乃殫心覃思獨蒙宸眷則息齋道人洵爲首屆一指者焉道人姓李名衎字仲賓薊邱人息齋其自號也仁宗皇慶二年詔天下始行科舉法衎以賢能充貢京師三年八月帝親策

貢士於廷衎以異等及第超授祕書郎會回回國貢胡將其主命以顧不刺來進云此寶可綴御冠咸共詫爲異珍帝命內侍問其價賈曰此物在回回國亦希有今此寶直七兩有奇在本國可值百萬若在中朝誠可壓彼象犀珠玉之傳其價殆不可算數也帝歎曰朕思此何足爲寶惟善人乃可爲寶耳命卻之衎侍內廷親覩其盛因退而寫卻寶圖以進深稱上旨荷賚鈔文綺之賜延祐元年正月大蒐於上都召衎從行謂曰昔唐元宗講武於驪山坐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幾正軍法然推其意旨在於觀兵閱畫雖佳亦無足取朕今講武農隙匪云耀德亦不勞民爾宜仰體此心繪圖示後衎於是

進上都春苑圖橫卷長五丈高一尺八寸山水樹木法李營邱人物法吳道子行殿大輅車旂法物法李思訓駝驢牛馬羊犬鷹隼法韓滉曹霸虎豹犀兕狼兎麋鹿法江都王禽鳥法邊鸞花卉法徐熙下筆各有淵源無一師心自撰者經營慘淡二載乃成旣呈御覽得旨宣王公以下周視莫不稱歎賚寶銀五千錠衣一襲逾月擢術爲浙江行省平章政事術任外臺廉潔自矢四年六月洗象於金明池術適以考績入覲又命作洗象圖俱蒙恩賜術旋以患病乞休命養疾京師以備顧問加封薊國公致仕英宗爲太子時素重術名及卽位遣中貴人至術第問曰疾差愈當大用術以年力就衰頓首

自陳乃止一日駕幸瀛臺命輦輿召術入對使爲野人獻曝圖術惶悚而奏曰是題誠不易措手乞聖恩寬其時日乃可奉詔帝頷之而退術還家晨夕構思稿成而復毀者三四閱月而進御英宗覩之見前幅巍峩宮闕金碧輝煌鵷鷺觚稜迴插霄漢中幅環以鳳城雉堞櫛歷可數後幅郭外山村蕭然野景穫稻山積茅屋鱗次寒雞抗頸初陽正東一老人衣黃棉襖坐簷下曝背翹首注望帝城神意飛揚若有所思旁有老葵數本殘花敗葉蔌蔌疑有風聲英宗撫卷歎曰是眞可謂追魂取魄者矣命齎庫物并羊酒厚賜之術尋病卒詔賜祭二壇謚文簡其子孫皆在朝列云（見王紱畫事叢談）

貞居先生詩集附錄卷上

謝貞居先生寄周鍾　趙孟頫

七月六日承貞居先生遠寄周鍾銑閒有文篆鳧之形則考工記所謂鳧氏爲鍾者也擊之與夷則合而是日又適立秋古物之來豈偶然哉輒成小詩拜貺之辱

故人賞我趣遺我鳧氏鍾制與周禮合試叩聲春容是日新秋節夷則還爲宮懸之西楣下浮磬儼在東金石互相應聞以絲與桐八音雖未備古樂將無同鼎尊彝觶卣羅列見古風揖讓於其閒令我懷周公作詩報佳貺庶以開羣聾（松雪齋集）

送張伯雨歸江南　又

張君巖穴士一旦謁天闕敝屣妻子累珍函語錄尊怨掙九重詔還歸眾妙門久爲方外友相許道彌敦（安素軒石刻）

寄句曲外史張伯雨　虞集

獨抱長鑱管白雲琴心誰錄內篇文情齋三日秋仍瘦徧禮羣真夜每分石記恐妨塵外事山經聊許世人聞已從司馬求真籙更爲通章九老君

寄貞居張先生　又

司馬先生苦著書久餐金液日清虛星辰欲動含精劍雲霧長隨畢道車重憶仙翁千仞表爲修真籙百篇餘白頭供奉黃金盡靈笈何因到隱居（道園學古錄）

送錢塘張天雨入茅山二首　又

獨棹扁舟入白蘋隱居舊宅去棲真龔懸肘後惟丹訣書到人閒稱逸民未覺白雲留住晚也應蒼朮寄來頻手栽松老騎飛鶴知是華陽第幾人

隱居閒道無人跡麋鹿來依積雪深每占雲氣得芝朮莫怪月光穿樹林茅君自騎一虎下木客或與羣猿吟知爾此時最相憶遲子飛舄度千岑

題張伯雨來鶴亭　又

羣真終夜降華陽貿聽仙音近玉牀語罷是誰留別鶴待君寥廓共翱翔

亭前春雨長蒼苔海鶴長鳴一日來從此琴心三疊裏月明時見影徘徊

次韻張伯雨梅花島　袁桷

雲屏油幕低覆遮晴日倒映黃琉璃孤根自有巖壑趣屈曲緹室情依依巍峩青女來蕊珠赤腳獨立層冰渠燧人借陽朝寶鑑金膏簇陋催銅壺何人胸中藏九島內火迴環不知曉咄嗟已辨天機深頃刻能成化工少陰陽在手司帝春坐窗更試明窗塵江湖遠涉汝良苦門外萬竅笙竽吟（句曲外史集附）

寄張伯雨道士兼簡鄧慶長二首

又

疊屏曉入香爐雲戶坐朝日雙臉應南山鐘磬似有約
北山禽鳥如相聞楊枝低昂碧霞袖藕葉清淺青霓蒼
更欲深居入林壑築壇夜禮三茅君
越羅作衫花纂纂今年身長覺衣短垂虹大堤迎棹船
綵袖翩躚酒巵暖還家閉門百不知桐葉題詩綠陰滿
鄉坊爲約張隱居細雨湖橋乘款段（清容集）

次韻伯雨臘月八日雪中同登來鶴亭　黃　溍

興來欲泛山陰雪不奈舟膠野水凝朝士白頭愁獨步
仙人赤腳傲層冰招徠盡是雞群鶴趣附空慙驥尾蠅
夜久松龕同擁羲絕勝儤直有青綾（黃文獻集）

過伯雨會無外式公劉君行卿　又

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其來今日雨
蕭然猶有古人風坐深遙對花如霧興盡徐歸月在空
仰止前修那可作聊追餘響託無窮

和答張伯雨　范　梈

靈均逝矣不堪呼幾欲南遊訊楚巫城郭煙濤垂白帝
星河風露泛黃姑幽人昔似九關豹佳士今猶千里駒
久客貴君相慰藉可能無意謝飛鳧（句曲外史集附）

玄文館送張伯雨鍊師歸三茅　柳　貫

華林蔥閣草菲菲千樹覺鵲喚客歸石上鶴龜談未了
山中騎虎去如飛白雲冉冉浮芝蓋青雨疏疏灑爲衣

世外故多人物論一枝丹筆待君揮

用韻重送　又

海上廬敖汗漫期雨青雲白送將歸步隨玉女明星出
夢載神山左股飛走徑常時多著屐深林五月未更衣
冷飈忽動三君下七尺冰絃信手揮（待制集）

和韻三茅山呈張伯雨外史　薩都剌

碧桃花落蓬萊宮銀屏甲帳圍春風冰簾卷水玉堂靜
白露滴月銀牀空仙人夜酌九霞酒手握北斗傾尊中
梧枝落影鳳凰語幽韻彷彿臨蒼穹伐毛洗髓天地老
火鼎夜出芙蓉紅呼龍洞口種瑤草採藥忽遇松閒童
茅君自騎一虎去猶聞珂珮聲丁東武華山人三載別

綠袍赤杖蒼髯翁淮南江上復相見落日淡淡天無窮
明朝稽首渡江去楚水清淺銀河通

寄句曲外史　又

霞珮翩翩出洞天當時彷彿見飛仙幾時海上張公子
今日山中爲稚川滄海塵飛丹已熟玉堂人去榻空懸
林間載酒來相覓乞寫丹經與世傳

次韻寄茅山張伯雨二首　又

句曲道人門不出幾時杖屨接慇懃春晴洗藥分泉去
午睡烹茶隔竹聞山腳客行驚犬吠樹皮苔老結龍文
三層臺上月如水半夜吹簫入紫雲
天際三峯翠色浮更於何處覓瀛洲也知方外神仙好

不識人間兒女愁白犬吠人驚夜鬼珠簾捲雨入明樓掛冠何日尋高隱竹杖芒鞵絕頂遊

酬張伯雨寄茅山志

又

恨余未識茅君面喜得茅山道士書燈外雨聲那厭聽風前石髮豈堪梳碧窗雲氣寒生楮清室丹珠夜繞廚夢到層臺夜披卷桂林風動月疏疏（雁門集）

宿張外史馬塍新居

又

竹樹忽聞乾鵲噪明朝歸去候新晴小樓無處著秋意暗雨空山如海聲葉落窗虛聞鶴步峯回路轉斷人行誰知昨夜玄洲客剪燭談詩到二更

夢張天雨

又

政恐梅花卽是君一牀蝴蝶兩牀分邀余悟讀玄真子羨爾偕升太素雲開篋取書銀字滅捲簾呼酒玉笙聞覺來不省誰同夢雪影翻窗似水紋（句曲外史集附）

同伯雨遊疑神庵因觀宋高宗賜蒲衣道士張達道白羽扇

又

晴日赤山湖水明湖中山影一眉青蒲衣道士無人識羽扇年多落鳳翎（薩天錫集）

與張天雨楊廉夫陳子平諸公遊虎邱次東坡韻

鄭元祐

昔吳有縣時茲邱據其領前聘埋金龕尚餘淬劍井簡書甚傀異星日發光耿千將不剸兕牡鞠豈禁黽至今點頭石斷非躍冶礦上機不由智大將宵論猛分剖儒釋緒便從康莊騁詞鋒琬琰嚴聲抽轆轤嗄掉鞅清靜海不墮生死頃憶昔此來遊六月佩旌冷山靈寶其蹤歲月塵劫永我生苦後時惜此媚風景坐嘯嗟所見起舞顧其影箕尾橫青天有懷無從請

鶴巢次張貞居韻

又

胎禽巢居迥每在林表松棟梁架青冥戶牖瞰碧峯欲睹仙者馭每懷塵外蹤玉童坐吹笙娟娟好顏容時歸理其室護以虎與龍茅簷瑤草香欲往路莫從星宮集羣真霞光覆千重解后十洲上仙聖應相逢

題張伯雨留別卷

又

句曲外史儒仙師開口論事劍差差詩律精嚴奪天巧字畫峭重含春姿一朝飄然上京邑赤舄不拜惟長揖名稱藉藉諸公間落紙雲煙粲星日璽書令任西湖濱忽思騎虎朝玉宸大茅峯頭斛北斗劍佩色映江南春山經幽文與道帙歸藏盤澗之石室小劫猶劃紫琳腴大書應按皇人筆鬼物守護今幾年閭戶勒銘師亦仙酒星在天照酒泉師醉而死方陶然如何臥病二十日鶴骨瘦筋神隼急一朝返真大滌洞西湖山空鬼夜泣飛墨如霧留人間讀之鏘然鳴珮環疑師不死不得見老淚灑入秋苔斑

和薩天錫留別張貞居寄倪元鎮

又
梁溪歲暮若爲情溪上梅花待曉晴徑雪冷埋山屐齒
簷冰夜墮石牀聲內篇攜向松根讀如意持將竹裏行
短晷何能理幽事南窗翦燭話寒更

寄貞居張儒仙　又
露冷玄洲草木疏硯泉分得磵循除鉤題石記修人表
筆削山經作志書丹鼎曉溫松節酒茗甌春點菊苗葅
殘骸若有登眞分亦欲西游候羽車

張伯雨精舍吟　又
翩翩風流江海姿青山滿眼空遐思圮橋授書帝者佐
裏城問道天爲師題扇書裙莫相惱傳符繼籙容何辭

願逐西飛白雲去滄江斜日吹參差

送方養心遊茅山寄貞居外史　又
天上仙眞騎虎還山中宰相著書閒神明祕典抽金匱
早晚思言下玉關風磴入雲芒屩冷松花滿地朮畦慳
願隨君去擕薪水猶得棲遲澗壑閒

張貞居神光樓看雨　又
東風吹雨弄新晴仙子樓居吹玉笙不是春陰在簾幙
已應顚倒落紅英
濛濛靈雨向東來曙色軒窗面面開爲愛條風吹潤綠
莫敎人迹印蒼苔
碧雲千仞紫陽山都在東風化雨間細與陽春同霡霂

岸花汀柳亦斑斑（僑吳集）

題自畫黃粱夢贈張伯雨　趙　雍
舉世通驚夢一場何須抵死說黃粱勸君切莫頻開口
恐起癡人論短長（珊瑚網）

次韻懷張外史　倪　瓚
緬懷蕭閒館乃在華陽天焚香坐幽谷濯纓向清泉眞
靈浮空至樓觀與雲連彈琴明月下飄飄舞胎仙

早春對雨寄懷張外史　又
林臥苦泥雨憂來不可絕掀帷望天際春風吹木末飛
蘿散成霧細草綠如髮念子獨高世南山修隱訣取瑟
和流泉操瓢酌明月神安形不彫迹高行自潔思之不

可見飢渴何由歇願爲鸞鵠翔南遊拂松雪

寄張外史　又
神鸞戲玄圃巨鱗偃溟渤爾亦碧巖中遁形修隱訣燒
香庭竹淨洗研池苔滑撫弄無絃琴招邀青天月迹高
行亦苦冰蘗忌芳潔何當往相尋拂石棲松雪

與張貞居雲林堂宴集分得春字　又
青苔網庭除蕭然無俗塵依微樵徑接曲密農圃鄰鳴
琴已變夏疏花尙駐春坐對盈尊酒欣從心所親

對雨懷張貞居　又
戶庭來遊絕園林飛雨滋芳氣初襲蕙圃文復散池栽

書恐霑溼聽溜漫懷思清溪已可汎方舟幸及茲

題張外史翦韭亭　又

外史詞華耿霜月劍花秋瑩鵰鶚膺皎然光餘照綠水
不假雕琢斲鉛刀雅音自出性情正庸工徒爲血汗勞
若人逝矣不復作穠莠雨深那可薅

送張外史還山　又

道士朝乘白鶴還樓臺金碧鎖空山半天花雨飛幢節
萬壑松風雜佩環丹井夜寒光剡剡石壇春靜蘚斑斑
飄然便擬從君隱分我玄洲一半閒

對雨寄張伯雨　又

把酒獨臨溪上雨林深地僻少相過忽興天際眞人想

欲乞山陰道士鵝坐久苔花侵袖碧書成簷溜沒階多
悠然靜寄東軒下日暮徘徊聊短歌

和虞學士寄張外史韻　又

華陽上館誰曾到知有高人避世深當戶春雲圖紫蓋
拄空花雨散青林丹臺篆迹龍蛇動經閣松聲鸞鶴吟
念子離居消息遠幾將書札寄遙岑

與伯雨登溪山勝概樓　又

樓下清溪夏亦寒溪頭箇箇白鷗閒風迴綵卷平隄水
林缺青分隔岸山若士振衣千仞表何人汎宅五湖閒
絕憐與子同清賞擬向雲霄共往還

送張貞居遊靈常洞兼簡王晉齋

又

荆溪山水閟靈宮子晉笙鸞駐碧峯午夜月明風滿帳
千崖人靜鶴眠松緣知瑤草春來長應有仙人洞口逢
莫爲青螺翁久住歸時騎取葛陂龍

送貞居還山　又

日暮書傳青鳥使華林瑤草待君歸挾舟婉婉雙龍出
背雨寥寥一鶴飛秋水琢成蒼玉佩朝霞補作紫綃衣
山中長史來相覓應借窗閒白羽揮

寄貞居及柳太常鄭有道次前韻　又

華陽外史從幽討谷口高人亦賦歸遙憶愚溪對山坐

何時菌閣看鴉飛荒荒旭日睎玄髮滴滴流泉浣素衣
寂寞松窗懸榻處塵生麈尾不堪揮

寄張貞居　又

不但入城蹤迹少南鄰野老見猶稀狂歌鳴鳳聊自慰
舊學屠龍良已非苔蘚滿封麋鹿徑白雲新補薜蘿衣
羊君筆札誰能寄欲請靈文一叩扉

奉懷張外史　又

陰壑慘慘綠苔生碧雲亭亭多遠情松杉鶴去轉蕭瑟
洲渚花落自縱橫從君下榻住十日看我鼓枻出層城
洞口菌巢無恙否定應閉閣著書成

送浙憲掾劉彥文并簡張貞居　又

落日采蕢溪水緑目追帆影先飛鴻寄書爲覓仙人隱
種杏今居丹井東遠道悠悠宵入夢晴波洶洶晝多風
鳴珂使者淸無事爾得優游羣掾中

寄吳子併懷貞居　　又

江海風流吳孟思十年不見鬢成絲舊同野老松花供
今寄仙君石室碑秋日滿船初曬藥晴雲浮水獨臨池
南山樹裏孤棲鶴爾去何當一問之

張貞居有詩東梁鴻山楊君次韻和之　　又

鴻山東面受朝暾戸牖嵐光晝吐吞梁婦終甘隱吳市
戴琴原不適王門弦歌寂寂虛千載井臼依依自一村

躡雪獨尋楊處士蕭條古道與誰論

杭人有傳余死者貞居聞之愴然因賦以寄之　　又

果園橘熟誰分餉茅屋詩成懶寄將衰謝皆傳余已死
迂疏眞與世相忘夜分風雨雞鳴急天闊江湖雁影長
寥落百年能幾面論文猶及重銜觴

蕭從善集其師外史張君詩賦贈　　又

葛翁臺上繙經處陸子泉頭試茗時石記只留金菌閣
宮銘猶樹玉津池晚探風雅還心醉謾說曹劉是我師
麟角鳳毛勤采拾卻愁雷電取無遺

貞居君在餘杭北郭結樓居之號茅嶺行窩予
久欲往觀而未能也茲貞居適有來此之約因
寄一首　　又

已向林閒開別墅更聞茅嶺有行窩提魚就煑興不淺
看竹頻來意復多梅隖雪晴紅綴蕚墨池水暖緑生波
懸知潘令閒居賦不比陰山敕勒歌

再用韻呈張伯雨潘子素　　又

圍圃桂樹覆巖阿茅屋歸來雪一窩高臥巨圖奇氣在
倦游江海故人多楚山白雁遵寒渚練水長魚出素波
去去南州書問少寂寥誰和紫芝之歌

首夏郎興呈貞居　　又

鵜鴂如雲散碧漪來禽靑李壓低枝深林汲澗常聞虎
淸晝焚香獨下帷路出城東無十里燕來堂上不多時
可憐穉筍都成竹忽見春蠶已吐絲

昔張外史有古銅洗種小蕉白石上置洗中名
曰蕉池置積雪軒西圖老人追和張劉二君詩
書挂軒中余亦爲之次韻　　又

雪中芭蕉見圖畫蕉池積雪終彫零風翻窗裏浪花白
雨壓牀頭雲葉靑詩人超軼有遠思造物變幻難逃形
爾亦林居喜幽事曉汲石溜擕銅瓶

次薩天錫韻寄張外史　　又

谷口路微山木合溼衣空翠不曾晴飢猿攀檻爲人立

寒犬號林如豹聲小閣秋清聽雨臥長林日出采芝行
道心得失已無夢沐髮朝眞候五更

題陳仲美畫次張貞居韻　又

杜老茅堂倚石根往來西瀼與東屯一庭秋雨青苔色
自起鉤簾盡綠尊

斜日西風吹鬢絲披圖弄翰學兒嬉釣竿拂著珊瑚樹
張祐題詩我所師

次張外史韻題商學士畫　又

獨棹扁舟引興長疏林遠岫見微茫商侯畫筆張仙句
可比豐城寶劍光

張外史素不善畫醉墨戲寫張洞奇石頗有一

種逸韻德明裝潢成卷走筆爲賦　又

書畫不論工與拙顏公米帖豈圖傳君看外史寫奇石
醉墨依稀似米顚

貞居道士往常熟山中訪王君章高士予因寫
梧竹秀石奉仲素孝廉　又

青桐陰下一株石迴棹來看雪未消展圖彷彿雲林影
肯向燈前玩楚腰（淸閟閣集）

貞君隱居在南山之下苦爲風雨所隔屢約者
屢矣三月十四日鋭意一行時風日淸美蓋一
春所無也悤悤告歸是夕復雨貞君贈以幽篁

之篇以不得對牀爲恨五日後復來遂同聽雨
於瀾泉之上留連三宿臨別拾數語以謝貞君
幷書此以識交情云　張道中

匹馬相過五日前一時風日何淸妍我歸卻夢亂峯裏
詹花繞院聞嚦鴂杖藜再入松花塢松下相迎成笑語
向來春色阻重雲得共西窗聽夜雨竹邊更有流泉聲
淙淙滿耳風濤生齋中不負對牀約燈前難盡銜杯情
留連三宿別君去一步應知一迴顧短篷縱使隔江湖
寸心長在南山路（我川寓賞編）

和張句曲題楊鐵厓新居詩韻　李廷臣

昔年曾向賀湖過湖上春風生綠波吹笛道人從去後

抱琴客子已無多門前新柳黃於酒山下浮雲白似鵝
今日姑胥懷舊隱興來時和紫芝歌

舟中寄張外史　盧大雅

欋郎催踏春溪舫阻我辭君散木亭江水未應春去漲
鄉山偏向別時青煙波釣艇新衝雨河漢仙槎舊犯星
輪與仙都老居士一簾山雨聽鵝經

追哭張伯雨外史　又

身似浮雲半在吳玉鉤橋外是西湖花前微雨白鵝帖
樓上好風金鴨罏李泌只宜留北闕劉郎不得老元都
人情翻似東流水洗出青天一鳥孤（元詩選癸集）

贈別句曲外史張伯雨　張翥

玄洲別島鬱巃嵸滿谷蜷雲護萬松外史緝圖瓊笈祕
隱居留誥玉函封丹池雨見龍無角藥圃春肥鹿有茸
擬借一龕爲洞吏與君來往大茅峯

輓張伯雨宗契　又

一夕星壇蛻羽衣山林何許散靈輝書留眞誥鉤弘景
名在丹臺馬子微海上靑嬴應遠去鑪中白兎想潛飛
風篁後夜還成韻猶似簫聲月下歸

次韻倪元鎭張伯雨錫山倡和之作

又

鶴在靑林鳳在阿騷人行處有吟窩西風落木秋來早
南國浮雲日暮多欲賦朱華臨鄴水可堪白芷怨湘波

期君不負湖山約來聽吳儂禊靈歌

題張外史馬塍新居　又

窈窕丹房古澗阿長松修竹繞層坡桃園隱者時相過
茅洞仙人夜或過沆瀣杯寒供曉食靑冥笙響答空歌
白雲浮出池痕滿知是龍泓宿雨多　蛻庵集

中秋對月時張外史有約以醉不赴

又

明月中天煙霧消酒醒涼思正飄颻星河不動秋空闊
鐘鼓無聲夜寂寥露下遠山皆落木風來滄海欲生潮
仙家玩事無緣到虛負瓊樓聽玉簫

和張外史山居雪霽　又

窈窕硐阿人迹斷隱居學道自神凝巖頭鶴下松無雪
石底龍蟠水不冰釀酒春瓶濃勝乳鈔書雲笈細如蠅
多君肯念還京客爲織春袍補薜綾　句曲外史集附

和張伯雨雲林席間韻　鄭韶

句曲先生世所憐新詩字字總淸姸楚江祇漫聽春雨
蜀士那知有漏天樹隔靑山迎好客華開白日照芳筵
高居更憶雲林子目送冥鴻揮五絃

同報復元上人登南岡文筆峯兼簡外史

又

橘林風細涼飈生石磴雨滑褰衣行雙肩正如野鶴立
左耳忽若秋蟬鳴孰云耽詩竝齊已我愛玩世惟彌明

對牀著屐歌楚語若箇杖藜來細聽

寄句曲外史　又

掬溜室中淸夜分相過曾此說幽文入池星斗當窗見
枕席波濤隔樹聞頭上鶡冠朝老子手中龍節候元君
欲從世外求玄賞雞犬巖頭有白雲　雲臺集

次伯雨韻　李孝光

佳士望見知耐久俗子定交心已疏中林有客賦招隱
后日何人問遂初達官不入爾衙刺邊史會給陳農車
我見彌明太玩世自言不解人間書　五峯集

至大庚戌黃君晉卿客杭與鄭善之翰林黃松
瀑尊師儒會山上人會集賦詩今至正辛巳晉

卿提舉儒學與張伯雨尊師高麗式上人會再和前詩上人至京以卷相示因寫往年所和重賦一章　吳師道

後先人物一時雄心迹甯須較異同來此清談散花雨依然舊夢聽松風畫圖長共湖山在劫火頻驚殿閣空萬里忽逢東海客前詩重寫思何窮（禮部集）

和潘子素寄張伯雨詩　王沂

白雲何處是嚴阿聞道松聲滿淨窩京洛風塵人易老江湖秋水雁來多田園蕪沒須微祿親友凋零半逝波欲問囊中餐玉法相思夜半起笙歌

瑤草年年滿澗阿高人燕寢自名窩山中丹井龍歸晚雲上仙飈鶴占多瓦榼尙餘京口酒布帆無恙洞庭波棹頭巢父誰能得歸聽吳儂小海歌（伊濱集）

次句曲外史西湖感懷韻　張仲深

一鞭春入晚蕭蕭晨記寺詩過段橋花底鶯聲閒送客馬頭山影欲凌霄情懷忽爾思前載風物多應似故朝躡盡春光先感慨當年王氣逐虹銷（予淵詩集）

陪黃晉卿提舉楊霞卿山長宴張貞居外史竹軒　陳鎰

仙家風景少人知亭館春明宴客遲黃鼠登盤脂似蠟白魚落刃膾如絲天香冉冉花雙品日色渾渾竹數枝始信蓬萊在塵世門前車馬自分馳

乙酉二月十六日偕楊貫道謁張貞居外史留宿南山登善庵明旦以詩奉別　又

彌阿不到一年餘此日重來訪隱居銀燭照花明綠酒石函封蘚貯丹書雨添瀑水春池滿雲起山窗曉室虛自愧悤悤迴俗駕不堪松下別霞裾（午溪集）

張伯雨贈黃精　吾丘衍

山中有靈草乃云太陽精況聞天老言餌之可長生故人赤松意分贈慰我情玉津比元芝采采三秀英我願服此久飄然出寰瀛綠髮無秋霜身如羽翰輕舉臂入霄漢丹臺列高名手把金芙蓉與君遊太清（竹素山房集）

與張伯雨湖隄暮歸　吳養浩

柳絲淺蕩雨霏微隔水遙看羽蓋飛馬上仙人強支酒踏花何處晚來歸（句曲外史集附）

次韻黃晉卿與張伯雨道士高麗式上人會於杭州開元宮　陳旅

聞說年來太極翁交遊無地不相同偶從賀老作吳語更愛遠公論國風梅鴨寒深香欲水蕊宮清徹境疑空流傳詩句并圖畫江海令人思不窮（安雅堂集）

和張伯雨寄揭曼碩學士時揭奉旨祀岳瀆留杭丐老　朱晞顏

昭代頻紆眷嚴祠侈報功名山登異數盛選屬明公雅志甘投散新詩益欽蒙乾坤鍾閒氣湖海挹高風膺喜

詞臣舊還欣地位崇歸橈先順濟予告亦留中李令千奴富相如四壁空那知心暗折轉覺鬢先蓬翰墨追遺老江山遲此翁鶴歸橫碧海花發上離宮故國人懷楚仙都客自洪君如濱寂寞誰復起疲癃落落眞堪數堂堂詎可攻二疏增漢重五鬼固韓窮年至帑繁事宜優豈厚躬春山乘欵段曉枕唱玲瓏娛老書千帙歸休屋一叢重逢千里異近別十年悤技短株難剛音希叩必鴻已應慚宋玉一賦大王雄（瓠泉吟藁）

賀張伯雨新居　楊維禎

客子浮家來書上層樓如舫艤晴波館娃宮下秋雲薄宋女廟前春水多過海元戎嘶玉虎出山仙客誦金鵝長卿漫解長門賦未得黃金買笑歌

寄張伯雨　又

句曲先生非隱淪嫌苦城中客來頻每瞻湖上青鳥去不覺山中白兔馴古洞神瓜圓似斗空林老茯長如人金鐘玉几我所愛鶴氅烏巾許卜鄰

富春夜泊寄張伯雨　又

春江大汛潮水漲布帆一日上桐廬客星門巷赤松底野市江鄉淨霽初柱宿雞籠山頂鶴斗量鱸網沙頭魚來青草閑望林表故人張燈修夜書

四月十六日偕句曲先生過移眞飲趙伯充所句曲出石室銘因賦是詩并簡太僕檢討先生

又

句曲道人懶注玄自言迂俗有神仙因尋舊日方丈地便是前身五十年海上安期親寄棗湖中太乙舊乘蓮近銘石室藏書劍道在先天訖後天

碧桃溪詩送句曲張先生東歸　又

道人攜羅花下迷仕籍不復通金閨山中千日酒已熟江上二月草初齊吹簫嬾引雙成鳳照字猶煩太乙藜生閑星飛南北度又隨漁者碧桃溪

寄張貞居先生（并序）　又

夏初鄭生自白水塘來承手札知老師出山泊有雲高處時在淞上繼欲進濆而煙駕已在西湖之

西矣今因覽海師靈壁賦詩一首代候興居前日會夏邸老黃公問訊老師相謁秋深同上謁也故未及之

老學先生老未休尙吟黃素寫蠅頭鶴裝或外青雲社詩卷多留黃篾樓白楊柳茂長當暑紅杜鵑開不識秋老夏黃公頭未皓相期吹笛過玄上

游龍井同張伯雨韻　又

淮海先生泉有記西湖從此媿靈湫池中水鯉時時出嶺上風篁箇箇秋未說三賢猕位置只誇二老共風流爲泉作主定何日已有雲山石點頭

贈張貞居　又

句曲先生不受呼侵晨開戶躡雙鳧戲談奇字譏獬豸
醉揮如意擊珊瑚天上神仙元嗜酒座中玉女解提壺
只應老鐵狂更甚時從吹笛過玄都

寄句曲外史　又

一秋不見張句曲聞道移家近小姑近番風雨無處士
百年山澤有眞儒藍田種子多成玉丹屋流光或化烏
自寫黃庭新帖子白鵝應自滿西湖

讀句曲外史詩因摘其句和成二韻　又

今世何人識太元令人三歎億宮縣函封遠少籠鵝帖
門泊龜蒙放鶴船退食久辭青瑣闥看雲欲上蔚藍天

君看堂上遺安老人比山中姑射仙
寄書冠冕山中客同友耆英社內人行幛看花移畫舫
杖藜臨水正烏巾忽看銅馬歸還漢笑說黃公又避秦
相對偶然成一笑隱居求志百年身

答張貞居雲林席上見寄韻　又

風雨閉門春可憐丈人詩句十分妍青牛未度流沙地
白鶴時通句曲天王女投壺天爲笑張星飲酒夜當筵
華年錦瑟憑誰寫夢隔春心四十弦（鐵崖先生詩集）

悼句曲外史　又

黃籙樓頭仙一去明年黃籙埽狼烽不知天上修元史
只訝山中伴赤松石室祕書愁攝電星池遺劍已成龍

思君不見夜開戶月在金鐘玉几峯（乾隆杭州府志）

暮春計籌山寄句曲山人　黃石翁

松花落粉哯子規山人燕坐春晝遲石泉豈非大韶樂
月色猶是鴻荒時鎔盤竹杖煙中語青紙丹書林下詩
應謝錢塘舊知識白雲獨往無還期（松瀑稿）

題張伯雨隱居　李昱

愛君亭子澗之涯不減西湖處士家長日春風吹杜若
有時流水出胡麻山童斮竹供垂釣野客尋源憶泛槎
欲信神仙在人世重來猶恐失桃花（草閣詩集）

伯雨畫像　張光弼

此畫茅山第幾眞翛然白髮鶴翎新百年身世謳歌詠

一代交游在縉紳（可閒老人集）

張伯雨丹房偶題　貢師泰

翠禽立紅桃白鶴步青草與子半日閒方見靜中好（玩齋集）

送張外史歸華陽　楊載

送君高舉入華陽古洞深蟠石徑荒蔽日旌幢朝菀菀
飛空環珮夜瑲瑲餐霞已試登仙訣祀竈還修卻老方
見說陶公雖隱遁猶將道德佐齊梁（句曲外史集附）

和張伯雨鶴亭夜坐韻　呂誠

草閣中宵淸淰淰蒼筤四壁影疏疏天頭雲過多於雁
池裏星移或似魚

寄謝張貞居所惠詩文　又

外史高居靈石隖湖山寂寂鍾餘榮平生道園虞太史
故人聖井薛玄卿手提麈尾玉同色眼看鷗波秋與明
五十篇詩句句好小箋龍鳳字縱橫（呂敬夫集）

題天竺妙侍者所藏訢笑隱張伯雨倡和什後　王逢

湯休麗藻世無多修靜清名孰有過赤水玄珠歸象罔
寶花丈室散維摩日邊並倚凌雲作林下新傳擊壤歌
句曲長干舊遊遠鵲飛無奈月明何（梧溪集）

福眞觀主張貞居落成傑閣喜而賦詩　馬臻

樓觀澄湖濱稍稍薄林藪羽人何蹁躚所迹蓋不偶貞
居洞元化道勝百邪走一旦從天來經營人無有飛閣
迴招仙虛牖寒垂斗旭日山獻酬翳翳煙侵柳緬懷咸
平士載憶元祐守常恐金門步未遂泉石久羣倩慕飲
德伊余就白首所事不能忘結念千載後

和張伯雨見寄懷友詩韻　又

古道向淪沒世遠懷羲軒衰梧鳳難止惡木陰易繁況
茲雨露濡何以杜本根眾鳥欣所託日暮爭奪喧喧卑
令人疲曠達寄琴樽士有張伯雨壯歲高誼敦豈無青
雲交秋風過閒門好古既不泯汲汲資討論幸有芳簷
下冬日可負暄所以陶元亮欲辯已忘言（馬霞外詩集）

追和張外史山居雪霽　俞友仁

湖上千峯盡失青湖光十里未消凝吟詩細嚼梅花蕊
煮茗潛敲澗壑冰東郭忍寒行似鶴南屏癡醉坐如蠅
相過丙相知乘興盛服猶披舊賜綾（句曲外史集附）

題張外史手書　孫鼎

袖拂天風歸別島鶴羣飛繞紫霞封從君欲問參同契
爲說人閒不再逢（積槩館過眼錄）

題張伯雨初陽臺唱和卷　釋守仁

笙管聲沈彩鳳飛朝陽出海散晴暉一時文物推延祐
五夜丹光起太微歲月無情詩卷在江山如故昔人非
祇應湖上梅花月照見荒臺獨鶴歸

句曲外史墓　姚綬

仙去端依羿節朝仙壇環珮竟寥寥字收渤海千軍陣
詩逼成都萬里橋黃篾樓空焦炬人清風堂廢白雲銷
惟餘靈石山頭月千古風華不待招（句曲外史集附）

拜伯雨墓　又

百年尙友重文章登拜孤墳一瓣香赤壁舟中驚鶴夢
玉鉤橋下奠椒漿匣藏神劍猶生氣雲祕秋山自老蒼
雙眼摩挲曾碑刻還疑清夜吐虹光（杭州府志）

和張貞居蕉池積雪　又

句曲仙人遺舊跡百年繼續無彫零漢時銅洗玉色碧
雪裏芭蕉孤影青題詩弔古多寓意看畫於我獨忘形

煮茶汲水臨釣石小杓大瓢何用餅
成化乙巳四月十九日逸史泊南湖上松菊主
者攜蕉雪卷來索作四大字爲引卷畫饒介之
臨張伯雨及劉師魯之作且俾予追和因草草
應答百年故物流落人間幸歸之詩書家什襲
保護可以長久予名亦將託之以並存耶（經訓堂石刻）

題張光弼選伯雨詩　高德暘

外史詩爲人膾炙玄珠光照浙西東振衣玉宇瓊樓上
滌筆冰甌雪椀中龍去葛陂乘莫雨鶴歸華表語秋風
一瓢喜落廬陵手箇箇青錢鑄作工（句曲外史集附）

張貞居自書詩跋　陳世昌

不識華陽舊隱居高情還憶聽松餘百篇眞錄修都遍
滿卷新詩手自書一去丹臺閒日月幾回飛珮在空虛
重來化鶴應無恙華表春風動里閭（珊瑚網）

題張伯雨先生詞翰　聶大年

華陽外史列仙儒曾受眞人寶鳳符酒醒君山聞鐵笛
詩成滄海得驪珠蠅頭字小還能寫鶴背風高不可呼
三復卷中遺墨在六丁雷電繞清都（安素軒石刻）

登張伯雨墓　王穉登

一抔蟬蛻瘞寒雲天上神仙地上墳香骨化爲遼海鶴
華陽洞口待茅君（杭州府志）

貞居先生詩集附錄卷下

句曲外史集錄序

姚綬

錢塘張伯雨先生元季碩儒逃名於方外其制作與古人相伯仲予嘗私淑其眞行書購求眞迹或卷或軸長篇短章又有其手書詩文稿各一帙總若干篇保若拱璧藏之雲東仙人館成化丁未六月火盡焚其所積圖史而先生之跡俱逝者十之八九先生平生詩文甚多梓行者尠余所得一編僅百餘首乃徐良夫作序者又余幼時先君子命鈔錄五七言八十餘首今皆不存余茲暇日爰就相知士大夫家搜訪其所作若詩若文雜薈并余家煨燼之餘所僅存者番書於册名曰句曲外

史集錄俟既富而類析之壽梓以行嗟夫人之生世古今未有超然獨存者所賴壽之於不死其文章乎故凡文章根柢於道自信可以傳後雖流散海內後必有人收錄必不使之敗壞澌盡若韓昌黎之文歐陽子永叔得之於散漫之餘行於校讐之後遂爲四大家之冠輝煌轇轕垂之無窮人第患不能爲可傳者無患乎千載之下不得流播也吾道在天地間不絶如綫世豈無其人哉斯可驗諸（原書）

師友集序

黃溍

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伯雨之生去宋季未久其大父漳州通守公雅不欲諸孫豢於貴驕而縱爲異時華靡遨放事延儒先以爲師教之其篤而伯雨特聰痞爽朗頴出不羣丱歲即務記覽弄翰爲辭章方是時前朝遺老宿儒魁士猶有存者數百年之文獻賴以不墜然皆尊其所聞人自爲學未嘗淩高厲空併爲一談以事苟同伯雨覿其光儀而聆其緒論如企嵩岱而得其高臨河海而得其大且深佩服之素固非一日年運而往諸老相繼淪謝伯雨乃以壯盛時去爲黃冠師閒出而觀國之光屬當文明之代一時鴻生碩望文學侍從之臣方相與鎔經鑄辭著爲訓典播爲頌歌以鋪張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閒又皆與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塤鳴而篪應也逮伯雨勧

遊而歸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並遊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後生晚出如春華夕秀奇采遝發欲一經伯雨之品題者無不挾所長以爲贄而伯雨皆莫之拒雖細弗遺宜其所積、之富如此嗟夫伯雨負其超邁卓絶之材不徒有聞於家庭而脫落綺紈之習遂能遺世獨立周覽六合必欲盡大觀而無憾其高風雅志固可概見也雖然四十年閒氣運所升降人物有盛衰而文章之變化與之相爲無窮述作之家尙有考焉詩文總若干篇其次第不繫乎齒爵位望而一以歲月爲後先方外一二士既編緝而校讐之復俾溍爲之序而刻寘伯雨所居靈石山之登善庵溍之鄙陋言不足以盡意

壹叁柒册07页

序續集者甯不爲之畢其說乎

輯張貞居遺詩書後　陳應符

外史先生蘊句吳清淑之氣飫天台括蒼吐納之腴柷駕菸山充養益粹故其詩辭自得情逸調諧揮灑所至神閒勢應一時名家宗匠談笑而頡頏之固其所也今觀其適意之作則猶太虛沖融風日流麗幽蘭在谷一笑自媚及其感時慨事撫懷抗論則雖秋月高寒白露慘下深林加晝孤鶴長唳未能盡喻也黃篋手鈔編年列類所積富矣惜乎兵火薦罹歲蠧月蝕逸而存者無幾其閒得之者或寶有而靳於傳或欲傳而沮於力斯文之晦識者興嗟應符藉父師之仁覆襲靈眞之勝壤塊食無裨良用耿耿私淑之餘於凡先生舊所經歷之地靡不窮搜博購積累既久什或得其二三亦欲俟其全而後壽諸梓與貞白出世諸編並傳顧惟歲月遒邁人事靡常故以讐校類次之任付之名者僭題曰遺集而鋟焉雖於眞氣玄訓莫能蔵紹其萬一然假是錙銖之勸以爲素餐之贖固惓惓自負之誠也既訖工因題數語於卷末以識歲月云

張貞居集書後　閔元衢

外史續學工辭章名動公卿獨於我湖趙魏公父子契厚故往來數而題詠緜余已采入我湖藝文矣惜姚侍御一生購求半付煨燼非琴川子晉毛君彙梓何以知

羽流中有此異人也然而較余所采仍有遺者於是取架上書遍搜果得詩九十七首文五首又鈔本詞一卷則傳之亡友張稚通者也子晉雖未及面曾尺一相聞而雙林存疑上人與子晉交不啻外史之與松雪遂屬上人郵致之如洞壑藏書盡隱文竹枝臥鎖高筆冢偶閱一枝紅石竹悲長雨肥含土膏風沙不憚五千里翻身跳入仙人壺家藏逸少籠鵝字門繫龜蒙放鴨船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腳冰由來老筆荆關輩傳粉施朱笑後生逸句如玄史自序胎仙閣記遊天平山記及八絕句趙松雪千文跋書伊尹古像後倪元鎭像贊均無從覓補李君實先生鈔澗阿詩稿一卷亦無餘寓目敢謂貧兒撫拾盡乎是在子晉矣其交遊投贈除志道天錫元鎭三集外悉綴焉所以推外史當日刻置登善庵之意也小傳止載虞文靖書七十二家符篆以服外史乃近峯聞略謂外史嘗矜其術伏壇良久虞見溝中出一蚓食汙濁以竹鑷鉗之外史起自言適往天府賜以瓊漿玉液値千桶滿前而寤虞指蚓示之云漿液即汙水千桶即竹矣君所學妄矣外史悔悟再拜求敎又六研齋筆記謂外史墓在南高峯左麓正德間山民鋤地深數尺遂犯其壙見一人盤膝坐爪髮俱長腦傷漿迸久之復合驚懼急掩之中有書二冊攜一售鄭粟庵再往取其一中途忽風雷大作失書所在此則侍

御碑後事也若謝承書稱壽張女子張雨養孤不嫁親夫學道不娶者豈相遠哉使余儕某先生輯同姓名時客以斯進定當絕倒崇禎辛巳冬日歐餘山人書於咫闇之一草堂

張貞居集書後　毛晉

余於句曲外史詩文可謂無奇不探無隱不索矣初刻陳節齋手編三卷繼刻閔康侯搜詩九十七首文五首又合王凱度康與可輩所寄如干首爲補遺三卷以勝國名公酬贈諸作附焉將謂登峯造極矣今秋病餘借馮甥詮次雲林集外詩復鼓餘興入金陵地肺再探華陽蓬壺之閟異又得如干首豈即風雷大作鄭栗庵再

往而未得者耶抑玉鉤橋南石室所藏時隨花片流出人間耶曾有人過浴鵠灣藥井題詩云石室祕書愁攝電星池遺劍已成龍思君不見夜開戶月在金鐘玉几峯令我掩卷憮然

又

貞居子黃篾樓手編生平詩文甚富惜乎紅巾寇杭之餘不知所在余十年前所刻句曲外史集三卷蓋陳羽士訪諸貞居經歷之地寸縑尺練櫛比而成者也猶恨未獲楊鐵厓所鈔重窺石室之祕耳幸湖州康侯閔君窮搜博采手錄遺亡若干幅數月之內鱗羽相接而寄於余余亦隨開緘之先後付諸梓人略無詮次又得三卷鐵厓所云晉武庫之遺劍不在斯乎鐵厓爲一代人望不輕可人獨醉心於貞居康侯眞今日之鐵厓也所著江東外紀吳興藝文諸書不亞於史鉞及史義拾遺亦醉心於貞居疊疊捃摭無勸色貞居何幸而遇此兩知己也余媿未能學姚公綬以古畫相易或不至爲胡季城受友人之託不能共之海內歟

跋張貞居中嶽外史傳

伯雨慕米元章爲人撰中嶽外史傳此即句曲外史自傳也如元章初學二王晚入顏平原伯雨始學雲麾將軍既過歐陽率更元章一見無爲石癖奇石即欲兄事之伯雨入燕中見梅於吳閒閒家如遇西湖故人徘徊

竟日不忍去元章多藏玉躞金題幾埒祕府而黃篾樓所儲不亞寶晉齋元章愛潤州江山因爲卜居而金陵地肺邸壑更自佳勝至於元章先一月盡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其中曰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去舉拂合掌而逝伯雨預葬闡劍於南山屛絕外事飲酒賦詩焚香兀坐及期羽化篋無餘物安得之米顛而張仙非其流亞邪惜其詩文罕傳陳節齋所輯遺集茲傳不載亟爲補諸卷末（句曲外史集附錄）

張貞居自書詩跋　楊維禎

右句曲外史與袁子英所寫詩凡五十五篇其首兩章迺此老道人倣鐵雅者也如道言清齋碉阿詩皆其道

趣中流出者若犇月厄則又顏仙之横出者可道人仙去已一紀矣鐵雅之友屬之何人開卷惝然不勝山陽之感至正二十又一年花朝日

又　　倪瓚

壬子正月五日過東樓十日耕學先生出以示僕乃知貞居之與耕學交好之情若此也

又

貞居眞人詩文字畫皆爲本朝逸品第一雖獲片楮隻字猶爲世人所寶藏況彥廉所得若是之富且妙耶舒展累日欣慨交心噫師友淪沒古道寂寥今之才士方高自標致余方憂古之君子終陸沈耳吾知前人好修

不以爲賢於流俗而遂已不患人知不知栗里翁志不得遂飲酒賦詩但自陶寫而已豈求傳哉

又　　袁華

貞居先生清詩妙墨飄飄然自有一種仙氣信非世中人也此卷手書以遺余者屢離兵燹似若有神物護持泉南陳君彥廉好古博雅與余同志故割愛以贈壬子夏六月

又　　張紳

張貞居詞翰如月底疏松雲中修竹信非食煙火人所能賞識宜爲吾子英之寶藏也貞居自題云非知我者勿視今子英出以示余豈別人而弛其約束耶戊申子月

右張貞居自書詩一帙溫陵陳君彥廉之所藏戊申歲見於袁子英家今歸於君君別有貞居所書大小十餘幅可見物常聚於所好君作詩往往有物外意非獨愛貞居之書而已也壬子亥月

貞居詩如月底疏松雲間修竹字畫則若遠塞驚鴻春池科斗非特不染塵俗塵俗自不能染耳

又　　張昱

右碉阿雜詩墨跡五十五首乃貞居詞翰最得意者亦自愼重不輕示人觀其小序可見雖然非子英之知貞居不能久藏至今非彥廉之好古博雅亦不能得子英

之割贈所愛以交誼之篤而歸諸春草堂可謂得其所矣子英亦知人哉當爲陳袁二家子孫左劵珍之可也

又　　謝徽

余觀在昔右文之際文章翰墨蓋莫盛於東南矣不惟列侍從居館閣者皆彬彬文學之徒至於方外名流亦或負其清才絕藝擅名一時之勝故釋氏之徒有笑隱訢上人道家者流有貞居張外史皆以詩文詞翰照映乎山林而與虞趙歐黃諸君子交接於後先迭響乎中外於是東南文物之盛殆前古所未聞今觀陳氏所藏外史墨迹一册能詩者或无此書能書者或無此詩外史蓋兼之矣慨名筆之流傳念昔人之彫謝江空歲晏

得旡有繼響者乎覽卷爲之憮然

又　　王　行

張貞居以詩名湖海而翰墨尤爲人所重片縑尺楮往往見之蓋未有若此卷之富盛者也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心遽體留日炎風燥皆其乖也神怡務閑時和氣潤偶然欲書皆其合也今貞居自言自春徂夏陰雨至五月之久故閒弄筆研以自料理則非心遽體留日炎風燥正所謂神怡務閒時和氣潤偶然欲書耳宜其聯篇接簡不覺其多而濃纖間出清婉流麗有合於古人之度也其詩傳諸人口已有定論特語其書如此彥廉好古博雅必能加寶愛矣

又　　張　適

余觀張外史自書雜詩一帙詞翰之妙使人如快雪時晴行山陰道中幽景所奪應接不暇披覽竟日不能去手

又　　高　啟

貞居蚤學書於趙文敏公後得茅山碑其體遂變故字畫清遒有唐人風格詩則出於蘇黃而雜以己語其意欲自爲家也唐宋以來浮屠氏之能詩與書者雖衆然亦不能兩美况道流之久乏人哉此其自書雜詩也古律行草各臻其妙宜子英之慎與而彥廉之喜得也

又　　王　彝

歷代史臣不爲釋老氏立傳或老氏有可書者則以置之方技傳中皇明詔修元史始別有釋老氏傳之目而老氏首邱處機釋氏首八思馬且各有數人焉張雨生東南以工書善詩爲名道流一時學士大夫若趙文敏虞文靖黃文獻諸公多與之遊乃不得入傳或者疑之然處機八思馬之徒具在太祖世祖時大抵皆以功業顯故釋老氏有傳蓋不徒以其法而然者則夫雨之可傳正不在此予嘗執筆從史官得預是議今觀雨自書雜詩於溫陵陳寶生家詞翰之妙如是自當與趙虞諸公詩集並傳也洪武壬子秋八月

又　　袁　華

洪武丙辰秋九月彥廉自鳳陽還十九日夜宿春草軒復出此册同觀題者自鐵厓先生以下凡十有五人存者惟八人耳撫卷不勝黯然

又　　范孟獲

溫陵陳彥廉氏出家藏張貞居所書雜詩凡五十五首詞翰俱麗見之不忍去手予英袁先生與貞居友善書此以贈又於卷末書曰勿示不知我者子英以彥廉博雅故出以與之卷後題付彥廉與予同志故割愛而與之雖然張貞居非至交則不示袁先生非知己則不與彥廉既得每爲珍玩非知者亦不出示吁人之出處亦當得知己而後動也洪武丁巳秋八月

又　張無爲

余初學書卽知有句曲外史爲浙之擅名者雖急於采其規格而世甚鮮有及閒或觀數帖率皆眞迹其於運腕指用紙墨之妙誠超出於衆能而成家者也以張之才氣則並於蘇米詞或有過之者故一時名重朝野得片紙如寶珠璧豈偶然哉此帖知名久深慕一見二三年不詳其定在茲獲一覽求之平昔所見猶霄壤矣敢不珍其所藏哉癸亥歲孟夏書於朝天宮之桂堂

又　張羽

張貞居平生慕米南宮之爲人嘗爲著中岳外史傳故其論議襟度往往類之獨其詩句字畫其淸新流麗不蹈南宮狂怪怒張之習蓋非獨其學問使然亦由貞居寄跡方外不爲聲利所累而又居東南形勝之邦獲見故都文獻之懿優游林壑以養其眞氣故其發於詞翰者如此今去貞居卅餘年耳使人望而企之若古仙人可勝歎哉友人陳彥廉氏得其翰墨二帙皆生平得意作也予家與貞居世契展詠之餘益增感舊之思云

又　釋道衍

張貞居詞翰俱淸逸飄飄然如驂白鸞游霞鄉自非有仙風道骨者不能到唐之羽流中杜光庭輩未足專美於前矣彥廉宜寶之洪武十九年蒼龍丙寅

又　吳文泰

余嘗愛張貞居此帖詞翰淸拔風致高遠當其神淸氣和用筆遒意疾徐頓挫濃纖開出故雖連篇累幅不厭其多玩之如飛鳶戾空明珠映月飄光粲爛快人心目可謂絶類離倫特立道流之表自子英化去垂三十年意昔此帖亦遂淪沒今復覽於放鶴軒中展玩終日不能釋手信知至物終當有歸從道宜珍藏之

又　張宜

昔人云作書類人若顏書之剛勁虞書之美麗歐書之淸瘦人亦似之予謂非惟字類人作詩言志而剛勁淸麗亦似其人今觀張貞居字之隨體賦形殊不經意詩之隨詠寫志若出自然覽之則淸氣可掬深類貞居之爲人昔人所云爲信然貞居書此亦自得意故題以勿示不知我者噫示之尙不輕得之者必好古博雅也張昰以陳彥廉蓄之謂得其所今陳從道蓄之可謂又得其所矣從道宜保諸

又　楊循吉

僕平生最嗜外史詩集中諸律略皆上口僭評其高處當爲元人第一家妄論自信不必世人之同也故其眞跡所在特深貴之惟姚侍御家有稿一册時獲寓觀以爲樂事其它所見僅短寂寥無足充余嗜者戒卿何幸乃富有之如此當知貞居蹤跡流落人間雖有存者斷不能與之爲敵矣使僕時時來過出而閱之味其點畫

求其興致以開余情不亦暢乎

又　　黃雲

蔡天啟詩曰收拾三茅風雨樣高堂六月似冰壺貞居收拾三茅風雨總入冰壺眞得天啟賦詩之眞趣矣貞居蛻骨仙去知在蓬萊第幾峯而仙迹長留人閒上帝不役雷霆下取俾後世得肆玄覽馳紫霞之遐想動白雲之遐思瀟灑送齋中之日月不亦神哉袁戒卿襲藏出以見示因題成化癸卯春三月朔旦

跋張伯雨山水　　王瑞

張貞居高逸振世文詩絕清韶光山水閒默契神會點染不羣然懶於應酬遺畫甚少余曩在梁溪周子仲處嘗見靈峯山寺圖則邃而備吾郡徐君美家見擬蘇長公竹石則秀而奇餘未嘗見也今觀此圖筆力圓潤高古驚人其山巔突其樹縱橫大得董北苑之意卽同時黃王不能措手其氣韻蒼兀不遜趙榮祿宜乎飄飄然若羽化而登仙也（珊瑚網）

跋張貞居誄　瓊林薛眞人文　　鄭元祐

玄卿向留吳篤斯文契誼歡相從已而還山中詩文日以精行業日以高且謂予曰今壐書□□往杭之佑聖觀子幸一來豈料玄卿遽歿於山中也鄭無用出杭人張伯雨所爲之誄三讀其文而悲之若玄卿者方且與古之博大眞人游於太微之上夫豈言語文字所能贊

美也哉　式古堂書畫彙考

跋張外史手書　　孫鼎

張外史高士也訛者謂曾遊句曲山遇異人誠以作茅山傳故自號句曲外史在元季時累辭徵辟鍊形入朋余晚生不及見之今獲睹詩章字墨恍然如面見之者投閒歸老安得斯人而從之游歟敬仰敬仰

又　　陳敏政

右勝國外史張伯雨遺墨古律詩五書簡二共七幅俱錢塘沈氏之所藏也又詩四首則趙松雪虞邵菴張蛻菴三學士暨雲林倪先生寄贈外史之作而今禮部郎中蔣廷暉爲書以附其後者也閒出示予求題予肅讀三復之詩則清潤古雅簡則懇切周至而其字畫清圓飄逸若野鶴凌空略無塵俗態信非伯雨不能夫伯雨方外之士而詞翰之美如此則其道行之高可知矣宜其名重一時而鉅公碩儒皆與之交也仙蹤邈邈瞬息百年片言隻字流落人閒者固不易得矧連篇累牘之富乎敬用書其末簡而歸之伯雨名雨嘗修茅山志故又號句曲外史云正統壬戌秋九月朔旦（穰梨館過眼錄）

張貞居雨竹圖跋　　吳其貞

張伯雨雨竹圖小紙畫一幅紙墨並勝寫高低三竿修竹下一顆石只二三筆而成是爲飛白法效趙松雪也識十一字曰至正七年夏五月張雨戲寫此圖向在雁

塘吳君庸家以予嗜書畫特持見贈時九月二日

張伯雨草龕眞人圖跋

張伯雨草龕眞人圖紙畫一幅氣色如新寫一道士坐於草龕內外有古木竹篠松石是爲小景也縱逸鬆秀之甚絶無畫家習氣是飛白法似效趙松雪識八字曰張雨爲養正眞人作字亦如趙松雪

張伯雨湘君湘夫人圖跋

張伯雨湘君湘夫人圖紙畫一小幅畫法僩逸草草多得天趣蓋效馬和之上有題識　書畫記

崇壽觀碑

虞集

大茅峯之下當華陽南洞之便門有崇壽觀者本晉洞天館主任敦故宅宋元嘉十一年路太后始建壇宇太始中廬陵太守孔嗣之重立以奉曲阿高士華文賢齊建元二年敕句容王文清仍立而主之名崇元館武帝以太子時至焉唐貞觀初敕改爲崇元觀有太極元年所樹碑石完而文泯可識者左拾遺孫處玄文楊幽經書數字而已天寶七年李玄靜先生奉敕重修復民百家備修葺寶曆三年主者有賀思賓則因器物銘識而考見者也宋大中祥符七年敕賜今名大元至治二年句曲外史張君嗣眞始來主之顧瞻方臺近對南面左峯疊玉右引大茅之支而四合焉定錄君嘐言大茅山下有泉水近水口處可立靜舍陶隱居云近南大洞口

有好流水而多石少出便平比有王文清居之則此觀是矣乃歎曰山中館宇自齊梁唐宋至於今代有增益求諸晉人之舊惟此與玉晨許長史宅耳而吾所治乃傾廢隘陋特甚豈不在我耶於是度材鳩工更後堂爲太元殿以復舊規象三茅君於中東爲任華王李賀五君祠西爲陶隱居祠充前殿基爲弘道壇自製銘其上壇東爲玄武祠西爲廣惠祠後爲文賢講堂而前爲都門門外浚古玉津池盡受大茅南面諸原之水循池西南得昭明太子讀書臺臺東有井曰福鄉井福鄉者因昭明道館名也出諸榛莽著文刻石覆之以序而巖洞泉石之勝近在百步內者皆按圖表之可以觀覽泰定元年上清宗師劉君大彬朝京師授予始末俾爲之文第焉張君吳郡人名天雨內名嗣眞字伯雨別號貞居年二十棄家入道徧遊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先爲許宗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張君從而以爲師悉受其說嘗從開元王君壽衍入朝被璽書賜驛傳覲受教門擢任非其志也卽自誓不希榮進因從三茅之招追奉任君而下五君爲文而告之願畢力茲宇所著外史山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又尋山志十五卷考索極精博云嗚呼自任君始居此餘數百年才五人傳焉其自致於久遠者果何託也豈若後世各誘門人系以私屬如家人父子者哉故當希闊而有待今張君無前

代賜予之助徒草衣木石以贊此而曠然思與四方之士共爲千載之期豈非豁落丈夫也哉予故與君爲方外友奇其能先予遠舉也故系之詩曰大茅南垂元氣積陰闕闔扉陽洞闢曲穴流泉保靈宅任君來餌黃赤石天一召錫太元冊曲阿受養亘有擇搆宮方巖自王伯清蹕臨止靈響格虛林森爽化赫奕禍鄉帝子發廿液不食何年喪遺蹤白雲映空玉清客開元全盛煩百役持節旁午致纁璧爾來蕭條世代隔石鐙刻文士漫畫誰其啟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爲研書千卷覩貞白天眞景隨玄系釋玉室金堂萬無斁（道園學古錄）

張外史馬塍菌閣記　　陳旅

錢塘邑屋叢轃數十里至爲重樓以居委巷若闤市人氣滃滃爲溽霧城西山水清曠而笙歌粉黛上下無空日夫杭東南奧區芬華之所族而幽靜者之所處也城北有村曰馬塍居民多業藝花土沃俗質聚近而墻遠至元明句曲外史來棲焉爲閣四楹桂卉叢植旁有長松數十章落落如高人湖上之山騰伏閣外盡得沖覽之會者外史舊有菌閣在金菌山吳興趙文敏公篆牓極古茲復以眞蹟署新閣意扁舟往來所志在菌山也
安雅堂集

漱芳亭　　陶宗儀

道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眞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閑閑宗師（全節）時爲嗣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其所恍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於中眞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爲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也夢覺日已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所往來者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助教養浩虞修撰伯生和之他日伯雨往謁謝諸公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雖答之或不能詳末問能作幾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

雨汗流浹背輒下拜曰眞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先生書必稱弟子焉（輟耕錄）

張伯雨墓　　馮夢禎

元高蹈張伯雨墓在南高峯左麓張號句曲外史吾郡姚公綬爲營修其墓竪碑在焉余昨到龍井過其處讀姚文敏詩張埋骨處草樹蓊鬱竟不可得徘徊太息久之陳季象云曾見李珠山封翁說正德年間有山民鋤地深數尺遂犯張墓見一人盤膝坐爪髮俱長偶傷其腦撥忽迸出良久復合其人驚懼急瘞之墓中有書二冊攜其一出至鄭栗庵公諱瑗家鄭願以一金易之其人云當至墓中再取其一至途中忽風雷大作失書所

在向以張風流詩翰欽之不知其有道術也（快雪堂集）

貞居先生集附錄卷下終

石初集

己未仲夏刊
於南昌退廬

石初集十卷附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周霆震撰霆震字亨遠安成人以先世居石門田西自號石田子初省其文則曰石初早年刻意學問多從宋諸遺老游得其緒論延祐中行科舉法再試不售遂杜門專意詩古文是集爲廬陵晏壁所編集後行狀誌銘之屬亦壁所附也霆震生於前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卒於明洪武十二年己未年八十有八親見元代之盛又親見元代之亡故其詩憂時傷亂感憤至深如二月十六日青兵逼城古金城謠李溥陽死節歌兵前鼓畏謠杜鵑行過玉成砦聞城曲郡城高人食人延平龍劍歌寇至雜詠寇自北來軍中苦樂謠宿州歌諸篇並敘述亂離沈痛酸楚使異代尚如見其情狀昔汪元量水雲集論者以爲宋末之詩史霆震此集其亦元末之詩史歟

石初周先生文集序

文章之在古今猶天地之元氣未嘗一息間也論者謂文章繫乎世運盛則盛衰則衰是未足爲知斯文者世運盛文章固與之俱盛及其衰也文章不與之俱衰何也盛而非文之用不能以致治衰而非斯文之未喪何以扶當時之衰以啓後來之盛乎蓋盛而衰衰而復盛者世運之常文章與天地並不隨世運也是以文章顯而世運爲之盛文章藏而世運爲之衰顯顯於天下藏藏於人心藏其本也故凡文章之顯於天下者皆藏於人心者爲之此乃人得之於天所以合元氣以御世運者世運豈得而盛衰之哉然顯者天下共知而尊之藏非知道之君子不易與語此也嗚呼廬陵文章者尚矣近遭世亂儒道幾墜今英材輩出各以其所能詩若文自高而不知有應俗之態其將何以拯之乎同郡周石初先生積其世學而介然自守其爲文爲詩有古意有奇氣能使人讀之興起而隱居深藏不妄交不求名故雖老成而人鮮識之者余以爲當此之時得如先生者數輩以激昂後學使有所法庶幾鄉國有天下士以鳴聖朝啓運之隆而古文復倡於茲豈不足爲廬陵光

而未見有志之同者豈天無意於顯者而猶有待邪然則先生之文與詩何可使晦而弗彰乎至是先生之門人晏彥文編錄爲集且道先生之命欲余爲之序余昔雖嘗學於鄉先生之名能文辭者而未能今又竊處而耋及何能與於此而先生獨不鄙夷之意者天將復顯斯文歟先生其知我矣於是述愚所見附于集之末以俟夫能古文而顯者以質其然否焉

洪武癸丑孟夏初吉老友劉玉汝成之書

石初周先生文集序

石初周先生負奇氣抱硯學卒困躓不偶其窮益堅而文益壯吾雖未識然得其製作一二於他許相識巳多乃今其門人晏彥文編集其亂離諸作彙成巨帙以借余讀之乃曰石初知先生幸爲我敘之嗚呼廬陵之文自歐公倡之乃天下之文也名家繼作迄宋終元皆歐門股肱心膂之臣而或者妄肆胸臆點竄雖黃其間君子所不較也近年得歐槃簸而精彩溢出者莫如虞先生自餘亦安得瞠若乎廬陵哉先生之文成之劉公序之至矣復奚容贅雖然石初有三幸焉當有元盛時獨不利場屋一也至正之季所在化豺狼雖間道暫腑而康莊不失今歸然獨存二也江南野史誰復從筆而集中隱約散見皆可爲國史補三也使先生幸乃溷一第不幸逢時不辯必將矯矯令節必不澳涊伈俔爲名教羞然位與勢之相侔志與才之相協有不可必者固不如昭文之不鼓也白髮殘年坐籌海屋殆有陰相之福詩不云乎不慭遺一老宰物者其慭遺之矣先生之詩必將有傳於後昔賢稱杜詩似史記豈不以天寶以來問事不得少陵載而傳之安能如是此史傳所不及也吾於

石初之詩亦云洪武六年臘月陳謨心吾敘

石初周先生文集序

粤若稽古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聲之精者爲詩詩之精者爲雅爲頌古今詩人之窮無如子美精於詩者亦無如子美顛倒短褐到處悲辛信窮矣致君堯舜自比稷契詩能窮之乎周公思兼三王制作雅頌詩之精者也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亦詩之精者也詩不能窮人也謂子美以詩而致窮且不可謂古聖人而窮於詩可乎同郡周石初先生當不譁之朝必以窮經爲事必以舉進士爲業然天不能使人材必出於科第亦不能使人材必盡出於科

第惟材力時命適相值者迺無往不逢耳用是坐廢而先生之門受業滋多先生之文日益富矣余觀唐宋諸大家工於詩者每不足於爲文文不兼詩詩不兼文而先生獨能兼之也迄二十年兵革之禍旣裂冠毀冕斷腸招些未之前聞余所親記石壕新安彭衙之類在冶忽者往往有足徵焉而先生一飯不忘君之意惓惓忠愛溢於言外此先生之文之必傳於永久無疑也嗟夫士窮則脩於家不窮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孔明所師者龐士元司馬德操所友者崔州平徐元直石廣元孟公威假令南陽隶耒不釋則索

然俱爲陳迹矣世豈知有伊呂之事哉然則先生之不遇其志亦可悲矣先生命其孫安卿從余正葩之學且挾此稾來就余評余故舉昔人之論古之死而不朽者以獻焉

洪武七年甲寅中秋日葛化誠夫書

石初周先生文集序

石初周先生余四十年前友也長余十歲始定交於桂隱劉先生之門時方鋭意場屋累試有司不偶乃斂其英華發爲詩文雄偉俊邁自成一家有金玉之音無脂韋之態深爲諸老所器重旣而世變紛紜東西奔竄比年復客城西年踰八十老氣崢嶸顧當時輩行唯余一人存更倡迭和議論縱横累日不厭教授子弟必道彛倫之言平生詩文千百篇厄於灰燼此編特兵後感時觸事之作不輕以示人間出與余評余竊觀其學問文思度越輩流且賦性剛介擇交寡言晚生後進多不知其所爲亦不屑與之語侵尋暮景歷艱涉危猶傲睨一時決不肯阿順苟容其胸中所養如此故發爲詞華如風雷振蕩長江大河令人悚敬而不可涯涘不必循規蹈矩而藹然温和不必扼腕張拳而凜然激烈沈著痛快慷慨抑揚由其平日淹貫諸大家積之旣深發於毫端皆渾然天成類非勉强步驟所能及嗚呼近時詩文一變蹈襲梁隋以夸淫靡麗爲工纖弱妍媚爲巧放肆驕佚傲然自謂古之人厚誣當時以誑惑聾瞽是皆先生之罪人也先生之學切於爲己先生之心樂於及人其素

所樹立如余者豈足爲輕重哉特有感於風化之移易鄉之隱君子相謂曰石初氏端莊不矜語必已出生平孤介自信深堅非其人竟席不發一談若可與言則盡情傾吐然傾吐時甚少故流輩多不合庇遺世變足未嘗入城闕一步名不掛投贈卷中惟教授諸生夜分忘倦蓋其天性然也即視悲歌慷慨由少陵忠愛根之詩道陵夷首倡正論古風不泯伊誰之力哉斯言也得其彷彿故述之庶足以質余之非誇云

歲次玄默困敦律中蕤賓重午日老友梅問張瑩書

石初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詩二十四首
卷二
七言古詩二十首
卷三
七言古詩二十二首
卷四
五言律詩十九首
七言律詩四十七首
卷五
五言絶句十二首
七言絶句一百零五首
卷六
序十首
卷七
記六首
卷八
志二首
銘四首

卷九
傳一首
說二首
書後六首
卷十
題跋三首
贊七首
祭文一首

石初集卷一

五言古詩

元　安福周霆震譔

美人昔燕趙

美人昔燕趙歲久江漢間軒窗粲明霞被服羅綺紈
顰怒恒自持含意詎敢攀一朝强暴陵相從即帷顔
傾身作歌舞豫恐恩意闌新聲與嬌態取媚巧百端
主家隔風塵庭宇深且完豈無昔共處永夜青燈寒
魂夢各所依寧復相往還沉沉九秋霜履履思蒯菅
娟娟中天月照影留空山盛時槩無虞末路良獨難

棄置勿重陳使人摧肺肝

濯濯江漢女

濯濯江漢女幽貞出良家十年守空幃夫壻天之涯
良夜秉明燭悉心務絲麻憶昨秋風起河洛昏塵沙
傷彼朱絲絃逸響趨淫哇朝爲御溝柳莫作陌上花
世態固應爾委置勿復嗟所悲在新春雨露凝朝華
感此深閉門淵氷慮彌加藏玉萬仞岡守護盤龍蛇
投珠千頃陂光欲驚魚鰕夫壻會有期豈問歲月賒
寸心如皦日終始宜無瑕

燕山萬里雪

燕山萬里雪不作黄河氷玄德專所司曷爲失其懲
赤雲竊乘間遂逐炎風興連延土山焦倏令繁青蠅
毛魚列饕餮臭腐日以升禋祀古有嚴孰與存芳馨
昨夢覲圜丘玉佩蒼龍乘正氣六合周瑞花反嚴凝
坐見昆岡火瞬息投淵泓願言哀江南盡洗毒霧蒸

淛生浙江白

淛生浙江白積水何其多悠悠子胥魂千古終不磨
東南溢潰潦汙瀆紛旁羅獨此障百川晝夜激海波
力排坤軸轉正氣通天河從星趣好雨浴日暘之阿
蒼蒼紫微垣弁冕鏘鳴珂宜蒙湛露恩領袖濟甲戈

雲陣聲萬雷銀山勢嵯峨吹嘘蛟龍翔奮起驅鯨鼉
功推五行首朝宗諒無他

種瓜南山下

種瓜南山下實晚霜落之肓寒拾瓜仁生意或在茲
收藏篋笥中恒恐鼠竊窺羣兒顧竊笑癡絶將奚爲
昨聞北里富晨昏厭甘肥禍機隱驕溢瞬息靡孑遺
嗟我食無肉藜藿每晏炊侯時啓包裹瓜地審所宜
殷勤謝春雨庶以忘朝飢

十五紀懷

止酒已多日當秋病連綿一宵此寄傲晏起仍早眠

壹叁柒册97版
33A

豈不念佳節貧此明月圓叩門客語我早作星尙懸
白氣出東北横貫西南天夜涼步中庭所見還依然
力疾起語客喪亂今十年謂天蓋無情垂象在目前
謂天其有知古語皆虛傳赤邊悉吳越況敢談幽燕
須臾報軍出明日攻富田焚掠先近郊斬艾無愚賢
咫尺戍俘囚妻子疇能全戒客姑罷休世事從推遷
客去深掩耳閉關涕潸焉

大風發屋雨雹交集

大風西北來屋瓦去如走麗譙雙闕壯關楗決樞紐
蒼蒼泮宮栢枝葉互紛糾移時折偃蹇巧力無措手

西禪鐵浮圖摧仆如拉朽臨江戰樓飛夾巷坊額剖
恍疑會羣龍奮發交怒吼泰山恐崩裂寧復計培塿
老夫閉門臥雨雹散窗牖倉皇正衣冠力疾坐良久
天威俄咫尺性命亦何有默惛貴存心淵冰愼吾守

歲暮柬張梅間

憶昔慕遠遊朝華沐春露焉知喪亂後林杪秋葉蠹
間關西州門寒日收蹋步尙餘平生交示我廣平賦
耿耿河漢輝幽幽冰雪度終慚媚求悅寧悔貞取妬
朗吟發孤音明月落庭戸世事殊未涯歲年忽云莫
有美君子心永言金石固

除夜書懷

一榻匪容膝老身兀枯株淹留恒鮮悰況茲歲云徂
兒女雖苟完喪亂多異居同也久羇曲奔走一飯驅
鳳也妻女累近亦反故廬拙謀康最少餳館橫溪隅
阿巽孀七載恐棄吳氏孤靚家食指繁績麻勤養姑
市廛病株守瓌偶錐刀趨顧我此相守出入孫符俱
孩烏頗機警戲弄聊與娛止酒動經年宿病無由袪
晩餐率減半夜枕氣始舒宴遊多却避禮節那能拘
親友旣少存存者亦暗疏駸駸齒髮敝勉勉筋力餘
撫事百感集來歲知何如存亡且未測艱苦焉足虞

骨肉姑眼前開懷盡斯須地爐熱春茶明燭敢鬱紆
忽憶孤山夢風雪隨吟驢梅花千載心皎若滄海珠
服之配明月閲時終無渝

和蕭仲儀

十年樹桑柘結屋山澗旁辛苦蠶絲成將備公子裳
緇塵一朝起冠蓋紛劻勷飄零落綺紈禽忽歸渺茫
鮮鮮皮弁服搖曳凌空翔感此桑下心臨風時自傷

招隱

衰年際時艱屏居謝輪蹄學圃事雖晩披荒漸成蹊
芟夷敢辭勞常恐滋蔓迷夜氣方油然養生無端倪

雜蔬雨意綠籬落新筍齊攝衣晨理髮好鳥當戶啼物清適自如勝言契幽棲干戈且未息童稚憂提攜外美奚足多澹泊恬朝虀援琴思南風濯纓盥清溪白雲乃吾友延佇蒼山西

暮春述懷

三月十二日寇據郡城勢焰虛張人情洶洶永東民義廉得其微奕起奮擊迎郡侯收復城池殺獲垂盡餘衆遁去

妖氛被東南醜類日響應承平七十載倉卒駭視聽堂堂忠節邦奕奕守與命（一作太守令）流血動成川分奔

馬蹄競羣兒首被赤心額雙懸鏡赤以欺愚庸鏡以眩昏瞑張皇禮像設誑托西方聖燒蠟動千斤相刑勢彌盛喧呼壓兵接迅若斤斧運殺人先剖心刳腹挾肝腎攔撫窮窖藏備網羅機穽官曹列廐收民屋委灰燼邪治歌舞場朋從悉梟獍頻聞連騎出近郭更蹂躪計程俟往還日以嚴示信距城此雖遠驕敵保安靜閭閻心即危過午魂始定顛連混冤親跋涉無老病晨興不遑夕永日餓餐併豈復虞道途所悲望懸磬妻孥且目下僥倖須臾命近傳某澤中逆料絕窺偵兒啼誤先聲掩捕一朝盡回頭顧童稚反覆深砭訂事會固叵量寧能忘戒訓因思少壯日膏澤溥涵泳冠蓋先送迎農桑雜歌詠閭閻飫粱肉厮養翹車乘飛潛偕動植一一遂天性焉知厄遭遇垂老百憂並聖朝果何負姦宄妄依凭得非湛恩淪竊祿隱譏佞貪冒遞相蒙浸淫成此釁中天揚日月光彩爛相映雲霧偶晦冥何能滋疾疢衆心一此理磨濯光愈瑩化機默回旋民伍奮豪俊川東事大奇氣與北風勁劃開疊石圖捲入背水陣翩然破竹勢節解自迎刃郡侯起收集轉盼復歸正誓將掃餘孽側耳四方靖麥秋告登場秔稻亦已竟死者可勝哀存者

聊自慶蕭條舊邑里庶免憂釜甑書生守衡茆才具非濟勝中宵投袂起踴躍歌解愠四顧掃曀霾如疾脫危證親知稍慰藉松菊尚三徑雨露遍昭蘇草茅微報稱忠謀慮或過深計衆多屏藁蘊疑似玉石互淄磷吏弊襲貪殘罕由慈惠進吾侯新涉難庶務職其柄撫定在哀矜勗哉慎行政

清明

憂懷不知春病雨門日閉今晨又清明倏忽如夢寐茫茫宇宙間擾擾干戈際寥寥邑里舊莽莽身首異悲風起平原鬼泣海爲淚萬死尸不瘞況論弔與祭

先塋顧非遠跬步涉曻畏雨露日夜深蔓草青遶地
孤生髮種種去日已川逝旦暮未可知何時及來歲
淒然心自割俯仰寧不愧野人或典衣强欲存節意
邀我坐茅簷未酌意先醉豈無閒花草黯慘不成媚
興闌村鼓急鄰犬衆驚吠天運夫何如臨風獨三喟

騎曲

府辟副監州不查吾監郡中憲公之從子也騎射絕人部伍嚴整身先士卒所向崩摧惜其巡歷匆匆功弗克竟

步行擁千夫不敵軍騎戰躍馬奮戈矛何如馬頭箭

壯哉副監州巡歷迅飛電秋毫戒侵掠追捕身獨先
彌年賊氣驕膽落驚未見借我一月留坐使民居奠

殘髮

殘髮不可紒晨興日加梳順悲雨露沐此豈冠冕徒
夜來秋風深傲兀驚頭顱亂離亦已極時序復易徂
青燈一斗酒不樂將何如

莫折草間葵

莫折草間葵葵根朝露深朝露恩豈私中有向日心
衆草溢生意延緣托幽陰幽陰人迹稀狐兕交相尋
我行偶徘徊海色微穿林玩葵試披草露氣俄滿襟
葵心苦不多其奈蔓草何

哀荏

春心注成湩晝夜深長育枯梢晴自芳寒燒雨仍綠
如何窮死魂不及閒草木

送齊伯達歸洪

伯予郡中彥移居久洪州才宜當路知濟勝借名流
皎如明月珠瑩若狐白裘含章濬中懷清識雅好脩
顧瞻桑與梓賦詠忘淹留干戈迫歲晏遠道妻孥憂
朔風吹征衣日落江上舟願言桑梓心江水深悠悠

嘗艱

平世隱大姦禍起連干戈紛紛殺戮餘轉徙嬰札瘥
喪氛不可埜散漫翻洪波號呼遞漸染瞬息俱滅磨
向來膏粱子被服華綺羅菅蒯倏纚裏委棄山之阿
顧匪金石交厄會其奈何吾貧老環堵與世常蹉跎
況此灾患林屏藏謝經過晨夕堅苦淡分安志無他
闔門或苟全天賜良以多有時誦陳編桂竹供婆娑
後日將焉如且復託永歌

晨出

仲夏沐時雨清晨步郊墟平疇日以綠民瘼其或甦
回頭語田父努力勤耕鋤我朝世忠厚品彙均涵濡

盜賊妄干紀旦夕當殄除曠刼滄海深幸茲遇平塗爾曹活餘息詎識勞廟謨稽首萬億年無疆壽皇圖

二月十六日晚青兵迫城紅不戰而潰暫匿近壕小屋夕走橫溪

孤藩酣春霖戰艦一時集喧呼驚棄甲塡道戈可拾黃昏烟焰起近郭俛藏蟄夜深相隨行問道衆岌岌敗走餘虜（一作羣）醜邪徑俄掩襲叫號互失亡顛仆免繫縶策羸叟狼顧襁孺婦飲泣帶褫衣苟完靴沾足難給相失但聞聲疑路翻却立屢休幸雞鳴襟袖寒氣濕貫魚累童稚前阻後惶急縈回阡陌間恆恐追

騎及重岡釋心掉湛若恩露褒推挽達人烟開顏見春汲見扶集悲喜（幼兒贅橫溪蕭氏）親故走迎揖坐定飢渴生酒漿更勸挹驚魂久徐定强笑寄於悒翻思墮危機性命在呼吸家鄉困殘毀所幸存井邑策杖（一作杖策）歸去來戒此輕出入

寄朱玉林兼東蕭孟敬仲儀

清商泛空曠肅此林下廬中有學仙子佩服明月珠泯然樵牧間乃與螢爝俱南隣隱抱璞世守甘自愚孟也亮以質仲也淵而姝千金發奇覯解后意不殊擯結誓綢繆幽貞諒無渝物情貴眩鬻悉意時所趍

煌煌席上珍待價當何如

停雲師友吟

親友吳彥章客廬陵井岡高氏五十年貴逢志翔允脩希夏凡四世其初客也允脩未生暨脩子有室始終靡它彥章死唯一孫喪明允脩家亦落猶惓惓念之此停雲師友吟之所以作也停雲其館客之所

親友吳彥章居鄉衆稱賢早從高氏客曉暮交益堅當其遇合初志翔方盛年圖南文治開官轍首着鞭（志翔南雄路教授）貴逢湻厚風種善猶力田允脩時未生兆

已占麟綿脩今垂五十行且開曾玄俯仰歷四世殆若絲糾纏往者風塵昏沴氣滋蔓延奄忽彥章翁父子借重泉孤孫唯子剛憔悴目疾牽相依幸老母二幼嗟煢然去年屬大饑雨冷萬竈烟溝壑無貴賤骨肉甘棄捐顧此凋瘵餘詎敢自意全允脩奮衣起爲義吾所先吾師遂泯沒吾分愧老天耿耿吾寸心丞矢徹逝川雖非力有餘此志必勉旃提攜竟全活如正大厦顛如煮續絃膠如拯溺九淵愛深不自足遠慮尤惓惓今茲掃停雲致客禮貌虔（子剛無月就養館中復延客訓子）其從容語二子剛也予周旋爾雖今十齡于我勗僞

編教養俾成立吾責始息肩歡欣揖其來席以廣厦趯父也酬翰墨兒也趨誦絃匡持每多方苦語精磨研油然古人心如出未亂前吁嗟取友難邇日義愈愆西華衣葛帔論激憤莫宜叔敖寶薪兒性命優孟懸紛紜落穽石舞智馳輕傻高堂尊面諛千金肆華筵芳馨意所使陸海羅珍鮮厭飫臧獲曹出入車馬填故人子若孫往往憂患煎十步九頻蹶飢寒日顛違眉攢若將浼況望引手援懿哉吾允脩古道今其專岐峨路邊石已俟來者鑴力行庶終惠益永世契黎眼中富交遊落筆詞爭妍片言倘終斬高誼誰當傳維昔我彥章停雲硯席聯折花春日吟聽雨秋夕眠焉知曠大劫夢幻情事遷淒涼餘白髮顧影淚自憐安得同心人和我師友篇

紀病

干戈餘劫數邑里眾死亡楚氛日晦蒙恍若初望洋況能辨玉石狼顧駭且偃哀哉疇能違付此烈焰煬呼噓蔓親隣苦毒煩中腸老妻卧沉沉念我新著床奐起趣湯藥翼我期壽康寧復憂其危且爲我周防卜稽俟遇困卦兆非禎祥妻命竟莫逃苦語應難忘提攜乳下孫戲弄每在傍相從絕可憐遺先朝露翔我時屬方劇飲恨神慘傷棺斂付兒曹草草歸山岡逝者忍長痛來日仍叵量闔門罄委頓形勢尤倉皇幸天垂至仁坐覩日月光諸兒逐湍起再拜酬穹蒼目前強自慰藥物資先嘗老身僅一息骨立勉自強屢危迄就理所賴醫士良服餌逾十旬餅罌竭儲藏扶持力更無舉體皆瘡瘍脾胃苦易侵滋味多所妨寘寘等裸囚兀兀類耄荒摧殘甘委棄感憤涕泗滂夜來秋日夢神氣殊飛揚起坐不成寐意與西風長願言借吹噓濯髮晞扶桑

石初集卷一終

石初集卷二

元　安福周霆震譔

七言古詩

古金城謠并序

國家承平百年武備寖弛盜發徐潁熾於漢淮武昌南紀雄藩一旦灰滅洪省堅壁寇蔓延諸郡水陸大牙北來名將相繼道殞丞相出督步騎直抵高郵事垂成以讒廢方面多貴游子弟貪鄙庸才漫不省君臣大義草芥吾民虛張戰功肆意罔上誅求寃濫慘酷百端重以吏習舞文旁羅鷹犬意

所欲陷則誣與盜賊通其弊有不忍言者間存一二廉介則又矜獨斷昧遠圖坐失機會民日以敝盜日以滋廬壽舒三州屏蔽上流廬壽既沒舒獨當鋒鏑之衝至正十年壬申進士余闕以淮西元帥之節來鎮廣設方畧招徠補葺備戰守豐軍儲賊飲恨不得逞朝廷嘉其功授淮南參知政事自是日與賊還受圍凡四十有二大小二百餘戰江西賴以苟安坐視弗援十六年冬別將胡敗沒漏帥明年春紅巾海天鵝數千艘突入內柵公率衆殊死戰奪其船降數千人斬首千餘級寇憝憤引卻九月復至出戰不利四面攻圍雲梯登城城上壓以木石死者甚衆伏兵又擊殺百人賊懼謀退諜知城中糧盡益急攻十八年正月丙午城遂陷公一門爭先赴死闔郡無一生降賊黨舉手加額稱余元帥天下一人購得其尸城下池中禮葬之傷哉寄痛哭於長歌使後人哀也公西夏世家字廷心貌不逾中人當紀綱廢弛之餘治郡立朝每與衆異故其樹立如此

昆侖烈風撼坤軸日車欲轡咸池浴六龍飲渴呼不聞赤蝗亘蓋厭人肉荆襄弗支廬壽孤江東掃地如

擢枯忠臣當代誰第一七載舒州天下無東南此地關形勝天柱之峯屹千仞當年赤壁走曹瞞天爲孫吳產公瑾我公千載遥相望崎嶇恒以弱擊強孤城大小二百戰食盡北拜天無光當闕拔劍蒼龍吼盡室肯污姦黨手摧鋒闔郡無生降羣盜言之皆稽首堂堂省憲羅公卿建官分閫日募兵哀哉坐視無寸策遂使流血西江平向來不廣皇穹意名將南征死相繼一時貪暴盡（一作豕）庸才玩寇偷安饕富貴河流浩浩龍門西燕山萬騎攢霜蹄英雄暴骨心未死去作海色催朝雞玉衣飛舞空中見太息孤忠塵百戰

五陵元氣待天還睢陽誰續中丞傳

斷臂吟

黃埃兒啼夫死官倦投逆旅心骨酸深閨玉臂辱汚賊引斧落之心始安紛紛五季窮爭戰迎送君臣如驛傳天將人紀付女英貞節特從倉卒見傷哉殘形忍顧難飲血仰天弔影孤閒關慟絕妾薄命行止隨地哀亡夫征衣屢洗憂泥汚魂招不來迫曛莫妾心自割臂可捐腸斷從夫去府路殘雲低空沒栖烏落月不照秋葉枯泉流出山誓終始取義寧顧千金軀妾悲望鄉淚頻滴兒戀母懷啼繞膝一心抱恨向青

天他日山頭願爲石

武昌柳

武昌柳青如許舊恨新愁千萬縷宮鶯去盡野鴉栖憔悴江南誰是主朔風一夕捲栖鴉春日鶯啼憶舊家流落王孫重繫馬雨晴天氣屬楊花

代答高君寫贈老檜圖

江東老檜天下奇雪霜鍊骨知者誰幹通碧漢星斗垂野鶴夜過翻雲旗根吐元氣春淋漓蟄龍守護防顛危黑風瞋掀海倒吹六合草木紛離拔偉哉傲兀承奠基造物留此持坤維高侯畫通鄭與祁熱視眼

空超等夷氣酣落筆天自隨恍若曲阜林中移崔嵬樛枝蒼蘚皮古藤蔓引惟石敧卷舒坐右乃所宜持贈老拙夫何爲秘藏韜櫝時一窺夜中神彩光陸離按圖求索吁然疑被之黃琹同鼎彝紫霄鸞鳳若可期變化詎容螻蟻欺扶桑萬丈開晴曦特立丹心朝帝畿

代作暘谷丹室

扶桑之境滄溟通六龍整駕朝王宮大明皇道自茲始天開暘谷嵎夷東方春萬物盡妍美發生亹亹來無窮誰與斂之就一室欲與造化爭成功空虛庭除

納草莽窈窕戶牖基鴻濛金沙伏火夜氣碧紫霧升鼎朝光紅乾坤闔闢在方寸收拾生意歸壺中從容得之乃吾友秘旨定傳河上翁拄杖敲門慎勿厭與子一笑論參同

李潯陽死節歌

李侯治潯陽之二載紅巾賊發蘄黃倚蔡醜爲聲援勢浸逼郡數告急于省省議調兵武昌興國相繼沒南北道梗潯危侯力疾獎率民義誓不與賊俱主郡將悉所部先遁侯轉戰力盡猶持短兵奮擊慷慨指天父子同遇害嗚呼李侯可謂仁義之

勇矣彼滔滔者獨何心哉侯家潁川名黼字子黻曾祖而下仕皆通顯發身監學泰定丙寅鄉試魁上都丁卯進士第一死節壬辰春年五十有六

蜀川會漢授臣廬潯陽之扼江西樞李侯仗節忠貫日存沒誓與城池俱夫何郡將弛練卒世祿忍負私其軀寇來談笑啓關迎坐使邑井成丘墟侯時力疾短兵奮臣首當血心當剖魂歸謁帝屬伏闕塗地肝膽民何辜臣衷願遞付渠答臣首欲飛宜僕姑誓堅洪壁殲衆醜却掃淮蔡臣全吳黃塵四低黑風汲赤豹騰駕蒼虬呼山川幾刼鑄英氣上遡古昔誰其徒

平原汗馬河北重江淮按堵睢陽孤顏張凜凜心未死迴立千載誠相孚況聞有子殊激烈義在從父輕頭顱石頭之袁姑熟卞兩間忠孝何時無紛紛賣降與棄甲仰視汗喘呀長吁推公蓋自元氣立廟盼所取皆詩書當年射策首多士已分一念金無渝曷哉謀國慎所托古今大勇唯真儒

豫章吟

蔡氛搆逆掩襲披淮蘄黃響應武昌巨鎮灰滅一朝順流而東指顧間無江西矣有大臣平章公道同盡忠報國左丞致事章伯顏赴難多智練兵二三才賢相與協謀臣贊守禦備周賊銳攻城屢進屢衄凡五十有四日竟底散亡戰船千艘無一返馬步殘空盡自竊發以來未遇堅敵至此方知國家有人氣寒不敢復肆郡縣克復恃以必安不世出之奇功也不可以不述作豫章吟

紫袍相國金虎符左丞鐵面頳虬鬚刼灰飛空海化陸兩公奮起全洪都武昌路絕荊淮饞（一作纔）泰涼遠隔黃河上秋風無雁到江南百戰孤城天下壯承平當日儲兩公天豈無意生英雄神光夜夜動斗牛彷彿氣與徵垣通九閽夢寐傳消息歸來飲馬東湖碧

湖邊高士宅巋然餘韻流風凜如昔山川間氣久封培一時將佐皆英才相從報國誓終始指顧四遠風雲開功成鼎彝銘千古廟食他年鼓張許北來鞍馬衆羈臣日長來此聽鼙鼓

宜春將軍取印歌

寇逼袁州萬戶某棄印走贛義士彭志凱力戰完城印失復得七月萬戶自贛還忌其功取印忤意尋殺之哀竟不守作取印歌

宜春將軍虎頭去金印別來不知處故城血戰印通天飛落彭郎劍鋒住西風匹馬將軍歸憑陵取印藏

禍機彭郎性命賤于土義士投甲無光輝印乎涉難羞含垢我欲勸君一杯酒天閽可叩飛訴冤歸來却取將軍首

孤隼歌

燮理俞詢河西人白衣受府辟以兢軍經歷來壁吾鄉州同知脫歡答失蠻者貪冐喪師律當坐徼倖以賂免營求纔至故撓其權迫使他去挾姦吏玩寇營私民稍自給者不幸爲吏所知郎中以奇禍盡覆其家慨思燮理不可已燮理廉而文工水墨慷慨自負皆武畧非所長

河西萬里來孤隼側目烟埃心未逞黠梟自詭產陰山失勢包羞苟逃命咄哉隼去梟獨留引類呼儔肆殘忍毒蛇見面卽嚬名恠蟲含沙丁射影十家屏息九杜門恨不移居托胥井梟鳴餒肉羣飛翔草間狐兎盡陸梁細思物極理當反安得儀鳳鳴朝陽嗚呼安得儀鳳鳴朝陽

征西謠

邑同知線去歲領兵西行嗜利深入寇垂涎迫之委其衆奔還義丁積骸遍野存者十無二三郡吏受賕舞文未減其罪今復承檄來南路吏之貨悉取償焉

去年征西喪師旅暮夜懷金首如鼠吏姦嗜賄務欺瞞僉謂罪疑兵氣沮一官失律忍致刑萬夫性命何其輕羣邪逞志忠義屈無怪寇至無堅城今茲又復遷南來漁獵羂眦償宿負紛紛行伍被餘風迎望賊旗盡回顧稱閫上方龍劍昨哀鳴爲我提此斬血官街淋并取貪吏剸其心

兵前鼓

朝衙操撾出近午暮歸斷續卒三伍鼓聲秖以迎送神漫把旗旄揭飛虎鋒交昨者沒旗頭今晨隊長血

髑髏貴人按轡不爲動但詡日食無珍羞（領兵官晏出早還鄉人多以供頓弗備受責）戎徒抵掌羣嘲戲志士拊膺亦奪氣朝朝暮暮鼓鼕鼕蟻聚羶腥了無愧張侯撥袍華三周驪衡正色披岑牟世間壯士古來有此聲慷慨曾聞不

農謠

萬田草生農務忙飯牛夜半飢且僵侵晨荷耒散阡陌和買犒軍官取將高堂大嚼飲纔燭持遺妻子豈括囊（官吏飽足之後復以大囊滿貯送至其家）蒼頭盧兒飽欲死義丁賤敢染指嘗鋤耰謾勞績方稚十步九顛空徬徨將軍

大笑不負腹東皋南畝從渠荒

牛魚些

東皋服牛秧未移前者掠取稱犒師南湖藩魚家賈販昨朝一網俱無遺味甘得計啓貪虐日揣編戶鑽其肌網羅已徧闔左右根括流寓窮刀錐總兵三月官四易方春殆若秋慘悽誰能反此思報國建功何事不肯爲

和劉以耕孤笳吟（以耕一笳二十載屢失復還寄與長吟和答以廣其意）

亂離一飯奔走難柴門長掩白晝閑垂堂有戒古所慎從教世俗嘲癡頑羨君廿載吟笳友高節曾經遮日手嶙峋但覺霜滿懷錯落初疑月穿牖顛危必假厚意將論功被老殊家鄉化龍縮地托靈物刻鳩祝饐頌明堂晴泥躄屈溪橋去布襪青鞋尋別墅詩成緩步藉敲門飛落梅香殘雪處平生浴物（一作賴罨）杜婆躡去如得之珠浦還結交自是羞少壯用世（一作時）要當超險艱秋風古驛三叉路五斗折腰徑須賦百錢留與阮郎看咫尺康莊宜小住何時花柳滿前川解后相倚爲忘年提攜有地（一作到處）春來晚試叩酒家壁宿稼

蕨根歎

圃蔬凍芽委邐卒舊穀未春先已沒嗷嗷待哺啼且號極目山南際山北飛仙絕粒那可致異書鳥蹠尤荒忽短鉏單布霜雪餘起逐蕨根延命脉雞鳴裹飯衆相呼日晏山深行兀兀窮幽遠取忘躋攀冒險旁搜任顛踣背糧腰屨經信宿陟巘緣岡拾魂魄千夫篝火斷厓陰夜半風酸毒穿骨手皴棘蔓凌虎穴膽掉巉巖撼龍窟不憂土痛損春心且慰眶殘蘇頃刻爨灰一旦死復燃功與堇荼相什伯反思疇昔馬厭穀粱肉沉酣遍臧獲道傍掉臂唾枯朽條達始爲樵者得焉知肩玉貯縑緗春磨殷勤沐膏澤爛然光采升鼎俎白璧黃金皆瓦礫物情貴賤竟何常愼勿間時輕棄擲

飢相食

轉輸餉官傾富室米石萬錢無處糴連村鬼哭竈沉烟豺攫生人腥血赤九疑對面森可畏弱肉半爲强者食旋風吹棘晝梟鳴缺月銜山虎留跡提攜匕首拆屍屢猥藉剔剜碎燔炙恍疑逆祀禱恣睢復恐老饕儕盜跖幽幽怨魂忍葬心腐脇穿腸憤無術髑髏抱痛宜有知上訴帝閽吐冤抑我生白頭駭見此矯首蒼穹淚沾臆北山有蕨南澗蘋旦暮可湘心匪石

青春鳩化逐蒼鷹黃口蛇吞來義鶻物情感召尙如此同類何辜自相賊興言使我立廢餐推案拊膺表奮激鞠囚誰料殞歿變立法竟嗟離舍匿後人幾度哀後人萬刼相尋豈終極昨來偶值鄰翁坐且說舟航好消息浙江白粲載如山相送大軍來一日一朝菜色變歡顏快事書空自氷釋

送周士能赴都

洛陽花開官酒濃紫衣乘傳春如龍海氣一夕泯無迹坐致江漢之朝宗君行遠度黃河北北上都門瞻曉色故人列職省垣深頗念江南老賓客（哈麻未相時貶南安）

（士能以縣典史出入永奉及赴召歸北其子叔謙從之保入憲臺）況今有子翔亨衢日邊西寄思親書栢臺晝永閱案牘綵服喜就京華趍送君此去青雲立太史列卿宜俯拾宣室前席問蒼生何者最爲先務急吏深持律舞文端縉紳遠迹廉恥間鈞衡於此試留意談笑四海俱歡顏

丁馬謡

爲丁不查吾馬合穆你兵與連歲賄賂公行上功省垣輒爲吏議所抑

控弦飛騎丁無前策名百戶今四年寇鋒如林深冒險五載軍中馬巡檢翩翩旗尾風雲高醜類聞之潛

遁逃胡家爵賞褒忠義幕府上功從吏議戴天履地皆君恩小臣分寸何足論

悲東姚

州東姚正叔奮起擊賊不受爵賞一門死事數人寇連歲不得逞志安成正叔力也乙未夏五月遠寇悉銳而進衡頭衆背正叔潛與寇通問道直抵砦下正叔麾所部力戰舉旗招援兵監州普刺同知脫歡答失蠻擁兵咫尺素忌其能家踴躍求自効二人力遏之姚死安成陷寇遂根盤姚所居小橋頭過者無不流涕

吾州姚氏城東營四年殺賊不爲名一門忠義死相繼報國何重身何輕無端毒蛇生肘腋（衡頭之人）嚧送黑雲朝蔽日條鷹咫尺呼不來（監州同知）瞬息東藩失堅壁老姚忠血赤貫天江南野史何人傳殞身三世匪官守異日合賓忠臣先郡兵北來思蓄銳羣盜憑城轉無忌請看婦女與兒童說著姚家總垂淚

普顏副使政績歌

壬辰寇陷武昌順流而下省郎中普顏伯華諗于衆曰若其直擣真揚事未可知倘轉而南無能爲矣吾受國厚恩發身監學忝進士先誓死必報遣

人間道馳書奉百金歸別父母建議盡徹城外民居寇始渡江官軍小衄母弟佛奴死之公單騎殿小橋寇不敢逼衆遂翕從奉平章公道同左丞章伯顏竭志守城逆黨雲集攻圍五十有四日大敗而還散亡略盡江南遂爲天下雄非公長才贊畫平章左丞聽用其言詎至是哉朝廷論功除本道廉訪副使于是公之德愈無窮矣遠近士大夫作爲公歌詩誦其美俟太史氏擇焉公世家山東希古其字也邑士劉予真近歸自洪其道本末如此

近日有客湖上歸能話郎中身許國朝廷取士數十

年誰謂書生無寸策江州李侯死可書郎中百戰全洪都昔年廷對俱第一鸞鳳固與羣飛殊當其練兵首陳義謂賊南征非所忌環城徹屋民始疑事急方知爲上計家書間道馳山東百金歸報壽乃翁小臣于此誓生死仰視白日昭其忠朔風雲低吹戰血哭弟魂歸寶刀折倉皇勁氣吐寸心立馬危橋萬夫決相臣攬轡從天回將軍鞭鼓轟春雷爲公破敵捐萬死顧盼妖賊如山摧君王嘆息加褒異深副當年設科意碧霄雨露湛恩深官轉靈臺弘（一作鴻）國器漢廷寥寥渤海龔廣陵張綱尤罕逢使君宴坐試深省談笑憲府看平戎

石初集卷二終

石初集卷三

元　安福周霆震撰

七言古詩

杜鵑行爲哀王孫作也

我不暇自哀古帝魂春來却念今王孫王孫馬蹄去何處但見黃鶴落日故宇烟塵昏我昔帝蜀空名存絶憐王孫玉牒尊春宮天鵝壓酥酪凝香夕帳貂皮温紫茸吳姬河西曲白馬怯辟鷹絛擕居民咫尺甚天上冠冕臣僕犂趨奔漢川一炬忽飛渡四載寒食如荒村暴骸泣霜關月老恨血埋兩江波渾投鞭七寶委道側落花送客懟春恩勸歸我亦久流落幾欲出口聲復吞莫道人生歸去好江南無復弔王孫

送吳縣丞赴江西省掾（并序）

至正十有六年春董銓黃昭二尚書暨廉使吳公當奉詔平戎江西適進士吳師尹永豐秩滿攝廬陵雅爲司徒所察以省掾徵廬陵之民歎息其去余解之曰師尹攝廬陵信賢矣然化行一邑江西二十有五路司徒視諸侯王伯仲間朝廷付托之重郡邑觀感之深舟車轉漕之往來甲兵錢穀之出入一言取知于上大江以西莫不鼓舞其賜豈獨廬陵哉況今世變滔滔毅然左衝右潰而不可奪者悉由進士中來故司徒之用人也郎中晉顏倡于前而江西遂雄天下都事吳公奮于後而吾郡之幾殆旋安師尹此舉雖爵位功業未及二公然常存豈弟之心安知來者不如今耶甚哉我朝廷進士得賢之盛司徒之善于用人也微司徒之明不足以取人于進士微進士之盛不足以回天下之太平吾固因師尹之舉有以卜司徒知人之明而進士之不負朝廷也必矣遂歌以遺其往俾臨難易節者聞之

大江西上輿圖開繡衣傳詔從天來中書機務政轄轃贊畫獻替須賢才吳君壯年進士選錯落襟袍皆瓌瑰攝官縣庭治方洽入椽省署班遄催憶昨初從監郡日慷慨艱難爲時出國恩未報寇縱横撫字催科殆無術火炎水濕良苦心電激飈馳恒定力吏姦毫髮徹蔽欺民瘼顛厓獲蘇息此行誰道案牘輕司徒深堅瑞州城乘驄憲使榮晝錦尚書列坐分兵刑九重憂顧在宵旰四方利害推廉明士夫講學待今日勿以富貴移平生馬蹄佇看長安遍黃河水清喜重見銀箭霄鳴白雁傳寶闔曉駕蒼龍歘日繞宜春

上林苑花迎謁帝含元殿燕山佳氣五陵高鳳池早頌櫻桃薦

鬱孤驄馬行

粵自壬辰寇興不靚風憲之巡歷五年矣御史監察阿思蘭南來列城想望風采旣而貪侈日甚廉馬二監察按臨廣東留鬱孤以待參政全子仁佐之發其姦籍舟載黃金千凡贓貨之物具載日錄委官押赴洪都以俟命下忠憤之士相與賦詩以戒來者云

鬱孤臺前江水深繡衣驄傳千黃金翻然按劍起同

列如見咫尺天威臨郡中新參全太守（子仁由郡守陞參政）捕取龍蛇恒赤手從容杯酒示先機談笑拾之如拉朽五年羣盜廉東南百城贓貨春夢酣堂堂憲府卿相列詎意僚屬藏姦貪送官檣連鎖晝寂夾道傳呼記來日君恩可負天可欺投畀北方豺不食濁河一滴玷濟流共器那得同薰蕕當官而行義所激此舉庶減臺端羞小儒初心思許國萬事無成頭已白箋天願賜秋風高吹送天威遍南北

送武昌馮子中亂後還鄉

東南形勝會武昌蜀江滔滔經漢陽北來冠蓋集加兩甲第卅似諸侯王平明飛箭馳校獵清夜列燭歌傳觴貂裘鞍馬羨年少春風何處無垂楊一朝平地酒新血但見落日塵沙黃金章骨折荒草臥玉貌跣泣泥塗僵嗟哉馮子命一縷顧影錯莫驚鴻翔時從知己話疇昔留滯五載忘他鄉千金結客心尚存豈效兒女徒悲傷昨聞湛露被寰宇夢寐桑梓情難忘梁城漸喜還漢月點鬢仍許先吳霜相隨長鋏幸無恙況見峻坂成康莊子孫他日又茲始五世八世天其昌嗟我洪都百戰場大臣精忠遠有光生靈一道在掌握若泛巨海操龍驤到家故舊定相問江右何

恃全金湯司徒勳業有如此願子備述毋忽忙

過玉成砦

玉成三面堅如鐵穿井無泉撥兵絕去年此際萬人登已是如今髑髏骨双飛丁壯屠嬰孩婦女分配囊貴財淚傳古昔險堪恃曠刼竟墮昆明灰我來似涉羊腸坂道遇遺黎拭愁眼故人何處覓遊魂（陳德新主戰尚於承新罵不絕口而死）雲樹鴉啼寒日晚

城闕曲

鷄鳴海東黃塵起落日關山氣如水餘民髓竭欲無生月費給軍須萬計尚書前時來使臣近者太守宴

將軍割鮮飲醇互來往白晝走馬邀紅裙（兵部尚書黃昭奉詔遠出拔兵撫建間其行營經歷伍章安成醫生也榮遇京師出黃幕下自撫抵吉以督兵爲名招權納賂郡守梁水寨都事吳相與玩寇偷安酒食徵逐無虛日殆承平時所未有）布衣小儒寸心赤咄咄書空長太息閶闔無奈覆盆何帝禁九重方旰食

題奔子温南城抱關遺藁（并序）

子温由丁亥江西乙榜職教旴之南城念幼失所恃繼祖母恩育之勤別其父廣胖攜妻子奉祖母就養旴辛亥冬也明年兵興出入鞍馬間掌城啓閉甲午歲大祲殲焉又二年旴經歷孔興之避難

來廬陵持子温未死前抱關遺藁詩若干首反覆氣化人事哀怨窮愁歷歷如傳訪其弟子志授之子温廣胖冢嗣也余交廣胖四十年其學務博采研精文章不肯泛泛隨人後試有司連不得志拔其長鳴京師歸亦老矣於是子温薦予鄉邑人遂羅致恐後旁郡又或奪之以往是翁平生讀書效僅爾鍾美必在子温而壬辰兵變以來上下隔絕子温南城哭其妻若子而身殞祖母煢然後亡廣胖旅殯淒涼家人淪沒殆盡嗚呼子温垂絕之日顧祖母白頭異郡割恩不可忍乃翁弱弟藐然故鄉烟塵中廣胖顛沛連年念老親愛子幼孫數百里外杳不知存否而抱恨以終死如有知父祖子孫相見於地下痛當何如哉天之未泯其傳猶幸有子志在則子温之錄賴以布於朋友始終之際因有考焉不然賁志丘原墊草同腐矣余苟全性命朋輩零落無幾讀子温抱關之作重悲廣胖故託永歌以屬吾子志子志其善自愛庶足慰父兄于冥冥奔氏一門唯子而已

黑風吹角孤城裏萬竈塵生烟不起白頭祖母骨相隨天入荒山夜如水憯哉奔子脩程促淚墮人間抱

關錄遊魂歸省父何之旅殯孤村春草綠當年煮字嗟無術商聲寫入山陽笛餘音似和祁孔賓又似飯牛歌甯戚蕭蕭霜葉吟邊落有弟零丁此漂泊秋風無地賦招魂明日城東問歸鶴

海潮吟

北風翻天送高檣西江浪起如海潮千艘平城箭飛雨城潰曾不煩兵交馮夷啓扉衆爭赴萬棟烟氛畢方怒司徒命盡撫州營國公匹馬杉關去遡流西上旌旗紅列城樓櫓轉盻空干戈七載遍宇內朝野狼顧無英雄悲哉上下交爭利四維不張巧蒙蔽憂來

却憶賈長沙痛哭當年繼流涕豫章逝水通錢塘漢川北渡趨洛陽洗日成池佳氣在闘鷄矯首向扶桑

劉觀復止足軒

陶朱去越乘扁舟布衣卿相難久留子房定漢辭穀赤松可學思從遊此中意氣空寰宇家國安危關出處功成名遂身獨全千駟萬鍾猶一羽如何海桑人白頭紛紛獨下尋牙籌馬上朝雞聽未了又擬跨鶴上揚州壯哉脫頴吾觀復物外一軒名止足風流文采祖子孫平生無殆應無辱有時展卷評功臣凌烟上遡筆有神敲推得句亦妙契直欲三絶追唐人太行覆轅車無數我獨衡門樂安步紫騮翠釜生野烟我寧䟽食依環堵畏途留此示康莊戲寫陶朱贊子房滿院綠陰春雨歇客來推戶煮茶香

郡城高

郡城高昔人驕廢今人勞城中居民負土石城上畚鍤卒伍操去年外壕深地底（吳員外張錄事）今年內城插天起（紅巾）紅旗東接漢陽山白壁西沉贛江水（江參政）杵聲未攻築者殊人事往來如傳車荒碑斷礎悉與致仙宮梵宇空無餘懽呼攔街走童孺明年移家城裏住抱關舊卒鬢垂絲淚墮鴉啼城下樹城壁池浚侔金湯此地他年爲戰場

喜雪

庚子臘月初旬雪再作十九日大雪至二十一日彌甚深數尺三日乃止辛丑元日早起雪塞門十三日夜半又雪皆平地尺深喜而賦之

殘年新春凍不開大雪五度漫空來南州病熱已十載造化有此真奇哉夜聞朔風撼天柱恍惚萬馬隨奔雷乾坤正氣有先至宿遲亭毒茲其媒雲旗乍翻搖若木濤霜却卷飛龍堆女媧廢煉深縮手河伯失據俄驚㕓玄冥振轡祝融遁怒勢欲遣崑崙摧卧龍潛蛟起奔走舞鶴翔鳳爭徘徊瑤池觴罷灑餘瀝漢皋相贈投瓊瑰蒼山一夕頭盡白貧戶得句侵晨推朱門豈必異衡宇埋没弱柳餘枯梅我疑真宰偶戲劇往往玩世如嬰孩故將空色種天上大巧六出無根荄要令六合反混沌容許萬象蒙塵埃兆豐呈瑞悉餘事解后爭洗昆明灰西流壺嶠應自反咫尺渭浚移蓬萊內廷稱賀論邊事坐想勅使傳宣催蔡州鵝池久安堵整頓宇宙須誰才涓人自昔負高見遠去求馬何時回燕山從爾深一丈掃地爲築黃金臺

犬鷄歎

雄鷄奮翼銜怒蛙蛙被啄取聲咿啞犬來鷄斃蛙竟逸轉步犬驚逢惡蛇兩强相厄須俱殞過客驚怵頻吞嗟君不見下宮將軍輕杵臼綠珠金谷來孫秀世間萬事每如斯莫負尊前卯時酒

虎墮井　十二月十三日庚寅

神岡距郡十里虎晝攫人轉身竹籬陷入眢井衆共殪之

郭西猛虎勢莫當攫人白晝來神岡暗中推墮若有物眢井百尺籬根藏涼泉收聲發爲土轆轤綆斷苔蘚蒼眼花誤落爪牙廢棄置有待摧强梁酸風飛沙寒日黃四郊流血皆戰場乘時吞噬恆妥尾翼以倀兒高駝翔北平將軍老且死泰山哭聲哀怨長豈知鑿池古設險解后一蹶由天亡吁嗟此物肆無忌妄意流毒殞城墻千夫駭汗手莫措造次坎窞伴千將君不見東門狡兔殪牽犬西江孽蛟終自戕貫盈兆此多未悟來者紛紛投土囊

人食人

髑髏夜哭天難補曠刦生人半爲虎味甘同類日磨牙腸腹深于北邙土郊關之外衢路傍旦暮反接如羸羊喧呼朶頤擇肥截快刀一落爭取將憑陵大嚼刳心燎髮賭兇觥詩飲醻不知劍吼巳相隨後日還貽髑髏笑陰風腐餘犬鼠爭白晝鬼語偕人行銜冤抱恨連死骨著地春草無由生雁腸愛姬忍喋血長安仇家（一作歟）俊臣舌攄忠疾惡古或聞未覩烹魚互吞滅五雲深處藏飛龍天路險艱何日通皇心萬一閔遺孑再與六合開鴻濛

上營門

上營門外將軍樹幾度春來復春去北嶺南旆萬人行移種東風無定處虔州僞將脉碣機遠杖牧圉持旄麾臨危走檄盟白馬枚詐志蠻三狻猊孫曾履尉陳遲肘分部掩之憑卯酉都庸貪餌悉輕生談笑削除天假手惜哉隣醜疎防閑反更放虎來深山（招安賊入郡）倉皇出此殆無銜民命一髮懸天關老夫厭觀陣雲黑中夜拊膺談失色古來反覆事難平願天早賜扶桑白

天問補

貝丘豕立俄人啼淮水失却巫支祁萬牛腥聞紅帕首天狼反被青雲衣塢金遞遺髑髏守日注兎籙停生機風塵展轉逾十載意者天怒民澆漓故令六合日顛倒人類滅盡將無遺云胡玉毀石自若熒惑揚

彩三階微澧蘭無實荃蕙化跖蹻往往喘隨吏姦凶殘忍源源出福善禍淫殊反易殺人白晝臨通衢長劍大刀爭割食東家處子西家摟父母吞聲淚偷滴書生平日苦自信坐談性命成迂僻有人抱膝吟草廬夜夢史遷紬祕書共工舉頭天柱折五丁鑿石岷峨栝有窮飛箭落九日防風戮骨雄專車跨秦歷漢凡幾刼宇宙戲擲猶摴蒱君不見邯鄲空國長平陷又不見焦土咸陽總宄濫區區反覆焉足云老天爲質由來闇

秋宵見月

青天過雨明月佳不飲柰此秋滿懷拨琴屢起却復止音韻惜與同時乖西風笑我深閉戶吹送亂葉鳴空揩翩翩從爾千萬態我自作我隨無涯蓬萊會見清且淺未許泥滓沾青鞋

石言

邑城夏暑增築基崇數尺壘巨石爲之搜抉幽遐遠近頗擾

南山白石堅不朽鑴磨誓入良工手平分陛級肅降登橫卧津梁達奔走樽成取重侯王家不惜千金市長久從渠楚漢決雌雄坐閱與亡屹相守寧知做邑

如殘星十年豺虺喋血腥今茲城壘方改築流汗萬杵當炎蒸城基壘石崇數尺搜括隱匿憑威刑斷橋發塚殘寺觀民舍頹突翻階庭千夫引繩日馳逐顛踣道路無留停石乃言曰我生剛介根元氣落落孤高蟠九地旣不得補天遇媧皇又不得填海從精衞包羞轉徙近污渠反爲姦宄嚴屏蔽何當天威發怒雷豺虺骨與城俱摧此時飲恨庶吐氣盡碾暴骨爲飛灰

反覆吟

東關晝宴宵流血北里暮耕晨建節金珠無脛走如飛奄忽廢興那忍說君不見青岡頭墓磚云是晉桓脩發掘近遭羣盜手歲歲疑塚已千秋

埋冤樹

郡城西郊官道側有樹名埋冤往來必于此少息因賦托興庶幾有位者聞而動心焉

出城十里西南去行役經過倦休處崔嵬古榦絡蒼藤相傳此是埋冤樹樹名那得呼埋冤聞人累歲官道邊朝吁械繫逮詞訟夕敝鞭朴逋稅錢富豪招權逞濫入孱弱破家哀子立幾人飲恨淚徹泉樹不能言天爲泣埋冤得名良可悲郡中守令知不知

延平龍劍歌

鄧克明率江西之黨攻延平江州八月破之日鄧亦大敗奔還失亡甚衆

延平之淵深復深白日下照蒼龍吟古來此處會靈物中有未死英雄心黑風一夕蜃氣坐看海州俱陸沉咄哉蝮蛇敢流毒皷召妖孽紛來侵老龍掉尾穢一怒百怪洒血腥淋淋書生投筆起大叫稽首再拜皇穹臨龍兮龍兮爾之潛也已千載豐城故鄉非失守宜叩天閽勑斗牛下取老蛟心血剖指揮九日付羿弓馳檄風雷藏巨醜胡乃坐觀潯陽肆鯨鯢魑

魅魍魎羣相隨剜肌剔髓四海糜遂令魚腸豪曹甘毁折皷山之鳳鳴聲絶忠臣扼腕空白頭赤子腐心眼流血時哉好從檀溪踴躍起的盧喚取黃熊赤豹來清都并與宋帝獨驅之長刀龍門將軍天山之三箭神會大冶飛昆吾迅掃六合塵糢糊我當遂求華陰土助爾光芒增快覩問天洗甲挽銀河蘇息蒼生溥霖雨

志感

老來不能夜飲中秋無月靜坐山中因憶往年客橫溪詩朋盛集老桂初開列坐其下諸生倡酬達旦居人驚倒聞所未聞重至桂無復存但見平地立馬其中追念亡友思恭愴然良久遂成長句奉寄西愚先生聊志今昔之感丙辰年石初書

海風吹雪通萬里浙江勢合潮聲起酒盃無分月含羞獨步徘徊桂香裏秋聲蕭條晝掩關良夜偶此須臾間老逢佳節偶懷舊昨者夢自橫溪還溪邊故友重泉隔却憶當年會騷客十千清酒買城中舒鴈初肥鱸鱠白庭前古桂高婆娑酒酣能賦得月多野人側聽驚絶倒寧許扣角聲相和重來無處尋高桂但聽馬嘶林葉墜淒涼舊曲付吹篪吟斷清商復誰繼

我愁問月傾肺肝月亦憐我霜鬢衰平生取友恒落落會面非少知心難古今何限西州路送迎只有山如故作詩寄語座中朋難覓人間許玄度

石初集卷三終

石初集卷四

元　安福周霆震撰

五言律詩

憂懷

黃落雜烟蕪林炊乍有無喪氛移步滿兵氣幾時蘇小邑疲封拜窮亦給饋輸刼深資病感閉坐校靈樞

老病

喪亂交遊盡艱難老病深寂寥平世策落落古人心夕照驚岐路晨霜憶故林折腰寧五斗做筭或千金

山村

寥落驚回首艱危厭久生野人羞費揖山石苦留行披雨初畦菜園霜未破橙小村風物古暫喜話農耕

喜康子至

幼兒淹滯劉氏舘中夜刼者壞大門而入急呼宿客父子起走出遇寇二客趨東廂影堂寇追躡之父死子傷吾兒趨西廂匿神龕側幸免死生之異在毫髮間於其來也且喜且悲

脫或淪鋒刄吾年豈願餘及今相見日是汝有生初割愛三兒愧憑危一飯驅風塵方未已尙愼毋恩劬

憶第三兒留郡城

百里元非遠三春又已終傳聞隨處有消息幾時通蔓草耐朝露孤花繫曉風昨逢歸客語前日早（一作棹）趨洪

挽吉水孫碧澗判院

嗣世明經業傳家晝錦衣干戈危獨立桑梓晚全歸遠戍孤雲淡平原落日微送車淚交洒霜葉不成飛

送人之岳陽稅務

五月巴陵去官途事若何通商川舶遠供貢楚材多澤國留形勝（湖廣參政阿思蘭駐兵岳陽）騷人續詠歌時逢漁艇問或有化龍梭

張德彥

德彥自金陵敗中附趙餘黨遡流將抵安慶趙子變起（其父鎮安慶陳疑其通金陵師行之際戮之）守者倉皇東下德彥同行識之急投脫命趙舟四十六人皆死歸道所以聞者悚然

跋涉逾千里存亡間一舟絕憐干祿誤翻致遺親憂水國寒潮晚山城古木秋行藏盡深省嚮晦庶無尤

辛丑除夕

雨雪徂年日乾坤厭亂餘戰爭吳會阻消息朔風虛虎眈投胥井燐冤集故墟事機恒倚伏天意竟何如

壬寅旦日

衰遲違故里喪亂守殘編鞍馬兒童習貂璫牧圉聯
問春逢上日頒朔憶當年懶復談迎送焚香校太玄

閔新安

路泣顛微步原塗枕積骸孫恩將入海（新安砦主孫本立）李
祐起平淮（紅巾首李昭）犇潰蛾投火攀援蟻附崖熊兵聞
禁暴坐覺衆心懷

關隴吟

隴戍通恒代河關控魯齊日經亡國淚天入戰塲低
玉帳千羊酪青郊萬馬蹄悲歌頻勸酒送客去安西

寇至

羣醜發禾川中宵羽檄傳纔收綠岸戍已漲近城烟
掠貨舟相次毆人騎獨先兒孫猶九口兩地寸心懸

雜詠三首

海宇承平久風塵忽四驚官僚生閒道黎庶死乘城
壯士天山箭將軍細柳營寥寥千載事憂世與誰評
頴蔡俄中起荊襄轉盼休兵符留北府臣節仗南州
萬宇聲華刼千官富貴羞聖恩覃雨露未必乏嘉猷
所至失堅城宜令鼠輩輕茫茫誰報國草草衆興兵
吳楚懸三戶河山隔上京幾府蘇北望飛騎報塵清

卽事

古驛深春雨荒城帶落暉雞豚當道泯烟火隔江微
所過無完室相逢盡短衣干戈承刼運暫與聖恩違

羅郭

首義羅明遠傾家郭楚金俊功隨日起遺恨與年深
白日重泉影青天萬古心如何有位者翻不計浮沉

感遇

病髮杭頻減愁根日夜深世方迷貨色天未厭風塵
臣分誰憂國君心本愛民歲寒餘勁草灑血贛江濱

七言律詩

秋日登城

山壓孤城草樹荒西風塵起獨彷徨蕭條遺構重燒
毀憔悴餘民半殺傷驛傳共疑星使杳角聲空引雁
愁長書生往往談經濟攬轡澄清合有方

答劉持志

闕山極目翳黃埃歎息車薪水一杯種秫地荒賓少
顧催租邑小吏頻來暗塵葛服秋當浣細雨柴門晚
未開近日江南吟思減斷腸誰更憶方回

答道原思治

書生報國乏涓埃羞對茱萸强舉杯宿霧連山雄慮

些朔風何日野鷹來交游漸向艱危盡懷抱那能老病開幾度出門疑所適杖藜細遶竹西回

雨

五月初七日雨至初九夕大作一晝夜如傾初十夜半更許方止江漲比丁巳有加

濕雲無際漲痕粘雨勢朝來幾倍添已讓滄溟壞絕島更輸銀漢建高簷三年兵甲天常洗一日坡能地莫淹早泛貫船隨闕艦廣通民食富官鹽

寄吳彥章卧病客中

亂山岐路鴈行斜籬落郵烟菊自花我昔郡城行肓

雨君今孤館卧思家濟時孰是囊中穎避地除非海上槎一郡幸存唯二邑戍樓何日罷吹笳

城陷

黃塵赤日陷城池又到氷霜歲晏時列寨守江兵夜戍揚旗出郭寇朝馳就梁誤落荒田鴈豕肉空肥野樹鴟諸將從容依老守捷書但奏莫令遲（梁侯守郡惡聞兵敗）

感秋

鬢如疎葉挂林端帶減腰圍逐月寬久病秋深心易怯多愁夜永夢難安暗蟲入戶輸清苦落月窺窗進薄寒屈指青春平野望東風隨意馬頭看

九日

西風慘淡郡城樓誰復黃花插滿頭訪舊愁經墟落晚登高怕見戰場秋鳴鸞閣在金笳集戲馬臺空鳥鼠留尚欲遠尋雷煥友提攜雙劍出南州

荒荒黃菊負登臨莽莽乾坤亘古今淮浪逆舟寒日澹楚山連歲暮雲深孤生自滴思親淚（先父朱淳祐九年九月九日生）多難誰攄報國心道路幾時辭逆旅關河無地避秋砧

送韓一初赴馬萬戶府參議

才俊宜從幕府升四郊何日保安寧連營未報休傳

箭策馬何嫌出戴星苦戰城壕霜月白屢殘村落野烟青軍民甚有關心處佐政行看刃發硎

登城

世祖艱難德澤深風悲城郭怕登臨九州天下餓川決七載江南竟陸沉馬首空傳當日價鷄聲不到暮年心雨餘門外青青草過客魂消淚滿襟

民哀

痛哭羣庸誤主恩遺民無路叩天閽荒涼甲第有焦土倉卒深閨無固門青血傳餐供士卒黃金爲土贖兒孫囊膠誰造崑崙頂念此長河駭浪渾

除夜感念亡室

無復憐余踏雪回一燈兒女促行盃土寒深痛骨委絕月暗忽迷魂去來遲暮影孱如欲踏顛危心死不成哀鬢邊種種君知否消得流年幾度催

中秋

夢遠霓裳世外音漢宮天老桂香沉黃埃欲出飛鳶上白骨猶如落葉深萬國砧聲離別淚中宵月色太平心晉公相業何時見目斷天津益苦吟

風雨重陽

八載兵戈苦未休異鄉佳節若爲酬鷹臺人化前千

歲鴈塞書沉外九州風雨黃花宜換世山林白髮欲專秋莫言抱病妨杯酌漸喜新來絕酒讐

冰盤雪藕

清徹冰盤壓蔗漿酒酣雪藕進華堂凝寒色映瑤華瓱真白絲連翠袖香金掌曾聞承玉露瑤臺忽見擣玄霜文園近日真消渴莫種蓮根引恨長

元日雪

朔雪逢憎毒霧蒸兩年元日勢憑陵氣吞鶴表城如玉聲撼龍宮海欲冰不夜與天爲汗漫當春借地示嶷凝貂裘公子來何暮好向寒空縱角鷹

新正雨雪連綿人日大霧近午晴

天賜春晴一日恩亂來骨肉幾家存屢危豈望全要領積善當知及子孫喜有帆檣通白下幸無車馬到青門往時百萬蒼生苦歲晚承平擬細論

中秋城西感興

玉宇瓊樓三萬里乘槎無路匪仙才塵揚海內衣冠盡鴈斷雲邊鼓角哀天意未知何日定月華空自昔年來故山老桂無消息紅蓼花高滿路開

雨困問張梅間

濕薪萬竈淚烟氛屋角鳴鳩旦夕聞山接雲根如棧

道雨生波暈似犀紋麥苗泥潰連千頃花信寒消到幾分最苦相從巷南北掩窗十日斷論文

和前韻

天氣渾疑挾楚氛雨淫愁向早春聞紅淹小圃違芳信綠泛回塘亂縠紋遠樹鳥飛村舍沒淡烟人立野橋分空餘落塈隣翁壁頹倒蝸涎似篆文

紀事

八月十五日告示詰朝往攻新安孫本立嘯時羣黨爭出城中撞擊居民門戶壕外縱掠水東永和邊江而上放火殺人刼取財物婦女火達旦不滅

是夜白氣亘天

橫亘東西白氣升喧傳入夜事堪驚縱焚傳又連村
市流血呼冤過郡城天地豈忘心憯怛山河未放影
分明提攜婦女閨房秀飲涕羣驅敢出聲

和青華道士蕭宗元

月滿虛堂奏帝歸仙風吹送紫雲衣九還欲致三花
聚一悟能消萬刼非老樹鶴棲存夜氣清池魚躍見
天機黃冠況得山陰客未信詩盟與願違

九日

未霜白鴈渺關河來日空隨赴海波世難持身高處

怯秋聲入耳老來多山中甲子今誰在日下長安柰
遠何幾度西風餘破帽悠悠心事唾壺歌

和劉子贇韻

夢中走馬上西涼回首燕山六月霜何想築臺思郭
隗誰能薦士效田光三陲吳楚人材劣百戰河山事
會長賴有淮南招隱處掩窗清晝坐焚香

立秋

京洛風塵竟未休送迎馬上敝貂裘蕭條人物常如
夕慘澹乾坤又入秋勑使經年還北府戰場近日在
南州紛紛鷄鶩羣爭食誰向滄江友白鷗

寇來自北見城中蕭然散入村落

斷鴈雲低欲度遲鵲巢何許寄南枝寇兵已厭空城
住官馬猶從間道馳萬骨白邊寒月夜孤烟青處夕
陽時經年北道無消息望眼頻穿淚暗垂

幽憤

隴梅驛信杳如緘白晝連山霧氣酣細柳未應仝灞
上藍田自可轉關南驚濤四面輕帆破疑路千條老
驥諳落落懷才宜不少冥冥當局得無慙

詔至

三月二十六日天詔自廣東來詔發京師去年八

月二十七日也于是朝廷號令久不聞矣欣幸之
極敬賦七言律詩一首

沉陸如雲跬步難忽傳驛信自燕山九霄日御龍光
起萬里春乘海道還忠義銘心扶壯節老癃垂涕洗
愁顏中原黎庶知何似想望疏恩溥蒯菅

次韻劉道原九日

曠刼何當洗壒埃凌高欲藉海爲杯巫山雨暗猿相
引汾水雲深鴈不來新釀偶憑茅舍漉寒花時向槿
籬開仲宣幸有荆州託未厭吟邊數往回

喜東宮受冊

六月二日東宮受冊越八日大赦天下使臣出湖廣來自茶陵十月十有一日到郡踴躍快覩不覺情發于聲忘其爲老病也

海色穿林曉夢圓戰塵氛霧一時湔青宮德進瑤編紀紫禁恩隨玉漏傳洛邑車書符永世漢家日月覲中天秋霜一寸丹心在稽首洪禧萬億年

全參政九日宴僚佐城西神岡參謀萬德躬賦詩五首用韻寓情

畫省凝香被羽林賞心寧許二毛侵閶闔側聽歌謠起父老爭看棨戟臨霜露黃花留歲晏江湖白鴈待

秋深宴闌歸騎營門夕涼月紛紛落醉襟

能賦登高幕府覩深秋過雨絕飛塵山城驛路黃柑富水寨人家白粲新歌舞多非前日境交游半是異鄉人通商近喜官鹽集不比西都巧算緡

如雲冠蓋此高攀十載龍山季孟間犀肋駝峯傳翠釜銀罌春色照蒼灣歌姬擁醉翻腔誤才士爭先覓句艱秖有相如欣授簡興來無物不相關

蘭臺無分珮珊珊斷壟平岡自往還避地亂來猶有酒放懷高處不須山參差紅樹西風外明滅青燈落照間何日遠尋方外友却隨紫氣出函關

曾向凌波賦襪塵絕交近日愧錢神百年撫事皆陳迹四海知心幾故人山借衣冠違世濁天留黃菊貸秋貧偶尋五柳先生傳自覺年來懶是真

懷古

關河渺渺幾浮沉落日秋風萬古心二頃留人輕六國一壺玩世重千金亂來耆舊傳聞泯老去英雄悔恨深諭與蘇門長嘯者不教車馬涴山林

贈張梅間

故人誰似此君賢涉難交情晚更堅迂路出城尋故友移床就月話當年霓裳曲奏忘天上博望槎回記

海邊歸去蓴鱸隨地有別來鬚鬢得秋先

九日遣懷

繞籬黃菊自幽香無復龍山落帽狂身外老來從雜遝眼前高處倍凄涼妖狐突過荒城雨旅鴈冥飛絕塞霜風物關心倦回首野園柑熟旋分嘗

還鄉初度辱親交劉盧南惠詩依韻答之

憔悴還鄉一病翁雪窗晴透校參同庚寅俛誦湘纍語甲子長懷晉士風塵暗衣冠情索莫眼青骨肉誼深崇新吟多謝耆年頌晚節終慚老圃容

至正十二年壬辰正月武昌失守

黃鶴樓前帝子宮古來形勝控江東運籌要害無豪俊流禍顛厓總寇戎天馬西來勳可樹河氷北度驛誰通一壺或負千金重白髮丹心愧少同

述懷二首

予月中旬以後雨雪大作羣寇合攻大坑荊山小水逆黨出城南三十里立砦二十四日破白下塘二十五日破吾里吾與次兒長孫寓歷村下牢是日省都事吳軍已到郡二十六日走度嶺者相屬如繩過午猶不得家中消息心甚憂薄晚長兒來乃知念五日四更初寇掩出吾里見曹隨衆走厚

窟向晚寇退渡江趨王屯暮抵南阜李氏已空室矣二十六日早中宵蓐食行至高臺嶺顛但見連延朱村大坑寇火千炬雪凍道滑婦人稚子僵仆不能進扶挈度大湖嶺出章坑天已晚長女毋子無托與偕來闔門不自意全遂投下牢依陳氏暫住述懷二章

寇陷吾鄉今二日連宵列炬似星分如何去此三十里家中消息杳無聞咫尺干戈皆逆境連綿雨雪助妖氛兀坐此身同槁木恍然不復辨朝曛

風雪爐存半死灰每聽人語輒驚猜踉穿屨揖親知問愁極忽傳兒子來足薊荒墟烟慘澹魂飛間道石崖鬼經過且勿談辛苦闔室無虞已幸哉

默念

末路危機逐日新遭逢瞬息異寃親多疑忍事甘存拙久亂全生幸處貧北海牧羝宜反漢東門牽犬竟忘秦古來反覆無前算那得匆匆論世人

書所見

正月十八夜全參政軍中告變縛致都事哈剌台小鎮撫阿思蘭不花萬戶張定住將戮之十九日昧爽其麾下擁衆挖全舟脅取二人入城閉關縱

兵大掠全由此失勢四月二十七日吳員外部將明塔普台潛蓄異志忌同列林伯顏武端梟勇挾詐殺之誣以謀反吳不能制又參政軍令喪馬一疋償白金一百兩是蓄不戰之馬也

百金戰馬廐中屯部伍酣歌徹曉昏牙帳黑風梟突起營門白晝虎相呑吏徒冨蹴官曹位厮養威聯士族婚天下紛紛寧有此我軍成敗不須論

記憶先親復齋先生詩二首

九日初度先父生湻祐己酉九月九日

厄于陽九晝成乾淳祈遺民自憮然正則庚寅宜有

字繹人甲子已忘年菊枝偶地存幽操汗簡何心理

舊編賴有童孫初學語挽衣爭果戲堦前

代李季實賀歷塘劉所立生日

春入霞杯喜拂天初逾六六紀瑤編人間銅狄何時

鑄天上銀蟾昨夜圓（六月十六日生）秋水精神高六月仙人

風骨妙千年山林城市遙相祝凝望蓬萊隔紫烟

石初集卷四終

石初集卷五

五言絶句

元　安福周霆震譔

擬復愁十二首

一爐城門火餘灰已復寒小兒爭炙手猶作燎原看

殺氣頻年盛南昌接武昌帝城春有路昨夜夢錢塘

錢塘江上水幾載獨朝宗到海傳消息殷勤起卧龍

旌旆簇雕鞍花袍紫鳳團路人胥側目敢謂沐猴冠

來往動成羣翩翩得意人九朝深雨露頭白獨沾巾

天孼墮中蠍瑤釵井底沉如何起阡陌生致萬黃金

銀鞍寶校新羅綺耀青春曾識官儀舊羞看馬上人

屏迹譙樓下深追少壯時卧聽更漏鼓雙淚落如絲

朱衣羣百惟白晝出乘車咫尺青門路無由得種瓜

列位公侯寵連營使相尊庶僚供指使誰復恥心存

徙封餘赤燼逐氣布青蠅欲市金臺駿黃河久不氷

未忍歌鴝鵒猶能拜杜鵑暮年心寸許何日覩青天

七言絶句

贊少陵騎驢

巫山雲暗失歸樵劍閣春深雪未消淚墮中原天萬
里蹇驢獨過浣花橋

戲筆

西園蹴踘醉蒲萄北里琵琶紫錦絛堪笑東家頭白
者一燈深夜讀離騷

客有賦大軍來者戲答

麗眉炙背短牆陰問我何時笑口開幾度傳聞狂欲
舞如今慣說大軍來

夢寐漁陽右北平彎弓走馬氣憑陵不知近日燕山
雪添得黃河幾尺氷

江西省椽陳允中避罪來永新固守城池屹立
羣盜中泰和宜差以廉明著稱境內晏然

斬黃連結蔡州城風靡江東莫敢膺千里南來今送
死天知忠節在廬陵

過江雲起劍鋒馳捕取紅巾血作池後日廬陵收野
史水東第一賽男兒

城門晝開車馬喧人行呵道更摩肩軍興那得廷如
水監郡從來不受錢

莫道逝川波自平莫道鼠竊元不驚白髮營門二千
石幾回霜月送鞭聲

天獄東回納顛川山峯斷處是青天螺湖橋下清流
水留向槎灘送戰船

林郭揭旗激箭鋒江城吹角氣如虹義山雲霧西昌月一片丹心兩地同

北山口號

蜃氣樓臺轉眼空荒墟誰與弔秋蟲道邊小屋柴門掩猶是當年種菜翁

紀事

去年閏三月十六日歐賊自袁來陷吾州十九日以陳寇敗走郡城急報馳去里猾易桂芳暨脫罪小吏顧清遠兩家兄弟獻馬納降力陳括貲之計退至東門外懇留遣趙普玄者復回遂稔安成之禍四月二日城復趙詠易顧殲焉

萬斛北鹽局海隅邇來商販競南趍去年今日城中價一貫文纔十四銖

幸及西成早築塲歲寒猶恐菜畦荒山村肉價何須問近日鷄豚倍北羊（常年北羊二貫一斤今猪鷄四貫一斤）

燼餘十室九摧殘折取充薪寸寸乾隣境貴收紓乏絕遺甿鬻貿活飢寒

鷄豚寥落傍柴荊粳稻初黃菜甲青臥聽兒童傳好語夜來驛使到長亭

大洲江水綠如苔畫角吹寒驚莫哀白茅岡頭黃葉

落鷓鴣洞口鴻鴈來

上巳

舊俗難占擬萬霜兒童猶自賞晴光亂來錦繡無藏處那有心情到采桑

感古

因讀春秋傳戎事不邇女器有感吳楚之亡後之人以武畧自負者可不鑒哉

吳宮隊長罷論兵越女西施擅寵榮百鍊一朝成繞指方知世上有傾城

鉅鹿諸侯偉戰功咸陽宮殿轉頭空如何蓋世稱無敵也爲虞兮泣帳中

論交

古來難覓是知心曠世襟期感慨深造次陳餘能解印從容楊震却懷金

坐看

亂後交遊隔世心衰年爲客怕登臨東風不作年時夢坐看樓頭衆綠深

故人

春雨初晴足綠陰故人隔水晚相尋往來莫信年時路近日溪流淺處深

食性

宿春宰復問精祖食性年來已盡除隨分晚炊誠當肉且乘新雨理園蔬

過太平橋

秋風戌火夜鳴梟玉帳春醒富貴驕獨抱韋編無寸策白頭羞見太平橋

山家夜雨

晚暮攜孫此一栖四年多難秖心知夢回小屋風和雨却似春灘轉柁時

寇至

二十七日寇至三舍盡曉攜孫走下派止姪婿劉務本家二十八日寇出歷村岡頭家眷離至下派二十九日早下派大驚擾走安塘

重疊青山道路長疎疎紅葉樹經霜日斜又度橫橋去秖有江聲似故鄉

城西放歌

周寇萬四千人發永新水陸並下八月二十九日張錄事出軍九月一日府委官教授滕請西昌參政所請師徵諸將赴援錄事無馬戰不利是夜急報三至黎明馳檄促援兵食府寇焚高沙斂陸錄事軍奔還城內外大駭或爭走入城或赴舟江滸或散投村落僵仆死傷不可勝紀賊騎掠太平橋官地上薄晚退屯援兵暮集初三日早合戰自辰至午參政軍扼上流寇驚敗走衣裝器仗填野滿途民義邀擊禽獲頗多周寇奔還永新當是時郡城幾殆天也國家之福也歌竹枝以爲之

太平橋外吹血腥追奔黃禮躑門丁（黃禮全參政所招郡人門丁張錄事所起在城民戶）昨日縱橫官地上豈知惡極有天刑

千金墮地不暇顧妻孥咫尺愁相拋此時爭門城內去悔不雲山深結茅

理問軍中騎射精從來賞罰最分明疾驅赴援如風雨曉發河山夕到城

水寨城關總寂然諸軍號令夜分傳火筒清曉三聲發諸將齊驅勇向前

斂陸池邊曉樹旗埋冤樹下夕僵屍皇天近日開新眼說與四方殘黨知

慘澹秋陰覆血痕參差蘇石倚蟠根古來此是埋冤樹今日還棲餓死魂

大州男兒身姓熊杷頭削鐵刄如風直前竟斬紅旗首步戰須還第一功

斬頭槊槊懸馬鞍衆中誰似林伯顏賊陣橫穿來復
去三軍大捷唱歌還
先鋒破陣古來難好手齊推岳長官除却林奇誰與
對交馳兩馬萬人看
記得壬辰血亂流血流又到丙申秋兇徒惡黨還知
否莫要輕來打吉州
莫道孤城鐵作關雲梯賊陣血朱殷强梁多在蕁村
死戰馬纔餘八匹還
參政遣軍快閣下寇來相遇吉塘橋橫陳江上四十
騎居民墻屋免焚燒

安坐轅門運六韜寇鋒壓境沸如濤收功一戰民安
堵始信將軍定策高
太守當年寇使除軍須供給自紛如白髮蒼頭寧自
暇一宵暫向府中居
錄事張公老且貧一身闔郡事如雲倉卒開城容萬
衆從容行酒壯三軍

軍中苦樂謠

牛臂纏腰帽卷氊剪裙荷葉腿齊編市西橋外看屠
狗笑擲并刀賭酒錢
堆帽紅纓間黑纓粉青窄褲短黄裙酒樓突過行人

避近日新充水砦軍
雁麦門前路幾彎汾圖坡下日銜山馬上長身單白
袷雙雙鬟響打毬還
短髮風吹破帽斜日西跣足踏江沙妻孥待哺不遑
恤流汗擔柴赴主家
壘石支床擁敗氊抱關擊柝日隨衆松燈自把芒鞋
了要辦明朝買菜錢
劍鋒交處奮身跳箭集征袍血未消奪得紅巾衝陣
馬歸途乾被長官要
官船公子抱琵琶笑指娼船白藕花今夜江頭好風

月買魚載酒宿誰家
團扇題詩愛越羅畫船載酒沸笙歌何人夜讀張巡
傳獨占秋江月色多
十里長洲列戰船白頭吟客坐看天何時得見三階
正獨倚蓬窗夜不眠

初冬驟寒

敗壁蕭蕭夜不扉昨來天氣似炎威卧聽風雨中宵
歎何限征人未寄衣

即事

街頭昨日走如麻逆賊憑陵勢轉加曉起將軍忙館

件省官遣子壻候家

海全二參政

棄舟窮走討全軀（全）力戰憑城志掃除（海）身死不殊
心死異海全他日付誰書

都事吳不都刺

部伍相殘不敢呵（林伯顏武端被殺）美人雪洞夜酣歌（舟中宴居名雪洞）到頭誤國均遺臭只爲高昌不可和（全子仁高昌人其志專在吞吳恣其成功）

紀實

戊戌夏五月之變新鄣守張元祚與全府參謀蘭

舜翁約同死蕭一再赴井死讀書臺下張竟降
振文堂上刄縱橫水陸旌旗瞬息更俯伏獻城新太
守笑談赴井舊諸生

宿州歌

客有自中興來者爲言四川閫亂遣兵出援主將日置酒高會收其子女玉帛而西宿州南北之咽喉也知州廉能在任十二載遠近歸心因不納拜見之禮責以軍前供給知州既行宿州遂陷

羽書兵馬調西川省署新兼上將權不怕連營數百
里寇來只要宿州堅
萬騎連雲發蜀都宿州一擲似摴蒱幕僚摺得流星
檄牙帳朝酣睡未蘇
羣盜河南稔禍端此邦城守古來難知州一紀心如
水那得金錢謟上官
宿州知州無一錢官差供給赴軍前軍前未到宿州
陷從此紅巾勢灼天
雲欒長轂輦金繒皓齒青蛾逐日新一夜西風吹漢
水將軍歸去錦城春

謾成口號

余生之歲至元壬辰後立春一日今茲庚子正月

十日戊時春與始生日時適合

初度春生先我辰餘生時日恰逢春十年風雨江南
路猶有先朝白髮人

楊柳枝詞

偶億丁酉春客自邑中來誦王大初一絶落句云多情只有城南柳舞盡長條更短條蓋指失身而事僞飾者戲續之

離宮別館短長亭忘却江南舊日春是處人家種楊
柳往來繫馬解留人
背立東風淺畫眉斷腸烟雨一枝枝隋宮漢苑春無

主莫向江南話別離

移栽楊柳受風多南畔行人北畔過若道浮萍是飛絮好隨流水到官河

舞絮含愁入酒家何因得近瑣窗紗春風萬一無拘束放去錢塘逐落花

即景

似晴却陰陰復晴曉霜霧雪夜瞻星天機咫尺開黃道借與江南鬼火青

惜往日

千金愛女貯蘭房百寶雕鞍擁驌驦過眼青春誰是主燕歸無處說興亡

穀日薄霧食復晴

夢筆生花到枕邊朝來晴穫荷蒼天春秋灾異書將徧準擬今秋大有年

去燕吟

寄聲多謝捲簾恩花落春陰半掩門只有當時堂上月夜深猶照舊巢痕

籬間小花

小小閒花分外紅野人籬落自春風江南多少繁華地盡在寒煙蔓草中

田家

木棉花謝豆莢肥秋風催換白袷衣東家女兒浣紗去西家少年負薪歸

題鷹熊聽澗圖

奇絕鷹熊聽澗圖眼明畫意近年無子房借筯旋銷印此是人間大丈夫

鷹攫熊蹲聽澗聲貴從巧畫寓深情李斯書上秦留客安國謀行漢罷兵

英雄聽諫古來難飛走藏名戲筆端堪笑陰陵迷失道當時枉怒沐猴冠

聽澗鷹熊豈是真畫師托意諷時人白登圍後知劉敬遼水兵前憶魏徵

讀天寶雷海清舞馬事有感

劍閣迢迢隔兩京衣冠相送范陽城傷心凝碧池頭宴千載無人傳海清

太液華清汗蘇兒從官千騎競西馳君恩舊日深如海賴有銜盃舞馬知

校書

馬糞兒童錦繡裾專房倡女后妃輿豈如短褐衡門下一點寒燈夜校書

漢冠

酹金刀布罷長安露冷銅僊屑玉盤畢竟皇天深有意赤眉難改漢衣冠

雨中

柳塘分路市橋斜海燕雙飛識故家一月閉門聽夜雨隔牆落盡碧桃花

劉氏二生從吾兒學赤日中分渠溉枯其意甚善遂成一絕示之

渠成不使利專秦救旱分流惠及貧一飯秋來應憶汝艱難相顧幾何人

前詩子勤連和七章或病首句秦字難押援筆泛及故事不覺其言之長

輸粟常慚晉閉秦艱難稼穡每憐貧溝塍鴈立交通處汗血駢肩荷鍤人

井田埋沒自先秦錐卓堪憐白屋貧任氏漫多倉粟窖王孫一飯更無人

雨似沱江不向秦老天應念四郊貧臥聞夜半呼龍起一滴天瓢活幾人

世上山中幾晉秦今年却憶去年貧有時彈鋏歌馮劍誰是江東指廪人

羸馬孤舟遍晉秦著書憔悴暮年貧茂陵無復談封禪淚墮先朝白髮人

黑貂裘敝歎蘇秦短布寧甘甯戚貧自古畏塗車轍覆到頭何似漢陰人

縱橫無術效儀秦堪歎先生一劍貧談到薛文焚券事方知豪傑異常人

竊法鷄鳴幸脫秦何如高卧北窗貧種瓜一片青門地頭白能來有幾人

戰罷長平地入秦邯鄲悄似索居貧定從誰料毛生出羞殺同行十九人

五羊皮賤恥千秦自在披裘帶索貧談笑七雄爭戰地乾坤自古有閑人

拋却千金不帝秦魯連懷寶豈爲貧綱常獨振東周末海內應無第二人

山東賓客競投秦獨向商於守賤貧後日子房安漢策相逢竟是采芝人

不將奇計試強秦一介狂生衣褐貧馬上慇懃談六國何如來就種瓜人

黃金散盡務強秦寧計咸陽府藏貧六國暗投離間網奔馳談笑合從人

富國强兵善用秦故將子貧抑家貧山東十五年無事盡是偷安醉夢人

投筆當年論過秦賈生豈料謫居貧非關絳灌輕相棄自是才高反累人

空自美新更劇秦子雲竟守一區貧草玄可惜無良友說與他年蹈海人

法立商君始變秦本期盡活世間貧惜無麟趾關雎意萬古流傳一罪人

辛苦兼并百二秦後無蓬顆葬伴貧可憐曲阜東家叟今日猶存守冢人

天醉山河却賜秦六奇藏在席門貧古來萬事無能測祗羨商山四老人

臨淮百萬蹶堅秦一擲無論僣石貧何似柴桑松菊裏逍遙彭澤退歸人

漢中決策定三秦本自淮陰寄食貧除却當年蕭相國相逢未許說知人

肥瘠何須問越秦紛紛北富與南貧空花過眼無能識輸與嚴灘把釣人

杜門公子廻謀秦十五商於一旦貧可惜論因臨渭者扁舟未識五湖人

石初集卷五終

石初集卷六

序

元　安福周霆震譔

吉水州新城序送都事謌卜（一作不）都拉（一作剌）

兵興連年生靈塗炭日甚相國陳公之定江西也專以愛民爲心便民之政靡不修舉故公治洪而洪城增從九江而九江之城建凡以爲民也樞密熊公以相國股心之寄分治五郡城池之益廣輿崇方事不煩而民益附吉水屬邑水陸來往之衝民無以爲固樞密按圖度地曰吾職也都事吳某其往城之經始

季秋畢以良月春秋傳火見致用水正而栽之義蓋脗合焉高卑厚薄溝洫土方遠邇事期徒庸財用各適其宜開一郡之壯觀於下流隱然方城漢水之勢於是邑之垂髫戴白脫於鋒鏑之懼投諸袵席之安都事之心樞密之心也樞密之心相國之心也傳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都事是役充其惻怛慈惠由樞密以達于相國同一愛民之心佚道也生道也其可忘邪按樞密之鎮是邦視民如子都事實左右之其律己廉介論建不阿遇事明決數從征伐出奇計活人死地所至有聲吉水版築之餘一新州治興學校復流徙宿弊盡蠲皆深識大體郡邑賢者美其事屬予序之予索居日久何能重輕然樂道人之善遂執筆不辭

送劉弘畧遠遊序

余昔未壯時見士之懷才抱藝有志四方白首而未遂者往往悲歌慷慨悵然負其平生不勝往日之悔故凡後進之彥邂逅相遇必勉之以不可不出出之不可後時又必申其平生悔恨之意而願望之若已事之不可緩間亦爲余上下極論余方盛氣自許以爲宇宙分內何事不可爲在所建立耳何至是邪回

首三十年風霜百態心事落落老已先之雖伏櫪千里此志尙存而聞鷄起舞之狂不爲世故消磨者無幾矣夫然後知其人之志爲可感也余友劉弘畧淵源家學有志盛年疏通不羣奇氣橫出所至無不欣慕願交一日別余遠役將極泰山黃河之高深以發舒胸中所蘊余聞而壯之於是取昔之人有志未遂而以告余者與余之不能自拔低徊以至於今者反覆陳之以爲弘畧勖弘畧其勉之矣吾鄉固多出者而鮮以儒術聞計其足跡所經殆將遍天下至于山川形勝人物氣槩古今壯觀名賢志士之所從出則

茫然不曉豈爲不暇問就使能問亦不及知徒追逐妄走而已果若此復何以出爲哉吾固謂出者之未必賢賢者之不能出使人每致恨於事會之難齊也今弘畧挾儒術以往周流博覽登高能賦鄒魯之絃歌揖遜燕趙之慕義强仁舉足以充其耳目無歎老嗟衰之意有青雲自致之資將之以慎密達之以優柔豈無傾蓋而指麾者乎豈無朋東家而西家待爐者乎又豈無握手出肺肝相視恨相見之晚者乎固不待決之蓍龜而遇可必也雖然吾所願於弘畧者猶有說焉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古人事親愛日遊必有方良有以也以予之才得天下之士而友之顧盼間乘堅驅良如持左契相符不翅過倘毋日何所獨無芳草其必有方之義愛日之誠爲心是則遊之善者而吾所爲深致意也弘畧念之

美永豐縣尉周誠甫詩序

往年羣盜縱横馬將軍馳郡檄領兵吾里控制安成永新之衝時則周君誠甫以佐州長收復城池功擢巡檢實左右之幕府初開寇鋒再折士各懷才自負誠甫妙年善騎射膽氣過人潛身衆中未嘗與行伍較優劣一日戰汶西石門寇酋挺身出引弓仆之轉而前仆者奮起擊馬後回嚮斬首躍馬復進手斃十餘人追奔數里寇披靡不能支北還甲裳皆赤馬公曰壯哉良將也自是每出必俱賊望旗引避事聞監郡辟永豐尉後值馬公他出誠甫留南從容矢石間恒以少擊衆幾死者數終不少屈其初雖餘孽未殄然相戒不敢輕犯自癸巳夏迄乙未冬吾里閭閻畎畝父母兄弟妻子得相保者皆馬公所賜而誠甫之用力尤多余初未識誠甫意所交燕趙豪俠酒酣呼鷹射鴈叱咤風生視吾輩士直爾送客吳子剛門外一揖得之開口談詩粹然退讓君子也然後知向之慷慨激烈出萬死不顧一生皆理義所發夫惟有得於理義故知綱常大義不可渝彼嗜利偷生者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諸賢相與歌詠其美俾予序之若誠甫從事之勤自當見知於上余廢且老何足以盡誠甫哉雖然觀風者必有取焉或足爲方來勸遂執筆不辭

張梅間詩序

余昔以詩文謁桂隱劉先生時張君梅間出其門年甚少已工吟詠尤善行草書意氣相期若古燕趙悲歌慷慨何事不可爲喪亂重逢劉先生沒已久余與

張君亦俱老矣獨吟思未落展卷余評余何足以知君余僅守故步何足以知君然有感焉近時談者尙異糠粃前聞或冠以虞邵菴之序而名唐音有所謂始音正音遺響者孟郊賈島姚合李賀諸家悉在所黜或托范德機之名選少陵集止取三百十一篇以求合於夫子刪詩之數一唱羣和梓本散行賢不肖靡然師宗以爲聖人復起殆不可易余何人也而敢與之言哉因君善鳴觸我浩歎夫詩樂也發於情也情之類有七隨其所發而形於言故感人易入而入人深曷嘗布置先後若律令條格秩然不可易哉考之三百篇是矣今之談者往往承訛踵謬轉相迷惑汨溺而不自知吁其可駭也夫其亦重可悲也夫君之作出入諸名家浩瀚如潮磊落如星如車馬風帆翕忽變化時或抑揚反覆又若山陽之笛倚風獨奏聞者自不能爲懷而壹以平易出之瀏瀏乎其有遺音佳處雖古人不讓由其情性超越識趣開明故屹立衆楚不變其夙心余交君數十年涉難幸無恙君思致不倦益工余愧君多矣獨恨不得復起劉先生取正以祛前所陳者之惑而使後人聞之君之作異日必傳固不待余許也

贈曾億韶州省父序

予友彭貫思少負磊落倜儻之資往來公卿貴人如布衣交持耿耿遊四方所至恒必有合頃歲客嶺海遭亂淹留妻子甘貧故廬道遠消息絶相傳或異浮沉竟莫知去歳之春其鄕變起肘腋家殲焉長子曾億適婦氏幸脫煢然不顧萬死奮起復讐雖未盡如意然聞者莫不壯之貫思去時曾億年纔十二今二十有五齡矣間關變故志趣益堅會音書韶南來父蹈危機無恙急附舟西上謁焉行有日別余求贈言余感其父子懸隔千里曠歳時涉難不死相見且有日蘊蓄憤惋以俟宇内之清天於善人未必無意也山川悠遠舉足荆榛愼無以千鈞一髮之身行殆道曲江公邑里再拜披心孝子與忠臣類也其必有以相予彭氏未艾之福將由此卜之

邑掾劉以輔廉能序

自兩漢盛時列郡多至二千石然必資賢掾以左右之張敞以掾不按事而致之法吳祐謂觀過知仁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蓋守令治郡縣凡事總其大綱至於斟酌進退剔漱懸決嫌疑絶壅蔽使閭里無歎息愁恨之聲掾之所繫爲尤重任是職者夫豈易哉

數十年來貪官相承其痛有不忍言者新朝更化守令之選得人居多掾吏互遷宿弊斯革東平劉君以輔因父吏瑞金家焉掾于贛素以廉能著聲稱於是由贛調廬陵廬陵劇縣也臨以大府治當驛途簿書期會日不暇給達官貴人之迎送相接於風雨寒暑而不敢告勞懷姦挾詐之徒又相與投間抵隙以攻其短前後至者鮮不病焉以輔精白一心勤勞朝夕縣令又賢而明聲應氣求雍容一堂之上事至立決如燭照數計造庭累千百無留游夙恢恢乎恒有餘地縣豈真難治哉乏廉能爾余嘗即耳目親記守令

之稱職者往往有之察諸掾曹某也厚其資某也巧於進某也以事去某也不能芘賴其後人欲求剛直奉公不撓不變如劉君以輔之爲甚不多見也以輔勉乎哉恤周瘝之餘推惻隱之實行見農桑被野鷄犬相聞禮樂教化興起於安居樂業之中孰非君之賜由縣而州由州而府而省憲青紫拾芥列位簪紳其進未可量也又豈廬陵止哉吾固願見在庭有同志者幸以是告之

劉能翁入蜀省父序

劉於天下爲至險凡山川風氣水陸所經固不待身親其間槩可知矣然地大物衆百貨所都四方咸走集焉近年遊宦往來無不得意太率視如康莊吾安成柘溪往者特盛往而挾所長公卿間買田築室若將老焉則清叔其最於是二十有八年矣方清叔往遊時能翁甫九歲出入起居母訓是式年十六即慨然念父不憚數千里故其迎養之誠諸公貴人之愛清叔者方膠固莫解俾其母子俱來能翁歸母不可往溫凊之恭兩不容釋乃間歲一造父所期以必歸俛仰二十年視其志如一日今年春予來溪上始識能翁黙其言不覺前席又聞旦夕再往求一言自勗

庶幾慰悅其親昔天長朱壽昌七年知念母求之五十年上下四方流離險阻同州之遇壽昌亦已老矣能翁年富志確人事盡而天理自見將見綵服回車父前子後指某邱某水之遊釣道故舊而歎樂親戚在焉墳墓在焉夫妻子母之屬父祖子孫之慶雍穆一堂鄉人嘆息而言曰是母之賢也始終一節及其子之有成是子之孝也數千里往復頻年竟得以遂其志是父之慈也不必久客思故鄉於異日而悠然江山吾土之懷此風俗之勵也不知壽昌當日母子之歡還及此否蜀士大夫多賢者試以愚言質之其

亦有不待言而勉清叔以歸者乎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能翁有焉邑之士凡久於蜀者其亦爲予（一作子）誦太白之語箴之曰錦城雖樂不如還家

劉遂志詩序

詩自虞廷賡歌以至風雅頌皆本性情故其爲言易知而感人易入與觀羣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漢世去古未遠若東都賦後五篇及蘇李相贈答與夫十九首之作往往平易近情義味淵永讀之者悠然有契於心魏晉以降變而辭游氣卑而聲促唐初始革

其弊至開元而極盛李杜外又自各自成家宋世雖不及唐然半山東坡諸大篇蒼古慷慨激發頓挫抑揚直與太白少陵相上下後來作者其能彷彿之邪近年風氣益漓士習好異妄庸輩剽聞先進一二語遂謂宋詩舉不足觀棄去之惟恐不遠專務直致傲然自列於唐人後生小子爭慕效之相率以歸於淺陋詩之道固若是乎哉友人劉遂志自㓜嗜吟頗不爲流俗所變往年同客城西雅相好不幸死亂兵間其季子孚從余遊一日出所編遺稿余欣然讀之愛其情事直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纖芥凝滯時出警語他人苦思所不能得意處尤在七言長句旁搜遠取浩乎沛然胸中之耿耿將盡吐而雜陳之不少厭彼溺志他歧肆爲誇誕者又孰得而涯涘哉因念平生交遊亂來零落殆盡故家文獻求千百之一二於其子若孫茫然不知所對或因以見疎而反獲戾焉世道之可感如此若遂志可謂有子矣惜卷中盡載酬答自著者罕有闕爲可恨耳孚之兄升好學警敏凜乎乃父之作之散亡勉旃詩之傳其在此也

送李仲弘再往西安序

李氏子仲弘昔從余學性警敏少所屈下卓犖不可

羈兵興以來慨然出身行陣族賴以完海內平督府調發從主帥濮公鎮西安當西上未趣裝時鄉人少忿爭事達於府去從獄詞連延府檄徵就辨事畢復西親友之能文辭者集歌詩以贈匆匆來別求敘卷端余交其祖子孫凡四世閭里干戈之後半爲邱墟是宗屹立其間如龍驤泛海雲濤出沒竟抵安流如駿馬決踶按轡羊腸九折徐就康莊仲弘一再西行壯年氣盛無漁陽摻撾之嘆有新豐呼酒之豪回視故鄉前人之澤遠矣勉旃此去毋易視同列或起禍端毋忽老成之言恐貽後悔毋惑邪佞而寖以驕奢

毋爲權勢所臨而失其所守小心事上御下以恩鞍馬弓刀固屬分內服稍親筲策足以開發其聰明應接無失親年喜懽子能受書間歲一到家鄉以慰答逌翁扶持嗣續不墜家聲丈夫不必局促效轅下駒故應爾也關中多漢唐碑刻搜求一二寄我乃見不忘歲在著雍敦牂孟春之月石初周霆震書

晏彥文詩序

晏氏子彥文幼穎悟有志世味泊如稍長即留意筆墨間出遇里巷兒童每羞與伍通家多一時知名士侍立忘疲余留城西逌翁梅間遣其來學與之講析經義欣然會心觸類而通時有啓人意者於詩尤感發故酷嗜吟哦會不少輟余亦器之勗其勉力勿怠庶日進以底於成癸卯春顛沛風塵東西奔竄漫不知存否何如乙巳余客橫溪來拜館下意此道必廢試叩之猶前日之彥文也出所作袖中壘疊焉律詩首尾春容規制平妥選體跋涉上下有情七言古句收攬鋪張浩蕩不乏已極可愛但律詩意欠沉著馴習向多激昂處絕少選體當令語近意遠涵泳優游自然有得長篇氣骨不可少中間轉換要須突兀起伏變化前後照應使有歸宿方是本色只滔滔寫去

多亦奚爲大柢古人之作雖若甚平然托興微婉反覆求之方見其不可及若曰辭而已矣豈足言詩從遊諸生自信莫若吾子逌翁四十年知己吾子慎思之吾所望於方來未止此

石初集卷六終

石初集卷七

元　安福周霆震譔

記

義兵萬戸瑪哈穆特安塘生祠記

國家承平百年東南武備寖弛盜發徐潁扼荆襄上流蘄黄乘勢連結掩吾郡之不備賴守臣盡力城以克復而妖孽所染不可勝誅雖廬井細民涵濡至治之澤不知自愛故兇徒揚煽其說甘心沒溺不辭亦由分兵四出者不能體念牧守意或反爲富貴之資重以吏習舞文其弊有不忍言者求如今義兵萬戸瑪哈穆特公致遠撫士恤民盡心報國始終不渝者蓋不多見也按公之先自西域徙京師宦遊四方子孫益盛致遠侍親杭浙以蔭補官勅授廬陵井岡巡檢職在察姦求盜而所至書策自隨深有意濂洛之學事上接下一於温厚和平至綱常大義所關則正色凜然不可毫髪忤臨危涉險慷慨出萬死如履坦途蓋由詩書講貫之餘有以祭夫天理民彞而此心之涵養有素也粤自壬辰討賊奉府檄東西馳捕南嶺備烏東招集廬陵安成諸鄉復臨江新喻州治出永新馮橋吉水白茅黄源瀘江江口鏖戰大坑移鎮龍泉西昌前後捕斬首虜上功幕府具存監郡忠憲公納蘇羅丹（一作納速兒丁）多其能辟安成判官申省授廬陵監縣權烏登萬戸府事五年之間芟夷平定生死骨肉者皆是而廬陵視公如父母受賜獨多感恩之深又未有近羣盜往來出沒而無險可恃如永福之安塘者癸巳九月寇自永新踰嶺掠玉山火淡江距安塘十里耳公率衆追擊破走之民賴以安乙未十一月袁寇據安成者驅土人大出掩南里越三舍包歷村下牢縱火數十里民扶老攜幼顛踣相藉晝夜雪霜中公按據安塘連戰大捷寇退保城而其黨分據永豐者復熾丙申正月晨壓敖城所過無不殘毀火及羅與塘官軍相顧引却人人自危公星馳赴援提步卒三十人進與賊遇賊躍馬奮戟抵公胄公斬以徇取其馬而還明日整兵復出生擒僞帥周昇奪馬三疋又明日官軍四集焚其營巢拔良民之陷賊者慰撫之餘衆遁去安塘無毫髪遺失叢爾僻地煩公屢犯鋒鏑如枯荄朽質絶望歲晏一旦而春德澤之在人心爲何如也今其江山登望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何莫非公所賜於是里之父老相率立祠江滸以繫其思若召南甘棠之詩西都循吏之傳褒益州

畫像之彷彿其平生衣冠狀貌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雖公之德業聞望不繫祠之有無然人情感慕之誠則必因祠以著而或者猶有慊焉蓋公之心無愧於古人公之才豈不如古人而吏議常以貲名聲壅於上聞僅省府一二辟除止使得專一郡以究其所蘊詎可量哉予故深歎夫一世之屈伸而重爲人才惜第公論時出於山顛水涯足以備太史氏之闕且使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見之其顙或有泚焉則此祠之建於名教未必無小補也是邠人士求記本末予不敢終辭且復託於詩他日使車往來俾歌以爲

公壽

緊皇穹兮子民閔下土兮覆以仁殆先事兮毓才俾乘運兮禦患留吁嗟我公兮曷爲此來桓桓兮以武射則臧兮有翩其馬碧雲旗兮煥朝日耕市弗遷兮貔貅用律我民匪公兮將疇依飢食渴飲兮寒而衣春山沐雨兮爭蔌以肥秋野日晏兮鷄豚忘歸何土兮可樂此獨全兮屹如昨祝公壽康兮位朝端干戈逖戢兮海宇奠安民心孔懷兮奔走祠下歲歲兮式歌且舞

石門八景記

古今山川名物隱顯萬殊表彰於名下（一作人）勝士者不一二而埋沒於樵人牧竪恆千百每讀蘇老泉木假山記未嘗不掩卷悵然汶之石門阡陌平曠泉流分注山色遠近與人煙低昂有武夷盤谷之意中具八景東則桃源春日僧院曉鐘南則馬峯白雲勾嶺瀑布西則密塞喬松西山雪霽北則隔山樵唱北嶺早梅岡坂連延前後起伏或博采幽曠或追慕古昔名狀之勝見聞相傳獨所謂馬峯白雲巋乎特起彷彿狄懷英河陽之思里士王子琛冒犯干戈殯葬其母凡三遷然後安於此八景之名始彰以予先世交

游徵記余昔弱冠王先生禮聘俾二孫執經先生宋太學諸生字鼎翁居汶西偏事母以孝聞梅邊則肥遁之號子琛其族孫也安成南來豪右鼎峙王氏財產甲諸族其知名搢紳則以梅邊之孝富盛不與焉梅邊凝峻端方士類取則一語中理雖年少必極口獎稱稍越準繩雖鄉邦達尊亦面折不假借賓客滿座無或敢輕出言子琛之曾大父斯賢兄弟冠帶侍側承平文物如彥方之廬庾氏城西公府藁而善者凡幾人世改運遷干戈所歷向之華堂甲第落而爲墟汶屹立其中賴一二才俊相與扶持依然冠屨之

舊於是梅邊孝友餘風漸漬沈涵去他族遠矣予罙又能繼前人之志其示不忘宜矣盖嘗究觀宇內山水佳處皆扶輿清淑之所融結鍾是氣之秀者必以其有人夫然後足以侈發地靈之秘記勝跡而垂無窮峴首之碑無羊叔子則安能使千載墮淚浯溪之石無元次山則歌頌止乎當時渭陽之作記載於國風以康公念母不見上虞之文稱述於魏武以曹娥求父殞身陟岵陟屺所以紀孝子行役瞻望父母之思否則屺爾岵爾參錯邱陵原隰過而覽者誰復動心凱風蓼莪所以致生我劬勞莫慰母心之感否則草木榮華忽焉變滅爰有寒泉昊天罔極之恨曷自而至哉汝在城南居上游而都要會衣冠文士之所走集非梅邊孝行純篤未必名揚四方石門八景之勝闕於昔而顯於今非予罙葬母盡誠曷足以紹梅邊而無怍人之善因物而著物之美藉人而傳初不足以大小高卑異視而孝友一念所以貫金石而不朽也余交王氏之初在賓客中齒最少今行年八十有一廢興存亡亦何所弗有復見王公孝友餘風被及族孫何其幸邪亦可感矣故畧敘本末朂其後人若鋪張秘思妍辭發揮八景則屬之能賦諸賢余未暇悉

張梅間雲林環堵記

老友張梅間辟地潯源結廬雲峯之下翳然水竹居者雜耕一翁逍遥三子環侍玩漁樵之爭席狎童稚之牽衣放乎其間意若甚自足者自號雲林環堵徵一言識之余撫案三歎曰今之梅間猶昔之梅間歟當其在承平也自少爲佳子弟名譽流縉紳間談言折衝遇事慷慨有古燕趙之風一時名公卿皆欲出其門下跋涉廣海與臺憲諸俊頡頏誓將攬轡京華泰山黃河如指諸掌其暇顧深山野人哉蒹葭霜露

之餘而止於此回視初心其不大相遠邪雖然塵生中原干戈二十餘年他日名都要地甲觀華堂羅鐘鼓立曲旃負恃專房逢迎接席廄馬委芻粟僮僕厭膏粱豈知人世間之有來日哉而瞬息之間飄風所遇悉化爲墟顛踣東西塈斜逕托足以苟須臾且不敢必以彼較此得失何如邪或者又以求田問舍槩言之亦非也惟知道之君子始可與言吾因是深思陟其所造則咫尺雪峯非有桂林梅關山水之奇度其所闢則容膝環堵非有承平甲觀華堂之美問其所居則漁樵童稚相爾汝又非憲府英才倡酬詩酒

之樂其迹誠若遠乎初心其趣則遯世高蹈者自有得於言意之表抑斯趣也常情所未易知而足以使人洞悟今有人焉以環堵而舍於四通八達之衢高車駟馬固非視也下至負薪之子賣菜之傭掉臂而過亦嘗有回顧者歟甚則羣童欺無力抱茅入竹者有之矣其不與土苴同腐幾希以雲林而施繡闥雕甍則夜鶴曉猿有所不屑舉相率而避逃山靈有知必將艴然懷怒棄之惟懼弗速而況得以污其名乎是故惟雲林可以安環堵而都邑之雄富不與焉環堵可以托雲林而臺榭之侈靡不與焉茫洋窮乎兩間寶藏之與肇乎卷石千畝萬鍾弗與易也雲林已乎哉夫然後知寓形兩間邂逅默契之深趣必俟知道君子而屬之非雲林不足以遂環堵之高非環堵不足以見雲林之美斯林斯堵祕於昔而闡於今天下之奇遇也一或差池胥失之矣樂哉處此玩出岫無心之詞充歲寒松柏之守慕耕桑而知五柳焉有不足者乎於是梅間作而謝曰受賜多矣遂爲記

漁樵別墅記

漁樵別墅者劉氏子孟謙奉親燕休之所也日以其父敬心之命屬予記之余謂孟謙奉親人間至樂清

溫甘旨焉往而不得盡吾情獨有取於漁樵何也孟謙蹙然變色曰噫此豈其所意乎吾氏自長沙來世居荆溪之上國子博士盤溪遊西山文忠公之門所交多一時卿相信國文忠尤敬慕焉詩書福澤芘賴後人遠矣不幸兵厄先廬遺構百一僅存遷集山中數椽扁荆溪樵逸溪之陬宇扁玉溪釣隱合而名之曰漁樵別墅於此奉親讀書一日得以盡其菽水之歡亦生平之志願姑以自釋云爾甚非余之初意也先生桑梓世契故敢竊有請焉其勿多遜予乃躍而起曰幸哉故人之有子也干戈徧海內於茲十年千金膏粱往往不免束縛以歸山岡樂羊忍中山之羹王裒誓西向之坐衆暴寡智欺愚何所不有朱門大第莽爲邱墟求麥飯一盂以酒寒食者鮮矣於斯時也乃能脫屣風塵之表稅駕山水之間撫童子之釣遊慨前人之種植與老翁稚子往來風晨月夕歲時伏臘舘授來歸唯諾庭闈自相師友地爐榾柮風雪閉門無蔡州夜半之虞秋風鱸鱠澹泊自安無東門牽犬之悲此漁樵所以爲得宜吾子之深有取也推是心以往則負米百里轉客行傭奚必多遜古人將使其親陶然一邱一壑簟牀茶竈葛巾鹿裘寄邪許

於嚶鳴雜吾伊於欸乃侶魚鰕友麋鹿山間明月江上清風相與爲無盡藏仁義之美施於令聞又豈待芻豢之悅口文繡之被身然後謂之能養哉不知者惟徇其名知之者則見其登山而采玉不知者徒泥其迹知之者則見其入水而求珠漁樵云乎哉於是進於道矣第不知會稽之緩渭水之東富貴逼人禮羅交致亦思所以早見而預待之乎予歸試從適翁質之尚分我半席

心泉記

去郡三十里有泉泓澄回抱林麓乃王步秀氣所鍾

居是間者存心蕭氏蕭氏爲里著姓存心雅好文家庭雍睦二兒英英長宗禮次宗玄幹蠱用譽適翁俯仰世變標致自如晚益和易心之所玩無適而非泉遂以心泉扁燕休之所屬予記之予笑曰心出入無時泉在山則清出山則濁金玉綺繡可玩者衆矣而獨有取於泉此何心哉曰噫吾宗盛時東西花竹連陰亭館清邃觴豕無虛日玩好之物不移而足亂來人物俱盡僅留斯泉與童子無異白髮照影悠然今昔之思於是泊與澹相遭脗合無間此心泠然泉之清也此心湛然泉之鑑也泉之洌吾心之潔泉之幽吾心之休感於心者與泉流通遇於泉者與心融貫心即泉也泉即心也夫何出入清濁之有余聞而善之推本以申其說粤自鴻蒙肇判高下散殊人身雖微然心之虛靈有以通千載之前攝三才之蘊水性本下然泉之爲物湧出懸崖峭壁而瀉於千仞之頰蓋人爲萬物之靈而心者其主乃天理所會水居五行之首而泉者其本乃天一之初由是言之心者人之天也泉者水之天也得於心寓之於泉殆人而天矣易蒙卦彖象云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德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孟子以源泉有本啓之夫所謂果

行育德所謂有本皆指心而言聖賢豈欺我哉則存心之義有取於泉也尚矣誠能於此旣有本以涵養馴致於果行育德使方寸充滿浩乎日夜之所息旦晝不得以牿亡猶泉之本源瑩徹育而陂池注而江海泥沙不得以相混也彼形勢聲色競而後已譬諸坎井汙瀆甘心沒溺惡足以窺涯涘哉嘗讀歐陽文忠天慶觀乳泉賦至汲者未動夜氣方歸愛其深達華池妙理默探造化之端倪此心泉之說也知之者蓋鮮矣邂逅出此得全於天清風自來明月時至煮茶留客歌濯纓其上余雖老尚能聽之

中和堂記

安成自通眞子顯於朱劉氏多名醫城南尤特著列郡監司太守交章羅致雲萍錄具有考焉今浮梁津友蘭氏又城南流派之屆指者世襲篤厚顏堂中和過余質其義傳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無所乖戾故謂之和醫之取義最爲切近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中和以性情言人之有生同稟天地五行其感疾也亦由陰陽五行陰陽五行豈在性情之外哉善醫論病必推其所感太陽少陽陽明太陰少陰厥陰支分派分不使少有

偏倚卽傳之所謂中也其治病也必察其表裏虛實何者當補何者當瀉不致少有乖戾卽傳之所謂和也然必先明已心恆不失其性情之正然後施以活人則端本澄源自然中節非深造乎道不能也而脉者往往易視之友蘭家學淵源殆深有見乎此其所由來遠矣余昔承平時客澗西彭氏十載彭劉東西家悉其父志翁爲人恂恂焉不事表襮清儉自持進退周旋雍容謙遜澹泊安分所至爭延平生未嘗議論人長短治家嚴整子弟小有過失必加棰辱雖對賓客不少恕負販賤微每極優容感悅贊歎之聲載途坐閧聲華玩世韜晦浮沈閭里間無毫髮幾微形於顏面始終不移其行事何莫非中和發見豈獨醫哉吾嘗謂志翁厚種而未食其報天意似不可知壬辰以來天下鼎沸向之朱門大第莽爲邱墟友蘭屹立其間弟兄子姪俱不在人下四方邀請旁午駢肩累迹雪霜風雨昏莫叩門卽奔往赴之了無德色時時衝冒鋒鏑暴橫之輩舉不敢相加送迎恐後由是所至無留礙益廣其施田廬恢規過其父百倍然後知積之深者其發也必弘志翁之天於是乎定斯堂斯義蓋友蘭能以志翁之心爲心故名實相似光振

前後愈熾而愈昌子孫登斯堂者又能以友蘭之心爲心聿追厥祖勿矜勿怠勿以貧富異心勿懷小忿而自相殘害則斯堂斯美彌久而彌固矣彼要利欺心慘酷自斷陰陽經絡昧於虛實補瀉逆其施草芥視人橫行鄉曲亦嘗升斯堂而聞所謂中和者歟較之友蘭何啻霄壤蚩蚩之氓委命束手莫措一辭而其人自以爲得忍哉永新劉德翁嘗言吾父以精藝名鄉邑恆恐藥誤傷人夕必焚香祝天乞祓蒙薇後值北兵討叛脫死屠城終於牖下世業相傳廬陵某氏稍聰明知讀書負才歷同輩凡危急請召無問親

疎遠近必厚賄乃就責備多端中人之家不敢屆致年五十二子孫寂無聞焉於斯二者一勤一慾中和餘慶其未涯也友蔭離席謝曰先生之賜多矣請書以㬰後人遂爲記

石初集卷七終

石初集卷八

志

元　安福周霆震譔

戴氏濟美志

至正壬辰紅巾寇起官弗能致討反因之以流毒於民上下相蒙列城繼踵淪没郡人戴大賓提千百之衆扼龍泉要衝與賊相持連歲衆寡不敵竟没於兵兄子華明繼之而無投足之地矣遂脱身獨去道廣踰閩間關航海走京師萬里伏闕上書歷詆時政語頗侵東宮執政爲之失色盖舉朝以言爲諱危在旦夕無人敢出口華明不顧萬死直犯龍顏事雖寢亦奇矣由是淹留輦下思顯其叔父之夙心事聞太常錫忠靖額守陳子山爲之銘國破南歸訪余溪上極論京城喪敗之由尙流涕嗚咽不能平如伏殿階日士不當如是邪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余嘗反覆致亂之本在於官邪而寵賂章寘罰失宜姦巧得志故凡尸位承平惟務豐其子女玉帛君臣大義曾不經心一旦盜賊臨之望風迎拜獻妻納女忍恥乞憐猶以智術誇人死不知悔是皆天理絶滅人欲横流所由來者漸矣於此有人焉奮

布衣提三尺百戰死寇餘忠被其兄子國危如綫尙求表章之蹤涉南北竟得所願盖廬陵忠節之流風餘韻感人也深故綱淪法斁縉紳掃地之餘天理發見於草茆自然而不可泯吾於是得三人焉章立賢盡室投江死蕭彝翁一再赴學宮井死戴大賓就死得所皆儒者也立賢彝翁死城陷之日或爲立傳或爲文祭之凜凜在人耳目大賓卒千百疲散遏萬寇之衝於方張微華明野草同腐矣華明抱孤憤萬里不死匍匐南歸叔父之忠賴以不泯殆天意也昔韓文公送董生稱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猶恐風俗移易今異於古華明展轉涉難厯見蟲沙毅然不受變於俗難矣哉天固存之以扶植廬陵之忠節而昭示來者於無窮也華明最篤余生長承平苟全亂世杜門養拙二十年名不掛投贈卷中多華明之義之足以得天故錄大槩俾廬陵爲士者聞之他日太史氏有取焉或可以爲天下勸

石初志

周氏自吳將軍建功赤壁子孫散在江東派安成者石門田西始著五世從祖諱因字孟覺登宋紹興辛未進士第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公久相位未嘗

一造其門奏疏讓居翰林不就終邵州別駕文忠誌墓其後族蕃地臨分適四方高祖轉徙來南勤力爲生曾祖貲用豐給有餘悉以周貧乏再世朴厚相承先親奮起輩流篤志苦學務發身場屋卓然不移遭值宋亡浮沉遁迹教授廬陵永新閭學者稱復齋先生皓首甘貧持論鯁挺事有弗可雖衆所禮貌肺腑至親必面折不少貸後輩卒嚴憚之然無藏怒宿怨故遠近咸服其公義理研窮老而不倦壽七十八終於家某賦性疎愚孤介自信生平不能害物寄跡婦氏庸愚往往肆侮輒笑而受之室無宿舂晏如也出

處隨分裹足時貴之門前聞人頗與其直亂離屢踏白刃迄無毫髮損若默佑之者雖刻日定期不如有是之審天理發見至危難而益明夙夜操持恒恐失墜他宗烜赫相繼陸沉不可僂數而吾以挾策獨存斗室扁以石初石門吾初也王粲荊州之賦賈島桑乾之詩楚鍾儀之樂操南音齊太公之五世反葬蓼莪往來於懷時異事殊貧賤奔走兒孫生長不知桑乾爲何如侵尋莫年悔已無及署此斗室以志水木本源庶幾出入起居飲食坐卧如石門在目以發情而抒性也宇宙俯仰參差萬端國書直而史臣誅則幽七月之詩可無作予絶裾而毋恩割則李令伯之表不必陳錯父悼東海之歸廣孫蒙隴西之恥長卿封禪之議空留於身後朱序故鄉之語不發於生前於是初之可憾衆矣豈若一間茆屋而祭者之爲愈乎後之人勤力詩書嗣守弗替吾固深有望焉而不敢必抑石門之載地志郡城龍脉所從起匪特吾氏之初乃郡城之初也故又謂之城門父老相傳益國公罷相來過見堂宇愀隘親書門帖授別駕云于公之門宜高畢萬之後必大劬從先親展省習聞其說故特以示後人

銘

正心堂銘

親友劉楚南兄弟作堂東嶺之上扁曰正心朝夕循省來徵銘石西予初周霆震爲之銘曰

心體至微欲動情勝覺者豹之乃歸於正是心之靈
造化胚胎本真不昧衆理兼該三才精蘊具方寸內
俄頃之知通乎千載凝冰焦火淵淪天飛變化倏然
莫測其機勿謂寂然死灰槁木跬步恩讐雲翻雨覆
忿懥好樂勃窣以興恐懼憂患起而相承蔽陷離窮
繆述展轉反而求之初未嘗遠方其縱肆出入無時

銜轡悍馬晝夜交馳及其歛藏澄淵止水衡鑑在焉自無斜倚聲色臭味玩好珍奇紛至迭出卓然不移有美伯仲休于吉祥仁由穀種春意滿腔不險不夷居易俟命傳之子孫必有餘慶

暘谷丹室銘

羅君朝陽謙謹好學少有能詩聲雅爲士流所敬愛遭世險阨閱陰陽寒暑之失序斯人呼吸疵癘不能自存慨然修其世業若安期生壺公之爲者藏丹於室暘谷其名厚哉朝陽天地生物之心也是心也在天爲元在人爲仁於時爲春春者四時生物之始而

暘谷又一日之春也以心之仁體天之元驗四時生物之始而發揮乎一日之春斯其爲丹室也大矣是宜銘銘曰

坎離妙用虎降龍升是爲鉛汞九轉丹成達人內觀道進於技惻隱滿腔物我兼濟有美逸士爰世其家盎然一室玉扎丹砂暘谷肇名於昭秘旨乾以一元而爲物始庶札瘥者如夕達晨厥施斯溥與物爲春猗嗟斯人喪亂羈縶展轉中宵萬感交集陰陽後日知復何如匪寐伊寤怛焉長吁海色東升丹霞射牖載瞻彼蒼拜手稽首丹室之我覩此弗遠哀哉憔悴匪陽不晞寅賓嵎夷容光奚擇谷云乎哉蒼生命脈虛生白室熠熠其光降福孔皆集于休祥斯詠斯陶介我春酒俾壽俾臧克昌厥後

琴隱銘

黃冠沖和師姓顏氏以善琴行四方曰琴隱者托也兵革甫定求至音於焦爨之餘蓋極少矣石初周霆震聞之瞿然而喜遂爲之銘曰

海風吹萬天其譜歟世無人牧士之不如伯牙鍾期古今奇遇未習安絃焉知其趣沖和道士若世外來寓名琴隱豈真隱哉泠然鼓之天趣遠引遺音蓬萊

妙處自領南薰解慍垂拱巖廊單父之化治不下堂聖賢養心所貴及物被之絲桐可以觀德歷廣大邦致爲伶倫聲多殺伐絕唱陽春凡此從游異於疇昔宜奏和平變其氣質絃次風雅推廣此心仁民愛物成治世音教化所關豈云小補毋曰退藏爲我再鼓

友于堂銘 并序

士君子推論人倫極平生之樂無如兄弟始而生長之相矣繼而出入之相資歲月悠長故得盡夫人倫之所至蓋嘗深思反覆親莫親於父母方其幼也未知承順及既成立則定省溫凊左右無方亦云宜矣

然欲養而親不逮者常多愛莫愛於子孫保抱攜持惟恐失墜然中道而棄捐者不少至於同氣則父母前襟後裾左提右挈衣同服而食同案學達業而遊共方頡頏青春休偃白日何願之不遂何樂之能易而可以玩視乎余自交劉以來辱良友持志顧盼周旋爲忘年爲莫逆其兄持盈靜重不矜雅淡有守持志見幾明敏勤勞自任遺兄以安搆堂廬東援周書君陳之義扁曰友于焚香煮茶種花蒔竹日相聚笑樂無間言加影隨形如響應聲如膠投漆如魚得水放情江海之上酬接庶務商畧古今攬衣侵晨篝燈

永夜意適忘倦率以爲常膝邊佳兒長伯友訓飭端嚴次仲恭繼伯氏後客至觴詠必誘之盡言以覩其所操一語微中卽嘆賞竟席作興鼓舞期於有成皆友于之推也惜其得年纔五十一未究所懷歿後兵興故居瓦礫伯友兄弟備嘗艱阻幸弗棄基堂構重新慨念二父出其存時堂中和投簡徵銘顧余衰年交游零落感故人之有子挨終鮮而疚懷上下古今難平者事馬伏波邊郡田牧佐漢中興考其書戒嚴敦則大才晚成伯兄必不及見諸葛武侯躬耕南陽身都將相而瑾恪分處魏吳南北隔絕由是觀之雖功名蓋世兄弟之愛不得以取多於天鄭莊公弗制叔段至於出逐京城四方糊口武安侯謂漢丞相尊不可以兄弟故私橈自坐東向由是論之雖有人民社稷尊位重祿兄弟之義不能無憾於人求其友愛純篤始終不渝惟元魏楊司徒兄弟交盡其歡年老並登台鼎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津爲泗州椿在京宅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未寄不先入口太常卿崔孝芬天性慈厚弟孝暐盡恭順之禮鷄鳴而起且温顔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及河東節度使柳公綽處家嚴肅有條平旦集於中門與弟公權

及羣從弟一再會食終日不離二十餘年未嘗改易昭乎流風餘韻在公卿間卓立相高若合符節後來司馬文正公篤愛伯康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情事尤其深至夫如是然後無愧而亦豈易能哉況經喪亂之餘倫紀廢壞布衣閭巷能不爲勢利所奪存心友于者幾希今茲浹洽一堂少長雍睦伯友練習世務身繫安危不遑寧處仲恭謙約周慎綜理家庭毫髮無私惟兄是聽足以追述父志舉觴壽母次第婚嫁玉雪諸郎駸駸讀誦又有以垂裕於後庶幾厚人倫美教化遠近聞風興起顧不愈熾而愈昌邪僕

老無能繹其祖子孫三世交情喟然韓文公敘馬北平之語遂不辭執筆勉而進之銘曰

人之有生蓋與物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贊紀合德必曰孝恭友于斯何情之所鍾伯塤仲篪玉昆金友篤言康莊如足如手陵谷高深有時變遷兄弟之好金石同堅日月往來有時薄蝕兄弟之歡終始無斁式燕且譽悉出於天涵溫和樂扶持顛連（闕）韋家花謝扇外無塵烏衣（闕）逍遙聽雨彷彿二蘇桃園飛觴太白其徒京兆枯榮魯山乳湩古今奇聞沛若泉湧世或致傷患始爭財俯仰高厚獨何心哉

斯堂所存聖賢簡策寵錫萬金誓不與易婉辭微旨擸摭磨研於粲啓發有嘉披宣參商稗文豈容過目常棣雅歌玩（一作沈）潛熟復壽觴爰舉慈顏伊和施于孫子服膺靡他二父聲靈昭昭孔有斯堂斯人相與悠久

石初集卷八終

石初集卷九

元　安福周霆震譔

傳

瓦雄傳

劉文貫述毋鷄不尾而孳假雄鳴於瓦作瓦雄諸蕭子貞傳之劉極稱其工石初氏未見子貞所著亦託於戲而肆言焉

瓦雄者其先世王西方之辰錫名翰音見小戴禮生而赤幘以善鬬名春秋時仕魯季孟間距金羽介罷遇絶倫歷戰國尤盛函谷關出客必候商鞅用秦變更法令爲私鬬輕重被刑咸陽之雄由是斂跡族寖以微牝類往往散落涸陰有老嫗思母育恩泣曰翰之類其遂絶乎類絶則鳴丑不聞孰與辨東方之白胥而盲矣牝晨家索雖多亦奚以爲夕夢陳寶附耳云七國縱横爭戰汝見聞習熟獨不記孟嘗君脫關決策乎善爲鳴者齊客也宇宙間變化神奇孰非假托特未之思區區羽族賤微呼吸變化生機塡刻又何患孳壺氏之失職而不三號也哉古有陶瓦之士因瓦爲氏播物之巧侔於大鈞自有宮室以來功施棟宇萬民利之動靜互根物兩必化盡往請焉夢之

明日媪物色造門其傳雞處埏埴媪擇重厚陰陽各一邀與同歸有以周易見者使筮之遇明夷之家人曰吉明夷坤上離下坤土重厚離火炎上厚重爲質炎上成功其應陶鈞外卦變而之巽巽風也巽風發揚離明兆合靜極生動聲登於天翰主飛動雄兆也媪謝筮畢延瓦上坐召牝之所生曲拳以獻陰瓦氏受而載之顧陽瓦覆二人相謂曰此所謂見卵而求時夜者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我二人共功媪既已知之矣目媪取孤竹小挺鳴陽瓦三有若闖桃都之秘啓陳寶密祝還以受牝置瓦屏處越二旬而轂果得雄由是繼絶日就蕃滋數世之後不可勝紀二瓦朴陋未始自陳其功混身淤礫中久而泯沒媪亦漫不復省他族載輿圖者若賢妃之警戒志士之起舞賈小兒之寵劉安之仙無不表表在人耳目獨瓦氏之淑寂然無聞於是宋宗後人作而歎曰甚哉秦媪之善忘少恩而於陳寶之靈爲有負也我不可以無言瓦氏代不乏人前史失紀魏臺之銅雀唐殿之鴛鴦進而與王者居餘子輩何足錄也今太史氏其爲我明之

太史曰形化之先原於氣化氣化者陰陽也天地之

初陰陽而已亭毒密運夫何端倪消息盈虛縱橫萬變兎胎本於望月女國孕井而生瓦雄之傳亦若是耳焉用蔓引古昔譸張自欺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此不測之神也體物而不可遺至矣

說

彭楚英字說

春秋傳稱楚多才召陵之盟屈完奉命而不辱晉國通好以鍾儀樂操土風其後三閭大夫文章名戰國卓然千古足以補國風之遺蓋其山川磅礴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爲人故英華發越恒有以表見於世其

來尙矣彭氏子傑好脩而文字楚英介余友李君伯玉求言以徵之殆有得於山川之扶輿清淑者歟將折衝論建纂屈完鍾儀之風烈者歟抑游心瀟洒洞庭之淵浴蘭沐芳攬蕙茝泛秋菊而追屈子者歟是宜慷慨激揚足以有爲而取知當世有非拘文委瑣所能及其雅尙可知矣雖然才本於德士君子立身必以忠信爲主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夫英華之所以著於外者皆和順之實有以充於中也是以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惟自脩於內有篤實自得之功則令聞廣譽施於身風采振揚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楚英素能愛兄敬長睦行鄉人師友間講之必熟余特懼其發揮太過而於所當務者或未盡耳故以是說終焉亦友朋切磋之義也

思永字說

古者冠而字所以責成人之禮自前朝馬上治天下冠禮遂廢字亦罕聞遐方謏佞成風牽妄引美稱以加愚騃一倡羣和若宦妾焉受之者亦恬然無愧竟不復以字行長傲莫甚於此廬陵橫溪蕭氏子昔從余游名之曰恒字以思永而未暇以恐其義晚歲重來溪上請有以明之吾年八十有四歲矣其可靳於

吾友乎周易下經恒列於首恒久也非一定之謂在於通變不窮洪範五事終之以思思者心之官也自臯陶謨訓薇以永之一言其旨微矣惟能知恒非一定隨事變通然後足以明此心之官而心思以至於永凡人日用動靜莫不有思乃其常也然不過循乎遠近之暫爾若夫心思而至於永則非知道之君子不能蓋心之神明以方寸之微而攝三才之蘊俄頃之知而通千載之前曰思而已周公之坐以待旦孔子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所以永其思也况學者乎他岐眩惑得以汩吾之思非永也中道嫌疑足以

嚮吾之思非永也安居省察當造次而忽亡非永也平日操持或頃刻之少怠非永也夫所謂永者心思循循相爲悠久非勉强於一事一時之所能也是故事親則思永其孝事君則思永其忠交朋友則思永其信物欲牽引易於變移則思有以絕之憂患侵陵或至沮喪必思有以勝之理義之奧則日潛其思於未融心術之微則日察其思於未遂事物之來有限吾身之應無窮思實有恒惟恒故永非恒不能以致永非永不足以言恒合易書之義不忘三復於操存終身由之無入而不自得矣思永生質信厚不剛不

柔試用於時所至稱善庶幾有味余言交游或以盧美相加佞人也遠之毋貽識者之笑

書後

書章立賢傳後

余讀史記至田橫海島五百人皆死竊疑太史公感時憂憤彰大其事爲天下後世勸未必其盡然也及覩我朝淮南余參政死安慶盡室相從如歸閩郡無一人生降然後知前史之不誣而天理之在人心千萬世猶一日也復有奮身草野臨難相從父子婦姑義不辱如龍泉章立賢益可驗斯人秉彝好德之心

而史氏之言爲尤信立賢儒者也布衣也非有千金之資一命之貴起衆仇致盜憎姑引却退藏以脫須臾何不可者而毅然父子萬牛莫回嗟乎難矣至於深閨荏弱亦慷慨激烈如金石曾不少變何哉蓋其浩然之氣養之有素自脩身以及齊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立賢生戰國固當不遜田橫擅一郡守之資必不在余安慶後又進而得行其志於天下則人皆心立賢之心與海島安慶相倣倣矣豈憂盜哉於是海內干戈且十年搢紳間往往不能引決望風屈伏憂辱以陷於死亡子弟妻妾忍心事讐不啻犬彘

蓋家庭教詔惟知持祿固位君臣大義未嘗一語及之則臨難決死生之際子焉而不父其父妻焉而不夫其夫所由來者遠矣其或脫命鋒鏑貴妻愛女一旦夷於倡優叛因之以徼寵利焉此又禽獸所弗爲者原其絕滅天理玩愒以資富貴日肆漁取之心未必不自以爲得孰謂妻子之不保展轉汚辱至此極哉未知其心亦有悔乎否也惜無以立賢之事告之喪亂以來求立賢本末於友朋執筆而無愧者鮮矣獨予高劉楚慨然爲之傳余讀而異之悲夫自余淮南而下落落不數人禮義廉恥大率泯沒於公卿大

夫而抗節不出者恒出乎一介之士於此尤見舉世陷溺之餘天理之不可泯者自有時而發見也惜其不盡傳傳亦未必信如蕭彝翁之赴井雖其初不能直道事人然就義從容亦足蓋其生平矣談者猶以無官守之責非之是亂臣賊子之黨惡足以論士哉因附見焉庶來者之有聞也

書劉敬方所藏其兄元方遺墨後

冬十二月到郡始得與夏道存相見談及劉敬方道存拊髀曰惜哉其兄元方昔兄弟受學於先叔父華遠師死而未卒業仲善兄官會稽日復負笈往從其

後兄弟自相師友之日爲多元方已矣敬方今無恙乎吾笑曰飲尚可數十杯橫經授徒聘幣交至迹不能出門坐客相視嗟嘆久之歸途過敬方留宿燈下出進軒詩一章片紙楷書泫然曰亡兄遺墨也寒門薄祜先父年不滿三十吾兄幼孤植余遺腹力學甘貧幸不墜儒業壬辰兄歿天下大亂間關萬狀提挈二姪一子涉難苟存前年又喪次姪遺孤藐然余又垂老每覽此紙悲不自勝令其子敦信朗吟客憑几聽音節起伏開合抑揚詩家律度具足仲善之序蕭氏一德求已二進士之題字相與發揮歷歷可考嗟乎楊子雲爲西漢儒宗而太元之作當時已譏其覆瓿韓昌黎文振八代而金根車之義其子竟莫能通蘇內翰賦詠聯篇而詩禍之興家人棄之恐後其他埋沒何限敬方獨存此紙於干戈二十年之餘實而藏之不啻千金之璧其可尚也夫天書斯文綿延如線係於一人之身微敬方是宗殆矣豈復有一言半辭留傳翰墨使人深嗟不能自已而俟來者之知乎吾是以反覆沈潛深有感於此片紙也兄弟之愛鍾焉師友之傳著焉子孫之展賴焉一事之微三善交集其於倫誼固不愈厚邪劉氏未艾之福不必他求

卽此乎在矣後復從敦信得其和道存別賦及坪下廟捨田碑鋪張春容紀載詳贍有古作者之風又諸君子所未見故備之庶廣其傳於他日元方雖死猶未死也歲在元默困敦臘月望後五日石初周霆震書

題王伯康遺墨後

故友王伯康三十年前宦遊湖北兵戈阻隔消息不聞或言死國沅靖間竟莫知定處一日其子可通持所寄鄒孔厚詩三章泣曰先父手澤也兒生晚不能記憶父聲容鄉之先達云汝父平生嗜吟流輩推慕

亂來不存一字寤寐深痛多方購求近得之孔厚子德誠捧讀如父復生提攜懷抱一字一淚幸托世契願賜一言嗟乎海內鼎沸以來倫誼之斁久矣世家子弟流離顛沛之餘辱於皂隸降而樵牧往往有之其僥倖不墜者不過馳騁弋獵日逐聲色貨利問以先世茫然不知所對反肆詆欺恬無愧色況復知所謂文字邪幸哉伯康之有子也伯康自幼以穎悟聞祖父延明師授之書余由是定交往來賞其俊異旣長克自樹立急義重交著述多樂府歌行宦遊京師歸而賓客益衆見聞益廣殊足以慰悅其親國難將

興撤遠方遊徼治裝戒行親知力勸引却慨然曰丈夫立身報國政在艱難卽日就道後聞冒犯鋒鏑委命於官多所建置惜其事不傳此詩不知作於何所收藏故人之子可通求得之余白頭江南文字間復得相見何其幸歟慨念宇宙寥廓陵谷推移善和之藏凡三易主平原草石無復子孫凌虛臺之野草荒烟汾陽宅之古槐夕照在承平時且不能自保付哀感於後人干戈糜爛之餘珠璧珍奇漂沈沙礫姬姜玉雪流落風塵愛所不能捐恩所不能割不暇一毫顧戀區區殘篇簡脫之齧蝕煨燼而黼黻文章托友朋以傳其子豈偶然哉父子之親藉是得以繫孝思而不泯朋友之義由是可以裨世教而追古風皆人倫之大者天意殆留爲孝子慈孫之勸而片文隻字托於交際乃有以壽斯文一脉而啓他日過庭之訓篇章云乎哉王氏傳家之寶千金未易致也往年王欅山購得澗槃遺稿一帙授其子孔厚以歸于鄒氏稿至今存孔厚澗槃仲子也德誠推其父昔之授於欅山者今以施之可通欅山盧陵老儒後進多所汲引談者尚之

敬書先親復齋先生律賦後

先親平生著述遭亂灰滅此前宋場屋程式記憶僅存書以示後間或片言隻字殘缺已令同文鳳祥筆之遺訓昔受學於祖鄉石門梅屋尹功甫先生甲子安福嘗試明祀世祖緝熙多福賦先生中第一名七韻警聯云大風之會何殊赤縣之塞霧棧道之絕不減滹河之度氷蓋二祖則同有艱難斯有福力由今日觀之無創造則無中興此師友間意故並錄之文體雖世代之不同然學識議論之高古今一也目昏愈甚執筆惘然後之人以此爲心則庶幾矣歲在闕月闕　日嗣子霆震敬書

書周思忠所著王孝子琛傳後

郡前修日遠近年肆爲記序傳贊者率不自量肆情妄發遂爲四方所輕彥文來山中袖出此傳讀之不覺噫嘻盧陵豈真無人哉寫至琛年七十以哭母終尤極警策昔戰國時齊深井里聶政家貧母老爲狗屠旦夕得甘脆以養親濮陽嚴仲子奉黃金百鎰爲政母壽求以報韓仇母死服除竟爲仲子報仇暴屍韓國同一狗屠也彼以報仇死此以哭母終琛雖小人去政遠矣傳贊有詠歎悵慨意宜追古作者宇宙寥廓庶幾此道不孤吾以思忠卜之也

代跋

友人王誠之示余周思忠所著孝子王琛小傳或謂琛小人屠狗辱處士君子羞稱書之過也余曰不然琛生長田間樵牧稚埋與伍初不知讀書爲學而致養其母服喪遇哀以終斯可稱純孝子矣書不書固不足爲其輕重先儒謂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有之而不取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大抵今之士君子往往喪其良心奔走形勢矯誣媚悅惟利是趨聞于琛之風不泚其顙反譏傳者之非不知所學何事互鄉童子之見夫子與其潔而進之沐浴齋戒之惡人孟子以爲可以祀上帝傳琛者猶不援此意乎遂書以授誠之庶有志於道者知取舍之不可以不審

石初集卷九終

石初集卷十

元　安福周霆震譔

題跋

閲晏彦文所論王生江南野史

郡人有王炎登者濫名忝宋季士流鬻爵登仕著江南野史不錄文丞相以呂文煥賣降爲不得已晏彦文按春秋追論之雖難掩廬陵之愧愈於知而不言

余生平寡合自信朴愚每閲陳壽魏志及王介甫讀史詩未嘗不反覆嗟嘆掩卷流涕蓋古今興廢之際談者惟務趨時諱稱先代故忠臣義士多泯沒不傳而姦巧横行子孫根固數世之後豈復有公論哉殊不知經史昭日月成湯慚德仲虺終不敢以爲無夷齊餓於首陽仲尼表而出之爲萬世勸雖春秋亂賊接跡戰國七雄並爭然而天理流行未嘗止息秦漢而降如魯仲連當勢利紛紜之會寧甘死蹈東海義不帝秦管幼安避難遼東三十年終老魏都心存漢室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此豈有使之者哉抑又有大於此者漢與規模宏遠矣蕭何治未央宮壯麗宜也而高祖怒曰天下洶洶未知何定唐建成元吉之死人倫大變前所未有史臣曲意掩護而太宗命直書之范質循規矩惜名器宋初賢相也而欠周世宗一死公義斷自太宗此皆創業垂統之君極人情所不敢言而慨然出諸口卓爲異代信史曷嘗有所避忌哉江南自革命以來學校碑刻悉刋去宋年號朝廷初不知其所爲仁宗在東宮一日問左右文丞相何如對者皆貶其不知天命仁宗作色曰如卿所言則馮道却是忠臣矣衆忽屏氣相覷惕然信公日見表彰揚於內外臨御之日語廷臣曰儒者握綱常如拳蓋爲信公而發由是復與科舉一代禮樂蔚然有光天理之在人心千萬世如一日詎不信乎凡具耳目者曷不於此觀之鄙夫盜竊儒名不啻犬彘誠如許昌靳裁之所言使其人存不與同中國況得以污君子齒舌哉

附題蕭彛翁碑陰

吾不識盧景宣其先山東人隨父來南父歿於官貧甚事母以孝聞一日於友生晏彦文家閲夏道存所撰蕭彛翁墓誌彦文從旁嘆曰厚哉盧景宣微斯人彛翁不傳矣昔受學於彛翁參政全子仁討紅巾時辟彛翁行軍參謀全貪暴自用彛翁具員耳戊戌城

陷全奔頡彝翁義不辱約録事張元祚同死張降彝翁一再赴學宮井死葬讀書臺下逼近城牆閱十有五載發卒修城景宣客鎮守軍帥歐氏大懼侵沒請於歐令卒伍物色訪求得之草莽間棺衣悉化白骨儼然捐歲俸白金若干改葬如禮夏先生爲文以傳不朽厚哉景宣之爲人也嗚呼師道之不行久矣始學涵育薰陶若嬰兒之望長稍識趨向即視其師如路人甚其交游侮厥父母或借皋比之席或彎射羿之弓固不待死而背之也彝翁死義無後倉卒藁殯陵谷改移景宣追悼久而益堅見諸行事難矣哉近

世有避兵走死赤日黃塵塞道側同行者歸告其子事定令偕往收殯子遽然置之弗問又有逃竄將出境候者失期顛踣而返自度不能活一夕陷首空地淤泥中俯伏死槁屍池邐其子客居曠歲嬉笑自如彼二人者既不能免父於難距死所可百里委棄泯滅未嘗一動其心較之景宣師友間何啻霄壤吾因繫此於彝翁碑誌後匪徒著景宣之賢因以警天下爲人子者

彭九萬妻死寇本末

至正壬辰紅巾寇禾川省掾陳允中率官民堅守闢九萬行軍鎮撫晝夜勤勞寇方熾蒔九萬馳馬白上官嚴設方畧其配李氏促具食勞軍士氣倍增戰大捷寇退居民安堵婦人倉卒出此亦大奇哉明年十月湖北五溪苗獠詭辭助順突入城焚廬舍掠民財倉皇奔竄死者相藉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瑛俱被執驅之行不從脅以白刃不動問所求罵曰狗彘吾死吾節斯已矣何求遂母子皆遇害因憶歸附後禾川變起丁丑屠城相傳有趙氏婦抱嬰兒匿州學禮殿北兵搜得強污之不可死於禮殿之南事定母嬰兒血模糊影留殿堦不滅剗去復存學官述以文立

石爲後來勸睉夫節義者人之所敬也彼趙氏得之傳聞士猶稱述懼其泯況李氏名家始戰勝却賊有佐助功卒守節母子同死視趙氏殆將過之夫賢又能歸骨於封郛之南臺山本末可徵如傳其又可泯邪千載之下猶使人追慕而起敬也余既高李氏之義又重惜九萬厄於天而至此極故爲辭以哀之（其辭亡）

贊

番陽潘母胡氏贊

胡氏儒家子天性純至配番陽潘希古事舅姑以孝

聞至順辛未大疫希古病且殆胡氏默念曰在室惟三兒長纔九歲次七歲次四歲無內外懿親夫萬一不幸兒將何屬乃涕泣毀髮自誓焚香祝天曰潘氏興廢係夫存亡若命數在天不可逃願以妾代夫身庶幾宗緒不墜妾雖死實甘心焉禱訖希古遂甦胡氏後五日死希古日夕哀念恒恐幽冥有負凜凜焉長育諸子至於成立官學校以壽終其適長景岳爲安成邑佐撫摩兵燹之後民賴以生家甚貧篤志有守金玉貨財凡可欲之物塡委輻輳一毫不以經心縉紳接迹誅夷獨超然刀鋸斧鉞之外古所謂剛者殆近之矣非此母不生此子故并及之

贊曰夫妻子母之屬人倫至重喪夫而自誓守義史傳往往有之未聞籲天以代夫死而憂深思遠在於後嗣者當其倉卒捐生慨然引決旣婦道之所難而憂及後人知有天而不知有己尤母道之罕見婦道也母道也俱有以異於人一念之烈自天佑之克昌厥後而其子之樹立皆人所難此天道之自然也向使夫存而子莫能訓子壯而無以顯其親則天道爲不可知矣感應之理彌久而益著天定可必豈不信乎

碧溪贊并序

廬陵多佳山水都其勝者曰橫溪距郡密邇歐陽文忠之先冢樹在焉小溪環流映帶如練友人蕭貫卿君之取碧溪自况其季子恒從余游請究其義余嘗升高四望涉溪之源休於江滸慨昔賢之不作居是間者豈偶然哉將聚斯名於稱情固當引而伸之也

贊曰水生天一萬有之初瀦爲池沼流爲江湖山下出泉放乎四海望洋無涯其淵有濯泉之始達演而溪流盈科而進有本不休夏潦春霖奔湍駭浪左決右衝固難具狀迨其定也表裏湛然源流一碧玉潔冰堅泥沙滑藏潢潦遠去碧者其天性眞呈露智人於此適興陶情爰溉我齒爰濯我纓清風在懷載色載笑明月無心放歌垂釣漉溪而釀秋桂始花汲溪以飲石鼎春茶弗激弗揚斯澄斯瑩水乎云哉我天其性逍遙容與或淺或深中心默契朝夕洗心持之以平視溪猶鏡隨流應之周流涵泳存之於淡溪靜匪愚滌除垢濁滌瀆紆餘什伍閭閻傍沾沛澤以漑釜鬵以豐稼穡越若子職譽之派分伯也幹蠱季也崇文施於諸孫沐浴其滸蓼莪吾伊青燈夜午遡泉達海其不在茲樂夫天者益廣其施我我文忠榮顯

此始紹述高風尙其敬止

歐陽氏畫舫圖贊

擲指之舟恒昧夫先備千金之壺每捐於旣濟此古人所以傾覆相繼圖畫舫者誰歟驚風濤於平地斯人也深謀遠慮居安思危凜乎臨淵而欲墜夫然後免禍於干戈之際宜其坐觀貿利涉險深得歐陽子之微而沐浴膏澤歌詠勤苦默契太史公之遺意猗歟休哉弗畏入畏

周尙易出軍圖贊

執弓矢者其容舒韡鞍馬者安以徐指揮左右而坐自如不知者將以爲輕羊腸九折之險知之者則見其胷中兵甲之有餘遡而求之非有得於漢廷傳介子之意氣能若是歟

張梅間寫真贊

丰神洒然談辯鏘然鍾王筆法姚賈吟編昔也諸侯之賓客今焉隅（一作偶）地以周旋不知者將梟以脂韋之類知之者則見其玩世而神全噫此之謂杜德機殆自遇其天者乎

琴隱寫真贊

潛心自遠其神全寓物恒平其志先瓢瓢乎一琴一

鶴殆無入而不自得焉

自贊

承平少壯竟絕迹於鳴珂遲暮艱危屢脫命於干戈端已而不矜重交而不阿長貧孤立適興詠歌生平無害物之意恒簡靜而謙和方寸間其或得於天者稍多

祭文

黃尙書幕府伍經歷祭旗文

國家用兵五年四方次第平余從尙書奉詔出都門天戈所加無不定順狡焉小醜敢抗大邦皇威顯臨其黨之毒於永新者旣不遠二百里而送死安成伊邇何恃而猶陸梁方今秋令司刑金爲兵氣諸軍順時進討其成厥勳嘉謀僉同穆卜允協大旗卓建所以明號令肅觀瞻揭日月而光華之祀事孔嚴重王命也皇天后土洞鑒丹心惟神其歆相我必濟

石初集卷十終

附錄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行述（並墓誌均門人晏璧撰）

先生諱霆震字亨遠姓周氏吉之安成人也周氏由吳將軍瑜樹勳赤壁其子孫蔓延江東時有名訪者官終振武將軍潯陽侯其後自潯陽徙豫章又徙於宜春唐顯慶中又自宜春徙於安成有諱廣者居石門田西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總管九世孫因字夢覺登高宗紹興辛未進士第與丞相益國周文忠公同榜文忠累上疏奏讓居翰林不就官終邵州別駕爲先生六世祖也曾祖諱彥明祖諱益桂考諱以道字復翁篤志苦學宋亡之後浮沉遁迹於安成南吉村學者稱復齋先生先生自幼劬於書天資穎敏嘗與羣兒聚戲過者笑之即投戲具自是專心學術二十有三爲前元延祐甲寅科舉初興以書經試不偶來太學上舍梅邊王公以雄才奧學爲鄉閭矜式即禮羅訓諸孫先輩若魯齋齊齋彭公伯仲青山趙公養吾劉公麟洲龍公深相器重母劉氏先卒服闋間一歲復齋歿先生俱終制三年不肉食泰定間館郡城即爲中齋桂隱二劉公冲所彭公所知與家君誼猶兄弟桂隱公酷嗜

先生所爲詩冲所公尤重先生經學每私試多中前列其後江西鄉試凡再進俱不利歎曰命也奚以強爲乃專意古文詞至正壬辰兵起徐穎蔓延江右由宜春陷安成先生挈家郡城家君闢館令璧兄弟受學杜門講貫時流欲一見顏色弗可得不挂名投贈卷中以師道自任嚴不可少犯而意氣勤勤懇懇善開化造就弟子員每屬文不起藁而用意精深浩浩乎莫測其際源源乎莫探其窮高處直追配古人蓋由其資稟超越學識淵源尤喜讀戰國先秦兩漢文前鄉貢進士劉公成之稱先生續其世學而介然自守其爲文爲詩有古意有奇氣能使人讀之興起而隱居深藏不妄交不求名故雖老成而人鮮識之者鄉先達陳公一德稱先生負奇氣抱碩學卒困躓不偶其窮益堅而文益壯且老江南野史兼復健筆而集中隱約散見皆可爲國史補家君亦謂先生學問文思度越流輩凡所爲文皆沈著痛快慷慨激烈如風雷振蕩長江大河令人悚敬而不可涯涘不必循規蹈矩而藹然溫和不必拖㧜張拳而凜然激烈蓋其所養者深故其所發者異此先生學問文思之大槩也先生之爲人賦性介特氣剛直簡靜寡言笑鄙

逢迎而和易從容亦不爲矯激之行方寸間常與造物者遊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嚮故孤立長貧雖田園居亦不獲伸已志然不以是戚戚惟於誨人子弟則汲汲晝夜憂人之憂恐不克予成以負吾樂育之責與人言必依於理實與行多舉古今方便事爲勸言之見聽則亹亹傾竭終日忘倦否則亦不失言噫推先生之立心操行如是故歷亂三十年領家衆凡幾人出入兵間凡幾險自始至終無一人罹鋒鏑被抄虜之害者若造物有以陰相之今而海宇清平使先生得從容八九十考終牖下則是爲善之報未始

不可憑者諸生嘗命工圖先生像先生有贊見於文集中讀者可以知先生之心先生生於元之前至元二十八年壬辰正月初十日歿於今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壽八十有八娶劉氏有淑德相其夫子先二十有七年卒子男四純莊郁吉吉字從泰終廣西桂林府義寧縣丞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次覲恭適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德邵德美德麒德誂德崇德豐德良德恭諱靜字安卿寶鈔庫提舉德美諱美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葬廬陵縣儒林鄉長牢楓林之原其地則友人趙用章所贈璧於門生中年最少受教實深先生嘗詔璧以身後撰行述嗚呼痛哉以先生之學之行可使其名節不彰與庸人同腐茲不揆謹摭先生平生大畧私共謚曰清節以乞銘於立言君子云

故處士周石初先生墓誌銘

元氏有國肇興朔方祖蒙古氏中外官僚署置國族名爲世臣專掌印章漢人南人無筮仕之途惟以科目取士科目外有豐家鉅室可以納粟補官不過倉庫雜職無民社之寄然科目額狹三歲僅取百人應

科目者不下數千故老成宿學之士命與時違咸在黜落甲第之餘置乙榜止於學校冷掾卒老不轉授惜哉安成在漢唐爲大郡宋元爲州今爲邑通今博古之士若纚聯珠貫石門周氏世稱儒師有諱因者與丞相益國文忠公同榜進士官邵州通判五世孫諱霆震字亨遠其父復齋徙吉郡先生不忘厥初號石西予初生元至元壬辰正月十日幼聰敏篤學讀書一目五行俱下終身不忘時宋之先輩諸老若劉公耘廬書臺王公梅澗彭公魯齋齊齋鄒公雨巖皆典刑師表先生執經考德遍於諸公之廬擴充見聞

德日崇業日廣延祐甲寅科興一試藝場屋弗偶再試再不利揆己學未至才未充乃閉戶讀書古汶之源梅邊延於家塾教學半焉大肆力古文辭亙史漢韓歐諸大家紬繹玩味浩然有得諸老物故先生獨步文名著邇遐鄉俊士不憚遠受業者咸底於成先生賦性介特寡言笑不輕訾譽人至於講說義理剖析如流竟日忘倦其記問該博經史貫串隨問隨答不檢閱書籍酬應無窮文章議論正大必關綱常不爲浮辭綺語詩宗老杜沈著痛快辭旨淵深不嗜麯蘗疏食泊如不御綺紈衣惟練布終日端坐身無傾

欹步履安詳動中規矩容色無甚嚴厲人自敬畏之書法歐陽率更筆畫端楷弟子數十人習儀容傳學業者不問知爲先生弟子年踰八袠耳聰目明講貫不輟四子忠敬文泰善傳世業泰終廣西桂林府義寧縣丞最厚於先君子梅間先生璧自七歲從游凡八春秋受訓居多歲己未八十有八壽誕之辰兒孫弟子稱觴覔向午以微疾終一語不亂葬儒林鄉楓樹林之阡友人趙用章所遺之地銘曰

學講書詩壽躋期頤稱儒師兮不出鄉曲不釣爵祿膺散穀兮道淑諸人德裕後昆昌斯文兮楓林幽幽樂哉斯邱心休休兮刻銘貞石石不可泐過者式兮

先生旣葬予求郡守湯侯銘之爲之銘矣而事未悉不能述先生之心先生之敎人余重爲銘錄似同門友蕭恒思丞共傳之并錄寄其諸孫曾幸甚

璧謹識

清節先生墓誌銘

資善大夫湖廣等處承宣布政使費震撰嘉

議大夫禮部尙書宋夢炎書資善大夫秦相

府右相文原吉篆

洪武十二年正月十一日清節先生石初周氏以疾

歿於正寢歿之後五月其門人晏璧狀先生之行徵銘於番陽費震辭不獲乃撫其行事而敘之曰先生諱霆震字亨遠世家安成上世出吳將軍瑜西晉時有名訪者封潯陽侯其後隱顯遷徙不常居安成由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馬步總管諱廣始九世孫因字孟覺與丞相周益公同登宋紹興進士第官邵陽別駕先生之六世祖也曾祖彥明祖夢桂考以道俱以儒起家先生自少劬於學不爲童兒嬉戲延祐科興勵志舉子業累以書經試有司不偶乃篤志古文辭宋太學上舍梅邊王公喜其

壹叁柒册97版

37B

才延訓諸孫鄕先達若魯齋齊齋二彭公青山趙公養吾劉公麟洲龍公申齋桂隱二劉公冲所彭公諸賢咸相器許或有薦於當路者固辭謝優游閭里絶意進取時流欲一見顏色不可得杜門校經以道自任淑諸學者無不底於成其爲學務求聖人誠意正心真知而實踐不尙華麗故其爲文也質茂渾朴不與時之文合訓子弟必遵彛倫之言至正壬辰江南失太平安成爲甚先生潔身澡行不以困阨累其心而尤忠君愛國彰善嫉惡一於文辭發之皆可爲國史補贖築室安成南里嘗謂先世家石門田西自號石西子初不忘本也先生生於前至元二十八年壬辰正月初十日距卒歲八十有八年娶劉氏先二十有七年卒子男四純莊郁吉咸克世其家吉字從泰廣西桂林府義寧縣丞女二長巽恭適劉用新次靚恭適王吾貫孫男十德恭德浚德深德邵德美德麒德詵德崇德豐德艮德恭諱靜字安卿實鈔庫提舉德美諱美字實卿工部主事孫女四曾孫男一齊昌將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庚申葬廬陵縣儒林長牢楓林之原其地則友人趙用章所贈先生之歿大夫君子慕先生德行相與諡曰清節洪武初元余令吉之文江讀先生之文慕先生之行而未嘗識容采然於晏君交且久信其爲人乃爲之銘曰

生之棘棘學之舒舒有志無時命也何如今旣亡矣有孫有子克紹克承是猶不死後千百年松柏丸丸曰清節先生之丘過者式焉

石初周處士文集後序

石初周處士文集諸老先生旣敍之詳矣處士孫安卿提舉徵言於堅堅何足以知之竊讀處士行狀墓銘作而歎曰當元盛時處士以舉子業試不利乃絶意進取專力古文辭爲一時名士所推尙嚮令躋一

科授一職則倥傯簿書期會間何暇於文且文者氣之發於辭而成章者也處士爲人剛介而和易接物居貧無戚戚容如誨人則如不及晚遭兵亂韜晦名跡守善自信不求人知其蓄德操行如此宜其發於文也不澆而渾不華而質隱然有憫時病俗愛君憂國之誠焉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處士往矣而安卿以文學授官食報伊始而惓惓於斯集不惟足以想見處士風采亦以知周氏世澤深長也子孫世寶之哉敬以是書於集後洪武辛酉夏六月望晉安林堅謹書

書石初周先生文集後

吾安成吉村石初周先生詩文共十卷皆其門人山東僉事晏彥文所輯先生性剛行潔蚤有用世志嘗元延祐科興一再試場屋不偶輒棄而歸隱專工古文辭宋上舍梅邊王公聞其名禮延于家塾一時老師宿儒若彭魯齋龍麟洲趙青山劉申齋桂隱諸公咸加器許其學與文之見重於世即此可知矣晚遭世變東西奔走不廢吟哦長篇短章無非憂君愛國憫民悼俗之言識者謂可繼杜少陵稱爲詩史信不誣矣卒年八十有八門人私諡曰清節先生而彥文又門人之翹楚者乃爲輯其亂離之作付諸子孫家藏焉傳六世至今浙江僉憲正方恐久而湮沒欲刻梓以傳屬予識其後嗟乎先生詩文古雅前輩諸老序之詳矣予尙何言然獨究觀先生之始終而有感焉蓋先生義不詭俗故不遇於盛時仁不害物故克全於亂世德足裕後故有賢子孫傳顯其文於百年久晦之餘其視苟饕富貴身死而名磨滅者相去一何遠哉爲善之效其在是矣先生予吉義寧丞孫靜行人司副美工部主事其餘未仕者往往博習詩書禮義爲世業而僉憲發身進士居官清慎有爲尤見

重縉紳間吾知先生厚積而未施者將大發於此其傳世豈獨詩文乎哉併識於後俾讀者考焉成化九年歲次癸巳冬十月既望賜進士及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國史總裁同邑彭時書

題石初先生文集後

石初先生姓周氏安成儒家生前元至元間方南北混一文治漸興先生天性嗜學承父復齋之教博極羣書講求義理期於用世延祐科舉行凡再試有司弗利輒棄其業專意古文時宋季遺老具在若桂隱劉公輩號稱宿學先生及門請益所得居多作爲詩文豪邁俊逸成一家言隱居授徒無復仕進晚遭世變感時觸事悲歌慷慨一於詩文發之壽終之日門人私諡曰清節先生而晏僉事彥文其高第弟子嘗編輯先生亂離諸作釐爲十卷求元季劉成之陳心吾諸公序而藏之茲先生六世孫正方由秋官員外出僉浙憲公暇欲鋟諸梓屬予一言識其始末於乎先生之文前輩序之詳矣予奚容贅雖然文以理爲主以氣爲輔理明而氣充而後文之發也沛然然理原於學氣由於養先生朝經暮史始終一致深居簡

出夷險一節其明理養氣之功固遠過於人是宜製作之盛如長江大河奔放盪激浩乎莫禦要自其胸中耿耿者發之也孟子曰有本者如是予於先生亦云先生諱霆震字亨遠以先世居石門田西自號石西子初云成化九年歲次癸巳仲冬朔日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戸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經筵官淳安商輅書

書石初先生文集後

石初周先生吾安成人也生元前至元間自少劬書志於進取不達遂杜門却掃大肆力於古文辭非其人不獲一面平生著述甚富厄於兵燹國初其門人晏公彥文輯其兵後所作凡十卷付諸子孫俾藏於家迄今且百年先生六世孫浙江按察僉事正方將鋟梓以傳屬予一言識其後切惟元之有天下也內外長吏悉署以國族中華文士罕蒞仕之途故先生不得信其心於當時迨我聖祖龍興毫髮絲粟之材悉所采錄而先生老矣此其所以不得上鳴啓運之盛而徒發於離亂羈愁之思者也可勝悲哉抑予觀先生自志舉周文忠公門帖云于公之門宜高畢萬之後必大蓋以此望其後嗣今僉事君振揚風紀赫然有聲其所以食報而符文忠之言抑有在矣至若先生行義之高文詞之粹則先進諸公論之悉矣予奚容贅成化甲午季春初吉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院修撰太子右庶子經筵講官同修國史同邑晚生劉宣識

石初集十卷附錄一卷從金陵鈔本以周氏家藏存存稿本校之間有不同者隨注於下惟第五卷蘄黃連結六絕題作北山口號蜃氣樓臺一絕題作江西省掾云云又紀事五絕以序觀之皆詩與題不類兩本同然必詩與題有脫失於初稿者北山口號一題似與蜃氣一絕相近因與蘄黃六絕題互易惟蘄黃作仍絕不類題其紀事五絕亦然旣無可校正姑仍之視附錄後序是集爲門人晏彥文所輯六世孫浙江僉憲正方所梓在成化九十年間而序於洪武初者爲劉玉汝成陳謨心吾葛化誠夫張瑩梅間則皆石初之友也存存稿所附有蹄涔集坦齋存稿愚直存稿佩韋存稿詩文皆可錄茲刻但取石初故從金陵所鈔成化刻本獨未載入其前序己未十月南昌魏元曠跋

石初詩文之可貴　四庫總目元百家詩選言之盡矣予初得江南抄本魯魚亥豕觸目皆是後假安福周氏所藏存存藁校之攺正多字始行付梓據存存藁小序此集在明有成化隆慶兩本今皆不可見存存藁刊於乾隆三十七年以石初居首并十卷爲五卷編次與鈔本稍異然前後均無刪削尚爲完書末附其子月强達止集三卷孫安卿提舉集定卿蹄涔集各一卷雖家法具存而韻味則稍遜矣庚申四月胡思敬識

山窗餘稿

庚申五月刊
於南昌退廬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八　集部　別集類

山窗餘稿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甘復撰復字克敬餘干人其詩源出於張翥雖不及翥之才力富健諸體兼備而風度澄澹意境脩然五言古體稍有韋柳之遺其格韻乃似在翥上蓋才有所偏長詣有所獨至也元亡之後遺跡以終著作散佚僅存手墨於同里趙石蒲家凡文數十篇詩十餘首明成化中石蒲之孫琥始爲綴錄開雕復見於世雖零篇斷簡所剩無多而詩格文筆一一高潔疑復當日自擇其最得意者手錄此帙故篇篇率有可觀轉勝於珠礫雜陳務盈卷帙徒供覆瓿者矣顧嗣立元詩選稱琥刻是編劉憲爲序此本僅有琥跋不載憲序蓋刊版散失之後輾轉傳鈔佚之矣然復集自足傳亦不以序之有無爲輕重也

山窗餘稿目錄

文

陳氏野逸軒記
行解
書人傑張先生哀辭後
吳氏四友軒記
贈陳君伯柔序
書周氏族譜後
何氏耕樂軒詩敘
太公釣圖序
送徐處士歸宜黃敘
贈李伯禹序
谷春詩序
祭社文
書許聖瑞自製墓誌銘後
艾仲庸文集序
答李振宗書
書饒子進詩集後
贈何孟車序
卜筮集要序

涂子東遊藁序
重修東山寺記
書羅尊聞先生遺藁序
書袁孟充字說後
書梅隱卷後
吳明善先生文藁序
章子漁詩藁序
書松石詩卷後
書彭南溟行卷後
感墜蟾文
蟏蛸說
吳梓材文集序
送馬彥會歸豫章序
趙文昭詩集序
宋無名傳
贈王生序
徐氏茅屋詩序
讀東坡文
書張氏瑞香詩序後
張孟元詩藁序

周氏山堂詩序
書張孟舉字說後
與伯實先生書
答涂徵士書
與艾季誠書
答章子漁書
答吳明善先生書
與馬彥會書
與李立卿書
歐氏蔣山草堂記
贈陳氏子序
贈嚴仲敬序

詩

道中
宿山家
晚至陳氏館
曉起
晚出池上
秋懷
春曉

送別
山堂詩爲周伯清賦
贈仲庸艾先生
送趙文昭之沔陽知事
陳氏館書懷
野中別友
登東皋
曉出西園由谷中歸

山窗餘稿目錄

陳氏野逸軒記

元 餘干 甘復

興安陳平仲甫別居璯谿之上疏泉植四時花木藝蔬果結茅以怡老列閒軒臨于水竹之脩爲良朋暇日琴奕觴詠之所扁曰野逸而求記於余余謂逸非君子所尚也周公嘗以無逸戒成王矣而世自有取乎逸者豈非以逸之得其時邪夫君子在下而未遇也厲其氣植其志考經傳而博古今冀以行其義發其所蘊用時而官於朝也惟職之是勤恐上負於其

君下負於其民而有尸位之譏曠官之責焉君子非惟不敢以逸且有不暇也及其既老謝事而歸子野也枕石棲谷玩花草弄雲月無求於己無責于人而與世外之士相往還濬然乎物之表蓋非有意于逸而逸將有以自至者其勢然也平仲甫之少也常用力於文學壯始遊于京師結交四方之賢士其官老而歸也且遇天下之大亂徜徉乎岩石之間思曩昔之役其身於外勞其心于內豈不爲逸邪且余聞伯夷叔齊孔子以逸民稱焉以其遺世而自足也今平仲甫之樂其志于遊倦之餘其亦有以自足也歟

行解

有語甘子者曰子博碩之士也抑知今之與古異乎古之道不宜於今之俗矣古之有道之士非求世之知也鄉閭稱之同列推之在勢者援之君之明者辟之援之以賢貢尊之以師傳祿之以鍾稟雖欲抱道自重而卒不能不顯于世今也儒之爲道日衰廢而不張靡而不趨誕詭之是矜媚巧之是諛以倡以和合氣同聲雖使古之君子復生今世將爲所嗤詆折困以没爾子以匹夫之賤無援於當途而抗以高志潔以遐躅闢浮淫黜阿陂混混以趨指激爲疵目之

者以噴口之者襍毀子捐一世之不顧而力追於古吾將見子道益窮而身悴時卒不至而力已屈矣尚覬有以稱而推之援之辟之者邪子盍玩爾心卷爾智蜜爾剛言脂爾嚴顏以怡以嬉毋劌毋剸委風比流惟世之隨庶收譽于一時而卜子之遇也甘子曰子特世俗之士爾非知君子之道者也君子之志欲以信其道不隨世以高下易其所守不如是亦恒人爾何足貴哉蓋君于有不求於一世之知將以蘄於萬世者古之君子有聞於今皆不偶於當世者也子何遽慊於吾哉子欲吾舍己以從於人邪孔子嘗曰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死生之大猶不以枉其道而子欲以世之聲利之末屈吾志乎蓋屈志以生有不若直道而死也子自安毋躁從吾所志而已客慚靦逡巡以退作行解

書人傑張先生哀辭後

古之懷奇弘廓之士自顧之重恒不合於俗且遇時不足以有爲則將潛身隱耀或託酒糵以自放肆歌詩以爲豪混樵漁農牧不以自别也至其老且衰幸得一施其所學以垂聲於後一世恒不一二人其不遇以死名遂泯於當世者爲可悲也若人傑張先生

之行義有不愧於古人才足用於今世以世益艱不合于俗故頹然自放酣嬉遠引以嘯以歌而適其趣有足壯者人以先生年未衰有待以施於用嗚呼死矣名其泯乎不泯乎是亦命也其可哀也

吳氏四友軒記

臨川東出百里多大山長谷羅峯積烟峯皆奇聳峭特二峯之北有山曰斛山勢益廻阻喬林秀壁藏墟帶塢其陽臨江東西所通道連峯青環翠絡奔若奕騎磊落貫珠居者面重岡據大麓鷄犬聲不外聞以山背名其地曰斛吳氏自里之黃橋徙居之今百餘年世以詩書文雅稱子其鄉兵興墟落蕩燬吳氏之間幸存東距百步許泉石清潤巖谷深衍然叢莽所交森木所翳虺虺得以遊狐兎得以居積歲以久莫之翦闢吳氏之秀從魯過强仕之十年謝馳騖退息閭里始斬蒙棘除奥草池焉圃焉藩焉垣焉翹然者松之青蔚然者竹之茂芬然者梅之馨以繁無他植焉吳君日遊三者之間招行雲弄飛雪俯石溜之潺湲駭鳴鳥之上下狂吟浩唱以適其趣不知時歲之晏霜露之既零矣以吳君之更阨困摧折不喪其氣不棄其名而嶷然拔於士類頓悴淪靡之中有若歲

寒而松之不蝕其清竹之不輟其茂而梅之不蝕其馨以繁也以其與三者若有合焉故扁其所居東偏之室曰四友軒屬余爲之記余聞君子取友蘄益於我也彼三者植物無知者也固無取於人而亦無待於人人則有知者也既取於彼必有慕于彼慕于彼必蘄一于彼睇彼翹然蔚然芬然于衆植脱落摧飃之際豈不竦然思有以礪其節固其志而離於俗邪徒羨彼而不求之於我將彼自彼我自我雖取之何益之有吳君曰吾志也遂書以爲記

贈陳君伯柔序

時平以仕世亂而隱君子行藏之義也然於紛更之際政教既壞强以肆暴弱以肆姦張機列呂以相漁賊廉恥喪而詐暴興自非有志於當世者出以衞民之生則亂將何由寧而刑殺何時而息乎然後知君子時雖當隱而於義又有不容决然者是以陳君伯柔之欲爲時出也能無意乎陳君通今學古有輔世長才知己寡過贊其所蓄今將曠遊名山大澤覽天下之奇勝以疏宕其志氣時方用武海內豪傑有以靖難庇民之事爲己民任則願見之以施其素所嘗學聖賢之術然未敢必於時之有濟也陳君斯行有

遇乎命也不遇乎亦命也命也陳君之行與藏也復奚疑斯文同志咸作詩爲餞以余辱深知於陳君也而俾爲之序余卒歸之命以爲陳君贈

書周氏族譜後

全溪周氏族譜并述贊于後蓋周君伯厚之所撰次也備錄其所知不遺於旣遠上下五百餘年多貴顯其間嗚呼服自斬衰至五世而緦六世則無服矣無服則情盡矣情盡則路人矣其初一人之身至五世之後而路人仁人之心不能無怛然也至如天子立廟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庶人祭於寢聖人制禮非不欲士庶人悉及於遠始高曾而祀之以致其孝蓋貴賤隆殺有不得不然者伯厚布衣士也而能紀述其先歷世二十而不止豈非用心之厚者哉豈非用心之厚者哉觀周氏之譜不獨見伯厚之賢而且爲之有感矣

何氏耕樂軒詩叙

四民所業農爲勞比工商於世爲最重士託跡於是乃忘其勞而以爲樂焉非樂於勞也樂得其志而無慕於天下也是以臨川何君[illegible]得者謝世所馳騖而趨曠閑寂僻之區以耕爲樂焉一世莫不期樂於逸

而何君獨樂得其志一世莫不求樂於外而何君獨樂於無慕惟其樂非世之所樂是以食其力而無慊焉身賤而無辱焉因名所僑居之室曰耕樂軒以見其志邑里之能文者咸作詩歌以美之其族之良孟車以友善於余俾爲之叙夫昔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覩湯聘而囂囂以耕而樂也龐公之耕於鹿門欲遺安於子孫以耕而樂也惟其樂於是也故舉天下無足動其心也矣今何君亦果以耕而樂乎則東陽初曦壥谷冥冥引犢出林以至于野雨膏新畬耜功攸始釋耒以休載歌于叢行秣水滏饁者在路樹而

春穫而秋出而藏還而暮不知四時之變寒暑之易不知世之亂與治也不知圭組之榮斧鉞之威也皞皞葛天無懷氏之民與民見荷蕢於路偶耕於畝有問津者而誚焉必將傲然而不顧矣非何君乎誰望

太公釣圖序

人之得于我者既重然後視天下爲輕苟令非其人雖一物之微得失之際將惆然爲之動矣況天下乎故學不志其大而卒有爲於世者未見也古之豪傑之士或勤於畎畝老於屠釣困於監門御旅義不苟屈於世筋骸益勞計慮益乖歷變益多有得于己者

益大是以出而當天下之事不待考之方策察於民情而天下之利病所當務之先後已素定於其心如探囊出物而不勞焉太公之耄且窮也聞西伯之賢而歸之餓羸并迫寄迹漁釣苟不遇將終焉而已爾載以後車尊以師傅有不加於江湖烟雨之適也輔之以文揆之以武因時適變以御天下其素定者得以見矣嗚呼今去周餘二千百年雖庸夫賤隸童稚女婦傳誦之而不絕其間豈無布衣致將相而榮顯者乎然多湮滅於無聞若太公亘萬世窮天地名有不得而泯也後世好事者又圖其跡以示將來其志可尚矣乎臨川某以先世所藏之圖來徵余文以求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發其所好矣是爲序

送涂處士歸宜黃敘

古者井天下之田授之民凡民皆有田耕以爲食士之窮未始不托於農也及出而仕於上也秩有崇卑視德之薄厚而上下其食雖抱關擊柝之賤食必足以代其畊仕而顯子孫猶得以蒙世祿焉後世田不井授兼并與而無田者衆仕者亦無世祿矣士之未仕也則無所於資以致其業折而教授人子弟以食所奉亦略猶仕耳其入之寡亦抱關擊柝之類耳雖

不足發其所蘊然籍人以道德仁義之懿而裕之以博古經世之學比於干時以仕澤不足被之民而徒食其食則不屑其道於世爲有補矣宜黃涂子世衣冠之族有長才自重不苟合於世益以聖人之書求聖人之道施於身而見於事至於諸子百家之言浮屠老氏之說靡不探其微擷其要故發之於文章浩浩乎若倒江河以注海已之昭昭乎若引星辰而拱於極也遭世大亂遠離其鄉顛躋遁迸不恒以居退無田以耕無世祿以待給進而欲仕無援於當途又且不肯枉屈其志汩沒館授今亦將已老矣不得以

推其所蓄於天下烏能無戚戚於懷邪余避地來臨川東境得遊從之久覘予行橐蕭然猶前日也然里俗之薄因予以厚學者之愚因予以智其道德仁義之懿博古經世之學之在於人者則無窮矣今予之欲旋其鄉也則後進失所師同志失所友昏蔽無從以開明疑難無從以考質孰不爲慨然也邪故咸作詩以道所眷惜之意以余辱知於予尤深獲私於予且厚俾爲敘而不敢辭故因及古者制民產世祿之有常而後世之士無所資爲可歎也

贈李伯禹序

天下之足寓情性發滯鬱而曠然自得以忘乎世者莫山水若也山有崇卑水有廣狹苟託意於是則皆有可樂豈必遝太山之杪巔泝鉅海之驚瀾然後足以盡山水之奇觀哉然有慨廓倜志之士率欲窮其貌狀極所險怪以足平生願而恒困躓於賤貧惴縮於世難足欲進而旋尼者多有之也彼貴顯有力於時者可以肆意於其間矣又往往役身官守懼罰責於前畏刺譏於後之不暇奚以山水之慕爲樂邪惟彼不暇於慕然後賤而在下者得以專焉古來衡門之士於一山一水之異猶足樂之以忘世況有志於盡天下之務桀者乎是以余於李君伯禹之遊甚壯其志焉伯禹家臨川西原之上盡山水之奥惟其有得於山水者深故猶以爲未足而欲求天下名山大澤之著於今昔者而觀之以足其所願不困躓於賤貧不惴縮於世難傲然挾所傳郭氏之術以所得於內者靳往徵焉然則伯禹果溺其志於山水之外者邪特以寓情性發滯鬱而忘乎世爾然伯禹性警敏有才幹通知今古使繇用於時必有大過人者特不爲當道所知得以自放於世外苟由此見知於時余恐伯禹亦將不暇終遂所願矣因相視一笑書以爲送行序

谷春詩序

谷春者山人號也號所以假借於物而爲不敢斥其名與字者而稱之也若山人則以其身之所棲時之所鳴卉木之所芸茂遂因以號焉能文者從而爲之詩之抑詩其人乎而詩所假借者乎然後知爲之詩之者難也山人歛所得於人者詩歌凡若干首來徵余言或推其謝世以遠引或美其雲烟水石之足自娛人乎所假借乎詩之者得其義而兼施於辭者已讀是編然後有以知其人之賢而制號之不浮焉若

乃事長蘿藉幽草弄潺湲而玩芳馨逍遥以肆乎塵壒之外覽物之無盡其爲樂也不窮詩之者固不能道而余亦不可得而述也志苟合焉者將自知之是爲序

祭社文

古之有國者必立社木焉以專其主壇焉以奠其位春秋祈穀報功嚴祀事無虧乏至於後世田野之垠尸木而祠歲時率厥里人竭精誠以享時物不敢違古之意焉今年春夏之交寒溫爽候繼以淫雨民先時以旱告且方今海內兵爭大軍所過民不得耕而兵餉之給亟斂于南土神苟不相厄之以災則民將不克自存流遁無所底居矣幸神之靈賜以時雨非惟民得不去鄉土神亦且永受其饗茲因里人率恒典享時物於神故敢爲神告

書許聖瑞自製墓誌銘後

好生惡死恒人之情然好果常有惡得以免夫惑者之不達生而梏於形也余讀賈生鵩賦陶潛挽歌詞而知二子之不梏於形而能達生矣自天生民以來游生游死相續於無窮人生一世不盈百年於其間頃刻爾恒苦心役役於聲利之途少而壯壯而老且死不暫休嗚呼豈不甚惑矣哉若許君聖瑞之生營其墓而自述以銘慨然齊死生不以人之所惡者爲嫌所好者自斬其有得於賈生陶潛之意可謂賢矣世之移賤哀羸希望不已而興大耋之嗟者之聞許君之風也得無激乎

艾仲庸文集序

國朝以文章擅名一世惟蜀郡虞公爲卓卓四方魁奇賢俊之登其門者皆天下士也公益達其才廣其識皆足以輔世而有爲或居朝廷有聲於時或處巖野直道不屈其志身雖窮達之異而文章皆炳炳然有以驚世而動俗臨川艾君仲庸世衣冠之族沐仁義詩書之澤奮然爲文章有追古之志從公遊最久受知於公爲尤深故才益高識益大文章益深宏而峻偉非一時遊公之門者所能及公之蘄於仲庸見之序文者不獨美其文辭之工將見其顯用於時以發其所蓄積者焉仲庸自顧之重有不待公言而自信其有爲也不幸志未遂而遭天下之亂阨困於草澤不得奮見於事業而文章則多爲人所傳公知仲庸之深故蘄之至若仲庸之才之識宜副公之所蘄矣乃不免爲巖野之士託文章以自見雖足以爲不

朽而志弗行於當世爲可惜也然仲庸年方五十才力正強終將有爲以施其所學不徒見之空言而已益淬其器而厲之待時而用焉當不負公所知所蘄也余生後慕公不及一見爲平生恨幸辱交仲庸得以私淑焉自顧才質之駑且愚終不能有所進矣世之慕公欲求其志爲其文者於仲庸所襲而考焉庶幾得其授受之微者矣

答李振宗書

士顧在我者守之固然後患難厄困之來不足以移之世俗之視其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不嗤以爲狂則

見目以爲愚是以古之宏廓之士旣不爲時之用以施其才則混於漁樵耕牧不以自別蓋將有待也足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更患難厄困不苟合於世其氣益剛志益大以狂愚見嗤於流俗而不顧非在我者守之固而將有待者不能也顧某顛頓之久才不逮於人又敢當足下蘄之之過哉所惠詩甚佳絕輒卽奉答意滿辭卒未成章別當綴合請教也未卜相見惟自重不宣

書饒子進詩集後

饒君子進之詩佚宕俊偉力追古之作者而駸駸乎有其風矣金陵紀行諸作尤奇絕余昔避地來臨川慕君祖父心道甫直道多文蘄一見焉未能也過數歲始遊南塘心道甫已歿識其諸孫皆以長才博辯世其業可以知其祖訓矣且心道甫遺風餘教在他人猶爲有激以造於道况其子孫之魁傑者乎然則子進所就余信其不但工於言句之末異時見用於世必將有以發其傳緒之微者也

贈何孟車序

古之賢豪奮起赫然以勳業隆於世者莫不有奇偉非常之人建謀定計於其間是以後世挹才識之士

自視旣重雖當羣雄角逐之秋爭以禮下於士亦必擇其人爲之用然後志有所展功有所立以流聲於天下後世臨川何孟車年少以學遊先達之門有恢廓長才不爲當世所知困厄於草澤長嘯獨詠以適其樵漁牧野之趣慨然不屈其志以苟合於時今將躡蹻以遊於當世賢豪間欲求知己爲之用以通其所願請余言以自壯余曰方今用武在勢者以勇健才署徵士爲急素以經濟之策自重不輕市於世者旣已撫抱振迹而起顯於當路矣子以恢廓之才久困於下胸中所有必異於世俗之常見一遇知己爲

之以發焉吾將見子志有所展功有所立於時必有濟者已若流聲於天下後世不足爲吾子道也顧余田野摧頹之蹤無才識見知當世自分永棄於無用於子之行之果能不爲之喜且有望焉

卜筮集要序

易者造化吉凶消長之理後之述之者或發其微或究其象或推其數皆所以廣夫易之用自卜筮古法不傳後之言卜者往往以撰合穿鑿多言誇嚴相矜鮮有得其要者同邑章子漁所授得德興傅氏卜筮書蓋出麻衣民所述也子漁又約而次之爲二十四

章名曰卜筮集要義精而不鑿類分而甚明上啟鬼神之閟下驗人事吉凶之實世之君子咸有取焉觀者毋以小道而忽之也

涂子東遊藁序

文果難乎哉世之作者多矣未始以爲難也文果不難乎哉蓋庶一家之言爲難也宜黃涂子以直道勁氣發而爲文極極乎其中也渾渾乎其出之也燁燁乎其蒼然而貌也本之六經參以孟韓取於莊騷而成一家之言方其無言也若訥若愚及其有言也雷動雲行而風雨疾至惜乎賤而在下不得當古良史之職以述朝廷政治之蹟忠臣烈士之行以託其意於無窮而徒發於風泉草木老佛奇怪以寫其鬱塞不舒之情人見其悲吟慨歎於水濱路隅而惜其時之不偶而不知其所蓄者窗不獲所施之爲憤也已老而文益多性懶不自矜惜余得嚴子所錄東遊集凡若干篇玩之愈久益可愛因序而歸之世無知涂子者苟知涂子者尙有徵於余言矣

重修東山寺記

東山寺在臨川治東百里舊無碑碣可徵始末宋開禧間羅首寺僧智寶來主寺事衆視昔有加始與諸

浮屠齒至大元至正初稟之恒入衆以死徙屋圮不支垂廢矣鄉之鉅族里之秀民嘗學於其徒者憫道場之寖壞佛宮穿漏雨濯日暴咸言羅首嗣賢端靖潔脩能任教門事耆年峻道行不懈盍請以紀綱斯寺將復見智寶之蹟於是請以某年居之嗣賢慨然斲作興以振其弊不久罹世難所在蕩毀寺幸無事裒資蓄材輒散於兵嗣賢益老恒以願之弗償戚於心間召其徒守行謂之曰吾年幾髦矣衰且病而弗集厥初志奈何其徒感其意奮以誓相之成遂於癸卯之夏六月興工倉無庾釜之儲囊乏銖絲之積陶

埔于巨度初于岑耕者授之食巧者授之技壯者授之力至丙午冬十一月訖工佛殿法堂鐘樓門廡以至誦經之室棲客之舍與夫庖寢燕休更衣盥漱之所以次聿新嗣賢以記屬於余曰始吾經度蔫失事機恒懼時之不待力之不任而食志以歿幸振餘緒復見今日雖天陰騭之有素然吾子不賜之文以刻于石則後孰知吾師弟子之勤以久而克有以立也夫臨川東鄙多山谷壤土埇隘物産不豐稼焉僅足於食桑焉僅足於衣其於施財何如也海內鬬爭民煩於事伍焉以兵庸焉以工期焉以役閭竊其隙於

樹藝且不給其於授力何如也嗣賢無所挾以倡斯役人之施財授力有若忘所賈而强所勞者苟非嗣賢之行之信於人也久言之入於人人者深何能致此偉然之功弘千百歲之基於前以畀無窮於後也邪其徒守行守行之徒演願皆溜達有才智相其師之有立也亦宜是皆可書也若乃寺之始造之由與中所廢興里之故老能畧道其所聞似無稽而難信故不述

書羅尊聞先生遺藁後

余爲童子方涉筆研時嘗拜君於學舍歌小雅鹿鳴三章君撫之謂鄉先生曰是生也衣冠之族學必將世其家自後君留滯四方迹於吾邑疎矣余稍知學而遭亂伏竄越歲二十始謁君於臨川之羅湖君勤勤以慰之謇謇以勗之留以信宿始離去又更六年復過羅湖君歿已三歲矣嗚呼余少也見君之壯余壯也見君之老曾不幾何時而泯焉以死繼之甚矣人之少壯之易衰生之以不可久存如此夫余於與安學舍得君遺藁若干篇讀之峻麗雅正覩壯歲之作功力尤倍噫君蓄於中者富矣與時多奇不得一宣於用太史公言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

於世然則君志屈於今猶可伸於後余既惜君不得意以死而竊用此爲君慰也

書袁孟兖字說後

古之君子嘗吏是州也人往往以是州目而號焉至於後世傳之不絕以一人號以一州須長吏而賢者爲稱兖禹列九州之一袁君邁先世所家也虞太史用以易袁君之字或人疑以爲問余曰今夫人之去中國而居夷貊也則凡屬中國皆云故土矣越人之於南燕人之於北也亦然袁君之去兖纔三世爾墳墓之所處宗戚之所在烏得無情哉仁人莫不念其

親念其親莫不念其土念其土雖去百世之久萬里之遠有不能忘者太史之字袁君也所以志其不能忘者爾又非吏於是州者類故爲著其說亦以解或人之疑云

書梅隱卷後

梅爲世之所重以其獨芳於歲寒不與凡卉角春華也君子意有合焉故恒取以自偶惟離世遠去者託以肆其所適爲稱徐君丞安仁以梅隱自號量其志但有託於褐衣而忘世之所榮耀也者古人固有登顯仕流聲當世顧林壑草木思自放於其間不可得

及其老也在上不敢煩以事始得償所願焉今徐君壯歲而多才所至善其職有聲行見大用於上以惠澤其下而志乃若此抑意所合焉而世之榮耀者不足累之邪然則徐君雖欲託以肆其所適時猶未也他日謝政以歸茇舍長崖曠谷之間折芳馨而弄泉月則水部之吟廣平之賦將不獨稱前世矣因陳平仲甫爲徵言跋以期之云

吳明善先生文藁序

金溪吳君明善於余爲前列余始來江西假館洙水上君先一歲而在辱薦以爲友方是時兵燹未滋文事猶競君志用當世力脩决科業過二歲君始中選而世異矣遂屏藪澤閑居伏跡益誦百家書爲秦漢文字立言精辨脫略妍靡泠然而風行瀏然而水清雖州里宿學之士亦且驚焉愧不及余以僑居轉徙離君數歲矣辱與之書及文五篇遽取讀之若憑勃解之厓不見其際而蛟鼉魚鱉奔跳騰突於迴波洑瀾目眩意迷懼百怪之迭見也然後知君之於文蓄之以富爲之以勇宜所就之浩博而無涯加斂焉而不肆重焉而勿掉則於前世以文稱於時者余將不知其孰先孰後也

章子漁詩藁序

士之生長草澤不見用於時以行其志則有窮愁焦槁無聊之歎幸而託於詩歌以自見庶幾有聲一世而流輝將來爾然有能與不能而於人則又有知與不知存焉是以余於士之不遇而苦心於翰墨者之可悲也同邑章君子漁生而家貧業卜筮以爲養壯始遊學登諸先達之門若蜀郡虞公武夷杜君本皆器重之既而以詩從東魯黃君復圭遊有得焉而益肆其力年已高時益多故折困摧踣既壓復起而詩歌益富以工余嘗得其所謂素行藁者讀焉辭高意

雅音節諧和所感多蟲魚鳥獸風雲草木以寫其澹泊冲逸之情不以夸淫富麗入時好取悅爲意雖時不見用志不獲展而於詩歌旣能矣又有名公貴人爲之知矣若夫有聲一世而流輝將來者余是以有望於章君也顧余才不足用於世言不見信於人甘自困於無聞於章君之立言足以自見能不爲之而有感

書松石詩卷後

往昔人有以山水而名者若曰某山某水之勝人某居焉某遊焉某詩而文焉是也山水有以人而名者若曰某人之賢嘗居某山某水游某山某水詩而文焉於某山某水是也人以山水而名人則爲幸矣山水以人而名獨非山水之幸邪桃桐原去邑治七十里余童子時則聞其地勢深阻而內平曠多峭岩異谷壯而轉徙於兵難弗暇以遊徐伯民氏之居所謂松石窩又擅其地山水之勝且聞伯民氏賢而知好士益欲往遊未行而黃君宗彥來爲請言余謂遯世之士因桃桐原之深阻而得伯民氏之賢因伯民氏而得松石窩之勝一時莫不稱之居焉而爲所居皆幸矣石城子旣爲之文一時賢士復以詩歌繼之豈

非吾邑山水之幸邪余得贅言以託名群玉之次又豈非余之幸邪余見伯民氏之名之傳將日益廣而無窮矣

書彭南溟行卷後

以心求者精以狀求者粗狀可圖以傳而心之神莫測也得其粗然後精者得以彷彿矣古之忠臣烈士有勳勞於時好事者莫不圖其狀以示後世俾挹其容貌薰其德量而益敬以慕焉於無窮是以繪畫之伎有不可廢者龍虎山彭南溟業是伎以名於江湖久矣一時豪傑貴人咸爲圖其狀欲俾後來慕其人欲見之不得者因其粗有以識其精焉然則南溟之名亦將與圖俱傳於無窮矣豈非古之所謂好事者邪南溟性落落無別嗜好故其伎之精於此也亦宜

感墜蟢文

甘子寒夜客館危坐焚膏流明爐火生溫蟢墜抄絲適當其前皷距蹙縮浮動假抑乍舒乍縮以旋以復或高以齊于眉或下以比于膝竟夕不去倡有意以相狎者予告之曰吾方沉測聖涯幽探理窟爾以兆吾喜邪吾不以爾有喜於外也天下之危莫甚於爾爾不歛爾絲縮爾軀墻隙壁罅以卽爾安爾猶以爲

自得邪訝旣而睡梦一童子髽角青衣蹁躚而來拜且言曰先生嘗笑蟢之危乎曰然童子啞然笑曰先生之危不自知也舉世混濁泥滓塗汚盱盱其耋逐逐其遨先生窮居巖穴游心典籍自潔而離之也學世澆漓大道淪没鋪張巧僞炬燿浮末先生尚友聖智涵濡道德自是而絶之也然則世之所遨先生所棄先生所志世之所笑也今先生以一夫之微而欲廻世之迷是猶一木支泰山之傾一簣而塞大江之潰也吾恐先生没齒溝壑無及矣先生道以謀身豈不有甚蟢之危乎纔而覺覺而思思而委乎天以自

安著以爲感醫蜻文

蟏蛸說

甘子序隅蟏蛸綱于牖蠅投而罥焉蟏蛸小蠅三之二蠅鼓以翼捽以距蟏蛸罥焉益固蠅鳴嬰嬰卒莫自釋客有憫蠅欲釋之者有詰之曰子以何見奪蟏蛸活蠅也曰惡蟏蛸羅物之不知也曰子如是將絶生之道乎天生物必有以飼之者子以蟏蛸爲羅物之不知比虎兕鷹鸇噬擊比類以自澤者孰爲優劣也蟏蛸微有取焉者夕業以自勤朝無獲而安焉比捕而獲獵而饕者有間矣且比卦九五辭以王用三驅失前禽爲不私而蟏蛸之微羅不盈尺於天地之間冀有獲乎有獲乃千萬之一遇爾于將千萬之一遇而獲者奪之且毀其業焉過矣遂無以畬甘子曰噫乃著其說

吳梓材文集序

余嘗讀蘇公軾超然臺記曰遊於物之外此軾所自得以微於言非常見淺識窺其際也夫天下之可欲非必千駟萬鍾也一物之微心溺焉則從之化矣心化于物也物有以蓋之其能通天下之情攬古今之務而御萬變於無窮哉軾之出於物之上也蓋其

器識之宏大才質之剛明在我者有以勝之故其發之於文章嘘吸乾坤驂駕風雲擷花草之英抉日月之輝移太湖而決江河有不足窮其狀也吳君盛學軾文章自謂有得焉者也其波瀾馳騁鏗鍧激越有不失其矩度而駸駸乎其涯涘矣余不知其果出於物之上否邪故以告之苟於此焉而有得其所至者有不可量者矣

送馬彥會歸豫章序

人惟有守也故遇富貴貧賤羈旅患難而處之若一目非識之明養之素意廣氣足有以出乎萬物之上

者又安能信其久且不渝也蓋富貴而驕貧賤而懾羈旅患難而易其常有不斬以自至者是以孟子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惟大丈夫能之馬君彥會其先西域人也自祖始家于燕後與君父繼仕之南州三世家豫章比他州時爲多君生有美質性機警自少有遠志年未弱冠領豫章鄉貢會試京師以親老不願往司徒道同公以校官徵亦以親辭不就仰弟子俸餼以資養者又五六年昔嘗隨父宦番江與余遊且久又嘗俱爲吾宗思學先生門人時年十二三尙總角通句讀習聲律嶷嶷然具成人器予固已

奇之離去倍昔會之年以訪予來臨川頎然其長充然其容煒煒其文恂恂其能讓雖經喪亂顚頓流離之苦而學問有加而所守益固不以窮久憊其氣不以患難易其常又思屏岩野求友士究極六藝經傳之文以廣其識以峻其行雖富以千金志不願易也予嘗謂時平無事崇以文墨自公相而下多此焉出而富貴少年猶有奪以他志以怠于學雖學亦少蘄于成者況今尙武之久儒道之是棄者邪馬君之志可謂出流俗邁等夷者已他日所就可量也哉若夫久且不渝與孟子所言吾固信馬君能進於是又安得不以厲之使行勿疑也馬君其必有以副吾言也夫歲晚告歸豫章臨川士友相率爲歌詩餞之以予與馬君夙有同門之好又因予以來故俾爲之序

趙文昭詩集序

金淬之而堅砥之而利玉琢之而形磨之而澤君子更患難百折以有成也天下治平貴富少年飽粱肉衣紈綺居安廣廈出參騎乘傲嘯歌呼怡暢酣適耳不聞愁怨之聲身不歷危苦之事其能通經術適當世之務者蓋少也同邑趙君文昭家固饒財以禮義之尙崇師篤友益恭以勤以前代諸王孫文昭爲賢

故時之先達咸稱焉遭世大亂邑里爲墟文昭挈家避地臨川十餘年羇孤轉徙更歷險難卒以全身及家於亂積學以勇植志不渝間出所爲詩數十篇以示余辭氣舒豁音響和夷所感多風雨花草蟲魚之變不鉤奇抉怪以從時好成一家之言有可喜者文昭自謂因困踣得以肆力於詩其有成宜矣雖然文昭豈止工於詩而已邪他日用於時以發其所蓄必將益有可觀者矣

宋無名傳

南昌宋無名氏家貧業醫爲衣食傷於虎裂背折脅

注以善藥愈仇虎機毒矢何爲問遇飢者於市閭之曰蘄之大姓也嘗危於暴亦創瘢六七妻妾俱掠子驅以戰死一身轉徙千里之遠日無以爲食夜無所容宿焉言且俛身蹙額兩淚俱下若不勝其毒一無仇言猶以身之存爲幸無名曰余嘗傷于虎矣猶有室家之好妻子之養身雖死方此猶勝也不敢仇虎以終其身甘予曰嗚呼聞暴酷知虎傷爲細也今暴毒民以細者皆治世不容於誅也受者不以仇聞者不以戒亦嘗見其甚者而忘之若無名能善取以自解矣作宋無名傳

贈王生序

凡天下之士各有其長於此有所蔽則彼有所通必待有一世之名而後信其才且賢邪是以古之穎然拔出之士爲一代文學之宗天下之士雖學之未至業之未廣必慰以道之撫以進之不挫其氣不鬱其行廣其識而達其才彼亦將奮其志氣不以碌碌自視其進也勤於有爲而不怠一時文學之盛人才之多雖由上之教化使然亦未始不在於人之獎拔率誘以成之也後世之士旣無所宗雖各有其長無從以見知於人忌疾者恐其軋已從而抑之俾其氣挫其行鬱卒不能進於有爲以適天下之用不然何文學之微人才之少也嗚呼非學者之罪也世降俗壞靡靡以至於此也無怪臨川王生世業於儒質純而氣剛問其學循循乎其至也考其業駸駸乎其廣也且能詩而善書世亂教小學爲之食聲昧昧然無聞於人然生亦不求人之知余往來王氏之族三年始識生而異其才一時人無知生者而余獨得之不能不發余之勤歎以自賀也雖然生可不自勉乎哉益堅其志益廣其學以求適用於天下余所取於生者生之所已能所望於生者生又不可不激以進也他日盡其才以至於有爲有以余之所致知矣書以爲贈

徐氏茅屋詩序

臨川之東百里接境番易之屬邑興安山益秀地益平曠多沃壤宜種樹俗朴尙農雖富室以耕稼蠶績相告戒爲業士居其間亦有以自給雖爵祿之貴不願易其岩石之適也故鶴山徐君生於國朝盛時才甚高不屈志干時以顯其身闢山築室種花木植蔬果嘯歌雲泉以適其趣寵榮聲利不一動其心別營草堂梅竹之陰扁曰茅屋一時賢士大夫咸爲賦焉

余居臨川之八年始識君之子某以茅屋詩卷屬余序余聞古者治平之世士之抱才識足以爲時之用恒不自泯沒於無聞固多奮袂戢冠出遊通都大邦以干在上者之知勸施其所有於天下然亦有尙志懷義之士寧役身田里不苟合以從俗其又視世之惴惴欲進而不能隨俗所上下而不知愧以止者爲何如也徐君有泉石林壑之適衣食田園無所仰給於人又所往來皆一時之佳士宜其有以忘世而自足焉顧余旅寓之久東西無恒居聞徐君之風能不爲之而有感

讀東坡文

天賦人以才雖萬億有不同聖人之道同也而才不能無異焉能清者鮮於和和者恒不足於清也孔子弟子遊於聖人之門一也能政事者不能言語能言語未必能政事也至於文章古今作者何多也才有不同故各伸所長以名家豈道之不同識見有淺深而然哉如天之生物雖比類貌狀無有同者以此知天之賦人以才非但欲使之屑屑就古人所能而已將以推聖賢未發之緒以詔後世若眉山蘇公軾之生於世之絕後氣充質完文章峻發其直道勁節雄論博辯如豪曹之鋒距來之力莫有當其前者雖千載之下想望而畏之振頽弊之風激衰靡之氣前古所未見而世之不可無也後世非公之才之識欲以文章希焉者是猶輕舠疾艫張大騁鼓長風于千里之外而欐陋舟以追之其不覆沒幸矣

書張氏瑞香詩序後

離俗遠引之士不屑於世用多託情于草木以自放隨所合焉而好隨所好焉而有適非必求世所稀有以自矜也瑞香花之世稀有者也張正甫之植之勤以久合而好且有適固宜余雖不識正甫而陳君伯

柔嘗言其名且爲之序意其或亦離俗遠引之士將託情以自放非世之徒矜所稀有者比故爲之言使賦者無正甫疑

張孟元詩藁序

友人張君孟元好學工詩自少及壯不擲六朝盛唐詩之耆者誦而識之若自己出又最喜陶韋之作故所爲詩恬澹而不靡優柔而有則不琢雕以爲奇不藻飾以爲麗人間議其辭之不工余獨愛其趣味之離俗也兵興以來所作凡若干首編次成帙請余言余謂古人之詩所以託情發微雖田夫野媪言有可

采非若後世誇聲音摘綺繪以謂之能其出愈奇其去古益遠矣孟元可謂得古人之遺意者歟

周氏山堂詩叙

士負博古之學驚世之才宜見大用於時以廣其澤於天下而恒抑塞閭里逆迫遑逸貧不得一爵之貴一職之任以推其所積抑工於此而拙于彼邪何自古爲士而多若是也蓋時有升降道有顯晦而士之通塞不係矣是以君子惟求任已所當盡而在人者委於所遇雖處廟堂之上紆青拖紫而若得之於素居林巖之下樵山牧野而志則未嘗不足蓋在我者

不以身之窮達有加損也臨川崇仁周氏世以文學有聲伯清尤能好古道爲古文字敏辯卓偉下筆數千百言務窮盡理要乃止顧世人無知周君者周君亦不干世之知在上無求用周君者周君亦不蘄上之用益廣其學益充其才傲然以獨處嘔然而獨遊不以世俗屑屑動其意余始以周君之學之才之不偶於時以施之用爲可惜終信其志之高且遠將不待身之顯而卒有聲於天下後世也宜周君之樂以遺世焉周君結廬巖溪之上以怡老衆山所會雲烟竹樹蓊然以相滋蔚然以相錯飛狐鳴鳥下上巖戶危君太樸爲題其室曰山堂爲時之名公偉人咸作詩歌以發其志是歲因宜黄涂予俾余爲之叙余也學不知道才不適於用所愧於周君者已遠又敢以迂拙不工之辭冠諸雄篇大句之右乎雖然周君好古士也不以人之淺鄙廢其言務伸其說以希其進於已是以謬述荒陋以塞其意他日謁周君徵以古人之志而爲一賦焉周君必以其道告我矣

書張孟舉字說後

道在於人今古恒同士之業焉不能無古今之異業之異故在上舉之之法隨世亦異矣昔三代之舉士

也考之以德察之以行試之以藝取其足以輔世表民而用天下之用者爾非若後世卒以虛文末習貫於有司而幸一售業於古者則不中其法度矣嗚呼豈學者之罪邪豈學者之罪邪俗尚有以驅之而至於此也無怪臨川張氏子某勤業而善學嘗從余遊既而師宜黄涂君授古文涂君爲易其字曰孟舉而爲之說已詳盡矣且徵余言以自厲余曰士之生於今率從今之俗鮮克知所自立苟有志於古其非卓卓者乎吾子敏且毅不懈於志識殆日以廣業殆日以加矣毋矜夫後世貫於有司者而以自末也德期

以脩行思以立而不遺以藝焉則道之在我者將流於中弘於外雖古人可得而進矣於世舉不舉又何足道子其勉之

與伯寶先生書

六經之文皆所以明道遵以文著文以道傳得古人之道然後能爲古人之文古人之文非執筆而爲之也道充於心見之於言不自已也以意則颺遠而深微以氣則和平而温厚無奇衺險詭以相齟齬其間雖百世之下誦其文有以得其心後之作者不急於求道惟文之務辭雖工時與道戾故文愈多而道愈

不明要之爲文蘄以明道於道無明而惟藻績琢削以聲音文采相矜耀於時工力有加於古無足取也執事言文主於明道故凡所作多有合於古年加老矣而氣愈和道且充矣而文愈峻僕不敏承執事之教非一日力屏纔窮之累其心專意於文十年于此矣雖涉其涯涘其流未能脫然出於時俗町畦之外不自量已嘗以所爲書序記銘雜著二十餘篇獻于執事執事觀之未必近於古辱執事寵之以文蘄進于道古之君子愛人欲其器之成以希其用執事之意君子之意也敢不淬頑鹵鈍以當執事之心苟因執事之言有進於古者執事賜也又何敢忘賜教之文煩書以冠編端迹拘舍館未敢上謁以請敬以尺書道下意幸執事終惠焉不宣

答涂徵士書

辱書辭婉道直不與古人異者教之之勤勗之之篤尋其意豈不欲援之以進於己顧僕愚訥自計無足見知於人且少孤而晚學上無所師內無所資於道未知其涯況敢以文追於作者之後而當與之之過哉僕之有得於執事固不待執事之言執事亦姑進之希其有成爾僕辱知於執事雖古之云知己者無

以過焉固六驥之足日行千里不勞也跛鼈之不自量而追之於後用力益勞且久不能有進矣以六驥之足視跛鼈之勞而謬畏之不待智者而後怪之也執事之於僕正猶是爾執事誠憫其勞而謬畏之不免爲人之怪不審執事能賜之以力與否新歲缺一見以書託嚴子奉答辭甚淺俚惟執事亮之不宣

與艾子誠書

自閩徙居石渦道里匪遠各縶以事而闊然不相見者三載徒儀於懷游息大山廣谷之中無世俗嘐擾之蕎於目收於耳而撼于心宜植道也專蓄志也固

則於百氏傳記祕錄奇文日酣肆乎其間積於中者愈富見於外者蔚然而不窮久孰得以禦邪某以困塞踣蹶學不加脩坐罔馳景爾足下抑將激之進邪彭生來言足下許以枉顧副所願否某行率然勒狀惟亮察不宣

答章子漁書

前月中謁石城先生蘄拜侍以小務亟反甚悱于懷呂生來辱書奇文老氣蔚然形諸簡牘若器之樸不假飾以靑黃自爲人所重世俗捐實掇華遊玩一時視執事爲大愧矣僕性顓以僻拙於諧俗才不足取

知當世學無以比數於人執事援諸幽塞時引過情之譽且俾序所爲詩執事殆招謗於己而致尤於僕僕懼不敢當執事之詩足以追之古而行於後雖一時識見之罕同好惡之或異然公議自有不容破以私說者欲贅以區區淺穢之辭烏足發揚制作之盛適爲執事累而已旣已承命不敢固卻謹以槀奉左右幸不鄙夷有以敎之未期參對惟自愛不宣

答吳明善先生書

辱書辭辯義卓足以追於古人何其間自抑之厚與人之過也僕生最後學贅僻而才實駑下執事矜以敎之幸矣乃欲援以厠之儕列著之文以見其志侶求規於人之急而不擇其人以是非雖僕平生所謂知己無以過執事執事所云作者當今殆有其人如執事輩是矣若僕之鄙又何足齒計夫古人有是道德則有是文章惟其無言言必足以爲天下法是以身雖歿已久而名愈彰後世爲文湮源以跛流唆棄核而漬遺馘同聲以囂天下其於古之作者爲何如執事通經子百氏書文必師秦漢而爲才甚瓌朗故辭多峻雅而意完以美方今出決科之學翻然趨於古以卒所業僕於執事見之所綴序文謬穢淺俚殊

不足發揚盛製顧引其私於執事惟執事亮其意不宣

與馬彥會書

某敢士有高世之志而後有高世之行有高世之行而後有高世之名有其志無其行不可也有其行則名有不可得而掩矣無其行而有其名則僞矣是以古人一志而果行名傳於今而不泯足下志則尙矣而行未也毋預憂名之不顯於世也盍自反以修焉益厲其志益峻其行名不顯於今必將有顯於後古人往往而是也久不得足下書恐足下厄塞中學不

加力而屬辭皆遒往之氣故書此以承勸定期以一言示所造之意幸甚

與李立卿書

奉別久損兼倫没中不能以尺書上問間於交友往來得覩佳製一二知義高系梓學益充而文氣益勁屢擬請教左右以讀所集老先生遺文羈窮困屣勤君推頹因而至今不得遂其志吳君行聊附此草草未期參侍惟以道自愛不宣

歐氏蔣山草堂記

餘干州治南出百里有蔣山以蔣氏嘗居之故名其衍迤迴蕩翔綰外視崛然其無際也中出窈然其無窮也泉石之幽竹箭之美鳥魚之適足以寄傲嘯攄懷思離俗之士不願爲世用往斯家焉兵興之初爲江東西椎鑿鬬擊之衝民之壯以健者殲于鋒鏑老稚竄藏存已無幾室居毁弊野多暴骨矣臨川歐君伯誠遊地以來是州之十年犯虓虎突豕之群披棘莽之場除蕪翳發亢爽以遊以嬉忽得佳處以作攸宇伐木爲柱斷竹爲欄編蓬爲戶牖茨覆其上堵周于下朝儆工而夕告完制雖儉亦離世者之宜也乃滌原隰剪荒穢脊爲清地闢爲曠圃分疇于下道水于傍諸山之內深宏宛迤望之廓然旋以伯誠來居者爭葺其左右鷄犬有聲烟火相比人莫不羨伯誠之居而恨爲所先伯誠以古衣冠藤杖葛屨登山臨流玩風雲花草蟲魚適其意以爲常暇則誦書史閱鳥跡篆隸之文傲睨物表若無足動其意者蘄以終身焉然伯誠年未六十筋力尚強才足以有爲於世余將見伯誠有三辟之榮而不得久居此者已不可不爲之記以貽後之君子繼其志者有考焉

贈陳氏子序

士有出於一世人之識見然後能爲一世人所不及之文章文章非難識見爲難爾夫天下至大也萬世至遠也事變至無窮也然通之有道得其道天下不知其大也萬世不知其遠也事變不知其無窮也存之於心施之於事著而見之於文章上有以發聖賢之微下有以啟將來之惑至於先王禮樂之奧古今得失治亂之幾人物賢不肖之別莫不爲世取法焉然後知文章之用之大非苟焉可傳於時有聞於後也世無文章久矣藻飾以耀其能刻鏤以矜其工原之以道一無至焉者文章果以戲設乎哉宜世之益下而彼淺陋者之不知也陳氏子恒性瑰偉少以明

經決科爲業嘗以易講於余退而力求古人所用心頗有所得欲相從爲文章余故先識見以道之俾知積學勿遽爲文也

贈嚴仲敬序

古之爲文之士研精極思各伸其長以自重不苟合於世必有大賢君子特出乎其間斂羣材而錯之於中才俊因之早有譽於時齗齗者不敢自矜以動其喙然後天下文章會于一世之學者亦知所從矣後世有業性命之學通百家外氏之書爲文自以爲上追西漢爲一家之言而名聲昧昧世莫有聞者而夸

詫彼曲不知六籍撮拾滓穢以罔愚俗取尊信世無大賢君子如韓愈歐陽修者出以別白黑於衆所取舍之間而破其私紛紛訾毀卒使學者無從取法以盡其才嗚呼何天不右斯文而至若是邪是以知道君子寍困踣自屏於下不與校而已矣鄱川嚴恒好讀書學古詩文遭時益艱窮益甚念世無知己者與人言不能無戚戚焉臨別序以贈之俾知所以自廣而人之知與不知不足動其慮也他日謁涂處士以出余文亦將因余言而有感

詩

道中

野風飄征衣野日轉空壁衆鳥號荒澀雜花翳叢棘
路暗不逢人烟火望林隙

宿山家

木落秋滿山牕虛夜凉集風吹海月生露洗苔衣濕
野客愛清冷長瓢唄中汲

晚至陳氏館

虛繹散華池高蟬暮聲咽落景對閑眠新秋入華髮
素懷愜幽賞微颸酒林末爲愛竹間涼相過步庭月

曉起

晨暉澹芳靡顥氣盈幽襟岩谷有秋意西風吹落林

獨椅高館罷暢游南澗潺潄齒掬寒瀨矯首望孤岑
悠然釋百慮似得靜者心磴轉入茂樹衆山坐來深

晚出池上

遥嶺散夕雨掩書游方塘棲鳥喧幽林簷蛛引絲長
木杪微風度颯然生早涼沿流弄潺湲倚竹聽琳琅
上園信爲樂圭組永相忘落景送退矚暢懷寓清觴
但得寫心素焉知兩鬢蒼

秋懷

空堦積寒葉不覺秋已深離人滯遠道愁思何能任

壹叁柒册97版

日夕登高原暢情羣木陰羅禽尚有棲漂沒仍至今
片雲生東嶺頃刻薄北岑願乘涼飈度反彼川上林

春曉

華館耿不寐芳春催賞心水際月微白曙露花氣深
東峰曙色動茂樹鳴幽禽時景覺易冥宿昔成華簪
豈無濟時意自顧力不任孤吟倚前楹惻愴遺哀音

送別

金飈應秋氣草木歘華英客游總念歸子有千里行
匆匆傳侶催悄悄離思盈丈夫懷志氣孰不戀榮名
華鷁起當路使者促前征追餞東門道把酒哀笳鳴

蕭條野驛莫泛泛江波清密謀植帷幄樹彼蒼生情
古來盛名士多是起釣耕

山堂詩爲周伯清賦

清旭崇林坳疎籬翠澗上細路經谷虛幽軒面林敞
樹涼集鳴禽地遠謝塵鞅一手拂玉琴微風遞遥響
冷然適素懷聊以寄心賞

贈仲庸艾先生

上堂念長棲榮宦非素心一朝使者騎來辟荒山陰
徘徊釋短褐慷慨援長琴開讌集朋遊趣裝辭故林
平生經濟術名動江漢潯遊川赴東海孤雲遲北岑

行藏各異態努力及華簪層城勝高厲歲晚待徽音

送趙文昭之沔陽知事

王孫應時辟長才屈卑宦風烟塞川路舟楫望汀漢
親友不能別離居忍分散振跡林野偶行李書策半
山川戰伐雖勝槩溢文翰幕府慎籌畫機務貴奇斷
況彼古沔城民生經喪亂不有君子人何以解愁歎
雲薄九疑峰水白湘靈岸念君遠行役默默動離怨

陳氏館書懷

階樹夕含霧冥冥鳥棲時臨軒獨不寐見月有餘悲
舊遊已陳迹素志倍前期守道古多賤高世俗恒嗤

君門獻璞人刖足終何爲沮溺共忘世千載名永垂
薄才匪時用竄迹宜東菑明朝擇廣野茇舍依芳茨

野中別友

穫芃原野曠稽行禾長陂遠峰夕照盡孤鳥西飛遲
天風泛高霧烟樹含微滋故友適相見離居驚鬢絲
素懷未及展惆悵臨路岐彼此各流寓東西會何時
歲晚霜霰盛慕君松柏姿

登東皐

日夕登東皐東皐樹參差回首望故園天闊雲空垂
閭里孰不念旅遊孰不悲大川風波盛遠道豺虎飢

上與杞國憂下俾楚狂癡苦遭事物役不覺歲月馳年少誦經史素心在濟時漂蕩無定迹神頹意若疲從以業耕作時與歌古詞

曉出西園由谷中歸

披褐涉西園頹襟散清曉微風動高樹零露下芳沼始行幽谷中忽出青林杪流水漂餘花脩筠度啼鳥身緣磴石廻思逐白雲杳負杖孤賞懷春鬧綠陰脩

山窗餘稿終

山窗餘稿校勘記

一頁四行植元作風十六行共元作一　二頁五行以鍾廩雖欲抱道七字六行飾道日衰廢五字均魏校補　五頁九行民字疑衍　九頁十三行豈元作非　十一頁十六行夫疑乎乎下皆有甚矣二字　十二頁四行者下之字五行風下也字疑衍　十三頁十七行羅下元空一字當作詞　十四頁十八行素疑士　二十一頁九行勝下人字疑衍　三十二頁末行末疑失

甘克敬山窗餘稿存於今者只文五十篇詩十五首原稿多寄陳伯柔詩二首今闕。四庫所收即趙琥成化本其詳具見琥跋徐千志言琥刻甘稿時邑人劉憲爲之序而此本無之志又言至正之亂張仲舉僑寓雲錦山克敬從之講學今觀克敬記序書牘諸作頗多見道之言詩筆尤清挺可愛豈皆得之仲舉歟仲舉爲人不可考此稿稿帙散漫亦無從究其淵源可惜也

辛酉三月胡思敬校訖并跋

白山窗餘稿凡若干言先祖石蒲先生嘗手授琥曰此昔先生所著也先生諱復字克敬元季間爲吾邦巨儒直時兵戈流離困頓雖辛不耀而詩文高古自成一家國初時人猶多傳誦之第篇帙散漫今存無幾吾家舊有此稿乃其手墨吾藏之久矣老無所用爰以授爾爾其識之瓠翰中得無麗益乎琥再拜受者餘二十年矣重先生之手澤憶先祖之遺訓宦途出入未嘗不置篋中遇暇輒啟帙莊誦遇縉紳知己輒出以觀藍珍之不敢玩一日保齋推府張公敬先閱而歎之顧謂琥曰此眞古作可傳也奈何獨秘藏

邪因請梓行以與衆共琥故纍其意于末簡云成化癸卯春三月吉餘干趙琥識

栢軒集四卷

仁龢王同著

丙申九月泉唐丁氏重槧

杭郡為宋故都前元盛時衣冠文物有宋遺風予生也晚前輩諸公恨不及識之惟柘軒淩先生與予衡齋叔祖為同年友至正間予侍叔祖於家塾先生來過見予所作課業亟加賞焉予視先生為尊行而先生待以忘年交每以所作求正先生不吝於教誘掖獎勸之功居多自與先生別五十年矣宣德初自山後召還北京先生曾孫暹來見求為尊德堂製記蓋先生在日所書前代典籍甚富暹父敬輿收藏無遺於所居作堂崇奉之可謂知所尊者矣今予告老賜歸則先生所作若文若詩及諸雜著悉彙次成集矣暹以予受知先生應傳寫有所舛訛乞為校正且俾為之序予不敢辭因記先生存日所同遊者若大章徐公仲誼朱公光弼張公景行莫公景元常公復初楊公等或以古文或以詞章或以經學擅名惟先生兼工諸作而又博學多聞自經史及諸子百家以至稗官小說靡不觀覽搜其祕而窮其奧採其華而擷其實故其見於制作諸體咸備不以一善成名豈區區淺學所能窺其涯涘哉矧又有賢孫曾能寶惜而珍藏之以貽後世知吾郡之有名儒之若是也豈非盛德之所致歟而如予者亦得以姓名附於卷首又何其幸之至歟宣德五年歲在庚戌夏四月朔旦前國子助教兼修國史奉議大夫周府右長史郡人後學瞿佑序

柘軒詩集錢唐貢士淩公彥翀所作也其詩諸體悉備莊敬而不褻和樂而不淫雖無刻苦麗密之工而平易典則皆其發乎情之自然有足觀者夫古今體格之高下與音響之盛衰雖云由乎其人然亦隨時以變賡歌之後一變而為雅頌之音其高不可尚矣再變而為蘇李曹劉之五言漢魏去古未遠也故其言猶足以羽翼乎虞周之盛晉宋以來沈佺期宋之問之流其風韻則趨而下矣李唐再變而有五七言律詩絕句歌行之類其格度雖遭屢變之餘而音響之盛如李白杜子美渾涵汪洋法兼今古蓋卓然承乎千載之上者也他如王維高適岑參而下諸人之作皆號稱盛唐之音亦渢渢乎其盛矣自是而後雖高下各因其時而欲追逐李杜且不可得況虞周哉嗚呼滄海竭而江河不能為之自盈日月明而山川不能為之自晦治平之世而欲其音之不盛可乎淩公涵濡國家道化日久而培植為有其本故其發而為詩宜其為治世之音也歟使其得以揖讓進退乎李杜高岑之間宜不必在弟子之列也夫古今之詩雖其盛衰高下之不齊然皆足以膾炙當時而傳誦於後世若公之作吾知其傳于後也審矣詩總若干篇其孫宗戴集而成帙凡若干卷以予有親交之好間屬予序之予雖不識淩公嘗聞諸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觀公之詩知其為有德之君子也是為序翰林侍

講兼修國史慈溪陳敬宗書

柘軒集四卷

明凌雲翰撰雲翰字彦翀錢塘人元至正十九年舉浙江鄉試除平江路學正不赴洪武辛酉以薦授四川成都教授坐貢舉乏人謫南荒以卒事見歸田詩話瞿宗吉與之最契語必不誣或以爲卒於官者誤也所作詩文雜著藏橐於家至永樂中其孫始編爲四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雲翰學於陳衆仲故其詩華而不爲靡馳騁而不離乎軌今案集有宣德中王羽序云莆田陳衆仲提舉浙路儒學政以文鳴於東南程以文聲譽與之伯仲

柘軒汎掃程門獲承指授其里人夏節作雲翰行述亦云早遊黟南程以文之門是雲翰所師事者乃程以文而非陳旅諸家所記甚明彝尊之言未知何據至謂其五言如陪祭作七言如鬼獵圖才情奔放不可羈靮直可搴郁離之旗摩青邱之壘則評品頗當於雲翰非溢量也

柘軒集卷一

明　錢塘淩雲翰　著

四言短句

扇面畫竹

故人清風美人明月胡爲來哉君子之節

四言長句

郭景諒畫

月來中天琴聲以和爰有君子於焉詠歌松風遞清石泉流響顧瞻白雲入我遐想有道之裔媿美林宗假此圖畫像此從容雲月無窮松泉有待善琴弗鼓萬境斯在

旭齋詩（有序）

旭齋劉景儀之自號也有昭明之義錢唐淩雲翰勖之以詩云

九日爲旭羿不能射荒唐之言孰有知者旭日始旦出日東方君子昭德如彼朝陽以誠而傾類葵與藿日入日出我息我作惟劉氏子志於高明爰有齋居以旭自名日新又新用之曷匱其休以德其拙以僞我作此詩惟明自資孰傳草聖爲汝書之

五言絕句

畫梅

老枝如屈鐵撓覺數花新若露眞消息能令大地春

吐花當暮景結實待炎風無限調和意都歸筆硯中

四皓圖

松下紫芝曲宮中鴻鵠歌誰知四皓力還比鄭侯多

松雲圖爲吳以道賦

雲閑常盡日松老不知年甚似匡廬下開亭待謫仙

太白像

正爾吟秋浦如何謫夜郎尚疑顏色在落月滿空梁

東坡像

雨笠有時借雪堂從此閑眉山秋夜月清影在人間

宋授之所畫扇

樓擁千章木山橫一段雲夕陽遮不盡猶照白鷗羣

雨竹扇面

月滿瀟湘浦移舟試一過如何今夜雨重聽竹枝歌

畫

新居鑑湖曲爛漫藉花開留得舟行路頻看載酒來

不是王猷宅如何竹樹幽山陰夜來雪有興也同舟

爲林子山題王叔明所作羌山隱居圖

詩人頭未白又欲隱羌山好把無聲意先傳滿世間

畫紅梅

江縣春光早紅梅卻放遲是誰拈彩筆寫得向陽枝

林下藐姑射山中萼綠華駐顏無別藥一味服丹砂

俞文輔竹石

怪石玄雲立修篁翠雨垂雖非與可筆消得子瞻詩

雲松觀瀑圖

懸崖見飛瀑界破一天秋松密雲深處巢居在上頭

竹枝二鳥圖

二鳥占叢竹啁啾春雨時朝陽有鳴鳳棲老碧梧枝

枯木立雀圖

木杪憐孤雀蓬蒿亦可依好於生處樂何用履危機

鼠銜蘆菔圖

太倉多積粟任汝穴其間何事銜蘆菔生紅破一斑

墨竹扇面

翦得青鸞尾涼陰久被分山風一披拂掃動石壇雲

山幽多美竹不畏雪霜寒好共叢生桂移來月裏看

高士謙竹石

翠雨何曾濕蒼雲本自低湘山不可到轉覺望中迷

墨菊

誰寫鵝毛菊全開或半開露華如許濕都向墨池來

鉤勒竹爲沈景王賦

鉤勒篔簹葉渾疑雪壓枝全勝東老壁詩寫石榴皮

孤竹生來瘦揮毫欲動搖雙溪風月夜想像沈郎腰

畫扇

水闊秋光變鄉心在客船高樓見紅袖詩意寫樊川

三泖有佳處孤舟無定居秋風紈扇底歸興起鱸魚

題李淵之所藏裴日英翠竹黃花圖（淵之乃鐵壁將軍之子也）

翠竹開旌節黃花老珮環玉關秋夢斷紙上看南山

爲李淵之題張師夔所作二圖

石好竹亦好營邱到薊邱無端閒草木相與鬬清幽

修竹比君子好山如故人先生歸栗里無復見清新

姚江放舟圖

一雨眾山綠姚江春水生雲林回首處方覺去舟輕

琴

膝上橫焦尾何人識正音汾亭空有操不及杏壇吟

書

僧舍蘭亭帖蕭郎取得還昭陵一片墨依舊出人閒

方季長紅梅翠竹二圖

江縣紅梅放雪中先滿春杏園消息近爲報採花人

爲愛新梢綠呼童競護持他時霜雪操總是出牆枝

劉伯倫像

痛飲日操巵朝昏總不知卻嫌猶未達荷鍤使人隨

李太白像

被酒出金鑾宮袍尚未乾屋梁今夜月顏色夢回看

畫

白鶴行先遠追隨倦小童囊琴何用解倚杖聽松風

漁村暮景圖

鴉亂暮林近鱸肥秋水深江南無限好圖畫亦關心

葉本蕃扇上竹石

石林春色晚老節有清芬符得兒孫長抽梢盡入雲

蕉石圖

石畔芭蕉葉經霜便不留偶傳方子筆宜夏亦宜秋

懸崖梅圖

懸枝生筆底春色亂紛紛疑把孤鸞尾巔崖掃白雲

鄭敬常畫扇

遠嶼連沙渚西風滿客船獨憐江上月今夜向人圓

宋授之所作美人欠伸圖

春日深宮靜閒觀女史箴倦來俄起立蝴蝶下庭心

楊妃春睡圖

倦舞霓裳曲罷教枕簟攜可憐魂夢短不到蜀關西

海棠風燕圖

社日來雙燕低徊拂畫簷海棠風不定誰爲捲珠簾

四景圖

驢背馱詩去溪橋有路通花村茅店小春日酒旗風

偶看雲起處指點隔溪山莫問涼多少能令羽扇閒

遙山深秋色總被草堂分離外涓涓水流來半是雲

山村風雪夜犬吠有人歸不道梅花冷懸燈掩竹扉

四鷹圖

曠野秋先肅鷙鶻見一羣老拳猶健在擊透幾重雲

鍛架絲條舊羈縻氣轉雄草間狐兔盡飽食待秋風

飽颺飢則附物欲一天機會有長風便沖霄試一飛

立臂從秋獮穿雲得羽毛特將獻天子應不負微勞

瀟湘八景圖爲鏞養愚賦

瀟湘夜曲

巴山一夜雨剪燭話西窗何似瀟湘浦孤篷宿大江

遠浦歸帆

江頭晚風急颯颯片帆秋極浦蒼茫外何人獨倚樓

煙寺晚鐘

漠漠長煙際鐘鳴寺已昏山僧歸去晚和月扣松門

洞庭秋月

月色秋逾好波澄影更深有人橫鐵笛驚起老龍吟

平沙落雁

相逐雲間侶翩翩落遠沙晚風吹不斷愛此一行斜

漁村夕照

綠樹村村暗黃茆處處低漁人貪落照曬網屋簷西

山市晴嵐

山氣不成雨曉晴人趁墟相逢盡相識大半是樵漁

江天暮雪

江樹晚糢糊前村認有無不須摩詰畫已似輞川圖

俞文輔墨竹

文同本進士家有篔簹谷所以俞省元胷中出淇澳

扇

團扇寫橫枝英華可含咀誰知江南春消盡人間暑

黎花雨鳩圖

年年寒食節院落黎花吐何處鵓鳩鳴紗窗夜來雨

浦長源林亭遠岫圖

崇山千仞餘歷覽不盈尺亭中人未來煙霞日朝夕

畫

山雨忽開霽溪流遶前屋時有濯纓人雲端看飛瀑

飢禽値游蜂欲啄屢張口那知挾彈兒林間候之久

春望

西望北高峯南瞻東海水不是登吳山那知春萬里

剡西八景爲開明空相寺僧華月江賦（同年王好問求）

烏石卧雲

青天墮玄雲萬古收不起毋勞一點頭已悟三生理

南軒進月

月到南軒外中庭可一方開門纔放入滿室白毫光

梅林逗陰

綠陰生晝寒林深不知路子熟定何時山中雨如霧

竹窗把秀

三面連高竹蒼涼晝亦迷道人參玉版窗下說曹溪

眺白凭闌

凭闌見西山滿目清歷歷太白如可招三弄無孔笛

臨清滌硯

硯垢須頻滌何如只洗心纖塵渾不染頑石變黃金

雙桂秋芳

西方金粟身儼立雙林下給園無秋風布地却非假

孤松晚翠

歲晚歸來日蒼枝忽轉東神龍能護法日夜吼天風

六言

畫

尋源幽澗長往倚杖斜陽未還橋下潺潺春水和雲流出空山

春日村村花柳人家處處桑麻小艇却尋溪轉好山不用雲遮

小艇東去西去長江朝流暮流笑入蘆花深處清風明月悠悠

問訊南屏隱者草堂竹樹誰栽昨夜何時雨過山禽幾箇飛來

長松落落千丈大廈渠渠萬間應笑樗材擁腫等閑空老深山

童子攜餅沽酒僕夫汲水煎茶坐對青山捫蝨不妨終老煙霞

石上悠然獨酌空山誰與相親滿目長松流水安知不是佳賓

高士謙墨竹

陰濃愈覺重疊翠濕何曾動搖靜裏試聽餘韻評來
勝芭蕉（有雨竹）
新篁解籜春盡畏日移陰青長一枕南薰破夢時聞粉
篩吹香（有晴竹）
紫極宮中斲宿黃陵廟下曾行一夜洞庭木落打窗都
是秋聲（有風竹）
天寒翠袖正薄月滿瑣枝又新祗恐鳳凰巢冷截筩吹
轉陽春（有雪竹）

畫梅

亂插繁花晴昊不禁冷蘂疎枝江樹垂垂又發無聲總
是新詩

雙松獨步圖

高士淸癯比鶴長松夭矯猶龍如在山陰道上經行萬
壑千峯

墨竹（高士識竹上有問王志學有題故三詩及之）

筆下篔簹有谷胸中淸渭成川爲問湖州老可何如赤
壁坡仙
山童偶敲茶臼野老閑歌竹枝明月不離襟袖好風都
在蒲葵
墨君寫以老可石丈拜之米顚何似王維高適一時詩
畫同傳

枯木竹石

修篁美如君子古木秀似衰翁賴有米家石丈揮毫正
待南宮

七言絕句

林子山畫

春山趣遊

蹇驢隨意踏蒼苔行到溪橋首重回想得山家春尚早
過墻桃李未全開

秋江意釣

雨過磯頭流水香水深更放釣絲長分明一段江南意
楓葉蘆花共夕陽

沈思禮畫

漁在江湖樵在林相逢肯信有機心沙鷗尚未能忘我
飛過雲山不可尋

隔水樓臺映翠微山桃風暖欲花飛一溪春水深無主
卻被詩人載得歸

楊生溪居圖

滿眼溪山罨畫開草玄亭子半荒苔如何祗寫漁家意
不及扁舟載酒來

閻仲彬墨菊

立本丹青不自誇戲拈禿筆寫秋花祗疑風雨重陽日
來訪柴桑處士家

次徐總制韻

柳繞沙堤花繞城千門萬戶賞春晴誰知畫舫凝香處
人與湖山一樣清
燕子來時花滿城海棠絲雨半籠晴行人最愛西湖水
流入官河也自淸

孫生二畫

槐安國

大槐爲國竟如何夢境渾如世事多老我久無名利念
笑看行蟻上南柯

竹葉舟

長安流落歎途窮一葉歸舟便向東咫尺圖中能縮地
秪疑山叟是壺公

破窓圖

日暮歸來雪已深破窓無奈夜沈沈誰知撥盡寒爐火
鍊出經綸一片心

并人易履墨菊

寫到黃花韻更高墨池秋水染鵝毛幽香一掬誰分得
却是并州快剪刀

春色

寒不能生暖不消融融轉覺望中遥東皇富貴誰能識
盡把黃金鑄柳條

草堂圖

錦江玉壘入霜毫亦有人家蔭白茅道是草堂元未信
秪因梅柳是西郊

賈島推敲圖

蹇驢隨處恣遨遊京兆相逢卽定交看取古人三百首
工夫元不在推敲

西湖漁者

家住錢塘西子湖釣竿幾度拂珊瑚扁舟載月歸來晚
不覺全身入畫圖

釣臺圖

夷惠眞爲百世師先生高節亦如之只將立懦廉頑意
九鼎分明重一絲

訪唐丹崖留飲

故人相見話襟期草草杯盤近午時莫道越鄉風味薄
香醪如蜜菜如絲

爲朱大理賦墨梅寓丹家意以大理明此故求正
云

剝盡羣陰見一陽千花萬蘂總包藏筆頭會得先天意
寫出寒花朶朶香
知白全資守黑功一花便與萬花同要知玉兎翻身處
春滿乾坤六六宮
雨熟金丸萬萬株黃中通理及肌膚此花自是眞鉛汞
卻倩仙毫作藥爐
眞水元從火裏來等閑相過卽胚胎檀心玉蘂分明見

莫作黃芽白雪猜

王本初小像

童子穿雲得紫芝仙翁倚杖聽黃鸝香風兩袖歸來晚
正是松花落粉時

總司牛宴鄭都司以所知徐總制詩見示因次其
韻

梅子黃時雨氣涼金爐不斷爇沈香座中總是朝天客
吸醉君門白玉觴

水晶簾捲午風涼薝蔔花開樹樹香獨有總戎偏好客
擬傾江海入壺觴

楊妃春睡圖

天生禍水滅炎精能使君王萬乘輕不獨昭陽有飛燕
玉環沈醉在華清

沈香亭北好風光春色無端屬海棠縱使胭脂變成雪
莫教一片到漁陽

溫泉浴罷力猶疲睡足春風總不知香冷馬嵬坡下土
令人愁誦北征時

三十六宮春晝長楊花撲帳暖生香美人畢竟成黃土
不及雙丫識玉皇

觀弈圖爲夏伯玘作

春雨春風長紫芝山中日月自推移斧柯爛在松陰下
知換人間幾局棋

畫茶

風露含滋挾土膏肥甘渾不讓溪毛丹青貌得田園意
絕勝春前帶雪挑

畫

山風吹瀑濺寒雲雞犬遙聞路不分松下仙翁清似鶴
抱琴歸去禮茅君

何彥恭觀弈圖

山風吹日晝陰陰幾見松花落遠林縱使棋枰能換世
仙人那得有機心

翠竹紅梅圖

絳服仙人跨翠鸞御風乘月下瑤壇畫圖誰爲開生面

留與蒼官共歲寒

青山白雲圖

柴門無逕小橋低綠樹陰陰雨後齊卻笑白雲閑不得
也隨流水過溪西

江山高遠圖爲馬憲章賦

萬里江山萬里舟煙雲竹樹遠相繆何人寫出無窮意
似記當年太史遊

爲楊子東題竹石扇面

歌罷南風解慍詩含毫長想鳳來儀明時又見簫韶作
留取蒼崖碧玉枝

陳居中女獵圖

織非應難屬女工院人名盡說居中蛾眉狐媚唐家婦
逐鹿何曾用角弓

李思訓並騎圖

美人如玉馬如雲䢖御開元萬乘君不寫班姬辭輦意
畫師空說李將軍

劉文質松溪小像

爲聽松風直過溪長琴分與小童攜白雲不隔天台路
千樹桃花一鳥啼

宋授之鍾馗小妹圖

戲擄雙鬼當雙魚小妹停眉雪齋初莫道丹青資一笑
人間物物是苞苴

洗馬圖

層冰璧裂度交河天馬誰能更作歌卻憶少陵詩思好
亂蟬鳴處晚涼多

墨梅

兩藥三花便可人分明筆底有陽春平生一點和羹意
不到中書未是眞

畫紅梅

漫傳丹桂冠西風文彩重敎下筆同誰信歲寒冰雪後
花中還有狀元紅

畫

溪山花柳鬭清妍幾度春來放酒船畫裏生綃無一尺
爲誰展盡白鷗天

扁舟與客共遨遊風月無邊入彩毫長爲江山增感慨
後前兩賦賴莊騷

柳陰樓閣又清和拂曉薰風入扇羅女伴相呼知有約
水邊亭子看新荷

山寺風煙一半遮水香知是落松花青鞋布襪曾來往
不記雲門與若耶

畫扇面

青天飛鶩柳鳴鸎萬里橋頭杜甫情何似合歡紈扇裏
一聯詩句卻無聲

龔翠巖所畫煎茶索句圖

玉川和靖總清標煮茗吟梅共寂寥時世不同人物似
正如雪裏見芭蕉

畫

雲白山青萬古春桃花屋底讀書人扁舟忽有東來客
笑指飛流得句新

閑裏琴書白日長岸花相接水花香橋東信馬吟詩客
不是若耶遊冶郎

道原爲慧公賦

著意窮原莫外求隨波逐浪是凡流泠泠一勺誰能識
又在曹溪最上頭

九日前二日陳子善送酒並詩一絕因用其韻以

謝

秋叢繞舍罇無綠九日風光不稱貧誰信柴桑千載後
東籬重見白衣人

青州從事聲名重過我蓬門不厭貧白菊花前上弦月
會須對飲作三人

雪中騎驢圖

山聳寒肩覓句勞蹇驢衝雪向遊遨野橋謾道關淸思
不及袁安臥最高

沈煒扇上竹

昔人種竹繞東村雨後曾看長子孫春夢覺來紈扇在
曉風涼月重銷魂

宋復古畫

老知書畫益人多奈此無情歲月何欲識營邱平淡意
高堂秉燭看嵯峨

孔子送菊與周元亮先生因以詩索之

秋風籬落漫徘徊那得黃花大似杯誰送草庭三四朵
可能分寄一枝來

高士謙所畫煙竹

江上秋陰生暮寒平林漠似老年看九疑山在雲深處
更得詩人眼界寬

裴日英水墨蓮塘四禽圖

香銷太液錦雲空長使詩人憶漢宮青鳥不來仙仗遠

露盤無力倚秋風

鼠銜蘆菔圖

學圃經年不憚勞野人生意滿東皋種來蘆菔從敎喫
懶用隨身御鼠刀

墨梅

姑射仙人冰雪肌夜乘明月訪瑤池自憐綽約誰能見
卻被龍香道士知

元夕聯句

過雨天街月色新樓臺燈火照陽春盍簪賴有諸公子
總是東風得意人

牧窗詩卷

偶向南窗倚暮秋奇情甯復傲公侯誰知容膝無多地

高似元龍百尺樓

爲安道題墨竹

何事淸風滿剡溪琅玕長得與雲齊此君若得王猷見
興盡應須爲品題

梁大用所作青松紅梅二畫

仙館長松老更奇過門曾見出墻枝誰傳月下蛟龍影
應有風雷起硯池

占得魁名即賜緋調羹心事向依依玉堂別有如椽筆
更待春風爲發揮

方季長所作梅竹（方號竹壁）

竹裏梅花巧耐寒正如紅袖倚闌干詩翁傳得春風面
曾在家山別墅看

竹傳唐帖雙鉤法梅效徐家沒骨圖誰道茂林春已暮
不知春色在西湖

淵明像

兩晉文章在此翁陽秋都寄杖藜中詩人祇寫歸來意
不道閑情似國風

畫

草堂築得傍林邱溪友相過即放舟翻愛白雲如畫意
終朝長在碧山頭

沈養性畫

長虹如瀑瀰如山萬竹深藏屋數間夜半秋聲最堪聽
抱琴來此不須還

鬼獵圖

飛鷹走狗獵山坡狐兔全驅入網羅不有唐家鍾進士
人間魑魅更應多

誰遣道翁作鬼雄形容彷彿記唐宮山林川澤今無此
轉憶先生鑄鼎功

虛耗驅除若羽毛開元天子賜藍袍空令鬼物持戎器
不管雄狐向窟嗥

渭川煙雨圖

渭川曾見竹青青和雨和煙畫杳冥不似九疑雲霧隔

空教瑤瑟怨湘靈

牧牛圖

桃林地僻奈牛何此日周王已止戈芳草平原春萬里
牧童能唱太平歌

赤壁圖

江水東流赤壁孤曹瞞曾此戰周瑜山川不逐英雄去
卻爲坡仙入畫圖

滕王閣圖

畫棟珠簾雲雨閣朝看南浦暮西山風帆不送詩人到
高閣臨江亦等閑

裴日英墨菊

披圖便欲醉秋光映竹幽花似有香昨日山中新酒熟
先生閉戶作重陽

秋山漁影圖爲方仲敏賦

秋色都從點染成白雲紅樹故山情溪魚釣得歸來後
臥聽松窗瀑布聲

林子山詩意扇面

門前春水碧如苔不見鷗來見鶴來翻憶斷橋曾喚渡
滿身花雨濕舟回

錢宗文扇

吳淞江上見秋風水色山光下筆同聞道四腮鱸最美
幾時歸去作漁翁

爲沈景玉題高士謙所作煙雨萬竿圖（沈號東林）

影薄猶疑翠袖寒東林日暮憶曾看渭川千畝誰能寫煙雨空濛十萬竿

高士謙竹石扇面

何處參差舞翠鸞瑤臺明鏡上雲端如今織女支機石也被姮娥借得看

林子山畫菜上有蝸牛故及之

曉畦春雨細如毛菜本青肥挾土膏葉底蝸牛曾濕久詩人猶欲刺升高

漁隱圖

漁者雖多屢數難磻溪彷彿到嚴灘東都名教西周業

不枉人間把釣竿

杏花暮雨圖

杏花庭院暮寒多酒醒其如客思何絳蠟燒殘猶覓句不知春雨濕漁蓑

畫魚

誰寫羣魚入畫圖相忘渾似在江湖詩人忽作豐年夢還有賓王考牧無

爲楊復初題秋江歸棹圖仍次其韻

不爲蓴鱸苦憶歸緇塵惟恐上人衣欲知此日思親意長似征帆帶雨飛

錢舜舉二菊

露華如酒曉淋漓醉色和秋上別枝若使羅虬重有作此花端合比紅兒

肅道兩施類玉環多因醉裏認容顏館娃宮與華清似都在秋風十二鬟

裴日英墨菊

濃墨淋漓寫折枝便從紙上見東籬玉蟾分得南陽水一夜秋香滿硯池

鄒汝舟畫

童子言師去未還採芝多在白雲間誰知流水桃花外更有高人卧碧山

青山白雲圖

何處青山無白雲每來松頂便氤氳兒童不識飛揚意

剛道摩霄是鶴羣

二仙圖

松枯石爛自春秋遊入依然晝夜流要覺仙人忘世慮未應鍾呂勝巢由

墨梅

每愛高人揚補之小窗橫幅寫疏枝繁花亂插當晴昊勝似黄昏月上時

方季長畫

家山移在畫圖間桑柘連村水一灣知是方千高隱處白雲長爲護柴關

芙蓉獅犬圖

太液芙蓉秋苑深閑看雙犬吠花陰旅獒寫出忠君意
未必丹青識此心

劉耀卿雪景

健步尋梅遠未還無端詩思滿溪山洛陽更有多風雪
獨有高人晝掩關

墨梅

客裏俄驚歲又殘燕山十月雪花寒江南驛使無消息
卻把春光紙上看

輞川別業詩意

夏木軒窗瞰水田黃鸝白鷺總堪憐那知詩到無聲處

能使高人憶輞川

松雪翁蘭蕙

幹密花疏更作叢深林空谷自春風王孫去後多芳草
零落餘香繭紙中

翠轉光風百里餘吳興畫法宛如書淒涼九辯無人誦
空憶中庭雪霽初

柯敬仲墨竹

聞韶曾見鳳來儀回首蒼梧又一時寫出竹枝歌外意
楚雲湘水不勝悲

馬虛中剡溪圖

清興都生眺望間放舟溪上又空還道人筆底天機熟
盡把雲山變雪山

雞黍交情不可違如何興盡便空歸詩翁偶寫胷中趣
肯道溪山有是非

鍾馗

柳梢風轉不多寒薄雪初消路未乾應笑髯翁殊矍鑠
也隨春色上長安

王元章墨梅并次詩韻

山陰陳迹老莓苔爲採梅花踏雪來傳得一枝溪上景
眼明相見亦驚猜

吳以道扇

清溪雨過晚漁蓑倒坐船頭逸興多只有好山看不厭

又隨圖畫入輕羅

高士謙竹石

秋色分毫待客揮雲根煙篠巧相依夢回記得吹笙處
倒跨青鸞月下歸

畫梅紙扇

剡藤湘竹付良工撲蝶輕羅巧與同誰向炎天寫梅蕊
仁風都在動搖中

爲潘晉之題忠孝圖

石畔葵萱總著花黃金杯側注丹砂艾宣筆意誰傳得
孝子忠臣在一家

畫梅

花縱繁時影亦疏瑤臺和月夜模糊何人識得春風面
收拾餘香入畫圖

爲夏節題子昂畫白馬

十二天閑爛錦雲世人專美五花文吳門匹練吳興筆
一出能空冀北羣

倦繡圖

纂組猶能害女功倦容誰爲寫東風空知想像唐宮事
繡出楊家一捻紅

墨菊

爲毛翦得墨淋漓香滿秋風洗硯池畫法若從書法入
趙昌應也學羲之

王叔明畫次張一笑韻

高人自是愛林泉每向山中枕石眠今日偶然溪上去
松風吹轉檝頭船

竹石扇面

雨細珊瑚晚未乾秋聲一葉滿西闌何人手把青鸞尾
掃退浮雲看廣寒

畫棘叢白頭翁

鳥中亦有白頭翁底事卑棲向棘叢不道朝陽孤鳳好
飛鳴元只在梧桐

畫并序

高讓士謙爲予作枯木竹石并題其上予遍索

交遊得十四人終之以予詩凡十六首一書共三十二首披圖則存沒如見庶幾篤友道云張昱光弼則廬陵人也王裕如問陳睦宗亮則山陰人也朱誼仲誼則維揚人也章師孟季醇則嚴陵人也浦長源則句吳人也周昉元亮則新城人也張輿行中則崇德人也王立本宗則金華人也王謙自牧楊明復初俞友仁文輔王正道子中萬振文遠則皆錢唐人也洪武丁巳秋八月初吉題

枯樹婆娑近竹叢欲將心事託春風江南庾信今頭白
不爲愁多賦未工

抱畫求題莫厭頻好詩比竹更清新坐來不待風敲戶
滿眼相看是故人

柯敬仲竹爲陳常仲賦

奎章閣下日談經曾寫幽姿上御屏雲暗蒼梧清淚盡
空教瑤瑟怨湘靈

徐子方竹

昌化縣訓導章景文以圖經事至杭事竣將還子方寫竹以贈吾友周元亮俾題其上

蝌蚪曾聞寫汗青先生今復理圖經故人贈竹緣何事
要使清風滿笏庭

徐希傑二色梅圖

酒痕特透雪肌膚紅影春圖見一株好似石家金谷裏
戲將如意擊珊瑚

疏影曾看上薄紗揮毫落紙便橫斜驪珠一顆誰探得
散作東風滿樹花

松雲王爲周元亮作露華清曉圖同張一笑方竹
居俞紫芝題其上

愛菊淵明後解聞濂溪孫子況能文露華清曉涼如許
濕卻松間一段雲

李景中待月延桂圖

闌倚西風月未生露涼轉覺桂香清詩成月在桂花上
此景如何畫得成

爲徐子方題徐熙杏花青鳥

春色分紅鬧別枝寫生誰復似徐熙露華不在金莖上
青鳥飛來也自疑

方方壺畫

畫到方壺思不羣亂山佳處屋平分溪頭艇子如梭大
只許先生載白雲

王叔明爲芝塘俞子賢作山居圖于倚友堂後爲
鄭敬常所得俾題其上

畫把交遊迹已陳西莊依舊鎖松筠也知谷口煙霞趣
造物應留待子眞

沈景王畫

雲壓春山遠更低心知是畫意空迷林間亭子無人到
兩腳垂垂欲度溪

李廸梅

抱子攀蘿過別枝滿身松露濕金絲冷泉不復聞清嘯
把燭觀圖有所思

溪山才子圖

曲折清溪有路通吟詩驢背任西東披圖記得經行處
人在千山萬木中

鷹

擒來凡鳥不言巧狡兔妖狐穴未空四顧激昂如有待
平原昨夜起秋風

溪山圖爲張長司一中題

西塞山明碧玉如桃花流水稱舟居玄眞心事非張翰
不爲鱸魚爲鱖魚

明辨之畫

雲抹山腰晚更奇高人應不愧王維釣絲收起船頭坐
看到風波欲定時

贈沈山樵

連蜷雖覽賦中間別有山樵管白雲能爲蒼生作霖雨
道人應不愧休文

畫雞

萱草叢高石漸低薰風庭院午時雞偶因元日同觀畫

吸飲居蘇爲品題

暘懋臣以紅墨梅二幅贈彥貞命題其上

珊瑚擊碎冷無聲散作疏花點點明遠寄餘音溪上去
春風百里故人情
人到與溪識浚儀寒窗索句重相思江空歲晚無芳草
聊折瓊瑤贈一枝

寒江獨釣圖

詩畫難評劣與優聲無聲有巧相侔寒江釣雪何人筆
得句眞如柳柳州

俞文輔墨菊

閒色幽花卻耐看墨香和露不曾乾魏家池館如栽得

喚作秋風小牡丹

趙仲穆畫馬

吳興自得曹韓法父子丹青更一家神駿拔圖猶不識
空令天馬涉流沙

梅月水仙圖

形影相看愈覺眞花中人是月中人丹青想像驚鴻態
不及思王賦洛神

畫菜

寒士須嘗百甕虀莫教此色到羣黎鹽梅不入和羹用
空使君王夢蔡齊
一抹生紅著土酥曾同菘菜付庖厨先生欲補冰壺傳

擽吻時時看畫圖

爲沈竹窗題竹梅二圖

生紙何人寫墨君翠痕餘處白紛紛翻疑手把孤鸞尾
掃出南山一段雲
尋花曾記歷山坡年後如何卻厭多蹔有小窗橫幅在
空將老眼重摩挲

戊午元夕遇雨次莫景行韻

張燈祇許到更闌縱有笙歌懶作歡空憶舊時明月色
連宵還恨不曾看
閉門種樹翠成屛準擬元宵映綵棚遊興不因風雨阻
夜窗閑卻讀書燈

廬山圖

夢裏廬山亦偶然披圖重見意猶憐白雲萬頃松千箇
看得人間李謫仙

馬麟長春蝶并楊太后撲蝶圖二小幅成一卷

蝶駭花飛春事無扇羅又見內家娛昆蟲草木端平畫
不是南風七月圖

枯林墨蕙

轉蕙光風百里餘空庭曾見雪消初數叢一幹誰能寫
筆法渾如貝葉書

僧月海蘭蕙

光風轉蕙汎崇蘭墨潤渾疑露未乾春色夜來深似海

空留清影月中看

畫

君去還當我醉時東坡解道謫仙詩百年粉素消磨盡
猶有山花一兩枝（右太白詩意）
誰寫江村楓樹林草堂如有客相尋野船怪得輕如葉
秋水今朝五尺深（右少陵詩意）

五花馬圖

八尺烏騅散五花披圖一見重咨嗟何人筆底藏風雨
解使神龍起渥洼

張復初松下垂釣圖

春雨朝朝長綠波桃花時節鱖魚多遙知松下投竿者

定是當年老志和

徐陵墨梅

畫道徐熙似趙昌墨花有韻卻無香詩人又動揚州興
春色真疑到玉堂

扇面山水

溪抱重山曲曲通野航長得載詩翁舊時紈扇丹青在
不入涼風篋笥中

俞碧窗畫紫菊

菊有黃花秋滿籬誰看紫豔半開時碧窗分得研朱露
寫出無聲趙嘏詩

戊午七月六日書事

徒步尋僧豈得舟過門不接慢遲留炎天赤日空乘興
笑殺山陰王子猷
伏日殊無興可乘欲談儒墨重尋僧茶瓜不解留佳客
笑殺成都杜少陵

釣魚圖

衣食全家寄一絲人間榮辱幾曾知瓦甌篷底高歌起
正是鱸魚上釣時

洛神圖

子建才名託楚辭爲因留枕寄相思泱泱洛水清無底
誰見驚鴻照影時

畫

欲向春山訪隱君野橋行過路纔分上方樓閣應無數
留與閒僧管白雲

爲趙玘題高士謙墨竹

公子翩翩也自佳從人寫竹寄幽懷只今有酒誰澆筆
能使清風到小齋

姚伯和所藏五馬圖

識得驪黃不在毛天機從此付霜毫使君五馬行春處
猶憶城西看小桃

墨梅

纔見花開似見春江空歲晚寄何人芳香只恐有消歇
憑仗金壺墨寫眞

題紅梅

花到濃時花欲無桃嫌太俗杏嫌麄孤山別有春風面
消得徐熙沒骨圖

洛神圖

嬉游湍瀨采玄芝羅韈淩波不自持畢竟形容何所似
玉芙蓉在碧琉璃

閒中得畫

杖頭驢背又微吟君出深山我入林邂逅不須交一語
春來花鳥總關心

吳孟文水影月香圖

卻因清淺見橫斜水是湖灣影是花賴有吳生能寫得

不須重到老逋家
欲知浮動近黃昏風有清香月有痕貌得玉妃真面目
縞衣無復夜敲門

題梅用陸挪洲寄楊村居韻

數枝開傍石橋西縱有寒香蝶不栖何似南山千百樹
梨花落盡路都迷

畫蘭

蘡薁芳草空無數惆悵王孫去不歸何似幽蘭紉作珮
也勝遊子芰荷衣
深林綠鬛恐消歇故假人間膏沐容忽見一叢崖石上
動搖渾似汎光風

吳孟文墨梅

吳生妙絕宮牆畫不向冰紈寄墨痕怪得炎天見梅蕊
姚江知有季章孫

吳孟文以古蠟箋畫梅因賦

舊箋新墨未曾乾如倚黃昏月下闌不是一枝斜更好
令人誤作蠟花看

吳孟文以白團扇畫梅因賦

海波寒浸玉蟾蜍句引清風入座隅借得詩人掣鯨手
驪龍頷下摘明珠

溪居圖

水上風來麥氣生綠陰窗戶有碁聲桃花不隔仙源路

應使秦人見太平

二仙像

一拐隨身四海聞劍鋒久暗七星文等閒磨礪光芒出
劃斷青天萬里雲（右鐵拐）
似醉如癡不顧身誰知一一露天真露臺便是中秋月
養就蟾蜍白勝銀（右風僧）

月娥扇面

靈藥當年悔一偷海天空度幾春秋涼飈又改班姬扇
莫道霜娥不解愁

陸本高鏡奩紅梅

要將明鏡照妍媸勳業頻看祇自疑紅豔一枝誰爲寫

倚闌人在影娥池
　肇峯春曉圖贈王士貞之官三山
唱徹陽關酒未闌渭城朝雨別離難三山春色多於柳
總在王維畫裏看
　喬松雙鶴圖爲俞仲和賦
一箇長松兩鶴棲上頭不許子規號仙翁應在春山裏
丹井雲多路更迷
　畫梅
詩到無聲也自奇眼明窗下見疏枝江南四月冥冥雨
空憶曹瞞止渴時

每愛多才賦洛神凌波曾見韈生塵誰知更有梅兄在
消得陳思一寫真
　桂娥梅仙二圖
金粟平鋪滿樹頭畫闌西畔月如鉤風鬟霧鬢歸來晚
折得天香總是秋
倚樹仙人是阿誰雪膚花貌認參差恐驚青鳥枝頭夢
玉笛拈來不敢吹
　唐子華畫
我識吳興唐子華丹青一出便名家抱琴童僕隨驢去
山縣今朝早放衙
　盧伯庸宰木圖
桃李家　春欲無草堂留得望西湖墓門宰木今如許

倜俊臨風展畫圖
　畫梅
畫作南枝卻耐看北枝何似怯餘寒詩人不用勞區別
開到春來總一般
飛來峯下雪垂垂近水人家玉兩枝燕子春寒來不得
卻教鴻雁見開時
　海棠白頭翁鳥圖
駟馬橋邊憶舊遊海棠紅濕雨初收春禽似識文園令
也向花前歎白頭
　高房山畫
僑寓京口住經年每寫雲山出自然此幅得來如有意

虹光曾射米家船
　詠海棠
春色三分已二分海棠紅軟半棃雲銀釭休照東風樹
愁殺揚州杜使君
　三香圖（桂菊蘭）
淮山彭澤與沅湘幾度經行攬眾芳夢覺廣寒環珮遠
卻將吟筆寫秋香
　題竹并梅蘭圖
賣珠不惜買芳春山暮天寒翠袖親竹外一枝誰貌得
分明空谷見佳人
江上寒梅已報春幽蘭還與蘭清新纖毫解把明珠贈

信有湘臯解佩人

畫扇面

阿母蟠桃花又紅七香車下五雲中羣仙奏罷霓裳曲
春滿瑤臺第一宮
萬戶千門錦繡堆沈香亭北看花開貴妃睡足初扶起
更待君王玉輦來

爲方仲敏題白雲深處

千山萬水入登臨犬吠雞鳴杳莫尋試問白雲深幾許
仙家更在白雲深

溫日觀墨蒲萄

風飄露灑一棚秋路入滄江憶舊遊憑仗金壺翻墨汁

老禪曾交有涼州
天風動地拂蒼鬚搖落驪龍頷下珠一斗竟須澆渴吻
道人從此厭醍醐

秋林才子圖

木落山林秋滿天蹇驢背上聳吟肩灞橋鄭綮曾如此
況是襄陽孟浩然

鑑仲明上人畫

老禪曾隱虎跑泉筆底山林似巨然此是太平真氣象
家家茅屋起炊煙

畫菜

誰寫春菘入畫圖借如挑得付庖廚此根咬得知滋味

方是人間士大夫

詩意扇面

採藥仙人去未還偶逢童子問松間何人解寫雲山意
不放青團扇影閑

題墨菊有懷王士中

採菊東籬事已非拔閣長是惜芳菲西齋謾有盈樽酒
惆悵何由見白衣

墨菊爲楊復初賦

黃花韻與墨花同一洗人間萬卉空不許陶潛都占斷
守玄聊且效揚雄

裴月英寫紅梅翠竹

空谷佳人翠袖單紅顏長是怯天寒河東邂逅緋衣子

寫作疏花竹裏看

張師夔詩意圖

花木禪房常建詩吳興曾爲寫幽姿龍溪瀛子天機熟
見畫令人憶舊時

歲寒三友圖

歲暮天寒雪四垂竹邊松下出斜枝似人又向圖中見
方信山陰有戴逵

莊子觀泉圖

秋水成河灌百川濠梁何必更觀泉欲知無限逍遙意
總在南華第一篇

朱授之遺墨

宋玉多才賦遠遊曾拈彩筆寫清秋西風吹斷南州夢

翡翠蘭苕總是愁

二喬觀兵書圖

不爲師婚不動心肯教銅雀鎖春深書中誤識孫吳意

何似同觀女史箴

豳風圖

蠶月條桑爲繭絲築場納稼應天時欲知王業艱難處

盡在豳風七月詩

行春圖

野橋村店見青旗玉勒雕鞍且緩馳十日春光濃似酒

等閑開盡小桃枝

墨菊

淋漓濃墨染香雲秋色秋光總不分醉眼只疑烏帽落

令人重憶孟參軍

忠孝圖

葵萼傾心向太陽萱花樹背在高堂忠臣孝子如佳卉

憑仗丹青爲發揚

孟母斷機圖

慈親教子意如何直至三遷始定居一自寒機初斷後

經綸都在七篇書

張騫出使圖

漫從西域度流沙八月虛囘奉使槎天上白榆那可摘

歸時只得帶榴花

柳塘春水圖

楊柳池塘春晝遲畫船猶記聽黃鸝飛花又逐東流去

消盡年光總不知

桂月憑闌

銀屏深掩燭燒殘金粟枝頭玉露寒陣陣西風吹不斷

肯教閑卻畫闌干

秋江雁陣圖

江流東去雁南翔波影涵秋一兩行不待平沙觀落處

便從圖畫認瀟湘

寒江釣雪圖

風滿空江雪滿舟一竿波面自夷猶釣絲更放長三尺

不信寒魚不上鉤

舜舉桃花

花開記得汎金池一片枝頭不受吹十萬人家春似海

瑤笙誰向月中歸（右碧桃）

晴日蒸紅爛若霞一枝如影綠窗紗去年花裏尋詩處

錯認溪橋賣酒家（右緋桃）

詠長橋

飛梁壓水跨虹腰知是吳江第一橋安得鱸魚共樽酒

秋風亭上酹三高

梅仙圖

曾向松林夢美人雪膚花貌認來眞一聲橫玉驚幺鳳
枝北枝南總是春

美人圖

白玉搔頭壓鬢垂困人天氣覺來遲簾前一任楊花過
愛惜春纖不畫眉
淵明謾爾賦閑情託物如何寫得成欲識春風無限意
櫻桃花下背人行

跨驢圖

曾見洪崖降雪圖寒雲四野正糢糊何如驢背馱詩去
灞岸橋頭酒可沽

秋江圖

極目滄浪映翠微釣船初放客船歸漁歌一曲長煙外
驚起沙鷗隔樹飛

次韻范石湖田園雜興詩六十首

予素有田園之趣每觀范石湖雜興詩欲盡和之未能也丁未歲隱居于苕溪之梅林村感與時并事因裒集不能無動於中於是取石湖詩韻盡和之以授諸童子庶寓山歌野曲之意覽者必有以知予志之所存避俗翁識

春日十二首

夜聽簷聲似雨聲曉窗擽筆喜詩成東風消盡門前雪

又見墻陰薺菜生
桃杏何曾羯鼓催春風先後自吹開爲憐紅影臨清泚
不惜芒鞋得得來
草芽雨後一番青處處郊原趁雨耕我亦村居聊避俗
傍人錯比晉淵明
村扉寂寂掩荆柴雨阻清明客少來自把新茶試新火
喜看榆柳變爐灰
連宵急雨送輕雷又見郊原草色回此去城門三十里
踏青能有幾人來
花柳村村社鼓喧花含宿雨柳含煙野夫何處堪行樂
不是花邊卽柳邊
高陂分水出灣頭宿雨晴時好放舟聞說春山多勝事
幾時尋壑又經邱
筠籠採摘小童回櫻豆堆盤雜筍梅正爾客懷寥落甚
不妨頻覆掌中杯
野蔌村醪暫遣懷每呼鄰叟盡餘杯醉來卻倚柴門立
閑數昏鴉幾箇回
春日田家始作勞下鄉胥吏苦頻搔如何學得仙源隱
不種桑麻只種桃
斷岸防頹費石包雨聲又聽響中宵杏花零落飄香遠
明日扶筇度石橋
積雨初乾理菜畦味含膏土勝酥肥野夫不厭根頻嚼

慚愧村童日摘歸

晚春十二首

木奴花發四鄰香靜裏偏知日晷長坐久出門看野色亂山平處是錢唐

狂蜂浪蝶尚飛翻春去渾無一點痕祇有東風知客意亂吹花片擁籬根

春色相將到楝花柴門深掩似山家日長無事琴書罷紗帽籠頭自煮茶

林邊方塘水遶洲杖藜隨處得追遊卻嫌薄暮東風急便覺輕寒似麥秋

田頭縱步午風涼陂水青青浸稻秧愛殺簷前雙燕子落花多處得泥香

蠶事忙時三月中蒼苔門徑少人蹤抱籃知是誰家女偶向柔桑陌上逢

水村高下自成閭處處人家白板扉榆莢楊花正無賴等閑又欲送春歸

門外都無車馬塵綠陰幽草與時新小窗日日風兼雨頗有薔薇占得春

水面秧針長綠茸雨餘櫻顆染深紅東皋佇想生盈陌西蜀應知膾滿籠

晴雲滿戶日光遲柏子燒殘火漸微人在小軒閑讀易一雙蝴蝶上階飛

荼蘼壓架雪成堆一日須看一百回滿袖清香渾不記卻憐蜂蝶趁人來

雨中紅紫曉來稀愁見花飛鎮掩扉不是杜鵑號徹夜無人知道又春歸

夏日十二首

重重綠葉障林肥點點黃花入麥稀絕似輞川圖畫裏水田時有鷺鷥飛

亂蛙聲急雨聲寒坐擁衾裯尚覺單畎畝卻思天下事幾時民受一分寬

閑看行蟻上苔錢日永依稀似小年麥飯正香葵菜熟祇將耕鑿報堯天

稻秧新插綠如波正值田頭雨一蓑未到秋成先有望差科不比去年多

人生出處在知幾西塞山空鷺自飛學取玄真歸隱好釣船閑理綠蓑衣

略彴欹斜跨淺流茅茨蕭灑枕清溝綠陰滿地無來客忽聽蟬聲起樹頭

屋後方池可漚麻暗分流水過鄰家人間有地皆堪隱不獨青門好種瓜

水亭傍午好追涼白鳥飛來玉一雙修竹似嫌炎暑近併移清影過南窗

濁酒傾來白似漿葛巾新漉手猶香溪泉冷浸荷筩飲

共向槐陰納晚涼
角巾微服恣遊嬉偶值溪翁得緩歸獨有蜻蜓如對客
一雙時掠釣絲飛
千畝荒煙傍曉鋤源頭水少每憂枯何如老子書田好
縱使豐年不上租
人間三伏畏驕陽我獨觀書愛日長爲問此時何所樂
暑風涼簟竹方牀

秋日十二首

東軒睡足日初紅起汲清泉灌菊叢不是幽人勤種植
要看佳卉傲秋風
晚涼何處聽秋聲修竹千竿翠繞扃自起開窗看微月

風螢撩亂一池星
巧夕爭看織女機彩雲銷盡不成衣如何村落柴門外
烏雀都無一箇飛
坐對疏林日漸低閑看歸鳥正高飛野夫自爲吟詩苦
不是悲秋減帶圍
行遍眞如行路難歸來依舊客氊寒燈前笑對家童說
恰似琴川作冷官
雨後晴空碧四垂斜陽卻與亂山宜怪來舉目渾無礙
正是秋風落葉時
一棹夷猶任野夫苕鄉人號小西湖雞頭菱角隨時有
桂子荷花此地無

田家望望待昇平甲子欣逢爛漫晴茅舍竹籬還自好
此身不願謁承明
釀酒盈缸粟滿倉祇將辛苦度星霜詩書教子如何似
羨殺燕山竇十郎
自笑迷方著處家去年猶記客天涯今朝又是重陽節
樽有新醪菊有花
琴川官舍謾多魚卻憶松江巨口鱸偶見秋風動歸興
不知還是季鷹無
欲避兵塵不厭深遠攜琴劍到梅林綠樽紫蟹聊消日
喜有牀頭未盡金

冬日十二首

新居添得屋茅高梅柳栽成似蜀郊歲晚歸來無一事

小窗閑看雀營巢
年來讀易太冬烘賴有先賢爲啟蒙三十六宮都歷遍
眼中物物是春風
新築書堂蔭白茅蕭然終勝老禪寮雪天最愛風敲竹
似向瑤臺聽鳳簫
門外沙寒月半籠柴荊元不置簾櫳年來閑氣都消盡
坐對書燈一點紅
歸隱方謀一畝宮論交溪友與園公春風會到門前柳
好插長條滿屋東
溪頭凍合雪風晴寒襲重裘一氣凝誰把玻瓈都擊碎

定知漁榜晚敲冰
紫芥尤宜配白菘響生牙頰味偏濃擬同拔老幾年飽
肯教何曾一日供
久客偏諳閭里情每逢鄰叟郎班荆渴醪釀得邀人醉
爲喜今秋萬寶成
曉起驚看雪擁門地爐火煖自添春交遊歲晚俱零落
誰復扁舟訪故人
不眠吟苦愛更長石鼎煎茶滿注湯詩句欲成緣底事
梅花隔屋暗吹香
村北頻燒煙霧蒸紫藤初爇蕙蘭淸歲除卻憶昇平夜
簫鼓喧喧滿鳳城

人事悤悤歲月催檢殘宮歴待春來已聞樹裏琴聲變
更看天邊斗柄回

蘭亭卷

字體紛紛變若雲後人惟覩永和文昭陵一刻誰能學
盡道吳興似右軍

墨梅

客裏俄驚歲又殘燕山十月雪花寒江南驛使無消息
郤把春光紙上看

王太守馬圖

滾塵六馬記唐宮失卻圖中玉面驄好逐勸農賢太守
東郊明日踏春風

梅

羅浮誰寫夢中春便覺芳香暗襲人不整縞衣風外舞
水邊來倩爲傳神
蛾眉淡掃玉纖纖碧海春濃酒正酣靑羽無端啼月落
令人日夜憶江南

虎溪三笑

典午乾坤迹已陳東林聊復避風塵虎溪偶過何須笑
似笑淸談解誤人

槖駞圖

肉山高並兩峯寒萬里氊裘雪未乾今日江南人見慣
不須常展畫圖看

霜月梅

北枝消得鐵心肝卻恐南枝不耐寒好倩東風與吹散
只留疏影月中看

邊伯京爲瑞應宮吳提點作枯木竹石圖吳之甥
鄭敬常得之俾題其左

瑞應宮前竹木蒼邊鸞曾寫贈吳剛一拳怪石疑瓊玉
空使詩人憶渭陽

二馬圖

形體支離兩可憐胷中歴歴售山川當時伯樂曾回顧
肯信人間有暮年

芍藥圖

十載揚州錦帳遮紅紅白白鬬繁華人生終被容顏卻
元是山中藥草花

孟得名畫冬景寒鴉

飛散寒鴉不可招數株封雪落長條茅簷盡日無人到
何處高樓酒未消

次韻周公輔遊東陽東峴因其所述之實爲賦二
絶

置守當年爲罷侯剖符皆是帝王州一瓢掛在長松下
方信箕山有許由
舊說東陽山水郡邑中濟濟盛賓僚能令百里無愁歎
未足消埃答聖朝

題白雲孫畫

風雨虛空不可憑如何上下恣飛騰神仙變化誰能識
笑殺終南譚景昇
道本無形詎可參分明秋月印寒潭機鋒到處俄相直
不數前三與後三

集古句題蘇小小像

柳色深藏蘇小家背年相望尙天涯不知誰唱歸春曲
纔見開花又落花（白樂天　曹唐　李義山　雍陶）

劉耀卿畫

重疊春山翠畫開柳邊花底抱琴回誰家庭院東風裏
一片笙歌隔水來

畫橋南畔藕花香坦腹湖亭愛午涼醉拍闌干因得句
不知驚去睡鴛鴦
老仙吹香簇絳袍併將秋興寫秋毫何人記得南樓夜
月過松梢一丈高
曾倚江亭看雁飛梅花和雪亞荊扉客帆自向沙頭落
不是山陰興盡歸

畫

世祖中興憶故人風雲不應犯星辰一絲九鼎關輕重
未必丹青寫得眞（右子陵）
清談又復到巢由洗耳元非況飲牛堯舜得人天下事
畫師那識帝心憂（右巢父許由）

仁知微分動靜間不隨端木問何顏圖中隱者無名姓
樂水何妨更樂山（右仁知山水）
漁罷樵休豈憚勞溪頭閑話偶相遭會稽太守誠何事
不及嚴陵隱最高（右漁樵閑話）

四時花鳥圖

溶溶院落月三更此影如何畫得成一樹梨花雙白頰
詩人閑戶作清明（右梨花白頰）
滿院薰風晝漏遲海榴開到過牆枝美人窗下閑針線
卻愛花間繡眼兒（右榴花繡眼）
天香一夕滿人間佳雀飛來意自閑縱使枝頭風露冷
也應不是絶千山（右桂花佳雀）

紅梅竹裏報春光雙鳥依依戀夕陽自有天生好毛羽
當筵舞袖錯致長（古梅花鵶老）

謁仇山村墓追和張仲舉詩韻（并序）

洪武戊午三月二日清明偕弟彥翔外弟陳彥恭謁棲霞先壠地與南陽仇先生墓相邇因酹焉前一日偶閱楊貞率所收張翰林詩集有曰三月六日偕楊元誠張仲川拜掃棲霞仇先生墓題絕句云淚灑荒苔積草中更無人迹紙煙空墳前惟有山茶樹開到清明自落紅翰林字仲舉仲川之兄字伯雨皆先生高弟元誠則其故友也其爲詩所謂長歌之哀過於痛哭者矣

因追和其韻以寫予懷景行莫君亦先生高弟故書以寄云

敬弔先生落照中紙煙銷盡酒罇空牛羊上壠無人管
豈爲當時而發紅

柘軒集卷一終

柘軒集卷二

明　錢塘淩雲翰　著

五言律詩

鑑湖八景爲周履常賦

柳莊

遶莊都是柳遠近翠相連種樹思前度飛花記此年閉門時繫馬攲枕忽聞蟬自得陶潛趣清風爲颯然

桂林

分得巖前種年深自作林因思大廷對何似小山吟浸葉爲沈水收花當屑金中秋還有約載酒過山陰

蘭渚

受此芳洲小漁家許卜鄰如何挑菜處亦有藝蘭人雜佩誰相問孤琴爾獨親山陰亭子近修禊及餘春

瓜田

瓜種陽坡下紛披半頃田杞包原有象棗比或逢仙白兔官徒擾青門地自偏冰盆曾薦處六月鑑湖船

芙蓉港

芙蓉開港上一路入紅雲露溼光猶泫波明影自分仙人同酒棹遊女妒羅裙若共荷花發秋風豈屬君

篔簹坡

舊說篔簹谷如今別有坡爲憐清節好不厭綠陰多煖逼冬生筍涼深夏近荷中郎如到此應更擇良柯

按鶴亭

本是青雲物依亭也是幽鼓琴思魏野相鶴記浮邱三疊俄成舞千齡或可留永懷曾聽處松月故山秋

放魚池

陶朱元有法島峙在陂塘春雨翻萍藻豐年夢稻粱奮時須一躍樂處永相忘不是池中物風雷起浩茫

劉松年詩意圖

野水連村綠雲山隔岸青橋低疑礙艇樹密不遮亭奇字無人問清琴只自聽百年棲宿意把卷憶曾經

舒嘯軒爲陳經仲賦

何處堪舒嘯軒楹眺望閒清風生爽籟皓月動空山欲

究聲音妙都緣意趣閑東皋伊邇地每到卽忘還

贈寫眞吳天碧

名士號天碧傳家由道玄常於多暇日每縱寫淩煙妙筆知吾子峨冠識進賢何如風雪裏著我聳吟肩

送黃允迪

青門黃氏子雅量出奇姿濯濯三春柳汪汪萬頃陂霜蹏驚電掣雲翼訝天垂況有麟經學何如獨抱遺

挽孔徵夫

滔滔洙泗水一脈到西湖山木符先夢乾坤失鉅儒空遺重席坐無復過庭趨回首東山墓何時一致芻

送章璟

昔捧賓興詔歸途過富春慇懃尋故友邂逅識斯人貢卷方游目青雲已致身世家傳象笏郇國本王臣

怡雲軒爲魏貞賦

愛汝怡雲處同看卻俗情應知陶弘景不是狄懷英氣逐龍身遠光搖鶴髮明名揚親顯日霖雨在蒼生

鳴鶴軒爲徐文質賦

雙瘦軒前鶴松梢更作巢在陰其子和隨處有人聞夜警多因露皋鳴每切雲從茲廢好爵細翫易中文

論詩次張行中韻

開門方覓句折簡復論詩每到眞成趣由來不費辭艱深文淺近皃腐化神奇得失眞懸絶須勞一轉移

雙松軒爲沈廉賦

雙松何歲植秀色滿庭隅拔地疑千尺參天見兩株藍田重作記栗里自成圖門對雙溪水扁舟或可呼

悼王叔明室張氏

結髮爲夫婦齊眉若主賓山同黃鶴隱書遍彩鸞眞蘭樹人皆羨蘋蘩爾獨親情傷坦腹者臨穴重沾巾

柯敬仲枯木竹石

欲問奎章石無言似點頭竹昏虞廟晚木落洞庭秋楚客心偏苦湘娥淚正愁百年成俛仰題畫憶丹邱

雪景卷

山雪大如許能令老樹低仙翁雙屐没童子一琴攜院畫留冬景臣名識夏圭兔園賓客散把卷重悽悽

送沈欽叔屯種苜蓿

苜蓿能肥馬曾聞漢苑誇送遲譏艾子見遠戚榴花既有躬耕地寧辭著處家聖朝多雨露不久在天涯

題梅用張蛻菴寄楊村居韻

陽春微露痕都在老梅根冰雪好同潔杏桃空自繁吟詩扶短杖移席了殘樽曾住南山下花時不出村

送羅宗敬

之子觀光日江山入望深春秋三傳學忠孝百年心羣馬聞空冀孤羆見出林西風黃菊酒留別重登臨

挽盧處士（伯肅之父）

吳山盧處士瀟灑地行仙雲臥燐丹竈茶歌慕玉川蓋棺方事定刻石又名傳淸逸重題號明經有子賢

宋授之春山隱居圖

樓倚東風外凭高取次吟柳低黃鳥近日擁翠屏深世換如收局人亡不在琴淒涼圖畫裏愁絶百年心

贈醫僧聞碧天爲高子威指揮賦

師號胡爲聞碧天無點埃寧知藥草品能濟棟梁材大道傳龍樹芳名達鳳臺從茲開壽域雨露日邊來

槐陰書舍爲四明王德修賦

問訊城東地三槐德又新誰知種樹者自是讀書人陰滿晉公舍芳連孟氏鄰象山遊學處相對碧嶙峋

庚申歲八月十三日陪祭山川因懷諸友

山川陪祭祀引望見江雲月到今宵好秋從此日分聲馳黃鳥詠夢遶白鷗羣誤憶巖頭桂無由折贈君

是夜宿三一菴次俞文輔題韻

菴在包山下依壇路稍平主人多道氣留客見眞情天籟秋號木星河夜入城江心有明月待得海潮生

悼吾子行道士

布衣吾道士舉世莫能偕遽作騎鯨客空遺夢蝶齋陽冰書瘦硬方朔語詼諧墓碣銘貞白臨文每愴懷

次俞子中病起韻

桐江淸隱客頭白太平時每唱紫芝曲閒臨碧落碑無愁何用解示病不須醫恐有登高興先期報我知

七言律詩

擬賦野無遺賢

束帛邱園起隱淪翩翩明詔不辭頻風雲自合從龍虎郊藪那能隱鳳麟五百餘年逢聖主普天之下盡王臣陳謨幸際唐虞世膏澤應知及兆民

西湖懷古次楊彥振韻

登臨長使客魂消剩水殘山闕市朝柳色也知隨處好鶯聲不似舊時嬌雲和冷落閒來袖風景蒼茫失畫橋同首故宮荒草合欲尋前事竟寥寥

南山飛流亭

山溜泠泠來不竭激成飛瀑散空明虹霓下飲秋無際河漢西流夜有聲橫劒誰思仙子過作亭人羨老僧淸平生慣誦天台賦不記香爐記赤城

寄王彥強府倅

西蜀人材天下奇使君來此濟時危雲龍風虎王褒頌官柳江梅杜甫詩蒼海只疑贍錦水越山渾似見峨眉不才謬作蘭亭客又到君家洗硯池

野水平橋直到門幽居絕勝浣花村半簾草色留賓客滿院書聲教子孫庭下甘棠陰漸密道傍苦李實應繁自公退食多淸事賸有詩書共討論

日日呼奴採澗芹杞樓晚飯愧慇懃草堂不用憂春雨塵甑應勞念史雲關塞已通流馬道江湖空羨白鷗羣來禽青李猶堪寄爲向山陰報右軍

送淸溪濂上人歸金華

六年西崦閉禪扉夜夢東陽隔翠微溪柳野桃頻入詠淸風明月又思歸案頭貝葉如雲積座上天花學雨飛開道春陵周子裔鑒名終不愧儒衣

碧梧生詩爲馬伯庸賦

丞相當年號碧梧生因同姓□□呼玉岡春霧鳴威鳳金井秋陰集好烏琴薦虞廷應有待圭封唐叔豈相誣人材特立眞如此高拂靑雲見一株

樵雲

伐木丁丁山逕通林深長覺晝冥濛棟梁自挾扶輿氣
斤斧全收造化功莘野謾耕十畝雨渭川空釣一絲風
誰知作楫爲霖者只在商巖版築中

蓼莪菴詩爲王必先太守賦

王氏墳菴頗易尋舊栽松柏已成林蓼莪每動雙親念
春草難忘一寸心峰遶蟠桃紅日薄波澄彭蠡白雲深
題詩不盡劬勞意聊爲君侯寫德音

栖鶴齋詩爲丁虛一賦

仙禽變化出胚胎栖傍琳宮丈室開七日緱山期一見
千年華表記重來身輕白雪閒依竹頂重丹砂謾啄苔
龍虎眞人新著號會乘騏驥到蓬萊

詹尚書同文以堵文明所作雲樹圖寄徐大參復
仍寄以詩因次其韻

長句和平見治音京華猶記盍朋簪聲傳珠履星辰近
影動金蓮雨露深雲樹有圖憑雁寄春山無伴聽鶯吟
懸知兩地看明月愛國憂民共此心

次徐總制浙江亭射柳詩韻

論射江亭當午日沙頭雨過少輕塵七重札透威無敵
兩石弓開臂有神地插綠楊雲葉小腰懸白羽雪花新
他時會見天山定肯讓凌煙第一人

次無溢滿上人紀夢詩韻

上人夢赴天王供蘭若依稀似五臺地布黃金龍象出
笙吹白玉鳳鸞來貝多葉古人能誦優鉢花繁孰與栽
出定了知身是幻袈裟從此不須裁

送項履初歸慈溪

秋風捧檄娛親日一葉飄然渡大江堂上正須衣彩五
沙頭那得玉瓶雙同遊葛嶺風吹帽獨宿錢清月在窗
想共東鄰錢處士到家搜句對銀缸

挽謹嚴先生方直卿

賦罷歸田返故廬神遊樂國類華胥遺經絕筆無司馬
學禮趨庭有伯魚春樹暮雲空憶汝屋梁落月倍愁予
謹嚴齋冷留圖像塵掩前朝薦鶚書

草心軒爲林子山賦（子山舅趙仲穆爲畫萱草因以名軒）

北堂深處別開軒爲奉慈親背樹萱一脉有情通雨露
百年無力報乾坤芰荷衣敝憐縫綫菽水供微愧倚門
欲問春暉何所在渭陽猶是舊王孫

壬子秋簾次進士霖韻

雨餘公館夜沈沈香爇金爐覺坐深羣馬昔年空冀北
孤羆今日見叢林賀公自是工吳語莊舄何須動越吟
官燭風簾同試事正宜把酒細論心

贈道士毛啟宗

上士高居有好容每因齋戒闡玄宗青天盡處來孤鶴
黃道中間下六龍說法寶珠懸黍米步虛仙履躡芙蓉
有時對客談中誠應有人疑是赤松

重過柳洲次陸德陽韻

買花載酒憶當年風景依稀最可憐彭澤有人歸栗里海波何處變桑田聯拳鷺立枯荷雨寂冥鴉棲古樹煙幾度湧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

秋閨對月次桂彥良韻

露下松陰鶴夢醒古香吹桂滿空庭雲端半璧懸孤月天上連珠燦五星詩思每因秋興發江聲渾作夜潮聽求賢正爲明時用薦士須當效古靈

愛日軒爲金華許景和賦

春暉欲報意無窮大母高年母氏同表述陳情猶李密軒名愛日似揚雄五紋添綫空憐影三舍揮戈謾紀功何似北堂稱壽酒忘憂花照彩衣紅

洪武壬子夏六月望日齋詔新城事竣縣令徐安卿邀飲池上出詩見示因次其韻時故友袁彥章爲本縣訓導故及之

山雨留樽記此來臨池擬泛碧筩杯邑中故友能相問堦下宜男方半開暇日偶陪珍席醉輕風又送彩舟回聖王宵旰憂民瘼會見新萌發舊荄

追挽節孝周先生（新城周元亮之父）

偶題節孝先生傳甚似羅城徐仲車隴上白楊空復見庭前翠草不曾除何多名士能爲詠爲有佳兒好讀書西崦久違應悵望晴雲猶護舊時居

送道士楊秋月赴京

南宋和王五世孫便從總角悟玄門靈臺皎潔澄秋月虛室光芒炫曉暾擬服刀圭生羽翼且書符篆役精魂聰明忠孝神仙事好赴蓬萊覲至尊

題如山安上人詩卷

何年竺國遠分支認得來龍始出奇要使岱宗超培塿還將芥子納須彌疾風甚雨應難動絕壁懸崖豈易知一任石頭行路滑隨身竿木解扶持

催雪次錢善長韻

歲暮時昏雪未垂滕神何事苦愆期六花自信霄中有三白要教天下知古道停鞭思入畫寒窗呵筆擬題詩幾家羔酒銷金帳頻揭珠簾悵望時

送徐文年歸嚴陵

高士聲名正藹如去年承詔赴公車玉堂久侍歐公學金匱深藏太史書華服歸來驚野鳥竹竿留得釣江魚風帆好借春濤便重訪桐君舊隱廬

挽段禮庭

廬陵山林龍溪雄邁庭問禮惟此翁逸士非如段太尉阡表甚似歐陽公年來洞究無極妙夜半忽感榑桑紅佳兒求銘勒貞石欲以潛德垂無窮

送劉本中歸海昌

泮宮樂育萬菁莪折柳西湖奈別何鸚鵡莫題當日賦

驪駒須唱舊時歌新居近海魚鰕賤舊學聞詩草木多綠髮交遊今白髮河梁攜手重吟哦

杏軒爲倪伯温賦

倪氏鋤經自有堂還於花下結丹房夕陽壇上非前事春雨江南是故鄉况是仙人如董奉何須女子識韓康重來軒外綠陰合煮酒銀瓶得共嘗

吳山偉觀

譙樓佳麗倚高寒城郭渾疑畫裏看舊說青山如立馬新題華表似飛鸞東西淮海三千里左右江湖十二闌區宇淸寧民物樂臥聞鼓角報平安

溪山隱居圖爲吳以道題

松下茅齋淸晝寒乘閑來此得盤桓雨深南澗垂綸釣雲出西山拄笏看黃鳥引雛過院落白鷗忘我近闌干桃花流水非人世傍晚移舟過淺灘

東郊勸農爲王侯必先賦

靈雨初冬動土膏東郊五馬出遊遨老農欲遂三秋望賢守寧辭一日勞牛角無歌何用扣豚蹄有酒正須操題詩記得豳風句祭韭開冰復獻羔

黃士勉架閣所藏雪溪翁觀梅詩意圖（翁即錢舜舉也）

欲寫寒梅愧未工丹青賴有雪溪翁要觀淸淺黃昏處盡在經營慘澹中一鶴一琴猶舊日集邱集亦白春風郎官畫省多才思東閣吟詩興頗同

送李克進經歷護二親喪歸葬維揚克進薊州李息齋之孫工畫竹寓居維揚先爲平陽府經歷二親俱歿於閩至洪武壬子冬始得歸葬徐大參命作詩以贈其行

清時人物自風流寫竹眞如老薊邱綠水芙蓉思晉地瓊花芍藥記揚州雨昏雲暗雙親恨歲晚江空獨客愁賴有故人知己者會須能賦麥盈舟

錢塘十詠并序

杭之爲郡冠乎東南唐宋以來多稱賢守而白蘇爲最蔡襄李及亥之其流風遺韻固可考也鄱陽王侯必先來守是郡因覽形勝有懷昔賢

於是大夫士以十題獻俾作者賦之意不外乎景物理實關於政治故得因題以釋其義焉一章曰東海朝暾言侯忠愛之在君也二章曰西湖夜月言侯清明之在躬也三章曰浙江秋濤言侯威信之孚也四章曰北關夜市言侯惠利之周也五章曰孤山霽雪言侯之光輝潔白也六章曰兩峯白雲言侯之孝友慈祥也七章曰九里雲松言侯持之以操也八章曰六橋煙柳言侯容之以德也九章曰靈石樵歌言民得其所樂也十章曰冷泉猿嘯言物得其所樂也此詩人之意豈徒賦詠而已哉予以末疾不能從

侯之遊感侯之德弗能忘也輙效楊仲宏爲本齋王侯東湖之作歌以頌侯庶知民之愛侯亦猶侯之愛民也洪武甲寅春正月初吉鄕貢進士錢塘凌雲翰再拜謹序仍繼以詩云

東海朝暾

照檻扶桑望轉遙海霞蒸赤麗璇霄梧岡影動鳴孤鳳
蓬島光浮抃六鼇山迥尙留將墜月江明正帶欲歸潮
寅賓自是羲和事祗有葵心仰帝堯

西湖夜月

南北峯前裏外湖秋淸偏愛月輪孤神魚聽樂有時出
倦鳥安巢不夜呼十里水雲涵玉鑑萬家民物在冰壺

湧金門外曾行處人道賢侯似大蘇

浙江秋濤

八月觀濤獨虎林朱幡皁蓋浙江潯偶因威武三軍勇
還感朝宗萬古心滄海神龍從變化長空孤鳥付消沈
弄潮有禁關仁政民說君謨直到今

北關夜市

羅綺明春數里餘郊關迤邐接民居須知北郭夜爲市
不似南州人趁墟景類元宵堪入畫家殊周易豈同書
使君五馬歸來晚夾道紗籠照隼旗

孤山霽雪

快雪時晴春尙慳梅花開遍舊孤山入林僧舍渾迷路
隔岸人家盡掩關茶鼎旋烹新水活釣舟空伴白鷗閒
因思李及曾來日童子開籠鶴未還

兩峯白雲

南山雲接北山松雲氣何曾離兩峯無色飛揚常類鶴
有時變化忽從龍樂天偶向詩中道宏景還于嶺上逢
忽憶鄱陽親舍遠遙瞻高望極幾千重

九里雲松

九里閒雲萬箇松經行記得舊時蹤黃金曾飾宋儒宇
蒼狗豈知秦代封風露橫陳鳴鶴鶴波濤澎湃起蛟龍
我來朗誦廬山句淸氣飄飄欲盪胷

六橋煙柳

疏柳長煙遠自迷六橋南北帶沙隄亂分雌霓連蜷掛
深蔽嬌鶯自在啼紅出夭桃銷處溥翠和芳草望中低
赤闌干外淸陰滿曾見蘇公過馬蹄

靈石樵歌

伐木丁丁澗谷春行歌落日見樵人靑山重疊自今古
黃鳥嚶鳴如主賓淸響有時諧雅調語言隨意出天眞
畫船檀板西湖曲何似林泉樂在民

冷泉猿嘯

飛來峯高多白雲野猿啼處夜將分三聲忽向嶺頭度
一箇眞如峽口聞哀雜澗泉遙歷歷淸和蘿月亂紛紛
亭中白傅曾留記明日重來看刻文

小桃源爲朱質夫賦

桃源欲覓恐荒唐此境依稀在海昌避世嘗聞隱君子問津何必待漁郎絳霞蒸處層層遠紅雨飛時點點香欲效陶潛重作記東風回首意微茫

挽王母散人沈氏

萱草春銷淚溼衣白頭人去思依依春風堂上開初服夜雨窗前冷斷機蝴蝶已知俱是夢杜鵑猶道不如歸翩翩丹旐西湖路回首南山盡翠微

福源精舍爲魏仲遠賦（松雪翁書扁）

福源精舍何年有學士親書湖上墳卜地依稀封馬鬣種松次第變龍紋魏公笏在多遺澤夏蓋山高盡白雲

前代名人留制作子孫從此藹清芬

喜晴次劉可與經歷韻

兼旬淫雨連吳楚今日晴光滿樹頭淮白魚來人不網冬青花落客憑樓借車踏水青秧出拄笏看山綠樹稠民不怨咨緣底事使君五馬出來遊

次楊仲宏宗陽宮對月韻

古月只同今月看月華更好歲華更露凝仙掌橫秋氣雲度天河學水聲金母自來青鳥使玉童對按紫鸞笙簫臺占斷蓬壺景何必重尋海上瀛

題葉伯政經歷水北山居圖（伯政家永嘉而官吳興故詩中及之）

水北山人類石洪故居宛在畫圖中縱如鴈蕩留吟屐何似鷗波看釣蓬出處要知天下重聲名當與古人同草堂歸隱須他日猿鶴休疑蕙帳空

寶州爲莊上人賦（上人寓雲居菴房名悠然）

大寶州中無不有難分高下與洪纖海名香水隨心見珠號摩尼信手拈莫道山河如幻化須知世界要莊嚴上人燕坐悠然處俗士如何不具瞻

白雲爲英上人賦（上人林平山弟子婺州人今住方橋永正菴）

白雲之白何英英孝子潔白同其情種梅每慕盧六祖起石不羨黃初平老龍聽法雨隨至蒼狗變態天同行平公弟子似公少不枉達叟知能名

陳叔起松石圖爲峨嵋山人張原題（陳用飛白草書法故及之）

誰將青李來禽帖寫作蒼松怪石圖大廈他年要梁棟長竿此日拂珊瑚體存飛白看來好直計兼金買得無何處曾經照顏色峨嵋山館月輪孤

白雲堆爲開元白上人賦

要使閒身到處閒白雲堆裏著禪關龍歸不覺袈裟溼犬吠方知杖錫還有用一時蘇大旱無心終日在空山萬松嶺上何人屋祇許平分住半間

雲門草堂爲徐彥鐘賦

雲門寺近若耶溪溪上人家雲半迷秋雨正愁茅屋破春星還傍草堂低白鴉谷遠松筠老碧藻坊深海柳齊何似南州徐孺子故居新壁待重題

素華內景爲毛啟宗賦

內景元從太素分空花無際住繽紛室生虛白光疑月
膺達中黃氣若雲玉局降神從地見寶珠遺響自天聞
碧桃不老春常在方外誰能識隱君

鏡湖漁隱

家住鏡湖流水東門前日日藕花風酒船不用尋狂客
漁釣猶能學放翁九鼎一絲軒冕外千巖萬壑畫圖中
滄浪歌罷無人聽惆悵歸來月滿空

江山圖爲傅德讓賦

江上愁心曾有賦煙江疊嶂偶成圖丹青自可追小李
翰墨誰能繼大蘇野店山橋吟杖短桃花流水釣舟孤

人生適志眞名語命駕歸來不爲鱸

挽沙子中進士（二子元之郎之俱進士）

吳山豪樹鎖煙霞知是前朝進士家翠竹碧梧今代見
靈椿丹桂昔人誇功名夢斷邯鄲枕鄉國心隨博望槎
欲覓衣冠迷處所寒雲滿目重興嗟

挽沈子齡

胷襟灑落世稀賢握手論心二十年忍向青山葬黃土
愁看丹旐破蒼煙眼中無復金錢會身後空遺寶劍篇
一束生芻一杯酒臨風三酹重悽然

題克俊主事薊邱生傳

生號薊邱今有傳爲因先世重懷思白雲瞻悵空千里

銅狄摩挲又一時盤谷隱居知李愿輞川圖畫見王維
他年晝錦歸來日準擬登堂誦此詩

商與淵水竹居

不待高秋爽氣新幽居水竹自相親已從淇澳思君子
更向湘江望美人小艇依林絲載鶴大竿當檻爲牽鱗
商家霖雨須賢佐汗簡書名是隱淪

擬賦老子燈

孤竹形容五彩裳赤烏流處便騰揚東皇藜火傳天祿
南極芒寒應壽昌空洞已知心事白虛名猶覺鬢毛蒼
誰憐兩目眵昏客射策曾觀上國光

撫松圖

三徑歸來樂此生涉園成趣似淵明門前五柳初搖落
庭外孤松漸長成正好盤桓當美景何好賦詠到閒情
華軒又見開華扁爲有鄰翁識姓名

元夕次陳尹子善韻（尹以獻策得官故及之）

嚴城五夜啟重關燈火交光似大山穠李謾誇遊妓輦
傳柑遙憶侍臣班西樓涼月歸來晚南陌和風笑語閒
可是吳兒貪樂事踏歌到曉不知還
月色分明勝昨宵遊人街上踏瓊瑤馬頭塵土從飛撲
籠背星辰欲動搖梅弄粉香風不定柳添黃色雪纔消
太平有象黎民樂一曲笙歌倚洞簫
神仙宮府畫圖開端使詩人詠有萊燈火直從天半落

綺羅都向月中來已聞獻策膺龍袞又見吹笙下鳳臺
莫道草茅無補報也曾終夕望三台

望雲圖

長空望極轉銷沈獨立蒼茫辨遠岑愛日每關爲子意
看雲長動憶親心自憐五色衣將敝誰記三山路更深
莫道大行成往事詩傳陟岵有遺音

方叔幾千峯書舍詩卷

白雲孫子筆硯靈明德與汝稱惟馨千峯門對結精舍
三傳閣東窮遺經時來華裾織蔥翠夜半藜杖吹煙青
慈親祁膽助勤苦佇聽唱名當大廷

分題得鐘山送沈明德

鐘山正對石頭城進士元非隱士名好看龍蟠并虎踞
爭教鶴怨與猿驚三春遊與雲同遠千里歸心月共明
去去會登羣玉府致身何必羨蓬瀛

分題得秦淮送杜士能

春波城下自漣漪一舸夷猶任所之月過女牆潮落後
煙籠寒水夜分時雙雙堂燕銜泥見白白淮魚入饌知
期子有才如杜牧此行莫惜重題詩

送錢塘邑丞宋章甫

治世人才氣自豪起身應不愧蕭曹春秋有學經曾試
鐵石爲心賦最高百里豈能棲鳳棘三年聊復試牛刀
送君又到銷魂處南浦新波映去袍

大方圓上人有亭扁客航在越上遠林先生索賦

老禪杯渡恐鷗驚聊結虛亭喻物情脊水祗疑天上坐
晚風還想月中行此身江海長爲客彼岸舟航浪得名
夜半壑中誰負去欲將此語問莊生

題郝德新又新字說卷後

一篇虺誥炳丹青九字湯銘燦日星不是萊朱曾有語
安能子墨重書銘乾坤納納應無外江漢滔滔豈暫停
絕愛郝隆書滿腹命名稱字必尊經

瑞竹杖詩

上虞柳機仲兄弟二人號其奉親之所曰朝暉
軒竹有一本二幹者生其軒側機仲取爲其親

宗鎮翁杖徵詩爲賦

朝暉軒與竹爲鄰煮筍時時得奉親因見同根分二幹
欲將寸草報三春夷齊比節無餘子權綽連枝有後人
扶老憑茲足流憩莫疑五柳是前身

東園分題七葉坡爲王景周賦

森森佳木映陽坡不比槐陰十畝多誰見一花如菡萏
人傳七葉是娑羅漢貂謾藉金張葉月兔空涵海水波
昨夜虛堂聞子落定知仙客費吟哦

柳氏雙髮卷（姑婦皆上虞人）

姑婦孀居守寂寥閉門風雨任飄搖柳因秋早驚先落
松到歲寒知後凋一寸丹心同耿耿百年華髮共蕭蕭

由來節義關名教看取曹娥廟下潮

種菊菴爲無錫錢子義賦

遶菴種菊待秋光不道春苗已厭嘗酒效少陵拈重碧花憐惟演進姚黃滿城風雨重陽意三徑荒蕪幾處香況有惠山泉可試擬同桑苧對幽芳

九月六日病起偶成

臥病經時莫歎嗟起來猶可岸烏紗藥囊屢檢看題遍書帖重臨作字斜祇覺風光吹白髮不知秋意滿黃花自憐江海垂綸手卻倚衡門數暮鴉

送詔使還京

南閩西浙路猶賒頒刻恩光遍海涯五夜星辰呈貫索

九天雨露逐皇華歸期已過清明節行色將迎紫禁花風虎雲龍當此日頌成須獻帝王家

送楊宗元分教海甯

閉戶讀書誰與鄰翻然分席海之濱太玄準易知先世清白傳家見後人蝌蚪文成思復古蝤蛑市近喜嘗新獨憐載酒河橋別折得梅花是小春

思雲軒爲羅師伺賦

思親長日看雲生親歿因軒寓哲名先世獨推羅仲素今人重見狄懷英心關瞑色隨烏集目極秋容與雁征每爲三山歌陟岵蕭蕭風雨候鷄鳴

遊孤山和靖祠

山有梅花山不孤先生甘與鶴同癯一坏黃土留前宋千古清風映裏湖疏影暗香曾入詠淡妝濃抹自成圖水仙祠下多秋菊誰把寒泉當酒壺

柳莊爲會稽薛德明賦

幾年種柳繞村莊翠色參天百尺長垂葉正當高士宅飛花還遇別人墻能詩杜甫惜春曉嗜酒陶潛愛午涼何日棹航來鑑曲據舷吹笛看湖光

松隱爲屠景祥賦（有圖郡學求題）

餘杭溪上多長松雪氣遙連天柱峯藍田自有韓子記蒼官不受秦人封風傳虛籟清俗耳日食茯苓延好容按圖若遂歸隱計杖策許我來相從

送吳玉林分敎富陽

家住雙溪溪水濱誤將書劒走風塵敢論文學過游夏爲愛山川到富春夢破小樓江月白詩成古邑野梅新明朝又擁皐比坐詩易那能讓昔人

上元會飲次俞紫芝先輩韻

中年行樂遇新年觸目風光更接連夜色遙通鳷鵲觀春聲先泛鳳凰絃雲中花亂疑瀛海月下人歸是洞天鬢點吳霜嗟老矣踏歌提鼓讓童顛

悼王壺父（自牧）

行藏多寄一壺中枕上功名覺後空長吉詩多鬼仙氣宗師文有古人風笙悲夜月傷歸鶴絃絕春冰怨去鴻

飛爲不知何處所芙蓉城闕暮雲紅

眞率齋詩爲楊懋臣賦

眞率應知出自如會名又復到齋居舉觴便可頻口蔗
溉釜何妨更煮魚書爲品題交互看詩因分韻接連書
子雲識字無人問白首玄經守敝廬

悼黃氏父子次周元亮韻

善人不得歸鄉里此事端爲識者哀客死忽驚枯骨返
人生那得好懷開眼中無復驅羊起身後猶疑化鶴來
丹井西頭松樹在空山斜日倚低徊

贈筆工楊均顯

翁在相溪溪上居偶因縛筆致名譽已煩獵者擒秋兔

更助文人校尊魚毛拔猶能利天下心殫嘗肯不中書
玉堂新樣須重贈擬效相如賦子虛

雙鶴軒爲曾嗣衡賦

開軒正在西湖上雙鶴偶來能守扉復陂似託兩黃鵠
過我疑多一羽衣祇道在陰其子和甯知去郭昔人非
仙家樓子曾相近好件孤雲自在飛

如存堂爲程進珉賦

外家宅相不須論且築書堂傍故園珠玉照人甥在側
瓊瑰贈舅毋加存心同白水傷投璧目極柯山念倚門
三復渭陽詩意好爲觀小序卻銷魂

送趙執中會試

聖主求賢在養民儒生覲國早充賓一千里外知鴻鵠
四十人中見鳳麟畫舸遡風瓜渡晚青袍沾雨杏園春
泥金帖子須先寄好向高堂慰二親

送崔彥暉分教臨安

臨安古邑帶山溪送客西行意欲迷高適故人憐子美
崔羣交友愧昌黎彎弓射圃秋觀雁看劍燈窗夜聽雞
昭代英才初樂育離觴不用惜分攜

香櫞即枸櫞也康雪庭上人用贈紫芝上人因而
有作予偶見之遂次其韻仍簡紫芝

圓實如瓜尙得霜老禪相贈雜青黃韻欺薝蔔熏獅座
巧學流蘇映象牀蠟燭照來微弄影金盆浴罷暗生香

南州士女爭雕鏤浸蜜塗脂取次妝

東山書隱爲鄭原直賦鄭本越人居東山先世從
杭遂家焉嘗築室西湖上從徐勉菴授書經因
以爲扁示不忘本也原直事親以孝聞及筮仕
都衛尤有聲譽故賦長句以美之

東山讀書隱居處如何只在西湖邊擬峴作記昔聞耳
思越寓吟今信然薔薇花落憶李白書帶草生疑鄭玄
近聞去作幕下士忠孝要看尤簡編

萬竹軒詩爲沈亮賦

種得篔簹待歲寒數竿便作萬竿看雲閒不覺侵書幌
雪細從教點畫闌縱有長絲牽紫纜可無明鏡著青鸞

東陽已賦郊居久一任新來帶眼寛

送郭子理歸廬陵

嚴親兵亂久相違親歿殊方骨未歸若水殯時先友盛
麥舟遺後故人稀已於名教能關係況有文章爲發揮
此別會成遷葬計免敎空望白雲飛

湘湖草堂爲貢友初賦

湘湖卜宅似江郊梅柳同栽已放梢春雨漏時愁在屋
秋風怒處憶飛茅蓴絲流滑羹長用荷葉分香飯屢包
買得扁舟棱樣大呼童繫在石塘坳

畫菜次米仲誼韻

菘韭堪爲早晚謀老夫正欲拔其尤園葵自覺能防夏
野莧誰知亦有秋偶爲畫圖思爵直肯因甕口説楊修
少陵莫道貧如庾露薤盈筐不待求

送遂宏希遠

上書曾達聖明朝充貢仍隨使者軺蚪蚪光生周典籍
鳳凰聲應舜簫韶揚雄獻賦才無敵遂石傳家冑已遙
折得梅花當揚柳春風又送木蘭橈

送湛璠文衡

采綠曾看在泮池飛黃況復值明時風霜雨露無非敎
草木蟲魚總入詩把酒梅邊春尙小停車林下晩偏宜
臨行又欲歌棠棣轉憶同年是汝師

送王明善

月滿西齋夜不扃讀書相對短檠青蟲魚草木資多識
敦厚温柔擅一經鷗鷺此時雖袞袞鴻飛他日更冥冥
送行爲子思王式一曲驪駒仔細聽

送沈仲名

沈約才華足起予又因充貢别郊居好將言行同君實
莫倚文章敎子虛薦表他時稱一鶚尺書何日寄雙魚
老夫重拭眵昏目遥睇青雲逐去車

雲卧樓爲盧宗文賦

金疊山色滿庭除偃仰長因飽食餘神女有時行雨過
仙人自昔好樓居龍歸不覺衣裳潤蝶去方驚枕席虛
莫向招提頻借宿且留丹壑待天書

次韻張伯雨天一井闌詩元金孫壁積慶岡物後
在開元宮黃篯樓今在王昱周東圃萬文遠先
作予因和之

玉闌鐵畫任欹斜豈有人譏掛樹蛇曾見墜星疑此石
相隨落月是誰家轆轤聲動晨牽綆沆瀣光生夜浴砂
閱盡開元到東圃紅樓翠幰不須誇

臘月見白牡丹爲吕仲善長司賦

無邊生意見荄滋歲晩歸來喜可知萬木正當搖落後
一花如在豔陽時雪中不假韓湘術月下須吟李白詩
若比玉盃眞入用擬盛春酒獻瑤池

行素齋詩爲韓性孜賦

海昌亦有平原奇晩節齋居足養恬坐樹濯泉唐李愿
經邱尋壑晉陶潛青衿日與談章句素履時能翫象占
賣藥歸來人不識杏花春雨滿疏簾

暘谷軒爲劉道明知事賦

扶桑暾出猶蒼涼軒檻照耀曈曨光金鑛鑄橘一點火
丹心傾葵方寸長如中朱鳥秩東作似鳴倉庚春載揚
鳳凰千仞覽輝下梧桐況復生高岡

靜菴詩爲德淸知縣陳榮彥賦

闢戶爲乾闔戶坤由來靜翕動之根宇安泰定天光發
慮達黃中地道尊謾說吉祥惟止止須知成性本存存
治心治事誰能此獨有希夷後世孫

雨香亭

輕雷送雨鬧池蛙藕葉生香勝似花但覺繁聲鳴屋瓦
不須淸氣逼窗紗桐江如看高人釣盤谷深藏隱者家
想得亭中稱壽日碧筩杯裏酌流霞

丁巳午日忽憶乙未有作追錄之

江雨肥梅未作霖天時人事日侵尋三年艾葉能醫國
五月葵花不易心唐殿賜衣猶有夢揚州鑄鏡久無金
投書欲弔沈湘魄聞說干戈楚地深

布穀篇

每向幽居玩物情卻憐野鳥解催耕雨收江上一犂足
風動林梢兩箇鳴如入畫圖供賦詠莫將恩怨起陰晴

紀官此日無人問祗問今秋萬寶成

悼王觀用賓（同年好問之子）

修短由來不可期未應天道竟無知將聞司馬終傳史
猶記伯魚初學詩江阻錢塘何限恨山埋玉筍有餘悲
老懷正復成多感況値梅黃雨細時

友恭堂爲胡拱衡賦

巘嶠山色掃晴空中有高堂號友恭詩禮相傳知歲久
塤篪迭奏覺春融枝連棣萼親情似樹著荊花樂意同
湖學育才先世事子孫殊有古人風

五絃琴

聞說琴調天下治直絃況値未加時在牀被袗曾遭象

解慍頌俟更得夔和氣藹從元氣出南風還類凱風詩
緬懷千古虞廊上愛物仁民本孝思

南屏對雪宿簡公房次王子中韻（時洪武丙辰十二月二十七日也）

遠近湖山淡復濃此時渾失舊時容天寒故把餅梅浴
雪凍難將野菜供東閣又吟年後句南屏向聽晩來鐘
翻疑一舸長橋過頭疊雲衣護玉峯

爲吳以道題紅梅翠竹圖

寒梅宜與竹交加沒骨圖新對客誇翡翠翦翎分作葉
守宮流血點成花美人君子同千里明月淸風自一家
威鳳不來幺鳳悄卻因容鬢惜年華

壹叁叁 冊07 反

挽鄒母李恭人

恭人身歿已經年子孝方知母氏賢空有栝棬存口澤
了無稊稗到心田一門節義誰能及七月光陰自可憐
好寫斷機投杼意未須重補白華篇

曉望

曉日登臨眼界寬秋來隨處好盤桓燕鴻也自關時序
松柏端如保歲寒伏闕惟天知對越還家有竹報平安
陳情一表須留葉要與忠臣孝子看

中秋對月次張行中韻

桂樹懸香四散飄金風玉露滿璇霄中秋有月偏澈澈
萬里無雲倍泬寥壯志每從詩上見閒愁都向酒邊消

美人莫道音塵絕只隔盈盈一水遙

贈鐵符道人

乾剛比德行中孚從此人間號鐵符學道正同關尹子
傳家元自管夷吾鶡冠禮斗天威近龍劍飛空月影孤
偶出市壥歸去晚桂花如雪點青蕪

雞冠花

花號雞冠類鶡裁一叢卻映鳳仙開裹頭絳幘非誇報
纓項紅羅假鬬回久養真能同槁木恒饑肯啄蒼苔
亡陳不識孳孳意玉樹歌殘後世哀

愚軒詩爲上虞應信可賦

華軒結構地圖雄不似簞瓢陋巷中溪姓尚能隨柳子
山靈端合避愚公衣冠此日何曾異杖屨他時或與同
樽有春醪堪獨酌更栽佳菊待西風

丁巳歲臘月二十日喜雪

快雪連朝遍海涯眼明無處著塵沙臘前正欲呈三白
天下方知是一家今歲連雲宜宿麥何人翦水作飛花
晚晴便覺春波闊明日江頭理釣槎

聞鐘有感次槃子仁韻

曾將錦瑟思華年追憶當年重惘然五夜鐘聲來石枕
半生心事在韋編高樓明月狂呼酒古道西風快著鞭
賴有故人能過我簷花細雨話燈前
欲覺聞鐘記昔年老懷多感益淒然軒前高柘當時種

屋上重茅近日編已悟達人遺破甑還嗤市價讐枯鞭
目昏頭白殘燈裏始信聰明不及前

草庭爲周元亮賦

無邊風月滿幽居贏得庭前草不除猶憶耳提因學禮
尚存手澤在詩書傍人錯比康成宅此地真疑葛亮廬
我亦有軒曾種柘尚知意思復何如

悼融上人

顯明古刹化煙霞甘露泉頭即是家詹蔔結成霜後實
枇杷開到雪中花也知寂滅方爲樂始信浮生自有涯
寫得舊時行道影不教塵土污袈裟

清江文會詩爲崔驛丞賦（丞字仲嚴陝西醴泉縣人）

清江之水如練澄壺替此地皆良朋一錢尙懷會稽守
二松好效藍田丞忘機鷗鳥偶到座入饌鱸魚還可畱
蘭亭陳迹在圖畫新詩莫惜傳溪藤

孫仲文奉親圖

敬亭山遠白雲層如此高堂豈易升舉足不能忘父母
介眉猶可及賓朋夏萱傍砌欣同賞春酒盈觴憶自稱
錫類極知誰考叔夜窗看畫重挑燈

林塘幽處乃會稽陳惟賢軒扁又號西疇因贈詩

賀監湖頭一曲開林塘幽處著亭臺青山在上水在下
黃鳥自啼鷗自來碁局不移長對弈酒船纔放即銜杯
會稽我昔曾遊地杖履何時得重陪

南陌東阡欲盡頭農人指點是西疇風流我亦懷元亮
星聚誰能識太邱春及豈無耕耨事秋成還有稻粱謀
夕陽滿地桑榆景爲看歸鴉不下樓

雨中有懷次葉炎霞韻

風雨秋深又滿城西疇端復望西成鑑湖自合歸狂客
飯顆誰能問瘦生白髮蕭騷渾易感黃花冷落尙多情
天公欲遂登高約只得重陽一日晴

寂寂孤燈照一龕壯年心事老年諳能吟快寫猶無用
逐利爭名更不堪衣破且將荷葉補帽穿猶把菊花簪
黃雞紫蟹人皆醉麴蘗休言我獨躭

黃菊花開尙未齊晨看偏愛露猶淒午晴難得重陽節
久雨俄成十日泥往事忽驚風過耳舊詞空寄水平臍
新晴愈覺秋容好拄杖遊山到處攜

贈于友直寫生

于翁畫法出清新氣韻依稀似院人拈筆經營方匠意
解衣盤礴自通神蟲魚草木知資識月露風雲絕點塵
老去始知眞有益眼中無物不陽春

追挽王彥昭（士中父也）

庭下槐陰尙未稠那知夜壑竟移舟忽將文字鐫金石
愁見衣冠葬土邱雨露既濡空北望江湖長在只東流
孝思賴有傳家子爲作高堂百世留

鄭敬常求題畫像因用同姓八事讚之

清白傳家古所難門名通德又開端履聲未近星辰聽
皁帶還經歲月看五色雲中知姓氏七株松下具衣冠
轂推驛置非無意谷口先須賦考槃

藏芸軒爲陳惟德賦

曾見茅堂映德星難兄難弟總窮經春藏芸草將除蠹
夜翦燈花不聚螢好效茝蘭同作佩甯知黍稷獨非馨
年來更得康成學書帶叢生綠滿庭

芍藥次王士中韻

一花開處萬花殘心若黃金臉若丹正愛雲霞烘薄暖
祇愁風雨送餘寒四枝曾有荆公折兩寺甯無蜀客看
繡幙銀屏深護取莫教蜂蝶故相干

白雲窗

白雲長在碧窗寒臥久袈裟轉覺單來處就於簷下宿
晴時偏向卷中看陰涅鰕井朝尤爽氣壓龍山午不乾
讀罷楞嚴方出戶天花飛滿石闌干

己未端四復初以村居述懷及午日書事見示因
次其韻

池通細水樹敧花似是荒村老杜家堂上每來如客燕
園中還產在官蛙酒香自歇欺松葉飯滑雕胡勝蕨芽
石枕竹牀凝午夢覺來消得一甌茶
節物驚心易感人枇杷黃熟雨初勻新醪若得頻芻甕
舊服何妨重補紉門插艾枝成故事稷包菰葉送比鄰

村居此日方泥濘奇字誰能問子雲

次韻周公輔遊東陽東峴因其所述之實而賦之

每到看山眼倍明況逢東峴有餘淸一時桂棹沙頭口
三日籃輿道上行事業每因多難見文章端爲不平鳴
作亭曾擬羊公祜莫道當時獨好名

送雲季昭爲海昌訓導（名翰）

我名與汝姓名同告別方知易已東下榻幾時逢孺子
訓符今代得文翁桑頭螢溼三更露海上鵬搏六月風
自笑窮經成白首榴花空對酒樽紅

贈周思溫

過徹重陽菊未黃對花聊復舉離觴雄談未必非公連
妙算惟應是子房一片白雲親舍遠五更殘月客窗涼
功名自謂男兒事富貴應期在帝鄉

贈潘茂華

杭郡名醫說茂華子孫方脉世其家只疑盧阜千林杏
絕似河陽一縣花道比古人端可慕功參良相不爲誇
榮公作序能題品愈覺芳聲遍海涯

菊隱爲金子才賦（行中行素俱甥也）

先生家世出秔侯種菊關心事頗幽淸節獨存三逕晚
黃花又度一年秋尺書本草呼兒讀斗酒餐英與婦謀
宅相作文因報德南陽從此在南州

居閒爲濟入潘士中賦

安仁已有閒居賦後裔居閒也自宜身外功名何足慕
胷中今古郤曾知松遮草屋關詩意路踏雲山入夢思
二絕忽驚重覩日少陵慚愧鬢成絲

題徐止善哀吾兒詩

天道茫茫竟莫回忍看壞樹掩泉臺一三歲長能知孝
十六詩成總是哀夷甫鍾情言服簡樂天垂淚字題崔
會須積善如先世重有麒麟入夢來

贈周宗性龍成教諭

昌化邑中周教諭又爲教諭到南昌不除庭草留春色
重採池芹帶雨香鷙鳥何如承鶚薦斗牛長似射龍光
江空歲晚難爲別折得梅花當舉觴

林泉讀書圖爲徐質賦

城裏看山畫不如壓居聊復擬幽居道通天地方爲學志在林泉好讀書高架香浮芸帙亂短檠光動竹窗虛公侯已卜他年事況是徐卿積善餘

題談範堂集雲軒

慈雲每集招提上此地開軒號集雲山氣有時還寵蓯天花無處不繽紛隨風偶作孤飛態映日都成五色文知是神龍聽法罷打窗涼雨定中聞

明遠夏氏界畫高駢夏日山居詩意

科分界畫見良工詩意分明筆意同直下樓陰渾似霧偶來花氣卻因風水晶簾動鄰鄰皺雲母屏開曲曲通

聞道主翁騎鶴去不應猶落畫圖中

錢舜舉桃源圖

聞說桃源何處尋披圖想像重沈吟錦雲靄靄藏蓬島紅雨紛紛落樹林一葉漁舟迷遠近幾家農舍隔幽深眼看宋業將移晉惆悵先生避世心

曾瑞卿所作山水圖

山關迢遞野橋斜策杖幽尋豈憚賒路轉峯回連佛寺雞鳴犬吠隔人家白雲作雨多如絮紅葉驚風少似花不是褐夫能貌得空令泉石老煙霞

己未午日次沈欽叔韻

今年兩度逢端午前月方當後月非到手人將蒲酒勸滿頭誰插艾花歸水亭得句題紈扇風館焚香試葛衣讀罷離騷增感慨綠陰滿地客來稀

夏日書懷次沈欽叔韻

黃梅子熟暑蒸潤冬青花開雲作陰昨宵北牖雨聲急明日西湖流水深論才子建得八斗換酒太白輕千金幽懷欲寫託長句又聞綠樹新蟬吟

五月二十日壽洪時中廣文用復初韻

仙號洪崖是此翁後身聊復寄黌宮春秋學外無餘子月旦評中有至公渴極每憎茶七椀衰遲甯羨粟千鍾今年兩遇稱觴日賴有葵榴接續紅

望雲詩爲常德新賦

慈母音容阻見聞舉頭何處是并汾心思白髮千莖雪目極青天萬里雲寒逐曉鴉來點點暖隨春雁去紛紛八年不作斑衣舞日下空瞻五色文

拙菴爲仲和賦

灌園抱甕不辭疲日入還思假息時鳩占鵲巢應笑拙蟬遭螳臂竟成癡幽居子美留唐詠乞巧宗元託楚詞聞說一菴天日上欲尋高適重相期

胡敬衡瑤芝之軒

去郭軒楹也自奇獨峯相對好吟詩如遊梁宋拾瑤草勝在商巖採紫芝寶樹傳家成故事鈎池應瑞出當時多君素有親賢意更種幽蘭寄所思

送葉繼善還三衢

佩玉曾聞覲至尊賜金殊覺被深恩三千遠道方辭闕九十慈親正倚門臺憶鳳凰□逐失字傳蝌蚪竹書存老萊衣待歸時著擬拚紅椒獻綵樽

丈八溝納涼圖

萬箇篔簹一逕開水花晚色映亭臺日將落處船初放詩未成時雨又催琥珀蔗漿供雪椀象牙蓮藕薦霞杯渼陂未必奇如此何事岑參不共來

清源詩爲谷士源賦

欲識清泠五類先源頭一脈自涓涓滿除潢潦皆因雨混濁泥沙不見天正本當令民絕訟泝流還許酒稱玄

誰知谷永賢孫子心在皇羲太古前

悼王晦巖

數到湘江獨此翁晦蹤巖穴見高風每將魚饌供堂上長耆羊裘釣澤中民訟空廬多自返歲飢發廩與人同如何玉樹埋黃土賴有佳銘託鐵公

送丁自南代祀嵩嶽還龍虎山

泰華恒衡列四方崧高維嶽在中央降神自昔生申甫代祀于今軼漢唐羽士祇擁遵典禮鴻儒染翰作文章遙憐蕙帳歸來鶴長向山中護草堂

鄭生畫卷（生字克安）

繪事後素知有分如以霄漢行煙雲華蟲宗彝堯舜服龍馬神龜河洛文擅場妙絕推道子解衣盤礴逢元君王會作圖在今日好爲丹青先策勳

畫

界畫嘗聞殿畫科卻因陳迹費吟哦林深白日繁槐柳池小青天足芰荷西洛名園無復見平泉遺石竟如何人間正苦逢炎熱不道涼飈此地多

趙氏碧筠軒

竹下開軒號碧筠舊家公族尚振振每瞻淇澳思君子獨立湘皐望美人詩到東坡稱作手譜通安定悟前身雪溪繞舍清如玉翡翠蘭苕巧鬬新

題呂信夫傳

居里還同朱壽昌傳家應自呂滎陽學仙已悟黃粱枕事死仍分彩服裳獨鶴歸來城郭是三魚躍出井泉香子孫又爲明時用忠孝須知繫典常

聽雪同張行中賦約以禁體

黃昏微霰已垂垂側耳還從靜裏知清訝松風茶熟後暗疑花雨酒醒時黑甜今夜渾無夢白戰當年自有詩侵曉開窗何所見飄然多在老梅枝

雪山（張行中索賦）

連朝積雪滿亭臺一簣功成隨土堆銀壁有痕緣削出玉峰無翅解飛來趁晴更把雙獅塑傍晚猶疑獨鶴回記取開元張彖語冰山莫認作崔嵬

清隱堂爲徐清隱賦

清隱之堂何所奇赤岸氣接銀潢湄德公豈無劉表歎
孺子亦有陳蕃知不獨邱園事高尚況復河水清漣漪
小篆有文人解讀月下鳳管應留吹

思雲爲松江褚伯嘉賦（今寓海上）

三泖溶溶映九峰白雲飛處認吳淞思親甚似狄仁傑
尙友當如陸士龍鶴鳥每從秋枕聽鱸魚曾向午盤供
十年不作華亭夢月落空聞北寺鐘

送金叔剛以博學赴京

昭代搜賢設禮羅臨歧無柰別情何不逢錯節那爲器
須信宏辭自有科雲岫龍蟠丹闕近星河鷺起綵舟過

遥知上苑春光早開遍宮梅白玉柯

胡拱衡峨嵋讀書圖

何處眞成隱者居桑麻榆柳翠扶疏溪環永泰門無轍
山對峨嵋架有書短帽客來時泛蟻小舟人到日供魚
畫圖一見生詩思高枕渾疑是我廬

挽王士貞檢校

多能我亦歎多才較藝賢關屢中魁南海忽驚王勃死
西河還動卜商哀方期捧檄三山去詎憶乘槎萬里回
一掬平生師友淚忍將樽酒酹泉臺

畫鶴

薛公曾寫十一鶴此卷多三孰寫成片月不來還有影
九臯飛遠初無聲賦形大小隨人意作態低昂見物情
安得長才如杜甫爲吟老氣發崢嶸

送刑部員外郎張時彥侍親歸永嘉

博學登庸豈等閒爲親捧檄爲親還闕廷久戀心逾赤
江海重逢鬢欲斑日麗鳳臺辭禁苑雲連雁蕩認家山
高堂定想占烏鵲五彩衣藏篋笥閒

雲林書舍爲靳夢文賦

雲木成林絕點塵讀書精舍有詩人乾坤萬里市朝遠
風露一堂燈火親不爲肥甘知隱遯祗因勤苦見經綸
襄陽物色歸圖畫誰解移家願卜鄰

南明軒爲指南宗上人賦

山對南明景益奇軒因高敞望偏宜倚窗好寄陶潛傲
留客須吟杜甫詩朧月更闌誰共宿碧雲暮合爾同思
如何又向東林去漏刻蓮花禮六時

送謝鐵崖住祖庭

謝庭蘭樹倚青青又捧仙書赴祖庭星劍夜騰龍虎氣
霞衣朝拂鳳凰翎金爲宮闕知天近鐵作巖崖驗地靈
獨有上清雙白鶴飛來聽誦蘂珠經

送王士端赴成均

青雲高步快先登萬里鵬程自此升經究春秋唐杜甫
志輕溫飽宋王曾朝廷正欲招賢士庠序甯辭失友朋
觀國充賓須第一龍蟠虎踞是金陵

送孫敬義還鄉（有圖歸去來辭爲贈者故及之）

孫綽曾聞賦遂初陶潛亦復賦歸歟田園偶爾成圖畫
道路依然畏簡書老去還鄉非是速醉來題句未爲疏
翻思映雪寒窗下客夢時時到故廬

送於潛趙縣丞彥禮歸河南

祇將琴鶴返梁園告別忽忽莫贈言衣錦何須誇季子
買絲端合繡平原歸時松菊猶三逕到處桑麻自一村
潛水西風多落葉臨岐爭忍舉離樽

停雲樓爲四明王德修賦

停雲藹藹在高樓幾度懷人歎阻修安得陶潛共延佇
也勝王粲獨消憂晝眠憶弟勞青眼秋望思親懼白頭

亦有神仙解怡悅何時騎鶴重來遊

挽翁順卿憲史

讀書讀律已稱賢孝友尤聞遠邇傳方喜故園歸栗里
還愁滄海變桑田名登烏府三千日夢熟黃粱五十年
愧我平生曾識面欲攜雞絮酹新阡

忠養堂爲張原善賦

堂前花竹自清幽春筍秋梨不外求定省豈能忘喜懼
旨甘還得及交遊彩衣舞罷雛曾弄絲醑斟來蟻正浮
欲識事親忠養意惟應張仲是前脩

松月齋爲張克敬賦

齋前盡是長松樹山月來時分外清龍吐大珠惟一顆

鶴窺圓鏡欲三更秋聲遞度窗櫺響夜色斜穿屋角明
不用乘槎天上去且於江海老餘生

復錦軒爲錢宗文賦

公侯復始事非誇忠孝相傳有幾家何憶故城各衣錦
豈容餘澤盡絲麻日斜湘曲烏棲樹潮上海門蜂退衙
閑坐小軒觀族譜不知開盡一庭花

雲谷爲王彥常賦兼簡敬仲

陰陰幽谷只藏雲杖策曾來訪隱君山合轉添成巃嵸
水回偏覺帶氤氳不須劍栗思工部正欲來禽寄右軍
翻憶臨江賢太守何時樽酒細論文

九日遊吳山次韻

陳迹空存事往非卻因山色認依稀風輕破帽何曾落
潮迅征帆卻似飛有酒當期陶靖節無詩空憶謝玄暉
古今不盡登臨意醉插黃花步月歸

芳桂堂

大書芳桂揭高堂甚似燕山竇十郎曾見五枝承雨露
應知獨秀飽風霜種槐庭外寧無地栽柳門前自有莊
祇用一經勤教子籯金未必勝天香

來清堂

容膝方謀屋數間未應海岱異荊蠻移家漸近前溪水
排闥平分隔岸山錦瑟湘娥人不見金莖漢雀自飛還
滿簾草色琴書罷獨愛高人對我閒

萬山窩

門外塵無一點紅結窩正在萬山中似知刻曲回舟者
如見伊川擊壤翁晚對翠屏消暇日時聞黃鳥憶幽風
不須安樂重題扁已覺年來俗慮空

四顧菴

花花六合自高深一望方知有古今滄海白鷗從浩蕩
長空孤鳥付消沈東西南澗頻經目春雨秋霜總在心
賴有小菴當絕頂花時無日不登臨

次張一中贈友詩韻

清朝有道野無賢喬木新鶯屢見遷秋色遙連蕭寺樹
虹光下射米家船一壺浮蟻傾杯美三尺肥鱸入饌鮮

幕府長官才思徵草書詩句滿花箋

題莫景行棣華碑

傳家譜牒今無恙達世歌辭每見情原上鶺鴒曾共難
山中鷗鳥亦同盟及時行樂俱閒暇晚節交遊各老成
零落棣華誰與問紫霞棲處是佳城

贈陳惟銘北行（有兄惟學倅滄州有先世墓在范陽舟命往省）

汝兄捧檄倅滄州遠別常思共被秋已效詩人詠常棣
更從鄉老識松楸季方論德難爲弟太史能文豈好遊
此日甘旨頻在念還家須早莫淹留

岳鄂王墓

前相汪黃後相秦力圖恢復竟何人朱仙路近旌旗脫
古汴城高草木春江月照空埋劒獄胡沙遮斷屬車塵
棲霞嶺下將軍塚夜夜悲風起石麟

青田山房

好溪正遶青田縣留子山房在上頭採得松花堪釀酒
種來蓮葉可爲舟鶴迷空翠晴猶溼龍帶歸雲夜不收
兄弟娛親無限樂攀援叢桂欲淹留

美人圖

不踏金蓮步不移搔頭仍是玉蟠螭自將鳳管調銀字
誰把鴛機織錦絲得伴有時來鬭草遣懷隨處共彈棋
鳴鳩乳燕青春晚謝卻繁花幾萬枝

梅花情夢爲沈士敬賦

香凝燕寢宵未分急雨打窗渾不聞美人憶在湘江水
行路恍隔梨花雲殘燈紙帳尙知我落月屋梁疑見君
西湖東閣兩奇絕眼中蝴蝶何紛紛

翠濤軒

松軒誰作翠濤扁數筆丹青猶未乾江頭曾記八月聽
石上況得雙株看已因吹萬問天籟還如後凋知歲寒
清流一掬可洗耳何時與子共盤桓

集古句送鄭彥才赴京

爲君書此報京華鳳吹聲如隔彩霞庭下已生書帶草
馬頭初見米囊花晨搖玉珮趨金殿夜泊秦淮近酒家
君在江南相憶否烏衣巷口夕陽斜

遊虎跑泉次坡仙韻

杖藜偶到南山上一見靈泉卽馳仰每炊雲子白於脂
曾洗雕胡大如掌何年巨獸啟神蹤長日還飈遞餘響
須防投石犯淸泠觀法由來非妄想

梅雪四律代張翟徐術陸平沈廉賦

北風日日吼枯株點檢春光定有無半樹裏深猶嫵媚
一枝繁重更模糊芳香未露還因冷疏影渾迷不爲晡
想得孤山人跡滅扁舟誰復訪林逋

天敎姑射會滕神邂逅相逢自主賓縱使積成三尺凍
如何藏得一分春飢烏啄處棲難定幺鳳飛來認未眞
蠟屐正愁山路滑無由重折贈詩人

梅開豈與雪相謀雪到梅邊分外幽算老只除松強項
論交還使竹低頭增添冷豔疑臨鏡封閉寒香不入樓
對此一時淸興發西湖船勝剡溪舟

老幹柔條被雪封五花還與六花重從渠易改淸癯態
到底難藏冷淡容弄色卻非憐凍雀取香長是誤寒蜂
何如插向銅瓶裏煮水煎茶興更濃

擬賦挑燈杖

形如新月帶微彎相伴銀釭影不單寸草有心須用盡
雙花報喜莫敎殘留連孤注知天曉沾潤餘膏覺夜寒
賴得主翁頻舉手偏編宵向暗中看

陶鎔功名謝切磋頻挑試問夜如何從前扶策心長在

到底推移力更多次第燒殘三寸草分明垂下一枝荷
短檠他日甯同棄好效昌黎重作歌

斜倚彎彎玉一枝策勳雖小貴逢時近牀不厭頻挑早
開卷甯辭再舉遲乘暗每于貪睡後生明多在正心時
獨憐映雪囊螢者如此形容想未知

儒家此物用難籌浸潤膏油節愈堅倒影每來書卷上
盡心長向酒樽前搔頭已過窮年景舉手能成不夜天
想像流光端可比只從暗裏自推遷

燈挑還于盞面橫卻因挑別強爲名賦形且截長爲短
舉手能敎暗作明輕助草生還有色綴推花落更無聲
美人閒卻金釵股卻笑蛾眉畫未成

香奩八詠

黛眉顰色

春山低壓不成妝捲起珠簾認渺茫鴛翠巧於愁裏改
螺靑難比畫時長從敎西子傾吳國肯使文君老蜀鄉
莫指圖中小蠻處恐攜胡馬動漁陽

香頰啼痕

傷心何事損鉛華玉露無聲玉筯斜獺髓凝膏痛如扃
胡沙吹面泣琵琶愁淹錦字和衣揾帕界紅妝倩酒遮
翻憶昨宵殘燭暗一簾春雨溼梨花

金盆沐髮

金盆瀲灩忽浮脂黃髮如雲試沐時雪壞石苔梳翠綫

波明池栁離青絲瀕添沈水心思懶未盡蘭膏手搵遲
卻把羅巾拭餘潤愛他紅日上花枝

月匳勻面

初開玉匣遣眉顰再御鉛華倩指勻白兔宮深顰望久
影娥池冷鹽妝新芙蓉綠水偏宜曉芍藥金盤可待春
不似前時中酒後厭厭慵抱易生嗔

金錢卜歡

底事（一作自）春來減玉肌蘗砧一去杳無期定知玉筯偷垂
處正在金錢暗擲時握眾幾朝空出卜探蘋何地重相
隨下階羞見宜男草背立東風聽子規

繡牀凝思

午窗風暖壓茸香無語停鍼倚繡牀意懶不繇閒啄木
情傷端爲刺鴛鴦絮毬滾處從圓碎綵縷拋時任短長
喚起一春心上事數聲鶯語隔垂楊

花塵春跡

雙鴛微步不須扶誰躡行蹤認有無春逕塵香初彷彿
晚風花落又模糊凌波羅襪驚神女襯地金蓮飏玉奴
幾度含毫空想像卻憐新月印平湖

雲窗秋夢

碧天雲散月三更人在紗窗夢欲成燈燄有花隨蝶化
簟紋如水怕蛩鳴錢唐誤聽當年曲巫峽空含此夜情
簷馬無端又驚□滿懷幽恨不分明

雪中八詠次瞿宗吉韻

雪梅

鬭白爭青共歲寒比同顏色不多般散來龍腦都成片
剪碎鮫綃卻作團風細易教釵舞燕月明難許鏡窺鸞
瘦筇就地閒書字祇恐明朝跡又漫

雪竹

三逕難同蔣詡遊窺簷猶自問稀稠直於晚歲方知節
更待清風始點頭阻食鳳凰端有感迷巢翡翠謾生愁
季卿若有王猷興安得仙人棐作舟

雪柳

柔枝曾記插軍持佛日光明每借暉縱使粉妝春態度
何如珠壓舊腰圍黏條縷縷俱成帶溜汁涓涓可染衣
一夜東風渾不見看燈人向月中歸

雪雀

白翎彷彿似霜拋爲問烏桓事若何無角畏寒穿古屋
有雛饑餓懸前巢野田泥溼難尋粟門逕人稀易設羅
聞道上林無限樹春風還爾舊枝柯

雪雁

一般整整與斜斜疑是春歸趁柳花瑞比鳳凰逢盛旦
清同蝴蝶夢南華遠遵震澤迷銀渚暗度衡陽聚玉沙
半折風蒲披老句併和圖畫落誰家

雪獅

搏雪依稀類若麟卻將毛毳變殊珍金鈴綵索聊爲飾
玉爪銀牙宛似眞方訝吼風能吐舌祇愁見晛莫存身
獸爐獸炭回春處想像題詩筆有神

雪水

只將興滅論榮枯眾有安能勝一無陽火煉來還作汞
陰崖滴下不成珠寒消簾幙冰如筯凍及瓶罌夜有爐
白浪綠波隨處看明朝春色滿江湖

雪燈

燈花爲喜雪爲祥又向窮陰見一陽星夜松明疑石屋
霜天漁火記江鄉連城白璧元無價照乘明珠自有光
曾踏春冰穿市過少年猶憶醉平康

雪湖八景次瞿宗吉韻

鷲嶺雪峯

大地渾無一點瑕光明都屬梵王家兩峯高並疑堆玉
一道中分類剖瓜已爲岧嶤知鷲嶺還因凜冽記龍沙
此時翻憶藍關句誰復能開頃刻花

冷泉雪澗

下有流泉上有松諸山羅列玉芙蓉墻頭又釀誰家酒
屐齒應嫌此處蹤汲去煮茶隨甕抱引來刳木入廚供
澗邊亭子無人宿空使猨號昨夜峯

巢居雪閣

人間蓬島是孤山高閣清虛類廣寒木處恐顛從此穩

僧居疑小斂來寬瑤花珙樹緣邊繞玉宇瓊樓向上安
裏外湖光明似鏡有梅花處好凭闌

南屏雪鐘

翠屏化作玉千層樓近鐘疏恍若憑和雪送來清瀝瀝
穿雲透出慢騰騰華鯨謾意秋號月鐵馬渾疑夜響冰
一百八聲纔擊罷胥掌又點塔中燈

西陵雪樵

湖曲風寒戰齒牙不知高樹已翻鴉還持斤斧黏冰片
旋斫柴薪帶雪花市上得錢沽斗酒擔頭懸笠插山茶
路人試問歸何處笑指西陵是我家

斷橋雪棹

山逗晴光玉氣浮我來乘興似王猷橋迷蝃蝀高高聳
船壓玻璃細細流雪後未回花外棹雨中曾喚柳陰舟
遙思寂寞春寒夜一舸歸來起白鷗

蘇隄雪柳

寒梢不耐北風狂何似東風蕩縷黃西子畫來螺黛淺
蘇公行處馬蹄香蘭同蕙葉堪爲珮藕比新絲可織裳
待得春歸飛絮亂遣船移近柳隄傍

孤山雪梅

啄木晨聞尾畢逋孤山景好勝披圖翠禽巢失應難認
皓鶴籠空不受呼已見萬花開北隴莫教一片落西湖
快晴更待黃昏月疏影隨身不用扶

二終

柘軒集卷三

明　錢塘凌雲翰　著

五言長篇

七月朔壽徐大參五十韻

光嶽千年合車書萬里全天開斯地闢主聖自臣賢有美真人傑由來縣數淵䝉星方快覩時雨必開先盛世逢三五賢人出半千黃岡饒巨竹赤壁亘長煙物論咸稱首才名孰比肩傳芳由柏業體道契松佺大廈須梁棟前賢賴簡編玉壺澄皓月清廟承朱絃書豈陽冰亞詩應子美專威儀疇若此閥閱固依然遠借長風便親承湛露涓一麾初出守百辟共朝天履聽星辰上光分日月邊旹惟衣服袞端有筆如椽版籍登民數絲綸振吏銓玉文龍矯矯紫誥鳳翩翩御酒浮巵滿宮花插帽偏階辭天表近帳阻地隅塡野色明朱轂川容動彩旃地連淮海外省鎮浙江壖奕奕三台位煌煌五緯躔陰陽資燮理封域待甸宣丙魏蕭曹接韓歐富范聯政刑隨日化風俗與時遷析木初飛鵲高槐尙咏蟬今朝雲郡麗後夜月嬋娟弧矢逢華旦椿楸見大年秋期先六日佳氣藹初筵壽域宏千里春臺廣八埏正名恢樂地種德布心田鵷鷺思同列麒麟畫滿前豈無瓜似斗亦有藕如船仙鹿銜朱草神龜上白蓮歌憐鶯睍睆舞愛鶴翩躚自是青雲器仍兼紫府仙勞謙延下士致泰啟

重乾事業期周召文章羅許燕其爲輔翊走也與陶甄有道千鈞重無私一鑑懸考功齊郭令論我擬彭籛愈覺勳庸盛尤知志操堅作興由禮樂整頓禹山川已注長生籙當爲不老仙未容居綠野宵許見華顚素積陰功厚能司造物旋僭行追九老嶽妙入重玄欲祝先天算還歌七月篇願言多壽祉祜慶日綿綿

七月流火

人間逢七月大火向西流民事終嫌晚天時始應秋三星低北戶萬象拱南州箕尾同成緯珠璣異綴旒金波分穆穆銀漢與悠悠類燭輝瑤席疑螢度玉樓色連朱閣迥光動翠簾幽栗烈將催候熒熒故眩眸氣隨霜露變事逐歲年遒布帛堪爲褐狐狸可製裘先時還有備卒歲每無憂偶讀豳風作端爲大業謀願陳忠厚意萬一纘成周

葛孝子詩五十韻

古云孝悌至可與神明通其深入厚地其高亘蒼穹上虞聖之治下變時之雍流觀孝子傳乃見古人風保定地清還形勝當要衝天民有苗裔良知自孩童氏續并州疆道繼句漏洪溫其玉出璞爛兮金在鎔豈惟竭其力亦復殫其恭堂前荊樹紫階下萱花紅身無千鍾祿心有一寸形板輿快秋爽萊服弄春濃常存懷橘念每感斷機功覆杯戒前日溫席當嚴冬但知子力盡孰討

時運終王綱一解紐四海皆與我無城不兵甲無地不燧烽南方亂豺虎中澤飛雁鴻堪輿豈不大倉卒難爲容他山號明府拔地多奇峰避難屢躋險充飢恒致供俄然大風作出自空谷中其行若有隧其孽爲召凶亟思逃匿地庶保聖善躬竭來衆黔首過半摧霜鋒生還訪故里舊業無遺蹤所恃[illegible]毫髮惟孝持心胷神忽還嫗體言猶在人聽汝能篤以孝吾斯啟其衷匪爲一時幸永俾後裔隆易水流湯湯金臺屹崇崇豈無慷慨士亦有文章公皆言葛孝子不愧江次翁官將立華表入豈棄黃鐘黼衣行薦鶚彩筆競雕鎸爲親捧儒檄講道居黌宮豫令燕趙俗直與鄒魯同忽罹陟屺戚已從若

堂封哀傷動桑梓悲慘連楸松誦詩復蓼莪讀禮先檀弓深戚養之薄殊勝祭者豐端因事跡美益見傳語工聖世惇孝悌滔風遵義農卓書泯文軌聲教漸西東孝子復有子承宗亦興宗梧岡孤鳳鳴柏府一馬驄移悌爲長順移孝爲君忠垂名照青史應瑞踰黃琮我歌孝子詩錫類期無窮

題定之墨竹

淮南善畫竹其世宗虎頭前身蕭協律後身文湖州濃墨逼景獻健毫從瀟游淸如李息齋勁若柯丹邱子昂固莫及仲敏或可侔素得金錯法向背分剛柔與來祇一掃揮處踰雙鉤雨葉已籠夏風枝仍報秋遂令愛竹者不必穿林幽嘗聞維摩像神光燭遐陬何如君子容蒼顏照淸流胷中有渭川淇水同悠悠載歌瞻菉詠吾其企前修

爲華子宜賦山隱

招隱何處所宛在橡山岑入同西嶽號地異眞源尋履隨綠玉杖冠映靑瑤簪蘿月炯顏色松風灑塵襟鍊液變白雪燒丹成紫金傳授龍馬圖肅歌鸞鳳音稽首希夷子寥寥同此心

沈紹宗東圃軒

隱侯美孫子學古將入官長以空洞腹貧此苜蓿盤軒東地頗衍日出作愈艱偶得樹藝術永充朝夕簞種蔬

不欲密瘦地力易殫種蔬不欲稀獨食味易闌學圃固云陋灌園乃所安杞菊春可擷葵藿時加餐之子方挾策同寅俟彈冠不愛東門瓜不愛九畹蘭愛此菽水奉宜爾晢親歡有圃當耕耡有田可遊觀一朝蠖之屈九萬鵬斯摶相期閬風上高步靑雲端

半閑道人畫卷

餘杭佳山水我昔曾一遊緬懷邱園隱自得林塘幽映門盡嘉樹隔岸皆平疇豈惟慕巢許亦復談伊周毋以半閑號忘此終身憂苟懷豫逸志不與乾剛侔願子愼明德勗哉企前修

雲林小隱爲崔彥暉賦

白雲何英英蔭此嘉木林雲氣有卷舒林木恒蕭森久矣慕高躅於焉遂初心舉頭弁山高濯足苕水深草堂自秋爽松飀空夕陰寘鴻飛避弋野鶴下聽琴載歌招隱章重賦歸來吟白駒在空谷毋遐金玉音

靜齋詩爲朱君政賦

幽居絕塵想眾山羅其前綠好得深造以寂成靜專齋虛室生白宇定先燭天罷琴掛空壁熏爐玩遺編荷涼下飛鷺槐暑來鳴蟬悠哉歲月外闊焉天地先貽言紫陽氏保貞期永年

敬義齋詩爲金華吳景昭賦

齋居抱沖素蕭然潔塵襟斂收學乃臻馳騖志益淫斯

須起一髮俄頃彌千尋疇知主宰功宛在方寸心靈扃異蟄戶廣衢非蹊涔惟茲敬義立翼若神明臨金華延陵裔玄守翰墨林韋編日孜孜碧窗晝陰陰履道固云坦浚德斯其深嗟予坐狂斐得反期規箴永言直方理庶播金玉音

鄱陽王節婦詩

朝華夕已披春葉秋先零貞心類松柏歲晏彌青青文川李氏女防身動如經自歸太原家目不窺外庭上堂問舅姑下堂觴醪醽遭時有戰伐渭流濁其涇草竊起秀郡鼪鼯雜羶腥舅也保鄉里擊賊無留停夫也慎居守率眾環郊坰節婦當此時事姑肅儀刑舅榮夫已亡痛哭羸其形先有兩兒女玉雪憐娉婷與姑共撫之閉門晝長扃柰何姑繼殁隻影空伶俜尙職祭祀禮蘋蘩薦芳馨教女夜績麻教兒夜囊螢父母雖孔邇胡能自歸甯今年五十餘鬢髮微星星兒成女有歸往事猶夢醒有司重節義飛章上朝廷花誥來翩翩華表高亭亭行者爲歎息居者增晶熒至今太原家芳名藹觀聽人生諒有涯聚散如雲萍綱常苟淪喪不愧天地靈女史固有箴列女亦有屏我歌節婦篇君子當刻銘

海暘子詩爲李彥實賦

晨興候沙際望見蓬萊雲蓬萊渺何許稽首雲中君羅靈登榑桑舉世知爲昕中天撰龍轡六合無纖氛云何

海暘子未謝沙鷗羣觀水必觀瀾獻曝同獻芹望洋昧所覩逐影徒爲勤積流成大川學古求多聞寸陰聖者惜子當惜其分

牧隱詩爲李文照賦

川原瀰微風草色綠以齊牛羊散平野欲與蒼煙迷麾肱畢來升鞭策何用攜所以隱君子於焉託幽棲朝牧日在東暮牧日在西爾羊無百尾爾牛無千蹏對之忽兩忘俯仰惟端倪因茲崇隱德豈顧犢與羝

贈醫士沈士貞

庖丁能治牛師曠能治音疇知扁鵲術異跡同其心五行播四序偏勝恆爲淫柰何蕞爾軀禦此寒暑侵岐黃

世云遠奧義難重尋長沙獨扁鵲論議横古今不有劉張徒矣辨石與琳錢唐醫之藪名士朋盍簪惟兹隱侯裔聲價兼南金厚施遠食報券積高於岑塌來金閶彥有疾虔將深神丹進刀圭捷若磁引鍼功成不受餽拂衣歸茂林我夙慕其人與語開塵襟安得雙鯉魚爲之溉釜鬵盡詢養生秘啟我聾且瘖會面諒可期因風寄長吟

懷雲軒圖爲王子中題

嚴親在高堂征夫在天涯所以於此時瞻雲每興懷念子失怙恃悠然坐松齋感此無定姿邈若音容乖四方及上士悵望胡能偕因之爲此圖氤氳抱丹崖似當日之夕山氣何其佳顯親繫揚名古訓期勉諧願言作霖雨行當詠三槐

聽潮軒圖爲夏伯玘題

觀水必觀瀾聽潮毋聽音乃於無聲處見此天地心方其潮未上大江一泓澄將耳欲聽之寥寥杳難尋及夫潮既落洶涌成消沈又復以耳聽默默眞如瘖惟於初至時闔闢陽與陰吹地殷聲鼓從風鑑鐵金之子於此軒危坐正其襟悟兹寂感理閱盡古與今已無言語迹況著丹青臨我聽不以耳孰知聽逾深擬將希聲意寫入無弦琴

仙山訪隱圖

仙山渺何許飛樓跨蒼穹誰攜九節杖直入煙霞中雨餘千澗急暑衍微逕通松花落金粉衣袂同春風幽懷何以寫賴有爨下桐吳江脫屣後不逐陶朱公還來白雲裏揮弦送飛鴻苕溪隱君子苦心乃良工五嶽在隻手三山入雙瞳每於生紙上經營意無窮我知圖畫理能使塵慮空胡爲效病鶴偏促遭樊籠何當賦招隱山幽多桂叢

布穀篇

鳴鳩本鴶鵴形狀鶻鳩殊江東呼撥穀布穀江南呼桑間拂其羽長與戴勝俱一鳴雨霡霂再鳴雨霑濡三鳴未及已驚起耕田夫扶犂乃畢出荷鍤爭前趨我聞少皡氏鳳鳴來應圖紀官比司空信爲德之符願言及湄風聖世躋唐虞持此鳴鳩篇遠獻王者都

藹萱堂詩爲夏伯玘賦

萋萋堂下萱藹藹枝上花豈無衆草木獨此能榮華況當朱明候連續開丹葩蜻蜓飛南園蝴蝶飛東家如何小尾蜂朝暮報兩衙寸心固云雅慈母恩無涯錫類古所敦永言非重誇

雪樵爲吳江謝聘之賦

大雪滿天地山林何所樵不辨凡草木但見英瓊瑤瓊瑤固云美政恐難琢雕草木亦已落猶存舊根苗厲禁苟不廢庶可成天喬奈何旦旦伐無異見晛消惟茲謝

家樹松柏見後凋昔宰安邱邑今泝浙江潮手板方釋手腰斧仍在腰棟梁尚可得根柄不待招所愛歲年晚雨雪恒漉漉蒼鮮回玉燭光華麗璇霄四海一靈囿君其老綏耋

谷隱爲鄭元諒賦

西都方遘屯鳳兮歎德衰谷口鄭子眞于焉少栖遲躬耕本逃名雄也反鄉之雖違括囊意庶合知幾辭如何定山陽令族適在茲隱德尚先世食粟匪茹芝黃鳥忽嚶鳴白駒當縶維所以羅德公終爲隱者師

鷿鷉篇（美鄒節婦也）

贛水白於練芳池成委匯濯濯出水蓮甯受塵垢污鷿

鷉忽飛下雌雄日相娛惟唼池中藻不銜池上蘆惟借池中鯉不雜池上鳧霜風一夕發池荒蓮葉枯雄者方垂翼雌者已就殂雎鳩知有別精衛志不渝物性固莫奪民心焉可誣至今南岡樹落月空號烏

篔軒爲吳兼善賦

青山映華軒窗戶何玲瓏鳳鳥久不至篔簹自成叢之子延陵後讀書此軒中晝陰兼夏綠古色謝春紅心虛事恆集本立道自充投竿出鱗鯽炙簡袪蠹蟲敲門思有待題句慚末工安得文太守深谷寫高風

報德詩爲郭伯程賦

朋友死無歸殯之諒非艱能於賢者施大勝獨與縣賢者亦有子兵亂不得還亂定予方至臨穴出涕潸報德斯以德不在文字間文字苟不泯世教誠相關道山鬱嵯峨若水流潺湲相去數千里可望不可攀一朝函骨返無復萊衣斑予固有戚容人亦皆歡顏民胞物與意砭訂慇與頑嗚呼子深氏義重踰邱山

送李守約

清商變炎景蘋末回高飈之子有遠行方舟已齊橈茲行何所之鍾陵鬱岧嶢予時際昌運四海胥來朝嚴君任王家玉珮聯金貂豈不有所懷悵望川原遙今辰復何辰草蟲鳴要要感此秋氣集頗覺心旌搖趨庭會有期儼立英瓊瑤出門道可由進學德乃昭去去當努力

焚膏永涼宵

康上人畫

林扃掩孤寂落木無餘聲道人坐空山那知歲崢嶸夜寒窗有雪漸與茅屋平不悟梅花開但覺鼻觀清殘經未能了映隙窺微明願以第一義於焉證無生（右雪窗玩梅）

山雲有幽姿南塢春更好鞭起露地牛布種皆藥草甯辭袈裟帶但恐根荄惱根荄固云殊所貴辨之早況以稊稗秋每食敢求飽咸茲澤物功童閒不教掃（右南塢耕雲）

送趙永貞改丞德化縣以萬水千山路孤舟幾日程爲韻

郎官宰新邑別酒須更勸隨行但琴鶴況乃僕夫健擔

登與負書累憩不知倦于時春已闌花卉雜藤蔓丈夫
貴逢時進尺從退寸鵬程從此開搏風當九萬

又

萬方旣甯謐二老亦興起皇風播九州賢路隘百里錢
唐雖古邑人民半凋毁持危與扶顚非公疇可倚胡爲
移他邑又使風俗美貳丞何人斯譜乘自天水

又

水流必赴壑況乃値大川偉哉朝宗意浴日乃滔天昨
日哦庭松明朝犯巒煙皇威遍四海所見如目前勿謂
道路難民事在所先會看一士諤當勝諾者千

又

千里復萬里道路多間關況復春盡時好鳥聲綿蠻賢
宰離舊邑車轅庶民攀貳事非敢專亦當念愼鰥遙期
構大廈寒士皆歡顔去去不可留悵望空雲山

又

山雲無定期水月有眞遇叔度雖云賢來時奈何暮今
辰復何辰送別江口渡俄然發棹歌驚起沙上鷺名儒
爲席珍猾吏乃民蠹百里勿謂卑從茲啟賢路

又

路人爲我言行者方載途如何賢貳宰征馬思南徂有
殽盈我俎有酒盈我壺飮食非所念所念民力劬官府
有賢良庠序多範模爲政雖云艱要在德不孤

又

孤雲在天末可望不可留昔何爲而歛今何爲而浮一
朝從飛龍變化彌九州應知三農意翹首待有秋沛然
作霖雨江漢皆同流願言乘長風濟川有虛舟

又

舟行何遙遙南風颺旗尾江上無雜花詩靑盡蘆葦于
時潮已平波動日光煒中流雙艣鳴要此兒郞偉餞行
豈無詩成章愧其斐會看展驥足如公信無幾

又

幾年客燕山問學嶠與匹貳邑來錢唐吏事師儒術邑
庠久荒蕪赤手建宮室不有經濟心成效安可必勗哉

敎養功爲事貴其實鳳鳥常早栖朝陽待他日

又

日出春潮消江頭潮水平舟人理輕棹送客聯諸生州
縣雖徒勞由茲至公卿仁愛在民物舉世皆和亨請看
蕭曹業永作邦家榮南溟豈不遙萬里開鵬程

奉和許彦章檢校陪祭有作三十韻

學古始入官爲有民社寄此理均人臣列職居相位祀
典遵百王法守由一揆邱陵以爲壇陶匏以爲器旣嚴
神祇秩復辨上下次成象本乎天成形本乎地牲牢貴
腯充禮樂倘明備瞻仰民所崇財用國攸係兩儀同乾
坤七廟異漢萃日臨齋戒期卜叶享祀利不愆斯不忘

能備乃能祭皇風浩無垠盛世甯有替于時蟄蟲驚應候玄鳥至風霆爲昭明山川載神氣鏗鏗鳴鼓鐘秩秩陳簠簋翩然雲之來允矣誠所致有美文武臣夙抱純一志燎明夜向晨月白天在水鵠立儷當中駿奔走其際欣欣神樂康簡簡福相熾湛露流玉階令風襲瓊玖方當感格時已著充滿虔歷行士無譁樂奏神所滋益之以十朋介之以繁祉祈報止春秋敬恭止壇壝玉燭一鼎調金成萬寶遂三獻迄有終九府均被賜豈期康衢民獲覩放勳世雷動車馬還日出海波沸作詩聊記年皇明甲寅歲

南山紀事詩爲楊復初賦

子雲每好奇招我遊山澤偏茲會佳趣歷覽盡幽僻維陽有崇山日出煙霧隔窮探不知遠但覺多寒阨縈迴林麓深窈窕蹊逕窄陟岡縱奇觀末至心已懌屹然峙浮圖天孤一峯碧百折乃肯下磅礴勢闢易前面蒼龍首後負靈鼇脊雄踞虎綏尾雌伏烏斂翮地勝氣所鍾土色狀珉珀上有百歲梅下有千歲柏左右修竹林森森列矛戟乃於隱約間凝然結幽宅不知何人地欲問山中客同遊忽告予先人此窀穸爲言經營難小立話疇昔茲山萃精藍蟠據無罅隙惜土如惜金誰能此藏魄憶昔先人存頗有風水癖偶讀青烏經遂識來龍脈窮探得茲穴屢請竟莫獲因之號南山以志聊自釋神

遊心不忘遺命在易簀再請拒益堅衷情徒內迫負愆背若芒失措手猶螫三年讀禮經方寸恆慼慼昨承郡國薦專教上海庠世變之京師所歷備艱厄親骨未入土此實人子責匪惟熱中腸亦復泚其額還家踰一紀終請始不惜方將議封樹詎意遠行役及歸歲云暮故地啟新關俄於畚鍤下石露兒刻畫三復穆陵詩摩挲出圭璧若曰風雨寒草草奚所適重約舞鳳笙遐歸在朝夕昔藏事已非今獲語可繹百年如合符此理疑感格願徵先生言庶爲生者益我觀孝子志百順無一逆蹈事苟獲爲努力甘毀瘠於心或有慊神明諒能諦如子克奉襄衆指見巨擘古來卜吉事往往著簡冊致烏表淸忠眠牛發陳迹佳哉滕公城欲齎王果石子也愼其終令聞永無斁勿謂經營難餘慶善所積

贈潘德厚

洪武戊午秋佳辰又重九門前冬青樹想像如五柳中有避俗翁於焉養衰朽俄聞叩門聲乃見二三叟水心吾忘年虎頭吾畏友偶偕安仁裔所見知所守湛然若淵泉溫其類瓊玖云是主粟官才能亡無偶奔走事先集易若屈伸肘杭郡冠東南倉廩過陵阜出納既有程經營亦非苟尚不遺撮圭況乃累升斗昔聞閒居時板輿奉慈母郡國舉孝廉惟汝獨稱首賦詩中書堂落筆海潮吼靑袍方褭身美譽已騰口祿仕安敢擇所貴爲

母壽奈何不及養中心詎能割今年屬兔喪文字復徵取請解來錢唐見者惟恐後書成華其行河橋重攜手從茲到三泖湖水清且瀏鱸魚入撥脅香粳出春白因之作畫圖可以識某某示我求題詩成章愧呈醜胡能縱貢珍但可供覆瓿譬之多稼田也復容稂莠恭惟聖明朝文化被九有圖書出河洛麟鳳在郊藪貂蟬變兜鍪金印聯組綬賢者屹山嶽能者環培塿芃芃棫樸姿爾在薪與槱嗟我晚聞道傾蓋蒙發蔀登臨此日同留別不能久贈以黃金花西風一杯酒

辛亥歲秋餞分韻得上字

明時聖主作文治在所尙聲教極被漸輿圖混輪廣科

目網多士綱維屬良相朝廷盡明揚巖穴竭搜訪世豈乏棟梁意在得工匠棘闈重開設茅茹皆聞望有來君子儒俱爲丈人行校藝辨妍媸立言闕得喪豈無歐蘇出敢與晁董抗再鼓勇諸生三歎承一倡易書本黃虞禮樂宗素王論或準賈生騷豈比荀況神奇化臭腐蠹洗見金盆金鋪或在懸玉卮恐無當治音貴和平贅語刪冗長細句獨繭抽雄篇怒濤漲千軍期獨掃百川可東障措辭喜華麗賦質陋木强有美鳳鳴岡無取馬立仗撫序漸蕭條舉目忽清曠河漢澹微雲天雨絕纖块月色秋正佳潮聲夜逾壯簾風亂星燭危露襲斗帳蟋蟀已居堂蒲萄欲侵桁念茲歲如流毋使情益蕩誰謀兒三窟能著屐幾緉千慮有得失萬事付遺忘爲學覓荒唐捫膺益惆悵崑崙有丹邱蓬萊有方丈願挾虛放遊相期九天上

雪竹軒圖爲彭彥明賦

北風天大寒平地雪三尺蕭然軒窗外見此萬竿碧此君有高節豈但密如簀類祕軒中人相看共貞白誰歟作此畫光景照几席形神恍其間那知故園隔豈無九節杖亦有雙蠟屐清興如可乘山陰訪陳迹

松雨齋爲胡拱衡賦

西山滃幽姿修眉亘天宇飛來石上雲散作松間雨前聲猶淅瀝後勢稍軒舞風驚八月濤地裂萬雷鼓斯須

籟盡息慘淡形可覩誰謂工之良自覺心也苦於焉名齋居允矣好奇古願效謫仙吟因之夢天姥

竹居爲行中賦

我觀隱者居種竹皆遶屋無竹俗其人無人俗其竹紛紛迷藩籬往往遍林麓豈不懷渭川因之詠淇澳如何一丈地有此數竿玉遂令蓬蒿室便擬篔簹谷筍山親可供充庖勝野蔌葉落童自掃燎釜助山木祇因幽事闕頗覺生理足夜眠聞秋聲曉起見寒綠繁欲加斧斤因或資簡牘會當留高枝他年鳳凰宿

蘭雪齋爲沈德源賦

猗猗谷中蘭粲粲叢上雪春風有時來綠豔終不滅志

士多古懷君子有貞節於焉抱清潤允矣全修潔孔操寡知音郢歌謾成閼與言得同心援琴寫幽咽

送曾子員歸廬陵侍親

潛魚無揚鬐歸鳥有斂翮物性安固然誰謂天地窄要路多通津高足誰且策駿覩已華顛胡爲事行役甯食青原萩不食劇邪麥甯飲桂溪水不宿燕市驛昨暮寒蟬鳴今晨歸騎迫欲採芙蓉花難以遺遠客賴有和陶辭因之慰妾適子道在養志竭力甘毀瘠錫類古所敦相望海雲隔

蔬菜

芥能清我心助養頗爲急春畦雨露濡根葉每霑溼園丁亦云勞小摘日供給爍吻殊可憐時時啜薺汁壯年功名心青紫如地拾誰言納須彌祇用子一粒披圖見紛披胡爲在原隰歲晏思灌園抱甕當日汲

又

高田宜種蔬下田宜種穡歲饉與饑同安敢望肉食雨餘理荒畦甲坼資地力會看根本長取之戒勿亟天公憐我貧此物頗不嗇便如終歲謀十饔擬可得今笑披盡圖流涎欲霑臚長能敵菜根天下無此色

七言長句

洪武甲寅冬十二月祀岳王仁和知縣四明陳子善先生夜宿祠下有作因次其韻

我行古劍關前路正見岳王墳上樹墳前湖水日夜東萬古不流忠烈去汴梁城裏胡塵飛炎精一蔽天無輝宮墻煙柳自春晝畫梁燕子將誰依新愁又到西湖柳萬縷黃金拂人首長條折取贈行人誰將英雄一樽酒四弦彈出陌上花推手爲琵卻手琶坡仙有語誰解道獨歌緩緩妾還家往古來今無限恩欲著春風恐無地杜鵑祇解管興亡蝴蝶何曾知寵辱可憐凍雀紇干山致身不似艮嶽間翠華已見去冉冉瓊珮無復來珊珊西湖信美人間少彷彿十洲與三島獨有荒墳老樹身拱把如今成合抱白雲只在山之巔隨風忽墮詩人前酒酣載歌白雲曲萬事知心惟有天宋家秦檜過元載奸計專和前志改豈無祖逖空渡江亦有魯連終蹈海嗚呼自壞萬里城誰挽天河重洗兵朱仙靈旗一朝返中原此恨何時平昔聞哲王用人傑舊極何曾有崩裂天之所壞不可支劍鋒竟染萇弘血背嵬將軍萬夫雄丈八蛇矛成武功左傳一篇長在手正欲運籌帷幄中犬羊腥羶期盡掃胡虜前徒萬戈倒咄哉和議竟盈廷此理無由問穹昊子復生孫孫有子移山不信愚公死英靈氣在天地間每到祠前即興起陞堂再拜有所思中興奸相眞小兒艮弓遠藏高鳥在萬古千秋傷有爲皇綱詎可成烏有誰念青衣類黔首堂堂廟貌民具瞻公論由來在身後褐來弔古心自疑浩歌似有山靈知

蒼茫雷電動神馬恍惚風雲生大旗秋復春今春復夏四時拜掃祠堂下也知天定能勝人列土分茅號王者丈夫生死有重輕死非其地如無生吁嗟吁嗟岳少保自公之死國不甯二帝只在黃龍城眼枯天地終無情何如父子麒麟塚離亂之餘際垂拱不教斤斧犯松楸肯使牛羊上邱壟詩人夜宿聽山泉出戶滿目皆荒煙不聞金鼓殷地發但見玉鏡當空懸忠臣之志何烈烈報國惟公心似鐵明年鹵簿重祀神湖上花朝春二月

景獻太子墨竹

古來畫竹誰最豪蕭悅不及王維高文同之後到景獻學得南唐金錯刀齊紈新裂裁成扇頃刻春雷穿鐵硯圖成標以裊翠名兒似黃陵廟前見九疑峯高雲氣迷天寒日暮娥英號手中瑤瑟不敢鼓恐有鳳凰枝上棲宣和年間好時節徽廟丹青更奇絕南渡王孫愛墨君猶是東都舊枝葉二百年來迹已陳煙梢露葉長清新有熊垂衣今復覩制作未必無伶倫詩人尚友須千古冥搜心內良工苦安得此圖掛北窗坐聽秋聲起風雨

布穀篇

陽春布德鷹化鳩眼雖可識心和柔野人因見拂其羽有事南畝并西疇桑林陰陰桑葚熟彷彿禽言如布穀秋成準擬去輸官農務當勤何待促周家開國本務農艱難王業存豳風倉庚鳴鵙俱在詠布穀應候將無同田家望雨由清明況聞處處催春種黍稷今年如滿家布穀之辭勝靈鳳

贈朱仲誼之京師就其子啟文養

河橋楊柳青不忍折臨岐頓覺中腸熱百年幾見一代人二月重為千里別我居北郭遭亂離韋編大義猶日披有頎而長過我者不道名姓知為誰借我大義汗漫讀因注首肯疑心服擲還上馬竟南征高舉飄飄類鴻鵠明年我中已亥科思之不見將奈何每從儒者談彷彿恐有仙客來經過昨者相逢知姓字云是崆峒鄒道士註得參同只自看仍以施經造餘子棘闈校卷又相逢風簾官燭搖秋紅詩成不許眾吏寫八分作字何其工

從此文遊成莫逆學不能同頗能識作文狀我衰厖容三誦真如見顏色今春人作鳳臺行佳兒彩服遙相迎西子湖頭一杯酒三疊陽關歌渭城渭城自遠臺城近碧草綠波空掩映行行無限好江山物色分留待吟咏江東日暮多白雲見雲未必如見君雲間若有雙飛鶴為我銜來天上文

趙大年蘆雁圖

平林帶煙波渺渺風低葭菼秋聲小望中疑是彭蠡湖十百為群盡陽烏楚天未雪無雨霜南來豈必謀稻粱哀音若訴雲路迥老翅不厭關河長汀州水落成平陸散亂鳧鷖聚沙曲低飛不肯伴寒鴉猶繞荒村破茅屋

屋中有客揮五絃從之不得心茫然何人圖畫能著此
趙氏丹青稱大年徽廟元年頒鳳懸此圖正是當時迹
便從宣和到靖康艮岳禽聲起秋夕古往今來幾盛衰
髣髴老眼竟成悲艮工心苦人莫識似寫周宣鴻雁詩

悼滄蟾

滄溟接雲水皆立蘢鼉巖蟾蜍泣珊瑚聲碎海若愁
屋角香消桂娥泣蟾爲影兮滄爲形都將皎潔同清泠
九霄倒下湛虛白萬古直上涵空青逝邪虧邪復何有
不抵生前一杯酒海枯月沒雙眼明始識人間亡是叟

畫山水

遙山倚天翠蛾掃縮地成丸怪天小方諸藥幻繭楮香

咫尺煙雲生縹緲依巖縛屋若不齊人家高下清溪西
野橋終日幾度馬村店傍午俄聞雞昔年曾過馮公嶺
樹木蕭森葛衣冷日中覽盡千萬山始覺此身凌絕頂
郵亭夜宿天未明僕夫憚遠催早行滿前好句吟不得
今見此圖同此情南宋院人專畫局宮中每進更籌軸
偶蒙一笑便承恩肯信封疆日將促江山萬里開畫圖
妙絕更有元暉無會須收拾入指掌擲杖跳入壺公壺

畫馬爲顧彥明賦

老驥伏櫪志千里烈士壯心同不已因思飲水向天山
枕上邊聲夢中起昨者試浴江之干蹴踏細浪成狂瀾
青絲絡頭繫垂柳雲溼五花猶未乾朱衣奚官在坰野
不獨愛馬尤知馬一顧冀北無留良祇使世間觀畫者
遙師今古孰後先曹韓古有今龍眠近時亦有任水監
不及吳興爲自然吳興父子負游戲皮氏丹青亦同嗜
曾貌前朝十二閑落筆頗得吳興意摩挲樹老重入圖
韓公所記今則無歌行屈指能幾數謫仙少陵并大蘇
虎頭好古甯論價神駿端令萬人訝他年按圖儻得之
擬獻君王赤墀下

包山翫月次瞿宗吉韻

昔我曲江觀怒濤越山不及吳山高如何古有任公子
一釣乃能連六鼇我今杖藜尋翠麓地有白雲人不俗
丹房火冷碧窗虛夜半秋聲撼林竹踏歌連臂下仙壇

目斷西山吳彩鸞桂花飛簾作香雪轉首便覺秋闌
人生懽樂難再得始信光陰如過客陶令空披漉酒巾
謝公謾著登山屐庵前堵墻如白虹洞門不掩來江風
分師半席師已許經筵蠟燭搖秋紅郊何爲寒島何瘦
新雨能來甯論舊今宵燭漫得好晴知是何人補天漏
少壯而老理則常胡能不死凋三光放魔西巴誠[illegible]孟
歌鳳接輿無乃狂茲遊可繼五君詠祀事同陪匪乘輿
中庭坐待明月來樹影團團一時並

關山雪霽圖

前峯後峯雪模糊東村西村春有無快雪時晴入佳想
況復見此關山圖關山迢遞相聯屬玉潔珠光眩人目

扶筇飛上金畢逋晴水流澌度空谷野橋行過路三叉
青旗插簷沽酒家驪駒倦客得少憩悵望遠道還吝嗟
詩翁好事常起早天寒祇恐梅花老柴門時有故人來
階下白雲須用掃此圖一日落塵寰筆法依稀荊與關
人生遠遊固云樂何似在家長看山我本識字耕夫耳
占祥便作豐年喜田園歸隱會有時麥飯飽餐茅屋底

郁魯珍畫

平生山水嘗見之不意畫圖如此奇松雪老仙得其理
筆端幻出無聲詩森森千丈長松下中有高人韻瀟灑
揮絃豈爲送飛鴻情性因之自陶寫杏壇絕響幾秋春
誰信經成能致麟黎陽先生眞隱者爲假山水傳其神

溪山蒼蒼溪水綠君胡爲兮在空谷他時儻鼓宓賤琴
更效南風歌一曲

畫梅

玉龍寒啑銀粟下山色昏冥如破瓦老枝枯梢無眩容
暗裏陽春生一罅東風鬪雪作好花明月落在詩人家
遠彩何必得健步禿兔毗鬫能榮華花光補之俱寂寞
王冕後來觀此作歲寒重約到孤山共倚巢居舊時閣

牧童畫

田家養牛緣種穀童不解耕還解牧日暮驅之匍匐歸
猶向籠中顚鴝鵒西風人樹秋有聲千村萬落皆收成
截來短笛吹未得拍手時時歌太平太平氣象糶學寫
依稀似在桃林野披圖見此黑牡丹始信戴嵩眞畫者

吳山對雪詩（並序）

庚申歲未除廿日以公事早過希孟家宗吉縱
至小飮遽出時雪深尺餘遂出吳山官舍後循
松徑而上至烏龍潭過卜執中家飮以酒果憑
高下視則西湖諸山歷歷在目城市列屋鱗鱗
相比公侯之第佛老之居金碧瑣璃遠近輝映
雖世所謂水晶宮銀色界殆似之矣時雪未止
景色蒼莽欲求名筆登之繪事惜無其人遂悵
然與三友別越二日宗吉以詩來則又兼紀其
後一日事蓋彝訓堂前二松乃南宋物也姚子

昭領薦時甘露降其上五桂則予目覩陸德陽
所植將四十餘年矣今宗吉乃能愛護之豈不
重有感於吾懷昔袁安以僵臥爲高王猷以乘
興爲逸矯情者固善於自處忘情者非善於處
友且吾二三人無私者高達者適而知公事之
當勸友道之當重因吳山之清遊續虎林之勝
事天倫之樂無過於此歲月易流會合難再因
宗吉有作從而和之以爲他日之佳話云
臘前有雪宜三白笑倒田翁手齊拍去年天氣不多寒
盈寸猶難況盈尺嗟予亦是田舍翁敢以玉山高兩峯
二賢珠玉在我側綠髮青瞳顏頰紅久交共喜情懷盡

慈行不覺吳山近松間小逕縱縈迂竹杖芒鞋須一進山前相府何潭潭山中道院鄰禪庵興來偶到故人宅出果行酒方交歡歲如何兮歲云暮白首重來記前度湖山倒浸水晶奩玉樹瓊林歸指顧山陽先生坐高堂挺然特立逾修篁誰憐衰翁方避俗寒窗癡坐如蠅僵失喜一時觀二妙剡曲回舟豈同調明朝呵筆和新詩簷有梅花須索笑

美人折花圖

深宮細雨流光溼薔薇吐花紅欲滴美人梳洗出簾遲雲擁髻鬟高一尺愛花呼婢折來看一枝擬薦黃金盤卻嫌綠刺暗傷手整頓玉纖眉黛攢笑語追隨真有意

繡羅衣裳照珠翠長安水畔若相逢不是杜陵心亦醉昭陽燕子尾涎涎纖裙無計留飛仙春風人面解傳得始信丹青非偶然

二美人圖

黃金買妾身何曾買妾心妾身豈願死義重于黃金主家珊瑚高比樹如意聲中落紅雨墮樓化作蘭麝塵不復樽前為君舞按圖哀怨起綠珠晉家事業真劉膚

金屋豈無人三千當一身如何把玉笛吹動漁陽塵黎園歌舞成消歇海棠飛作臙脂雪空遺羅襪不生塵香冷馬嵬坡下月按圖哀怨起玉環唐家事業真厚顏

畫梅集杜句

東閣官梅動詩興（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多才依舊能潦倒（戲贈秦少府短歌）絕筆長風起纖末（戲為韋偃雙松圖歌）亂插繁花向晴昊（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卻憶年年人醉時（樂遊園歌）千朵萬朵壓枝低（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不知明月為誰好（秋風二首）武陵春樹他人迷（寄從孫崇簡）中夜起坐萬感集（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山鬼幽憂雪霜逼（虎牙行）歲暮窮陰耿未已（歲暮期王將軍不至）臨風三嗅馨香泣（秋雨歎）

送謝鐵崖遊龍虎山

有美人兮懷遠遊逍遙九州復九州暫來淮楚與吳越五雲飛上千金裘八公山在淝水上草木尚若森戈矛澄江如練誰解道況聞好鳥喧春洲東山薔薇幾回落

昔人何處青苔稠錢唐故宮盡禾黍帝子一去江空流客兒亭前高興發便欲著屐窮深幽天雞三鳴更五點海日湧出黃金虯瑤笙聲斷白鶴遠知有子晉從浮邱蟠桃開花今已實似許方朔重來偷如何去作龍虎客遠慕漢代張留侯我聞仙翁號虛靖草庵宛在山之陬長乘丹光翳彩鳳或有紫氣隨青牛子能候之問至道黃庭內景非難求四方上下遊已遍歸來十二仙人樓樓中長嘯弄明月握手一笑三千秋

次張行中見寄韻（並序）

予取友眾矣毀譽相半晚交行中則道義之士也一日獲覩其師吳觀光相州集則知行中之

學有自來遂以鄙見具序壺父後行中復以古

體謝附晚望近體一首因併和之以發其意焉

巧言如簧自口出含沙射影過於蜮不思黃鳥嚶其鳴返效青蠅白者黑自非蟠根別利器眞似委形同槁木偶然得集類武陵率爾成章道長吉策足便可登要津高舉惟須振六翮文從字順乃立言意會神交豈容默躍冶每怪不祥金剖璞姑憐三獻玉寂寥頗若大音希渾厚眞如元氣毓追逐還能到李杜壓倒何須論元白悅理自信猶悅芻好德誰能如好色六義端因詩序知千慮卻同愚者得會當載酒過子雲況有侯芭作玄足

陳居中進馬圖

明王愼德蠻夷賓尺天寸地皆王臣遠人重譯貢龍馬流沙萬里來麒麟金丸聲動佛郎國寶劒氣接明河津不知何年離榆塞但見此日朝楓宸毛騧生來玉琢鼻錢驄隱起花攢鱗最後赭白信無敵如此丹青疑有神騰驤欲飛使者喜控制不得奚奴嗔我聞陳閎善匠意無乃韓幹爲前身按之圖中得所似惜哉世上遺其眞驪黃牝牡不易索九方臯後知何人

月軒爲海昌張侯賦

軒前月來人不知月來豈與人相期張侯心中有明月一舉目間恒在茲昔年見月親具在今年見月親何之玄霜徒勞玉兔搗桂樹搖落秋風枝海昌之地亘百里

斯民父毋非侯誰民之望侯如望月高懸一鑑分姸媸公餘燕坐此軒下中夜矯首空馳思瓊樓玉宇在天上安得酹入黃金巵霓裳不及彩衣舞憑軒謾憶趨庭時天王天下民父毋光華旦旦無盈虧海隅蒼生罔不被依光已爲賢侯期一軒雖小關孝治此理亦自良心推永錫爾類孝不匱謂予不信徵諸詩

鬼獵圖

終南進士乃好武野魅山精皆部伍蒐田也欲從四時作氣恍如聆一鼓銅鉦先鳴地欲裂皁蓋後張風爲舉蹇驢足跛不受鞭良犬尾搖何用組錦條未許縱蒼鷹鐵絙猶能縛玄虎跳踉衆鬼爲卒徒矍鑠一翁作謀主或爲猨顧背拔鎗或作猱升前試斧鵙嗚口應已張弓蛇偃肩擔來彀弩身憑大盾宛轉遮手弄飛檛高下舞坐作擊刺衆莫當進退趨蹌孰敢侮猙獰似覺口吐牙輕捷渾疑脅生羽遂禽不假御車輿獲獸何勞施網罟亦知塵世有司存頗類神仙足官府畫工後輩效前人戲筆何年追舊譜已無吳生名擅場復有顏輝好奇古周易取象車載一韓子送窮名數五如斯情狀不易知更欲形容亦良苦謾於唐殿啖虛耗何似漁陽制胡虜且須留取作歲除爆竹一聲春滿宇

鍾馗畫

北風吹沙目欲眯官柳搖黃拂溪水終南進士倔然起

蛸磔于思含鈌齒袍藍帶角形抾俔烏帽裹頭靴露指白澤在傍口且哆騶擾不異麟之趾手持上帝書滿紙若曰新歲錫爾祉一聲竹爆物盡靡明日春光萬餘里

望雲圖

上山看雲雲在天下山看雲雲在山朝行已與雲俱出暮歸復與雲俱還在山之雲不可執在天之雲不可攀白衣蒼狗須臾變化豈有定乃在孝子方寸之中間劉郎有親含杉關關上白雲長自閑驅馳王事歸養不可得豈畏七閩南去行路之多艱揭來西湖弄潺湲春風好鳥鳴喈喈思親不見出涕潸衣裳在笥空斑斕他年彩誥或可須纍纍印綰青絲綸君恩一日如賜環刻木肖像雙親顏并州參軍若是班此圖此意百千萬載留人寰吾詩夸矣人其刪

柘軒集卷三終

柘軒集卷四

翰墨清事序

明　錢塘淩雲翰　著

避俗翁無所事事恆以翰墨自娛戊午夏至望前三日夢至一所其地爽而塏其堂高而敞其室廣而深有圖有書有琴有瑟凡古今名人書畫靡不在而無闇者通乃徑造焉見二人衣冠甚古危坐雄辯因竊聽之一人曰吾翰林主人也一人曰吾子墨客卿也今夕何夕得休於事客曰敢問主人所事乎主人曰吾處翰林主中書凡公家事雖甚煩以有益於發號施令簿書期會也故盡心焉逮夫書趁姿媚畫匠經營賦三都於十年發百篇於斗酒事則清高勞亦甚矣可聞客所事乎卿曰吾處子墨久從主遊其在公家則同事其在文藝則均勞羲獻芝靖匪吾二人左右孰有身後之名哉彼十日一水五日一石謂留其迹者徒勞人耳余聞語怪趣而見之若素識者乃延余中坐質昔所言余應之曰皆是也抑有說焉夫人之所以爲君子者貴器之藏而動以時斯不器矣余知二君子不器久矣龜龍圖書自汝宣之蝌蚪文字自汝傳之書契非汝其明莫決文筆非汝其辭必滅竹帛之名案牘之程匪汝是著何有乎汗青其喪汝精勞汝形亦神汝靈若夫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藝之是游算之數也書法有六心之畫也服章十二身之飾也其翰墨之源乎列女有傳後人圖之名臣有書後人像之其翰墨之流乎玩物喪志古人不與玩物適情亦古人所許也語未既或有進者曰好時即墨二侯願見於他室願侯二人莞爾而笑曰吾四人皆客之用也何避嫌乎余聞而驚寤遂篝燈而筆之詰朝有碧窗叟偕抱朴生持卷以詣題曰翰墨清事將求名士大夫善書與畫者各效其藝以爲珍玩幸序其端適徵於夢遂告以是生即葛景芳叟即省元俞友仁翁即鄉貢進士淩雲翰也

柟軒詩序

柟軒孰爲之名吾友葉賁氏先公石林名之也公顯于宋寓居吳興弁山時慕杜少陵詩植柟石林七世孫曰仲芳洎其子賁猶及見之仲芳後居錢唐語賁以故求柟植軒之隅歲久漸有冥冥之色先是里人林靜氏亦與仲芳友因所見聞爲圖並記以遺後賁爲國學上舍仲芳始以圖記示俾序諸公歌詠意蓋欲因先世之手澤繫後人之心思忠厚之意非言辭之可殫因請之數乃强爲之說曰嗚呼柟之歌詠則難胡爲乎難哉有少陵詩爲之前斯誠難矣軒之歌詠則易胡爲乎易哉有仲芳嗣爲之後斯誠易矣莫爲之前則仲芳何以製莫爲之後則柟軒何以作若夫八葉比世三槐徵德猶有富貴望豈若惟桑與梓寓其思慕之誠恭敬之實哉石

林公之澤於斯在矣矧公之在內則有安危利害邪正休戚之論與夫朋黨之對在外則有潁昌救荒之政作爲文章清新華麗而名聲爲明時重者考之史册炳如也今賫之文學倜儻於先世事業則無愧於前人喬木之望不足論甘棠之思爲有在人之愛公者亦猶子孫之愛親也子孫有能如親者豈不又爲後人之所愛乎仲芳已老賫則方進而未已故重勉之審如是則栢軒之名有其實矣賫嘗從學于余知爲之方故遂言之爲仲芳復推廣知本之論云

朱氏族譜序

嗚呼天開太極吾夫子以庚戌而生於東周之末太極後開朱夫子以庚戌而生于南宋之末聖賢之生異世同符吾夫子之澤萬世不斬朱夫子之澤豈五世而斬哉余於朱公昌宗家乘見之矣公字彥明號頤齋總角時嘗聞父曰仲仁者出自考亭嘗治書經傳大父昇南在宋嘗守廬州府舒城縣蒙有土田之錫咸淳年間教諭建康府宋社既屋年益耆艾不樂於仕遂教於鄉弟子從之者眾殁而人以鄉先生祀之延祐間御史交薦教諭縣學弗就因自建康徙居虎林遂占其籍昌以家庭之學僅以私淑朝廷始設鄉校因忝爲師自昌大父以上失譜無徵雖大父與父僅記其字若名則以五行之生爲序火土以下皆不可考又恐所聞者併至失墜

思得當世能文之士述其槩焉以余業文故請序余以聖賢之生有數而子孫能世家亦有數朱夫子之子孫眾多則皆在南若昌之大父與父其一也且以朱夫子之子孫在考亭者其源也在武夷者其流也在建康在虎林又其流之與支也矧在天下者乎天下有孔氏則皆孔氏之子孫有朱氏則皆朱氏之子孫此聖賢之澤不可與君子小人之澤例論而孟氏得私淑者亦幸其澤之未斬其意雖懼乎澤之斬懼乎道之不傳也今昌也私淑孔子之道則亦聖人之徒能私淑朱子之道斯不愧于賢者之裔矣自是以後子孫有能嗣之者在錢唐當以是爲譜倘當合他譜以正昭穆之離合則二夫子之澤與天地同其久矣以世論哉是爲序

和梅詩序

余幼時聞先輩言海粟馮子振作文最爲汗漫一日袖詠梅長何凡百首謁中峯本公尋和之馮大驚異及詳觀二作則知馮以正勝本以奇勝皆非末學所能至也吳興林子山者亦嘗和則奇正迭出要不在二作下欲追和未暇也一日友生王子中氏盡和前作裝潢成卷出示余愛其清新和雅在子山伯仲間是亦以正勝者子中俾題其端余曰古今賦梅者眾矣誠齋亦嘗論之一聯數句不害爲少連篇累牘不害爲多亦猶花之疏莫人鄙繁莫人厭也今子中之作固稍牽於韻然能使

人不以繁厭則無愧於此花矣予中方務於詩學駸駸乎作者之域姑以所言廁其端他日拉子山氏同一正之則盡善矣

送沈親民還太學序

聖朝建學育才將見於用故說木以爲贈天地之生材不爲不多且美矣惟木之爲材與人爲近植之以土地養之以歲月澤之以雨露堅之以風霜自萌蘖而根株自拱把而合抱拔於地而上干青霄何哉培養之盡道也國家之育材其猶天地乎上而成均下而府州縣社皆有學亦猶土地之植也里社之學必取於民府州縣學必選其俊秀成均則又拔其才藝之尤者與焉亦猶

歲月之養也府州縣栽之成均培之必自拱把可待其合抱況合抱者久可待其干青霄乎吾友沈新民氏從子學易府學弟子員與鄉貢進士選在四十八人中居二十七人上既上於朝廷其年未冠制許培養成均未幾丁父憂侍母氏疾有兄備養以餘力爲文今服闋將還不忍去膝下母勉之乃行告別於予予知其爲合抱之木而干青霄也但欲堅節於風霜保操於歲寒之後他日棟梁大廈而柱明堂者庸非徂徠之松新甫之柏乎噫牛山之美以爲良心故國喬木以爲世臣執以喻道伐以喻交此特以名取喻而已古人以種木喻德昔新民之父以尚德名堂則樂道好善亦猶三槐爲德之符其實可驗於人矣予以樗散之材不甘匠石之棄因新民之行故說木以序別庶附張琥稼說之末云

送金元哲之官分水序

聖朝之設科也本德行而兼六藝黜詞賦而崇禮樂蓋有合於成周三物教民賓興之意若明經對策則又斟酌漢唐之制而加詳焉是欲底乎實效非徒事乎虛文而已一時之士咸愉上意莫不鼓舞奔走以圖報稱洪武辛亥鄉闈歲開吾郡與計偕者凡五人焉元哲其一也元哲姓金氏名師古世錢唐人與同郡何希道李大有何子祥俱以春秋薦其一人以詩薦者則張克敬也吾郡春秋之學自應劉二先生後不四三人今歲乃連

得四人焉是則郡同經同而薦又同者未若斯舉之爲盛也聖朝幅員之廣亟於用人不待上之春官悉授以職元哲拜嚴州府分水知縣命將之官道過錢唐省親于庭訪友于里人咸以爲榮也於是學校之士賦詩以贈俾序其端予惟儒者之用爲世之幸其故何也以其有致君澤民之心而又知所當務苟徒守章句而不知變通則迂儒之誚有弗能辭者且分水之地去錢唐不三百里民淯事簡足以爲治而釣臺在焉子陵之高風與山水同永廉頑立懦可以勵乎薄俗元哲之爲理必知所先者矣於其行也姑以規焉

送維揚顧伯琛序

維揚顧伯琛之爲臨安訓導也將行請贈以言爲朝夕勗益其父昔以判府爲友予不敢靳也夫臨安據山川之勝故有學宮聖世師古學兼大小經史六藝咸隸焉益駸駸乎成周之制漢唐以下不數也今學官之設權輿於趙玄晦作興於高孟升二先生玄晦先以春秋孟升以書玄晦殁孟升繼之教養既成聲譽以著皆曰賢令尹知人故教官皆得人也所延訓導悉朴茂之士身之所行足以爲教口之所誦足以爲學亦曰二先生知人故師儒皆得人也昔與何彥恭先生在郡學時當聖朝歲開科舉之典同備員簾內外玄晦與焉玄晦乃予與彥恭友孟升則與彥恭友伯琛則予友彥恭與伯琛同師於徐先生孟升則師於何先生伯琛嘗從予卒業則予之視伯琛亦何先生之視孟升孟升既能知伯琛而舉之予又安得不樂道之乎其爲人也學篤而禮恭言溫而氣煦孝弟忠信行而有實經史六藝習而有文今則移其所受教者教于人推其所爲學者爲所學則庶幾斯道之立善人以多信矣於是知伯琛將以華其行者六人焉因以爾各占一韻并所題各以五言古詩賦之因以師道立善人多六字爲韻限以六韻會稽王好問先生則與予同年維揚朱仲誼先生則與伯琛同郡錢唐何彥恭先生俞文輔楊復初王士中先生則皆予同里同經復初則亦與玄晦同經皆有師道者也士中又善書得晉人法俾卒速而書之爲伯琛知勉焉

送指揮胡公還平陽序（代作）

括蒼胡公之衞平陽也軍肅境甯而民有賴時今參知政事徐公適知府事承宣之寄庶有資焉矧其土地廣衍人民淳朴風俗崇禮讓重信義教令之行遵守惟謹故亦爲易理焉乃徐公領戶曹相去日遠而平陽山水之勝往來心目之間而弗得見也矧與胡公之遇哉洪武五年春胡公以奉襄大事歸于鄉里事竣將還平陽道經浙江得與徐公敘疇昔詢其民則版籍日增風俗日厚雖王化所及四海皆然而平陽之民尤感化之速也因民之厚知公之賢思其民而不得見也見公如見其民焉今以母夫人之未葬不憚數千里之遠克終人子之事及其還也其民必曰上之人孝其親忠其事也如此吾儕小人可不知所事哉則所以興起其忠孝之心者未必不由于此傳曰孝慈則忠又曰上老老而民興孝公之還也尚爲斯民道之

贈世醫潘懋華序

諺有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謂必世于醫者然後用藥審治疾當也吾鄉醫者甚衆求能世濟其美若潘懋華者幾何人哉懋華以誠篤之資究岐黃之術闢中和堂于青門之西恒以濟人爲心故凡疲癃殘疾顛連無告者咸趨焉因詢其先世則名醫悅可之孫仲甯之子也

子雖不識悅可而知仲甯之學有自仲甯有子能世其業則仲甯之學不泯矣今年春予親支劉思禮感寒疾治罔效求懋華治之遂愈蓋懋華之法本諸長沙而參以家學之奧焉故病劇而無變壞之失病瘥而無留復之患思禮將報其德而徵文於予弗獲讓因告之曰夫傷寒之爲病其法則長沙之論盡之矣叔和之編述無己之註釋蓋足以羽翼之若龐安常之卒病論朱肱之活人書韓祇和之微旨王實之證治雖間有得然不若金源劉守眞張子和之法足以盡軒岐之蘊至若絜古雲岐東垣好古亦可謂有功于斯道者矣噫守眞雖有門人而無子孫世其家絜古有子世其家而無孫繼其

後今潘氏之門由悅可而仲甯由仲甯而懋華可爲世其醫者矣況能以劉張之學發長沙之妙予見南方以醫名者不必他求也故因思禮之請特爲之書俾疾者知所趨云

贈世醫王敬叔序

甚矣醫之爲難也道寓於素難之書法肇於傷寒之論人知其論傷寒也不知其兼傷風而論之寒之傷人也深風之傷也疾要皆六氣淫勝也且諸風掉眩屬之肝諸溼腫滿屬之脾肝急而緩以甘脾溼而燥以苦平其所勝達其所鬱補其所不足瀉其所有餘如斯已矣庸于醫者虛實罔知損益罔措謂風爲寒投劑以熱謂溼爲熱投劑以寒営血爲榮氣爲衞之理昧溼同寒火同燥之機乃至剛劑妄投復方誤用毫釐弗察危殆輒成彼何人斯一至于此杭人王仲德吾友王士貞之父也淫感風溼注於足少陰太陽之證醫者乃孟浪而治之藥屢投而證屢變甚至淫及四肢痛周一身有類剛痓者焉匪病之病乃藥之病也舉家竊視罔措手足適嚴陵王敬叔先生以公家醫事至蓋仲德素交來訪知狀曰苟可治吾盡心耳及診則脉九菽爲益三菽之重其候有異曰是必風溼淫勝前醫顚失之今痛未已必鍼人中與承漿灼肩井與曲池其病可已如言果然又爲治湯液醪醴其病大已仲德思所報敬叔曰吾與汝同

氏且友雖殊其方安知不爲兄弟之親乎彼仁民愛物亦由是而推耳何以報爲苟得業文之士書其得失庶爲學者勸則爲報多矣仲德乃遺其長子士原介吾友貢士沈新民國子監生楊得中以文請二友與士貞爲同舍蓋義爲也吾得已於言哉雖然越人之傳由子長而明戴人之學由知幾而爲繼越人者錢中陽能明仲景之旨而劉貢父傳之戴人者李明之能明仲陽之旨而元好問傳之今敬叔有前人之學而無文以張大之良可愧也姑述其說可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所錄是亦爲仲德之報也

贈卜師李通玄序

夫龜之爲卜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自太卜之法不傳所謂三兆六龜與夫經體百有二十頌千有二百皆不可得而知其可知者亦惟理之在人心者而已易大傳與筮並稱故曰以卜筮者尚其占是卽書所謂龜從筮從之義求之周禮掌卜筮者六官凡占大事先之以筮而後決之以卜是亦從長之說也然太卜之書雖不傳而間見于史遷之書則猶有可攷後世有專門名家者亦能默契乎先聖之心不戾乎太卜之旨狐疑以之而決猶豫以之而定豈不謂之名士也哉杭之靑門有業是術者李其姓通玄其號焉其爲人也溫乎其容肅乎其躬其色也和其氣也充志定而理明學

邃而業工是爲卜者之雄人有大疑就而決之必齋蕭振龜按甲丙之位察首足之狀稽經爲之斷焉人有不卜卜無不驗自非有得於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之學其孰能足其號通玄也宜矣古人之卜習則行之不習則修德而改卜今之爲卜者閒有不習則倀倀無所主僥倖以濟其私併使古人命龜之意淫於術數之末而自警之意荒矣惟通玄則不用三兆之法辨六龜之理因人趨避而以義命之大者告之是亦鄭詹尹嚴君平之流亞也故樂爲之書

贈龍翔宮道士毛起宗序

實理之在天地間萬古一日也在人心萬古一息也風霆之流行雨暘之應候必得是理之實而後屈伸變化無窮焉故人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亦因吾心之實而致耳自玄敎之立智者遂倣禮爲之制按法爲之科金書玉簡擬章表也朱書丹篆准律令也瑱函積于簿書寶籙多于案牘禮則君臣事則官府終非篤信之士則弗克遵行之錢唐高士毛君起宗生有純質勤學好問在總角人已譽之長慕玄敎乃棄俗以從授龍虎之祕籙傳正一之奧旨鞭鸞笞鳳撽龍命鶴輒有奇驗及居龍翔之宮則名以誠著行以道成凡有事于上帝必與監齋之選蓋玄門之有監齋猶朝廷之有執法匪德望聞于時文學推于衆者于厥職爲忝至正甲辰夏六月

大暑雨久弗止民多怨咨右轄海陵潘公聞而憂之謂山林之中有道之士其誠可以回造化而役鬼神於是發帑致醮禱于吳山三茅觀貫人陳君伯達主行其事監齋之選首禮于君承命惟謹未事則嚴戒齋愼居處既事則有虔其容有恪其事儼乎其若臨愀乎其若覩肅乎其若有聞焉尤且謹廉察之職申褒貶之章言皆子史文悉駢儷公於時評敏于宿構有事于是者望之如神明畏之如師保周折其旋規矩適中威儀棣棣緯有可觀竣事之日凡三達曙已而陰雲解駁祥飈欻興曜靈之駕已出暘谷而拂扶桑矣人咸謂右轄之誠足以動天陳君之誠有以感人而君之誠有以應右轄之

命當陳君之舉者陳君嘉其相事有成徵文以爲華因語之曰世之有功于文事武備者則詞臣戰士必榮其褒賞君子有修巳之實則鄉里咸得以榮之矧服玄教之服誦玄教之言行玄教之行而克爲國家捍禦災患者乎則其一念之誠非有聲音笑貌爲者此陳君之所以必致其報也歟予于玄教之事未詳其旨特重其有功於民故摭實而書之以致陳君之意云

聽松軒記

無錫浦源氏居九龍山中闢軒松下聞有聲自松出洽然可聽因顏其軒曰聽松鄱陽玉雪翁聞而扁以篆同里張孝廉見而記以文固在也丁未歲軒燬于兵辛亥歲復葺之壬子歲春三月源訪親錢唐因從弟澄知予業文請續爲記再讓弗獲因語之曰天下之聲眾矣奚獨聽于松哉松可聽則凡觸吾耳者皆可聽也雖然聽于天者以理不以聲聽於地者以通不以形聽於人者以德不以名夫有非生于有而生于無無非滅於無而滅于有方其松之屹立於軒楹之外也曷爲之聲至于天風忽來飄蕭披拂徘徊留流久而不去也然後至音發焉前如倡後如和韻如笙竽聲如金石洶湧如八月濤斯須風止籟息寂無所聞則向之所謂聲者果有乎果無乎予嘗泛觀乎萬物矣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色者有色色者夫形聲者有息而聲者無息源之聽于松也

毋聽以耳而聽以目毋聽以目而聽以心耳司聽非目不知其爲松目司視非心無以知松之可聽古人有聞歌而聽者聆聲而省者審音而知政者今源也因事物之徵而悟寂感之理以是進學其可量哉若夫山林之佳軒窗之美圖書文史之富前人有能記之者故特記其名軒之意云

志隱齋記

古之人出處一機窮達一致安於所遇而已方其隱也乃以隱爲志及其顯也則亦以所志而行之彼志之不立者惟志於顯而不志於隱隱而求顯不足以言志矣吾友顧中道氏嘗以志隱名齋或以爲異於隱居求志之意殆非然也求志則守其所行志隱則固其所守皆此道也且人之處世未管不始於隱事親之孝卽事君之忠事兄之弟卽事長之順居家之理卽居官之治故曰孝弟慈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也孰謂出處異機窮達異致乎若伊尹之耕莘太公之釣渭孔明之廬南陽皆志於隱及其顯也莫非自隱致之鹿門德公則終於隱者也終南藏用則隱之不終者也中道之志亦志乎伊尹之志矣伊尹樂堯舜之道亦豈出於孝弟之外乎先儒謂隱居求志惟伊尹太公足以當之又謂顏子亦庶乎此中道誠能學顏子之學則能志伊尹之志矣是則名齋之義非志隱也乃志道也志於道則志於仁中道

其勉諸

行素齋記

錢唐爲東南都會以醫顯者非一人聖朝初獨以周文傳氏稱謝其嘗學同里蕭厚齋姑蘇葛可久蕭則專南法而獨愼葛則兼北法而益奇得蕭法者閒有其人得葛法者則文傳而已文傳舊有齋居而名以行素嘗燕坐是則究俞穴軒岐洎秦漢晉唐宋金之學故治人之疾苟有生理無不獲愈人皆德其能有所爲而不知其爲所當爲也文傳嘗以醫道行乎州里矣而州里德之行於親友矣而親友德之由是以名聞於朝廷益廣其德焉乃亟爲親老而歸朝廷以孝治天下故甯失一良

醫不忍失一孝子得請方其歸也若有所遇既歸而益殫濟人利物之心有疾惟恐後未始有厭倦多足意覛其齋居則以桑梓數畝萱蘭且盈前參苓芝朮裕如也知是行素之名益彰文傳嘗起予疾亦欲爲記之弗果里人勞仲禮王仲德徐華甫三人者義人也德文傳愈其友楊達春滯下疾微文報之予應之曰文傳之活人不知凡幾人之贈言者又不知凡幾望之於家文軸充乎梁棟徒能美行道之跡未能喻行道之心今齋名未記茲非缺歟且行素非爲之也昔舜若將終其身於飯糗茹草若固有於袗衣鼓琴皆行素也孔子飯疏飲水周行素爲魯司寇墮三都卻萊夷亦行素于陳蔡于宋於匡非行素乎使遂居夷遂浮海非行素乎當是孔子之時惟曾點春服童冠浴沂爲近之後世陶淵明亦庶乎此論者猶以點行不掩而志及之學不足而趣有之故世之能行素者亦觀其志趣之何如耳今文傳之志於醫也學如張機道如宋清用如錢乙法兼劉張方會張李而加詳蓋羅謙甫朱彥修之論非區區爲世之所能及也且人而無恆醫不可作醫不三世藥不可嘗貴行素也舍道德之富仁義之貴可素而行乎虞孔之聖未易希能希曾陶之賢可也曾之言志不過素居之位陶之取友則在素心之人文傳可謂能素位三君子可謂有素心皆可記也

性齋記

錢唐人有學老氏之學者賓南州高士之裔虛一煉師之弟子應誠其名克明其字性齋其號也質厚而氣清言寡而行卓與人交若疏而實密與人語若異而實同每齋居燕坐或至終日悄然若思凝然若愚如觀鼻端之白如索淵中之珠人或詢之則曰吾欲達其性耳又勸其觀書則又曰書以道性性未有定與其觀書甯觀若影與之友者知其識性也咸以性齋稱龍虎沖虛眞人爲作大篆又錫以沖素宏妙法師之號由是人咸知性齋之爲克明也吳興林子山氏善丹青貌一道士於深山大谷之中長松茅屋之下正襟危坐眞有定性之

容一童子俱有以知其加定性之功者丹青之妙一至於此噫性即理也理無形可以圖圖者圖其意而已且性之爲義肇於商書暢於洙泗大備於濂溪考亭諸賢其說固在自誠明謂之性則子思子發之以爲性者之事克明欲究其說可不求諸章句乎或者以性齋所居之室在淸衛道院中山川環拱樹林陰翳乃城市之山林若然則他日一造其室留以終日當觀其景而重爲之記云

葛母傳

葛母姓徐名節字貞節金華永康人父同甫母沈氏幼純淑若成人勤於女工母鍾愛之及長兄䄵授以女箴內則通其大義年十八適同里葛吉甫氏事後姑惟謹姑弗慈益竭力以盡奉養之道久而姑亦大悔曰吾不知新婦之克孝也夫歿年甫二十有七舅姑欲奪其志誓死弗許乃綱紀家事如夫存奉舅姑以終撫子女以成祭祀不適於時田廬益增于昔致敬宗族周急貧窶內外咸譽之性淡泊賑所居之卑卜大塘文山築堂其下扁貞素以自志二子曰秉仁曰秉義女二人長曰佩蚤世次曰孝適同里陳世英亦蚤世孫六人嗚呼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源三從之義一醮之節亘萬世而不可易者也敎化不明廉耻道喪爲人子者不知所以事其親爲人弟者不知所以事其兄爲人門弟子者不知

所以事其師矧責於婦人女子乎若葛母徐者足以爲世道重矣天錫高年神相厥裔積德之報胡可量也予嘉其事故述梗概爲當世家以備他日史臣之擇云

吳山隱夫傳

杭有杜彬文氏居吳山因以爲號識者咸以吳山隱夫稱之所居又當吳山之勝過者甚衆予偶借吳以道過其居得見其人爲顏蒼而容冰髮皓而澤目紺而瞳膚積而腴其有道之士歟詢之則嘗壯而仕老而隱身以青囊之術鳴于時者因詢其學之初曰當宦遊時心實慕道後於深林大谷之中遇峩冠博帶之士睥睨上下若有得者因趨進而揖之士曰吾所學者風水子願聞吾與子言夫陰陽之宅勢異而理同天有四時其氣如春夏秋冬其德爲元亨利貞以陽宅欲顯而隱猶春夏之元亨後有秋冬之利貞陰宅欲隱而顯猶秋冬之利貞而有春夏之元亨也顯而無隱無以縮其後隱而無顯無以蔭於今此其大畧也若其觀天文察地理相陰陽度流泉則以序此景純以下之書具焉子能道之後三十年必以此隱子初以功名爲心雖盡受其術而弗欲行年如其數仕既退身既老乃以此術爲人售始一二驗又十百驗今則不知其所驗者幾自以名之顯則欲實之隱焉予因異之曰吳山據錢唐之勝非明地理之學者能之乎人未有德於人者且責報今既有德

於人而弗責報非有經術之學者能之乎且地理之學在風水言人心故有無形之風水焉有有形之風水焉有形之風水則可以目觀無形之風水則可以心會必有心會之玄乃盡目觀之妙彬父盡其人也彬父身其隱名從其顯乎故書爲吳山隱夫傳

說習齋說

錢唐楊文卿嘗以說習顏其齋居而請說於予予不能解也蓋嘗論以習而後說未聞說而後習者夫習而說則順言其效之所至說於習則逆推其功之所成此經義語也嘗讀易而有得於兌與坎之卦矣兌之彖有曰兌說也大象則曰朋友講習坎之彖有曰習坎而大象

則曰常德行習教事由兌而觀其說在乎習由坎而觀其習則在乎教習乎教則以習而言說乎習則以學而言其習．也蓋嘗達觀習學而言夫易之旨矣有曰兌以說之又曰說言乎兌又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而習之爲體則本乎坎習之爲用則見乎兌豈不以兌之爲澤卽坎水之塞其下流二卦之義可以相通故聖人之言亦在相發明歟不然何其有似乎譬論之言也且人之說在乎習習而又習自然說於中心不至於樂弗止也夫萬物之說於秋由生而長而收而藏是習也物有不說者乎物之說於秋卽人之說於習也今文卿年既高矣學既富矣而尤拳拳以說習稱其甚懼仁之不熟

猶五穀之不如稊稗玆吾道之有秋也方今聖人者作動靜會天理之定語默參闔闢之運以財成以輔相以左右斯民於善政善教皆可說也民說其政物說其天君說其民亦猶文卿之說於習矣予學易故以予所得者敷而爲文卿說而譬論之義則有先儒之說在焉予不容贅者若夫說而不繹習矣而不察又聖賢所戒予與文卿尙加勉哉

白賁齋說

天台進士霖氏以白賁名齋求說于予弗獲讓因語之曰賁以文人所知也賁不以文人所未知也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可以無文爲賁乎又曰賁無色也

則無文斯爲賁矣予嘗泛觀乎山水間有以得其說山之爲山土石而已及夫春花鋪地夏木成林其爲賁也盛矣至於華者斂而爲實木者落而歸根而山自若也水之爲水江海而已及夫風行微漣雨餘巨浪其爲賁也大矣至於風雨息而不作水波靜而不興而水自若也由是觀之則向之所以爲文者非賁惟無文而後爲賁也前之說易者有曰賁終反本復於無色不使華沒其實文滅其質也後之說易者曰此有道之賢遺去紛華泊然世外以質素爲賁飾者也予不知士霖有取於此乎無取於此乎誠有取於此則束帛戔戔邱園之賁有日矣姑俟以驗予說

蘭畹說

騷人以滋蘭比潔大夫以贊蘭爲誠滋蘭止於九畹樹蕙乃至於百畝是蕙不及蘭也大夫得以贊蘭士惟得以贊茝是茝不及蘭也蘭之類十有五而蘭爲長則其貴可知已蘭之種有九而蓺之中谷有山澤之異生於山者可襲而不可佩生於澤者襲可則而佩也予不識澤蘭而識山蘭卽山谷所謂一榦一花而香有餘晦翁亦謂今花得古人名者宋人集其長短句亦以蘭畹題名凡歐蘇黃秦諸公之作在焉則是蘭畹者衆芳之所聚也臨海俞餘善儒士也其質甚偉其辭甚美工於翰墨長於草聖弱冠遊浙西素學益進遂分教昌化邑以蘭畹自號俾其友徐子方氏求說於予抑聞之家語有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知其芳則其所號實因乎字今築室以近畹則室邇而畹遐而畹則室可見矣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子方其同心者歟謝家語曰芝蘭玉樹欲生於階庭餘善其生於階庭者歟是爲說

拙民說

易曰白賁無咎詩云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士生斯世莫不以機巧自爲及歷世變則向之所謂巧者祇見其爲拙爾然後動其補過之心悟其還淳之理乃甘以拙自居而同乎烝民噫拙非矯乎巧也民非同乎俗也乃因其所固有行其所無事豈若鄉原亂德者哉周元先生一賦極貶其巧而褒其拙終以風淸獘絕之語若一處夫民之弗能拙也古之時其民無懷葛天其俗標枝野鹿其居處巢穴其茹飮毛血亦自知其拙又安用巧風氣散而民僞滋人之用巧者惟恐弗旣人惟巧是爲欲求其拙也難矣今有人焉天資美矣世變歷矣知機巧之無益信朴拙之有誠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求人譽而人譽之若嚴生翰臣是已生名維禎世家崇德遷籍於杭猶不忘其故里因卽先世所居玉溪以自號以寓桑梓之思張光弼先生實爲之傳且比德於玉文固在也今復以拙民自號偕楊懋臣先生求說於予嘗聞翰臣乃松月翁之孫子婿翁乃楊補之先生之族貞居先生之弟其所聞見皆長者固宜其有所涵養而成就也少陵有云用拙存吾道東坡亦云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翰臣能以拙爲用則其道自存能以拙自修則於道有聞也矧未晚乎今固雖未晚視前自號玉溪生時則晚矣昔之慮者慮乎時不我與今慮者慮乎藏不我深其非易所謂白賁之反朴詩所謂白露爲霜之遇時乎周鼎所指先王不與桔槔之功拖甕所羞翰臣誠無愧拙則無忝於民矣故爲說以勗之

無心處說

操存舍亡心不可無寂然感通心不可有然則謂無者

非耶不然也天地以無心成化人以無心應物雖謂之無而有綱維主宰者存乎其間尙容心焉則所感狹矣惟人之心乘乎氣機其出其入莫知其鄉然非在我者有以操而存之其不至於凝冰焦火淵淪天飛者幾希矣然以之應物則不然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所以能感而遂通也先儒之說易謂無心者不能感有心者不能咸感又曰無心之感天下之眞感也觀斯二說足以盡無心之妙矣予友鄭敬常氏嘗有得於此故顏其居曰無心處又懼或人之疑其稱也俾予說以置於壁云

竹隱處士畫像贊（并序處士諱克明字俊德鄭敬常之父也）

處士山陰人或以爲子眞裔山陰固多竹子眞

又有隱名是竹隱之號其專之矣先世嘗顯於宋以直言廢遂終隱焉處士復以一行著克繼其隱在隱不在竹也處士充其容粹其言習文事而弗矜處人倫而過厚類有道者子修又克繼其志貌其像徵文以發其潛德是可嘉矣錢唐淩雲翰爲之贊曰

竹可隱吾其屋隱可竹吾其麓屋匪右軍之亭麓匪子眞之谷右乎竹而非隱子眞隱而非竹合之則成乎二美離之則處乎幽獨何雲飛而川逝歎斯人之莫贖望皎皎之白駒見猗猗之淇澳噫生芻一束其人如玉非斯人而疇躅

莫隱君墓誌銘

隱君名昌初名維賢字景行其得姓則以有熊氏後之季連其得氏則以莫敖官後之屈生秦漢魏唐代有顯者在宋自始祖諱延瑛而下一十世由進士科仕州縣佐貳郎官法從者五十四人是爲吳興莫氏自始祖之義宋刑部侍郎諱君陳而下至高祖宋承事郎諱之濱爲六世徙居錢唐乃生曾祖諱世榮是爲錢唐莫氏曾祖生祖諱大有祖生子四人長諱如德次諱大中則伯父次諱如貴則父次諱如敬則叔父君實叔父出父無子出而繼之者也先其叔父配孫氏於前元大德六年壬寅六月二十一日生君於積善里少穎悟知爲學長

益俊邁知克家自刑部至君已九世以宗遠澤斬思振家聲以爲世楷時處士以君□□承意遂及時行樂優游以卒歲焉君大治第西河扁其堂曰有政請處士□□合家族以居之同舍晉甯張翥記以先志趙雍仲穆爲書而揭之君幹蠱之外兼以學問書無不讀藝無不游元初仇山村白湛淵湯北村鄧素履諸老先生者咸得登其門卒受教山村先生焉兼通詩傳爲場屋文及延祐賓天時年十九以前受業一試不售則曰吾甯藏璞勿可再削翰林待制楊公剛中畢辟授以右職亦不起有別業在南山下作屋介兩山間命曰兩山始有隱念無何二老繼歿家事日繁交友日眾而君學日富延

名師教弟及子姪輩君亦不忘所習乃日與講明以求其至焉課羣僕惟責其成而已不妄加喜怒且泰邑恐厚施人恐薄柯博士敬仲質犀帶未償頗有欲得意遽與授之有妾兄假君數萬緡以起家者亦無責焉拟不知名者胡可計其性行類此尤通佛老之說遂以廣莫子自號後感瓊琯玉蟾師授以內外丹訣遂有得焉又和永明壽禪師山居詩一篇在叢林有傳之者篆法嶧山碑與漢石經動有古意方外碑牓其蹟甚多其畢諸弟妹婚嫁西河第燬於災湖濱別業稍近市喧遂卜居下瀨亭扁留暉蓋用和靖詩也輯師友尺牘詩則標其名籍詳其姓氏有元好問中州之遺意但惜不記其所

交所知亦可悲矣後復徙居南屏別業其處頗多景物勝概因人而成有若輞川之南堂者遂為廿有一題多賦之者君初以家訓不敢飲酒者殆四十年而未嘗聞人之勸至是每客至始肆酣飲其醉則止尤樂於書棊彈琴家蓄法書名畫古器甚都於是盡錄其器裝為二帙曰雲房玩餘集若歐公金石錄焉先處士法師之沒旣葬遂展拓先塋刱建堂宇遠求虞道園鄧素履二公之文合為一碑諸士夫因以棣華播之長句者幾二百餘首又自為致嚴堂記歷敘先世營置之由葬附之所創為送葬經營供祭之規立石堂上以示永久皇朝洪武三年始建學立師為英才首君以詩經為杭州府學訓導所教者咸一鄉之俊士晚懼族譜散逸薄遊吳興搜訪故迹歸與從子約作家傳凡先世之遺文翰墨附其後為若干卷曰吳興莫氏家乘及所與文儆諸子倡和目曰苕溪紀行又嘗訪吳淞故時所過題詠目曰雲間紀遊計平昔所為詩詞等號為廣莫子藁又有和陶詩集纂名物鈔若干篇藏於家云君娶金華蕭氏先卒祔祖塋次楊氏宋后族蕭一子楊三子長海甯學錄次殤次孺在家女一人曰某適邢某為某官嗚呼予總角時嘗從外叔祖竹逕諸先生學以君嘗舉於元之而且學詩於仇山村欲攜予見竟弗果後年始長至正己亥鄉舉始得與先生交遊又獲交其猶子敬又同為杭

庠訓導後為小人間君遂以疾辭予亦繼以疾辭君以年老不為腐鼠之嚇嚇予豈一包羞者哉傳曰人定可以勝天亦盡其在己者耳思昔從仇山村游時同輩有二人焉一則張雨字伯雨以高道顯一則張翥字仲舉以名宦顯與君皆傾瀉或者以君隱名可匹顯名則道德文章而言非以地也君未厭世而慕陶潛劉伶之達而為擴志詩則有待於觀化之歲月斯可謂之達者伶荷鍤以死為死陶自祭不以死為死然則隱君其死耶其不死耶

張宏道墓銘

公諱克用字宏道姓張氏南雄始興入唐文獻公之裔

也曾祖諱志達祖諱菲鄉皆不及仕父諱舉智官至河源縣尹母葉氏諱妙柔朱宣教公之女也元初父任韶州曲江縣主簿生公於官廳因以州名名公有兄諱某則與公同侍養有子二人長諱成美爲某府判官先卒次諱成德爲百順巡檢公性資純厚幼已若成人好經史號多識前言往行有以畜積其德故所施無不當焉去鄉里遠母以病弗克行乃偕兄以侍兄性慈祥尤躭竺乾之教故克家者猶以公稱先是有强暴占據鄉里之田者公乃以義喻之曰凡民之田皆子孫受於祖父而安且久者汝等非祖父所授欲子孫安且久者無之由是强暴者化歸田恐後父之任所去家千里海道之

險恒出不測每歲必一二省焉外悅父懷內慰母意雖間關阻隔而心志通感後父遷翁源縣尹之官未幾公覺以心動亟往省之而父卒居喪盡禮將祔護柩以歸俗崇風水之學究兆有弗叶於卜者終莫敢葬公日夕籲天祈卟古卜遇智人指以地遂克葬焉初庶母馬氏遇公勿慈公事益謙謹及是庶母欲與所生子女爲公弟姊留居廣州公曰豈有庶母弟妹異居乎即迎歸以養併撫其弟妹鄉里多之再紀至元間歲飢斗米千錢遂發儲粟平糶之者周之飢者食之活人甚衆元季兵起所在嘯聚始興地邇賊巢兼以翁源尚獠時出剽掠市井無賴陽言復仇欲行劫先是以告公知其狀叱去之曰天道福善禍淫彼爲不善當自殞滅汝等有罹其災者命也可效尤乎衆服而退故賊冠衆益平公明於義理達於事變里之長幼情有枉屈求直於公郡之大夫訟有疑或求決於公治家有法教子有方持己以退謙忤意卒無遽怒故人畏之者若師保愛之若父母稱之者以行而不名大明洪武甲寅歲終於其家享年八十有四葬於深塘之源其孫國學生從周者以事狀俾同學柯升求銘於貢士凌彥翀曰吾祖既葬而墓未有銘恐久而失墜願先生有以銘之予雖弗及識公有孫若此其言可信不敢以老病辭遂爲之銘曰孰俾其守覩其有孰俾其發覩其後深塘大阜安且厚藏之以封

斯不朽

張光弼草堂疏

一笑居士在江西生爲斗南望詩名優於張籍
家計劣於陶潛欲謀數椽毋勞多說若物物之
可與則處處之皆宜但不至於虛拘便可謂之
實惠此啍喋事在特達心

右伏以昌黎寄玉川子首稱洛城破屋之數間東坡題綠猗軒終比揚州纏腰之十萬必能修我墻屋方可有此室廬雖博愛仁乃見義勇家徒四壁之立囊無一錢之留人皆見之計必出此若非慷慨而多助安得輪奐之一新必欲取杜工部草堂貲何時可辦倘葺得傷闘

西槐市塾今歲無憂諸賢圖之名教事也

仙林方外交疏

仙林山何處飛來有如竺國清潭水此時流出不減曹溪要看教鬧慈恩須用法傳嫡嗣講主訥公大辯若訥不違如愚坐百部堂中親傳正印向三生石上頓悟前身欲效達磨面壁九年好為道翁拈香一瓣口手相應衣法雙行眞成青出於藍不是轟邊之鹿允符輿論大振宗風禮西方諸佛之尊辰良日吉祝南面一人之壽地久天長

重建觀音寶殿疏

獨峯村金佛寺舊有白衣顯迹今則焦土空存

欲輪奐一新威儀再覩欲為無邊之大刹特化有緣之善人不免徧叩高門共成勝事

右伏以家家有觀世音即心是道種種行方便事入手為財若得眾信結緣便是普門示現惟金佛寺類紫竹林梵音海潮之夙聞甘露法雨之時澍屢經風火悉化虛空象教為之寂寥龍神爲徙恭敬今欲鼎新大殿威觀法身寶珠瓔珞之莊嚴華蓋幢幡之供養奈赤手空拳之何稍俾白衣妙相之莫瞻必須指廩捐金便可伐木運土多助寡助大書特書晨香夕燈上以祝九重之萬壽晝禮夜誦下以錫五福於庶民正當可為切莫蹉過謹疏

重修後瀾溪神霄雷院疏

錢塘施道士者久慕清靜未厭勤勞欲成經營之功庶助焚修之力是誠報本匪別生枝人莽肯心我無難事

右伏以駕麟持妙法九天氣到手如無騎鶴上揚州十萬貫纏腰未有惟後瀾溪之雷院乃古仙子之雲房屢變易於星霜遂震淩於風雨幸有投機之會便為入道之門必遇捐金指廩之人方就運斧揮斤之事既一舉而兩得且廣種而薄收請禱於上下神祇況可周人之急觀像而恐懼修省是為敬天之威相與圓成廣資利益謹疏

募緣建眞武庵疏

瀛蟾道人欲於超然山建庵祀眞武神朝夕焚修上以祝延聖壽下以保安庶民奈赤手以難成必眾力之是賴敬持疏語歷叩賢門快為點頭便能遂意

山號超然欲奉玄天上帝室曰完矣須憑白水眞人有此未了善緣須作見成活計睠仁和之為里皆士庶之所居神非人莫能顯其靈人非神無以安其業自武當降神之後於杭郡祈福所先碧瓦朱甍照城郭雖無似此之規模晨鐘暮鼓羅幡幢須作如斯之供養必得捐金指廩便能橫棟架梁會看五穀之登咸賴一人之慶

世傳甲乙譜經之營之家有壬癸神福汝佑汝德無不報功有所歸

無能道人欲結草庵疏

無能道人欲結草庵以延瓢笠奈乎赤手空拳不免遍叩高門共成勝事

右伏以石屋洞前穩便處正宜著腳草團瓢內定靜中方可明心欲悟青牛老子之玄玄須仗玉蟾眞人之止止奈無腰纏十萬貫徒有口誦五千言必須得大力量人方可成好機會事多助寡助經之營之但得地可卓錐不管室如懸磬冬裘夏葛若能聚衆友以學仙晨香夕燈便可祝兆民之賴慶也他時佳話此日鈔題

沈谷華入道結庵疏

右伏以人間赤松遊此平生之素志牀頭黃金盡惱壯士之愁懷自憐生龜脫筒卻類鮎魚上竹影雖落魄性頗風流從師學業作成七字對五言詩爲客起家引得半生忙十年鬧未養黃芽白雪先歌流水高山向刀鎗陣裏常有陰德濟人於簿書叢中絕無俗務累己偶悟黃粱之夢還思白髮之親打筋斗跳出利名場裝軀老作個呆癡漢誤蒙人舉親覲天顏登臺省皆袞袞之諸公歸田園獨遑遑之一　老能向急流勇退不是踏腳空同幸蒙鄉里心交喚作市鄽骨董道是沈休文不覺腰圍之瘦損謂之陶元亮何曾心地之遠偏且分以財用

成其室只消纏腰十萬貫便見盍頭一把茅必發歡喜心願成方便事彈絲品竹招邀風月兩鬧人指廩捐金成就山溪一道士聊爲者目權作疏頭

岳王廟化緣修理塑馬疏

伏以淩煙生面完之又是百年追電輕驟塑者已非一日況丹青易爲慘淡奈土木久致崩摧孰瞻在天之靈竟失行地之用必期多助庶可有爲若鐵鎗之勇著於王彥章比泥馬之靈顯於崔子玉一舉兩得異世同符借四將成中興烜赫炎精之餘參六飛爲上駟肅清朔漠之塵茲以勸忠幸爲仗義

吳山東嶽廟化鐵四太尉疏

吳山東嶽廟鐵四太尉一曰靈應侯二曰福祐侯三曰忠正侯四曰順祐侯以禦災危悉皆以鐵肖像顯靈非一日矣因軍器造作人人有欲假爲用者一夜託夢於王子澄曰吾欲助國將作新吾像以離於此已而果爲國用子澄識其語不忘果蒙神庇動止協吉茲不忘神德不敢自私欲求衆力圖成庶見神功昭著願爲勝事實在喜心

右伏以鐵四太尉五百年著山嶽之靈金九河圖億萬載全生成之妙豈其報國遂至喪軀雖臭腐化爲神奇必輪迴定有劫數既蒙大力敢昧初心若得靈應福祐

忠正順祐四侯之像存必享壽福康甯好德考終五福
之咸備加掌加筆必有禎祥

栢軒集卷四終

柘軒集附錄

錢塘淩先生行述

先生諱雲翰字彥翀生元至治癸亥歲家義和安國里闤闠間以柘軒自號早遊黟南程公以文之門好學博通經史潛心周孔之書處一室左圖右書講習其間研幾極深嚴寒盛暑不輟維揚朱仲誼世號博聞於人慎許可過而取其文讀之稱奇士遂定交至正十九年己亥浙省以便宜開科取士登鄉試榜以道梗不及赴都授紹興路蘭亭書院山長不赴教授姑蘇之常熟高郵張氏兵起退居吳興梅林村號避俗翁國朝洪武初建立學校招延文學老成經明行修之士訓迪生徒時則興教葉居仲徐大章司訓王好問瞿士衡莫景行何彥恭適同其事咸稱得人浙省參政鄱陽周公伯溫扁其讀書處曰安易總制馬公參政徐公接以賓禮與之唱和洪武辛酉以薦辟召授四川成都教授卒於官時洪武戊辰歲也配顧氏生二子長鵬能世其家次鵠舉通經人材以母老乞歸先生性詳雅和易強於記問飲酒不及多朋友至者則必與傾倒盡歡雅善張昱光弼俞和子中王謙自牧宋杞授之楊明復初瞿佑宗吉俞友仁文輔王正道士中張輿行中方外若簡易道渺季潭玘大璞仁一初及王景周毛起宗家詩文及進士沈新民葉蕡方賓遂宏等咸出其門先生之學本之六經以

明道參之史漢莊騷以爲文題跋古今書畫考論詳備其爲詩詞賦情詠物纖縟穠麗而不失其正至今膾炙人口傳誦不輟予幼從存齋瞿公得侍先生几杖見其談笑議論雖古今傳記稗官小說卜筮陰陽雜家一切諸書莫不歷覽記誦今先生已歿四十年舊稿再經兵燹所存者十不一二其孫文顯能不墜其業命子昱爲邑庠弟子員數過從予間至其家報謝與文顯昆仲談及往昔因出所存稿葢輯於癸亥之歲者其間塗註點竄不可盡識歸至夾城別業時平地積雪數尺門無雜賓推測文義補綴殘缺其間不能無舛訛之憾乃次第詩文爲若干卷命長子暹繕寫成帙俾藏於家以傳將來噫世固有以詩文名世及其身後遺文舊稿託之門生故吏期鋟梓以傳不朽之名不幸厄於蟲鼠童孺水火者甚多孰得如先生有子若孫使手澤不廢其儀刑謦欬儼然如在復加繕寫將垂不朽之譽于也後生末學於先生制作之工拙不敢妄議今因淩氏之請姑書此末簡候知者爲之序永樂二十年歲在壬寅冬閏十二月望日鄉貢進士同知壽春里生夏節拜手謹述

柘軒集附錄卷下

凌鶴字正齋

（仁和縣志宋都汴時凌善甫爲度支使後隨高宗南渡因家於杭入元有凌雲翰乃善甫裔孫登鄉進士官至成都教授五世而有凌鶴邑長舉通經人才赴部以母老乞歸養遂不仕生二子長次顯甥子弟宗載以其子煜後爲泉泰敗元煜領順天鄉薦官眉州知州）

岳王墓懷古

英雄白骨葬錢塘汴水東流失舊疆漢業中興諸葛去吳讐未復子胥亾荒墳斷碣莓苔上遺廟空山草木長欲采蘋花酌杯酒西湖煙浪並微茫

凌煜字敬輿

上少保于公

光嶽氣鍾聚豪傑生胥山紅光紫電盪室內天球仙樂鳴雲間堂堂七尺人中表芹泮掀騰聲譽早讀易探開太極先爲文奪盡天機巧騎駃直上廣寒遊天香折得凌高秋鹿鳴歌罷別鄉井虎拜歡動來神州禮闈又陪多士集忽聽一聲春霹靂瓊林醉酒顏愈紅黃榜書名字猶溼拜官豸史侍九重秋霜面帶生威風攬轡芳聲范滂並埋輪清譽張綱同宣廟維持心簡在入奏封章吐忠愛才高一蹴陞亞卿正笏垂紳調鼎鼐聖人惟願生民安命公巡撫仁且寬山西河南兩藩省盡將德政摹碑看未幾還朝居大理得情哀憫心何喜靈臺皎潔賽秋蟾丹府澄清猶止水載陞司馬握重兵六師帖服邦國平羯胡貢獻心詭譎上皇大駕勞親征臨城虜寇難救藥人心望望何由樂天生聖主奮中興汛掃邊塵猶自若手拂紅日誇我公雲臺第一當書功擢居師保相天下丈夫到此眞英雄有時將臺軍務整萬馬不嘶聽號令智謀當與孔明同膽氣直合汾陽並有時莅政臨部堂紛署仙郎環兩行簿書叢脞向質問一決兼善衆人長有時燕居言默默茗椀爐薰情更逸經綸事業漫沈思周召應與爲休匹有時一爲治世音紅香滿架春陰陰桂庭待月玉兔照竹爐煮雪蒼龍吟隨寓而安日復日侵晨入覲承恩澤陰陽化育望燮調邊報差除冀裁畫願祝皇圖萬萬年更祈公壽金石堅君相開心

皐民物華夷一統常安然鯫生鄉里拜顏範重謁金臺顏自汗不才忝是柘軒孫問學荒蕪多背畔祖傳一卷易頗嘉歲久零落空咨嗟學讀莆田尚書義前科叨折蟾宮花秋臺書奏來銓府使我入官必學古立身端不愧前修一片忠心報明主

褚僕射廟

圖謀易后勢將搖僕射垂紳正立朝力諫敢干唐主怒舍生何憚愛州遙牝雞神語終成禍螻蟻餘生任所遭千古芳名留信史孤忠大節麗清霄

參預才能迥出羣力扶唐室盡忠勤叩頭流血終移后擲笏歸田不負君鳳闕豈知貽後禍雲臺端可紀前勳

天朝祀典加褒寵廟貌重施五彩雲
先帝丁寧輔嗣王職居僕射盡忠良中宮欲廢言何切
顧命親承死亦當笏置玉階驚諂佞名留青史振綱常
璽書頒賜新祠宇重表唐朝一鳳凰

送性菴歸上竺方丈

天竺雲堂入夢頻辭官歸去白頭新詩筒問訊曾煩犬
法印承擔已得人香梵暗驚江外晚乳泉初試雨前春
自憐衰老忘名爵願作香山社裏民

謁少保于公祠

鑾輿北幸國無人保障須憑柱石臣不是于公決大議
中原回首盡胡塵

謾將管見議于公須識當年第一功無數腥羶成北走
此時誰不羨英雄
于公去後幾經春拜節誰能企後塵自是大才能運用
非關名位重於人
斯民沒世未能忘德澤如君有許長廟貌如今崇祀典
聖朝端不負忠良
當年巡撫汴京時耿耿芳名朝野知此日門牆一瞻拜
高山仰止不勝思

昔宋南渡僑寓錢唐五十年間詩書流澤逮元元統至元可謂極矣莆田陳衆仲提舉浙路儒政以明潔精深之文鳴於東南程以文聲譽與之伯仲柘軒先生汎掃程門而獲親承指授家素饒裕典籍之富擬於鄴侯且天分異常務學强記而尤潛心易理嘗領鄉薦路梗阻試春闈行省授蘭亭書院山長不赴非先生志也維揚朱仲誼於人慎許可得先生詩文讀之亟稱奇士遂納交也聖朝更化尤重儒術首聘先生訓廸時則石林葉廣居居仲始豐徐一夔大章會稽王裕好問同官者也王謙自牧張昱光弼俞和子中宋杞授之楊明復初瞿佑宗吉俞友仁文輔王正道子中張輿行中方外若簡

易道泐季潭玘大璞仁一初相友者也資培既厚發於辭章益無愧於古作者矣後歷成都郡庠典教卒於官羽比冠叨廩府庠先生適司訓事朔望謁先聖畢會講堂側聞衆先生談論雖劇談吐語咸根理要在先生折衷居多今越去三十餘寒暑仰前賢之丰采與先生之道德恍猶昨日適先生孫宗載持柘軒文集見示復求予言嗚呼小子何能爲後哉喜先生之有後而遺稾幸託以傳也姑述其行業所自際遇明時履歷之略繫於後簡庶幾觀者有可考而得之先生姓凌諱雲翰字彥翀別號柘軒云宣德元年夏五月五日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後學王羽述

雲南叢書集部之一

朝天集

共一卷

雲南圖書
館藏板

壬寅
年刊

朝天集序

余初至大理卽聞感通寺有明太祖御製詩云先是寺僧法天當潁川侯傅友德討平大理法天知中國有聖人矣率衆入覲京師獻白馬一茶花一詩二章上御殿忽馬嘶花放天顏喜書二詩賜之已而又命諸詞臣各賦詩以送上復製詩十八首道其往還跋涉江山之況且賜號無極勅授大理府僧綱司都綱世世勿替噫嘻恩何渥也大理在漢屬益州郡自諸葛武侯征擒孟獲天威震懾南人帖服矣無何六詔分據蒙氏起而併之僭號數百年淩彝而至段氏復虎踞而鷹視歷唐迄宋

莫可誰何此獨其抗捍難馴與良亦用師者既無武侯之德之智足以感服其心而威又不足以震之貪利驕武以召衂敗至使其得聚數十萬白骨築京觀誇示白蠻而爲中國醜宋藝祖畫玉斧而外之有自來矣迨元以兵力征服然其末世梁王與段氏搆兵尋釁殆無寧日天心厭亂遂假手潁川一鼓而下之何詢者征討之難而今若是其易也豈非聖人應運區宇混同有非彈丸黑子所能抗王師而逆天討也乎然余又深怪蒙段竊據更歷六七百年其間豈無俊偉瑰奇之士觀勢審時足以自拔於荒俗乃卒阻於聲教如醯雞之在甕獨無極以一緇衣翻能覲天子於方輿揚詩歌於盛世可謂絕羣而出矣彼古來詩僧亦衆矣率皆淪落孤蹈求如無極遇主而揖讓於公卿之間以動當世之聽聞者則斷斷未之有也然則無極安得以緇流目之哉無極歸刻御詩於石上集其所自爲詩賦以及當時君臣諸賜言裒而成編名曰朝天集今其集具在也卽御書亦未至大剝落而不可讀獨寺僧椎野日討田園以取贏餘而如此昭日耀星之文反置諸寒龕敗几日爲鳥鼠之所弄客求觀卽從烟埃中隻手取授客客觀已卽又不擇地置之嗚呼良可嘆矣夫感通一寺實以朝天增

榮而爲諸梵剎之領袖顧視龍文鳳藻曾弁髦之不若遲之再傳湮沒尚可問哉余以辛未春過感通得瞻太祖筆竊自欣幸已乃索朝天集閱之又不禁悵然爰爲訂其訛謬命寺僧壽諸棗梨以傳永久而煌煌御製更屬裝整珍藏以爲山門鎮此豈特寶宸翰侈君恩而已乎亦示後之用兵者務修德以來遠而託之空門者正不徒以禪寂爲高也今有無極其人乎吾願策杖而與之游

康熙三十二年歲次癸酉臘月之朔

新安黃元治題于松韻樓

朝天集

法琛都綱司師天讚撰

太和 李孔惠美註

萬崇義宜也同註

洪武十七年正月元日上書

臣聞日月出而爝火息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救民伐暴武功所以競也安內攘外文軌所以同也五化攸暨隨處皆流天運如環無往不復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龍興中原五解朔方江淮河漢汝潁之間蔓然而温靡然而順有不期然而然者夫工勤九土而罔懈事懋萬機而加勉權與乎夏禹之嘉猷爲我武維揚萬邦其昌昭彰乎成湯之令聞焉天造神斷克清大憝丕顯乎周武之雅範焉提三尺劒數期而定萬邦繼漢高之大度焉金鼓一動不日而統四海廓乎唐太宗之寬仁焉倫有其綱道有其紀邁乎宋世之制作焉道德愈高金湯愈固偉矣哉一人而當億兆之人一代而創萬代之天下矣方征雲南也烏蠻六詔壺漿以迎之車里木邦雲霓以望之土地漸廣聲教遐訖所謂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不言而成化如鏡之明鑑物之妍媸如衡之平稱物之輕重以故九州外之九州無思不服豈非日月出而爝火熄聖人作而萬物睹者乎昔西乾騰蘭先以四十二章經貢於漢南詔累年尋貢黃金丹砂歸於唐歷代忠貞班班可見臣雖不肖天德難忘是以出蛙坎而望滇渤離蟻封而都璘宸區區萬里效枯葵向日之忠兢兢一枕展窮簷進曝之志高仰天顏之咫尺讚揚聖德之涵洪副辭二章恭伸上進臣法天誠懽誠忭頓首謹獻

詩二首

錫杖飛來自點蒼心含葵赤向春陽楳榆直溯初由漢南詔封王却是唐世祖北來還宥段天兵南下便除梁累朝未有今方有萬國來朝仰聖皇

其二

六龍御宇道隆昌海不揚波奠大荒闢土神功同五帝開天聖德媲三皇山河氣壯鴻圖闊日月光綿鳳曆長澤及空門無以報敢將芹曝獻君王

征南賦

大明御宇日月重光掃欃槍兮清泰易鱗介兮冠裳五倫攸序兮陳常時夏八表歸命兮奉朔戎羌凡載在版圖兮莫不式化於皇極雖越在邊鄙兮無不受

制於明堂奈何天網恢恢兮尙有背陽之鳥羨仁蕩蕩兮猶聞吠聲之猖維滇國之窵遠兮蔓延南荒之裔兼六詔之險阻兮磐據西洱之濱漢代封以郡縣兮略示羈縻唐室遭其寇擾兮終至紛紜宋懲其前弊兮畫以玉斧竟置之化外兮遂僭稱君元建藩邸於滇海兮梁王居於中慶旋改益州爲大理兮段氏總其三軍迹其僭竊兮其來旣久觀其桀驁兮相習以蠻爾乃寬其後誅俟以革面竟執迷而不悟稔怙終而難變虓虎兮恃負嵎之虎蚩蚩兮類處堂之燕自謂若漢若唐或可以僥倖而常免僉曰如元如宋庶幾乎苟且而自善豈知夫天道之循環兮物極而必返皇威之遼渺兮治盛而斯偏維時　皇帝赫然兮振大怒宰執諫然兮進嘉謀謂彈丸未服兮非極治念一夫不獲兮乃深憂自非大創兮難以靖乎反側用是薄伐兮庶可鎭定乎荒陬於是簡將帥選徒旅方叔召虎兮皆命世之英兕虎熊羆兮悉萬夫之禦定廟算兮宸衷密勿豫折衝兮堂皇樽俎勤推轂兮以遣元戎畀簡書兮以勵卒侶於時桓桓潁川制命中權神謀鬼謀動天膂濟矯矯西平虎臣之表有嚴有翼翦秦頗趙統彼六師兮如山如河駕彼四牡

兮轂驟載驟前矛後勁兮皆投石而超距左旋而右抽兮悉蔽野而連阿指滇南而進發兮騰烟滅竈向梁益而致討兮指日揮戈爾乃王師壓境兮天兵出塞梁酋逆戰兮螳臂當馬一鼓而敗衄兮鼠竄狼奔再戰而殄滅兮崩土解瓦金碧旣定爨僰皆降兮兵指顧隨地蕩平蠢茲段氏猶復負固穴藏蟲蝨據憑狐兎兩鬭特爲天塹一水據爲門戶豈知天怒難干兮在德而不在險王師無敵兮有征而必有殄旣正兵而阻於前兮駟鐵轔轔復奇兵而躡其後兮火羊獒獒豺虎之膽已寒兮片甲難撐金湯之固全失兮隻輪不返斯時也縛渠首於轅門兮尺組功高誅拏卬於涿野兮三軍氣豪出斯民於水火兮登之衽席遷二孽於雁代兮絕其根苗衣冠文物兮再見於千載禮樂設化兮方新於一朝設我制度兮築城戍衛輸我貢賦兮踐土食毛遂令玉洱澄清蒼崟敞潔鐵橋銅柱盡作藩籬卉服鳥音悉由提挈絃誦詩書風花雪月搶攘旣彰太平有捷於是師奏凱旋兮旌旆揚揚飲至燕樂兮鐘鼓鏘鏘論功行賞兮增秩錫祿分茅胙土兮鐵券金章始知天道舒慘以成功兮每仰法乎春生秋殺王仁恩威以懷遠兮誠有見於後

服先彊堯伐青丘之梗兮方此而無二舜芟丹浦之惡兮比今而相當高宗鬼方之伐兮尙三年而遲久周宣玁狁之戰兮且六月而奔忙驕我武之維揚兮遂滌殷而蕩周羨仁風之廣被兮更流虞而漂唐自此奇肱儋耳候月歸琛鑿齒雕題占風納貢麼些開南烏蠻弄棟重譯者駢肩來庭者接踵駕馴象於東里獻良驥於建昌狗頭爪子之金至於麗江之水北牙易絲之銀獲於沙落之崗雖聖王不寶遠物原以咸賓爲盛而遠人心悅誠服必以來享爲常嗣是越裳馴雉遠及月臨之國牛旄毳氈旁通日入之邦六

合爲家頌太平之有道四夷是守信天命之永長遂稽首拜手而歌曰天子明明兮維德與威將帥桓桓兮功成凱歸天下一家兮日月光輝億萬斯年兮寶曆巍巍

勅遊靈谷寺

青春奉勅上伽藍殿閣玲瓏紫翠間寶塔巍峩增勝槩禪門幽靜得安閒白雲幾片眠靈谷紅日孤輪照好山御饍飽餐遊聖境分明透得誌公關

遊天界寺

青溪日日泛輕航今日長干到上方樹杪日浮金色界臺前風過雨花香元碑尙有盤龍字梁邸猶存篆鳳章多少叢林茲第一聖皇曾此禮空王

貝生賦（奉勅賦）

介蟲有貝生於東里商賈貿易貨遷西洱泉流六詔利賴兩迤便四民之日用任六時之轉徙貝兮貝兮其來久矣居陸名贆在水曰蜬小者名貞出交州大者名魧出日南其爲形也有牝有牡牝者背面多朽薄牡者隆脊獨峻陡或以貝錦擬議謂其文采之陸離或以百朋重錫謂其貞寶之堅久其適用也獨貝呼莊乎乃二對八十成索背索爲袋五金任其低昂

百物由其向背零頭隨時之有無遠近聽人之負載較輕貲雖重濁比貴重而自在具一牲而爲獻可以養賢代束修以爲贄可以求誨美言而尙於貝有功者賞折鍰而輸於官有罪者貫若夫賑贖戒貪賑賉施惠富者不必厚藏貧者易於細計或聯頭而貫成絡索賏賏乎長老以之繫兒童之項或聚首而攢爲花卉贊贊乎纍纍以之飾襟裾之毳其間賧貝龍文雲雷煥天章之錦賦貝金色黃裳協土德之祥賭大而體貴十襲奉爲珍玩賤美而愛衆四向用以通方王於極大謂之蚢貝其中可以容數斗稍次則爲盞盤

貝南蠻吹之以節樂或名蚢名蚆爲榝爲杓釋氏舔灰以泥塔廟遊人封翫以恣戲博其忽貴忽賤固因乎境遇而不耗不折但憑乎揮霍方其在淵也隱而弗耀似遜神龜之負圖及其出淵也利用前民何異老蚌之生珠其棲革以後也蹈濩湯而不恤則與殺身成仁者而無殊其入槖以往也齊市價而不二亦與億則屢中者而同符易卦成其喪貝入倫擬之得朋周用之而娠富秦禁之而竊凶故因民之利而爲利斯便俗之通以爲通轂寶鈔之大而易毀者覺人情之未厭視圓錢之代而更號者驗泉法之無窮夫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苟一德之足擅君子何取其有用夠貨財之足賴王者自享其恒豐彼黿鼉蛟龍與之同類而或訝其異惟布帛菽粟賴以交易而不害於同此貝生之大較而或有未知者也因客之問賦以貽之客遂唯唯而退

辭朝詩

中天日月照乾坤無復烟塵漠漠昏百濟盡朝東海
大衆星全拱北辰尊遐陬已洗兵戈氣寸草偏承雨
露恩一片白雲飛萬里丹心常在奉天門

勅授都綱

皇帝勅曰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上者釋迦是也固大慈忍志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至化無所不被論性原情淡心妙理潔六塵之無垢淨六根之無翳去諸魔而清法界制外道以樂人天斯行斯修而歷劫無量乃降兜率至於梵宫既捨金輪而猶苦行於雪嶺時道成午夜明星相符朕觀如來以己之大覺而欲盡覺諸法界衆生其爲慈也大其爲悲也深可謂無上者歟世人宿有善根者皆慕佛力寳中之修者甚廣今大理僧無極博修佛道善闡宗風俗人感化宜授以大理府僧綱司都綱爾吏曹如勅毋怠

御製詩送大理僧無極

春遊草木盡青青覓法年年曾未寧石徑雲穿霞入樹
江波烟罩氣横汀芒鞋馥郁山花嫩頂相馨香汙水清
試問去來人指路上方雲谷幾程程
春行風暖漸寒輕花蕁馨香雨露清一鉢養生藜藿飯
五天含性玉王經黃梅嶺畔人猶集白鶴林中刹愈增
幸際此時僧徽日杖挑雲衲下巍屑

題卷十八首（有序）

朕朝天下來八荒之庭者皆荒徼諸蠻覲其威儀進退服色制度飲食詞語一切盡異非重譯不能通其情所

以異于中國者爲此也洪武十七年雲南大理府等州縣名刹高僧相率來　朝朕甚嘉焉今諸僧居京師日久勑禮部以僧禮送歸　其僧生本雲南學超土俗經通佛旨語善華言誠可謂　志人矣特諭以詩仍勑翰林諸學士僧錄司諸首僧各　各以詩贈行

舟行長江六首

漚花未發上孤船船泝長江極遠天象外無塵迷遠道

波閒有月映空禪頭陀露頂推篷坐漁叟忘機罷釣眠

風景蒼蒼雲疊疊偈教收拾在心田

江行終日觀浮漚舵轉東風浪白頭倏有倏無餘島嶼

隨成隨破贖鳧鷗漁翁豈解虛玄殼衲叟應知幻化由

以錫迸飛千丈雪落來仍復水東流

南歸縹緲泛烟霞禪室山中興自佳風順舵牙帆有力

雲開江面月生華塵空野鶴悠悠路出世眞僧處處家

一夜滄波聞笛後應來漁父答生涯

風恬江靜碧天浮岸影遙看天際頭沙暖水香鷗泛泛

山春草嫩鹿呦呦六年悟得通三昧午夜參來不二修

問道必應如是住滿天星月燦雙眸

日暮停船不定方船隨心定縱滄浪叩舷拋飯魚常聚

振錫經山虎不妨寂寂兩涯巒嶂翠寥寥極滴水雲香

鳥啼猿嘯黔中樹老衲聽來清韻長

春水春風浪作花浪花日濺舊袈裟雲山兩岸天低樹

洲渚千重地捲沙赤壁干戈吳魏罷烏蠻疆土漢唐賒

從今閱盡長江景一路清輝直到家

閱黃鶴樓

樓高嵌江滸過客停舟午嵯峨碧漢間仙人幻鶴古鶴

飛自去來歸來想向瑤池舞夜月高樓笛幾聲漁翁欸

乃江之浦送僧西上大江西爾我同人人何補此行步

步盡菩提向謹孤燈岩伏虎

望岳陽樓

岳陽搆眉樓樓臨水際頭洞庭波一碧樓影日悠悠此

地多才子登樓天上遊天上遨遊眞神仙三番酣醉誰

叅玄惟有堤邊老柳知垂條裊娜枝新鮮誰隨呂祖朝

三天烟波杳渺君山連

僧過巫山

孤舟入峽片帆開蜀水東流浪雪堆兩岸野猿看不盡

一江沙鳥去還來巫山十二峯前廟神女三番上楚臺

幻化古今無著相衲僧過此勿徘徊

僧歸雲南

入覲歸來路八千爾歸我望在波烟黔中路入朝攀迷

雲裏山過夜懶眠杖錫短因山石礙足鞋破爲嶺頭穿
晨昏起止須方便勿待雲埋老樹邊

舟過巴山

舟行帆飽泝流雄一夕巴山越幾峯回首漚花灘外沒
轉逢崖樹嶺頭空江灣水漩渦聲急雲密雷轟電影重
好向此中尋妙法忽然覺悟得從容

白帝城懷古

蠶叢酋長蜀西頭設險當時洵有謀自昔金牛過棧道
如今川馬載方舟僧經此地應懷古錫過他鄉尙未秋
極目山城無阻隔杜鵑啼處悟前修

足蹋黔中

舟行舟止陸馳驅道路逢人墨不殊升長衣毡墟市客
躡蹻挑尾涙穹駒林洟崖峭玄猿聚澗曲山高白鹿孤
可渡橋過思覲日蒲團靈谷昔跏趺

僧涉黔難

道傍古木幾尋長終日崎嶇涉此方踏滑芒鞋今日雪
曳寒鐵杖夜來霜嶺頭孤熱栖烟寺雲外扁舟宿野塘
以道全身身受苦苦終便是佛家鄉

歎僧黔中行

喬木陰森路杳茫烟凝遠跡女蘿香呼羣樹杪猿聲急

喚侶山椒客話長遊去幾年岩徑雪步來今日野橋霜
心清好在紅塵外豈肯勞勞世事忙

僧入崇山

涉入崇山路杳冥心悽心愴足難行雲凝樹隱千崖合
雪積橋過萬里平杖錫欲栖烟寺沒倚岩穩憩草房清
後身必以身先造苦行應教行益精

鶯啼碧雞

碧雞鶯囀戀花柯影射滇池魚尾過毓秀人間甚磅礴
歸心天末匆蹉跎諸葛六軍擒孟獲頴川一鼓下牂牁
山中老衲誰爲侶豕鹿松陰卧綠莎

僧居點蒼

巉巖突兀倚銀漢影浸澄江號點蒼谷鳥穿花春囀巧
潭龍聽法水生香峯頭積雪炎天厚崖上溪松盛臘長
問道也應如是住好將鐘鼓震蠻荒

無極歸朕親爲歌詩其詩水十二首陸六首詩之興趣皆擬無極趨水之易步陸之艱衝烟突霧履雪凌霜山之高者嶺摩霄漢根蜿蜒而磅礴巃疊嶂而蟠旋間有臨水者蒼蒼然而烟濃黝黝然而淵墨有時瘴雲埋樹箐雨迷溪溪谷鶯啼長林虎伏聽猿嘷于樹杪聞鶴唳于烟霄度陰寒而無悽慘之情涉春景而守苦行之志

豈不有得於道哉特爲之記

奉勅賦送僧無極歸大理（有前後序）

洪武十七年三月八日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翀等奉制賦詩送大理僧無極等歸詩既成軸復序其首惟吾儒積學勞心非一朝夕以成其業然後得遇聖朝居翰苑清華之地恩榮豈易得哉今無極生于遐荒去中國萬里慕義來朝一旦獲覲清光館之上刹錫之異饌賜衣贈名以華其躬製詩命和以榮其行殊恩異數皆四方遠人所未嘗得者所以者何以無極能兼通東魯西竺之學有詩歌賦頌之才超乎土俗

之表故也今天章炳煥昭如日星無極當什襲寶藏永鎮山林至若翰林篇章中書字畫亦皆一時之選苟遇識者出而示之俾觀感而化慕中國文明之盛不其偉歟天界諸僧詩並附於後

目大別山　　侍講 李 翀

武昌對望翠摩穹永奠南邦鎮要衝遠抵岷嶓蟠起伏俯臨江漢直朝宗楚烟繚滿芳洲草禹柏春號古廟風處處好山將不得舟行宜寫入詩中

閱巫峽湍

駭浪奔衝灩澦堆舟人蕩槳此遲遲兩崖山影蒼雲裂一派江聲鐵馬馳冷霧空濛元氣混春濤汹湧雪山移翠峯十二烟鬟列山水相輝景更奇

足躡黔中

緇衣萬里効忠勤歸去榮膺紫誥文遐域編氓今已附淡林啼鳥舊曾聞碧雞金馬吟山月竹杖芒鞋伴野雲好奉清規宣聖化石頭路滑認苔痕

閱巫山　　大學士 宋 訥

翠峯十二列雲端鄭重禪僧仔細看神女一方靈爽在襄王千古夢魂單平林虎嘯風聲冽別嶺猿號月色寒暮雨朝雲蹤跡杳高堂賦詠思漫漫

鶯啼碧雞

此去應知過碧雞碧雞山與點蒼齊草青已聽鶯春囀月白還聞猿夜啼靈異禮昭炎漢祀崛奇詩藉老僧題楪榆禪刹知何處杖錫重勞度五溪

遙盼點蒼　　檢討 王 旹

歸目遙瞻鶴拓城點蒼山色正青青楪榆獨冠南滇景井宿遙朝北斗星灩澦堆雄當著意杜鵑聲苦莫留聽禪菴首夏應須到重講楞嚴萬卷經

白帝城懷古

子陽稱帝築斯城雄據成都錫此名巫峽東連千疊

岑岷江西出萬 重清永安宮圮人何在八陣圖存國
已傾禪客經行 心緒切鵑啼猿嘯幾多聲

舟行長江　檢討　吳宗伯

振錫上京國浮舟歸故鄉東流江漲潤西去蜀山長
沙岸日邊淨烟林雨後蒼回頭瞻鳳閣五色曙雲光

遙盼點蒼

山麓草冬茂山巔雪夏凝遙天峯巒拔拂地烟雲升
時雨洗蒼潤飛泉灑清澂坊咏永朝夕乘風躡高層

過岳陽樓　太常寺　張來儀

樓外君山若濤螺赤闌干下足風波昔年仙各曾三

度此日高僧又二 過大別江橫山勢轉洞庭水濶月
明多擬將玉笛橫三弄爲和巴山白雪歌

過巫峽灘

兩山束飛濤盤渦千百變舟檣一失勢傾覆如轉電
道人有定力忘已兼忘物睒險獨夷然蓬窗坐超忽

觀黃鶴樓　待詔　沈士榮

路過高樓櫂去遲高樓突兀水之湄仙人幻鶴曾乘
去禪客通神也自宜纔繫講經龍出聽帆張拋缽鳥
爭隨僧歸好把 京華事說與烏蠻處處知

來朝京師

王師萬里振天威喜見諸僧拜赤墀獻賦九重聯佛
偈蒙恩三錫衲禪衣點蒼廻樹歸期遠靈谷觀雲去
意遲東土大乘煩記取優曇花發正當時

舟行長江

長江之水玉虹浮天際移將萬斛舟要使開甌登彼
岸也須振柂向中流雲收碧落千峯曉月湧金波一
鏡秋莫謂神仙不可到艫前咫尺是瀛洲

舟行長江　僧弘道

南來問道歷關 津眾衲同船赴紫宸足步烟霞三界
客杖挑日月五湖人經宜般若空心虛道講靈文妙

法眞迢遞滇程烟嶺峻幾多別思一江春

足躡黔中

蓑笠氊裘九節笻西還萬里過黔中始知平地行方
穩更上高山望莫窮荳蔻花開三月雨鵓鴣聲切五
更風悠然一氣鴻濛裏南北車書正混同

舟行長江　僧夷簡

風帆西望九江開新賜銅章拜命廻彼岸不須多用
筏中流何必更浮杯得歸金剎雲中去曾到銀河天
上來千古江山 龍虎氣五雲深處是蓬萊

前題　僧如玘

春曉承恩辭鳳闕石頭城下上江船一篷細雨青山外萬里滄波白鳥前自覺身如天上坐孰知心在水中禪回頭彼岸原非遠始信歸途直似弦

遙望點蒼

偕情濬

點蒼山色勢參天歸路遙遙自日邊出岫流雲春滿澗嵌空積雪夏盈巔峩嵯南度愁情遠鬱嶺西連望眼穿萬里到家成穩坐六年因悟雪山禪

猿啼金馬

滇池東望是名山山勢巍峩聳漢間古跡一方存白國神靈千載動烏蠻聽猿猶憶經危陜驕馬仍疑度

險關此際登高應有賦雲邊回首望龍顏

大理古南詔都會也點蒼爲關洱水環之地險且固乃能首率僰人望風款附上深嘉焉有偕名法天者向慕中國三十年矣今與其徒不遠萬里來朝京師上書累數百言及所譔南征賦諶心婉語喜動宸衷賜衣與宴特異他邦已而授之僧綱俾歸以善道導其邦人焉噫亦榮甚矣法天侈上之榮而諸大夫士賦詩爲餞復以序屬文徵文徵竊觀

皇帝繼天立極其治中國也用堯舜禹湯文武之治治也其治邊蠻也亦治以中國之治也豈嘗曲循其俗哉然而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具其昭昭然揭日月於中天固無間於海內外也始雲南之未入版圖非其一方之人舉不欲達中國也有爲之梗者耳及天兵一揮頑獷授首若大理之屬款附恐後彼誠有慕中國之治哉觀于法天尤可見也何也法天釋氏流也夫釋氏者外形骸而入解脫絕嗜慾而悟眞空其於世漠如也然猶慕中國若此豈非有感於聖人在上耶法天歸化導其人服中國之治萬世子孫咸被退福則於釋氏亦有光矣若徒誇遊覽之勝寵遇之恩則豈法天之志哉而亦非大夫士之所望也

國子學錄金文徵

謝恩詩

偕住雲林萬里遙梯山航海特來朝天顏咫尺伸三祝御墨淋漓下九霄華蓋殿邊春蕩蕩奉天門下日昭昭恩承雨露何由報深愧無能過玉橋

謝恩表

伏以眉八彩目重瞳去年親覲堯舜之面敘九功銘一德今日遙思湯武之心巍巍乎名無能名蕩蕩乎

聖中之聖（臣）無極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仁

皇護於佛法已涉居諸佛法托於仁皇匪伊朝夕彼

壹叁柒 冊97 頁

古達磨遊梁朝而機不契若臣無極逢聖代而道其行仰蒙御製十八篇龍吟鳳噦曲寫江山一萬里嶽峙淵渟論僧律之嚴有條不紊窮法海之大彼岸聿登何幸如之其恩厚矣玆蓋恭遇

皇帝陛下允文允武克剛克柔爰整戎衣萬歲上重呼萬歲時推龍戰九州外更闢九州曆數在躬位登大寶謹一身於玉殿朝四海於金門華夷咸以依歸邦域無不安泰臣等才等檮蒲人同培塿豈敢望雪巷掌頭陀教同大夫以受名姑宜比契嵩修輔教編得沙門之賜柴似枯葵之向日憑毛穎以陳情臣無極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進法華經註詩二首

覲罷歸榆十四春天章煥處澤長存南荒萬里輸臣節北極三呼望帝閽日捧霞光華蓋殿龍升雲氣奉天門馳驅白馬馱經貢西竺從來慕至尊

金陵紅日正遲遲遠照蒼山西洱池註解一經將皓首馳驅萬里獻彤墀契嵩輔教猶存宋智者遺文却在隋當代法華新註疏仰干筆削曆精思

法華經賦

佛示人以無上之妙道謂其必由曰經經備乎多羅之了義謂其不易曰法非思議之所及故法以妙稱本清淨之自然故華取蓮喻其靈文次爲七軸計梵字六萬餘言品列廿八以分門旨約四德而共證總以入佛知見爲要更以開示悟入爲因此大乘之教異於他經而受記所宗驗乎累刦誠有補於聖治用細註以俗詮俾慧日以重光庶義天之朗耀爰作經序乃演韻言曰維大雄之出世兮說法四十餘會住王舍之闍崛兮演教如是一時四衆八部兮逶巡侍衛三乘十地兮俯仰威儀地現未有之奇異兮六種震動佛入寂光之大定兮三摩拔提肩放白毫兮照

東方萬八千土天雨鉢羅兮滿祇園周匝階墀於是彌勒蓄疑而致問兮身先大衆文殊援古而證今兮義決羣迷謂往昔有佛兮日月燈明爲號將說大乘兮以教菩薩爲宜顯古佛之軌則兮廣闢方便隨衆生之機緣兮直趣無爲於一乘而說三兮難信難解與難趣乃欲言而屢止兮惟佛與佛乃徧知所謂諸法之妙兮如是相如是性如是力作其本末不二是知此理之奧兮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報其究竟無岐維時增上慢者五千退席最後受記莂者五百發隨有長老舍利佛兮整容再叩幸釋迦牟尼佛兮悲

憫不達謂我此清淨妙理不增不滅兮無一人而不具如彼優曇鉢羅無枝無葉兮值數千歲而一披故如來以一大事因緣而示教兮先賜佛慧之宏略令衆生得入佛知見兮復表導心之化儀火宅喻生老病死之苦兮誘諸子而出離三車既大中小乘之致兮該始卒而不遺衣珠明理性之常在兮慈父授貧子以固有之產鑿井顯辨悟之多方兮大匠俟學人以用力之基汝果安樂兮能儀能解我則何虞兮誰速誰遲如彼藥草兮各具根莖及枝葉傳茲雨澤兮皆得潤漑與沾滋其信也由一偏而直入其悟也攝衆致以相貧慮中人之自畫兮設化城以引其半趣賴導師之善誘兮指寶所以遺驅所以上德絶德兮先衆人而授記逮乎有學無學兮後諸聖而總持年封佛號皆歷歷而預定兮如指諸掌衆心悅豫悉欣欣而有獲兮似列乎倉由聽法師之教詔兮見聞隨喜兮別乎功德更聞不輕之樂說兮詈辱打擲權巧其施爲有四安樂之軌範兮乃文殊之面命賞無見頂之髻珠兮賴彌勒以耳提贈窣堵之挂空兮多寶如來久滅度而法身不壞觀薩埵之湧地兮釋迦文佛經億劫而壽量難知如來神力兮十方震動而遍

互徧告菩薩受囑兮三世流通而展轉奉持藥王莊嚴王之擁護化緣兮麗宣震懾而父母昇度妙音觀世音之聽受拔苦兮諸方隨喜而九界瞻依宣陀羅尼而護助羣品發弘誓願而普賢勸持此機教之相扣得大聖以開導兮並彼智勝之遺烈面密化之遞衍質億萬世以不惑兮起於威音之宏基臣既存心於七軸兮將沉酣者一十四載更述要於一賦兮且參酌者三譯所著効愚忠以上獻兮冀政暇之省覽祝聖壽於大通兮歷無量劫以何疑

進法華經註表

伏以金輪朗朗於金陵萬邦歸伏鳳鳥蹌蹌於鳳闕四海朝宗九頓首以竭誠三叩頭而稱頌欽惟
皇帝陛下天聰廣運聖智維新日愍萬機儼爾堯舜禹湯之上位登大寶超乎晉宋齊梁之間普天之下偕樂太平率土之濱咸沐厚澤日昌日盛迺慶迺祥臣無極器匪瑚璉才只斗筲聞法蘭之荷梵書猶傳後漢及羅什之翻貝葉尙在姚秦彼既如斯今亦應爾幸逢聖代得遇明時輒拘妙法淵源爰採蓮花馥郁皓首窮探已經數載馳衷進奉爰達九重獻賦丹墀冒呈臣心之一片馳經白馬仰祝聖壽於萬年臣無

極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

御製詩碑記　無極

其畧曰洪武十有四年上以潁川侯傅公董六師征雲南既平以西平侯沐公保釐之越明年又以吉安侯陸公鎮大理昭勇將軍鄭祥爲大理衛指揮使中順大夫杜琍爲大理府知府於時臣無極請歸欽蒙御賜詩一十八章並序記將欲刻石蕩山永傳不朽指揮使暨太守曰然乃拜手稽首而言曰我皇御宇譬如日月之無不照臨萬邦統焉譬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萬類囿焉萬機之暇賜臣以長江之章奎章爍

焉賜臣以蒼山之詩琳琅響焉虞書之所歌周雅之所詠孰知其古與今也然聖上之所以崇尚佛法之意豈臣無極之所得窺其萬一雖朕敢不勉焉謹拜手稽首記

無極禪師行實　大理府知府楊仲節撰

禪師名法天號無極乃大理府城名家楊氏子也年十六出家禮蕩山海印爲師海印受法于杭州斷巖禪師斷巖受法于高峯禪師上接臨濟正宗爲江南禪門宗匠禪師自幼徧遊叢林叅叩明眼大悟宗旨理之首臣逕爲本寺住持本寺乃大理名刹十方僧衆仰止之所禪師以宗印心以教化人連年開塲選佛敷演華嚴圓覺法華楞嚴一方夫士四衆人等無不歸仰敬信大軍克平之後乃率徒衆歸朝貢進龍馬山茶並進征南賦詩上嘉之賜紫衣製詩二十八章乘舂詩一章授與雲南大理府僧綱司都綱職又蒙勅建大殿並創三十六院皆爲禪師樂道之所時洪武癸亥八月也十九年復進表謝恩二十九年丙子八月遣門徒文熹等進法華經註解七卷蒙賞而回三十二年己卯以年老告准令文熹替職永樂四年丙戌六月二十七日知時已至告闔當道宰官端

坐而逝住世七十四僧臘五十八後五日四衆雲集香薪荼毘烟如五雲光現人相葬于本寺西北蕩山之原禪師平日雖在禪門講解諸經聖意明彰至于儒書道典無不通貫凡論一章一句如攢花簇錦見聞之者似雷驚耳無不開悟且禪師爲人敦篤詳雅識達時幾領衆數百而嗣法者四十餘人能繼志維持宗門者惟都綱文熹住持文康其禪師圓寂十六載後值余考滿二人持行狀乞留禪師行實且文康又其侄也余在任數年闇師德行可欽故不得以蕪陋辭乃允其請而爲云爾

滄龕雧

光緒十六年長
夏四栞於廣州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滄螺集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孫作撰作字大雅以字行一字次知江陰人元至正末避兵於吳初受張士誠之招旋去之松江洪武癸丑召修日歷書成除翰林院編修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教授入爲國子助教尋遷司業以事廢爲民後復官長樂縣教諭作自號東家子宋濂爲作東家子傳推挹甚至明史文苑傳附載陶宗儀傳末是集凡詩一卷文五卷其詩力追黃庭堅在元季自爲別調集中與陳檢校詩有曰蘇子落筆劢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嶽湯湯濤瀾絕崖岸嶭嶭木石森劍槊二子低昂久不下藪澤遂包羅與纏至今雜遝呼從賓誰敢崛强二子角吾尤愛豫章撫卷氣先慴磨牙咋舌熊豹而以手捫膺號東縛士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無繼作其宗旨灼然可見然才力不及庭堅之奇鎔鑄陶冶亦不及庭堅之深雖頗拔俗而未能造古東家子傳一字不及其詩蓋有微意非漏略也至於文則磊落奇偉而隱有程度卓然足以自傳東家子傳謂他人之文柬於理則詞不暢肆於詞則理不直惟作洞矚千古之上析之則理勝闢之則詞嚴動有據依皆非臆說明史文苑傳亦稱其文醇正典雅云

重刻滄螺集序

江陰當元明之際以詩名者爲王梧溪許北郭陸蟠東以古文名者爲孫大雅大雅滄螺集六卷著錄　四庫而傳本頗少己丑春繆筱珊太史攜有抄本見示脫誤錯簡觸目皆是將付梓而苦無別本勘正適聞巴陵方氏藏有汲古閣刻本假以讎校凡勘正數十條汲古本無補遺卷首有宋潛溪所撰東家子傳因并刻之而以提要冠於前其縣志小傳及評論滄螺詩文之見於他書者亦附載焉此集初刻於宏治丙辰邑人薛堯卿記其詮次頗晦大較謂後公百年得托名文辭之交爲喜且幸武祥後公五百年又遠在嶺外乃能得善本校梓以廣其傳其喜幸視薛君爲何如也光緒十五年己丑夏四月邑後學金武祥

序

余嘗論次古今詩文而徵江陰之文獻蓋莫盛於勝國之初其一爲席帽山人王逢逢字元吉長於詩其一爲孫司業作作字大雅工文章自後作者繼起無如兩公者元吉詩歌雄拔贍施至今大雅之文已無人知之且有不能舉其姓名者余求得於邑掌故黃子瞀家讀而異之因訂次其譌誤而爲序曰嗟乎文章之興豈不以時歟當勝國初天地剝復閉而欲開渾融磅礴之氣先見於文章一時名公鉅卿何慮數十百家窮鄉下邑亦多磊落奇偉不羣之才起而與運會相際當時以爲偶然由今觀之蓋盛之極也方其時宋文憲以一代大儒典修元史大雅得入翰林爲纂修應奉官與文人墨士及雲龍嘯起之彥接迹前後唱酬贈荅鼓吹盛事其於元史雖未究其業然亦當得操紙筆論列前代是非得失其出爲文學博士也文憲序其文推許之又爲詩歌以送之大雅生長戎馬間可爲不幸即一老博士不爲榮而其文章得登於廟堂與一時豪傑上下其議論又爲賢者所推許亦不可爲不遇也余考有明一代之文無

如國初晉卿江陰一邑元吉之後爲詩歌不少而文章未有過於大雅者大雅與元吉同爲元遺民元吉不受徵其爲詩多憤肆不平語大雅雖應辟召而浮沈仕宦不干世故觀其閱歷江山留連景物悲歌慷慨茫然以思慘然與懷往往寓其微意於今古廢興聚散之間亦可以知其爲人矣子聲名大洪與子世咸當世所推爲黃介子先生者是其父也先生赴難死子聲與兄大湛殯於死家破藏書散失獨此集僅存因并識之於此邑

後學曹禾序

曹頌嘉祭酒序近於常郡藝文志中錄出所云訂交謬誤蓋未見汲古閣本也庚寅十月武祥識

東家子傳

金華宋濂撰

東家子名作字大雅官以字行故一字次知姓孫氏世爲常之江陰人自曾大父澂川先生四傳至公而學益大門人弟子以濤倘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閎博盡古人未發雜之子書中蓋不能辨也江西饒介之以才自負不輕與人尤喜其書曰公勉成之會有識者奚必後世揚子雲哉至正兵挐家三吳間盡棄他物唯載先世藏書兩弊篋而已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卒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熙怡自若略

不爲動久之衆爲買田築室家於淞焉自予在禁林時已聞其名而未之識也洪武癸丑朝廷議采天下士纂修日歷以濂與總裁聞求士於禮部尙書牛諒諒首以公對且出其文一編讀之不覺歎曰安得與此人比肩一時以快平生之願與未幾公起自田里詔與編修入內因得朝夕相歡越六月書奏例除翰林編修官公獨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儒學教授三年選天下學官內任公復在行比考春官廷對皆第一除國子助教明年

分敎中都又明年召還成均又明年升國子司業前後八載與公對牀促席擁爐夜話皆未若出入禁闈同宿翰林日最親且久也公器宇凝靜似不能言而通亮過之與人交初若秋霜之不可狎久則如冬曦之不忍去雖或以是非癡公惟自切責終無怍色平生所得一出古人文特餘事耳然亦靳爲之有至數年不獲一字者唯好著書嘗鉤擭之聲相應遇其得意窮日夜筆硯不輟家人數口譟之曰吾生丁亂離復憂飢寒旣無益於時又無聞於後是豈天所以生余而余所以事天之心

也哉其勵志不怠若此僕嘗覩其成書一二如魯齋王公仁山金公白雲許公諸鄉先正義有未竟理有未白公一一析微不啻親承曾思之傳洞矚千古之上折之則理勝闢之則辭嚴動有據依皆非臆說此公之學不可及者一也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辭不暢肆於辭則理不直唯公折旋蟻封不失毫髪下上峻坂如履康莊此公之文不可及者二也公負二不可及乃欲以文藁屬余余謂文之有序本故舊門生類次成編志其歲月非以是爲文之重輕也矧公事業文采方壯未老顧豈非

豈所能盡其萬一哉唯東家子宜有序又故左丞周公[illegible]墓已志於前獨小傳缺然未書余忝在記載姑撫其槩以貽知是書而不知其人者觀焉

贊曰東家子中虛外夷剸劇城府雖嚴棲谷飲遊於造物者不能過也至於折衝造詣弗考異同卓然自成一家眞士之諤諤者矣圖說答喆難等篇神采俊發正氣滿容濂洛之外康成輩有是言與人言東家子書其醕正似孟子其環瑋似莊周其謹嚴似通書其峭厲似法言而又約以六經之淵奧周以天下之知慮博大哉仁

義之言斯其爲東家氏之學也吾於公之文亦云

江陰縣志鄉賢傳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知門人弟子以清尙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江西饒介之負才不輕重人獨喜其書曰勉成之會有識者至正兵起挈家三吳間盡棄他物唯載先世藏書兩篋而已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卒以母病謝去久之衆爲買田築室寓於淞洪武癸丑朝廷議采天下士纂修天文書時學士宋濂與總裁求士於禮部尙書牛諒諒首以作對因薦入詔與編修越六月書奏例除翰林編修官以老病乞外

授太平府學教授三年陞國子助教又明年陞國子司業前後八載皆儒官作器宇凝靜通亮過人與人交初若秋霜不可狎久如冬曦不忍去雖或以是非相煽惟自切責不以怨人性無雜好惟著書自怡宋潛溪先生得其圖說答性難等篇極爲推許以爲王魯齋金仁山許白雲諸公未知孰先後也

孫司業作字大雅官以字行一字次知江陰人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至正兵亂挈家三吳間惟載先世藏書兩篋張太尉廩祿之以母病謝去衆爲買田築室於淞洪武癸丑召纂修日歷書成例授翰林編修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儒學教授三年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召還成均又明年陞國子司業宋景濂作東家子傳稱其性好著書劍戟之聲相磨遇其得意窮日夜筆硯不輟滄螺集六卷里人薛章憲得其文於都穆得其詩於黃應龍合而傳之（列朝詩集小傳）

李武曾云胥元季之人咸襲抱遺老人詩派東家子獨以蘇黃爲師洵特立之士也（明詩綜）

編纂日歷洪武六年九月事也先是徐大章報王子充書曰近世論史者莫切於日歷日歷者史之根柢也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宋重史事日歷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則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荅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

賓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失職者罰之其愼重若此日歷不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可據也元則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不置日歷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赴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以修實錄若順帝三十六年事既無實錄又無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覈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也其論實自大章發之修日歷者七人孫大雅與焉大雅自號東家子以文見知於牛士良宋景濂爲作東家子傳謂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辭不暢肆於辭則理不直惟公洞暘千古之上折之則理勝闢之則辭嚴動有據依皆非虛說其推許至矣詩絕去元季之習好盤硬詩有云蘇子落筆崩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岳湯湯濤瀾絕崖岸崒嵂木石森劍鋩二子低昂久不下數澤遂包蠡與鍾至今雜還呼從賓誰敢倔强二子角吾尤愛豫章擬爭氣先欇齧牙嚌舌熊豹面以手捫膺就束縛士

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無繼作蓋欲力追涪翁宜詩之不肯循人也（静志居詩話）

滄螺集卷一

粟香室叢書

明　江陰　孫　作　大雅

詩四十三首

謝馬善卿送菜　　憶昔
邱氏故園　　食橄欖
送葛倅還金陵　　夏日與諸友文燕
足瘡　　送杜孝廉
雪桃二首　　讀丹經
客中秋夜　　為翟守賦雙檜

還陳檢校山谷詩　　大堤曲四首
切藕　　送徐總管入杭
鼓乳　　寄淞江陳山人
雨中　　飛魚
送人往宣城　　次韻大年弟舟中見寄
約潘元飛遊惠山　　歸帶惠泉邀諸友茗飲
石菖蒲　　九日
識字　　舟泊吳江呈隱上人
螢火　　放螢

酬蔣逸人逆日觀花之會　　喜晴
大年雨中見寄二絕因次韻　　沙上
莫抵西郊　　元夕寄梁先輩二首
入秋

謝馬善卿送菜

嘗欣食菜美自謂肉不過今晨茵頻開屢燕安敢唾持梁嚼肥鮮野蔌誰當課使君可憐人異味諳小大我本江南樵酸寒羹不和空腸轉藜莧糲粟速糠稽雨韭菁割苗霜菘秋飣座羊蹄釀旨蓄蒲歆雜細剉芋魁掘地

底莪首洗泥科木魚三百頭竹笋一萬箇朝湘出山厨夕赴炊爨餘誰盤青黃具入口生澀奈呂茲媚盤飧頗復如君作採之讌有時蒸或躬自佐白鹽點葱橙紅椒羅臼磨蔗餳稻劑調醯醢芳辛破香飯炊屢熟宿酒醒方饑鵝掌推不受鷺裙空欲蜺饋菜連十罌飽食深自荷霜根咀寒齏三峽鹵奇貨冰壺齋仙廚適口騰軒籤四海一東坡騷詩常坎坷參軍牛欲菜許句極嘲賀我恭不償一造物知何那抱食力不任負鋤筋苦墮亦欲賦歸田自種百畝穫傳君作菜法華夷旋封裹食勤不

幾天日晏從高臥

憶昔

留滯長羈旅今年辭渡江朝霞晴俯檻細雨晚臨窗短髮梳千下潛魚見一雙驚魂猶未復夢枕海濤撞

巨氏故園

魏公大府司農房（[illegible]）東廂百步餘兩朝文獻子孫盛萬卷詩書兵火俱（[illegible]）長老爲言此昔時相府今存幾獨此僻在滄江濱似有神靈相其氏茫茫天運不可推太息平泉草木非曩者大官三四葉近者敕命猶相輝兩園何苦事變革（巨氏有內外園）松檜螘鑽唯菜麥泳壺（亭名）水翔鴎何魚芳陂稻田牛負軛我慚不至驚十年歲月輪雲心惘然亭子當江望由里兒時憶上假山巔嶙峋怪石森相向臥草同歸一長歎靈壁何年到日邊（園有靈壁石甚秀絕今入內苑）金莖此際承天上東家新亭花滿園珊瑚柯長海栢連寸田尺地百金買看花一月人爭傳世間萬事無不衙鐵石鐖金安足恃制巨不出二百年桃源那得三千歲文章事業差可遺宇宙高名終古垂隆中草廬蜀土到揚雄舊宅西人知田荒室空紛感激操縵再遊

空四壁祇有南陽白帝城蕭夫起欽尊故迹長歌自作還自吟美酒得錢須爲斟有懷莫挂度外事留眼坐看梅天霖

食橄欖

碧雲高葉樹亭亭（雨打）風拔子更深到口眞如覓幽句急搜佳處已難尋

送葛倅還金陵

勾漏人傳舊葛洪夜深吹笛向江東海樓會散金山寂淮月清懸石壘空驄馬昔時驄御史倅車今日見明公（倅之父曾爲御史）別懷萬里如潮急相趁西州船趠風

夏日與諸友文燕

平生四海交佳友一二數早年識黃九（黃叔彝）詰屈盤新句爛漫多文詞晚復親李杜（李可久杜子才）牆東避世公（王原吉）十載厭城府暇時得相過雖夕款蓬戶太邱兩佳兒元方吾所慕（陳希文）半升折足鐺白石日夜煮低頭誦經史未變霜月苦今春一相逢喜色動眉宇從師入天台擬續與公賦我行適四方日與樵牧伍敲門三益友驚散牀下鼠一呼未即衣再呼那及屨起陳四席坐李杜長

及予相對出肝腸遂忘親寡旅上馬來及晨投轄過昳午談諧肘腋腕拜跪肅尊俎歷數座上客坐欠兩公語兩公今何在江湖渺修阻缺然縮化蜨又似壓迷驅會合疑有時交親不在故凡此宿昔契每懷連牀雨誰知一餉樂竟違通昔晤誓去挽莫留盡日空詹坫

足瘡

足非病跛苦瘡痍兀立攜藤拜跪遲倒屣援皮真自見登堂着韈怒何爲空軒獨臥懷躊躇幽徑微行畏蒺藜俗客相過盡推去一盃五積睡還宜（五積散酒治濕）

送杜孝廉往句容

江東勝地壓西浙句曲山傳天下稀林間風生一虎過石上月明雙鶴歸我擬華陽栽白恰君如萊子奉斑衣日長縣齋娛親地小橋疎檽入翠微

雪桃二首

昔哀公以黍雪桃孔子非之近世以餅雪桃莫覺其非也賦二絕以傷之

餅可充飢黍可餐桃如大棗駐朱顏空腸待得三千歲屑殼何人不入山

大桃刺口如蝟毛小桃青硬不容刀端門馬上晨炊餅誰信人間用雪桃

讀丹經

服食安可信丹書皆妄語欲脫爪髮枯而假金石固金石本自堅爪髮那免腐有身即有患此理不難悟長生就有術古來何賢住神山五百年石髓流青乳服之等天地千歲不足數此語信可徵王烈今在否旌易本靜者好道孰爲伍一朝上青雲千載遺白鼠當其拔宅時雞犬亦得去胡爲專蓋棺牛羊踐丘葬下士喜聞道縮

口厭清苦空言媿雜亂巧辯爭寸縷所計身後得未見一分補始吾甚愛之窮詰言更沮仙誠在世間不見亘不喻

客中秋夜

故園應露白涼夜又秋分月皎空山靜天清一雁聞感時愁獨在排悶酒初醺豆子南山熟何年得自耘

爲翟守賦雙檜

公館蕭條百歲餘獨存雙檜向江閭山川雲雨時時會造物風霜隱隱扶后土不埋龍蛻骨赤霄端有鳳將雛

壹叁柒册97版

醉翁草木皆堪敬閒道邦人畫作圖

還陳檢校山谷詩

蘇子落筆奔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嶽湯湯濤瀾絶崖岸夢夢木石森劍槊二子低昂久不下藪澤遂包黿與鰐至今雜還呼從賓誰敢倔强二子角吾尤愛豫章撫卷氣先愕磨牙咋舌熊豹面以手捫膺就束縛纖毫剔抉難具論宛轉周腊爲鄭朴烟霏澹泊翳林莽赤白照耀開城郭沅江鬱肋不登盤青州蠏胥潛注穀洞庭東南入无野二儀清氣會有壑士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無隱作我嘗一誦一回顧如食橄欖行劍閣忽聞凍雨洗磨崖浯掌大笑工索摸作詩寄謝君不然請從師道舊所學

大堤曲四首

日落襄陽城月照大堤曲繡頰似花紅含情江水綠
君騎白馬來我騎青驄去背面不相識兩馬驕嘶住
漢水可方舟大堤容兩輪春風堤上花不入漢陽津
宜城竹葉酒女子數錢沽上馬問兒童醉似山公無

送徐總管入杭

灞陵人憶舊將軍細柳階前葉又春萬里北風歸化鶴
十年西地見麒麟臥聽觱栗滄江迥醉草烏絲畫戟新
駿馬好陪丞相後竹枝歌吹遶湖濱

切藕

碧節冰絲透薄寒金波初出薦雕盤昔曾太華峯頭見
今向佳人掌上看

菽乳

豆腐本漢淮南王所作惜其名不雅余爲改今名因賦是詩

淮南信佳士思仙築高臺八老變童顏鴻寶枕中開異方營齊（去去）味數度眞琦瑰作羹傳世人令我憶蓬萊茹葷厭葱韭此物乃呈才戎菽來南山清漪浣浮埃轉身一旋磨流膏入盆罍大釜氣浮浮小眼湯洞洞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花皚青鹽化液滷絳蠟竄煙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適吾口不畏老齒摧蒸豚亦何爲人乳聖所哀萬錢同一飽斯言匪俳詼

寄松江陳山人

百年苦憶高常侍多病誰憐孟浩然舊喜涉江今不涉

空齋時閱友朋箋

雨中

江南斗米三百錢袍飢閉門人晝眠衾裯入市不論直
破竈日中炊濕烟

飛魚 有序

暨人航海得飛魚於黑水之洋其長二寸頭兩
鬐各長寸餘張爲兩翼海風發作從波濤飛集
船上如燕雀既止則不能入水意者爰居海鳥
亦此類與莊周所謂鯤化爲鵬不荒誕也爲賦

一詩

海於天地中物不能比大陰陽浩出沒造物窮荒怪力
足浮三山勢欲吞大塊豈惟日月浴兼疑鬼神會披經
案山海異族紛瑣碎我時一徘徊足躡二儀隘焉知賈
客叢入海如入鬪風昏白波駛雨慘黑洋邁批石噴火
發（海舶夜投物波中如火烈）嚙指愁舟壞（舟人見海怪則嚙指泣血於波其怪乃沒）飛魚
集檣桅翅尾錯珍貝初疑燕雀翻復駭蝗螟墜非類感
所稀枯腊拾海外三韓雨霧洗百島風煙帶參差插雙
翰欹側張兩旆形模小鮮具意氣鵬鶴類祇慚海若笑

狹小驚此輩我復嗟海若萬彙同一態神靈數巨魚鱗
鯨鰌鰐鮒智屈雲雨能肉大何足膽龍門萬魚躍此翼
吾所快

送人往宣城

送客宣城郡吟詩憶土風雪膚銀杏白火顏木瓜紅楚
殿荒山裏澄江出樹中君親三載仕我友一尊同

次韻大年弟舟中見寄

半生蠟屐負清游雨脚并州復故州鐵笛叫雲疑昨夜
江雲隔面已三秋

約潘元飛遊惠山

錫谷名泉誇第二江水由來勝山水中泠天畔隔蒼烟
九龍眼中差可喜我夢臨此鑑眉須裏茗烹煎擕緣珠
老僧毿毿妙而臞忽來說禪坐跏趺三生豈是舊緣法
明日買船當下牐共君烏紗一裹頭野岸春洲看晴鷗

歸帶惠泉邀諸友茗飲

江南浙山俱可人澤北惠泉嘗入夢昔年濯足望具區
船頭百折煩遮送高情數與此山期舟不衝風雨尼之
天公忌人如忌疾十年欲去事長違昨宵拄杖落林谷

盡觴載泉竅百斛爲倒龍堂明月珠共試虵坑小蒼玉故人談頰翻九河舌本燋枯知奈何此泉此茗不易得緩飲緩煎還可過人間酒肉誰厭臭我味此泉渠閉口身如瓠壺過渴羌愼勿與方傳不朽

石菖蒲

曉露飛初濕春苗剪又生靜憐千葉瘦幽喜一峯攢鬱鬱明人眼青青異物情安期如可待吾亦掃黃精

九日

南國炎蒸初罷暑楚江悽慄又驚秋輕霜未破千株菊

高浪閒登百尺樓陶令去官非爲酒海翁無伴不忘鷗莫愁短日催長夜且覓清尊映黑頭

識字

文章不經世識字長苦飢而今七尺軀媿此一鴟夷何似不讀書買牛荷鋤犁六經垂照耀九道馳坦夷天門西北開達者得升躋儒冠立其下寧問渠是誰鳳雛生不凡三日願高飛蓬鳩遂未識老死安其卑二鳥各適性吾方定其施鳩兮鳩兮汝勿嗤朝陽合得鳳來儀一舉萬里青雲棲汝鳩雖老安得知

舟泊吳江呈隘上人

松陵橋畔太湖前斜日青楓繫客船引頸數看花鴨亂含情深媿白鷗賢千燈廣額傳無盡一宿曹溪覺有緣稍待月明風細熟臥吹簫管學坡仙

螢火

雨中螢火看不滅入戶潛行欲近人槐市書生經滿案微光待汝續雞晨

放螢

一室琴書露竹涼小窗深掩坐匡牀戲尋豚望看奇暈

忽報丹良瀉冷光（螢一名丹良見大戴禮）誰錄異方知郄馬我矜微物解升堂白頭愛伴書幃客苦節宜儕弟子行

酬蔣逸人連日觀花之會

照座金沙笛裏開青春兩度爲花來紅妝初見三千指錦繡重添一萬堆細雨流霞移曲檻東風落日坐平臺深紅淺白俱情稱醉後題詩記此迴

喜晴

推枕睡未醒暖湯呼我沐朝日明瓦溝夜雨填澗谷出門東望青山遶茆屋鬱鬱林樹姿綠練雲氣綠如以

千丈縞纏此雨衲足山方淨眉髯我亦縱耳目欣然欲
推挽容抱犍與犢生意固靜佳世事苦弱促薄田在東
野耒耜手未觸如何有暇日煮石飲溪涤散愁一過從
免事糟與麴得此諒已多輯語書諸牘

大年雨中見寄二絕因次韻

十載青春伴旅遊無田安敢羨歸休夢回讀罷淒然句
正似彭城風雨秋

筆端江浪貯雲煙愛汝新詩字字傳為報客懷無一事
日憑花鳥喚春眠

沙上

百年神物會出此遠人村浪淘江翻屋沙崩樹嚙門芋
魁鋤地底鹿角長溪痕鬧闘當天意瀰茫恨土吞

莫抵西郊

白日崩雲莫色微柴車獨不款高扉十觴酩酊浮家釀
五載睽離笑客衣琵琶雨聲寒漸密沈沈更漏夜仍稀
天明卽別愁何限四壁淒涼萬事違

元夕寄梁先輩二首

習沙官渡柳搖新燈火蕭條不負春誰道黃昏先閉戶
天街雪色更宜人

開戶微明雪滿窗空堂睡息海濤撞照人獨有梅花發
自洗嘗春兩玉缸

入秋

江浦今朝暗秋風昨夜清山川不改色霧雨■飛輕出
處妨吾道嶔崎見物情繫舟思范蠡迢遞越王城

滄螺集卷第一

滄螺集卷第二

明　江陰　孫作　大雅

序七首

遊采石詩序　送童子陽序
送嘉興路總管陳公序　贈筆生張蒙序
卓錫泉詩序　邯鄲枕序
送淮南省掾梅君序

遊采石詩序

予掾姑孰文學之九月始讀太平圖經得覽所謂蛾眉牛渚之賦詠思欲一至其處會客有宋公子昭陳君宗禮向君子南欣然與俱而采石巡邏官李振文又以扁舟來迓於是四人者循城而西道姑溪河不一舍至采石時已昳午便艤舟水府祠下眺華光閣捫蘿而上俯見磯石磊磊煙脩霧擬鷗翔鷺集宛如惠崇所畫洞庭小景上觀瀾登蛾眉浮益高而望益遠大江蜿蜒出天門山直走高下憤如萬馬西來以臨堅城迄至矢亡石盡魂消氣沮不得已而東折然後滔滔汩汩以就安流蓋韓南澗所謂倚天絕壁直下千尺即其地也天門即東西梁山望之隱如修眉浮空故其高名曰蛾眉前有洲亘四十里至蛾眉而東江復爲一瀰茫浩渺過於天門是日天微陰潮已落水自西激磯石出沒如古槎如崇牙如伏鼉如桀黿其淺碎舟其深莫測世傳下有水府晉溫嶠於此出其水怪理或然也觀瀾之下淺灘之中復有響石說者謂水激石響鏗鍧清越如石鐘然亭自兵燹無復遺址荊棘艸莽蒼煙落日殆難爲懷子昭賦詩一首予既次韻復和南澗霜天曉角詞還宿李振文家明日謁太白墓賦長句遂臨大江北望和城日亭午諸生張謹復以舟次岸延止蛾眉坐客數人皆沾醉賦詩予又爲西江月二闋歌以侑觴須臾返照入江水波盡赤微風不興莫色黯然衆客始興盡而歸按采石自古爲要衝爲重鎮爲河山之險天下一則商帆賈舶東西萬里貨財川集南北分則兵戈戰艦倚積如山而肝腦塗地故其地之興廢率與天運相離合兵興二十餘年民居蕩析而後及見四海一家蠻夷通道梯山航海至無虛日民始稍稍如病而起如蟄而蘇雖江山之勝自如然過者猶不無茫然而思慘然而悲憮然而興

懐也於是集諸士大夫之作并予所自爲詩詞合爲一通以覽觀焉而又紀其一時所暗之跡序以冠之俾有考於歲月之遷謝時洪武甲寅冬十月某日序

送童子陽序

癸人童子陽遊京師過江陰舍故人任子羽家正月二日邂逅於君山之巔握手與語（慨然）望大江論古今人物明日見予舍中益相歡將行請序予辭君曰吾待子以行予曰子不聞大海之壖乎有魚焉曰鱣有蟲焉曰蛇蛇之目蝦爲之鱣之在泥也見其沒水之疾疑其有神

焉號之曰子雖神不能挾我於東海之洋乎蛇笑曰吾待物而神吾又焉能神子鱣鄙自恣學不足以庇身德不足以及人而君之求復有類乎鱣之神蛇也雖然吾將語子於陽侯之神洗鱗鬣於沙泥躍然波濤之上使鱣之疑我於神也子陽少負文學博通醫藥方伎陰陽老佛之書其聲實足以自致不繫乎言之重輕也然喜其能不自重而請於予姑從發之

送嘉興路總管陳公序

三代之政不復見矣兩漢循吏庶幾可稱者猶有古爲治之意焉或者以傳無紀績少之此非知太史氏深微之見與當時賢君相神明之政者也今吏曰循不曰能曰廉何邪蓋能而不廉爲酷吏廉而不能不過具吏而已酷吏如漢郅都是也具吏如魯公綽是也以郅都之能輔之以德公綽之廉益之以才循理而行不出於己緣物而止不凝於事斯其稱循吏而當太史之筆與昔何武爲吏無赫赫之名而去後常見思張堪爲郡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凡人無事時不知樂之爲樂至於離變故當患難然後知向之恬

然於至順藁然於至和既不易得而愁憂悲辛之中一旦息肩脩去勞勞就寢席甘夢寐雖處宮庭閭軒縣無以喻其樂也彼二人之政亦何以異哉民或思於既往或樂於當時固所遭不同而先後之變殊耳唯後世則不然無赫赫之名者見謂無能桑附枝麥兩歧者謂何補政事由是一切承風旨立崖岸急征斂察苛細兩漢忠厚之風斬然矣浚儀陳公守嘉禾移官江浙都府在郡有麥秀之歌既去而民思之若渴夫民之歌或有勉強私恩之不釋豈聲音笑貌所可僞爲哉且昔之爲政

壹叁柒册97版

者有其一而天下後世稱思至今況公兼有其二而民不知惠上不知德於當世之日哉故采張[illegible]之謠爲韻泄何之思爲詩以樂人有忠厚之俗能不忘公之澤也

贈筆生張蒙序

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遣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即以常筆與之旣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善信乎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穎貴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始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何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强爲善大抵巖石斗絕其兔下上奔突舉身之力皆聚於毫至八九月霜降草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强爲難鋒齊者類不能强腰强

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强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於爲筆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松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生論筆之利病辨析至到始予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予言時方亥能書未暇也後予還松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嘆識者之稀也

卓錫泉詩序

余年十九從先君遊定山普照塔院會虎跑泉出遠近趨慶觀者如堵時長老音公無聞爲住持先君顧謂作曰小子識之不十年復當有泉則出其旁作問何以知之曰夫育德者物必歸焉以吾觀之音公德人也殆將出泉以相之歟至正己丑適十年而音公建方丈落成東北隅下泉忽迸地汪洋甘潔日飲百人其瑩可以燭須眉其潤可以及草木公乃引流而南注於方池題曰卓錫先輩葛雲老徵序其事且裒詩以美之作起而嘆

曰先君十年之言驗矣生不獲斯言以沒沒而有知序何敢辭謹按郡志暨陽山三十有四定山當其脊售覆其背貪敢翼其脅高厚沈蓄勢力俱到泉出其胸若兩乳然故虎跑一名玉乳自餘君黃由里號稱秀傑皆不出泉而定山特有兩脈意泉之所以相有德者其在茲乎不然其或不幸而出於荒山草棘之間辱於男女之浣濯牛馬之飲吸農夫樵父之所穢滓而不䏻者其孰從而禁邪故天下之物必得其所而後久必託其人而後傳牛山之木伐於牛羊非物之不美也櫟社樹絜之百圍而人不敢窺非物性之獨異其居使之然也世有捐所愛以與人非愛之不至也以天下之物無心於有而後能有其有也託其有於空言非其有之不足傳必無意於傳而後傳可遠也泉出於山雖泉不能有也而以委道人方士往來共之則其有也無弊託於人無意於傳也而以屬文人才士形於口詠於言則其傳也不朽然則物猶不能自有而托於人又況持其所不能有以自恃其遠也邪記昔嘗行定山之陰泉流竹柏間從一二僧憩飲其側今幾日耳而吾碌碌東西此樂殆不可得它日肩輿入山問卓錫泉復有僧指似否吾將以先君之言告大衆刻諸山中且語泉曰吾先君待子久矣更其名曰孫公泉

邯鄲枕序

棊博之戲曠日過時玩物喪志非士大夫幽閒之樂而聖人不廢是物亦聊以寓意焉耳雖然古之作者豈徒然哉卒意苟爲必歸於道知投壺之正已援琴之禁邪歌以養性情舞以導血脉今人所謂嬉戲者古人所謂妙道也方其沉潛委頓於仁義禮樂之中忽然馳騖於快心適意之所隨其人之智否而各喻其道之淺深譬之承蜩斲漫屠牛履豨技至於妙孰非道所存與余於棊博無所諳悟至於成敗得喪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天機滅沒而智巧所不能及竊嘗欲微著其聲于燕笑之間使人茫然而思憮然而驚以見其不可必者幸而得之其決可必者每不能得則夫感於此而悟於彼者是或知止知足之一助也故以游藝之餘燕私之暇玩心河洛之文極言天地之奧即其自然之數創爲角棋之法角之言較也爭較勝負故名曰角又四角布四壘得一

壹叁柒　册97版

角者勝故亦曰角夫事固不足以該理法固不足以盡道然義之當行而必行命之不可爲而不爲則世之徇欲躁進以幸其成貪得敗事而求不已者皆可鄙也於是譜其法而名之曰鵩鄰杭至正甲午二月日序

送淮南省掾梅擇之序

國家以揚州之域介江南北而以其南隸浙西其北隸河南壤地千里魚鹽稻米之利擅於東南爲天下府庫蓋將百年矣方承平時自杭走汴水陸二千里如遊鄉井如入堂奥如息臥內行者在室舍者在門囊無裹糧之憂庞無夜吠之警雄藩大屏坐鎮雅俗而已掾雖庸人冠弁之峩儀觀之美已足稱其爲才豎倉猝多故郡列一鎮州守一相材傑夯走賢智並用而掾之爲職始難其選淮南行省初置於廣陵所以備淮西之守再署於吳下所以控淮東之濤捺坐府幙上則贊畫廟謨折衝尊俎下則尺籍繩穿調發征輸塡委充積日不暇給瓌才瑋略僅乃勝之以故守相辟置率不以其員爲多寡而以其人爲廢舉自兵興來由郡幕官取寄是任如照磨梅君擇之者蓋一二人耳顧可以易言與又況掾之能鄙非但爲一鎮之通塞抑以關生民之利病何則昔之賦於民也輕今之誅於民也重昔之役於民也簡今之勞於民也繁昔之號令出於州司今之庶務決於政府掾非其人則百司無以仰承百司無以仰承則生民之害何以赴訴於上哉吾懼痞之中堅而以外壯爲無患也然嘉梅君之行由州縣而登省署自一郡而周一國酬宰相之知悉疲民之瘵民困之蘇捨今日將誰望哉僚友徐子祥摭歌詩爲一卷徵言以壯其行余故道其前所憂者以爲今喜云

滄螺集卷二終

明　江陰　孫　作　大雅

記七首

太平府當塗縣重建廟學記　杞菊軒記
大雅堂記　墨竹記
長嘯軒記　東郊草堂記
空谷先生墓碑記

太平府當塗縣重建廟學記

邑有學學有廟禮也燬於兵時也僨而興不書常也興而侈美於前書乎不書懼弗勸也按姑孰縣三當塗故莽劇治不與它等吏以事殷敝弛俗寖爲當然今聖天子興一四海綏萬邦越四年大論官以儒育才以學而宣上德意者猶虢虢以爲艱明年冬永平王公俊屬宰是邑下車之初首登進其民問學所在皆謝不知問左右吏吏相顧愕眙謝亦如之公曰民不知學焉能知方乃薅蠹抉貪昭以不取未幾又示以不偏朞年民恬於化公曰可矣則召父老端肅齋心而令曰嘻子來前若知有父子乎曰有知有君臣乎曰有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從來乎曰不知也公起立以手加額曰此吾夫子之教也教猶天也天可忘乎吾嘗愛仰敬畏如父母神明日月雷霆也人不知有父母神明日月雷霆則狂愚聾瞽而已今使若等去狂愚聾瞽以服聖人之教可乎衆曰諾敢不唯命於是卜吉日率父老子弟距行春門不百武擇地之隙辨方正位鳩工庀材易湫隘洿深以爲亢爽得畝若干禮殿論堂門廡齋庖以次畢興繚池以垣佽射以圃像先師之容秩先賢之位丹漆黝堊金碧含藻巍然煥然礱密堅緻雖數世封君之居有弗能加又刻致郡士爲師以主之生徒坌集弦誦之聲達曙歷再稔而廟與學俱成集邦人士殿謁行釋菜禮民圜觀之嘖未嘗有會詔郡若縣立鄉學置弟子員髫年齔稚左提右挈民歡趨之籍入凡千人不踰月冠帶踉蹡顒昂儼雅而學與教俱新君子謂其若有相者嗚呼爲之難易在人成之難易在天使爲有不盡其難則成固不獲其易爲於人若此成於天若彼書以是勸來者宜哉公字用章精敏廉勤事無大小談笑揮之吏畏民服學校其一也是役也計公之俸幾半入學教諭吳

照訓導劉會李炳實左右之里士于子中則經營之學舊在行春門外洪武庚戌始改卜此其地蓋宋之尉司云

杞鞠軒記

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闢軒以延客環藝杞鞠既字其楣又屬爲之文按杞與鞠二類杞即今之枸杞鞠則今之甘鞠鞠尤多種他如馬蘭之爲紫鞠瞿麥之爲大鞠旋覆花之爲艾鞠信皆以鞠而雜餌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謂唯眞鞠延年效與枸

杞不殊則眞鞠正甘鞠耳世以其黃作囊其花入藥而本草亦謂服之輕身延年自天隨子撥以供梧案而二物始貴然其味猶在肉食之亞至東坡翁守膠西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循廢圃求杞鞠食之捫腹而笑則其用殆與穀粟比矣凡物益於人適於口不幸而不見賞於士君子即猩脣豹胎味同腊毒而椒蘭桂蕙下比莸棘又況杞鞠而已哉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產之賢曹孟德之姦卒不敢以人望廢清議甚者布衣之士操其子等定爲國是以佩安危是則物之貴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爲重輕與先生於人物無貴賤大小採擯成就出其口者厖天隨東坡之藻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過舉焉今復推其嗜好厠於兩賢之間然後知向之所同益信不謬予居秀之南湖日與二三子誦杞鞠賦以忘肉味久矣而比歲下田不登方春農食麥葉或者天發其珍以相斯民而神靈之效將不在洗髓伐毛之後也乃重爲之記先生名大年字昌齡

大雅堂記

至正[illegible][illegible]冬浙省左丞蔣公之居吳也作堂於私第之

西名之曰大雅堂且徵記其說予惟六經所以爲文者如日月之光華星辰之錯列山嶽河海之流峙烟雲草木之變化未嘗有意於文而天下之文卒無以加所謂文之至也而三百篇又文之至焉書之政事易之陰陽禮之名物春秋之褒貶非不足於文然出於口形於聲協於律呂宣之金石動天地感鬼神皆未若詩之微且奧也而其體之大小言之淺深又君子小人之差因是辨焉今公以碩大光明之懿英偉卓越之才致位顯通爲時名卿德之見乎設施文之著於事業既已無媿於

昔人而燕閒之清論思之暇名其堂曰大雅者是豈無其故與蓋嘗竊觀三代之作人矣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是以德業之成不至聖賢不止今已矣獨有觴豆劍鼎之銘以警朝夕然而秦漢以還鼎彝之銘金石之固則已鑠於爐錘蕩爲泠風故其一舉足一矚目惕然以謹其思慤然以致其守於是始有宮室門閭之銘以存戒飭蓋庶幾乎三代之遺烈也然公之堂不琢不華其質素其制樸固非斯名不足以美斯堂而斯堂之義自非公亦烏足以稱情也哉昔周盛時君臣之間一心同德非有弊也猶然采詩以觀民俗以考政事而謂之風風之言諷也不肆於官師不列於藝事不訐不訕幾諫而婉譬風之感物而不自知其物之感此庶人之事上也惟大臣則不然當朝會大享之時君之於臣不特聞其政也欲尋其言不特尋其言也欲觀其志故詩至於大雅則其音節之簡陳義之高不佞不諛無抑揚揣切之微有直道正言之易所以爲大臣事君之忠也與然則義取斯者豈非公位則

大臣也言則大雅也苟以爲不若是者有如此堂也不然不藻其棁不華其榱徒以是爲大雅而記斯堂吾恐非公之志也余嘗獲登公之堂觀大雅抑之戒聆大雅琴之操而言其志之審矣乃退而陳其直致之辭以發斯堂之義云

墨竹記

嘉禾吳鎮仲珪善畫山水竹木臻極妙品其高不下許道寧文與可與可以竹掩其畫仲珪以畫掩其竹近世畫出吳中趙文敏父子外仲珪其流亞也仲珪於畫世無貶議惟論墨竹或訾其有酸餡氣仲珪爲人抗簡孤潔高自標表號梅花道人從其取畫雖勢力不能奪惟以佳紙筆投之按格需其自至欣然就几隨所欲爲乃可得也故仲珪於縑素畫絕少予留秀州三年遍訪士夫家徵其筆跡蔑有存者然則更後百年知好其畫復當幾人耶至正甲辰夏余友張君翔南持其族人玄軺所藏墨竹示予曰君嘗嗜仲珪畫願爲記之予觀仲珪隱者也其趣適常在山巖林薄之下故其筆頗有幽遠閒放之情殊之貴游子弟之氣議者少之其以此乎且

世類筆墨以傳者非一物而竹之可傳豈以聲色臭味爲足嗜與若是則幽遠閒放自其竹之性耳今使人指其畫曰是有山僧道人之氣則伸珪於竹宜得其天者顧欲以是非之可乎渭川千畝多如蓬麻其挺然修拔郁然茂遂誠不識皆知其可愛至於荒落寂微煙梢露葉淩雨暴日懸崖掛雲偃仆植立之勢生枯稚老之態斯則非高人逸士窺之歲月之間不能悉也以衆人之未喻求衆人之必知何異誇邑歎芊棗於竈鼎之側與享豹之殊意見之異世有甚於此者予故不得不爲之

辨也遂書以爲記

長嘯軒記

人之聲在天壤間與元氣同出入猶魚之在淵與水同呼吸也故凡聲與氣同則雖生殺萬物慘舒陰陽代謝四時將無不至矣其泛宮流徵音中律呂使庭柯脫葉萬籟爲虛凝游雲而集長風又何怪與昔者聖人知夫情之不可已也爲之嘯歌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是故嘯之清也淒然其似秋使人無不悲歌之和也暖然其若春使人無不悅而八音之政於是通乎人焉西江劉子憲自其少時以奇氣負六經之學研精揣摩工爲詞詩駸駸然上追漢魏下軼晉宋既以得名當時然猶自謂僅足以咀草木之英而未足以吸月露之華則又發爲長嘯之音寄興一時以名其軒而士大夫因以阮籍孫登輩方之是豈足以知子憲哉子憲之事業雖不少概見方其結軫連騎北抵燕趙西歷秦晉上太行窺殽澠絕黃河過伊闕徘徊乎梁宋齊晉之間泝洙泗之淵源慨陳蔡之遺跡而知道大之不容則子憲之心固已大喪矣長嘯之發豈不賢於悲歌廣武之臺與既而南

望大江鼓棹吳越逍遙閩嶠以挹武夷山水之勝庶幾復見延平師友櫂歌九曲之餘則此嘯之發且將臥餘子於陋又豈類危隱約沉湎自放於禮俗之儔可同日語哉以是觀之惟忻悲憂之嬰吾心浮沉榮辱之閱吾目成敗得喪之過吾耳舉不滿夫一嘯而世有恃其不足恃以驕乎人寧弗少媿也與吾老矣異日儻見子於麻姑山中聞有鸞鳳之音逸於雲霞之上者非子也耶子毋曰不吾知也

東郊草堂記

松之海隅有培曰漢城城之隅有隱君子曰東郊先生家焉先生與予旣親且厚其出處亦往往相類獨才與識不相及初江陰之警也公微服杖策變姓名來吳余不更事意謂士君子遇則[illegible]善天下不遇則守墳墓死鄉里而已去將何之未幾郊壘日斥鼙鼓日急戈矛劍戟之聲相聞晝不得居夜不得息然後悔吾知之不豫引之不決而公之去其見遠矣暨予得脫於難幸勤來歸公聞而輟耒東原且弔且慶館予客舍方是時余覩東原耕田之樂豈可及哉會四方爭延士復與公

合曳履接席邂逅相歡雖時睽離離必合合必相敘語曰若得謝必同里而居同畝而耕以佚吾二人之老余應曰諾則又笑曰方今中原多故天下未定此俊傑馳騖之秋非公輩高枕之日若我等乃如公言耳後予忝敍嘉禾將挂冠舍去老松上以復公言而先生書來則已退休於居買田築室漢城之東扁曰東郊艸堂徵記其事予唯士之出處進退不可以不謹如此勤是物則爲君子玩是物則爲小人始吾之去也嘗從於公今公不歸也又先於余余其去君子而歸小人審矣一時御

間向之大卓長蓋望塵雅拜者固已澌滅而無餘迹其僅存不過當時齪齪不伸爲世鄙笑之輩豈用舍進退時有利鈍而貧富貴賤天之予奪復有幸不幸耶抑予奔走飢寒困其常耳獨念出入憂患進退從容卒能以危爲安如先生者庸非眞知去就蚤見明識之士哉吾田距公三里幅巾杖屨登君子之堂樂而賦詩以歌其志固將有日於是書以誌余媿公者多矣先生名訓字君立蔡其氏蓋松之士族也

空谷先生墓磚記

先生諱遠字之近小字紹堂姓俞氏江陰人也居空谷里因以爲號世稱紹堂先生而不以字行其先累葉宋衣纓大族至內附三世不仕以隱德稱會州里驗田甲乙主徭役不勝家業益衰遂爲齊民先生生甚癯長不滿六尺美鬚清臞骨見衣表目光炯然愛著小冠戴方山帽笠白綺裘環玉帶羅望之如鳳麟表人一市人起立幼好讀書立操行竟歲不窺戶庭日寖有閭里大姓王匡山慕其才少許可首延先生爲師由是翁宗之弟子承先生敎揖讓進退與爲詩文皆有法度其綜[illegible]

故問無不荅荅必中成敗肯綮尤善談名理弟子有問舜大孝瞽瞍日殺之何也曰爲不同有問貌美而貧曰有甚惡陋而貴曰有甚美雖率爾談笑無不可書或曰先生風裁高奚爲不仕曰夙有先誡不敢忘命用是卒於布韋故人孫岵甚貧自常來歸先生均食與衣奉之終身岵晚得廢疾家人苦其攜策時出譁語先生笑曰孫岵先生貧而歸我我不當以疾棄之愼勿復言歲大疫耕傭或以病告家人迫其去先生曰强而事我病而歸之非人情也使舁而歸死是以舁故死之彼孤人之

子獨人之父弗望我乎且療以醫藥未幾果死其父乞捐瘠中復止之泣曰歲凶爲棺難骸骨遍野不獨吾子先生曰汝子生盡吾力死而委食烏鳶可乎第安之竟出棺衾以斂鄉人聞之莫不嘆曰此非直長者是死生緩急爲義不欺人也里俗歲迎神會先生出神止其門舁不勝重鄉父老先生敎素不惑者亦竊怪駭先生家嫗宿受敎令獨不恐大罵叱之衆爲悚栗神亦帖帖去不能爲災衆始厭服相敎勿爲淫費宗人有受敎親死不爲佛事者浮屠闔門詣讓之曰吾有所受矣非若等所知凡先生言輒感化類此先生生長兵燹苦爲生難誅蓬藋植桑棗理頹垣廢址二十年弗具生徒鳩材輸貲稍助成之爲堂三間與姊壻魏則之先生友愛無比通財合居居其東曰東愚居其西曰西愚鄉人化之兄弟至今以俞魏爲言至正壬辰鄉寇竊發所過殘滅其舍復爲邱墟先生埽地爲席累甓爲榻客至嘯歌自如人或危之先生曰汝憂吾不生耶吾思死不殊耳一切世事絕口不言性不善飲唯酷嗜詩不輕脫藁脫必膾人如龍門梧歌小石灣行澄江[illegible]等篇播誦人口不

下二李而理思過之時雖搶攘未嘗廢吟聲一日浩雪新霽道塗如春先生乘款段微吟未就望見兒子寬負茶具遠來便下馬憩松閒掀髯大喜曰子適何來寬進曰固願侍謁於前也因趣令瀹雪具茗曰吾詩成矣明日好事者傳以爲圖先生不樂藉書曰後世書愈多而學愈陋矣唯豆亭集學詩管見行於世祖某父某娶曹氏子男一人樵事親謹甚女二人長適惠連次適湯炳孫男二人庠序曾孫一人倪壽七十有三歲以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吳郡之客舍前自爲誌別親友後十

有某年月日孤樵以其喪返葬某鄉之先原銘曰

豐於德嗇於書如挹如注稽其徒久而蔑之道恐污三尺之墳此其墟嗚呼銘哉式後硯

滄螺集卷三終

滄螺集卷四

明　江陰　孫作　大雅

書三首

上盧御史書

上松江崔別駕太守書

謝蔡推官書

傳三首

陶先生小傳

王筍生傳

徐臻大師傳

上盧御史書

御史閤下僕聞之求榮名以顯天下者好名之士趨之務修德而厲操行者實德之士歸之二者猶影之從形聲之應響雖或有時移其[illegible]不能易其志也僕窮居隱約晝而讀書夜而忘寐思古公卿大夫與凡所以爲士之去就從違而得其說閤下幸垂覽焉昔者戰國有四公子齊曰孟嘗趙曰平原魏曰信陵楚曰春申此四君者天下皆稱其賢然知好名而不知好德故後世汙穢不潔之士掉鞅頓足想聞其風而冒僞修激之士或假言其事蓋忠信廉潔者士之船乘也舍忠信廉潔而欲求士無異棄舟楫釋車乘而期遠到也四公子自謂忠信廉潔不足以取人必沉舟破車而後有以得銜波絕塵之士故天下之賢如魯連虞卿皆蹈東海著書以泯其跡彼屑賈嗜利之夫雞鳴狗盜之客得以竊跡於門而卒無益齊楚趙魏之滅亡也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而能行義吾不信也夫勤苦而執忠信恬貧而不貪行義而不污天下之至難也行之於己無與於人然而三代之君皆以此取士而士必以此自厲何耶士非好勤苦而忘逸豫樂貧賤而惡富貴也非苟爲義而迂

闊其行也爲夫志不厲則節不立行不潔則守不固義不勇則事不終古之君子恥斯三者甚於勤苦貧窮故能言不失身行不失己用則尊顯其君功蓋一世沒則明並日月垂於無窮此士君子所以日夜甘心不恤恤乎貧賤也今之士君子何獨不然窮苦立節者不聘於當世御名卑行者不適卿大夫之求上不信於下下不伸於上爭持而不解相難而不發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昔之爲國有求千里馬者而市其骨期年而千里之馬至者三夫馬猶有之也今之帶銅以犂牛之角角不能

行而充於道路重於金玉非好之至乎士患不好茍有好者豈慮無立節之士如馬角之至哉僕每服讀先朝名臣（文章事業）如疏齋翰林鉅儒元老未嘗不廢書感咽恨其生晚不得奔走以備使令然私念其盛德之後儁偉之績儒及見之不自意獲覩閤下光明雄傑之器清拔魁邁之材處機要之任執百有司之衡言足以達天子之聽閫權足以抗宰相之論議力足以顯微而發幽天下之士凡有實德者輟食投筯而迎之此其道德之光文章之著政事之施復始光前煒然足以銘金石播聲詩昭竹帛而士君子延頸蹻屩咸願出門下也僕雖不足以當前立節之士然生長閭巷內無養親之資外乏聲勢之援其窮抑亦至矣家本儒素好論著文章不能與時浮沉蚤夜孜孜獨以不見閤下爲恨今而後得其時矣敢儀以爲贄謹獻舊文一通伏唯閤下教之幸甚

某再拜

與蔡推官書

竊聞才者天下之利器也德者利器之所載也德譬之車才譬之物車大則所乘者博德大則所施者遠然人每失於顛沛覆折而不救者則以其所載者小也故士非患其無利器也常患無實德以載之耳何則冀北之天下之良馬也一日千里而詭轡竊銜則人以爲駑馬矣棠溪之金天下之精金也一日而三躍冶則人以爲狂金矣士之無德何以異哉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蓋人之至願而不能得者才也今幸有以得之則父讚其子兄愛其弟君願爲之臣士願爲之友又其下者環視而伏之而才之可願極矣然而恃勢以誇人之不能盛氣以掩人之不逮勇奪天下而人瞪目以指之辨屈其士君子而人競口以擠之志窮天下之智力給天下之藝而人不以爲賢則才之不幸復有過於此乎是故天下之所少非才也德也古人徒以才而幸其事之立者其唯戰國之人乎戰國之人其心愚而貪天下之士乘其愚而脅之因其貪而餌之則雖徒步蹻屩猶足以致位卿相及其末也雖殞身碎首不足以謝天下之人彼戰國之士猶然況非戰國之時乎方今海宇清明才俊效用大臣長人專以寬厚敦樸鎭浮靜躁向之剽悍輕疾者莫不改心易慮

痛自刮磨務爲持循雅飭之行而驚世駭俗不規法度者靡所容於其間此尤不可以無德而進也明公拔跡於士庶之列非有貴勢以相先後倔起於蓽門圭竇之間非有貨財之爲聲名言非忠信不出其口行非仁義不履於身躬親儉約而不爲矯激之行自處廉潔而不求絶特之稱明足以直天下之枉而不爲訐剛足以挫天下之銳而不見其强凡其所爲皆以德而濟才不以才而廢德故它人守之而不足明公用之而有餘不亟不徐跬步淸要望之如揚鑾挾策於康莊之衢而追之者如負駑驥而陟九坂也且今之才能自試於州縣者寡矣而况能自拔於憲司進於憲司者千百人之一也又况能自致於執政之府方其自謂老而歸也公卿大臣相與挽而留之又將大用而不置也明公何以得此於天下乎天下之才蚑蟵其紛紛也終能不效明公之尺寸者非其才之不足稱顧其氣先有以蓋天下而德不勝歟也古人養其氣於無何之中蓄其德於不用之所逮夫用也發之以德而不爲氣動持之以氣而不爲事役濟之以寬縱之以毅而不拘於近小是以成功之大澤流之長巍然煥然可望而不可及也明公其亦若此乎僕也生於閭巷長於一州幸賴先世餘業讀書爲事庶不墜其家聲而明公之知特先於人辱出門下者今三年矣思唯自效以報明德勢孤力薄因有攸濟然區區之私終不少貸以故不以辭之鄙陋而樂於進說伏唯明公敎之亮之

上松江崔則明太守書

月日孫某再拜贄書明府閤下竊以謂賢士大夫之出於人國譬若象犀珠玉之充富室象犀珠玉不産於通都不列於市肆而用足於富室者好之至也嘗使國之好賢如富人之好貨則天下何患其無士蓋物不係於土之所生而係於人所好冀北之良馬越南之利劍天下孰不知其爲材至於能用其良則燕趙是已善收其利則吳楚是已不然秦不畏冀越而畏燕趙吳楚者豈畏其國之多賢與徒銳器爲之使也然則物猶足以强國又况士出於其間哉方今南方事殷兵革未戢浙之西江之東士之流離播徙不出於蘇則出於松而已松固善郡也然所以能善其士者庸非良牧守之惠乎今

使東西數州之人歸閤下未足多也以數州之士于于而來求閤下之依是必有故矣且難爲者牧守難平者士論僕入閤下之境不旬日間識士大夫幾十六七其喋喋稱閤下者亦十六七可誦而傳目之尤大者四一曰鋤姦强二曰恤民隱三曰均賦役四曰急賢士其餘不能盡數僕不敢遠引以瀆左右卽此而觀竊以南北道里雖遼員牧守雖衆至其尊主芘民之術若閤下之倫多不一二數也何則是四者施於無事之日易見於多事之日難無事之日行之其功淺多事之日行之其功深苟舍是而以政言則危邦矣亂國矣奚可歸乎僕涉郡縣四五越水陸數百里捐墳墓挈妻子以來思望履綦之光揚無前之偉績求數畝之田爲老農夫出租稅以給公上私心甚勤愚不知其果能否也閤下幸辱聽之僕雖不佞操筆墨以效驅馳親賓客以觀政化上不乖養士之心下不負君子之敎又使四方日聞士之歸閤下者輒與之曰韙進以禮布前此未施之政開來者未濟之心若是則閤下之英聲茂實傳之耳目載之簡冊其有旣乎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侯之謂矣不宣

陶先生小傳

先生諱宗儀字九成姓陶氏其先由閩之長溪徙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黃岩黃岩之族二曰赤山曰陶夏陶夏諱泰和者宋皇祐裏溪都巡檢世衍徙湫水是謂先生之始祖曾大父居安太府寺簿大父應雷太學錄父煜贈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先生沖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卽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京兆杜本問文章爲事故其繩檢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松敎授弟子遇人無夷險佞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淮東張士誠開閫姑蘇數郡之士畢至其部帥議以軍諮屈先生亦謝不往入職方洪武辛亥詔取天下士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誚讓之曰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天下之士孰不靡然向風而子嬌嬌若是先生嘆曰

奉檄而喜所以爲親祿不逮養適增悲耳況今賢貢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莫大矣踰分之樂其敢覬乎藝圃一區果蔬蕃蕷度給賓祭已餘悉種菊栽接灌壅身自爲之閒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先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葬祭禮備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松城之北泗水之南諸生買地結廬遂居以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藁者不與焉

贊曰古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老成邈矣得見典型者斯可矣憶余幼侍先君子采宋故實至走杭之遺老年八九十者錄而傳焉言及必流涕太息曠四十餘年世無其人久矣不自意文獻之徵猶有如輟耕錄者在然不百年吾恐未知是書之爲寶也使知爲寶則先生心術之微雖無予言有不傳也耶

王筍生傳

王筍生者會稽山陰人也家王筍山少力學有志既壯負才不羈薄遊四方慕魯連子爲人不治產業誓不娶不歸鄉里故年逾四十而猶獨居親舊或稍勸爲計生輒嬉笑舍去曰吾身未立天下事未已此大丈夫[illegible]以國不以家之秋也吾豈不知有舊田廬足以資衣食無乏而此拓落邪先是國家承平民無藏甲士不言兵生始徒跣走京師謁貴人劇談天下事衆駭其狂且詬曰生洛陽少年專務生事不合便拂衣還江南淮西揚廬聲勢日甚物情惶惑生首抗大議言論風采歆動時相居數日不報入富春山混緇黃輩爲方外遊日以詩酒自放里豪見而異之爭下榻設盛饌生弗之顧貧士或

遺雞黍瓢飯不辭閒有識之曰子非張憲思廉邪君之齒長矣猶溷劍士俠客爲也爲具衣冠强令出山生默不答久之一旦升高望遠若有所覩退謂所親曰吾亟去汝輩亦愼勿居此呼避避里中三日而逃衆不之覺會寇狠狽猝入兵死五百餘家始悔不用生言生識見沉敏博學無不窺其間靜寡默在稠人中或被推緊無所較也及遇事酬酢論兵說劍天下一豪健辨士與縉紳輩爲文章談王道從容禮法雖老儒先生避之

論曰士豈善用己善用己者必善用人生之才氣雖予

不知其有核子間和底裏輸發臟腑而反不能竭噫嘻中之蜥蜴不用則委蛇草莽間用則致雨雹猶呼吸也生善用己亦若此歟

徐臻大師傳

徐臻大師者江陰夏浦小龍寺之僧也其初淮人少勇敢任俠喜鬬手格十餘人至正十二年春盜起馬沙剽掠爲寇其里中大姓陳氏募千餘人收之爲賊所敗陷其首領張氏父子二人父擒而子死先是臻與賊巢中張庵僧往來臻弟子實張氏僧也張氏被難臻德張氏欲報之乃僞爲訪張庵僧以偵賊情賊之子徐氏年幼出家爲張庵僧曾僧從賊家歸臻探之具得其實至夜鬪鉦鼓聲知賊盡出且守者皆疲弱不足憚因操大斧鑿竊入賊家牛欄中見守者皆醉臥臻連斫殺守者六人斷鎖負張氏從間道出張氏由此得免嗟乎世之所謂烈丈夫忠勇氣塞食廟堂出死力以衛國家者豈非平時尊貴人邪一旦緩急則俛首帖耳顧身而不顧國見利而不見義罷百姓之力竭天下之財僅爲鬼蜮陰計之資而慕義奮發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酬毫髮之恩者乃在於人倫之外比權量力不啻泰山鴻毛耐其人安之其自視賢不肖何如也臻之心非怵於利非迫於無聊其慕用之誠蓋有相死相生之義也不然餧肉於餓虎俱糜於鋒刃之間功不足以立德死不足以成名不爲天下笑者幾希吾故惜其志感其難書以爲人臣僥倖不忠者勸

滄螺集卷四終

滄螺集卷五

明　江陰　孫作　大雅

雜著二首

荅性難　說栢

皆夢軒說

荅性難

東家子與二三子遊濠梁之上客有漁者投竿釋餌而上曰吾見夫子頗有道者似有所思者漁心竊有蔽焉願因夫子以祛其惑東家子曰嘻吾覩子非漁者也姑語子之志焉漁者三揖而進曰自朱子之學明學者唯知誦說而已一言不敢有加也若荀楊韓子之論性果孰是而孰非乎東家子俛而嘆曰子之及是也大矣然學者習於故而不考其故悅於言而不知其言徒以口耳之學爲明不以身心之病爲恥渙然無統雜然無緒曾不察是非之眞試爲子語其歸焉昔天下之言性者四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楊子曰性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三子言性實孟子啟之也何者彼曰善此固已曰惡矣彼曰善又曰惡此固曰善惡混矣彼曰善惡混此固曰有上中下三品之別矣各師其師各是其是無惑乎言之多而不要其中也大率善不過理惡不過氣孟子得其理三子得其氣孟子語理而遺氣故三子得以其氣者議其非三子語氣而遺理故孟子卒以其理者奪其是嗚呼破天下後世之的者孟子也起天下後世之爭者亦孟子也譬如玉天下孰不以爲寶孟子乃謂寶之美無出乎玉於是譁者紛然而起指其疵摘其瑕以議之曰玉固美矣夫亦有不美者存是則寶失其實者豈非孟子美之過而反輕與向使孟子之言不白於後誰以三子之說爲非孟子之說既白於後亦孰知三子之言雖過而未始無其當與何以明之堯舜與途人一孟子之言性是也堯舜與途人二三子之言性是也謂孟子之言性非世無堯舜矣謂三子之言性非世無桀跖矣於茲有人焉方其醒也言皆忠信行皆仁義謂非性善可乎比其醉也言非忠信行非仁義謂非性惡可乎孟子言善理之明也荀子言惡氣之昏也孟子得其常荀子得其變若荀子者雖不謂之有識然亦不謂之無見者矣今或一切善之謂凡惡者皆物之奪則

又不唯無見謂之無知可也問之曰人皆可爲堯舜其不爲堯舜者無它是物欲使之然耳於戲天下之酒足以亂性豈不爲酒困者皆聖人之徒與殺人而奪之貨盜也豈不爲盜者皆世之君子與人猶有欲也寒暑殺人天地果何欲以蔽之率天下而趨猖狂之域者必此之言矣漁者曰先儒皆謂氣有善惡子獨謂氣無不惡豈堯舜之質猶未善與東家子曰天下之理一一則純而不貳故謂之善天下之氣二二則雜而不純故謂之惡堯舜豈能外二氣之稟哉但常人之稟不偏於剛則

偏於柔不偏於柔則偏於剛剛過爲剛惡柔過爲柔惡正猶陽極爲熱陰極爲寒其毒至於殺人者得二氣之偏也惟聖人則不然陰陽合德粹然中和陽不過於剛陰不過於柔氣無專主德性常用此堯舜之稟異於常人而無偏惡之弊者得二氣之和也蓋善者一之至可以言理而不可以言氣和者二之平可以言氣而不可以言理亦猶五味相濟鹺不見其鹹醯不見其酸可以言和而不可以言善生質之粹可以言美而不可以言和善也漁者曰或謂初氣善終氣不善故草木初生鮮不可食安得謂氣無善乎東家子曰若是者以烏喙食少而不殺人爲善也生而不毒非氣之善是氣之未完譬之赤子之心其氣柔弱未知所以爲不善也曰然則氣質之性而又可以反之是亦足爲善矣曰氣雖惡矣然強者主之弱者奴之氣強則動爲主而情放氣弱則靜爲主而性存汨於動者惡之本反於靜者善之機動皆氣也靜皆理也善反之靜矣爲而不可哉漁者曰氣之惡既能害物則[illegible]害宜亦多矣今又不然何也曰氣化流行太過不及其數無算至賢不易至惡亦稀故堯

舜不世生桀紂不世出且天之生物不能皆陽亦不能皆陰惟其不一是以不齊中人以上雖未極於中和然氣與理合則聖可學而至賢可學而能中人以下雖未極於偏駁然氣與理乖則自暴自棄者雖不爲惡爲惡之心未嘗忘也是則性其情而不易者上智之明情其性而不變者下愚之昏不猶水乎湛然不波者止水也其上智之明乎躍然沸騰者湍水也其下愚之昏乎止水之性靜故應物而不逐於物湍水之性動故撓物而不循於物靜勝則氣清而性之用行動勝則氣濁而情

之用熾故孟子四端曰心曰才而不曰情苟情出於性則是性而非情矣此非孟子闡性善之端所以明餘者之不善與漁者曰性果靜而情果動非性爲體而情爲用乎曰非也性非待情而用情用則性滅矣蓋應物者心性之動也逐物者情性之蠹也謂之心者萌於性之正好惡之公是也謂之情者感於氣之邪好惡之私是也漁者曰心統性情而子以爲性之動何耶曰心者性之萌情之根而神明之主動靜之樞也以器而言心所以統性情也以道而言性而後有心心而後有情性者心之靜情者心之動也應物而動不役於私性之發也故謂之心心既發矣蔽於物欲而氣爲之主性之汨也故謂之情漁者曰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是情亦善也子何以必其爲不善歟曰夫既曰可以爲善則亦原於不善而已猶指其小人曰是亦可以爲君子則其初非君子明矣漁者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才既以質言則人之不善果非氣質之罪矣曰非是之謂也才質之質孟子皆以體質言非才之罪者謂非本體之不善耳又曰不能盡其才亦謂不能盡其性之本體也

又曰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言不可以情之不善遂信其性之無善如水之就下不可謂激之過顙遂以水之性非下也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其聖人之性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聖人之心乎聖人之心無一息不靜故天地之性無一息不存常人之心無一息不動故氣質之性無一息不亂顏子不遷怒和也不違仁中也其靜而反於性之正乎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和也主靜以立人極中也其靜而得其性之本乎漁者曰子之言高矣美矣夫亦有所受歟曰嘻遠矣作始受之先子靜安君先子受之大父明父君大父受之先公澄川先生而又質之先師晉之耿先生其言悉合而無異也漁者唯唯而退

說相

相人之法論形而取舍之此世俗瞽伎之見不唯不足以知人而吾所以取人者一失其當則未免喪心挫志甚乎君子小人之不暇擇矣九方皋天下之善相馬者其求馬也物色牝牡不能知而不失其爲良馬故伯樂曰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

其外善相人者亦然相雖定於形神氣色之中見常在於形神氣色之外余嘗學此而得二法一曰變二曰常常者人之所不見也變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猶可勉變則雖鬼神有不能知當知其勉强逆計以遁其情則雖季咸之相壺子不能得其畧至於天機之動忽焉而不可掩是雖裴行儉之議王楊盧駱無以出此也莫難逃者動靜語默之機莫難禦者倉猝應變之械於其不可逃以觀其愛憎取予之常於其不可禦以窮其必發難忍之變一變一常反復相明而貧富貴賤壽夭之理得

矣譬之水匯而爲淵激而爲湍束而爲峽流而爲川人見其異耳然而汪洋起伏之形悍怒崩壓之勢萬變不常而大小淺深之數可以智測者其理一也里士陳君漢翁善相人與予言悉合故錄此以遺漢翁而士大夫得吾說以通之亦或有以知相非進於技而已也漢翁通敏博藝舉止落落如物外人尤善飲酒所得輒送酒家嘗爲學官不久卽棄去

苦夢軒說（爲陳汝嘉作）

余客松上夢一道士戴華陽巾著黃練衣者來訪余揖而問曰客誠有道之士耶何衣冠之異也客笑曰子未聞道也吾身蛻也衣又吾之所以蛻所蛻也蛻且非吾有蛻所蛻吾烏乎有哉余曰若是則遊方之內者縣而未解也請論縣解可乎客曰然子以淳于棼之典郡貴乎曰不足貴也子以莊周之爲胥樂乎曰甚樂客曰是二者皆未足以語縣解也敢問何謂邪曰汝於周則樂於棼則不貴豈以蟻夢則夢胥夢則非夢也於一夢而別二夢是非縣之未解乎今吾有術能與萬物變化試使汝一爲胥一爲螘子且樂乎且不樂乎抑將以胥爲

樂螘爲不樂乎曰悉不願也曰然則子於胥夢悅螘夢憂悅爲火炎憂爲寒冰寒熱戰於內冰炭膠其胸縣之不解不旣深乎且子嘗於夢曉夢乎曰有之嘗於夢曉夢覺乎曰未也曰諾哉今巖穴之客江湖之士投簪紱而謝人事其往幾人其來復幾人吾視此猶夢曉夢也非夢曉夢覺也曉夢覺者孰有覺而曉夢之樂乎人能於夢曉夢而不能於夢曉覺是故終身遊於大夢而不知覺也於夢曉覺者其唯至人乎然夢覺可以致而不可以傳也遊日中者忘昏夜之幽趨燈燭者忘暗室之

陋吾燭子以暗室之光而不知大道之冥皎子以望舒之魄而不知陽烏之赫與子遊夢而不知栩栩之非吾是則道可致而不可言驟可言而不可解詎不信夫於是恍然而醒惕然而起不知夢之爲吾吾之爲夢童子擁篲而進曰皆夢先生來也遂理前夢爲皆夢軒說

滄螺集卷五終

滄螺集卷六

粟香室叢書

明　江陰　孫作　大雅

雜著十首

坐右銘　洗心泉銘
孟氏先印銘　伯夷叔齊贊
陶淵明贊　李令伯贊
李太白贊　石菖蒲贊
小像自贊　書甘澧傳後

坐右銘

多言欺之府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靜以養其心強毅以篤其志去惡於人所不知之時誠善於己所獨知之地毋賤役以貴我毋重物而輕身毋徇俗以移其守毋矯僞以喪其眞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能容所不能容則過人極高明以遊聖賢之域全湻德而爲太上之民

洗心泉銘（并序）

華亭虵山慧日院之東鳳凰山之西南友人夏士良築別業其地墾辟除治得泉穴舍後汪洋甘潔不竭不盈因即其坎爲池名洗心泉曰吾將以是著易徵予銘銘曰

凰之脇虵之跗　浚盡源發玄脈相有德噫何居沐陶泓濯褐徒招義呂啟榮圖淬鐵摛績韋瓢滌遐覽泣墨朱滋吾德神吾書匪茲泉乎

孟氏先印銘（并序）

太師信安孟郡王忠厚宋昭慈聖獻太后之兄也王之孫四其主管建康府量料院事諱某者今季成之曾大父也故第在今姑蘇府橋之北偏其橋至今猶以府得名府廢於至正丙申之亂季成以庚子四月遇軍士售銅印於市視其文即太師郡王料院印也詢其所自云出於頹垣廢址間季成得而寶之求詩文以紀其異銘曰印亡六國篆出秦斯廢興相尋一何纍纍玉質金相起伏千祀疇王之門世有孫子令聞令望唯此信安天賜舊物赫於頹垣相彼後昆繩此祖武墨艾纍黃寶獲我所昔晦今明匪後而先信安在上昭慈在天

伯夷叔齊贊（并序）

嗚呼士難取者義也難全者仁也難執者信也捨千乘之國去爲匹夫好名之人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仁蒙袂輯屨不食嗟來仁者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信

伯夷叔齊吾於讓國得其義於諫伐得其仁於同死得其信世稱伯夷多不及叔齊猶稱太伯而不及仲雍余以謂非也爲伯夷易爲叔齊難夷之爲齊不能從顧且奈何夷能使齊同己齊能使夷同志吁難矣哉吾悲二人兄弟之爲眞異氣而同心者歟故爲贊以明之贊曰人之大倫君臣父子篤於君親友於兄弟棄家如遺棄國如屣併棄其身如蜕泥滓人懷百金揆義而使猶有諾否背義去已如何先生各執其志不約而同如合左契孤竹之生首陽之死萬古清風噫二人耳

陶淵明贊

晉室之遺荊州之裔恥事義熙寧死栗里公田之秫三徑之資安能鬱鬱久居於茲何物小兒應束帶見彼五斗粟謂我眷戀秋風吹衣秋露沾裾鄉用鄉法吾愛吾廬

李令伯贊

少違父母長全其身皇天后地實所共聞應門無童期功無親飲食湯藥祖母唯臣祖孫二人視猶母子緩則俱生急則俱死事君報劉有臣如此臨表之情宜映青史

李太白贊

元元奕葉聖神孫邈然跨海超無垠錦袍淋漓舞鬱輪粃糠斯文遺世紛羿娥招搖迎帝閽訴以九河道崑崙飛魚挾翰湘女嬪同光下照扶桑暾洞庭鈞天弭節聞俯仰一笑三千春天台子微未足論大兒汾陽誰與倫知章識公尙幾塵日衛氣機與地文采石之水青山雲魑魅夜嘯狌鼯墳吁嗟夫人此栖神文或不死非其存

石菖蒲贊并序

東坡贊石菖蒲能言其久而不知其勁今觀菖蒲之葉自本至末中深如溝傍岸如髮圭角廉厲不可撫捫蓋自根節之堅有以發之故畫者以是爭能求別於草凡蒲皆不畏水一種生下濕葉大有劍脊卽昌陽一種生澗沼名昌歜所謂溪毛可羞於王公疑卽此歟草木非土不生而此獨用水活蕭然巖石之上愈久愈青有道之士嘻其似之贊曰

石鬪其根瓦嚙其節苦而瘠不遯其貞鬱而蒼不昧其潔不汲汲於風塵不矯矯於霜雪豈其與道逍遙故能

堅齒髮而壽歲月也耶

小像自贊

貧至於屢空而心富如萬鍾千駟困至於數奇而心亨如面槐列棘之貴長不踰於中人而志可以奪三軍之帥此何得而然哉蓋庶幾乎自反而無媿

書甘澧傳後

僕不善澧每以狂生目之既坐禁錮不通賓客所在談笑索然無歡然後知澧之不易忽也又時時見人誦澧功德不衰因詢其與素善者考其出處行事大較述以爲傳大抵士大夫立身行已皆然方其心存目識正使周孔復生何異於人人至於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則雖丹崖青壁猶足使人欽高風而慕盛德是知古今之士以隱爲樂以仕爲悲者意有在也

鄉貢進士都穆校

記滄螺集後

鄉先生孫公大雅在洪武初以文名一世於時學士金華宋公於文最少許可雅重公特爲作傳鄭重委曲者其文可見已章憲生後公百年時從人得片言隻語猶能想見風采以不能徧覩公平生論述爲慊求之且廿年矣乃得公所爲文曰滄螺集於都君玄敬又得公詩於黃君應龍各丐以歸如得重貨以示中表弟徐直夫而謀梓之未果也歲乙卯九月玄敬直夫同領鄉薦歸自南都乃重言焉直夫於是捐金僦工而玄敬手爲校勘始得竣事凡爲詩若文七十六首共六卷二君以章憲求之之勤得之之幸也謂宜有言然不敢以猥淺累公姑記其詮次顯晦大較如此昔曾子固記歐公醒心亭自謂得托名文辭之次爲喜且幸公則無媿歐公矣章憲于子固無能爲役而乃掛名公文顧不尤喜且幸歟

弘治丙辰三月廿日邑後生薛章憲謹記

補遺

北郭集後序

北郭集者故中表許君如心之詩也如心少余一歲自幼同研席卽有能詩聲乙未兵余去土井竄山谷族泊三吳間奔走飢寒不以時合合亦不久棄故如心之詩遂不多見且不知其用力專爲業精一至如此洪武辛

丙春作始乞骸東歸掃先大墓退謁親舊則如心之沒盡矣而其詩已刻於江山縣之薄齋至是長子賚出以示余俾序其後嗚呼余尙忍忘友之死而序其末邪以吾之摧傷荒朽猶未即死烏有清純粹美之質疏通開敏之才溫恭愷悌之德如如心者僅發於詩而止於斯耶將非造是物者其好惡與人異邪吾於是集抑有以見造物之嗇於前者所以豐其後予於天者所以秉於人矣昔李太白杜少陵死其詩累千百年無能及者然計其生嶔崎歷落飢寒困踣孰與身後之多乎向

使如心綰五兩之綬懷半通之銅富貴食肉焜耀一時縱有詩必不能如是之多多亦不能如是之工也然則士務功名而不汲汲於富貴者有[illegible]也夫如心少有志卓然能自樹立會天下多故因去之海上慕韓伯休爲人以終其身年五十有二歲家北郭故號北郭生云江陰孫作次知序

太古軒記

老氏以剖斗折衡絕聖去智爲太上之治於後曹參相齊文帝治天下河上蓋公咸以爲言而明效大驗卒不過刑措而已吾鄉自丙申兵田廬不守曠十餘年民始歸焉其至也蓬蒿滿野鹿豕羣居雞鳴犬吠民不相識耕田鑿井人無爭心許君如心自吳來歸歎其無懷葛天不是過也乃即居藥之軒扁曰太古而求余文余笑曰自古結繩之治少隆古之世稀以康衢擊壤猶不得爲標枝野鹿之民河上蓋公且不能復太上貴德之治況其今乎君曰不然夫爭名者必之朝吾慕韓伯休之貴知我稀爭利者必之市吾慕宋清之廉於取人以是二者爲太古之民可乎余曰未也然則吾室左圖右書

暇則與聖賢相對汙樽抔飲醉則與華胥同適又有琴焉撫而弄之爲太古之音歌南風之曲皥皥焉吾不知誰之子也[illegible]帝之先如是而庶幾太古之民歟余曰幾矣而未大也君乃捉襟起而請曰鄙人實固不足以知此吾子其發鑰焉余俛而嘆曰噫太古之不返者時也其未忘者勢也子亦知上焉爲乾下焉爲坤乎高者爲陵下者爲谷乎乾坤毀而上下易陵谷變而高深猶太古之陵谷三綱不弛則人民猶太古之綱而子以爲古也今也何視世之不廣與雖然自去鄉時來羸糧而歸

人已十九遺秉滯穗田野縱橫槁項黃馘含哺鼓腹而余行傭採拾弗獲歸養者十有七年是則俗有湻澆之殊世有古今之異亦已明矣孰謂太古非歟如心世軒岐之學遊心物初糠粃富貴而首邱之思乃心之悲則又余之素也故不辭而爲之記焉過人孫作譔

錢譜序

余先君靜安公以好古博雅聞於當時而尤甚愛古錢遇所得輟衣食求之不倦或時有憂色玩弄嬉笑輒至解顏作以先君雅好莫此之若故雖出於童兒見必思

有以戲嘗戒曰設有水火他物棄之可也惟書畫古錢決不可遺後先君沒三年壬辰盜警作以所藏竊負而逃獲免於難又四年兵起復以所藏載之吳於是書畫古錢稍有存者余方自幸不廢先君之命而松江姚君元澤亦出古錢十二方以覩焉據彼考此以有證無古今前後義例相參辟如千將莫耶神物自合余與元澤相視咨嗟元澤且徵余言余以謂士之好古雖近於癖然不失爲君子若小人則亂有是哉始吾鄉之士有以三千緡易一古罍者或笑之曰吾有三千緡易一銀甕矣士曰吾與子二銀甕而取一罍有諸笑者不能荅二人之言皆有理而好貨之言正爲小人嗟夫以一言而君子小人於是乎辨若是則士之好惡可不謹哉而元澤之藏吾又有以識其爲君子矣至正乙未冬十有一月戊申江陰孫作大雅序

以上三篇係原鈔本

謝氏北墅八詠序

循城之北捨舟登岸渫市塵拂纓冠南望城郭隱如縈帶廓其前爲田百畝而抱者九峯山人謝君士英之先

墅也門植槐柳竹柏二行逶迤折旋蔭翳蓊鬱蟬嘶鳥鳴不遂一人寂然如行山陰道中而睹修竹茂林之美者此墅之徑也東爲畹畝穰藝花卉紛披蔓衍芳香襲人形不可狀名不可數徙倚彌望使人飄飄然有荷鑁入雲遁世忘返之思者藥闌之勝也又東過數十步呀然洞開微波瀲渚繚以夫容綴以鷗鷺高翔下覽廛去而轉巔者環錦洲之麗也竹樹交雜支徑旁入甚隘而迫忽得寬所彷彿一蓮葉橫於池上時有扣舷而歌若遁世獨立之士者滄浪之舟也目力未煩足力少怠橫

橋絕波高樹雲聳酒氣氤氳主客推隱醒可以琴醉可以臥者梧下之石牀也倒雲鏡玉酒德由光時則酌行潦之水弔松下之塵誦其文思其人者薦藻之亭也亞墓而西爲堂三間仰而望城中之樓觀雉堞如行旅之冠帽著於垣俯而睹魚泳鳥飛如山林江湖之觸于目此則山人之廬於親墓而讀書之所至今過客有馳白雲之遥思歌寒泉之戚沸者淸覽之遺意也出而迎客掃衡門之葉入而呼童煎蒙頂之茶而籠有一鶴攫然翔于靑雲之上倪而集于庭之中者析裡之異致也參

閒之閒如迷禰谷忽聞有雞犬笑語之聲襍出於茅屋樹林之間者瀕舍之柳村也烟雲之開闔雪月之晦明泉石草木珠琲的鑠四時朝暮無不可觀以故一時勝士出于吳下者咏之以詩則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傳之于畫則如輞川之畫畫中有詩而謝氏八境章章于士大夫之目矣始山人之先子復齋公以醫遯德嘗以輴市杖屨槃是而忘歸焉則屬其子曰噫殁即葬我于是今復齋公墓木拱矣而山人不廢先命日增治之勝倍于昔予以至正乙未避地吳松竊思目覩所謂八境而未暇也一日山人飲我于滄浪舟上及莫大醉因□此八境之景以遺夫欲睹而未能與其爲詩而未解者咸得以列觀焉又以誌余醉態紛紜而其言之甚眞也

遊鍾山記

鍾山出神州爲天下[illegible]以人然佳麗絕特自爲東南山水所宗諸峯聯絡控引淮山拱揖來朝如俯如寡如卻如顧如偃如駐如企如附如縈帶如會弁如倚几如按劍如樹羽如旗旄節鉞雲委川赴旋實於庭前有水亦自山來縣亘百里不疾不徐蜿蜒飛舞至方山而北

隱如環玦以臨崇墉直走大江是謂秦淮江適自西南來東折入于海水與山會又如遊龍下上出沒江濤捍禦之衛意者天之所以設險其在茲歟余生長下邑少負奇氣常恨不覩終南大華匡廬鍾阜天台衡岳退而鼓筆紀事以資他日臥遊之覩去年余弟大年自京師官白水寄詩數篇得覽所謂遊鍾山望太行覩華峯之作不覺心動如與大年肩摩袂接著棕鞋挾藜杖以游其間復自念予髮種種筋力俱憊而猶有是心此周平生學道未至之一驗也今年夏余借郡計至京大年以

內羨在因誦聶詩握手笑曰不意鍾山在吾夢矣自是日期鍾山之游秋八月初吉天風乍涼積雨新霽與大年偕同里程君傳可邸君宗岱天台陶君九成出朝陽門遇士人四明王君漢章會稽趙君用賓兒子逵某相與循城而北憩松陰俯流水不五里至寺寺有大樹可坐數十人盤礴久之訪寺主不遇緣徑而上止翠微亭前禮草堂禪師塔又西上山門登木末亭謁寶公殿金錫刀尺具在殿後草木松柏悉如坐具獮覆其上無直指者歷第一山亭北行三四里皆渾石細路樵兒牧豎不逆一人其減沒雲霞而上者蓋僧而已兩崖開闔中有小亭亭有泉清寒滑甘具八功德數人者列飲其旁莫不充然有得最後迤北抵谽谺空洞之陰時日正卓午咸解衣袪熱先有老僧坐岩石徐引去之雖就語若無聞焉衆相顧嘖曰是不爲世累者如此吾與子其媿多矣于是飲酒賦詩至酣九成作篆體挂名石壁將涉峯頂詣七佛菴而日已就晡衆醉不能復往于是悵然有懷屬余文以記之噫余不知世俗之樂世俗不知余之樂樂之是非雖莫能辨然千百歲下有同余樂者非

斯文其孰復爲洪武六年歲次癸丑秋八月二日江陰孫作大雅記

以上二篇見陶九成所刻游志續編尚有游宋石詩序一篇爲滄螺集所原有而字句有異同爲校刊於此游宋石詩序（作游宋石蛾眉亭詩序）　予掾姑孰文學（姑孰下有郡字）　得覽所謂蛾眉牛渚之賦詠（作得覽所謂蛾眉牛渚之絕景與夫騷人墨客之賦詠）　勢益高而瞻益遠（作其勢益高所瞻益遠）　直走高下（高作亭）　萬馬西來（西來作奔突）　直下千尺（作直下江千尺）　故其高名曰蛾眉（作故其亭之名曰蛾眉）　瀰茫（作瀰望）　過于天門（作覜天門不曾過之）　水自西（下多來下二字）水激石響（響作間）　還宿（作還飲）　盡赤（作湛然）　黯然（作霞劉）　與盡（作鼓柮）　倚積（作倚疊）　江山之勝自如（作江山之雄自如其）舊　猶不無（作猶不能不）　於是集（至二）一通（作于是集所自爲詩并凡士君子因是而作者合爲一通）　遷謝（下多一云字）　按陶編自勝而亭字譌高字尤見汲古本傳寫刊刻之誤武祥注

白太素（朴）　天籟集序

余以洪武甲寅春掾姑孰郡文學時眞定白濱子南分教諸生閒示其祖蘭谷先生天籟集謹按先生諱朴字仁甫後改字太素姓白氏號蘭谷金季寓齋先生樞密

院判之子也寓齋生三子先生其仲子也先生生長兵間流離竄逐父子相失遂鞠于元遺山先生許遺山教之成人始歸其家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謬顧其先爲金世臣既不欲高蹈遠引以抗其節又不欲使爵祿以干其身于是屈已降志玩世滑稽從家金陵從諸遺老放情山水間日以詩酒優游用示雅志以忘天下詩詞篇翰在在有之是編計詞二百餘首名天籟集兵燹散失其孫渼得之姑孰士大夫家傳寫失眞字多謬誤余既考訂一二歸之比召赴京復求語以敘之余惟先

生詞章翰墨揮灑奮迅出於天才既以得名當將板行於世余又何足以輕重哉然有不可以不一言者先生出處大節微而婉曲而肆庸人孺子所不能識非志和龜蒙林君復往而不返之儔可同日語故敘以著其出處之大較云洪武丁巳春二月國學助教江陰孫大雅

右文一篇見臨桂王氏四印齋刻本

植芳堂記

世皆賢於董奉種杏廉於取財予獨謂奉之種杏乃其巧於取財也取財於人至於再至於三則已貪矣況不義乎取財於天雖歲取之不以爲虐況方推其又一於義得不謂之廉乎二者之取其利一也然世知取於人而不避其貪而不知取於天亦不失其廉此奉之所以高出千載而人不及之也吳中沈君復吉儒家人也幼嗜書長而精醫不惟得董之學而又得董之心然嫌以董自負故榜其居藥之所曰植芳而不曰種杏大凡以術鳴未有不嚴其視瞻高其已能雖司馬季主猶不免此惟儒者則不然以是觀之吾於復吉知爲儒醫有不待徵於色卜於言而無疑矣加以廉於取財義之聲著

於人人則其去俗工術藝以求售者奚啻千百哉雖然名可辭也實不可辭也苟辭其名而并去其實吾恐君之德不竟且不能無於陵仲子之譏則又過矣觀鐵崖楊先生文故既美其德而又規以中庸云洪武己未八月登仕佐郎國子助教江陰孫作識於　都國學西齋

右文一篇見鐵網珊瑚第十卷

滄螺集補遺

滄螺集補遺

北郭集後序

北郭集者故中表許君如心之詩也如心少余一歲自幼同研席即有能詩聲乙未兵余去土井竄山谷旅泊三吳間奔走飢寒不以時合合亦不久乗故如心之詩遂不多見且不知其用力專爲業精一至於此洪武辛酉春作爲乞骸東歸掃先人墓退謁親舊則如心之沒葢八年矣而其詩已刻於江山縣之薺齋至是長子貴出以示余俾序其後嗚呼余尚忍忘友之死而序其末耶以吾之摧癈荒朽猶未即死烏有清純粹美之質疏通開敏之才溫恭愷悌之德如如心者徒發於詩而止於斯耶將非造是物者其好惡與人異耶吾於是集抑有以見造物之嗇於前者所以豐其後予於天者所以乗於人矣昔李太白杜少陵死其詩累千百年無能及者然計其生嶔崎歷落飢寒困踣孰與身後之多乎向使如心綰五兩之綵懷半通之銅富貴食肉焜耀一時縱有詩必不能如是之多多亦不能如是之工也然則士務功名而不汲汲於富貴者有以也夫如心少有志卓然能自樹立會天下多故因去之海上慕韓伯休爲人以終其身年五十有二歲家北郭故號北郭生云江陰孫作次知序

太古軒記

老氏以剖斗折衡絕聖去智爲太上之治於後曹參相齊文帝治天下河上葢公咸以爲言而明效大驗卒不過刑措而已吾鄉自丙申兵田廬不守曠十餘年民始歸焉其至也蓬蒿滿野鹿豕羣居雞鳴犬吠民不相識耕田鑿井人無爭心許君如心自吳來歸歎其無懷葛天不是過也乃即居築之軒扁曰太古而求余文余笑曰自古結繩之治少隆古之世稀以康衢擊壤猶不得爲標枝野鹿之民河上葢公且不能復太上貴德之治況其今乎君曰不然夫爭名者必之朝吾慕韓伯休之貴知我稀爭利者必之市吾慕宋清之廉於取人以是二者爲太古之民可乎余曰未也然則吾室左圖右書暇則與聖賢相對汙尊抔飲醉則與華胥同適又有琴焉撫而弄之爲太古之音歌南風之曲皞皞焉吾不知誰之子也象帝之先如是而庶幾太古之民歟余曰幾矣而未大也君乃扱襟起而謝曰鄙人實固不足以知此吾子其發鑰焉余仰而歎曰噫太古之不返者時也其未忘者勢也子亦知上焉爲乾下焉爲坤乎高者爲陵下者爲谷乎乾坤毀而上下易陵谷變而高深猶太古之陵谷三綱不弛則人民猶太古之綱而子以爲古也今也何觀世之不廣與雖然自去鄉時來贏糧而歸人已廿九遺秉滯穗田野縱橫槁項黃馘含哺鼓腹而余行傭采拾弗獲歸養者十有七年是則俗有淳澆之殊世有古今之異亦已明矣孰謂太古非歟如心世軒岐之學遊心物初糠粃富貴而首邱之思乃心之悲則又余之素也故不辭而爲之記焉過人孫作譔

錢譜序

余先君靜安公以好古博雅聞於當時而尤甚愛古錢遇所得輒衣食求之不倦或時有憂色玩弄嬉笑輒至解顏作以先君雅好莫此之若故雖出於童兒見必思有以斆嘗戒曰設有水火他物棄之可也惟書暨古錢決不可遺後先君沒廿年壬辰盜賊作以所藏物負而逃獲免於難又四年兵起復以所藏載之吳於是書暨古錢稍有存者余方自幸不廢先君之命而松江姚君元澤亦出古錢十二方以觀焉據彼考此以有證無古今前後義例相彙辟如干將莫耶神物自合余與元澤相視咨嗟元澤且徵余言余以謂士之好古雖近於癖然不失爲君子若小人則豈有是哉始吾鄉之士有以三千緡易一古彝者或笑之曰吾有三千緡易一銀甕矣士曰吾與子二銀甕而取一彝有譏笑者不能荅二人之言皆有理而好貨之言正爲小人嗟夫以一言而君子小人於是乎辨若是則士之好惡可不謹哉而元澤之藏吾又有以識其爲君子矣至正乙未冬十有一月戊申江陰孫作大雅序

東家子名作字大雅官以字行故一字次知姓孫氏世爲常之江陰人自曾大父澂川先生四傳至公而學益大門人弟子以清尚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詞旨閎博盡古人未發雜之子書中蓋不能辨也江西饒介之以才自負不輕與人尤喜其書曰公勉成之會有識者矣必後世揚子雲哉至正兵挐家三吳間盡棄他物唯載先世藏書兩弊簏而已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卒以母病謝去用是益貧然熙怡自若略不爲動久之衆爲買田築室家於淞焉自予在禁林時已聞其名而未之識也洪武癸丑朝廷議采天下士纂修日曆以濂與總裁開求士於禮部尚書牛諒諒首以公對且出其文一編讀之不覺歎曰安得與此人比肩一時以快平生之願與未幾公起自田里詔與編修入內因得朝夕相歡越六月書奏例除翰林編修官公獨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儒學教授三年遷天下學官內任公復在行比考春官廷對皆第一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召還成均又明年升國子司業前後八載與公對牀促席擁鑪夜話皆未若出入禁闥同宿翰林日最親且久也公器宇凝靜似不能言而通亮過之與人交初若秋霜之不可狎久則如冬曦之不忍去雖或以是非煽公惟自切責終無忤色平生所得一出古人文特餘事耳然亦靳爲之有至數年不獲一字者唯好著書當劍戟之聲相應過其得意窮日夜筆硯不輟家人數口譏之曰吾生丁亂離復憂飢寒既無益於時又無聞於後是豈天所以生余而余所以事天之心也哉其勵志不息若此僕嘗竊其成書一二如魯齋王公仁山金公白雲許公諸鄉先正義有未竟理有未白公一一析決不啻親承曾思之傳洞矚千古之上析之則理勝闢之則辭嚴動有據依皆非臆說此公之學不可及者一也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辭不暢肆於辭則理不直唯公折旋蟻封不失毫髮下上峻坂如履康莊此公之文不可及者二也公負二不可及乃欲以文稾屬余余謂文之有序本故替門生類次成編志其歲月非以是爲文之重輕也矧公事業文采方壯未老顧豈菲辭所能贊其萬一哉唯東家子宜有序又故左丞周公伯溫已述於前獨小傳缺然未書余學在記載姑撫其槩以貽知是書而不知其人者觀焉

贊曰東家子中虛外夷劃鋤城府雖巖栖谷飲遊於造物者不能過也至於折衝造詣弗苟與同卓然自成一家眞士之謂謂者矣圖說答性難等篇神采俊發正氣滿容濂洛之外康成輩有是言與人言東家子書其醇正似孟子其瓌瑋似莊周其謹嚴似通書其峭厲似法言而又約以六經之淵奧周以天下之知慮博大哉仁義之言斯其爲東家氏之學也吾於公之文亦云（宋濂東家子傳）

孫作字大雅一字次知門人弟子以清尚先生稱之而不名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江西饒介之負才不輕重人獨喜其書曰勉成之會有識者至正兵起挐家三吳閒盡棄他物唯載先世藏書兩敝簏而已太尉張士誠聞而廩祿之卒以母病謝去久之衆爲買田築室寓於淞洪武癸丑朝廷議采天下士纂修天文書時學士宋濂與總裁求士於禮部尚書牛諒諒首以作對因薦入詔與編修越六月書奏例除翰林編修官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學教授三年升國子助教又明年升國子司業前後八載皆儒官作器宇凝靜通亮過人與人交初若秋霜不可狎久如冬曦不忍去雖或以是非相煽惟自切責不以怨人性無雜好惟著書自怡宋潛溪先生得其圖說答性難等篇極爲推許以爲王魯齋金仁山許白雲諸公未知孰先後也（江陰志鄉賢傳）

孫司業作字大雅官以字行一字次知江陰人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至正兵亂挈家三吳閒惟載先世藏書兩簏張太尉廩祿之以母病謝去衆爲買田築室於淞洪武癸丑召纂修日曆書成例授翰林編修以老病乞外授太平府儒學教授三年除國子助教明年分教中都又明年召還成均又明年升國子司業宋景濂作東家子傳稱其性好著書劍戟之聲相磨過其得意窮日夜筆硯

不轂滄螺集六卷里人薛章憲得其文於都穆得其詩於黃應龍合而傳之（列朝詩集小傳）

李武曾云胥元季之人咸襲抱遺老人詩派東家子獨以蘇黃爲師洵特立之士也（明詩綜）

編纂日曆洪武六年九月事也先是徐大章報王子充書曰近世論史者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之遺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宋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則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失職者罰之其愼重若此日曆不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可據也元則制度文爲務從簡便

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以一文學掾掌之以事赴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以修實錄若順帝三十六年事既無實錄又無參稽之書惟憑采訪以足成之竊恐其事未必聚其言未必馴其首尾未必貫也其論實自大章發之修日曆者七人孫大雅與焉大雅自號東家子以文見知於牛士良宋景濂爲作東家子傳謂他人之文束於理則辭不暢肆於辭則理不直惟公洞矚千古之上折之則理勝闢之則辭嚴動有據依皆非臆說其推許至矣詩絕去元季之習好盤硬語有云蘇子落筆崩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岳湯湯濤瀾絕厓岸礐礐木石森劍槊二子低昂久不下藪澤遂包軀與鼉至今雜遝呼從賓誰敢倔強二子角吾尤愛豫章撫卷氣先愕磨牙咋舌熊豹面以手捫膺就束縛士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無繼作盍欲力追涪翁宜詩之不肯猶人也（靜志居詩話）

滄螺集附錄

右滄螺集六卷明孫作撰作字大雅一字次知江陰人元季挈家避兵於吳盡棄他物獨載書兩簏士誠廩祿之旋以母病謝去客松江衆爲買田築室居焉洪武六年聘修大明日曆授翰林編修乞改太平府教授召爲國子助教尋分教中都踰年還國學擢司業歸卒於家明史文苑附陶宗儀傳大雅以詩文負盛名嘗著書十二篇號東家子宋潛溪爲作東家子傳並贊其文曰神采駿發正氣滿容李武曾稱其詩曰胥元季之人咸襲抱遺老人詩派大雅獨以蘇黃爲宗眞特立之士也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其官編修因召修日曆成書各書皆同江陰志獨謂其修天文書按洪武朝曾修清類天文分野之書非天文書大雅得官亦非因此江陰志舛誤不足據其集爲弘治間里人薛堯卿所輯跋云得文於都玄敬得詩於黃應龍合而梓行後汲古毛氏子晉復刻之印本均罕見近金溎生同轉刻入粟香室叢書并輯附錄於後今爲重梓以廣其傳至周伯溫序文仍闕如也光緒丙申荷花生日武進盛宣

懷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３７
作者＝
页数＝７７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